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〇二・史部・紀事本末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四十二卷首一卷(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二) [清]托 津等撰……………一

聖武記十四卷 [清]魏 源撰……………一三九

中西紀事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夏 燮(江上蹇叟)撰……………五〇三

2784/02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六

二月十二日卯董誥等奏言竊臣等審辦逆案

節經奏明將首夥逆犯及賊斃病斃自盡各犯

共二百十四名並應行緣坐犯屬及學習邪教

知情不首並牽連逆案人犯共三百六十九名

口先後奏明分別辦理嗣又據直隸總督並步

軍統領等衙門拏獲各犯解送到部臣等復經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一

訊明均應按律定擬除前經奏明待質之董綱

太田馬兒劉輩兒祝林李玉隴韓達子劉興庭

王四卽王廷瑞劉對兒宋玉林李盛得十一犯

仍行監禁外郭維正卽郭爲畛周學治二犯均

應擬凌遲處死梟首示衆耿大張梁張六禿子

卽張泳才陳黑子李五卽李泳興五犯均應擬

斬立決白三卽白大海屈麥子張八卽張八十

兒張二格卽麻第二張勇小曹二鄭得王黑子

王白子劉寬白大全趙羣卽周羣十二犯均應

擬斬監候秋候處決其入教爲從之張顯魁等

八犯均發往新疆給額魯特爲奴應行緣坐之

于幅祥楊楊氏等十四名口分別發遣爲奴奏

入得

旨郭維正卽郭爲畛周學治著卽凌遲處死梟首示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二

衆耿大張梁張六禿子卽張泳才陳黑子李五卽

李泳興著卽行處斬白三卽白大海屈麥子張八

卽張八十兒張二格卽麻第二張勇小曹二鄭得

王黑子王白子劉寬白大全趙羣卽周羣著斬監

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上諭內閣曰林清逆案内助惡兇渠捕誅殆盡尙有

祝現劉呈祥劉第五董伯旺支進才劉成章六犯

關係緊要迄今總未弋獲前經嚴飭步軍統領五城順天府各衙門督飭所屬勒限緝拏但該犯等形跡詭譎偵知查拏嚴密自必更易姓名潛蹤竄匿若非指認明確徒事海捕總難迅獲惟當多購眼目設法躡緝著步軍統領等衙門廣出示諭無論軍民人等有與祝現等六犯認識者到官報明能隨同番役將正犯指拏必奏明重加賞賚斷不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六 三

因其與逆犯識認致予波累卽向係習教之人亦從寬免其治罪該衙門卽購線嚴拏勿令要犯日久稽誅

二月十三日卯方受疇奏言竊臣欽奉上諭據長齡等奏報賊匪陳四等經祝廷彪等奮力剿捕殲擒淨盡陝省東路肅清豫省西界不須防堵著方受疇飛檄呢瑪善將所帶防兵撤回歸伍

等因欽此臣遵卽飛咨呢瑪善將原帶防兵一千名卽日撤回歸伍臣仍督飭西路與陝省聯界地方文武隨時留心偵察領靜撫殺至考城縣地方毗連東省因該處間有土棍搶奪經臣奏派遊擊楊景芬帶領汝寧營兵一百六十名在交界之處駐紮查緝嗣據河北道趙麟稟稱先後拏獲二十餘犯分別審辦現在邊境極爲安堵臣隨將該處防兵飭令歸伍惟考城界連曹單向設城守兵十二名不敷防緝現派撥河北鎮標兵數十名前往該縣幫同巡查足資彈壓奏入報

聞

同日文孚康紹鏞奏審訊山海關盤獲司敬武葛洪才二案委無謀逆情事係由該處驍騎校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六 四

常永等刑逼誘供致成誣枉將司敬武等分別杖責遞籍省釋並請

旨將驍騎校常永交部議處防守尉德恒驍騎校隆福交部嚴加議處前任副都統額勒金布於所屬各員妄掣刑逼毫無覺察一併交部議處奏入得

旨該部議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兵部議請將額勒金布降三級調用現以藍翎侍衛前往英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五

沙爾辦事照例暫停開缺俟事竣回京再行具奏常承德恒隆福俱革職

上從之

二月十四日已勒保等奏言查直隸獨石口協已革都司曹綸與知逆謀一案該管上司毫無覺察應按在任年月分別懲處請將副將多隆

武音登額總兵劉榮慶提督喜明馬瑜均行革職署提督毓秀福長安各降三級調用奏入得

旨曹綸與林清等商同謀逆均係在京之日林清曾囑其在古北口招集人馬如曹綸在任竟有其事則該管上司獲咎甚重前經查明該犯在都司任內並無糾約匪黨該管上司失察之咎與祿康等不同所有部議革職各員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部議降三級調用各員均著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六

是日董誥等奏言前據巡視中城御史奏盤獲張志玉一犯並搜獲鈔本書內有八卦名目訊係伊妻丁氏得之雇主王發賢家復於王發賢家起出經疏等項鈔本載有康熙年間

詔旨及另卷有白陽教主字樣當將王發賢及伊子王

業輝即王氣五與同會之魏太平等先後解部

臣詳加研訊緣王發賢家祖傳白陽會替人念

經拜懺伊於乾隆年間從族兄王宣誦習經懺

同會有高尚明高尚才張浩魏太平王自來王

三位及王宣之子王德立媳王李氏並經王宣

派令每年輪作八會將八卦字面認定會期週

而復始王宣故後王發賢在會年長曾教過魏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七

太平等經懺所有按卦輪會之處實起自王宣

並非該犯創始至該犯家藏書本經卷載有康

熙年間

聖諭係伊故祖王之普留遺實非該犯偽造其白陽會

名目亦非自該犯創立與林清並非同教委無

勾結謀逆情事王發賢一犯聽從已故族兄王

宣習會引誘愚民應照例發新疆給額魯特為

奴魏太平等分別徒杖省釋擬結奏入

上從之

二月十七日賊賽冲阿奏言查漢江南北各號

匪徒均已次第掃除並無逃匿零匪現在陝省

僅有龔貴零匪數百名折竄棧西已派副將何

占鰲跟蹤追剿楊遇春仍親督官兵由小河口

武開河一帶取道入棧探蹤攔截其吳呱呱一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八

股經總兵楊芳游棟雲擒斬殆盡而先期分出

另股七八百人竄往畧陽一帶楊芳游棟雲現

在分兵兜剿臣查該處與四川廣元昭化相近

恐有零匪逃入川邊臣即由華陽帶兵起程徑

赴寧河一帶相機堵剿庶川邊更臻鎮靜俟龔

貴零匪及吳呱呱另股匪徒一律辦竣臣再與

督臣長齡等會商善後凱撤事宜會銜具

奏一面卽將四川官兵就近由寧沔凱撤回川再

臣前在西鄉縣木竹壩地方剿除竄過漢江南

岸青號股匪其擒獲逆首之外委任朝勝已蒙

施恩陞賞此外實在出力弁兵謹遵

旨查明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加以鼓勵出自

皇上天恩奏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九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賽冲阿曰此時漢江南北各股

竄匪俱已掃除淨盡惟吳孤孤先期分出之另股

賊匪七八百名竄往畧陽一路經楊芳游棟雲等

分兵兜剿賽冲阿因該處與四川廣元昭化相近

恐有逸匪竄至邊界由華陽帶兵徑赴寧沔一帶

相機堵截所辦甚是賽冲阿在寧沔一帶駐劄遙

爲聲援如賊匪竄近在百里內外卽率兵進擊就

地殲除如賊蹤尙遠該將軍毋庸帶兵深入總以

緊顧西南勿使賊匪竄及川境爲要陝省除吳孤

抓分股之譚貴張占熬外惟有龔貴一股零匪竄

入老林長齡楊遇春已分派將領前往搜剿計日

亦可辦竣如長齡追賊南來距寧沔在百里內外

賽冲阿自可與長齡會晤一同奏報倘相距尙遠

賽冲阿探聽長齡已由六百里加緊馳奏軍務完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十

竣則寧沔一帶無庸駐兵卽帶領將弁兵丁凱撤

回川

上諭內閣曰賽冲阿奏查明剿辦竄及漢江股匪出

力官兵請旨量加鼓勵一摺賽冲阿由川省帶兵

赴陝將漢江南北兩岸竄匪旬日之內掃除淨盡

前已降旨將該將軍優加爵賞茲據查明木竹壩

打仗出力弁兵遵旨保奏加恩著照所請重慶中

營遊擊楊逢春賞加副將銜先換頂戴遇有副將
 缺出儘先補用成都滿營佐領蘇勒芳阿留於川
 省遇有叅將缺出即行補用先換頂戴成都城守
 叅將朱承受賞給曉勇巴圖魯名號黎雅營遊擊
 余步雲賞給銳勇巴圖魯名號成都滿營防禦富
 興漳臘營叅將蘇勒當阿提標左營守備王文衡
 均賞戴花翎城守營守備徐廷彪越構營守備張
 必祿疊溪營守備冉玉龍署守備松潘中營千總
 趙國柱署守備督標中營千總趙廷耀均賞換花
 翎千總閔正相馬慶封查天瑞胡克繩把總錢玉
 春顏興龍卓允孚應元仲開祥王雄英委前鋒音
 德佈倭什胡訥外委楊椿吳耀彭貴額外外委李
 尙玉張光武馬兵達騰昭王國英劉德沛王德富
 向天才戰兵蕭貴守兵李玉春均賞戴藍翎遇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十一

千總把總外委缺出儘先拔補千總武魁蔣廷相
 劉興奎楊英李應龍均以守備儘先補用先換頂
 戴其辦理文案督運軍火糧餉之候補知縣許乃
 大准其遇缺即補並賞戴藍翎以示鼓勵
 二月十九日庚戌長齡楊遇春朱勳奏言竊查冀
 貴股匪分竄老林臣楊遇春先派副將何占鰲
 帶兵跟追嗣該匪復分兩股竄往隴州一帶臣
 長齡帶兵馳赴該處相機剿辦並派合總兵特
 依順保帶領步隊入林追剿隨據特依順保副
 將何占鰲等稟稱現在追賊相離僅五十餘里
 連日迎見逃出難民俱稱賊首龔貴與賊首向
 小一在東河橋會合各帶七八百人分路向嶽
 縣兩當逃竄昨聞兩路官兵到來該匪等現合
 為一股又欲逃往階州入川特依順保即取道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十二

利橋扼其入甘之路並令都司劉夢龍先赴三岔堵截副將何占熬帶兵跟追以冀三面夾擊等語臣當飭催該鎮等連夜進攻副將何占熬卽於是日夜間帶兵潛進黎明時趕至太寧溝腦老林該匪等尙未起竄一見官兵紛紛搶佔山梁我兵奮勇直前該匪吶喊抗拒相持一時之久殺斃賊匪數十名千總馬魁受傷陣亡兵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七

丁亦有傷亡遊擊劉印景都司杜縉胡超等帶領官兵適至左首山梁越在賊衆之上鎗箭齊發竭力下壓賊匪潰亂立斃三百餘名路窄賊衆紛紛滾跌我兵奮力剿殺又斃賊二百餘名拏獲活賊男婦四百餘名拋棄刀矛無數逃出賊匪數百名直奔利橋經特依順保帶兵迎擊都司劉夢龍亦由三岔進攻賊匪無路奔竄拏

命力敵我兵勇氣倍增三路齊攻立時殺斃二

百餘名生擒賊目龍維通郎生虎楊貴陳紹宗

鄧龍冉貴葛大旗劉大旗蔣大旗汪大旗李大

旗並活賊三百餘名兵丁張文曹貴王宗禮何

大貴李法勇黃長忠擒獲逆首龔貴並其妻龍

氏全數搜拏淨盡於殺斃賊匪內令活賊認出

逆首向小一割取首級並搶獲旗幟破位刀矛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七

等件均送大營查逆首龔貴向小一均於上年

十一月與楊二萬五等同時起事今仰仗

皇上天威將龔貴生擒向小一殲斃餘匪全行剿淨

洵足大快人心臣等卽將該逆龔貴凌遲處死

同向小一首級一併傳示起事地方以彰

國法其訊明真賊並龔貴之妻概予正法被裏男

婦卽行省釋陣亡千總及傷亡兵丁照例咨部

再吳抓抓一股前經楊芳剿辦淨盡因吳抓抓
 分出另股之張占鰲先已逃竄經楊芳游棟雲
 跟蹤追剿該匪張占鰲共有九百餘人由黑河
 老林奔竄初六日自白水江邊路竄入嶽縣交
 界該鎮等由小路緊躡賊蹤仍留馬兵由大路
 攔截其吉林索倫官兵多有情愿徒步入山搜
 賊者於初八日行抵蘇家河灣探知賊甫起竄
 即督率滿漢官兵趨緊行走至徐家溝追及賊
 尾該處兩面皆山中隔小溪賊匪一見官兵先
 將東面山梁佔據我兵渡河該匪等搖旗下壓
 叅將王得勝都司朱泰增署都司孫光烈守備
 王金棟署守備陳圮楊殿元帶兵分爲兩路仰
 攻賊衆恃險擲石撲壓數次未能得手互有傷
 亡該鎮等率領奮勇官兵搶上山梁殲斃賊匪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五

六十餘名賊始少退該鎮見爲首賊匪一人執
 旗吶喊先令官兵剿除把總熊陞鄔正龍兵丁
 李雲羅得勝突至賊前用矛戮斃賊衆驚潰官
 兵立即殺賊二百餘名捉獲活賊五十七名奪
 獲刀矛二百七十餘件尙有零匪越山爬嶺奔
 竄時已昏暮兵力亦須少歇把總熊陞兵丁羅
 得勝呈送首級一顆當令活賊認係偽元帥張
 占鰲又據供稱該匪等本與吳抓抓一股自沔
 縣分爲兩股該匪卽由畧陽竄至嶽縣境內冀
 由階州入川因聞官兵扼住要隘不能前進正
 思遶道折回棧東奔七十二峪不料撞見官兵
 等語該鎮等當將活賊正法於五鼓分兵兩路
 搜追趕至先坪老林正值該匪起竄該處林箐
 深密我兵不能施放鎗礮署都司孫光烈唐大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六

德署守備李萬餘千總劉秉鈞把總趙鉞帶領官兵直前攻擊適分路之都司胡超署守備楊殿元等帶兵遶至賊前該匪腹背受敵力不能支從旁衝出林外捨命窮奔該鎮等激勵官兵緊躡賊尾追至石家嘴地方適副都統銜達斯呼爾岱金保等於大路攔截合兵一處奮力痛剿殺賊四百餘名生擒三百十九名全數剿淨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七

奪獲鳥鎗二十七桿刀矛五百餘件大小旗五十七面訊明正賊田貴等二百餘名俱行正法被裹難民交各寨首認領該鎮等因譚貴未經就獲復提取活賊再三研詰據供譚貴本在賧內聞官兵到來帶領十數人逃竄現在甘肅不能過去想是折回黑河老林藏匿該鎮等仍分兵嚴行搜捕務使不致漏網臣等查此時各路

成股賊匪俱已辦完惟譚貴傅老八龍正光喜兒劉濫子余姓尙未全行拏獲誠恐該匪等竄匿山林又復裹脅爲患臣長齡已飭知各路鎮將分投派兵搜捕臣楊遇春於留壩一帶老林派兵躡緝總須將賊首按名辦竣南山內外肅清再遵旨會同將軍賽冲阿聯銜由六百里加緊具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六

奏再前奉

恩旨令將各路出力官兵並臣楊遇春剿辦麻大旗劉二股匪出力各員查明保奏現據楊芳游棟雲祝廷彪特依順保等四路將出力打仗官兵及隨營辦事文員開報前來臣長齡與臣楊遇春往返札商詳加查核謹分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

恩施至臣楊遇春所帶將備均已分派帶兵赴老林

搜捕餘匪所有實在出力官兵俟該將等查明

到日再行核

奏其總兵吳廷剛一路亦尚未據查明稟報再提

督銜總兵楊芳前蒙

聖恩賞加誠勇巴圖魯名號嗣緣事革職茲蒙

恩錄用可否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九

賞還勇號之處出自

天恩

同日賽冲阿奏言竊臣遵查生擒紅號首逆羅

懷之遊擊余步雲節次隨同剿賊與叅將朱承

受同在前敵奮勇出力因該員等均帶有花翎

臣已將該二員懇請

賞給勇號今將隨同臣一路節次出力官弁兵丁遵

旨查明秉公保

奏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賽冲阿長齡楊遇春朱勳日長

齡等奏生擒逆首龔貴餘匪剿除淨盡並張占熬

股匪經楊芳等追剿殄除現在各路成股賊匪俱

已辦完惟諱貴傳老八龍正光喜兒劉濫子余姓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三

數犯未經就獲該匪等竄匿山林若不迅速殲除

恐又裹脅為患長齡等派兵分路搜捕務須按名

辦竣勿留遺孽長齡等察看南山內外全行肅清

卽與賽冲阿等聯銜由六百里加緊馳奏發摺後

賽冲阿卽可帶領弁兵凱撤回川其陝省善後事

宜長齡與楊遇春等會商辦理布置周妥楊遇春

先行來京謝恩長齡暫行留駐彈壓撫綏諸務大

定再行起程來京

上諭內閣曰長齡等奏生擒逆首龔貴又殲斃另股

逆首張占鰲餘匪均已辦淨一摺陝省南山匪徒

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岐山三才峽糾眾起

事經巡撫朱勳奏到當派長齡楊遇春調集各路

官兵分投剿辦節據剿除各股首夥惟餘逆首龔

貴一股同穴賊向小一分帶匪眾七八百人竄往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三

兩當等處欲圖由階州入川又逆首張占鰲亦帶

九百餘人竄往徽縣交界經長齡等派兵分剿晝

夜窮追茲據奏特依順保及副將何占鰲等追剿

龔貴向小一至太寧溝等處先經乘高下壓賊匪

潰亂官兵分路圍攻立將龔貴生擒向小一亦臨

陣殲斃其餘賊匪一千數百名均經殲獲淨盡又

楊芳游棟雲一路追剿張占鰲至蘇家河等處見

有為首賊匪一人搖旗吶喊當經指令官兵突前

戮斃餘眾盡潰官兵乘勝追擊適達斯呼爾岱金

保等帶兵前來攔截將餘賊全數剿淨驗明殲斃

之賊係張占鰲屬實此時陝省各股賊匪均已辦

竣計前後不過兩月奏報賊功仰荷

天恩曷勝叩感長齡前在河南巡撫任內失察李文成

等謀逆滋事本有應得之咎至現在陝省匪徒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三

事非伊任內之事自派令總統師干調度有方剋

期賊事自當宥有其前愆加以懋賞長齡著加恩給

予騎都尉世職並賞戴花翎楊遇春上年在滑城

剿辦逆匪甫經賊事即馳赴陝省躬督將弁痛剿

賊眾忠誠奮發所向克捷厥功甚偉楊遇春著加

恩晉封為一等男朱勳由本省藩司擢陞巡撫在

陝年久失察匪徒滋事咎有應得念此次賊匪因

陝省兵將遠出始生心滋事該撫辦理軍火糧餉毫無貽誤並在峪口督率防堵朱勳除將功抵過外仍著加恩交部議敘至此次特依順保等一路官兵殲擒首逆二人並將餘匪辦淨甚為出力適本日有黑龍江將軍一缺已降旨將特依順保加恩擢補仍著交部議敘副將何占鰲亦加恩交部議敘遊擊劉印景著加恩以參將陞用都司杜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三

丁李雲羅得勝著加恩以外委拔補其餘出力將領弁兵著長齡等秉公查明據實保奏並賞給長齡白玉翎管一個四喜玉搬指一個瑪瑙帶板一副黃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賞給楊遇春白玉福壽牌一面四喜玉搬指一個瑪瑙帶板一副黃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外發去帽緯五匣松石翎管五個珊瑚翎管五個搬指套五個小刀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三

胡超劉夢龍均著加恩以遊擊陞用其生擒賊首之兵丁張文曹貴王宗禮何大貴李法勇黃長忠均著加恩以把總陞楊芳帶兵到陝節次剿賊奮勉此次又將賊匪張占鰲一股辦淨甚屬勇往著加恩賞還誠勇巴圖魯名號仍交部議敘游棟雲達斯呼爾岱金保均著加恩交部議敘其殲斃賊首之把總熊陞鄔正龍著加恩以千總陞用兵

五把分賞出力官弁一兩重銀牌一千面分賞出力兵丁以示獎勵
上又諭內閣曰長齡等奏查明楊芳游棟雲祝廷彪特依順保等四路出力滿漢官兵分別開單請加鼓勵一摺加恩著照所請頭等侍衛色楞保賞給迅勇巴圖魯名號索倫佐領舒明阿賞給強勇巴圖魯名號索倫藍翎長德勒格爾桑吉林藍翎甲

兵鄂克敦保英山伊勒賡保長明保俱賞授藍翎
 侍衛准其留京分派在大門上駟院上處備用處
 行走二等侍衛金勤保陞爲頭等侍衛先換頂戴
 吉林佐領永海西安佐領巴杭阿俱以協領陞用
 先換頂戴索倫藍翎驍騎校達布欣額賞換花翎
 索倫委筆帖式富勒洪阿瑚圖經額吉林前鋒校
 富僧保甲兵巴靈阿呢隆阿吉蘭保富太常安穆
 騰額多隆武沙金保塔林保德林保德興阿敷倫
 保富成保富勒恒額索倫領催那漢德甲兵霍斐
 英額八十一福寧布巴彥珠拉珠爾松阿圖們泰
 薩依善西羅岱哈勒沁西敦徹西安驍騎校察廉
 布前鋒海寧俱賞戴藍翎索倫委防禦墨爾根保
 格寧達爾嗎藍翎長伊凌泰領催金成森壁鼐甲
 兵徹凌多爾濟吉林委防禦德成甲兵武成保俱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五

以額外驍騎校陞用副將何占鰲賞給捷勇巴圖魯
 魯名號遊擊候補參將呂天俸賞給健勇巴圖魯
 名號都司蔡文瑾童順劉夢龍守備唐大德俱賞
 換花翎遊擊中福馬玉林方一彪都司党聯陞馬
 安邦守備候補都司劉允孝守備孫光烈俱賞戴
 花翎遊擊李白玉守備馬輔相雲騎尉蘇聯芳署
 守備之千總楊殿元温成武進士李萬餘千總馬
 俊張貴福把總黃傑邵萬得單仕佑陳泰趙良資
 李鳴鶴趙越吳登鰲熊陞外委秦吉李永璋王鳳
 鳴黃林袁成高榮趙祿吳逢安魏陞王存魁額外
 外委趙炳黃生梅王進泰趙天德馬兵孫學德蘇
 廷榮劉章向成吳士珍張全景福祿劉元和惠彪
 陳復盛黃金棟李信趙中魁花貴金張生貴楊文
 郭浩馬應奇林有李雲朱進國韓仲樞杜德福馬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五

雷李善繼劉宗玉林長清羅允聰劉玉超步兵潘

升雷貴徐榮陞馬花張才牛正祿胡順任舉柯洪

貴俱賞戴藍翎遊擊朱福壽顧應全俱以叅將陞

用雲騎尉趙世芳以守備儘先補用其楊遇春吳

廷剛兩路出力弁兵俟查明奏到時再降恩旨

上又諭內閣曰據長齡等將隨營辦理糧餉及督率

團勇出力文員開單保奏加恩著照所請延榆毅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七

道敦良賞戴花翎候補同知向淮賞戴藍翎耀州

知州姚令俞鳳翔縣知縣劉國柱賞換花翎張掖

縣知縣楊翼武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先換頂戴候

補知縣周廷芬遇有繁簡缺出卽行補用州同借

補東樂縣丞陳沅以知州陞用先換頂戴候補州

判余圖南寶雞縣丞吳崇執河橋主簿周礪以知

縣卽用候補縣丞張錫祺於補缺後以知縣陞用

候補從九品徐允熙未入流陳堯書陸一濂均免

補本班以府經歷縣丞陞用捐職從九品楊立昌

歸部以本班儘先選用

上又諭內閣曰賽冲阿奏查明節次出力官弁據實

保奏一摺昨據賽冲阿將木竹壩打仗出力弁兵

保奏業經降旨加恩茲又將追剿漢江北岸股匪

生擒紅號首逆羅懷並痛剿綠號匪徒之出力官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五

弁兵丁等查明開單請旨加恩著照所請開復遊

擊向春煦候補遊擊楊登魁俱已遊擊儘先補用

千總羅貴以守備儘先補用千總嚴登第賞換花

翎以守備儘先補用把總楊映春李萬春賞換花

翎以應陞之缺儘先補用驍騎校哲庫訥委前鋒

校慶祥委前鋒懷塔佈甲兵祥瑞把總劉中林馬

成章外委余文斌李海達額外外委馬含英江文

貴外委徐世魁王正剛廖懷馬兵李思德李世玉
曹起坤王金壽徐貴武戰兵吳興隆董福俱賞戴
藍翎以應陞之缺儘先拔補試用守備馬廷楷候
補守備雲騎尉鄭起能署千總雲騎尉何定國俱
以守備儘先補用其辦運軍火糧餉之州同王登
墀著賞戴藍翎以知州卽補

是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五

上又諭內閣曰火器營官兵上年派赴豫省軍營剿
賊出力經那彥成等保奏加恩陞擢及賞花翎藍
翎勇號者甚多本日兵部議卹官兵單內復有火
器營陣亡護軍伍忠額等四名該官兵此次出兵
實屬勇往伍忠額等捐軀行陣尤堪憫惻除照例
卹賞外著該旗營查明伍忠額瑚松阿海洪阿伊
勒杭阿四人之子如無差使者卽行賞給養育兵

錢糧年已及歲卽挑補護軍如該兵丁並無子嗣
准其將承繼之子一例挑補以示恩卹

二月二十日 奏朱勳奏言查整屋沔縣畧陽鳳
縣寶雞等五縣山內上年包穀青空業經奏蒙
恩旨於今春賞給兩月口糧其洋縣西鄉城固褒城
留壩五廳縣上年包穀尙有薄收是以止借口
糧未請撫卹今該廳縣山內有被賊蹂躪村莊
隴州之香泉等村亦經擾及仰懇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三

皇上天恩俯准將洋縣等六廳州縣被賊蹂躪村莊
賞給兩月口糧其該廳縣及整屋等五縣被賊
村莊春徵應完錢糧並請緩至麥收後徵收
朱勳又奏言查南山匪徒滋事仰蒙
皇上天恩派令得勝之師來陝剿辦賊匪以次殲除
不日卽可蕪事目下情形誠如

聖諭當以迅速安民爲要務查平原及北山各屬蒙恩借糶倉糧並勸諭紳士捐貲周卹已飭該管道府親往查辦至南山包穀青空

奏蒙

恩准於今春分別賞給口糧現在未經被賊處所應賑戶口該地方官已造冊詳報業經發給銀兩委員散放其被賊處所惟蓋屋洋縣兩處所屬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山內地方賊匪往來奔竄至本月初間將苗小

一股匪剿淨該兩縣境內始能寧謐若俟委員

查造戶口再行發銀散放恐致窮黎失所臣已

先期札調賑銀派委誠實可靠之員分投入山

隨查隨散其有地無力之戶仍酌借籽種以資

耕作又恐老林內尙有藏匿餘匪並酌發賞銀

令委員帶往隨處鼓勵寨勇入林搜捕此外被

賊州縣亦經委員速往辦理至南山內多有外省游民去來無定向不編入烟戶冊籍惟本年木廂停工該游民等謀生無計自應仰體

皇上燾覆仁恩一體給賑但恐具領之後又復流而

爲匪臣現通飭印委各員將山內游民有地主

收留者給以卹撫其無地主收留者卽行帶出

山外暫給餽粥俟軍務完竣酌給口糧遞回原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籍使之零星散回鄉里俾免滋生事端奏入

上諭內閣曰朱勲奏被賊滋擾村莊懇請撫卹緩徵

一摺陝省被賊滋擾各屬州縣除蓋屋等五縣前

經降旨賞給兩月口糧外其洋縣等五屬縣亦均

賞借口糧窮黎餬口有資自可無虞失所惟念該

屬境內亦有被賊處所居民甫經復業未免拮据

著加恩將洋縣西鄉城固褒城留壩五屬縣山內

被賊蹂躪村莊並被賊擾及之隴州香泉等村一體賞給兩月口糧其該廳縣及盩厔沔縣畧陽鳳縣寶雞等五縣被賊村莊春徵應完錢糧俱緩至麥收後徵收以紓民力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朱勳曰朱勳奏辦理撫卹情形一摺此次南山匪徒滋事皆由年歲荒歉木廂停工饑民無所餬口因而聚集滋擾在愚民畏死倖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三

生初不過欲苟全性命殊不知轉於溝壑尙可終其天年今大兵所至悉數誅夷玉石俱焚不但真賊無可逃生卽脅從亦不能倖免兩月來就戮纍纍駢首殆不下數萬雖死者皆係亂民情形實亦可慘然當其肆惡之際猖狂無忌靡所不爲山內善良遭其荼毒者又不知若干思之又實可恨伊等固孽由自作而前此不能撫綏安輯化導頑愚

我君臣惟當引以爲愧今軍務已蕩波氓未蘇朕體

上天好生之德惟求多活民命該撫亦不可不仰體朕意妥協經理不得諉之刼數聽其流亡現在辦理賑卹散給口糧人數衆多一時驟難辨別除實係真正賊匪曾經焚掠抗拒人所共知者自當查拏懲辦抵法無赦其餘乏食來投者且當概予收留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三

贍其口食尙或過於區別致令枵腹無依寧不慮其流而爲匪良民又爲賊矣况將來果有不安本分者亦不難隨時繩以王法此外或資遣回籍或編入保甲一切隨宜經理務使免於蕩析不致再滋事端現在長齡卽須陞見來京該撫惟當督率地方官認真妥辦總當視國事如家事實心實力不憚煩勞果能多所救全則不但仰副朕保赤之

誠伊等自積陰陽亦復不淺矣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六

重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七

百選而錄

二月二十二日甲寅山海關副都統文孚奏言查

凱旋官兵在軍營分得拏獲幼孩攜帶出關從

前原有辦過成案但所帶人數核與部票相符

方有可稽現在凱旋吉林黑龍江第六起官兵

到關於票外多帶僱工幼孩四十七名未便准

令攜出關外已截留關內捐貲酌給飯食暫為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一

收養所有僱工八名年歲已長應聽其自行謀

生其幼孩共三十九名均係無依貧民可否

賞給山海關滿營官員分領或應如何安置之處伏

候

訓示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文孚曰據文孚奏吉林黑龍江

第六起官兵到關查有浮帶僱工及幼孩多名未

經註票現已截留關內暫為收養除僱工聽其自行謀生外其幼孩三十九名貧苦無依可否分賞該處滿營官員等語此次凱旋官兵多有私攜人口之事此內或有奸徒遺孽或係良民子女必當詳悉查明文孚於該官兵過關時將浮帶幼孩截留請旨所辦尚屬細緻此起僱工及幼孩四十七名著文孚逐一究問如其中有逆犯子孫應行緣坐者即奏明交部照例緣坐若實係良民子女其僱工八名年齒已長即照所請令其各自謀生其幼孩三十九名無家可歸即分給山海關滿營官員令其妥為收養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調任黑龍江將軍富俊吉林副都統松寧曰此次凱旋官兵多有私攜人口之事此內或有奸徒遺孽或係良民子女均不可不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七

二

詳悉查明分別核辦所有吉林黑龍江各起凱旋官兵節經帶回出關幼孩人口著富俊松寧悉數傳到逐加訊問如有逆犯子孫在內應行緣坐者即奏明照例緣坐若實係良民子女此時既已無家可歸仍交原帶回之官兵當堂承領令其妥為收養

上諭內閣日前次凱撤回京之健銳火器二營官兵聞多有私帶幼孩來京者此等被賊地方無依子女自應由地方官安插其有係逆匪子女更應照例辦理著該管大臣即將該官兵等所帶幼孩逐一傳齊在公所訊問如有係逆犯子孫即交刑部照例查辦其係平人子女此時既無本家可以給領著仍交原帶回之官兵承領令其妥為收養

臣等謹案春秋左氏傳載武有七德而安民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七

三

和衆與禁暴戢兵並舉誠以興師除亂本以

爲保育黎元計也溯自軍興之始

待命領兵大員申明軍紀約束戒行是以

王師所過閭閻慶安堵焉迨圍城克復之後兵燹

倉皇老羸轉徙其中稚弱伶仃尤屬熒熒無

告若統師干之任者果能仰體

聖慈飭加收恤則骨肉散而復完何至瑣尾流離致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四

與俘囚等視哉茲以文孚奏報吉林黑龍江

凱撤官兵查有攜帶良民子女及逆犯家屬

之事仰奉

綸言命京營及各省駐防綠營查明凱撤官兵所帶

幼孩如有逆犯子孫照例緣坐其良民子女

分別歸籍留養俾各安其所而遂其生嗣復

勅下兵部申明舊例宣示營伍嚴禁行軍擄掠人口

使將弁等皆曉然於有勇知方之道

聖諭煌煌仁昭義立不啻煦春日而凜秋霜所由羣

黎獲慶生全庶旅咸明紀律克叶師貞之吉

而孚子惠之庶歟

二月二十四日丙辰長齡楊遇春朱勳奏言查各

股賊匪節經臣等督率鎮將以次殲除尙有同

時起事之譚貴傅老八龍正光喜兒余姓並賽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五

冲阿咨會查拏之黃五劉濫子段姓八名未經

拏獲臣等恐其竄匿山內又復裹脅爲患分飭

各路嚴拏茲據總兵楊芳稟稱該鎮等帶兵入

黑河老林緊躡譚貴追捕探聞該匪雖止帶十

餘人均持器械不擇路徑捨命窮奔該鎮於十

二日在辛靈峪地方挑帶官兵百餘名乘夜越

嶺遠在賊前潛伏深林十三日黎明譚貴等行

抵該處經楊芳督兵截殺殲斃賊匪十三名將譚貴及餘犯戴大旗王大旗彭姓等六名擒獲訊據供稱此內尚有汪大旗一名已被官兵戮死該鎮卽將戴大旗等五名正法其譚貴一名解赴大營又據臬司繼昌稟稱節經壯勇及寨民陸續拏送賊匪七十三名訊據認出吳抓抓之義子喜兒並陳四股內偽先鋒余姓卽余九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六

二犯喜兒供稱自吳抓抓被官兵打散後我帶二十餘人同張占鰲竄逸因不願在張占鰲手下想要折回洋縣漢中一帶路遇余九商同逃竄正在出林被戮傷擒獲又據城固縣知縣程雲馬平縣典史五品軍功鄧文林五品軍功呂升元拏獲賊首傅老八龍正光據供該逆二人向在一處隨同萬五復又到陳四股內嗣經官

兵剿散本擬投入別股因傅老八患病只得在林內藏躲夜間行走現欲至沔縣再行打算充作逃難百姓由沔入川不料被官兵盤獲又據署同知安康縣知縣呂朝選候補知縣沈琮盤獲賊匪党友向小二段老八三名其段老八一犯卽係賽沖阿咨會查拏之段姓均係同時起事要犯又據賽沖阿來信黃五卽王五已被水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七

田坪寨民拏獲細送吳廷剛軍營正法劉濫子已被百姓殺死是未獲賊首全已就擒殲斃等親加提問譚貴喜兒余九傅老八龍正光党友向小二段老八供認同時起事不諱查譚貴喜兒皆係偽元帥傅老八龍正光党友皆係偽總兵余九段老八向小二皆係偽先鋒等審明後將該逆八名分別凌遲處死並將譚貴喜

兒首級在沔畧一帶傳示至此剿辦各股賊
 匪計臨陣殲斃及正法活賊一萬八千餘名釋
 放被裹難民男婦五千餘名又賽冲阿在漢南
 剿辦苗小一等股四千餘名所辦賊數實已不
 少但老林內外處處皆易藏奸現據特依順保
 搜獲活賊一百五十二名副將銜齊慎搜獲活
 賊七十四名遊擊李天俸顧應全兩路搜獲活
 賊一百六十七名均有器械雖據供本願出山
 投首實不可信令寨民保認均已從賊日久不
 敢收留_臣等即將各該犯概行正法現在棧西
 一帶均已肅清仍酌留官兵二千名派令將備
 帶領分赴各老林搜查又令游棟雲即回甘境
 駐劄兩當徽縣一帶派兵分搜令馬元由鎮安
 一路祝廷彪由寧陝一路吳廷剛由洋縣一路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八

各向老林搜查_臣長齡_臣楊遇春帶同楊芳特
 依順保由棧西向棧東分兵排搜前進_臣朱勳
 亦由辛口峪入山查看撫卹均即馳赴漢中總
 須棧道東西全行肅清_臣等確可放心即會同
 賽冲阿由六百里加緊具
 奏再各路官兵應即酌量以次凱撤現今色爾滾
 達斯呼爾岱及侍衛章京等帶領吉林索倫官
 兵六百名又派西安鎮標官兵五百名由山內
 一路搜捕出盤屋峪口即將西安鎮標官兵五
 百名留在盤鄂各峪口巡防更換富僧德所帶
 西安滿兵五百名歸營其吉林索倫官兵自省
 起程應用車馬等項已飭令沿途照料分起行
 走其餘各路官兵再行察看陸續凱撤
 長齡楊遇春朱勳又奏言_臣楊遇春前次剿辦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九

麻大旗劉二股匪完竣仰蒙

天恩令查明出力人員保奏當卽行令各鎮將開報
去後茲據保送前來又總兵吳廷剛一路亦將
出力官兵查明具報臣等逐一確核謹繕清單
恭呈

御覽至副都統銜總管達斯呼爾岱打仗帶兵極爲
奮勇可否遇有副都統缺出陞補之處出自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十一

天恩再臬司繼昌派赴漢中督辦糧餉軍火毫無貽
誤親赴寨峒安撫居民捐募壯丁搜捕賊匪喜
兒余九並餘匪多名實屬奮勉出力可否懇
恩賞戴花翎又原任山東知府金湘投効軍營不辭
勞瘁往來寨峒催運軍火糧餉均無貽誤可否
准其捐復原官之處伏候

訓示

長齡又奏言臣節次奉

旨飭查南山匪徒起衅根由臣密行查訪緣南山綿
亘二千餘里跬步皆山土著本少率係川楚等
省貧民或隻身前往或攜眷而來開墾荒山種
植包穀雜糧其距興安漢中相近者卽由水運
販賣且山中產有藥材漆樹皆可採買又以山
樹茂盛木商攜資伐木號爲木廂並有紙殿灰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十一

廠炭廠在在皆可備趁此山內游民易聚之由
去秋包穀青空糜穀蕎麥收成共有五分以上
力田之家尙堪自給惟糧價昂貴各廠不能多
養工人備趁者無可營生並知向來辦賑外來
游民不入戶冊者例不給領遂卽起意搶奪無
業游民從而附和迫聚集人衆居然抗拒官兵
歷訊首逆萬五陳四龔貴及各股活賊所供如

一核之楊二呈嗣因木廂停工乏食糾掠情節相符臣進山後沿途察看尙有背負蕎麥出山糶賣者官兵所到均買包穀餵養馬騾可見山內有地居民尙不致十分拮据所有包穀青空之處撫臣朱勳於上年十月內奏明確查業據各州縣查報奏請撫卹並無諱匿情事山內木廂炭廠紙廠不下八九十處每廠自二三百人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十三

至四五百人不等該匪等首先焚掠廂廂此內之人皆爲賊有又以山內工作久停卽未經賊擾之處亦多無所依歸所以賊匪裹脅動輒盈千至南山一帶自從前教匪滋擾山中百姓築修堡寨自製軍器捍衛十數年間所造鎗礮刀矛爲數實多迨肅清後俱各移藏防禦未經裁禁是以賊匪起事時刀矛無幾疊次攻破寨堡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十三

愈搶愈多臣調驗所獲礮位多係過山鳥並無某年鑄造字樣其中堪用者甚少實爲民間防守所鑄無疑現當查辦保甲之時將各寨堡一律修葺整固編鑄某寨堡名目以憑稽查其牲畜一項查係該匪徒經過場集地方搶掠所得現在查辦撫卹應借牛具之戶甚多可知賊匪騾馬實由沿途搶掠並非久經收養蓄有異謀其旗幟各色皆有大小不一並無五色分號之事臣每獲活賊研訊並於五郎潼關等處專員密訪復於節次賊匪屯聚處所親身搜察實無跡近邪教可疑之處惟臣入山以來目睹被賊處所不但貧民乏食卽富有之戶亦皆搶掠無餘已囑撫臣朱勳趕緊編查戶口散放撫卹臣與楊遇春商議將來先儘甘省官兵凱撤其本

省之西安漢中陝安三鎮及固原提屬各留兵
一千名分紮要隘彈壓四月內再行撤回原營
容俟擬定各條統歸善後事宜具奏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長齡楊遇春朱勳曰陝省賊匪
大股剿淨之後尙有逆犯數名潛逃今譚貴一犯
經楊芳帶兵追獲其餘傅老八龍正光喜兒等犯
亦皆經地方文武督率擒拏不致漏網現在棧西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四

一帶均已肅清長齡等仍分派將領赴各處老林
搜查并親自帶兵向棧東一路排搜前進以期淨
盡根株不留餘孽伊等查明確可放心卽會同賽
冲阿發六百里加緊之摺至各路官兵此時自當
以次凱撤所有吉林黑龍江官兵六百名著交色
爾滾達斯呼爾岱各分帶三百名分爲兩起行走
俟到京後朕施恩賞賚再令各歸原處此外各路

官兵將甘肅路遠者先行撤回原伍其暫留之西
安漢中陝安三鎮兵各一千名提標兵一千名均
係在本境駐劄彈壓俟察看情形大定再行議撤

至長齡覆奏查勘山內上年秋收約在五分以上
所有包穀青空之處曾經該撫飭交該州縣查明
奏聞撫卹是地方官尙無諱災激變情事所有山
內賊匪委因停工乏食乘機勾結搶掠並非如邪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五

教之蓄心謀逆其鎗礮刀矛等項因前次教匪滋
擾民間製以自衛未經裁禁此次賊匪多由攻破
寨堡所得寨堡居民製械自衛今轉爲賊所用豈
非藉資寇兵著該督撫卽出示曉諭令其自行呈
繳精利者分配各營操演其朽壞敝鈍者卽可官
爲銷燬亦鑄劍戟爲農器之意也再上年官兵收
復滑城之後凱旋時多有私帶幼孩行走者昨吉

林黑龍江官兵過山海關時經文孚截留具奏現
在分別查辦王師所至原以除莠安良豈有凱旋
之日轉令攜帶人口之理著長齡等嚴飭此次吉
林黑龍江及各路征兵均不得攜帶子女幼孩如
違按律懲辦所有被賊地方無依幼孩著長齡等
派員詳悉查究如係賊匪子孫仍按名照例緣坐
其良民子女交地方官出示招保有親戚保認者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六

給予領回無家可歸者官為收卹卽於留養局收
養俟其年歲稍長能自謀食各令散歸謀生可也
上諭內閣日長齡等奏查明楊遇春吳廷剛兩路出
力滿漢官兵分別開單請加鼓勵一摺加恩著照
所請總管達斯呼爾岱遇有副都統缺出卽行陞
補頭等侍衛諾木齊賞給固勇巴圖魯名號吉林
佐領德慶賞給奮勇巴圖魯名號索倫總管哲保

額外驍騎校珠勒格訥俱賞換花翎吉林藍翎甲
兵烏爾爽保西隆額索倫藍翎甲兵阿爾布善俱
賞給藍翎侍衛准其留京分派在大門上駟院上
虞備用處行走二等侍衛蘇倫保陞為頭等侍衛
藍翎侍衛札玉善陞為三等侍衛索倫佐領委總
管巴圖魯薩林阿以總管陞用吉林防禦巴圖魯
德海以額外佐領陞用俱先換頂戴吉林防禦穆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七

騰布委筆帖式富寧安金成保委驍騎校雙有領
催委官墨爾根舒通保和成阿色布清阿庫克精
額魏保塔清阿披甲委官愛仲泰雙德領催國清
阿甲兵興保托明德章德台璧善明常依克坦布
富明德善保清壽圖清額舒明阿索倫領催委防
禦福勒德披甲委防禦年昌阿恩騎尉巴哈善委
筆帖式哲里善阿楞達披甲委官勒爾吉善領催

哈爾金保哈勒欽保約保巴爾富克精阿甲兵薩
克丹保博勒亨保達里善色克精阿阿英阿武勒
克善富榮保岳興阿西安滿營領催烏爾恭保俱
賞戴藍翎吉林委驍騎校蘇欽保惠金保凌德領
催委官昌希保那爾呼善塔僧保前鋒委官珠爾
杭阿披甲委官富明阿藍翎披甲富春索倫領催
委防禦呢爾格穆吉領催委驍騎校國希那格依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七 七
保楞登額占布領催委官色克登保前鋒委官福
來雅棚阿領催喀塔蘇瑚寶特保依祿藍翎披甲
額勒德善明清阿西安前鋒吉勒通阿俱以額外
驍騎校陞用先換頂戴陝西提標遊擊李士林承
昌甘肅洪廣營遊擊劉發恒俱賞戴花翎陝西漢
鳳營遊擊陳喜長武營都司劉鳳翥延綏鎮磚井
堡守備陳貴俱賞換花翎陝西靜寧協都司唐璽

鎮靖堡都司馬金魁甘肅莊浪協都司李萬年俱
以遊擊陞用先換頂戴陝西提標千總楊伏增趙
毓靈張進祿靜寧協千總白一魁甘肅西寧後營
千總鄧正敏俱以守備陞用先換頂戴守備馬明
馬滿得千總劉福葉昌泰把總札德賀登魁張廷
舉仇懷瑛蒲明毛榮高履和柳增暉劉世勳楊占
魁雲騎尉馬登雄武舉楊作舟楊兆鵬外委李榮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七 九
傅文元崔廣福馬騰龍陳倅汪啟魁張元司榮李
安王登高李貴王學倅江太張倅劉員圖額此外
委李攀林劉存祿李如會楊玉貴朱貴楊天雲廕
監生魏思文馬兵顧德李生花龐安何貴田榮胡
德劉興倪璘馬龍圖高會能金殿選孫貴楊桂林
李祿程洪張登魁佟福王有貴朱桐趙泳得朱連
陞張世傑劉爵義張三德劉爵位王貴張品鄒有

貴沈思禮顧登科游永陞關國清楊茂高天順楊宗福張貴徐廷貴俱賞戴藍翎緣事革職之衛千總向金榜管千總劉啟泰把總郭榮俱准其開復原官其出力文員陝西綏德州知州羅應庚著賞戴花翎候選通判張為壇歸部儘先選用陝西候補州同王金華免補本班以知州卽行陞用先換頂戴候補縣丞諸能定免補本班以知縣儘先陞用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用候補縣丞張廷槐候補府經歷伍敏俱免補本班以知縣陞用候選未入流安郁文留於陝省補缺後以縣丞陞用候選從九品陸鋆捐職未入流陸均俱留於陝省以本班卽用藍翎典史戴廷棟以府經歷縣丞陞用

上又諭內閣曰長齡等奏臬司繼昌在漢中督辦糧餉軍火毫無貽誤且親赴寨洞安撫居民搜捕賊

匪多名實屬奮勉著加恩賞戴花翎仍交部議敘原任山東知府金湘投効軍營往來寨洞催運軍火糧餉均無貽誤著加恩准其捐復原官留於陝省酌量補用捐復銀兩准其就近交納陝西藩庫

同日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錕奏言 臣 訪問要犯王進道一名在河南滑縣綠石坡村潛藏當派線目武生李殿臣蘇冠軍王遇午隨同龍固營把總曹成及購線武童蔡芳奎等星夜前往該村將該犯王進道弋獲據供於十一年內入宋克俊震卦教去年三月裏宋克俊封爲衛輝總兵後又封做震宮伯八月間宋克俊說李文成等同林清約定九月十五起手叫我帶一千人馬先平蘭陽長垣二縣不料九月裏李文成被拏我們初七日殺入縣衙救出李文成就在桃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園紮營我打著大白旗上寫奉天開道震官伯
王進道字樣到過八里營草坡劉莊等語查該
犯係李志茂供出有遣人過河勾結一節詰訊
該犯堅不承認已派撥弁兵將該犯起解赴省
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日據徐錕奏擊獲要犯

王進道現已解赴保定著那彥成親提嚴審前後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從逆各情其過河勾結一節一併切實研訊如供

情確鑿該督一面錄供具奏一面將該犯在保定

省城凌遲處死所有獲犯之把總曹成武生李殿

臣蘇冠軍王遇午武童蔡芳奎卽於摺內聲明奏

請量予恩施

二月二十七日臣奏言臣自剿除四號

股匪駐營華陽卽派兵入林搜捕又札調總兵

吳廷剛祝廷彪分駐華陽四畝地等處逐細排

搜臣由華陽移駐沔縣沿途間有所獲卽隨時

審明正法十五日據探畧陽縣屬碓窩子地方

有匪徒數十人由兩當界內老林竄出臣飛飭

分搜西路之都司周志林等趕緊截捕該弁等

於十六日午刻在石板河哨見匪徒蹤跡分兵

四面圍捕斃賊十餘名生擒四十五名搜獲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鎗七桿刀矛四十七件內有賊目王之貴劉科

發二名供係吳孤孤股內餘匪因大股被官兵

殺完在老林裏藏躲糧食吃完要想出山掠食

就遇官兵捕獲除將被脅難民十一名令鄉民

保釋外所獲真賊分別凌遲正法此次陣亡官

兵二名帶傷兵丁一名另容造冊報部現在督

臣長齡提臣楊遇春自鳳縣留壩一帶督兵搜

洗臣自西南一路排搜計二月內必可蕩功再

臣前次奏報剿除青藍紅綠四號股匪殲斃首

逆苗小一一摺奉

旨令臣查明出力將弁官兵據實保奏臣謹遵

旨核實查明並在事出力各文員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再查四川茂州營千總唐文淑屢在前敵打仗

實屬超眾出力該員曾經出師剿楚苗疆又隨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剿川楚教匪由千把游擢總兵

賞戴花翎後因失察屬員因公挪移一案部議革職

蒙

恩賞補千總今復奮勇出力可否

施恩擢用之處出自

天恩奏入

上諭內閣曰賽冲阿奏遵旨查明殲斃苗小一一剿除

青藍紅綠四號股匪出力員弁兵丁保奏一摺苗

小一等股匪由洋縣等處躡淺渡江窺伺川境經

賽冲阿帶兵剿辦一律殲除地方寧謐前已將該

將軍特加懋賞所有在事出力人員自應分別鼓

勵加恩著照所請寧越營都司蘭國積以遊擊陞

補先換頂戴越雋營守備張必祿疊溪營守備冉

玉龍前在木竹壩打仗出力經該將軍保奏業經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降旨加恩賞換花翎茲再加恩俱以都司陞補先

換頂戴候補千總馬玉林以守備補用先換頂戴

驍騎校祥陞賞給額外防禦先換頂戴遇缺即補

筆帖式兆德委前鋒校佟齡德隆阿委前鋒與倫

均賞給額外驍騎校先換頂戴遇缺即補佐領清

昌千總周炳南均賞換花翎把總彭榮外委陳起

貴均賞換花翎以應陞之缺儘先陞用千總武魁

前在木竹壩打仗出力經該將軍保奏業經降旨加恩以守備儘先補用先換頂戴茲再加恩賞戴藍翎防禦阿爾薩領催松昌千總王澧把總陳三級權正邦吳世太李洪春吳英外委蔣映蘭額外委李天成蔡長青胡坤山任起鳳馬兵徐世榮張萬祥馬瑞圖白占魁哈廷佐江大有趙坤泰登榮陳玉春蘇正朝葉鳳鳴甘上選龔廷斌張登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戰兵孫占魁萬天樞吳天喜杜成守兵馬有明孔傳恩俱賞戴藍翎遇缺儘先拔補其催運糧餉辦理文案各文員陝西淳化縣知縣朱紹穎著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先換頂戴四川候補知縣仇如玉著遇缺卽補陝西儘先補用縣丞郭守倫著以知縣補用候選從九品徐之爵著留川以府經歷縣丞補用

又諭內閣曰賽沖阿奏四川茂州營千總唐文淑前在總兵任內緣事革職賞給千總此次隨同出兵屢次打仗超衆出力可否施恩擢用等語唐文淑前在總兵任內失察屬員挪移公項其獲咎本係公罪該員曾經出師多次茲復打仗奮勇者加恩以副將補用仍賞還花翎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同日賽沖阿又奏言革職副將王玉龍隨同臣於木竹壩店子河寨家山等處剿賊奮勇出力臣不敢壅於上聞可否查照奮勇兵丁量加鼓勵之處出自聖恩奏入得旨兵部查明原案具奏旋經兵部查案覆奏得旨王玉龍前在署威寧鎮總兵任內緣書識欺朦捏稟被參褫革尙屬公過著加恩以千總用

同日常明多隆武奏言臣等接准賽冲阿信稱

漢江南北兩岸已無賊氛陝境將次肅清川界

洵無可慮前所調建昌永寧普安及川東等營

官兵計有尙未起程者有行走在途者除已陸

續撤止外茲復將已到之省標重慶官兵一併

撤交鎮將等帶領回營臣常明隨亦起程回省

臣多隆武現帶懋功協兵一千名桂涵羅思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天

亦各帶兵千名內除川北本標官兵外酌留川

東兵六百名暫於邊境巡查俟察探陝境一律

寧謐再次第全撤歸伍奏入報

聞

二月二十八日申庚湖廣總督馬慧裕奏言前因

陝省賊匪滋擾楚省鄖陽府屬邊防緊要卽經

飛飭鄖陽鎮總兵富斌督同地方文武派撥弁

兵在於邊界防堵茲接提臣吉林泰來信探聞

陝匪竄近鄖西已親赴鄖陽邊界會同辦理查

總兵富斌原止抽撥該鎮標及竹山協營官兵

五百名帶往恐尙形單薄臣現又知會吉林泰

在於提標挑派官兵八百名帶往相機防堵並

酌動庫項解交鄖陽府存貯供支防兵食用事

竣核實具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天

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馬慧裕曰陝省南山賊匪節經

賽冲阿長齡等督兵剿辦淨盡該督具摺時自係

據該提鎮文報前次賊匪有竄近鎮安之信此股

賊匪已經陝省剿除該督當已續經接有稟報現

在陝省已無成股賊匪惟剿散之賊恐有一二零

匪假裝乞丐行旅冀向楚省竄逸著該督嚴飭地

方文武員弁督率兵役於各要隘處所或林谷深處逐細搜查如有拏獲零匪卽就近解往陝省交長齡朱勳等審辦其楚省邊防察看實已寧謐卽將調防之兵撤歸原伍以節糜費

二月三十日壬戌賽沖阿長齡楊遇春朱勳奏言

竊臣賽沖阿將漢江南北賊匪剿除後卽移駐

沔縣緊顧川邊分派官兵赴寧羌畧陽褒城沔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縣一帶逐細排搜共獲零匪一百二十七名審

明正法茲據各將弁稟報遍歷深山老林均已

搜捕淨盡實無藏匿賊匪西南一帶毘連川境

均已毫無遺孽臣賽沖阿可以深信臣長齡楊

遇春連日自西向東分兵排搜拏獲賊匪三十

二名寨民細送賊匪二十五名訊係正賊概行

正法又峪內寨勇節次搜獲餘匪一百十七名

亦經臣朱勳訊明正法現據總兵吳廷剛祝廷

彪馬元稟報該鎮等在寧陝西江口太白山老

林鎮安石泉一帶總兵游棟雲在兩當徽縣利

橋一帶並臣長齡楊遇春留於棧道東西一帶

地方搜捕之將備等分派官兵入林搜捕逐日

獲賊四五名至十餘名不等寨民以其從賊日

久不敢保領該鎮等訊明悉予駢誅各路先後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搜捕賊匪已有五百餘名實無遺孽臣等復沿

途察看居民俱經陸續歸業安堵如常臣賽沖

阿長齡楊遇春於二十二日抵漢中府城臣朱

勳自辛口峪入山一路查辦撫卹亦於二十三

日到郡南山老林內外漢江南北實已肅清除

將善後一切應辦事宜及酌留官兵彈壓悉心

籌議再行詳悉具奏外臣賽沖阿現將原帶四

川官兵二千員名分起凱撤歸伍臣賽沖阿拜
摺後亦即起程回川謹將搜捕淨盡全行肅清
遵

旨由六百里加緊奏

聞再楚豫兩省防禦官兵臣等已分咨馬慧裕方受
疇全數裁撤奏入

上諭內閣曰賽沖阿等奏報南山老林內外漢江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北全行肅清一摺陝省匪徒萬五等因木廂停工
乏食糾集夥黨分路搶劫經朕特派長齡楊遇春
等督兵剿辦復派賽沖阿帶兵川界堵截各路將
弁兵丁奮勇爭先所向克捷將各股賊匪次第殲
除其剿散零匪竄匿老林等處者現據賽沖阿分
派官兵赴寧羌畧陽一帶逐細排搜長齡楊遇春
亦自西向東分兵搜捕共計各路鎮將搜獲及寨

民縛獻者又有五百餘名悉行正法實無遺孽賽
沖阿會同長齡等遵旨由六百里加緊馳奏此次
剿捕南山匪徒辦理實為妥速賽沖阿長齡楊遇
春朱勳及鎮將備弁等業已疊次降旨優加恩獎
分別陞擢所有出力兵丁除吉林黑龍江兵六百
名俟到京之日再加賞賚其陝西甘肅四川等省
兵丁著該將軍等查明將已經援擢賞戴翎枝及
僅止防堵者扣除外隨營打仗兵丁加恩普行賞
給一月錢糧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上又諭內閣曰自上年九月內逆匪林清勾結豫東
教匪聚眾謀逆剿辦甫竣其時南山匪徒因陝省
兵將徵調遠出乘虛劫掠復派凱撤官兵分路剿
除現已一律肅清軍務全行報蒞軍機大臣贊襄
樞務夙夜勤勞宜沛恩施以昭優獎董誥之子候

選員外郎董淳著加恩以郎中用托津之子乾清
門二等侍衛恒齡著賞給頭等侍衛仍在乾清門
行走盧蔭溥之子監生盧本著賞給舉人准其一
體會試桂芳之子監生炳奎著賞給七品小京官
所有軍機章京著軍機大臣擇其尤爲出力者保
奏數員再予甄敘

臣等謹案南山匪徒乘陝境將士徵調赴豫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之時倉卒搆亂其地南連蜀棧西薄秦階山
箐叢深歧徑百出賊徒熟於山勢分股奔竄
冀圖牽綴我師數旬之內賊衆已至二萬倘
剪薙稍遲實虞滋蔓非若涪滑之賊可以聚
而殲旃也我

皇上審幾度勢

飭示帶兵將領各就所辦股匪分路進剿窮其所向

豫定兩月之限責以竣事人皆知功有專歸
責無旁貸莫不爭自奮勵遂能計日成功
等日侍

禁廷無能贊助萬一乃與躬歷戎行者並邀

渥典感荷難任竊於羽書旁午之際仰承

指示方畧無不洞燭軍情坐操成算故當

定計九重之上而已決勝千里之外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聖武懋昭所由蕙績奏功如斯神速也哉

上又諭內閣曰上年賊首林清倡造逆謀突擾禁門

糾約李文成率領逆黨詭服潛縱尅期來京接應

嗣李文成經知縣強克捷先期訪獲未遂奸謀林

清亦迅就捕誅三月之內將各處逆黨殲除淨盡

又值陝省南山匪徒萬五等乘機搶掠派兵剿捕

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此皆仰賴

天恩

考佑事機順利氛祲全消允宜恩膏普被以迓祥和
除林清萬五等二案匪犯罪名不能末滅外著刑
部將各直省軍流以下官常人犯查明照例減等
其歷次緩決官常各犯久羈囹圄者並著詳查酌
議奏請施恩

同日常明奏言查陝境軍務業已蕪功川境邊
防可以全撤臣現已知會提督多隆武即將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七

三

功川東等營官兵悉數撤回原營仍令桂涵羅
思舉各帶本標官兵於邊境巡查搜緝奏入報

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八

閏二月初一日亥那彥成奏言竊照上年滑城
克復之後因直隸大名府屬之開州東明長垣
三處係被賊蹂躪之區又河南彰德府並直隸
順德府地方亦關緊要必須重兵駐劄彈壓當
將提標兵一千名飭令馬瑜管帶駐守開州正
定鎮標兵一千名飭令徐錕管帶分駐東明長
垣宣化鎮標兵一千名飭令富蘭管帶分駐彰
德順德二府往來巡緝嗣接方受疇來信以彰
德地方業以寧謐毋庸派兵駐守經臣飭令富
蘭將宣化鎮標官兵全數移駐順德府城茲查
開州一帶地方入春以來已經寧謐現在知會
馬瑜徐錕富蘭各將所帶兵一千名內撤回五
百名分起歸伍其餘兵一千五百名仍留各該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一

處駐守俟三月初間全行撤回並令富蘭先行
進京復

命其所帶之兵另派將備管帶約束再前經酌留天
津鎮標兵一百名派委都司一員管帶暫駐故
城縣彈壓並查該縣地方寧謐毋庸留兵防守
一併飭令撤回歸伍奏入報

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二

閏二月初四日兩董誥等奏言前據

盛京副都統緒莊等奏獲犯王士青訊係聽從高
張氏服符糾人約在通州王進潮家會齊赴京
滋事當奉

旨分飭查拏經步軍統領衙門將高張氏及女李高
氏子高德明等暨邪書經卷獲送旋又將通州
王進潮等緝獲解部並經奉天將王士青及李

中連陸廷印李中得李中發王忠順高祥先後
解部又據山東將崔廷宣陳祥陝西將陳金聲

陳恒義陳文清等犯解到_臣等逐一研訊緣陳
恒義高祖陳貴習圓頓教陳貴之妻係高八岡
之女高姓亦世傳邪教高張氏及婦女李高氏
俱誦習經卷名一炷香清淨無為教教內歛錢
等事係李高氏代伊母經管王士青之曾祖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敬潮會從高八岡習教王士青又拜高張氏為
師並轉傳李中連等歲歛銀錢送給高張氏上
供稱為教主奶奶陳貴曾孫陳美玉傳徒陳祥
陳美玉故後陳恒義接管教內事務嘉慶十六
年夏間陳美玉之子陳文清來京捐千總職銜
往看高張氏一次十八年春問王士青歛銀三
十兩交李中連送給高張氏並借抄舊傳符式

高張氏告以此符傳自陳恒義焚服後能明心見性可避水火刀刃等難當付李中連照抄並傳給避難咒語李中連帶交王士青王士青令陸廷印照畫數十道分給李中連李中發王忠順高祥等焚服隨經奉天委員將王士青等訪獲嚴刑訊問王士青妄認高張氏令其邀人到通州王進潮家會齊赴京謀逆陸廷印等亦証認知情茲將案內各犯提齊隔別嚴鞫實無糾人謀逆情事應請將左道惑人爲首之陳恒義高張氏王士青李高氏俱擬絞監候王士青業經病故應毋庸議其習教爲從各犯除李中得陸廷印崔廷宣業經病故外陳金聲李中連李中發高祥陳祥王忠順俱發邊遠充軍世傳邪教之高德明陳文清俱杖一百流三千里案內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四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五

無千人犯概行省釋其盛京承審各員應請將用刑逼供之郎中錫福員外郎鳳德交部嚴加議處不行阻止之協領扎倫泰佐領尙政宜交部議處奏入得旨此案高張氏及伊女李高氏居住廣寧門內近在董轂之下膽敢傳習邪教將陳恒義所傳符咒轉傳王士青在奉天地方斂錢惑衆其所藏經卷亦多悖逆之詞較之尋常左道惑衆者其罪尤重高張氏李高氏陳恒義俱著改爲絞立決李中連由高張氏家帶回符咒交王士青散給徒衆焚服不得僅照習教爲從例科斷李中連著改爲絞監候案內原擬邊遠充軍之陳金聲李中發高祥陳祥王忠順俱著改發伊犁原擬杖流之高德明陳文清俱著改發烏魯木齊所有承審此案用刑逼供

之錫福等所訊本係有罪之人與故勘平民不同
錫福鳳德著改爲交部議處扎倫泰尙政宜著改
爲察議餘依議

閏二月十一日酉癸

上諭內閣曰御史申啟賢奏請申明地方官巡歷鄉
村之例宣揚教化責成吏治一摺州縣爲親民之
官職司教養循良之吏敦本善俗日以民事爲先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六

務使小民家給人足戶盡可封自不致草竊奸宄
流而爲匪卽如上年逆犯林清以草澤奸民輒敢
首倡逆謀煽惑徒黨推原其故該逆等習見鄉民
趨利如鶩動之以利卽可得其死力而市井惡少
貪淫忘恥該逆等所習邪教又復男女無別誘以
所好一經陷溺雖至喪家亡身冥然不知悔悟其
間大奸巨猾除林清李文成牛亮臣馮克善數犯

實係謀爲不軌罪惡貫盈其餘附和之徒並不知
謀逆爲何事不過意圖搶劫擄掠以遂其欲而已
深維致亂之由實因州縣各官因循怠玩不能教
養之所致也夫長吏爲齊民表率言教不如身教
司民牧者朝廷優之以爵祿乃不爲朝廷盡教養
斯民之責素餐怠事惟思保全祿位此其自私之
心亦與貪利忘義者何異今欲化民俗先飭官常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七

著各省督撫大吏倡率各州縣官受任一方卽以
一方之民事爲己責勸農桑興學校民之所利亟
爲興之民之所苦亟爲除之無論通都僻壤公務
之暇輕騎減從親赴閭閻體察民情旌別淑慝綏
集善良而發奸摘伏亦隱寓其中一邑舉其職則
一邑安一郡舉其職則一郡安由郡而省吏治修
明民氣和樂而天下安矣朕諄諄訓誨爾長吏其

共勉之

閏二月十二日戊甲

上諭內閣曰兵部議將在豫省打仗陣亡傷亡病故受傷各官兵等照例分別卹賞俱著照所議行本內列有鄉勇一欸此次剿捕逆匪節經降旨不准僱用鄉勇該大臣率行咨請卹賞該部卽應議駁乃率將陣亡鄉勇照步兵例議卹受傷鄉勇照官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八

兵三等傷減半議賞殊屬非是所議不准行惟是該省業經募用在前同一陣亡受傷所有卹賞銀兩著該省自行照數捐廉給發不准列入報銷用昭體制

閏二月十四日丙子長齡楊遇春朱勳奏言竊查

南山甫就肅清一切撫綏彈壓均關緊要現值青黃不接之時距麥收尙遠更宜妥爲辦理俾

地方益臻寧謐臣等謹將善後事宜悉心籌議

分別條欸開列恭候

聖裁一酌留彈壓官兵查山中無業游民向多搶奪及聚賭鬪毆之案此時賊氛甫靖若不設兵稽查恐致游匪滋事臣等分札各鎮將於稽查各路零匪之時如拏獲土棍及設廠聚賭之人卽照川省匪徒之例從嚴懲辦一面張貼告示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九

撫居民臣長齡楊遇春現派總兵吳廷剛帶兵一千名赴華陽二郎壩黃柏園佛爺坪都都河一帶總兵楊芳帶兵一千名赴盤屋各峪厚畛子板房子三才峽方柴關斜峪關一帶副將何占鰲齊慎等帶兵一千二百名赴黑河鐵鎗川留壩鳳縣棧道東西一帶叅將張起鰲帶兵一千名赴寧陝四畝地小王澗東江口一帶均各

嚴密稽查俟四月麥收後再為陸續撤回原伍
 此項彈壓官兵四千二百名應請每月給予鹽
 菜銀兩不支夫價等項仍照防兵例給予口糧
 至興安一帶民情尚為安帖即令總兵祝廷彪
 將本隊官兵帶回興安歸伍其甘省督標河州
 寧夏各兵共五千名已令總兵馬元游棟雲帶
 領陸續凱撤回營一撫卹被賊地方查賊匪經
 過之處或房舍被焚或口糧被搶現在多已歸
 業臣等已飭地方官趕緊查勘戶口並給發房
 舍修費等項惟此次被賊處所經臣朱勳奏蒙
 賞給撫卹此內因包穀青空已有撫卹之處未經另
 請本年值有閏月青黃不接為日較長請將原
 賑兩月口糧復被賊蹂躪之整屋沔縣畧陽鳳
 縣寶雞五縣加賑一月其被賊蹂躪已蒙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十

恩旨撫卹茲復續行查出情形較重之洋縣城固隴
 州三州縣亦再加賑一月仍派臬司繼昌親往
 抽查一給予木廂備工執照查此番起事匪徒
 皆由廂商不分良莠來即收留以致匪徒聚集
 一經停工遂致滋生事端應令州縣查明境內
 共有木廂紙廠幾處發給廂商執照凡有僱覓
 工匠將姓名鄉貫造冊交給鄉約甲長以便稽
 查其外來傭工先投鄉保客頭詢明姓名鄉貫
 另立一冊隨時刪除添改按月報明地方官查
 察一修葺寨堡編記軍器查山居百姓全賴寨
 堡以備不虞而保守寨堡勢不能不用器械臣
 等現今居民將坍塌寨堡隨時修理所有礮位
 全行追令入官其鳥鎗刀矛均設立號簿分別
 寨堡之大小酌定軍器之數目鑄註字樣庶不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十一

致漫無稽核一嚴懲游匪查山內地方大半川

楚無藉之民不務生理好勇鬪狠每三五成羣

執持器械搶掠傷人實為釀禍之端應請嗣後

拏獲此等匪徒即照川匪例於搶奪本例上加

等治罪臣等先將改照川匪新例刊刻告示明

白曉諭俟地方寧謐仍照本例辦理以上各條

臣等公同酌商意見相同謹臚列具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奏伏候

訓示施行

長齡楊遇奏朱勳又奏言臣等前於剿滅龔貴

向小一張占鰲等股匪奏奉

恩旨令將將領弁兵查明據實保奏茲將各路官兵

節次出力人員遵

旨保奏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恩施均奏入

上諭內閣曰長齡等奏籌辦善後事宜一摺陝省南

山匪徒現當剿除淨盡之後所有撫綏彈壓事宜

自當加意整飭俾地方益臻寧謐其所請酌留官

兵一款該處地方遼濶山深林密此時甫就肅清

留兵彈壓自不可少著照所請分派鎮將帶兵在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四路稽查彈壓俟麥收後撤歸原伍所派地方如

有逸匪潛匿即令就近搜拏山中無業游民如有

賭博鬪毆等案各照例責懲倘有聚眾搶掠及拒

捕者從嚴辦理其兵丁內如有藉端生事擾害良

民者亦從嚴究辦至山內五方雜處不但本處匪

徒慮有藏匿未淨即京城未獲逆犯難保其不逃

往陝省竄伏山內該督等並諄囑各將備一體躡

緝其山中搜緝餘匪亦著隨時具奏此項彈壓官兵四千二百名並著照所請每月給予鹽菜銀兩不支夫價等項仍照防兵例給予口糧以示體卹又所奏被賊地方普加撫卹一欵該處積歉之區復被賊焚搶災黎生計維艱業經降旨撫卹現屆青黃不接著加恩將整屋沔縣畧陽鳳縣寶雞五縣及蹂躪較重之洋縣城固隴州三州縣俱再加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十四

賑一月其應給房舍修費亦著照例核實題報又所奏木商備工給予執照一欵此次山內滋事匪徒大抵皆木廂備工之人該商等平時招募工作不分良莠以致藏垢納汙此後稽察約束自當嚴定章程著照所請令州縣查明境內木廂紙廠處所發給該商執照將所僱工匠姓名鄉貫造冊交鄉約甲長查察其外來備工亦令先投鄉保等問

明姓名鄉貫另冊呈報按照保甲之法認真編查以時增刪日久毋懈又所奏修葺寨堡編記軍器一欵山居百姓多憑寨堡守衛自應令其修葺完固至存貯軍器用備不虞除礮位全行追繳入官外其刀矛鳥鎗分別寨堡大小酌量存貯並鐫註字樣設立號簿登記明晰以便稽核俱照所奏辦理惟是寨民存貯器械原以自衛若不能演習猝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十五

遇匪徒盡爲所掠轉以藉資寇兵應於各寨堡中令甲長約長隨時查驗督令演習以資備禦其技藝嫻熟者兼可充入伍之選又所奏將游匪從嚴懲辦一欵游民不務生理好勇鬪狠奸宄萌生實由於此必當從嚴懲辦著照該督等所請嗣後南山內如有三五成羣執持器械搶掠傷人者比照川省匪徒例於搶奪本例上加等治罪該督卽將

新例刊刻出示俾知做畏俟地方寧謐後再奏明
照本例辦理務使匪徒革面革心化莠為良各安
生業

上又諭內閣曰長齡等奏遵旨查明剿滅龔貴向小
一張占鰲首夥全竣將各路出力官兵開單保奏
等語加恩著照所請甘肅寧夏鎮遊擊萬彪賞給
銳勇巴圖魯名號陝西涇州營都司候補遊擊胡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十六

超賞給勁勇巴圖魯名號嘉峪關遊擊李建勳漢
中鎮遊擊李章涼州城守營都司沙武德漢中鎮
千總王洪謨俱賞換花翎西安協領成瑞佐領舒
通阿漢中鎮遊擊何文翰寧夏鎮守備盧亨俱賞
戴花翎西安防禦兆俊寧陝營叅將張啟鰲巴里
坤鎮遊擊楊印花寧羌營遊擊林向榮高家堡都
司蘇超永固協都司姜得仁金鎖關都司蔡文瑾

華陽營都司錢兆鰲靈州營守備傅嘉涼州鎮守
備王章八營守備朱效先利橋營守備張文魁延
綏鎮守備馬明提標千總劉福西鄉營千總陳奎
撫標千總曹天佑漢中鎮千總甯顯文馬良陽平
關千總劉秉鈞秦安汛千總曹伏友西寧鎮千總
許福任貴邦俱賞陞一等先換頂戴循化營守備
高勇臣玉泉營守備馬連陞督標把總常泰提標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十七

把總高玉連撫標把總余振鰲西鳳營把總左國
先漢中鎮把總馬祿靖遠協把總張成龍西安鎮
把總張天福循化營把總張先西鄉營把總蘇大
文河州鎮把總陳緒順西安滿營前鋒格綳額効
力武舉傅世祥劉榮督標効力武舉朱煥張耀德
提標外委趙永恒漢鳳營外委賀庠榜關山營外
委李文永安營外委羅啟金西寧鎮外委王瑛督

標外委劉旺堯宋英傑臨洮營外委王祿西寧鎮
額外外委郭逢泰神道嶺營額外外委任有爲西
安鎮額外外委陳治畧陽營額外外委魏漢傑馬
兵米兆祿馬永祿牟得魁薛貴周文炳胡忠祿丁
登元田春元劉鈺廖棒李承弼許建功徐貴曹喜
朱衣宣荀世漢梅貴舍煥楊福壽張登何金玉袁
樸蔡芝謝天貴賈貴潘通劉允中雷軫劉榮楊振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六

聲唐登第王鳳麟王定國李常翠唐世懷楊添朝
馬訓李海龍周貴周邦順李天貴聶貴陳得俸劉
宗正崔貴張德勝張相輔朱池蓮馬伏學俱賞戴
藍翎陝西五品軍功呂升元著以把總補用推補
貴州普安協都司馬國鑑留於陝省補用候補都
司何毓龍留於陝省以都司儘先補用甘肅降調
候補參將遊擊顧應全准其開復遊擊仍帶參將

陞銜陝西降調都司党聯陞准其開復陝西秦安
汛斥革千總秦玉輝甘肅寧夏鎮右營斥革千總
袁學禮准其開復原官其各路辦理糧餉帶領壯
勇堵剿及承辦文移出力各文員加恩亦均照所
請陝西陝安道余正煥甘肅鞏秦階道德奎均賞
戴花翎陝西糧道周光裕鹽道胡枝蕙甘肅西寧
道龍萬育俱交部議敘西安府知府方載豫漢中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九

府知府嚴如煜候補知府費濟均賞加道銜陝西
隴州知州何煥知州銜安康縣知縣呂朝選候補
知縣伍敏甘肅署秦州知州李堯詢均賞戴藍翎
知州趙宜暄著留於甘肅補用咸寧縣知縣林延
昌長安縣知縣張聰賢均以同知直隸州陞用先
換頂戴沔縣知縣周廣城固縣知縣程雲卓異布
政司理問借補縣丞呂璠均以知州陞用先換頂

戴南鄭縣知縣楊大坦免其實授遇有繁缺儘先
 調補陝西署畧陽縣知縣李廷佶候補知縣周廷
 瑞甘肅署兩當縣知縣周邦倚候補知縣周士鎬
 均遇缺儘先補用蓋屋縣縣丞王國楨洋縣縣丞
 謝大名均以知縣陞用漢中府經歷楊名颺照磨
 陳明申以應陞之缺儘先陞用候補縣丞方傳恩
 補缺後以知縣陞用候補縣丞羅廷表俟服闋後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十一

儘先補用候補縣丞張鶴以縣丞儘先補用甘肅
 秦州州判范伯棠遇有應陞缺出陞用陝西候補
 州判范崇凱布政司理問胡大士甘肅候補縣丞
 田種玉陝西候補主簿李鳴盛試用未入流伍才
 華陸鳳詒王垓均以本班儘先補用試用從九品
 王世榮補缺後以府經歷縣丞儘先陞用寧陝廳
 巡檢劉詢懷遠縣典史郎發英均以應陞之缺陞

用候選從九品石應祿留於甘省以主簿補用候
 選縣丞金駿候選從九品達貫權朱繼盛候選未
 入流楊嗣震高輔清捐職從九品汪培未入流職
 銜強配德著歸部儘先選用候選未入流史士魁
 歸部以從九品儘先選用新疆已滿吏從九品張
 普霖留於陝省以從九品儘先補用候選兵馬司
 指揮朱榮試用教諭趙德彰六品軍功候選從九
 品黃鼎均歸部儘先選用其病痊起復之原任褒
 城縣黃官嶺巡檢許承緗著免其坐補原缺五品
 軍功新選廣西馬平縣典史鄧文林以應陞之缺
 卽行陞用未滿吏范效衆賞給從九品職銜
 長齡楊遇春朱勳又奏言查本年正月二十二
 日逆犯吳孤孤股匪竄至漢中府屬沔縣圍攻
 晏家堡生員晏文質等率同居民併力拒守因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十二

該匪人眾攻破堡牆生員晏文質晏騰霄曹應

新武生晏經邦黃永寧等罵賊不屈同時被戕

又民婦晏閻氏聞賊攻堡投井捐軀處女李氏

被擄不甘罵賊遇害謹據實查明具奏請

旨交部照例議卹素入得

旨照例賜卹

同日同興奏言竊照上年辦理逆匪一案在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尤為出力各文員業經蒙

恩優獎尙有較次出力各員臣謹據實查明繕列清

單恭呈

御覽再查濟寧州知州王旭昇於協濟軍需辦理賑

務及巡防事宜始終出力河標左營叅將齊國

珍調赴金鄉防守剿捕奮勇仰懇

賞給知府副將陞銜河標右營守備孫魁一千總李

金城打仗亦為出力懇

恩并

賞陞銜頂戴以示鼓勵

同興又奏言上年九月定曹逆匪滋事附近州

縣城鄉曉義紳民共相激勸或捐資團練自衛

村廬或集勇登城協同守禦更有出力打仗奮

不顧身者所有出資出力之居民商賈人等臣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自行查明量加獎勸謹將倡首紳士據實保奏

並繕列清單恭呈

御覽再查金鄉縣生員李九標因該縣葦子坑地方

有行蹤詭秘之徒向該縣教諭具稟適臣飭委

標弁左壽寧密往訪查李九標亦將匪徒聚眾

情形告知該弁因卽蹤跡獲案賊夥李卓立銜

恨焚燒該生村莊并殘燬室內所停棺木器具

受禍甚慘迨李卓立等被剿逃散該生復隨同
委員設法擒捕臣於保奏紳士清單內將該生
懇

恩賞加七品職銜均奏入

上諭內閣曰同興奏查明辦理逆匪案內出力較次
各文員懇請加恩一摺上年山東曹定一帶剿辦
逆匪其在事尤為出力各員業經優加獎勵茲該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撫復將較次出力各員開單具奏著照所請加恩

候補知州周雲鳳聊城縣知縣冉永淦莘縣知縣

胡朝倫原任知州李培賢原任知縣張荃黃對揚

布政司經歷周煒州同郭萬青按察司司獄程壽

祺府司獄韓瀾傅式如雷永春教諭王元培朱凝

燧田光葵韓佩珩訓導呂崇修縣丞李珏車鴻瑞

王龍光陳士連孫廷桂高廷樞沈鴻勳主簿邵錦

章吏目紀瑚典史馮孝溥孟汝舟徐杓濮振飛魯

鏞河工候補縣丞姜樹初俱交部議敘候補通判

王樹人候補運判孫光城裴摺候補知縣唐慧吟

候補布政司經歷黃式敘河工候補州同程紹謙

候補府經歷舒奉周車煥候補縣丞金名鑾張迪

曾李正晉魏明德靖厚鍼陳挺趙煥章河工候補

縣丞阮吉光候補吏目王錫秦候補從九品吳允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灼王文煥梁玉振徐馨桂蔡釗程澤候補未入流

李啟文程庸昌杜晉陶江陳肇奎沈思恩吳發科

陳繼志湯錫敷俱遇有各本職缺出儘先補用

上又諭內閣曰同興奏濟寧州知州王旭昇協濟軍

需賑務始終出力河標左營叅將齊國珍前在金

鄉地方剿賊奮勇懇請加恩等語王旭昇著施恩

賞加知府銜齊國珍著施恩賞加副將銜其隨同

齊國珍等打仗出力之河標守備孫魁一千總李
金城俱著加恩賞給陞銜頂戴以示獎勵

上又諭內閣曰同興奏查明山東各州縣團練防護
倡首之紳士據實保奏一摺上年九月定曹逆匪
滋事附近州縣各紳士志切同仇捐資團練協同
守禦降旨令該撫查明據實保奏茲據同興開單
奏請施恩此內金鄉縣生員李九標首先呈報逆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謀匪徒因此破案伊家被賊戕害停柩亦遭焚燬
該生仍幫同擒獲逆匪尤堪嘉憫該撫將該生與
單開各生員一例請賞給七品職銜不足示獎李
九標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其餘均照
所請施恩候選通判孫宗渭候選知州蘇國翰候
選知縣孫宗溥候選州同張起峯候選縣丞宋肇
岐候選訓導周雲峯揀選知縣舉人尋騰鳳分發

廣西從九品李貞泰六品銜孝廉方正王任遠優

貢教習李庭業俱照本職儘先選補舉人尋方翰
王乃來劉掌衡謝邵拔貢杜方城蕭季卜恩貢尙
興渭俱賞給六品職銜武舉朱咸寧左泰俱賞給
守備頂戴貢生尋方深捐職從九品陳有常田宗
雲田宗喜田璧並在觀城防守之四川捐職從九
品王孝友俱賞給八品職銜生員蕭應卜吳榮士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蕭騏李崑李崑源蕭協卜成密盤趙完璧朱肇東
楊潔高天瑾周秉鈞李冰陽武之望朱王焜孫河
周維燭並直隸生員李鵬雲張敏樹張允忠王兆
蘭俱賞給七品職銜武生徐登鰲張鶚武琳張國
鑑張俊王鶴鳴張心德岳廷桂仝麟閣邵元麟李
忠王皓李三綱張應雷謝金城張華封馬應捷魏
應魁何視錦朱錦王騰霄宋廣榮王思章張有成

魏殿安趙錦芳李長清康蔚斌俱賞給把總職銜

監生周宜高李士凱李先之王觀德李孟魁朱思

誠李文炳李漢並直隸監生李冠榮張惟靖山西

監生朱進爵俱賞給八品職銜

閏二月二十一日癸未長齡朱勳奏言竊臣等前

奉

諭旨南山毗連各州縣均關係要著長齡朱勳於剿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天

賊事竣後察看各州縣內如有闕冗廢弛者即嚴

行甄別另揀賢能之員調補等因臣等遵即悉心

甄別將應行勒休及更調各員公同酌擬具

奏伏候

訓示

同日長齡奏言查南山一帶甫經肅清正資營

員彈壓必須揀補得人庶於地方營伍均有裨

益所有現出陝西延綏鎮神木協副將等缺臣

謹就各該營情形將應行陞調各員與提臣楊

遇春詳加察核酌擬具

奏候

旨遵行

同日長齡楊遇春朱勳奏言竊照南山本廂紙

廠等處傭工客民經臣等議立章程茲復查出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天

棧西老林與甘省交界處所有鐵廠數處向係

外來客民攜帶工本在該處開採鐵礦製成鐵

鍋鐵盆等項各處販賣臣等查私開鐵廠原干

例禁惟鐵鍋等項係民間必須之物若驟請封

禁概令山內百姓出山市買誠覺不便於民但

任聽客商開採設有匪徒偷買私造器械所關

匪細似宜官為經理以便稽查現已分飭確勘

再將開厥章程悉心籌議具

奏至各路營汛有應斟酌改移之處必須臣等親

身周歷詳細履勘臣長齡現由華陽四畝地柴

家關一帶巡查臣楊遇春由黑河鐵爐川留壩

鳳縣一帶巡查臣朱勳赴興安抽查撫卹統俟

出峪後再行會議奏

聞均奏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上諭內閣曰長齡等奏甄別南山知縣酌量調補一

摺著照所請淳化縣知縣朱紹穎准其調補蓋屋

縣知縣所遺員缺卽以尹振麟調補長武縣知縣

陳元煦准其調補郿縣知縣所遺員缺卽以何紹

衣調補延長縣知縣戴昶准其調補洋縣知縣所

遺員缺卽以王元亮調補延川縣知縣周元位准

其調補洵陽縣知縣所遺員缺卽以談宗岳調補

其畧陽縣知縣周書告病遺缺著諸能定陞補襄

城縣知縣傳承細年老才庸著勒令休致所遺員

缺著李廷倍補授

上又諭內閣曰長齡奏請補副將遊擊各員缺一摺

著照所請延綏鎮神木協副將員缺以齊慎陞補

其所遺陝安鎮左營遊擊員缺以趙啟貴陞補紫

陽營都司員缺以詹玉彬陞補其所遺漢中鎮標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左營守備員缺以王洪模陞補漢中鎮城守營都

司張廷松年老患病著勒令休致所遺員缺著黃

起義調補孤山堡都司員缺著劉藻陞補其所遺

漢中鎮標中營守備員缺著馬良陞補陳貴著調

補蓋屋營守備其所遺磚井堡守備員缺卽以毛

殿楹調補西鳳營守備王運注兩耳重聽漢鳳營

守備王世勇左脚殘廢俱著勒令休致所遺西鳳

營守備一缺准其以千總饒成富陞補漢鳳營守備一缺准其以千總王萬得陞補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長齡楊遇春朱勳日長齡等奏查明南山鐵廠請官為經理一摺棧西山內鐵礦開採已久所造鐵鍋等物亦係民間日用必需此時若遽加封禁小民仍必私往偷採偷造轉恐別滋事端自不若官為經理設立章程以時稽考各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商民皆可藉資鈐束該督等現已派員前往確勘著於勘定後即將開廠章程妥議具奏候旨遵辦

閏二月二十二日卯那彥成奏言竊臣前奉

諭旨開州等處匪徒甫靖有須移置弁兵之處著即

由該省各營酌量抽撥等因臣遵查開州營原設

額兵一百三十名守備一員把總一員額外外

委一員其杜勝營所屬之東明長垣二汛原設

額兵二百九十九名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

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一員分管營汛

於差操防守事宜實難周密又大名協左右二

營原設額兵八百五十七名除分撥各汛外存

城兵僅止三百五十名操防亦屬未敷臣悉心

裁酌開州營應請添設兵三百七十名合之原

額一百三十名共足五百名之數添設千總一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二員將

原設守備一員改設都司一員管領其杜勝營

東明長垣二汛應請添設兵二百一名合之原

額二百九十九名共足五百名之數添設把總

一員經制外委三員額外外委二員又大名協

左右二營應請添設兵四百二十九名合之存

城原額三百五十名共兵七百七十九名統交

城守管員管領無庸另請添設以上添兵共一千名擬於天津宣化二鎮所轄營分內各抽撥五百名所有千把外委等弁應再酌量派調其開州營改設都司一員亦於天津鎮標內酌調卽以所裁開州營守備抵補似於防守要地足昭嚴密一切軍裝糧餉亦毋庸另議增添奏入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旨兵部議奏旋經兵部核議以天津係濱海要區宣化係邊關重地舊設額兵較寬大名一帶雖接壤豫東究係腹地今該督轉請抽撥邊隘之兵移至腹地未便率行議准請
勅下該督詳酌情形如大名等處果係汎廣兵單必須添設兵弁或另於該省各營通盤籌畫均勻酌撥奏明辦理

上從之

同日百齡朱理奏言江省上年徵調官兵防守徐屬邊界兼顧東豫二省並分段保衛清河先後調撥馬步官兵僱募壯勇需用浩繁除碾動淮南捐穀一萬石按照本折塔放抵銀一萬五千兩無庸給價並自二月起續留防兵兩月所需經費前已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奏明捐給及百齡捐募壯勇三百名所需口糧軍械並購備協濟馬匹均係自行給發外計自派兵之日起截至正月底撤防之日止通共支用銀三十二萬八百餘兩內如官兵行裝口糧鹽菜柴薪馬乾盤費軍火軍裝車船夫馱等項例准報銷者共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除借支行裝廉俸銀一萬五千餘兩例應如數扣歸

庫款實計用銀十二萬三千四百餘兩前經動撥藩庫銀十四萬六千餘兩計尙餘銀七千餘兩卽歸還司庫原款此外如官兵口糧

奏明每名日給折色銀一錢二分嗣經部議祇准

一錢馬乾按例每匹折銀五分實在不敷餵養

及各項例價不敷均不能不額外貼給又城鄉

招募壯勇數與官兵相埒價較例餉加增又如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美

修挖城濠購線犒賞並隨營員弁薪水飯食燭

炭等項皆例所不載而事所必需計共用銀十

八萬一千六百餘兩臣等公同酌議所有例在

准報銷銀十二萬三千四百餘兩請以清臣院

元捐銀一萬兩江西撫臣先福等捐銀二萬二

千兩淮南鮑崇城捐銀十萬兩儘數撥抵計有

餘銀八千五百餘兩其例不准銷之十八萬一

千六百餘兩除以前項餘銀八千五百餘兩及臣等

奏明捐佐例銷不敷之項

俯准交納銀五萬一千兩抵補外尙不敷銀十二萬

二千餘兩請於臣等及所屬各員按一成半養

廉攤捐自十九年夏季爲始分限五年歸款其

丞倅佐雜等官或身列閒曹或職居微末俱不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毛

在此例臣等仍督飭局員按款造冊分別報銷

存案再徐州鎮總兵沈洪泰將馬濟勝分帶官

兵壯勇在於東豫二省協剿又總兵尙維侗遊

擊楊昇分駐豫東地界協防所有應付糧餉先

經臣百齡

奏明兵駐何省卽由何省支發嗣因東豫兩省供

億之項綏不濟急仍多由江省支給現已分別

核明解還統由江省支銷理合陳明奏入報

聞

同日百齡奏言竊照晉省盤獲盱眙縣民孫欄

柱供出周泳太等習教謀逆一案先經臣就獲

犯審明分別定擬具

奏茲據山西委員將孫欄柱解到並呈繳大順通

寶錢一枚臣親提質訊緣孫欄柱籍隸盱眙縣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三

有妻傅氏不能養活縱容賣姦度日迨後傅氏

與周泳太姦好不容孫欄柱同住孫欄柱外出

賣字營生十八年十月行至山西代州西關經

兵役盤獲送州審訊孫欄柱觸起周泳太姦佔

伊妻隱恨卽捏稱周泳太係天理教匪給與大

順錢文爲記令赴山西探聽動靜欲圖起事等

語其實周泳太等並未習教謀逆其大順錢文

係在賣字錢文內剔出前供在洪澤湖邊塔下

掘得八十餘文委屬謊詞所有孫欄柱罪名前

經遵

旨擬以斬決今已解到質明卽律以誣告叛逆之條

從重立決誠屬罪所應得第細核案情究由周

泳太姦佔伊妻不容進門以致飄流在外被獲

到官追詰觸恨妄供尙非蓄意誣陷核與秦定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五

字之僅因賭輸負欠竟假造通賊逆書赴官稟

首者其情似稍有區別可否將孫欄柱一犯暫

緩正法仍照誣告叛逆本例改爲擬斬入於秋

審辦理恭候

欽定所有周泳太等各罪名悉照原奏完結奏入得

旨孫欄柱本係縱姦無耻之徒復挾嫌誣指周泳太

等謀逆重情核其情罪無可姑息孫欄柱著改爲

絞立決餘俱照原奏完結

同日高杞奏言前奉

諭旨首逆林清繼妻林趙氏妾林陳氏行抵何處即

於何處絞決等因查該犯婦林趙氏已於正月初

九日解到蘭州遵即將該犯婦林趙氏處絞訖

奏入報

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八

四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三十九



閏二月二十五日方受疇奏言竊照滑縣地

方於軍務竣後經那彥成酌留河北鎮總兵閻

俊烈帶領本標官兵一千一百名駐彼彈壓密

查餘匪數月以來將善後撫卹事宜次第舉行

從前避難外出民人陸續回籍均已各安生業

其餘直隸山東交界之處間有土蕩搶竊經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一

飭屬拏獲數起從嚴究辦地方日就寧謐毋需

多兵駐守現於閻俊烈所帶留防兵內先行撤

回五百名歸伍其餘六百名仍令該鎮帶領駐

紮滑縣俟三四月間再行全數撤回仍於該縣

境內酌量移駐營員添撥官兵防守奏入報

聞

同日高杞奏言查前獲匪僧吉仰花據供得受

偽號天平大王木職並受偽封護步大禪師勾
結謀逆實屬罪大惡極茲據報該犯在監患病
甚重臣飭驗屬實未便稍稍顯戮隨將該犯綁
赴市曹凌遲處死並梟首傳示隴西一帶以儆
兇邪其供出劉天貴等犯仍咨會長齡朱勳上
緊嚴拏務獲奏入報

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二

閏二月二十七日己朱勳奏言查南山地方多
係川楚民人隻身前來傭工度日游棍匪徒亦
卽混跡其中此次軍興其持械抗拒官兵者率
係川楚匪徒臨敵殲除實已淨盡其訊係被裹
者卽給予盤費隨時釋放南山肅清之後臣與
督臣會商一面派兵搜捕一面示諭各木廂紙
廠照常開工俾貧民得資餬口仍飭將工人造

冊呈送並派員分投查造烟戶冊籍以靖地方
臣現與督臣分路入山稽查撫卹察看山內情
形甚爲寧謐有田無力之戶除給予賑卹外仍
出借糧種以資耕作本月初間陸續得有雨澤
已可播種雜糧隻身傭工者均已各就生業其
無業主收留者均陸續帶領出山給予賑卹隨
後資送回籍至興安糧價較南山更貴臣已於
漢中南鄭西鄉撥倉米五千石運往平糶以平
市價其平原州縣歉收處所收令紳士等捐貲
賑濟或設粥廠或散錢米俱已陸續舉行小民
口食有資斷不致流離失所奏入報

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閏二月二十九日辛銜齡奏言竊照都司夏瑚
前於柳樹口防卡盤獲彭好蓮一犯臣當卽提

省研鞫緣彭好蓮籍隸陝西澄城縣嘉慶十八年十月間赴西安省城覓工途遇同縣石強與蒲城孫前兒一同僱給官兵拉馬至豫商往軍營生理走至清化鎮地方彭好蓮因盤費用盡探知軍營食物昂貴買賣難做聲言不如投入賊營隨同搶掠可圖吃用孫前兒等以破案後性命難保不允彭好蓮亦畏罪未敢前往卽與孫前兒等仍回陝西至柳樹口被官兵盤獲委員訊據孫前兒等供出彭好蓮邀入賊營之語向其追究彭好蓮畏刑混供鄜州王家角地方王風聚集二百多人給伊盤纏送信至滑縣與牛亮臣糾約造反等語臣飛卽咨查陝西准撫臣朱勳覆稱王家角並無王風其人該處亦無聚眾滋事風聲復提該犯詰訊始將畏刑妄供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四

緣由據實供明請將彭好蓮一犯問擬杖流孫前兒石強俱行省釋奏入得旨刑部議奏旋經刑部議覆將彭好蓮改發新疆給官兵爲奴餘照該撫所奏完結上從之

三月初一日壬辰同興奏言竊查汶上縣人劉大秋在順天府面稟有曹州剿散餘匪趙東禮孟旨交臣查辦臣當派運司劉清將趙東禮孟洋拏獲洋約期滋事一案奉旨交臣查辦臣當派運司劉清將趙東禮孟洋拏獲查無爲匪不法情事旋准兵部將劉大秋遞解到東臣提犯研鞫緣劉大秋與鄆城縣民趙東禮孟洋均有夙嫌意圖報復洩忿遂誣捏曹州餘匪商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起事趙東禮孟洋俱係縣內頭目赴順天府衙門喊稟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五

奉

諭旨飭令將趙東禮孟泮等獲嗣趙東禮在曹州病

故卽提孟泮至省備質旋亦病斃茲據該犯劉

大秋供認前情不諱劉大秋誣告謀叛重情拖

斃二命應照例擬斬監候請

旨卽行正法以昭炯戒得

旨劉大秋著卽行正法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六

三月初四日方受疇奏言竊照滑濬二縣地

廣民稠與直隸開州東明長垣等處接壤上年

逆匪滋事甫經平定此後緝巡防甚關緊要

前那彥成籌議善後事宜案內請添設官兵駐

守經大學士等議令酌看情形如必須添駐弁

兵卽於本省營分內酌量抽撥移駐奉

旨飭遵在案臣查滑濬二縣各設專汛把總一員兵

丁三十餘人不足以資彈壓應請於滑濬二縣

添設都司一員管轄千總一員把總除舊有二

員外再增設一員共把總三員併酌添經制額

外外委各二員於舊設兵丁之外增設馬守兵

三百名以都司駐劄滑城定爲在外題補要缺

歸河北鎮總兵統轄以千總分防濬縣把總三

員一駐滑縣一駐道口一駐老安鎮外委兵丁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七

酌量分派協防惟河南通省僅有都司七員均

居要地不便裁改所有駐防滑縣都司一員應

請於額外添設其增添千總把總外委兵丁仍

於事務稍簡營分酌量抽撥奏入

上諭內閣曰方受疇奏滑濬二縣地方請添設都司

移撥弁兵駐守一招滑濬二縣界連直隸應添駐

營員以資緝捕著照所請准其添設都司一員駐

防滑縣毋庸於本省查缺裁移其千總把總外委兵丁各員名著即於該省事簡管分抽撥移駐

同日富俊奏言臣查黑龍江凱旋官兵帶來幼

孩共四百八十八名幼女十七口男子八名臣

傳集訊問內有田金山一名係逆匪田小七之

子賊目田米鳳親姪並稱田米鳳有二子長名

元妞兒十九歲次名拉妞兒十二歲現在不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八

下落查田金山係逆犯子姪應行緣坐其田米

鳳二子飛谷松寧文孚一體查訊辦理又訊據

幼孩王玉等九名供係直隸開州等處鄉村良

民子弟因在村外行走遇官兵過境攜帶前來

自應推廣

皇仁不使失所臣即將王玉等九名派員解送直隸

河南飭交該縣親屬認領攜帶王玉等之兵丁

按名重責示做其餘各幼孩均無家可歸應仍交帶來之官兵承領妥為收養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據文孚奏吉林黑龍江凱旋官兵攜

帶幼孩出關請旨查辦當降旨交該將軍等查訊

核辦茲據富俊奏稱將各官兵攜帶幼孩提集訊

問共幼孩四百八十八名幼女十七口男子八名

內有田金山一犯係逆犯田小七之子田米鳳親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九

姪並據訊明田米鳳有二子長名元妞兒年十九

歲次名拉妞兒年十二歲均不知下落現將田金

山一犯照例緣坐其幼孩王玉等九名均係良民

子弟因在村外行走遇官兵過境攜回查俱有家

可歸派員解送直隸河南交該親屬認領將攜帶

王玉等之兵丁等按名重責其無家可歸者仍交

該官兵妥為收養等語所辦實屬認真王師除暴

安良軍行首嚴紀律此次凱旋官兵黑龍江一處私攜男女幼孩已有五百餘名之多想他處似此者亦必不少除田金山一犯交刑部核擬餘俱照該將軍所奏辦理外著通諭此次調派征兵各省之將軍督撫副都統提鎮等各向凱旋官兵逐細詳查如攜帶幼孩內訊有逆犯家屬仍照例緣坐並將富俊訊出之逆犯田米鳳二子一併確查其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十

實係良民有家可歸者卽解交各原籍親屬認領無家可歸者暫令收養如該親屬探知赴領卽行給還倘借詞勒指准該親屬到官呈首將該官兵訊明治罪該將軍督撫等各於查明後先行據實覆奏其健銳火器二營前此查訊草率著該營將各官兵攜同幼孩再行傳齊交軍機大臣覆加訊問此內有無逆犯田米鳳二子一併查明具奏並

著兵部將出征官兵攜帶良民子女及逆犯家屬應如何分別治罪之處嚴定專條奏明通行頒示永遠遵行

三月初五日丙申馬慧裕張映漢奏言查陝省已將各股賊匪剿捕完竣臣等審度邊境情形已無須重兵防範惟陝楚接壤一帶山徑叢雜最易藏奸誠如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十一

聖諭或有一二零匪假裝乞丐行旅濶入楚境冀圖潛匿不可不慮提臣吉林泰現會同鎮臣富斌將調派防邊兵丁撤歸原伍仍酌留將弁數員協同各該地方文武分赴沿邊要隘暨深林密箐之中逐細搜查如有拏獲零匪卽就近解交陝省歸案審辦此次楚省調派防邊兵丁一千五百名俱由鄖陽鎮標竹山協營就近抽撥上

年鄖陽一帶收成歉薄食物昂貴兵丁等裹糧非易臣馬慧裕當經奏明暫挪藩庫銀一萬兩解交鄖陽府樽節供支茲既防邊裁撤統計用銀一萬三千兩有奇為數無多仰懇

恩准臣馬慧裕臣張映漢暨藩司巴哈布調任臬司

陳若霖分捐歸欵再陝省匪徒滋事時不但鄖

西二竹一帶需兵防堵卽施南宜昌二府屬地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方均與川陝接壤深山老林處處可通亦關緊

要臣等疊經嚴飭該管地方文武督率兵役密

為防堵並撥銀六千兩分解施南宜昌二府存

貯備用飭知該府等如有應需經費就近撥用

若干統歸入臣等分捐數內歸補倘實無須用

之處再提省歸欵奏入報

聞

三月初六日酈那彥成奏言查上年滑縣逆匪滋事延及直隸邊境經章煦督率各員設立軍需總局調度一切並飭委員安設臺站派調車馬運送軍裝糧餉承辦文移稿件均能認真出力臣謹遵

旨查明擇其尤為出力者開單保奏仰懇

皇上天恩加以鼓勵至沿途州縣馳遞軍報迅速無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誤容臣查明造冊另行咨部議敘再上年滑縣

逆匪滋擾之時藩司素納先因查災出省接聞

此信卽馳至大名部署防堵迨各路大兵齊集

該司駐劄大名督率委員辦理軍火糧餉均皆

妥速該司係屬大員臣未敢保奏但既有微勞

亦不敢壅於上

聞理合附奏伏候

聖裁奏入

上諭內閣曰那彥成奏遵旨保奏承辦兵差出力各員一摺加恩著照所請清河道魯銓交部議敘候補知府李蕃候補同知管文愷候補縣丞包駿著儘先補用清苑縣知縣金洙著以應陞之缺儘先陞用順德府同知姚嗣懋務關同知田宏猷河工候補同知姚麟紱候補同知陳世相漕運通判沈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四

旺生候補通判顧汝壽河工候補通判孫寧衷候補知縣陳華祝布政司經歷王綬布政司庫大使方九錫候補州判楊思華吳橋縣縣丞胡奉恩候補縣丞唐淳周維嘉余萬清任邱縣主簿竇廷柄磁州吏目宋廣俱候補未入流殷璋杜占春沈元文著交部從優議敘揀發知州劉用和顏樾揀發知縣何棻趙州州判施溥長蘆候補經歷徐本厚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叅縣縣丞張曦午東鹿縣縣丞萬文選候補縣丞胡繁澍俞大勳候補吏目包駢鹽山縣巡檢宋邦暹唐縣巡檢練夔候補從九品李師伊張欽祖邵騏候補未入流黃麟書宓懷祖著交部議敘上又諭內閣曰素納在直隸藩司任內為日本淺失察逆案其咎尚輕上年在大名部署防堵總辦軍需均屬妥協著加恩交部議敘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五

三月初十日辛丑董誥等奏言臣等遵旨將健銳火器二營攜帶幼孩陸續傳到查訊籍隸滑濬二縣者僅止十八名口其餘一百三名口多係順德廣平彰德等府所屬沿途州縣之人據女孩劉喜兒等六名口所供其祖及父母皆因不肯從賊致被戕害情尤可憫謹分繕供單恭呈

六三

御覽此內並無田元姪兒田拉姪兒二人姓名其父母已故之七十五名口請仍發給各該官兵等使令其有父母伯叔兄弟之四十名口並劉喜兒等六名口應請交原籍地方官查明親屬妥為收養奏入

上諭內閣曰國家不得已而用兵所以戡除暴亂安定善良卽行師絕域亦止於斬馘擒渠尙當秋毫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六

無犯以肅軍紀至於內地亂民原係獄吏捕治之事祇緣人數衆多不能不藉兵力以速殲除所謂大刑陳於原野期以當罪而已領兵將弁皆當深知此義約束士卒俾閱良善同登衽席方稱朕用兵衛民之意至克捷歲功之日逆匪家屬例應查明緣坐其被難民人無依子女亦當由地方官撫卹收養若征兵凱撤之時任其紛紛攜帶在賊

匪遺孽旣因此漏網而良民子女竟至遠離鄉土淪於婢僕此與俘獲何異甚非仰體朕惠鮮懷保之意也此次滑城用兵朕屢經申諭領兵各大員嚴飭該兵丁等毋許掠取財物而於攜帶子女一節實爲意計所不及朕先引咎自責那彥成等知愧與否清夜捫心自問可也若再不認真查辦罪逾重矣前據文孚奏到吉林黑龍江官兵有攜帶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七

子女之事當經降旨查辦旋據管理火器健銳營王大臣覆奏並未分晰辦理實屬因循草率無恥無能昨據富俊查明黑龍江官兵攜帶子女分別將逆犯親姪照例緣坐凡良民子女派員解交該親屬認領其無家可歸者暫交該官兵收養所辦甚爲認真因交軍機大臣傳齊火器健銳二營所帶子女覆加訊問其籍隸滑濬二縣者僅十八名

其餘一百三名多係順德廣平彰德等府所屬訊
係該官兵等於凱撤時沿途攜帶領兵各員漫無
約束大屬非是本應將該官兵等治以應得之罪
惟念此次軍務告成極爲迅速其奮勇出力者吉
林黑龍江官兵爲最火器健銳營官兵次之綠營
官兵又次之俱經著有勞績而攜帶子女一節未
經誠諭於先姑著從寬一概免其治罪管理火器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六

健銳營王大臣先經奉旨查辦額預具奏實屬草
率文字首先具奏富俊查辦認真俱著加一級現
在查出各幼孩內劉喜兒等六名口伊父母均係
不肯從賊致遭戕害實爲節義可憫劉喜兒等六
名每名賞銀二兩著該地方官妥爲收養訪明的
實親屬再爲給領其有父母兄弟伯叔之四十名
口每名賞銀一兩亦著各該地方官傳到親屬令

該幼孩認明給領如所指親屬先已身故他往卽

於該處養濟院收養長大聽其謀生俱交步軍統

領衙門順天府派委文武各二員解送各本籍地

方官收領其無依幼孩七十五名口暫交該官兵

等領回收養此與分給爲奴者不同不准作踐胡

爲如子女撫養將來如有親屬來京尋認者卽報

官給領毋許勒指至此次在京各大臣侍衛官員

曾經派往軍營者如有攜帶子女及其家人攜帶

者亦免其治罪俱著自行查明報出交軍機大臣

訊明分別辦理如隱匿不報以違旨治罪並著吉

林將軍等及此次調派征兵之各省將軍督撫副

都統提鎮將該官兵攜帶子女俱詳細查明照此

次章程分別辦理各自具摺覆奏如辦理草率及

因循怠玩者俱以違旨治罪昨降旨令兵部定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七

例條並著將攜帶良民子女及逆犯家屬如何分別治罪及領兵官如何議處一併詳議具奏頒示遵行

三月十一日長齡楊遇春朱勳奏言竊臣等

前經酌留官兵四千二百員名分駐各處稽查

彈壓茲據總兵吳廷剛楊芳副將何占鰲參將

張起鰲并前委各員及地方州縣節次稟稱分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帶兵役人等在於深山密箐鄉場鎮集梭織搜

查先後拏獲零匪自一二名至三四名不等現

在居民復業地方安靜臣等當將所獲各犯訊

係從賊日久曾經殺人者十九名即行正法其

餘雖未殺人但已從賊日久者十三名未便稍

事寬縱即遵前奉

諭旨將該犯等發遣新疆臣長齡等自漢中起程分

路查看情形極為寧帖前請酌留官兵四千二

百員名應即量為裁撤以節糜費臣等詳加籌

酌先將營分稍遠官兵裁撤二千二百餘員名

即令原領將備帶領歸伍其餘就近營分官兵

暫留二千餘員名分撥棧道東西並南山內外

各峪口往來巡查統俟四月麥收後體察情形

再行陸續撤回原營奏入報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聞

同日長齡楊遇春朱勳又奏言竊查南山界連

川楚豫甘四省萬山重疊林深箐密最易藏奸

滋事全在控制得宜始足以防緝奸匪茲查漢

中陝安二鎮各營原設邊防汛界本屬星羅碁

布惟就目下情形尚應畧為變通庶巡查更為

扼要臣等分路親歷各處有原設兵額畧少不

足以資防範者有所藉汎地稍長不足以資控
制者_臣等悉心籌酌因地制宜就現在官兵量
為改移無須額外增添謹將所議各條分列於
左一鐵爐川係黑河老林扼要之地周匝數百
餘里舊設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兵力較單請
將漢鳳營守備一員移駐另於甘省提鎮各營
內撥出千總外委額額外委各一員添駐並於
甘省照馬二步八裁汰兵缺二百五十分歸鐵
爐川汎招募充補合之原有兵五十名共兵三
百名駐劄以資彈壓至漢鳳營守備既移駐鐵
爐川另請於陝省提屬撥千總一員歸漢鳳營
協防一黃牛鋪係漢鳳營所屬地方最為緊要
該處距營縣各百餘里請將舊駐草涼驛千總
一員東河橋外委一員移駐並於陝省各營裁

汰兵缺一百名歸黃牛鋪汎招募充補至漢鳳
營舊派駐劄二里關外委一員撤歸原營協防
一蓋屋營管轄秦嶺迤北各峪山深林密巡緝
難周原設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額外
外委一員兵丁一百二十名不敷派遣請於西
安鎮標撥出千總把總各一員兵丁一百名移
駐一定遠所屬之觀音堂接壤四川最為扼要
相距各營汎較遠請由定遠營撥出把總一員
兵五十名分駐一西鄉所屬之子午鎮界連數
縣原設塘兵五名遞送文報難資巡查請由西
鄉營撥出外委一員兵二十名作為汎防以資
巡緝一漢鳳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舊隸固原
提督管轄相距較遠請歸漢中鎮就近管轄一
蓋屋營原設守備一員駐劄縣城分駐鄠縣外

委一員藍田把總一員舊隸固原提督管轄相距較遠請撥歸西安鎮就近專管一厚畛子汛原有華陽營分出千總一員兵五十名駐劄查該處距華陽營較遠請由蓋屋營撥出千總一員兵五十名駐劄該汛即歸西安鎮管轄撤回厚畛子汛之華陽營千總兵丁請移駐適中之黃柏園地方仍歸華陽營管轄以聯聲勢一七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二	里關營原設守備一員經制額外外委各一員原額馬步守兵二百一十八名內分駐洵陽縣汛把總一員兵丁二十五名又口外換防兵丁十九名存營守備外委並兵丁一百七十四名洵陽縣城與楚境毘連最為緊要城內止有把總一員不足以資彈壓請將七里關營原額馬步守兵內酌留兵丁三十名並留外委一員改
--	-----------------	--

為七里關汛其餘守備弁兵全移洵陽城內駐劄即改為洵陽營一興安城守營分駐白河縣汛把總一員兵三十二名該處距興安稍遠應一併改歸洵陽營管轄一孝義營分駐大山岔汛距本營五十里又板廟子汛距本營一百八十里請將大山岔汛千總額外外委各一員兵一百名全數撤歸孝義本營操防將板廟子汛外委一員兵四十九名移駐大山岔仍於板廟子酌留塘兵五名接遞文報一磚坪紫陽二營與川境接壤原額兵數較少請於白土營存營兵六百六十三名內抽出兵六十三名撥歸紫陽營又於孝義營存營兵五百名內抽出兵八十名撥歸磚坪營以資彈壓一商州營遊擊金鎖關營都司富平營都司舊隸潼關協該三營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	-----------------

距西安較近請歸西安鎮專管一金鎖關管額
兵一百六十九名分駐營汛四處路當通衢差
事煩多請於西安鎮撥換馬餉二十分步餉四
十分以均勞逸以上各條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奏入得

旨該部議奏旋經兵部照所擬條款議覆

上從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同日長齡奏言竊照隨營出力將備人員遇有
缺出例得量加拔補以示鼓勵現在陝甘督標
中軍副將張大振等陞調所遺各缺查有潼關
協副將張拱辰等各員均係節次打仗奮勇可
否分別陞補出自

皇上天恩再查固原城守營遊擊王勤民西安鎮標
富平營都司金浦撫標右營守備張治得均年

力就衰未便任其戀棧致滋貽誤應請

旨勒休其所遺遊擊各缺查有涇州營都司候補遊
擊胡超等堪以陞調理合附陳請

旨奏入

上諭內閣曰長齡奏請將隨營出力將備量加拔補
以示鼓勵一摺加恩著照所請陝甘督標中軍副
將員缺准其以張拱辰調補所遺潼關協副將員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缺以張啟鰲陞補寧陝營參將以呂天俸陞補定
遠營遊擊以李章調補漢中鎮標左營遊擊以唐
璠陞補靜寧協中軍都司以朱效先陞補固原提
屬八營守備以周佐勝陞補金塔協副將員缺准
其以張聯魁調補所遺河州鎮屬洮岷協副將以
丁永安陞補陝西撫標中軍參將以朱福壽陞補
鎮安營遊擊以劉夢龍陞補利橋營都司以馬明

陞補延綏鎮標中營守備以席殿魁陞補西寧鎮
 標右營遊擊員缺准其以李萬年陞補所遺涼州
 鎮屬岔口營都司以溫永泰陞補巴里坤城守營
 都司員缺准其以錢裕調補所遺西鄉營都司以
 張洪周陞補固原提標後營守備以趙世芳陞補
 固原提標右營守備以周炳南陞補陝安鎮標左
 營守備以段永福陞補西安鎮標中營遊擊中福
 著與該鎮左營遊擊富克精阿對調西固營都司
 俞振海著與洮岷協中軍都司吳亨佑對調寧陝
 營守備何斌伏著與甘肅巴暖三川營守備馬天
 斗對調固原提標中營守備謝希彪著與甘肅寧
 夏鎮標右營守備盧亨對調
 上又諭內閣曰長齡奏遊擊等官年力就衰請旨勒
 休等語遊擊王勤民都司金浦守備張治得俱著

勒令休致所遺固原城守營遊擊員缺著胡超陞
 補富平營都司員缺著馬國鎰補授撫標右營守
 備員缺著曹天佑陞補其涇州營都司員缺著唐
 俸陞補瓦石坪營守備員缺著康榮調補固原提
 標左營守備員缺著王國輔陞補
 三月十二日壬寅方受疇奏言查上年九月間前
 署撫臣高杞剿捕賊匪安營濬縣試用從九品
 徐沅帶同夫役解送兵米三百石前赴大營供
 用行至濬縣小河口地方驟遇賊衆該委員徐
 沅當卽被賊戕害隨行壯役趙上敏等六名奮
 身抵禦亦被賊人扎死又滑縣知縣強克捷被
 害時有募友李槐蔭等六名親戚強京課等三
 名及募友之子二人妾一口並教諭呂秉鈞親
 戚唐會一一名典史陳寶勳募友呂會亭一名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天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五

強克捷家人邢陞等十七名不知姓氏僕婦婢

女四口俱同時被賊殺害應奏懇

聖恩勅部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併開具員役人

等姓名清單恭呈

御覽奏入得

旨該部議奏旋經禮部查例奏請

賜卹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上從之

上諭內閣曰從來民為邦本人君撫有區宇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堯舜三代之治未有不以

仁政為先者也朕仰承

天

考之命孜孜圖治無日不以愛民為心胞與之懷惻

之念實由於中所不能自己惟如上年辦理逆案

其情同梟獍自外生成者忽然無可矜卹此外億

兆生民無不視同赤子誠求保久唯恐或遺昨因

凱撤官兵有沿途攜帶幼孩之事朕憫其遠離所

親淪於婢僕特降旨飭查派員資送回籍誠欲使

之骨肉完聚以稍慰如傷之念其小民有控訴冤

抑者亦必亟為申雪以重民命朕宵衣旰食求莫

圖寧所願者四海之內無一夫不得其所而已第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九重之上安能徧及是在地方大吏仰體朕愛民

如子之心各率所屬民之所欲與聚之民之所惡

勿施之拯其流離開其迷惑危者使安枉者使直

以惻隱之心行慈惠之政庶幾閭閻幽隱咸遂其

生善氣所積於以感召

天和雨暘時若年穀順成朕與天下臣庶共樂昇平有

厚望焉

三月十三日甲辰常明奏言竊查川北保寧府屬之通江南江巴州與陝西西鄉等處接界廣元一縣又與陝西寧羌州接界上年陝省饑匪滋事偷渡漢江逼近川境各該處居民修寨衛城幫同地方官防堵實屬認真出力該四州縣上年秋收本非十分豐稔冬間辦理堵禦之事民力不無拮据現屆條糧開徵之際未便令其一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律輸納仰懇

聖恩將通江南江巴州廣元四州縣本年地丁條糧緩至秋收完畢後再行開徵奏入

上諭內閣曰常明奏請將川北沿邊州縣條糧暫緩開徵一摺川省通江南江巴州廣元四州縣毗連陝境居民自去冬協同地方官辦理防堵事宜甚為出力且上年秋收本未豐稔現屆開徵之期恐

民力不能充裕著加恩將通江南江巴州廣元本年應徵地丁條糧俱緩至秋收後再行啟徵以示體卹

同日英和等奏言本月十二日肅親王永錫傳奉

諭旨令臣英和將豫親王府已故四品典儀魁山之

子祝海慶等查拏訊究逆犯祝現下落臣等當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派番役將祝海慶同弟祝海壽祝海敏拏獲據

供祝海慶於去年九月初八日到桑堡村地方

上墳因天晚趕不進城在族叔祝現家住下次

日進城後總沒見面現在祝現下落實不知道

等語查祝海慶等係祝現之姪據供九月初八

日曾在祝現家住宿恐已知有謀逆之事訊及

祝現下落又狡展不肯吐實應請

旨將祝海慶等交刑部審明辦理奏入得

旨祝海慶等著交刑部嚴訊

三月十四日巳那彥成奏言竊查前奉

恩旨將大興宛平二縣十八年錢糧並長垣開州東

明三州縣十八年應完新舊錢糧並借給本折

口糧倉穀等項全行豁免係因逆匪滋擾又值

連歲歉收仰蒙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皇上特溥

恩施實與尋常豁免不同所有該州縣隨徵耗銀可

否仰懇

聖恩准照災蠲之例一併豁免奏入

上諭內閣曰那彥成奏請將豁免錢糧之大興宛平

二縣及長垣開州東明三州縣應完隨徵耗銀一

體豁免一摺大興宛平二縣前因查辦逆案恐附

近良民間致失所降旨將該二縣上年應徵錢糧

豁免其長垣開州東明三州縣士民隨同地方官

保護城垣又值連年荒歉亦將該州縣等上年應

完新舊錢糧並借給本折口糧等項概予豁免此

次蠲免錢糧原因軫念民艱特加恩賚所有該五

州縣應免錢糧著加恩將隨徵耗銀一體豁免

同日那彥成又奏言查前任正定鎮總兵徐銀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擊獲滑縣逆犯王進道一案奉

旨交 臣審辦當提犯到省詳加研訊緣王進道本名

王法文曾拜宋克俊為師入九宮教嘉慶十八

年八月間宋克俊告知李文成等與林清定期

造反令王進道為頭目領人一千先平蘭陽長

垣二縣迨李文成被滑縣擊獲監禁宋克俊等

邀同劫獄後王進道糾人搶掠八里營草坡劉

家莊柴村等四處宋克俊先後偽封王進道為
 衛輝總兵及震宮伯名號王進道旋因患病回
 家至滑城破後在家潛匿經正定鎮總兵徐錕
 派員訪獲訊詰習教謀逆等情已據該犯供認
 屬實王進道應依律凌遲處死臣於審明後卽
 恭請

王命將王進道凌遲處死仍傳首犯事地方示衆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明家屬照例緣坐原鞫王進道之把總曹成武
 生李殿臣蘇冠軍王遇午武童蔡芳奎遵

旨聲明聽候

恩施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據徐錕奏鞫獲滑縣逆犯王進道一
 名降旨交那彥成審辦茲據該督審明王進道實
 係同謀助逆要犯業經按律辦理所有督率緝鞫

之徐錕著施恩賞加一級其獲犯之把總曹成著
 加恩以千總卽用先換頂戴武生李殿臣蘇冠軍
 王遇午均著加恩賞給武舉准其一體會試武童
 蔡芳奎加恩賞給武生准其一體鄉試以示鼓勵
 同日綿課英和等奏言臣等遵

旨帶同官役眼日等至豫親王裕豐家逐一詳查實
 無祝現蹤跡據佐領善貴稟稱上年九月十五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日該佐領下已革八品官祝貴山護軍祝海慶
 帶領桑堡村居住之祝現堂弟祝瑞在善貴處
 遞呈首告祝現等謀逆當將此呈交叅領伊精
 阿轉遞頭等護衛拜綏阿並本府管事人曹亮
 霍爾沖額花青阿四人是日因林清匪黨業經
 在城內滋事伊等並未向裕豐稟知並據祝貴
 山供稱上年九月初十日伊姪海慶上墳回京

說及祝嵩山告知祝現有入教之事卽於十二日前赴桑堡向族兄祝瑞查問祝瑞答俟打聽明白給伊送信伊於次日回京十五日早祝瑞同祝嵩山妻子來至伊家說已探聽屬實祝貴山卽以祝瑞出名寫呈首報遞交佐領善貴等收下祝瑞於二十二日回桑堡村至今未見等語臣等查祝瑞一犯係逆犯祝現之弟一同入教乃於逆黨業經進城滋事之事謊遞呈詞預爲事敗後推諉地步奸譎已極該犯現已在逃拜綳阿等接得呈詞並不稟明裕豐又不將該犯立時拘獲任其自行逃逸難保無知情故縱情事應請

旨將拜綳阿善貴伊精阿解任同已革八品官祝貴山及護衛曹亮霍爾沖額花青阿等俱交刑部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嚴審奏入得

旨拜綳阿善貴伊精阿俱著解任同已革八品官祝貴山等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

是日

上諭內閣曰上年九月十五日禁城滋事逆犯祝現之人在豫親王裕豐府內當差上年九月初旬並曾至祝現家中裕豐早應據實奏明將祝海慶等交出訊問或用以作線緝捕以期要犯速獲乃匿不奏聞以致外間傳播有祝現在豫親王府內藏匿之言前日朕派英和查拏祝海慶等三人裕豐尙不知自請處分昨復派綿課英和同赴該王府內查詢祝現蹤跡本日綿課等覆奏查詢情形裕豐仍不自行奏請處分實屬糊塗不知大義裕豐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

三月十六日打綿課等奏言查豫親王裕豐既知祝海慶等與祝現同族早當奏明將祝海慶等送部審訊且祝海慶曾在祝現家中住宿又未能及時查出嗣於拏獲祝海慶等之時裕豐仍置若罔聞疊干咎戾昏愎錯謬之極請將豫親王裕豐革去王爵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聖

同日董誥等奏言臣等連日會同訊問拜綏阿善貴與祝海慶等供詞互異節經奏明將拜綏阿等革職提同祝海慶等詳加研訊緣上年九月初八日豫親王府內護軍祝海慶因事至桑堡村伊族叔嵩山告以族人祝現等時與朱家莊林清往來夜聚明散欲於本月十三日進城聚齊十五日謀逆祝海慶次日進城與伊胞伯

貴山商同往見佐領善貴復同向該府管事頭等護衛拜綏阿處首告該護衛以其口說無憑駁令找尋嵩山具結並令其傳到屯領催祝瑞具呈首報拜綏阿於初十日下午晚因回事之便先行稟知裕豐裕豐恐事未確實令俟具結後再行查辦十三日拜綏阿又將祝海慶等尚未具到甘結向裕豐提及裕豐仍令俟結到時再辦十四日晚嵩山自屯到京十五日寫就呈詞同祝海慶交給佐領善貴善貴轉呈參領伊精阿伊精阿囑令自稟彼時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聖

禁城業經滋事裕豐進內守護善貴等不能進內回稟十六日裕豐因辦散兵食米回至府門善貴帶同祝海慶手持呈詞投遞裕豐閱後即將呈詞發還答以應在那裏辦即在那裏辦之語

是日仍進

禁城內住宿十七日差跟隨護軍校馮春回至本

府將原呈取進閱畢仍發回並令馮春告知該

護衛等不可聲張等語均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因訪緝逆犯祝現查知豫親王裕豐

府內有該犯族人祝海慶等當差並伊護衛人等

有事前聞知逆謀之事當將護衛拜綳阿及祝海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慶等俱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茲訊明上年

九月初八日祝海慶因事曾至桑堡經伊族叔嵩

山告以祝現等習教謀逆等情祝海慶次日回城

卽向胞伯貴山述知於初十日回明佐領善貴叅

領伊精阿及護衛拜綳阿等拜綳阿等恐有不實

商令傳到屯領催祝瑞令其具結再爲呈報拜綳

阿先於是日面稟裕豐裕豐漠不動念答以俟查

明再辦及至十六日善貴等帶領祝瑞具呈已在

十五日滋事之後裕豐接呈次日復有不必聲張

之語本日令管理宗人府王公會同軍機大臣詢

問裕豐裕豐亦答認前後情節屬實裕豐身爲親

王聞有首告謀逆重情不速行具奏又不轉報宗

人府及留京王大臣迨事後接收呈詞仍隱諱數

月不奏實不知其如何居心昏愼糊塗罔知國家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三

大義至於此極著暫行革去王爵交宗人府軍機

大臣大學士六部尙書會同議罪其拜綳阿伊精

阿善貴既經呈稟則其咎重在裕豐惟伊等彼此

推諉輾轉取結遲延數日是其應得之咎拜綳阿

善貴俱著開復原官伊精阿著回任俱交兵部議

處嵩山於謀逆重情首先舉發祝海慶聞知卽向

該管處據實首報均明於大義嵩山祝海慶俱著

加恩賞給護軍校貴山一同稟報著賞給藍翎長
伊三人俱撥在本旗大營當差

同日董誥等奏請將審明聽從助逆之劉狗兒
卽劉興立趙老卽趙進德戴五三犯依律凌遲
處死梟首示衆預知逆情之劉成功一犯擬斬
監候秋後處決又據江西巡撫將遵

旨截回之董林氏解部審訊董林氏係林清之姊備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四

知逆情林清被獲時該氏輒囑祝林等十餘人

追趕搶奪應照律擬斬立決又律應緣坐之李

五卽李受榮劉安民張陳氏三名口及隨同習

教之顧盡倫宋成名宋喜耿任氏宋樊氏五名

口俱分別發遣爲奴知情不首之張成幅杖一

百流三千里奏入得

旨劉狗兒卽劉興立趙老卽趙進德戴五均著卽凌

遲處死梟首示衆董林氏著卽處斬劉成功著斬
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三月十八日配綿課等奏言查已革親王裕豐
於祝海慶出首祝現等謀逆重情經拜糊阿稟
明後既不立時具奏又不轉報宗人府及留京
王大臣陳奏迨十六日逆匪滋事後接收呈詞
復隱諱數月不奏應照謀反大逆知情不首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五

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折圈二年奏入

上諭內閣曰莊親王綿課等奏會議裕豐罪名一摺

裕豐上年九月初十日聞知祝海慶等首告逆謀

若立時奏報迅將匪黨查拏則十五日禁城之變

可以先事消弭其功甚大乃伊漠不關心遲延不

舉實屬無福承受國恩只知因循疲玩反罹重咎

迨十六日接受呈詞維時鉅案已成然逆犯尙多

未獲裕豐據實奏明仍可令祝海慶等作線將祝現各逆犯按名捕誅何致逋逃日久而伊泄泄如前轉云不必張揚實不知其是何肺腑至前日事已訪出端倪朕特派綿課英和前往該王府查詢伊仍不知愧懼拘泥進班日期不即來園請罪種種昏愎糊塗罔知大義皆出情理之外綿課等議請將裕豐問擬杖流折園實屬罪所應得惟念伊祖豫通親王多鐸從前在開國諸王中勲績最著仰蒙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聖

皇考高宗純皇帝復爵紹封追配

太廟國家議功議親載在令典朕推念舊勲宥及後裔裕豐賦性慳愚不能復列屏藩業已革去王爵加恩免其囹禁即令在王府外閑房居住不准出門閑遊令其閉門思過上年議罰王俸十年除扣過

本年春季俸銀外其餘未扣者責令于兩年內全數繳出交納部庫其應襲王爵著宗人府照例查辦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三十九

聖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四十

三月十九日庚戌兵部奏言本月初十日奉

旨著將出征官兵攜帶良民子女逆犯家屬如何分

別治罪及領兵官如何議處一併詳議具奏等因

查律載官兵擄掠人口若於已附地面擄掠者

不分首從皆斬監候本管頭目鈐束不嚴杖八

十留任其將領知情故縱者犯人同罪等語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法甚嚴惟於凱撤之時攜帶良民子女及逆犯

家屬應行治罪之處例無正條臣等酌議凡出

征官兵除不遵紀律肆行擄掠良民子女者仍

按律治罪外其於凱撤回營之日沿途遇有良

民子女並非逃失而官兵等強行攜帶者即與

搶掠無異係官革職係兵丁革退均交刑部按

律治罪領兵之失察專管官照本管頭目鈐束

不嚴杖八十公罪律議以降二級留任兼轄統

轄官降一級留任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交

刑部治罪兼統官降二級調用其有逃失良民

子女輒行攜帶者係官革職係兵丁責革領兵

之該管官失察者降一級留任兼統官罰俸一

年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兼統官均降一級

調用其攜帶人口有親屬者追出交該地方官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給還完聚無親屬者交該地方官妥為撫卹至

將逆犯家屬私自攜帶者應加一等定擬係官

革職係兵丁革退均交刑部酌量治罪失察之

專管官降二級留任兼統官降一級留任該管

官知情故縱者革職交刑部酌量治罪兼統官

降二級調用逆犯家屬追出交刑部定擬緣坐

若跟役等有犯照兵丁一律辦理其家長係官



照專管官例議處係兵丁折鞭責領兵之專管
官仍照例議處如領兵之專管官及家長即時
自行查出究辦者均免其失察處分至出征官
兵於經過地方私自典買人口係官降三級調
用係兵杖八十失察之專管官罰俸一年兼統
官罰俸六個月其典買人口追出入官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經降旨令兵部將官兵攜帶子女及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三

逆犯家屬如何治罪之處酌定條例茲據兵部援
引定律分別核議具奏均著照所議行王師輯暴
安良首嚴軍紀律載官兵擄掠人口若於已附地
面擄掠者不分首從皆斬監候此指行師外域新
附版圖者而言尙當卹其人民以示除暴施仁之
意况內地編氓本吾赤子除叛逆者按法誅鋤外
其被難流離男婦子女皆當亟爲撫卹若官兵逼

脅攜帶豈非自相擄掠耶所有此次攜帶幼孩各

官兵均屬有干軍紀本應定擬大辟姑念伊等平

日未諳法律帶兵大員亦未先申明禁令是以概

從寬宥著該部將定律同此次議准各條款卽行

刊刻頒發京外滿漢各營一體遵照並著於操演

日期逐條宣講設遇有徵調尤當剴切曉諭俾官

兵等恪遵紀律約束嚴明倘有肆意違犯則軍法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四

具在按律治罪不赦

三月二十日 亥

上諭內閣曰曹綸身爲職官甘心附從逆賊林清謀

爲不軌罪大惡極實從來所未有其身已顯伏國

法不可不將其逆蹟書之簡冊俾令遺臭萬年著

國史館將該逆事實編列逆臣傳以爲亂臣賊子

之戒



同日那彥成奏言竊照上年滑縣賊氛甫淨之後與該縣毘連之直隸大名府屬地方有無業土匪結隊成羣放火搶掠鄉民呼為土壘而山東曹州一帶亦有此種匪犯臣與山東撫臣同興商酌拏獲此等匪犯訊明放火搶掠在三次以上者為首之犯即按軍法梟首示眾為從及搶竊一二次為首者概行發往新疆為奴若僅止隨眾偷竊並無放火情事者予以杖責前經奏蒙

聖鑒嗣於東明長垣清豐等縣先後拏獲土壘一百九十二名照依奏定章程分別核辦內有吳大士一犯為首糾搶至十一次之多並用火燒逼事主情節較重擬以凌遲處死在案惟查此等匪犯從重辦理係因軍務甫竣人心未定暫時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五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六

懲創起見今東明等縣一帶地方已經安靜匪徒亦知斂跡即有搶竊之案未便仍照軍法辦理應請按照定例擬議解勘以昭限制奏入報

聞

三月二十四日臣那彥成奏言查直隸開州東明長垣三州縣並順德府留防官兵前經酌留一千五百名分駐彈壓茲查月餘以來開州等處實已寧靜所有搶掠糧食之土壘賊犯悉皆斂跡留防官兵應全數撤回歸伍奏入報

聞

三月二十七日臣那彥成奏言竊查大名協左右及開州杜勝等營額設弁兵不敷控馭臣遵照部咨於通省營分內通盤籌畫擬於宣化鎮標抽撥四百名天津鎮標抽撥四百名督標抽

撥二百名分別移置大名等營庶足以壯聲勢
而重操防如蒙

俞允所有帶兵官員卽於各標均勻移撥無庸增添
奏入

上諭內閣曰那彥成奏請於大名一帶移置弁兵一
摺大名接壤豫東上年軍務甫竣該督奏請增兵
鎮撫亦屬因地制宜且均於本省抽撥並未加添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七

兵額著照所請准其於宣化鎮標撥兵四百名天
津鎮標撥兵四百名督標撥兵二百名分別移置
大名等營以資控制其帶兵員弁卽於各標均勻
移撥以符定額

三月二十八日紀同興奏言查曹州府屬之曹
縣定陶等十一州縣並濟寧州屬之金鄉縣均
係頻年積歉之區又值賊匪滋擾麥田冬未遍

種此時雖間有春收而民力未紓新賦實難依
期催納所有曹州府屬之曹縣定陶荷澤鉅野
城武鄆城單縣濮州范縣觀城朝城及濟寧州
屬之金鄉縣共十二州縣並坐落該州縣境內
之衛所屯莊應完十九年地丁等款各項銀兩
仰懇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八

聖恩展緩至二十年麥後徵收俾小民獲資餬口感
戴
皇仁益無旣極奏入
上諭內閣曰同興奏懇展緩曹濟二屬十九年新賦
一摺東省曹州濟寧前被賊匪滋擾各屬貧民甫
經復業本年新賦雖緩至麥後啟徵尙恐生計維
艱著加恩將曹州府屬之曹縣定陶荷澤鉅野城
武鄆城單縣濮州范縣觀城朝城及濟寧州屬之

金鄉縣共十二州縣並坐落該州縣境內之衛所屯莊十九年地丁等款各項銀兩再行展期俱緩至二十年麥後徵收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同興曰山東曹定等處上年因教匪滋事居民咸被兵火朕憫念窮黎失所疊次施恩有加無已但此次該省滋事賊匪並非外寇即係本地莠民自為蹂躪鄉里受其荼毒室家蕩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九

然伊等亦無可怨尤今朕保赤深恩為之給其口食謀其生計伊等天良具在寧不知中誠感激該撫當廣出示諭以爾等幸於兵燹之後重樂昇平今後惟當勉為善良勿辜朝廷恩意即如滑縣一經賊匪屯聚大兵所至玉石俱焚地方良民被難者亦不可數紀此後爾耆老百姓及紳士人等均不可不互相勸戒稽查勿為邪說所愚勿為奸徒

所煽各安耕鑿保守室家庶風俗淳良永享太平之福如此剴切曉諭亦化民齊俗之一助也

四月初二日旺托津等奏言查逆匪林清自嘉慶十一年間立教傳徒至十六年五月起意謀逆所有失察歷任各員弁應分別在任年月議處查專汛把總趙天義代理把總事楊國興盧士俊鄭永昌邢懋倫等在任年月日期俱在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十

清起意謀逆之後均應照例革職兼轄署都司李士剛降二級調用劉肇元拏獲夥犯多名照例減為降二級留任總兵慶長祥啟提督馬瑜署提督毓秀福長安各降二級留任其到任日期在林清立教傳徒之後未經起意謀逆以前之署把總事安柱廷照例降二級留任兼轄都司張維華署都司程永泰各罰俸一年總兵多

隆武本智圖興阿提督色克通阿薛大烈各罰俸六個月奏入得

旨此案把總趙天義等係傳汎之員於林清謀逆重情毫無查察非尋常疎懈可比趙天義楊國興盧士俊鄭永昌邢懋倫俱著斥革發往伊犁餘依議

四月初三日甲子百齡奏言徐州沛豐蕭碭各縣

境內曾暫留防兵一千二百名現在江境寧謐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十一

謹遵照原

奏於閏二月內分別撤令歸伍奏入報

聞

四月初九日庚午高杞奏言查前此陝西南山賊

匪因官兵追剿闖入甘境南路之秦州三岔兩

當徽縣及階州之成縣等處間有焚燬房屋傷

及居民之事當經委員查明撫卹給予口食並

修屋等銀實共需銀二千八十餘兩應請照例

支銷至本省官兵派赴河南陝西二省剿捕賊

匪除征防弁兵鹽菜口糧等項已經

奏准作正開銷同例應造銷各款現在分別查辦

外請將添設腰站夫馬供支中途調回馬匹及

防城守卡民夫口食解運軍火糧餉委員盤費

並報銷書識紙張飯食等項共需銀二萬七千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十二

四百餘兩臣與藩司何銑臬司德克精阿公同

捐廉歸款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高杞奏查明南路撫卹及軍需銀兩

照例報銷將其餘各款請捐廉歸補一摺甘肅秦

階等州縣間有陝省被剿賊匪闖入境內所有撫

卹銀二千八十餘兩自應照例題銷至該省官兵

派赴河南陝西剿捕賊匪除鹽菜口糧等項作正

開銷外此外添設腰站夫馬供支中途調回馬匹及防城守卡民夫口食解運軍火糧餉委員盤費並報銷書識紙張飯食等項共用銀二萬七千四百餘兩著高杞督率藩司核實確查造冊報部毋許絲毫冒濫應准應駁部中按例核銷毋庸令該督與藩臬兩司捐廉歸款

四月二十日臣那彥成奏言竊臣前因大名協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七

左右及開州杜勝等營額設弁兵不敷控馭奏請於保定督標抽撥四百名宣化鎮標抽撥四百名天津鎮標抽撥四百名移置大名等營以資控制業蒙

聖恩俞允臣復察訪情形此時大名府屬留防兵丁業俱撤歸原伍該處係甫經平定之區不可不亟為籌辦查省城及宣化天津等處距大名地

方遠至千餘里近亦數百里該兵丁各有父母室家之戀未免安土重遷一旦移置遠處恐未能專意操防若驟然裁去又慮該兵等猝難謀生臣擬就督標並宣化天津二鎮各營兵內擇其老弱及技藝未嫻者先行裁汰其餘俟陸續出有告退斥革事故之缺即抵為應裁之數毋庸募補統於奉文之日起限八個月內裁齊一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八

面飭令大名協左右及開州杜勝等營就近召募兵丁一千名分撥充伍至督標並宣化天津二鎮應裁兵丁其未經裁除之先應食糧餉在於直隸通省各營扣存空曠銀內如數動支給領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曰前據該督奏請將督標及宣化天津鎮標兵抽撥一千名移置大名等

營特降諭旨允行茲該督以該兵丁等各有父母
室家遠道遷移於操防未能得力請於督標並宣
化天津二鎮標各營兵內照抽撥之數陸續裁汰
飭令大名等營就近招募所奏係屬實在情形自
應如此辦理惟是宣化天津二鎮均係要地驟各
裁去兵四百名亦未免過多著該督再於通省營
伍內酌量均勻裁汰以符一千名之數其大名各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五

營卽按新增兵額招募充伍至新募之兵該處甫
經綏靖上年賊黨中實難保無漏網匪徒若朦混
應募入伍所關匪細該府附近地方上年守城禦
賊曾充鄉勇民人甚多伊等素與賊爲敵又曾練
習技藝應先儘募令入伍既易於辨識兼可訓練
得力

四月二十一日任常明奏言查上年陝境匪徒

滋事與川省東北邊界在在昆連當派撥官兵
在沿邊一帶巡防各起官兵自離營之日起途
中行走以及抵邊巡防之日給過人夫口食柴
薪銀兩復經札飭各州縣團練義勇均經酌給
口糧統計用過銀七萬九千餘兩爲數無多請
由本省捐還歸欵奏入報

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六

四月二十六日訂那彥成奏言查大名一帶應
添兵丁欽奉

諭旨令於通省各營內再行籌撥臣就直隸各屬營
制察核情形均未便輕議裁減擬在於提標各
路內均勻裁減二百名其餘八百名在於督標
裁減二百名宣化天津二鎮各裁減三百名仍
符一千名之數卽飭令大名協左右及杜勝等

營按照新增兵數在於附近地方招募居住安
實曾充義勇民人令其入伍如有不足另行招
募足額務令地方官確查取保方准認充奏入
報

聞

同日朱勳奏言臣遵

旨查明滑縣知縣強克捷有子二人長逢泰次望泰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七

嘉慶十八年八月間強克捷遣長子逢泰伴送

次子望泰回籍完婚九月間逆匪滋事逢泰等

聞信馳往知伊父母妻子並隨任親友家丁共

三十六人同時被賊戕害迨大兵克復滑城後

始知伊父母屍骸先經紳士丁役棺殮尚存惟

逢泰之妻徐氏因被逼辱不從挺身罵賊被賊

匪活釘柱上櫛割斃命骸骨拋棄無存謹將強

克捷家從難諸人姓氏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奏入

上諭內閣曰朱勳奏查明強克捷二子先經回籍並

隨任被戕親屬一摺上年逆首林清勾結河南賊

目李文成等約期九月十五日進京滋事經滑縣

知縣強克捷先期訪問拏獲李文成牛亮臣等犯

嚴刑拷訊賊黨馮克善等因逆謀已洩糾眾劫獄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六

不克分派進京逆首林清不知音耗就近分遣逆

黨入城而外援斷絕立就誅夷該首逆猶懷疑株

待旋就捕誅李文成雖一時免脫緣刑傷過重不

能遠逸經官兵進剿戮於司寨強克捷職膺民社

能周知一縣之事首先訪獲逆黨俾林清李文成

等失約敗謀後先授首實屬傑出良臣功在社稷

且以身殉難閭署被害者至三十餘人深堪嘉憫

覽奏揮淚不止前經降旨照知府例賜卹入祀京城昭忠祠尙不足以酬忠蓋強克捷著加恩賜諡忠烈賞給騎都尉世襲罔替伊長子強逢泰卽承襲騎都尉服闋後送部引見次子強望泰著賞給舉人文武聽其自便准其一體會試強克捷長媳徐氏抗節不辱挺身罵賊致被活釘斃割拋棄遺骸尤爲可慘著賜諡節烈誥贈恭人照例建坊旌表並著朱勳遵照前旨_{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在韓城縣爲強克捷建立專祠前層設強克捷牌位後層設節烈恭人牌位其從難之三十五人俱分次設牌從祀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慰忠貞初次致祭著巡撫朱勳親詣拈香至韓城縣地方登仕籍者有強克捷之忠良前大學士王杰正色立朝亦籍隸該縣士風醇茂宜示優旌著加恩賜祭一壇仍將韓城縣文武學額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五

各增五名永著爲例用示朕獎忠勵俗之至意

五月初六日兩胡克家奏言查安徽省上年派調官兵防守潁亳宿州一帶邊界因兵力不敷復僱募鄉勇分布要隘種種需用孔殷計自軍興之日起截至撤防之日止共用銀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兩零內有各官兵借支廉俸行裝等銀一萬九百二十五兩零又例扣馬乾銀一千二百八十八兩均應如數扣歸庫款計實用銀九萬九千五百四十六兩零除_臣與藩臬兩司奏准捐廉銀一萬九千兩抵補外尙不敷銀八萬五百四十餘兩爲數無多請無需開銷

帑項在_臣與司道知府各官養廉內攤捐分限五年歸款奏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五

上諭內閣曰胡克家奏核明軍需動支實數攤廉歸

款一摺此次豫東匪徒滋事安省祇係調撥兵丁

在本省邊界協防摺內稱自軍興之日起等語張

大其詞殊屬不合所有該省動支各款著查明軍

需則例鄰省用兵撥兵在本省協防動支款項應

否准銷如例應報銷者仍著核實造冊報部其例

不准銷者本應由該省分賠無庸奏請攤捐至報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三

部冊內有與例不符經部指駁者仍著該省賠繳

以清帑項

同日長齡朱勳奏言竊臣等前因棧西老林查

有鐵廠數處奏請官為經理仰蒙

恩准令將開廠章程議奏茲查寧陝廳及畧陽鳳縣

盤屋安康鎮安等縣皆有外來客民攜帶工本

僱募匠役在山設廠開採臣等謹酌擬章程恭

候

聖裁一發給開廠商民執照查南山鐵廠資本無多

不須官為發給資本應仍令該商民自行募工

開挖由地方官查明該商人姓名籍貫取結詳

明藩司給以執照准其開採如另有私挖查出

封禁照例治罪一稽查在廠匠役查各處鐵廠

自二三十人至七八十人不等最易藏奸應責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三

成開廠商人將各廠匠役按名造具循環簿二

本註明年歲籍貫送縣備查按季更換如有辭

工另募隨時添註各該管廳縣不拘時日親赴

廠所點查一嚴查違禁製造查南山鐵廠只能

鑄造鐵鍋鐵盆餘皆鑄成鐵條鐵錠販給各處

製造農具但恐匪徒偷買私製違禁軍器應令

地方官申明定例出示查禁一領照商人酌令

納課查各省鐵課數目不同陝省鐵廠開採礦砂為數無多茲酌擬發給執照一張每年納課銀十兩該商人既納官課可免兵役土棍訛索滋事一發商執照定限彙咨查鐵廠課銀應於每年冬季催取解司報部撥用其領照繳照等事仍由地方官隨時詳辦於次年奏銷時由藩司彙冊咨部以上五條臣等公同酌商意見相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三

同謹臚列奏

聞伏候

訓示奏入得

旨該部議奏旋經戶部照所擬條款議覆上從之

五月初七日同興奏言查曹州各屬兩次加賑窮黎普沾

恩澤無不感戴

皇仁歡聲載道現在二麥有收地方安堵所有前設防兵謹遵

旨撤令歸伍臣已知會兗州鎮臣劉榮慶轉飭留防各將弁帶領兵丁各歸本營奏入報

聞

是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三

上諭內閣曰強克捷前在滑縣知縣任內首破逆謀功在社稷忠烈可嘉節經渥沛恩施並降旨令朱勲於陝西本籍為伊建立專祠其從難之三十五人俱設牌從祀惟強克捷以守土之官身殉寇難滑縣地方亦應為伊建祠列祀昭示來茲著方受疇於滑縣城內為強克捷酌建專祠令地方官春秋致祭其從難諸人一併從祀以勵忠貞

上又諭內閣曰御史歐陽厚均奏請飭查上年被賊地方殉難紳民婦女一摺上年直隸河南山東三省毘連各州縣猝遭匪徒滋事紳民士女不乏捐軀殉節之人可見忠義之性本乎人心著各該督撫學政飭屬查明取具確實甘結照例題請旌表以示朕褒節維風之意

五月初十日庚辰長齡高杞朱勳奏言前經甘省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五

拏獲匪僧吉仰花供出劉添貴糾夥謀逆各情

當委員赴五郎廳境內查訪並無荷家山名目

嗣訪有北關開店之四川萬縣人劉添貴於去

年十二月已回原籍當即差人前往川省將劉

添貴拘獲到案嚴加鞫訊據供十八年十二月

間因欠賬無償回四川原籍變產圖償平日實

無交結匪人及謀逆情事臣等查劉添貴回籍

之時正值三才峽匪徒滋事之際該犯果有謀逆情事何難入夥滋擾但姓名年貌究與吉仰花所供相仿現仍嚴行管押委員查拏吉仰花所供之焦進賢左奉先等犯務獲實訊奏入報聞

同日長齡朱勳又奏言查候補未入流伍才華前經派赴蓋屋厚畛子一帶運供兵糧分貯寨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五

硯並鼓勵寨勇搜獲零匪譚貴等六名實為出力經臣等奏奉

諭旨儘先補用茲接蓋屋縣稟報該員於本月初間

患病仍力疾查辦保甲十二日行至蓋屋途次

身故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將該故員伍才華照軍營病故人員之例

賞給議卹再發配鳳縣軍犯查新前因賊匪竄

竄

近隨同該縣劉國柱帶領壯勇殺賊身受矛傷
二處可否免罪釋令回籍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奏入

上諭內閣曰長齡等奏候補未入流伍才華力疾辦
公積勞身故軍犯查新奮勇殺賊身受矛傷請旨
分別施恩等語候補未入流伍才華前因押運軍
糧搜捕零匪准其儘先補用茲查辦山內保甲積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三

勞身故著加恩准照軍營病故人員之例議卹軍
犯查新隨同知縣劉國柱帶領壯勇殺賊身受矛
傷著加恩免罪釋回原籍

同日長齡楊遇春朱勳奏言竊臣等前經暫留

官兵二千餘員名分派南山各路往來巡查茲

查棧道東西以及各峪口內外均屬寧靜平原

麥田豐稔收穫將竣現在販運入山糴賣山內

糧價漸平其被災各處仰沐

聖恩復加展賑億萬窮黎感頌

皇仁歡聲遍野且屢次普獲甘霖包穀俱經播種地
方安靜民氣恬熙臣長齡等詳加體察南山內
外情形實已俱極寧謐所有留防官兵二千餘
員名現已全撤歸伍奏入報

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

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四十一

臣等謹將

五月十一日^丑董誥等奏請將聽從助逆情罪尤重之劉三卽劉泳幅照律凌遲處死梟首示衆情罪次重之李二卽李遂先王以科卽王興維擬斬立決情罪又次重之王大名卽王老明擬斬監候應行緣坐之劉呈亮屈盧氏等七名口分別發遣爲奴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十一

旨劉三卽劉泳幅著卽凌遲處死梟首李二卽李遂先王以科卽王興維俱著卽處斬王大名卽王老明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五月二十二日^壬方受疇奏言據內黃縣知縣廖連孳獲滑縣逆犯王仲一名^臣親提研鞫緣王仲卽王二混子曾拜李景堂爲師入離卦教十八年九月初六日教匪滋事僞封王仲爲先

行官與李景堂至滑縣城內城隍廟潛匿是夜隨衆殺入縣署旋隨僞封離宮伯袁德建等至道口扎營拒敵官兵道口攻破後袁德建李景堂俱各殲斃王仲逸出四處逃避經內黃縣知縣廖連孳獲^臣於審明後卽恭請王命將該犯凌遲處死將劉示衆奏入報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十二

六月初六日^丑董誥等奏請將審明聽從助逆情罪次重之李玉麟卽李七柴子並李玉奉二犯擬斬立決應行緣坐之王世起王賀氏等三名口分別發遣爲奴監禁在監病故罪應斬決之逆犯李玉隴仍戮屍得旨李玉麟卽李七柴子李玉奉俱著卽處斬李玉隴仍著戮屍餘依議

<p>七月初六日<small>甲午</small>方受疇奏言現因滑縣清查逆產訪獲教匪趙秉讓據供牛亮臣手下大頭目黃泮公現住黃岡地方隨委員拏獲<small>臣</small>親提研鞫緣趙秉讓曾拜異卦教匪程金柱為師并經牛亮臣糾約謀逆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七日聽聞賊眾滋事趙秉讓即隨同程金柱入城在偽封巽宮伯崔得手下聽用管帶賊百餘人赴道口運糧並與官兵打仗一次滑城破後逃出</p>	<p>在各處躲避現聞事定潛回被獲黃泮公即黃二湯水係滑縣皂役曾拜良卦教匪馮文元為師經牛亮臣等約會謀逆九月初七日聽聞賊眾滋事黃泮公即隨同馮文元入城有偽元帥宋元成派令經管所搶當舖嗣牛亮臣赴當查點見黃泮公管理妥協即封黃泮公為大頭目</p>
---	---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p>帶領二百餘人搜街搶掠旋至張九德家被張九德之妻魏氏喊罵黃泮公令賊眾將張魏氏并其家男婦一十二名口全行殺害城破後逃往各處避匿近日潛回被獲<small>臣</small>審明後即恭請王命將該二犯凌遲處死訖張魏氏罵賊全家被害並令查明彙請</p>	<p>旌表奏入報</p>	<p>欽定平定教匪紀畧</p>	<p>卷四十一</p>	<p>四</p>	<p>聞</p>	<p>七月十一日<small>亥</small>記</p>	<p>上諭內閣曰上年逆匪潛入禁城滋事一案首逆林清及助惡逆黨二百餘人均經陸續殲捕伏法惟尙有未獲最要者六犯此內祝現劉呈祥劉第五董伯旺支進才五犯係與林清首先造謀糾黨之人其劉成章一犯係李文成義子皆稔惡巨憝此</p>
--	--------------	-----------------	-------------	----------	----------	-------------------------------	---

外次要者五十九犯除李玉麟李玉奉二犯就獲
外計未獲者尙有五十七犯亦皆係助惡兇渠此
等未淨之孽若任其偷息延喘其怙惡之心必不
肯悛一俟查緝稍懈又復潛相勾結設小有煽動
不但良善橫遭荼毒而派兵剿洗其附和脅從同
被誅夷者又不知凡幾赤子無故相率淪亡朕實
不忍是以節次嚴降諭旨諄飭步軍統領順天府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五

五城各衙門直隸河南山東山西以及附近各省
督撫將軍都統提鎮等上緊設法查拏無俾漏網
實朕保衛民生之苦衷乃數月以來正犯迄無一
獲而各處派出緝捕之人意存邀功冒賞偶遇名
姓相同蹤跡疑似者卽行妄拏呈報該衙門亦卽
據以入奏以圖暫時塞責迨到案研鞠多由刑逼
教供於本案毫無影響雖亟予昭雪而牽連波累

業已身家蕩然此外藉端訛索得贓釋放未經報
出者恐仍不少是巨惡未除而良民已先受其害
不可不明白申諭內外承緝逆犯各衙門務各嚴
飭所派員役此時訪拏逆犯當先密購眼線查明
蹤跡確係正身迅速掩捕如捕獲正犯一經審實
則超陞重賞朕必立沛恩施若捕風捉影無除惡
之實心存冒功之鄙念徒然騷擾鄉曲虐害善良
到案後審出虛誣必將妄拏無辜之人照例治罪
不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六

七月十二日庚子那彥成奏言據東明縣知縣淡
廷棻拏獲逆匪劉三卽劉三剛一案臣親提研
鞠緣劉三本名劉添柱籍隸河南滑縣嘉慶十
八年五月間經劉珍領至滑縣史家寨拜從徐
治桐爲師留住在彼不回家教首係滑縣北

湖村人魏得中九月內魏得中徐洽帽聚眾謀逆在潘章村豎立大白旗上寫震宮王魏得中字樣劉珍逼令劉三與賊眾餵養牲口徐洽帽即令改名劉三剛十月內官兵攻打潘章村見賊眾被官兵殺敗即乘間逃出各處求乞度日嗣被拏獲應請擬斬立決經刑部照擬議覆得旨劉三即劉三剛著即處斬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七月十四日 寅

上諭內閣曰上年窮凶極惡逆匪林清滋事之後節次搜捕首從各犯俱已明正典刑惟祝現等六名其五人係林清濟惡渠魁劉成章係李文成義子屢次往來林清家同謀倡逆均係最要之犯不可一日稽誅此外尚有次要五十七犯亦皆日久未獲此等梟獍之徒必當迅就捕誅俾輦轂之下一

無遺孽以安民生而彰國憲屢經降旨嚴飭并明示賞罰使承緝者知所勸懲乃近日察看各處緝捕情形內而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外而各該督撫等往往飭派員役越境訪拏而於本管境內轉多疎懈其意以爲在鄰境獲犯其功甚優於本境以冀仰邀厚賞又以見其於境外且遠出偵緝則境內之嚴密可知以圖暫時免過不知舍近圖遠或索諸千里之外轉失諸耳目之前無怪乎緝捕之人紛紛四出日久而迄無一效也自今日降旨以後內外承緝各衙門凡先經派出越境訪拏逆犯之委員差役等俱著撤回各在該管境內按里按戶嚴密訪查果能燭照數計洞察無遺此數十逆犯但仍偷息人間其將安匿乎至有託詞謂所轄之區地廣戶稠所屬員役有限不能遍及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八

者伊等方且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若將派出之人
撤回令其專查境內不猶愈於務農而荒耶除各
省接壤州縣犬牙交錯界在一二百里以內者承
緝之人不得互相推諉仍准其出境緝拏外其餘
俱各專責成統率之員嚴督分轄之吏分轄之吏
嚴責切近之司人人盡力期於本管之內深信不
疑則遺孽盡除可計日而待也將此通諭知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九

七月十五日朕同興奏言據曹州營參將馬建
紀拏獲逃匪李第四一犯臣親提嚴鞠緣李第
四卽李懷明籍隸曹縣嘉慶十八年九月間該
縣教匪滋事李第四有表兄劉全智帶領匪徒
三十餘人前赴李第四家嚇逼入教李第四畏
懼應允卽隨同劫掠附近村莊至十三日劉全
智等帶領多人與官兵拒敵李第四乘間潛逃

嗣被拏獲應請擬斬立決經刑部照擬議覆得
旨李第四著卽處斬

七月二十四日壬方受疇奏言據祥符縣知縣
王祁拏獲逆匪李第四一名臣親提嚴審緣李
第四卽李興邦住居滑縣曾拜牛亮臣爲師入
坎卦教經牛亮臣商允謀逆九月初七日賊衆
戕官後牛亮臣將妻子送至李第四家寄住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十

復搬回城內李第四亦卽入城幫同抵禦官兵
克復滑城後李第四逃往各處避匿近始潛回
被獲查緝拏要犯單內次要逆犯李第四係曹
定賊目今訊係滑縣人與原單互異應否解交
刑部審辦或在豫省正法之處仰祈
訓示奏入得

旨李第四卽李興邦係聽從牛亮臣助逆之犯著卽

於該省正法

八月初五日祭

上頒示

殊筆諭旨曰去歲之變實內外臣工因循疲玩所釀

成者也而因循疲玩之臣工皆予所用是在予知

人不明之咎也迴思此變情狀險惡之至我君臣

無才無德竟能於三月之中安內平外弭兵息民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十一

豈人力哉

天也

上天垂佑保護我國家如此之深厚尙不竭盡心力捕

餘賊而淨根株正人心以彰國法又形疲玩漸涉

因循是予之咎重總不能感化諸臣啟鑿振贖焉

能肅清餘孽乎夫不知感

天之佑承君之訓視同陌路縱賊陷憂試觀史冊爲何

如人予雖極力保全了此一生將來蓋棺論定未

必能逃後世公論也予深恐辜負

天澤又留遺患不覺言之過激所謂誨爾諄諄聽我藐

藐願內外諸臣翻然改悟竭力振作克去已私揚

名樹績予有厚望焉

八月初六日甲子吏部尙書章煦刑部侍郎那彥

寶奏言竊臣等欽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十一

諭旨密查同興保舉文武員弁有無冒濫不公當卽

調取案據逐一查核其有冊報可據者尙非虛

冒惟查有勞績相等而棄取不同者卽如總辦

山東糧餉事務文孚移交保舉文職單內總理

局務五員保舉四員又保舉四門巡查官七員

只保州同郭萬清一員餘皆未保又保舉聽候

差遣官十一員只保縣丞高廷樞孫廷未入流

沈思恩三員餘皆未保其各處保舉文職冊檔
或棄或取大率類此又查青州協領哈哈岱冊
開保舉武職單內佐領蘇理殺賊六名擒賊一
名奏

賞藍翎而佐領成順殺賊七名擒賊三名驍騎校阿
納布殺賊九名擒賊三名轉未保奏其各處保
舉武職冊檔或棄或取亦大率類此並有投効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七

從九品黃炳奏准留東補用並無捐職執照又
知縣胡朝倫等同與原奏保舉出力現在查無
稟據冊檔種種草率以致人言籍籍議論不公
實由於此臣等謹將原卷內勞績相同而棄取
互異及查有稟據者摘叙清單恭呈

御覽乞

飭下軍機大臣傳詢同與令將因何事同保異各情

節一一登覆伏候

睿裁再臣等到省後訪聞膠州協副將寧德經同與
帶往軍營充當翼長多致物議查同與發交該
副將鈐印功過冊簿登載寥寥潦草塞責臣等
札詢該副將據稱簿內所載祇係弁兵微勞小
過其打仗出力官弁係隨時冊報並不登記等
語臣等查向來翼長總理軍營事務凡有出力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十四

人員悉由翼長登記核辦功過簿內豈有僅記
微勞小過而於保舉人員轉不詳載之理且查
該副將所稱隨時冊報將弁等打仗勞績亦多
遺漏致有金玉魁赴京控告寧德沒伊勞績之
案其辦事不公已可概見若不量加懲儆未慚
衆心應請

旨將膠州協副將寧德拔去花翎仍交部議處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吏部尙書署山東巡撫章煦曰
朕前諭令章煦等密查同興在軍營保舉各員弁
有無冒濫不公之處原恐有聽情受賄等弊卽當
治伊之罪此時若據所開已未保舉名單將同興
傳至軍機處詢問伊不過飾言恐人數太多難以
入奏或托言一時查訪未確記憶不真安能得其
實據治以重罪仍著章煦將同興所保各員向東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五
省官吏密查如有受賄情弊卽據實奏至副將
寧德辦事不公已明降諭旨將寧德拔去花翎交
部議處該副將旣經同興派充翼長總理營務軍
營所保將弁皆由伊登記冊報更難保無聽受賄
囑之事著再行確查嚴叅毋稍徇縱其投効從九
品黃炳並無捐職執照何以率請留東補用並著
查明叅奏至單內所開已保未保文職各員此時

斷不能一一查詢得實均著毋庸置議其武職內
如殺賊九名擒賊三名之阿納佈殺賊七名擒賊
三名之成順著章煦再詢訪衆論如勞績屬實爲
同興所屈抑該署撫卽據實續行保奏照佐領蘇
璋請賞藍翎之例懇恩獎勵以昭公允
上諭內閣曰章煦等奏膠州協副將寧德前在軍營
充當翼長登記功過簿及冊報將弁等打仗勞績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六
草率遺漏辦事不公請加懲儆等語寧德著拔去
花翎先行交部議處
八月十四日壬申董誥等奏請將在監病故罪應
凌遲之逆犯許向榮戮屍梟示聽從助逆情罪
又次重之李添受李添相梁莊兒三犯擬斬監
候秋後處決知情不首又經習教之李文元應
行緣坐之劉李氏分別發遣爲奴得

旨許向榮著戮屍梟示李添受李添相梁莊兒俱依

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同日方受疇奏言臣前訪獲逆犯劉成章之妹

劉春女究出劉成章之妻崔氏現在南陽鎮遊

擊陳天壽署內當即擊解來省臣親提研鞠據

供滑城滋事後伊夫劉成章向稱西山一帶有

高志林是同教相好欲糾令入夥即於九月十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五日起程前往去後並未轉回現實不知去向

又有道口等處居住之程化廷李化林吳大嘴

三犯亦係匪黨等語臣查李化林吳大嘴二犯

已在滑濟二縣織斃惟將程化廷一犯擊獲俟

提解到省再行嚴鞠並派員馳往輝縣西山一

帶將高志林查擊至劉崔氏劉春女均應一併

監禁以便隨時究訊奏入報

聞

九月初一日成

上頒示

殊筆除莠安良詔曰良莠不去嘉禾不生邪說不淨

良民不安此一定之理也承平日久游惰者多乃

有奸人邪言盡惑能使善良變為凶暴干名犯義

迷而不悟直至俯首就戮之時嬉笑自若尙云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生貴官哀我蒸民何罪而遇此等狗彘不如之徒

為所引誘昏沈至於此極去秋及冬大加懲創十

去八九矣尙有祝現等六逆及次重五十七犯累

月經年終未就獲督催嚴飭幾於腕脫唇焦漫不

經心相率因循疲玩大吏不肯實心屬員貪功妄

報或教供或刑逼苟圖目前塞責無誠心無實政

何日能淨根株前已養癰貽患今又縱賊埋憂試

問何心必欲再亂在生前爲大清國無用之臣僚
身後尙貽惡名於百世甘心庸庸碌碌實不可解
矣總宜密訪習教之家再尋伏藏之穴一二勇士
必能束縛何用多兵轉令免脫國家酬勲之典立
施閭里勾結之患永絕此時正法者不過數十名
他日保全者不下數十萬孰輕孰重其慎思之直
省臣工各抒忠盡爲國除憂爲家造福爲萬民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

卷四十一

九

保障垂萬代之忠貞朕宵旰以俟忍不動心乎勉
與否任諸臣耳甲戌季秋月朔御書手詔通諭中
外毋忽朕意

九月初七日甲午方受疇奏言查已革遊擊陳天
壽將逆犯劉成章之妻崔氏隱匿在署一案經
臣參奏將陳天壽革職嚴審緣嘉慶十八年八
月間劉成章會到首逆林清家內回去卽將家

口搬進滑城九月初旬賊匪滋事是月十五日
劉成章卽行他往其家口仍住城內迨官兵克
復滑縣劉崔氏混入被難婦女內奔走出城適
遇荆關協兵丁曹培祥將該氏領回帳房帶兵
都司陳天壽看見遣其子陳耀德等將劉崔氏
喚去送至武生申標家內暫住劉崔氏素性刁
狡恐將伊夫姓名說出有干坐罪始終隱匿不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

卷四十一

三

吐適民人劉玉春携家避賊有女劉文女走失
探聞申標家內有營官寄存婦女前往識認並
非文女其時申標外出劉崔氏希冀脫身遂私
懇劉玉春冒認爲女劉玉春應允往向陳天壽
懇求給領陳天壽不允及凱撤後陳天壽陞任
南陽鎮遊擊囑令申標將崔氏送至南陽並將
劉玉春之父劉文進喚到寫立賣契希圖掩飾

私帶婦女之咎遂將劉崔氏收留作妾實不知
 係逆犯家屬該革員之子陳耀德跟隨出師亦
 將劉成章堂妹幼女劉春女帶回劉春女在營
 時聞知伊嫂劉崔氏被荆關協兵丁曹姓帶去
 旋因查繳幼孩陳耀德將劉春女交出臣提省
 查訊供出劉崔氏跟究獲案應請將該革員陳
 天壽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兵丁曹培祥等分別
 擬徒杖責完結奏入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上諭內閣曰已革遊擊陳天壽收留劉崔氏作妾雖
 訊明不知係逆犯劉成章之妻伊係都司帶兵之
 員膽敢在軍營掠佔婦女實屬卑鄙無恥陳天壽
 著重責四十板枷號三個月再行發往伊犁充當
 苦差餘著照所擬辦理

九月十七日臣章煦奏言竊臣前次會同那彥

實查明同興在軍營保舉各員未盡允協奏奉
 諭旨令臣覆加詳核臣即欽遵檄查並核對案據所
 有青州滿營驍騎校阿納佈打仗十九次殺賊
 十五名擒賊七名佐領成順打仗十九次殺賊
 十一名擒賊五名均曾經托津保奏阿納佈
 賞戴藍翎成順以應陞之缺陞用該二員已蒙
 恩獎是以同興未經列入保舉毋庸再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加恩至前次同興未保之千總馬承舉經制外委王
 義如黃大文投効已革外委金玉魁該四員歷
 經打仗殺賊十餘名及四十餘名不等詢問劉
 清馬建紀等據稟實俱奮勇出力所有千總馬
 承舉外委王義如黃大文可否仰懇
 賞戴藍翎投効已革外委金玉魁遇有額外外委缺
 出卽行補用以示獎勵之處出自

天恩其同與原保

賞戴藍翎之曹州營把總霍學功殺賊僅止六名勞

績最次武舉仙魁打仗緝捕查無稟據均未便

濫邀

恩賞應請

旨拔去藍翎又

賞給武舉之德州滿營領催會林查止殺賊三名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請註銷武舉仍給還領催其投効從九品黃炳

前因查無捐照咨部茲准部覆以黃炳將黃炳

之名影射換照冀圖假冒邀功應請將黃炳原

保以從九品留東補用之處先行註銷查提審

訊治以應得之罪奏入

上諭內閣曰章煦奏查明上年曹州軍營實在出力

未保武弁續行保奏一摺萊州行營千總馬承舉

充州中營經制外委王義如黃大文投効已革外

委金玉魁四員歷經打仗殺賊十餘名至四十餘

名不等實屬奮勇出力自應加以鼓勵馬承舉王

義如黃大文俱著加恩賞戴藍翎金玉魁遇有額

外外委缺出卽行補用其同與原保賞戴藍翎之

曹州營把總霍學功殺賊無多勞績最次武舉仙

魁打仗緝捕查無稟據未便濫膺恩賞俱著拔去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藍翎又原賞武舉之德州滿營領催會林亦查明

殺賊不多著註銷武舉仍給還領催其投効從九

品黃炳冒名邀功原保留東補用之處著先行註

銷仍查提審訊治以應得之罪

九月二十三日庚董誥等奏言前據直隸總督

審奏汪英傑葛錫華等聽從入教預知逆期將

汪英傑葛錫華擬遣一案奉

旨此案汪英傑葛錫華聽從入教預知逆期原擬罪

名尙輕著交刑部核擬具奏臣等查汪英傑葛

錫華均拜已經病故之李會一爲師聽從入教

嗣因李會一向稱李盛德告知九月十五日白

蓮教鬧事該犯等畏懼李會一密言李盛德給

有奉天開道白布小旗插立門首可免殺害汪

英傑葛錫華均經收受布旗預知逆期卽屬逆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四十一

三

黨應將該二犯改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毋庸繕

進黃冊請

旨卽行處斬奏入得

旨汪英傑葛錫華著卽處斬

十月初八日丑

上諭內閣曰朕本日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五十六年秦承恩奏

陝西渭南縣地方拘拏劉照魁一犯訊係八卦教

會至喀什噶爾代震卦掌教王子重傳送家信得

受封號並代王子重口許同教發遣之屈進河等

六犯封號等語欽奉

諭旨以王子重復敢潛通信息與復原教罪大惡極而

屈進河等仍向王子重討求封號誓不畏死竟與叛

逆無異著將王子重解京盡法處治其屈進河等六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四十一

三

犯卽在該處正法等因仰見我

皇考高宗純皇帝懲邊邪惡綏靖邊陲至意上年逆案

內發往新疆各犯朕因人數衆多不忍駢誅是以

法外施仁貸其一死此等遣犯較諸盜犯情有可

原免死減等者情罪尤重該犯等到配後必應嚴

加管束不得任其私相往來又滋煽惑新疆地方

緊要著松筠恩長通傳南北兩路辦事大臣俱各

查照乾隆年間成案隨時懲辦如逆案内各遣犯一有過犯立即正法倘再有傳教等情卽照大逆辦理毋稍姑息以儆奸慝而靖邊圉

十月十六日癸酉董誥等奏請將審明聽從助逆

情罪次重人犯張三卽張大嘴擬斬立決俟本

月二十日後再行正法情罪又次重人犯鍾有

義擬斬監候暫行監禁待質應行緣坐之王存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富栗張氏等九名口分別發遣爲奴監禁趙四

一犯藏匿逆犯田起祿之姪田常有兒獲案後

復認爲己子請擬杖徒得

旨趙四一犯明知田常有兒係逆犯田起祿之姪私

爲藏匿迨獲案後復敢認爲己子情殊可惡僅擬

杖徒不足蔽辜著發往伊犁給官兵爲奴餘依議

十月二十一日庚寅董誥等奏言查逆犯張三卽

張大嘴臣等前經奏明俟本月二十日後正法

再查臣等節次奏明審擬斬絞監候之白三卽

白大海等犯十五名業已繕具黃冊進

呈謹另開事由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命下臣等遵將各該犯於二十一二十二日分起處

決奏入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天

旨張三卽張大嘴白三卽白大海屈麥子張八卽張

八十兒小曹二鄭得劉寬白大全俱著於本日處

斬劉成功賀士魁王大名卽王老明李添受李添

相梁莊兒李中連著於二十二日分別斬絞正法

劉六勛入教知情本應處絞惟該犯隨同差役張

沛作眼指拏凌遲逆犯王博并將伊姪凌遲逆犯

劉年兒出首就獲不敢隱匿尙知畏罪著加恩貸

其一死永遠監禁遇赦不赦

十一月初二日丑方受疇奏言據候補知縣張

丹桂會同輝縣知縣蕭焯緝獲逆犯王學道解

省研鞫緣王學道籍隸滑縣先後拜已故之劉

德隴及任連為師入震卦教與逆匪李文成劉

成章素識該犯復傳徒張俊功王學黥王自金

王化志四人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五日任連至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王學道家告知李文成被獲羈禁糾合同往劫

獄封該犯為異官伯王學道對眾聲言伊素知

兵法劫獄後不可據城若據住縣城將來必被

官兵圍剿後因賊眾不聽其言料必敗壞即落

後逃走並摘錄武經語句撫拾前代兵事編寫

書本隨身攜帶本年八月間逃至西山被獲

於審明後即恭請

王命將該犯處斬訖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方受疇曰方受疇奏審辦逆犯

王學道一摺所辦輕縱已極王學道一犯習教傳

徒助逆劫獄曾經得受異官伯偽封並為賊畫策

自稱習知兵法不可據城若據住縣城必被官兵

圍剿等語幸賊眾不聽其言據守滑城得以迅就

殲洗設或聽其詭計紛紛挺走豈不滋蔓難圖該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犯脫逃後復敢編造書詞逞其狂悖不法已極必

應凌遲處死以申國法乃該撫於審明後僅恭請

王命處斬並未梟示何不知輕重若此方受疇著

傳旨嚴行申飭該撫接奉此旨著將王學道屍身

仍凌遲梟示家屬緣坐

十一月十三日庚子胡克家奏言據阜陽縣縣丞

殷洪盤獲逆匪李成親提研鞫緣李成籍隸

荷澤拜東明縣人靳蘭爲師習學拳棒嘉慶十
 八年八月底靳蘭言及荷澤縣人吳方舟因荒
 歉乏食糾衆爬搶邀令入夥在曹縣村莊搶劫
 糧食數次經縣差拏正欲逃避九月初九日靳
 蘭吳方舟聞有劉姓聚衆至曹縣城內鬧事亦
 令夥匪用白布纏腰跟進縣城該犯於縣署殺
 斃一人隨衆出城到處掠食嗣遇兵勇圍剿潰
 散奔逃靳蘭吳方舟率衆往投滑城經牛亮臣
 挑選精壯二千餘人進城餘剩老弱分路竄逸
 該犯身受鎗傷負痛落後逃回家內見家屬均
 已逃散獨自沿途乞食甫至宿州卽被拏獲應
 請擬斬立決臣於審明後恭請
 王命將該犯處斬訖委員殷淇盤獲從賊逆犯尙屬
 留心可否交部照例議敘出自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聖恩奏入得
 旨盤獲逆犯李成之委員殷淇緝捕認真著交部照
 例議敘
 十一月十五日臣方受疇奏言據署滑縣知縣
 陳筠緝獲逆匪陳金貴陳展二名臣提犯研鞫
 陳金貴陳展二犯平日俱未習教嘉慶十八年
 九月內賊匪連三仲等至其村內搶掠脅合同
 行陳金貴陳展隨至黃莊搶擄逼脅村民黃老
 四王興如同行不允陳金貴點放鳥鎗將黃老
 四傷斃并令陳展用鎗札傷王興如左腿未死
 該犯等旋即乘間逃往遠處躲避近聞事平潛
 回被獲質訊被傷之王興如據供相符陳金貴
 陳展均應擬斬陳金貴已於審明後在監病斃
 陳展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旨即行正法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方受疇曰陳展等隨從逆匪持械傷斃不肯從逆村民既經供認不諱其被扎受傷之人並經質證明確該犯罪應斬決已毫無疑義該撫即應一面奏聞一面恭請王命將該犯斬決乃復照尋常案件奏聞請旨實屬拘泥方受疇前於應擬凌遲梟示之犯僅擬斬決此次復如此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姑息著傳旨申飭其陳展一犯著即處斬

方受疇又奏言查上年滑縣逆匪滋事除該縣本境村庄練勇防守之紳士人等業經那彥成分別鼓勵外其最近之濬縣城鄉屢被攻擾勢甚危險並衛輝府屬之汲縣新鄉淇縣輝縣封邱彰德府屬之安陽臨漳林縣內黃等縣均距滑縣不遠又開封府屬之祥符縣並歸德府屬

之商邱縣懷慶府屬之河內縣陳州府屬之太

康縣距滑縣稍遠而逆匪滋事之初官兵未集各該境守禦多虞迨賊匪竄赴司寨擾及封邱等處更恐其隨處勾結所在城鄉村落均有紳士人等捐備資糧團勇守禦賊匪所到之處既不能肆擾妻孥即賊蹤未到相距較遠地方民情亦得寧輯該士民等曉明大義實堪嘉尚謹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四

遵

旨查明各該縣捐贊出力之紳士人等開具清單敬呈

御覽請

旨分別賞給職銜以示優獎其餘出力稍次之士民人等由臣分別給匾賞資奏入

上諭內閣曰方受疇奏查明上年賊匪滋事各隣境

團練防護出力紳民懇請分別賞給職銜一摺豫省濬縣汲縣新鄉淇縣輝縣封邱安陽臨漳林縣內黃祥符商邱河內太康等縣上年滑縣逆匪滋事之初官兵未集該紳士等倡率捐資練勇守禦居民得以寧輯前經降旨飭令該撫查明據實保奏茲據方受疇開具清單奏請獎勵加恩著照所請知府銜趙日瑞賞加一級候選正指揮朱佩組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原任荊州府通判劉昇平均賞加五品職銜布政使司經歷趙珂賞加正六品職銜候選府經歷傅培椿賞加七品職銜候選刑部司獄王絳言賞加八品職銜候選訓導王三畏賞加教諭職銜舉人馬席聘李日新董用威均賞給七品職銜拔貢生候選教諭李其蕃王仰曾均賞加七品職銜廩生傅銑李新綬高連中郭大用均賞給八品職銜生

員王日昌周寬牛兆麟趙連元監生王舒邦張毓岸張殿玉陳希賢李芹梁濟川段永睿晉三元徐溥劉青黎均賞給九品職銜生員石麟昭前已賞加一等頂戴著賞加六品職銜武進士候選守備馬運泰賞加都司職銜武舉張大崧潘世坦宋夔周魁元丁承用均賞給守備職銜武生杜占鰲劉化宇高戴斌管俊趙瑞均賞給把總職銜以示獎勵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方受疇又奏言查滑濬二縣逆匪滋事所有逆產房地例應入官變解茲查滑縣境內逆產地三百九十八頃三十七畝零濬縣境內逆產地一百四頃八十八畝零應請分別召佃徵租其各逆匪名下應行入官瓦草房屋基地一併估變尙有續經查出地三十餘頃現在滑濬增設都司營分移撥弁兵事由創始應請設法調

劑又滑縣

關帝廟遵

旨修建並為殉難知縣強克捷建立專祠各廟春秋

祭享平日香火齋糧均須籌辦又滑縣歐陽書

院延師訓課生童並廣惠堂留養孤貧舊有經

費上年逆匪踞城均被焚搶並各鄉擬設義學

數處束修膏火口糧無出請將積查逆產地畝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十餘頃酌量分撥滑濬二縣營汛官兵並各

廟宇書院留養局義學等處召佃徵租以資公

用奏入

上諭內閣曰方受疇奏查辦滑濬二縣逆產地畝除

已查明召佃徵租外續查出地三十餘頃應行入

官懇將此項地畝分撥滑濬增設營分及滑縣新

建廟祠併書院義學留養局等處徵租貼補等語

滑濬地方現在增設都司營分兵丁等應募移撥

不無需費其勅建廟宇專祠及書院義學留養局

等項祭享膏火口糧諸費亦應籌辦加恩著照所

請將此項逆產三十餘頃分晰詳查酌量撥給該

處召佃收租俾資經費

方受疇又奏言滑縣軍務完竣之後滑濬兩縣

設廠煮賑招撫流亡清查逆絕各產搜捕逸匪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遣散鄉勇一切善後事宜責屬紛繁榮澤縣知

縣殷秉鏞投効知縣邵杰候選訓導舉人耿龍

光此三員均係一手查辦始終奮勉懇將榮澤

縣知縣候選直隸州知州殷秉鏞先換頂戴與

投効候補知縣邵杰均請留於豫省遇有相當

之缺補用候選訓導山西舉人耿龍光懇

恩賞給知縣留於豫省遇缺卽補奏入

上諭內閣曰方受疇奏請將派令散放賑銀撫卹難民並清查逆產地畝出力各員懇恩鼓勵等語著照所請榮澤縣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殷秉_三准其先換頂戴同投効候補知縣邵杰留於豫省遇有相當之缺奏請補用舉人候選訓導耿龍光著賞給知縣留於豫省遇缺卽補以示鼓勵

十一月十八日己巳山東巡撫陳預奏言竊照荷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三

澤縣拏獲趙二遂卽趙飛仁又直隸磁州拏獲趙三卽趙飛義解東審辦一案臣親提研鞫緣趙二遂卽趙飛仁趙三卽趙飛義均籍隸曹縣與父趙得重並兄趙飛隴弟趙飛成趙淳修俱拜張一爲師習震卦教嘉慶十八年九月初間張一至趙飛義家聲言軍師林清已在京城造反糾約趙飛義等起事每人分給白布小旗趙

飛隴與趙飛成在家照應趙二遂隨同蔡興旺

等及不識姓名多人於初十日夜間混入曹縣

城內至五更時蔡興旺囑令動手衆賊卽進縣

署亂殺趙二遂隨同搶劫當舖未經殺人趙飛

義與趙淳修跟隨朱成貴等及不識姓名多人

在定陶縣城外會齊初十日早朱成貴等入縣

署殺人放火趙飛義亦隨同搶劫旋卽偕至馬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四

家集地方與蔡興旺等會遇十二日至孔連坑

地方與官兵對敵趙二遂被官兵砍傷逃回家

內藏躲趙飛義仍隨同朱成貴等搶劫嗣趙二

遂聞知趙飛隴被官兵殺死趙淳修與張一被

曹縣拏獲正法卽逃往各處討乞趙飛義亦逃

赴磁州覓工先後被獲趙二遂卽趙飛仁趙三

卽趙飛義均應照律凌遲處死趙二遂業已在

監病故飭縣照例戮屍趙飛義於審明後臣即

恭請

王命將該犯正法訖奏入報

聞

十一月二十五日臣那彥成奏言據開州知州

朱煒等訪獲從逆匪犯賀金標李大榮二犯臣

親提研鞫緣賀金標李大榮均係滑縣白茂村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人嘉慶十八年九月間該村教匪邢四中賀恕

等滋事李大榮被賀恕裹去嚇逼隨行令其趕

車李大榮並未隨同搶掠抗拒官兵賀金標亦

被邢四中裹脅並給與腰刀白布將擄去不識

姓名二人逼令賀金標殺死十一月間官兵將

白茂村賊匪焚剿賀金標李大榮乘間脫逃在

各處求乞先後被獲賀金標應請擬斬立決業

於訊供後在監病故李大榮應請發往新疆給

官兵為奴奏入得

旨刑部議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

上從之

十二月十四日臣陳預奏言據署曹縣知縣張

恒等拏獲胡德明即胡大名一犯臣親提研鞫

緣胡德明即胡大名籍隸河南睢州遷至考城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縣黃河隄上居住嘉慶十八年四月間已正法

逆犯范廷棟赴彼生理與之認識范廷棟曾以

是年該閏八月必然反亂曹縣胡家莊可以避

難之言向胡德明告述九月初七日胡德明因

河水漲發恐難人居且憶及范廷棟之言即赴

胡家莊找賃房屋初十日早范廷棟率領多人

至彼擄掠撞遇胡德明被范廷棟嚇逼從行到

處劫掠十四日至朱樓地方聞知官兵已到胡
德明畏懼逃回考城旋被拏獲應請擬斬立決
奏入待

旨胡德明即胡大名著即處斬

十二月十六日壬董誥等奏請將審明聽從助

逆情罪尤重人犯王三董二均擬凌遲梟示董

二一犯暫行監禁待質情罪次重之宋二即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五王五高六三犯均擬斬立決情罪又次重之

孟大頭一犯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應行錄坐之

李王氏劉套兒等五名口及知情不首之王紹

祥等二名分別遣徒監禁至劉羅鍋子翟二引

宋二在大有莊李七牛十鋪內居住訊明不知

逆情惟不查明來歷輒行引領容留俱請擬杖

徒得

旨王三著即凌遲處死梟示宋二即宋五王五高六

著即處斬孟大頭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董二著

暫行監禁待質劉羅鍋子等四犯雖均不知宋二

從逆情事惟係御園附近居民遇有外來之人必

應詳細盤詰乃任意容留僅擬杖徒不足蔽辜劉

羅鍋子翟二李七牛十俱著改為杖一百流三千

里以示懲儆餘依議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十二月十七日癸

上諭內閣曰自上年九月十五日以後節次拏獲逆

犯審明已至東華門外見門閉跑回者共有三十

四名是日該班官兵等倉卒遇警亟將門扇掩闔

使羣賊不能乘機竄入較之西華門漫無捍禦者

其功罪實覺懸殊前已施恩將革退官兵分別降

補茲再行加恩其原降為委護軍叅領之雙福遇

有副護軍叅領缺出仍著帶領引見原降為護軍之真武保業已挑補護軍校外其雙全一員遇有護軍校缺出即行挑補原降為馬甲十四名內除崑崙保富清阿傅森布德克金布派恰布五名業已挑補護軍外其巴彥圖瑪達春雙祥那林福克精額全泰官紹鐘安延喜九名遇有護軍缺出即行挑補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聖

十二月十九日奴那彥成奏言據涿州知州呂嗣關訪獲逆犯支進才之子支羣兒年甫十歲不知支進才謀逆之事應照例監禁俟成丁時發往新疆為奴其輾轉容留之楊通等訊非知情藏匿均照律杖責完結奏入得旨刑部議奏旋經刑部議覆請將支羣兒永遠監禁如在監稍滋事端即行正法餘如所擬完結

上從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寅方受疇奏言前據劉成章之妻劉崔氏供出劉成章同教之程化廷當即飭拏解省又據署滑縣知縣陳筠等拏獲從賊匪犯徐占魁王文灼即王八牛二名一併解省緣程化廷籍隸濬縣曾拜程動為師入離卦教程動與劉成章素好嘉慶十八年八月內程動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聖

向程化廷告知九月十五日起事令其前往幫助迨初七日劫獄後程化廷即隨程動前赴道口管糧後被官兵將道口打破該犯又隨程動進城管事後來乘間逃走被獲解省又徐占魁一犯係滑縣皂役教匪滋事該犯被脅入教派管餵馬并領人挑滾十月內隨賊在開州地方與鄉勇打仗打死三人在逃被獲又王文灼即

王八牛籍隸滑縣被教匪裹去逼令從逆王文

灼隨至范家寨有村民范四不肯從賊被賊細

住鎗扎未死王文灼用刀殺斃迨後乘間逃逸

被獲臣於審明後卽恭請

王命將程化廷徐占魁凌遲處死王文灼處斬並將

程化廷徐占魁梟首示衆再輝縣匪犯高志林

前經拏獲據供入教助逆旋卽在監病斃臣當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一

聖

飭將該犯戮屍梟示合併附陳奏入報

聞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四十二

二十年正月十六日壬寅

上諭內閣曰前年逆案內自京逸出者有祝現等五

犯自滑城逸出者有劉成章一犯均係逆首林清

李文成同謀糾串渠魁其餘開單飭緝次要犯五

十餘名亦係從逆匪徒所以屢經降旨必欲緝拏

者將令罪人斯得亟正刑誅以彰國憲其事猶小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實以此等梟獍之徒若稍留餘孽在此時不過匿

跡偷生苟延喘息日久查拏漸弛又必煽誘愚民

復生萌蘖天下氓庶皆朕赤子欲使長享太平必

當淨除餘孽以保善良本年自立春以後瑞雪優

霑各省普徧仰見

上蒼垂鑒亦因除莠安良事非獲已是以

天心允協錫福降康凡我臣民皆當同深欽感著通諭

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督撫提鎮藩臬以及道府州縣佐貳等官大小同心將飭緝最要次要各犯嚴密查緝不可稍有擾累良民現在京城節次所獲餘犯於前年滋事後無不更改姓名混跡覓食所有飭緝各要犯俱曾見有賞格開寫姓名年貌自必更改姓名在同教之家隱秘窩藏總須密訪真確一捕卽獲則地方毫無驚擾而該逆犯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二

次第七獲一無漏網從此寰寓永慶救寧將來逆犯就獲時卽訊明自前年九月以後在境內藏匿其該管地方官縱失察年餘不惟免其處分仍必加以陞賞將此剴切曉諭各官吏當共釋疑慮咸圖自奮勉副朕意

二月初六日 壬戌董誥等奏請將聽從助逆情罪尤重之馬二卽馬文通照律凌遲處死梟首示

衆情罪次重之馬文明業經病故外甘牛子張喜卽張玉隴任三馬文亮曹黑子均擬斬立決知情不首之任四等五犯及應行緣坐之張劉氏等九名口分別發遣流徒監禁得

旨馬二卽馬文通著凌遲處死梟示甘牛子張喜卽張玉隴任三馬文亮曹黑子俱著卽處斬張劉氏聶李氏馬張氏祝星氏俱係緣坐逆屬又學習邪教情節較重著發往烏魯木齊給兵丁爲奴並著刑部查明案內歷次發遣各省駐防爲奴緣坐女犯內有學習邪教者一體改發卽由該處發往餘依議

二月十五日 辛未那彥成奏言據委員拏獲已正法逆犯李世德之子李大旺李二旺二名均年未及歲訊未預知逆情照例監禁俟成了時發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遣為奴奏入報

聞

二月二十九日酉那彥成奏言據委員拏獲邊

二即邊道遠一犯訊明該犯會僱與已正法逆

犯李世德家內傭工聽從習教經李世德之叔

李老給與布帶畏害接收事後復將李世德之

子李大旺李二旺藏匿應請發新疆給額魯特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四

為奴到配加枷號三年奏入得

旨刑部議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

上從之

三月二十四日庚戌董誥等奏請將聽從助逆情

罪次重之耿雨子祝二即祝磨兒均擬斬立決

祝二暫行監禁待質情罪尤重之董二在監病

故應照例戮屍梟示應行緣坐之王六及知情

不首之巴老等五犯分別發遣杖流完結得

旨耿雨子著即處斬董二著戮屍梟示祝二即祝磨

兒依擬應斬仍著暫行監禁待質餘依議

三月二十五日辛亥那彥成奏言據邯鄲縣知縣

尹鴻璐拏獲逆犯趙德即金玉一名臣親提研

鞫緣趙德先經師六成勸令入教嘉慶十八年

八月間師六成以牛亮臣欲動刀兵之言向告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五

又送給旗布約定九月十五日起事至九月初

三日師六成因李文成被滑縣收禁囑令於初

七日跟隨劫獄次日聞有官兵前往剿捕趙德

畏懼逃出各處求乞本年二月至邯鄲縣地方

被獲應請擬斬立決奏入得

旨趙德即金玉著即處斬

四月二十九日甲申董誥等奏請將監禁待質之

祝二卽磨兒並情罪次重之祝三卽秋兒均斬

立決知情不首之毛二卽毛連登杖流擬結得

旨祝二卽磨兒祝三卽秋兒俱著卽處斬餘依議

七月十七日庚子董誥等奏請將聽從助逆情罪

又次重之郝八卽郝忠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應

行緣坐之王張氏並知情不首之郝三隱匿逆

屬之張蒼分別遣流杖徒擬結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六

旨郝八卽郝忠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七月十八日辛丑陳預奏言據鄒縣知縣周景岩

等拏獲從賊匪犯趙振五一名臣親提嚴審緣

趙振五卽趙法魁籍隸定陶素與教匪蕭漢三

認識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九日經蕭漢三邀約

同不識姓名十餘人偕至張二狗子家會齊隨

赴縣署放火劫獄後見官兵齊集趙振五卽乘

空逃跑赴江南一帶討乞度日甫欲回家探望

卽被拏獲臣於審明後卽恭請

王命將該犯凌遲處死訖奏入報

聞

八月初九日辛酉那彥成奏言據長垣縣職員張

桂林等呈控山東荷澤縣匪徒畢臭等搶掠一

案經臣咨會山東撫臣飭屬關緝畢臭等各犯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七

提省審辦緣畢臭與已獲之畢大復禮畢大喜

畢大驢畢明畢玉柱畢連畢藏畢大官畢可畢

二柱戶畢二禿畢開驗畢貴畢學文畢三瞎畢

拴住均係山東荷澤縣畢家寨人嘉慶十八年

九月間已正法之教匪朱成貴率衆到村逼令

從逆朱成貴在村挑選八十人派畢臭爲大頭

目並派畢大復禮畢明畢玉柱畢大官畢大鹿

畢復義畢春景畢陶氣八人爲小頭目分路搶糧先後搶掠張家樓等村事主張桂林等家糧食衣服等物朱成貴復與徐安輞會齊同至滑縣適朱成貴之弟朱三聞知山東官兵剿捕其家帶同畢臭等回至胡家集探望家口已被官兵洗淨又逃至安陵集被官兵追趕畢臭等各自逃散至十九年二月內經事主張桂林等控縣查拏是年七月內畢大復禮畢大喜畢大驢復聽從畢二長等赴王維範地內搶糧王維範赴荷澤縣呈控經長垣縣差役拏獲畢大喜之弟畢二禿畢大喜邀同畢闖等趕往奪回陸續緝獲畢臭等十七犯除畢大復禮畢三瞻畢拴住畢學文四犯先後病故外畢臭畢大喜畢大驢均請擬斬立決梟首解赴各犯事地方示衆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八

畢明等十犯均請發遣新疆給額魯特爲奴
奏入得

旨刑部速議具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得

旨畢臭畢大喜畢大驢俱著卽處斬梟示畢大復禮
並著戮屍梟示餘依議

八月初十日

壬戌

方受疇奏言據滑縣拏獲何數

卽賀恕桑德卽桑第八二犯

臣提犯親鞫緣何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九

數卽賀恕籍隸滑縣先經教匪邢全忠卽邢四中誘令入教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七日教匪滋事何數撞遇邢全忠裏脅同行派管糧食復令該犯將村民李大榮拉至賊營邢全忠逼令李大榮趕車迨官兵攻破白茂村賊營邢全忠等均被燒斃該犯乘間逃逸後因回家探望被獲桑德卽桑第八籍隸滑縣被教匪李全信逼脅

代為做飯官兵攻破滑縣李全信被殲該犯乘
間逸出嗣被盤獲何數即賀恕請擬斬立決桑
德即桑第八請發往新疆給官兵為奴奏入得
旨刑部速議具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得
旨何數著即處斬餘依議

八月十三日_{乙丑}那彥成奏言據東明縣拏獲從

逆匪犯張為漢_臣親提研鞫緣張為漢籍隸滑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十一

縣嘉慶十八年九月初八日被教匪李梅裹去

隨同李梅赴濬縣與李文成會齊攻城李梅以

李文成若得地方即以張為漢做九門提督之

言相許嗣因未能攻破濬縣李梅又帶同張為

漢至黃岡營等處搶掠道口破後張為漢畏懼

逃逸至本年五月間被獲應請擬斬立決梟首

犯事地方示衆奏入得

旨刑部速議具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得
旨張為漢著即處斬梟示

九月初十日_{壬辰}那彥成奏言據杜勝營都司陳

宴熊等拏獲逆匪吳裕呈等四名提省審辦緣

吳裕呈吳城妮劉志高劉春牛均係河南滑縣

人嘉慶十八年九月間吳裕呈被業經殲斃之

教匪李梅率衆裹去隨至滑縣北關拒敵官兵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十一

被烏鎗打傷逃回在家藏躲吳城妮被教匪李

玉林逼脅隨同搶掠遇官兵殺敗乘空潛逃劉

志高與子劉春牛被教匪焦鳳來裹脅在賊營

服役數日即乘間逃回嗣經先後拏獲吳裕呈

吳城妮均請擬斬立決劉志高劉春牛俱請發

新疆給官兵為奴奏入得

旨刑部速議具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得

旨吳裕呈吳城妮俱著卽處斬餘依議

九月二十三日己丑董誥等奏請將聽從助逆情

罪次重之宋二卽宋五擬斬立決於十月二十

日以後行刑情罪又次重之吳六卽吳進才劉

七卽劉啟武俱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另籍

黃冊進呈於本年朝審以前辦理應行緣坐之劉

閆氏劉大女等五名口均發烏魯木齊給官兵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為奴姜得富媒娶逆犯劉第五之妻閆氏事後

詢出實情並不首報崔祥知情媒娶逆犯魯光

喜之妻王氏與隱匿逆屬之趙子貴等二名分

別問擬遣徒奏入得

旨宋二卽宋五依擬斬立決著於十月二十日以後

行刑吳六卽吳進才劉七卽劉啟武著入於本年

朝審逆案黃冊一併辦理劉閆氏劉大女著暫緩

發遣交刑部監禁留質餘依議

同日那彥成奏言查開州拏獲逆匪李鐸長垣

縣拏獲逆匪童添柱提省審訊緣李鐸本名李

庭延係河南滑縣人與子李兼從教匪袁德建

入教嘉慶十八年九月內袁德建糾邀李鐸從

逆令李鐸在賊營做飯李兼拒敵官兵許給李

鐸知府李兼總兵偽號迨袁德建被官兵剿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帶領李兼逃進滑城李鐸逃往各處躲避童添

柱係滑縣人被教匪程第七逼脅隨至滑縣河

西拒敵官兵敗回道口童添柱畏懼逃逸先後

被獲李鐸卽李庭延童添柱均請擬斬立決奏

入得

旨李鐸卽李庭延童添柱俱著卽處斬

十月二十二日癸酉董誥等奏請將聽從助逆情

罪次重之吳大卽吳喜兒擬斬立決情罪又次重之任自貴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遵

旨入於明年

朝審情實辦理情罪又次重之葛立業在監病故

應免戮屍奏入得

旨吳大卽吳喜兒著卽處斬任自貴依擬應斬著監

候入於明年朝審情實辦理餘依議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十四

十一月初九日丑董誥等奏言臣等節次審訊

逆案内擬斬監候孟大頭等四名已繕具

黃冊進呈茲謹另繕事由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命下臣等遵將各犯卽行處決奏入得

旨孟大頭入教助逆臨時畏懼未行業已得受刀布

郝八卽郝忠入教助逆臨時畏懼未行業已自行

打刀預備吳六卽吳進才入教助逆雖將白布燒

燬屆期徒手隨行中途逃回均屬法無可貸孟大

頭郝八卽郝忠吳六卽吳進才俱著卽處斬劉七

卽劉政武入教助逆本應處斬惟僅止代王林看

家並未得受刀布亦未隨同進城事後又在內務

府番役處充當眼目拏獲邪教六名尙有一線可

原著加恩貸其一死永遠監禁遇赦不赦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十五

十二月十四日甲子陳預奏言據委弁馬成舉等

拏獲教匪宗殿魁王秉元二名臣親提嚴審緣

宗殿魁卽宗二庫與王秉元均籍隸曹州宗殿

魁素隨教匪范馬駒習震卦教嘉慶十八年九

月內范馬駒往邀宗殿魁從逆嚇逼同行至魏

家灣等處搶掠宗殿魁旋聞官兵追至卽乘間

逃出王秉元經已正法之教匪袁興邦率眾嚇

逼同行代為運送行李旋即逃迤回家宗殿魁
即宋二庫應擬斬立決王秉元應發新疆給官
兵為奴奏入得

旨刑部速議具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得

旨宗殿魁著即處斬餘依議

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戊申陳預奏言據金鄉

縣知縣張京等拏獲逆匪節三臣親提嚴審緣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節三籍隸金鄉曾從已正法之教匪張淑習教

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該縣有已正法之教

匪李卓立領眾滋事張淑糾邀節三從逆囑令

推車同往搶掠旋因官兵追捕節三即逃至南

河一帶討乞度日因日久潛回被獲請擬斬立

決奏入得

旨節三者即處斬

二月初十日庚申那彥成奏言竊查次要逆犯劉

玉濫與林清牛亮臣等互相勾結實屬著名要

犯在逃日久臣派員四出躡訪茲據河間協右

營守備劉英魁四黨口營守備李士剛稟稱訪

聞山東樂陵直隸寧津交界地方有劉汝榮其

人教演拳棒繪畫老虎售賣年貌與單開劉玉

濫相似臣即飭該弁等不動聲色先購該處附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近村人杜連城設法往探杜連城邀同宋宗祥

等前往投拜劉汝榮為師學拳聽係饒陽人口

音向劉英魁李士剛告知劉英魁等即囑杜連

城等誘拏李士剛一面馳至省城而稟臣因聞

該犯拳勇甚精到處多有黨與隨添派都司劉

經千總蘇國太等馳往會同擒拏旋據劉英魁

等稟稱已於樂陵縣屬小宋家莊將劉汝榮拏

獲供係饒陽縣人劉玉滢等情臣催提來省復
飛檄饒陽縣知縣陳晉押帶劉玉滢堂弟劉才
等來省認明實係次要逆犯劉玉滢查牛亮臣
原供該犯係離兌吳良四武卦不知何卦頭目
臣與臬司盛泰在軍營審訊教匪僉稱劉玉滢
係教內大頭目今經獲案應請解交刑部詳細
研鞫奏入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六

旨劉玉滢著交刑部歸案嚴訊

二月十三日癸亥崇祿等奏直隸委員押解逆犯

劉玉滢到案先提另案數犯令該逆雜於其中

再監提董帽太當堂識認董帽太與該逆見面

卽指為饒陽劉玉滢奏入

上諭內閣日昨據那彥成奏擊獲次要逆犯劉玉滢

解京審訊茲據刑部審明劉玉滢實係飭緝逆犯

那彥成督緝認真所有伊任內奏事時不將緝捕
情形聲敘降三級留任遲孫氏控案並未親提審
訊又不附奏緝匪情形併案降三級留任回子伯
克過境未派道府大員護送降二級留任三案處
分俱著加恩開復其訪明劉玉滢踪跡設法擒拏
之河間協右營守備劉英魁著開復遊擊原官四
黨口營守備李士剛著以都司陞補均先換頂戴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九

協同獲犯之寧津縣知縣傅德臨著交部議敘民

人杜連城邀同宋宗祥拜投劉玉滢為師學習拳

棒誘醉擒獲杜連城著賞給把總並加賞藍翎宋

宗祥著賞給額外外委均令隨標學習以示獎勵

二月十四日甲子陳預奏言據樂陵縣知縣唐縉

良稟稱風聞該縣與直隸寧津縣交界之小朱

家莊有來歷不明之劉姓卽會營率領兵役前

往查拏行至中途聞劉姓於是日早間經寧津縣差役獲去隨將窩留劉姓之宋丑宋百順呂廷宋以元等拏獲并起獲劉姓所畫老虎一幅鐵錘一個查劉姓年貌與次要逆犯劉玉滢似屬相符請飛咨直隸嚴究等情臣查劉姓在樂陵縣境內逗留該縣平日毫無聞見據稟情形全係事後彌縫必應革職遣戍使通省知警奏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入

上諭內閣日前據那彥成奏在樂陵寧津交界地方拏獲次要逆犯劉玉滢現已解部審訊是係正犯本日陳預奏接據樂陵縣稟報訪得該縣境內小宋家莊有來歷不明之劉姓會營率領兵役前往查拏已被直隸寧津縣差役獲去當將窩留劉姓之宋丑呂廷等拏獲並起獲畫虎一幅鐵錘一個

等語劉玉滢係久經飭緝要犯在該縣境內一年之久鑿磨畫虎教習拳棒公然與人交接往來並非潛匿地窖山洞可比該縣平日編查保甲訪緝逆蹤所辦何事今該犯已為鄰境拏獲率將虛詞稟報以冀彌縫實屬可鄙可耻前經屢次降旨令陳預飭屬緝拏要犯並諭以如果獲犯即係從前久匿境內不但免其失察之咎仍予恩施原指各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州縣自行拏獲者而言若久經窩留境內毫無見聞經鄰境差人捕獲則其咎豈能寬貸樂陵縣知縣唐籍良著革職拏問交陳預審訊擬罪具奏陳預此次京察予以交部議敘原因其在山東巡撫任內二年辦事認真今於所屬境內窩留逆犯漫無覺察即應交部議處姑念平日辦理本省地方事務尚無貽誤著將京察議敘之處註銷免其交

議

三月初二日壬陳預奏言查次要逆犯劉玉滢

於上年三四月間到樂陵縣境內盤磨經張丙

義呂廷留住晝虎教拳後來又赴小宋家莊教

拳時來時去至今年二月被獲已革樂陵縣知

縣唐縉良毫無覺察復於事後虛詞稟報冀圖

彌縫應請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樂陵汎千總臧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繼志請革去千總一併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前

任勒休樂陵縣知縣劉維旄前署樂陵縣知縣

焦孟竹均請革職其失察之該管知府并該營

遊擊查取職名另行送部議處奏入

上諭內閣曰逆犯劉玉滢在樂陵縣境內晝虎教拳

窩頓一年之久該汎千總職司巡緝並無地方公

事可辦乃毫無覺察其咎較知縣更重樂陵汎千

總臧繼志著革職先於省城枷號一個月滿日責

處四十板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已革知縣唐縉良

著卽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以示懲警前任失察之

勒休知縣劉維旄署知縣焦孟竹均著革職該管

知府並該遊擊一併查明交部議處

三月二十七日丁那彥成奏言長垣縣知縣王

殿傑等拏獲從賊匪犯王二克义臣親提研鞫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緣王二克义臣王臣俊隴籍隸長垣嘉慶十八年

十月間滑縣教匪曹二率衆搶掠遇見王二克

义逼令從逆旋將搶得糧食令王二克义臣隨同

運赴滑城十二月初間官兵攻打滑縣王二克

义乘隙逃出現被訪獲請發往新疆給官兵爲

奴奏入得

旨刑部議奏旋經刑部照所擬議覆

上從之

三月二十八日戊申方受疇奏言據滑縣知縣楊

繩武等訪獲從賊匪犯朱成宗元德二名解省

嚴鞠緣朱成籍隸滑縣曾拜教匪王良道為師

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七日教匪滋事朱成即投

王良道入夥王良道領朱成等一百餘人在滑

縣城東山坡遇見官兵逃回又赴朱村勸令村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二十六

眾投順該村生員朱繼連與村人王大小朱振

邦等團練鄉勇拒賊抵死不從經宋克俊及王

良道等共領數千人至朱村焚掠朱繼連被殺

王大小受傷未死王良道與朱成等回至滑縣

城內幫同守城迫官兵攻破滑城朱成混入難

民隊內逃出近日潛回被獲宗元德籍隸滑縣

與宗元武宗元臣俱習震卦教嘉慶十八年九

月間宗元臣喚令該犯同入滑城令其帶領數

十人往富莊搶劫嗣宗元臣往招宗家灣武生

王潔監生宗懷瑾入夥王潔等不從欲將宗元

臣等網拏送官宗元臣聞知與宗元德帶領三

百餘人前往焚莊將王潔宗懷瑾家屬戕害多

人王潔宗懷瑾逃避得脫後宗元武被鄉勇殺

死宗元德因率眾焚掠被鄉勇傷斃多人畏懼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二十七

逃散二十年冬間潛回被獲臣於審明後即恭

請

王命將朱成宗元德凌遲處死仍傳首犯事地方示

眾奏入報

聞

方受疇又奏言查滑縣文生朱繼連練勇保守

村莊逆匪王良道等前往勸令投順該生抵死

不從致被戕害可否

勅部酌量議卹出自

天恩其潯縣武生王潔監生宗懷瑾亦經逆匪宗元

德等令其投順不從致被宗元德等率眾放火

該生等逃避得脫家屬被戕並隨同朱繼連練

勇拒賊受傷未死之王大小及朱振邦經臣於

提審時賞給銀牌綢疋合併附陳奏入得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旨該部議奏旋經禮部議將朱繼連照鄉勇例入祀

本籍昭忠祠

上從之

四月初二日辛亥陳預奏言前據委員千總馬承

舉等訪獲教匪頭目周文盛一犯臣提犯研審

緣周文盛籍隸定陶會拜劉允中之徒劉景堂

為師習震卦教劉允中係徐安幅徒弟周文盛

先於劉允中家與徐安幅認識徐安幅會向周

文盛道及教首李文成偽封劉允中為知府周

文盛為知縣嘉慶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劉允中

與周文盛商謀在定陶縣起事即於初十日帶

領多人同赴縣署放火戕官復先後在王家店

韓家莊搶掠隨赴河南滑縣徐安幅劉允中等

隨李文成進城留周文盛劉景堂紮住城外劉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允中給周文盛大白旗一桿上寫震官伯大將

軍周文盛九字稱係加封旋經官兵剿捕劉景

堂擊獲正法周文盛逃赴各處躲避經委員馬

承舉等偵獲臣於審明後恭請

王命將該犯凌遲處死訖奏入報

聞

陳預又奏言查周文盛一犯係捐納千總馬成

舉購覓眼線偵知周文盛在河南杞縣地方充當道士卽商同千總崔恒達帶領外委劉彪等密赴杞縣將周文盛拏獲臣謹遵旨查明據實保奏奏入

上諭內閣曰教匪頭目周文盛在逃日久經該弁馬成舉等設法購線於隣境拏獲緝捕尙屬勤能捐納千總馬承舉著賞加守備銜留於山東兗州鎮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天

標各營內遇有千總缺出卽行補用膠州營千總崔恒達著卽以守備陞補先換頂戴額外外委劉彪遇有把總缺出卽行拔補以示鼓勵

五月初十日丑方受疇奏言據杞縣知縣甘揚聲拏獲逆匪李法言一犯臣親提研鞫緣李法言籍隸山東定陶縣會拜教匪周文盛爲師習震卦教周文盛係劉景堂之徒劉景堂係劉允

中之徒嘉慶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劉允中與周

文盛商謀起事周文盛轉約李法言同行初十

日在劉允中家會集多人同赴定陶縣署放火

戕官並與官兵接仗嗣周文盛等前赴河南滑

縣留李法言在本村照應家口因官兵搜捕李

法言逃往各處躲避在杞縣被獲臣於審明後

恭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天

王命將該犯凌遲處死訖奏入報

聞

五月二十九日戊申那彥成奏言據新城縣獲解

從逆匪犯于城兒卽于士城及李幅祿卽李二

並逆匪辛五卽辛守幅之母辛王氏一案臣親

提研訊緣于城兒與李幅祿先後聽從辛守幅

拜李五卽李得爲師入榮華會嘉慶十八年九

月初間辛守幅往邀李幅祿隨同李五進京滋事李幅祿畏懼未從辛守幅當給白布一塊囑咐滑縣有人殺來帶上白布可免殺害李幅祿畏害收受辛守幅又將于城兒邀至李五家中令進京滋事約定十三日夜間在辛家村會齊起身至十三日李幅祿將于城兒喚往向其勸阻于城兒躊躇不定當夜未往辛守幅等待至起更因于城兒不到先即起身十四日早于城兒至辛守幅家經辛守幅之母王氏告知前情于城兒趕至固安之渾河口未見辛守幅等仍行回家嗣經先後訪獲應請將于城兒擬斬立決李幅祿辛王氏分別發遣為奴奏入得旨刑部速議具奏旋經刑部議將于城兒照擬斬決李幅祿收受白布未行改擬斬候辛王氏暫行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四十二

三

監禁俟拏獲辛守幅審明再行核辦得旨于城兒著即處斬李幅祿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辦理餘依議

六月初三日辛亥董誥等奏言臣等審辦林清逆案業經先後奏請將首夥逆犯並殲斃病斃自盡各犯共二百八十五名分別凌遲戮屍斬絞立決監候其學習邪教應行緣坐及知情故縱知情不首並牽連逆案各犯共五百七十七名口亦經分別斬絞立決遣軍為奴流徙各在案茲據直隸總督那彥成委員在山東樂陵縣拏獲次要逆犯劉玉澁並劉玉澁胞兄劉居等解部審訊緣劉玉澁籍隸直隸饒陽縣素業石匠手藝併畫老虎嘉慶十一年間劉玉澁曾隨深州人張老廣學習拳棒又在深州劉洛瑞家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卷四十二

三

有張林存放山神冊係學習金鐘單拳法符咒
卽行攜回十三年十二月間拜素習白陽教之
陳茂林爲師滑縣逆犯牛亮臣在陳茂林所住
莊內教書劉玉滙因與認識十六年間教匪賀
八告以教主劉姓欲定期起事劉玉滙向問劉
姓是何名字賀八以將來總可知道未向言明

十八年四月間賀八帶伊往見林清劉玉滙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

卷四十二

三

知林清卽係劉姓教主林清以山東河南皆有

夥黨人齊卽可起事之言向告劉玉滙旋卽回

家九月初間賀八邀劉玉滙至林清家與祝現

劉第五同坐飲酒林清告以十五日起事令劉

玉滙進京幫助劉玉滙以路徑不熟未允林清

復令往滑縣投牛亮臣入夥劉玉滙應允並聲

稱伊能畫符念咒行走如飛回家攜取雙刀邀

徒劉文通等前往林清隨令賀八買給新筆黃

紙硃砂並給錢一千而去劉玉滙起身後憶及

與牛亮臣止在陳茂林家會過一面已隔五六

年恐到滑縣牛亮臣不肯收留又聞有官兵赴

河南剿捕不敢前往到家後並未向劉文通等

轉邀嗣聞林清滋事各處拏人出外躲避十九

年春間至山東樂陵縣鑿磨生理四月間至張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

卷四十二

三

五才莊給村人呂廷鑿磨借房居住村人張克

成張丙義曾隨學拳數次二十年四月間至館

陶縣高家村見祝現劉第五同在茶館劉玉滙

詢以何處藏身祝現等告以現在袁武魁家居

住彼時因恐被人識破隨各分手劉玉滙仍至

樂陵在張五才莊附近之小宋家莊暫住旋回至

呂廷家本年正月被直隸委員訪獲劉玉滙應

請擬斬立決應行緣坐之劉居並習教傳拳知情留住之劉文通等十三名分別遣流徒杖擬結奏入得

旨劉玉滌著卽處斬餘依議

臣等謹維麟遊之世亦有封狼鳳噉之朝或生梟鳥妖星偶照不損天漢之光氛祲旋消端賴雷霆之怒况乎潢池盜弄奸宄譁張人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既自絕於天邪亦焉能勝正翦其羽翼何烏台之不除殲厥渠魁詎蠶蠶之有毒然而樞機一發詰戎或至經年根株未芟伏莽竟延累歲從未有懲創之神撲滅之速如平定天理教匪者也我

皇上經緯萬幾彌綸七德申明軍律嚴飭典刑窮發難之端先除元惡操輯寧之要首靖

京圻迨夫東豫攻圍專責成而收速效泊乎南山剿捕防滋蔓而蕝全功凡寅畏之

宸衷周詳之

睿算撫綏之

妙用賞罰之

大權莫不洞燭乎幾先綢繆乎善後臣等近從編輯

竊共校讐敬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聖謨用彰

天討夫以逆匪林清之煽惑也叛八卦之教誣三皇之稱授訣無生蓄謀有日內勾閣寺外結營員脅從則潛伏郊畿聲援則遙通豫克遂乘秋獮竊發奸謀當輦輶之戒嚴致閭閻之疑懼而預迴

帝駕減圍則急雨連朝特示

天成閉壘而迅雷中夜

明神儼臨夫

禁闕旗折妖燄

皇子親衛夫

宮垣鎗轟賊殪鯨鯢盡戮黎庶鼓舞於迎

鑿貌虎無譁兵衛森嚴於清道

皇上感深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吳服急切

考恩

翠輦裁儀

堯心愈惕

丹毫罪已

禹德彌隆

褒嘉徧逮賢勞譴責不遺泄沓義正尤勤仁育

德音沛而民安有備方可無虞軍實蒐而兵足凡內

寧之經畫悉

虔鞏所緝熙至若崔士俊伏於山東早膺顯戮李文

成拘于河北祇剩餘生同時之約全虛犄角

之謀何用而蹂躪方甚曹定疊陷嚴城裹脅

愈多輝溶半江蝨賊鹿真走險首逆則據寨

深藏虎盡負嶼羣凶則嬰城固守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皇上淵衷默運

神武聿昭

詔下十行券操九伐

諭嚴防堵江介無虞

命肅巡邏河堤永固經理用周夫糧餉徵調大集夫

戎兵安陵之勝已聞

特旨尤屢搜捕衛輝之師不進

詔書切責遷延

盼捷情殷

披章丙夜

探幾智決

籌筆寅朝拉朽摧枯

示兵機以神速披堅執銳鼓士氣而發揚用是道口

殲除桃源翦滅危樓已燬先聞司寨之焚崇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墉不完旋報滑城之克圍久合乎四面鼠竄

無由時恰逾夫三旬鳥巢悉破奮勉而膺

嘉獎功著旂常省釋而獲生全民登衽席若乃乘機

倣擾糾眾猖狂計兼顧以勞師忽三才之構

蚌鳴張陝右緣伐木之停工蜂起峽中遂揭

竿而倡亂深山大澤壽穴為艱密箐叢篁焚

林多礙

皇上隨時布策因地制宜

簡勝兵共乘銳氣勿為招撫

訓以納叛之非奚事張皇

諭以畫疆之守分股而責無旁貸芟夷豈慮途歧計

月而功有專歸掃蕩寧虞境險

飭重臣以預堵入川之擾無間

命勁旅以窮追渡漢之謀曷逞勢感乎青號綠號徒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三

散乎大旗小旗既蕩五陳四之悉誅亦蜀棧

秦關之皆靖矣夫禁鄉勇之募防後患之

特識也罰幼孩之攜肅秋毫之

令典也褒勤事之臣慰忠烈之

殊恩也正失察之罪懲昏庸之

嚴旨也明蠱惑之源開悔悟之

仁心也誅傳習之祖絕萌芽之

義斷也且兵革之事既以威衆刑罰之勅更以戢奸

不用重典無以警邪心不事旁搜無以遏亂

木

皇上恩威並濟

溫肅兼施果是株連皆從末減如經刑逼悉就平反

若惡已極於通天則法難寬於肆市至三至

再緝拏之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旨頻頒用勸用威激勵之

章屢下是以臣民共憤鬼蜮莫逃溯自林雙木之誅

迄於劉玉滢之獲讞獄之事厯乎三年麗法

之囚逾乎八百雖六逆尙遺餘孽而諸臣敢

怠鋤奸如其未伏冥誅知必速羅

天網從此滌瑕蕩穢園土風清吐氣令和寰瀛歲美

樸淳鼓腹共安田耕井鑿之常邪慝洗心咸

仰

經正民興之治臣等

霽顏日近

睿旨親承敬維

保泰之由悉本

行乾之化景

奮武揆文之畧莫名贊頌於毫端成纂言紀事之書

欽定平定教匪紀畧

卷四十二

竊效掄揚於簡末謹拜手稽首恭跋



聖武記

古教堂藏版

聖武記敘

荆楚以南有積威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廳忽軍問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積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

聖武記

敘

千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乃敬敘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 聖清尙矣請言 聖清以前之事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

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闈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稿伏於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陸後日胙於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號然以聖武記

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邁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 烈祖 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繼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用敢拜手稽首作 聖武記

道光二十有二載元默攝提格之歲孟秋相月哉生魄內閣中書舍人邵陽魏源敘于江都絮園

聖武記目錄

卷一 開創

開國龍興記一

開國龍興記二

開國龍興記三

開國龍興記四

卷二 藩鎮

開國龍興記五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卷三 外藩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

康熙 親征準噶爾記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卷四 外藩

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戡定回疆記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乾隆新疆後事記

聖武記 目錄

道光重定回疆記

卷五 外藩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西藏後記

乾隆征廓爾喀記

廓爾喀附記

卷六 外藩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國初征撫朝鮮記

乾隆征緬甸記

聖武記

目錄

二

乾隆征撫安南記

卷七 土司苗蠻回民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乾隆初征金川土司記上

乾隆再征金川土司記下

乾隆甘肅再征叛回記

乾隆湖貴征苗記

道光湖粵平獠記

卷八 海寇民變兵變

國初東南靖海記

康熙裁定臺灣記

康熙重定臺灣記

乾隆三定臺灣記

嘉慶東南靖海記

康熙武昌兵變記

嘉慶寧陝兵變記

乾隆臨清剿賊記

卷九 教匪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

聖武記

目錄

三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卷十 教匪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嘉慶畿輔靖變記

卷十一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卷十二

武事餘記掌故考證

卷十三

武事餘記事功雜述

卷十四

武事餘記議武五篇

聖武記

目錄

四

聖武記卷一

邵陽魏源撰

開國龍興記一

維帝軒轅畫井始遼粵及有虞州剖十二而遼以西則剖冀東北境是為幽州遼以東則剖青海外境是為營州于是有古孤竹之虛有古肅慎氏之國古孤竹國在府地肅慎國在今遼東吉林寧古塔地肅慎即女真之轉音楛矢肇騎射之本俗至漢分為三韓蓋三汗並治之天官書曰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其尾沒于碣渤蓋東方出震天地所以成終而成始旁薄鬱積數千年以有 大清國 大清國之興也肇有金遼部落

聖武記

卷一

十

繼兼有元裔之蒙古

繼兼有朝鮮又繼有明之關

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至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我

太祖

太宗用兵次第亦因之為先後其朝鮮

蒙古事屬外藩別為篇今特先其收服滿洲諸部者冠于伐明之前以昭造攻自毫之本

自山海關以東 留都之地統以

盛京吉林黑

龍江三將軍吉林為滿洲舊國

始祖所都之寧古

塔在焉黑龍江為遼金舊國金起混同江而索倫則遼

裔也遼起上京即今黑龍江北之呼倫貝爾地也金惟則起于黑龍江南在白都訥之東二三百里

盛京稍東之 興京則 肇 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發祥之地舊名赫圖阿拉在

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 盛京二百七十里

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 始祖鄂多里城居俄漢惠

故州仍稱寧古塔貝勒我朝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于

茲即明代之建州右衛也我 太祖高皇帝生明嘉

靖三十有八年溯之 肇祖當在明正統景泰之際

由 肇祖而上至長白發祥之 始祖當在遼金

未造矣 據開國方略載天女所生始祖傳數世而

太祖責烏拉貝勒布占泰曰我愛新覺羅上天降

聖武記 卷一 二

以來亦不知耶此明萬歷十有一年 太祖年二十

有五國人號聰睿貝勒以 景 顯二祖之響起

兵討尼堪外蘭率甲十三襲之于圖倫城尼堪外蘭倉

卒遁得甲三十卒百人以歸又討之于嘉班城于撫順

邊外皆不獲初 景祖世兄弟五人各築城環赫圖

阿拉而居遠者二十里近者五六里皆稱寧古塔貝勒

方 太祖起兵也同族之附明者謂尼堪外蘭為明

所善懼 太祖招禍于明聚誓 堂子屢謀除害

太祖有衆一旅克兆嘉城瑪爾墩城皆險固之區

或繫磔束馬而登或單盾冒矢石而克同族讐服 萬歷

年是時諸國分裂滿洲國之部五日蘇克素護河曰渾

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之部二曰訥殷曰

鴨綠東海國之部三曰渥集 亦作窩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

庫一扈倫國之部四 扈倫亦作呼倫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

烏拉皆金代部落之遺城郭土著射獵之國非蒙古行

國比也各主其方爭相雄長強凌弱眾暴寡而扈倫四

部最強在滿洲之北 惟烏拉在吉林當滿洲東北其輝

今盛京將皆以所居之河得名烏拉輝發二河入

松花江哈達葉赫二河入遼河即明之海西衛與建州

衛野人衛而三海西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

聖武記 卷一 三

葉赫偪處開原鐵嶺乃明邊之外障也東海三部則皆

野人衛在寧古塔以東瀕海島嶼距明邊絕遠羈縻而

已而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則皆建州衛處遼瀋之東

世相仇敵故尼堪外蘭遠遁築城于鄂勒琿特諸部中

隔我兵不能往討 太祖乃先自近部始萬歷十二

年以兵五百攻棟鄂部之翁鄂洛城萬歷十三年攻渾

河部之界藩城棟嘉城薩爾濟城與一弟三侍衛奔軍

先進渡河衝陣龍騰虎蹴以四人敗敵八百十四年復

攻蘇克素護河之爪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琿城哲陳部

之托摩和城皆克之遂越諸部攻尼堪外蘭于鄂勒琿

城罪人斯得先是明歸我 二祖喪時已給都督

敕書十道馬三十匹至是又給龍虎將軍之印及歲

幣銀八百兩萬歷十五年命巴圖魯額亦都攻哲陳部

二城阻漲渾河聯繩而渡跨堞而戰身中五十餘創卒

克之萬歷十六年復克完顏部時滿洲環境五豪部皆

服全有建州遂與海西部為敵國土產東珠人獲紫貂

元狐狍獐與明市于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兵食

日強富有七年又遣兵收服長白之鴨綠江部盡有

其衆于是遐邇讙息知 太祖志不小遂協而圖我

萬歷二十有一年葉赫哈達輝發烏拉尾倫四部科爾沁錫

聖武記

卷一

四

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訥殷長白山二部九國之師三萬來

侵營渾河北岸國人皆懼 太祖耐寢達旦詰朝率

諸貝勒拜堂子啟行至古呼山據險而陣諭將士曰烏

合之衆其心不一殪其前鋒必反走走而乘之必大克

時敵方攻赫濟格城命額亦都以百騎挑之敵罷攻來

戰葉赫貝勒布齋科爾沁貝勒明安身先督陣布齋馬

觸木而踣我兵斬之明安馬陷渾奔鞍跨驪馬遁衆軍

遂潰乘勝逐北斬級四千獲馬三千鎧冑千并禽烏拉

貝勒之弟布占泰軍威大震萬歷二十五年葉赫哈達

輝發四部遣使來乞盟締姻以其女弟歸 太祖是

為 高皇后初扈倫四部哈達萬汗最強且忠于明

為葉赫輝發烏拉三部盟主傳其子蒙格布祿兄弟內

鬪遂為葉赫所乘哈達乞援于明不許請入捍邊又不

許于是質其三子來告急 太祖命費英東噶蓋以

兵二千助之哈達旋惑葉赫貝勒之誑令執我將帥以

索其三質子而襲攻我軍于是 太祖舉兵克之盡

降其城寨明使以滅鄰來責乃復其子武爾古岱歸國

時萬歷二十七年也既而葉赫兵數掠哈達 太祖

使詰于明明人不問哈達饑乞糴于開原城明亦不與

哈達復降于我于是明塞亡南關是後我國始絕明貢

聖武記

卷一

五

惟互市萬歷三十五年輝發貝勒以所部多叛歸葉赫

遣子質我而樹援焉已又信葉赫貝勒之誑索還其子

以質于葉赫所約之昏亦背不來取而築重城以拒守

是年彗星東指輝發國 太祖征之輝發以亡萬歷

四十一年征烏拉初布占泰陣獲于我旋釋歸使上其

國妻之以宗女 錫之以敕書甲冑三十五年其所

屬之瓦爾喀部來歸 太祖遣褚英代善費英東以

兵四千迎之布占泰以兵萬人阻之為我軍所敗斬級

獲甲各三千師還又遣褚英阿敏以兵五千克其宜罕

山城布占泰懼不敢戰執獻葉赫之人以和并求昏

上親女許之四十年復背盟再侵我渥集部屬之虎爾哈路欲娶我國所聘葉赫之女又以鳴鏑射公主太祖親臨烏拉河克其沿河五城盡焚其廬舍糗時許盟而還布占泰復以其子質葉赫怒我師師至布占泰以兵三萬逆戰太祖身陷陣敗其軍先伏兵奪其城門盡樹纛幟布占泰收敗卒不能入遂奔葉赫烏拉以亡是秋遂以兵四萬征葉赫葉赫盡斂其鄉民保城使愬于明日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今復侵我行必及明矣明使游擊馬時相率火器千助葉赫太祖服其七城十九寨旋師葉赫恃明之援遂以所許我國之女歸蒙古時我太祖天命之二年明萬歷四十四年也太祖既誓師讎明裁撫順夷清河遂以天命四年萬歷四十六年春留兵六千守札喀關備明而自將六師深入葉赫克二十餘寨葉赫告急于明于是明有四路之師太祖覆其軍二十萬是秋克開原克鐵嶺拊葉赫之背遂圍其貝勒錦台什于東城圍其弟布揚古于西域攻東城之軍先破其郭士皆擁盾冒矢石穴城陷之錦台什登臺自燔死布揚古以西城降遂殲守葉赫之明兵于是明塞復亡北關其扈倫四國而外用兵最勤且征且撫者莫如東海三部及黑龍江之

聖武記 卷一

索倫等部其種族散處山林非有酋豪爲之雄長亦非如四扈倫之抗衡上國而兩朝勞徠招攜之故則見于天聰八年太宗諭諸將之征黑龍江者曰茲地人民語言騎射與我國同撫而有之即皆可爲我用攻略時宜告以爾我先世本皆一國之人載籍甚明毋甘自外是時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扈倫四部皆平始從事于東海三部其用兵皆未嘗與大衆其收服之人即校其射執區其等第編旗披甲與兼弱攻昧之師不同瓦爾喀部者沿瓦爾喀河入鴨綠江瀕海兩岸皆其部落在興京之南近朝鮮萬歷二十六年遣長子褚英以千卒征之取其安楚庫路屯寨二十餘招降萬餘衆三十六年瓦爾喀部優斐城長以五百戶越烏拉境來歸遣費英東等以兵三千往護之中途敗烏拉要截之兵三十七年與明盟誓并以瓦爾喀部落之流寓朝鮮者請于明明爲我諭朝鮮察還千餘戶太宗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大兵征朝鮮我瓦爾喀之在其國者二百餘戶皆來歸天聰九年崇禎八年命武巴海等以兵四百自寧古塔往征瓦爾喀收丁壯五百有六十以地多島嶼明年復分兵四路每路兵二三百各攜嚮導造海船先後共取還島丁千餘貂狐狍獾無算崇德五年命朝鮮

聖武記 卷一

以舟師攻瓦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來獻捷是為征瓦爾喀之師虎爾喀部者虎一作呼居虎爾喀河出吉林烏拉界

徑寧古塔城北行七百里至三姓城入混同江唐書渤海王都臨忽汗河者也虎哈即忽汗之音萬歷三十九

年命額亦都以兵二千攻東海虎爾喀部之札庫塔人

三日克其城俘斬三千并招降其附近五百戶天命三

年東海虎爾喀路長率百戶來朝遣二百人迓之

御殿燕之命願留者左願歸者右賜願留頭目八人男

婦各二十馬牛各十錦裘蟒服四時之衣田廬器賄皆

具于是爭乞留且轉招其族屬曰上之征伐非欲俘獲

聖武記 卷一 八

充賞也乃欲收我為羽翼也天命四年萬歷四十六年遣卒千

征虎爾喀部收其丁壯二千其路長來降者 駕出

城親款之列筵二百男婦牲畜田廬器賄如前賜崇德

八年遣阿爾津等征虎爾哈于黑龍江混同江即黑龍江之下游故混

同江亦通稱黑龍 凡克三屯招降四屯獲男婦二千八百餘牲

畜貂皮虎豹皮稱是是為征虎爾哈部之師渥集部者

在虎爾哈部之東連山茂林萬歷三十八年以卒千征

東海渥集部取其三路屯寨俘二千人并降其虎爾哈

路瑚葉路而還又有自歸之綏芬路寧古塔路命額亦

部以千人往遷之為渥集之雅蘭路人所掠遂擊收其

眾萬餘而還虎爾哈與渥集鄰故有在其部中者綏芬

雅蘭河出長白山背在寧古塔之南圖門江之東自行入海

塔東南行二百餘里入海 三十九年復以兵千取渥

集部之烏爾固辰穆林二路俘千餘人穆林河會烏蘇

寧古塔 是為征渥集部之師外此東海小部隨時略服

天命元年萬歷十四年征東海薩哈連路乘舟沿烏勒簡河

取屯寨數十八月至黑龍江岸霜未降冰結如橋師遂

濟及還上游復冰甫濟而解又招服南岸之諾羅路錫

拉忻路及使犬部音達璉塔庫喇二路諾羅河及音達

江使犬部亦在混同江南岸故知此所渡乃黑龍江下

游即混同江也錫拉河在寧古塔極東自入海乃奇雅

喀部人 天命二年萬歷十五年遣兵四百收瀕海散處各部

聖武記 卷一 九

其島居負險者剝小舟二百往盡取之天命十年天啟五年

遣兵征東海卦勒察部俘二千人蓋東海諸部在吉林

寧古塔以東與我隔於烏拉又貪烏拉布市之利甘為

其屬故自烏拉削平而後威稜薄海表今吉林將軍治

烏拉故城吉林城在盛京東北八百二十里在寧古

塔西六百三十里或云吉林即古雞林 其

所轄東西四千餘里南北二千里即烏拉諸部故境蓋

南沿鴨綠江圖門江之間及諸海島為東海瓦爾喀部

北沿天烏拉河松花江至混同南岸則虎爾哈部東抵

長白山陰則渥集部今大都并入滿洲矣再東北則為

使犬部之赫哲使鹿部之奇勒爾費雅喀又有庫頁部

海島衰廣埒臺灣近混同江海口其島雜有赫哲費雅
哈鄂倫春之人而庫頁為大殆仰 國初列舟濟師
往取者今與貢貂之赫哲諸部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
八旗蓋禹貢皮服之鳥夷介冀青東境云滿洲氏族源
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居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
諾雷部即虎爾哈部自寧古塔東行千餘里居烏蘇里
江兩岸者曰木倫部又東二百里居尼滿河源者曰奇
雅喀喇此二部即雅集部皆東路也又寧古塔東南有
班吉爾漢喀喇去烏蘇里江四千里一次遣官赴
尼滿河收貢頒賜此南路也自寧古塔東北行千五百
里居松花江混同江兩岸者曰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
五百里居烏蘇里松花混同三江匯流左右者亦曰赫
哲雅喀喇直使大國也又東北行逾混同江七八百里曰
費雅哈直至東北濱距寧古塔三千里曰奇勒爾爾
使鹿部也至黑龍江等部則天命以前未嘗征征之自
此皆北路

聖武記

卷一

十一

太宗天聰九年始時有人貢索倫豪于騎射乃命
副都統霸奇蘭率兵逾黑龍江收撫其未服壯丁二千
四百有奇餘丁七千二百而還崇德元年索倫為科爾
沁部落侵掠命來朝之索倫部長速歸防禦五年遣穆
什哈等征索倫俘其壯丁三千百有五十六年并徵蒙
古兵征已降復叛之索倫博木果禽其眾九百餘蓋索
倫當黑龍江極北與安大嶺之麓介俄羅斯及喀爾喀
蒙古之間挽強命中洞熊兕跡犇獸雄于諸部索倫村
格河精奇里江之間南距黑龍江城西至雅克薩城皆
五六日程距今將軍所治齊齊哈爾城千有四百餘里
在盛京東北二 天命間大兵雖一度黑龍江下游同江
千四百餘里

未嘗至索倫天聰崇德始臣絕域際東北海于是遼金
部落咸并于滿洲矣迨 聖祖康熙十年墨爾哲勒
氏屯長來歸編為墨爾根四十佐領號新滿洲二十八
年征服羅刹闢地至克魯倫河與安大嶺于是科爾沁
蒙古復獻出嫩江左右之錫伯卦勒察及黑龍江北之
達瑚爾壯丁萬四千有奇達瑚爾亦在額爾格河精奇
里江之間與索倫同地 一作額爾古訥河精奇打牲
部落之錯鄰蒙古者故獻歸滿洲分駐白都訥齊齊哈
爾二城編旗額置佐領皆隸于呼倫貝爾駐防副都統
而統于黑龍江將軍 呼倫泊貝爾泊皆黑龍江
上源遼興于此是為上京故東三

聖武記

卷一

十一

省伊犁駐防自滿洲蒙古漢軍外有索倫兵錫伯兵達
瑚爾兵鄂倫春兵卦勒察兵共編佐領九十有七皆打
牲部落異于游牧之蒙古非天聰天命間滿洲兵所有
也惟寧古塔以東諸打牲部落則皆不編佐領隸三姓
城駐防副都統而遙統以吉林將軍 三姓城當寧古塔
即肅慎 東北五國城在焉
故址
臣源曰恭稽會典八旗駐防之兵有游牧部落有打牲
部落游牧部落不一以蒙古統之打牲部落不一我
朝皆以滿洲統之 康熙以後始以游牧之巴爾虎及
厄魯特隸于黑龍江駐防附打牲
部落之後雖亦為東三 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敵中
省兵然非滿洲部落矣

原必先樹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
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族類同則語言
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故

命文臣依國語製國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
編旗籍不入滿洲八旗所以齊風氣一心志固基業規

模宏竅矣盛京與京境內皆老滿洲此外居近吉林之
錫伯人居近伯都訥之卦勒察人居近琿春之庫爾喀

人分駐佐領隨地隨時編丁入軍籍統稱為吉林之兵
伯都訥城北瀕混同江
琿春河南入圖門江黑龍江北之索倫達瑚爾二部

畫長夜暫北極出地五十一度視京師偏東十度有奇
聖武記 卷一 主

崇德而後與東北之鄂倫春奔走疏附後先禦侮是為
黑龍江之兵自索倫騎射聞天下于是後編入旗之達

瑚爾鄂倫春等部世皆索倫呼之而吉林一軍則但知
為新滿洲矣女真兵滿萬不可敵况領東北海之精銳

殫 兩神聖之訓練夫何敵於天下臣源又曰方
世祖之入關都燕也 命內大臣何洛會統八旗

兩翼兵留守 盛京康熙元年始設鎮守奉天等處
將軍十年始改稱鎮守寧古塔將軍十年移二十二年

以寧古塔兵征羅刹於黑龍江始設鎮守黑龍江將軍
是為東三省其後兵制增損裁并不一今姑據乾隆二

十三年會典之數則盛京將軍駐防兵萬有九千二百
七十六人轄副都統三城守
尉四防守尉二吉林將軍駐防兵萬有四

千三百九十二人轄副都統五協
領一佐領二黑龍將軍駐防兵八

千五百五十七人轄副都統三總
管一城守尉一兼滿洲蒙古漢軍索

倫錫伯卦勒察已爾虎達瑚爾鄂倫春共東三省兵四
萬二千二百有奇其後移駐新疆裁并不一今東三省

共駐防兵三萬五千四百有奇 國家大征伐輒出
虎符選壯軍鋒然乾隆征金川時將軍阿桂溫福等皆

力言東三省道遠供億鉅徵索倫兵一不如調近省兵
三嘉慶征教匪時 上諭亦言調黑龍江兵一其費

可募鄉勇數十則又不專恃留都常勝之兵而各視其
時與地

聖武記 卷一 幸

聖武記 卷一 幸

聖武記 卷一 幸

開國龍興記二

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受覆育列國英明尊號國號滿洲時明萬曆四十有四年 太祖年五十有八矣海西四國平其三惟葉赫恃明之援負隅乎肘掖而明亦倚葉赫為北關不利我之吞并也以火器兵助守葉赫并屯重兵于開原備犄角 太祖議我都城偏遼瀋將先圖葉赫則忠明兵擣我之虛非大挫明兵奪其氣不可按兵休士二載廣儲時利器械盡收諸部精銳天人協應迫時而動遂以天命三年興師伐明以七大憾誓告天地堂子步騎二萬發興京圍撫順降其游擊李

聖武記

卷一

五

永芳及民千餘戶夷其城而還敗其追兵萬人陣斬總兵張承蔭秋復克清河城斬副將鄒儲賢及其兵萬并克撫安堡謙場堡皆毀之時我兵志在葉赫故所得明城堡皆不守天命四年萬曆二十七年春征葉赫 命大貝勒代善等以兵五千守札喀關防明兵聞明師將大舉來犯引還是時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二十四萬四路深入每路兵六萬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出中路之左由渾河入撫順關張銓監之李如柏賀世賢出中路之右由清河入鴉鵲關閻鳴泰監之馬林麻岩出北路由開原會葉赫兵二萬入三岔口潘宗顏監之劉綎

出南路會朝鮮兵二萬入寬甸口康應乾監之而崔一琦別監朝鮮軍合趨我都城時蚩尤旗長竟天彗星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皆知其必敗明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日發紅旗趣進兵御史王象恆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關為戒不聽期以二月二十一日出塞大雪期泄二十四日我 太祖盡徵各路屯寨之兵集城中戒嚴以待明將杜松素勇輕敵欲立首功先期出撫順關日馳百餘里抵渾河河流急不結筏策馬徑渡軍多溺死而車營五百阻水不克渡三月朔我各路偵卒皆以明師告 太祖議以南北二路皆山險

聖武記

卷一

五

且遠敵不能即至宜先敗其中路之兵時杜松以三萬餘眾屯薩爾滸山而自引兵二萬圍界藩距赫圖阿拉都城百二十里我國築界藩城之夫役萬五千及防衛兵四百據吉林珪以拒 太祖命大貝勒 四貝勒以二旗兵援界藩每旗七千五百共萬五千而親統六旗兵攻薩爾滸大營六千人明兵恃火礮甫戰日未昃忽大霾晦咫尺不相辨明兵列炬以戰我兵從暗擊明萬矢雨集發無不中而明兵從明擊暗銃礮皆中柳林我兵無一傷者遂乘晦踰塹拔柵潰其軍三萬餘而右翼軍渡河援界藩者先遣千騎合山上兵據高馳下與山下兵夾攻衝敵陣

為數隊杜松中矢死逐北二十餘里漂尸及旌旗器仗
蔽渾河而下明北路兵聞之急據尙厓環營三濠火
器列濠外而騎兵繼後又潘宗顏及游擊龔念遂各以
萬人分營數里外相犄角皆列大車拒騎突以堅楯禦
矢并據形勢而陣蓋楊鎬所授節度也龔念遂軍先與
我軍遇 四貝勒引千騎橫衝之步兵繼進專攻一
隅斫其車破其楯 太祖馳赴尙厓明兵二萬陣
山麓 太祖方趣我兵登山據高下擊而馬林營內
之兵出與濠外兵合 太祖知敵將迎戰止兵勿登
山皆下馬步戰傳令復未徧而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

聖武記

卷一

六

勒即怒馬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摩
二旗兵繼之于是後至之六旗兵皆不及布陣縱馬馳
突人自為戰諸貝勒兵已貫陣出其背與大軍表裏夾
擊呼聲震天地明兵瓦解泥籍尙厓下河為之赤復
破潘宗顏軍于芬斐山馬林收殘卒走開原而葉赫兵
已于中途遁還于是兩路軍皆破明楊鎬聞之急檄止
李如柏劉綎二軍惟如柏得檄還而綎軍已涉險深入
距都城五十餘里尙未知西北路敗信也 太祖移
軍禦之留兵四千守都城綎軍連破數寨潰我駐防兵
五百我軍聞其節制嚴整軍行皆持鹿角止即成陣礮

車火器甚練乃使降卒之黠者持杜松令箭往言西軍
已薄敵城促之速進綎以無號礮為詰卒詭詞而返急
令傳礮縱行二十里間礮聲大起心恐西路軍專其功
惟虞足之不前下令棄鹿角而進道狹分四萬兵為四
軍前二軍皆其精銳第一軍陣阿布達里岡 四貝
勒引右翼兵出其上乘高擊之綎軍殊死戰大貝勒又
引左翼兵出其西冒杜松軍旗幟被其衣甲給入綎營
大呼格殺軍遂潰綎退入後軍未及陣為我所乘力戰
死其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二萬營富察之野方戰大
風走石揚沙塵蔽營目不得開火器皆反擊我軍乘勢

聖武記

卷一

七

衝入其壘應乾大敗遁去朝鮮副元帥姜功烈遂以朝
鮮餘兵五千降是役明傾天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
朝鮮葉赫精銳同日深入使我不能兼顧我軍不過四
五萬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士卒僅損數
百人盡獲其駝馬甲仗礮車軍實數百萬明與我
朝之興亡肇於是戰夏四月遂攻開原開原城在瀋陽北二百十五里
馬林敗後尙不知斂兵保城盡出陣四門外我兵先敗
其東門外兵奔走爭入城填擁于闕我兵奪門逐北而
三面攻城之雲梯已蟻傳而上城上守兵少皆潰其三
門外兵欲遁為我軍扼其濠不得渡殲焉籍所俘三日

舉之不盡以天暑不復還都即休士馬于界藩城秋七月克鐵嶺在開原南六十里八月遂滅葉赫于是語言相同之國盡為我有疆域西至遼南至朝鮮東至海北抵黑龍江明逮經略楊鎬治罪以熊廷弼代之時遼瀋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遼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發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鎮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為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以俟窾會 大清亦按兵不攻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乞罷

聖武記

卷一

六

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材也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為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議者多言收降太濫恐間諜雜其中禍且叵測宜徙之他地應泰不聽降人多占民居婦女遼人憤怨 大清又厚撫遼人之往來我地者于是降人與遼人皆為我耳目天命六年春攻明瀋陽距城七里而軍城外濠塹數重埋刻木立牆柵列火器楯車兵七萬乘城內外守禦甚具總兵賀世賢勇而嗜酒見偵騎數十即率千騎來追我兵佯北誘之俄而伏發世賢且戰且卻至城下降人內應斷其濠梁不得入身

中十四矢尤世功引兵救之亦戰死城遂陷總兵童仲揆陳策以兵來援師次渾河石砬土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策仲揆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壘未就我兵急攻卻復前者三邦屏戰死諸將渡河走入浙營我兵圍之數重營中發火器多殺傷已而火藥盡短兵接我兵萬矢環集策仲揆等猶揮刃衝突各殺十餘人乃死是役明以萬餘人當我數萬眾雖力屈而覆為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我兵遂乘勝攻遼陽袁應泰盡撤奉集咸寧諸軍并力城守引水注濠環濠列火器而自督總兵侯世祿等出城五里迎戰我軍敗之始斂兵分陣

聖武記

卷一

九

固守 太祖命塞其水源泄其閘口奪其橋先布楯車護之右翼兵囊土運石壅水畢遂渡濠鏖戰殺溺無算左翼兵奮奪橋遂冒礮火登城據其一隅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以待婦女亦盛飾臨門蓋降人導之也是夜明兵猶列炬拒戰達旦我右翼兵亦登城明經略袁應泰督戰城樓佩印自焚死御史張銓被執不屈死其餘逃者逃殉者殉城中民皆結采焚香乘輿迎 上鼓吹導引入夾道呼萬歲于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下遂定議遷都遼陽遼瀋既失明大震明帝盡謫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

弼于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六營又分戍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并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自遼河至廣寧三百餘里稍置烽戍傳哨而大兵悉聚廣寧深濠高壘以俟化貞素昧不知兵及與廷弼議不合則益務為大言謂不必籌登萊水師也有皮島毛文龍在不必籌士馬甲仗也有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在不必籌芻糗也

聖武記

卷一

三

有遼人可因之糧壺漿牛酒在不必謀鄉導也有降將李永芳內應在不必修守備也有敵人新築遼瀋諸城在廷弼極言遼人不可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不可忽營壘城濠不可不嚴備化貞一切反之且言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兵部尚書張鶴鳴篤信之無言不從廣寧兵十四萬廷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略虛號而已至十月冰合大清將渡河邊民爭竄張鶴鳴方集廷議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大兵已闌西平堡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昇得功及祖大壽往援並檄鎮武間陽之師共援西平過

大清兵于半陽橋甫交綏得功先奔鎮武間陽兵亦潰總兵劉渠祁秉忠戰沒祖大壽走覺華島大清兵方次沙嶺不進而得功已陰為內應譎言敵騎薄廣寧城中大亂化貞不知所為踰垣奔城單騎走二僕步從遇廷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笑且憤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使為殿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孫得功迎大清兵入廣寧化貞已竄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降大軍略地至中左所而還乃留諸貝勒統兵守廣寧而移河西歸降各官民於河東時天命七年正月明天啟元年也明

聖武記

卷一

三

帝逮王化貞兼逮熊廷弼明臣祖鶴鳴化貞者且專劾廷弼于是以王在晉經略遼東與薊督王象乾籌邊象乾專主款蒙古以捍東陲而在晉專主守關門棄關外欲于關外八里築重城守以兵四萬明大學士孫承宗請自往決之抵關歷詰其謬明以承宗代在晉督師乃議守關外寧遠覺華島相犄角覺華島在寧遠城南十六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為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承宗盡驅之邊外使袁崇煥築寧遠城守關外地二百餘里天命十一年天啟五年承宗復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復遼河以西舊地

承宗在關四載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汰軍萬七千餘省度支六十八萬立車營水營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答鹵楯之具各數百萬開屯五千頃寧遠迄成雄鎮時 我 大清方營都瀋陽按兵四載不攻而明太監魏忠賢黨日夜排承宗去之以高第代高第力言關外不可守盡徹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杏諸城守具將士于關內委弃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哭聲振野并欲徹寧遠前屯二城僉事道袁崇煥以死誓守不去 大清知經略易與于天命十二年天啟六年大舉西渡遼河抵寧遠大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截

聖武記

卷一

三

山海關大路而軍崇煥偕大將滿桂等刺血書誓將士堅壁清野以俟詰城中奸細并檄前屯山海關守將遇寧遠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煥令閩卒發西洋巨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三日再攻再卻圍遂解 太祖不憚者屢日時明關外軍餉皆海運積覺華島距寧遠城南十六里守兵四萬營冰上鑿冰十五里為濠衛以楯車 太祖遣兵從冰未鑿處襲敗之又敗其島上二營焚其舟二千及芻糧數萬而還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關上不救于是明罷第麒以王之臣趙率教代

之而擢崇煥巡撫寧遠旋召還王之臣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專任崇煥是年八月我 太祖高皇帝崩七年

十 四貝勒立是為太宗文皇帝 太祖每有征

伐與諸貝勒適野而謀畫地而議上馬而傳令上下等威不甚異以五大臣議政十大臣理事無留獄無壅情令簡而速故事無不舉臨敵七旗卻走一旗拒戰即以七旗佐領之丁給一旗一旗卻走七旗拒戰者亦如一旗內半卻走半拒戰者亦如之罪親不貸功疏不遺令信而必故戰無不克興京內城居宗室勛戚外城居宿衛親兵萬餘此外遠近十餘萬戶散處遼河東西無

聖武記

卷一

三

事耕獵有事徵調戰勝分俸受賞人自為兵人自為饌無養兵之費故用無不給起兵二十載而國基建又十載而王業大定

臣源曰謹稽薩爾濟之戰 盛京通志謂以五百兵

破明兵四十萬然考明四路之師實止二十萬合朝鮮葉赫為二十四萬每路各六萬而薩爾濟所破乃杜松一路耳敵軍二萬圍界藩四萬營薩爾濟而 太祖

太宗以六旗兵攻薩爾濟每旗七千五百人是以四萬有餘之兵攻四萬之敵以二旗兵援界藩是以萬五千兵攻二萬之敵在山上者千四百人杜松軍破而山下萬有三千六百

後我軍皆萃于尙間厓馬林破而後我軍皆萃于布達里岡其留守都城者僅四千則是八旗五萬餘人盡行亦傾國之師矣戰非一日軍非一路兵法當垂後世烏得為五百人破四十萬之吳詞以疑史冊哉恭讀

高宗純皇帝薩爾澗書事曰爾時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眾不滿數萬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協力師直為壯何天之龍用能破明二十萬之眾至哉 典謨揚

大烈觀 耿光詔萬禩詎惟是大白小白之乘天弧

天角之御氣驅風雲祥燭東海也昭陵有石馬二曰大

御也鎧重體豐凡馬弗能勝惟乘小白日行百里乘大白日行五十里又實勝寺尊藏 兩朝甲冑數人弗

聖武記 卷一 三

能舉所遺弓壯士弗能開矢長四尺餘射及二百步外中必疊雙明季每日暮望東北方紅光燭天或謂塞外燒荒或占主旱不知乃我朝東興之祥

開國龍興記三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時年三十有八明天啟七年也明遼東巡撫袁崇煥將覘我虛實遣使同李刺麻來弔並賀

即位 太宗文皇帝亦以書報之往復者再是

為我 朝與明議和議戰之始其書略言昔我師既

克廣寧時諸貝勒將帥咸請入山海關我 皇考以

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而入處漢地易世之後皆成漢

俗因欲畫山海關以西漢人制之遼河以東我制之滿

漢各自為國故軍未入關而返原無爭主中原之心也

如欲畫疆定約修好息兵其尊卑稱謂我當讓爾主一

聖武記 卷一 三

格爾諸臣讓我一格其歲幣我以東珠稜貂明以金銀

緞布各若干如約初關外四城表延二百里北負山南

瀕海廣四十里耳屯兵六萬艱於轉餉故孫承宗復錦

州中屯大凌河諸城開屯足食自高第盡撤去寧遠無

外障崇煥陰欲復之乘我有事朝鮮陽遣使議和以暇

修復舊疆為屯守計我 朝知其情故和議卒不得

要領會朝鮮兵凱旋夏五月遂攻明先趨大凌河城城

王未竣守兵皆遁惟錦州守備已固總兵趙率教懲渾

河瀋陽之事不納潰兵我 朝縱還臺堡降卒二千

城者拒之雖往返議和之使亦不令入城我軍力攻城

西隅垂克為明三面乘陣兵塵救所卻遂退五里而營移擊其援兵于寧遠崇煥守城內而滿桂尤世祿背城據濠列車營火器以拒太宗稍引退踰岡以誘之明兵堅壘不動貝勒代善阿敏以地險皆請勿攻

太宗曰我軍攻城既不克野戰又不克曷以張國威命侍衛皆冠兜鍪持盾大呼馳進諸軍皆冒死衝突我貝勒數人受創猶力戰明滿桂中數矢亦不退殺傷相當屍滿濠塹復回攻錦州濠深濶天又暑乃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我大清自起兵明軍望風潰竄無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魏忠賢猶使其黨劾崇煥不救

聖武記

卷一

五

錦州為暮氣崇煥力乞退以王之臣代之復議徹錦州守寧遠會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明誅魏忠賢復用崇煥督師建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野戰既非所長惟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守為正戰為奇和為輔數遣使來議款太宗答以遼東土地天授不可還惟許易尊號稱汗不用國寶令明造印給我議仍不決天聰三年冬崇禎二年大舉伐明以蒙古兵為嚮導兵十餘萬分道深入師次青城哈喇沁部地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爾古泰夜詣御帳密諫以勞師襲遠馬疲餉匱恐深入後敵環攻斷我歸路也力爭至夜半太宗惡

崇煥欲去之決計由喜峰口毀邊牆入圍遵化巡撫王元雅尚汰城中兵四百其汰兵即開城延我師陷之總兵趙率教戰死明帝命薊遼總督劉策控扼石門以防西鞅我兵已趨薊州而明督師袁崇煥率祖大壽何可綱自山海關兼程入援明帝命盡統諸援軍我軍營南海子崇煥營沙河門外鏖戰互有殺傷我軍縱反間言與崇煥有成約令所獲太監知之陰縱使去明崇禎帝前疑崇煥擅殺毛文龍至是即召崇煥入城下之獄于是祖大壽何可綱引兵萬五千走出山海關明帝乃命大同總兵滿桂為武經略起故督師孫承宗自通州移鎮關門大壽乃斂兵待命滿桂督步騎四萬陣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鎗礮十重我兵宵進效明兵甲裳旗幟時明援軍滿郊甸滿桂以為援軍也黎明乘不意突衝入其營滿桂戰死生禽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明帝以庶吉士金聲薦擢游僧申甫為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為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卒未訓練敗死太宗不欲究武乃為議和書分置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略薊而東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遷安克灤州惟昌黎知縣左應選率居民并集各城潰兵登陣固守蒙古兵攻之不克命大臣達爾漢往晝夜進攻亦不克

聖武記

卷一

五

太宗自撫寧移師四面環攻之火燎雲梯折復持柵
鑿城亦被卻而三河寶坻亦以堅守得全 詔罷攻

班師留貝勒濟爾哈朗等統兵萬人守永平其遷安灤
州遵化各留兵守三月 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
往守永平各城時明各路援軍二十萬以馬世龍統之
與承宗關門之軍東西犄角及是乘我大軍之歸以五
月十日先攻灤州人斫一柳立平其濠發大礮摧其堞
我守將潰圍走貝勒阿敏見明軍勢盛擁重兵屯永平
不援遂召遷安滿兵回永平盡屠城中降將兵民夜奔
城遁并檄遵化諸將同還又不嚴殿後為明軍所襲士

聖武記

卷一

表

卒多死六月至瀋陽 太宗震怒議罪幽禁天聰五

年崇禎四年始鑄紅夷大礮命漢軍演火器秋復攻大凌河

城時承宗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疆欲并力先城

大凌河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遂同右屯城並築會是

秋兵部尚書梁廷棟罷代者盡反其議言築城非策盡

徹班軍萬四千赴薊獨留防兵萬僅給糧萬石承宗議

以糧散軍委城而去毋資敵禾嘉又不可八月 大

清兵來攻時半月兼築兩城大凌雉堞僅完其半我兵

四面掘長圍而分軍截錦州之援九月邱禾嘉及總兵

吳襄宋偉等步騎四萬逾小凌河而陣 太宗分軍

為二先率其半以進見敵陣整欲俟其移營擊之乃引
還明兵四鼓趨大凌河陣于長山口距城十五里

太宗督兵三萬擊之敵仍堅陣不動乃率兩翼勁騎先
衝宋偉營營中火器震天我左翼避鎗礮隨右翼後而
進宋偉殊死戰營不能破我前鋒多死復麾左翼兵趨
吳襄營東發大礮火箭攻之時黑雲起風從西來襄軍
乘勢縱火將偏我陣忽大雨反風襄營燬先走我右翼
攻宋偉營力戰至晡亦衝入其壘明軍大奔我伏兵截
其歸路殲之大壽弟大弼者為副總兵號萬人敵嘗以
五百騎突我軍于錦州又幾及 御馬之腹 太

聖武記

卷一

表

宗稱為祖二風子至是率死士百二十人能滿洲語者

易服辨髮夜突 御營于白雲山火藥偏帳起諸營

驚擾我侍衛親軍力戰黎明乃退十月大凌河援盡糧

絕殺人馬以食城中商民三萬僅存三之一我兵聲礮

揚塵詭為援兵誘之出城敗還既而錦州援兵四萬果

至城中聞礮疑不敢出夾擊大壽遂降言妻子在錦州

請詭往內應 太宗縱之還大壽復為明守十一月

我兵攻杏山攻中左城不克明臣劾承宗不當城大凌

河喪師辱國承宗劾邱禾嘉違令失機諸罪並自乞罷

遂罷承宗明年四月始罷邱禾嘉以楊嗣昌代之先是

明陝西大饑盜賊蜂起邊軍乏餉者應之及燕京被兵延綏固原甘肅臨洮寧夏五鎮總兵皆以勤王入援陝賊益不可制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勁卒五千入援兵部調守通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良鄉三日皆不得餉士飢掠食又以不戢士逮如杞于是五千人潰歸而晉賊又從此起至是并承宗去之東西交關明遂不可為矣初天啟間王象乾王在晉主款蒙古定月餉新舊額賞及馬市歲約百萬馬市者順義王俺答裔歲進馬五萬二千五百易銀三十二萬及崇禎初順義王裔為插漢部所逐因請代順義守邊求額賞而飢困無馬

聖武記

卷一

末

可市遂請援例折價大同巡撫張宗衡力言插部衰弱無能為不當歲耗百萬以餉飢困悖慢之虜因陳插十
四可圖及圖插十四方略與象乾爭議不決天聰六年
崇禎五年 太宗滅插漢屯歸化城賜明大同陽和宣府
各邊臣書曰朕統師至此詢知爾國歲給插漢至百餘
萬與其費此于無用之地曷若與我修好自當遜爾為
大國爾等亦當視我居插漢之上遂與明大同巡撫沈
榮等刑白馬烏牛盟大市于張家口斬我部蒙古兵之
掠明境者以徇明帝聞之逮榮治罪于是益無人敢議
款者天聰七年 崇禎六年 明登州參將孔有德耿仲明以舟

師來降又明年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來降三人皆毛文龍部將文龍誅後孔耿叛據登州自稱都元帥及總兵官突圍航海來歸可喜亦收諸島眾數千至令領火器為一軍孔耿為天祐兵可喜為天助兵 詔諸貝勒

大臣議征明與朝鮮插漢孰先皆言我勁敵惟明其朝鮮插漢宜且置度外山海關外寧錦各城堅守亦可緩圖惟由間道深入明腹地腹地得則外藩外郡自歸順天聰八年 崇禎七年 秋七月復命兵四路伐明一從尙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口入會于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于應州一由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又

聖武記

卷一

末

有沿邊繞殺虎口至朔州者所向克捷九月凱旋天聰九年 崇禎八年 春 命貝勒多爾袞岳託豪格等往收插漢部落侵掠明邊并 命多鐸率兵攻明錦州以綴其西援之師八月多爾袞等既降插漢得其傳國璽并由朔州毀寧武關入略代忻應悖擊斬明兵六千餘俘獲人口牲畜七萬六千還歸化城天聰十年 崇禎九年 四月 羣臣以功德隆盛恭上 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改元崇德國號大清時 上年四十有八矣尊 太祖曰武皇帝追王以上 四世封大貝勒代善等親王賜異姓功臣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及外藩蒙古各

部王爵惟朝鮮不肯推戴且有違言 上將親征之

先伐明以挫其援是秋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分

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偪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

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有八萬明督師兵部尚書張

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藥求

死九月我兵從建昌冷口出邊明守將崔秉德請以兵

扼我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俟我兵出口二日始至

石門明亦不之罪也二年崇禎十年春 太宗遂親征朝

鮮降之語具征撫朝鮮記崇德三年崇禎十一年 親征

喀爾喀秋八月 命睿親王多爾袞克勤郡王岳託

聖武記 卷十 手

等兩路伐明薊遼總督吳阿衡醜酒不設備 大兵

遂入墻子嶺及青山關兩翼兵會于通州至涿分八道

一沿山一沿運河其山河之間六道並進明督師盧象

昇與兵部尚書楊嗣昌不合關寧重兵盡屬中官高起

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又令陳新甲分其半

象昇從涿州進保定大戰慶都互有殺傷進至銀鹿所

部兵又潰半以五千卒遇我兵數萬圍三重起潛擁重

兵相去五十里不救象昇血戰兩日礮盡矢竭猶手格

十數人乃死 大清兵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至

山東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執德王凡克城五十降城

八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白金百餘萬先是明山東重

兵扼德州楊嗣昌用員外張若麒議張若麒本禮部主

道周得檄巡撫顏繼祖毋得離德州一步希嗣昌意劾黃

清兵無越德州而南之理至是我兵由東昌渡運河直

趨濟南濟南無備遂陷督師大學士劉宇亮與陳新甲

率各鎮勤王兵惟尾後而行明年二月 大清兵還

至天津衛值運河水漲輜重綿亘難渡或議乘我飽歸

擊其半濟明諸將王樸曹變蛟劉光祚等相顧不敢動

數日始渡畢北還明德王俘至盛京 太宗即命其

上書明崇禎帝請和仍不報初睿親王等軍之入明邊

聖武記 卷十 手

也 太宗亦親攻明錦州中後所以牽制之崇德四

年春圍杏山礮破其臺毀其堞明副將金鳳乘夜樹柵

築土黎明復攻不能入雲梯先登者陷沒三路穴城亦

被卻乃解圍九月遣兵往略明錦州寧遠擾其秋穫明

年崇禎十年 遣兵城義州屯田偪明關外諸城擾其春耕

寧遠總兵金鳳戰死明薊遼總督洪承疇言金鳳始以

三千孤軍守杏山抗勅敵及擢大將擁萬兵反敗及此

事權專不專號令不一之效也 上以大軍屢入

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

關外四城不可崇德六年崇禎十四年 命睿親王多爾袞肅

親王豪格等攻錦州以必克爲期多爾袞等離城三十里而營又私遣甲士更番還家致敵芻糧樵采出入無忌上震怒詰責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代偏城築長圍困之并扼松杏援師之路其守外城蒙古知我師志在必克懼而約降與祖大壽兵格鬪我軍乘之絕而上遂克其郭降蒙古數千口祖大弼又病不能軍錦州告急夏五月明薊遼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率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廷臣楊國柱八總兵軍十三萬馬四萬集寧遠芻糧支一歲祖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毋浪戰但以車營徐偈出境承疇亦

聖武記

卷一

十一

議以兵護糧餉輜重由杏山輸松山再由松山輸錦州松山錦州城南十八里杏山錦州城西南四十里步步立營以守爲戰而兵部尙書陳新甲以師久餉匱遣職方司郎中張若麒赴軍若麒素狂躁日夜報捷并請密勅趣戰承疇遂不敢堅持前議留糧芻于寧遠杏山及塔山外之筆架岡塔山城西南六十里而以兵六萬先進諸軍繼之騎兵環松山三面而步兵據城北之乳峰岡兩山間列七營衛以長濠八月太宗聞之親統大軍赴援晝夜兼程六日而至自山至海橫塹大路斷其杏山之餉并分軍敗其塔山護餉之兵遂獲筆架岡積粟明兵既失餉道又不敢

戰遂徹其步兵七營背松山城而陣夜屢突營不利

太宗知明軍自寧遠至松山所賞行糧不過五六日勢必走乃夜布諸軍潛伏塔山杏山小凌河諸要隘邀其去路又益兵守筆架岡之糧而親督大軍橫列以待次夜初更吳三桂等六總兵果更番殿後嚴陣迭退而王樸所部先遁諸軍無復行列爭奔杏山我追兵躡其後伏兵邀其前明兵彌山亘野且戰且走六鎮兵皆潰入杏山曹變蛟亦徹兵入松山城與洪承疇邱民仰王廷臣困守突圍五次皆不遂變蛟又直突營中創遁還上又料明杏山兵必奔寧遠復遣精

聖武記

卷一

十一

兵一伏高橋一伏桑疇爾齋堡俟杏山軍出扼險掩殺王樸吳三桂等僅以身免張若麒匿漁舟由海道遁還後降于流賊又降于我朝先後殲敵兵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獲駝馬甲冑礮械以數萬計自杏山南至塔山死傷狼籍海中浮屍如馬鴛我軍昏夜中僅傷十人于是松山城中餉援皆絕我軍復掘外圍困之九月駕還盛京明侍郎沈廷揚由天津海運糧餉至松山濟師始延數月崇德七年崇禎十五年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密送質子爲內應我軍入城生禽洪承疇祖大樂等送盛京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戰死縱祖大樂還錦州錦

州破圍一截開松山失亦降旋克塔山杏山于是明國
大震崇禎帝祈籤于奉先殿始決和議遣官至錦州所
資乃敕諭兵部尙書陳新甲之詞非國書也 太宗
不報明復遣兵部員外馬紹愉副將周維璠及僧性容
等赴寧遠申前議五月至 盛京 召見宴餞如
禮報崇禎帝書時明帝尙諱和惟與陳新甲密議之及
是語泄外廷交章劾奏新甲獲譴于是和議遂絕明自
流寇未起以前止可議守而必責其戰流寇大熾以後
并不能守而我 朝尙望其和漢軍副都統祖可法
言講和之事利于明而不利于是我使明得陰修戰備而

聖武記

卷一

書

我 國反習逸忘勞若以明地廣民衆爲疑則流寇
四起中原民已成敵國但斷其通津餉運西山煤路則
燕都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此攻心
扼吭之法也十月復 命貝勒阿巴泰等伐明左翼
軍自界山毀邊牆入右翼自鴈門關黃崖口入會于薊
州直抵山東兗州而還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走魯
王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牲畜五十五萬有奇金銀
珠緞稱是大兵自去冬入邊數月以來兵不解甲馬不
釋鞍乃以八年三月初入莒州沐士馬時春草被山解
鞍縱牧南北驛路不遇我軍一騎或妄傳已出塞及四

月大兵反自南來起天津至涿鹿車駝亘三百餘里渡
蘆溝橋兼旬未畢時勤王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
得功勁兵猛將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無敢一
議邀遏惟終日閉城報捷及大軍已度險將出邊唐通
白廣恩等始合兵邀拒于密雲螺山潰還而山海關內
外並建二總督又設昌平保定二總督千里之內有督
臣四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
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布
事權不一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牽制之至是薊遼總
督趙光祚關外督師范志完大學士督師周延儒先後

聖武記

卷一

書

誅死自萬歷後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剿
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先後共增賦千有六
百七十萬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而中原盜賊蠡
起或百萬或數十萬所至破城陷藩東西交圍明之諸
臣于流寇或多議撫而于我 朝反諱議和又不圖
所以戰守盈廷築室蠲蠲漢沸我諸王將帥爭請直取
燕京而 太宗尙遲之又久以待天時崇德八年
十六八月 太宗文皇帝崩景命遂集于我 世
祖章皇帝
臣源曰謹稽乾隆四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巡狩

盛京論言山海關京東天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峰居庸問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內外聲勢不接卽入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貝勒阿敏棄灤永遵遷四城而歸

太宗雖怒遣之而自此遂不親統大軍入口

所克山東直隸郡邑輒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乃不旋踵而吳三桂請師討賊反開關以延我師之入在德不在險詎不信哉臣源又按大軍至山東時亦不用扼運河之策者明糧艘夏北秋南與我師冬至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又有暑雨蒸溽士馬痘疫

聖武記

卷一

十一

師老敵乘之慮故用兵有小天時有大天時小天時以決利鈍大天時以決興亡慎其小時則軍出萬全俟其大時則一戎衣而成帝業

開國龍興記四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崇禎十有七年甲申也四月命攝政睿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率師收明山海關外地并經略中原先是三月初明以流寇內僞用薊遼總督王永吉議盡棄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統邊兵入關衛京師三桂徙寧遠兵民五十萬衆而西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至豐潤聞燕京已陷不敢前又聞家口被掠于賊而賊已遣降將唐通白廣恩率兵二萬東攻灤州向山海關乃回兵擊潰賊衆降其兵八千急遣使我朝乞師討賊時我攝政

聖武記

卷一

十一

王師尙未至寧遠得三桂書卽日進兵師次連山復得三桂趣兵之請遂踰寧遠次沙河距山海關外十里時流賊李自成自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又分二萬騎繞出關外夾攻攝政王令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將萬騎由東西水關分道入而自以大兵繼進敗賊前鋒數百騎于關外一片石三桂率親兵五百出謁攝政王卽軍中雍髮盟誓王命三桂兵各白布繫肩爲號四月二十有一日三桂開關出擊嘗賊殺傷相當翌日大戰賊衆自北山橫亘至海我兩軍對賊而陣三桂軍其右我軍其左尙不及賊陣之半王以流寇勦敵不可輕乃

命三桂軍先戰衝其中。敗去而我軍蓄銳以待。是日自成挾明太子諸王于西山。我攝政王率英豫二王于東山。各立馬觀戰。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畢從賊。張兩翼圍三桂。敵重三桂軍。人人血戰。衝盪數十合。呼聲震海嶠。及午。塵沙山起。怒若雷鳴。兵賊不辨。我軍大呼者三。風止。英豫二王率鐵騎二萬橫躍入陣。所向洞札。摧陷俄塵。開賊見甲而解。髮者驚曰。滿洲兵也。陣遂動。自成磨蓋先走。賊眾望之。遂土崩。逐北四十里。斬賊數萬。下令關內兵民皆薙髮。命吳三桂以步騎二萬前驅。追賊自成奔至永平。使降臣王則堯張若麒詣三桂軍。

聖武記

卷一

堯

議和偽還太子非真也。三桂益進兵。自成走京師。屠三桂家。尸明諸王于市。焚宮殿。載輜重西遁。攝政王檄三桂及英豫二王兼程追賊。勿入京。五月朔。渡蘆溝。次日及賊慶都。賊盡其輜重。先行以精兵拒戰。適狂風簸沙。賊旌旗皆折。復大敗之。賊走山西。班師。攝政王五月朔入燕京。奏捷。盛京頒示朝鮮蒙古。時京北京東諸府皆降。惟京南保定大名真定等府潰賊土寇蠭起。而山東河南間自成敗竄。諸州縣並殺其偽防禦使。牧令復為明明福王由榔方擁立南京。改元宏光。無一官一兵。至河北亦皆擅于土寇。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往定山東。

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又命戶部侍郎王永鰲招諭之。永鰲言重兵萃京畿。需餼不億。請擇畿南及山東河南要地分兵控鎮。俟秋高進剿。闖賊就近調度。可北扼潼關。南扼武關。從之。攝政王致書於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可法報書不屈。明福王亦遣其臣左懋第陳洪範具書幣來通聘。并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犒吳三桂軍。并卻之。九月。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十月朔。定都燕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神主入太廟。頒詔中外大赦。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厥衛襲政。其文臣衣冠暫從明制。上御皇極門。授

聖武記

卷一

聖

吳三桂平西王勅印。尋議大舉討流賊。恐其阻關固守。又恐其西竄甘肅。乃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同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約會于西安。是冬葉臣等兵出固關。進平三晉。所至迎降。禽偽伯陳永福于太原。敗偽總兵李過于大同。巡撫馬國柱進剿汾州平陽之賊。山西悉平。直隸巡撫衛國允沈文奎先後削平真定大名順德廣平山寨之寇。畿南始定。肅親王駐軍濟南。遣兵破青州。斬賊趙應元。應元前降復叛。殺侍郎王永鰲。

者也又平滿家洞之賊地界四縣周二三百里巢窟二百五十有奇焚斂無虛日肅王遣尙書爾格等擣之明年饒餘郡王阿巴泰繼攻各穴隨破隨塞尙餘二大洞爲賊巢重關夾隱伏火器峙糧糗絕其汲道始破之山東諸郡悉置官吏其豫親王之軍自十二月渡孟津走賊將張有聲於洛陽收沿河寨堡進陝州襲破賊將張有曾于靈寶盡收關外地李自成盛兵潼關遣其將劉宗敏據山爲陣我軍大礮未至遣前鋒三千距關三十里據堡爲營宗敏圍之三日夜人馬寂然賊莫測所以不敢擊明年正月我師大至自成亦出關逆戰三千

聖武記

卷一

聖

騎從中起表裏夾攻大破之復敗其連夜劫營之賊會大礮至遂進逼潼關賊鑿重濠以拒發大礮遙擊之山谷中不容大衆賊以精騎數百伏隘橫衝我脅又出銳卒繞出我後皆爲我奇兵及殿後兵所破而是時英王及三桂邊外軍已從保德州結筏渡河入綏德走李錦克延安鄜州逼西安之北自成腹背受敵遂弃關遁回西安守關賊馬世堯以衆七千降遂克潼關越二日至西安賊已先五日焚宮室由藍田出武關走湖廣命豫王移師征江南以流賊付英王及三桂追剿時賊尙三十餘萬聲言欲取南京我兵水陸躡其後于江北

之鄧州承天德安江南之武昌九江破賊者七閏六月

賊晨起離其大隊以十餘騎入禱九宮山山在武昌府通山縣之南

九十爲鄉民所鋤餘衆尙二十餘萬降明湖廣總督何

騰蛟而豫王南下之師三月自河南一出虎牢關一出

龍門關一出南陽會于歸德府時開封汝寧間列寨百

數劉洪起長之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長之洛陽列寨

亦數十李際遇長之各擁兵四五萬而洪起最忠勇屢

殄流寇明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請福王子洪起挂印

將軍號召河南北不許山東兵部職方主事凌駟募兵

復臨濟濟寧與德州諸生謝陞義旅相應謝陞者起兵德州南中訛

聖武記

卷一

聖

傳以爲故相謝陞者也請收輯山東通好南北而設水師于膠州

對岸之廟灣援青齊義旅時明大學士馬士英方以江

北分四鎮劉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徵

劉良佐駐壽春議畫淮而守無遠遠略又使降賊之故

兵部尙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而使其姻婭越

其杰巡撫河南并召還陳潛夫諸將解體及大兵南下

于是明睢州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遂與李際遇先後

納款我軍爲鄉導河南諸郡邑望風悉下惟劉洪起力

戰汝寧間及七月始爲內大臣和洛輝所破斬明諸鎮

中黃得功最忠勇而左良玉與高傑兵最強良玉爲何

騰蛟袁繼成所用高傑為史可法所用皆革面自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左良玉與黃得功之兵闖于西高傑與許定國之兵闖于北我兵二道并進一出淮北一出淮南如入無人之境出淮北者為都統準塔山東之兵五月降高傑部將李成棟于徐州敗劉澤清兵于宿遷師次清河澤清率步兵四萬船千餘據黃淮清三河口我兵以礮遙毀其戰艦相持對岸而分兵繞渡上游擊敗其步騎合追至淮安澤清及總漕田仰皆遁入海我兵徇通州泰州皆下其出淮南者豫王自將之由歸德趨泗州明淮河守將李際遇焚浮橋遁我兵遂夜渡淮明

聖武記

卷十

聖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自去冬督所部標兵三萬次河上為高傑聲援及高傑死復收撫傑所部兵十餘萬于揚州至是將督以援泗至中途泗州已失守淮揚告急福王方手書趣其入援拒左良玉及浦口始命回揚則所部防河之兵皆在外檄之大半不至史可法閣標三萬基副將張士儀參將沈通明監軍道高岐鳳及忠貫營總兵李棲鳳等各分汛地皆可法閣標所轄在各鎮之外去冬出師防守黃河南岸又遣總兵劉肇基援海州援邱宿皆有功故標兵皆在外至是檄回揚州張天祥不至棲鳳兵四千暫至揚旋拔營而高傑部下兵十餘出走皆由馬左交關人心解體也萬以久無統帥且謫傳許定國引大兵報讎或北走通泰或南赴瓜儀揚城一空初傑死眾無所屬福王命可法代統其軍俟傑子高元爵

長而授之可法兼請以傑甥李本深為提督轄眾事已天定馬士英聞可法大得傑軍心忌甚別命其私人衛盾文都督傑營并斬李本深提督之命于是所部皆奔汜地潰還揚州旋潰出走又前此援泗之甲仗火藥糧餉數十萬皆猝不得返揚可法獨督總兵劉肇基等兵二萬及官吏士民分陣拒守我豫王大軍自天長六合水陸并進距揚州二十里而營以大礮未至也劉肇基請乘我不備背城一戰可法謂野戰不如馮城豫王貽書招降再四可法不應拒守七晝夜發礮傷城外軍數百豫王怒令精兵大礮專攻城西北隅崩聲如雷守陣不退我兵踐城下積尸而登遂陷肇基率士巷戰殺傷千餘可法死之我兵留十日屠之而南

聖武記

卷十

聖

五月初師至揚子江明總兵鄭鴻逵以水師守南岸侍郎楊文驄墻金山以禦矢礮時高傑潰兵欲渡江者為岸兵所拒皆降于我隔江相持三日編巨筏夜置燈火放之中流明軍礮擊之日報虛捷我兵乘霧夜渡數百騎據阜鳴螺樹幟防江兵倉猝潰遁大軍方舟畢濟留左翼軍據瓜州北岸為聲援遂陷鎮江自丹陽句容抵南京營于郊壇之北而福王已先三日率太監宮人夜開通濟門走蕪湖馬士英阮大鍼亦率親兵數千由漂水走杭州矣明諸助戚文武大臣迎降豫親王駐軍城外十日始入城斬滿洲掠物者八人以徇駐軍東北城

其中西南三城居民毋徙并祠史可法以旌其忠降明

廣昌伯劉良佐兵十萬高傑舊部兵十三萬傑子高元

李本深李成棟李遣貝勒尼堪貝子屯齊等追福王于

蕪湖明靖南侯黃得功中流矢死總兵田雄馬得功擁

福王出降江南悉定而英王上游追流寇之兵亦至九

江東流縣明故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兵十萬降于英

王軍前九江督師袁繼英王遣章天子偕降將金聲桓

狗江西又遣兵分守荊州武昌盡收湖北班師豫王遣

降御史王懷黃家鼎等赴安慶寧國常蘇松江

各府收降冊并發兵三千以往楊文聰襲殺黃家鼎于

蘇州走浙江後死于閩

聖武記 卷十 聖

六月又分大兵之半令貝勒博洛等追明潞王常澆

于杭州沿途狗所過郡邑并分兵狗松江太倉下之明

大學士馬士英總兵方國安等迎戰敗走渡錢塘江我

軍營于江岸杭人見之謂潮至必沒既而潮三日不至

咸賊為神開門降并降淮王常清又取周王家屬于湖

州浙西亦略定豫王承制改南京為江南省其郡邑以

城降者即使為守奏授江寧安慶巡撫以下官三百七

十三人七月俘福王凱旋 命多羅貝勒勒克德渾

為平南大將軍同都統葉臣等鎮守江南下令海內雍

髮易衣冠 命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招撫

南方遣八旗兵駐防順德濟南德州臨清徐州潞安平

陽蒲州八城每城各一旗是夏六月明唐王聿鍵稱帝

于福建明魯王朱以海監國于紹興唐王者明太祖九

世孫也世封南陽崇禎九年起兵勤王廢為庶人幽鳳

陽高墻福王立赦出當徙廣西行至杭州而南都陷鄭

鴻達奉之入閩旋聞杭州降明南安伯鄭芝龍禮部尙

書黃道周戶部主事蘇觀生等勸進遂改元隆武進芝

龍鴻達等為侯道周觀生大學士是為福建之師魯王

者明太祖十世孫也世封兗州北都之變諸王皆南下

宏光立移往台州次年六月潞王以杭州降明故兵部

聖武記 卷十 聖

尙書張國維朱大典起兵金華給事中熊汝霖孫嘉績

起兵紹興吏部員外錢肅樂行人張煌言諸生王翊起

兵寧波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游擊張名振以海上兵

應之殺招撫使迎請魯王監國盡驅錢塘西岸之船泊

東岸列兵江上畫地戍守西取富陽以扼我上游東由

海道以潛通太湖是為浙東之師又是時薙髮令下蘇

州巡撫上國寶松江提督吳兆勝吳松總兵李成棟皆

以降將乘勢騷虐于是明故給事中陳子龍故總督沈

猶龍故吏部主事夏允彝約水師總兵黃蜚吳志葵起

兵松江兵部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吳江行人盧

象觀弟象昇奉宗室子瑞昌王盛瀝起兵宜興中書葛麟及主事王期昇奉宗室子通城王盛激起兵太湖主事荆本徹員外郎沈廷揚起兵崇明副總兵王佐才起兵崑山通政使侯嗣曾進士黃淳耀起兵嘉定吏部尙書徐石麒平湖總兵陳梧等起兵嘉興典史閻應元陳明遇起兵江陰僉都御史金聲借邱祖德尹民興吳應箕起兵徽州寧國並通表唐王遙受其除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揭竿裂裳十餘萬是為上下江士民之師降將金聲桓奉命招撫江西所至屠殺立威于是明益王朱由本據建昌永寧王朱慈炎據撫州故兵部侍郎楊

聖武記

卷一

聖

廷麟據贛州各招五嶺峒蠻數萬以抗大兵是為江西之師時我大清下金陵下淮安兵各數萬又收明降兵間擇驍悍薙髮入伍合十餘萬半屯金陵經略洪承疇及駐防侍郎巴山等將之半屯杭州貝勒等將之又分遣招撫侍郎李延齡駐防蘇州而降將吳兆勝李成棟分防沿海及民兵四起聲勢中斷雖烏合無紀律無甲仗糧饑不先清江左則浙閩未可鼓行而南也閏六月吳志葵率海上軍由泖湖進犯蘇州而黃蜚以太湖軍會之時城中驍騎僅千餘李延齡土國寶聚屯府學宮登盤門塔以望外兵使百餘騎遠城外各張幟

為江寧援兵志葵前鋒數百斬胥門入長驅四五里不見一敵忽勁騎突山截擊殲之城外軍轟然引退我軍急閉城嚴督薙髮違者斬不數日城中髮皆薙即驅之登陴內應既絕外攻遂潰七月貝勒勒克德渾自江寧引兵而南分遣都統馬喇希恩格圖敗黃蜚戰艦于常州敗王佐才之兵于崑山宜興常熟悉下遣降將劉良蜚志葵兵于吳松江與蘇州江寧軍夾攻于春申浦潮落風火烈明兵舟重膠淖燬焉禽蜚志葵進圍松江冒蜚軍帕首入其城陷之沈猶龍死惟子龍脫免逾二年復糾吳兆勝使叛應張名振沈

聖武記

卷一

吳

名揚于崇明事泄被執死別詳東南靖海記其宜興溧陽之兵盧象觀以七月率眾二萬窺江寧洪承疇先捕誅內應象觀軍至我軍佯舉火神策門為號而分軍先出太平朝陽二門旋啟神策門出鐵騎衝之外軍賊敗禽瑞昌王于茅山象觀收殘卒亡入太湖復與葛麟王期昇營西山居民苦期昇兵騷虐潛引我水師提督吳兆勝攻之火其舟期昇遁去我軍萃于象觀葛麟引舟救之皆燬于火期昇福建湯唐王大學士路振飛幼其在太湖派餉苛虐能之葛麟與盧象觀黃淳耀同年勇而知兵臨陣揮矛如風箭悉陸水累惟太湖吳易一軍江陰閻應元一軍有紀律尙負固吳易軍嘗以七月敗嘉興總兵李遇春五

十四艘于平望復伏兵蘆岸敗提督吳兆勝軍奪舟二十與浙東兵相應和閩應元固守江陰兩月餘屢御劉良佐李成棟之攻至是貝勒博託俘潞王北上留貝勒勒克德渾與浙閩總督張存仁守杭州自率凱旋師略地而北復嘉興府分兵復嘉善平湖諸邑振旅至吳江與兆勝軍合盡斷諸港走路乘大雨蹙吳易軍殲之進圍江陰晝夜礮攻會大雨城崩矢石盡屠其城而徽州寧國則承疇遣都統葉臣總兵張天祿攻之時金聲以徽寧四塞天險各山置十三營守以十三副將惟績溪一面當衝自守之而重兵扼叢山關我兵攻關兩月不

聖武記

卷一

聖

下乃瞞土人鄉導由旌德新嶺間道入潰其守兵十餘寨遂薄績溪城下金聲晝夜拒戰秋九月降臣黃澍未薙髮服故衣冠詭稱援兵入績溪金聲啟城納之遂爲內應陷焉是時禁旅不能徧及降將武夫乘機煽虐所至地毛如洗惟張天祿故史可法部將尙有承平節制營徽州山上嚴戒軍士入城次春淫雨決向父老周請天祿堅不下山與三軍暴露徽人感泣事聞有詔嘉獎洪承疇復遣總兵馬進功禽樊山王常棗于潛山禽高安王常洪于婺源金聲桓亦遣其部將王體忠復建昌王得仁復撫州益王等敗竄各郡邑皆復

上下江略定是秋浙督張存仁奏言邇者薙髮令下民心創賊復萌梗化急宜開科取士減賦蠲逋以收人心安反側并劾吳兆勝李成棟縱兵擾民激變之罪采擇施行十月貝勒勒克德渾自杭回軍江寧十二月移征湖廣順治三年正月 詔肅親王豪格爲靖遠大將軍同平西王吳三桂等征張獻忠于四川貝勒博託爲征南大將軍偕都統圖賴貝子屯齊率師征浙東福建肅王以三月至西安時明舊副總兵孫守法郎陽總兵王光恩固原副將武大定賀珍等起兵與安漢中屢破流賊遂陷鳳翔圍西安受唐王封伯爵關中響應總督

聖武記

卷一

聖

孟喬芳都統和洛輝屢敗其衆復渭南蒲城武功同州至是肅王遣兵分剿邠州慶陽延安之寇五月進軍漢中破賀珍等于雞頭關是冬進征四川時賊張獻忠使其將劉進忠守保寧進忠迎降于我軍賊不知也王師突襲獻忠于西充殲之分兵破賊營百有三十四川略定其浙東之師貝勒博託以三月至杭州時方國安潰兵渡江馬士英阮大鍼亦入其軍國安與鄭芝龍皆士英門下也合疏薦士英于唐王魯王皆被拒不納士英大鍼遂鼓國安使與諸義兵爲難又鼓其斬唐藩犒軍之使于是通國水火初以方國安王之仁宿將舉浙東

營衛兵俱隸之。又以浙東三府地丁正餉六十餘萬盡給兩軍。其民兵則取諸義餉。國安并義餉擅之。民兵無食。南疆逸史曰：初浙東起義，熊汝霖、孫嘉績皆書生，不知調度，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而孫熊所自統，不過烏合農丐千百而已。二人兵既盛，復爭餉。因建分地分餉之議。謂某地正兵支某邑，正餉某邑。義兵支某邑，義餉方王。誰爭不決，戶部主事董守諭駁之曰：義餉有名無實，一則難為繼，二則無從完。庫請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授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于食，而爭端息。方王雖不從，然議正無以難也。按此與史可法海四鎮分地之失正同一轍。閩粵兵餉盡授鄭氏，其失亦同。皆可為倉卒舉事之鑒。三月大兵臨錢唐江，張國維王之仁乘東南風拒戰。我兵觸之舟多碎。國維乘間渡江，犯杭城不克而退。夏四月我軍隔江礮壞方國安營。竈國安即擁兵數萬遁。挾魯王

聖武記 卷十 聖

自紹興奔台州。惟諸將兵尙乘江守江廣十餘里。大軍難之。會夏旱水涸沙漲，有汐無潮，試涉僅及馬腹。六月朔我士馬數萬自上游浮濟，若揭厲然列成。賊潰馬阮喉國安使執監國以獻。監國脫走航海。王之仁沉其家而自歸死江寧。紹興寧波温台悉下。惟朱大典守金華。張國維守義烏。我師破義烏斬張國維。八月明臣阮大鍼知金華城。惠南隅土新築未堅，導大兵礮攻破屠之。旋禽馬士英與國安。大鍼並伏誅。進破衢州禽蜀王樂安王等。浙東略定。遂進征福建。初唐王之立于鄭氏也。閩粵兵饑盡歸。其掌握唐王奮志有為而令不行于下。

乃遣其大學士黃道周出關募兵。徒手號召無所濟。旋敗死婺源。而湖廣總督何騰蛟領所部兵三萬屯長沙。繼撫左良玉舊部馬進忠王允成眾數萬于岳州。又降李自成舊部李錦高一功郝永忠等眾十餘萬于常德。于是左兵闖兵皆歸騰蛟麾下。驟增兵數十萬。自成又伏殛。唐王大喜告廟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伯。堵胤錫右副都御史總制其軍。李錦賜名必正郝永忠即郝搖旗。騰蛟部置降卒參以舊軍。題授張光壁黃朝選劉承胤曹志建董英五人騰蛟舊部馬進忠王允成二人良玉部將李錦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馬士秀盧鼎六人皆闖部將並總兵官分鎮

聖武記 卷十 聖

湖南北與我武昌荆州大軍相持。所謂十三鎮也。按闖有十三家營。與此各別。又按騰蛟起兵與浙粵迥不同。兵餉皆在掌握。宜先于各部精簡。騰蛟自中抽一計三十萬眾。可簡三千人。以為督標。如唐藩鎮之牙兵。則可以彈壓諸營。指麾節制。騰蛟與式相之。收皆以無爪牙親兵也。又兵在精不在眾。降賊宜汰其冗弱。大半歸農。獨留三分之一。合計十三鎮每鎮萬人。則餉不耗而心易齊。此皆受江西自建昌撫州破滅。惟楊廷麟守贛募降眾之法。江西自建昌撫州破滅。惟楊廷麟守贛募民兵二萬。嗣贛四萬。又奏留廣東入衛兵數千。及中書張同做調雲南張印選胡一清入援兵五千。與南昌大兵戰屢捷。兼陷吉安守之。軍頗振。騰蛟請唐王幸湖南。廷麟請幸江西。浙中諸將請幸衢州。唐王以芝龍不足恃。亦欲棄閩由贛入楚。倚騰蛟先遣兵部侍郎萬元吉

督師于贛遣大學士蘇觀生募兵南安芝龍使兵民數萬號唐王不得行至是年夏杭州大兵渡浙東江西降將金聲桓克吉安撫州鄭彩鄭鴻達棄廣信奔入關楊廷麟萬元吉退守贛六月我兵已定浙東走魯王芝龍陰受洪承疇約款託言海寇馳還安平盡徹關隘水陸諸防仙霞嶺虛無人大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長驅入斬其大學士黃鳴峻于蒲城連下建寧延平時贛已迫于我兵不及援閩何騰蛟遣郝永忠五千騎迎其主亦次韶州不進唐王奔汀州我前鋒統領努山冒明軍旗幟馳七晝夜追及之并敗其總兵姜正希援兵二萬遂執

聖武記

卷一

五

唐王不食死芝龍詣降福州貝勒博洛俘以凱旋

詔封博洛端重郡王其江西金聲桓之師自四月破吉安乘勝圍贛六月明贛南巡撫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贛于李家山圍暫解已而復合萬元吉特變兵自固蠻兵頗恣殺掠而待雲廣二軍過嚴客兵解體七月雲南兩廣援師畢集諸將請戰元吉必欲待水師水師帥故海寇且水湖舟逆我及是贛州聞唐王軍夜截諸江焚之于是援軍皆潰被難合城氣索遂為聲桓屠陷我貝勒歸自福建留重兵守邵武遣修養甲李成棟自漳泉進征廣東適唐王弟聿鎮以是冬為其故臣蘇觀生擁立廣州改元紹武李成棟等已下惠潮用其故印移牒給報平安而潛師從之遂襲執聿鎮及明故周益遼諸王宗室世子等二

十餘戮蘇觀生于是唐藩蕩平而桂藩之征起其魯王航海以後與鄭成功兵事相連別詳國初東南靖海記

聖武記

卷一

五

開國龍興記五

順治三年九月 王師既定福建復遣軍由惠潮贛
州兩路攻粵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廣東巡撫瞿式耜兵
部尚書呂大器湖廣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等復擁
明桂王由榔監國肇慶旋稱帝改元永歷蘇觀生與魁
楚不合別立唐藩之弟旬日即敗惟桂王擾攘西南復
勤 王師十餘載其始立也我廣東總兵李成棟亦
下廣州分徇高雷廉進攻肇慶桂王走桂林順治四年
春成棟既克肇慶下梧州二月克平樂桂林大震丁魁
楚棄桂王以輜重四十艘出岑溪降于成棟成棟殺之
聖武記 卷一 十一

而有其孥賄桂王將走依何騰蛟于湖南其大學士瞿
式耜極陳桂林形勢固留不聽式耜自請留守與城存
亡初在肇慶時聞廣州破式耜即請守峽口毋遷徙而桂王聽太監王坤言不從桂王遂就總
兵劉承胤于武岡以岷王府為行宮三月成棟攻桂林
式耜督參將焦璉連戰城下成棟軍不利退屯昆陽會
是秋明故給事中陳邦彥起兵高州故兵部侍郎張象
玉起兵東莞故大學士陳子壯起兵端州合兵襲廣以
圖牽制我總督修養甲捕斬其內應檄成棟回軍東救
十月圍家玉于增城家玉兵萬餘參分犄角壓高溪深
我軍步騎迭進圍數重旬日破之子壯邦彥方圍廣州

不克乃伏兵邀成棟于禺珠洲乘風潮夜戰以火艇燼
我戰艦數十俄風轉成棟回舟撞之大捷遂進攻高州
斬子壯攻清遠斬邦彥廣東復定而瞿式耜乘我兵之
返遣其總兵焦璉陳邦傳破陽朔平樂下潯梧廣西復
陷其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湖廣之兵是春敗李錦兵于
荊州追馬進忠王進才于岳州旋奉 召還京以定
南王孔有德為定南大將軍同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
耿仲明進討三月師出岳州敗馬進才于長沙敗黃朝
宣于湘潭明督師何騰蛟率所部郝永忠退保衡州五
月孔有德進薄之斬黃朝宣遣耿仲明由水路還長沙
聖武記 卷一 十一

敗其襲城之寇復分兵四擊張光壁走寶慶堵胤錫走
永定衛李錦等潰入歸巫馬進忠王有才遁入五溪八
月合兵趨祁陽克寶慶進攻武岡劉承胤敗降承胤挾
故湖南諸將解體及桂王走廣西尚可喜追拔桂陽趨
降我後明年伏誅 桂王走廣西尚可喜追拔桂陽趨
道州敗張光壁遂克靖沅克黎平府降其岷王郡王等
二十餘十一月何騰蛟與瞿式耜會諸將于桂林畫地
分守騰蛟復視師全州督粵將焦璉滇將趙印選胡一
清及己所部十三家營分路拒戰連營亘二三百里式
耜饋饟不絕我師遂引退十二月式耜迎其主還桂林
順治五年二月我師復克辰州湖南悉定聞桂林有郝

永忠營兵掠城之變騰蛟由全州還救我軍復進乘之騰蛟式耜合兵拒戰桂林而金聲桓李成棟之變作江西廣東皆叛附于明我軍遂退分耿尙二王軍赴江西孔有德班師回京留總兵徐勇守長沙初金聲桓之狗江西李成棟之狗廣東也王貝勒令遼瀋舊臣章天子修養甲偕之請收服江西李成棟已見上篇攻城略地皆聲桓成棟力及事平章天子巡撫江西修養甲總督廣東而聲桓成棟仍以總兵提督受節制皆怏怏天子及巡按董成學尤驕負驕武士是春聲桓遂與副將王得仁殺巡按脅巡撫迎明故大學士姜曰廣故僉都御

聖武記 卷一 五

史揭重熙于家以江西叛李成棟聞之亦脅總督修養甲同時以廣東叛並蓄髮易衣冠移檄遠近通表桂王奉永歷年號各擁兵十餘萬據上游江寧震動湖南則騰蛟自全州遣焦璉胡一清張光壁等陷永州使王進陷寶慶馬進忠陷常德堵胤錫率李錦敗我將線國安安取衡州進圍長沙我長沙守將徐勇以兵三千當敵數萬敵沉賊舟斃其渠數人身中流矢作復裏創力戰日暮收兵令將士銜枚守陣賊潛薄城下甫樹梯礮矢齊發却之敵復掘濠穿城幾墮勇增築木城別鑿地道出掩殺千餘又造懸樓十餘飛矢石斷賊來往密遣兵駕小舟布滿湘江為援兵敵遂驚潰乃急遣人迎敬四川自三年冬我肅親王剿定川謹親王之師于湖北四川自三年冬我肅親王剿定川西川北四年分狗川南川東五年凱旋命總兵李國英

為巡撫以成都殘破暫駐保寧而吳三桂及都統李國翰鎮守漢中聯絡川北及姜瓖叛搖秦晉並漢中兵北赴陝明舊將李占春譚洪譚文譚誼及義勇楊大展于大海袁韜武大定等各以兵數萬分踞川南川東附桂王受封號請官吏明以錢邦芑巡撫其地而呂大器總制諸軍于是永歷有雲貴兩廣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移居肇慶且姜瓖猖獗于山陝鄭成功張名振出沒于閩浙皆遙相應和勢頗張幸聲桓成棟姜瓖李錦輩皆盜賊之餘無遠略 朝廷命都統譚泰為征南大將軍同都統和洛輝自江寧赴九江會耿尙二王討江

聖武記 卷一 五

西廣東之叛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孔有德征湖南廣西之寇 命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討姜瓖于大同而吳三桂李國翰分剿陝西賊黨洪承疇仍鎮江寧經略沿海餘寇皆順治五六年事也初聲桓叛時惟贛州不從亂贛南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副將高進庫固守而進庫故良玉部將尤善戰聲桓得仁已陷九江欲順流突江寧而懼贛師乘其後乃回軍攻之三月不下我江寧大兵二十萬水陸並進已于五月復九江南康饒州長驅進擣南昌聲桓回救聞前鋒小捷促進遂敗于七里街入城拒守

得仁以兵二萬別趨九江欲絕我餉道與南昌犄角姜曰廣固召之一日九檄得仁恚引還我都統和洛輝以舟師邀諸江口奪其戰艦東明聞見錄曰王得仁遼東人髮五色俱呼為王雞毛善戰與聲桓高進軍同隸左良玉麾下聲桓愛進軍才勇欲降之不用攻進軍約百餘里救不至當城下及南昌報警王得仁欲救之而督軍急攻城度三日必下侯南計聲桓家在南昌不謀得仁即退師王兵見之亦退走得仁斬之不止也聲桓笑曰南師得仁引兵二萬直趨九江仍欲絕我餉道姜曰廣固召之得仁曰九江據絕非分兵攻我即撤兵東下分則力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可與南昌犄角夾攻則師困守孤城坐以待斃乎姜曰廣固不聽日十餘檄得仁恚曰不過欲我同死耳遂撤兵西上我舟師扼諸江口得仁轉關而前南昌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得入城自是江西郡縣復為大清所有贛州亦間出兵耿吉安南昌遂成孤注

聖武記 卷一 李

賊盡斂兵入城南昌城三門傍山三門臨江我軍墻塹其山岡而艘截其江路內外耗絕以其暇旁復郡縣徵收賦稅南疆佚史曰金王之攻贛也留守將朱奎光斬內應屢卻外攻聲桓之盡撤屯入城也天才爭之不得自領所部川兵屯黃泥洲奎光渡江相地勢請分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河以通餉道皆不聽專主堅壁以待粵援方大軍初至常慮夜襲每呼王雜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無鬪志乃掘長壕以困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起土城駕飛橋自是內外耗絕城中斗米至八十金我軍設南昌令于白沙是夏市設新建令于蛟溪徵收賦稅安坐馬之有餘是夏揭重熙寇汀州為我駐防軍所敗而李成棟率兵度嶺攻贛以援南昌之賊我贛將高進庫復約降以緩其師成棟還軍嶺上冬十月南昌糧盡告急成棟復大舉攻

贛贛師乘其初至飢疲突敗之成棟走信豐順治六年正月南昌西門守賊潛約內應我兵佯急攻東門而奇兵突襲西門入明臣姜曰廣我叛將金聲桓王得仁皆死明侍郎揭重熙傅鼎銓以肇慶援師至亦敗于程鄉二月我師鼓行援贛李成棟師潰于信豐成棟墜水死二賊皆滅江西復定南疆佚史及東明聞見錄曰南昌初特粵援而書記所草乞師書但陳勝狀不告急贛州高進庫又以愚聲桓者愚成棟頓兵數月桂王命李錦出吉安李成棟出庚嶺李錦逗留不進成棟悉眾十餘萬赴之攻具仗械盡行多拘人夫昇過嶺士人免道死頗眾既抵贛日暮薄城將飢士困而成棟氣驕無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鳴突出軍士潰竄奔城山積二月南昌既下大兵偪信豐成棟集諸將議戰守而去者已過半成棟痛飲大醉上馬渡河甲重人馬俱沉死桂王命其養子元胤統其眾

聖武記 卷一 李

大同叛將姜瓖自去冬十二月英親王圍之瓖使其黨陷忻州朔州明廢官萬練襲踞偏關陷寧武岢嵐保德以應之劉遷略雁門關陷代州繁峙五臺以應之太原告警明參將王永強據延安我叛將劉登樓據榆林甘肅叛回丁國棟等陷河西洮岷諸州縣以應之西安告警明故官李虞夔白璋張萬全陷平陽蒲解潼關而降臣李建泰亦據太平應之遠至澤潞同時騷動六年正月敬謹郡王尼堪帥師赴太原遣兵敗賊石嶺關進克忻州睿親王出居庸關拔渾源州進薄大同諭降不從會豫親王薨京師睿英二王相繼還京端重郡王博洛

敗賊五千及姜瓖勁騎千餘于大同城北而吳三桂李國翰亦以漢中兵敗王永強于同官延綏榆林先後克復山西巡撫祝世昌同副都統洛碩亦破萬練劉清于太原城外陝西總督孟喬芳既平肅州回賊遂與侍郎額色渡河攻蒲州平陽敗白璋張萬全殲其步騎六千于河八月英親王復出都督兵圍大同城中食盡賊黨斬瓖以降屠其軍民毀其城垣五尺是冬異親王滿達海謙郡王瓦克達討平潞安澤州諸路誅李建泰于太原山西陝西皆定 詔晉封博洛尼堪皆親王

聖武記 卷一 李 詔三桂回鎮漢中進復四川 詔尚可喜耿精忠由

江西進復廣東 詔明故親王郡王流落直省者令督撫資送來京分別恩養其鎮國將軍以下編藉輸稅毋令宵匪假藉嘯聚以取屠滅是時我鄭親王定南王之軍以六年二月進湖南適堵胤錫所部李錦與何騰蛟所部馬進忠爭常德進忠焚常德走武岡李錦尾之而西各郡縣守將皆焚城遁沿途剽掠並竄桂林騰蛟入守湘潭空城遂為我將徐勇禽歸長沙斬之旋走堵胤錫胡一清于衡州惟馬進忠尚踞武岡曹志建居永州馬進才踞靖州孔有德遣兵攻曹志建于道州不克行在陽秋曰馬蛟麟攻道州明守將曹志建戰敗遂出白金二十萬置營中令日斬一級者賞金一錠軍士爭

赴敵遂 十月有德至衡州遣兵敗寇于燕子窩而自擊卻蛟麟 永州之寇破賊數萬曹志建踞永州龍虎關有德分路攻圍克之降其眾五萬順治七年正月攻武岡進忠負創走武岡靖州俱復瞿式耜使戎政總督張同做率胡一清趙印選王永祚諸將守全州九月我軍薄全州明諸將退守榕江旋棄榕江走桂林趙印選前忌焦璉使屯平樂至是又尼其援桂而倡眾潰遁十一月孔有德入桂林城中空無人執其督師瞿式耜及其總督張同做東明聞見錄曰式耜以蕞爾廣西抗大兵其軍餉所資除正賦外惟錢法鹽政屯田三事開錢局每月得二萬金以錢易東鹽以鹽招民墾田事多掣肘又議三分現兵以一軍守全州一軍衝鋒出奇一軍屯田

聖武記 卷一 李 充餉而印選難之郝永忠 十二月明將焦璉三路入寇陳邦傳劫之以汜于亡

全永沅三州順承郡王分路敗之章京宜爾都亦破寇于黎平府 詔鄭親王班師還京尚可喜自解贛圍後以金王潰卒張洪曹李四營亡入閩粵山林明故臣揚重熙傅鼎銓皆依之而粵兵亦嚴守庾嶺頓兵吉安將一載至是明鎮將郝尚忠等密納款導我兵由間道入庾關遂克南雄走其巡撫羅成耀桂王使成耀以兵州即正明年我師居南雄西上成耀奔韶七年正月克州進至廣城沿途縱兵劫餉為桂王所誅韶州降其總兵吳六奇二月圍明總督杜永和守將范承恩于廣州明桂王留李元胤馬吉翔守肇慶而自走

梧州時廣州城外密列礮臺城西樹木城濬三濠通海潮泥淖不能攻築長圍困之及夏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士卒蒸疫幾欲退師會明援將高一功與陳邦傳自相讎殺一功西走我師敗陳邦傳馬寶兵萬餘遣吳六奇招降潮惠各鎮李元胤馬吉翔按兵肇慶不敢進十月我江西諸軍畢至尙可喜令軍士舍騎徒步涉淖冒矢石奮戰毀其木柵以礮擊西北隅軍士乘礮勢登城屠之守將范承恩郝永忠布政使袁彭年杜永和先後降桂王率李元胤走南寧盡封趙印選胡一清等為公侯以拒我八年 詔尙可喜耿繼茂鎮守廣東孔有德

聖武記

卷十

奎

鎮守廣西尙可喜等旋克復高雷廉等府禽李元胤于欽州孔有德遣總兵馬蛟麟克梧州柳州明將陳邦傳殺焦璉以潯州來降有德復遣提督線國安總兵馬雄全節三路進取敗趙印選胡一清克思恩南寧慶遠諸府而吳三桂與定西將軍墨勒除亦以八年入四川乘楊展袁韜武大定自相仇殺順治六年韜等殺楊展明鎮守雲南總兵官王祥又聲殺楊展之罪使余大海李占春來降二人皆為虛名文秀禽韜大定臣擊敗于涪州來降占春偽降三桂以其間復成都重慶敘州是時我朝克復湖南江西四川廣西廣東桂王窮竄土司境旦夕奏凱而孫可望李定國之事復作初張獻忠既殄其

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皆偽將軍白文選馮雙禮皆偽擁眾川南各數萬推可望為長襲重慶陷遵義入雲南使定國文秀追明叛土司沙定洲于迤東而自赴貴陽并其黨艾能奇之兵襲貴州鎮將皮熊雲南鎮將王祥皆奪其兵二人皆明桂王封國公鎮守雲貴者其後皮熊助水西土司安坤起兵被執死王祥未詳所終又脅服張光壁馬進忠之眾定國惡其所為及誅沙定洲迎沐天波還雲南不復相下可望乃納款于永麻求王封欲藉以服眾于順治六年七年屢使求封不決及是我兵四迫桂王不得已封可望秦王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趣其出兵可望乃遣兵三千扈桂

聖武記

卷十

奎

王居安隆使文秀文選以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以寇成都使定國雙禮以步騎八萬由武岡出全州以寇桂林九年春吳三桂戰劉文秀于敘州不利被圍數重力戰突圍走綿州而都統白含貞白廣生亦敗績被禽于重慶桂王使其大學士文安之賁勅印偏加川東諸將譚洪等封爵文秀乘勝由嘉定犯成都圍三桂于保寧連營十五里使張光壁軍其西王復臣軍其南氣驕甚三桂巡城見其壁不整出精騎突光壁軍果驚潰轉戰而南入復臣營營為亂兵所擾亦不支文秀解圍去三桂不追斂軍保寧旋回漢中川西川東川南復陷王

傳曰三桂既退劉文秀于保寧不敢追曰平生未見如此惡賊特差一著耳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初文秀乘勝長驅時復臣諫曰三桂勁敵吾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懼敗請毋圍城以分兵勢但嚴陣城外出奇兵斷其餉道文秀不聽定國王孔有德在桂林以楚粵寇氛遂敗復臣戰死

日熾檄將軍續順公沈永忠以重兵扼沅州門戶令線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寧慶遠梧州未幾李定國陷沅

靖武岡沈永忠自寶慶告急有德遣桂林兵分援沅寶

則永忠已退保湘潭定國乘間襲桂林桂林城守兵少

檄三鎮赴援未至而陷有德死之有德惟一子為定國所得後被殺于雲南

降將陳邦傳為定國禽送貴州剥皮戮死以其前劫柳桂王于梧州害從官奪輜重又誘殺焦璉以降也

州亦叛全節馬雄合軍梧州亦為定國兵所潰廣西復

聖武記 卷一 李

陷是冬可望率白文選以獍獠兵五萬列象陣攻辰州

我總兵徐勇戰死遂陷辰州十年 命敬謹親王尼

堪為定遠大將軍偕貝勒屯齊進征楚粵 命洪承

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自江寧移赴長沙以都統卓布

泰駐防江寧 命辰泰為寧南靖寇大將軍鎮荊州

以李率泰總督兩廣冬十一月敬謹親王敗馬進忠于

湘潭進忠走寶慶我軍進敗李定國於衡州敬謹親王

尼堪輕騎逐北遇伏沒于陣定國收軍保武岡追封尼

堪莊親王以貝勒屯齊代領其軍十一年春敗李定國

兵四萬于永州定國走攻靖沅武岡不下遂遁桂林貝

勒回軍遇孫可望兵于寶慶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而可望建龍旗鼓吹居中兵急攻之敗走惟雙禮軍不動大兵引還平南將軍阿爾津亦敗文選兵于辰州

惟沅靖武岡尚未復時可望與定國隙聞其敗遣馮雙禮邀擊定國禽雙禮而釋之攻沅靖武岡不而下而去可望又自而我廣西守將線國安馬

將往追不意猝與大兵遇 雄等是春得尚可喜舟師以定潯梧乘定國與湖南大

兵相持盡復平樂桂林屢敗胡一清王應龍陳經猷之

眾于象州賓州招撫睿川猺獠廣西略定十一月李定

國步騎四萬攻廣東猝陷高州擾雷橫廉薄肇慶圍新

會尚可喜耿繼茂急請滿兵會剿 命都統朱瑪喇

聖武記 卷一 李

為靖南將軍率江寧駐防兵赴之是年冬至十二年春

連敗定國于新會可喜結營山巔伏兵江隘 與朱

瑪喇合兵敗賊于珊洲定國復悉其精銳據山峪列礮

象拒戰我索倫勁騎突陣潰之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巔

馳下橫截我師我師夾擊奪其山定國且走連日

敗之于興業又敗之于橫州廣東州邑悉復遂移兩廣

總督于梧州劉文秀亦于十二年率眾六萬戰艦千餘

出川峽遣其黨盧名臣馮雙禮分犯岳州武昌為都統

辰泰荊州兵邀截文秀回舟寇常德我荊州長沙兵皆

赴援設伏城外俟其過半突出夾擊大敗之六戰皆捷

火其戰艘斬獲無算盧名臣赴水死文秀及雙禮遁回
貴陽可望使文秀守雲南時定國及文秀兩軍皆衰弱
惟可望踞貴陽益跋扈擅殺從臣宗室偏辱其主于安
隆自設內閣六部立太廟制朝儀盡易印文為八疊桂
王懼甚密遣人封定國晉王文秀安南王召定國兵入
衛可望微聞之以十三年春遣關有才襲定國于南寧
又使白文選徙其主于貴陽未就道而定國已冒

大清旗幟敗關有才兵于田州遂抵安隆奉桂王赴文
秀于雲南可望大怒以十四年秋大舉攻桂王兵十餘
萬使文選統諸軍前行留馮雙禮守貴陽可望率馬進
聖武記 卷一 李

忠賀元儀抵交水三空河與定國文秀夾水而陣使馬
寶由尋甸間道襲桂王于滇城諸將皆不直可望約陣
而不戰定國悉精銳突其中堅諸軍皆解甲大呼迎晉
王可望大敗反走馬寶亦歸于定國文秀文選窮追至
貴陽馮雙禮亦鼓噪驅之截其子女金帛以降于滇可
望攜千餘人走湖南降洪承疇軍前 召至京封義
王時順治十有四年十月也方可望未降以前我四川
總督李國英駐保寧經略洪承疇駐長沙大將軍辰泰
及阿爾津先後駐荊州十二年辰泰卒以都統阿爾津
代之同都統卓羅駐荊州而祖
澤潤分防長沙都統
朱馬喇班師回京尚可喜等分駐肇慶廣州遇出犯

湖南川北廣東之寇則擊卻之出境亦不窮追以諸賊
皆百戰之餘地險兵悍姑以雲貴及川東南為其延喘
地及可望降知諸寇內訌于是洪承疇吳三桂皆奏請
乘機大舉 詔以貝子洛託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同
經略洪承疇由湖南進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同都統
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都督卓布泰為征南將
軍同提督線國安由廣西進三路約會于貴州十五年
二月承疇洛託會師常德四月由靖沅鎮遠抵貴陽馬
進忠及各官皆先遁三桂以是春發漢中狗重慶克遵
義敗明將劉鎮國獲糧三萬石降兵五千又破楊武于

聖武記 卷一 李

開州進招水西蘭州各土司而桂王大學士文安之復
督川東十三家營及譚洪譚詣譚文等以舟師襲重慶
李錦十三家營自順治七年冬李錦死梧州堵胤錫卒
潯州其眾十餘萬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屯自給與譚
洪等聯絡三桂回軍救之會譚洪譚誼殺譚文以降諸部解
散七月三桂復屯遵義于是四川貴州皆略復時
上命信郡王鐸尼為安遠大將軍總統三路鐸尼豫
親王子以
六月率禁旅發荊州九月抵貴州平越府大會三路將
帥 詔承疇同洛託留貴陽理饗而信郡王督諸軍
三路入滇每路兵五萬各襄半月糧初文秀既敗可望
後收其潰卒得精銳三萬屯守貴陽且蠶叢漏天磽瘠

艱餉我兵勢難深入而定國仗之召還雲南并召還諸將之在邊者論功小大為分兵多寡之地及大兵猝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時文秀已卒于滇定國方討平叛將王士奇關有才而我師已入貴陽十月三路大兵十餘萬俱集戒期入滇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而北盤江為滇黔之界南盤江為滇粵之界盤江即黔州江也使馮雙禮扼貴陽之雞公背拒中路雞公河出廣順州僅數十里使張光壁扼南盤江之黃草壩拒東路而自守北盤江鐵索橋居中策應十二月三桂以七星關峭岸阻江天險乃由苗疆繞渡出天生橋之背文選驚潰

聖武記

卷一

走烏撤馬寶守可渡河亦奔川師遂抵霑益七星河下游即陸廣

河在畢節大定界可渡河即北盤江之源廣西軍得泗城土司鄉導由間道入安隆取下游敵所沉船以濟李定國聞之以兵三萬倍道趨戰于炎遮河我兵初戰不利詰朝大戰風北來礮火及茅葦野燎焰天乘勢薄敵營兵火俱烈定國棄營走保北盤江粵師遂由普安州入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潰馮雙禮于雞公背求野錄曰滇師屯雞公背之絕頂餉運甚艱士不宿飽又問定國之敗遂潰迨至北盤江敵焚鐵索橋遁我師一夕成浮橋遂抵曲靖順治十六年正月朔大軍三路入滇城明桂王已西走永昌洪承疇亦自貴陽赴雲南二月朔信

郡王復令諸軍進追敗白文選于大理之玉龍關定國令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桂王奔騰越而自伏精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盤山山在潞江南二十里亦名高黎貢山西南第一穹嶺也烏道交臂曲通一騎定國度大兵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其間竇名望初伏高文貴二伏王璽三伏每伏兵二千約俟我師至三伏山巔號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我軍復渡瀾滄江路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竄遠隊伍散亂上山已萬有二千而降官盧桂生來泄其計明大理寺卿降後為大理則前驅已入二伏諸帥急退傳令舍騎而步以礮

聖武記

卷一

發其伏敵兵死林箐中者三之一伏起而塵鬪死者亦三之一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竇名望王璽皆戰死而我軍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喪精卒數千窮追至騰越西百有二十里中原界盡矣瘴深餉憊懲磨盤山之役不復追降其閣部大臣侯伯將軍總兵以下數十士馬象駝數萬詔以雲貴川廣湖五省蕩平宣示中外是冬洪承疇以疾回京命吳三桂鎮守雲南十七年信郡王鐸尼將軍卓布泰先後班師留滿漢兵數萬及西洋大礮以都統伊爾德卓羅等分屯要鎮時桂王已入緬甸李定

疾回京 命吳三桂鎮守雲南十七年信郡王鐸尼將軍卓布泰先後班師留滿漢兵數萬及西洋大礮以都統伊爾德卓羅等分屯要鎮時桂王已入緬甸李定

國白文選分竄孟良木邦惟與緬交誼無能患邊雖有元江土司那嵩叛應之事逾月即殄僅癘疥若我朝亦度外置之議徹兵節饒而三桂貪擅兵權必欲俘永麻為功遂于十七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難之疏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為定西將軍赴滇會剿殞

勅印于近邊各土司并購緬禽獻十八年九月滿漢土司兵及降兵七萬五千并炊汲餘丁共十萬由大理騰越出邊以五萬出南甸隴川猛卯三桂愛星阿將之分二萬餘出姚關總兵馬寧王輔臣馬寶將之十一月會師木邦聞白文選方扼錫箔江遣前鋒疾馳三百餘里

聖武記

卷一

幸

及江濱文選已毀橋走茶山我師恐其窺木邦後路乃令馬寧等軍分道追文選而大軍筏渡趨緬以降人為鄉導十二月抵蘭鳩江緬遂執桂王由榔及其母妻子並從官家口獻軍前文選為馬寧等追及亦以兵萬餘象馬數千降班師留提督張勇以萬人守普洱備定國未幾定國死于景線于是桂藩之局結

戮後川四千里無人烟年吳三桂由保寧趨遵義止定川北入滇一路其川南則劉文秀部將郝承裔擁眾三萬在建昌雅州川東則十三家營分據夔歸房竹諸界譚文餘黨亦據忠涪二州十六年秋巡撫高明瞻收服川西

督撫始自保寧移治成都十七年總督李國英等殲郝承裔于雅黎以靖川南康熙元年故明石泉王復煽土夷寇敘州馬湖李國英徙治重慶二年奏言蜀寇逋竄川湖陝邊界偏攻則易遁小急則互援請三省會剿

詔同西安將軍富喀禪籌之于是以荊州宜昌兵剿遠安興山巴東歸州之賊以興安鄖陽兵剿房縣竹山之賊以四川兵剿夔州建始巫山大寧大昌之賊刻期並進截其走路斬劉體純于巫山的天池寨禽袁宗第于黃草坪又禽東安王朱盛瀆于小尖寨先後招降十餘萬川東底定蓋自永麻僭號所招兵皆左良玉李自

聖武記

卷一

幸

成張獻忠之潰餘左良玉大隊皆歸金甯桓殲于江西張獻忠之眾為四大營燼于滇緬李自成之眾為十三家營燼于川東非明運之未終乃生民殺運之未既爾陰節不盡陽節不與故傾否開泰之大人以極剝為極復

臣源曰貞元肇造則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大清之興也兵維八旗將帥皆親藩柿附或疑虎賁爪牙之士有定制有定數其在關外之日 真人親御鼓桴以師兵為營衛故取諸八旗有餘入關以後內衛京師外馭九服四夷且中原鹿駭龍戰尚十餘載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12 頁正內

軍摩數道並出安能盡資羽林期門仗飛之力謹告之
曰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六萬并蒙古漢
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扈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
寧古塔東者其漢軍亦無遠在山海內者此周盧執戟
之親兵勢不能盡數以行若夫駐防之兵則卽八旗佐
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定額散處
遼河東西諸城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馳驅介胄故自天
命十一年攻寧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蹂燕薊近
摧寧錦旁撻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已不僅六軍矣
平地則八旗並驅險隘則八旗魚貫斯其制也矛楯如

聖武記

卷一

書

牆前進輕騎旁伺電發又其制也前鋒火器超鹿角以
出陣反則分前鋒之半爲殿又其制也 高宗實勝
寺記曰西師之役命健銳雲梯兵數千爲選鋒凡行陣
參伍彌縫之際略覺鼓餒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
其間則整而復進斬將搃旗雖以索倫兵之馳突一往
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以上原文
乾隆尙爾 國初可知索倫尙不如綠營可知故草
昧經營北討南征日不暇給皆禁旅與駐防迭供撻伐
而周召榮散出入行間暨後豫親王子改封信郡禮親
王改封康鄭親王改封簡肅親王改封顯克勤郡王改

封平亦皆屢充丈人長子之任諸王封號于乾隆三十
八年盡仍還原封之名
太廟配享則通達武功慧哲宣猷四郡王外通達
郡王
王皆顯祖子餘三
景祖子繼以睿禮鄭豫肅勤六王焯矣哉仗
鉞而出繫俘而返開疆敵愾鬱爲功宗焯矣哉百餘載
來置免之化行矣干城之材衆矣故康熙雍正中始不
盡以天潢典兵而乾隆嘉慶宗胄遂無專征之事

聖武記

卷一

書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中華書局編輯所

國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也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也語激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初 世祖之定鼎也東南反側未靖故 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而定南王孔有德狗廣西尙可喜耿仲明狗廣東吳三桂狗四川狗雲南皆以明故臣領所部綠旗兵

聖武記

卷二

外藉其招徠內以佐禁旅之不逮迨南方略定洪承疇偕宗室託洛信郡王多尼率禁旅還 京師其時孔有德已遇害無後故惟畱三桂王雲南尙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襲封耿尙二藩所屬各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萬有二千丁口計數萬是為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強受朝廷恩禮亦最侈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取永明王子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計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設一佐領積五十佐領轄以左

右都統設前後左右援剿四鎮分十營每營兵千有二

百以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胡國柱等為都統以馬寶

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為總兵方其入滇之始羽書旁午

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吏兵二

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其所除授號曰西選

西選之官徧天下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

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萬之二三

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于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

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

一切仰諸江南細則連章入告既贏不復請稽核天下

財賦半耗于三藩御史郝浴楊素蘊慶陽知府傅宏烈

先後奏劾其不法而 朝廷固懷之以德晉封親王

子尙公主及康熙六年三桂始以目疾疏辭總管罷其

除吏之權而兵餉尙不貲又自以功高 朝廷終不

奪我滇益固根蒂為不可拔踞桂王五華山舊宮為藩

府增崇侈麗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為藩莊通使達賴

刺麻奏互市茶馬于北勝州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

藏入滇者歲千萬匹假藩築城為名廣徵關市權鹽

井開礦鼓鑄潛積稍橫諸禁物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

殖散財結士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

聖武記

卷二

二

馬利器械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
為額駙朝政纖悉旦夕飛報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
地及調兵往又稱寇遁挾邊防以自重而尚可喜老病
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以酬虐橫于粵耿精忠以稅斂暴
于閩皆為三方患方是時 聖祖親政數載春秋日
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而尚可喜適有歸
老遼東畱子鎮粵之請蓋受制于其子之信不得已用
其客金光計冀見 上得自陳時十二年三月也部
議遂令其盡撤藩兵同籍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不自安
亦于是年七月疏請撤兵以探 朝旨 上救廷

聖武記

卷二

三

臣議皆言滇黔苗蠻反側若徒藩必遣禁旅駐防勞費
不如勿徙惟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
書莫洛等力請徙藩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議之仍
持兩議 上念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
又三桂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諒無能為變特允其
請徙藩山海關外時三桂冀 朝廷慰畱如明沐英
世守雲南故事及命下愕然即與其黨聚謀陰勒士馬
禁邊郵傳惟許入不許出及侍郎哲可肯學士傅達禮
至滇三桂陽拜詔而屢遷行期反謀益急諒中朝諸將
無足當己者惟難于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號召天下

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復
恐日久謀泄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殺巡撫朱
國治執按察使以下之不屈者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
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
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
國柱皆從賊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欲拒守而
督標兵皆不為用疾馳至鎮遠為賊黨所遮死之有郎
中黨務禮薩穆哈在黔督理移藩舟馬疾馳十二日至
關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舉朝震動大學
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撤藩者 上不許惟馳

聖武記

卷二

四

詔止閩粵兩藩勿撤先遣都統巴爾布等率滿洲
精騎三千由荊州守常德 命都統珠滿以兵三千
由武昌赴守岳州 命都督尼雅翰赫業席布根特
穆占修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
昌諸要地聽調遣削吳三桂官爵宣示中外下其子應
熊及家屬于獄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
大將軍統師至荊州又以滇蜀接壤 命西安將軍
瓦爾喀率騎兵赴蜀而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三
桂亦遣其將王屏藩犯四川馬寶等出貴州湖南除夕
陷沅州明年正月賊將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軍至

湖南提督桑額自澧州走夷陵巡撫盧壽長沙奔竄
巴爾布碩岱珠滿等兵于二月初旬至荆州武昌畏賊
勢盛不敢進于是常德長沙岳澧衡二三月間先後陷
賊且散布偽劄四出誘煽襄陽總兵楊嘉來以襄陽應
賊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以桂林應賊四川巡撫
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以四川應賊福建
耿精忠聞之亦同時反數月而六省皆陷三桂以疏付
哲爾肯傳達禮還奏而親赴常澧督戰驅土司苗猱助
軍鋒伐黔楚山木造樓船巨艦鑄滇銅為錢文曰利用
轉川湖之粟以餉軍廣餌賊黨號召天下賊將吳應麒

聖武記

卷二

五

踞岳州于城外濬濠三重設陷坑鹿角以拒步騎於洞
庭峽口攢立梢樁以拒舟艦而澧州石首華容松滋皆
布重兵為犄角我兵雲集荆襄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
江櫻其鋒者察哈爾科爾沁諸蒙古各請出兵馬從征
討賊 詔回牧聽調又 命西洋人南懷仁多製
輕便火礮俾越山渡水以利行軍之用西藏達賴刺麻
奏言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鴟張不若裂
土罷兵 上嚴斥不許三桂以荆楚大兵扼其前乃
使其將分道一由長沙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江
西之賊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與耿逆之兵合陷三

十餘城 上命貝勒尙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
承郡王分討岳州之賊 命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
寇大將軍出江西又以簡親王喇布為揚威大將軍統
師鎮江南以貝勒洞鄂為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
蜀康親王傑書為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為寧海將
軍由浙討閩孫延齡則 命尙可喜及總督金光祖
由粵東進兵討之且 諭岳樂以湖南一隅四方羣
寇所觀望今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
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荆州大兵即可乘
機進攻指揮甫定而是冬陝西有王輔臣之變初西安

聖武記

卷二

六

將軍瓦爾喀等兵已克復漢中進抵保寧會是秋賊將
王屏藩復出兵斷我餉運劫糧艘于略陽截陸運于棧
道于是保寧之師退至廣元缺餉兩月總兵王懷忠標
兵四千潰散提督王輔臣陰生異志遂唆其眾二千謀
餉攻莫洛于寧羌戕之降附于三桂先是 上命莫
洛統綠營步兵先行而貝子洞鄂率滿騎繼進洞鄂遲
延繞道致經略孤軍遇變及王輔臣所部兵逃散過半
輔臣僅借數百人走秦州洞鄂復不躡擊而徑回西安
致輔臣得據平涼而漢中復陷于賊三桂聞之急給輔
臣犒師銀二十萬又令蜀將王屏藩吳之茂由漢中出

隴西援應徧布偽劄所在響應土寇羌番蠢起時荊州夷陵赴援之兵及保寧引回之兵盡集西安 詔分千人赴守蘭州千人赴守延安洞鄂及總督哈占皆留兵西安不遣于是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花馬池相繼失輔臣自踞平涼使其黨分據各郡隴右皆陷于賊惟甘肅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斬使繳劄故河西及陝西未全陷洞鄂督諸將復秦州進攻平涼張勇遣諸將復蘭延鞏諸郡自守鞏昌秦州以隔蜀賊隴賊相通之路 詔以張勇為靖逆將軍便宜行軍 命輔臣子賁 敕

聖武記

卷二

七

招撫輔臣雖具疏謝罪而負隅抗拒與洞鄂軍相持一年不下又旁煽寧夏標兵殺提督陳福 上遣天津總兵趙良棟自京疾馳赴寧夏是冬興安兵亦叛與漢中賊合十五年乃 命圖海為定遠大將軍往莅西師貝子洞鄂以下咸受節制三桂方遣王屏藩譚洪吳之茂三路分犯秦隴欲與平涼賊合并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苗猓千人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北奪其虎山墩斷賊餉道俯瞰城中以礮攻之輔臣懼遂率偽巡撫總兵等降王屏藩吳之茂屢為張勇王進寶所敗遁還漢中固原慶陽諸郡

皆復 詔圖海留陝而征南將軍穆占率滿兵及平涼降兵移征湖南又以棧道運餉不易 敕諸將暫

緩進蜀但守險要分賊勢令大兵得專力湖南此十四年西路之形勢也初三桂以王輔臣之變欲由秦蜀入犯親至松滋布賊船于虎渡口上游截荆岳大兵咽喉揚言將決荊州夾隄灌城潛分岳州賊眾踞夷陵東北之鎮荆山糾王會楊來嘉洪福掠穀城鄖陽均州南漳欲以通興安漢中之賊會是冬王輔臣反正圖海張勇四守要害安親王岳樂率兵復建昌廣信饒州

上命岳樂趨長沙而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是時三桂

聖武記

卷二

八

以兵七萬據岳州澧州諸水口以拒荊州江北之師以兵七萬據長沙萍鄉醴陵以拒江西之師安親王乘三桂西上時由袁州攻賊使奇兵由間道襲破其城遂由醴陵攻萍鄉斬賊萬餘夏國相棄城走遂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于秦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自將援長沙屯隔江嶽麓山使胡國柱守城中馬寶王緒營城外掘重濠布鐵蒺藜列象陣盡調夷陵南漳諸賊合力拒守 上以賊并兵守長沙其湖口各路守備必虛 命荆岳兵渡江急進于是勒爾錦敗賊于公安之虎渡口虎渡口澧水入江處也使察尼敗賊于澧州之太

平街尙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君山獲賊舟五十艘時賊
下游兵少望風潰遁苟官兵長驅則澧州常德湘陰迎
刃立解可以夾攻長沙而諸軍遷延不進又不力扼虎
渡口致松滋上游賊舟救至勒爾錦卽弃太平街不守
藉稱暑溽引還荊州尙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江湖
之險復爲賊據三桂復使賊將高大節等方略作高大節庭間錄作
高得出醴陵萍鄉陷吉安以斷安親王軍後路簡親王
頓兵南昌不援屢 詔趣之始赴軍高大節驍果善
戰所將選鋒四千以少擊衆我師輒挫嘗以百騎奔我
軍于大覺寺輒斬將寨旗又以少兵奔大軍于螺子山

聖武記

卷二

九

簡親王將軍希爾根皆倉卒奔營走賊入壘縱飲飽掠
而歸會賊將韓大任搆之胡國柱大節怏怏死大任不
敢出戰吉安遂爲我師所圍十六年春吉安糧且盡三
桂遣馬寶王緒以兵九千來援大任疑不之信寶師至
阻水城中寂然無一礮相應亦疑不敢進乃引還湖南
喇布遣兵二萬追擊爲賊連敗夏四月城中賊宵遁皆
步行渡河我師聞其鼓礮以爲劫營尙驚擾達旦不敢
追擊于是大任復合上寇踞寧都樂安間乃 詔江
西綠旗兵聽總督董衛國調遣會閩粵王師數路告捷
取精忠尙之信先後反正大任走降于福建江西略定

三桂乃使胡國柱馬寶攻尙之信于韶使吳世琮攻孫
延齡于桂林以圖兩粵其地皆與湖南相唇齒故賊急
自救且圖牽制 上命諸將專力湖南十七年安親
王復瀏陽復平江又招降偽水師將軍林興珠于湘潭
而將軍穆占亦以陝西荊州精兵至拔永興茶陵攸縣
鄱縣安仁興寧郴州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桂東十
二城俱復 詔簡親王進守茶陵時三桂年六十有
七矣失陝西閩粵三大援至是又失江西大兵雲集湘
湖間疆宇日蹙且軍興調發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
供兵餉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乃思竊帝號自娛其下

聖武記

卷二

十

亦爭勸進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築壇南嶽之
麓以十七年三月朔郊天卽位改元昭武改衡州爲定
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
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構蘆舍萬間爲朝房適大
風雨潦草成禮而罷初十四年關陝之變四方騷動
上欲親征駐荊州就近調度議政王大臣以京師根
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謠言奸宄竊發固請止行至是
上慨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王大臣復以
賊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請 上未決會賊召回馬寶
王緒胡國柱等悉銳偪永興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

百餘里賊所必爭我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相繼戰歿河外營壘為賊據前鋒統領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息簡親王屯茶陵不敢救穆占郴州遣兵來援亦不敢進城壞于礮囊土補之且築且戰凡二十日瀕危者數矣八月二十一日忽拔營去則三桂已死諸賊皆召赴衡州是月諸王 奏聞 土始罷親征之議初三桂舉兵諸將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師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長淮絕南北運道或言宜出巴蜀據關中塞殺函自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奔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為

聖武記

卷二

十一

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國故用兵數載未嘗長驅東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諸賊聚謀不知所出夏國貴復倡奔滇之議謂為今日計有進死無退生宜舍湖南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一陸軍出荆襄合蜀賊直趨河南一水軍下武昌掠舟艦順撼江左諸賊俱重奔滇馬寶首梗議蓋賊知是時南北俱已戒嚴大兵鼓行隨其前後縱貫死衝突無能為也十月逆孫世璠自滇至衡始發喪僭號改元洪化迎喪還滇十八年正月大兵復岳州時貝勒尚善已歿以察尼赴岳代統其軍而貝勒鄂璉統舟師初岳州恃湖為險賊糧皆取給于湘陰常德而

我舟師僅營于君山賊舟來往自如冬令水涸我樓船不能入而賊小舟得出沒湖中至是水師烏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皆造成共配兵三萬降將林興珠獻策請以其半泊君山截常德之道以其半泊扁山香爐峽布袋口諸處并沿九貴山立陸營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冬令水涸則決新堤灌水通舟水陸綿亘百里賊援兵不敢進吳應麒使其黨駕巨艦二百乘風犯柳林我水師掉輕舟飛越賊船礮毀其半又敗其眾五千于陸石口餉運不繼我軍又縱反間離其黨吳應麒以疑殺數將于是偽總兵三人以舟師降城中賊潰圍走常德

聖武記

卷二

十一

遂復岳州岳州既復諸賊震恐勒爾錦亦率師自荊州渡江夷陵澧州之賊皆以舟師降常德長沙賊將皆奔城焚掠遁安親王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穆占追敗國貴于永州時湖南上游惟辰州之辰龍關與武岡之楓木嶺為入黔要路皆天險吳國貴馬寶踞武岡胡國柱等踞辰州安親王至武岡攻賊於楓木嶺廣西巡撫傅宏烈由後路斷其餉道而大軍奮擊其前礮殲吳國貴賊潰遁遣彰泰追敗之遂復武岡貝勒察尼攻辰龍關徑狹箐密僅容一騎賊跨隘口立五營以拒官兵相持逾年始由間道襲破之遂克辰州沅州

胡國柱走貴陽是為湖南入黔滇之師是年吳世琮亦
 敗死于廣西 命大將軍貝子賴塔由南寧進雲南
 連敗賊將何繼祖眾二萬于安籠所于黃草壩安籠所
 有石門坎天險賊奪于先聲忽一夕自相格殺疑我師
 劫營天明潰遁我師乘之禽馘無算是為由粵入滇之
 師圖海孫思克皆密奏暫緩進漢中 上不許而提
 督趙良棟王進寶皆自任取蜀十八年十月亦兩路出
 師初漢中賊全仰四川兵餉自三桂死後賊謀日亂漢
 中餉援不繼于是進寶復鳳縣武關王屏藩力不支弃
 漢中走保寧我兵三路趨之十九年正月敗賊二萬于
 聖武記 卷二 三

城外錦屏山奪橋而進王屏藩自縊死生禽吳之茂等
 乘勝復順慶而趙良棟由略陽進克陽平關渡白水江
 復龍安浮渡明月江亦以是月克成都降其偽將軍以
 下文武百餘又敗胡國柱于建昌而圖海亦復興安將
 軍佛尼勒等復永寧復馬湖湖廣提督徐治都敗楊來
 嘉于巫山復夔州復重慶四川盡復會是秋降賊譚洪
 等復叛乃 詔王進寶雷鎮四川而趙良棟以勇略
 將軍兼雲貴總督統川師進擣是為由蜀入滇之師十
 九年三月 詔安親王岳樂久勞于外殲克強寇令
 先率大兵之半凱旋其蒙古寧古塔烏拉之兵全返

上親勞岳樂于蘆溝橋如順治中勞信郡王之例以
 貝子彰泰代為定遠平寇大將軍進取雲貴又以雲貴
 山地皆綠營步兵居前滿騎繼後特 命總督蔡毓
 榮為綏遠將軍節制漢兵先進時勒爾錦奉 命取
 重慶中道徑返荊州上疏自劾 召回京師 詔
 曰 當吳逆初叛時即選滿漢精兵 命順承郡
 王勒爾錦統之進討三月至荊州不乘賊遠來馬疲守
 備未固之時渡江扼險挫其鋒銳俾賊得以其暇據湖
 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孫延齡
 楊來嘉等相繼變亂老師數載無尺寸功惟安坐荊州
 聖武記 卷二 四

索督撫司道餽送其貝勒尙善察尼鄂爾等攻岳州奉
 命以舟師斷賊餉道動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為
 訶迨長沙大兵已進尙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
 留于江右貝子洞鄂失機于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
 飭水師取岳州飭岳樂江西軍進攻長沙飭圖海陝西
 軍速復平涼則疆宇幾不可問老師糜餉誤國病民情
 罪重大在他人尙不可原况王貝勒等國家同休戚之
 人乎其令議政王大臣等舉我 太祖 太宗軍
 法嚴行議罪于是皆削爵籍產拘禁有差并將遲延逗
 留失陷岳州之都統珠滿失陷鎮荊山之貝子準達失

陷太平街之前鋒統領伊勒都齊賊遁空營飾奏克復之部統巴爾岳州飢賊潰圍步遁不能邀截之輔國公溫濟調援永興數月不赴之額駙將軍華善屢次敗遁縱兵騷擾詐病回京之將軍覺羅舒恕以及左都御史多諾兵部侍郎勒布等奉命總理荊州大兵糧餉擅遁回京阿範參贊江西軍務副都統綽克托隨征廣東托病回京回江寧皆罪之又詔曰軍興數載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

聖武記

卷二

五

洲蒙古漢軍久勞于外械朽馬斃借貸補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膚功凱旋之日所有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帑代還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于是我軍士奮馬騰十月湖南大軍自平越趨貴陽吳世璠偕應麒奔雲南降其文武偽官二百餘十一月復遵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使提督桑格據盤江之險賊已焚鐵索橋而遁乃令土司龍氏沙氏結浮橋以濟師降偽將軍李本深二十年正月賊將夏國相高起隆王會等擁衆二萬屯平遠西南山又分兵萬餘據盤江西坡坡天險斜徑螺旋而上賊以象迎戰我軍迫險見象

卽驚潰蔡毓榮以紅旗督戰衆奔不能止死傷山積逾二日毓榮整隊復進賊不能支棄險西走貴州盡復大將軍貝子賴塔自廣西進滇亦屢敗賊與楚師會于曲靖分隊前進二月抵雲南世璠使郭壯圖率步騎數萬列象陣迎戰三十里外我貝子彰泰軍其左賴塔軍其右自卯至午賊五却五進殊死戰象忽反踐其軍于金汁河我勁騎左右衝之始大却進逼之城東歸化寺禽斬殆盡自歸化寺列營巨碧雞關爲長圍數十里賊盡移諸將家口于五華山官城分門守禦誓必死數月臨安永順姚安大理諸路偽總兵相繼降先是賊遣胡國

聖武記

卷二

六

柱夏國相馬寶等犯蜀陷瀘敘建昌永寧馬湖諸府又喉降將馬承蔭再叛于柳州譚洪彭時亨等再叛于川東以分我兵力至是省城危急盡調川賊回救趙良棟率諸將分路躡擊或死或潰降無一援兵得至滇城者世璠復割地乞師于西藏達賴刺麻其書亦爲我軍所得九月趙良棟之師自蜀至滇初長圍距城遠賊負固抗拒數月不下良棟連踰三濠奪三橋直薄其城諸軍從之皆薄城下圍之數重又于昆明池內橫筏施樓櫓以斷接濟十月城中食盡援絕守南門賊內應啟門納師世璠及郭壯圖皆自殺俘偽大學士方光琛偽將軍

夏國相馬寶等函世璠首獻闕下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趙良棟嚴禁軍士并簿籍藩產以獻雲貴川湖地悉平班師 詔戶部發帑代償軍士積負共費五百六十萬金有奇大赦天下 詔曰當滇逆初變時多謂徹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徹豈因三桂背叛遂諉過于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臣源曰恭讀平定三逆方略而知其戰勝于廟堂者數端一則不蹈漢誅鼂錯之轍歸咎于首議徹藩之人二

聖武記

卷二

七

則不從達賴刺麻裂土罷兵苟且息事之請力申天討三則不寬王貝勒老師養寇之罪罰先行于親貴四則諭綠旗諸將等以從古漢人叛亂止用漢兵剿平豈有滿兵助戰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奮于陝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于楚揚捷施琅姚啟聖吳興祚奮于閩李之芳奮于浙傅宏烈奮于粵羣策羣力敵愾同仇又任岳樂傅喇塔于宗室拔圖海穆占碩岱于滿洲一時開國宿將已盡諸臣不必皆三桂敵卒能窮蚩尤于涿鹿覆豨布于荆吳其時亂起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

楚急則調安慶兵赴楚河南兵移安慶又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接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屯太原以繼之閩警則調江寧江西兵赴閩浙調充南一步各邊雖亂而江淮晏然得以轉輸財賦佐軍興之急而賊惟以一隅敵天下餉匱財竭重斂勞怨遂臻瓦解且羽書絡繹 命兵部于驛遞之外每四百里置筆帖式撥什庫各一以速郵傳更番代遞晝夜通行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至荆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蹤指示洞的

聖武記

卷二

六

中窾遵命者罔不摧敵違機者罔不鈍刃用能指麾臂使于數千里之外健行默運于八載一日之餘兵多而民不擾餉費而賦不增至矣哉震驚百里不喪七閩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知覆蚩尤于涿鹿者軒皇非力牧也禽豨布于荆吳者高祖非絳灌也江漢常武績賴周宣鬼方三年克由殷武自古及今或以殷憂啟聖或以道謀潰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前聞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方十三年春吳三桂踞湖南也同時耿精忠亦變於福建孫延齡亦變於廣西十五年尙之信亦變於廣東迨十六年福建兩廣先後反正而三桂亦漸蹙孫延齡本定南部曲舊列於四藩故其亂亦附三藩之末蓋相波瀾相首尾云耿精忠者仲明孫繼茂子也順治三年

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尙可喜同定湖南既而有德入廣西平南靖南同鎮廣東一府兩藩民瘁供億旋移靖南於福建備海寇時仲明已先卒子繼茂嗣康熙十年繼茂復卒子精忠嗣十二年平南

聖武記

卷二

九

徙藩議起七月精忠與三桂繼之及是冬三桂反

詔精忠仍留鎮明年三月亦反福州自言其祖仲明入山海關時與吳三桂有成約稱兵變服執總督范承謨幽之以藩屬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爲爪牙移檄遠近遂陷全閩分三路出寇養性出東路寇浙之温台處白顯忠出西路寇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馬九玉出仙霞嶺中路寇浙之金華衢州并連嚴州徽州土寇沿海震動浙江總督李之芳聞變疾馳扼衢州分兵守常山要路 上命平南將軍貝子賴塔赴浙江定南將軍布爾根赴江西並 勅杭州鎮江水師

分防海口遣官賫勅赴閩招撫精忠留不遣答安親王

岳樂書語多狂悖 上復使其弟耿聚忠賫救往至

衢州拒不納 上乃命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

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赴浙進討是秋賊曾養性數

萬窺衢州李之芳直薄賊壘手刀督陣親冒矢石麾衆

越壕拔柵敗其衆乘勝復義烏湯溪壽昌又遣兵破賊

於金華紹興分飭各路嚴守禦勿迎擊十一月賊數萬

營衢城之西溝溪之芳乘夜突擣斬賊萬計賊奔寨遁

十四年康親王誓師金華破曾養性徐昌朝等賊數萬

於城外遣兵復處州而傅喇塔由土木嶺間道出茂平

聖武記

卷二

三

嶺背破曾養性賊二十五營復黃巖曾養性走温州傅

喇塔轉戰至城外復大破之斬賊二萬養性墮馬浮水

逃入城濬濠增障固守環温皆水我軍不能陸攻久不

下衢州則馬九玉踞江山常山開化三縣連結數十寨

負山阻水與李之芳相持會十五年耿繼祚方再犯建

昌忽奔營宵遁 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內患乃

詔康親王傅貝子徹圖温之師直取福建初精忠起事

卽誘潮州總兵劉進忠同叛使躡廣東又約海寇鄭經

掠潮惠閩海澄公黃芳渡於漳執續順公沈瑞於潮及

江西大兵赴援廣東精忠復益白顯忠兵使犯建昌撫

贛以阻援粵之師與鄭經進忠狼狽相倚至是精忠與鄭經交惡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遂為我軍所乘七月親王貝子合軍赴衢州時九玉賊數萬屯衢河之九龍山而分萬人營於大溪灘護輓運王貝子及李之芳議先奪其餉道乃擊破大溪灘之賊復江山縣即以中秋夕遣兵涉河擣九玉營適遇其來襲之賊於江岸遽擊卻之賊營踞高壘複樁密魚貫而出不能驟返礮薄諸山下殲焉翼日乘勝火寨九玉僅以三十騎潰遁遂復常山長驅入仙霞關是時安親王岳樂駐軍江西亦使將軍希爾根擊敗白顯忠復建昌饒州使江寧將軍額

聖武記

卷二

三

楚擊走徽州土賊復廣信白顯忠聞大軍入閩聲言將趨建陽斷大軍之後李之芳遣問說降其二裨將顯忠勢孤亦降精忠既失兩路兵而臺灣海寇復乘虛偪其後閩地半入鄭氏大軍至延平望風瓦解精忠不知所為乃遣其子顯祚詣軍前獻總統偽印先害范承謨以滅口而後出降請隨大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歸順李之芳遣兵代剿江西玉山鉛山德興各賊先後禽斬并招撫土賊十餘萬十六年福建大軍逐鄭經回廈門盡復漳泉諸府劉進忠亦以潮州降福建略定是年貝子傅喇塔卒于軍以貝子拉哈達繼其任

初逆藩之變也國初宿將已盡惟安親王傅貝子曾從肅鄭二親王剿流賊于川楚習戰陣故兩軍最立功浙閩人尤德傅貝子之紀律及貝子卒後鄭經復連陷沿海郡邑乃召劉進忠及海澄公黃芳泰赴京巡撫吳興祚總督姚啟聖陸路提督楊捷水師提督萬正色分領綠營共王貝子軍且剿且撫事更棘於耿藩二十年康親王拉貝子始率禁旅還京師語詳歲定臺灣記尙之信可喜長子也康熙十年可喜年老請以子之信佐理軍事之信酗酒嗜殺既掌兵柄即營別宅擅威福可喜不得出一令十二年夏可喜用其客金光計上書乞率

聖武記

卷二

三

二佐領兵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得見 上自陳會部議言藩鎮無乞休子襲之例應請全撤十五佐領兵六千丁口二萬餘回籍實為演變所由起可喜終無二志是冬執三桂使奏言明年遣次子之孝討叛鎮劉進忠于潮并請以之為贖 詔授之孝平南大將軍而之信以討寇將軍協剿時叛者四起獨可喜一心王室十四年晉封親王督撫以下咸受節制廣東土賊蠢動可喜皆遣兵撲滅會進忠復結鄭錦掠潮惠祖澤清叛高雷三桂使馬雄偪肇慶廣東十郡失其四可喜東西受敵力不支且自陳臥病將不起急請江西大

兵赴援。詔將軍覺羅舒恕副都統莽依圖赴廣東。甫至而之信從逆。受三桂招討大將軍偽號。易幟改服。殺金光以兵守可喜。府禁出入。移檄郡縣使納款。當是時惠州有尙之孝之軍。高州有金光祖舒恕之軍。肇慶有莽依圖之軍。精銳不下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信拒楚賊而總督金光祖陰受三桂偽劄。卽引所部兵五千還肇慶。阻舒恕及莽依圖兩軍勿剿賊。并趣其引退。於是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謝厥扶皆叛。尙之孝勢孤不得不解兵柄還廣州之信遂大猖獗。以礮擊舒恕軍於廣州。舒恕走還贛。莽依圖亦自肇慶走還。

聖武記

卷二

七

而光祖及巡撫佟養鉅并降於三桂。十五年春可喜發憤死。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助餉。又遣偽總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偽巡撫馮魁代佟養鉅分守衝要。光祖之信皆復悔。密通款於江西大軍。十六年夏六月。唆舊督標兵諫餉。執偽總督董重民於肇慶。率軍民雜髮反正。七月三桂遣馬寶胡國柱出韶州攻之。會江西大軍已復吉安南安。將軍莽依圖等遂復踰嶺。援韶州。韶居五嶺脊。爲江西廣東咽喉。賊志在必得。莽依圖於城北敵衝。厚增土墻。夜則絕卒出城浚濠。通水并遣一軍據廣州餉道。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拔。乃據

河西斷我水運。又列營蓮花峰。俯瞰發礮。女牆盡壞。我兵退保土城固守。會江寧將軍額楚援至。與城中兵夾擊督標兵。亦橫衝其陣。賊大潰。乘夜追斬無算。河西賊亦遁。餉運遂通。十月追擊於樂昌之風門澳。三路仰攻。而搖兵間道襲其後。斬賊二千。於是叛鎮佟國卿以瓊州降。祖澤清以高雷廉三州降。并執送偽水師將軍謝厥扶。廣東亦略定。孫延齡者。定南王孔有德之壻也。順治初有德殉難。廣西無子。惟一女名四貞。詔養之。宮中視郡主。食俸長適。延齡康熙五年鎮守廣西。轄定南藩部。十二年與部下都統王永年等互訐奏命。

聖武記

卷二

七

大臣往勸延齡應坐罷免議。是冬吳三桂反。上以廣西隣貴州。特授延齡撫蠻將軍。與巡撫提督守禦。延齡既與所部都統不相能。三桂以逆書誘之。十二年二月延齡遂殺王永年等。執巡撫馬雄。鎮害之。降於三桂。未幾提督馬雄亦從逆於柳州。廣西全陷。延齡招致土寇。參以舊軍。分設五鎮。每鎮兵二千。騷掠遠近。有傅宏烈者。舊爲慶陽知府。當三桂未叛時。訐其不軌。事於朝。坐誣謫戍蒼梧。及是欲集兵圖恢復。思假其事權。佯受三桂信。勝將軍之職。入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交趾界。聯絡義勇。得五千人。遂移檄討賊。從尙可喜軍。

規復肇慶通款於贛大為三桂所忌使馬雄害其家百口於柳州然不能害宏烈宏烈以大義利害說延齡延齡與妻四貞謀約宏烈往迓大軍至即反正十六年宏烈迓大軍於韶謂王師但進廣東為聲援則廣西一面宏烈可獨當之但當假以虛銜并頒給各土司印以便號召 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俾增募義兵便宜行事 命額楚守韶而莽依圖以兵八千赴宏烈於廣西又 命尙之信分藩兵三千助之尙之信不遣兵又不為莽依圖具舟艦師久不集而馬雄方與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遂獨領所部兵萬餘乘

聖武記

卷二

三

機先進克梧克潯下鬱林所向克捷惟新兵皆無馬無大礮屢借於尙之信不應十七年二月莽依圖軍至乃進圍平樂距桂林百餘里則桂林已為吳世琮馬寶所陷孫延齡被害賊水陸數萬來援平樂與我軍夾江而營賊渡江先犯綠營兵潰滿營隔漲潦不能救賊據河扼餉道莽依圖軍復退梧州旋就餉德慶所復郡邑皆陷于賊祖澤清復叛于高州粵東亦震 詔尙之信討祖澤清并選藩兵萬人及潮州標兵六千付福建都統馬九玉赴援廣西又 詔將軍舒恕自贛州額楚自肇慶兼程進皆未至宏烈孤軍踞梧十月賊數萬渡

左江來攻宏烈戰于賀戰于藤皆不利賊水陸三路逼梧時三桂已死尙之信軍始赴援十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合諸軍分布水陸乘賊犯城時三面夾擊賊大敗走遂長驅復桂林而賊復圍馬永蔭于南寧承蔭馬雄子也雄死後以南寧降至是賊圍攻數月幾陷莽依圖等倍道援之賊悉銳依山列鹿角拒戰莽依圖使額楚引前鋒兵衝之自與舒恕麾大軍進預伏兵山後截其走路禽斬殆盡吳世琮負重傷僅以數十騎遁南寧圍解廣西盡復宏烈請率所部兵隨莽依圖進取雲南上壯其志許之 命簡親王喇布代守桂林而承

聖武記

卷二

三

蔭所部降兵皆桀悍十九年承蔭請以七千人分設七營部議止許五營于是降兵復變給宏烈登舟赴柳城而襲破其營執送貴陽吳世璠誘降宏烈罵賊死莽依圖再赴討以勁弩射其象陣象反奔賊陣亂鐵騎乘之遂大敗簡親王與總督金光祖軍亦分路敗賊俘承蔭至京伏誅蓋自延齡死後又三載而廣西始定初尙之信之降也仍懷兩端 詔趣其援宜章援韶援梧援永興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遣旋遁回廣州踞巢穴巡撫傅宏烈金雋先後劾其不法至是復為護衛張士選張永祥都統王國棟首告 上命將軍賴塔以

兵赴廣州而勅侍郎宜昌阿達之入京之信果殺王國棟謀變為賴塔兵所禽詔賜自盡并究總督金光祖袒庇不効之罪而大軍入粵時啟可喜棺冠服皆遵國制故全家得歸旗籍耿精忠亦為諸弟及部將首其逆志召至京師與劉進忠等皆磔死延齡妻四貞以三桂義女存滇無恙後隨大軍還京師盡籍閩粵藩產入官充軍餉除其苛稅與民休息其藩兵悉撤回京師而閩粵荊州各設八旗兵駐防迄今為定制

臣源曰賈誼有言假令信越之倫列為微侯而居雖至

聖武記

卷二

三

今存可也令樊鄴絳灌各擁數十城而王雖今已殘亡可也功臣五等不食實封唐宋定制百王不制以定南之烈平南之忠靖南兩世之勛舊專制一方而子孫甥戚爭趨夷滅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詎不信哉聖祖有言邊疆提鎮將軍久握兵權常來朝見則心知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輩皆以久不朝覲遂生驕妄前者廣西將軍馬承蔭跪受勅旨其下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此兵權不可久握之明驗大哉王言足以綱九服馭萬禩矣昔三代之盛有朝覲述職慶讓之典有世子入學齒胄之教有賜斧鉞始專征之制然猶不

能繼世象賢削貶迭見况以黃口綺袴喜人怒歌功無橫草生即分茅未竟趙宣之澤已盈樂厲之惡即使曲沃不叛鄆鳩長享猶將毒痛於生民竭耗於國計者也雖雖發於滇黔禍實芽於閩粵根深固則拔之也難疾沉鋼則蘇之不易是用詳其剷除磨盪之功以見瘡痍休息之所本同時京城有奸民楊起隆之變畿輔有河北鎮總兵蔡祿之變蒙古有叛藩布爾尼之變餘靈漂潦幻氣游魂無足述者

聖武記

卷二

夫

聖武記卷三

邵陽魏源撰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內六盟蒙古

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羅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國亦皆城郭之國若乃不郭郭不宮室不播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準部青海諸部則然故史傳外夷皆以居國行國為大界畫而遊牧行國又以瀚海為大界畫若漢匈奴賢王有左右一居東方以接濊貊一居西方以接氏羌而單

聖武記

卷三

一

于庭直代雲中攘之則還于漠北至後漢而為南單于北單于再變為東胡西胡三變為柔然為東西奚四變為東突厥西突厥五變為內回紇外回紇上下數千年離合絕續皆以大漠為諸部之綱維于是乎左于是乎右于是乎南于是乎朔其擴入叛圖列為郡縣者惟唐初蕩平突厥之地置定襄雲中等郡領于單于瀚海二都護一時稱極盛而控御不久遼金置上京中京西京諸道僅域于東西奚而未及河朔惟元起漠北奄有函夏于漠南置大寧上郡興和同等路于漠北置和林行中書省以至西域青海皆分建諸王駙馬為古今戎

索之一變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于是邊防復棘且其根柯盤固支條蔓衍為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大漠故 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云最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接壤滿洲臣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三部內款及 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是三大部蒙古皆混為一家惟漠西厄魯特恃其荒遠抗衡狂妄至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半出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嫡 帝室其西海則

聖武記

卷三

二

元之旁支西域則元之臣僕至今惟通朝貢與稱外戚甥舅者殊科因而區之以昭戎索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東四盟當盛京黑龍江及直隸邊外西四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外凡四十有八旗二十有四部并歸化城土默特則二十有五東抵吉林黑龍江界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澣海絡雍冀幽并營五州北境袤數千里明初悉攘諸漠北中葉復薦食漠南邊患遂與明代相終始我朝龍興首臣科爾沁繼平插漢 哈爾 于是諸部先後來庭有大征伐率師以從世其封爵時其朝貢凡二十五部為五十有一旗其制略

與在京內八旗蒙古等其朝覲分爲三班其會盟則若科爾沁若郭爾羅斯若杜爾伯特若札賚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哲里穆其貢道由山海關若札魯特若喀爾喀左翼若奈曼若敖漢若翁牛特若阿魯科爾沁若巴林若克什克騰八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召烏達其貢道由喜峰口奈曼或謂卽元史之乃蠻者非也乃蠻居莫北之和林元太祖既平乃蠻始徙都之與漠南若土默特若喀喇沁二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卓索圖其貢道亦由喜峰口若烏珠穆沁若浩齊特若阿巴哈納爾若阿巴噶若蘇尼特五部爲一盟其盟所曰錫林郭爾其貢道由獨石口以上爲東四盟內蒙古若

聖武記

卷三

三

起漠北削平大漠東南建子弟親王世守之爲今內外札薩克蒙古所自出而仲弟哈薩爾以射聞季弟勒格圖以勇聞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阿巴哈納二部皆勒格圖後也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善青海和碩特九部皆薩哈爾後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建庭和林支裔繁布于漠南北若奈曼巴林敖漢蘇尼特烏珠穆沁鄂爾多斯克什克騰喀爾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後也翁牛特則太祖弟諤楚因之後札魯特及土默特右旗則太祖十八世孫之後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爲太祖

聖武記

卷三

四

期 命大臣賚勅以往設正副盟長各一以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化城土默特向隸將軍都統及各廳同知不設札薩克故會盟集于本城不設盟長聽 簡命大臣莅視其各部每旗事權皆掌于札薩克一人此外皆散秩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公台吉等或以功晉封或以事襲無定員初元太祖

功臣濟拉瑪之後餘皆元子孫皆以插漢部爲大宗其歸 本朝也皆以林丹汗不道之故今不悉述述其尤著者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得傳國璽于元小主子裔插漢部于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兩旗合上尊號改元崇德是爲我 大清受命之始前此太祖天命中臣服諸國除瀋陽遼陽得自明外餘若黑龍江五部長白山二部東海三部扈倫國四部凡河東河西之地使犬使鹿之邦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皆金代部屬語言相同城郭之國非蒙古行國也其時已與科爾沁盟好

而與插漢搆斃插漢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連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樂初本雅失里可汗為阿魯台所立宣德中脫脫不花可汗為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脫脫不花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尤強并青海及烏斯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徒募遼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荅封西陲奠于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于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西部河東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

聖武記

卷三

五

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則今阿拉山及鄂爾多斯蒙古也至西厄魯特則瓦剌王脫歡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入寇或言厄魯特即明之阿魯台者誤也阿魯台世與瓦剌相仇殺且一東一西部落判然厄魯特既為瓦剌之裔安得復為阿魯台之裔耶况阿魯台人名非部落之名也厄魯特之稱猶唐古特猶韃靼安得以人名當之乎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于大漠終明世不見于史云萬曆中我大清兵起明人思用東部插漢小王子即察哈爾欲以敵大清而要挾歲賞終無成效末年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年來聘書稱統領四十萬眾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斯汗致書水濱三萬眾滿洲國主且恃其虓勅馮陵諸部

諸部先後毆歸 大清請師援救天聰八年六月太宗統大軍盡徵各部蒙古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漲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體遂徙其人畜十餘萬眾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青海之大草灘我大軍全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明年其子額哲率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封親王位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其眾編旗安置義州額哲卒其弟襲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吳三桂之變徵其兵不至旋煽奈曼等部擁眾同叛 詔以多羅信郡王鄂

聖武記

卷三

六

札為撫遠大將軍以大學士圖海副之率不附逆各部蒙古兵進討四月師次岐爾哈台偵賊屯于達祿我軍留輜重以輕騎進布爾尼設伏山谷間列陣以待我軍先敗其伏兵進擊其大隊敗之布爾尼收潰卒戰復連敗以三千騎遁為科爾沁兵射死凡六閱月平空其故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太僕寺而移其部眾游牧于宣化大同邊外其八旗分東西二翼其旗內官地及與漢民互市訟獄治以四旗廳及獨石口張家口豐鎮寧遠各廳其本旗事務轄以都統等官而總隸于理藩院典屬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

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其故地袤延千餘里在獨石口張家口邊外又歸化城土默特者明順義王俺荅之後也中為察哈爾所滅我太宗親征察哈爾歸化城降其部衆編為二旗以其部長為左右翼都統并還其世所守順義王印而遣將軍貝勒岳託副都統吳巴海駐其城鎮守之土默特酋博碩克圖之子使喀爾喀陰與明通吳巴海邀斬其使崇德元年喀木尼漢部葉雷等叛挈其妻孥亡去吳巴海率寧古塔科爾沁兵追之數旬無所見遇宿雁三射其一雁負矢而飛墮往取之見賊營遺火躡及于温多嶺獲其妻子葉

聖武記

卷三

七

雷注矢將拒敵有狐起于前觸葉雷弓墜遂為我兵所殲並誅其黨乾隆中並裁都統其旗務則掌之將軍副都統惟存輔國公世爵一不理事并設同知通判理旗民賦訟與京師內八旗蒙古相等而與插漢小殊故新疆各省駐防有察哈爾蒙古兵無土默特蒙古兵科爾沁部在喜峰口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本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後明初置兀良哈三衛之一也後自立國曰科爾沁明洪熙間為厄魯特所破東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魯科爾沁因號嫩江科爾沁以自別其札賚特杜爾伯特

郭爾羅斯三部皆科爾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皆屬插漢部我太祖初年科爾沁與葉赫哈達烏拉輝發錫伯卦爾察珠舍里納殷共九部之師三萬來侵攻赫濟格城不下陳兵古呼山太祖親禦破之逾數年復征烏拉部敗科爾沁來援之衆于是科爾沁與諸部遣使來乞好天命九年插漢林丹汗以兵侵陵諸部諸部或北徙瀚海依喀爾喀或東走依科爾沁科爾沁心長插漢之我朝遂率之來覲自是為不侵不叛之臣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太宗即位科爾沁

聖武記

卷三

八

謝圖汗遣使來弔曰恭聞強武英明大可汗上賓粵巴台吉敢奉書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昔察希爾巴敦汗主四方握七寶數盡則必死雪山白獅子其力雖大限到亦死深海之內縱有諸寶無禪于龍王之死故成必有壞始必有終爾皇考奮起孤憤之中並吞大小諸國為一虎步中外是天之所豪宜返天上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為不死後嗣勉之矣是年始封科爾沁粵巴台吉為土謝圖汗天聰二年會大軍征插漢三年至八年凡四從征明十年各部前投喀爾喀者亦多請兵會攻插漢是年大軍蕩平林丹汗全部于是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喀喇沁土默特敦

漢奈曼巴林札魯特翁牛特諸部遺朝鮮國王書合詞
上 尊號改元崇德禮成冊功 詔科爾沁設札

薩克五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爵有差二年從征朝鮮三
年從征喀爾喀四年從征索倫八年從征明及黑龍江
諸部順治元年偕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以兵從
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走流賊定京師二年以兵從
豫親王多鐸定江南三年復從討蘇尼特酋騰吉思敗
喀爾喀兩汗援兵七年復增科爾沁札薩克一康熙十
有二年科爾沁額駙沙津率各部兵討插漢酋布爾尼
之叛陣斬之盡平其部科爾沁從龍佐命世為柿附與

聖武記

卷三

九

國休戚

孝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

孝惠

章皇后皆科爾沁女故世祖當草創初冲齡踐阼中外
帖然繫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額駙尙
主者八有大征伐輒屬橐前驅勞在王室非直親懿而
已故順治十有一年 上以諸札薩克蒙古久不見
恐壅上下之情特 賜敕存問令有所欲請隨時奏
聞朕世世為天子爾等亦世世為王屏藩百世而土謝
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理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王四
裔俸幣居二十四部之上

鄂爾多斯部在河套中東西北三面皆距河東西袤二

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里秦
蒙恬所奪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為塞而漢唐之朔方郡
也前代城堡邊牆故蹟棋布而花馬二池鹽與河東鹽
並行地宜馬駝有麥梁山鐵可為兵河柳可為苜蓿連
元昊屢為霸國形勝可戰可守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
蘇始居之為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分牧而處是為今
鄂爾多斯七札薩克之祖明末苦林丹汗之虐糾合喀
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四萬于土默特之趙城
天聰九年大軍追林丹汗于額哲于黃河西未至鄂爾
多斯先邀與盟攘其部眾而獻千戶于我 朝順治

聖武記

卷三

十

初出兵隨英親王剿流賊于陝西康熙中會剿叛賊王
輔臣皆有功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至所部界
諸札薩克渡河朝 御營獻馬請設驛饋運出兵扈
蹕 上嘉其俗龍土沃牲奴獵嫻周覽形勢謂札薩
克等曰明人議河套畏爾蒙古如榻側臥虎亦其時無
人耳若今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我
何諸札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 上奈何出此驚
人之語耶本六旗至乾隆中滋息復增一旗設札薩克
七自為一盟

國朝喀爾喀相繼歸誠名凡三曰舊喀爾喀即編入八

旗之駐京蒙古也。曰外喀爾喀，即漠北外札薩克四部。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即喜峰口張家口外之內札薩克左右翼蒙古也。左右翼本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汗之子格喀森札賚爾居杭愛山，有子七，始號喀爾喀七旗。部族繁衍，分東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皆在瀚海之北。順治十年，中路台吉本塔爾與其土謝圖汗有隙，率千餘戶來歸，封親王，賜牧張家口外。列內札薩克諸部，是為喀爾喀右翼。康熙三年，西路台吉衮布伊勒登以其汗為同族所戕，部眾潰散，乃越瀚海來歸，賜牧喜峰口外，是為喀爾喀左翼。此外蒙古同名者有

聖武記

卷三

十一

兩科爾沁同名同族，惟別以地。有兩杜爾伯特同名異族。一內札薩克，有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異姓同牧。左翼元臣濟拉瑪，其一部號歸化城土默特，與右翼右翼元太祖裔為近族。

臣源曰：本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為最盛。木蘭者，圍場之通稱也。仲秋之後，虞人效鹿鳴，以致鹿日，哨鹿國語謂之木蘭，因以名圍場云。自順治初，世祖出張家口，獨石口外行獵，次上都河入古北口，為塞外秋獮之始。康熙中，蒙古諸部獻其牧地，規為圍場，自是歲舉蒐狩，車攻馬同，以師兵為營衛。凡內外各札薩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獵，星羅景從，建

驅雨合而。天子親御王弧，止齊步伐，三驅田禽，寓綏遠於訓武。其圍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千有餘里。即元代上都遼金中京上京之地。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旁薄雄奧，理大物博，天所以嚴聖武歟。其合圍周環以柵，八旗各一營，規高處為卡倫，每營各五卡倫，守以官兵，統凡圍場六十餘所。每歲車駕行獵，或十餘圍，或二十圍，無定數。云康熙三十年圍場在多倫泊。出古北口三百餘里。泊南有彙宗寺，以綏黃教四十八部部各一刺麻住持。御製寺碑，謂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及四十年始建避暑

聖武記

卷三

十二

山莊於承德府之灤河。土名熱河，在多倫泊東南，距京四百里，出古北口百餘里。師更近。乾隆嘉慶歲歲舉行，惟雍正十四載中無之。雍正中，多倫泊西南造善因寺，專而供章佳胡土胡圖後身住持。世宗不舉秋獮者二十餘載。今上繩武。

國朝綴服蒙古記二 外四盟蒙古

瀚海絕地中央莽亘數千里天以界中外漢唐兵力盛時或能有漠南從無兼有漠北者有元一代始以和林終以和林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坤河之西北回紇舊建牙之所自古北匈奴所庭也為瀚海王氣之區故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畱牧其地苗裔亦獨盛他部其子十有一分徙漠南者既為敖漢奈曼巴林札魯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鄂爾多斯九部之祖其季子格呼森札賚爾畱故土析眾萬餘分授七子為七旗分左右翼又為喀爾喀各部之祖

聖武記

卷三

三

及其孫阿巴岱赴唐古特謁達賴刺麻請藏經歸漠北部眾智而汗之遂世號土謝圖汗并其族車臣汗札薩克圖汗而三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東界黑龍江西界厄魯特北界鄂羅斯南盡瀚海我 太宗崇德元年既平漠南插漢部遣使宣捷于喀爾喀喀爾喀來聘且請絕明市 命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幣二年貢異獸名馬甲冑貂皮雕翎及鄂羅斯火鎗同部弓箭鞍轡陶爾瑪斯斧元狐白鼠裘以謝 詔定制歲獻白駝一白馬八日九白之貢順治三年蘇尼特部騰機思太宗之額駙也與睿親王不合五月率所部北投喀爾喀

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合兵三萬迎之并掠巴林部人畜

命德豫親王多鐸為揚威大將軍往征六月師至噶爾察克山騰機思等屯于衮噶魯臺聞風遠遁令外藩郡王滿朱習禮副都統明安達禮追及于歐克特山大破之斬其台吉毛魯迎下嫁格格還我兵渡土臘河復追之禽其家口輜重牲畜十餘萬八月自土臘河擊敗土謝圖汗兵二萬次日復敗碩雷汗兵三萬皆斬獲無算馬疲班師四年札薩克圖汗上書代解書不稱名詞又踞睿親王讓之五年騰機思復來歸喀爾喀各汗亦奉表請罪 詔各遣子弟來朝補九白之貢盡

聖武記

卷三

三

歸所掠巴林人畜不奉詔十二年三汗始遣子弟來乞盟 詔賜盟宗人府設札薩克八仍分左右翼康熙二十三年左翼土謝圖汗攻右翼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構兵又與準噶爾儉 上遣使偕達賴刺麻使往不之初喀爾喀世雄漠北及中葉專倚刺麻習梵唄懈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遂為厄魯特覬覦二十七年噶爾丹大舉入其庭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眾瓦解先後東奔或議令四十九旗蒙古攘取之 上不忍乘其厄發倉給畜滂沱沛澤三十年 駕出塞外受其朝大會閱于多倫泊即元上都地也 上以新

附眾數十萬宜訓以法度前期檄內外札薩克各蒙古
皆豫屯于多倫泊百里外 車駕發 京師軍臨

多倫泊上三旗親軍營居中八旗前鋒營二護軍營十

火器營四共十六營分二十八汛 御製彙宗寺記
日多倫泊者清淑平

曠饒水草而內外薩札克之來
朝者道里適中故期會於此 各環 御營而峙傳

諭內外蒙古移近 御營五十里不得入哨內

屆期陳鹵簿御帳殿于網城南受朝賜燕次日 上

躬環甲冑大閱嚴申約束土謝圖汗等具疏請罪宜勅

諭分三十旗為左右中三路割內蒙古水草地俾游牧

近邊仍畱其汗號與內札薩克各旗同列噶爾丹既并

聖武記 卷三 四

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犯近塞 車駕再親征殄

噶爾丹而反喀爾喀于漠北加封有功諸台吉增編為

五十五旗屯田于鄂爾昆河左右并徵其兵防秋于阿

爾泰山雍正九年以固倫額駙策凌奮擊準噶爾功又

增賽音諾顏部授札薩克分轄各旗共前三部為四部

共七十四旗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烏里雅蘇臺

及科布多駐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鎮撫之 參贊
大臣

三人一駐科布多一駐烏雅蘇
臺其一以蒙古王公台吉為之 凡外札薩克之兵各統

以將軍大臣喀爾喀四部之兵統于定邊左副將軍杜

爾伯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科布多參贊大

臣舊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伊犁將軍青海各部

之兵統于西寧辦事大臣有事聽將軍大臣奏調視內

札薩克之兵即統于各部汗王者不同而烏里雅蘇臺

科布多皆歲徵蒙古兵換防屯牧一如出征專闔之制

視東三省歸化城伊犁即以駐防將軍兼轄者亦不同

故定邊左副將軍節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間

烏梁海等數十部為邊外第一重鎮其與鄂羅斯互市

之道由東庫倫西庫倫二驛達于恰克圖而以楚庫河

為中外界其會盟分四路土謝圖汗部二十旗為中路

居士臘河左右境其盟所曰罕阿林車臣汗部二十三

聖武記 卷三 五

旗為東路居克魯倫河左右境其盟所曰巴爾和屯札

薩克圖汗部十七旗為西路居杭愛山以西境其盟所

曰畢都里雅賽音諾顏汗部二十旗兼轄厄魯特二旗

為北路居翁金河北境其盟所曰齊爾里克每會設盟

長一人副盟長一人其貢道均由張家口今不具述獨

述賽音諾顏部蓋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初明

世喀爾喀刺麻紅黃二教爭圖蒙肯申黃教西藏達賴

刺麻賢之授賽音諾顏之號其旗仍隸土謝圖汗三傳

至善巴世牧塔密爾河在杭愛山之西鄂爾坤河之北

即元和林地氣鍾河山隆隆天啟康熙三十年善巴從

弟策凌幼自塔密爾河隨母來京師見奇 聖祖敎
養內廷四十五年授和碩額駙尙純懋公主卽所謂超
勇親王定邊左副將軍授大札薩克以功配享 太
廟者也五十四年率所部赴推河隨北路大軍禦準噶
爾五十九年隨大軍由阿爾泰山分路進大斬獲于布
拉罕焚其糧于烏闌呼濟河禽宰桑百餘 詔授札
薩克雍正元年封多羅郡王二年徹北路大軍偕同族
親王丹津多爾濟各以副將軍留防阿爾泰山策凌連
年從軍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夷凌藉銳自
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賊恃馳突而喀

聖武記

卷三

七

爾喀無紀律節制每游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
森嚴如對壘由是賽音諾顏一軍雄漠北九年隨順承
親王錫保討噶爾丹是冬與丹津合兵敗準賊六千于
鄂登楚勒殪其驍將晉封和碩親王賚白金萬授喀爾
喀大札薩克十年六月準賊三萬復深入內犯乘策凌
出師未歸襲其游牧舊帳于塔密爾河策凌在途所乘
馬忽人立嘶風而蹶俄飛騎報警策凌大怒卽斷髮截
馬鬣誓天兼程間道歸救大戰于森齊泊又大戰于鄂
爾昆河斬賊大半語具雍正征厄魯特記 晉號超
勇親王錫黃帶分土謝圖汗所滋息之二十一旗隸賽

音諾顏部而于所畱之十六旗增四旗爲二十仍隸土
謝圖汗部復以策凌轉戰不得歸游牧被賊躡 詔
官給馬牛羊各數千白金五萬并城塔密爾河易廬帳
爲宮室如京師賜第以重藩衛佩定邊左副將軍印進
屯科布多授盟長便宜行事初準噶爾欺喀部兵不競
屢闖其庭如出入無人之境及再爲策凌所挫孕重墮
殞始駭不敢窺塞十二年冬奉表請和 詔移科
布多軍于察罕瘦爾召策凌來京師準噶爾請以阿爾
泰山爲厄魯特游牧界杭愛山爲喀爾喀游牧界策凌
議不許必以額爾齊斯河及阿爾泰山爲界而空其中

聖武記

卷三

七

爲間地準夷亦不從乾隆二年準噶爾貽策凌書稱爲
車臣汗議地界策凌獻其書并己所答書策凌有二子
陷準部中是冬使哈柳復至語及之欲以動策凌策凌
厲詞拒折哈柳無以難遂定議毋踰阿爾泰山蓋自雍
正末年與準夷議界策凌凡三至京師賊憚其威重卒
從所議于是喀爾喀西陲拓地千餘里十五年薨
詔以王奮身血戰再挫天驕震威絕徼爲國家長城特
敕配享 太廟創蒙古諸藩未有之典并視怡賢親
王例崇祀京師賢良祠 賜諡曰襄建碑紀功烈
御製輓詩稱其不必讀書知大義每于臨陣冠三軍

云乾隆二十年王師征伊犁而有喀爾喀微驛之變由車臣汗部郡王青滾雜布煽之自十六驛至二十九驛一時盡徹羽書中斷遂回舊游牧擁衆叛是時伊犁未平蒙古復變中外幾震動策凌世子成衮札布嗣父爲定邊左副將軍首檄各部兵赴剿并請哲卜尊丹巴刺麻宜諭各喀爾喀大義遂復臺驛通軍報統師邁進俘賊獻京師于是伊犁兩路之師得一意西討無內顧憂而其弟車布登札布在伊犁軍中以三百騎倍道馳至集賽禽其宰桑奪船渡伊犁河追達瓦齊于格登山又首發阿睦爾撒納逆謀告將軍班第又以數百騎奔大

聖武記

卷三

六

軍先進敗準部逸賊數千于和落霍斯山盡禽渠首

詔晉親王旌以其父超勇之號錫金黃帶入覲圖形

紫光閣尋代兄鎮烏里雅蘇臺兼議政大臣父子兄弟

三爲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漠北數千里閱閱威名二百

年未之有也而成衮札布子那旺多爾濟尙固倫和靜

公主亦從征臨清石峯堡有戰功世長朔漠世翰西陲

功名追衛霍忠貞符日碑 本朝外藩助威之盛內

蒙古推科爾沁部外蒙古推賽音諾顏部

臣源曰禹分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聲教

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周禮職方

以後服夷服鎮服藩服特居九服之四而疆以戎索近在汾晉更何遠問絕漠哉故說四海者信東南疑西北或以并涼滇蜀皆產鹽異腹地因以斥鹵池澤爲海或謂西不盡流沙因以瀚海所界爲海海者晦也荒忽無常謂之荒服至我朝而龍沙雁海之圖萬潼億羣之民獨峯駝無尾羊之部奔湊萬里臣妾一家內隸理藩院旗籍司及王會司視功大小以區承襲之等差酌途遠近以定朝貢之疏數其間氣英靈鞭撻沙磧與國爲旗常帶礪與國爲干城腹心洵哉九州之表有奇傑六經之外有事功者矣其附庸于喀爾喀者又有北屬

聖武記

卷三

九

國二亦游牧而非元裔一曰烏梁海卽兀良哈在烏里

雅蘇臺之北俄羅斯之南舊役于厄魯特乾隆蕩平始

歸王化其所置佐領分屬定邊左副將軍者二十五札

薩克圖汗部者五賽音諾顏部者十三哲布尊丹巴呼

圖克圖者三一曰科布多橫亘于準喀二部東西之間

南依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參贊大臣治之其地則擴

于康熙其人則安插于乾隆有新土爾扈特有新和碩

特有杜爾何特有輝特有札哈沁有明阿特有阿爾泰

烏梁海皆準夷舊部所徙故一地而隸之者七種彷彿

西南之有青海焉乾隆二十三年定邊左副將軍成衮

札布奏言新附烏梁海人如山獸河魚止可聽其行走
難盡束以法律大凡有命無不食生若順其性則不勞
防範而亦省兵餉大哉言乎尤百世御要荒者之鵠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國朝綬服蒙古記三 青海厄魯特蒙古賀
蘭山厄魯特蒙古

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府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餘
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蒙古語曰庫克淖爾又謂之察
罕託羅海 蒙古謂青曰庫克海曰淖爾故名又海中有
二島一曰察漢一曰拖羅海故以此名其南
百里又有鹽池非此海也 環海居者皆番族分左右二境下界海岸
上界湟水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表延二千餘里
至京師五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唐以前為吐谷
渾唐末并入吐番于是崇佛成俗始隸于衛藏明置西
寧河州諸衛領以番首授以國師禪師之號不相統屬
以換其勢其後一并于套首俺答再并于厄魯特固始

聖武記

卷三

三

汗一作顧 于是始變為蒙古和碩特者舊本四厄魯特
之一也準噶爾治伊犁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河土爾
扈特治雅爾 即塔爾巴哈臺地 而和碩特自烏魯木齊徙治青
海然青海分部而處亦雜有四厄魯特之眾惟和碩特
設札薩克二十有一為元太祖弟哈薩爾之裔與內札
薩克科爾沁等八部同族十九傳至明末固始汗自西
域入據青海分部眾為二翼子十人領之除分附察哈
爾一旗及分牧阿拉善山一旗外餘八家皆為青海和
碩特蒙古其土爾扈特四旗準噶爾綽羅斯二旗輝特
一旗則出元太師脫歡之後分牧西域 國朝始置

其降衆于青海惟杜爾伯特十四旗留科布多之東不居青海又有喀爾喀一旗大刺麻察罕諸們汗一旗雖居青海而同牧別族其餘則統稱曰厄魯特云我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強盛擊敗唐古特藏巴汗遣使自塞外通貢并請發幣存問達賴刺麻順治初又導達賴刺麻入覲 詔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賜金冊印弓矢甲冑順治十三年卒是爲 國朝通青海之始亦爲青海厄魯特之始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蠶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寇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聖武記

卷三

三

邊牆以限內外六年復將入寇十四年爲王輔臣所煽復犯河西皆奉達賴刺麻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出塞蓋于中國尙僅羈縻也十六年準部噶爾丹襲殺西套鄂齊圖汗青海和碩特諸台吉懼挈帳數千避居大草灘漸爲內附之始十七年噶爾丹將侵青海懼中國甘肅關外兵斷其後乃遣密使與諸台吉議婚欲使貳中國而歸己二十九年大軍敗噶爾丹于烏蘭布通青海諸台吉附達賴刺麻表上尊號卻之是年十月出使西域學士達瑚郎中桑格歸至嘉峪關外爲西海番羅卜藏所劫提督孫思克聞報卽遣游擊朱應祥計誘其宰桑質于關內始反我始臣別遣將士擣其巢穴斬馘四百餘盡奪所有以償前掠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獲青海通噶爾丹使遣使宣諭諸部集盟于察罕托羅海告以鄂齊圖汗世仇約共禽噶爾丹時有善巴陵堪布蓋達賴所遣理青海蒙古事務者也與諸台吉等集盟壇遣使賀捷三十六年春 上視師寧夏 命額駙阿刺布坦等宣諭青海青海諸台吉約四月朝行在 詔秋後入覲京師十二月大閱玉泉山陳軍容以示之 詔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爲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羣臣以綏服青海全部請上尊號不許自後青海始爲近藩時策妄那布坦將圖西藏惡諸台吉內附詭請討青海前助噶爾丹罪 詔斥之三十九年唐古特拉藏汗襲殺第巴而準部兵侵青海掠駝馬 詔西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兵會青海右翼嚴備并集諸台吉定盟而策妄那布坦兵已襲西藏察罕丹津謀誘其兵至青海迎擊之賊不敢至五十年撫遠大將軍 皇十四子允禩統兵西寧集兩翼主各台吉宣諭各率所部送襄塘達賴刺麻入藏五十九年蒙古兵從大軍大敗準噶爾于西藏新達賴登位 詔留兵二千屯青海以備準夷及雍正元年

卷三

三

王師平羅卜藏丹津之叛于是令土爾扈特旗綽羅
斯特旗輝特旗喀爾喀旗察罕諾門刺麻旗皆各自為
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長以
西寧辦事大臣蒞盟自後青海始同內地語詳雍正征厄魯特記
漸削弱矣而野番特強今日蒙古之畏野番猶昔日回
民之畏厄魯特而青海之邊防又一大變

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賀
蘭山亦名阿蘭善山皆語音之轉地在河套以西東寧
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袤延七百餘里至京師五千
里山陽為內地山陰為蒙古游牧漢北地武威張掖三

聖武記

卷三

西

郡西北境唐吐番宋西夏明為邊外地 國初厄魯
特種類蕃盛分牧套西者謂之套夷駐牧青海者謂之
西海諸台吉其駐牧天山北路者謂之北厄魯特各有
部長當青海盛時并屬於固始汗其後惟北厄魯特佩
強猾夏自取侮亡其部眾先降者在青海則有游牧之
綽羅斯特土爾扈特各旗在喀爾喀之西科布多之東
者則有烏闐烏蘇之厄魯特二旗烏闐烏蘇在鄂拜達爾昆河左右
拜達爾拜達爾里拜達爾克拜達爾河拜達爾在
里克河之杜爾伯特十四旗皆北厄魯特之裔拜達爾
科布多之東拜達爾而青海套西二厄魯特尤密邇內地初固
始汗兄子曰鄂齊圖汗游牧套西而固始汗季子巴延

阿玉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
亦牧套西是為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圖汗遣使
入貢且請助攻喀爾喀其後康熙十六年準部噶爾丹
娶鄂齊圖女旋以兵襲殺鄂齊圖破其部遣使獻所俘
弓矢甲冑 詔卻之于是西套厄魯特潰散或投西
藏或被虜歸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廬帳萬餘
守汛吏驅之不去并有準噶爾逃人數百從之騷近邊

詔宥其飢困竄掠之罪和羅理等求達賴刺麻表
請甘州東北之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善即古賀蘭山
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為界 詔許之是為

聖武記

卷三

西

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二十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
和羅理族人前陷準部中者乘準夷與喀爾喀戰孛干
眾脫走來降 詔徙之歸化城以避準噶爾和羅理
擅留之三十年懼討分道叛遁先後為官兵禽斬三十
一年和羅理悔罪乞降 詔仍牧阿拉山其族人屢
為準噶爾誘唆輒蒙恩赦宥和羅理以所部數離叛難
約束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廷議徙之烏喇界
上以治蒙古貴服其心不在地之遠近其仍游牧阿拉
山地給札薩克印編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
自是永為不侵不叛之臣三十五年隨大軍敗噶爾丹

于昭莫多明年 上視師寧夏復請從戎四十二年
復有額濟內土爾扈特人來降 詔編置一旗與阿
拉善同牧雍正二年 王師定青海廷議以阿拉山
屏蔽寧夏和碩特舊游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
敕札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後遂與青海分
部乾隆中大軍剿準回二部及討蘭州石峰堡逆回輒
以所部爲軍鋒故阿拉善兵稱虜雄晉爵親王初河套
有花馬鹽池鄂爾多斯部據之套西有吉蘭鹽池阿拉
善王據之其法皆于兩池置官收稅聽蒙古漢人轉運
不問所之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不如套西鹹潔
聖武記 卷三 五
故甘肅民食花馬小池鹽者十之三食阿拉善池鹽者
十之六陝西民食亦居其三路駝牛驟運負繹絡吏恐
侵潞鹽引地止許運至皇甫川云
臣源曰青海古之西戎卽雍州織皮昆侖析支渠搜之
地秦漢以後諸羌繁衍一變爲吐谷渾再變爲吐番三
變爲厄魯特蒙古部落屢易非復古之氏族考漢置河
西四郡隔絕南羌斷匈奴右臂明初建重鎮于甘肅以
北拒韃靼南捍諸番中葉後北部得越塞南入與番族
相通邊患遂棘 本朝開國初首撫固始汗以通西
藏兼捍甘涼湟洮諸邊故雖以準夷之猖獗終不敢越

西陲而犯青海豈非扼吭拊背明效哉數十載來青海
蒙古日弱番族日強故西海諸部畏西番如狼虎防秋
官兵昔常離番以制蒙古者今反衛蒙古以捍番盛衰
好還殆有運數而 國家之撫馭亦張弛隨之或曰
青海諸部自奉刺麻黃教故殺獷稍劑而雄武亦替惟
阿拉善部富強甲西陲而虎符鎗使馳驅旄鉞則霜露
所漸靡也

康熙 親征準噶爾記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為三大部漠南蒙古
 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元太祖國人稱之
 曰成吉思汗成或
 作欽或作青
 皆音之轉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太師及
 也先瓦刺可汗之裔是為厄魯特四衛拉蒙古衛拉即
 瓦刺之
 音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
 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問為寇順治中 王師方定
 中原未遑遠略於是厄魯特吞噬西北日漸强大初厄
 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曰都爾伯特牧額爾
 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即塔爾
 巴哈臺曰和碩特牧烏魯木
 聖武記 卷三 策

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
 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綽羅斯特則據伊犁兼脅旁部
 與喀爾喀鄰勢俱張甚康熙中綽羅斯特渾台吉死子僧
 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
 之自立為準噶爾汗旋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
 殺車臣汗兼有四衛拉特復南推同部城郭諸國盡下
 之威令至衛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犁東徙帳
 阿爾泰山并使杜爾伯特部眾屯田且耕且牧以時其
 食會喀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扎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
 部內鬪我 朝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

爾丹使其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
 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
 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
 而噶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
 千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為意也二十七年夏噶
 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刺麻從中
 應之士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旦台吉拒戰大敗
 傾國東走途遇我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其東部
 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即揚言大國兵來救已於
 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噶爾丹知我兵
 聖武記 卷三 策

不為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
 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刺麻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
 之帳于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眾盡棄牲畜帳
 幙分路東奔于九月投漠南款關乞降 聖祖命尙
 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并賜茶布
 牲畜十餘萬以贍之暫借科爾沁水草地使游牧噶爾
 丹亦遣使入貢 上敕其率眾西歸還喀爾喀侵地
 噶爾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 命
 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
 以追喀爾喀為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烏爾
 會河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疑即烏爾圖河在克魯倫河之北下流入鄂羅斯境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尚書阿爾尼

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貪

利爭取陣遂亂反為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薩克

蒙古地方是時 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臺灣和

鄂羅斯天下無事 聖祖以噶爾丹勢熾既入犯其

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

臣于朝下詔 親征 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

全為左翼 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

恭親王常寧為右翼出喜峯口右翼兵遇賊烏朱穆秦

戰復不利收軍準噶爾遂乘勝長驅而南烏珠穆秦亦內蒙古部落

聖武記 卷三 三

之一在盛京西界距古北口九百餘里秦一作沁 深入烏闐布通距京師七百

里乃止右翼兵改 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

其歸路八月朔我撫遠軍遇賊于烏闐布通噶爾丹遣

使來言追喀爾喀仇人闐入中國汛界非敢妄行請執

土謝圖汗及其弟哲卜尊丹巴大刺麻界我即當班師

翼日我軍進擊大戰于烏闐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

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塚蒙以濕氈環列如

柵士卒於塚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

陣以火器為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

於礮頽且仆陣斷為二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遠山

橫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刺麻濟

隆來軍卑詞乞和奏 聞 詔速進兵毋墮賊計

而噶爾丹不俟報即拔營由克什克騰部之什拉穆楞

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宵遁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逾

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頂

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疏謝罪科爾沁土謝圖親王謀

羈留之而噶爾丹逸不止且盡失負駝無輜重狂奔絕

漠而北沿途飢踣死亡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時

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鑾諸將不及奉進止而歸

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沁諸蒙古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

聖武記 卷三 三

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止

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 上以功過相兼薄其

罰有言科爾沁土謝圖親王通于噶爾丹陰縱之去者

上亦不之疑也八月班師回 鑾明年 駕

出塞于獨石口外多倫泊泊在熱河西北三百里距獨石口二百五十里 御製

多倫泊彙宗寺碑曰斯地川原平衍去官牧場甚 受喀

爾喀各汗台吉之朝以其三部為三十七旗今滋息為八十二旗

比內札薩克蒙古建彙宗寺以安其刺麻是年噶爾丹

與達賴刺麻率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祁之三十年戶

部以大兵征準噶爾糜餉浩大請捐輸糧草准作貢監

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應升先川及免保舉各例于次年三月停止大學士伊桑阿等以臣服喀爾喀請上尊號不許三十一年以前征準噶爾時火銃便利立火器營朝鮮國王進烏銃三千桿 詔永免朝鮮黃金及

藍青紅木棉等貢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將軍費揚古遣兵迎詰且遇之 詔責還其使三十三年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

而遣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巴大刺麻益急且害我使臣時噶爾丹兄子策妄拉布坦為噶爾丹所迫遣使入使報之真故我遣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已科爾沁土

聖武記

卷三

三

謝圖親王等以聞 上以前此烏闐布通之役賊幾

可滅我師坐失機會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書偽許內應而預調士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

果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克魯倫河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

內其水流入黑龍江侵掠至巴顏烏闐自秋徂冬踞之不去亦不

犯漠南遣使往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且大言借俄羅斯烏鎗兵六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

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張其軍其實俄羅斯并無意助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入送死也明年春

上復禡牙親征 皇太子畱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

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過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 上親統

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磧不宜車乃畱大礮惟駝子母礮以行每駐營 上親

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芻生五月遂由科圖進偏賊境而東路軍尚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兩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餒困乞

上緩軍以待途次復有傳鄂羅斯助兵之信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 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

聖武記

卷三

三

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

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先遣使告以

駕至俟其驚擾而後乘之者 上命諸皇子議之定計遣使噶爾丹尚不信登北孟納蘭山望見 御營

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為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

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入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

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遂 命領侍衛內大臣

馬思哈搜討巴顏烏蘭近地 上親率前鋒追之三

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 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

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途欲拒戰于拖諾山

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重及漿渾脫無算適我

西路兵邀之于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即明成祖破

阿智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

水草回望大嶺千仞如屏為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

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

費揚古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為主以佚待勞不

可距敵三十里即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

聖武記 卷三 音

茂薈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卻誘賊至昭莫

多左右翼步騎皆據山陣于東餘沿土臘河陣于西土臘

河出肯特嶺下游會鄂爾坤河流入俄羅斯 遼 上所授方略各兵皆下

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以綠旗步兵居

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矢銃

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趙氏記謂

攤于後示必死云云按拒馬木皆列于前所以制敵騎

之衝突即衛青武剛車自環之意準夷強敵非此不能

退之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賊冒矢礮塵

兵入敵境不患不致死無擁于後之理 戰自未至西不退日暮費揚古命左右翼勁騎一橫衝

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并

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唐書同統

妃日可敦或作哈屯者音轉也 順哲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

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于礮噶爾丹以數十

騎遁捷奏至 御營命費揚古雷防科圖護喀爾喀

游牧地 上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

而還次歸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獻

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口辯有膽

氣兼能漢語 上賜之酒使奏技音調悲壯歌曰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

聖武記 卷三 音

使歌我欲走兮無路駝鳴乎黃河以北奈若何嗚乎北

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王師之出也分五營 上居中為御營諸

皇子分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 皇四子雍親王

統左營及班師也 皇長子統後營為殿六月駕至

京師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

犁舊部落盡為兄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爾泰山以

西皆非已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回

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絕叛去至是欲西歸伊犁則畏策

妄那布坦之偪欲南投烏斯藏則道遠不能至欲北赴

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徘徊無計乃與諸台吉議思
就糧翁金河翁金河者與推河相近在阿爾泰山之東
我師兩路進餉萃焉師還後餘糧運回寧夏賊伏兵數
干山谷中突出掠之為我副都統祖良璧護糧兵前後
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
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為我青海副都統所禽所屬部落
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 上
乘其窮蹙欲降之九月 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
多斯諭青海諸台吉與策妄拉布坦協禽噶爾丹遣使
聖武記 卷三 三六

攜其黨與準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
遣使詣鄂爾斯旗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汛界之罪
又許以待喀爾喀恩例招撫之否即進兵方噶爾丹之
遣使也授以書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
靈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于沙草生于積冰泮于河
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也
爾往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
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大臣 聖祖聞而憐
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設驛以待車駕旋京師
而噶爾丹倔強卒不至三十六年春二月 駕復渡

黃河幸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使子
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為回人禽獻所獵薩克呼里之
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黷問大兵將至先
後望風款附密鄉道大兵深入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
伏阿爾泰山將禽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為
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白知
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時 上自寧夏循
賀蘭山出邊而費揚古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
濟臘以其尸及子女來獻至阿爾泰山為策妄那布坦
奪而獻諸朝所部盡降于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
聖武記 卷三 三六

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
之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 上親撰碑銘
勒石太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于廟社
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我 聖祖始
臣源曰 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中
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準夷
已內越烏朱穆秦而南故未度漠中邊中路即明成祖北
征所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 聖諭言瀚
脈泉鑿之甚易一卒可得二三十 瀚海亦非平地沙岡
非又有椰爾草最宜馬駝之食 綿亘無寸土惟插汗七老峯長二百里橫亘瀚海之中

初出卡倫即逾此嶺 聖祖勒銘其上以後隨地設

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至克魯倫河 聖祖曰吾聞

鳴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不扼克魯倫河知其無

能為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其地距河套二千

餘里是為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

河亦設三十餘驛 聖祖第三次出寧夏循賀

蘭山將出邊聞賊伏天殛故未度大漠而費揚古西路

凱旋之師實由此還故 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是

為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

廷皆自開平輿和出入 開平即元之上都常遇春破寇

聖武記 卷三 設衛于此與輿和城皆在宣府

北故三追阿魯台一追瓦刺皆飲馬于臚胸河一至土

臘河而還一至斡難河而還臚胸即克魯倫河我

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為土臘河即昭莫多大軍所戰地

少東為斡難河即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以前

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與安嶺之麓皆未越杭愛山而

西也 斡難河源亦出肯特山與克魯倫河相近今名鄂

倫河康熙四十八年 聖祖論云朕西巡時會

以戰地詢之宿將皆言自古戰陣之事皆于舊戰地交

戰從無戰于不可戰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時亦嘗戰于

昭莫多是知行軍立營必視水草攻 是明祖車轍馬迹

同視北斗在南之侈矣 案黑龍江北及烏梁海北極出

地僅四十六七度北斗安能即在南乎 聖祖三

路出師每路不過三萬然西師已有乏糧草疲士馬之

患蓋絕漠度積自古為難而明人虛聲失實又有度漠

五十萬之侈矣 邱福軍十萬而敗由棄大軍以千騎先

進陷伏非以兵少敗也成祖老于兵事

何至遽興五十萬眾且本紀與阿魯台戰皆不過精騎

數千倖斬不過數百計安有五十萬眾度大漠之事

至若李陵趙破奴所至之稽浚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

驃騎所封之狼居胥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真顏

山出定襄塞千餘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昆

河左右與安嶺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為何峯

聖武記 卷三

附錄內大臣馬思哈出師塞北紀程 見上海張

康熙二十有九年歲庚午四月以準噶爾入寇

詔綏遠大將軍裕祿親王杖鉞專征出東道古北口而分

命臣思哈從行辛巳抵塞下壬午出長城張家口五十

里至查汗駝羅廟下營癸未黎明啟行六十里至十八

喇太下營甲申啟行五十里至哈喇巴喇哈搜下營是

日度大巴汗嶺大雨嚴寒人盡裹裘嶺高三十里路寬

四五尺雨滑人馬側足嶺頭高聳雲表橫截南北南望

遙天中淡煙微抹為古長城而北則高山壁立徑路不

通其間相去或數百里或千里忽中關一綫以通行人

如天造地設焉登高覽巒遐眺至營乙酉由嶺下啟行

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諾里下營人馬俱渴不得水始掘

井求泉丙戌啟行九十里至查汗那羅湖下營湖中產

白鹽丁亥啟行七十里至迭劣下營是地草不盈寸無

尺水人皆掘泉而飲馬遺為薪戊子啟行七十里至圖

勒根答八哈嶺下營所統蒙古查哈喇兵五百人是日

始會合連營令之前導已丑啟行五十里至烏蘭阿爾

奇下營雨雹大如桃庚寅啟行六十里至著多賀下營

五月朔辛卯啟行七十里至答布孫多下營壬辰啟行

一日食兼令每人隨身裹帶升斗有差又綠旗兵向無
餘馬應每人別給餘馬一匹運帳幕諸器物兒馳馬各
皆先給銀十兩其負糧牲畜山陝省捐輸師出後專剿
厄魯特若哈密助逆則俟還日并剿制日可西孫公
領兵者滿漢將軍二副都統四員以孫思克為長孫
議以綠旗兵深入及中途屯駐者合九千人合派河西
提鎮各標寧夏當發騎卒千五百名期二月初會甘州
餉馬以行先所指揮至昆都倫之地去冬荒草被燒
三月改從寧夏未青師期宜待四月旋奉去上諭陝西
兵改從寧夏未青師期宜待四月旋奉去上諭陝西
進其原派陝西滿漢兵萬三千內減去三千則糧馬充
裕下大臣與圖納再集議請於三月初旬兵自寧夏出
而原派兵就近改調勿減其有遠於寧夏調往不便者
係思克就近改調勿減其有遠於寧夏調往不便者
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揣噶爾丹所居宜在西
之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崑崙丹所居宜在西
得遇寇眾莫敢決有副都統阿南達者適奉使河西
囊部在寧夏邊習漠北道里遣人詢之果以為誤至是
奉 上諭改從寧夏蓋其還奏所定也余計師既改

聖武記 卷三

道其原調遠處兵不能多至必將益發寧夏兵令全標
各備行裝以待是月抄復奉 廷議大將軍費揚古
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自
寧夏發恐原調諸路兵道遠期促即令原調寧夏西
滿兵二千漢軍火器一千寧夏榆林二鎮綠旗兵各
千先進其孫思克兵聽後至追進馬不及餉養則儘營
驛馬悉選充行令副都統阿南達率河套祝囊諸部
軍部撤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朔十日卯時發歸化城
是時午改出塞路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本鎮倉
粟多侵耗朽敗公私搜括維艱而諸路營驛馬及捐馬
遠至贏瘦余度官所給糧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廝養則
出戰者少乃令二兵覓一餘丁供樵汲牽驅之役計其
所食糧各備二驢又凡兵糧皆給價自買有司既免倉
卒而兵多士著就親識購善米皆立辦兼令多攜糗糧
乾脂解渴諸藥其軍裝而外囊橐渾脫雨具寒具鐵鑊
鍊斧繩索腳氈羈絆類無弗備又斟酌人畜力適當而
止及期孫將軍董藩二總戎馳至議以河西將士七千
人選派已久而榆林鎮兵乃後派未預備宜留守唯取
其善馬以給征行遂於二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孫公
率所部兵千有八百西安將軍傅公等率所部滿洲漢

軍三千涼州董總戎率所部千有二百相繼發寧夏二
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將士啟行循賀蘭山而前
下守守千把三十五員騎士三千餘丁千五百及隨征
官吏僕役又數百人共為中軍營居先鋒營居左
偏火器營居右偏護軍營居後中軍營居先鋒營居左
五十里或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水
束帛度戈壁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水
或以為為狼居胥云自是出入山谷間四月初四日
奪力巴哈孫是與歸化城大軍約會之地時大將軍已
過此前進矣於是倍道行十六日至慶金河而減兵之
議始定初甘肅州道行十六日至慶金河而減兵之
至既不及秣養所得倉糧驢畜皆不及選擇且創始出
塞都返不習其事又以為厄魯特不可必遇場威塞外兵
行即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壁馬畜相繼蹣跚更前益乏
水草會大風雨連數日夜兵寒且饑人馬顛仆資糧委
棄漸有遺孫公麾下減留四百人於孫公議簡精卒併糧
馬以進孫公麾下減留四百人於孫公議簡精卒併糧
余減留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偕營慶金河守俟後糧供
回軍食余所部兵固多預備每下營輒多發將卒四出

聖武記 卷三

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尋掘未嘗缺乏又身先士卒日屢
步行以節馬力遇風雨輒令覆蔽温煖故斃者幸少所
裹糧日加檢束不得遺棄恣耗以是充裕他兵誘之逃
潰不可得至是欲請勿減而孫公已前行隔數程乃不
得已精選銳卒千八百餘人留五百於慶金河置營焉
及廝役共數百人並率以進數日及大軍皆甲以行山
嶺氣寒草猶未茁其宿草為賊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
灰燼撲面盡黑大將軍所部皆禁旅馬既疲斃糧多
遺棄兵士道中偃仆相繼於是陳兵議捐糧助給之獨
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始 廷議大軍至此量
遣陝兵由格楞河分路進大將軍以賊近兵不可分是
月十三日戊辰曉發食時已哨得賊滿漢兵皆嚴陳以
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整陳前行可二十里過漳
至昭磨多華言有林木處也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
不見所盡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
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多於北漸坦而山下有小山似
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里自西折三
崖如階乃至巔其東復一崖乃坦下其左右崖如削山
根水繞之即土臘河也時前鋒遇賊於特勒爾濟口伴

一馳每人給三羊供一月食又命都憲于公成龍
 等收捐納驢馬騾一月糧車後四月丁未朔襄水東
 新復度戈壁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上棄乘馬
 出行營坐交林由河套回京師余率兵乘夜與次日
 午後乃抵兩郎山十四日郭奪力巴孫與大將軍
 會時已間噶爾丹自殺狀初噶爾丹既敗後收殘卒
 千餘欲西投烏斯藏間甘肅兵扼之行至半途不敢
 資用乏絕遣子微糧於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為回目誘
 執以獻又問我兵大出窮蹙無聊三月十三日仰藥死
 部人多散去其姪丹吉喇擊其骸骨與一女及餘衆四
 百人來降求糧至郭奪力二程乏食不能至使人言於
 大將軍求糧又糧馬至濟丹力軍既上其事遣人隨之往
 令兵徐進又糧馬至濟丹力軍既上其事遣人隨之往
 遇噶爾丹下撤烏喇兵或數十或數百人皆受之送京師
 繼得爾丹肯撤烏喇兵或數十或數百人皆受之送京師
 兵猶進則間濟丹吉喇不果來竟西去矣乃促兵復深入
 至空廓落阿濟爾度丹吉喇去久令馬將軍以輕騎兼
 程追之十數日不及至大戈壁而返大戈壁者五百里
 間無水草過之者疾馳三晝夜人馬須捐棄大半時衆
 聖武記 卷三 吳

議猶欲深大將軍一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奪力諸
 關乞降乃封大將軍一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奪力諸
 滿兵皆徑道赴京余獨率所部
 入寧夏塞八月十一日至鎮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青海部

西域四厄魯特中準噶爾部最習戰鬪青海和碩特部
 次之世嫺亦世仇也於中國則惟準噶爾世寇康熙
 中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而自立
 其次子策妄那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土魯番遣
 使乞降 聖祖躬而翼之使協力禽仇策妄乘噶爾
 丹南侵敗衄之際潛回伊犁游牧博羅塔拉河用其七
 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
 河遂有準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
 時伊犁數千里空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盛

聖武記 卷三 吳

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渙其羽翼戍以偏師立可
 郡縣版籍 聖祖以其曠莽遼闊費轉輸又策妄方
 獻噶爾丹之尸外馴呢遂盡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捐
 俾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既有準部則盡效噶爾
 丹所為思吞并四部為一先取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
 乃離間阿玉奇子攜衆萬五千戶至而沒人之旋阻其
 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鄂羅斯策妄復
 取和碩特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乃潛師入
 藏襲殺拉藏汗並掩殺其次子之在青海者其杜爾伯
 特本從策妄分牧額爾齊斯河久為所屬至是土爾扈

特和碩特二大部復爲所并遂自立爲汗 聖祖以其左右吞噬馳突奔逸將不可制乃於五十八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遣兩將軍分屯巴里坤阿爾泰以震其西又兩將軍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擁立達賴盡破厄魯特之衆絕其南牧六十一年進軍烏魯木齊以伊犁隔三嶺之險未犁其庭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復代爲請罪 上因使宣諭之令自戢漸徹西師是時惟準噶爾桀橫而和碩特馴擾故朝廷惟捍準夷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羅卜藏丹津者和碩特固始汗之孫

聖武記

卷三

辛

也固始汗即顧實汗初青海及喀木藏衛舊稱唐古特四大部固始汗明末自甘涼塞外橫侵據之以喀木糧富而青海廣莫故令子孫游牧青海而喀木納其賦惟以藏衛二部給達賴班禪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裔分二支在藏者爲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爲鄂齊圖汗爲阿拉善王尋鄂齊圖汗爲噶爾丹所破阿拉善王來投 聖祖賜以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及 聖祖出塞青海固始汗子孫八台吉親入覲時固始汗惟達什巴圖尙存賜爵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爵又預平西藏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及策妄兩世覬覦青海皆震

嚮于中國軍威不敢犯休養百載捍蔽西陲雖藏中和碩特末年爲策妄所覆而青海之和碩特部族如故也至是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及唐古特舊皆和碩部屬而已固始汗嫡孫陰覬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乃于雍正元年夏誘諸部盟于察罕托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欲脅諸台吉奉己如鄂齊爾汗據唐古特以遙制青海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遂受羅卜藏丹津之兵倉卒不能抗秋八月挈衆內奔河州關外 詔許其衆入邊復命

聖武記

卷三

壬

駐西寧之侍郎常壽往諭反爲丹津所執初青海有大刺麻曰察罕諾們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爲黃教之宗番夷信嚮丹津以術誘煽使從已大刺麻既從于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刺麻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犯西寧掠牛馬抗官兵冬十月 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先分兵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黃勝關扼賊入藏之路又請 敕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夷之路噶斯泊在羅布泊之東東至西寧府界二千餘里復遣諸將分攻鎮南申中南川西

川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所部於蘭州羅卜藏丹津始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十二月各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各殺賊來歸降其脅從部落十餘萬二年正月岳鍾琪攻黨賊刺麻于西寧東北之郭隆寺一作格爾弄寺奪其三嶺沿途焚其十七寨廬舍七千餘斬賊六十其石門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羅卜藏丹津尙負隅于烏蘭呼爾之柴達木距西寧衛千餘里年羹堯奏調兵二萬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進攻布隆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為賊赴嘉峪關外必由之路四川松潘衛距青海千五百餘里岳鍾琪以青海寥闊番衆尙不下十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

聖武記

卷三

聖

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敵此危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世宗壯之 詔專任鍾琪二月出師中途見野獸羣奔知前途有賊急麾兵進果遇其偵騎百餘殪之又殲其守哈達河之賊二千于是賊無哨探募食銜枚宵進百有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尙未起馬皆無銜勒聞大軍至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兵窮追日行三百里數日至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路盡而返桑駱海者青海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餘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我軍恐賊入藏沿河源西南

迫而賊則已于噶爾遜河橫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噶爾遜河在布隆吉河之北其下游至敦煌城外為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爾騰海即同疆矣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侍衛阿齊圖奏言策妄那布坦兵窺青海必由察罕烏蘇若往西藏必由察罕輝託此兩處設兵則噶爾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爾斯泊過達下遜戈壁有地名噶順可進塞爾騰地方此處當設兵云云即防守此路也其年十月策妄那布坦兵果由噶順界山後執青海台吉丹濟布去亦即此路也噶順界山後譯音之轉年羹堯四路出兵之說雖泛而布隆吉一路兵實不可少彼時若以一路兵北出布隆吉西六百餘里色爾騰必由之路必成禽矣噶爾遜河在青海西六百餘里與桑駱海南北相俾其母弟妹暨逆黨頭目斬賊八萬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自出師至賊巢凡十五日往反兩月獻俘京師恭告 景陵 詔封年羹堯

聖武記

卷三

聖

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并勒碑太學如征準噶爾之例四月進剿餘黨時莊浪衛之西山亘二百餘里六族番據其中而石堡城者險著唐史南臨大通河北倚卓子山四面削絕惟羊腸一綫其東沒毛山周四百里怪石嵯峨夾峙土番數萬喜劫掠乘青海有事截餉戕吏年羹堯屢剿之東閃西匿旋撫旋叛至是 命岳鍾琪以兵二萬討之賊狂故智盡徙老弱輜重牲畜于東山惟留驍勁備出沒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隘聲期進擣而萬人宵襲其東禽斬大半即留兵守東山而同攻其西賊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

鄉導援蘿躋壁出其背禽斬五千賊蹙乞降班師先後
闢青海地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二十九旗其喀
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各自爲部不得屬青海又西寧
番者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二三百部皆吐番
種不相統屬明季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遂役于厄
魯特納租錯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國奏仿土司設
番目改隸道廳衛所以分厄魯特之勢定其貢市之期
與地三年一貢分三班九年一歲會盟奏選盟長遇事
遣賚敕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
柳溝各衛增西寧西北兩路防兵馬步五千設總兵于
聖武記

卷三

番

大通安西而改西寧衛爲府青海辦事大臣于此建牙
焉其邊外自黃河入塞處至河州西寧蘭州中衛寧夏
榆林莊浪甘州皆美水草膏腴地也徙貧民發謫戍屯
墾其間環以邊牆城堡毋俾蒙古侵牧移阿拉善王游
牧于山後而收山前爲內地以重寧夏之險追各寺明國
師印敕每寺刺麻毋過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戍星羅形
格勢禁厄魯特始不敢窺青海
羅卜藏丹清之投準噶爾也策妄拉布坦納之朝
廷遣使索獻不奉 詔亦不敢犯邊我朝亦罷西
師罷捐納事例本朝開捐例事一爲康熙三藩一爲
雍正西陲皆在乾隆川運例之前惟

于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及布隆吉河各畱戍兵防秋五
年冬策妄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好亂如其父屢
犯邊七年復命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屯阿爾泰山出北
路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屯巴里坤出西路以征準噶爾
告 太廟 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奉敕印授大
將軍傅爾丹出征官吏行禮畢 上率大將軍等詣

堂子行禮次鳴螺于兵部大纛前行禮遂御長安
門外黃幄大將軍等佩弓矢跪辭以次行跪抱禮
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羅
卜藏舍楞謀殺噶爾丹策零事覺被執八月噶爾丹策
聖武記

卷三

臺

零遣使特磊表獻丹津中途聞師出而止 諭兩大
將軍暫緩出師于八年五月來京爾援方略以提督紀
成斌副將軍巴賽護其印時科舍圖牧場當賊來路距
大營遠康熙五十五年富寧特奏哈密運糧至巴里坤
中有科舍圖嶺間之嶺南設三臺至哈密嶺北
設三臺至巴里坤紀成斌又不設備策零遣賊二萬于是冬乘
虛突劫科舍圖牲畜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以兵二千
拒之總兵張元佐赴援夾攻力戰七晝夜拔出兩卡倫
兵奪回駝馬大半 詔獎樊廷等而降紀成斌爲副
將 命北路副將軍查納弼馳赴西軍又調滿州蒙
古兵萬有一千赴瀚海以衛內蒙古游牧地九年四月

傅爾丹進城科布多科布多河在阿爾泰山之東北三百餘里六月噶爾丹策零遣大小敦多卜策零以兵三萬犯北路先遣謀伴為我獲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嶺即阿爾泰山之東幹距我軍三日程傅爾丹信之即遣兵四千往襲賊以少兵牲畜誘我而伏兵二萬谷中乘高突衝遂圍我軍于和通泊泊在科布多西二百里傅爾丹以兵六千往接賊已潰我參贊之師直犯大營索倫蒙古兵先潰惟滿兵四千衛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納河副將軍巴賽查納弼戰死七月劄得還科布多者二千

聖武記

卷三

美

分賊勢賊已委城先徙無所得 詔降傅爾丹為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泰移科布多營於察罕度爾察罕度爾即察罕泊在科布多東南二百里又以馬爾賽為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方是時準夷亦兩路備兵令諸台吉環峙烏魯木齊以伺我西路又屯田于鄂爾齊斯河以窺我北路鄂爾齊斯河在阿爾泰山之南三百餘里科布多之西南數百里以其地可屯田且杜爾伯特善耕種可就餉也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意至是九月兩策零兵乘勝謀東犯喀爾喀以察罕度爾科布多皆有大軍乃取道阿爾泰山迤南一由小額爾齊斯河一由大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有二源故分屯二地小策零

以精騎六千深入而大策零擁大眾二萬于蘇克阿勒達為援應我郡王額駙策凌與親王丹津多爾濟合兵迎擊于鄂登楚勒河遣六百騎宵入賊營挑戰誘其來追而伏兵擊之大破其眾斬其驍將喀喇巴圖魯詔晉額駙和碩親王時議以察罕度爾大營偏北而賊每遶山南麓東犯乃于推河翁金河及拜達里克河三處各築城三河並在賽音諾顏部境內拜達里克河在金河在鄂爾坤與察罕度爾大營犄角乃命馬爾賽以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城以扼山南之衝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眾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

聖武記

卷三

美

布多察罕度爾大營取道山南潛至杭愛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地時哲卜尊丹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所得八月探知額駙策凌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于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即斷髮及所乘馬尾誓天誓眾反旆馳救并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時賊方飽掠酣寢驕不設備蒙古兵二萬夜半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賊倉皇潰遁我兵追擊于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賊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賊且鑿且卻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之杭愛山即古燕然山也其地右阻山左偏水道狹不容大眾又橫

巨以大刺麻寺賊無走路寺即額爾德尼昭也蒙古謂河側我兵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擊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為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盡奔輜重牲畜塞滿山谷以阻我師策凌急檄馬爾賽于拜達里克河邀其歸路時拜達里城中兵萬有三千儻以數千兵邀擊可令賊一騎不返也趙氏翼謂策凌急檄馬爾賽是時已不在歸化况此戰在漠北歸化城在漠南相去二千餘里賊敗必西走何由反繞大漠東南為歸路乎松公新疆識略俞氏癸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傅爾丹至跪求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

聖武記

卷三

堯

敵騎過者皆燒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待將軍令自開城追之擊斬千計而賊酋已從前隊過事聞 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杓以殉初賊之犯北路也順承親王無備奏調萬人赴烏遜珠勒邀擊實止三千又畱領兵之將軍傅爾丹于大營致賊直越險東趨及接額駙策凌請兵之信始遣丹津多爾濟策應行未十里即止營致策凌戰賊二日無援始收軍及鄂爾昆河大捷賊幾就殲而丹津擁兵二萬既不夾攻于山北又不追擊于山南觀望卻避反飾奏冒功獲賞智勇親王墨根巴圖魯之號至是發覺皆黜爵

軍前戴罪效力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為定邊大將軍額駙策凌副之凡北路兩創準夷皆額駙策凌功晉封和碩超勇親王援大札薩克時喀爾喀西北境已拓至科布多烏梁海而土謝圖汗十七旗亦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與策凌為賽音諾顏部以鄂爾昆河西北至烏里雅蘇河為游牧以翁金河為王庭為中西東三部之屏蔽自是喀爾喀為四部初岳鍾琪之在西路也先奏長驅擣襲之策旋不敢自決及八年憤牧場被劫欲勉踐前言復奏軍事十六條 上謂一無可采且賊屢擾吐土番兵至即遁墮賊計無成算十年岳鍾琪

聖武記

卷三

堯

奏巴里坤西北四百餘里之木壘形勢衝要宜築城屯兵二萬截賊來路與巴里坤大營犄角請以百口保其必效從之會賊兵六千自烏魯木入掠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勣等拒之于二堡又檄將軍石雲倬等以萬人赴南山口邀其歸路遇賊相望二十里遷延不擊縱其飽颺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岳鍾琪擁兵數萬縱投網送死之賊來去自如坐失機會不能料敵于先復不能殲賊于後且先後奏報互異 詔降三等侯七月召還京 命大學士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以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廣泗奏言準夷專

恃騎我兵制敵必步騎兼用而岳鍾琪主用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牧廠運道所在受敵請移于西南之關舍圖嶺旋復奏移回巴里坤奪岳鍾琪職拘兵部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定遠大將軍張廣泗副之查郎阿劾副將紀成斌等疏防卡倫縱賊劫糧竄逸總兵曹勳縱賊哈密飾報不實詔皆斬以狗時西路自張廣泗受任後壁壘一新賊至輒創十二年破賊于布隆吉大坂斬首四百獲糧馬器械無算是年準噶爾遣使請和 詔策凌查郎阿來京與王大臣議之莊親王允祿與兩將軍皆主進討大學士張廷玉等

聖武記

卷二

本

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討兩議上 上會奉 聖

祖密諭以賊巢逃遠我師往則我勞賊師來則賊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為萬全策而賊自上年大創後已遠徙不敢深犯我兩路大兵暴露久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徹兩路兵北路築城于鄂爾昆河畱戍兵屯田防秋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策零欲得阿爾泰山故地 廷議不許使命往返二載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為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乾隆四年又許其通市及進藏煎茶人馬皆限以數于是盡罷西北兩路兵計自康

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軍餉七千餘萬蓋兩朝之于準夷也來勿縱去勿追原無采入犁庭之意叛則伐服則舍尤無窮兵擴土之心然一款于烏闌布通大捷之後再款于西藏大捷之後三款于鄂爾昆河大捷之後皆制款之權在中國乞款之誠在外夷故能以戰為和以剿為撫從未有兵未交綏寇未退境即與為城下之盟而能使其帖耳制其猖獗者暨乾隆中王師戡定伊犁而羅卜藏丹津亦就俘 上祭告 太廟御午門受之以 世宗曾有來降免死之詔竟赦不誅而達瓦齊且以降俘受封王爵大矣哉

聖武記

卷二

本

與 聖祖卹噶爾丹之子女近列宿衛者何異子授侍衛吞舟可漏而天網不容貫盈罰極芟夷蘊崇如彼天意何如彼準夷何 臣源曰自 聖祖殄噶爾丹返喀爾喀于故地斥地至阿爾泰山屯兵于科布多皆昔時準夷巢穴休士馬治弓矢之地距昭莫多千有餘里已軼入準部東界距伊犁僅千餘里矣故超勇親王策凌奏言喀爾喀游牧舊時尚未至阿爾泰而準夷亦再三爭執阿爾泰山為其先世舊壤以山川形勢論之中國水入北海者二一則準部之鄂爾齊斯河一則喀部之色楞格河土臘河鄂爾坤

河之水皆入色棱格河皆發源中國徑俄羅斯入北海
河寬五六十丈水清駛
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故鄂爾
坤河之東為興安大嶺至黑龍江瀕海凡千餘里為蒙
古滿洲與俄羅斯之界是為大漠東北一大幹鄂爾坤
河以西額爾齊斯河以東則阿爾泰山至杭愛山千餘
里為喀部蒙古與俄羅斯之界是為大漠西北一大幹
再西則為慈嶺萬山之祖而哈薩克準部與俄羅斯之
界矣我朝與準部兵爭皆在阿爾泰至杭愛山一
幹內蒙古語杭愛馬鞍也山以形似得名阿爾泰山即唐史所謂金山也
高入雲霄三垂斗絕為西北諸山大宗其北支循額齊

聖武記

奎

河入鄂羅斯其南支一則橫截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
為回紇牙帳及元之和林歷代漠北建庭之所自康熙
用兵修攘恢復增賽音諾顏部而準夷不敢南牧蓋地
利形勢然哉世咸知乾隆新疆闢地二萬餘里然準回
二部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徑一圍三故得周
二萬餘里康熙中收西藏東西南北各五六千里是已
周二萬餘里又收青海收喀爾喀青海東南南北各二
千餘里喀部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其周又逾
二萬里是康熙中拓地已周四萬餘里更廓于乾隆特
準夷未服橫亘于喀部衛藏之間則南北燿燿均未得

安枕又喀部西藏雖服仍分賜其酋各長其國各子其
民而準回兩部則乾隆中一捐之四準酋準酋反再捐
之二回酋回酋反卒至我侯我尉爾宅爾田內同郡縣
而後定故知西北周數萬里之版章 聖祖藝之

世宗禱之

高宗獲之云

按岳鍾琪行狀云二月八日出塞九日遇賊於哈
喇河夜襲其帳禽斬千餘追奔一書夜士馬飢渴
塞外嚴凍鍾琪禱天甘泉湧出一軍獲濟遂追入
崇山禽其台吉等二百餘云云此當補入二月出
師之下野獸
羣犛之前
又新疆誠畧云南北二路以哈密為門戶哈密東
頭山在舊赤金衛東南百三十里一名庫克托羅
垓為通青海之道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由此經

聖武記

奎

行即羅布藏舟津從
此竄赴準夷之路也
一統志曰青海周圍七百五十餘里中有二山對
峙水色青綠中流高起本湖雍正二年大兵征
賊黨阿刺蒲坦溫布等追至北岸伊克哈台吉河
人馬渴甚忽有泉從營前湧出成溪士馬就飲萬
眾歡奮遂獲賊首督臣奏聞
詔封青海之神立碑致祭

聖武記卷四

邵陽魏源撰

乾隆蕩平準部記

準部自噶爾丹以後三世皆梟雄能用其衆至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而所部遂亂初策零有三子次子那木札爾以母貴嗣汗位童昏無行恣睢狂惑其同母女兄恆戒之稍長遂以讒幽其女兄多戮宰桑於是其女兄之夫薩音伯勒克與諸台吉攻殪之立其庶兄刺麻達爾札而大小策零兩部裔則謀擁立其弟策妄達什故策妄達什為刺麻達爾札所害各部復疑懼大小二

聖武記

策零者皆名敦多卜準夷同族台吉以謀勇為策妄父子兩世將兵西破衛藏東摧蒙古者也故大策零之孫達瓦齊與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等皆為國人所嚮亦皆為刺麻達爾札所忌俄達什達瓦復被翦鋤於是達瓦齊與其黨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阿睦爾撒納者故拉藏汗之孫丹衷之子而策妄那布坦之外孫也丹衷妻策妄之女先生子班珠爾而丹衷被戮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酋生阿睦爾撒納長而狼戾陰狙見準部內亂欲搆使自誣而已乘其釁初謀擁立策妄達什不遂復挾達瓦齊以逞刺麻達爾札遣台吉將兵三萬搜討二人

中華書局影印

于哈薩克期必獲以除後患阿睦爾撒納遁回舊游牧地潛簡精銳千有五百由闊勒奇山路襲糧盡伏夜行突入伊犁誘其腹心為內應遂襲殺刺麻達爾札以已和碩特種國人未附乃推立達瓦齊為汗達瓦齊族貴而無能旋為小策零之孫濟噶爾所攻敗兩酋爭立各徵兵于諸部諸部落莫知適從國中大亂阿睦爾撒納復為誘除濟噶爾而還達瓦齊于伊犁特功益驕桀初四衛拉兵伊犁最強阿睦爾撒納時為輝特台吉居雅爾雅爾即塔爾巴哈臺在伊犁極北與哈薩克連界塔爾巴哈臺者蒙古語多水獺也在伊犁東北一千九百里其同母兄班珠爾為和碩特台吉居庫爾烏蘇又取都爾伯

聖武記

特台吉達什之女乃襲殺達什脅降其子納默庫而自遷帳於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者回語道緊之謂言其河水湍湍駛急也在阿爾泰山之南二百里科布多之西三百餘里在雅爾之東阿睦爾撒納令行三部遂侵掠伊犁邊境二人復大隙達瓦齊三遣兵討之皆不克乃自領精兵三萬壓額爾齊斯河又使其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爾撒納不能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二台吉共率所部兵二千口二萬東奔破關內附時乾隆十九年秋也初達什達瓦之死其宰桑薩喇爾等率千戶來降達瓦齊之篡其杜爾伯特台吉三車梭等率三千戶來降

上詢悉其內亂先封降人卹部眾並調西北二路士馬

屯邊而阿睦撒納復率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至

上久知其為部眾所畏服可驅策嚮導且天時人

事輻輳宜乘機大舉雪兩朝之憤詢謀于廷羣疑繡虜

懲雍正九年博克托嶺之敗以深入為險惟大學士傅

恒主用間出征與 上意合尙書舒赫德及定邊左

副將軍策楞奉命收降輒請留其頭目於烏里雅蘇臺

軍營而部落悉內徙使不得聚而生變 上斥其猜

貳嚴譴之以尙書班第往代俾暫游牧於喀爾喀之札

卜堪河札卜堪河受烏里雅蘇河之水西流阿睦爾撒

至科布多境入于泊一作札卜噶聖武記 四 三

納入覲熱河備言伊犁可取狀 上大喜封親王其

二台吉皆郡王既而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踵

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為達瓦齊不可輔亦

脫身來歸于是準部爪牙心腹盡至且指畫準部形勢

如在目睫定議明秋大舉直擣伊犁阿睦撒納及瑪木

特以為塞外秋獮時我馬肥彼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

未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禽之無後患又準部東境以

額爾齊斯河與中國為界本杜爾伯特原屯地近接阿

爾泰山可屯田備餉杜爾伯特眾兼耕牧非準噶爾專

其兵皆屯額爾齊斯二河以其可宜先遣兵萬人據形

勢而大兵二萬整隊繼進 上從之二十年二月兩

路出師班第為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撒納副之額

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郡王成衮雜布內大臣瑪木特

為參贊永常為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

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為參贊兩副將軍

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降人三車梭納默

庫等皆以所部兵從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

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攜兩月糧約會於

博羅塔拉河博羅塔拉河在伊犁東北三百里為南北

逆叛後即踞此時兩副將軍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

聖武記 四 四

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及

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于是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

戶或千餘戶攜餽駝獻羊馬繹絡道左師行數千里無

一人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

長驅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餘里兩軍皆會達瓦

齊素縱酒不設備至是倉卒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

徵兵而自率宿衛親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

之格登山阻淖為營我師遮獲其徵兵之宰桑具悉國

中解體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犁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

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

即乘夜突搗其營拍馬橫矛塞蘇大呼賊互解達瓦齊以二千餘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眾七千餘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疆其下半途逃散僅餘百騎以烏什城阿奇伯木克霍吉斯為已所善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即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 上御午門樓受之皆赦其死論功行賞首獎大學士傅恒襄贊之功再加封一等公固辭不受班第封一等誠勇公薩賴爾一等超勇公而阿睦撒納晉封雙親王食親王雙俸其後達瓦齊霍吉斯亦皆賜封親王郡王入旗籍又釋故

聖武記

四

五

回首大小和卓兄弟在伊犁者使歸舊部於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衛拉之分部也綽羅斯治伊犁和碩特治烏魯木齊和碩特自固始汗東徙青海後其烏魯木齊舊地遂為準噶爾諸台吉公牧之所都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自綽羅斯渾台吉汗強盛伊犁始為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 上欲俟事定仍眾建而分其力而阿睦撒納志未廢必欲為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特欲出自朝命則無後患乃自昵于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班第為難而以己情託其歸奏時班第鄂容安留伊犁

籌善後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誅殺擄掠擅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諱其降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已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詭秘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前有 旨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台吉受封而阿睦撒納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期無信而入覲期迫班第乃趣之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 旨以阿睦爾撒納逆形已著宜乘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

聖武記

十一

木

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睦撒納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班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阿睦爾撒納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尚無信疑事且中變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札布堪河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有降夷首其謀額林沁不信竟縱之去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遣使迎其孛於札布堪河則 上已密諭烏里雅蘇臺軍營并其弟班珠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賊四出煽亂伊犁諸刺麻宰桑劫掠軍臺蠶起應之時大兵已徹僅五百兵留伊犁歸路斷又厄魯特與賊不合者賊

皆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黨羽班第鄂容安等力戰走二百餘里被圍死之時阿逆黨羽不過二千餘屯博羅塔拉河各部皆不敢從副將軍薩喇爾陷賊中復潛約宰桑刺麻與戰而將軍永常西路勁兵數千屯烏魯木齊附近台吉宰桑數千咸投赴使驅策用之兼程進剿立可撲滅永常反疑拒退卻自木壘南退軍巴里坤并移軍糧於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上乃以先後敕除阿逆密旨及班第等狐疑之章奏宣示中外黜額駙親王爵赴軍效力賜額林沁自盡逮永常治罪以策楞代之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爲參贊兩路邁進

聖武記

四

七

討賊明年正月大兵長驅至特克勒河探知阿逆僅距一程以下皆稱阿逆急進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禽阿逆來獻者玉保遂駐軍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即轉遞至京不知報禽賊者即賊所遣以緩師也二月兵至伊犁賊已遁入哈薩克將軍參贊互相咨托言馬力竭頓師伊犁不進上以諸臣皆非任事才特命大學士傅恆馳視西師召集諸台吉會盟驅策進討中途復召還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哈達哈代之兼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達爾黨阿出西路擊敗哈薩克二千賊阿逆易服潛遁我兵追及相隔一谷

僅二三里賊倉卒不及駝載忽有哈薩克人來言即欲禽獻但需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時我師爭欲進捕而達爾黨阿遽下令駐軍不知言欲禽阿逆者又即阿逆所詭遣也阿逆復徐颺去檄索往還頓兵數月無要領而哈達哈出北路遇阿布賚兵千餘于巴顏山不迎擊聽其颺逸諸從征降夷宰桑見兩將軍見賣無能皆輕之又適有喀爾喀撤臺之事事具前綏服蒙古記于是各降夷亦皆變初去年秋上封諸降夷台言於熱河噶爾藏爲綽羅斯特汗沙克都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杜爾伯特本封阿逆及叛後改封車凌爲汗

聖武記

卷四

八

其餘宰桑等各授官賚幣皆願歸發所部兵從征及見軍屢受欺郵臺內變有輕我心綽羅斯特輝特二部及哈薩克先叛都統和起被誘殲焉阿逆聞四部構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賊于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擾亂策楞玉保逮問亦被害於途將軍達爾黨阿等尋皆被逮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以千五百兵駐防伊犁聞變自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自十一月啟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齊戰於達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

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皆步行冰雪涼中履襪不完食瘦駝疲馬且

將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乃結營自固時
天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會 上先命侍衛圖
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問道往迎以三十日至軍圍乃
解兆惠得新兵復往剿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

上以準部諸酋甫受封賞歸輒叛知厄魯特人皆不可
德懷三月命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將
軍兆惠出西路大剿之會諸部落亦自相吞噬綽羅特
汗為其兄子噶爾布所篡台吉達瓦旋殺噶爾布厄魯
特向不出痘至是則痘疫盛行死亡相望兆惠兵復長
驅至各烏合賊皆敗走逆酋先後授首惟阿逆未獲六

聖武記

卷四

九

月兆惠富德等窮追至左哈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賚
已與阿逆積釁且懼招大兵遣使入貢誓禽阿逆以獻
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
攜八人徒步夜走俄羅斯界我朝移檄索之是冬報阿
逆患痘死移尸近邊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
以聞於是命成衮札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
蘇臺時察罕慶爾大營改設于烏里雅蘇臺而兆惠富德留軍度冬是年
迎降之鄂拓克等軍過輒復叛弁誘陷都統滿福于是
二十二年春命率兵四千再剿漏網之厄魯特時各賊
眾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間出沒乃議兆惠由博

羅布爾富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獵約相會於伊犁皆
分數路無大隊所至獮獲披山網谷及明年兩將軍南
赴回疆又命親王策布登札布繼之又明年舒赫德阿
桂等繼之並歷年剿掠臺站之瑪哈沁與煽亂助逆之
刺麻櫛比禽滅無子遺焉計厄魯特四部中惟杜爾伯
特部徒科布多以東之拜達里克河以東始終無二且
以兵禽納默庫有功獲保全又達什達瓦之妻當伊犁
假優先率所部叩關來投徒熱河編旗籍又舍楞率所
部二千餘竄土爾扈特皆得追誅而和碩特之沙克都
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自拔內投巴里坤復

聖武記

卷四

十

為都統雅爾沙善襲坑之 上旋鑿其枉于四部中
為不幸論者謂厄魯特之一大劫則固非無因以然也
初準部有宰桑六十二宰桑者管事官新舊鄂拓二十四鄂拓為
其汗之部屬昂吉二十一昂吉者分支也乃各集賽九
專辦供養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狹狹其性封
豕其能不作賊者不齒于人數一人能劫數人者為壯
士能勞苦勇戰鬥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
奔竄虜掠驅載惟所欲相嘗者至以厄魯特為詭厲其
民則爾汗又甚之專假昏媾以吞噬與國昏青海覆青
海昏拉藏戕拉藏昏土爾扈特逐土爾扈特皆都爾伯

特并都爾伯特世濟其凶狠生軀生貌致我

祖二宗三朝四顧軒食仄席成塞防秋中國耗弊

仁廟 憲廟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

諭數窮理極天鍾一阿睦爾撒納以傾覆之王師

初入兵不血刃矢不再發而天不許也王師再入師則

屢次壘則再因而天又不許也幾大幸又幾大不幸一

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 帝怒于上將帥怒于下

合圍掩羣頓天網而大獮之窮奇渾沌禱杭饕餮之羣

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於故

地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

聖武記

卷四

十一

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

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

佐領昂吉此外數千里間無瓦刺一瓊帳毒蓄屢世發

於一旦大寧一阿逆之故哉即使阿逆不叛四汗分建

亦必不數年一反十數年一反王師旋罷旋興仍同康

熙雍正中已事安能者定百年一勞永逸故曰天也軍

行所過旁近之國若東部哈薩克若西部哈薩克若左

五部布魯特若右十部布魯特皆奔走奉貢睚眦入覲

北盡俄羅斯界東盡喀爾喀界西盡布魯特界南盡烏

斯藏及青海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凡闕疆周

二萬里 御製開惑論明不得已用兵之意宣示中

外以準噶爾蕩平上終 兩朝未竟之志祭告

陵廟立碑太學又勒銘伊犁者二勒銘格登山者一前

後天章照耀絕域命禮部侍郎何國宗率西洋人攜儀

器繪地圖徧測西北各部星度節氣日出入早刻列時

憲書頒發命鄂容安劉統勳考漢唐西域輿地今昔治

革緝成圖志其名山川增列祀典者十有六歲時祈禱

班祝文焉于綽羅斯部舊地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節

制南北路同參贊大臣駐惠遠城領隊大臣五其一駐

惠寧城又于都爾伯特部舊地設烏魯木齊都統一領

聖武記

卷四

十二

隊副都統一迪化城綠營提督一巴里坤領隊副都統

一古城領隊副都統一庫爾喀拉河領隊大臣一又于

土爾扈特及輝特舊游牧地設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

一領隊大臣二又置迪化州于烏魯木齊設鎮西府于

巴里坤改安西府為安西州裁安西道凡伊犁所屬城

九烏魯木齊屬城十有六屯堡不與焉皆屬天山北路

嘉慶中伊犁建社稷壇詔伊犁山河春秋致祭仍用乾

隆二十六年所頒祭文朕字改稱 高宗純皇帝廟

號並於伊犁之寶伊局每年仍鑄乾隆通寶錢二成永

以為例乾隆年間凡兩定準部一定回部兩定金川兩

定廓爾喀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先叛後服總為十全
武功文在嘉慶元年 嗣皇帝恭上 太上皇帝
寶冊

臣源曰漢之西域前稱山北六國後又稱車師六國車
師有前後部前王庭則今吐魯番後王庭則今烏魯木
齊也其西為烏孫則今伊犁其北為北匈奴地則今塔
爾巴哈台也皆為天山北路行國非居國當其阻於風
氣間於山川我 朝亦嘗勤天下之力以經營之幾
與漢世匈奴大宛無異一旦迫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
郡縣人又或以為取之雖不勞而守之或太費抑思兵

聖武記

卷四

三

果否嘗增耶財果否嘗費耶南北兩路養兵萬有九千
餘名設官千有四百餘員有駐防有換防駐防攜眷之
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黑龍江移自張
家口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綠營兵則調自陝甘歲
支俸餉銀六十有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即內地應領之
額項其增兵者安在 內有新疆本地租稅茶馬疋棉三
花布可抵銀七萬八千餘兩
十七年十有一月 高宗斥四川總督文綬開捐之
請諭曰自平定西陲以來酌減沿邊防秋兵馬及酌裁
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
年節省銀九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出較少約積

存千有餘萬是以乾隆初年戶部庫銀止三千三四百
萬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有盈無絀是新疆不惟未

營糜餉而且節帑其費財者又安在 案新疆識略第二
卷甘肅等處所減
草料及京口杭州等處出旗漢軍俸餉口糧馬乾折色
等項每歲節省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除抵新疆各城
廉俸經費外止餘銀二十一萬且北路屯田二十三萬
一千五百餘兩詳後武事餘記
八千六百餘畝南路四萬九千四百餘畝歲交糧米共
十四萬三千餘石盡支放外尚不敷二萬三千石于舊
存倉貯五十萬石內支補其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民
屯有旗屯開渠疏泉牛給官廠計屯丁十有餘萬移安
西提督于烏魯木齊以轄之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占

聖武記

卷四

四

農桑輻輳阡陌成羣賦稅徭役如內地中外一家老死
不見兵革較之康熙雍正間烽火逼近畿邊民寢鋒鏑
中國運饟屯甲于科布多巴里坤且守且戰先後糜帑
七千餘萬者其勞倣又安在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
衰多益寡者政之經 國家提封百萬地不加增而
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獨新疆地大物賡牛羊麥麩
蔬菰之賤澆植貿易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
簡且哈薩克茶馬布緞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內地邊民
販賈牽牛出關至輒關汗萊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
未闢之鴻荒以為盛世消息尾閭者也是聖人損益經

綸之義所必因焉乘焉者也夫狃近安忘昔禍不可謂
智生齒日孳民財日匱反欲閉其大源不可謂智國用
之絀由名糧武俸之增河工歲修之費八旗口糧之重
文銀出洋之甚皆倍于乾隆中葉以前不探其本而漫
咎于新疆耳食道聽不可謂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西域之不治自古至今數千載天欲使化
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狃而冠裳化羶帳而
閭井則必得聖人而昇之且必剷銷磨盪一掃其舊而
後昇之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言其道同
終始相成臣是以反覆于西陲軍事之本末覩一支念
聖武記

卷四

五

全體觀一隅歷中國益三歎于始事之固難與終事之
不易焉

附錄

新疆南北路之蕩平也以伊犁爲總匯重地而烏
魯木齊中外衝要塔爾巴哈台邊接外藩分設滿
兵駐防漢兵屯種皆攜眷移戍惟南路回疆則更
番輪戍其兵制可考者伊犁駐防惠遠城滿州兵
四千惠寧城滿州兵二千有百四十其伊犁河南
岸分駐錫伯兵千索倫達瑚爾兵千察哈爾蒙古
兵千有八百厄魯特兵二千八百沙畢納爾兵六

百皆射獵游牧爲業屯種惟達瑚爾又建六城分
駐綠營攜眷兵三千開屯興築星拱棋布與伊犁
城環峙共兵萬有五千三百三十兼歲派換防於
回疆者八百換防於塔爾巴哈台者千有五百塔
巴哈台本有駐防兵九百綠旗駐屯兵六此北路
百後撤去駐防惟存換防及屯兵共二千
駐防兵制也其回疆南路則皆換防之兵共五千
七百有六十哈密及哈拉沙各七百葉爾羌及喀
什噶爾各九百阿克哈八百英吉爾沙四百庫車
及和闐各二百餘烏什及賽里木各百五十皆綠旗
兵由內地陝甘及烏魯木齊分年派往惟喀葉二

聖武記

卷四

五

城騎兵各三百英吉沙騎兵二百由伊犁派往初
議三年一班後改五年一班各設辦事領隊大臣
此南路番戍之兵制也東則烏魯木齊扼南北兩
路之衝設駐防滿州兵三千四百六十以都統轄
之兼轄巴里坤副都統駐防兵千古城副都統駐
防兵千及烏魯木齊總理屯田副都統二員屯田
綠旗兵四千又烏什屯田綠旗兵一千並屬伊犁
將軍節制調遣此東路之兵制也其烏魯木齊提督則自安西提
標移駐又設巴里坤總兵哈密副將各轄綠營
營而節制於陝甘總督與新疆駐防相聯絡新疆
駐防換防綠營皆陝甘二省移往其駐防滿州兵

則自熱河西安涼州莊浪移往察哈爾蒙古兵則
自張家口外游牧移往察哈爾都統兩翼兵額萬
人自移往新疆外今惟八千有
奇 索倫錫伯等兵則東三省移往厄魯特沙畢
納爾則由新附編入沙畢納爾隨土爾扈特來
投乃厄魯特之附庸小部或
領以侍衛或督以屯官或隸于佐領其回兵則分
隸各城伯克而總轄於將軍大臣惟攜眷駐防之
兵有定額其番戍之兵三年更代以次增設無定
額或謂南路回疆亦宜仿北路駐防與屯之制招
華民實回疆變膏腴為內地勢尤順利尤大異日
必有措而行之者

聖武記

卷四

七

乾隆戡定回疆記

乾隆二十有二年伊犁甫定未大定同時復有回部之
變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為蔥嶺正幹袤數千里抵
哈密其左右為準回兩部回部即漢書城郭三十六國
非北路諸行國比南北分路於哈密其由巴里坤踰山
或吐魯番踰山經烏魯木齊赴伊犁者為孔道其由烏
什阿克蘇逾冰嶺赴伊犁者為捷道雪山之陽冬夏湧
流數十川貫穿於南路各城而滙於蒲昌海今呼為羅
布淖爾為中國黃河之潛源其間大小回城數十回莊小堡千
計漢書西域諸小國及次小國或僅數百戶千餘戶勝
聖武記 卷四 七
兵或數十人數百人及康熙中 上諭所稱準噶爾
攻取回子千餘城皆並回莊回堡數之也最今昔道里
形勢出敦煌為古玉門陽關二關皆今敦煌縣治
西南遺址今遂廢西行
至哈密為古伊吾避白龍堆大戈壁之險逕今闢展古
鄯善亦名樓蘭而至吐魯番即車師前部漢戍已校尉所治
唐交河明火州治皆在焉車師後庭在
今烏魯木齊又西南行逕古
危須焉耆地而至車爾楚軍臺為漢烏壘城都護治焉
又西至布古爾為漢輪臺地又西南至庫車為古龜茲
唐安西都護府治焉又北逕賽里木城拜城拜城西即
漢姑墨國
而至阿克蘇即漢温宿國始分三道一北行至烏什即

漢尉頭烏什西北皆布魯特地一西南行達葉爾羌為漢莎車乃

南渡玉河而至于闐一則沿烏蘭河岸徑西抵喀什噶

爾即古疏勒則漢唐以來西域建庭之所此外西北各

小國若循休捐毒盤陀等太氏皆今環回疆之布魯特

各部無君長不比數至其南諸小國如漢書所稱渠勒

意淪入瀚海如芻勞落迦城之比矣大計回疆東西六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南北皆大山界之唐以前皆佛

教其以回回教著者則萌芽于隋唐而盛于元以後其

祖國曰天方更在葱嶺以西數千里有墨德墨克各國

當隋唐之際其國王謨罕慕德者生而神靈盡臣服西

聖武記

卷四

七

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齋

戒葱嶺以西皆尊曰天使回語稱天使為別語傳二

十有六世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

國始自墨德踰葱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為新疆有回首

之始即霍集占兄弟等之高祖也其回部舊汗本元太

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瑪墨特自西方至各

回城靡然從之旋值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遷居

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薩克皆為其屬哈薩克行國僅納

馬而回部各城則分隸諸昂吉徵租稅應徭役并賈回

教首于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後其質伊犁之

回首阿布都質特自拔來投 聖祖優卹之遣人護

至哈密歸諸葉爾羌是為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瑪

罕木特欲自為一部不外屬噶爾丹策零復襲執而幽

之并羈其二子使率回民數千墾地輸賦長曰布那敦

亦曰博次曰霍集占即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也乾隆二

十年夏王師定伊犁釋大和卓木以兵送歸葉爾羌使

統其舊部而留小和卓木禮之使居伊犁掌回務及阿

逆之變伊犁倣優小和卓木率眾助逆以與勤王之台

吉宰桑戰踰年王師再定伊犁小和卓遁歸始自疑貳

而我將軍等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賦未得要約將軍

聖武記

卷四

六

兆惠復奏遣副都統阿敏圖往招撫初小和卓木之歸

也兄弟共議所嚮大和卓木欲集所部聽 天朝指

揮受約束小和卓木以前此助逆自疑阻若聽朝廷處

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質京師如準噶爾之例我祖宗世

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強鄰已滅無偏處者不以此時自

立國乃長為人奴僕非計中國新得準部反側未定兵

不能來即來我守險拒之饋餉不繼可不戰挫也計既

決集其伯克阿渾等自立為巴圖爾汗傳檄各城愛曼

集士馬時糗糧器械以待回戶數十萬皆靡惟庫車拜

城阿克蘇三城之阿奇伯木克鄂對等素悉小和卓忍

驚且懼我兵威皆奔伊犁兆惠乃令鄂對等從伊敏圖率厄魯特兵二千以往以責徵糧草為名未至庫車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俘各城響應且小和卓木心腹阿布都已益兵守庫車請急歸待大軍而後進伊敏圖不從以滿兵百人馳入庫車被害鄂對及厄魯特兵皆馳還事聞 上以兆惠方有搜剿厄魯特之役乃

命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二十三年五月將滿漢兵萬餘率鄂對等由吐魯番進攻庫車和卓木兄弟聞之率烏槍兵萬餘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來援六月我領隊大臣愛隆阿等迎擊半途先殲其前隊三千于和托爾

聖武記

卷四

九

十六日又禽斬千有六百于城外鄂根河奪其大纛截其歸路和卓木兄弟歛餘兵八百入保庫車城我軍方喜二賊首自投網可聚而殲也鄂對曰賊必不株困圍城勢必遁遁有二道一由城西渭干河涉淺渡一由北山口向阿克蘇戈壁請于兩要隘各伏千兵以待雅爾哈善不為備終日棋奕亦不巡壘二十四日薄暮有索倫兵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遠行之聲潛告將軍將軍復不信是夜兩賊首及伯克阿布都果以四百騎潛出西門由北山口遁而守西門之副都統順德訥聞報尙以昏夜不發兵及曉始遣百人追之則已渡鄂根河去橋

斷後將軍劾順德訥以塞責并力攻城城依山岡以沙土柳條築成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使綠營兵穴地為隧道晝夜嚴督不息將及城二丈守城賊瞥見地下燈光反壘其外而實藥焚之我兵六百餘焦焉復劾提督以塞責皆不自請議處八月守城回目阿布都復夜遁突圍餘眾開門降 上震怒誅雅爾哈善順德訥馬

得勝以狗其後并誅參贊哈寧阿時將軍兆惠奉命來京自請留軍以竣西事 上壯之乃命移師而南時兩和卓木奔阿克蘇其伯克霍吉斯即前禽獻達瓦齊受封者也閉城不納給令赴烏什烏什亦不納于

聖武記

卷四

十

是小和卓木奔葉爾羌大和卓木奔喀什噶爾兆惠使鄂對撫和闐而霍吉斯隨軍時兵皆未集惟領步騎四千先行而留副將軍富德剿餘賊俟集大軍繼進時小和卓木已堅壁清野刈田禾歛民入城使我軍無可掠又于近城東北五里掘濠築土臺欲持久困我而大和卓木據喀什噶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師至葉爾羌陣于城東兩翼兵先奪據其臺賊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銳數百騎來嘗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大十餘里四面十二門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間出奇先營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營自固慈嶺北河經喀城外慈

嶺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河南河爲黑水河此所謂黑水營也回語稱赤曰烏蘭黑兆惠既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賊牧羣在城南英奇盤山下謀渡河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而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百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賊萬餘繼之騎賊復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相救又地沮淤難馳騁且戰且退浮水還營中途爲賊截隔數隊人自爲戰自旦至暮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亦陣亡將士百餘傷者數百兆惠左右衝突馬中槍再

聖武記

卷四

三

斃再易明瑞亦受傷總兵高天喜等俱戰歿賊復逾河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夜兆惠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師於下游溝而泄之營依樹林槍礮如雨我師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焚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有約大和卓乃使人議和兆惠執其使射書諭以必先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困賊駭爲神初 上以兆惠富德兩軍久暴露于外將士皆勞頓于兩月前卽命靖逆將軍納木札爾叅贊

三格往代又命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及是兆惠檄愛隆阿率兵還阿克蘇催援軍遇靖逆等以二百餘騎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害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卽率新到之索倫察哈爾兵二千餘及北路兵千餘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瑞遇賊五千騎且鬪且前轉戰四晝夜沙磧之水齒冰救渴又乏馬半步行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軍尚三百里賊愈衆不能進適巴里坤大臣阿里袞奉 命以兵六百解馬二千駝一千合愛隆阿之兵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途遇我往劫營之卒知望援孔

聖武記

卷四

三

急卽橫張兩翼大呼馳薄聲塵合沓直壓賊壘與富德軍三路奮蹙賊黑夜不知官兵若干萬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未至黑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兆惠見圍賊日少又遙聞槍礮聲塵大起從東來而營中所掘井忽皆知援軍已集卽勒兵潰圍殺賊千餘盡焚其壘賊大敗入城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明年夏四月先遣兵援和闐復二回城之陷于賊者六月兵二萬馬三萬駝一萬皆集阿克蘇又奏以布易回粟省運費三十萬乃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兩和卓自去冬見王師以

四百戰賊數萬繼以三千戰守數月已震嘗天威至是遂弃城驅人畜逾葱嶺西遁初兩和卓在伊犁久惟墾種之回數千羈旅相倚及歸而舊部數十萬戶念其先世推戴恐後小和卓木爾德用其民厚斂淫刑惟以伊犁同歸之回及新投之厄魯特為親兵故眾解體其出亡也舊部罕從者二酋兄弟欲赴巴達克山其黨欲投敖罕各遣使往而敖罕不報乃赴巴達克山明瑞率前鋒千餘騎追至戰于霍斯庫嶺斬賊五百其地即葱嶺之巔有黑龍池周數百里回語哈喇淖爾即釋典所謂阿耨達也七月七日我軍四千餘騎追及阿爾楚山賊

聖武記

卷四

三

避其輜重婦女以精銳六千伏谷口而羸師誘我入險我軍嚴陣為備富德以火器健銳營居中明瑞阿桂為左翼阿里衮巴祿為右翼別列奇兵援兵各二隊且以兵殿如墻而進奇兵先奪其左右兩山俯瞰下薄賊陣動我兵三面乘之追攻二十餘里戮賊千餘斬其驍將阿布都等獲甲纛兵械無算我師僅傷一卒又三日至伊西洱庫河乃巴達克山界也兩涯皆山曰和什珠克嶺大和卓木先以家屬保河西嶺為走計小和卓木以萬眾據北山及迤東諸峰決死戰富德先令阿里衮等由南岸趨西嶺而自擊東峰之賊仰攻逾時未克乃選

銃手數十緣山北頓俯擊之而阿里衮軍亦從南岸山上以火器遙擊山北之賊其山麓又狹偏水僅容單騎賊輜重徒屬擁塞我兩軍分扼其走路賊無所遁乃令鄂對霍吉斯樹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凡降回眾萬有二千牲畜萬計兩和卓木挈其妻孥舊僕三四百人走巴達克山初小和卓木之擁眾而西也本謀襲據巴達克山之國會以其酋不親迓怒斬其使欲約鄰部擾之於是巴達克山酋興兵拒戰于阿爾渾楚嶺禽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是年惟霍集占函首其波羅尼都尸被盜去及二十八年拔達山始獲其尸并

聖武記

卷四

三

其妻子回部平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兆惠受圍時已封武毅謀勇一等公至是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赴援時已封成勇伯至是晉一等侯將士及各出力回酋額敏和卓霍集斯鄂對等錫賚有差立碑太學凡戰處皆勒銘明年二月王師凱旋駕親郊勞于良鄉城南三里築壇設纛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冑及王公大臣隨行禮畢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庭以喀什噶爾為叅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設辦

事大臣駐防大臣小者領隊大臣或二員或一員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英吉沙曰和闐東四城曰烏什曰阿克蘇曰庫車曰闐展其後又以東路哈密土魯番哈喇沙拉三城爲回疆門戶亦設辦事領隊大臣共十有一城各城又有所轄之回城或五六或十餘二十餘不等各設阿奇伯木克理回務自三品至六品各隨年班入覲不得專生殺參贊大臣每歲春西巡邊察回民及布魯特事務秋東巡邊察回民及土爾扈特和碩特耕牧事務以行賞罰其西四城換防之兵由北路及安西路更調阿克蘇設局以葉爾羌紅銅鑄乾隆通

聖武記

卷四

五

寶錢與回地舊普爾錢並行普爾錢者形橢首銳中無方孔回俗每五十錢謂之一騰格米囊每受四石五斗謂之一帕特瑪當準噶爾時竭澤以漁喀城歲徵糧至四萬八百九十八帕特瑪他稅稱是葉爾羌歲徵匠役戶口棉花紅花緞布金礦銅硝牛羊狝狸羶罽果園蒲桃之稅折錢十萬騰格他城稱是且不時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鱗次櫛比堅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虜劫及兩和卓木歸舊部雖減科則而兵餉徭役煩興供給稍遲家立破及出亡又盡其貲以行民脂殆竭自爲王人後獨苛省斂二十而取一回戶休息更始焉回疆

通外藩者以喀城爲北路葉城爲南路皆西域都會和闐則西皆叢山東皆戈壁大澤近蒲昌海不通外藩最僻簡惟產玉聞天下葉爾羌次之皆有玉山玉河定制春秋采玉二次葉爾羌河舊不產玉自隸版籍漸生玉石辦事大臣祭河神產玉乃埒和闐其葉爾羌玉山曰密爾岱山距城四百餘里崇削萬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迹所不至也采者乘犂牛迺及其獻鑿而隕之重或千萬觔以準噶爾鋸截之而使溫都斯坦玉工治之色黝質青聲清越中宮縣先後貢重華宮玉磬材特磬編磬各如干事又貢玉冊玉寶

聖武記

卷四

五

各八十具白微黃者供宗廟白微紅者備慶典任土作貢聲教所漸遂登禮樂四十五年以辦事大臣高樸私役回戶三千盜采官玉事發封禁其山嘉慶四年詔弛禁常貢外恣民自采是歲葉爾羌獲大玉三青者重萬餘觔葱白者八千餘觔白者三千餘觔邊臣侈其祥以聞 上以沙磧輦運勞人急捐罷之至今巋然存哈喇沙 臣源曰乾隆二十五年 詔曰霍集占兄弟負恩肆逆自取誅夷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尚無罪過非準噶爾之比所有喀城外舊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戶管守毋得

樵采污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考霍集占高祖瑪墨特之初遷喀城也當明之末季距其始祖派罕巴爾已千餘年徒以來自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即所居為寺沒即所墓為祠其時回疆各城尙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裔也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皆以葉爾羌酋為大宗每表貢皆葉爾羌汗署名康熙二十五年貢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齊滿汗業其時尙未為回酋所有逮準噶爾強盛攻破回子千餘城自後無復表貢而乾隆二十年大軍蕩平準部時惟有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來降此外

聖武記

卷四

三

無復蒙古遺種吐魯番頭目亦已遷居喀喇沙失其故土久矣然則回城各蒙古酋汗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既滅元裔各汗并執回教之長歸伊犁是則霍集占祖宗并未撫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派罕巴爾子孫分適各國喀城和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兄弟又非有功德于回民也王師出之拘幽反之舊部飢附飽颺報德以怨漢杜欽之論屬賓曰德莫大于有國子民罪莫大于執殺使者 聖朝濬其官而封其墓誅其酋而弔其民風霆雨露帝何私焉巴達克山既獻和卓木之骸盡有其孥賄餘黨逃入溫都斯坦峻其興

師而攻之鄰部愛烏罕又攻溫都斯坦而滅之於是大和卓木遺孽逃入敖罕道光中復盜西有四城旋燬于天討語具別記若乃勒石昆侖之顛攷磬羣王之府披牒河源之上七萃卻其驅馳柏梁失其嚴麗奧矣昌矣非下士所得詳矣

聖武記

卷四

三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漢書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焉者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蓋新疆內地以天山為綱南回北準而外地則以葱嶺為綱東新疆西屬國屬國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為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為左右布魯特雖同一游牧行國而非準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嶺而再西北為安集延西南為巴達克山為愛烏罕雖亦皆回教城郭之國然嶺以西之屬國非嶺以東之郡縣矣方王師戡定準回

聖武記

卷四

辛

已拓版圖周二萬餘里豈尙有意貢譯于聲教不通之區臣妾于葱嶺以西之部而天時人事展轉輻輳若有意若無意不鞭笞而就我銜勒不招致而附我藩藩故阿逆之叛逋為準部之大不幸而左右哈薩克即以阿逆之逋而臣貢兩和卓之叛逋為回疆之大不幸而布魯特及葱嶺以西諸國即以兩和卓之逋而臣貢蒼蒼者若必舉天山之南北葱嶺之東西居國行國侏儻椎結唯疇之民盡以畀我 大清而後已豈前代發轡軒寶金幣鑿空招攜所幾其萬一者哉漢世天山以北為烏孫逐水草諸國天山以南為城郭三十六國唐

設北庭安西都護開置四鎮自昔風氣判然南北而北路雄強南路每為之服役要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時

絕時通焉縻勿久更何問葱嶺以外欽定西域圖志貫串漢唐以伊犁當烏孫以喀葉二城當疏勒高車諸國至北而哈薩克則昔之康居安集延則昔之大宛南而布魯特則昔之循休捐毒巴達克山則昔之烏秣愛烏罕則昔之大月氏其朝貢獻見或有常期無常期商稅或有定額無定額不悉其遠近強弱夷險向背曷以籌控馭哉

聖武記

卷四

辛

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犁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餘時逐水草游牧廣莫蕃茂谷量羊馬風俗物產文字畧同準部而語言稍異乾隆二十年二月準噶爾平阿睦爾撒納旋叛明年走哈薩克誘煽其汗阿布賚將軍達爾黨阿哈達哈兩路進討阿布賚遣和集博爾根以四千騎從阿逆走魯臘而自率千餘騎西行會于毫阿臘克山下以待七月將軍達爾黨阿兵遇和集前隊二千于雅爾臘山勁騎突其中堅破其伏賊潰斬六百級禽其

渠楚魯克又擊和集後隊二千騎于西路陷陣獲其蘇
礮斬三百級而北路軍亦敗阿布賚于毫沙臘克山下
斬二百級獲其渠帥昭華什三戰三捷遂抵伊什河
者阿布賚庭帳也乃遣所獲二渠帥歸諭使禽阿逆而
阿逆亦已遠竄明年將軍兆惠富德等復以兵西追深
入阿布賚遣使請罪獻良馬且遣兵鄉導前驅誓禽阿
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俄羅斯乃禽獻其黨而和集博
爾根亦率三萬戶款于軍門將軍兆惠啟帳命東向坐
將軍南向坐列筵食之牲體哈薩克回俗必持咒破戒
乃食至是言為 大皇帝臣僕敢泥禁因飽噉引

聖武記

卷四

三

觀花馬射射鎖子甲皆徹札哈薩克益大駭服於是定
互市地于烏魯木齊自後歲時朝貢為例哈薩克之有
三玉斯族猶準部之有四瓦刺族也左部鄂爾圖玉斯
已臣其右部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西部
亦名塔什千方與中部搆兵阿布賚使與我使臣單騎
入兩陣間指揮宣檄皆解甲聽命適我參贊大臣富德
方追厄魯特逸賊至右部軍于莽格特城外遂詣軍約
款其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
西南踰塔什干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喇庫
勒即釋典所謂阿耨達龍池蓋崑崙之巔也其哈沙斯

河錫爾洽河之間岡嶺綿亘北為騰吉斯大澤尚有北
部接俄羅斯境至今未通中國云瀕河兩岸有城五蓋
左部游牧逐水草為古康居在烏孫西北匈奴之西大
宛之東故寒暑徙帳即康居國王冬居樂越隱地夏居
蕃內之俗而右部則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五城
合為大宛北鄙故或言哈薩克即大宛云

布魯特分東西兩部東部五西部十有五東部在天山北
準部之西南近葱嶺距伊犁千四百里每部長皆以鄂
拓克為名舊游牧于特穆圖泊左右為準部所迫西遷
寓安集延王師定伊犁始復故地二十三年六月將軍

聖武記

卷四

三

兆惠等追厄魯特逸賊至其界遣侍衛往諭其頭目薩
雅克部薩拉巴噶什部兩鄂拓克不自去別推一年長
者瑪木克呼里主之年九十餘體頹跌坐腹垂至地不
能遠行遣使獻牛羊百頭將軍等燕而示之講武咸詫
服曰 天朝騎射之利嚮離聞之至于發必命中層
甲洞穿馬上三鎗連發五矢左右迭射離馬及地騰上
復馳雖厄魯特兵亦不及宜乎東殄準噶爾西服哈薩
克何有于我等小部落 于是兼撫定霍索楚及啟台
兩鄂克六日至其地并上四部共二千餘戶而薩婁鄂
拓克亦于七月以所部五千戶來歸東布魯特五部皆

遣使入朝其西十五部則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戶或七百餘戶或千有三百餘戶共二十餘萬口皆以額德格納部長之部落雖分而游牧地猶蒙古之四子部落也逐水草游牧衣冠風俗皆同東部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逆回徑其地其渠長奉將軍書曰額德格納布魯特部小臣阿濟畢恭呈如天普覆廣大無外如愛養衆生素賚滿佛之鴻仁如古伊斯于達里之神威如魯斯坦天下無敵之大勇所舉三者皆西域回部先代之賢汗猶中國頌堯舜禹湯也富有四海 乾隆大皇帝欽命將軍之前謹率所部自布

聖武記

卷四

畫

敖罕者葱嶺以西回國也有四城俱當平陸最西爲敖罕城亦曰浩罕其渠居之最東曰安集延與布魯特毗連去喀什噶爾城五百里好賈遠游徧南北二路從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城有二萬餘戶又西八十里爲納木干城萬餘戶納木干一曰奈曼又西八十里爲敖罕城三萬餘戶皆濱那林河岸南揖葱嶺四城皆有伯克而敖罕城額爾德尼爲之長又有塔什干等城以三和卓分轄其衆亦附庸于敖罕故亦稱敖罕八城然塔什干爲哈薩克族實不盡屬敖罕也其西又有布哈爾國環之世爲勦敵敖罕風

聖武記

卷四

畫

哈爾以東二十萬人衆盡爲臣僕頭目等以未出痘不敢入中國謹以使人朝京師將軍兆惠表聞于是十五部落亦內附設二品至七品頭目由將軍大臣 奏放歲進馬受資減其商稅遣使巡其部落同內地焉布魯特持教同回部而居無城郭游牧同厄魯特而不崇黃教其疆域風俗皆介準回之間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能馴服之東部爲烏孫西鄙古所謂塞王種也西部則南屬葱嶺東連疏勒之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俗皆不土著無城郭故由鄂什口出葱嶺則諸部落正當其麓

山所殲有博羅尼都二子逃赴敖罕故敖罕有回首遺孽云博羅尼都一作波羅尼都一作布拉漢書

稱自疏勒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諸國疏勒今喀什噶爾城從其城西踰葱嶺為出安集延之道安集延諸城土著耕田有城郭廬室而富強善賈善戰亦大宛遺風

巴達克山亦作拔達克山葱嶺西南回國也扼葱嶺之右去葉

爾羌千有餘里西北至伊西洱河有城郭負山扼險戶口十餘萬乾隆二十有四年逆回酋霍集占兄弟為王師所敗西奔巴克達山詭言假道往墨克國謁其教祖而縱兵肆掠其酋素爾坦沙因執博羅尼都而以兵攻圍霍集占於阿爾渾楚嶺霍集占屢敗被禽拘之于柴

聖武記

卷四

十一

札布柴札布者巴達克山繫囚處也時副將軍富德進軍瓦漢城移檄索賊素爾坦沙以逆酋與已同牌罕巴爾之裔欲縛獻恐為諸部所責既而霍集占復陰約塔爾巴斯國使攻巴達克山而溫都斯坦國亦興兵謀奪霍集占兄弟大軍又屢境檄索素爾坦沙乃遷霍集占兄弟於密室以二百人圍殪之而馳獻其馘率所部十萬戶及鄰部博羅爾三萬戶俱納款西域聞見錄梅拔盡有其帑賄鄰部退木爾沙與師而滅之故罕又滅退木爾沙考聞見錄作于乾隆四十二年而四裔考官書載至乾隆五十年止尙稱巴達克山職貢不絕并無破滅之事蓋溫都斯坦欲攻巴達克山既而溫都為愛烏罕所滅聞見錄傳聞失實歟又以愛烏罕之哈默特沙汗誤為退木爾沙國故聞見錄無愛烏罕國名凡此錄

于葱嶺以西各國道聽塗說十為六七不可依據二十五年遣使入朝貢刀斧及八駿馬自是職貢不絕漢書皮山國在于閩西西南至烏秬國千有三百餘里今自和闐至巴達克山亦千三百餘里其國治葱嶺南四面皆山河抱城東兩崖有懸度之險唐書謂之竭盤陀國去疏勒西南六百里治葱嶺負徒多河即古之烏秬今之巴克達山矣

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亦大回國也有三大城曰喀賓曰堪達哈曰默沙特其喀賓城三面皆山堪達哈城四面依山其汗所都默特沙城舊屬伊爾部為愛烏罕所并遂兼治三大城每城相距皆二十餘程地廣數千

聖武記

卷四

十一

里北界布哈爾南界溫都斯坦東界巴達克山勝兵十有五萬惟火銃刀矛無弓矢重農粟鮮物采商旅罕至自兼并溫都斯坦後于是金絲之緞工鏤之玉奄豎傳令聲明文物出諸國上初乾隆廿四年霍集占為王師所敗假道巴達克山赴愛烏罕巴達克山中道邀而殺之愛烏罕及溫都斯坦各與師問罪巴達山汗懼乃貽中國文綺具言霍集占負中國及擾已國之罪愛烏罕遂與連和合兵拒溫都斯坦愛烏罕汗亦聞中國之盛未知其道里遠近遂遣使偕來欲以覘中國廣大二十七年入貢為中國同疆最西之屬國于古為大月氏

境再西爲默克等部即回教祖國中隔沙漠過此即海南有思布部落過此亦海皆安息條支境域然其海皆西人所謂地中海非大西洋之海也其克什彌爾之屬爲古蜀賓等國惟通市不貢者不悉言

臣源曰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環峙然其毗鄰錯壤作我屏衛者惟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而已哈薩克三部有汗王公台吉世襲以理其游牧三歲一貢歲一市以馬羊易緞布而稅其百一布魯特亦如之歲遣領隊大臣巡視食市畏威易於羈馭此外巴達克山距葉爾羌二十五驛愛烏罕距葉爾羌四十驛克什彌爾

聖武記

卷四

三七

距葉爾羌五十一驛溫都斯坦距葉爾羌九十四驛皆西隔慈嶺無係邊防雖赦罕部之安集延商賈徧於南北諸城貪貿易無他慮且距葉爾羌亦二十餘驛赦罕境狹人稀外之不及布噶爾什二內之僅當阿克蘇一隅其繁庶惟安集延一區不盡爲所屬見新疆識畧松筠奏回疆事宜道光二十二年赦罕遂爲布噶爾所滅虜其酋長頭目遣使告捷於卡倫布噶爾者距葉爾羌四十驛其地西北界俄羅斯南界愛烏罕東界赦罕及布魯特富強數千里統轄數百部不尙回教自古聲教兵力所不至乾隆以來惟通市不列朝貢既并赦罕始接邊陲即西

域聞見錄所謂塞克國云此外通市之部見於新疆識畧者尙有距葉爾羌十五站之沙克之瓦罕之綽禪之赫斯圖濟距葉爾羌十五站之達拉之什克南之羅善之乾罕特距葉爾羌十八站之巴爾替爾瓦斯之窩什距葉爾羌二十站之博羅爾之依色克爾爾羌二十三站之哈普隆之馬爾噶浪之葉爾羌距葉爾羌二十七站之納木干之塔什罕距葉爾羌三十站之霍占之科拉普之三站之塔爾罕之渾塔斯之鄂勒推占之科拉普之三站之塔爾罕之渾塔斯之圖伯特五十七站之噶斯尼六十站之坎達哈爾又或即各拉虎兩難時通貿易不能自達於天朝斯地南北相距數千里中隔巴達克山克什彌爾各國而西域見開錄謂赦罕與溫都昆連與所述控噶爾及退木爾沙同

聖武記

卷四

三七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map or detailed geographical data.

乾隆新疆後事記

西域戡定西師亦蕺而與前事波瀾相首尾者北路則有土爾扈特之來歸南路安西路則有烏什昌吉之變亂土爾扈特者故厄魯特四部之一也其游牧地曰雅爾即塔爾巴哈台在伊犁之北科布多之西南接鄂羅斯其通中國自康熙中之阿玉奇汗始阿玉奇之曾祖和鄂勒於明季國初爲鄰部所逼率其子書岱青等投鄂羅斯其舊游牧之雅爾地則輝特部居之故厄魯特仍爲四部阿玉奇既長仍回舊部嗣爲汗以女妻策妄策妄則離間其子散札布台吉使率所屬萬五千戶至伊犁盡

聖武記

卷四

美

沒入之而逐散札布歸鄂羅斯又絕其貢道與赴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二年阿玉奇假道鄂羅斯入貢聖祖欲悉其要領遣職方郎中圖禮琛由鄂羅斯報之逾三載始反鄂羅斯者北方大國東界黑龍江包蒙古喀爾喀哈薩克直抵大西洋袤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自明季國初越哈薩克而往投之俄羅斯城郭國也以土爾扈特故行國亦給以邊地額濟勒河使游牧有騰吉思巨澤曰瑪魯托海在圖理雅部之東俄羅斯之南左哈薩克部之北夾河兩岸廣莫饒水草傳至阿玉奇之孫烏錫巴皆以河南岸爲王庭而居其台吉鄂托克等

聖武記

卷四

美

于河北休養生息百餘載兩岸各十餘萬戶擅幕駝馬雲屯谷量乾隆二十二年王師大掃伊犁其各部厄魯特之逸入鄂羅斯者悉安置于烏錫巴部下是爲新土爾扈特康熙中俄羅斯之察罕汗曾徵土爾扈特兵攻西費雅國土爾扈特兵不習戰多受創至是叩肯汗攻圖理雅國復徵之士爾扈特兵屢屛死傷萬計正當王師定伊犁之後土爾扈特方苦于征役而其族台吉舍楞者又新叛中國自伊犁竄往投之盛言伊犁空虛可據狀其四衛拉新投之人同詞附和勸還故土烏錫巴惑其言與其台吉刺麻集議傳諭大小宰桑各戒嚴約北岸部落于河冰合時同渡東徙適冬煖河久未凍烏錫巴不能待遂率南岸十六萬口啟行沿途破鄂羅斯邊城四鄂羅斯與兵追之已出境將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傾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千百爲羣環攻其輜重牲畜如法網之待獸上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各國邊界戈壁之地絕水草旬日皆飲牛馬血而行人畜死亡大半自十一月至六月始及伊犁卡倫僅存七萬餘口廵羸無人形伊犁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烏錫巴與其台吉等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言鄂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願依中國與

黃教之地以安部眾奏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楞
前曾誑害我副都統唐喀祿逃俄羅斯今來歸疑有姦
計且我受鄂羅斯叛藩恐啟釁 高宗以舍楞前竄
時我固再檄索之而鄂羅斯不與是我理直有詞土爾
扈特既背其上國而來儻復干我中國彼將焉往且求
生而致死之不仁急之必鋌而走險不智于是受其降
召其酋長入覲熱河封烏錫巴爲汗其弟親王餘郡王
貝勒公台吉有差分新舊二部各設札薩克給官牧之
馬牛羊十有四萬而新疆市往之十二萬 不與撥
官茶一萬餘封出屯庾米麥四萬餘石而伊犁贍賑之

聖武記

卷四

早

茶米不與甘肅邊內外購羊裘五萬餘襲布六萬餘匹
棉六萬餘斤氈廬四百餘架而庫給之氈棉不與共靡
帑金二十萬有奇郵傳供億燕享犒賚使者勞來相望
一如康熙中撫喀爾喀四部例降夷息喘如歸獻西洋
鐘表火鎗及所受明玉印乃賜哈拉沙地爲其游牧以
著勒土斯上爲王庭開都河兩岸廣沃可耕可牧如其
故地而鄂羅斯方西向構兵不暇東問收其故地馬行
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藩部仍與我通市如
初于是四喀爾喀部與四瓦刺部之眾皆撫而有之疆
域幾埒元代矣二十九年而有回疆烏什之變烏什在

庫車西北千里戶口數萬亦回疆一大都會也準噶爾
敗其阿奇木伯克霍吉斯俘達瓦齊以獻受王封及二
和卓之亂霍吉斯頗持兩端 上恐其反覆不可專
任召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
戾無親其屬役之哈密回子又助其魚肉勒買布糧馬
羊壯則攘之而以羸者倍值售之辦事大臣蘇成素憤
憤不治事又酗酒宣淫甚至留各伯克妻于署而令兵
役裸逐爲樂喜磨怒狠民無所訴二月解送沙裏樹苛
派回戶二百四十人相聚謀變一回奔告阿布都拉阿
布都拉叱逐之西城回戶不願從亂相率走投駐劄大

聖武記

卷四

早

臣署亦叱拒不納是夕亂作阿布都拉蘇成及兵役皆
殲焉時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也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
海一作邊聞變卽領兵五百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卞
塔海卽令舉銃城復閉逾二日又以礮攻城時城中反
者不過四百餘皆閉戶不預聞及是則迫脅羣起共聽
阿布都拉號令悉衆馬步二千餘出戰卞塔海敗走又
敗庫車大臣鄂寶之兵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
犁將軍明瑞參贊永貴各以兵赴援會圍烏什事聞卞
塔海以誤軍機伏法納世通亦以騷擾罪誅官軍晝夜
攻城賊遣其黨潛煽各回城並乞援于敖罕布魯特遠

近洵沸會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之妻葉依木隨其子鄂斯滿在庫車聞之五晝夜馳至葉爾羌置酒盡召諸阿渾愛曼責以大詣利害復使歌舞之回女勸侑盡醉而陰遣人赴收其兵器又盡縱其馬驅收百里外山澤人心始定其子鄂斯滿自庫車引回兵赴烏什庫車城中羣不逞之徒亦思為亂伯克阿那雅爾日率眾伯克集大臣署前二更始散阿克蘇回酋色提巴爾才入覲 京師至肅州聞警七晝夜馳還阿克蘇城中乃不敢動而賊所遣赴敖罕之巴敦布復為布魯特執獻于是賊外援絕我兵又斷其樵牧敗其衝突而賊首猶劫

聖武記

卷四

聖

其眾不許出降城南倚山面河自河至城茂林橫翳隔河礮不能及也自五月至七月攻城未克賊一夕忽盡伐之城池豁露我兵四薄賊內潰盡縛首逆以降官兵入城殲其黨羽徙老弱萬餘口戍伊犁烏什平奏善後章程一阿奇木之權宜分一格納坦之私派宜革一回人之差役宜均一都官伯克之補用宜公一伯克等之僕使宜節一賦役之定額宜明一民 回之居處宜別一伯克等與官員相見之儀宜定又移參贊大臣于此徙各城回戶以實之越三年而復有昌吉之事昌吉者王師定準部後大興屯田處也設直隸迪化州于烏魯

木齊轄阜康昌吉綏來三縣除兵民回屯外復有內地謫戍之屯戶是為流屯乾隆三十有二年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醉偏流婦使謳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頃激變戕屯官劫軍器據城叛黎明報至烏魯木齊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兵僅百有五十然皆百戰之餘視賊蔑如也鎮守都統溫福即率之以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賊以佚待勞且其城非百餘人所能仰攻破也賊得城必不株守勢必來不如扼險待之兩崖隱蔽賊莫測我多寡是反客為主反攻為守破賊

聖武記

卷四

聖

必矣遂止營賊果至德令于眾曰望其塵氛雖不過千然皆亡命必死之賊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我軍各擊鎗伏以待視旗動而擊之敢先者斬俄而賊鎗競發我軍不動忽前隊一人傷德磨眾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謀而乘之皆反奔追北至瑪納斯河其地南界天山北瀕葦湖賊趨絕地遂為官兵所殲其後詔書屢舉二役為鎮守回疆諸臣之大戒

道光重定回疆記

乾隆二十年蕩平西域分天山以南爲回部回部又分西四城東四城最東三城凡爲城十有一每城各轄回城或五六或十餘不等各設辦事領隊而統于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並受伊犁將軍節制歲征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視當日準夷之虐取兩和卓木之騷動勞佚徒倍兼以蘇成激變高樸敗檢之後宗室侍衛騷擾荷校之餘朝廷常慎選邊臣皆保舉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三載踐更人知自愛入城回戶休息更生自後保舉漸弛多用侍衛及口外駐防旗員視換防爲利藪以

聖武記

卷四

聖

瓜期爲傳舍與所屬司員章京服食日用無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藉供官爲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甚西域赤銅普爾錢一當內地之十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又土產璵裘金玉緞布需索稱是皆在常賦之外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屬又距伊犁將軍寫遠恃無稽察威福自由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情形較熟挾括尤工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屬夷各布魯特久爲近塞藩籬自嘉慶十九年攻牙墩之案枉誅

圖爾第邁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出塞外憤煽種類名圖報復繼以蘇蘭奇汰列克之事而布魯特亦怨矣張格爾者故回酋博羅尼都之裔也初回部奉其唐時汗牌罕巴爾所造經典爲教祖其子孫以貴族世長西域號和卓木華言聖裔也至二十六世日瑪墨特始自西域東遷喀什噶爾其曾孫瑪罕木墨特爲準噶爾所拘有二子曰博羅尼都日霍集占號大小和卓木王師定伊犁釋歸舊部旋叛伏誅其博羅尼都之子薩木克自特克達山逃匿赦罕有三子次卽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奸回假餽和卓之名斂財煽衆時有譎言

聖武記

卷四

聖

嘉慶二十五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八月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百寇邊有頭目蘇蘭奇入報爲章京綏善此逐蘇蘭奇憤走出卡附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擊敗之追至霍爾罕莊是夜張格爾僅餘二三十賊舍騎步逃次日官兵追至卡外遺炊尙然接兵不追竟回喀城與斌靜宴中秋節越六日始赴營所禽百餘賊斌靜悉誅以滅口上以斌靜獲賊不訊明覺山蒙隱具奏疑之特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得回民所控斌靜縱家奴司員凌辱伯克交通姦利諸罪奏聞礮職逮問道光二年以永芹代之永芹亦未能

撫馭四年秋五年夏張格爾屢糾布魯特數百騷掠近邊且詭降要求叵測時內地回戶多為其耳目官兵往捕輒遁九月領隊大臣巴彥圖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擒之不遇即縱殺游牧之布魯特妻子百餘而還無復行列其酋汰列克恨甚率所部二千助張格爾報復追困官兵于山谷殲焉賊遂猖獗十月 詔以慶祥代永芹參贊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為伊犁將軍時張格爾益造黨與潛煽內地回戶人人思亂慶祥誤任奸回阿布都拉為腹心陰為賊耳目不之備也六年夏六月張格爾率安集延布魯特五百餘出開齊山路突至回

聖武記

卷四

聖

城禮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謂瑪維也距喀城八十餘里慶祥令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以兵千餘剿之殺賊四百賊退入大瑪維內墻垣三重周五里官兵攻之突圍出各回響應旬日萬計慶祥盡調各營卡兵還喀城為三營令烏凌阿穆克登布分將之迎戰渾河先後殁于陣官兵隔于賊不得入城東走阿克蘇者七百人此據方略也詢之軍中人則云此七

犁北路援兵速集遣使求助于救罕約四城破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酬勞七月救罕自將安集延萬人至則張格爾已探喀城無援悔背前約救罕怒即自督所部攻城城不下又恐同人背之腹背受敵率兵宵遁張格爾使人追陷其眾復歸投者二三千張格爾置為親兵八月二十日喀城遂陷先是 上聞各路告急即 命署陝甘總督楊遇春以欽差大臣統陝甘兵五千餘馳赴哈密會諸軍進剿以陝西巡撫鄂山署總督又以署陝西巡撫盧坤赴肅州會籌軍餉七月伊犁將軍長齡奏言賊已圍喀什噶爾英吉沙兩城并斷

聖武記

卷四

聖

葉爾羌和闐道路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動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斷非伊犁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復惟有速簡將帥發兵四萬以萬五千分護糧臺以二萬五千進戰 詔授長齡揚威將軍以將軍德英阿代領伊犁又 命山東巡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勁騎三千出關與楊遇春均為參贊會阿克蘇進剿原任伊犁將軍大學士松筠請赴回疆招撫又土爾扈特蒙古備兵請赴援 上嘉之皆不許八月 勅長齡察歷任回疆參贊辦事領隊各臣貪淫虐激回民之罪斌靜色普徵額均下刑部擬斬監

候巴彥圖濫殺債事追奪卹典章京綬善遣戍黑龍江前任喀城參贊松福職永不敘用 特頒手諭十條指授方略又詔以乾隆間拓地新疆事皆創始悉用出征外域之例嘉慶初川陝楚軍需亦未豫定章程致多糜費今回疆隸版圖者六十餘年城堡臺站悉同內地不得復以道途險遠爲詞其令總理糧餉大臣畫一定例繪圖貼說以備奏銷核對且禁廢員幕友從軍濫邀功賞又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蘇五千餘里僅于哈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其運烏魯木齊所積屯糧赴阿克蘇並于伊犁采買可省內地轉輸大半其內地軍械

聖武記

卷四

異

火藥由南路吐魯番至庫車途多戈壁亦改由烏魯木齊北路逾冰嶺轉阿克蘇程途相等而水草較便并開新疆銅山鑄普爾錢又撥烏里雅蘇臺伊犁等孳生牧廠牛駝各數千馬二萬及蒙古汗王公所進駝三千備用時伊犁之川楚客民及流犯內多有曾充鄉勇熟練行陣者較官兵尤勇敢 詔選二千從征時賊已陷西四城盡戕兵民燬廨舍浸及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八十里烏什庫車戒嚴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遣參將王鴻儀領兵六百拒賊于都齊特戰沒賊偏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四十里城中兵不盈千乃復分兵二百扼河拒

之八月葉爾羌回五六千將渡河官兵先據剿北岸響應之賊時達凌阿自庫車巴哈布自哈拉沙先後來援並分兵援烏什敗其渡河之賊禽斬三百賊復分隊由上游宵渡偏城二十餘里達凌阿等回兵救援長清遣數十騎騁沙揚塵鼓譟東至賊退走南岸我軍亦渡河爲營賊再攻再敗禽斬千百自後不敢窺河北東四城始無恐十月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分屯渾巴什河南北時賊三千扼柯爾坪距阿克蘇三百里爲進兵要道山路峽險中隔戈壁長齡使提督楊芳一鼓破之而和闐伯克伊敏等亦聚衆二千縛獻僞帥及和闐大臣舊

聖武記

卷四

異

印初回部有白黑二種其白帽爲霍集占支派衆倍于黑帽各自爲黨張格爾據喀城後虐脅黑回阿克蘇阿奇木曰伊薩克者遣其黨分赴西四城離間黑回各伯克故和闐有獻城之役會冬雪封山兵未能進復爲白回所陷七年春長齡等奏言前奉 詔令大兵分奇正二路以正兵由中路臺站進而奇兵由烏什草地遠出喀城以斷其竄遁之路惟是烏什卡倫外直抵巴爾崑山溝險窄戈壁數百里所經布魯特部落半爲賊煽未可孤軍深入且官兵甯防阿克蘇四千烏什四千庫車五百餘并未到之延緩四川兵五千外其進剿之步

騎共止二萬二千如兩路分進相去二十餘站聲息不通且喀城饑屯醜眾不下數十萬眾煦漂山吹唇沸水非大兵全力西向勢難摧陷必當并歸中路直搗喀城反正為奇庶可萬全無失長驅破竹擬令武隆阿先統哈朗阿楊芳等官兵萬有一千為前鋒臣長齡楊遇春次統安福巴哈布達凌阿等官兵萬有六百繼之定期二月六日啟行惟喀城外十七卡倫均接外夷恐賊敗遠遁已潛諭黑回赴喀約眾相機禽截十四日至巴爾楚軍臺喀葉兩城分道處也復留兵三千以防南路繞襲之賊時張格爾遣賊二萬屯洋阿巴特號五萬是月

聖武記

卷四

辛

二十有二日大兵至大河拐時我軍深入半月未見賊已糧盡日食疲駝羸馬爭望殺賊因糧惟恐賊堅壁清野不戰而困我也夜始敗其襲營之賊三千次日賊決河灌道多掘溝坎以阻我師我師戈壁中得水以濟士馬午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據橫岡五六里長齡楊遇春將中軍武隆阿左楊芳右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 大兵分路奪岡賊披靡半通回莊半西竄官軍分路追殲萬餘生禽三千餘斬賊首邁曼愛散等五人盡得牲畜糗糧濟師士氣百倍二十有五日至沙布都爾同城多葦湖樹林賊臨渠橫列眾十萬決水成

沮淤騎難馳騁城後林中各有伏賊難繞襲我軍乃先令步卒冒險越渠短兵鏖戰復麾騎兵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適賊營火藥自轟我軍乘之射殲執旗賊帥一執鼓隊長四眾始潰收追逾渾水河三十餘里禽斬數萬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之賊各數千時河北左山右水路狹窄深恐有伏乃議留兵扼橋而循河南上二十有七日賊十餘萬據阿瓦巴特回城依岡背河官軍未至五十里見牛羊蔽野又探騎數百見軍即反走我師恐賊誘也嚴令勿掠亦勿追距賊十里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各五百分探左右間道繞出賊後次日

聖武記

卷四

辛

壓賊壘而軍川陝步兵居中騎兵張左右翼進賊佯退欲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兵槍礮迭前而藤牌兵虎衣躍入賊馬驚陣亂岡後伏賊援應死戰而我千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背賊大潰追斬二三萬禽二千復殲安集延偽帥阿瓦邁瑪底二人追至洋達瑪河距喀城八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距喀城十餘里賊悉其眾背城一戰阻河列陣亘二十餘里築橫壘蔽之穴壘列銃我兵火器反為土壘所隔賊恃眾氣盛鼓角殷闐以張聲勢我軍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謹囑達旦夜二鼓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霰晦長齡以賊據形勢且

衆寡不敵相逼咫尺恐昏晦乘我四而受敵欲退營十餘里遠賊須霽而進楊遇春不可曰天贊我也賊不辨我兵多少又不虞我即渡時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大兵乘晦乘驟渡上游據上風前鋒先扛礮轟賊礮勢與風沙勢相并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賊陣亂比曉我兵盡渡風止霧霽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同俗高履跣屣不長于行且各裹糗餼負載累重及敗遁橐烏徧地又喀城大礮尙未運至軍軍衆而無調度不知雙伏犄角之術惟知并歸一隊故爲我軍所破官兵乘勝抵喀什噶

聖武記

卷四

五

爾時三月朔也張格爾已先遁官兵先據漢城次破回城僅獲其甥姪及安集延僞帥推立汗薩木汗並從逆伯克等先後殺賊無算生禽四千餘奏聞 上以命將出師期殲元惡且屢諭以分遣奇兵截賊去路乃兵臨巢穴縱令免脫棄前功留後患長齡奪紫疆楊遇春武隆阿奪太子太保少保銜仍刻期獲賊是時武隆阿病留喀城不與兵事三月五日楊遇春率師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使楊芳以兵六千餘往剿和闐賊黨亦以是日破賊五千于城外禽斬玉努斯遂復和闐初張格爾以重利啗安集延爲羽翼及四城破安集延

不惟盡得府庫官私之財并搜括回戶殆徧張格爾又昏憤濫誅殺回人大失望亦知前日薰穴求君之失計也六月 詔楊遇春率凱旋官兵回京以楊芳代爲參贊時長齡已令楊遇春楊芳率兵八千分路出塞揜捕諜報張格爾從木吉走拉克沙七月又報走達爾瓦斯山路嶮險遣兵追跡並諭其部落禽獻楊芳屯阿賴楊遇春屯色勒庫以待南北相去十餘站阿賴者慈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赴浩罕之道也時出塞官兵八千留喀城兵九千浩罕布魯特各部落雖各有禽獻之言賊愈遁愈遠終無要領軍懸絕微道遠餉艱

聖武記

卷四

五

而楊芳在阿賴遇浩罕二千餘賊誘官兵入伏鏖戰一晝夜軍幾殆步步爲營嚴陣出險 上責諸將孤軍深入老師糜餉命留官兵八千防喀城其餘兵九千即隨楊遇春入闐初大軍之西征也密奉 手諭以事平之後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之例令將軍參贊籌議長齡以張逆未獲奏言愚同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刺麻已成不可移之鋼習即使張逆就禽尙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終出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犬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如伊薩克玉素普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故回

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驕在京師者令歸
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武隆阿亦奏言善
後之策西兵少則不敷戰守西兵多則難繼度支前此
大兵進剿賊卽有外襲烏什內由和闐直驅阿克蘇之
謀幸克捷迅速奸謀始息臣以爲西四城各塞環偏外
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爲中路
必不可少之保障與其靡有用兵餉于無用之地不若
歸并東四城不須西四城兵費之半卽鞏若金甌似無
需更守西四城漏卮 上切責長齡老悖昏繆欲釋
逆裔歸長舊部與武隆阿均革職畱任九月 命直

聖武記

卷四

五

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籌善後時
張格爾傳食諸部落諸部落漸不能供生計日蹙時中
國購禽獻張格爾者爵郡王金十萬十二月長齡等密
遣黑回出卡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翹首
以望和卓其白回從賊出卡者家室皆令無恙以離其
心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欲乘官兵除歲不備入卡
煽衆潛襲喀城長齡楊芳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
賊由開齊山舊路潛入阿木古回城白回奔竄黑回要
拒賊知有變卽折奔出卡楊芳率兵三路星夜追至喀
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僅餘三十賊棄騎登山副

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禽之八年正月捷聞 詔封
長齡二等威勇公楊芳三等果勇侯均賞戴雙眼花翎
翎阿克蘇貝子伊薩克晉封郡王其餘將士胡超以下
賞資有差是月楊遇春至京實授陝甘總督加恩東四
城守禦諸臣贈卹西四城殉節諸臣 恭上

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郊勞受俘舉行
如典凡內地剿賊不獻俘惟外夷獻俘故惟康熙雍正
乾隆舉行而嘉慶中無之是役用兵三萬六千有奇用
帑銀千餘萬兩初恐賊深溝高壘而遣偏師繞出我東
路斷餉道也故多畱兵嚴防後路實抵喀城兵不及二

聖武記

卷四

五

萬其川陝未至之兵有中途返者初張格爾就禽長齡
檄諭浩罕布噶爾縛獻逆裔家屬浩罕遣使來賀言被
虜兵民可以獻出惟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而
我喀城叛弁譚祿者先踰城降張格爾後復降浩罕爲
奸細嚮導教其要挾又設伏攻官軍于阿賴旋同浩罕
使至發覺磔死 上以逆孽么麼無關邊患 敕
那彥成楊芳等嚴守卡倫禁其貿易俟夷計窮蹙自將
縛獻求市毋煩檄索旋 召那彥成來京那彥成以
逆子布素普年六歲尙在浩罕及助逆之阿坦台汰列
克等未獲屢遣間購致並招諭布噶爾巴達克山達爾

瓦斯各部落使與浩罕攜貳。上敕那彥成毋貪功。生費令于九年六月回京。于是那彥成先後奏章程數十大略。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于都統。參贊又總考核于伊犁將軍。互相糾察。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役使。而印房章京俱由京揀派。不用駐防。以重其選。尤嚴賄補伯克之弊。定其資格。慎其保舉。制其迴避。其五城叛回地產。歸官收租。歲糧五萬六千餘石。支五城兵餉三萬八千餘石。外餘糧萬八千石。而喀城之大河沿葉爾羌之亮噶爾新墾。尚不在內。皆為酌增。各官養廉鹽茶銀之用。有餘則變價解阿克蘇采買儲。

聖武記

卷四

聖

倉兼改城垣增卡堡練戍兵以漸裁撤此安內之法也。至外夷為遁逃藪者莫如浩罕所屬不過八城安集延即其八回城之一在浩罕東三百八十里距喀城五百里白閉關罷市後用度不支四面布魯特皆其仇敵一離巢穴即憂外寇其藏匿逆裔不過以繫白回之心惟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窘其生計盡逐內地流夷以斷其耳目收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翼待其款關求貢而後撫而用之此制外之法也。悉允行暨道光九年秋安集延流寓各夷被逐出卡憤怨報復官兵敗績卡外賊眾萬餘攻圍喀什噶爾葉爾羌焚掠回莊那彥成之子

容安以伊犁參贊大臣領兵赴援軍抵阿克蘇畏賊不敢進繞道烏什致賊飽颺出卡逮下獄擬重辟那彥成亦革職長齡以欽差大臣同楊芳哈朗阿馳至軍檄諭浩罕復許入貢通市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葉爾羌道光二十二年放罕竟滅于布噶爾

臣源曰乾隆二十三年戡定新疆經畫善後之計北路詳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萬餘畝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其官兵則北路駐防而南路僅換防商民則北路挈眷而南路不得挈眷夫固畛域視之矣若捐西守東之議固王者不勤遠略然東四城膏腴不及西四城什之

聖武記

卷四

聖

二即北路伊犁亦不及焉苟捐界土酋必互相吞并自相雄長易世後且挾其富庶倔强以與我難如大小和卓之已事不然則為布魯特侵據邊圉其能晏然已乎誠使仿伊犁烏魯木齊移眷駐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為額兵屯田裕餉並許內地商民挈家墾種以漸升科計喀城葉城以東兩河沿岸原隰膏沃各數百里有準夷溝渠遺跡可各得萬餘頃漚緩渠平決溉反掌蒔插輒穫畝收數鍾鹵莽為之事半功倍不數年兵民愈衍愈熾外足以控制回戶內足以分中國生齒之蕃利可殫述哉今同疆各城官吏已許挈眷而成卒商民挈眷

之例尚未推廣夫家室不成則生聚不盛人心不固墾闢不富且北路南路皆國家疆以戎索之地何必一輪臺一甌脫 上又以南北兩路相輔車而道里迂遠命查冰嶺以西可通烏什之路那彥成德英阿等奏言自伊犁惠遠城至烏什十七站約千二百里俱有水草中隔數河石多水少人馬可行較冰嶺一路稍平惟中有七站屬布魯特游牧未便設驛是以自昔封禁止為北路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而兵貴神速設遇緩急即可由此問道長驅深入皆籌邊者所當攷并附著于篇

聖武記

卷四

五

聖武記卷五

邵陽魏源撰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西藏古吐蕃元明為烏斯藏其人則謂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即四川打箭爐外巴塘察木多之地為前藏亦曰曰衛即布達拉及大招寺本吐蕃建牙之所今達賴居之為中藏布達拉華言曰藏即扎什倫布本拉藏所治今班禪居之為後藏言吉祥山也以山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河源上得名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出回部重出于西寧皆與南界大金沙江雅魯藏布江橫亘于藏地北界相連三藏之南即大金沙江上游也下游由緬甸入南海視岷江上游之小金沙江廣闊數倍或云即黑水而三藏即三危其以怒江為三藏南界西距雪嶺雪嶺為岡底斯山在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由川陝滇入藏有三路皆先至前藏而後西至中藏又西至後藏又最西至阿里云在五竺之東非古佛國也而距天竺較近阿利南二千餘里入嶺訥特珂克境即中印度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尤驗多僧無城郭僧居士臺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士臺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贊普好佛立寺廟西藏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為釋

聖武記

卷五

一

教宗主元史釋老傳入思巴者土番人生七歲誦經典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稱曰神童年十有五謁世祖潛邸即位尊為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凡四十一後人為紅教之宗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後則不入室始登法座明洪武初太祖以西番地曠人悍欲網其勢而分其力故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因其故俗許其世襲以化獷俗尊中國永樂初成祖則兼崇其教開西僧哈立麻有道術國人稱曰尙師遣使迎至京師為薦福於靈國寺有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祥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其徒三人皆封國師其後又封大乘大慈二法王禮之亞于大寶子是其徒爭來朝貢輻輳京師所封有闡

聖武記

卷五

二

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刺麻一曰班禪刺麻刺麻者華言無上也今俗加口旁曰喇爾德尼相傳達賴為觀音分體之光班禪為金剛化身在印度已轉生數十世其說不可得詳云皆死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為師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教上未嘗受封于中國中國亦莫之知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者即贊普之裔世為番王至是舍位出家亦名羅倫嘉穆錯嗣宗喀巴法傳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事其二世曰根敦嘉穆錯者自置第巴等代理兵刑賦稅其弟子稱胡土克圖則分掌教化當明正德時始以活佛聞于中國武宗遣中使率將校十人土千人迎之達賴不願行國人匿之將士欲威以兵為番人所敗遁還而武宗崩世宗立果盡斥遣番僧繼又崇道教不信佛人始以達賴之不欲行為有前知焉三世曰鎖南嘉穆錯明史所稱鎖南堅錯也名益著青海河套諸蒙古罔不嚮服順義王俺荅躬入藏迎至青海建仰華寺奉之大會諸部飲長生水鎖南堅錯戒其好殺勸令東還而俺荅亦勸其通中國乃自甘州遣大學士張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丘中國始知有活佛其人實得禪定

聖武記

卷五

三

慈忍淵默。雖具他心。宿命通而不自耀。于是紅教中大寶大乘諸法。王亦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教化。行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傳至第四世。曰雲丹嘉穆錯。生蒙古圖古隆汗族。十四歲入藏。坐牀二十八歲示寂。故事蹟不著。然河套青海蒙古守其戒。不敢鈔掠。西邊安枕者五十餘年。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當我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帑。使延達賴刺麻四年。因厄魯特使貽達賴書。于是達賴班禪及藏巴汗青海固始汗。問我朝興東土各報使。繞塞外數萬里。

聖武記 卷五 四

以崇德七年至 盛京奉書及方物。約共行善事。并獻卦驗。知必當一統。明年遣使存問。達賴班禪稱爲金剛大士。是爲我朝通西藏之始。順治初天下混一。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遣使獻金佛念珠。表頌功德。詔賚甲冑弓矢皮幣。并遣使迓達賴。九年冬至京師。世祖賓之于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南苑德壽寺授金冊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刺麻。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兵送之。初唐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藏。固始汗者本厄魯特部。于明季吞并東二部。以青海

地廣。令子孫游牧。而喀木輸其賦。其衛地則第巴奉達賴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與藏巴汗不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于固始汗。翦滅之。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盡逐紅帽花帽諸法。王事在崇德十年。于是紅教益微。并不足爲黃教之細。顧第巴桑結實傾險。既滅藏巴事。多專決。吳三桂王雲南歲遣人至藏煎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詔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第巴使達賴上書尼之。且代三桂乞降。及大兵圍吳世璠于雲南。世璠通書西藏。割中甸維西二地求援于青海。其書亦爲我軍所獲。朝廷

聖武記 卷五 五

不之問也。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卒。第巴欲專國事。秘不發喪。僞言達賴入定。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自是益橫。既祖準噶爾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峻準噶爾以闕中國。又外搆策妄內閔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凡西北擾攘數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噶爾丹者亦四厄魯特之一。曾入藏爲刺麻。與第巴相睚。歸纂其汗。自言受達賴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蒙古自國初以入藏。隔于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之後。身爲大胡土克圖位。與班禪相亞。凡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謝圖汗交

惡構兵 聖祖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巴奏使噶爾丹西勒圖往蒙古謂刺麻坐牀者為西勒圖蓋達賴大弟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 詔莅盟壇與西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隨之觀釁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詆責之為土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以報讐為名襲侵其部喀爾喀東走 聖祖申命達賴遣使罷兵第巴使濟隆胡土克圖往反陰賊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南我兵敗之烏闌布通噶爾丹託濟隆代乞和頂佛立誓而遁第巴內慚乃託達賴意合青海蒙古及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 聖祖不受屢遣京師刺

聖武記 卷五 六

麻入藏探之歸言第巴桑結使已遙望禮拜有刺麻立高樓之上絳紗之中香煙繚繞覲不分明三十三年達賴刺麻入貢言已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 詔封第巴桑結為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達賴刺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 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曰朕詢之降番皆言達賴刺麻脫縊久矣爾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刺麻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餘年爾乃屢咬噶爾丹與我樂禍道法安在達賴班禪分主教化向來相代

持世達賴如果厭世當告諸護法主以班禪主宗喀巴之教乃使眾不尊班禪而尊已又阻班禪進京之行朕欲和解喀準兩部爾乃使有虧行之濟隆以往烏闌布通之役為賊軍卜日誦經張蓋山上觀戰勝則獻帕不勝又代為講款以誤我追師繫爾袒庇噶爾丹之由今為珍滅準夷告捷禮以噶爾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賫往可令與達賴相見令班禪來京執濟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雲南四川陝西之師見汝城下汝其糾合四厄魯特之人以待其毋悔第巴桑結皇恐明年密奏言為眾生不幸第五世達賴刺

聖武記 卷五 七

麻于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牀求 大皇帝勿宣泄 西藏不紀天干惟以地支一歲以寅為正月仍有閏月但與中國不同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而無小建假如閏初二則初一日後即初三日無初二矣每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而閏日則但于 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之京師乞全其身命戒體並封進達賴臨終牀簀尸鹽拌像 上許為秘之待十月宣示內外而第巴使者歸途遇策妄那布坦會禽噶爾丹之兵復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哭而歸

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兩端乃追還其使傳集各
蒙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于地第巴忌
策妄盡收準部故地致噶爾丹無所歸奏防其猖獗而
策妄亦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賴之偽欲藉詞侵藏

上以二人皆叵測不之許也策妄疏曰藏中舊例
教自宗門以來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圓
寂之後第巴匿之不宜舍正傳之聖徒班禪而自尊其
身別奉紅教刺麻謂即達賴化身詐傳法旨擾亂諸部
此青海諸台吉所共知請明正其罪云云案普通乃前
輩達賴之別號海潮四十四年第巴謀毒拉藏汗不遂
乃前輩班禪之號也 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眾討誅第巴 詔封拉藏翊

法恭順汗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既以
聖武記 卷五 八

衛藏為達賴班禪香火地留其長子鄂齊爾汗轄其眾
次子達賚巴圖爾台吉佐之固始汗卒于順治十三年
鄂齊爾汗卒于康熙九年達賚汗卒于三十六年拉藏
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刺麻故與第巴交惡至是奏
廢第巴所立假達賴 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
即方略所云策妄那布坦遣 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
使爭迎之而拉藏不遣者也 伊西嘉穆錯為第六世達賴刺麻者青海諸蒙古復不
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以康熙
四十七年轉生二歲著靈異至是十歲矣諸蒙古迎至
青海坐牀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 上恐

其構釁 詔暫居西寧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
者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瘞胞衣地黃
教祖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峰環遶之海中有二島
人迹不至即唐時所
謂龍駒島番僧習禪定者于冰合時裹一歲
糧休焉往往出異偈故青海佛法與西藏相亞兩部爭
讖未決而策妄擾藏之事起初策妄那布坦取拉藏之
姊而贅其子丹衷于伊犁不令歸 上以厄魯特狙

詐 勅拉藏毋恃親疏防拉藏耄而醜飲不以為意
布達拉西北三百里有騰格里海蒙古語謂天曰騰格
里猶言天河也蒙古
謂池泊海子皆曰淖爾或作賴爾或作
那爾或作諾爾或作腦爾皆海子之謂西接後藏周數

聖武記 卷五 九

千里其北岸大山橫亘為準夷入藏必由之路有鐵索
橋天險一夫拒隘萬眾趨起更無旁徑拉藏亦不之守
也五十五年十月策妄果遣台吉大策零敦多布領精
兵六千徒步繞戈壁逾和闐南大雪山涉險冒瘴晝伏
夜行次年七月始達藏界以送丹衷夫婦歸藏為名由
騰格里突入敗唐古特兵遂圍攻布達拉誘其眾內應
開門執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犁禁新
達賴刺麻于札克布里廟 詔西安將軍額倫特以
軍數千赴援而侍衛色梭宣諭青海蒙古備兵七月師
逾木魯河蒙古曰木魯烏蘇華語曰通
天河乃西寧西藏之界也色梭軍拜都嶺

額倫特軍出庫賽嶺賊佯敗屢却而精兵伏喀喇河以待額倫特率所部疾趨欲先渡河扼狼拉嶺之險比至喀喇河兩軍皆會賊脅從番眾數萬以其半據河拒我前而分兵潛出我後截餉道相持月餘糧盡矢竭九月我師覆焉賊氛益熾青海蒙古皆憚進藏奏言達賴刺麻可隨地安禪免王師遠涉之勞而王大臣懲前敗亦皆言藏地險遠不決進兵議上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準夷盜據將邊無寧日且賊能衝雪絕險而至何況我軍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為撫遠大將軍屯青海之木魯河治兵饗將軍傅爾丹富寧安分出巴

聖武記

卷五

十

里坤阿爾台以獵其北而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兩路擣藏至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海呼畢勒罕之真藏中所舊立之贖合詞請于朝乞擁置禪榻詔許給册印于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數千或數百于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從達賴刺麻入藏軍容甚盛策零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南路將軍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眾進至察木多奪洛隆宗三巴橋之險旋奉大將軍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即招土司為前驅

聖武記 卷五

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兵塞險扼賊饗道而青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劫營之賊斬俘千計厄魯特進退受敵遂大潰不敢歸藏即由舊路北竄崎嶇凍餒得還伊犁者不及半詔加封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刺麻于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刺麻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刺麻之助逆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爾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勒石大招寺蓋自第五世達賴卒後三十餘年兩立假刺麻西陲倣擾至是始定焉論者謂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讖至六世果以衣鉢啟

聖武記

卷五

十一

爭故六祖不復傳衣鉢與宗喀巴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一轍物盛難繼始必有終天數所極佛法不能違而况人事歟
松筠綬服紀略曰紅教刺麻最尊者為薩迦呼土克圖即元帝師帕斯巴刺麻之後也在札什倫布之西宗喀巴初年亦學經於薩迦廟本出一源及學成乃自立宗余巡邊見薩迦呼土克圖詢其經典悉同黃教其僧亦無眷屬惟薩迦胡土克圖有妻室僅朔望相見餘時不往來祇為生子襲衣鉢計其經典皆來自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瑪薩木巴瓦者唐時到藏傳教為紅教之祖乾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濂曾覆奏薩迦本同黃教情形余詢之達賴班禪兩刺麻及濟隴第穆等皆同此說故青海蒙古及巴塘裏塘番眾凡崇信黃教者亦皆敬薩迦如達賴班禪蓋紅黃二教本同其近日邪術之紅教乃紅教之末失非薩迦廟之本宗也其與黃教異者一則衣冠異色二則咒語稍別三則傳子與轉生不同如斯而已又言康熙中喀部為準部所攻破集眾議

投鄂羅斯與投中國孰利哲丹巴刺麻曰鄂羅斯持敎衣冠俱不同必以我為異類宜投中國與黃教之地遂定計東向故取外夷必因其習尚以決人心之去就

聖武記

卷五

十一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駐藏大臣何昉乎昉于雍正之初而定于乾隆之中葉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自喀爾喀部來朝卒于京師年九十矣 上親臨奠賜名號册印如達賴班禪之例遣使護其喪歸庫倫其後五年喀爾喀奏胡土克圖呼畢勒罕轉生于庫倫 詔賜金十萬造寺以綏喀爾喀之眾又為駐京之章嘉胡土克圖後身造寺于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眾章嘉者 上在雍邸時所從者佛法者也方是時 世宗憲皇帝天縱神悟夙覺大乘優禮高僧方將以君師 宏法教

聖武記

卷五

十二

普利群生而二年即有青海刺麻助羅卜藏丹津之叛其青海諸寺刺麻眾各數千羣起騷動甚至以察罕諾們汗大刺麻亦黨賊拒戰王師討平之 上謂玷辱宗門莫斯為甚乃收各寺明國師禪師印并定制廟舍毋逾二百楹眾毋逾三百人冬藏中噶布倫等三人忌貝子康濟雅之權聚兵害之欲投準噶爾 詔將軍查郎阿率川陝滇兵萬有五千進討未至而台吉頗羅爾率後藏及阿里兵九千截賊去路禽首逆 詔以頗羅爾為貝子總藏事賜犒兵銀三萬兩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鎮撫之是為大臣駐

藏之始。是年準噶爾策妄死。子策楞立。請赴藏煎茶。又
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二子。詔嚴兵備之。乃收
前藏東西之巴塘。裏塘。歸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其中
向維西隸雲南。設二廳治之。惟察木多以外各土司仍
隸西藏。移達賴刺麻于西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
惠遠廟番名。八年遷于泰寧。護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
兵赴防北路。騰格里海之隘。以備準夷。冬雪封山。徹兵
蓋從準入藏之路有三。其極西由葉爾羌至阿里。中隔
大山。迂遠。易預備。其東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
之。惟中路之騰格里海。逼近衛地。故防守尤要。十二年

聖武記

卷五

三

準噶爾請和。詔果親王偕章嘉胡土克圖赴川。送
達賴由泰寧歸藏。減戍藏兵四之三。其哲卜尊丹巴于
九年移多倫泊。以避準噶爾者。至是亦返庫倫。章嘉為
達賴刺麻請巴塘裏塘地。還前藏。以其為達賴所降。生
諸土司建寺安禪。制最宏麗也。詔以其商稅賜之。
地仍內屬。乾隆三年。噶爾丹策楞復請入藏煎茶。始許
之時。貝子頗羅鼐懲前。改訓練萬騎。又練步兵萬有五
千。于通準夷各路。嚴設卡倫。噶爾丹自是不敢窺藏。而
西南之巴勒布三部。及布魯克部。相繼嚮風。入貢藏地。
牧謚。詔晉頗羅鼐郡王。至乾隆十五年。可爾丹

墨特之變。朱爾墨特者。頗羅鼐之子也。于十二年襲封
郡王。以駐藏大臣不便于已。先奏罷駐防之兵。陰通書
準噶爾。請兵為外應。旋襲殺其兄。揚言準部兵至。聚黨
二千。謀變。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其逆。芽
欲先發。而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至寺中。登樓手刃之。
旋害于賊黨。時第五世班禪已卒。乾隆四年卒。達賴刺麻使
番部公爵班替達。攝藏事。禽逆黨。以聞。我將軍策楞班
第至藏。詔以二臣先事靖變。贈一等伯。即以
其地立雙忠之祠。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至是
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于達

聖武記

卷五

四

賴刺麻。我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其國事猶不
盡預聞也。二十二年。蕩平伊犁。藏地始永無準夷患。是
年第六世達賴刺麻亦卒。初厄魯特世濟其凶。亦名扶
黃。教自固始汗。卽以此據衛藏。雄諸部。及噶爾丹自藏
歸。稱受博碩克圖汗之封。于達賴策妄拉布坦破藏歸。
復稱受寶權大慶王之封。于偽達賴皆鑄鐵章。梵文以
賜。于是立固爾札廟于伊犁。河北立海努克廟于河南。
取所掠藏中供器。質之。飯厄魯特刺麻六千餘。供養以
九集。賽萬六百戶。其大刺麻坐牀者四人。曰西勒圖。其
誦經室曰都綱。旛刺螺。嶼幾塔。西藏大疑大計。皆就決

馬策妄及噶爾丹及那木札爾三世嗣位皆請赴藏熬茶諷經每次費二十餘萬 朝廷亦賜茶葉香帕以助其施達爾札達瓦齊之得立及與阿睦爾撒納之構費皆伊犁刺麻為之阿睦爾撒納從王師定伊犁即使人赴藏熬茶祝已得總四部時當振興黃教又使固爾札廟刺麻請將軍必使已主伊犁迨叛後上疏猶以各大臣踞高坐見刺麻激變為詞收則劫奪刺麻馬駝以遁故 御撰平定準部碑云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刺麻亦類以淫殺為佛事與青海一轍 王師再至伊犁遙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

聖武記

卷五

五

廟災刺麻皆焦土與崇奉刺麻之愆酋同歸一劫亦黃教一大變局也至是 詔仿固爾札廟式立安遠廟于熱河選置高行刺麻以綏四衛拉來歸之眾時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于喀爾喀郡王青衮雜布謀叛時先集各部落王公宣諭利害毋為賊煽 詔加封敷教安眾大刺麻四十五年 高宗七旬萬壽第六世班禪來朝祝釐 詔仿後藏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于熱河班禪第一世曰凱珠布格瑪克巴勒藏二世曰凱珠布格瑪班禪自崇德中同達賴通貢順治初以年老未隨達賴入覲者皆其第四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也第五世曰羅卜藏伊什

于乾隆二年示寂第六世曰羅卜藏巴丹伊什于乾隆六年登坐至是年四十有二矣七月班禪至接見于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初 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金川即習回語西番語茲因班禪來覲復習唐古特語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舊以達賴班禪有高行入覲惟懇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 上嘉其恪誠從之至京接見于南苑德壽寺仍居西黃寺講經放參皆世祖禮達賴處也京師西山有僧某者往論佛法責以宜居西番清淨式眾不宜入中國過受崇奉班禪謝之十一月以痘終京師 詔即其地建清淨化域明年

聖武記

卷五

六

春舍利金龜西歸 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而留其高弟子羅卜藏敦珠布者領班第二十八人住持札什倫布廟傳授後藏經律選內地刺麻百八十人習焉是年遣使賫冊印封第七世達賴刺麻時年二十二歲尙未受封至是班禪卒乃封達賴以綏唐古特之眾初前後藏地近慈嶺寒確不宜五穀惟青稞豆麥牛羊不贖于食且僧多于百姓故仰中國之茶布與蒙古諸番之布施及班禪入覲 朝廷所錫賚在京各王公及草地各番蒙所供養其徒擁之歸者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璽珞念珠晶玉之鉢鏤金之袈裟旃檀華旛磁茗采帛

珍瓏不可勝計。仲巴呼圖者，班禪刺麻之兄也。爲班禪治商上事，遂盡有其財。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教，不得分惠。又衛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皆達賴所轄。班禪惟住持寺廟，不轄地。故于達賴所屬之戴喇諦巴等及守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視之。一無施予。于是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唆廓爾喀引之入寇。時達賴刺麻年少，不知調度。唐古特兵扼險要，我駐藏大臣巴忠、鄂輝、成德等復調停，和不敢戰。于是廓爾喀無忌飽颺而去。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安海、蘭察大舉討平之。語具別記。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兵千，戍藏。

聖武記

卷五

七

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始與達賴、班禪平等。其四噶布倫及番目，缺均大臣與達賴會同選授。定商上刺麻銀錢出入之額，與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權始歸一。自唐以來，未有以郡縣治衛藏。如今日者，其惑衆倡逃之刺麻、濟仲等，剝黃伏法。仲巴禽至京師治罪，而紅教之沙瑪爾巴亦檄賊獻其尸。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初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裏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隆末，而各大刺麻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

王貝勒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土舍圖汗之福晉有妊，衆即指爲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胎口實，漸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言：達賴班禪六世後不復再來。故後此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營爲大胡土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兄弟誨盜之禍。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用兵之後，特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于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于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札薩克蒙古所奉

聖武記

卷五

八

之胡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尤元明以來所未有。章嘉胡圖克圖者，其先于康熙中自藏來朝，乃第五輩達賴之大弟子也。聖祖優禮之，命住持蒙古多倫泊之彙宗寺。章嘉通宗乘爲世宗藩邸時所敬逮，其第一世呼畢勒罕轉生于多倫泊。詔造善因寺居之。高宗朝奉詔來京師，審定大藏經咒奏言其國五百年前有狼達爾瑪汗者，滅法毀教，其後諸高僧補綴未全，首楞嚴經已佚，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修同文韻統于四十一年，跌逝京師，是爲黃

教第四支與哲卜尊丹巴一支皆住持蒙古亞于達賴班禪二支而藏中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小支則不暇詳述云凡駐京喇嘛于雍和宮中正殿養心殿圓明園大游戲經龍王水經刺麻供獻經長壽佛壇城經淨勝佛母壇城經大怖畏壇城經釋迦佛壇城經十六羅漢經救度佛母經財寶天王經秘密經虛佛壇城經其作法有日誦布札有日放綜計刺麻之能以神識轉烏卜藏多與中國僧不同生于世出呼畢勒罕入理藩院冊者西藏號呼圖克圖者十有八號沙布隆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蒙古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罕百有六十惟

聖武記

卷五

十九

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襲許以親族入籤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二者為破格凡喇嘛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人歲遣貢使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喇嘛駐漠南北蒙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岷州刺麻班四三歲一至其駐京喇嘛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往伊犁及四川之懋功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

臣源曰佛法出五印度更在烏斯藏西逾慈嶺越廓爾喀其水為恆河西南流入海今通互市之南洋孟買孟

加臘等國即南印度其海名印度海者是也烏斯藏則在慈嶺之東水皆東流故唐以前羅什元裝譯經皆從涼州西出陽關玉門達摩諸高僧又至自南海皆不經藏地西藏誠非古佛國而自元明以來佛教則衛藏為盛其始不過內受冊封師弟相嗣至宗喀巴崛起不藉中朝封號而負出諸大法王上兼以修身轉世為神奇西北諸行國常視為嚮背中國常用為銜勒亦佛法因緣有時會興廢非人力歟夫大雄涅槃不聞轉世即宗喀巴經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于六世自後不復再來今之黃教非昔之黃教尤非古之釋教

聖武記

卷五

二十

宜若可以已焉然慈嶺以東惟回部諸城郭國自為教外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爾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黃教使無世世轉生之呼畢勒罕以鎮服僧俗則數百萬衆必互相雄長狼性野心且決驟而不可制南北朝時西域數十國迎法師求舍利動至兵爭為部落安危所係蓋邊方好殺而佛戒殺且神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能馴也 高宗神聖百族稟

命 詔達賴班禪兩汗僧當世世永生西土維持教化故衛藏安而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

皆服傳曰修其教不異其俗民可由不可使知蓋至金
奔巴瓶之頽而大聖人神道設教變通宜民者如
山如海高深莫測矣天章丁寧申諭比于吏部之
為籤部視元代尊奉帝師干紀妨政者曷可復道里計
曼殊師利之尊稱豈偶然哉達賴進表稱曼殊師利大
滿洲轉音也

附錄

欽定蒙古源流八卷今節錄其略曰蒙古者土伯特國
之分支土伯特又額納特珂克之分支也額納特珂克
國即中印度距釋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有八百
二十一年有烏迪雅納汗者為鄰國所敗棄印度東走
雪山至雅爾隆塘遂為雅爾隆氏至其季子生有東走
表眾戴為汗由此勝四方而為八十八萬土伯特國主

聖武記

卷五

三

是為尼雅特博汗歷傳七汗而為奸臣隆納木所篡半
載復為舊臣恢復前汗之立之復歷七傳至四百八
十一贊是為行慶七汗復前汗之立之復歷七傳至四百八
養禪教遂興復歷七傳謂之妙音七汗距前佛涅槃供
子年二千七百五十年矣第七汗之子日特勤德蘇隆
贊年十六歲即位特勤德蘇隆之子日特勤德蘇隆
傳音韻之學互證汗位特勤德蘇隆之子日特勤德蘇隆
始創之六字內刪去一字以三十字各分韻將禪
經百行懺悔三寶雲經俱譯成文修治韻將禪
屏十惡行十善既而娶巴布勒國王之女又婚唐太
之文成公主各善經卷佛來至錫拉特國于鄂斯
印度之桑吉刺必滿師等緝譯布成布滿師等緝譯
達師及唐僧瑪哈德師等緝譯布成布滿師等緝譯
城公主迎請中印度之堪布蘇德燦取唐肅宗女金
一廣法輪一制伏妖魅其廟宇佛殿下層肖土伯瑪
中層肖唐地小部會萃驅魔之咒日月之象得四象
四層肖唐地小部會萃驅魔之咒日月之象得四象

大覺路及入嗎哈喇之大廟四大浮圖并光明塔共
三十廟宇環以金輪自汗年二十二歲興工至三十四
歲始成于集法向高行特瑪師童習秘咒受
諸法要及文字百二十佛之灌頂又選土伯童子學
印度博立與唐懿宗及印度之達爾瑪巴九歲同
迪贊博立與唐懿宗及印度之達爾瑪巴九歲同
五十四歲歿距前佛涅槃之數各紫一哈達每哈達
矣子達爾瑪特松即位擊敗唐兵建千廟復補翻
前未譯之經卷按盈髮之數卒自丁未肇興法教至此
辛酉歷四百九十五年汗卒無子其兄朗達爾瑪汗嗣
立其前年為象曾設惡願遂將三乘三藏經僧眾全
行毀滅法年三十一歲為下所殺至其再傳孫巴勒科爾
贊復興佛法年三十一歲為下所殺至其再傳孫巴勒科爾
行中印度延請高行善知識至一百二十三年也其子
吉即汗位復得昭阿通沙師再翻經教此土伯特汗
興教源流也蒙古亦土伯特裔其季子布爾特齊諾逃
七世孫隆納木所篡時其季子布爾特齊諾逃

聖武記

卷五

三

博地方往渡騰吉海東至拜騰勒江遇必塔地方人
眾詢知為額納特珂克之裔土伯特汗之子遂羣戴為
君十二傳至多幹索和爾多博墨牛根兄弟俱為厄魯
特巴噶圖特和特奇喇爾始居鄂諾江招服鄂爾察
爾生七子其季勃端察爾始居鄂諾江招服鄂爾察
克部七子其季勃端察爾始居鄂諾江招服鄂爾察
為元太祖青吉斯汗三弟哈爾濟錦諤楚肯并
為蒙古各部之祖青吉斯汗三弟哈爾濟錦諤楚肯并
破五歲進兵托克蘇斯汗九歲破蘇勒德汗三十七
一歲破郭爾羅斯汗三十九歲破蘇勒德汗三十七
之阿爾蘭汗四十五歲破蘇勒德汗三十七
濟其汗遣使獻駝隻輜重無算青吉斯汗因致書于
薩嘉察克羅年阿難達爾貝刺麻斯達中飯禮由是
收服阿里三部屬入十萬土伯特人眾遂征額納特
阿克直抵齊塔納嶺之山脊遇一人獨角獸名曰塞魯
奔至汗前屈膝納嶺之山脊遇一人獨角獸名曰塞魯
苦薩大聖降生之地今奇獸至前始天示意遂振
旅而還遣使諭薩爾塔克此奇獸至前始天示意遂振
歲攻諸巴海汗滅之于是青古斯汗曰承上帝之命駕

馭天下十二強汗平定諸惡劣小汗今當養身息心安
固汗圍其城禽其汗收其哈屯遂病終旋于阿勒台山
陰多博克山陽之大鄂特地方所生四子長子察干
于俄羅斯地方鄂德格依汗位次子托克馬克地方
德格依汗年四十七歲依汗守子拖雷守馬克地方
子庫騰汗年四十七歲依汗守子拖雷守馬克地方
特刺麻汗年四十七歲依汗守子拖雷守馬克地方
其詞獲班第往額納特阿叔與左道六師異端辨難窮
日彼處大有東方蒙古國汗亦同頂病立是六十三歲起程
子歲至蒙古國與汗亦同頂病立是六十三歲起程
十歲至蒙古國與汗亦同頂病立是六十三歲起程
八年國寂其歲亦同頂病立是六十三歲起程
十六歲即位夏居上都忽必烈汗立元世祖年四
項之刺密特之姪瑪迪都汗坐于下辦理政事時則汗

聖武記

卷五

三

與刺麻俱坐于牀上與汗講功德喜金剛根本經汗大
敬服汗在位三十六年享年八十二歲自是為元順帝
每汗各奉一帝師至托歡鐵木爾汗嗣立是為元順帝
汗聽各奉一帝師至托歡鐵木爾汗嗣立是為元順帝
災異凶兆告之汗怒不悅刺麻遂辭歸唐古特刺麻
遂由古北口出亡作歌悔泣距青斯汗降生壬午歲
凡二百零七年距青斯汗降生壬午歲
傳位共十五萬翼集于魯倫河起造巴爾斯和坦城分
惟脫出左翼每翼三萬人年五十三歲歿傳至達
所部為左右翼每翼三萬人年五十三歲歿傳至達
延汗太祖之八白室前即位稱汗號左右翼三萬人
而達汗祖之八白室前即位稱汗號左右翼三萬人
衆于祖汗之八白室前即位稱汗號左右翼三萬人
也在七位七十四年八月八日為漢南九部汗其孫
喀七位七十四年八月八日為漢南九部汗其孫
有巴爾斯博特汗其子長子蒙汗其孫九部汗其孫
爾多爾斯博特汗其子長子蒙汗其孫九部汗其孫
子阿勒坦汗其子長子蒙汗其孫九部汗其孫
萬衆尤強于諸部阿勒坦汗其子長子蒙汗其孫九部汗其孫
四部六十六歲侵掠中國于大明隆慶汗給封號金

印講和六十八歲歲次癸酉用兵土伯特地方收服阿
木多喀木等部落于阿爾里刺麻為汗喇嘛大有利
益分則取舍等經解脫三惡緣及來世罪孽汗遂志
年與中國之結仇以致出亡絕今汗壽已高漸至
因與中國之結仇以致出亡絕今汗壽已高漸至
于老事之慈大慈烈汗與世音菩薩出經今汗壽已高漸至
前神祖忽必烈汗與世音菩薩出經今汗壽已高漸至
事乎阿勒坦然之遂與右翼三萬人和好遣使請來依
切之微笑曰阿勒坦蘇胡大克圖使人未至其聖識
靜坐微笑曰阿勒坦蘇胡大克圖使人未至其聖識
左翼初遣八百人往迎于青海之察卜齊勒雅地方
廟宇初遣八百人往迎于青海之察卜齊勒雅地方
迎駝馬無算刺麻為各言其前生善緣于諸台
寶駝馬無算刺麻為各言其前生善緣于諸台
吉奏言前世青刺麻為各言其前生善緣于諸台
教使天下太平今世孫騰汗與忽必烈汗以道
淨海普徧大眾無有窮極是時漢番土伯特蒙古等十

聖武記

卷五

三

萬餘人無不贊歎希有從前蒙古人死後多宰駝馬殉
葬為行獵自此改按八節持戒誦經每月治齋三日禁
殺牲魚獵創立十善福政尊以聖識一切互齊爾達賴
刺麻之號刺麻亦贈汗台寶莊嚴佛像修博碩克圖汗
坦許于八函甘珠爾廟以寶莊嚴佛像修博碩克圖汗
許于八函甘珠爾廟以寶莊嚴佛像修博碩克圖汗
往散花雨又收服雷擊刺麻之術士引入善提皆大明
天慶汗在位時事也及阿勒坦汗與多斯地坐相繼
殺各部復迎聖識達賴刺麻至鄂爾多斯地坐相繼
又至土默特迎聖識達賴刺麻至鄂爾多斯地坐相繼
講經教于是察哈爾之圖門汗與大明萬曆各遣使
為衆生扶持佛法刺麻之圖門汗與大明萬曆各遣使
始必有終今將他往施利濟于使戊子年入定坐化
茶毘舍利無算生于壬寅距佛涅槃戊子年入定坐化
百七十五年卒于戊子年壬寅距佛涅槃戊子年入定坐化
其呼必勒罕托生于戊子年壬寅距佛涅槃戊子年入定坐化
生是為第四世刺麻年十四歲土伯特遣使迎往從聖

識一切班禪額爾德尼出家受格隆戒號為聖識切
 舟札木索賴刺麻由是上伯特之胡圖克圖等議以蒙
 古地方竟無掌教坐坐於於之古號稱公擇大慈達里
 蘇之呼必勒罕往坐於於之古號稱公擇大慈達里
 士克圖眾尊以發願前農濟汗之號稱公擇大慈達里
 號為轉金輪微辰濟農汗之號稱公擇大慈達里
 字甘珠爾經又發願前農濟汗之號稱公擇大慈達里
 教請丹珠爾經又發願前農濟汗之號稱公擇大慈達里
 外別出佳持蒙古之諾們甲子年六十歲博克達賴刺
 支乃曩昔大聖問之諾們甲子年六十歲博克達賴刺
 克地方生世世問之諾們甲子年六十歲博克達賴刺
 法身今化為世世問之諾們甲子年六十歲博克達賴刺
 默特等汗行兵圖伯特收服藏巴汗十萬大兵時班禪
 正在札什倫布廟坐禪忽然心動遂垂號諸爾布瑪之
 馬餘能知兩軍之廟坐禪忽然心動遂垂號諸爾布瑪之
 博幹能知兩軍之廟坐禪忽然心動遂垂號諸爾布瑪之
 際當有慟隱菩薩于札克博里山後濟能特河界捕兵之
 大衆得聞金剛灌頂秘克博里山後濟能特河界捕兵之
 第四世薩賴刺麻蓋丹札木素年二十八歲又歲次丙辰
 丁巳在薩斯嘉達克博地方轉生班禪知之告以五歲

聖武記 卷五

前請至廟內則于壽命有礙至六歲令弟子等將托音
 衣服往迎其孺子即起坐問訊與班禪論經卷奧妙大
 衆無不駭異即請至布資綳廟落髮入學肄業了無滯
 礙班禪云今世德業必造其極矣遂命為第五世羅卜
 藏札木蘇既而滿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庶招降三蘇既而滿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師之統其後午年取大明汗之恩克察罕珠爾齊特精大
 星昭示祥瑞鄂爾多斯之幹齊爾圖邁項郡天現明
 曰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威力星由是觀之非常人也于退爾星係大固實
 大力巴圖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領右翼三萬人聯絡科爾沁之眾諸延等遂稱為徹辰
 汗其後運去其妻子于鄂爾多斯游牧之托賚地方被
 獲因取蒙古汗之統已壯歲年四十四歲遂尊為和爾
 摩斯達額爾德木圖博克達微辰汗年四十六歲破賴
 刺麻而回是時博克達微辰汗克圖爾德尼能識一切達賴
 額爾德穆圖博克達微辰汗克圖爾德尼能識一切達賴
 額爾德穆圖博克達微辰汗克圖爾德尼能識一切達賴
 麻講經論法贖施無算并寄密諭言將往取大明汗刺

城侯世事竣再迎博克達刺麻二人相見癸未歲享
 年五十二歲升遐諸王遵奉遺勅以兵入關代明統緒
 迎順治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萬漢人西方阿木多喀木二原四省滿蒙六萬古歲
 萬衛拉特東方三萬高麗中博克達刺麻時靈緣庫
 次辛卯年十四歲遣使迎請二博克達刺麻時靈緣庫
 年克未至惟第五世達賴前來大興佛台吉願知一切
 圖將汗等源流約略敘述并將沙爾巴胡土克圖所纂
 乃源流大黃冊等七史合訂自乙丑九宮值年八宮翼
 蓬花漢史雜鳴翰爾第汗所編卷源委古昔蒙古汗
 等源流大黃冊等七史合訂自乙丑九宮值年八宮翼
 火蛇當值之日角木蛟
 至六月當值之日角木蛟
 鬼金羊當值之日角木蛟

聖武記

卷五

美

西藏後記

西藏非佛國也而不可謂非異境全藏所轄六十八城
 衛地三十藏地十八喀木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則官
 舍民居塹山建祠之謂量地小大人眾寡各設宗布木
 以理民設丁布木以理兵民居稠房其游牧之番及蒙
 古則居黑帳至其衣氈毳食湏酪仰茶忌痘則藏民所
 同似游牧非游牧似城郭非城郭介居國行國之間是
 俗一異又有稱營者前藏大營十中營四十有三小營
 四小營十有五邊營十有四後藏大營三中營十有
 官一二以理各寨番民遠賴刺麻所轄寺廟三千百有
 五十餘所刺麻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

聖武記

卷五

七

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刺麻
 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據乾隆
 二年理藩院其刺麻稱胡土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土司各轄
 造册不設官吏僧多于民君并於師介出家在家之間
 則俗又一異藏地萬峰刺天高輒冰凌窪輒燠潺十里
 殊裘葛其曠坦數百里四山環衛如城無嚴寒無酷暑
 者惟布達拉一區其土膏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故吐
 番贊普都之以鞭撻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後
 數萬里蒙古厄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于靈
 奇磅礪之中則天時地利又一異康熙五十九年遣理

藩院主事勝住偕刺麻楚爾沁等往圖徽外山川以阿
 里西三百餘里之岡底斯山為天下大幹宗祖岡底斯
 者慈嶺之南幹除北條黃河之內而外凡南條之水若
 大小金沙江若瀾滄江若怒江亦作
 潞江若岷江無一不源
 于西藏者故說禹貢者或以三藏即三危而入南海之
 江即黑水云布達拉山者華言普陀宗乘也釋典言普
 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
 藏平地連矗二峰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為高
 行刺麻靜修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邈迤叠贅而成
 樓十有三重高三十六丈
 七尺有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

聖武記

卷五

八

餘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牣耀日皆創建
 于唐時贊普而歷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之西殿則宗
 喀巴遺蹟在焉有手足印在黃麻油上
 久而不渝番民所頂禮其刺麻所居一
 峰即招拉筆洞山巔建寺形如磨盤下瞰藏江山後又
 有池周四里中壘土而亭其上高四重瓦
 以琉璃皮船渡之為
 達賴刺麻習靜之所拱以羣山匯以三江即大金沙江
 上游捍隄三十餘里居民夾岸而梁其上每歲首諸刺
 麻聚大招寺
諷經畢即共增隄石一層
 刺麻終歲惟此一從也山之東五里為大小招寺皆
 唐公主所建西番謂廟曰招猶言大寺小寺也大寺
 西向志在西方小寺東向思中土也大
 招高樓四重殿宇闌干皆銅鑿金左廊有贊普及公主

及白布國王女塑像其內神佛萬計釭酥為燈殿門外
有長慶中唐蕃和盟碑旁有唐柳鬱若龍蚪舊制藏中
有公事則駐藏大臣會諸貝子及大刺麻于大招寺議
之近始議于公署小招寺規制亞之大招寺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鑄
自中國請來西藏者小招寺所供佛多佛其座額書
寂默能仁則亦釋迦像也而世俗妄傳大招寺像乃白
布國王女成佛小招寺佛即公主侍女成佛直大小招
委巷之談而西藏記等書皆載其說不足辨也寺在喇薩城為西藏諸城之首喇薩者華言佛地也又
南七里為札什城駐藏漢兵居焉又有白蚌甘丹色臘
桑鸞四大寺遠近拱挹寺中刺麻多者五千餘次者二
三千而甘丹寺距布達拉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所

聖武記

卷五

无

有遺塔及所坐禪榻以十月二十五日為成道之期是夕萬戶然燈光明如晝而宗
角園卡契園經園諸勝錯落其間經園者書造貝葉梵
古僧習學藏經者亦居其間此外諸園或為達賴班禪
來往停驂飲茶之所或在澗湖樹林內為避暑之所
遇節期則達賴升坐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二經乃西
之最尊圓聽膜拜千計不時赴各大寺講經律遠者歲
一至焉達賴所坐疊璽璣數十重為高座番民梵唄徹
得其一摩頂一擊佛者如不世之遇山谷莊嚴窮七寶為西方極勝之區而班禪所居札什
倫布寺次之距布達拉寺七百餘里倚山而江氣勢雄
淵其遠近瞻禮受法傳戒亦與布達拉等其大刺麻學道能轉世者則達賴班禪印證之得為胡
土克圖分掌教化猶華言再來人明史所謂尙師也其

秩有國師禪師及札薩克大刺麻等號分駐各番蒙古
部落而皆遙領于達賴班禪其兵刑賦稅則有第巴有
噶布倫有戴喇有堪布有商上等分掌之西藏額設步
騎六萬四千步兵居五萬中藏三千騎後藏二千騎阿
里五千騎稞壩千騎黑帳番蒙古共三千騎臨陣惟蒙
古騎兵入百頗勇阿里稞壩工布之兵次之其刑有番
律四十一條甚酷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刺
麻半施各寺諷經追薦故國中布施多于賦稅其外夷
則有西南布魯克二部世傳紅教亦轄五十城四萬餘
戶寺廟百有二十刺麻二萬五千餘天時物產勝西藏

聖武記

卷五

三

頗類中土南行月餘即天竺界惟番僧往來漢民罕至
也又西南有巴爾布三部共五萬四千餘戶于雍正間
內附乾隆間并為廓爾喀其貢皆附西藏以達京師此
外番族土司小部落隸西藏者不可勝數其陝川滇入
藏三路惟雲南中甸之路巖峻重阻止通商販大軍不
能入也故軍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
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經蒙古草地千有五百里又不如
打箭爐內皆腹地外環土司故駐藏大臣往返皆以四
川為正驛而互市與貢道亦皆在打箭爐其地高寒乃
明正土司所屬為番夷總匯因山為城市井輻輳西三

百里逾雅龍江至裏塘卽第六世達賴之惠遠廟也又西數百里至巴塘通西寧西藏雲南孔道沃野千里四時和燠舊皆西藏地自康熙五十九年大軍招服番衆故與中甸維西分隸川滇自此以西路百里至察木多是爲前藏亦西寧西藏川滇縮轂之地又西數百里逾瓦河雪嶺而至洛隆宗城沿途皆有漢人寺相傳吳三桂所建又西數百里踰丹達而至拉里亦兩經雪嶺凡藏中雪嶺不一四時冰凌其凹處深輒數仞人畜失足杳無踪跡其顛積雪如城不時隨風飄灑甚于天降行人舍騎而步以手代足羸牲踏墮白骨載途寒沍際人

聖武記

卷五

三

飛走皆絕惟夏秋之際可行然遇夏雪渙泮勢如傾岳縱水橫潦僕蒲馬瘠兼以瘴癘不毛番夷剽奪風日慘澹有冬無春行役之艱于此爲極康熙五十九年滇兵三百營于瓦河一柱峰下中夜風雪人馬悉僵吁可畏已又西逾烏蘇江至烏蘇汛始平坦又三百里而至布達拉中藏距打箭爐共三千餘里故曰西藏非佛國而不可謂非異境也滇南師範曰滇繫中國赴天竺佛國亦有兩道一自雲南騰越州而南由緬甸城轉西以至東天竺凡三千五百里再至中天竺又千有六百里共五千有百里一自雲南麗江而西進藏至東天竺北界

二千里又千有二百里而至中天竺僅三千有二百里視南道徑千有九百里以地望準之雲南之騰越州正與天竺東西相直止因其間赤髮野人隔之故一則迂道南行千有七百里至緬甸然後轉西至東天竺又西北至中天竺檀那國計三千八百里一則迂道西行入藏然後轉南亦至檀那計三千二百里使能取道野人徑直西上則免由緬由藏兩迂途而自騰越達天竺不過千有八九百里野夷若入版圖則與天竺境壤相接昔漢武開西南夷欲由梁州達大夏偉矣哉西藏記曰由後藏塞爾地方西南十八程至宗里又八日至白木

聖武記

卷五

三

戎部落其地北接後藏西接白布南至小西天北界自小西天界南行十日至其國都布爾牙部落始上海船行半月至大西天小西天爲東天竺大西天爲中天竺又曰後藏札什倫布西南與布魯克及白布等部交界白布卽贊普取白布國王女之地布魯克卽往東天竺之路也又一路由阿里西南二千餘里入厄納特珂克卽中天竺其中藏前藏東南則以怒江爲界江以南卽貉狗野人每藏中有死罪則驅之過江聽野人殘之以上西藏然則怒江南岸逾野夷西境卽布魯克部與東天竺近而怒夷自雍正中內附歲輸皮貢於騰越界非不

可闢之區則天竺與中國亦非不可接之境惟是東天竺即今南洋孟加拉地久為西洋英吉利所據其地已不與佛教即至其地亦無高僧異典而膏沃殷阜專產鴉片流毒中國誠能募騰越土勇萬人渡怒江而西南長驅擣其背腋通絕域為鄰壤實制西夷之一奇或曰大金沙江自藏經緬其入海之口即東天竺界其水濶于大江造舟藏地順流建瓴尤倍捷于陸然有舟師之便而又有緬夷之梗利害亦適相當也

乾隆征廓爾喀記

四川雲南之西為烏斯藏烏斯藏之西南為廓爾喀廓爾喀之西南為五印度印度古佛國在葱嶺西南瀕大海去烏斯藏尚遠或以烏斯藏即古佛國者非也自四川打箭爐西行二十餘驛至前藏四十二驛至中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三十驛至石宿堡為後藏極邊地踰橋而西則廓爾喀矣廓爾喀本巴勒布國舊分葉楞部布顏部庫木部于雍正九年各奏金葉表文貢方物後三部吞并為一遂與後藏鄰自古不通中國其與中國構兵則自乾隆五十五年内犯西藏

始初後藏班禪刺麻以四十六年來朝祝高宗七旬誕中外施舍海溢山積及班禪卒于京師資送歸藏其財皆為其兄仲巴呼圖克圖所有既不布施各寺廟與唐古特之兵又擯其弟舍瑪爾巴為紅教不使分惠于是舍瑪爾巴憤怨廓爾喀以後藏之封殖仲巴之專汰煽其入寇五十五年廓爾喀藉商稅增額食鹽糴土為詞興兵闖邊唐古特兵不能闕而朝廷所遣援剿之侍衛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陰令西藏堪布等私許歲幣萬五千金按兵不戰遽以賊蹙乞降飾奏而諷廓爾喀酋入貢受封賜王廓爾喀既

傅藐內地次年藏中歲幣復爽約于是廓爾喀以責負為名再舉深入後藏札什倫布西南左有曲多江鞏右有彭錯嶺峭壁連岡咽喉天險賊步卒數千自聶拉木入其時蕃漢官兵若分兩路一扼曲多江鞏過其前一繞赴彭錯嶺截其後則廓爾喀深入無援可不戰潰也駐藏大臣保泰一聞賊至則移班禪于前藏并請移達賴班禪于西寧欲以藏地委賊且札什倫布寺貢山面江形勢鞏峻刺麻數千乘埔可守以待援而仲巴呼圖克圖孛貴先逸刺麻濟仲札蒼等復託言卜諸吉祥天母不宜戰眾心遂潰賊大掠札什倫布全藏大震兩大

聖武記

卷五

美

刺麻飛章告急侍衛巴忠扈

駕熱河聞變畏罪自

沉水死時鄂輝為四川總督成德為四川將軍因盡以罪委之謂巴忠解唐古特語故私議皆其一人所為已二人不知也及奉命赴藏剿禦又按程緩進 上知二人不足恃乃 命嘉勇公福康安為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參贊調索倫滿兵及屯練土兵進討其軍餉則藏以東川督孫士毅主之藏以西駐藏大臣和琳主之濟隴邊外則前川督惠齡主之賊扭于上年賄和之役半運所掠歸國半屯界不去鄂輝成德等遂奏賊退欲即以藏事 上切責不許明年二月將軍參贊由清

海至後藏四月連敗其屯界之賊盡復藏地六月遂大舉深入恐賊繞襲後路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及總兵諸神保各出左右一路以分賊勢而大軍出中路海蘭察將三隊為前軍福康安將二隊繼之賊據木古拉山阻水拒險將軍議令護軍統領台斐英阿與賊相持而大軍別趨間道海蘭察繞山後出賊營之上福康安由間道合衝賊營共克木柵石卡數十追奔至雍雅而成德諸神保亦克鐵索橋進會利底廓夷舉國震懾遣使詣軍前乞降將軍參贊嚴檄斥之七月再進六戰六捷殺賊四千涉賊境七百餘里將近其國都陽布之地

聖武記

卷五

美

隔河大山賊以十營踞山嚴守水深山斗絕山後即其國都也福康安欲逾橋攻之海蘭察力持不可福康安自引兵渡橋仰攻果不利賴海蘭察接應退賊方是時其國境南鄰印度之地久為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釁聞廓夷受兵于中國則亦出兵攻其邊鄙廓夷兩支強大敵洵懼無計且恐我軍聞而氣奮也再遣人詣軍卑詞乞哀將軍參贊議以賊境益險而踰八月即大雪封山不可老師乃允其降盡獻還所掠藏中財寶及金塔頂金册印歸前被執之丹津班珠爾等并獻沙瑪爾巴之尸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束班師 上本欲

俟事平裂其土授諸土司而酬福康安以郡王爵及聞已受降乃允其請留番兵三千漢蒙古兵一千戍藏是為官兵駐藏之始後藏至廓爾喀故有孔道賊嚴守之故我師覓間道入其峭絕處左壁右湍不容一騎將軍參贊亦時步進故所貢象竟不能達而烏拉嶺上下百二十里必窮一日之力踰之稍昏黑即不能覓路且有雪城若門洞深數十丈人往來者不敢語否輒有雪大如屋壓而殛之廓爾喀寇藏時運貨歸國者二千人過嶺凍死殆盡蓋葱嶺之南脊天所以限中西也險倍金川遠踰回部為漢唐兵力所未至幸其士卒皆跣足每

聖武記

卷五

七

戰仿古法先約期而後交綏我軍不顧輒先發拚襲往往猝為我乘自大創以後至今貢獻不絕其國西南與五印度相鄰其南海號印度海近日印度之孟加臘及孟買等國為大西洋英吉利所屬乾隆六十年英吉利使臣入貢自言前歲大將軍率兵至西藏西南之的密部落時彼國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後有需用西洋兵者情願效力 朝廷始知前此廓爾喀之役其南界亦有邊警外患也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夷人入寇粵浙廓爾喀亦遣人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里底所屬之地相鄰每受其侮今聞里底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臣願率

所部往攻底里屬地以助天討時駐藏大臣未知所稱里底即英吉利所稱京屬即謂中國之廣東省所稱底里屬地即印度答以蠻觸相攻 天朝向不過問卻之蓋英吉利國都雖遠在大西洋而其屬國印度則與廓爾喀接壤世仇構釁故我攻廓則英夷乘之我攻英則廓夷亦願助之云

臣源曰廓爾喀界西藏及鄂羅斯攝兩大國之間故內貢中國亦兼貢鄂羅斯近日英夷西與鄂羅斯構兵東與中國結釁故廓爾喀欲乘兩大國之勢以攻印度云印度地產鴉片烟英吉利關稅歲入千萬計其兵船入

聖武記

卷五

七

犯中國者十九皆孟加臘之人誠能聽廓夷出兵之請獎其忠順擾彼腴疆擣其空虛牽其內顧使西夷失富強之業成狼狽之勢亦海外奇烈也鄂羅斯地表二萬里與中國首尾相接地大兵強西洋所畏其與我互市之地則有陸而無海英夷之與我互市則又有海而無陸近日鄂羅斯屢與英夷爭達達里之地其地橫亘南洋鄂羅斯得之則可以圖并印度故與英夷連年血戰雍正五年俄羅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爾戰木以其地尚佛教遣人至中國學刺麻當即與廓爾喀相若若能許鄂羅斯海船赴粵貿易聯絡彌利堅佛蘭西等國皆英夷仇敵則英夷之兵船不敢舍其境而

遠犯中國英夷在印度大兵船止百艘以其半入寇中國其餘皆分守各境不敢遠離恐他國乘其也夫以夷攻夷之效咫尺見者視為迂圖乾隆嘉慶間一

聖武記

卷五

素

廓爾喀附記

大海南洋曰印度海與後藏緬甸相鄰而廓爾喀貫其中其鄰廓夷之孟阿臘則東印度也再西南之孟邁則南印度也溯印度河北上為溫都斯坦則中印度也一作興都一作痕都即印度之音轉再北為克什彌爾古罽賓國則北印度也印度河西岸凡巴社各白頭回國則西印度也即白頭回其國皆在慈嶺西南接中國西域近日西洋英吉利自稱管理五印度蓋惟北印度未為所據其東西兩印度各有少半而中南二印度則幾盡并于英夷此皆近日事也方康熙雍正間英夷僅據有孟阿臘孟邁二

聖武記

卷五

罕

埠未窺印度全境而鄂羅斯亦方與西北普魯社構兵未遑南牧凡慈嶺以西瀕地中海東岸皆統于天方之回教故乾隆中西域甫平溫都斯坦尙與巴達克山構兵雖旋為愛烏罕所并愛烏罕即占大月氏亦回教非西洋教及乾隆嘉慶以來鄂羅兵由黃海攻服黑海各部又日沿裏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并溫都斯坦沂印度河北上于是慈嶺以西自布哈爾愛烏罕諸大國外凡近裏海之游牧回部號韃韃里者皆并于鄂羅斯凡夾印度河及南洋之城郭回國半屬于英吉利矣裏海即加士比亦名鹹海亦名北高海明史謂游牧之蒙古曰韃韃西人謂游牧之回部曰韃韃皆音近其英鄂

二境之中尙隔有數回國彼此各距數百里及道光十九年温都斯坦北境有阿付顏尼部者與沙蘇野部相攻沙蘇野酋請救于英吉利英吉利遂起各印度駐防之兵攻滅阿付顏尼部阿付顏尼酋亦走懇于鄂羅斯鄂羅斯復起駐防韃韃里之兵南攻巴社取機注取木哈臘欲恢復阿付顏尼部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據險力拒于是英鄂二邊境僅隔與都哥士一大山而血戰無虛日矣與都即印度二字音轉蓋山界北中二印度之間阿付顏尼及沙蘇野二部皆在是山之南機注及木哈臘皆在是山之北而沙蘇野之部落亦有軼出山北者是爲英鄂交惡之

聖武記

卷五

聖

由與交兵之界沙蘇野王以道光十八年爲阿付顏尼破走投援印度時英吉利鎮守印度之大兵帥曰□□副兵帥曰沙機尼遂于十九年七月起孟阿臘孟邁温都斯坦三部之兵使沙機尼將之而沙蘇野酋自以所部兵嚮導時阿付顏尼酋自都于加模爾城遣其次子以兵三千五百守牙尼士城長子以兵數千守加布爾城牙尼士城本險固于其城門前復增重濠重牆守禦甚固英吉利軍先營近郊誘戰不出乃督馬礮軍駱駝礮軍步礮軍三路進攻此三軍謂以馬負礮以又開駱駝負礮以人扛礮也天礮擊之天礮者仰空發礮飛墮城中遂偪城而營并

以兵扼加布爾援軍之路阿付顏尼酋遣其長子領千五百騎步兵三千由加布爾城赴援夾攻後路爲沙蘇野部兵擊退次日遂會各營專攻城門更番迭進城內兵亦死力鏖戰旣而天礮從空雨下城中震競爭潰遁几二晝夜投其城禽其次子乘勝兩路進攻加布爾城阿付顏尼酋同其長子率兵萬有三千守格麻關而軍士奪氣望風解體父子率三百騎走保麻緬棄芻糗火礮輜械山積英吉利遂據二城遣沙蘇野王復國酌留歐羅巴兵温都斯坦兵及阿付顏尼新降兵助守其地此英夷侵北印度之事也阿付顏尼旣遁麻緬則遣

聖武記

卷五

聖

使乞師于鄂羅斯鄂羅斯鎮守韃韃里之兵帥久豔東南印度之富特隔于各回部至是乘各部自闕謀由巴社以圖印度巴社者回回祖國卽來粵貿易之白頭番所謂港脚者也舊屬于英吉利故英吉利兵帥曰律屋蘭者以兵助巴社拒之鄂羅斯復以收取逃奴爲名襲破機注及木哈臘二部皆游牧回子之近阿付顏尼者又攻取沙蘇野所屬三部落之在與都哥士山北者遂駐兵荷薩士河與英吉利中印度接界并使人習印度法律語言又購木哈臘人嚮導無一日忘印度而英吉利亦嚴兵阿付顏尼界爲備且議還阿付顏尼酋于故

地以息外構而增藩蔽議未定而廣東之事起是年

大清怒西洋鴉片烟之耗盡中國 欽差大臣赴

廣東嚴禁鴉烟并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諸

國如佛蘭西彌利堅等英夷者咸稱快廓爾喀亦白駐

藏大臣願所部兵攻東印度又傳聞鄂羅斯使臣已自

比革爾起程比革爾乃鄂羅斯東藩屬地與喀爾喀蒙古相近赴 北京約

中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英夷則惴

惴甚或欲乘鄂羅斯使臣未至 京之前速行入寇

或料中國疑鄂羅斯更甚于疑他國未必遽信其言是

時南洋西洋諸國聞罷市之信各埠茶葉大黃皆不肯

售踊貴價倍而英夷國中繳烟價罷關稅各缺銀千餘

萬員諸銀肆皆不肯出貨銀價復翔貴借貸鄰國銀肆

數百萬充兵餉而彌利堅佛蘭西先後在粵請助兵船

為中國効力亦屢見于粵中督撫及將軍之章奏事則

可徵也時則可乘也前記中以夷攻夷之議尙或迂之

而不察故復述是篇而以澳門探報附其後

臣源曰由近事溯之乾隆則準酋阿睦爾薩納之來投

請兵也盈廷喙拒獨 高宗排羣議用之遂一戎衣

而定伊犁矣土爾扈特之棄俄羅斯來附也盈廷喙拒

獨 高宗排羣議受之并移檄鄂羅斯剖明曲直卒

獨

盡臣瓦刺四大部矣由近事溯之康熙則俄羅斯所部東

偏黑龍江 聖祖附書荷蘭轉達鄂汗海道往還半

載得報遂 崇索倫地數千里矣準噶爾請援兵六萬于鄂

羅斯 聖祖移書宣示利害絕其糾約噶爾丹敗無

可投卒潰竄死矣 聖神籌運于廊廟之間而指麾

疾使于數萬里之外豈不在識夷情洞敵勢哉西藏一

陷于準噶爾再陷于廓爾喀彼時氛惡焰熾孰不畏道

遠勞師而 兩朝深維利害不惜采入撻伐恢域犁

庭是以北懾準夷西震印度奕世而後尙有願效馳驅

之廓夷夾攻印度之鄂部請助海艘之島國待我驅策

聖武記 卷五 器

同我敵愾故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此擊則彼應威立

則令行事會之來間不容髮哉

附錄澳門月報即所謂新

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

即中國四論及鄂羅斯欲攻打印度之事蓋我英

國之印度兵攻取與都哥士山在巴南邊各部落

而鄂羅斯邊境在此山之北三年前尙有回教四

五國亘隔英吉利與鄂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

里今止隔一大山而已鄂羅斯近日直攻至韃韃

里之機注韃韃里謂游牧回部如哈薩克布魯特

之類東起慈嶺西至裏海南界印度北

界鄂羅斯皆是也機注 皆因我等攻取阿付顏尼
 乃韃靼里南方部落此部原屬巴社今為英吉利所據在 鄂羅斯
 部印度之西巴社之東北機注 里之南故鄂羅斯
 人亦攻至荷薩士河近機注 已約木哈臘亦韃
 南方部落近 同取阿付顏尼部以攻打印度
 阿付顏尼 為我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計
 不行鄂羅斯前在希臘巴社國東方部 與巴社人
 立約欲收服阿付顏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頭
 律屋蘭所拒巴社即白頭回國南抵海 後詭稱收
 回逃散奴僕突攻取機注及木哈臘人皆謂鄂羅
 斯既得此二地當必退兵乃又日日使人學習印
 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立約同取阿付顏尼不知
 鄂羅斯人要到何地方肯住手現聞鄂羅斯使者
 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韃靼里到中國此韃靼里謂
蓋凡游牧部皆 必懲惡中國人與英國爭鬪并欲
謂之韃靼也 得 北京出 諭與緬甸人使前來攻擊不
 知何時使臣能到得 北京我等切不可閉目
 不理鄂羅斯人曾以兵威自黃海攻至黑海一帶
 地方以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隄防其在荷薩
 士河駐札之兵前來攻擊倘我將阿付顏尼防兵
 撤回則鄂羅斯人必帶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

聖武記

卷五

聖

聖武記 卷五

顏尼矣我等今年若將阿付顏尼之王復立于加
 模爾城阿付顏 即應帶兵過興都哥士大山取回
 沙蘇野所失去之三部落一曰袞都斯一曰麻爾
付顏尼之北 然我兵到彼必定遇鄂羅斯兵與木
 哈臘兵約會夾攻我兵我兵恐即擾亂而回亦或
 與鄂羅斯人相持大抵英鄂二國在阿細亞洲交
 戰之事不久即至我等宜先預備出兵矣

聖武記

卷五

聖

二七九

聖武記卷六

聖武記卷六

邵陽魏源撰

康熙乾隆俄羅斯盟聘記

俄羅斯國至明始大其地。衰絡滿洲蒙古新疆衛藏之西北境與中國相首尾。其國都在大西洋而東接黑龍江者。特其邊鄙云。自古不通中國。其與中國交兵通盟聘。皆自康熙二十餘年之察罕汗始。察罕汗以前二十三世曰伊番瓦什里玉特者。當元明之際始稱汗。初俄羅斯處西北近海。計由之地臣服于元。及元亡後。俄羅斯族姓亦內亂。其部長乞援于西北之西費雅國。假其

聖武記

卷六

一

兵力服屬諸侯。而割那爾瓦城賂之。自立為汗。其國浸強。距察罕汗三第。十三代汗當明嘉靖時。南滅庫程汗。阿斯坦拉汗。遷其人于阿爾泰山北。遂南與韃靼瓦刺鄰。有大斯科四。曰計由斯科。其北海舊都也。曰莫克窪斯科。其新都也。曰西畢爾斯科。東接今黑龍江及漠北。蒙古曰喀山斯科。西接今雅爾哈薩克。其新闢之地也。又百有三十餘年。而至察罕汗當康熙世。最強盛。又兼并斯科三。曰司馬廉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佛羅尼斯科。于是有大斯科七。斯科者。若中國省治。一大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若府治。柏興數百。若縣治也。

蒙古語謂民居曰拜。此明史謂之板升。皆與柏興音近。俄羅斯鄰蒙古。或語同云。每大斯科設

總管官一。曰噶噶林。猶中國總督。每小斯科及柏興設頭目。猶守令。其疆域。東西北三面際海。東西二萬餘里。南北六千里。其水皆入北海。其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種植痘疫五方風氣部類別處。師兵羅衛與中國大同。其教崇耶蘇。以之紀年。其書橫行自左而右。東合拉提諾西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拉提諾者。西洋字體。托忒者。厄魯特字體。烏珠克者。唐古特字體。康熙四十四年。俄羅斯貿易使至。上閱其文字。謂兼三體云。初俄羅斯東邊接黑龍江者。以外興安嶺為界。當

聖武記

卷六

二

明末季我。大清兵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東北際海。而俄羅斯東部曰羅刹者。亦踰外興安嶺。侵偏黑龍江北岸之雅克薩。尼布楚二地。樹木城居之。兩師相值。各罷兵。既又南向。侵掠布拉特烏梁海。奪四佐嶺。崇德四年。大兵再定黑龍江。毀其木城。歸而未及戍守也。兵退而羅刹復城之。順治十一年。遣兵於黑龍江。逐之。十五年。調高麗兵逐之。又數遣大臣督兵。皆以餉不繼。半途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羅斯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師者。奏書于世祖。絕不及邊界事。康熙十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賚等至。聖

祖召見之。貽察罕汗書，令約束羅刹毋寇邊。久之未答也。而羅刹復東掠人畜于赫哲費雅哈地，蔽我逋逃。阻我索倫，貂貢將割據黑龍江北東際海數千里，甌脫地。上以其密邇，留都不可使異族偏處，又重開邊釁。乃于二十一年遣都統彭春等以兵獵黑龍江，徑薄其郭偵形勢于墨爾根及齊哈爾各築城戍之，置十驛通水運。又令喀爾喀車臣汗斷其貿易，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羅刹猶負固，二十四年四月官兵乘冰解水陸並進，克其城，縱其人歸雅庫舊部。二十五年正月羅刹復以火器來據城，我師圍攻之，死守不去。時荷蘭貢使

聖武記

卷六

三

在都稱與俄羅斯鄰。乃賜書付荷蘭轉達其汗。時察罕汗已卒，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國東方距已遼遠，且限以行國，非若西北之西費雅西南之圖里雅近在肘腋所必爭也。海道往還迅速，九月復書，卽至言中國前屢賜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構釁之罪，卽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明年使由北方陸路至喀爾喀土謝圖汗境，文移往復。二十八年十二月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一循烏倫穆河上游之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鄂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

之額爾呼納河爲界，南岸盡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獵人踰界者禽之，商旅無文票者禁之，有逃亡者還之。乃歸我雅克薩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爾喀東部之庫倫，而立石勒會議七條，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文于黑龍江西岸。于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盡隸版圖。初新察罕汗故梟雄，兒童時好爲戰鬪戲，及卽位同戲諸人皆爲將，日事攻戰，二十年不解甲。遣使索其前世所割之那爾瓦城于西費雅國，不與，連兵數載，竟并其地數千里，以己名名之曰散丕特里普爾斯科，而遷都之。于是其國大斯科八，其七道置噶噶林鎮守之。

聖武記

卷六

四

而都城置大臣四總八道之治，又與圖理雅國之控葛爾汗爭阿藻城，并徵土爾扈特兵爲助，大戰拔城控葛爾汗，請和乃還其城，而盡奪阿藻東北地，其兵長火器，準噶爾之擾喀爾喀及中國也。動言借俄羅斯火鎗兵六萬以張聲勢，其實俄羅斯方西用兵，無南侵意也。及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滅，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至土爾扈特者，本與厄魯特爲四瓦刺之一。于明季與厄魯特不睦，西越哈薩克投俄羅斯，俄羅斯以其行國也，指喀山額濟勒河之南圖里雅之東哈薩克之北馬魯托哈無城郭地與之，使游牧。已七八十年矣。至

是聞準夷敗滅來貢 聖祖欲悉其要領乃使兵部

郎中圖理琛等往報之假道俄羅斯經西畢爾及喀山

兩斯科往反行三載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呈

御覽又為異域錄數萬言記其所經河道皆流入北海

其近北海處夏至無夜中國水入北海者有色梭格河

在土謝圖汗部受鄂爾昆河土臘河之水徑俄羅斯境

而入北海使命往來皆由此出入焉我使臣過境時邊

臣以察罕汗命厚致禮餼以兵護行時察罕汗春秋四

十有一在位二十六年矣其後汗卒子勿其妃代臨朝

為叩肯汗華言女主也雍正五年其使臣薩瓦復與我

聖武記 卷六 五

喀爾喀親王策凌議喀爾喀北界自楚庫河以西沿布

爾敦特山至博穆沙嶺為兩國邊境而定市于恰克圖

議定陳兵鳴礮謝天立誓時俄羅斯方攻取西藏西南

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尚佛教請于 朝遣人至

中國學刺麻經典并遣子弟入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

字居于舊會同館十年更代為例乾隆十九年土爾扈

特使復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二年我師定西域叛賊阿

睦爾撤納逃入俄羅斯 朝廷命理藩院移文索之

俄羅斯以渡河溺死聞既而患痘真死乃于明年移尸

恰克圖請大臣往驗之而厄魯特叛賊舍楞害我副都

統復逃于俄羅斯我使索之又不與 上怒絕恰克

圖貿易而舍楞于三十六年誘土爾扈特全部十餘萬

眾趨伊犁來降時俄羅斯與圖理雅國兵爭圖理雅以

其先世控葛爾汗失地故世仇不服俄羅斯屢徵土爾

扈特兵攻之土爾扈特兵不善戰憚于征役叛逃投中

國 廷議諸臣恐以收納逃亡啟邊釁 高宗命

理藩院移文其邊吏告以伊犁本我地土爾扈特本中

國部落舍楞乃我叛人歸斯受之無爽盟約俄羅斯無

他言亦不問土爾扈特所往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年

復以納我叛人閉嚴茶葉大黃出界之禁五十六年復

聖武記 卷六 六

通市時汗位已數傳夫死妻立妻死子立其聘中國未

嘗遣正使皆貿易人來附請 大皇帝安朝廷亦因

其人答之嘉慶十年今汗遣正使來至邊界議禮不合

而返今汗者叩肯汗之子嗣母位地遠禮別使命不通

故會典禮部載朝貢之國九鄂羅斯不與焉惟理藩院

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鄂羅斯貿易之事與東西

兩將軍會商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

也俄羅斯既地廣物阜凡諸國至俄羅斯市者則衛藏

以西沙章汗愛烏罕各部其外市則西至安集延伊犁

哈密喀爾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擅擄貨而至面

白微頰高準采鬢紅瓊帽油鞞帳居者布列恰克圖
及黑龍江西岸恰克圖迤東為車臣汗部十四卡倫地
稍平行迤西則高山密林中通峽溝即色楞格河東岸
綿亘至庫倫八百餘里天然險隘前此準噶爾強時曾
以兵入鄂羅斯境不見一人遂由額爾口城深入六百
餘里仍無敵踪準噶爾疑其設伏誘已遂遁還然自準
噶爾為中國所滅鄂羅斯亦震我兵威故從無入寇擾
邊之事松筠於乾隆五十六年言鄂羅斯女汗
之子已長成年三十餘將來嗣母位云
臣源曰俄羅斯古不通中國漢書丁令在北海上唐書
骨利幹國居瀚海北地北距海其即今俄羅斯境域哉

聖武記

卷六

七

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于已尼大水
即北海或疑烏洛侯即俄羅斯見皇清通考四裔類然魏史列高
麗百濟勿吉契丹諸東夷間又稱為拓跋先世舊墟且
難水今黑龍江則所稱有于已尼大水者蓋塞外得水
謂海之例非俄羅斯北之大海明矣盛京通志云今黑龍江之源故黑龍江亦名難水惟元史稱阿羅思地
于已尼大水又一統志難河即
黑龍江之源故黑龍江亦名難水
南去大都萬餘里太宗時諸王莽賚叩擊奇卜察
克進兵攻阿羅思降之是為俄羅斯通中國之始源蒙古
梅元太祖封其長子察罕
岱于俄羅斯地方即汗位
然元史稱阿羅思地僅長千
有四百里廣半之則初境狹小尚不及今俄羅斯十分

之一蓋其立國始在左哈薩克西鄙部人蔓衍至西海
元初自怛羅斯城以北至計由居馬皆在未稱汗以前
其稱汗在元明之際故至康熙五十二年為其國三百
五十餘年也方乾隆中土爾扈特之棄俄羅斯而來也
以俄羅斯與圖理雅國構兵之故圖理雅一作普里
社皆譯音之轉
葛爾乃其汗名非國名一作洪喀爾方是時土爾扈特
方憾其上國征役之迫播遷之勞故其詞皆貶小察罕
侈張控葛謂控葛爾在俄羅斯之北征討俄羅斯察罕
汗幾為其所覆城環萬里富雄八漠而中國縉紳亦輒
信之筆諸載籍荒矣哉夫圖理琛之奉使也稱所經地

聖武記

卷六

八

距北海僅一月程其海濱夏至前後不夜而康熙六十
年俄羅斯人至稱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為冰海人
不能至聖祖謂始信古記北方層冰冬夏不化之
言為不誣蓋夏至不夜則冬至不晝故市舶但有東西
南洋從無至北海之人是其國已極北迫近冰海安得
復有大國在其北乎俄羅斯與荷蘭英吉利大西洋諸
國接壤環峙構兵通市而利瑪竇南懷仁諸地圖開方
計里眉燦星臚何地更位置此數萬里之控葛爾商船
從未通人迹從未至乎今西洋互市數十國有普里社
者偏俄羅斯西界蓋即異域錄所稱圖里雅控葛爾汗

與俄羅斯構兵之國特譯音小殊粵人稱普里社為單鷹皆以市船桅旗所畫區別之稱稱彌利歐羅巴例精堅為花旗國為黃旗瑞國為藍旗也

謂其國無火鎗其汗通我侍衛俞氏變已辯之然俞氏不知羅刹僅俄羅斯東方之部落而謂羅刹即俄羅斯

問錄之誤又謂利瑪竇南懷仁坤輿全圖不知有俄羅斯今考利瑪竇圖以鄂羅為縛羅日縛羅答日縛羅得抹日縛羅德沒三地

相連又有葛勒斯國皆在北海之南地中海之北歐羅巴東境接亞細亞之地正當俄羅斯國都地接音近南

懷仁圖說則曰歐羅巴州東北有莫哥斯未亞大國東聖武記 卷六 九

西萬五千里南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兵力甚強日事吞并其地極寒冬至晝僅二時皆即鄂羅斯之明證不

可謂佛蘭西非佛郎機英吉利非英圭黎榜葛刺非滿塔臘彌利堅非墨利加也乾隆末庫倫辦事大臣松筠

撰綏服紀略亦關控葛爾大於俄羅斯之夸誕情語焉不詳今猶臚其事涉中國者餘詳海國圖志

舊唐書曰烏羅渾國後魏之烏洛侯也亦謂之烏羅護在長安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桓相接云云是烏洛侯即今索倫錫伯之地非俄羅斯益可證官書四裔考之誤

國初征撫朝鮮記

康熙四十五年 聖祖諭曰外藩惟朝鮮聲明文物

近中國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其國時八道諸島軍

無不剽其國亡而復存故國人樹碑于 文皇帝駐

軍之地頌德至今其尤可嘉者當明末造固守臣節始

終未嘗貳明大哉 王言勸忠海外教忠百世乎朝

鮮真青州逾海之地舜割為營州周封箕子本中國

地也與盛京僅界鴨綠一江我 太祖高皇帝天命

四年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朝鮮遣其將姜宏立以兵

助明海蓋軍合營富察之野天反風疾雨火器卻焚我

聖武記 卷六 十

師乘之大捷姜宏立以兵五千降 上歸其部將十

餘復書諭國王李暉曰昔明以兵救爾倭難故爾國亦

以喪勤明勢不得已非於我有怨也今所禽將吏以王

之故釋令還國王其自審去就朝鮮不報謝我軍征瓦

爾喀復出境拒我瓦爾喀部在鴨綠江之北與京屢與

我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搆兵 太祖上賓亦不遣使

弔問而明總兵毛文龍招遼遺民數萬守皮島亦名東

江在鴨綠江口去朝鮮及我朝東境各八十里屢出師

襲沿海城寨率制我朝與朝鮮犄角會朝鮮叛入韓濶

鄭梅亡入我朝請為鄉導搆兵端時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當明天啟七年朝鮮國王李倧嗣位之三年也正月命貝勒阿敏等率師征朝鮮渡鴨綠江先敗文龍兵于鐵山遁還皮島遂克義州定州及漢山城屠其軍民數萬焚糧百餘萬長驅而進是月渡青泉江克安州唐太宗所攻安市城也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遁遂渡大同江次中和二月次黃州國中震恐求援于明及求成于我之使絡繹明遼東巡撫袁崇煥遣舟師援皮島又遣精兵九千偪三岔河圖牽制而我太宗亦恐明窺國兵虛實親出巡邊耀兵遼河岸為備時征朝鮮之師已偪國都倧挈妻子遁江華島復遣使詣

聖武記

卷六

十一

軍謝罪江華島在開州南海中我軍無舟不能渡也乃遣使赴島宣諭而駐軍平山以待倧遣族弟原昌君李覺等獻馬百虎豹皮百綿綢苧布百布萬有五千於是遣使往江華島盟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和議成約為兄弟之國初朝鮮之求成也諸貝勒等議以明與蒙古兩敵環伺國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慊願宜許其成而阿敏慕朝鮮國都城郭宮殿之壯不肯旋師于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託碩託乃密議令阿敏軍平山而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阿敏阿敏謂已不預盟仍縱兵四掠乃使李覺復與阿敏盟于平壤城上

復馳諭阿敏毋復秋毫擾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四月李覺隨大軍入朝是秋從倧請召還義州之兵並許贖所俘人民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中江是年明經略袁崇煥殺毛文龍于雙島諸島兵無主三年我師伐明縱反間殺明督師袁崇煥五年將乘虛征諸島徵兵船于朝鮮使至其國三日乃見倧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漸渝成約七年賜倧書責以滅我歲幣匿我逃人侵我邊畜之罪并議罷遣使專互市是夏明毛文龍所部副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明以舟師二萬人自登州渡海來降遣使徵糧朝

聖武記

卷六

十二

鮮曰爾國視明猶父十輸其粟我今既為兄獨不可與一次乎倧不從俟孔耿已歸瀋陽獨我朝將吏在舟始發粟往濟然于所索會寧城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屢書陳辯復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十二城上以書責倧負義州互市之約停我緞布減我稅價原議稅每六兩朝鮮止給九兩又吳漢樞初至寧古塔前服人獲牛斤反腹瀉國初獲價之賤如此且瓦爾喀係女真部落非布占泰蒙古之比謂我不當索易觀遼金二史八年春上欲與明議和令倧轉達倧以書告皮島守將迄無成議是冬倧使至拒索逃人及互市詞甚厲又欲坐我使臣于朝鮮大臣之下上怒

却其幣留其使初朝鮮使來我朝亦屢使報禮又遣使往弔其祖母及王妃之喪其上書稱奉書貢物曰歲幣彼此相稱曰貴國敝國曰不穀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也至是大軍平插漢部林丹汗得元傳國璽于是八和碩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貝勒表請上尊號上曰朝鮮兄弟之國宜與共議于是內外諸貝勒各修書遣使約朝鮮共推戴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守我使臣我使臣英俄爾泰率眾奪馬突門倥遣人追付報書又以書諭其邊臣戒嚴有丁卯年誤與講和今當決絕之語我使并奪之以獻 天聰十年當明崇禎八年

聖武記

卷六

三

也四月改元崇德國大清 朝鮮使李廓等來朝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是時我朝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乃于十一月祭告天地 太廟 堂子 禡牙親征馳檄朝鮮官民討其收盟之罪十二月諸蒙古各以兵來會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分屯遼河海口以備明海師援襲之路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統左翼滿洲蒙古兵從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等統先鋒千有五百徑搏國都貝勒岳托等以兵三千繼之而上親率禮親王代善等諸軍進發共十萬渡鎮江

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次臨津江江在國都北百餘里與都南之漢江夾拱王城者也時江冰未合及車駕將至冰驟堅六師畢濟而豫親王前鋒馬福塔等以三百騎潛襲王京敗其精兵數千倥倉皇遣使迎勞城外款兵而徙妻子江華島自率親兵逾江保南漢山城皆其國天險也漢江一名熊津江其國都恃以為險備運皆萃于此我軍入其都城豫親王及貝勒岳托亦定平壤抵王京合軍渡江圍南漢山城敗其外援者三敗其城中兵者再其前投朝鮮之瓦爾喀三百餘戶皆來歸 上至分兵搜剿都城而親統大軍渡江敗全羅忠清兩道援兵遣使賫 救

聖武記

卷六

四

往責朝鮮大臣明年正月旋師北渡營城東二十里江岸其睿親王等左翼軍由長山口克昌州敗安黃寧邊等州援兵萬有五千至是來會貝勒杜度送大礮至臨津江冰泮復合如前初倥遣使告急于明并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國方急流寇不暇卹鄰登萊總兵陳洪範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撓峽內不進城中食且盡我軍四路並出分略諸道如震霆烈燄倥再上書請成 上降勅切責令出城親覲并縛獻倡議敗盟之人倥始奏書稱臣乞免出城適其妻子及大臣家口在

江華島者我睿親王以輪挽小舸由陸出海礮沉其大艘三十而小舸徑渡敗其烏鎗兵千餘遂入島城獲王妃王子宗室七十有六人羣臣家口百有六十六人皆客諸別室 上諭倭江華島已克家室無恙速遵前詔出城來見倭乃獻出倡議敗盟之宏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及臺諫官洪翼漢請軍前 上敕令納明所給誥命册印委身歸命質二子奉正朔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國舊制有征伐調兵扈從并獻犒師禮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則三百年宗社數千里封疆保爾無恙倭頓首受命二月從數十騎出城先于漢江

聖武記

卷六

五

東岸三田渡築壇設黃幄 上陳儀衛渡江登壇作樂將士環甲肅列倭率其羣臣離南漢山五里許步行我朝遣使迎一里外告以儀節 上降坐倭及其諸子羣臣拜 天禮畢 上還坐倭率其下伏地請罪宣詔赦之倭復率諸子羣臣九頓首謝令坐壇下左側西向位諸王上賜燕畢還其君臣家屬于王京二月盡召回諸道之兵振旅而西倭及諸子羣臣跪送十里外詔以朝鮮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兩年貢物以己卯年秋為始如力有不逮臨時自有定奪朝鮮臣民樹碑頌德于三田渡壇下四月倭送質子湮誤等至五月

攻明皮島以明降將孔有德等為鄉導乘朝鮮兵船盡俘島眾數萬而還明人自是不復守島崇德三年

上將伐明徵朝鮮兵從失軍期降救切責 命遣舟

師討東方庫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俘其渠來獻六年大

軍攻明錦州調朝鮮舟師五千運糧萬石尋倭奏言軍

船糧船三十二艘并米石水手漂沒無存 上以從

前海運問遭風未有全漂者降 詔切責刻期督催

復運糧萬石船百有十五艘由大小凌河口進至三山

島遭風礁所壞者五十餘艘又為明水師所截擊僅存

五十二艘至蓋州不能前進請從陸運 詔責朝鮮

聖武記

卷六

五

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見明兵船不迎敵又不由水路

前進朕亦安用此米為或棄道路或載歸本國聽爾自

便朝鮮臣李慶業大懼請冒險水運 上許其改從

陸止留火器兵千斫役五百餘悉遣還既而運糧士馬

久不至遣使往朝鮮詰責并鞠其大臣得其尙書金聲

黑尼閣臣申得英阻撓狀七年錦州大捷明遣使議和

上將許之而將士咸欲進兵 上降敕詢倭令

直陳所見倭以止殺安民上符天意對已復偵有明兵

船二至朝鮮界 上嚴詰之得其閣臣崔鳴吉兵使

林慶業等潛通明國書饋往來諸狀逮訊治罪八年九

月 世祖章皇帝即位頌 太宗文皇帝遺詔免

朝鮮歲貢三之一順治元年以平定中原遣質子歸國

免其歲貢之半并大赦其國中死罪以下其後康熙雍

正乾隆三朝屢免貢額僅存十之一不悉書朝鮮雖外

藩也實同內服自康熙以後國大饑則海運漕糧以賑

之國中討賊則頒有功將士萬金以犒之明史告成許

更正其先世莊穆王倭篡逆之誣皆他國所未有而使

臣筵宴國王輒卽席賦詩其陪臣來貢亦輒預上元詩

宴國雖不競于武而文學禮教有箕子遺風箕子以後

至唐世都平壤在今都西四百里五代始東徙開州在今

聖武記 卷六 七

都之西二百里明初王旦又東徙今都夾熊津臨津

鴨綠江五百餘里二江之間以控制諸道其山脈自長白山之陽東南走

四千餘里而至釜山際海與日本對馬島相峙一帆半

日可達崇德三年日本島主平智連致書朝鮮增索土

產器幣國王李倬獻其書并請遣使往以觀其變時日

本觀燬而動卒懾我朝天威不敢犯朝鮮其國南北二

千里分八道統郡四十有一府三十有三州三十有八

縣七十

臣源曰有國家者禮義以為防城郭甲兵以為固自義

黃以來不能偏廢朝鮮北距遼南東西三面距海東西

皆崇山絕島惟釜山與對馬島相望為倭寇出入之關

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尙二道而全慶之間雲峰

大邱皆可據之險萬歷間劉綎以兵五千戍全羅二載

海外截然其王京踞八道之中北倚叢山南環滄嶠忠

州左右烏竹二嶺羊腸遠曲有一夫當關之雄倭嘗守

此以防明師之南渡而明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以備

倭船之內窺是其地利非不可恃也安平咸鏡俗尚弓

馬人驚悍耐寒苦是兵非不可用也徒以八道十九無

城不知王公設險守國之義兵多長衫大袖無訓練又

俗貴世官賤世役一切草莽梟桀之材禁錮勃鬱往往

聖武記 卷六 六

東走倭西走遼為腹心患故屢覆于敵國且平壤西北

鴨浪二江俱南通渤海倭夷尤長陸戰儻別遣一旅斷

平壤則王京無西南之援有國者自強為上能審已結

大援者次之故一意親附中朝馮藉聲靈折衝外侮自

明至今卒收其效危蒙助救之助安被怙恃之福所謂

甲冑乎忠信干櫓乎禮義者則庶幾焉

乾隆征緬甸記

滇邊西南為大理麗江永昌騰越正南為順寧普洱元江諸府州地斜袤四千里皆與緬甸界而永昌之虎踞天馬二關其門戶大金沙江自西藏貫其國入海或言即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也漢朱波唐驃國明初一宣慰司耳萬歷中莽體瑞者吞諸部并臣木邦蠻莫隴州千厓孟密諸土司獨孟養再破緬而卒亦并于緬遂為貝葉書與中國自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與敵者惟南掌暹羅景邁古刺諸國及莽應裏為劉綎鄧子龍所破擣阿瓦降酋帥其後巡撫陳用賓又約暹羅夾攻屢破之

聖武記

卷六

九

故世仇也畏緬之偏求通中國以自重緬枝其得內屬也密遣人至車里土司探虛實適遇南掌國貢使歸詢知景邁貢被卻則大喜陽言緬來歲亦即入貢旋興兵二萬攻景邁而貢竟不至其國都曰阿瓦兼有十三路南路近海為洞吾古刺北路為孟密孟養孟拱其東路為木邦孟良絕長補短約三千里其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為金沙江達阿瓦之道直永昌虎踞關外明桂王舟行入緬之路也其東木邦孟良在耿馬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吳三桂趨阿瓦之路也緬稱君長曰莽故木邦孟良亦名莽國云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刺為錫箔諸夷所滅有木疏土司雍籍牙者雍一作甕以雍讀去聲而譌也考緬酋來文稱相傳者一千七百餘年蓋其先世雍由者于漢和帝永元九年受印綬至乾隆庚戌凡千六百九十二年也唐起兵有雍堯明有雍罕今有雍籍牙皆一姓相傳之證起兵克復阿瓦盡臣諸部惟桂家與木邦二土司抗不服遂與緬治兵相攻二土司敗先後走孟坑桂家者漢明桂王官族之裔也世據波竜銀廠富甲諸部其酋官裏雁一作古利宴既敗竄近邊其孥與賄為孟連土司刀派春所奪桂酋妻囊占襲殺刀派春而自歸于中國宮裏雁尚在孟坑不知也我永昌知府楊重毅又誘致而戮之以為功于是緬酋益無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且以兵

聖武記

卷六

十

來邊外索木邦逸首矣囊占走依孟良嗾令內侵及普
洱南江外諸土司地邊民一日數驚我兵敗之走求助
于木邦囊占復為鄉道內犯我總兵劉得成等三路皆
敗總督劉藻自到死時乾隆三十年普洱邊外之警也
明年大學士楊應琚來督滇會普洱賊漸退得以其間
收取孟良諸地分隸土目部署略定而永昌邊外之孟
連土司復以緬警告初我諸土司之近緬者皆于緬私
有年例自木疏據國後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肯屬
而緬方與桂家木邦諸夷自相攻亦未暇遠問也及桂
家木邦敗竄我邊吏不扶之反為助翦所忌遂漸及

聖武記

卷六

三

我內屬諸土司孟連之先故緬支屬不屑臣新緬而囊
占兼怨孟連與緬欲構使相鬪而受創于中國至是緬
以兵徵其歲幣揚言將渡袞龍江亦與中國無與也而
撫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當即辦永昌邊外賊于是楊
應琚移駐永昌屬吏喜功者遂爭言緬向可取狀知騰
越州陳廷獻者遣人招孟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
之孟斂土目來降使虛獻孟密又招致木邦故土司子
弟之在孟坑者使虛獻木邦遂以外收二大土司地干
里戶十數萬入告其實孟密木邦二部自在緬地非二
姓所能獻也副將趙宏榜以兵數百襲蠻暮之新街克

之而其地扼金沙江水口緬與中國互市處據阿瓦上
游又為賊必爭之地不旋踵陷于賊賊數萬尾而入直
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將禦之關外屢戰
殺傷相當輒以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入萬仞關掠永昌
騰越各邊越隴川江而出會賊遣人請和約互市罷兵
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兵可以罷矣而我所奏新收
諸土司地無以報命于是李時升復檄諸將哈國興等
進復新街蠻莫阻于賊不能進楊應琚亦檄總兵朱崙
等進據木邦木邦城空無人自宛頂運糧以給漳厲方
興而賊大集軍潰歸時三十二年四月也于是楊應琚

聖武記

卷六

三

奏得不償失請棄新附諸土司地 上逮應琚李時
升等治罪時緬酋雍藉牙死其子孟駁實無內犯心諸
邊臣張皇啟釁先後獲咎兵可以罷矣而其情不盡上
聞 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發滿洲兵三千及雲
貴四川兵二萬餘大舉征緬明瑞由木邦孟良攻東路
參贊額爾登額由孟密老官屯攻北路約會于阿瓦以
九月二十四日啟行連旬雨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
芒市易溼糧以行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
至木邦守賊望風先遁留參贊珠魯訥按察使楊重英
以兵五千守之通餉道明瑞自率兵萬二千為浮橋渡

錫箔江賊軍二萬嚴壘蟻結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摩
衆先據山左哈國興等三路登山俯薄之一呼直偪其
壘黔兵十餘踊而入衆乘之賊披靡遂拔其柵復連破
三壘而十二壘之賊皆宵遁賊復拒守天生橋我師遠
道夾擊殲二千餘大獲糧械軍聲大振進至象孔迷失
道而軍糧已罄明瑞念北路軍約由孟密入其地近孟
籠有緬屯糧乃議向孟籠果大得糧濟軍時已深入二
千餘里會歲除而孟密北路之師無消息復議取道大
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盡焚孟籠餘糧緬自去冬象孔改
道後獲我病卒知我軍糧盡不向阿瓦即悉衆來追我

聖武記

卷六

三

軍且戰且行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即以一軍退至數里
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
興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
猛育二千餘里之地凡六十日而後至其中又有蠻化
之捷時我軍山巔賊即營于山半明瑞以賊輕我甚不
可不痛創也時賊識我軍號每晨我軍吹波倫者三而
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次日五鼓復吹波倫三則我軍盡
出營伏以待賊聞波倫聲爭上山來追萬槍突出四
面遠偪賊無走路潰墜者趾頂相籍坑谷皆滿殺賊四
千餘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餘里外不敢近明瑞休軍蠻

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壘于
要路得波竜人引以間道由桂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
之分路襲木邦者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
英于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孟密也中途阻
于老官屯之賊頓兵月餘 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
額爾登額移師援之于是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
小猛育賊已蝟集數萬我軍尙分七營距宛頂糧臺二
百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乃令軍士乘夜出度
皆得以自達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
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俄

聖武記

卷六

三

領隊大臣札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明瑞觀
音保死之二月十日也事聞 上以額爾登額擁重
兵旣不能進取孟密以赴將軍之約及退軍早塔問木
邦告急可由早塔間道往援總督鄂寧駐永昌七檄不
應領隊侍衛海蘭察自請往援亦不許翻迂道回銅壁
關內致木邦參贊之師潰于賊而于內地積餉之宛頂
數程可達者又繞道行至半月致早塔之賊皆萃大營
而將軍復陷于賊情罪重大置極典并斬提督譚五格
是爲征緬之前一役

明瑞之死也緬人不知餘威猶震緬懼再討使擺夷

達貝葉書請罷兵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衮以聞上以明瑞軍入關者尙逾萬所喪亡不過十之一二然將帥親臣皆捐軀而緬夷求款未親遣頭目非大舉無以雪忠憤先命阿里衮賜剿以懼之三十四年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請督師命爲經略阿桂阿里衮爲副將軍發索倫吉林兵四千健銳火器營四千荆州成都駐防滿兵五千厄魯特鄂倫春各三百赴軍傅恆以四月朔至永昌騰越議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沙江之西若由東路錫箔江進則阿瓦仍隔江外乃議大軍從金沙江上游之葛鳩江亦曰蘭鳩江亦曰檳榔江經孟拱孟養兩

聖武記

卷六

五

土司地陸行直壽阿瓦而偏師卽由東岸夾江而下進取孟密而造舟于蠻暮以通兩軍聲勢時距霜降尙早經略急于出師謂師老則氣懈不如及其銳用之遂以七月二十日大軍啟行渡葛鳩江而西孟拱孟養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緬方秋成刈穫未暇集兵又孟拱孟養非其腹地故歷二千里皆不血刃而土馬觸暑雨已多僵病又道路不習難深入惟阿桂東路軍萬餘新從虎踞關出精銳可用會九月下旬蠻暮野牛壩所造戰艦成閩粵水師亦集乃議兩軍并歸一路經略耀兵諸土司地而還亦以十月朔渡江抵蠻暮由蠻暮

江出金沙江賊已列舟扼江口水陸來犯一軍營江灘二軍分據兩岸哈國興將水兵阿桂阿里衮各將陸兵分趨兩岸東岸陸賊先至阿桂令步兵矢銃雨發而勁騎左右衝入賊大潰哈國興及海蘭察率舟師乘上游上風蹴之賊舟自相撞擊殺溺數千江水爲赤阿里衮亦敗西岸之賊三路皆捷而經略及阿里衮已病諸將議不向阿瓦惟老官屯有賊壘爲前歲額爾登額頓兵處欲取之以歲事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而我師偪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迤邐插于江柵皆鉅木入土甚深外周以三濠濠外又橫臥大樹銳其

聖武記

卷六

五

枝末外向此緬夷拒敵之長技也我軍先築土臺以大礮擊之柵木堅偶折輒補哈國興乃伐箐中數百丈老藤維以鐵鉤令敢死士夜往鉤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斧斷經略又命火攻先爲捍牌禦鎗礮一牌可護十數人昇以兩人衆挾膏薪隨之百牌齊進踰濠抵柵忽火回風反遂卻最後穴地及其柵底實火藥轟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復動蓋柵坡迤下而地道平進故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震懼柵有水門通江阿桂又撥戰艦五十越柵截其餉運賊益懼其渠帥遣人

立冊上遞緬文請和願結幕兩軍適中地親來受要約
阿桂集諸將議進止皆主和乃遣使往責以進表納貢
歸逃人反土司侵地緬則欲我歸其木邦孟養孟拱三
土司議未決賊帥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賊帥
不見別遣人出謝請如約時阿里衮已卒於軍經略又
病足退居銅壁關 上以大軍再舉再破賊已足張
國威不忍將士久冒瘴癘諭經略班師適緬首遣使十
四人賚貝葉書詣經略饋獻方物自陳請入貢遂允老
官屯之議班師遷孟拱土司于關內棄關外地留副將
軍阿桂于雲南而緬旋背約不入貢亦不還所羈官兵

聖武記

卷六

三

論者謂新街江口順流六日可至阿瓦使舍髮鳩江之
行程與攻老官屯之日力以擣阿瓦有餘劉綎白文選
再攻阿瓦皆輒破非堅城也即為城下之盟而還亦必
能制其死命稱臣請貢無反側若老官屯偏在東岸止
需留偏師羈縻之非能阻我進此與唐太宗頓兵安
市城不直趨平壤者何異是役以出師過早失天時以
頓兵堅壘失地利以多調客兵少募土勇失選士亦小
夷氣數未燔天姑少延之歟水道提綱曰雲南通緬甸
諸夷水路惟知有金沙江
可通大舟不知潞江車里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鎗竜一
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航之水經理南夷者不可
不講也三十五年老官屯目移書索木邦蠻莫孟拱三土

司副將軍檄責之緬復留我都司蘇爾相 上以緬

負險知我師限于天時地利故敢倔強 敕阿桂於

秋冬酌遣偏師擾之使奔命不暇而緬方南向用兵暹

羅阿桂請乘此大舉征緬奉 嚴譴罷免以溫福代

之明年金川反溫福阿桂皆赴四川于是暹羅滅于緬

三十八年緬目得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約遣孟逸等

入關議中國方急金川不暇問緬首孟駿旋死子贅角

牙立四十一年兩金川平緬懼請入貢願出楊重英蘇

爾相求開關互市明年出蘇爾相而楊重英不至大學

士阿桂李侍堯赴滇勘邊界益兵備四十七年其酋孟

聖武記

卷六

三

魯殺贅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孟雲孟雲者
雍籍牙季子少為僧前此兵燹皆未預聞也而值暹羅
之難乃思附中國暹羅者居緬西南海與緬世仇緬酋
孟駿于乾隆三十六年滅之而緬自連年抗中國後耗
費不貲又其土產木棉象牙蘇木翡翠碧砗玢及海口
洋貨波龍廠銅特雲南官商采買者皆閉關罷市緬加
戍東北而力戰東南其用日絀既并暹羅徵取無執乾
隆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無道推其遺臣鄭昭為主
起兵盡復舊封又與師侵緬地于四十六年航海來貢
告捷 朝廷不使亦不止也至是昭子華嗣立亦材

武緬酋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五十一年 詔

封華暹羅國王于是緬益懼五十三年由木邦齎金葉

表馴象金塔款關永貢并歸楊重英等表言已嗣國後

深知孟駁父子前罪久欲進貢因暹羅侵擾是以稽遲

乃 論暹羅罷兵五十五年遣使賀 入旬萬壽

乞賜封並乞開關市許之遣使封為緬甸國王定十年

一貢嘉慶十年秋暹羅貢表又言方出師攻緬獲捷復

頒敕諭解之是冬緬甸叩關求人貢疆吏以非貢

期卻之而西南邊自是無緬患奉貢不絕

臣源曰蠻夷之性畏威甚于懷德畏沿邊土勇甚于官

聖武記 卷六 无

兵畏鄰部之強又甚于畏中國其巢穴僻處海邊中國

孟冬出師仲春避瘴當返勢難以五月之久犁數千里

之庭故夜郎倔強悉索敝賦以奮螳臂之拒一聞兩金

川滅而震疊求貢再聞暹羅封而稽首請臣三聞暹羅

見親于中國且非貢期而貢媚蓋前明萬厯中滇撫陳

用賓嘗約暹羅夾攻緬其國幾覆李定國又嘗約暹羅

古刺將來攻緬是其傷弓覆車之戒震鄰切膚之災于

以知暹羅之大可用也次則騰越野人亦平緬勁旅彼

其水土氣力皆同非若中國之限于險遠又暹羅景邁

皆緬世仇誠能水陸並舉新街則以野人土兵為前驅

海道則以暹羅景邁為犄角使首尾不顧必可一舉殄

滅鄂爾泰不知用景邁去緬所忌始偃蹇於南徼劉藻

不知用桂家及茂隆廠而緬遂駁淫于內地及阿桂久

習滇事思用暹羅而又值 朝廷厭兵之時孫士毅

復不知用暹羅而失安南於垂得用兵者其可不中賊

所忌馭夷者其可不衆建而分其勢哉且萬厯中滇人

又嘗用孟養制緬矣孟養斷緬餉道緬酋一軍飢困垂

斃止待滇兵二千塞隴川之路而巡撫王凝檄止之使

賊得外援間道逸去致孟養反并于緬緬遂尾大不掉

夫字小者大國之仁伐交者上兵之智臣是以反復于

聖武記 卷六 辛

前代以蠻攻蠻之成效而知蚌蟪相持漁者坐利固不

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也

入緬路程 見師範 滇繫

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為囊宋為南甸土司故為

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為龍抱樹又五十里為杉

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為蠻隴又六十里

為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為邦中山又一百里為猛

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

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黃陵崗五十里至干

崖土司八十里至盞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

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騰越州南分左右之里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腊撒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腊撒至鐵壁關八十里山鐵壁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十里至南喜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馬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至於臨夷之路則有五

聖武記

卷六

三

一自騰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干崖四程至蓋達蠻哈山十程由蠻暮至猛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自隴川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轉達緬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線國一自騰東南道二程至蒲窩二程至芒市轉達鎮康舊謂古臨夷之路皆撫剿所必由惟茶山而西號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難於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時為野人所驅奔入內地今尚有早土司後裔已為齊民其地閉塞不通久矣至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猛卯出天馬關陸路多於水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濫

聖武記 卷六

又五十里而蔓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蠻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布亞七十里而章谷洞三十里而尼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船兩日即抵阿瓦歷彥得上樂謬直埂至阿瓦約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兼行不過九百里耳而明將軍征緬由木邦出天生橋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徑叢出深入無繼必至潰散傳經略由萬仞關四十里歷猛弄蠻理止丹來戛南盤河又三十里出戛鳩渡江十里蠻乃三十里蠻報又三十

聖武記

卷六

三

里麻里而至猛拱百五十里南烏賴三十五里沙河三十里深溝又六十里而至孟養其地至阿瓦甚遠且路徑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師而駐老官屯其路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怕河歷猛允猛暎而至新街趙宏榜所收績處也南行即為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我軍偪其東寨而駐故有造船之議謂元人征緬以此取勝也要在熟悉地勢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於操舟舟之頭尾多置西洋大礮施轉如飛趙宏榜新街之敗為

一一九五

其礮所擊潰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駐兵江岸時月夜見江中出數象象背載數十人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載戰兵古所未聞并志之以諭知兵者

聖武記

卷六

三

乾隆征撫安南記

黎氏自明以來世王安南順治十六年王師定雲南國王黎維禔遣使至軍康熙五年繳所受明桂王勅印詔封維禔安南國王時莫元清尙據高平亦受都統使職屢構兵六年黎維禔襲奪高平莫元清率三千口走雲南七年朝廷諭黎氏以高平泗州還元清十三年吳三桂叛維禔復乘間攻取高平於是安南盡歸黎氏自後請六年兩貢並進六傳至維禔而有阮氏之亂初明嘉靖中安南爲莫登庸所篡國王黎維禔走保清華至孫維潭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穩阮口

聖武記

卷六

四

之力世爲左右輔政後右輔政鄭氏乘阮死幼孤兼攝左輔政專國事而出阮氏于順化號廣南王由是阮鄭世仇構兵及黎維禔權益下移僅守府棟遂殺世子據金印有篡志而忌廣南之強乃誘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滅廣南王于富春阮惠自爲泰德王鄭棟自爲鄭靖王兩並抗黎王無如何也安南所都曰東京卽交州唐都護治所而以廣南順化二道爲西京卽古日南九真地中隔海口世爲廣南阮氏割據兵強於安南乾隆五十有一年鄭棟死子鄭宗鄭幹內閹幹遣其臣貢整請廣南兵以滅宗于是阮氏復專國黎維禔嫡以兩郡且

妻以女。明年維禎卒。嗣孫維祁立。阮惠盡取象載珍寶歸廣南。使貢整留鎮都城。貢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奪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廣南要奪其輜重。阮惠歸治城池于富春壘。而使其將阮任以兵數萬攻貢整于國都。整戰死。維祁出亡。阮任遂據東京。四守險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二年夏。阮惠復以兵誅阮任于黎京。而請維祁復位。維祁知其叵測。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盡毀王宮。挾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黎京。有高平府督阮輝宿者。扈嗣孫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遠遁。至博滄溪河。廣西太平府龍州邊也。冒死涉水。

聖武記

卷六

美

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盡為南岸追兵所害。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先後以聞。且言推因于奪惟上所命。上以黎氏守藩奉貢百餘年。不履乘危利其土地。宜出師問罪。以興滅繼絕。先置其家於南寧府。遣其陪臣黎何阮廷枚等回國密報嗣孫。安南地東距海。西接老撾。南與占城隔海。北連廣西。雲南東西千有七百餘里。南北二千有八百里。有五十二府。其十二府為土司所居。實止四十府。共分十三道。此時未陷者清華道四府十五縣。宣光道三州一縣。興化道十州二縣。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道四府十二縣。山西道五

府二十四縣。京北道四府二十縣。太原道三州八縣。其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縣。海陽道四府十九縣。惟廣南順化二道本阮酋巢穴。又據高平一府。諒山一府。七縣。二道以捍遏內地。上命孫士毅移檄安南各路。示以順逆。早反正。時維祁弟維祉。維祉皆出避難。維祉死。宣光城維祉由京北波蓬廠來投。孫士毅以維祉有才氣。欲令權攝國事。上慮其兄弟日後嫌疑不許。乃令土田州岑宜棟護維祉出口。號召義兵會阮廷枚等以嗣孫復書至。乞轉奏。于是安南國土司及未陷各州官民爭縛偽黨獻地圖。又關外各廠義

聖武記

卷六

美

勇數萬。皆乞餉團練。請為嚮導。時阮惠兄弟亦啟關請貢。以其國臣民表至。言黎維祁不知存亡。請立故王維禎之子翁皇司維禎主國事。并迎其母妃回國。上知阮惠欺維禎愚懦。易與。狡計緩師。令孫士毅嚴斥之。安南進兵路三。一出廣西。鎮南關為正道。一由廣東。欽州。泛海過烏雷山。至安南海。東府為唐以前舟師之道。一由雲南。蒙自縣。蓮花灘。陸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師之道。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關。以八千直搗王京。以二千駐諒山。為聲援。其雲南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取道開化。應之馬白關。踰兗河。入

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鎮較沐晟舊路稍近雲貴
總督富綱請行 上以一軍不可二帥令駐邊外都

道餉運十月末粵師出鎮南關 詔以安南亂後勞

瘠不堪供億其運餉內地滇粵兩路設臺站七十餘所

王師所過秋毫無擾孫士毅許世亨由諒山分路

進諒山即宋廣州秋總兵尚維昇副將慶成率廣西兵

總兵張朝龍李化龍率廣東兵時各土兵義勇隨行聲

言大兵數十萬各守隘賊望風奔遁惟扼三江之險以

拒十一月十三日尚維昇慶成以兵千餘五鼓抵壽昌

江賊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橋斷皆超筏直上賊霧中

聖武記 卷六 三

自相格殺我兵遂盡渡大蹂大膊張朝龍亦破賊柱石

十五日進軍市球江江濶且南岸依山高於北岸賊據

險列礮我師不能結筏諸將以江勢繚曲賊望不及遠

乃陽運竹木造浮橋示必渡而潛兵二千於上游二十

里溜緩處小舟宵濟十七日我師乘筏薄岸相持正急

適上游兵已繞出其背乘高大呼下擊聲震山谷賊不知

王師何自降瓦解潰北十九日薄富良江江即在國

門外賊盡伐沿江竹木斂舟泊對岸然遙望其陣不整

知衆無固志乃覓遠岸小舟載兵百餘夜至江心奪其

戰艦一遂載兵二百餘許世亨親帥之渡江復奪小舟

三十餘更番渡兵二千分擣賊營賊昏夜不辨多寡大

潰焚其十餘艘獲總兵侯伯數十黎明我師畢濟黎氏

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孫士毅許世亨入城宣慰而出

城環土壘高不數尺上植叢竹內有磚城二則國王所

居宮室蕩盡而黎維祁匿民村是夜二鼓始出詣營見

孫士毅九頓首謝捷聞初王師之出也 上慮事成

後冊封往反稽時致王師久暴露于外先命禮部鑄印

內閣撰冊郵寄軍前孫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 詔

冊封黎維祁安南國王並馳報孫永清歸其家屬維祁

表謝請于乾隆五十五年詣京祝八旬萬壽 詔侯

聖武記 卷六 三

安南全定維祁能自立許來朝是役也乘思黎之舊民

與各廠之義勇先驅鄉導又許世亨二張等皆新自臺

灣立功之戰將故得以萬餘兵長驅深入不匝月而克

復國都其雲南烏大經之兵尙未至也 詔封士毅

一等謀勇公許世亨一等子諸將士賞賚有差時阮惠

已遁還巢穴孫士毅謀造船追討孫永清奏言廣南距

黎都又二千里用兵萬人設糧站即需運夫十萬與鎮

南關至黎城等 上以安南殘破空虛且黎氏屢世

孱弱興廢未嘗非運數既道遠餉艱無曠日老師代其

搜捕理 詔卽班師入關而孫士毅貪俘阮爲功師

不卽班又輕敵不設備散遣士兵義勇懸軍黎城月餘
阮氏謀知虛實於歲暮傾巢再舉襲國都而我師方信
其來降之誑詞晏然不知也明年正月朔軍中置酒張
樂夜忽報阮兵大至始倉皇禦敵賊皆象載大礮衝陣
我師衆寡不敵黑夜自相蹂躪黎維祁挈家先遁滇師
聞礮聲震天亦退走孫士毅奪渡富良江卽斬浮橋以
斷後由是在南岸之軍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以下
官兵夫役萬餘皆擠溺死焉士毅走回鎮南關盡焚弃
關外糧械火藥數十萬士馬還者不及一半其雲南之
師以黎臣黃文通嚮導得全返黎維祁母子復來投奏

聖武記

卷六

五

聞 上以士毅不早班師且阮惠已敗復來必非且
夕所能糾合何漫無籌備致挫國威損將士命穢職來
京待罪以福安康代之阮惠既踞安南自知賈禍大懼
王師再討又方與暹羅構兵恐暹羅乘其後敏關謝罪
乞降改名阮光平明史安南國王皆有二名遣其兄子
光顯資表入貢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國敵國非君臣
且蠻觸自爭非敢抗中國請來年親觀京師并願立廟
國中祀死綏將士又問暹羅貢使將入京恐媒孽其短
乞 天朝勿聽其言福康安先後以聞 上以維
祁再奔其國并册印不能守是天厭黎氏不能存立而

阮光平既請親觀非前代莫黎僅貢代身金人之比且
安南自五季以來曲矯吳丁李陳黎莫互相吞噬前代
曾郡縣其地反側無常不足厪南顧之憂乃允其請其
黎維祁賞三品銜編旗安置京師五十五年阮光平來
朝祝釐宴熱河山莊班親王下郡王上賜冠帶受封歸
次年擊敗黎維祉及萬象國之師來獻捷五十七年三
月卒子阮光纘嗣立年十有五 上以阮邦新造人
心未定且阮岳尙在廣南吳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國疑
防有變動特調福康安雲貴總督備邊又遣按察使成
林諭祭並密偵其國成林旋以國事确定聞乃止初阮

聖武記

卷六

四

氏世王廣南以順化港爲門戶與占城暹羅皆接壤西
南瀕海有商船飄入港者非西風不得出輒沒入其貨
卽中國商船偶入亦倍稅其半故紅毛暹羅占城諸國
商船皆以近廣南界爲戒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國國用
虛耗商舶不至乃遣烏艚船百餘總兵十二以採辦軍
餉爲名多招中國沿海亡命啗以官爵資以船械使嚮
導入寇閩粵江浙嘉慶初各省奏禽海盜屢有安南兵
將及總兵封爵勅印 詔移咨安南尙不謂國王預
知也暹羅既與廣南積怨會黎氏甥農耐王阮福映者
本名種此 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兵克復農耐勢
其改名

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嘉慶九年兩廣總督倭什布奏言安南夷艇由順化港而入瓊州洋面緣順化為安南富春門戶富春其國都也案此乃西都非東都并縛獻海賊莫扶觀等皆中國奸民受安南東海王及總兵偽職又上其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金印是為嘉慶四年 詔以阮氏父子臣事 天朝乃招納叛亡藪奸誨盜負恩莫大今國都冊印不保滅亡已在旦夕足徵傾覆之不爽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南關勒兵備邊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七年十一月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構兵始末為先世黎氏復讎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案明史占城老撾者古越裳地則農耐當與接壤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在廣南之西 聖武記 卷六 聖

詔封越南國王初乾隆五十四年黎維祁之安置京師也其舊臣黎何等四人堅不雜髮易衣冠且言國王弟維祉與其宗黨舊臣屯聚自保義師甚眾欲出關圖恢復 上以阮光平既歸順錫封無更張理而黎何等流離播遷不以盛衰為去就尚忠于所事特勅阮光平送出黎維祗妻妾弟妹毋俾失所事未行及嘉慶七年阮光纘滅于是 詔黎臣懷故土者隨黎維祗遺櫬歸國蓋新阮篡黎十餘年而復滅于舊阮今修職貢者非復前日阮氏云

臣源曰安南形勢西都強于東都故黎莫二阮迭興皆先據清華順化者勝當大兵之分道入安南也其正兵由廣西出關直走東都其奇兵當由廣東欽州海道入順化海口以覆其巢穴或由雲南孟氏土司地趨安南之水尾州造船直襲廣南順化并傳檄暹羅許其報怨夾攻分地則阮氏棄東都後走無所歸必可成禽而絕後患若近北而為沐晟蓮花灘之路再北而為烏大經馬白都竜之路距賊舊巢益遠故兵至國都不能復進考明征安南三次其後二次沐晟亦山水尾州進蓋其時將帥諸臣止議夾攻國都之賊而未計及傾巢掃穴云然天厭黎氏假阮氏為驅除 聖朝初無利其尺土一民之心繼復申班師速歸之諭以彼鄰敵外侵舊黎內訌使諸臣能悉稟廟謨從事固再舉而版圖可擴乃 天朝雖縱舍之而彼亦旋為暹羅所覆地為越南所并栽培傾覆先天不違視明代再征安南興師數十萬而俛得俛失者其事倍功半又何如也

明一統志曰入交道三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山廣東則川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東道宋行之雲南道明始開廣西亦分為三從憑祥川人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城融驛復經脫期州北一日至諒山府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險徑半日至鬼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鹿村一日至保祿縣半日至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

聖武記

卷六

聖

至思陵州過辦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中
黎季葦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
濟師又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洞山路
險惡亦渡昌江一風眼縣又分二道一自龍州入者一
之南平橋臨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
社又分爲二道一由文淵州一由徑右隴縣北
山徑鬼門閣平地四十里渡昌江一由徑右隴縣北
南沿江亦至安越縣之市橋江北岸一由徑右隴縣北
又社西一日亦至安越縣之市橋江北岸一由徑右隴縣北
地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市橋江北岸一由徑右隴縣北
岸隨處皆可濟師一由徑右隴縣北岸一由徑右隴縣北
處隨處皆可濟師一由徑右隴縣北岸一由徑右隴縣北
等縣渡富長江以入交州之右隴關下程瀾峒循
由蒙白經蓮花灘入交州之右隴關下程瀾峒循
洪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
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二日至清波

聖武記

卷六

聖

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即富其北爲
宣化江二日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三日其
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城自興化一日
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自鶴城自興化一日
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化州又二日至平源州又
府又五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城自興化一日
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若廣東海
道自廉州若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
之海東府若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
州白龍尾二日沿海岸行則烏雷山一二日可抵交
一府至廟山廟山一日至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以禦
東海者又二日自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以禦
元兵者又二日自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以禦
陽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
支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
至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
等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
則取古齋又取古陽孫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

聖武記 卷六

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人其自多漁海口而入者
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湖洪江至快州經鹹
子關以入多漁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與
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海口由富長江以入此海道
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荆門南策上洪下洪
順安快州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港穿達迤邐數
多平底淺舟不能入故交人

聖武記

卷六

聖

聖武記卷七

邵陽魏源撰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有觀于西南夷者曰曷謂苗曷謂蠻魏源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獞之黎黔楚之猺四川之楚之生番雲南之猺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為羈縻州在元為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

聖武記

卷七

一

明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強則羣苗亦供其指喉明代播州蔣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為治亂 國初因明制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

康熙三年吳三桂督雲貴兵兩路討水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設黔西平遠大定威寧四府 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而分兵扼大方邊其衝逸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于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為陸廣于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諜訊知其狀 三藩之亂重哨土司兵為助及叛整兵入援圍乃解 藩戡定餘威震于殊俗至雍正初而有改土歸流之議

初明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去川遠去滇黔近烏蒙東川近滇烏撒鎮雄播州近黔嘉靖中雖改芒部為鎮雄府旋因隴氏之亂仍革流歸土雖命東川兼聽雲南節制仍不屬滇而屬川惟萬歷中改播州為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蜀其餘各土司則皆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僅數百里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蠻不耕作專劫殺為生邊民世其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極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盡雍正初 世宗憲皇帝

聖武記

卷七

二

勤求民瘼鯨寡有辭于苗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即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

計兩土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昏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尙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寧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外餘皆土目橫于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南與黔之普安州迤江互相斗入苗寨寥瀾文武動輒援應以江北歸黔江

聖武記

卷七

三

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滇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遂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距其中羣砦環其外左右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勦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

州宜治之邊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獠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 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寇即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

聖武記

卷七

四

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諸不法土司悉改流而羣苗亦先後歸順其治川邊諸土司也初以烏蒙鎮雄兩土府相狼狽而東川六營土目附和之四年夏先革東川土目卽進圖烏蒙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鎮雄土府隴慶侯皆年少兵權皆握于其叔祿鼎坤隴聯星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東川招降祿鼎坤惟祿萬鍾制于漢奸約鎮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魯甸鄂爾泰遣游擊哈元生敗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擣烏蒙連破關隘賊遂走鎮雄鄂爾泰復招降隴聯星而祿鼎坤亦以兵三千

攻鎮雄之脅兩酋皆遁四川于是兩土府旬日平以烏
 蒙設府鎮雄設州又設鎮于烏蒙控制三屬時四年十
 二月也初爾泰閱兵貴州奇游擊哈元生才攜赴東川
 委以烏蒙鎮雄之事元生故材武膽略絕人感爾泰知
 遇奮冒矢石屢立功至大將平西南夷多其力其東川
 法戛土日祿天祐烏蒙米貼土日祿永孝尙各據巢患
 邊六年春遣兵破禽法戛又遣副將郭壽域以兵三百
 捕米貼賊逃渡小金沙江糾四川沙馬司及建昌涼山
 各夷獠數千潛回襲陷官兵爾泰遣總兵張耀祖參將
 哈元生三路搜討 詔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爾泰

聖武記

卷七

五

節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郎諸土司
 地直抵建昌袤千餘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并禽雷波
 土司楊明義而哈元生回軍復敗阿盧土司之衆數千
 屯東川歲收二萬餘石課礦歲萬金資兵餉事甫定
 而八年秋復有烏雄鎮之變初祿鼎坤之降也觀襲土
 職故調遣無不聽命先送妻子質省城而自率土兵從
 征鄂爾泰賞守備以禽賊檄攬壩功擢河南參將入
 京獻見怏怏失望其子祿萬福乞回魯甸治產見
 總兵劉起元軍律不肅陰會其舊部謀變時烏蒙商民
 萬計有險可扼且賊止標弩無大礮而劉起元惟媮餒

賄和賊遂陷鎮城盡戕兵民徧煽東川鎮雄及四川涼
 山蠻數萬叛鄂爾泰奏言臣用人僨事請別簡大臣總
 督三省暫假臣提督將兵討賊雪憤 上慰留之爾
 泰調官兵萬餘土兵半之三路進攻先令總兵魏翥國
 率兵二千七日馳抵東川得不陷而魏翥國旋為祿鼎
 明刺傷時鼎坤妻子及弟留滇省城鼎明力求赴軍招撫及至東川見賊勢已盛亦即遣其奴陰煽內
 外為官兵所獲鼎明遂拔刀笑刺傷魏翥國被禽乃盡下祿氏妻子于獄乃以官祿代魏翥
 國烏蒙委總兵哈元生副將徐成貴而鎮雄則委參將
 韓勳勳以兵四百扼奎鄉敗賊四千連破四寨次三日
 復以兵千五百敗賊八千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其烏

聖武記

卷七

六

蒙一路哈元生以千餘兵先至得勝坡遇賊二萬其黑
 寡暮末二渠皆萬人敵黑寡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左
 格槍右拔矢應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即竿揭二首以進
 賊奪氣再戰再捷進至倚那岡賊數萬連營十餘里我
 兵三千土兵千夜設伏賊營左右而嚴陣以待黎明賊
 數路來犯不動將偪陣礮起大呼奮擊山後伏兵左右
 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即日
 抵烏蒙軍聲大振賊望見元生旗即反走時元生兵不
 滿六千即分兵一由魯甸通東川一由龍洞山接鎮雄
 復四出搜剿而提督張耀祖總兵官祿擁兵萬有二千

屯東川不進時賊踞魯甸巢穴而扼三關為門戶三關者大關伐烏關沙豆關也爾泰恐元生軍孤急檄東川兵四千渡江赴元生軍而韓勳亦以鎮雄兵來會連奪三關之險鄂爾泰先檄川兵扼涼山及金沙江走路時祿萬福兄弟族黨盡匿東川巧家營張耀祖遣兵三千惟責令縛獻不應爾泰檄徐有貞一戰悉禽之祿鼎坤亦自河南逮至訊實伏誅乃增烏雄鎮額兵四千以徐有貞鎮之以蔡成貴代張耀祖而逮官祿治罪擢哈元生貴州提督韓勳古州鎮總兵其治滇邊諸夷也先劾雷益土州安于蕃鎮沅土府刁泮及赭樂長官土司威

聖武記

卷七

七

鄂爾泰于六年五月先檄車里土兵截諸江外官兵各持斧鉞開路焚柵澗溝以盾禦弩以滾龍收竹籤連破險隘直抵孟養據蠻坡通餉道其六茶山以攸樂為最大凡四十餘寨窮日力不能徧搜一籌及搜至而賊又他遁乃用降夷鄉導以賊攻賊于是深入數千里無險不窮無渠不獲惟江外歸車里土司江內民夷數萬改流設汛銀廠鹽場以充俸餉升普洱為府居中控制移元江協副將駐之于思茅橄欖壩各設官戍兵以扼蒙緬老撾門戶是秋復殄橄欖壩叛黨于是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歲糧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

聖武記

卷七

八

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改流以威遠廳同知劉洪度權知鎮沅府而刁氏之族舍土目不肯獻所占民田煽糾威遠黑猓于五年正月夜圍府署縛劉洪度于柱而戕之旋為官兵所殄其逸誅者于次年春夏多暴病見洪度奮擊而死 詔祠之于是盡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安置并搜剿黨逆之威遠新平諸猓冒瘴突入禽斬千計而我將士亦患瘴死二百餘又進剿瀾滄江內孟養茶山土夷印明王驥兵十二萬大舉再征諸蠻驚謂自古漢兵所未至者也其時不先截江外走路繼不設官戍守僅立石界江是以兵至則遁緬甸兵退則還巢穴

是乘威招服東西南三面廣順定番鎮寧諸邊生苗六百八十餘寨地方九百餘里鎮寧永寧永豐安順諸生苗獠狎千三百九十八寨五千九百戶直抵粵界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致古州八萬土沃夷淳隔於諸苗不能嚮化三省中梗古州者有裹有外裹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即元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餘里戶四五千口二萬餘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為古州江由此東西南北各二三百里為外古州約周千二三百里戶數千

聖武記

卷七

九

口十餘萬可敵兩三州縣環黔粵萬山間 奧而曠沃而衍榛狃而淳樸別有天地為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踞其中倚山而川俯視全境相傳孔明駐軍之所四周土垣尚存張廣泗守黎平悉其形勢議置鎮諸葛營居中控制而其門戶為都勻八寨八寨不服則丹江清江古州皆不可圖乃于六年夏先創八寨以通運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負固之雞講五寨苗窟伏山箐無所得食相繼赴軍乞降飲血刻木埋石為誓明年乘勝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時九股苗為漢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額將歲倍且江深崖險兵不能

入及官軍至以農忙佯乞撫廣泗亦佯許之而潛舟宵濟扼其接竄突擣其巢又敗其夜劫營之賊填濠拔檣冒險深入苗四山號泣縛曾文登以獻于是清水江丹江皆 奏設重營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餘赴湖南市鹽布糧貨往返倡道民夷大怵估客雲集古州自昔奧樸自 國初吳三桂死偽將馬寶兵由楚竄滇取道古州諸苗遮獲其大砲重甲火藥由是械鬪日獷狠而上下江尤甚上江為來牛定且下江為溶洞當廣泗初至苗皆謂官兵不能久依違從撫及聞諸葛營建城堡遂羣起拒命八年秋苗潛謀劫營官兵夜半集

聖武記

卷七

十

苗船數十束為浮橋攻其不備勒繳槍刀甲弩萬有二千又進攻上江之來牛定且苗夜聞繞寨人馬聲視之寂然如是者三及五鼓甫寢而兵至禽斬四千獲砲械無算其下江溶洞之深遠大箐危峰障日皆伐山通道窮接窟宅神焦鬼爛百里內外咸震毓負弩絡赴乃徧勘上下江濬灘險置斥堠通餉運其都江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惟隔陸路五十餘里開通則二江為一乃突擣梗頑奪地闢險于是楚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古州大定初 上以廣泗招撫古州不煩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撫及紛紛用兵慮生事七年遣侍讀春山牧

可登至軍察之并頒犒師銀十萬兩鄂爾泰約廣西巡撫金珙赴貴陽會籌邊事乃議黎平府設古州鎮而都勻府之八寨丹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爲古州外衛後復改清江協爲鎮與古州分轄其治粵夷也先收土司次治土目初泗城土府岑映宸富強不法當會勘時聚兵四千分營江北以震民夷及聞烏鎮改流之信始星夜徹兵五年夏鄂爾泰按部安籠鎮收其勅印勒回浙江割江北地隸黔設永豐州此外梧柳思慶諸土目積案如山邊民爭備糧請兵六年八月首討思陵州之八達寨扼其餉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礮

聖武記

卷七

土

所能及漸轟進偏賊窘急斬土目顏光色兄弟以獻尙閉寨不出遂爲官兵所燬前此廣西游擊常顯虎以兵三千剿撫兩月屢屐無功者也八年復檄討思明土府所屬之鄧橫寨三路進攻一鼓而克亦前此廣西總兵齊元輔按兵數千招撫半載無功者也于是遠近土目爭繳軍器二萬餘巡邊所至迎扈千里三省邊防皆定其湖廣苗接黔者于五年張廣泗會湖南副將劉策名有謬沖花苗之剿七年銅仁知府姚謙率苗目田金保有徧招楚界諸苗之役惟四川重慶府屬之酉陽土司冉元齡與湖廣容美土司田旻如均以不法爲邊民所

懇願請改流且酉陽距重慶十八站距貴州銅仁不及三百里其所屬土目至銅仁僅百餘里舊隸黔改隸蜀與容美恃遠自恣鄂爾泰奏請二土司暫改隸黔乘威招諭可不煩兵而服 詔湖廣四川督撫圖之于是湖南按察使王柔總兵劉策名赴苗疆宣諭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後 奏改郡縣惟容美稍用兵而永順彭氏則自請獻土優獎回籍四川天全二宣慰已于五年爲岳鍾琪劾革至是西陽繼之西南民夷稍息肩焉又于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路凡十六驛省舊驛者五濬榔州至桂林 之河一水直達

聖武記

卷七

土

聖闢汗萊焚烈山林久荒之土畝收數倍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栗世或以鄂爾泰督雲貴時屢奏慶雲爲疑臣源曰漢元狩中初開犍道彩雲見南中遣使迹之雲南以此得名見雲南通志及顧炎武肇域志又滇黔交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統兵演礮而過至今瘴滅大半見滇自有天地以來卽有西南夷曷嘗有四面雲集之王師曷嘗有萬雷轟烈之礮火陽被陰伏則爲瘴癘陰隨陽解則山澤之氣不得上升升則不得不爲縹緲空五色之祥雲其占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萬物昭蘇臣謹以鴻範五行對彼鄂爾泰者不陳明其所以然

而徒予世人以少見多怪也

聖武記

卷七

十三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苗疆之初戡定也 世宗嘉鄂爾泰之勞錫封襄勤伯世襲罔替九年冬入為武英殿大學士以高其倬代之十年 命鄂爾泰經略西邊出巡阿爾泰巴里坤旋 命張廣泗代岳鍾琪為寧遠副將軍防西路以元辰成巡撫貴州十二年哈元生進新闢苗疆圖志以尹繼善督雲貴而復有黔苗之變初苗疆闢地二三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增營設汛凡腹內郡縣防兵大半移戍新疆又鄂爾泰用兵招撫止及古州清江未及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輒稱台拱願內屬巡撫元展成易

聖武記

卷七

十四

視苗疆遠于十年設營駐兵時秋稼未穫苗佯聽版築而日夜刈穫甫畢即傳集上下九股數百寨叛圍大營并扼排略大關之險以阻餉道排略距台拱十五里乃台拱咽喉也營中樵汲皆斷掘草根死守彌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覲回黔十一年春進軍台拱攻賊于番招之蓮花聖聖窟萬山巔四面削箐糗支二載官兵六路破之設戍其上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糧不善遠近各寨蠢起徧傳木刻妖言四煽省城大吏尚不之信也總兵韓勳破賊古州之王家嶺賊復聚集清江台拱間號召口眾番招屯復圍于賊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不合倉

卒調兵五千盡付副將宋朝相領之赴援半途困于賊
賊探知內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備空虛于是乘
間大入陷凱里陷重安江驛陷黃平州陷岩門司陷清
平縣餘慶縣焚掠及鎮遠思州而鎮遠府治無城人心
洶懼台拱清江各營汛亦多為賊誘陷逆氛四起本省
兵徵調殆盡奔救不遑驛路四隔省城戒嚴四月哈元
生乃以親兵三百自出督師扼清平之楊老驛賊聞提
督親至意必有重兵故不敢犯平越都勻以上六月

詔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剿特授哈元生揚威將軍
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 命刑部尙書張照為

聖武記

卷七

五

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時尹繼善已遣
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粵兵亦繼至生苗見各路援
兵漸集各據掠回巢棄城弗守元生進軍凱里檄各鎮
克復諸城又合攻重安江賊以開滇師之路生苗既回
巢穴則糾眾攻圍新疆各營汛阻截運道于是台拱清
江丹江八寨諸營復同時告急時廣西兵八千已至古
州廣東兵餉亦晝夜泝流而上湖廣兵先後集鎮遠界
元生遣古州鎮韓助攻燬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
蒙貢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羅以通清江一走都勻
援八寨而八寨協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六百餘及頭

日三十餘冒功于是苗逃歸播告徒黨詎盟益堅多手
及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五月陷青溪縣
城而清江之柳羅都勻之丹江自春夏被圍半載糧盡
援絕至是九月圍始解初張照奉 命赴苗疆且令
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鎮遠則密奏改流非策致書諸將
首倡棄地之議且袒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楚
粵官兵皆隸芳麾下旋議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
兵隸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粵兵隸董芳于是已進之兵
紛紜改調互換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將村寨道路盡畫
上下界文移辨論致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賊乘間

聖武記

卷七

末

復出焚掠清平黃平施秉間紛紛告警官軍顧此失彼
疲于奔命是冬湖廣總督張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
罪願革職効力軍前不許鄂爾泰疏辭伯爵并請解任
調理許之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
關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十四
年八月 世宗崩 高宗卽位召張照德希壽還
十月授張廣泗七省經略哈元生以下咸受節制旋逮
張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廣泗奏言張照等所
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為二而合生苗熟苗為一也
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眾而復毆之使合且各路

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眾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為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換其黨羽惟有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廣泗乃調全黔兵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大路簡選將士而授方略以精兵四千餘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而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

聖武記

卷七

七

期並舉號令嚴明所向克捷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排剿抗拒逆寨罔不焚蕩剷削其遺孽盡竄牛皮大箐箐園苗巢之中盤亘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勻八寨東清江台拱危巖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泥潦蛇虺所踰雖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故首逆諸苗咸藪伏其中恃官兵所萬不能至俟軍退復圖出沒廣泗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外以截遁逸如陸網獸漁竭澤重重合圍以漸進偪自四月至五月將士犯瘴癘冒榛莽靡奧不搜靡險不剔并許其黨自相斬除罪由是懲魁罔漏俘馘萬計其

飢餓顛隕死厓谷間者不可計數蓋窮開闢以來人迹不至之區天日不臨之地而大蒐采入山澤不能匿汗從來鬼方撻伐未有滌盪廓清若斯之烈者也廣泗原等之捷斬獲萬餘而袁枚文言餓死四十餘萬又箐巨數百里而僅言三里又逆止黔苗而言三省苗獮一空其無稽類如此六月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涉秋徂暑先後掃蕩共燬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獲銃礮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標甲十有四萬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戍之 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

聖武記

卷七

六

官胥之擾其苗訟仍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以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世襲輕車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岡猺城步橫嶺苗與廣西猺同叛總督班第使鎮筵總兵劉策名以兵五千進剿以五千應援 詔廣泗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後斬馘五千餘俘五千餘于十二月班師鄂爾泰卒于乾隆十年以開闢西南夷功配享 太廟 臣源曰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鄂爾泰受 世宗曠世之知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其祀于大烝也宜哉始

府土州之承襲隸吏部凡土司貢賦或比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各因其土產穀米牛馬皮布皆折以銀而會計於戶部

聖武記

卷七

七

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經黨壩而入土司境頗深濶是為大金川其一儻納水源較近是為小金川皆以臨河山有金礦得名二水均自東北而西南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為寧遠府之若水至會理州為金沙江亦名瀘水隋始置金川縣即漢冉駹外徼唐維州地也明隸雜谷安撫司萬山叢轟中遶洶溪皮船竿橋曲折一綫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砌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眾其

聖武記

卷七

七

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澤旺懦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于故地明年又改革布什札及明正兩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進剿 上以雲貴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調督四川進屯澤旺所居美諾官寨而以其弟良爾吉從征時莎羅奔居勒烏圍一作勒烏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庄一作噶拉依地在大河之東而

河西亦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兩路一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入攻河西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以兩路攻噶爾崖河西亦分三路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蒞阻險不前復請增兵萬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因土兵降番通賊戰死惟總兵任舉力攻昔嶺連奪礪卡亦未大捷上乃命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于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岳鍾琪由黨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爾崖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崖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

聖武記

卷七

三

戰死自是不敢專政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凌已上故以軍事准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良爾吉者本與阿扣通莎羅奔令與阿扣爲夫婦其繫澤旺奪印與地皆良爾吉之謀甚不利官軍之助小金川也專爲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爲備所向扞格岳鍾琪密奏之而張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不疑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十餘賊噪而下我兵三千皆潰詔責岳鍾琪傅爾丹皆以宿將起用于廢棄之中未開發一謀出一策鍾琪奏廣泗專主由昔嶺卡撤進攻

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崖距賊巢尙百餘里黨壩至勒烏圍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搗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名爲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恐生他變會訥親亦劾廣泗老師糜餉各事上逮張廣泗入京而

命大學士傅恆代訥親經略是冬張廣泗至京廷訊責以挾私觀望之罪抗辯不服怒斬之命訥親覆奏先後嘖嘖萬言無一要領惟急請回京陛對上又以其祖邊必隆之劔郵寄軍前賜死十二月傅恆至軍則斬良爾吉王秋阿扣以斷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剿十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于雜谷許應虎失機于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礪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鬪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偏卡以礪逼礪之法無如賊礪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

聖武記

卷七

三

攻礮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于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于礮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礮銳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快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礮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礮難于克一城。即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礮計半月旬日得一礮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礮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

聖武記

卷七

三

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礮勿攻繞出其後。卽以圍礮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既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搗入則守礮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撤爲進嚙爾厓正道嶺高溝窄。臣旣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撤。且瀘河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

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首無所恃其險矣。至于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澤旺與賊讎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後綽斯甲等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什乍兵銳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礮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卽使毀除而賊又于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礮毀礮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礮猶以爲官兵狃

聖武記

卷七

三

于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礮。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間報捷。初上以土司小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失任舉良將已不釋于懷。及是聞其地險力艱不足殫師旅益恨訥親張廣泗之不早以實聞也。且屢奉 皇太后息武寧邊之諭。遂命傅恆頒師還朝。傅恆復奏言金川軍事誤于初起之時。蠻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汙于今若復輕率蒞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將無寧日。使賊境果非人力可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

但審度形勢賊礪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礪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礪而內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礪一面各攜兩旬乾糧由背嶺中峰直抵礪爾厓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顏以返內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削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

上已決計罷兵恐傳恆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堅欲成功復寄諭反復數千言且謂蕞爾土司卽掃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獻俘則必懸首藁街非所以示受降之信如此時已就執可於四川中途釋歸故巢

聖武記

卷七

五

時傳恆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礪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鍾琪乞降惟畏死不敢出初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于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頂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酋泥首壇前傳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額誓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凶首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

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二月四日奏聞
詔封傳恆一等威勇公復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碑太學以鍾琪之佐經略比李愬之于裴度云初上聞金川礪險因于京師香山設石礪造雲梯簡羽林伏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兵二千命傳恆統之以行次年遂卽其地立健銳營以時訓練有征伐則皆以此勁旅制勝其築礪者卽金川番兵也是役因壘卽降故兵未血刃而凱旋然三十六年小金川復叛時詔書亦以爲前次寬大受降未甚懲創所致深悔姑息卒草薙禽獮之而後已

聖武記

卷七

五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 朝廷示用兵不
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不欲黷武于荒徼而賊
恃其未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兒子即卡主土司事漸
桀驁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于吉地總督
開泰檄諭而即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 詔總督
阿爾泰微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
司侵地即以安撫司印給即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姻
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
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

聖武記

卷七

七

金川而地相逼者莫如綽斯甲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
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為奸諸小
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即卡
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桑格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
六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桑格亦再攻鄂克
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桑格遂與官兵戰
事聞 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
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
載不進罷其職既而賜死 命大學士溫福白雲南
赴四川以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為總督共討賊溫福由

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時僧桑格割地求
援于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 上命官兵先剿
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
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林遣將
薛琮等將兵三千裹五日糧入墨壘溝賊截其後路我
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洩水歸者僅
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為參
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濟連奪險隘遂
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桑格已送其妻妾于大
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

聖武記

卷七

七

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
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 上以賊酋同惡相濟宜一
舉並滅乃 命溫福為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為副
將軍溫福阿桂奏言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
分合不常其實祇有六路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崖為
主一為喀爾薩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崖約五程
為傳恆進兵之路一為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抵勒烏
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為岳鍾琪進兵之路
前後三載未踰寸步一為僧格桑由美諾抵噶爾崖六
七程即總兵馬良柱之路一為革布什一為馬爾邦皆

距噶爾崖五六程險狹難行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勒烏圍三程至噶爾崖亦三程均隔大河湖寨林立難攻此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勒烏圍僅二程山路較平今既得美諾即當由喀爾薩正路進兵其俄坡一路既有綽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侵地可爲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是溫福由功噶入阿桂由當噶入豐伸額由綽斯甲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溫福剛愎不廣咨方略惟襲訥親張廣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

聖武記

卷七

五

修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于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即派兵撲碉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參贊五岱及色布騰巴爾珠先後密奏 上尙未之信而木果木之難作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祇欲圖并小金川地故挾以號召六月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溝出煽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頓不進遂蠢起應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即潛兵襲木果木溫福尙不嚴備山後要隘賊突薄大營先奪礮局斷汲道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爭趨入大營溫福堅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堤于是

軍心益震賊四面蹂入溫福中鎗死各卡兵望風潰散海蘭察聞警赴援殿衆由間道退出收集潰卒尙萬有數千其戰沒者三千餘小金川地復陷于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并盡收皮船以斷隔河之賊故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古爾壘

上在熱河聞報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勳詣行在咨之劉統勳前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以兵不可罷乃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前此溫福阿桂皆奏言調滿兵之費三倍綠營不如多調土兵至是以潰兵之故復調健銳火器營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

聖武記

卷七

五

赴剿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豐伸額仍由綽甲進取宜喜阿桂由鄂克什入轉戰五晝夜直抵美諾復之明亮將軍由瑪爾里入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 上以夷性畏威不懷德前此開網縱獸不草心轉啟侮今不可不大創之先磔澤旺于市 勅諸將移小金川之師進討大金川誓必掃穴禽渠乃許歲事阿桂力以身任之而大金川之地自十二三年以來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嗣是王師三路進攻復閱兩載餘始克復時賊巢有二一勒烏圍一噶爾崖其勒烏圍以羅博瓦山爲門戶阿桂令海蘭察額

森特海祿三路繞出其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
攻其前黎明盡奪其險進營那穆山賊全力守之乃移
豐仲額攻宜喜之兵同來併力六月偵知色溯普嶺有
間道可繞出那穆山之後乃令諸軍陽攻其前而海蘭
察由間道破色溯普寨賊舍那穆山退守薩斯甲嶺防
禦益嚴惟迤西最高峰有兩大礮削絕壁立料我兵不
能至未其備七月令諸軍分攻各礮寨數十道並進而
海蘭察率死士六百由最高峰削壁猱引而上趾頂相
接比明及其礮一湧而入盡殲之數十里各寨聞之皆
奪氣遂同破乘勝直臨遜克宗壘賊震懾索諾木醜

聖武記

卷七

三

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已罪阿桂
檻致京師而攻益急遜克宗壘為賊巢勒烏圍外障賊
以死守百計攻之不入而日爾巴山之下榮葛博山之
上有墨格山可進十月大兵冒險克之遂移營其地距
勒烏圍二十餘里於是日爾巴山榮葛博山之賊反在
後皆失其險還攻盡克之賊復退守康薩爾山時五岱
在凱立葉五福在丹壩望隔嶺烟燭知大軍已深入皆
越嶺以軍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巢愈近
守愈堅頓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朗噶寨
初明亮之攻南路也阻于庚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

移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克色溯普嶺時南路軍亦冒
雨破宜喜七礮十月克瑣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河
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議兩路並進使賊不可
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多雨賊
之刺麻又能為札荅邪術以致雨雪泥潦沒膝四月中
始霽阿桂先使福康安海蘭察渡河西助明亮攻宜喜
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襲破十礮遂分兵六路盡
殲河西二十里內之賊乘勝連克各寨五月阿桂河東
軍破朗噶寨距勒烏圍僅數里進逼其巢連破昆色刺
麻寺及拉枯刺麻寺七月抵勒烏圍其官寨礮堅墻厚

聖武記

卷七

三

西臨大河迤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木柵石卡長
里許其東負山麓有崖八層層各立礮各路敗回之賊
咸聚守之我兵先破卡柵數十重以斷其犄角又毀橋
斷其走路明亮亦攻河西以絕其援八月十五夜進擣
巢穴四面礮轟官寨破之攻至黎明又克轉經樓其逸
賊皆溺水死兩賊巢已破其一而莎羅奔兄弟及各頭
目已先期遁赴噶爾崖矣噶爾崖之前有瑪爾古山得
之則可以俯臨賊巢 大軍議奪賊上游而隔于西
里之科布曲山乃于九月攻西里木城石礮中鎗礮如
萬雨雹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備擲火彈入木城城外

多積薪乘風延燎木城頃刻盡十一月攻克科布曲山
于是軍進無阻十二月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爾
厓卽在其下其頭目及番衆紛紛出降索諾木之母姑
姊妹亦降惟莎羅奔索諾木及心腹死黨則皆在圍中
而明亮河西軍自克茹寨後阻額爾替山明亮乘軍中
逆敵邪許聲賊不備時三道突破其寨又阻于札烏古
山求濟師于阿桂時 大兵方擣噶爾厓賊巢不能分
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
及河東兵已偪噶爾厓河西賊皆內顧喪膽于是明亮
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亮至馬爾邦與富德軍隔嶺

聖武記

卷七

七

乃與富德合軍狗各險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于噶
爾厓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霆擊所
至洞墻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營乞哀而自稱
病匿堅礮中不敢出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
焚 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倔強不足信也及是
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
子孛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露布八日
至京 上恭謁 兩陵岱嶽闕里獻俘 廟社
上 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
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郊勞飲至時乾

隆四十有一年之正月也初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
闕地二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餘兩金川地
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
銀至七千萬功半而事倍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
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方其
神施鬼設伺間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驟或七萃從石
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蚩
尤以來未有鑿凶裂罅賊目誓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
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
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 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

聖武記

卷七

七

臻此非前狃于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于溫福之憤輟
失律亦勞不致此然則窮武節殫颯銳以事之奮伐架
入聖心亦豈得已哉易旣濟之象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又未濟之象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武
丁殷之極盛世也克鬼方殷極盛之武功也一繫之旣
濟一繫之未濟以終之德行恆易以知險內外使知懼
聖人之情見乎詞豈得已哉然白金川削平中國始知
山礮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猺夷
蜀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
清野而制流寇

乾隆甘肅再征叛回記

甘肅之回嘗變于順治五年矣涼州丁國棟米喇印奉

故明延長王朱識鏐起兵涼州渡河而東殘蘭州是時

治固原州未南冠鞏昌盡陷岷洮河諸城衆至數萬及

為官軍所敗走蘭州就撫不兩月復叛甘州害巡撫總

兵以下進陷肅州關內外諸回蠢起嚮應雍涼再震官

軍四面攻圍深濠高壘以困之猶潰圍東走連蘭州土

寇旁鈔武威張掖酒泉其氛焰所及視乾隆中石峰堡

奚翅數倍當時是孟喬芳為總督張勇為總兵師武臣

力故能轉戰摧殄收復旬月然賞皆不過輕車都尉視

聖武記

卷七

七

克一堡之庸邀通侯之錫者又何若不倫蓋國家當草

昧之初反側蠢動南有殘明桂藩東有海寇鄭氏北有

大同叛鎮其根柢蟠據聲勢號召皆非回民烏合之比

創業則百戰尋常承平則微勞赫爍亦運會然也故茲

于征回不紀順治而獨詳紀乾隆初甘肅撤拉爾番回

者號黑帽回與白帽異種居西寧番地俗介番回之間

鷙悍好鬪皆奉墨克為教祖其經舊默誦有循化廳回

馬明心者歸自關外見西域回經皆朗誦自謂得真傳

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互非議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

徒蘇四十三聚黨仇殺老教百餘蘭州知府楊士璣河

州協副將新柱以兵往捕遇害總督勒爾謹以標兵五

百馳扼狄道州調各鎮兵剿之捕教首馬明心下省城

獄而賊二千餘陷河州城宵濟洮河由間道徑犯蘭州

時蘭州止督標兵八百迎擊失利賊斷黃河浮橋以拒

援師繞城諜索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使登城諭

賊旋誅之以靖內變勒爾謹遣兵復河州并捕賊家屬

三百餘于循化廳留兵斷狄道馳回蘭州 詔發京

師健銳火器營兵二千 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

桂佩欽差大臣關防自河南工次赴剿先 命領侍

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往又赦李侍堯

聖武記

卷七

七

于獄以三品頂戴赴蘭州總軍餉四月西安將軍伍彌

泰提督馬彪仁和等先後赴援蘭州城西南偏山官軍

不先扼之為賊所踞臨高俯瞰衆雖千餘皆新教死黨

素業射獵精火鎗又負地險官兵萬餘皆營于城東與

賊遠隔屢劄挫銳每夜輒驚擾槍礮達旦勒爾謹見兵

多賊少謂半月可滅遽奏止禁旅及續調川兵會海蘭

察至率老回兵擊賊龍尾山殺二百餘敗回華林山巢

穴崖坑陡深十數丈斜徑上下僅通一人且二山皆無

水泉軍不能久而賊營汲河甚近海蘭察奏賊據地勢

我兵多不習戰請發侍衛三十員赴軍 詔逮勒爾

謹入都以李侍堯代之是月阿桂至軍首營山上斷賊
赴城之路而柵山北至河岸以聯聲勢漸移城中城東
之兵進逼賊巢又奏調金川屯練番兵千阿拉善山蒙
古兵七百助剿五月選兵千有五百攻賊華林山先佯
賊誘之出壕截殺二百餘遁匿濠內不復出聞五月土
番兵至先分路進攻嘗賊以察路徑知北東阻于崖丁
西南阻于大卡乃謀奪大卡之策復連日挑戰知賊于
官兵退後亦即撤守卡之賊回巢休息乃伏精兵溝內
各備鐵鑊次日大兵進攻佯退賊果回巢惟餘數十賊
守卡伏兵突出挖路踰溝盡殺之遂奪其險俯瞰賊巢

聖武記

卷七

七

葉長圍絕汲道湮井瀉溝困之餘賊四五百食不下咽
適連雨復延殘喘尙謂蘇阿渾念經禱雨之力蘇逆告
以事急但徑奔西北自有生路蓋預計投河而愚黨冥
頑不悟也阿桂以賊破旦夕毋多傷士卒乃移柵漸逼
賊溝乘六月初大雨囊土填濠四入遂斬首逆餘賊遁
華林寺火之無一降者先後三閱月賊平分剿洮河以
南餘黨以叛產賞老教回兵班師 詔陝西提督自
西安移固原而移固原總兵于河州以控回民又陝甘
兵因移防新疆及扣存公費公糧致缺原額三萬有奇
其增兵萬有二千分布衡要并展寬蘭州城令據山臨

河阿桂奏言龍尾華林二山暴濼衝成溝壑水悍沙汕
難城惟有展寬東面而盡徹西關外城以還山麓抑或
移督標右營于華林山上而建四墩堡于龍尾山與城
中犄角則毋庸改建 命工部侍郎成德往勘奏從
後議逾二年而又有石峰堡之變初蘭州賊滅後李侍
堯查治新教餘黨更胥肆騷于是伏羌縣阿渾田五等
籍詞爲馬明心報復仍興新教于四十六年冬葺通渭
縣之石峰堡爲巢穴次年聚謀禮拜寺造旗帳兵械而
吏不知也四十八年四月復殺掠起先徙其家屬于石
峯堡而分屯伏羌縣之鹿盧山靜寧州之底店山潘隴

聖武記

卷七

七

山扼險號召五月甘肅提督剛塔等剿之擊賊伏羌城
外略有斬獲首逆田五受創死李侍堯誅婦孺千餘賊
黨馬四圭張文慶等流言官兵欲剝絕回家煽黨肆掠
氛益熾 上以總督李侍堯于近城之賊謀叛二載
毫無覺察及是又逗留靖遠藉審訊餘黨爲名不親赴
督剿而剛塔等皆無方略致賊四出無遏截分別視逮
命福康安及海蘭察會討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
器營二千以往六月七日福康安海蘭察抵軍議先剿
隆德靜寧之賊而後進搗石峰堡十一日官兵四千分
攻底店山殺賊數百盡奪其柵降賊二千餘黨潰遁乘

勝圍石峰堡而阿桂之禁旅亦至堡踞萬山中四面削險溝塹縱橫乃掘濠斷其水道七月初賊投出男婦千餘官兵分伏四隘夜半賊首果冒死突圍截殄千計黎明乘堡四入盡俘首逆釋其婦孺三千餘并分兵殲底店降回千餘賊平 詔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加一輕車都尉海蘭察加一騎都尉自是永禁回民不得立新教初四十六年官軍之圍蘭州賊也斷其汲道屢被雨解 上因以甘肅歷年恒旱請賑為疑適王廷贊奏繳廉俸銀四萬兩助餉而前布政使王亶望擢撫浙江卽捐海塘工程銀五十萬兩皆不類甘肅瘠地藩司

聖武記

卷七

三

所為其捐賑監糧必有私收折色虛報災歉之弊

命阿桂李侍堯察奏具得始末而王亶望任內開銷監糧六百餘萬石舊存常平倉穀百有三十萬石較歷年尤甚罪斬籍其家勒爾謹王廷贊均賜自盡道府直隸州具結者五十餘員領賑州縣六十餘員計贓科罪其有守城捕賊承辦軍需者免死烏魯木齊浮銷屯糧四員罪如之并追諭前大學士于敏中管戶部時議允開捐之罪而仍豁免甘肅積欠籽糧二百四十五萬餘石折色銀三十萬兩以惠邊氓云

臣源日花門種族錯居雍涼克豫間蓋始自唐之肅代

以戰功得留京師及會昌中回紇降幽州者三萬餘皆散隸諸道迄今漸聲教者千百年而鴉音不革且關外回部孱懦畏厄魯特如狼虎而內地效攘越貨亡命鬪很之事無一不出于花門反有厄魯特之風異矣哉中國奸民類不識詩書何物而回民之讐怨很鷙獨出于崇經典信因果之人與厄魯特之崇黃教嗜劫掠何異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風氣異宜 高宗之贊哈國興日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誠能訓練回兵入伍驅狼戾之族為紀律之師其力最鷙其心最一未必非唐人用回紇扁和用烏喙之誼也

聖武記

卷七

四

乾隆湖貴征苗記

嗚呼以臣所聞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蓋與當時奏牘頗殊云苗介湖南貴州萬山之中環以鳳皇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營汛間錯相望初苗未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戶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乾隆五十六年永綏廳勾補寨苗訟竊牛于官而病及闔寨遂激石滿宜之亂雖旋撲滅而苗禍已胚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為民地獸窮則鬻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戶響應矣乙卯正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捕

聖武記

卷七

聖

之遂叛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湖南永綏黃瓜寨石三保應之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以兵六百往捕犴于勾補之役也責苗縛獻而鎮筸鎮總兵明安圖亦以兵八百攜繩索以往會營鴨酉夜苗忽數千焚鴨酉鎮草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同蠢動火光照百十里軍中止短刀無火槍鎮筸路絕議向永綏媾于苗講且行沿途益蟻集又從苗給盡釋兵仗明安圖等束手死時二十三日也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筸苗亦同日各圍其城永綏城僅餘兵二百士民自嬰城守乾州本土城游擊陳綸又以營兵遁明日遂陷同知

宋如椿死之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圍正大營苗疆大震二月 詔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

督和琳及湖廣督撫合兵剿之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既解嗅腦松桃大營諸圍招撫各寨三月貴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縣苗以總兵袁國璜守棚門而自會福康安於松桃乃遣總兵花連布將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十一日連戰至城外圍解湖南提督劉君輔以兵二千自保靖與總兵張廷彥合攻永綏西北苗據花園斷浮橋劉君輔結筏渡破斬數百遂復花園守以張廷彥而自攻隆團鴨保轉關入劉髯

聖武記

卷七

聖

黑與花連布並健鬪為苗所憚號曰花虎黑虎云四月十三日福康安大軍亦至永綏進剿黃瓜寨而苗旋阻鴨保餉道不通花連布乃護貴州糧以餉中途遇伏幾殆時湖廣兩總督畢沅駐辰州總軍需福寧統兵鎮筸是月福寧以兵役六千由瀘溪復乾州遇苗苟藉巖急匿輜重中以遁眾土崩苗乘勢四面蹂躪福寧僅身免顧以殺賊無算聞 詔獎之仍責曰胡不乘勝追北而回守空城自是無敢由東路進者賊踞乾州久遂出瀘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瀘溪麻陽東北復偪鎮筸福寧請急調荆州滿兵二千前來而按察使阿彭阿者

駐鎮算方日以誅捕漢奸為事兵日擒良民邀賞而苗
出入橫行顧無誰何者五月荊州將軍觀成至始下令
止之劉君輔在永綏提孤軍欲復通鴨保中途突圍數
重幾不免及隆圍始週袁國瓚張廷彥援兵乃保隆圍
而鴨保餉道卒不通蓋永綏處生苗窳與北保靖西松
桃南鎮算東乾州而賊巢則平隴鴨保左右營各寨介
四廳間皆巖嶇險惟鎮算一路聲勢四接由瀘溪進
乾州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山貴州來遠從銅仁正
大營穿深巢往乾州道既險遠劉君輔所請五路進兵
策亦不用苗遂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拒而各營兵非

聖武記

卷七

聖

奉令又不得自為戰故賊益張及劉君輔隔隆圍苗遂
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遣告急大營
連數十輩不達最後達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
往援苗并力拒援兵劉君輔復自隆圍轉戰入八月圍
始復解而竟無奏牘云苗叛時惟沿邊土蠻不從亂土
蠻者號犵狁故土司遺民也聚眾自保甚為苗憚有言
其頭目張廷仲不軌者激浦紳士嚴如燧力白之遂討
賊自效自後永順保靖無虞得其力劉君輔花園之戰
亦以土蠻三百陷陣其明年保靖蠻竟誘禽石三保云
大軍自四月克黃瓜寨五月六月阻大烏草河不進七

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奏克烏龍巖楊柳坪而
吳八月據平隴遂稱吳王自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是
吳氏復稱吳三桂後妖煽遠近平隴黨轉盛石三保石
柳鄧皆附之九月 下詔暴諸苗罪狀晉封福康安
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風厲將士十月奏克毛豆塘
摩手寨龍角砌進牛練塘圍鴨保距平隴賊巢尚七十
里時苗酋皆許官爵花翎散苗優以金錢吳隴登亦許
禽吳八月自效然吳八月雖被禽其子廷禮廷義復與
隴登仇殺負嶠自若十一月奏克椽水營天星寨十二
月奏克禽頭坡嘉慶元年正月奏克連營山二月奏克

聖武記

卷七

聖

壁多山高吉陀三月奏克兩溪平逆均四月奏克長
吉山結石岡距平隴三十里而 詔責復乾州城遂
指乾州去冬以賊并力距大軍始令鎮算總兵袁敏等
由瀘溪進乾州與大軍犄角兵至井坨終以大帥欲專
乾州功阻河溪不進而劉君輔失大帥意亦束手不得
展尺寸至是七省官兵持久一載餘矣始既奏賊么麼
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為辭而餉
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糧
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日眾
數省轉輸費巨萬計而 朝廷焦勞日盼捷書

救詢絡繹不絕。五月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卒於垣。子巖贈郡王諡文襄。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登保等進攻平隴。而自與畢沅福寧及巡撫姜晟等遂奏善後章程六事。大都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驅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頗關係而議旋寢。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鼐始按寨勒繳四萬餘件。云八月和琳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額勒登保既偏平隴。賊漸蹙。至是嗣和琳任。又詔將軍明亮白湖北往會之。以鄂輝代劉君輔。九月大兵奪平隴隘口。而畢沅力請罷兵。蓋是時襄陽達州教匪四起。花連布又

聖武記

卷七

聖

討貴州銅仁賊。戰死畢沅。無如何。則欲移苗疆諸將兵討之。詔書切責不許。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詔封額勒登保威勇侯。明亮襄勇伯。德楞泰繼勇子餘進級。有差。明年三月遂班師。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移征湖北矣。畱官兵二萬分防。令提督鄂輝駐辰州。及新設綏靖鎮總兵魁保鎮筭鎮總兵富志那分領之。裁畱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月給鹽糧銀如故。畢沅姜晟一意主撫。而苗劫掠四出。邊無寧日。及嘉慶四年黑苗吳陳受寇邊事。聞于是。詔書詰問以楚苗久奏戡定。何復有糾眾數千。連犯邊卡之事。是福

康安和琳前此將就蕝事之咎。其嚴懲毋少縱。自是湖貴大吏不敢諱用兵。始奏以鳳皇廳同知傅鼐總理邊務。募勇修礮。悉力禦之。鼐有復總督百齡書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苗巢前堅。後險。實有羝羊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練塘。九龍溝者。俱衆月不得已。廣行招納。歸咎於客民。爭占之。滋釁盡撤。苗巢營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

聖武記

卷七

吳

如參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賫志而歿。踵其後者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盈鳴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旣罷。勢難再議。興戎。鼐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因而衛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鳴剿以威其凶。礮堡旣成。我甯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入其穴。扼其吭。奪其恃。殲其強。稂莠漸除。良善乃康。此又嘉慶二載來善後之情形也。傅鼐之任鳳皇廳同知也。以前禽苗酋吳半生功。歷兵備道。至按察使。別有傳

道光湖粵平獠記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廣東連州廣西全州踞五嶺之脊民獠雜錯深谷重巖風氣蔥鬱與華不通華民欺其愚敢攘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賧獠積怨則變昔今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獠與常寧獠趙福才以巫鬼神其眾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強劫獠寨牛殺黨聯官役徭無所愬于是金龍妖煽其尚倡言復讐使趙福才糾廣東散徭三百餘合湖南九冲徭共六七百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焚掠兩河口殺會匪二十餘人明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樑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

聖武記

卷七

七

以兵役往捕賊已千餘據長塘夾冲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及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鄉勇數百進剿令游擊李方玉由沂村繞襲其後游擊王俊等由東路直搗夾冲遂燬其巢斃賊三百餘掘毀逆寨二十三日賊竄藍山之五水獠山所至虜脅眾二三千圖據九疑山巢穴乃令參將成喜以百兵扼要路眾寡不敵退賊遂旁掠寧遠 上命兩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俟續調寶慶各兵至即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阿劾鮑友智輕進疎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寶慶兵盡赴

聖武記

卷七

七

而官兵不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至永州始奏罷之而改調鎮守苗疆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寧屏蔽衡州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防禦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各團練鄉勇土獠自守以防虜脅是月桂陽知州王元鳳及鮑友智擊斬趙福才斃獠五百再戰斃獠六百其趙文鳳一路聞官吏招撫解散過半惟新田以官兵繞道未至知縣王鼎銘戰沒賊入城肆掠去劫不赴援之游擊李方玉守備王楷治罪 詔以獠皆山賊躡捷負險恐蔓延兩粵或盤踞山峒致稽搜捕勅諸

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三月十日羅思舉至
永州以南路之藍山寧遠江華俱入粵門戶隘口不一
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過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
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于是三路猶四
五千人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偪出山皆東竄常寧
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垣墻
堅厚民去賊守羅思舉以賊偪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
技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漸移各守隘兵進偪合圍時
運礮未至賊穴墻出矢銃官兵反隔墻外先持盾擲火
晝夜迭攻以耗其火藥鎮守兵數十躍墻而上前者傷

聖武記

卷七

庚

隆後隊繼登先後斃賊千餘四月七日賊詐降以緩我
攻欲乘間竄入山羅思舉以賊不繳器械縛首逆攻益
力奪門巷戰賊大呼乞降仍鬪且逃內外夾剿連日殲
搖六十惟散搖八九百拒守市內大宅悉趨金龍在內
故仍不用大礮二十二日盡毀牆舍訊知趙金龍已于
初九日突圍中鎗死禽賊子弟妻女及死黨數十奏聞
詔以盧坤羅思舉盪平迅速各予一等輕車都尉
世職賞雙眼花翎翎余步雲自貴州至僅十日亦加太
子少保在事文武進秩有差時 欽差戶部尙書宗
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已抵衡州未至軍先三日奏

捷禧恩詰趙金龍死狀虛實羅思舉旋獲其尸及所佩
印劍木偶乃止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自
連州八排竄江華藍山虜脅二千搖羅思舉余步雲馳
堵之破賊于錦田之濠江冲禽斬首逆殲搖五百餘黨
瓦解 詔切責廣東將校不如湖南出力而廣西賀
縣復有逆搖盤均華之變煽聚二千餘六月爲廣西參
將滿承緒擊敗于芳林渡逃至江華界爲湖南守卡兵
所獲于是 詔禧恩瑚松額率余步雲赴廣東剿連
州八排搖初八排搖有黃瓜寨者正月中被奸民官役
虜掠訟于官連州同知蔡天祿訊之斷民役償搖千二

聖武記

卷七

辛

百金民役不償搖出掠報復蔡天祿遂以湖粵搖響應
告變總督李鴻賓令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
二千堵禦榮慶以搖無逆狀且寨峒險難攻主撫慶林
力主剿議不合會四月間楚師告捷將士皆邀懋賞新
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亦主剿李鴻賓遂以五月十三
日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進八排搖首八人出山跪迎
請縛黃瓜寨逆搖以獻李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
于是搖皆負嵎死拒搖山周圍四百餘里尙險等密軍
無偵探搖剽要路伏隘狼突官兵驚潰自相擠墜三路
皆敗游擊都司以下死者數十士卒死者千計以行營

硝藥失火誤焚傷亡奏而劾提督劉榮慶老病上穢鴻
賁職因有禧恩瑚松額之命又以余步雲代劉榮慶率
總兵會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禧恩等至粵初銳意
用兵及探知猺尚天險難深入乃于二十有五日奏大
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有七日復奏六對冲猺之捷所
奏殺賊皆數百計然必需有首逆始能蕪事于是振麟
日遣人赴寨招撫猺懲入人前事不肯出官兵又懲李
劉前敗不敢入旬日不得見一猺之面而盧坤又有移
督廣東之信計程將至禧恩急責楊振麟刻期招降否
卽嚴劾振麟乃復懸賞購募并令熟猺爲質始偶有出

聖武記

卷七

至

者果得洋銀鹽布以歸于是猺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
人及縛黃瓜寨附近猺三人諸將得以蕪事乃馳赴受
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會勝防守連山檄止湖南續調
之兵時禧恩暫署兩廣總督俟盧坤至以善後事委之
交卸卽行 詔進禧恩不入八分輔國公賞戴三眼
孔雀翎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賞雙眼
孔雀翎會勝加提督銜襲雲騎尉李鴻賓劉榮慶均逮
戍新疆初楚粵邊郡奸民爲天地會締黨歛約橫行鄉
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
百諾吏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卽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

而郴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籍軍興團練隨時
禽治渠魁又猺平迅速故幸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通
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憂在苗猺之右

聖武記

卷七

至

國初東南靖海記

邵陽魏源撰

順治三年夏貝勒博洛軍定浙東明監國魯王航海其
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是秋大軍定福建滅唐王
降鄭芝龍貝勒大軍凱旋留兵分守要害以張存仁總
督浙閩修國鼎巡撫福建而芝龍子成功及其兄子鄭
彩鄭聯並擁眾海上是為浙閩沿海二寇之始魯王之
航海也先至舟山其守將黃斌卿不納舟山一曰翁洲
在寧波海中亘百餘里越王勾踐欲徙夫差于甬東即

聖武記

卷八

一

其地也適鄭彩鄭聯以舟師來會奉之入閩次中左所
即廈門廈門方為鄭成功所踞成功故唐王遺臣奉隆
武年號兵最強以唐魯舊習不願奉之乃改次長垣其
浙中遺臣錢肅樂劉中藻張肯堂徐孚遠武臣阮駿趙
攸周瑞周鶴芝林舞雩及郎臣之裔徐仁爵李錫祚等
或有兵或無兵先後奔附時唐王甫滅所遺郡縣間明
兵至多騷動順治四年連陷建寧邵武興化福寧三府
一州及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其陷興化也
以分巡道彭遇慶故明御史乘我守將出戰時登陴盡
易明幟我兵返見之遂潰其陷建寧也城中舉火內應

其陷邵武也明郎西王裨將王祈善戰先踞上游夜取
儿案數百各插香柱順流放之環邵武城而過守兵矢
礮齊發遲明審其偽習不復備一夕突至遂陷進兵圍
福州 詔總督張存仁移駐衢州 詔都統辰泰
為靖南大將軍與棟柯賴李率泰等調廣東浙江之兵
三路進討又以陳錦代張存仁總督閩浙會鄭彩專橫
賊殺朝士其黨內潰 王師且剿且撫至順治五年
夏各郡邑先後克復福州歲饑被圍久城中人相食江
西叛將金聲桓之黨郭天才偽稱援兵載米麥江上誘
郡民出就食李率泰抵建寧聞之飛檄巡撫佟國鼎使

聖武記

卷八

二

警備賊乃夜焚洪山橋掠就食千人以遁延平有將軍
寨地勢巍峭海寇巢其上俯瞰諸邑陳錦令于對山壘
土高與寨等乘以登陴遂克之是年我松江提督吳兆
勝謀叛與明故官陳子龍潛招浙東海師內犯張名振
沈廷揚赴之遇颶崇明盡喪其軍廷揚投海死兆勝子
龍事泄被誅名振遁還乃與阮駿合軍以五年夏由南
田陷健跳所迎魯王復入浙時鄭彩已奔王去名振阮
駿合拒大兵解健跳之圍九月復合王朝先兵攻斬黃
斌卿于舟山奉魯王居之令阮駿王朝先分屯桐樵南
田為犄角而鄭彩軍金門鄭聯軍廈門亦于七年盡為

成功所奪成功遣使朝永祿于湖南受封延平郡公于是浙師盡并于張名振闕師盡并于鄭成功東南海寇皆聽其號令方四年閩地之失陷也我大兵守浙者大半抽以赴閩于是温台寧紹諸遺民復乘間爭結山寨以數百計而四明大蘭山王翊之軍上虞東山李長祥之軍上虞平岡張煌言之軍皆最堅整并約舟山兵共窺寧紹會鄞縣降官謝之賓來告變我各城守將急捕內應并調慈谿兵襲大蘭姚江兵擣東山數路皆潰屆期舟山兵果入蛟門抵三江口觀望而返及五六年閩地盡恢復總督陳錦率大兵還浙東七年張名振忌殺

聖武記

卷八

三

王得先于舟山得先部將來降盡泄虛實於是總督陳錦奏言浙東舟山海寇及各山寨之寇皆以故國為名狼狽相倚海寇登岸則山寇為之接應山寇被剿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伺蘇松久為東南之患臣廣訪進兵道路由定關出海距舟山百餘里乘風潮半日可到攻其不備決可克復八年 詔錦與都統金礪劉之源提督田雄等會兵先剿山寨以除內顧川山民為鄉導分路進擣四明諸山盡破巢穴遂乘大霧渡海抵螺頭門敵軍方覺阮駿以火舟邀戰於橫水洋風返焚之人舟俱燬張肯堂張名揚等率兵勇數千背城力

戰九月掘攻陷之屠其城初名振恃海島之險謂大兵必不能渡先期奉魯王禱吳淞以綴我師惟留兵六千使阮駿守舟山及聞警回救則城已破乃奉魯王赴廈門去監國號為寓公陳錦奏設陸兵千水師二千于舟山而成功在閩復乘 王師攻舟山之隙大舉寇沿海初芝龍出入海中每一商船例入金三千不得鄭氏旗不能行也及唐王時又以練餉為名閩粵二省正供外捐輸百萬盡歸鄭氏故富敵國皆積安平鎮福建巡道黃澍巡撫張學聖總兵馬得功巡按王應元謀乘成功之出擣安平巢穴獲其貲成功還怒以索償為名連

聖武記

卷八

四

陷同安漳浦南安平和海澄長泰等縣進圍漳州七月 詔逮張學聖等入京治罪九年三月總督陳錦赴援戰于江東橋不利退屯同安其奴刺之帳中以首奔成功成功賞而斬以狗十月都統金礪援軍至屢捷成功退保海澄我兵圍之城壞十餘丈成功親當矢石不退一日間空礮遞發成功曰此號礮也將薄城矣下令兵皆挺巨斧以待官兵四面蟻傅登城城上眾斧迎之隨斧隨墜濠為之平我兵解圍去而張名振張煌言亦屢以餘軍入長江登金山燕子磯遙祭孝陵掠戰艘三百于吳淞口時成功始終為唐二張始終為魯所奉

不同而其交甚睦時明遣臣義旅漸亡獨兩軍犄角海上而成功尤雄十年 朝廷下令招撫芝龍鴻逵皆封侯伯成功封海澄公令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招之芝豹彩聯等皆降獨成功不受張名振卒以軍付張煌言亦屢拒李率泰郎廷佐之招是冬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諸府十一年陷同安南安等邑復破舟山據之 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赴閩防剿以水師提督張天祿禦寇海口失戰艦匿不奏聞褫職十二年成功進温台還攻寧德殺守將聞遣使告捷于明桂王十三年將北犯留其將黃梧守海澄

聖武記

卷八

五

梧以成功用法嚴曾以揭陽之敗斬大將蘇茂遂懼而來降 詔封梧海澄公守漳州梧陳剿寇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產以裕招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刻偽墳以泄衆憤七月命寧海將軍伊爾德率田雄等復克舟山連戰斬阮思等于橫水洋田雄奏言舟山不難于復而難于守請以滿兵駐防增戰艦補水師分汛偵剿是秋李率泰亦破寇于泉州盡復閩安海澄諸邑明年三月濟度班師成功陷閩安犯福州轉略温台十四年明桂王遣使白雲南航海進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成功分所部爲七

十二鎮設六官理事假永明號便宜封拜遂議大舉入寇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又有鐵人萬披鐵甲繪朱碧彪文時陣前專斫馬足矢銃不能入時張名振已死張煌言代領其軍爲嚮導抵浙陷温州台州師次羊山相傳其下龍宮戒震驚成功下令各船盡礮果颶發挾雷電水起立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數千成功乃旋師是年成功將施琅復來降授副將成功聞王師三路攻永麻于雲貴乃大舉內犯江南以圖牽制十六年六月由崇明入江時蘇松提督駐松江江寧提督駐福山分

聖武記

卷八

六

守要害圖山及譚家洲皆設大礮金焦二山皆鐵鎖橫江煌言屢卻不前令人泗水斷鐵索遂乘風潮以十七舟徑進沿江木城俱潰破瓜洲獲提督管效忠圍鎮江五路疊壘而陣周應傳礮聲沸江水攻北固山士卒皆下馬死戰官兵退入城成功軍逐之而入遂陷鎮江屬邑皆下部將甘輝請取揚州斷山東之師據京口斷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召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直薄金陵謁孝陵而煌言別領所部由蕪湖進取徽寧諸路時江寧重兵移征雲貴大半西上城大守備空虛松江提督馬進寶改名不赴援陰通于寇薩兵

觀望成功移檄遠近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為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納款維揚常蘇旦夕待變東南大震軍報阻絕 世祖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征兩江總督即廷佐伴使人通款以緩其攻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外依山為營連亘數里巡撫蔣國柱崇明總兵梁化鳳皆赴援化鳳登高望敵見敵營不整樵蘇四出軍士浮後湖而嬉乃率勁騎五百夜出神策門先擣白土山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大出師由儀鳳鍾阜二門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夾攻成功令甘輝守營而自出江上調舟師諸營見山上麾蓋不動聖武記 卷八 七

不敢退又未奉號令不暇相救遂大潰甘輝被執死化鳳復遣兵燒海艘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揚帆出海攻崇明不下冬十月還島而煌言軍遇我征貴州凱旋兵浮江下亦戰敗走徽寧山中出錢唐入海是役梁化鳳首功 詔先圖其形以進是冬 詔都統劉之源為鎮海大將軍駐防鎮江以梁化鳳提督江南 詔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分出漳州同安合擣廈門以粵東降將為鄉導我兵不習海戰暈眩不能軍成功手自舉旗督陣風驅濤湧我軍退多陷于淖引還十七年明桂王及李定國走緬甸雲貴蕩平命靖南王耿繼茂自

廣東移鎮福建都統羅託為安南將軍督剿成功崎嶇海上十餘載進取無成乃謀奪臺灣為窟穴語詳康熙戡定臺灣記 朝廷議堅壁清野之計下令遷沿海三十里于界內不許商舟漁舟一刼下海民戀生計脅于嚴刑多不願張煌言貽成功書曰弃此十數萬生靈不收而爭夷島乎且苟安一隅將來金厦兩門亦不可守而成功方得臺灣虞紅夷外闕不暇內渡由是沿海稍息肩而成功亦旋卒于臺張煌言亦被禽于南田之懸譽議政王等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無用應令都統胡安禮率滿兵回京是年李率泰遷同安之排頭聖武記 卷八 八

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人民安置內地皆順治十八年事也康熙初大兵復金厦二島鄭錦遁臺灣始奏展沿海居民之界復舊業焉其海寇在廣東者則尚可喜以十七年敗鄧耀于海康耀走交趾盡平山寨又有周王者番禺蛋戶也繒船數百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可喜署為游擊十八年議沿海遷界并盡撤繒船歸港汊徙其眾于城邑玉遂糾黨入海自稱恢粵將軍破順德尚可喜破斬二千復禽剿其餘黨于東涌海島其在江南者明益王宗人朱隆武據廟灣有眾數千舟百餘于順治四年乘間窺淮安總理漕儲庫

禮與總督漕運楊聲遠設伏分布要害賊揚帆至車家橋伏發步騎水陸蹂之禽斬過半直擣廟灣平之其黨周文山遁入海九月又率衆八百夜襲淮安從夾城東門缺口突入總漕署庫禮率帳下親兵數十拒戰其妻盡投署中存箭使婢僕傳送引滿命中一以當百黎明賊驚潰追斬百八十餘級淮城獲全師武臣力之風距今二百年猶昨日也

臣源曰天下有城郭之國有游牧之國有舟楫之國穹帳騎射風馳雨驟此游牧之所長也濤駛火攻履危狎險此舟楫之所長也深溝高壘清野堅壁此城郭之所

聖武記 卷八 九

長也自上古以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即漢之樓船浮海擊甌越朝鮮魏青州軍自海道討公孫度劉裕遣兵自海道襲番禺唐自東萊渡海趨高麗皆僅濟師于海道而非交戰于海中以元太祖之兵力而十萬兵船覆于日本故水陸舟車自古異用惟明則太監鄭和騁兵舶于西洋鄭成功奪紅夷之島國彼二鄭者固中國之一奇也方其請漳泉請海澄何異于西夷之索港口犯溫台犯金陵何異于西夷之闖內地而雞髮之令何異于今日之禁烟國初所以制之不過遷沿海舟山以斷煽濟而杜牽制牽制驟喘息而不敢復獷誠

能以雞髮之制禁烟以清野之法斷接濟以堅壁之法禦火攻烟可不退自絕寇可不戰自困是之謂以守為戰以守為款以內修為外攘故著國初防海家法可考者于篇

聖武記 卷八 十

此處為多欄空白表格，用於記錄或備註。

康熙勘定臺灣記

臺灣巨閩海中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與福興泉漳四府相直。距澎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起雞籠。南盡沙馬碇。千里有奇。惟山西東兩面沃野。自海至山。淺濶相均。約各百里。大於琉球。埒于呂宋。自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反。宋史謂澎湖東有毘舍那國。卽其地也。元置巡司于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竄據臺灣。爲琉球人所逐。天啟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荷蘭紅毛夷求香山。彭湖于中國而不

聖武記

卷八

七

得乃以重幣啗倭。求臺灣一互市地。旋誘以天主教。又逐日本倭而有之。及國初。而爲鄭氏所據。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于臺灣。倭敗去。芝龍以其人衆。舟楫橫于海。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屢平劇盜。積官至都督。同知會閩大旱。芝龍言于巡撫熊文燦。以船徒饑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時鄭氏已去臺灣。惟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散屯城外。荷蘭專治市舶。不歛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鴻荒甫闢。土膏憤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鄭成功者。芝龍取日本倭婦所生子也。當明季唐

王隆武桂王永厯之際。起兵海上。屢寇閩浙江南。及順治十七年。自江南敗歸。乃奪臺灣爲窟穴。時荷蘭二城已置。揆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漸成都會。適其主會計之臣負帑二十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投成功。請爲兵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十八年。先以百艘泊澎湖。進圖鹿耳門。門外嚮有淺沙數十里。海舟不能近岸。紅毛夷又沉大艘塞港口。及是潮驟漲丈餘。數百艘倏抵岸。紅毛倉卒不支。遂克赤嵌城。進壁王城。其城亂石壘砌。火燬成灰。融爲石城。堅疑不受。礮半載不下。乃塞其水源。困之。且與約曰。

聖武記

卷八

七

予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解圍退三舍。荷蘭乃以大船遷國。成功既有臺灣。與所據金厦二島相犄角。又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關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是年。弃芝龍于市。鄭氏在京者皆伏誅。詔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以杜構煽。康熙元年。成功卒。年三十。有九長子。經守廈門。案鄭經官書皆作鄭錦。殆二名也。入臺嗣立。成功弟世襲謀據其位。爲經所殺。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貽書招經。經

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不報是年監國魯王亦卒于臺二年明桂王亦滅而經猶奉其永歷之號三年繼茂率泰施琅黃梧等進兵并檄荷蘭夾板船會剿克金厦兩島降其衆萬有八千經遁歸臺灣而浙督趙廷臣亦禽張煌言于南田之懸山島寇悉平授施琅靖海將軍以降將周全斌楊富副之進討會阻風罷兵六年琅入京復陳進兵事宜部議寢之七年

詔大臣明珠蔡毓榮赴漳招諭經仍以海外琉球朝鮮例爲詞是時鄭氏衰弱不敢內犯十有三年而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執總督范承謨反福建告援于鄭

聖武記

卷八

三

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從精忠旋悔不踐割漳泉之約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海澄鎮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叛降于經于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耿尙皆訴于吳三桂三桂尙之信割惠州與經盟申畫疆界然不獲成乘耿氏與王師抗旋尾其後取汀州運臺米內渡濟師精忠前後受敵十五年乃反正導康親王傅貝子之師攻鄭氏十六年我師收復漳泉邵武興化其惠潮亦反正經遁入厦門貝子傅拉塔卒于軍以貝子賴塔繼之十七年春鄭氏復出沿海連下城堡十餘

詔復遷沿海居民畫界如舊十八年經將劉國軒吳淑何祐等分道入犯總督郎廷相檄調官軍四路進剿大戰兼旬海澄公黃芳世都統穆赫林提督段應舉皆失利案是時前海澄公黃芳度已國軒圍之于海澄環塹樹柵我援軍至國軒恐內外受敵故開一面縱之入以耗城中糧圍復合夏六月城中食盡陷官軍三萬餘馬萬匹都統提督以下皆死焉 詔罷郎廷相以姚

啟盛代之以吳興祚爲巡撫楊捷爲提督時國軒乘勝下漳平長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國軒自圍漳遣兵圍泉而斷漳州之江東橋及泉州萬

聖武記

卷八

四

安橋以拒官軍康親王駐軍福州不敢救提督楊捷復惠安巡撫吳興祚將軍貝子賴塔復漳平楊捷遣兵襲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與大兵夾攻奪其橋礮沉其舟而巡撫貝子軍阻江漲亦得翰林李光地引出安溪間道遂解泉圍國軒與吳淑何祐等以兵五萬分軍漳州龍虎蜈蚣二山勢甚盛漳城兵少哈喇達耿精忠欲弃城避其銳姚啟聖閉城偃旗鼓乘大霧突出精兵五千衝之賊陣亂自相踣籍連破十六營斬四千餘級復長泰同安然賊猶據江東橋不退至是楊捷軍赴援復與啟聖夾攻力戰克江東橋盡奪險要漳泉之路始

通國軒遁還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面復掘濠引潮以阻大軍不時出犯江東橋諸營窺漳州兼列艦擁守諸島相持一年不決乃議厚集舟師水陸夾攻并檄荷蘭夾板船爲助時吳三桂已死于湖南我水師破岳州 詔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艘二百由海赴閩而姚啟聖吳興祚新修三百艘亦成配兵三萬啟聖等復縱反間離其黨與重賞購募先後降僞官四百餘員兵萬有四千卽分隸水師用以進攻并約其守海壇之將爲內應於是不俟荷蘭船至啟聖與捷克復海澄萬正色以水師克復海壇水陸並徇廈門復降

聖武記

卷八

五

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市之日本于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茶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姚啟聖不可議遂格二十年姚啟聖吳興祚疏請沿海民展界復業從之初閩人當成功世內輸官賦外應鄭餉十室九匱及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居民居食民食役其丁壯而漁其妻女又遷沿海之界流離內徙至是始凱旋息肩其驅掠而北者尙數萬姚啟聖請康親王下令禁之且捐金贖還

聖武記

卷八

六

其戈船將朱天貴得其舟師乘勢擣襲諸澳諸寨悉破鄭經及國軒等遂棄金廈二島歸臺灣十九年春夏也八月康親王還京師留兵守金廈二島于是貝子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寇懷勝國未常如吳三桂之僭妄 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

者二萬啟聖在閩靡財如河沙耳目徧海島官帑不足則回易質遷以濟之前後揮霍百萬鄭經在廈門時有嬖人施亥者姚啟聖密賂使爲間約誘經至海口而伏兵禽之鄭氏大亨將士復賂其庖人謀毒而殲諸皆不克而死曾經卒其長子克塽長而才然乳婢出也成功時卽有人構經父子謂孽賤不當爲世孫辱國及成功沒經連年出兵在外用陳永華言命子克塽監國晚敗歸臺又日近醇酒婦人克塽監國二載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陳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塽

矢助時成功妻董氏尚存復入間言遂襲殺克塽而立
次子克塽襲延平王幼弱不能莅事事皆決錫範于是
鄭氏遂敗行人傳為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事泄錫
範并構陷續順公沈瑞而有其貲人心益失國軒居臺
而被刺者再皆姚啟聖所使也二十年啟聖奏鄭經死
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
閣學士李光地奏亦同二十二年六月將出師啟聖欲
候北風直取臺灣施琅欲乘南風先取澎湖奏言澎湖
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艦
三百水師二萬獨任討賊而督臣留廈門濟餉從之時

聖武記

卷八

七

國軒守澎湖甚嚴盡據港口舟不得泊我軍次七罩灣
水駛石惡適潮漲石沒舟乘以進國軒沿岸築壘環二
十餘里間壘列礮會颶風夜發怒濤山立我舟師前鋒
簸蕩飄散賊艦四面圍攻琅親督大艚衝其圍矢集琅
目幾殆力戰得解時國軒自率眾二萬泊牛心灣而別
屯萬兵于雞籠嶼相犄角我軍懲前戰被賊夾攻乃議
分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五十艘出雞籠嶼為奇兵
分賊勢而琅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
艘繼後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
其一艘人自為戰酣慶竟日聲震數百里焚其百餘艘

殺其兵萬有二千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是
日將戰時黑雲起賊方相賀忽聞霹靂皆錯愕遂大敗
國軒由吼門冒險突圍逸官軍乘勝進臺灣至鹿耳門
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高丈
餘舟師浮而入鄭氏皆賊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
復然天也七月遣使議降施琅姚啟聖奏聞八月
敕至于是國軒及馮錫範以鄭克塽降繳上成功所受
明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金印各一公侯伯及將軍都
督等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臺灣平時康
熙二十有二年秋也琅由海道報捷七日抵京師而姚

聖武記

卷八

六

啟聖由內地馳驛後二日至 詔封琅靖海侯克塽
入都隸漢軍授公爵國軒錫範皆伯爵鄭氏自成功傳
三世凡割據三十有八年始黃梧之降也言鄭氏石井
山祖墓形勢昌雄宜剗之泄其王氣于是晉江縣之大
覺山南安縣之覆船橄欖金坑諸山五墓皆毀惟其
■山祖墓號五馬奔江者不知所在至是克塽請以成
功及經之喪歸葬南安收其地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
山三縣西為澎湖廳其後分諸羅北彰化為縣又北為
淡水廳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
澎湖副將水師二千其後復增兵額萬有四千稱重鎮

焉

臣源曰中國山川兩幹北盡朝鮮日本南盡臺灣琉球
過此則為落際尾閭亦名萬水朝東舟楫所不至故琉
球日本以東之國無聞焉臺灣地倍于琉球其山脈發
于福州之鼓山自閩安越大洋為澎湖三十六島又東
渡洋百里至臺灣為中國之右臂可富可強可戰可守
方鄭氏之初平也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弃之
專守澎湖施琅以為天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
之為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
之屏蔽弃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于荷蘭恃其戈

聖武記

卷八

九

船火器又踞形勝膏沃為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篋且
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
守誠深識遐慮之言哉初朝廷以沿海奸民逋逃通寇
下遷界之令移沿海居民于內地蕩析流離又失海上
魚鹽之利于是總督范承謨再疏而復之臺灣已服尙
禁商船出洋互市則施琅藍鼎元等屢議而開之至漳
泉仰給于臺米而禁其流通臺民渡海以億計而禁其
攜眷則高其俸吳士功慷慨而陳之於是開鼓鑄之錢
編鄉試之號易竹樹之城闢生番之地誠所謂仁者設
其施智者申其辯勇者奮其斷而海國之民熙熙攘攘

始游化日觀其經營條畫亦賢人君子籌國之所纏綿
也

聖武記

卷八

十

康熙重定臺灣記

雍正元年憲皇帝即位詔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
皇考神武遠屆拓八版圖末年逆賊朱一貴倡亂攻
陷全臺諸臣夙稟方略士卒感戴教養之恩七日克復
破賊數萬當 皇考春秋高邁威播海外所有立功
將士其各加等議敘嗚呼盛矣哉師武臣力如 聖
祖之世而猶有此患考康熙六十年夏四月臺灣朱一
貴之叛激于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
木之民二百餘淫刑以逞鳳山奸民黃殿李勇吳外等
因民弗忍又窺臺吏文婪武嬉遂謀變也以一貴朱姓

聖武記

卷八

三

可託明裔而一貴販鴨旦暮出入自成行列煽烏合數
百夜劫岡山塘汛揭竿荷耨無器械岡山距府城三十
里疾趨掩之立可撲滅也總兵歐陽凱聞警集眾議游
擊劉得紫最知兵請行不許而遣游擊周應龍以兵四
百及四社土番數百往應龍者龐軀有口實無能行五
里卽止營次日再進十五里賊劫檳榔林汛戕把總掠
軍器應龍隔一溪不救賊旁掠四出于是南路奸民杜
君英等亦蠶起應之周應龍遇賊岡山一交綏賊卽敗
走入山應龍又不追而縱兵番焚掠近村于是各鄉皆
煽于賊樹幟響應南路賊攻參將苗景龍于淡水營周

應龍聞報復行十五里翼日遇賊赤山方合戰應龍遠
以後隊遁歸府城一貴大隊隨之而君英等賊別攻鳳
山參將苗景龍敗死府城大震文武各吏盡室登舟人
無同志總兵歐陽凱游擊劉得紫副將許雲率師千有
五百出禦之中夜自驚擾黎明稍集而賊至許雲躍馬
陷陣官兵繼之賊大敗退屯竿津林時水師游擊游崇
功出哨笨港聞報亦以兵還入鹿耳門赴援五月朔朱
一貴杜君英合隊數萬來犯劉得紫以兵截中路口歐
陽凱許雲游崇功迎戰春牛埔而把總楊泰通賊爲內
應刺歐陽凱墜馬死官兵大潰劉得紫率兵還救馬蹄

聖武記

卷八

三

被執許雲游崇功血戰至日中矢砲俱盡各手刃數十
賊以死于是水師游擊張賢王鼎等率兵千餘戰艦四
十揚帆出澎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盡驅港內
商漁艇出鹿耳門渡海而周應龍遁回內地是日賊陷
臺灣府掠倉庫復開紅毛樓大獲鄭氏舊貯砲械硝磺
鉛鐵北路奸民賴池張岳等亦同日陷諸羅戕參將羅
萬倉凡七日而全臺陷朱一貴僞稱中興王號永和
封羣賊公侯太師將軍總兵以千計優伶冠服摩肩塞
道民爲之謠曰頭冠明朝冠身衣清朝衣五月稱永和
六月還康熙蓋人心皆不附賊也游擊劉得紫陷賊中

賊素重其名不殺聽收瘞各帥之尸禁諸學宮七日不食諸生林臯劉化鯉密陳諸賊可滅狀始受食謀恢復時逃官難民皆至澎湖澎湖協副將倉皇不知所措亦盡室登舟將渡廈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海岸守備林亮厲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諸臣正備緩急倚賴今未見一賊相率委去若國事何與其死國法曷若死賊請整兵船守要害俟賊至決戰不勝我死公等走未晚也馳赴海濱拔刀驅官民家屬登岸衆心始固時水師提督施世驃在廈門聞警即調兵渡海總督覺羅滿保疾馳至廈門施世驃已先二日率師出港矣滿

聖武記

卷八

七

保復調南澳鎮總兵藍廷珍至廈使總統渡臺水陸兵八千餘船四百艘六月朔出廈門港七日會提督施世驃于澎湖共兵萬二千有奇大小舟六百餘艘方是時臺中賊黨互相雄長攻擊杜君英爲朱一貴敗走剽掠村莊而淡水營守備陳策團練義勇固守要害又率淡水莊義民侯觀德李直三等以鄉兵破朱一貴賊數萬斬賊萬計而諸羅義民陳徽等亦起兵攻復縣治旋爲賊陷陳策遣人赴澎湖請兵滿保施世驃先後發兵千七百赴援適世驃獲賊諜吳良等二人于澎湖搜獲偽劄百道吳良澎湖把總降賊者也窮訊之盡知賊黨內

亂百姓不附我軍士氣倍奮滿保議三路進攻廷珍與世驃言南風已盛南路不可泊舟北路去府百餘里餉運艱度賊必屯聚中路宜直搗鹿耳門十日發澎湖以守備林亮千總董方爲前鋒并率善水者十餘駕小舟于鹿耳門表識沙路并載旂幟伏南北港時賊以大砲扼險迎拒十三日林亮董方以六舟冒死直進遙望砲臺火藥壘積專以砲注攻中之轟發如雷賊死無算衆軍齊集兩港悉樹我軍旂幟遂揚帆直渡鯤身鯤身者海沙也膠淺不能行大舟是日海潮驟漲八尺四百餘艘倏齊薄岸賊遁保安平鎮列隊迎拒林亮董方復先

聖武記

卷八

七

登陷陣藍廷珍督大隊繼之賊敗走官兵入安平鎮日猶未晡是夕施世驃亦乘潮至鹿耳門次日至鎮賊八千來犯安平我兵迎戰于四鯤身別遣小舟沿岸夾擊逐北至七鯤身瀨口復以火舟燒賊戰艦十六日賊數萬復犯安平駕牛車列盾爲陣冒砲火死突藍廷珍親督戰于二鯤身而林亮等別以小舟載砲附岸夾攻斬溺無算賊始退保府治不敢出惟沿岸列砲晝夜固守施世驃等下令戒各軍毋妄殺來降者悉縱還各樹大清良民幟于門惟抗拒者誅遠近脅從望風解散有西港仔義民某載家屬爲質願引大兵從西港登岸徑攻

賊巢施世驃即密遣林亮董方等以兵千有二百往十八日藍廷珍聞之急白世驃曰此險道也地多叢木易設伏且迫賊肘腋醜黨必衆而我軍甚孤若伏賊數千環攻乘我將奈何世驃曰可奈何廷珍曰請急以大隊進而別遣將分攻各港牽制使不得兼顧于是廷珍率舟師五千五百夜指西港仔黎明登岸則賊與林亮等方鏖戰我軍嚴陣設伏而進前鋒遇賊力戰伏兵突出竹林橫截賊陣左右奇兵繞後夾攻賊大潰北廷珍料賊必夜來劫營初更卷帳偃旗伏蔗林間賊果至不見一人大驚伏起衝擊大敗之十九日逐北至府城賊數

聖武記

卷八

一

萬皆遁而施世驃亦分敗西南兩路之賊同日抵城自鹿耳門至是凡七日廷珍報滿保于廈門而施世驃先于軍中奏捷矣復分遣官兵擴清南北二路而游擊劉得紫亦自賊中拔歸大營請為鄉導淡水營守備陳策率接淡之兵南下諸羅與大軍合北路賊黨潰散殆盡朱一貴走灣裏溪為村民禽獻惟逆黨杜君英杜會三陳福壽江國論等尙未獲廷珍購得一二皆善待之使轉招其黨旬日先後出降與朱一貴皆檻送京師磔死臺灣平其敗逃之游擊周應龍及棄臺逃回之道府廳縣訊治伏法知府王珍剖棺梟示先是 朝廷得施

世驃捷奏大喜賜東珠朝帽黃帶四圍龍補服又徑擢淡水營守備陳策為臺灣鎮總兵官加左都督藍廷珍仍統兵留臺灣彈壓以施世驃奏中不及廷珍戰功也八月臺灣怪風暴雨流火燭天竟夜海水皆立諸港船互相撞壞如漂柿敗葉或飄上平陸地大震翼日始霽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以風災奏聞發帑開倉大賑而施世驃終夜露立風雨中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卒于軍調廣東提督姚堂代其任時廷議移臺鎮總兵官于澎湖而設陸地副將于府治裁水陸兩中營歸內地藍廷珍力爭不可提臣姚堂亦以為言乃仍令總兵鎮

聖武記

卷八

一

臺副將駐澎 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巡臺灣察民疾苦廷珍之征臺也其弟鼎元在軍中文移書檄皆出其手如論臺鎮不可移澎又言臺變皆自內起罕自外入鹿耳門不宜設礮城以資賊守而阻攻討又言諸羅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割為二縣皆不易之論其後乾隆中用其言分立彰化縣云鼎元號鹿洲漳浦人由貢生官至廣州知府有平臺紀略鹿洲文集說海防甚具或問朱一貴以前紅毛取倭鄭氏取紅毛本朝取鄭氏非皆變自外入者乎臣源曰耶穌不惑紅毛不乘夷間不投鄭兵不與子不少國不內亂王師亦

豈得而馮陵乎日月蝕于外其賊在于內

聖武記

卷八

七

乾隆三定臺灣記

臺灣不宜有亂也土沃產阜耕一餘三海外科徭簡夜戶不閉然而未嘗三十年不亂其亂非外寇而皆內賊朱一貴林爽文其尤著者也一貴既俘以諸羅北境遼瀾增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地大物賚漳泉惠潮之民日衆寄籍分黨葉牙其間守土官又日朘削之于是民輕視吏及其樹幟械鬪動以萬計將士不能彈治惟以虛聲脅利于是民輕視兵近山土沃民墾日廣巡撫楊景素立界限之將界外良田盡畀生番番不知耕仍爲內地游民偷墾地既化外易藪奸宄又獄有不能結者

聖武記

卷八

七

輒誘殺生番以歸獄于是既毆民以歸番又毆番以黨賊林爽文者居彰化之大理杙地險族強豪猾揮霍聚羣不逞之徒結天地會數十年將吏務爲覆蔽不之問黨日橫熾總兵柴大紀調兵三百使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往捕駐營五里外之大墩勒村民禽獻先焚無辜數小村林之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軍覆將吏死焉彰化遂陷時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賊初起時總兵柴大紀適在彰化知縣俞峻請雷彈壓大紀託言歸府城調兵逾一旬而彰化陷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戕知縣及

淡水廳同知而鳳山盜莊大田亦陷其縣臺灣沙土浮
疏不時地震故城無磚石皆掘濠樹竹為城府城亦樹
城也總兵柴大紀兵備道永福等守之賊分路來犯柴
大紀禦諸鹽埕橋殺賊千計橋距府城五十里扼水陸
交大紀自守之賊始不敢窺府城明年正月初旬水師
提督海澄公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副將徐鼎士各
以兵渡海至黃仕簡檄柴大紀北取諸羅郝壯猷南取
鳳山各率兵二千惟大紀連戰破賊遂復諸羅而郝壯
猷南出二十里卽阻賊頓兵幾五十日始進鳳山鳳山
城已空招民復業賊混其中吏復不覺三月十日城復

聖武記

卷八

五

陷游擊鄭嵩死焉壯猷遁歸府城又任承恩至鹿港距
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不敢進初林爽文之反也適
當漳泉二府人械鬪之後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
彰化之鹿港賊遣偽官來收稅泉民林湊等起義一鼓
禽之故鹿港海口未失賊所畏惟泉人也及黃任兩提
督兵至泉人爭思助官兵殺賊兩提督不知驅策反觀
望遠巡坐失事機 上命總督常青為將軍往督師
以李侍堯署浙閩總督復調廣東兵四千浙兵三千駐
防滿兵千江南提督藍元枚故漳人藍廷珍之子也習
臺灣事 命移赴軍與福州將軍恒瑞均為參贊分

聖武記 卷八

赴府城鹿港誅失律之郝壯猷逮提督任承恩以柴大
紀代之藍元枚至臺僅三月卽病卒常青恒瑞以五月
出師離府城十里遇賊萬餘甫交綏卽退又請增兵萬
賊以其暇逼脅各村不從輒焚劫于是泉人亦弭首附
于賊官兵未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南路莊大田驅之
以攻府城北路林爽文驅之以攻諸羅幸南路賊黨莊
錫舍來降倒戈殺賊城中又開紅毛樓得大礮十餘大
礮丸百餘分路轟拒故府城得不陷而諸羅據南北之
中屏蔽府城林爽文必欲得之晝夜圍攻又攻鹽水港
鹿仔港以斷府縣餉道大紀皆分兵擊奪之決其堰澗

聖武記

卷八

三

破其礮車以守城兵四千戰賊數萬又屢禽內應奸細
出奇兵奪賊時積 詔以大紀用法嚴明載入行軍
紀律特授參贊大臣常青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
游擊田蓋玉副將蔡攀龍等三次往援皆中途為賊所
截僅得入城損兵大半諸羅圍日密城中以地瓜野菜
油糲充食常青頓兵府城恒瑞及總兵普吉保兩路援
諸羅兵各五六千不敢進反張皇賊勢奏請兵六萬
詔解常青恒瑞之任以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又
命柴大紀捍衛兵民出城再圍進取十一月大紀奏

三四三

言諸羅為府城北障諸羅失則賊尾而至府城府城亦危且半載以來深濠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甚難而城箱內外義民不下四萬實不忍委之于賊惟有竭力固守待援

上覽奏墮淚

詔曰大紀當糧

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為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其改諸羅縣為嘉義縣大紀封義勇伯世襲罔替并令浙江巡撫以萬金賞其家俟大兵克復與福康安同來瞻覲福康安中途聞賊勢盛亦奏請增兵而後進

上嚴飭之 命頒內庫所藏大吉祥利益右旋螺以利渡海風帆十月守風鹿港忽一晝夜順風數百艘抵

聖武記

卷八

三

港口帆檣列數里各村莊被賊脅者望風解散爭為鄉導聲言直擣大里杙賊巢而陰趨縣治十一月八日大兵六千義勇千餘遇賊裔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數十衝賊陣矢無不中賊披靡遂怒馬殺入賊分伏竹蔗林遂截官兵我兵五隊分戰再敗之牛稠山即日海蘭察抵嘉義城次日福康安亦至復乘勝追賊克之于斗六門遂擣大里杙賊猶萬餘迎拒乘我步兵未集先萬炬來索戰我前鋒千騎伏溝塍間銃矢從暗擊明發無不中賊遽滅火鳴鼓來攻復尋鼓聲擊之賊旋敗旋進我步騎鏖戰竟夜黎明遂克其巢林爽文已攜家走

集集埔乃通生番隘口也據溪岸壘石環數里十二月官兵伐箐騰險而上殺賊千餘又破餘賊二千于小半天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生番社而自與死黨數十竄箐谷皆就禽遂移師而南剿莊大田于牛莊屢敗賊追至極南之郎嶠負山阻海我舟師先截其走路而大兵環山圍之斬溺各數千莊大田亦就俘臺灣平其右旋白螺 命即存布政司庫凡將軍總督提督渡臺及冊使封琉球則佩之以行是年始罷遣巡臺御史及番民田界之禁初福康安之解諸羅圍也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囊韉之儀福康安即劾其前後奏報不

聖武記

卷八

三

實 上以大紀固守孤城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食垂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于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為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又福康安抵諸羅後凡有攻剿皆不派柴大紀蔡攀龍而于擁兵不救之恒瑞非惟不効且屢敘其戰功曲為庇護恒瑞本應軍前正法恐駭聽聞其逮交刑部治罪尋遣戍伊犁會侍郎德成自浙江歸 上以福康安所劾大紀事詢之成德因奏柴大紀在任貪黷令兵私回內地貿易

及賊起倉卒不早撲滅致猖獗又逮問提督任承恩供亦同命李侍堯福康安查奏五十三年正月 詔曰柴大紀前此久困圍城不肯退兵奏至時朕披閱墮淚即在廷諸臣凡有人心者無不歎其義勇用人者當錄其大功而宥其小愆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劾遽治以無名之罪前詢李侍堯之旨至今尙未復奏殆亦難于措詞耶尋李侍堯奏至略如福康安指福康安奏言大紀鹽程橋之戰尙爲出力守禦諸羅亦有微勞惟以專闕大員既不能整飭于平日又不能撲滅于臨時皆紀律不明所致請卽解京正法七月大紀逮至京 命

聖武記

卷八

三

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覆訊大紀再三稱冤上廷訊大紀始引咎仍微訴其枉 詔曰福康安等擬大紀斬決朕念其守城微勞原欲從寬未減改爲監候乃展轉狡辯取死豈可復從寬典其卽依所擬正法黃仕簡任承恩罪均惟一爲海澄公黃梧之裔一爲任舉之子賞其一死時議以大紀之死也不知引咎味帥臣之體與張廣泗不服訥親之劾而負氣大廷者何異豈知 聖主衡功過燭隱微早洞見萬里外哉臣源曰今日治臺之勢與昔時異鄭氏竊踞海嶠朝不保夕惟慮大兵之入故重扼鹿耳門各海口今隸版圖

將二百年皆內賊罕外寇則其防在山而不專在海蔡之亂亦臺澎陸地 臺澎一鎮水陸十三營額兵萬四千上匪勾引之入 屬皆畱內地故有叛民無叛兵則其防在民而不在兵一歲三穫餘糧近濟閩省遠給天津糖布材木利盡南海惟忠械鬪畝會之梗頑胥役之擾索則其治又不在富而在教康熙中初取臺灣僅三縣地鳳南羅北臺灣中地近鹿耳門海口故就置府治其後北境日擴負未爭往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又北增淡水廳則府城已偏于南且鹿耳門距泉之廈門八九百里而鹿港距

聖武記

卷八

三

泉之虹江口僅四百里風利半日可達視鹿耳門尤扼要議者以爲宜移府治于諸羅負山帶溪以據南北之中而移彰化城于鹿港以扼海口之吭此山前形勢也山後地則嘉慶中始開西南北負山東面海絡以三港屏以龜嶼本三十六社生番地承平久山前地利盡乃漸墾及山後自北而南爲頭圍二圍三圍而漳人吳沙者練勇開路以捍生番負遷有無以招流寓闢地至五圍六圍耕民六萬口地袤五百里埔社沃土田而水社秀溪山且負陰抱陽爲臺灣之正面吳沙既富自恥化外屢乞升科屬版籍臺其莫之受也既而沙集義勇敗

海寇蔡牽于山後又連敗朱濆事 聞始詔收其地

立葛仔蘭廳以同知理之其生番地未闢者尙大半然
臺灣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二百五十餘萬而生熟
番不及二十分之一其盛衰若有天數焉氣運所至有
開必先榛榛狉狉厥始農炎彼封豫章之山禁蓋田之
田使川瀆愛其實貨力弃于原者蓋兵沙之所憐哉

聖武記

卷八

七

嘉慶東南靖海記

國家自康熙二十二年克臺灣平鄭氏二十四年大開
海禁閩粵浙吳航天萬里鯨鯢不波及嘉慶初年而有
艇盜之擾艇盜者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竊國後師老
財匱乃招瀕海亡命資以兵船誘以官爵令劫內洋商
舶以濟兵餉夏至秋歸踪跡飄忽大為患粵地繼而內
地土盜鳳尾幫水灣幫亦附之遂深入閩浙土盜倚夷
艇為聲勢而夷艇恃土盜為鄉導三省洋面各數千里
我北則彼南我南則彼北我當艇則土盜肆其劫我當
土盜則艇為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礮即遇亦未必能勝

聖武記

卷八

七

土盜狡又有內應每暫遁而旋聚而是時川陝教匪方
熾 朝廷方注意西征未遑遠籌島嶼以故賊氛益
惡嘉慶元年福州將軍魁倫兩廣總督吉慶先後奏言
獲烏艚船海盜陳天保等有安南總兵及寶玉侯敕印
敕安南國王阮光纘查奏尙謂國王不知也四年安南
農耐舊阮王與新阮交兵禽送海賊莫扶觀等皆內地
奸民受安南偽封東海王及總兵 朝廷始知安南
藪奸誨盜之罪五年六月夷艇三十餘水澳鳳尾各六
七十艘皆萃于浙偏台州將登岸巡撫阮元提督蒼保
奏以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賊泊龍王堂

松門山下颶風雷雨大作賊船撞破覆溺殆盡僅餘一二艇漂出外海其泗岸及附敗舟者皆為水陸官兵所俘獲安南偽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敕印擲還其國安南烏艚船百餘號總兵十二人分前中後三支每支四總兵倫貴利等其後支也會安南旋為農耐王阮福映所滅新受封守 朝廷約束盡逐國內奸匪由是艇賊無所巢穴其在閩者皆為漳盜蔡牽所并牽同安人奸猾善捭闖能使其眾既得夷艇夷礮凡水澳鳳尾餘黨皆附之復大猖獗凡商船出洋者勒稅番銀四百圓同船倍之乃免劫且結陸地會匪陰濟船械硝磺米糧而官修戰艦笨窳不能放洋轉雇商船為剿捕之用是時廣東總督長麟仿商船之式捐修米艇數十艘賊有效于是浙江巡撫阮元率官商捐金十餘萬付李長庚赴閩造大艦三十名日靈船鑄大礮四百餘配之廣東巡撫孫玉庭亦奏言從古但聞海防不聞海戰粵洋三千餘里賊蹤飄忽兵分勢單終年在洋奔逐迄無成效不如專力防守海口嚴禁岸奸為以逸待勞之計其官運鹽船及貿易商船皆配兵船巡護是海防亦非置舟師于不用 詔行之是冬擢李長庚浙江提督時蔡牽以五十艇踞閩洋而水澳賊首林亞孫為浙兵

聖武記

卷八

美

殲于東白有侯齊天者收水澳及鳳尾餘幫有船十七白為一隊為牽所誘殺而其黨張阿治復魁其眾號新興幫居浙洋八年正月牽竄定海進香普陀適李長庚掩至牽僅以身免晝夜窮追至閩洋賊糧硝盡蓬索朽我師又據上風賊不能遁乃偽乞降于閩總督玉德王德道與泉兵備道慶祿赴三沙招撫之牽又曰果許我降勿令浙師上風逼我玉德還檄浙師收港勿出于是牽得聞繕檣械備糧糧揚帆去浙兵追擊于三沙于温州凡奪舟沉舟燒舟者六賊畏寔船甚厚路閩商更造大于寔船之船先後載貨出洋偽報被劫牽連得大海

聖武記

卷八

美

其二副船又斷其坐船篷索會風雨驟起賊遁去牽責
 濱不用命濱怒遂與牽分是冬長庚敗朱濱于甲子洋
 十年夏又擊牽于青龍港是冬牽聚百餘艘復犯臺灣
 沉舟鹿耳門以塞官兵又結土匪萬餘攻府城白蠟鎮
 海王十一年二月 詔責玉德歷年廢弛致賊氣日
 熾且福建水陸官兵七萬有餘調渡臺者不過三四千
 豈能滅此二萬有餘之賊 特命成都將軍德楞泰
 佩欽差大臣關防調四川兵三千赴剿將軍賽沖阿副
 之會蔡牽為李長庚敗走乃罷德楞泰之行惟賽沖阿
 赴臺灣初賊塞鹿耳門時惟二汕二港尚通小舟長庚
 聖武記 卷八 完

扼南北二汕外別以小澎船五十令總兵許松年王得
 祿由大港繞安平港入攻之焚獲三十餘船俘賊千餘
 水陸並進連五戰皆破賊二月朔復盡焚洲仔尾之柵
 與南汕來襲之船賊大敗困守北汕如獸在阱會七日
 風潮驟漲北汕所沉舟為風浪掀起漂去賊奪門出官
 兵追截其船十餘卒以閩師不助扼各港長庚所將水
 師卒僅三千餘故賊竟遁去長庚奏言蔡逆未能殲禽
 者實由兵船不得力接濟未斷絕所致臣所乘之船較
 各鎮為最大及逼近蔡牽坐船尚低五六尺其餘諸鎮
 之船更為不及曾與三鎮總兵願預支養廉捐造大船

十五號海門金壇二鎮亦願捐造十五號而督臣以造
 船需數月之久借帑四五萬兩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賊
 無兩載不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柁折則船
 為虛器風篷爛則寸步難行乃逆賊在鹿耳門竄出僅
 餘三十船篷朽硝缺一回闔地裝篷燂洗煥然一新糧
 藥充足賊何日可滅 上禱玉德職逮問治罪以阿
 林保代之時閩文武吏以不協剿不斷岸奸懼獲罪交
 譴長庚于新督阿林保阿林保即三疏密劾之時浙撫
 阮元以憂去 上密詢浙撫清安泰清安泰奏言長
 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
 聖武記 卷八 早

能及且忘身殉國兩載在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
 其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屢
 冒危險八月中剿賊漁山圍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
 受多創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鏖戰不退故賊中有不
 畏千萬兵只畏李長庚之語實水師諸將冠惟海艘越
 兩三旬若不燂洗則苔粘螿結駕駛不靈其收港并非
 逗畱且海中剿賊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猶
 數千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
 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不戰日晚
 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熟賊衆我寡前無泊地皆

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鈎鏃去其皮網，以大礮壞其舵牙蓬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數千里，皆沿海內洋，其外洋灑瀚，則無船可掠，無處可依，從不敢往。惟遇剿急時，始間以爲遁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追誅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卽有覆溺之憂。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

聖武記

卷八

聖

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復然，故嘗屢月不獲一賊。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閩省商船無定制，一報被劫，則商船卽爲賊船，愈高大多礮多糧，則愈足資寇。近日長庚剿賊，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之船，但以隔斷爲功，不以禽獲爲功，而長庚自以已兵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財充積而不能爲禽，賊禽王之計，且水陸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反

稽時而事機之來，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盡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濟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奏入。

上切責阿林保甫蒞任旬月，卽專以去長庚爲事，倘朕輕信其言，豈不自失。良將嗣後剿賊事，責成長庚一人。阿林保倘忌功，掣肘則玉德卽其前車之監，并飭造大同安梭船三十，其未成以前，先雇大商船備剿。十月長庚追蔡牽於粵洋，殲其姪蔡天來之船。十二年春，擊牽于粵之大星嶼。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島。十二月率

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澳，窮其所向，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長庚擊破牽舢篷，又自以火攻船，維其後艙，賊急發艙尾一礮，適中長庚喉而殞。是時閩粵水師合剿，數十倍于賊，少持之，立可殲滅。而張見陞庸懦且狃于閩師，左次無咎也。遙見總統船亂，遽麾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事聞。上震悼，追封壯烈伯。諡忠毅。命原籍同安縣立專祠，以長庚裨將王得祿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敵愾爲長庚雪讐憤。時蔡牽朱瀆窺臺灣不獲，則屢繞窺臺灣後山之噶仔蘭，爲土民生番擊退。詔收入內地，毋爲賊踞。其漳泉赴

聖武記

卷八

聖

臺買米之船令兵船配行。渾其旗幟以誘賊。十三年率自安南回棹。朱潰資之復與潰合。幫入浙。并與土盜張阿治相應。巡撫阮元復蒞任。用間離之。潰復舍牽竄。閩俄為許松年轟斃。弟朱渥領其眾。牽亦為浙兵擊敗。竄閩。乃并力剿張阿治。又訪禽其母與弟于閩。之惠安。阿治乃率其黨五百人。轍八十餘。乞降。又小差幫駱亞盧亦為提督邱良功所殲。浙洋土盜平。明年七月。朱渥亦率眾三千餘。繳船四十二。轍八百餘。降于閩。于是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剿蔡牽於定海之漁山。俱乘上風。賊懼。東南遁。轉戰至黑水洋。偪賊船。火

聖武記

卷八

聖

攻之夜。半風浪并怒。不得登賊船。隨浪戲出。明日仍據上風。截之。各舟師環攻。賊且戰且逃。傍午。逾黑水洋。見綠水。良功懼。賊暮遁。外洋大呼。以已舟。駢于賊舟。東閩舟駢於浙舟。東賊遂與浙篷結。浙篷毀。賊以棹札浙船。決死戰。予賞良功。腓浙船毀。旋脫出。閩船復駢于賊船。賊夥黨舟皆為諸鎮所隔。不能援救。牽船僅餘三十。賊鉛丸罄。以番銀作礮子。王得祿亦受傷。揮兵火其尾樓。復以坐船衝斷其舵。牽知無救。乃首尾舉礮。自裂其船。沉于海。詔封王得祿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于是閩浙二洋巨盜皆滅。論者謂賊之生死在閩浙之合不

合前此賊屢困于浙。而閩不協力。至是閩浙合。而賊遂殲矣。惟粵洋之艇賊。獨存。初安南夷艇敗竄。其餘黨。雷粵者共五幫。曰林阿發。曰總兵保。曰郭學顯。曰烏石。曰鄭乙。嘉慶十年。有會匪李崇玉。與艇賊通。官捕急。逸于海。竄各幫內。兩廣總督那彥成。誘禽之。給給五品頂戴。又招降洋匪三千餘。請賞頂戴銀兩。上以那彥成不剿先撫。濫給官職。且皆懸賞購募。非窮蹙求生。致有為民不如為盜之謠。恐貽後患。召還。以吳熊光代之。十一年。吳熊光奏言。高州府之吳川。雷州府之遂溪。為通洋盜藪。宜禽匪徒。塞港口。以清其源。并禁商民代駕暹

聖武記

卷八

聖

羅貨船進口貿易。以防代銷盜贓之弊。其澄海縣民領照買暹羅米者。同棹多不符數。禁如之。至粵。礦缺產。而夷船壓船。鹹沙亦可煎硝。請于進口時收買。從之。十四年。百齡代吳熊光督粵。禁岸奸接。擠益嚴。盡改粵糧水運為陸運。其南澳廳及瓊州隔海者。以兵護送。其硝磺各廠亦改商歸官。賊外洋無可劫。乃冒死撥小船入掠內河。官兵先後捕斬。是秋。總兵許廷桂擊殲盜首總兵保。圍其數十船。適鄭乙幫之張保仔三百餘艘。蟻擁而至。據上風。眾寡不敵。許廷桂敗死。張保仔遂入掠香山。之大黃捕。百齡調兵內外夾攻。斷其走路。賊旋突圍遁。

奏劾提督孫全謀總兵順德等軍無節制置塞港之石舟與焚賊之火艇皆不用失機誤事 詔革職戴罪

効力時粵賊惟郭學顯鄭乙妻二大幫至是郭賊決計

出降與鄭乙幫力鬪禽鄭夥三百餘奪船十一自率眾

五千餘大小船九十餘礮四百餘入平海投獻時鄭乙

死已久其妻思降未決而張保仔代領其眾至是屢為

官兵所蹙鄭乙妻遂于十五年二月先詣省城乞降令

張保仔率眾萬有六千船二百七十餘艘礮千餘赴香

山海口百齡親往受之赦令隨軍自贖乃檄各鎮會剿

烏石幫于儋州洋盡俘其眾又降東海幫林阿發等三

聖武記 卷八 聖

千四百餘粵賊平 詔以粵東嚴斷接濟力行團練

各賊不能上岸掠食而安南臣服以來又無處銷賊是

以窮蹙投誠皆百齡號令嚴明所致賞輕車都尉世職

是年蔡牽餘黨千有三百亦降于福建

臣源曰嘉慶十五年 詔言國家經理大事當扼其

要領譬治病當究其病源如剿教匪則堅壁清野為要

靖洋匪則杜絕岸奸為要大哉 王言可謂戰勝廟

堂之上矣人知海賊之巢穴在島洋而不知海賊之生

資皆在陸岸岳武穆言以官兵攻水賊則難以水賊攻

水賊則易若乃不攻水賊而坐制水賊之命尤折衝上

計哉邇者英夷猖獗 朝廷慨然思樓船伏波之將

然使非將相同心督撫協力收沿海之梟徒聯效順之

島國則我不能以夷攻夷而彼反能以漢攻漢嗚呼此

戚繼光所以流涕于江陵宜黃也 評繪宜黃人 三邊總督

聖武記 卷八 吳

康熙武昌兵變記

康熙十三年三藩叛朝議以湖廣當雲貴衝增總督標兵二營并向所設三營為兵五千以總督蔡毓榮將之進戰暨二十三年雲貴平總督董衛國奏汰兵二千復三營舊制明年三月徐國相代之復裁一千先後散處湘湖間落魄無歸督標僅存二千人皆蔡毓榮征滇時所募精銳也賊平後其軍功職銜部議皆不允除官標兵已缺望及二十有七年并裁湖廣總督員缺標兵二千不籌安置截日罷餉于是洵聚謀變五月十二日舊督徐國相還朝既登舟裁兵百餘圍訴索餉徐國相急

聖武記

卷八

聖

解纜去衆遂大譁于是署按察使黃州知府蘇良嗣署驛鹽道武昌府同知朱璘署武昌府知府通判張芑撫標游擊馬駿聲等走白巡撫柯永昇遣督標守備胡定海往詰之僉以督標中軍副將傅爾學扣餉為詞核算共金五千米千石乃議傅爾學出其半各官醪給其半并諭以願歸農願充伍者分別安置衆謹呼去已而復日譁于撫轅欲設武昌鎮總兵復歸部曲朱璘密獻計于永昇擇驍桀夏逢龍等五十人為撫標親兵犒以金餘分隸他部官給船米行有日矣而副將傅爾學斬起功千總胡耀乾等潛搆之又為妖僧大元煽惑遂推逢

龍為魁而大元謀主夏逢龍者景陵人使氣好大言以施與排解服衆皆呼夏包子僧大元者坐東門山隈不語數年一日相逢龍旦夕當大貴且言夜見楚王臺上白氣如雨散占主兵二十二日黎明衆遂大譟露刃圍撫署射傷襄陽鎮總兵許盛于轅門入署奪敕印永昇投井死逢龍遂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黃繼鳴金呵殿踞閩馬廐官廳南面坐旗纛皆白其黨翦髮為識挾署布政使督糧道參議葉映樞以下諸官次第至迫以偽職映樞佯好言令開城門毋傷百姓而自具遺疏遣家人懷印出城自到死朱璘張芑罵賊被縛暴烈日中自

聖武記

卷八

吳

辰至酉又拘之別室芑密與胡定海謀令守備李國俊詭附賊為內應猝未有以得當也當是時賊盡招還前裁兵數千皆征滇百戰之卒又募江湖盜賊縱獄囚放兵四劫連陷武昌咸寧嘉魚蒲圻及漢陽諸縣脅從數萬使偽總兵胡耀乾偕僧大元守省城而逢龍自將驍銳渡漢陽犯德安連陷黃陂孝感雲夢圍應城將長驅荆襄應城兵僅數十知縣齊國政率居民守禦九晝夜荆州將軍噶爾漢以駐防兵至連戰卻賊賊復潛遣死士夜半梯城蟻附而上李國俊在賊營懼城中不知也甫及半遠鳴鉦大呼城中皆驚起登陴矢石交下賊墜

退官軍出城縱擊大敗之逢龍遁還武昌西路始無恐
國俊密約武昌守備胡定海內應書誤送胡耀乾所耀
乾以兵出迓將執之國俊覺而東走與追者轉戰至樊
湖死之初賊遣別將趙得東犯黃州舟蔽江下礮聞數
十里黃州副將阮述謀拒之而麾下已樹白幟應賊乃
棄城走蘄水而蘄州營卒丁原等亦焚掠謀變會朱璘
張芑許盛皆乘賊西上時以計自拔逾城出東告急于
安慶江寧時 朝廷已遣都統瓦岱爲振武將軍調
江寧滿漢兵水路兼程進七月復黃州降賊將趙得而
張芑亦與蘄州守備李馥延知縣喬文錦等斬賊將復

聖武記

卷八

兪

武昌縣東路郡縣皆反正其上游則湖廣提督徐治都
以常德舟師出洞庭抵武昌六十里之金口賊悉衆禦
之謀以驍銳衝我前而分兵夾攻其後會官兵已禽賊
將于蒲圻而夷陵鎮總兵嚴宏南陽鎮總兵史孔華亦
敗賊兵于蔡店復漢陽賊始不敢旁出繞襄提督戰賊
于赤磯山之鯉魚塢薄暮適大雨賊弓膠火藥濕乃上
風縱火以精騎蹂之賊大潰逢龍單騎奔武昌則守武
昌之胡耀乾已斬僧大元獻城矣逢龍至不敢入亡命
黃岡索飯村寺書生易惟聖等報大軍禽之與其黨胡
耀乾等皆伏誅七月二十八日 軍次漢陽奏捷距賊

起事兩閱月賊平詔贈卹殉難諸臣葉映樞以下其受
困不屈者各復故職仍設湖廣總督迄今爲定制自滇
逆以來寧夏河南所在兵燹隨時懲撫具見方略者不
復述焉

聖武記

卷八

辛

嘉慶寧陝兵變記

南山起隴西尾商邱阻與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五
即形勢要害又據南山秦嶺之腹乾隆中巡撫畢沅始
奏設廳治以轄山內嘉慶五年又就其地置寧陝鎮節
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
險兵悍為漢北第一雄鎮七年奏報戡定九年三省肅
清額勒登保德楞泰先後還京師十年七月而有寧陝
新兵之變初額勒登保于八年奏言南山內食糧價貴
請于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五錢俟三年後減給四錢是
年六月屆三年減給之期陝西布政使朱勳以未奉部

聖武記

卷八

聖

議并四錢停給又借給包穀二千餘石抵三月糧新兵
大譁時陝西提督楊遇春入都總兵楊芳赴固原署提
督事而以副將楊之震護寧陝鎮總兵遇兵士訴者不
曉諭輒笞治于是左右二營兵陳達順陳先倫謀變糾
黨二百餘焚掠新舊二城戕副將游擊劫庫獄以叛賊
黨蒲大芳等以楊芳得士心先護送其家屬于興安而
後歸從賊楊遇春行至西安聞變即奏調省標滿漢兵
二千餘固原河洲兵二千餘剿之 命德楞泰以
欽差大臣同札克塔爾馳赴陝賊煽脅各汛新兵八
黨大半四川人欲由棧道南走川西陝甘總督倭什布

馳扼徽鳳四川提督豐紳扼七盤關楊遇春馳赴寧陝
廳盡調各汛新兵歸大營以絕其糾結賊已奔華陽二
即壩破洋縣虜脅二千餘騎二百八月德楞泰馳抵漢
中奏言賊勢猖獗宜厚集兵力復調四川兵五千湖北
兵二千又請發木蘭進哨兵百人赴軍賊攻石泉總兵
王兆夢拒守楊芳亦以固原兵二百馳抵石泉賊折回
寧陝時新舊城已毀于賊參將胡定泰署同知李鼎退
守焦家堡殺傷賊百餘乃退走四畝地東犯鎮安
詔湖北巡撫全保嚴備鄖陽河南巡撫馬慧裕嚴備商
州九月賊攻孝義廳分隊窺子午峪楊芳馳扼峪口

聖武記

卷八

聖

上責德楞泰擁兵不進致賊橫行日鴟張德楞泰使
楊遇春札克塔爾以兵五千由洋縣入山擊賊而自以
四千兵繼進賊復西趨斜峪攻鄂縣楊芳復馳救力擊
其劫營之賊身受數創麤戰竟夜黎明賊知為楊芳軍
始南轉入山初德楞泰使楊芳將新兵千餘別為一隊
不與他兵相間以視士心向背至是謂新兵已與賊分
無內顧憂始檄諸軍進擊時賊起事頭目百四十八各
招黨羽每人所招或百餘或數百旬月萬計又選其能
戰之賊步騎三千為前鋒以陳先倫陳達順不得眾心
改推蒲大芳為首羣賊皆聽指揮遇楊遇春軍于方柴

關兵賊隔河尙有相指訊者及戰數合互有殺傷蒲大芳陷陣力戰衝官兵爲數隊又伏賊繞出陣後官兵且戰且走遂大潰賊圍札克塔爾于汛堡數重楊遇春僅餘親兵數十登山斷後賊追至忽反走乃收潰散扼方柴關次日楊芳馳至議以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鬪志而賊兩戰皆見二楊輒辟易尙有舊部曲誼乃議楊遇春按兵緩攻而楊芳單騎直入賊營萬衆怍愕楊芳故得蒲大芳心又擗闔操縱衆警不敢動逾二日卒使蒲大芳誘縛陳先倫陳達順向

聖武記

卷八

聖

貴三賊出詣遇春軍以降又率蒲大芳邀擊不降之千餘賊于江口斬賊首朱先貴等遂盡率其黨四千餘分屯待命德楞泰遂以叛賊震懾兵威窮蹙乞命奏其叛卒二百二十四人盡釋歸伍上震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縱叛損威罷其御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及一切差使德楞泰覆奏以官兵新勦餉運難繼爲詞上又詰叛兵旣非畏威窮蹙何以肯降德楞泰詞塞乃使薛大烈馳覲面奏于是總督倭什布謫科布多駐防札克塔爾降四川副將楊遇春降寧陝鎮總兵其寧陝兵額裁汰二千戍其降卒二百于新疆而楊芳以平日

馭兵不嚴釀變劫罷遣戍使率降卒出關其文吏停折銀發包穀激變者置不問是年十二月四川復有綏定府新兵之變兵備道嚴世鉉知府王世濤守備王國雄俱踰城走達縣知縣余永寧朝服升堂諭賊賊出城受約束乃開庫募鄉勇守城會副將桂涵馳至掩捕殆盡詔斬棄城激變之王國雄以殉明年正月復有西鄉瓦石營新兵之變太平協副將羅思舉星馳擊敗之賊竄巴山官軍至復出乞降詔以新兵效尤皆寧陝縱叛所致悉誅無赦十二年冬伊犁將軍松筠以戍卒蒲大芳等怨望桀驁先後調赴伊犁中途以軍法便

聖武記

卷八

聖

宜悉誅之上責其專擅然卒不之罪德楞泰旣劾戍楊芳恐物議不平復密奏申雪之言使功不如使過楊芳至伊犁未一月卽赦還不數年復建節陝甘道光六年以征回疆俘張格爾功封果勇侯別詳餘記論者謂叛兵習流賊之故智使楊芳遲招撫數日賊已議分數十路突秦隴楚蜀荼毒生靈老師糜餉曷所紀極追數千出柙走險之兇虎毆使歸閑就勒機不容髮計不反顧天也非人也孫子論用兵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故嘗論二楊勞烈當以招撫寧陝爲稱首

乾隆臨清靖賊記

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由運河供億 京師而臨清
州縮較南北水陸咽喉有新舊二城皆瀕運河東岸舊
城土垣周三四十里市廛鱗次數萬家與新城等乾隆
三十九年兗州府壽張奸民王倫以清水邪教運氣治
病教拳勇往來山東號召無賴亡命徒黨日眾羨臨清
之富庶又大兵方征金川意畿輔兵備或虛倡言有四
十日大劫從之者得免壽張知縣沈齊義捕之賊遂于
八月二十有八日夜襲城戍吏賊先言破城日當有風
雨及期適應眾益信承平久官民皆不習兵賊連陷堂

聖武記

卷八

奎

邑陷陽穀皆劫掠棄城遁分趨臨清東昌圖阻運道眾
數千時 上駐蹕熱河行在大學士舒赫德奉
命視河南決口未出都 命佩欽差大臣關防由天
津馳赴山東督師 命額駙那旺多爾濟左都御史
阿思哈率健銳火器營兵千又簡吉林索倫善射手五
十為選鋒 詔直隸總督周元理以兵防廣平大名
界而河道總督姚立德防東昌時總兵惟一以兵三百
擊賊堂邑復以兵八百擊賊柳林皆不利賊圍巡撫徐
績軍于臨清之梁家淺惟一援之賊解圍趨運河官兵
不扼運河東岸惟知閉城守賊遂結筏渡據臨清舊城

伴禁殺掠以車三百兩塞街巷脅丁壯圍攻新城城上
銃礮擊之不能中乃裸婦女血雞犬厭之復敗其火車
十四日總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圖肯以兵千餘至不
知休城中伺間出奇即倉卒戰城外既敗復不入城而
走東昌 詔斬以徇會各郡援兵漸集臨清兵民議
夜半絕城揜賊不備副將葉信不可回空糧艘阻橋聞
不得進賊反脅紳夫以攻城又東糧艘為浮橋圖北渡
時禁旅由德州攻其東東昌兵攻其南直隸兵由景州
故城攻其北又以兵扼館陶防西竄直隸總兵萬朝興
破賊二千于運河西岸燬浮橋及閘口之橋又遣兵扼

聖武記

卷八

奎

下游三岔河敗其西渡之賊二十有三日舒赫德軍抵
臨清賊千餘北出率官兵而驍賊五六百陣舊城東門
迎戰舒赫德遣侍衛音濟圖等以禁旅三百追賊北門
外而自攻東門賊敗竄城內短兵巷戰官軍先後焚斬
及赴河死者千餘驅城東南之賊盡歸西北音濟圖既
殲北竄千賊于塔灣亦遣兵搜王倫于城中大宅毀墻
入手禽之為十餘賊所奪賊登樓縱火死復殲巷戰女
賊烏氏等數十生禽其弟王樸其黨樊偉孟燦王經隆
等檻送京師誅其黨千餘舊城居民先後投首數千招
回復業之戶七千口四萬餘凡一月賊平糧艘回空南

下 上賁舒赫德于音濟圖手禽王倫時不多遣精

卒致首逆未生俘又逮治副將葉信不守舊城之罪舒

赫德奏言舊城土垣半圯且寥闊難守請宥之然守臨

清者當守運河運河渡口舟雖微而無守兵此賊所以

得襲據舊城也且援兵已集宜從總城擣賊之謀事平

善後亦未聞改小舊城而繕固之何耶初給事中李漱

芳奏言山東吏諱災不報反加徵激變非盡邪教及逆

黨解京軍機大臣九卿科道鞠于廷 命李漱芳自

問賊皆無以災對者 詔罪狀李漱芳與奏直隸荒

歉之御史范宜賓皆謫之乾隆四十有一年春二月金

聖武記

卷八

七

川蕩平 上東巡告成闕里四月 回蹕舊城

御製臨清歎臨清歌二詩勒石關東憫民痾焉嗚呼

王倫之事么麼無足紀也然顧祖禹有言地利隨時勢

異今日南北咽喉在于運河而山東扼其要害故能為

幽燕利害者必于山東則臨清之事可無紀乎

聖武記卷九

邵陽魏源撰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

國家極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輿生齒倍雍正四夷賓

服逾康熙外寧則內彙始釁于湖南貴州紅苗越明年

授受禮成 太上皇帝訓政宣重光而湖北四

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陝西甘肅是時彗星出西方長

數丈逾年不滅乘 新政之宵旰與五省環攻之兵

力且撫且剿猶七載而後定靖餘孽者又二載先後糜

餉逾萬萬金視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幾再倍過之且前

聖武記

卷九

十

代流寇皆發難末造川壅必潰未有蠢動于龐豫之餘

勞師輝武如今日者心腹患甚四支內訌急于邊陲痛

深者其懲切創鉅者其踰遲宜昭示起事之顛末與終

事之藉劬俾後御民者咸知懷朽索戒持盈益洪延我

丕丕基而方略繁重四百卷士大夫望洋瞠目耆宿老

將漸盡其曷以詔後故臣於是篇所載 廟算將略

兵形地勢特詳云白蓮教者奸民假治病持齋為名偽

造經咒惑眾斂財而安徽劉松為之首乾隆四十年劉

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復分遣其黨

劉之協宋之清授教傳徒徧川陝湖北日久黨益眾遂

謀不靖倡言劫逆將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
詭明裔朱姓以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復捕獲
各伏辜王發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劉之協遠颺是
年復跡于河南之扶溝不獲于是有 旨大索州縣

吏奉行不善逐戶搜緝胥役乘虐而武昌府同知常丹
葵奉檄荆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破家貧陷死無
算時川湖粵貴民方以苗事困軍興而無賴之徒亦以
嚴禁私鹽私鑄失業至是益儼官思亂奸民乘機煽惑
于是發難于荆襄達州駸注于陝西而亂作也正月湖
北荆州之枝江宜都則有聶傑人張正謨等賊起宜昌

聖武記

卷九

二

之長樂長陽應之二月東湖當陽遠安賊起而林之華
陷當陽湖廣總督畢沅湖北巡撫惠齡調兵三千剿荆
州之賊 上命西安將軍恆瑞領滿兵二千由興安
鄖陽進剿當陽之賊是月總兵富志那禽聶傑人于枝
江而襄陽鄖陽宜昌施南荆門州各山賊起三月襄陽
賊姚之富與教首齊林之妻王氏陷竹山保康而施南
之來鳳亦陷于賊擾及四川酉陽 上命都統永保
侍衛舒亮鄂輝至軍復調陝西廣西山東兵五千會剿
恆瑞復竹山四月畢沅 奏官兵先後殺賊不下數
萬而賊起益熾 上乃責永保恆瑞以竹山保康之

賊畢沅舒亮以當陽遠安東湖之賊惠齡富志那以枝
江宜都之賊鄂輝以襄陽穀城均州光化之賊四川總
督孫士毅以酉陽來鳳之賊時襄陽焚呂堰驛蔓延鄧
州新野合隊攻樊城永保 奏言襄陽賊數萬最猖
獗界連河南賊首姚之富齊王氏劉之協皆在其中為
四方羣盜領袖襄陽破則羣盜自瓦解宜俟諸軍集合
力分攻 詔明亮鄂輝赴襄陽 命直隸提督慶
成山西總兵德齡各以兵二千會之又赦蒙古竊馬謫
犯之在湖廣河南者從軍以助騎隊五月畢沅圍當陽
數月不下惠齡剿枝江賊亦無效屢以大雨為解

聖武記

卷九

三

上切責之而歸州巴東安陸京山隨州咸豐皆賊壘恆
瑞永保明亮鄂輝由樊城分攻呂堰雙溝賊巢賊已分
擾孝感東距漢陽百餘里幸為大潦所隔武昌戒嚴
上以畢沅惠齡頓兵久六月 命永保總統湖北
諸軍俾先靖襄陽而後分攻孝感長陽兩路時參將傅
成明等擊孝感賊遇伏敗死永保令明亮馳救孝感復
請調湖南苗疆兵二萬前來七月陝甘總督宜綿提督
慶成破鄖陽之賊殲其首從 奏請移陝兵助剿當
陽會畢沅舒亮已破當陽惠齡已破賊枝江而明亮亦
殲賊孝感漢陽始無恐時福寧代孫士毅督四川未行

與荊州將軍觀成破龍山之賊于旗鼓寨投出二千餘人福寧誘令入城領衣糧盡坑之以臨陣殲戮 奏

詔加太子太保及嘉慶四年七月發覺以殺降邀

功褫職逮治云八月永保等破襄賊于隨州之紅土山

俱會兵鍾祥明亮 奏言鍾祥賊巢穴宜四面夾攻

以防漏網今永保以九千餘兵由北追壓而南路要截

之兵止三千餘難杜竄逸 詔責永保擁眾自衛明

亮敗賊土門冲永保復不能夾擊時鍾祥皆襄陽之賊

南犯不遂仍轉而北明亮追敗之復與永保等邀擊于

雙溝並分兵扼呂堰棗陽防其北逸追至河南界之濠

聖武記 卷九 四

沱鎮賊分奔唐縣倉臺官兵勞頓請增調山東直隸兵

四千復簡健銳火器營兵各一千前往九月宣勇伯和

琳卒苗疆 詔明亮鄂輝馳回湖南惠齡福寧移師

榔平以次剿長陽歸巴時榔平賊林之華與覃加輝合

犯滋邱在長陽關之南而畢沅防守襄陽河南巡撫景

安防禦鄧州是時湖北賊北惟襄鄧南則歸宜勢漸蹙

而十月四川達州奸民徐天德等激于胥役復與大平

東鄉賊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初四川有囑匪而無教

匪囑匪者金川之役官兵潰于木果木其逃卒之無歸

者與失業夫無賴悍民散匿川東北剽掠爲生及官

捕急則以白蓮教爲連逃藪又湖北襄陽敗賊多竄入

川皆陝楚籍居三之二故一旦揭竿戰鬪如素習而川

東數州縣皆界連漢南大小巴山袤延千餘里賊巢踞

其中四川總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陝西巡撫

秦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于是畢沅

力請罷湖南苗疆兵移剿教匪 上以苗事未靖不

許是月福寧觀成等破賊滋邱賊奔長陽之黃柏山總

兵黃瑞以守河疏防褫逮治罪總兵文圖成德從征戴

罪惠齡等禽覃士潮于枝江亦會剿黃柏山而川賊日

熾由太平入陝分犯興安之安康平利紫陽十一月陝

聖武記 卷九 五

甘總督宜綿破賊興安城外移剿洞汝河之賊四川總

督英善等亦屢敗達州東鄉之賊東鄉賊乘霧犯官兵

總兵袁國瑣何元卿俱戰死而永保會諸軍剿襄賊于

唐縣姚之富已分犯棗陽復渡滾河而西蹂呂堰向光

化穀城圍巡撫景安于鄧之魏家集二日官兵始至

上以永保擁京營勁旅及大兵萬餘徒尾追不迎擊

致賊東西橫躡無忌逮入都治罪慶成舒亮等戴罪効

力 命惠齡總統軍務惠齡 奏言襄鄧平衍二

千里無險阨可合圍且賊習地形必不自趨絕地惟有

嚴防漢江潛渡並堰唐河白河盡移難民于河西守岸

團練庶可衛民而蹙賊時賊分二路每路二萬餘一姚之富齊王氏等向東南恆瑞等追之一張漢潮劉起榮等向東北惠齡慶成等追之復南與姚之富合惠齡恆瑞約夾攻于興隆集破斬二千時陝督宜綿亦敗賊漢北並敗漢北救援之賊移攻漢南之洞汝二河賊已并入洞河之五作雲據險固守我兵乘雪夜遶出後山火其寨鄖陽賊略定 詔宜綿馳赴達州而川督英善等亦禽徐天富于大平此嘉慶元年畢沅永保督湖北宜綿督陝西福寧英善督四川時羣賊初起之事也

聖武記

卷九

木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

二年正月湖南苗事略定領侍衛內大臣威勇侯額勒登保奏移荊州將軍興肇兵四千回襄陽總兵張廷彥兵二千餘赴長陽黃柏山都統德楞泰將軍明亮率兵六千赴達州助剿川湖陝三路之賊時惠齡一路惟提督慶成力戰惠齡奏官兵分三哨殲襄城三千于趙家岡又分五哨殲襄城四千于淡家岡又分三哨追截禽斬二千餘俘賊首劉起榮餘賊僅數千勢漸蹙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賊窺北面可乘遂三路分犯河南其北路則王廷詔焚葉縣之保安驛圍官

聖武記

卷九

七

兵于裕州景安興肇尾追之西路則李全由信陽轉應山隨州向確山趨浙川奔盧氏慶成剿之中路則姚之富齊王氏出南陽掠嵩縣山陽惠齡等剿之賊入河南後虜脅日衆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牽我兵勢而慶成所追之賊益西由內鄉盧氏諸山進逼武關商維所至驅脅復有商南新起賊五六千應之姚之富齊王氏皆追及于鄖西連兵西上將由陝入川離河南西境三百里時景安避賊駐軍內鄉賊入陝後二十餘日景安始至而惠齡亦于慶成收復十餘日後始抵鄖西慶成約恆瑞夾擊于漢

北恒瑞以新有秦賊辭又阿爾薩朗奉檄赴鄂西亦逗
留不至俱奉 旨詰責御史宋澍奏言惠齡奏殲楚
賊不下數萬何以至今蠶聚景安防禦南陽逾年何以
任賊橫行秦承恩近屯興漢何以武關全陝門戶曾不
設備豈非各分畛域懷觀望乞專簡大臣督師三省庶
呼應靈而事權一四月 詔責諸將曰去歲邪教起
長陽未幾及襄陽未幾及巴東歸州未幾四川達州繼
起至襄陽一賊始則由湖北擾河南繼且由河南入陝
西若不亟行掃蕩非但老師糜餉且多一日蹂躪卽多
一方瘡痍各將軍督撫大臣身在行間何忍負無區畫

聖武記

卷九

八

若謂事權不一則原以襄陽一路責惠齡達州一路責
宜綿長陽一路責額勒登保福寧若言兵餉不敷已先
後調禁旅及鄰省兵數萬且撥解軍餉及部帑不下二
十餘萬昔明季流寇橫行皆由閩宦朋黨文恬武嬉橫
征暴斂厲民釀患今則紀綱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
不惜多方賑卹且普免天下錢糧五次普免漕糧三次
蠲免積逋不下億萬萬此次邪匪誘煽不過烏合亂民
若不指日肅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其令宜綿惠
齡額勒登保等各奏用兵方略及刻期何日平賊并賊
氛所及州縣若干難民歸復若干瘡痍輕重共十分之

幾善籌安卹以聞旋 諭河南被賊最重之十五州
縣免兩年應征錢糧其間被蹂躪之五縣分三年帶征
其旁近供軍需之二十三州縣分二年帶征自後川陝
湖北屢年蠲卹視此不悉書時姚之富由商州犯孝義
廳地通藍田爲入西安要路秦承恩扼秦嶺禦之惠齡
慶成由山陽追擊賊南走鎮安與李全王廷詔合掠洵
陽安康時官兵鄉勇已守漢岸柯藩亦防禦洵陽賊不
能渡漢將由北岸直趨漢陰石泉渡上游以合川賊惠
齡等約恒瑞夾攻于黃龍壩轉戰一晝夜奏殺賊三千
賊復東西遁恒瑞東追惠齡西追柯藩奏言襄陽賊分

聖武記

卷九

九

路前來臣防守興安府城兵止二百其前所調赴漢中
邀擊之同兵二千爲督臣陸有仁檄止至今未至惟急
催秦承恩惠齡軍速進會剿 上嚴詰陸有仁逮至
京 命英善馳督陝甘宜綿移督四川而襄賊三路
已并爲一由漢陰至紫陽奪船渡漢後五日惠齡始至
恒瑞尙未至 上震怒詰責惠齡恒瑞秦承恩慶成
柯藩等追賊不力防漢不嚴盡奪世職孔雀翎戴罪効
力 命宜綿總統川陝軍務惠齡等悉聽節制時漢
北已無賊其防堵各兵分赴漢南追剿并 命湖廣
提督劉君輔移兵竹山竹谿以備大寧川賊入楚六月

襄賊既渡漢復分三路入川其兩路由通江入巴州欲合方家坪羅冉等賊其一入太平城口欲合達州大寧二賊宜綿奏言官兵利合不利分賊利分不利合且川楚賊雖同教黨各不同計三賊必各據一隅以牽制我乃議分兵三千令德楞泰追剿達州逸賊而自回明亮率大兵赴中河後河會穆克登阿柯藩先剿通江東鄉兩賊再赴太平城口與惠齡劉君輔兩路會攻并檄惠齡留兵四千守陝界防其回竄時襄賊每軍先後分數隊且戰且走以綴官兵宜綿柯藩兩軍遇賊賊皆不迎戰即越山遁散則匿箐聚則據險日數變適明亮兵截

聖武記

卷九

十

其後隊惠齡慶成等騎兵截其前隊各有斬戮而太平城口之賊王廷詔等因鄉勇扼其赴大寧之路亦折而南分屯前河及開縣城外適德楞泰追徐王二賊亦至前河與中河後河之襄賊相近四賊約會一地雖達賊屢敗後止餘二千而襄賊數萬宜綿令穆克登阿問道援德楞泰會德楞泰方擊徐天德等于白秀山楚賊三隊合兵來援突出山溝分青白藍為號步賊前騎賊後鏖戰逾時始分屯山岡延亘三十餘里是夜宜綿明亮慶成柯藩等兵皆會次日復戰各殺賊數百賊復還開縣惟李全與徐王二賊合屯溫湯井與太平城口之賊

合姚之富等大隊俱屯南天洞各首逆皆在焉乃分兵勇三千令副將長春剿溫湯井而大軍分趨南天洞各賊惠齡舒亮亦自後河城口馳至三面會攻適屢獲生賊知襄賊惟李全留川其餘將盡還湖北乃檄沿漢江之船盡移上游賊以官軍扼其北竄乃分犯大寧雲陽萬縣號召邪黨而東宜綿遣兵分防要害而明亮德楞泰等躡賊後各路兵齊抵雲萬交界賊據山巔官軍四面進攻斬賊千餘其雲萬間新起響應之賊或千餘或數千官軍乘時撲滅襄賊分二路一王廷詔等由夔州將西合大寧賊惠齡恒瑞慶成等追之一姚之富齊王

聖武記

卷九

十一

氏直犯夔州明亮德楞泰使總兵達音泰先據白帝城賊來爭先以三百騎營營而伏賊數千于山谷出突官兵奮擊卻之賊夜復圍攻甚急明亮德楞泰親馳救始退次日三路直犯大營皆持盾以捍矢銃不退我兵乘礮勢壓下短兵格戰斬首數百賊復回突白帝城乃截殲其前隊五百其後賊三千餘猶然炬夜攻更番迭戰四更始敗走下趨巫山又有新起賊應之達音泰馳往營城外賊兩路各數千且戰且攻城卻而復前者三明亮等乃留興肇守夔而率大軍援巫賊復走歸巴明亮等聲言由陸馳追而登舟東下七月四日至巴東則賊

已在隔江。江北歸州無城。垣姚齊二賊方屯巴歸之界。而後隊賊王廷詔等萬餘復至。焚掠巴東對岸之石門。聲言欲南渡。攻縣治。明亮等信之。回軍攻石門。賊先克其三營。斬賊數百。次日復進攻。則全賊已竄。惟留千賊于後。以綴官兵。未戰即走。且謀報前屯歸巴交界之賊。已乘間陷興山。兩路賊約會宜昌。荆州同赴襄陽。乃移興寧守歸州。而德榜泰山水路徑趨荆州。明亮由陸赴宜昌。約夾剿于當陽。時襄賊自入川。與達賊會。後復有新賊響應。眾頓數萬。分兩路還楚。首隊齊王氏約二萬餘。由興山保康趨南漳。以向襄陽。後隊王廷詔趨當陽。

聖武記

卷九

十一

遠安向荆州。湖北巡撫汪新遣兵一守房縣。保康以防襄一守東湖。當陽以防荆。并調荆州滿兵守萬城。隄以防盜。決而大兵後壓。并徵各鎮將。據險驅逼入山。合圍揜擊。又奏言襄陽為南北衝要。各賊盡還湖北。其在雲陽開萬間者。不過新起附從之黨。目下大兵雲集。而分防兩省州縣。已約二萬餘。其備戰之兵。川省則惠齡等五千餘。舒亮五千餘。百祥朱射斗四千餘。觀成劉君輔二千。宜綿二千。及新調甘肅兵二千。回兵五百。其在湖北者。惟額勒登額等七千。明亮五千。已調湖南苗疆兵千餘助之。並乞飭催所調東三省兵速赴襄陽。時

詔發吉林黑龍江索倫兵三千。令侍衛惠倫都統阿哈保以木蘭進哨兵百餘為先鋒。并解察哈爾馬八千匹赴河南湖北。時襄賊分二路。王廷詔聲言向荆州。明亮等連破之。宜昌遠安城外。復扼荆門州以待之。齊王氏等向襄陽。總兵王文雄擊于南漳。賊佯退。次日復倍道分進。由宜城鍾祥北走襄樊。詔景安赴樊城。

漢江戒嚴。八月襄賊分三路。皆北犯。每路相距百餘里。明亮等邀擊宜城東北。適阿哈保等統進哨兵至。自北夾攻。追奔二十里。賊竄入山。初荆州城外十五里之沙市。水陸輻輳。向無城垣。聞賊警。逃散一空。自是士民捐

聖武記

卷九

十一

集夫役于南面臨江。樹木柵而東西北三面。周十餘里。築堡環濠捍衛。此外衝要市鎮。一律仿修。其襄陽對岸之樊城。亦以無城。猝遭焚掠。畢沅汪新屢議修復。未果。近亦于東西北三面。循舊址築土堡。而沿江樹柵。故此大賊過襄陽。潛謀偷渡。居民賴以無恐。其漳宜二路之賊。窺荆襄不遂。復折回房竹。佯走陝西。欲引官兵追入山。而乘間北渡。漢明亮等擊賊茨河鎮。賊分路來犯。馬步約七千。官兵分據山岡夾攻。斬賊千二百。時漢防甚嚴。賊不能北渡。復西竄。前隊掠白河。洵陽。愈追愈西。明亮等邀擊于鄖西。勁騎五路衝之。奮斬二千。賊蹈溝內。

積尸而遁。惠倫及豐伸布戰死。九月前。雷川之襄。賊李全復自巴州與王三槐分黨。欲由陝舊路還楚。沿漢東走慶成。登舟下漢。以邀其前。恒瑞惠齡由陸躡其後。夾攻賊于紫陽。復礮退賊騎。涉漢者于汝河。慶成遂一晝夜抵興安。時東西兩路賊相會于興安南岸。而惠齡恒瑞及明亮德楞泰兩軍亦先後追至。會剿諸將議以賊東竄不遂。必渡漢而北。乃令柯藩以兵千五百助秦承恩守興安。惠齡富成以兵三千循漢南而西。與明亮等夾擊。時竹山竹谿鄉勇各萬人。殺賊有功。詔發花翎五藍翎十命。景安分賞出力者。自襄賊起事。騷擾皆

聖武記

卷九

五

在漢北。及賊由川還楚。入陝。復經漢南之宜昌荆門安陸襄陽鄖陽焚掠十八州縣。而房保二行瘡痍尤重。又長陽一賊由施南奔巴東。往還蹂躪幾千里。詔分別蠲卹有差。明亮德楞泰奏言。臣等自楚入陝。所經村莊皆已焚燼。蓋藏皆已搜劫。男婦皆已虜掠。目不忍見。已擾者固宜安卹。未擾者尤宜隄防。查各州縣在城之民。有城池以保障。是以賊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鎮。僅恃一二隘口。鄉勇或遠不及防。或間道失守。倉皇逃避。不但衣糧盡為賊有。且備衛之火藥器械。反以藉寇而資盜。而各賊所至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

接濟。有驟馬芻草。以奪騎更。換有偏袒之人。為之鄉導。負運。是以自用兵來。所殺無慮千萬。而賊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為急。則村市已被虔劉。以保荆襄為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為今之計。欲困賊。必須衛民。莫若飭近賊州縣。于大鎮市。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其餘因地制宜。或十餘村為一堡。或數十村為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勞。賊匪所至。野無可掠。夜無可棲。敗無可脅。加以大兵乘壓。其後殺一賊。即少一賊。滅一路。即清一路。近日襄陽紳士梁有毅等築堡圍守。賊屢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東各

聖武記

卷九

五

屬多有險峻山寨。祇須令鄉民臨時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于以禦賊安民。必可刻期撲滅。奏上雖奉旨。以築堡煩民。不如專禽首逆。而堅壁清野之議。實始此。又詔曰。昨已令勒保馳督湖廣。宜綿亦本為總統。但勁兵健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其所剿姚之富齊王氏二賊。尤賊中首逆。朕所盼望。惟明亮德楞泰二人。不得因有總統總督。稍存觀望。此外四川賊王徐羅冉等。責成宜綿。巴東賊覃加耀等。責成額勒登保。大寧老木園賊陳崇德。責成觀成。劉君輔。安康賊李全。責成惠齡。恒瑞。慶成。各辦各賊。原不相統。不拘何路禽賊。即

此路將帥之功何路養賊卽此路將帥之罪其各自爲
戰十月姚之富李全由平利分道而南欲引明亮德楞
泰大軍入山而王廷詔等由安康北犯興安適惠齡擊
郤之復追擊于漢南山內先後禽斬二千餘賊不得渡
漢復奔紫陽石泉乃使恒瑞以兵四千還漢中與宜綿
夾剿其明亮德楞泰所迫平利之賊日夜長驚向大寧
以劉君輔兵勇扼雞心嶺斷其去路折回鎮平迎敵大
軍明亮德楞泰以精兵陳峽口而伏兵左右山勁騎衝
擊斬賊千百并伏兵各路山溝均斬數百又扼澗河口
走路賊合屯高壩保險不出乃佯撤澗河口之兵設數

聖武記

卷九

七

伏而官兵他道備之賊萬餘果趨澗河口伏四起衝賊
爲五首尾不相顧斬賊數千轉坂下竄者三千餘涉河
入等者千餘初賊之入陝楚也每路皆稱齊王氏姚之
富以煽衆及是詰知姚齊二賊已入安康賊隊而此路
則張漢潮等六賊已殲其二餘賊三路狂奔所過皆剗
道壞梁礪木石官兵亦羸糧架阻窮日分躡及之繳子
坪賊復合爲一將及惠齡所追前賊北竄適前賊爲恒
瑞敗諸西鄉而惠齡兵由漢南追襲值後二賊復至惠
齡慶成伏兵堰口左右而陳騎兵于山岡俟賊前隊過
半聞礮起衝賊斷爲數隊斬殺無算賊復奔入山十一

月明亮惠齡等復約殲賊後隊二千于白河峽幾盡而
姚齊李高張王諸首逆已均合于前路踰大巴山連營
二十餘里分隊迭戰更番在前姚之富齊王氏爲一軍
王廷詔高均德爲一軍李全樊人傑爲一軍張漢潮劉
永泰爲一軍以川北路險人煙少難虜掠欲回陝楚富
庶之地且寧沔以上漢源愈淺冬澗可涉諸將遣兵扼
襄城棧各渡口擊賊半濟截斬千餘又合攻賊南岸山
內奪斬二千餘賊益西趨寧河官兵夜伏沮水市令回
兵假鄉勇旗誘之而官兵兩山壓攻追斬三千又破斬
賊二千于寧羌州城外賊復走長寨渡口適索倫勁騎

聖武記

卷九

七

甫抵漢中與大兵夾擊賊反奔山箐我軍舍騎分追入
川盡移漢北防兵于漢南川北十二月襄賊因漢中大
兵雲集不能北竄復分道入川明亮等大軍趨通江惠
齡等亦繞入太平過其東竄賊分路誘大兵入川其高
均德等卽間道折回寧羌陝界官兵邀之佯向廣元與
川北賊合誘官兵東南而乘間踰山北趨廣元棧道明
亮等以東北之黃柏壩爲入陝要隘乃分兵護輜重佯
向獨山而引精兵馳伏壩口賊果長驅入隘突起截殲
千餘賊分竄入等北走寧羌明亮輕騎邀之廣元城外
適德楞泰追齊王氏至會攻于黃墳驛乘銳追入山內

復折回廣元寧羌而高均德已竊漢北明亮等以賊情則齊王氏首逆以地勢則高均德將東驚與安擾豫楚而景安秦承恩等防守步兵不能馳擊遂舍齊王氏率大兵八千馳赴漢中 上大怒責明亮德楞泰舍重就輕墮賊計使齊王氏得乘間北渡盡奪世職紫羅孔雀翎戴罪立功其四川之賊自正月初達州徐天德王三槐合陷東鄉害副都統佛住以下復結巴州賊羅其清冉文儔等圖據周家河梗運道二月宜綿乘其未合先為疑兵于周家河阻其前進而夜襲賊張家觀縱火夾擊遂復東鄉其出援之賊悉奔清溪金莪寺眾

聖武記

卷九

六

各萬餘據險適明亮德楞泰新自苗疆至會剿乘兩宵濟清溪上游襲潰冷天祿之寨即回攻王三槐于金莪奪其左垣柵又破徐天德來援賊數千四月官兵五路會偏賊巢王三槐徐天德等分路突圍竄入重石坪香爐坪尚不下二萬將與巴州之王家寨方山坪二賊合宜綿奏調寧夏西寧兵老回兵各二千兩廣兵四千赴達州先遣兵扼二賊合從及回巢之路而與明亮德楞泰分路進攻適巴州二賊齊出撲營百祥問道潛火王家寨賊回救官兵夾殲之並敗達賊之來援者宜綿以賊德知縣劉清使清詣冉文儔賊巢諭降復徧入王徐

羅孫各寨于是王三槐遂至大營宜綿厚犒之使回巢諭眾是夜王三槐率三千人詣壘詭降將襲營官軍知其詐擊破之而奏言至軍者實非王三槐云五月達賊聲言南走而五路犯營官兵先為備以待復大破之王三槐中槍墜馬跳免是月宜綿嗣總統使德楞泰攻重石坪明亮攻香爐坪德楞泰攻賊半日賊木石將盡奮奪寨門縱火斃賊二千餘其香爐坪賊見左寨火起亦驚潰圍而火之無免者賊乘夜由西面層巒竄逸兩路追擊復戮賊二千餘先後奏殲賊萬餘六月進圍賊陳家壩賊傾巢死鬪不辟銃礮侍衛西津泰陷陳賊披靡

聖武記

卷九

九

官兵乘勢奮擊鄉勇羅思舉等由山後壓入賊營三路殺賊二千餘賊分二隊竄王三槐徐天德竄而西明亮等追之孫士鳳竄而東德楞泰追之殲孫士鳳于糜子壩并禽各逆家屬孫士鳳者四川教首王三槐等皆其徒也復進圍二賊于徐家山賊乘霧竄追斬數百時徐王二賊僅存二千餘其方山坪賊亦屢為百祥截其出路舒亮等圍困林亮功于巴州白崖山而觀成劉君輔亦呼賊數千于九龍池進圍之老木園川賊漸蹙而聞六月惠齡所追襄陽賊數萬分道入川與羣賊響應復猖獗于是遣總兵朱射斗助百祥攻方山坪而明

亮德楞泰皆移軍追襄賊由雲萬東赴湖北時雲陽新起賊方正潮率黨三千入楚賊內而留其後隊四五千伏陳家山要隘約合擊官兵盡為鄉勇羅思舉用白旗誘之下山陷伏中一舉殲滅穆克登阿亦破林亮功于萬縣其大寧老木園之賊聞襄賊入川望外援亦日夜突圍會齊王氏邵回湖北惟李全畱川合王三槐八月為恒瑞惠齡截回通江將赴方山坪羅冉二賊二賊亦屢潛出焚掠巴州通江為應宜綿令知州劉清率鄉勇萬餘及百祥朱射斗會剿方山坪數路並進使賊不能相顧而劉清募勇由間道遶後山頂壓攻火其寨于是

聖武記

卷九

辛

之路檄百祥等破賊營山與鄉勇夾擊三晝夜殺賊二千餘會保寧兵亦迎擊而前賊退屯營山之黃渡河為巴達渠水路要地與官兵相持不退而旁掠儀隴渠縣虜脅日眾而利川復有新起掠萬縣之賊官渡口有欲掠糧臺之賊奉節有新起應白崖山之賊宜綿奏言近日惠齡恒瑞明亮德楞泰諸將皆入陝惟臣一人在川各賊齊擾川東北運道嘉陵江防孔亟欲赴保寧則川東千里無人調度請別簡大臣總督地方而已親督師專一辦賊詔勒保赴川代宜綿總統軍務宜綿督四川兼理軍需宜綿又言賊起以來徵調官兵四川調至一萬九千有奇陝甘合調二萬有奇湖北湖南更無餘兵可調雖奉旨令各省補募止查彈壓難備攻剿而州縣團練鄉勇各衛村莊尤難責其長驅赴敵目前賊勢如明亮德楞泰統兵襄陽則鄭賊竄入興安宜昌賊折回夔巫况雲陽奉節新起伏莽之賊尙多兵力日分日薄乞 敕令各省于新兵外添練備戰之兵四川陝甘各萬湖北河南各五千一月召募兩月訓練至目前隨營鄉勇日支口糧費與兵等究非紀律之師卽有畏縮不前難遽繩以軍法不若選充行伍其技藝不拘矢銃刀矛賊平卽補營額則經費不虛糜而驍悍

聖武記

卷九

辛

游手有所約束。詔行之。十一月王徐羅冉四賊復分屯二地。宜綿使劉清領鄉勇專攻羅冉。斷其援。羅冉二賊走巴州。援白崖山賊。白崖山賊林亮功急突圍。連日與舒亮穆克登阿等鏖戰。王三槐復分攻大竹廣安州鄰水以援之。保興朱射斗等倍道援鄰水。得不陷。賊即乘間分隊突陷長壽。長壽水陸咽喉。上通合州。下連重慶。為川東門戶。會勒保抵瀘州。以新調貴州兵未至。先檄總兵百祥由合州回守重慶。而羅冉二賊乘官兵東去。益分掠儀隴營山梗。運道十二月襄陽賊復由陝。偪川北。宜綿奏言。楚賊飄忽無常。往反數千里。最慄悍。聖武記 卷九 三

而大兵數路追壓。聲勢甚壯。必可聚而殲旃。惟四川之賊。川東則夔州重慶達州忠州。川北則順慶保寧。臣所有之兵。東馳西擊。日不暇給。已咨恒瑞等由陝入川。北夾攻羅冉二賊。先通運道。俟勒保率黔兵由重慶會剿。是月恒瑞破王廷詔于保寧。解營山岡。而涪州大竹鄰水各團勇拒賊。王三槐復回達州。其奉節之鐵瓦寺賊。亦聞三總兵于開縣之回龍場。城中兵勇馳救。乃解。故宜綿急咨福寧額勒登保入川。初額勒登保之自苗疆至湖北也。福寧已與長陽賊黃柏山賊相持數月。未偏賊巢。三月額勒登保至重。即連克險要。深入三十餘里。

賊棄寨遁入鶴峯州之芭葉山。四月復連奪城柵。直抵巢穴。賊守險死拒。官兵層層立柵。漸備入隘。猱攀蟻傅。晝夜攻偪。賊于六月夜突總兵諸神保營柵。而出追敗之。建始縣賊欲山施南巴東合川賊為官兵所扼。探知長樂之白魚寨有鄉勇守卡。偽冒官兵入奪據之。額勒登保乘其守備未固。急攻拔諸柵。三路偪巢。斬賊二千餘。賊復由亂箐逃上冒子山。削壁仄磴。繩梯互引。險不可前。而賊糧未盡。伏兵誘之。不出。七月復進攻。愈上愈陡。木石雨下。俟其漸少。進偪寨。賊復乘霧縋崖遁。額勒登保遣兵分守黃柏山四方臺。滋邱榔梓諸山。防其竄。聖武記 卷九 三

入而自追賊。復斬戮二千。惟首逆竄逸。屢奉 旨切責。九月賊謀往巴東渡江。赴宜昌。鄭巫諸山連日追殲二千。斬首逆林之華于巫山。惟餘覃加耀竄施南山。內屢禽斬。尚存賊二千餘。十一月復富長樂之朱里寨。周五十里。三面懸崖。惟東南一徑。與兩嶺相連。其外懸崖二壩。螺旋鳥道。賊皆嚴守。十二月額勒登保佯徹二壩。兵不攻賊。果悉銳守兩嶺。乃潛遣死士數十。絕登二壩。掘地道。賊卡密火藥轟之。而各路伏兵同時進攻。賊爭斫柵奪路。不知柵外懸崖數十丈。後擠前踴。勢如瀉瀑。百無一生。坑谷皆滿。惟覃加耀二百賊。絕崖遁。額勒登

保乃令福寧及總兵富森布先領川兵回夔州而自率將士分路追賊旋殲覃加耀于終報寨 詔責額勒登保兵多賊少持久一年有過無功奪侯爵及領侍衛內大臣褫雙眼孔雀翎福寧卓總督太子少保及孔雀翎均降副都統馳赴四川額勒登保奏留湖北官兵分屯宜昌鄖陽而自將兩廣兵二千赴鄖西與明亮等夾剿此嘉慶二年惠齡宜綿相繼總統時三路兵形賊勢也

聖武記

卷九

三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

三年正月 詔勒保以總統兼督四川宜綿移督陝甘英善福寧會理四川軍餉而景安總督湖廣時襄賊復渡漢中全陝震動高均德掠城固洋縣連日虜脅衆復萬餘明亮德楞泰冒雪敗賊洋縣禽斬二千餘散其脅從千四百賊潰遁五郎爲鄉勇所遏東趨鎮安德楞泰馳赴米糧川扼其赴山陽之路與明亮夾擊于鎮安洵陽先後俘馘賊僅餘二三千而後隊齊王氏等復將偏漢柯藩嚴防漢北二月齊王氏馬步二萬由西鄉營洋縣先遣前隊分路涉漢以牽官兵而大隊由上游潛

聖武記

卷九

三

渡漢北分二千賊助高均德使東致大兵而自與李全干廷詔等乘虛分趨北棧高均德果日夜引大兵長驅東北明亮等馳扼兩河關口與額勒登保合敗賊鎮安復邀擊于商州而齊王氏李全等已分二道由城固洋縣老林踰山北出寶雞岐山復合攻郿縣掠盩厔將直犯西安秦承恩回防省城總兵王文雄以兵勇三千拒之賊分十餘隊馬步相間圍攻官軍王文雄爲圍陣四向銃礮外列矛矢佐之賊驍騎千餘衝陣急揮藤牌兵踴躍而出賊騎反蹂乘勢奮擊追北復敗其林中伏賊先後俘斬二千賊始不敢窺西安時柯藩革職 詔

進王文雄提督陝西。上以明亮德楞泰擁勁旅剿烏合賊。老師糜餉無方略。致賊日橫行。而每奏皆德楞泰先驅。明亮後繼。是明亮罪尤重。詔革職逮問。旋降為領隊大臣。與柯藩等戴罪留軍。命宜綿赴軍督戰。三月宜綿奏言。臣奉命移督陝甘。自顧衰病。難以衝鋒。惟于各路忠勇大將。推誠策厲。臣聞額勒登保。自剿楚賊。以至入陝。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實諸將之巨擘。德楞泰熟練軍務。策畫精明。拊循士卒。人皆用命。明亮屢經行陣。地利賊情無不洞悉。惟閱歷既深。或過持重。且德楞泰年力較壯。聞賊即行。明亮自當隨後策

聖武記

卷九

庚

應當此用兵。孔急正當驅策羣力。以期迅奏膚功。時明亮德楞泰破姚齊二賊于山陽之石河。又與賽沖阿夾擊于鄖西界之甘溝。連殲數千。又鄖西鄉勇扼其前。不能東竄。我兵敷路偏賊三岔河。賊尙餘八九千。分據左右山。欲突出溝口。我軍探知。姚齊首逆皆營左山。盡銳圍攻。賊無走路。盡殲之。齊王氏姚之富隕崖死。傳首三省。捷聞。上以明亮等剿賊久。且未生禽首逆。不為大功。各賞賚有差。四月額勒登保邀李全于藍田。連破之。各峪賊復與高均德阮正隆合屯五郎鎮。安山陽間。將分犯楚豫。諸將以賊勢盡趨東北。乃議明亮以兵二

千赴宜綿。于興安遇其東。王文雄由郿縣蓋屋各峪扼其北。而額勒登保德楞泰率大兵壓其西南。明亮遇高均德于商雒交界之軍嶺川。與額勒登保德楞泰夾擊賊奔老林。官軍分道邀之。雒南賊聲言欲為齊王氏姚之富報讎。鏖戰兩全河。衝突再四。破斬賊二千四百餘。生禽三百餘。高均德敗竄秦嶺。賊晝夜西奔。五郎復會李全張天倫二賊。官軍敗之大仁河。斬七百餘。時川賊阮正隆復與陝賊分隊。思還川北。由漢陰石泉南窺漢江。與肇柯藩等擊其半渡。賊且戰且濟。明亮等殲其後隊二千于石泉。其已渡之前隊二千竄通江南江。咨勒

聖武記

卷九

庚

保剿之。其襄賊高均德李全自漢陰東走。額勒登保移軍湖北。五月德楞泰等破高張李三賊于兩河關。賊折回五郎洋縣。時三賊皆楚豫之人。欲引官兵西追。而乘間東遁。其所脅從川陝之衆皆不願東。聞官軍招撫。先後投出二千餘。賊尙萬人。官軍連破之。茅坪褒城賊分二隊。綴官兵。一北出鳳縣。掠兩當。為甘肅兵所却。遇明亮軍殲諸略陽。一東奔武關。三首逆皆在焉。官軍邀其渡河之路。復折奔寧羗巴山。將入川。張天倫渡河溺死。德楞泰步騎七千餘。馳赴廣元。邀斬千賊于南江。賊赴羅丹。二賊于儀隴。德楞泰急約惠齡恆瑞夾擊。復斬千

賊其前渡漢江之阮正隆張正潮龍紹周等亦由巴州至惠齡等迎破之于雙路場時陝楚各賊自失姚齊兩渠魁又不能還楚欲倚川賊為聲勢俱會于冉文儔營不下二萬其三月間由雲萬大寧竄楚之賊張漢潮劉成棟等眾萬餘掠巫山歸州偏遠安南漳額勒登保由漢陰水陸東下四月與景安會剿張漢潮等于南漳斬獲千賊走穀城官兵四路蹙之斬戮漂溺五千餘生禽九百餘餘賊遁鄖陽時明亮既殲略陽西鄉各賊五月即馳赴平利與額勒登保剿楚賊于鎮坪賊棄驛馬婦女由老林奔太平官兵分追入川詔以陝楚各賊

聖武記

卷九

庚

均偏入川而四川滿漢官兵不下五萬勒保宜會同諸將齊心蹙賊毋致竄逸其令額勒登保明亮專剿張漢潮等為一路德楞泰專剿高均德李全阮正隆并會同惠齡等夾剿羅冉為一路勒保專剿王三槐徐天德及雲萬諸賊為一路而宜綿專防由川竄陝之賊景安專防由川竄楚之賊各專責成互相援應毋東馳西擊各不相顧惠齡等迎擊陝賊于儀隴適羅其清下山來援我伏兵斷其還巢之路賊敗就冉文儔營合據大神山與各陝賊連營數十里六月德楞泰惠齡等遣兵扼山後渠河防其北竄而合兵圍攻大神山連破賊卡殺賊

聖武記 卷九

二千又撤營佯退誘之破其追襲之賊千餘賊屯踞死守七月官兵三路搗巢復截其潛度渠河之賊賊走就羅其清于箕山德楞泰率索倫勁騎追之黃渡河與惠齡等夾擊斬溺四千餘賊奔箕山三十里之龍鳳坪諸賊各據一寨相犄角約三萬時羅冉二賊有隙惠齡遣人諭羅其清縛獻冉文儔自贖不應八月德楞泰伏兵誘箕山賊下山方擊斬二千而楚賊高均德龍紹周徐萬富唐大信龔建等即乘間北走廣元其富成所迫之徐天德樊人傑王登廷等亦由營山與楚賊合兵趨陝德楞泰等復舍羅冉二賊分路追截四晝夜斬獲四五

聖武記

卷九

庚

千羣賊復偪回箕山而羅其清乘官兵北追亦已分賊五六千攻營山縣徐天德亦扼渠縣餉道與羅其清犄角官兵先後擊敗之餘賊盡奔箕山德楞泰等遣鄉勇嚴防各隘而約諸軍會剿明亮亦以兵三千剿張漢潮等于通江之北先後斬戮數千賊不能渡漢初羣賊之還儀隴也惟李全高均德留廣元欲自陝還楚九月額勒登保追李全高均德等亦自北而至適德楞泰已盡破箕山之賊羅其清棄巢北竄與李全王廷詔等盡奔大鵬寨寨天險廣百餘里額勒登保德楞泰惠齡恆瑞四路進攻羅其清先遣其黨分劫巴渠運道徐天德冉

三七一

文儔亦分擾大竹梁山為外應諸將分兵剿之嚴扼其
輸糧入寨之賊十月四面梯攻縱火焚寨斬墜死者五
千餘羅其清率走青觀山額勒登保鑿前黃柏山芭葉
山之轍不俟兵齊乘賊未守備即倉卒急攻直逼巢穴
身先士卒冒矢石死者生晝夜轟擊賊不能支
十一月克之復追擊于巴河于虛空寨寨無糧無水大
軍合圍數重勢在必克額勒登保德楞泰忽下令開圍
一面賊初更潰遁我軍不追黎明馳進未及三十里及
之則賊萬眾黑夜已潰竄過半逐北至方山坪解散殆
盡生獲羅其清于石洞其逸黨盡為遠近寨民三日禽

聖武記

卷九

三

獻乃議恒瑞赴陝富成赴大竹額勒登保移剿合州諸
賊十二月除夕德楞泰惠齡等襲破冉文儔于通江斬
三千餘賊又殲其突圍賊二千斬冉文儔 詔賞德
勒泰惠齡輕車都尉諸將士賞賚有差川北兩巨賊皆
平其川東之王三槐冷天祿則勒保專剿之初四川軍
餉川北由潼川順慶運達州川東由重慶夔州運梁山
自賊王三槐擾梁山斷官軍餉道轉攻開縣以援白崖
山鐵瓦寺二賊于時白崖山缺餉兩月鄉勇四散賊林
亮功遂傾巢突出與王三槐合營圍開縣水陸並進勢
張甚侍衛烏什哈達戰死 詔褫舒亮穆克登阿職

留軍効力勒保既受 命總統正月先殲萬縣新起
之賊遂由梁山進剿以開縣界新寧東鄉間先使提督
富成馳赴新寧夾擊王三槐賊復會羅冉二賊于東鄉
勒保繞出其前與富成夾擊破之時白號賊王三槐冷
天祿踞東鄉之前河與青號徐天德黃號樊人傑及藍
號新附各寨連營開縣之臨江市最強而羅其清冉文
儔亦合踞東鄉之後河皆太平通江入陝之路將三路
犯陝勒保使楊秀守太平恒瑞等扼通江保與繞出賊
前夾擊破賊于固軍壩奏殺賊二千請獎厲將士
詔以勒保所殺皆脅從無首逆且軍中積習于官兵陣

聖武記

卷九

三

亡則以多報少而殺賊則以少報多乃濫乞恩賞其切
戒之又 詔以四川知縣劉清得民心將鄉勇禦賊
賊以其廉吏望風引避其據實保奏王三槐犯陝不遂
復合通巴之賊犯達州勒保督諸將邀擊巴河而白崖
賊林亮功等復折回開縣分擾雲萬大寧奉節勒保奏
催湖南苗疆兵雲貴各五千赴川三月觀成劉君輔殲
陳崇德于老木園 詔以其老師逾年各降為總兵
五月勒保檄觀成舒亮等截擊林亮功于梁萬間先後
殲賊五千林亮功槍斃餘賊二三千遁回東鄉安樂坪
與王三槐合其徐天德王光祖等出沒太平開縣屢與

官軍相持 詔切責勒保老師養賊七月勒保以三槐曾隨劉清至宜綿營乃復令前隨劉清至賊寨之頁生劉星渠往說之三槐故狡譎反覆持兩端恃前此出入軍中無忌乃留星渠為質而自詣大軍勒保遂以生禽首逆奏時值 上奉 太上皇帝駐蹕木蘭山莊各蒙古王公祝釐瞻覲乃下 詔晉封勒保一等威勤公並晉軍機大臣大學士和珅公爵福長安侯爵將士賞賚有差復釋勒保弟永保于刑部獄而三槐黨冷天祿仍據安樂坪久塞中鹽糧將盡冷天祿詭請降復月勒保圍安樂坪久塞中鹽糧將盡冷天祿詭請降復

聖武記

卷九

七

鄉犯陝宜綿檄王文雄禦其西總兵慶溥禦其東是年五月戶部侍郎蔣賜棨奏連年征剿种苗教匪撥帑八千餘萬請暫開捐例以資儲備 詔大學士九卿科道議奏仿乾隆川運例權宜舉行至明年乃止謂之川楚善後例此嘉慶三年勒保繼宜綿總統羣賊會于四川之形勢也四年正月三日壬戌 太上皇帝賓天越四日癸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四川湖北陝西將帥督撫曰我 皇考臨御六十年四征不庭凡窮荒絕徼無不指日奏凱至內地亂民如王倫田五等偶作不靖旬日立殄從未有勞師數年糜餉數千萬尙未

聖武記

卷九

七

夜哭營而林亮功餘黨王光祖包正洪蕭占國張長庚等復蹂躪江北涪忠諸地徐天德亦屢犯大竹隣水 詔責勒保擁大兵攻糧盡援絕之賊曠日持久前禽首逆之效安在其楚賊出沒川陝間者明亮以七月後剿張漢潮等于通江于南鄭殲賊數千斬賊首李槐詹世爵賊不得渡漢復奔川東將由界嶺還湖北明亮由夔登舟先至巴東伏兵界嶺殲其前隊張漢潮復西遁太平大寧山等踰漢江走鎮安洵陽商維思還楚豫其樊人傑龍紹周五千餘李樹龔建唐大信萬二千餘阮正通等七千餘十月內復與川賊分黨先後由城固西

大學士襄勤公和珅有罪罷免下刑部獄 詔以和珅歷閣軍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恃有和珅蒙庇虛冒功級坐糜軍餉多不以實入奏姑念更易將帥一時乏人勒保仍以總統授為經略大臣其川陝湖北河南督撫及領兵各大將咸受節制以一事權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都統授為參贊大臣別領官軍各當一路有不遵軍令者指名參奏初教匪起事皆以官偏民反為詞及王三槐禽解至京 命軍機大臣審訊亦有此供 上聞之惻然命暫緩行刑 詔曰國家深仁厚澤百餘年百姓生長太平使非迫于萬不得已

聖武記

卷九

書

安肯不顧身家鋌而走險皆由州縣官吏朘小民以奉上司而上司以餽結和珅今大憝已去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自當大法小廉不致復為民累惟是教匪迫脅良民及遇官兵又驅為前行以鷹鋒鎗甚至剪髮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進退皆死朕日夜痛之自古惟聞用兵于敵國不聞用兵于吾民其宣諭各路賊中被脅之人有能縛獻賊首者不惟宥罪並可邀恩否則臨陣投出或自行逃散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百姓困極思安勞久思息諒必一見 恩旨翕然來歸其王三槐所供川省良吏自劉清外尚有知巴縣趙華知渠縣

吳桂其量予優擢以從民望至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貧劣胥役五千人借查邪教為名徧拘富戶勒索而首逆徐天德王學禮等反皆賄縱民怨沸騰及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查緝株連無辜數千嚴刑慘酷致諸傑人拒捕起事實為罪魁其逮京治罪難民無田廬可歸者勒保即督同劉清熟籌安置如何資送還農如何編丁占籍或仿明項忠原傑招撫荆襄流民之法相度經理並先徧諭川陝楚豫地方使咸知朕意又 詔曰川楚軍需三載經費至逾七千餘萬為從來所未有皆由諸臣內恃和珅護庇外踵福康安和琳積習在軍惟

聖武記

卷九

書

酒肉笙歌自娛以國家賦帑供其浮冒今自親政以來一切賞罰斷自朕衷臣下多不預聞尚復何所營求觀望且聞各路官兵鄉勇之餉多遲延不發致令枵腹從事披褐無襪牛皮裹足跣行山谷而領兵大員則任意支用不敢過問此弊始于畢沅在湖北而宜綿英善在川相沿為例今勒保任經略福寧理糧餉其嚴行察核 上命軍機大臣訊羅其清供稱惠齡一軍較弱責其為賊所輕令回京守制又 命軍機大臣核宜綿前後奏報皆屯駐無賊之處從未與賊交鋒且已老病令解任來京又以上年賊佔西安焚掠秦承恩反回入

省城不卽督兵剿賊且官聲平常交刑部治罪又以景安本和珅族孫平日趨奉阿附每于奏事之便稟承指使恃爲奧援剿堵皆不盡力駐軍南陽任楚賊犯豫直出武關惟尾追不迎截致有迎送伯之號甚至居民裹糧請軍拒而不納武員跪求擊賊不發一兵爲參將廣福面請反挾憤誣劾其獲封伯爵亦攘道員完顏岱捕浙川邪教功張皇入奏特逮下獄擬重辟而以倭什布總督湖廣吳熊光巡撫河南又詔以前年襄陽賊犯孝感時獨隨州未被焚掠由居民村莊預掘溝濠疊土山嚴守禦賊無所施其技旋爲官兵追躡擊敗此保

聖武記

卷九

三

障民生良策若川陝河南仿行何至任賊蹂躪其令勒保會同各督撫曉諭州縣居民扼要團練使賊無可虜掠與官軍犄角于是始議堅壁清野之策勒保用合州知州龔景瀚議首行于川東川北旣而那彥成松筠台布長麟行之于陝甘又後書麟吳熊光行之于湖北先後三四載堡寨告成而賊亦以次銷滅由上年明亮德楞泰發其端而詔書申救行之云上又以軍營惡習每臨陣輒令鄉勇居前綠營兵次之滿兵吉林索倫又次之而賊營亦先驅難民抗我顏行其真賊邪匪皆在後觀望先奔是日令鄉勇與難民交鋒何異自

相屠戮在諸將之意以鄉勇傷亡無庸注册報部並可拚敗爲功至京師禁旅傷亡必當具奏更非如弁兵止須咨部之比是以不令前敵及戰勝則又攘以爲功而衝鋒陷陳之鄉勇反不得與是以屢次保奏皆滿兵居多綠營兵間有之而鄉勇保奏則至爲寥寥其何以作士氣而肅戎行况徵調黑龍江兵往反數千里供億浩繁不習水土不熟賊情計調黑龍江一兵可募數十鄉勇而生長其地自衛身家亦可免流爲匪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以收敵愾同仇之效又詔曰教匪奔竄數省嘯聚十餘萬大半附和脅從斷

聖武記

卷九

三

無邪教如此之衆蓋從教之與從逆情罪輕重殊科其邪教本律除倡首傳徒之犯例應斬決外餘止遞減流徒至焚香奉佛持齋誦經尤律所不禁乃州縣吏藉查教匪爲利藪任胥役之詐嚇以一人累多人以一案牽多案公差四出暮夜捕人幾與查辦叛逆無異而正犯反得賄縱潛逃藉詞激變抗拒不已繼以焚掠焚掠不已繼以虜脅虜脅日衆黨與日多因而抗兵戕官從前臺灣林爽文此次達州王三槐等初皆不過一邪教杖流可結之案竟至勞師糜餉數省沸騰自後查辦邪教止案本律治罪其投出難民回籍後不得動以川楚邪

黨妄行處治至各賊首逆亦不過往來掠食並無僭號據城之事若能悔罪投誠原不咎其既往如臺灣莊錫舍湖南降苗吳隴登及閩洋投首海盜皆蒙賞翎頂爲官出力赤子盜弄朕兵于潢池中耳其令督撫宣示朕意是年正月勒保奏言臣受任經略先籌川省大局應督率額勒登保德楞泰等合剿徐天德冷天祿二賊爲正兵而以七十五觀成所剿之夔州賊富成所剿之保寧賊兩路爲偏師賊勢既重在四川臣應駐梁山大竹適中之地調度督率並檄明亮一路先殄滅張漢潮以次肅清陝境免其東竄楚豫時勒保攻破安樂坪追擊

聖武記

卷九

庚

冷天祿于開縣復與額勒登保夾攻徐天德王光祖于新寧先後殺賊二千徐天德走墊江冷天祿走忠州額勒登保等分追而勒保由梁山中路進攻王光祖並檄德楞泰惠齡由達州要擊渠縣廣安之賊偏赴梁山與諸軍會剿二月官軍屢挫徐冷二賊于涪州長壽大竹徐天德竄達州冷天祿竄鄰水德楞泰追徐天德破之于開縣賊東走夔州將與王光祖卜三聘等合走湖北官軍要之折赴太平與李樹龍紹周唐大信等合復爲官軍擊散由雞鳴寺渡河水漲漂沒賊僅千餘額勒登保追冷天祿以病留大竹遣劉君輔追擊定達而總兵

楊遇春百祥等分擊包正洪于文蟲溪適額勒登保病愈復馳至軍而閩中折回之蕭占國張長庚二賊衆五千復至營山將撓官軍後路乃回軍迎擊殺賊二千餘令朱射斗遠截其後四扼險要賊全隊偏上譚家山山後絕壁無走路乘夜蹙攻短兵格殺隕崖死者二千餘生禽數千斬二首逆兩路賊殲焉 詔封二等男額勒登保進剿冷包二賊適包正洪已與儀隴賊張子聰合竄隣水乃冒雨突擊冷天祿于岳池冷天祿狃于安樂坪之役藐視官軍令大隊先行惟自留八百人殿後楊遇春穆克登布以勁騎二千至一戰殲之又進追其

聖武記

卷九

庚

大隊于石筍河五舟迭渡催濟千賊餘數千賊方臨岸爭舟我都司楊芳以九騎越山先至即麾幟大呼馳擊賊隔山不知我後隊虛實爭赴河陷淖溺淺者三千餘其五舟離岸賊蟻附甚重每舟百人一矢覆一舟五矢并追殲其先渡之賊 詔以額勒登保病新愈卽轉戰直前旬日殲三賊不愧大將視諸將但獲渠魁不淨餘匪致一賊滅一賊復起者功尤偉晉封一等男所領官兵普賞一月錢糧四月額勒登保遣朱射斗追包正洪而自移剿張子聰于梁山忠萬雲陽連破賊忽大寧

賊卜三聘等西鄉賊樊人傑龔建等分路來援額勒登保及楊遇春分禦之連日冒雨山戰而德楞泰所追之徐天德復至于是三路兵皆會而朱射斗所追之包正洪又與夔州高郝二賊合川東羣盜皆聚開縣東鄉間官兵三面會攻羣賊議復北竄川陝老林乃使張子聰潛劫江口糧餉額勒登保回軍擊之卜三聘即乘間奔大寧七十五追之德楞泰所追賊亦分爲二徐天德龔建竄大寧太平山箐樊人傑龍紹周唐大信張天倫等赴陝五月德楞泰贏糧倍道要之乃分兵勇六千使賽冲阿擊賊大寧而自以六千擊樊龍等賊于安康

聖武記

卷九

單

紫陽連日斬獲復驅入川東時朱射斗斬包正洪于茅坪七月德楞泰由奉節進剿巫山大寧各賊與賽冲阿朱射斗夾擊禽斬千百又五路邀賊于房竹賊竄入川德楞泰復分朱射斗追張天倫于巴東而自剿李樹徐天德于房竹殲龔建于竹谿其額勒登保一路六月追張子聰于通江冉天元王登廷攻官軍後路擾運道擊之劉家河斬溺千餘復追入東鄉大竹鄰水長壽王登廷復分二路一向大竹渠縣以牽官兵而自率大隊趨陝與齊家營合火光三十里勢猖獗額勒登保破之通江殲賊二千生禽千餘復追入川勒保奏健銳火器兩

聖武記 卷九

營京兵不習勞苦不受約束征剿多不得力距達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與其久留糜餉轉爲綠營輕視請全撤回京無庸續調其川北賊在廣元寧羗間者恆瑞檄甘肅兵防其西將軍富成由略陽遏其北三月賊西寇階州布政使廣厚總兵吉蘭泰禦之賊分二路各六千一白號楊開甲向宕昌富成追之一藍號張士龍向良恭何廣厚等禦之于新市鎮禽斬千餘獲馬騾器械無算賊奔寧遠犯鞏昌我兵間道趨通渭殲其後隊賊東走秦州而富成以兵七千追宕昌一路久不奏報有 詔切責適四月富成所追白號賊亦至秦州分

聖武記

卷九

單

屯渭河南北廣厚等多張幟渭南爲疑兵而精兵二千馳揜渭北之賊賊驚潰脅從逃散者二千餘賊亂渭而渡漲溺及陷淖者千餘渭南賊亦望風東遁由陽平關將入川恆瑞邀之復走成縣適廣厚等追禮縣藍號賊至冒雨突襲白號賊禽斬七百又與老回兵夾攻于徽縣又追截之白水江各斬賊數百五月白號賊冒死奪渡白水江由略陽奔川北其富成所追藍號賊往來階文山箐復欲渡白水江恆瑞與廣厚等夾攻賊敗渡嘉陵江走略陽追及白號賊合奔川北其前隊爲額勒登保大軍所殲 詔以嘉陵白水二江爲川西門戶令

三七七

勒保撥兵嚴守又以富成擁兵七千專剿藍白二賊徒尾追不迎擊任蹂躪秦隴褫職逮問旋留軍効力時陝賊張士龍在棧道西張漢潮在棧道東而張天倫由平利竹谿犯湖北是為陝西三張賊張漢潮自正月為明亮截擊商維間不獲東竄由五郎奔徽鳳明亮與甘肅兵邀擊二月賊復折回秦嶺將由藍田商州分數路竄河南三月明亮奏言臣自去秋至今日夜追賊往反五省所領兵三千除落後留養外僅存千餘堵剿不能兼顧而終南萬山叢複東西千餘里有山匪為賊嚮導專與官兵相避必需有夾攻堵截之兵而陝楚各兵又須

聖武記

卷九

聖

分剿二張逆未能分顧協剿是以奔馳半載未能殄滅時永保代秦承恩撫陝西勒保令領陝甘兵二千與明亮協剿又 詔慶成以直隸兵千餘赴之五月賊為明亮兵所追西奔秦州遇恆瑞軍折回東北明亮邀賊商州復驅而西與總兵關騰夾擊于五郎六月賊由子午谷越秦嶺以恆瑞慶成永保分扼北棧復趨商州趨山陽將走二郎皆為明亮邀擊賊復西竄 詔責慶成永保不夾擊八月張漢潮分數路自鎮安分竄山陽漢陰以牽我兵而大隊北趨藍田各峪均為官兵所扼永保自三月華陽失利後氣已餒不敢迎擊大隊乃以

分堵餘匪為名軍孝義廳截其北而慶成由五郎西追恆瑞亦破川北藍號賊馳赴石泉與富成等迎剿鎮安分隊之賊明亮敗張漢潮于五郎之廟溝奏言臣受

命參贊節制陝西一路前奏定與永保慶成三面圍富成馬兆瑞等調往他所臣自郎至商又至鎮安往來奔馳從未與永保慶成富成三路之兵相值而東竄賊兩日行三百餘里并無追師時松筠代宜綿督陝甘駐漢中 上命松筠察三人功罪松筠奏言近日恆瑞慶成已馳赴明亮軍永保前在鎮安移營一旬不出鎮

聖武記

卷九

聖

安境內其後久屯孝義廳之大山谷兩旬有餘惟以防守北面為言無謀無勇惟知利己歸過于人不但將兵非所長而地方百姓亦不能休養明亮老將惟精力已憊追賊不能神速慶成尚能擊賊償事之罪永保為上明亮慶成次之 上褫逮永保其張天倫賊七千四月由平利窺竹谿欲還湖北而高均德馬得貴亦由太平紫陽趨平利犯楚總督倭什布橄兵勇守各隘參將董寧川力戰死之賊折回陝 詔永保東赴鎮安與倭什布夾擊時川東賊皆楚人為川兵剿急復思還楚張天倫先突入竹谿李樹高均德樊人傑龔建等繼之

十數路更番迭犯欲牽綴官兵而大隊乘間突竄倭什布力禦房竹之界並嚴防漢江 詔調山西兵三千赴湖北六月福寧奏言賊以脅從而日增兵以分防而見少據川東北各府廳州縣稟報多者萬餘少者數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尙不知凡幾新起之賊實多於剿除之數地方之傷殘更甚黎庶之疾苦更深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不敢壅于 上聞乞特申

乾斷早決大計七月 詔曰勒保經略半載莫展一籌惟彙報各路情形按旬入告近據倭什布奏川賊接踵入楚不下二萬有北趨荆襄之勢並無追剿之師又

聖武記

卷九

四

藍白二賊由秦隴折回川北亦未聞遣堵截之師是勒保竟擇一無賊之處駐營株守罪一且屢奏均言不必增兵而附奏又請撥餉五百萬若迫不及待自相矛盾意圖浮冒罪二各路奏報多王三槐餘黨勒保止將首逆誘禽而置餘匪子不問罪三軍營保奏大半親隨之人而兵勇錢糧并不按期給發以致枵腹跣行凍餒山谷幾同乞丐士馬何由飽騰罪四勒保上負兩朝委任之恩下貽烝民倒懸之苦其卽令尙書魁倫副都御史廣興赴川逮問治罪其經略事務以明亮代之魁倫署理四川總督廣興留理達州軍餉 上以楚事方急

詔明亮額勒登保各移軍赴剿會倭什布破賊南漳德楞泰復分兵令朱射斗七十五剿川賊而白以步騎六千進軍房縣乃 詔川陝大軍毋赴楚初福寧

奏言川陝轉運軍需煩難萬狀諸將中惟額勒登保一人能知大體遇餉運偶缺卽自行籌辦從無藉口餘皆不問輓運之難易惟歸咎于糧餉之不充明亮德楞泰皆所不免勒保亦奏言欲增兵必先籌將目前諸將惟額勒登保最得兵心非惟久從征戰者不見其疲卽疲兵歸其營亦成勁旅以此士皆用命賊皆畏憚雖以明亮之久歷戎行尙所不及 詔以額勒登保奮勇忠

聖武記

卷九

四

蓋戒飭諸將及是更易經略 上念無逾額勒登保者特以其不識漢文于軍書旁午不宜而明亮在金川苗疆久歷行陣用代勒保意蓋未嫌也旋以明亮剿張漢潮遲延又與永保互訐奏均免職卒以額勒登保代之此嘉慶四年秋以前勒保由總統任經略時 上初親政更新號令之事也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四年八月詔曰自用兵以來各路將帥惟額勒登保英
勇超倫身先士卒屢殲林之華軍加耀羅其清蕭占國
張長庚冷天祿等厥功甚偉民間聞其軍過知其能愛
百姓無不安堵歡迎即如胡齊崙一案督撫將帥無不
受其餽遺獨額勒登保一人無之忠勇公清實東三省
人傑不惟諸軍悅服即在京滿漢臣工無不重其為人
其授為經略大臣補授正白旗漢軍都統魁倫即將經
略印信及前賞賞明亮荷包轉交額勒登保祇領又
命軍機大臣工部尚書那彥成佩欽差大臣關防率

聖武記

卷九

異

盛京吉林兵三千赴陝西軍與明亮辦賊又以知州劉
清前至王三槐各營招撫數次賊因其良吏皆不加害
特賞加兵備道銜隨同魁倫辦達州軍餉先是景安劾
湖北襄陽道胡齊崙冒功侵餉逮交刑部審訊自服于
嘉慶二年同總兵馬瑜誣殺夾河洲難民二百餘詭稱
效匪冒功伏法而倭什布籍沒胡齊崙得其支放軍需
薄餽送提用動以萬計畢沅永保數尤多 詔各籍
其家革畢沅子孫官職并 命魁倫廣興嚴核四川
軍需虛實又以軍需自軍需倉庫自倉庫而勒保奏請
采買倉穀二百萬石以部餉軍需與川省錢糧混同影

射國家剿寇安民之資豈為外省補虧空支俸餉之地

其核實以聞松筠奏言效匪起于湖北其時督臣畢沅

皆沿苗疆時供億揮霍自後官軍入陝入川相沿成例

自 皇上親政以來整飭戎行諸臣始凜法搏節縱

有貪利之人已乏罔利之術惟是軍需言銷總在款目

轉葛請令各路糧臺按月開報按月彙奏不惟案牘易

清而訪查亦易得實 詔行之又 詔從前軍中

賞給錢糧皆特旨頒賜并無將臣自提賞需之例自福

康安將兵所過之地濫支浮冒朕憫官兵久征勞苦其

頒給額勒登保銀萬兩那彥成德楞泰各五千兩以充

聖武記

卷九

聖

軍賞別于四川藩庫支發不入軍需報銷以便清核
詔軍興以來各省督撫多借軍功保奏私人幕友親
戚濫邀功賞如畢沅汪新所保胡齊崙以貪冒伏法此
外宜緝景安永保泰承恩勒保等所保豈可盡信其令
吏部查嘉慶三年以前各省軍功人員注冊進呈候朕
稽核以慎名器 詔以賊起四載楚蜀秦豫匪有寧
宇皆由諸臣防剿不力或徇徃隣境以塞責或偶獲賊
首以邀功甚至擁兵避賊養寇殃民積薪不熄遂至燎
原特罪狀永保縱賊湖北景安縱賊河南宜綿泰承恩
縱賊陝西英善勒保縱賊四川惠齡縱賊渡漢江除景

一五二七子書卷九 5 反文下

安永保逮交刑部擬重辟外秦承恩宜綿均遣戍伊犁英善以四品頂戴駐防西藏惠齡曾著微勞降級調用自後責成各督撫將帥各殲賊本境倘有逸出隣境者卽治以縱賊之罪其隣省邊備不嚴者卽治以疎防之罪上又以教匪強半脅從何以終不就撫聞福寧在湖北殺旗鼓寨降人二千餘邀功諒各路若此者多堅賊黨從逆之心失朝廷招撫之信命逮福寧交刑部按殺降律定擬具奏是年九月明亮恒瑞破張漢潮于留壩賊殺馬騾寨山路由老林竄徽縣欲越洮河走階岷赴川明亮恒瑞慶成廣厚等四路會剿攻之雪

聖武記

卷九

果

水河又圍之天賜山先後禽斬千餘探知山後懸厓奏言賊趨絕地必可殲滅賊復絕險宵遁老林明亮由寶雞大道北趨五郎邀之詔革明亮參贊大臣降爲副都統時勒保逮入京師待罪而其弟永保復與明亮互相計奏上命那彥成松筠會審適明亮與富成等夾攻賊于五郎斬張漢潮生擒賊目李潮詔成慶成興肇于新疆而永保亮皆逮入京命那彥成以欽差大臣率盛京吉林兵三千赴陝代明亮剿賊額勒登保奏言臣數載以來止領一路偏師今蒙簡任經略當通籌全局教匪本內地編氓原當招撫以散其

聖武記 卷九

衆然必能剿而後可撫且必能堵而後可剿從前湖北教匪多脅從少四川教匪少脅從多今楚賊盡偏入川其與川東巫山大寧接壤者有界嶺之險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至川陝交界自廣元至太平千餘里隨處可通陝攻急則折入川川攻急則竄入陝是漢江南北則剿堵並重川東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餘皆崇山峻嶺居民大半依山傍水向無村落懲賊焚掠近俱扼險築寨大者數千人亦數百家團練守禦而川北形勢更便于川東若能驅各路之賊偏歸川北必可聚而殲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雖賊匪未必肯偏

聖武記

卷九

兪

歸一處但使所至俱有堡寨星羅碁布而官兵鼓行隨其後遇賊卽迎截夾擊所謂以堵爲剿寧不事半功倍此則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陝楚曉諭修築并定賞格以期兵民同心蹙賊至從征官兵每日過行百十里旬月尙可耐勞若閱四五年之久無冬無夏卽驟馬尙且踣斃何況于人而續調新募之兵不習勞苦更不如舊兵之得力臣之一軍所以尙能得力者實以兵士所到之處亦臣所到之處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闔營將弁以及士卒無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盡然近日不得已將臣所領之兵與各提鎮互相更調以期人

三八一

人精銳有

詔嘉獎其湖北之賊德楞泰破樊人傑于竹山禽龔其位卜三聘于大寧乃進兵保康南漳賊聞大軍至復分為二一李樹徐天德掠歸州走還巴東一辛聰張天倫竄宜昌之東湖德楞泰分兵斬李樹于巴東破宋厥子于房縣賊由房縣老林西遁十月德楞泰追楚賊入陝時高均德冉天元張天倫龍紹周唐大信高天升馬學禮等皆屯聚白河洶河欲由紫陽西鄉上游渡漢德楞泰分千餘兵防後路而自冒霧雨敗賊于放馬場追斬千餘生禽高均德斬藍號張士虎

聖武記

卷九

辛

盡驅赴通江南江德楞泰移兵入川與額勒登保夾剿額勒登保自九月奏備賊歸川北之議即分兵扼廣元棧道截藍白楊張二賊折回南江與王登廷阮正隆苟文明鮮大川合而許文謨所剿度張二賊及七十五所敗之樊人傑徐天德亦由太平竄通巴界內十月額勒登保遣穆克登布等與七十五夾擊禽斬數百賊復竄東鄉太平乃使七十五朱射斗迎擊自楚折回之賊于雲陽而自與穆克登布等剿王登廷徐天德于開縣乾清門侍衛安祿中鎗死安祿故超勇公海蘭察之子也時川賊徐天德王登廷最悍出沒東鄉太平間復與自

聖武記

卷九

辛

進繞出其前楊遇春追其後鏖戰山半楊遇春右軍據舊寨垣墻截拒賊不能過乃督死突衝穆克登布後帳自顛壓下左軍腹背受敵短兵格戰陷死副將以下二十四人兵勇二百餘人賊全力攻經略中營血戰竟夜黎明賊始退旋禽王登廷于南江先後具奏請罪詔以勝負兵家之常前此諸將失利之事何路無之特諱匿不奏今額勒登保先日拜疏次日即生禽王登廷他人必謂前次臨陣生禽而以陣亡各員分次入奏揜敗為功額勒登保兩奏直陳無隱而于緝獲賊首之鄉勇亦不攘為己功洵不愧經略大臣即其代具奏稿之

郎中胡思顯亦能體主帥之公忠從實入告其賞加三品卿銜時是月官兵追冉天元于開縣而德楞泰追鮮苟等賊亦至額勒登保病留太平遣楊遇春穆克登布等與德楞泰夾剿將一舉殄滅而川北賊楊開甲辛聰王廷詔高天升馬學禮等以川北寨勇守禦嚴難虜掠復乘間由老林北竄城固南鄭王文雄力疾禦之寧河間賊分二路率制官兵其前路賊由略陽奪渡嘉陵江西犯秦隴而西鄉漢陰石泉紫陽江岸之賊亦紛紛由川偏陝額勒登保乃奏令魁倫督朱射斗百祥兩路兵勇八千與德楞泰合辦川北之賊而自率兵勇五千力

聖武記

卷九

奎

疾馳保寧赴陝時德楞泰聞川賊西犯秦隴勢急已率兵冒雪西上至漢中始奉額勒登保入川之檄則距川東已遠遂不復回軍入川亦西赴隴又那彥成接剿張漢潮餘黨冉學勝等于老林數月無效詔責那彥成擁萬餘勁兵不通籌全局惟與老林餘匪持久且盛京吉林勁旅舍騎而步尤爲非計致川陝交界各賊窺陝備空虚乘間北竄令以南山餘匪歸巡撫台布搜捕而與恒瑞移師赴北棧時略陽賊已驟渡白水江分寇秦州鞏昌提督吉蘭泰革職遣戍命慶成以藍翎侍衛赴鞏昌軍其平利賊樊人傑張天倫等五千餘亦

分犯二竹

詔以明亮宿將功多過少且藉其家貲

無幾命以領隊大臣馳赴湖北額勒登保德楞泰

既相繼西上川東北兵備虛五年正月朔魁倫代統川

兵時冉天元等敗殘數百賊逃匿大竹且未渡渠河距

嘉陵江甚遠魁倫受事八日方發十五日尙在達州界

而賊已虜脅數千卽于是日由定遠奪渡嘉陵江虜脅

萬餘成都重慶同時震動魁倫不直趨渠縣而繞梁山

赴鄰水二十日始至由順慶渡江乃檄七十五回守重

慶七十五病不能軍總兵李紹祖將其兵赴川西

上以數載來賊氛所及皆在川東北其軍餉皆賴川西

聖武記

卷九

奎

川南協濟而魁倫按兵縱寇致川西完善腹地復遭蹂

躪罪更浮于勒保先革職留任詔德楞泰速由昭

化廣元回軍赴援並赦勒保以藍翎侍衛赴川又調貴

州兵五千命總兵施璠援川西時蓬溪界成都重

慶之間賊渡江卽掠蓬溪魁倫遣朱射斗阿哈保百祥

以兵三千進擊約自率後隊四千繼進及朱射斗兵二

千逐賊交井場被圍數重衆寡不敵魁倫擁兵不援反

回屯城內朱射斗力戰死百祥以千兵斷後亦幾殆射

斗驍勇敢戰屢立功賊所憚者經略參贊外惟楊遇春

及射斗兩鎮之兵至是以無援收死官軍奪氣二月賊

由蓬溪分掠南部鹽亭射洪鹽泉喇匪皆入之南部知縣王贊武有政聲單騎赴蒼溪賊營賊包正洪等羅拜拔營去至是復卑詞假道贊武率鄉勇二千奮擊死之射洪知縣張明葵自經死冉天元生日羣賊大會南充置酒作樂皆酣醉無官兵拚擊而魁倫自朱射斗敗後復以防潼河為名退屯潼川益以李紹祖兵四千餘止令守沿河賊對岸焚綿州不出一兵援救難民數萬由金山驛渡潼河魁倫禁其舟不許渡知州劉印全盡以西岸舟濟之乃免時賊已西犯梓潼江油將趨龍安與階岷諸賊合德楞泰兼程赴援邀擊江油之西遇冉天

聖武記

卷九

善

元徐萬富陳德奉汪瀛四賊于馬蹄岡步騎數萬分路來犯我兵亦五路衝擊賊且戰且走至新店子忽伏賊起環攻我左右前三營圍溫春賽冲阿數重銃矢幾盡德楞泰以中軍馳救內外衝擊賊至暮殺賊過當圍乃解生擒陳得奉斬冉天恒諸賊復走魏城驛與白號賊張子聰度向瑤雷士王合追及白家壩賊步騎數千誘戰謀報左右溝箐皆有伏賊欲截我後隊德楞泰戒諸軍勿下山追擊夜敗其劫營之賊時官兵僅五千賊數倍適阿哈保李紹祖及守備羅思舉以兵勇四千至軍三月 詔授德楞泰成都將軍專辦川西之賊授

勒保四川提督專辦川北之賊責魁倫嚴守潼河德楞泰進搗江油賊于重華堰賊宵遁分屯林菁口德楞泰遣兵扼龍安白水之路轉戰而入連奪險隘賊大隊俱屯馬蹄岡而伏萬人于火石壩後我兵四路進攻德楞泰督大隊直趨馬蹄岡已過賊伏數重始覺賊伏起八路來攻人持束竹濕絮以禦矢銃塵鬪三晝夜賊更番迭進不退我兵飢疲數路皆敗德楞泰率親兵數十下馬據山巔誓必死冉天元督眾登山直取參贊德楞泰乘高險大呼衝擊一矢殪冉天元之馬蹶而禽之賊遂瓦解我山後鄉勇亦至乘勝逐北二十里飲羽怒追禽

聖武記

卷九

善

斬無算冉天元雄黠冠川賊專用伏以陷官軍曾敗經略兵于蒼溪號令羣賊橫行川東川北川西蹂躪數十州縣至是與官軍五日四戰層層設伏前賊却步後隊及之誓致死決勝負賴德楞泰血戰破之生獲渠魁為賊起以來戰功最 詔晉封三等子賊眾尙萬餘走屯劍州設伏石門寨前隊賊數千不戰而走德楞泰曰此誘我也先攻其寨寨據懸崖惟南北二門其寨西小徑尤險仄德楞泰使官兵全力攻其西抵而潛遣死士繞寨西小徑潰其柵遂乘勢奪二門斬墜千餘生禽千八百時賊不敢窺嘉陵江以西將乘間闖潼河 上

恐其南擾成都屢勅魁倫嚴守魁倫反撤兵留船
致賊前隊得宵波焚太和鎮復大熾成都戒嚴上
以魁倫兩次縱賊渡江使川西無完地祇逮治罪
命勒保以三品頂戴著四川總督率總兵施瑄所領貴
州兵由中江迎擊弁先誅冉天元于成都以防內變會
德楞泰追及渡潼之賊于渡口殲其後隊于次日及賊
蓬溪遣兵擊其分攻民寨之賊而大軍突擊賊于新店
子潰奔大銅山旗幟如林大呼脅從免死棄械散者二
千餘禽斬各千殲賊首雷士王孫嗣鳳獲器械牲畜無
算其分攻民寨之賊皆望風遁賊知大兵雲集川西且
聖武記 卷九 葉

其十餘舟生禽八百散其脅從千有四百獲牛馬器械
無算由是嘉陵江西亦無賊其波江賊五千復為達州
鄉勇禽其青號賊首汪瀛勢益衰將與川東北苟鮮諸
賊合而那彥成所剿敗之高天升馬學禮自大軍東還
後復襲脅二三千自階文折入龍安分掠松潘番地川
西復震乃議德楞泰山劍州趨廣元以遏黃白號賊竄
陝之路而勒保弁將魁倫兵分禦龍安之賊時川北賊
以堡寨險鄉勇勁無可虜掠而陝境及嘉陵江岸復為
官兵所扼乃羣竄川東苟文明犯巫山奉節鮮大川奔
開縣龍紹周唐大信擾太平又涪州有鶴游坪之賊羣
聖武記 卷九 葉

成都有備乃留白號張子聰庚向瑤掠川西以綴官兵
而黃號徐萬富等復渡潼河將趨嘉陵上游以會階岷
之賊勒保截其後隊于太和鎮乃議以川西賊付德楞
泰而白率施瑄追潼河以東之賊四月德楞泰破張子
聰等乘勝長驅沿途難民隨虜隨散破其騎賊于樂至
復邀擊於中江塘堰膝際間不能奔突斬溺死者二千
生禽八百追及潼河西岸擊其未渡後隊二千禽斬漂
溺殆盡潼河以西無賊而勒保所追潼東之賊屢謀渡
嘉陵江不遂西走保寧合白號賊衆尙萬泗奪東岸三
十餘舟甫半濟而兩軍追及驚潰赴水死者二千磔沈

賊皆向雲萬分竄江岸將窺伺大江南渡德楞泰進軍
開縣閏四月遣李紹祖追賊于岳池大竹遣許文謨追
賊于梁山忠州而自敗藍號賊于長壽又連破白號賊
于忠州梁山賊不敢突江岸復竄開達而西五月德楞
泰追白號張庚二賊于達州屢斬獲僅餘數百盡棄衣
糧器械奔東鄉太平時川東賊惟劉朝選湯思蛟各千
餘李紹祖剿之其樊鮮苟龍唐冉張阮等賊并走川北
官軍追及通江巴州而龍紹周唐大信已冒官兵紅旗
走西鄉其勒保所剿龍安之賊遣薛大烈扼水泉關杜
其折竄階文之路遣百祥敗賊于松潘而高馬二賊合

攻勒保營相持竟夜適施璿由石泉迎剿而至與大軍夾攻大軍奪山衝壓賊奔潰矣施璿兵奪路而走施璿所將貴州新兵未練陣動施璿中矛死初 上以施璿江口之捷賞貴州兵一月錢糧至是勒保請停其賞閏四月賊奔老林勒保分扼江油石泉安縣之路賊數日無從掠食而廣厚復以甘肅兵嚴守白水江不得北渡五月賊復折入番地路險騎踣斃七十五病愈與阿哈保敗賊于舊關于新寨進圍諸番地之鐵爐寨賊乘兩夜竄勒保乃回川北而遣阿哈保七十五冒參贊德榜泰旗幟追擊賊盡棄牲畜鎗矛亡命山谷由卓泥土

聖武記

卷九

素

司番地北走岷州聞官軍追急復走秦州初 上命

親王大臣同刑部會議魁倫罪請斬諸軍前 上恐

啟莠民玩視之漸 詔逮至京是月 賜自盡又

召侍郎廣興托津回京師其達州軍需以原任建

昌道劉清總之初賊渡嘉陵江後魁倫使劉清防潼河

及賊近鹽亭魁倫盡撤百祥等沿河兵勇回營劉清以

太和鎮灘淺請留貴州兵協守魁倫不許賊果由此西

渡反以疎防劾清 上以清素得民免職留軍効力

明年以禽賊功復其職云其湖北之徐天德樊人傑張

天倫等賊倭什布孫清元先後截擊于均穀于房保于

南漳遏其東竄三月總督倭什布降為湖北巡撫以姜晟代之以長麟代松筠督陝甘四月明亮使孫清元擊樊賊興山使總兵王凱剿苟賊歸巴而自扼均房適中地迎剿徐天德于穀成禽斬八百賊遁入山將走南漳明亮沿漢江截其東北敗伏賊千餘王凱孫清元兩路亦驅樊苟二賊入川陝移兵會攻徐逆于南漳閏四月賊東向荊州時湖北軍皆步少騎而賊騎甚多每分路截官兵額勒登保分吉林勁騎二百自陝赴軍明亮孫清元及二竹鄉勇分路邀賊于宜城于荆門敗伏賊二千于天柱山又清河夏漲賊不能渡且戰且走復西竄

聖武記

卷九

素

南漳初那彥成之移師而西也其南山餘匪亦分三隊

前二隊由棧道合川賊渡渭西寇秦隴勢猖獗那彥成

北出寶雞防其犯西安之路破賊隴山鎮禽斬三千散

出難民千獲牛馬三千餘 詔改授那彥成參贊大

臣賊不能北趨乃南犯伏羗復追敗之城外適德楞泰

亦追王廷詔楊開甲自成縣至額勒登保亦力疾馳至

軍乃令德楞泰馳回川西恒瑞以兵三千回陝而自與

那彥成分兵三路一邀其入川二過其北竄楊遇春穆

克登布破張天倫等於岷州慶成等破張世龍于洮河

二賊復合隊夜襲經略參贊大營為官軍所敗乃分兵

追兩敗匪而大軍移剿高馬二賊扼其趨階州松潘之路賊轉岷州官軍間道邀擊慶成以勁騎衝入賊隊表裏夾擊又分破其伏賊禽斬千有七百三月各賊皆踰渭走東北官軍要王廷詔楊開甲等于隴州要高馬二賊于鞏昌皆偏回渭南而張世龍等又糾別賊由禮縣東走秦州將趨北棧乃議那彥成以兵五千留追高馬二賊于岷州而額勒登保并楊遇春岱森保兩軍皆回陝那彥成追及高馬二賊于文縣賊攻狼卡寨寨民萬餘岌岌賊拒據河高岸我兵以礮遙卻之軍乃得濟三路仰攻慶成率勁騎橫衝賊為數隊潰奔石峽官軍扼

聖武記 卷九 李

峽口前後圍攻賊自相蹂躪禽斬二千攀崖擠墜者屍徧地散其脅從千餘餘千賊南竄將入川境即陰平入蜀路也那彥成以道險不利騎兵恐復蹈前此老林搜剿之轍乃檄總兵百祥迎擊于龍安而自率兵回陝上責那彥成剿賊不盡將復蔓延棄前功而 詔廣厚嚴備邊界時各賊先後奔陝額勒登保以川賊入隴隴賊折秦皆必由棧道出入欲嚴扼各棧要害以堵為剿乃令王文雄等分扼南棧之鐵索關新集各隘總兵索費英阿等分扼北棧之留壩江口方柴關各隘初那彥成西行時以南山餘匪付巡撫台布時張漢潮餘

聖武記 卷九

匪大半西竄留陝者僅數百而川賊五家營復至皆各賊餘黨共七八千人時五郎以東民皆結寨野無可掠就意向東北台布使總兵劉之仁領精兵千並募練勇獵戶千餘分伏間道扼其通鄖西商州兩路賊折奔鎮安 詔台布回漢中理餉會恒瑞所迫楊辛二賊數千東奔山陽而張世龍張天倫二隊各萬餘為經略大兵驅備出棧亦竄鎮安鞏盜皆注漢北山內額勒登保聲言出寶雞大道防賊北竄峪外而大軍追入老林逾四日始出華陽賊由茅坪奔五郎山深無所掠日食驪馬東向商維額勒登保趨商州令楊遇春以精兵三千

聖武記 卷九 李

扼龍駒寨遏其赴豫與恒瑞夾擊先後禽斬二千餘散其脅從千餘賊始不敢東竄額勒登保乃遣楊遇春剿學勝于孝義廳而自移軍鎮安與那彥成會時商維各賊窺豫不遂復折奔楚楊辛等犯鄖西樊人傑犯平利乃議經略參贊合兵自北而南是月額勒登保那彥成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慶成各當一面與經略參贊五路辦賊 詔不許而那彥成以所剿敗高馬餘賊復熾犯川西破施瑨兵坐前縱賊罪 詔罷其軍機大臣及一切差遣惟留尚書都統復以諸將東馳西擊未得要領而軍情難遙度 命那彥成馳驛回

京面詢方略閏四月楊幸張天倫等圍恒瑞軍于西慶
成馳至夾攻走之賊直趨渭南額勒登保遣楊遇春楊
芳倍道扼其東竄并遣兵守商維羣賊議復西竄惟留
張漢潮餘黨三千在後以綴官軍楊遇春總扼兩河口
去路而大軍三路備攻連破之大小中溪斬千有五百
合竄溪口伏兵四面蹙之溝水盡赤生禽千餘張逆餘
黨殲焉其楊幸二張伍戴等賊皆西行五月額勒登保
扼鎮安而楊遇春穆克登布追賊破五金柱于首板崖
賊折奔山後欲復由黑水河東竄山陽適大軍三路要
其前楊遇春等兩路躡其後二十里內之賊偏歸銅錢

聖武記

卷九

奎

滿山後絕壁無路賊死突欲出溝口官兵數路圍攻先
後禽斬五千餘我軍無一傷者進攻楊辛張等萬餘賊
于茅坪人自為戰斬賊七百賊走忽自驚折回擾亂蹂
躪弃器械旗幟無算斬楊開甲釋其脅從千餘賊大隊
西竄華陽而後隊東竄四畝地乃留楊遇春剿東賊而
大軍西追時再學勝張士龍等賊已突棧道偏秦州而
高馬二賊亦由岷至秦州陝甘軍皆赴秦州會剿額勒
登保嚴軍棧道是月那彥成至京召對屢失旨 詔
曰朕召見軍營之人原以其身歷戎行間見自確異于
遙度乃那彥成回京召對以來無一忠謀善畫游詞熒

聽純任私心甚至以籌兵籌餉議剿議堵皆為無益如
螳螂非人力所能捕盡惟委于劫數之未完其言令人
寒心而語及額勒登保德榜泰屢次奏捷則皆為將信
將疑之詞意存忌妬以揜己老師南山縱賊隴西之失
其心實不可問那彥成外不能決勝千里內不能運籌
帷幄念其為故大學士阿桂之孫姑革去工部尚書鑲
白旗漢軍都統降為翰林院侍讀學士以示薄懲自後
川陝楚三處賊情惟以經略參贊及明亮三人奏報為
憑自軍機大臣外毋得干預軍務是年 上以川北
賊因堡寨團練偏竄隴秦為守禦成效始 詔陝西

聖武記

卷九

奎

湖北仿行並經畫南山鄖陽控制事宜令彙書于後備
籌邊者采擇 詔曰治流賊如治水水之奔潰必堤
以坊之故辦賊無出剿堵二端不堵其去路則剿無所
施不杜其虜脅則多剿無益以川陝楚情形而論川民
自結寨守禦以來賊艱掠食日剿日減即潰竄數隊每
隊亦止千百未嘗有新增之賊何以一人陝界每隊輒
七八千良由漢中興安居民散處非如川民之自為守
禦是以川東川北各賊每思竄往他境雖南山居民不
及川中之殷實而百姓亦當為身家利害計多一自守
之民即少一脅從之賊自後以剿捕責成領兵將帥而

團練守禦則責成各撫務期衆志成城人自爲戰限期
半載修築告竣其先籌畫以聞又 詔曰內地亂民
非同徼外夷虜原督撫應辦之事豈可全諉諸經畧參
贊近日州縣知賊不攻城往往閉關任其焚掠飽颺但
免失陷城池之律試思鄉村偶被劫盜地方吏尙有處
分况城外鄉鎮多有烟火萬家較城內更爲殷富如楚
之樊城沙市陝之龍駒寨蜀之太和鎮皆以無城被燹
生靈荼毒無算與失守城池何異其令陝甘湖廣督撫
嚴飭所屬山地則扼險結寨平地則掘濠築堡其團練
防守有效者保奏違者罪之又 詔曰川東川北寨

聖武記

卷九

李

堅民奮遇賊偏近則各寨民百十成羣乘夜劫營使賊
驚擾不得休息故小賊止出沒邊界不敢深入陝西雖
近亦修堡但祇知自顧而任賊寨前奔逸或賊攻他寨
卽不相援應其諭令聯絡聲勢與官軍犄角并亟查無
堡寨之處及時修築又 詔曰近年費帑不下十千
萬調兵不下十餘萬而賊奔突滋蔓如故今後不必增
兵并當汰去疲病之兵不在募勇但當團集本地精練
之勇三省年來徵調紛煩有此省之兵調往他省而本
省又別調鄰省之兵彼此人地不習且多傷病留養徒
糜餉費至鄉勇原爲保護鄉里而設若僅募他鄉游民

無田廬室家之戀既去其鄉安望其勇目前則多報開

銷事後則易聚難散何如省此養疲兵募散勇之資以
團練本地之鄉勇實爲事半功倍果盡如劉清尹英圖
孔繼榘林嵐維昂等之寇不能犯又如勛西鄉勇之截
禦齊姚劇賊使官兵得以成功何至民爲賊掠兵爲賊
疲總之他省未練之新兵不如本地之鄉勇而本省隔
屬召募之鄉勇又不如本鄉守堡之團勇自後各縣練
勇各守堡寨不許調往軍營致村莊反遭荼毒其鄉勇
固守卡寨以堵爲剿及州縣實心倡率者與軍功同賞
督撫能力行堅壁清野者與經畧參贊同一酬庸各以

聖武記

卷九

李

本省錢糧供本省軍需不得復請兵餉又 詔曰剿
辦教匪非若邊徼外域必犁庭獻俘方可籌善後自應
隨剿隨撫而所撫之人不出三等一降賊二難民三鄉
勇旣不能盡藉爲兵亦非徒給票回籍所能畢事其撫
綏之法亦有三或清查叛產或量給流亡絕產或于南
山老林墾荒暫免升科三事條緒繁重均賴良有司宣
力其令各舉所屬廉明公正之吏專司其事至終南山
綿亘八百餘里向歸岐山鳳翔武功盩厔郿咸寧長
安藍田等縣分轄鞭長莫及又子午峪向禁行旅自畢
沅因遞送金川文報改道便捷較舊驛近七八程亦爲

賊踪出入要路朕思難民就撫之後無家可歸莫若聽開山內老林墾地刊木并相度形勢分建廳縣營汛彈壓則就撫之民即成土著不致流而為匪其五郎廳為山內適中之地可設總兵鎮守又湖北教匪奔竄皆在鄖陽之二竹實為川陝楚要善前明曾設鄖陽巡撫宜增設鎮道大員控制至鄉勇本地自行捍衛者聚則為兵散則歸農而外來雇募者聚則為兵散則為匪今鄖陽五郎議增營汛其即以鄉勇入伍充兵無庸召募所有應設營汛事宜督撫議奏此嘉慶四年秋至五年夏那彥成為欽差大臣與經畧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收

聖武記

卷九

李

復隴西川西及經理南山鄖陽始末也

聖武記卷十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邵陽魏源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印所藏書

五年六月教首劉之協被禽于河南時邲縣翟家寨有千賊新起吳熊光駐防盧氏布政使馬慧裕乘其烏合撲滅之知劉之協脫逃旋獲諸葉縣奏聞 上以劉之協首創邪教毒流五省逮誅數載特命侍郎高杞侍衛與常馳驛檻送至京 御製邪教說以但治從道不治從教之旨宣示中外是年冬安徽民張全習邪教令其子張效元與同教三人潛出嘉峪關赴喀什噶爾

聖武記

卷十

一

成所訪其教首王發生效元回至四川賊營畏罪出首詔遞回原籍父子免死以安反側額勒登保六月復追陝賊由棧道入隴于是南山無賊乃遣楊傑並渭西上擊汧隴之賊遣穆克登布由徽縣兩當擊秦州之賊而分兵扼棧道防其折竄時長麟所追伍金柱張士龍冉學勝等與楊遇春所追高馬等皆至秦州因渭河有備不能北渡合隊順渭而東眾二萬夜襲長麟軍于徽縣將軍富成敗死額勒登保檄官兵嚴防棧道及渭河北岸復令穆克登布赴楊遇春軍而自率慶成等馳扼唐藏與恆瑞夾擊七月賊竄棧不遂復折奔西和成

縣楊遇春移軍西剿而高馬戴諸賊已合隊東南犯略陽沔縣西鄉總兵札勒杭阿提督王文雄先後戰死恆瑞以兵四千赴西鄉其張冉伍等賊自階州折回遇楊遇春穆克登布阿哈保等三路會擊禽斬三千餘賊潰赴太平河與辛聰顏勝可等合奔沔略而總督長麟亦自岷州追至與額勒登保合八月慶成斬宋麻子楊遇春斬伍金柱乃以階文餘匪令長麟督阿哈保穆克登布剿之而迎擊冉張等于沔縣時秦鞏西北之賊盡折回陝而高馬等賊屢冒官兵渡漢均爲北岸鄉勇所扼額勒登保檄關騰劉之仁嚴防漢北九月楊遇春慶成搜餘匪于漢南小巴山各賊與高戴合隊四千突出衝陣官兵奮擊山溝禽斬千計適恆瑞邀擊馬學禮徐天德二賊亦至安康額勒登保自漢中進軍西鄉策應楊遇春遣兵斷二賊之援先攻馬賊禽斬千徐天德走全河口恆瑞軍邀之其棧道以西長麟督剿之賊一伍金柱餘匪二千一伍懷志賊千餘阿哈保穆克登布分剿于階州于唐藏折奔兩河口直趨沔略一曾芝秀由鳳縣老林北竄棧道不遂亦折走石泉涉渡漢江由是棧道以西漢江以北皆無賊賊皆偪歸漢南而紫陽安康所竄川楚之賊較衆額勒登保進軍剿之移棧道防兵

聖武記

卷十

二

于漢江沿岸而檄慶成長麟嚴防南鄭寧羗杜其折竄十月額勒登保奏言目下各路賊勢如曾芝秀徐天德樊人傑已先後偪入川境惟冉張龍三賊在川陝邊界王廷詔高馬二賊在陝楚邊界而有楚兵攔其前楊遇春慶成追其後勢亦必歸入川德楞泰勒保已進巴州南江又有七十五分擊大兵雲集自可無虞滋蔓臣卽應整旅入川而陝楚之賊未竣先遣阿哈保將兵勇二千協剿川賊此外陝甘兵三萬皆歸慶成節制分將分段以防川賊竄陝之路于是額勒登保進軍紫陽安康欲驅龍張冉苟四賊與高馬合隊而檄諸軍四面會剿

聖武記

卷十

三

成截其半濟已先渡河千騎由五郎華陽東奔額勒登保即率楊遇春回濟漢北邀其赴商雒之路慶成亦伏兵石泉江岸擊破高馬等賊時冉學勝伍懷志殘賊各僅二三百適樊冉二賊至復合隊襲脅數千楊遇春穆克登布突擊于洵陽壩禽斬六百餘賊奔江口留樊賊徽官兵而冉學勝步騎二千先趨商雒間道楊遇春等敗步賊于龍駒寨復邀其騎賊于武關荆子關與綸布春汪啟軍三路截擊賊始不敢東竄額勒登保與諸軍分路追逼而西冉學勝奔漢陰樊冉等奔石泉洋縣適高天得馬學禮王廷詔賊數千復由安康渡漢猝遇大聖武記

聖武記

卷十

四

楊遇春追冉賊由二郎壩入南山乘夜突擊高馬賊隊潰斬六百賊奔棧道將西擾秦隴舊路留後隊綴楊遇春而急奔徽鳳棧道冉學勝繼之由是南山賊皆竄棧西其留山內者惟伍懷志一賊額勒登保乃檄長麟楊遇春追賊隴西而自督穆克登布留剿伍賊初四川之賊冉天士龍紹周唐大信自六月為陝兵所挫截回太平羣賊先後走川東德楞泰約勒保由川北至東鄉會剿適七十五敗劉朝選湯思蛟度向瑤于新寧復移軍攻樊苟鮮三賊于大竹德楞泰勒保大軍亦至三路會攻賊以川東北圍寨嚴難虜掠復窺嘉陵江七月德楞泰遣七十五李紹祖東邀樊人傑于隣水而大軍追賊墊江衝賊為二乃留勒保接捕而自追其前隊冒暑馳百七十里斬賊千有三百生禽及投出二千有三百又敗賊于岳池之蕭家場生禽數千付勒保後營訊之降賊與外賊夜通大謀德楞泰急分兵回救乃敗走時川東北寨勇爭殺賊脅從逃散絡繹建昌道劉清及通判劉星渠先後招撫二萬餘有詔嘉獎鮮大川攻儀隴之天旗寨為寨勇所殲而張子聰湯思蛟頗悔罪思降屯東鄉之前河久未焚掠勒保遣人招撫賊黨譁先後被殺有詔切責八月七十五敗樊人傑于隣水

聖武記

卷十

五

大竹德楞泰敗冉天士王士虎之分隊于南江各殺賊千計七十五復追焚賊于開縣遇度湯劉等賊四千擊斬九百餘賽沖阿邀賊于通江川擊其半渡禽斬千餘餘千賊奔東鄉後河德楞泰與勒保賽沖阿三路截擊殲度向瑤賊全隊于崖澗其西鄉賊龍苟唐張等窺白水碕兵糧唐大信爲寨勇所殺九月德楞泰勒保追湯劉張等于東鄉後河各僅餘數百復截徐天德之黨趙麻華千餘賊于大寧老林川東肅清乃議勒保軍雲開間迎擊自楚折回之賊而德楞泰移軍川北以剿自陝折回通巴之賊與經略夾攻十月通江賊顏勝可楊開

聖武記

卷十

六

第等望風遁回西鄉而巴州賊辛聰張世龍復爲劉清遣鄉勇冒入其隊潰斬數百七十五亦敗之南江賊始不敢窺嘉陵江德楞泰留七十五防川北而自赴勒保軍會剿十一月樊徐冉張等賊爲官兵擊敗于太平皆由城口奔陝城口據萬山中爲太平紫陽平利大寧各賊逋逃竄德楞泰遣總兵託雲泰以兵勇三千扼之而自繞赴川北與七十五合擊廣元蒼溪之賊賊聞大軍至合隊五六千東竄勒保率阿哈保等邀之渠縣先截其探騎百餘而突衝其大隊禽斬二千賊奔儀隴德楞泰厚食馳擊衝賊隊爲三圍斬千餘斃賊首楊開第齊

國謨等惟李炳陳朝觀顏勝可魏學盛千餘賊潰遁巴閬十二月德楞泰追賊閬中勒保追賊巴州賊合竄廣元寧羗與七十五所擊敗之辛聰賊二千及陝督長麟所擊回之張世龍阮正潮等賊三四千合竄川陝交界箐內乃議勒保回川東迎擊大寧之賊七十五專剿川北老林之賊而德楞泰追賊入山移軍赴陝其湖北之賊自六月總督姜晟赴軍明亮與總兵孫清元德昌三路剿徐天德于均房賊已渡陝河西犯鄖竹竄入陝留後隊擾均州穀城詔副都統長齡以領隊大臣率吉林黑龍江兵千有五百赴湖北軍七月明亮等邀徐

聖武記

卷十

七

天德于南漳殺賊千餘而川東徐萬富苟文明等賊三千復東犯房縣李紹祖追擊入楚八月與明亮孫清元夾擊殺賊千餘賊夜渡澗河之黃龍灘由鄖縣竄陝復追敗于平利之汝河餘賊僅七八百明亮以有慶溥等兵迎剿卽回軍房縣禦川東入楚各賊有詔切責時樊冉張王等賊三路赴楚每路二千餘李紹祖敗死遠安倭什布馳援之九月明亮孫清元擊賊房縣之上龕斬賊千賊日夜西南奔欲引官軍入山而乘間竄東北官軍兩路截之偪回大寧明亮馳回二竹以防平利東竄之賊詔以明亮前此驅賊入陝今復驅賊入

川皆出境即塞責降為藍翎侍衛不許奏事以長齡代
明亮統湖北軍又以協辦大學士書麟代姜晟督湖廣
十月長齡率索倫千餘騎及粵兵千迎剿高馬二賊于
洵陽復邀之白河賊分數十隊徧據險要欲使勁騎無
所施且面面可繞出我後長齡使兵據山為四營而遣
鄉勇誘之賊下山突陣數次不動乃潛遣騎繞出賊後
夾攻大潰之先後斬賊二千殞厓死無數賊南向竹山
欲由陡河走房保我輕騎晝夜兼程七路馳擊禽斬千
有四百散脅從千計適明亮倭什布迎擊于保豐復禽
斬八百賊走還遇騎軍不敢復戰即踰山遁弃騾馬器

聖武記

卷十

八

械西奔洵陽白河與平利賊合長齡明亮亦兩軍合攻
十一月高天得馬學禮西竄留後隊高天升千餘賊于
竹谿晝伏夜出四山縱火以疑官兵欲乘間東竄孫清
元長齡明亮遇之賊不復焚掠晝夜疾馳由興山直奔
荆宜官軍遠出遠安邀擊而徐天德王廷詔等復為經
略大兵偪竄竹谿長齡明亮孫清元三路迎擊于房縣
圍斬六百餘賊不復東竄十二月高天升樊人傑徐天
德三賊合隊萬餘屯竹谿將分赴川陝孫清元扼其西
南明亮長齡邀其東北合攻于太平關斬賊千計脅從
逃散無數徐賊奔西南山內孫清元剿之高樊二賊奔

平利而高賊遂由洵陽冒官兵給舟渡漢北六年正月
德楞泰與經略會籌漢北分擊高天升于山陽殺賊千
有八百釋其脅從千遣賽沖阿躡餘賊而自選輕騎冒
雪繞出鎮安之北與賽沖阿夾擊禽斬大半殲賊首高
天升 詔以德楞泰迅掃巨憝與前此肅清川西同
功晉封一等子爵德楞泰復回軍漢南是月 上以
官兵勞苦五載特遣大理寺少卿窩星額太僕寺少卿
裘行簡賚銀十萬兩馳驛赴陝宣犒經略參贊兩軍并
荷包帶鉤掖指翎管等分頒將士又 詔懸賞格以
購徐天德王廷詔樊人傑三教首及高天升高天得馬

聖武記

卷十

九

學禮屢害大員之賊其餘龍冉張苟等許降免死其餘
斬者賞次之六年二月南山賊伍懷志復糾眾三千由
五郎東奔額勒登保遣穆克登布追之冉學勝糾高賊
餘黨千餘西竄棧道渡渭而北長麟邀之隴州賊復渡
渭南而渭北又有沂陽新起之賊遣副將蕭福祿剿之
斃賊千餘生禽千有二百隕厓死者三百餘時山上多
脅從難民蕭福祿不宣諭招宥即圍攻蹙之 詔盡
釋所俘千餘降蕭福祿參將時渭北久旱 詔至即
雨而長麟所追冉賊復由唐藏黑河將赴沔略 上
責額勒登保困于南山零匪乃奏伍冉二賊責成穆克

登布長麟兩路而自以兵三千渡西鄉與慶成迎擊高馬等賊時高馬等爲楊遇春所追犯隴不遂折而向川楊遇春繞出沔縣黃和驛長麟赴雞頭關各伏兵以待賊全出溝口突起掩殺禽斬二千賊僅數百亡命入川楊遇春留軍休息而自選精騎并沿途抽各營兵勇追入川之賊一晝夜馳四百里賊不暇復虜掠又川中團寨巖乃折回兩河口楊遇春由南鄭西鄉追賊回陝與慶成會擊禽斬三百生俘王廷詔搜獲畫像經卷檻送京師惟高馬二賊遁巴山其後隊留南山者亦爲長齡邀擊禽斬大半三月高馬二賊與川賊陳魏顏辛

聖武記

卷十

十

等竄西鄉窺江岸額勒登保遣慶成札克塔爾兩路迎擊先後禽斬千餘楊遇春旋禽高馬二賊于大寧之二郎壩俘斬殆盡詔晉額勒登保二等子楊遇春襲騎都尉乃檄遇春赴城固洋縣擊冉賊時冉學勝自長麟赴汧陽後敗楊奎軍于留壩陣亡總兵副都統以下數百連日虜脅衆三千騾馬二千餘復鳴張甚額勒登保率慶成分路趨棧道賊已由秦州渡渭大軍追及隴州與長麟會剿遏其赴固原之路賊始東竄四月額勒登保使長麟西北追躡而自率大兵遶出寶雞賊不敢東北復渡渭南奔棧東晝夜疾馳欲竄楚豫大兵循南

山之南遏其入山令慶成扼其東而賊已渡漢南乃選精騎渡漢夜襲其營潰斬三百餘散出難民七百餘賊沿江東下復思北渡爲沿江兵勇所遏遂竄巴山五月額勒登保敗諸安康賊復與張天倫曾芝秀陳國奉等合屯高唐嶺衆五六千楊遇春數路趨之禽斬三千賊復分爲二楊遇春與副將楊芳等夜突襲張天倫于白河禽斬殆盡乃留札克塔爾剿張天倫而自與楊芳邀冉賊于平利其漢北之伍懷志賊爲穆克登布屢禽斬僅存千餘時南山內堡寨已密所至截殺穆克登布晝夜追捕賊僅存三百匿秦嶺老林穆克登布分兵一傍

聖武記

卷十

十一

秦嶺西南麓進一傍東北麓進一裹乾糧由秦嶺之巔躡追皆居民樵采不到之地賊急復由孝義老林出五百餘卒獲伍懷志于層崖之上于是漢北復無賊額勒登保奏以慶溥赴廣元防漢上游喜明柯藩等屯平利安康防漢下游與慶成西鄉軍犄角其四川之賊自正月德楞泰與勒保分軍後七十五擊敗川北各賊于通江斬張世龍而樊人傑徐萬富冉天士王士虎等衆四千爲長麟軍遏其入棧復南奔廣元寧羌劫餉械冒官兵欲奪渡嘉陵江爲兵勇所拒轉趨儀隴下游適勒保

前鋒阿哈保等迎擊于儀隴北岸大軍繼至夾攻禽賊二千餘斬徐萬富餘賊潰遁通江將入陝阿哈保馳扼其去路而劉清自巴州七十五自竹峪關合擊殲禽二千餘乃令總兵張志林許文謨分防江岸上下游而回軍川東時劉湯辛顏魏陳李等均出老林屯太平雲開間衆八九千攻破安樂坪紀家寨盾脅日衆而川北賊賊千餘由山林晝夜東奔將與川東賊合阿哈保薛大烈等追斬其半樊人傑跳崖遁餘賊不敢赴川東散竄老林勒保檄七十五夾攻川東賊于巫山都司羅思舉衝入賊隊斬二百餘忽左右山溝突出賊三千鏖戰羅

聖武記

卷十

三

思舉潰其右隊之賊左隊亦走追斬六百餘散出難民千餘獲器械牛馬千計餘賊二千奔東鄉太平三月勒保追川北賊自通江竹峪關奔陝復移剿川東辛湯二賊時辛聰衆二三千屯太平湯思蛟糾各路敗匪五六千屯大寧勒保以查勘嘉陵江爲名復回川北 詔革職留任四月勒保遣總兵永寧等由大寧間道搗賊巢而託雲泰扼城口截其北賊棄巢走雲陽永寧由開縣扼其入山之路與大軍夾攻各賊敗屯大寧山中五月勒保七十五兩路偪攻賊分竄陝楚阿哈保追入楚七十五追人陝而勒保別剿大寧鹽場之賊阿哈保擊

龍紹周之分隊唐明萬李顯必于竹山三岔河生禽九百漂溺千餘復逾界嶺追擊後隊于東溪河斬李顯必殲溺殆盡時大雨五晝夜官兵阻溪漲不能渡糧盡多餓死者七十五追冉天士于平利之大渝河先遣卒間道據其後山徧賊出隘而伏起衝之賊爭攀崖遁斬墜死千餘生禽九百餘勒保令七十五追剿入楚而與阿哈保回軍界嶺與經略及長麟明亮等議攻川陝楚交界各賊其德楞泰自二月與經略分軍後漢南賊苟文明已竄湖北惟龍紹周屯興安之磚坪亦糾合唐張冉李各賊萬餘東走會慶溥扼白土關乃南趨鎮坪爲川

聖武記

卷十

三

陝楚通衢德楞泰分兵勇八百聲言追躡而自由雞心嶺繞赴二郎壩待之賊前營步騎四千中營五千已進和岡溪後營三千方攻天平寨見軍至卽遁而伏千賊以截我後乃遣賽沖阿追剿後營遣溫春扼和岡溪口以截伏賊而督兵進攻中營賊于峽內賊無走路其脅從爭弃刀矛四散前營賊冒死回救賽沖阿等領勁騎內外夾攻斬戮千有八百生禽二千餘墜溺逃散二千餘餘賊數千東竄 詔以參贊威聲素著賊望風爭避聞前在四川與勒保軍互易旗幟賊易而趨之大爲德楞泰軍所破曷仍用前計佯爲他將之兵以懈賊所

謂兵不厭詐也。三月龍紹周分遣唐明萬千賊奔太平老林。欲引官兵西追而自率大隊突入楚。德楞泰邀擊于竹山之官渡河。騎賊數百先涉。餘賊數千雜沓河岸。黑夜間追兵鎗礮聲爭赴水。漂溺大半。時我兵至者僅數百。故濟岸之賊及沿河東竄之賊尚三千餘。竄回太平。書麟明亮長齡等皆馳赴參贊軍會議。初湖北賊自正月高天升入陝後。惟徐天德留楚。長齡明亮回軍與孫清元夾攻。賊西奔鄖竹。將合陝賊書麟孫清元扼吉陽關。斷其交結。長齡明亮擊苟文明李彬于竹山。轉戰一晝夜。禽斬及逃散各千。賊折赴川東。二月明亮等

聖武記

卷十

四

軍夾擊徐賊于保康。殺賊八百餘。使孫清元扼霧露河。杜賊東竄。是月詔議移湖北巡撫于襄陽。控制鄖宜。書麟等奏請增設湖北提督于襄陽。而移襄陽鎮總兵于鄖陽。鄖陽協副將于竹山。巡撫仍治武昌。三月官軍數路剿徐苟等賊于興房間。先後殺賊千有三百。殲賊首張允壽。允壽徐賊謀主。猶張漢湖之有冉學勝也。時德楞泰所追龍紹周已入川。乃使明亮北扼二竹。而自繞出興山之東。與長齡夾攻。時賊所竄長房河西。北老箐荒僻。淤阻二百餘里。無人迹。德楞泰使竹山鄉勇執參贊旗幟入山躡追。而大兵由松露河繞出其前。會

徐賊已出山北遁。而苟賊尚未出山。乃以長齡一軍伏山口。邀擊而德楞泰軍追徐賊。擊諸山峽。禽斬千有八百餘。賊三千奔上龕。復為明亮所破。賊盡竄川楚交界。詔還德楞泰雙眼孔雀翎。時書麟卒于房縣。以吳熊光代之。先令長齡暫署總督事。而巡撫倭什布以軍餉不給。為經略參贊。劾罷。以全保巡撫湖北。時川陝荒歉。賊艱掠食。皆欲東走湖北。四月徐天德與樊人傑王國賢陳朝觀曾芝秀等賊合隊。德楞泰追急。西竄。禽斬千有八百。陳朝觀為寨勇所獲。楚賊略盡。德楞泰奏言。臣自用兵以來。三次肅清楚境。而邊界綿長。與其布兵

聖武記

卷十

五

各卡力單難堵禦。不如分兩路游兵。長齡率孫清元領兵六千于房縣。專備川賊。明亮以兵六千于二竹。專備陝賊。與兩省追兵夾擊。以剿為堵。時西竄各賊分路狂奔。留後隊于峪河口。綴官兵。而前隊奪渡漢北。將由鄖西赴河南。德楞泰追及洵河。扼其東北。禽斬千餘。賊西南奔鎮安。劉之仁雒昂等扼其入山。慶成復迎擊于兩河口。沿途各寨截擊。脅從乘勢逃散。遂復折渡漢南。慶成過江。追擊西鄉。禽斬五百餘。德楞泰繼至。賊僅千餘。南奔川境。時陝賊留楚者。惟王國賢張萬林二千餘。由鄖陽走房保。與戴仕傑合隊。長齡孫清元夾擊。禽斬其

平五月德楞泰追徐天德于兩河口禽斬五百盡獲各
賊妻孥徐天德由仁河新灘奪渡中流船覆溺死獲其
屍其餘黨留漢北者至是由洵陽奪舟渡江知縣嚴如
燧率鄉勇邀之半渡覆其七舟溺賊二百餘復率寨勇
獲張天倫其樊張餘黨各一二百分竄漢江南北岸德
楞泰令慶成搜捕而自會額勒登保于平利時龍苟二
賊竄平利王國賢戴仕傑曾芝秀等在洵陽竹山辛聰
冉學勝等向白土關羣賊皆聚川陝楚邊界經略參贊
將合三省兵聚而殲之 詔以明亮老病解軍事來

京又 詔各路征兵馳驅五載其傷病未愈及家無
聖武記 卷十 六

次丁者量遣歸營別簡精銳以作士氣此嘉慶六年夏
以前德楞泰與陝楚軍分合情形及羣賊偏歸三省交
界之事其堡寨利害見于湖北者長麟奏言湖北用兵
剿寇五載而寇終未靖蓋由賊逸兵勞制扼未得其要
教匪本流賊遇食便掠遇屋便舍但持一械即可橫行
非官兵必需鍋帳糧運之比敗則四竄林箐夜則舉火
嘯聚多方誤我不能兼顧兵甫集而賊已遠颺兵甫撤
而賊又踵至以累重之兵剿輕便之賊是以曠日無效
且湖北邊界與川陝犬牙相錯二千七百餘里出川陝
卽入楚出楚卽入川陝層巒疊嶂四路可通若欲無處

不防兵少則寇視之蔑如兵多則以有用之師坐困于
無用之地伏思設兵原以衛民與其孤懸戍守于荒山
絕澗中糧運險遠瘴厲不時使賊竄擾腹地而鞭長莫
及莫若酌抽山卡兵勇撥歸衝要隘口厚集其勢探有
賊蹤發兵馳往所至有兵夾擊既無日日拔營之勞自
有節節策應之效且賊雖東奔西竄不走平原欲疲我
兵力而其蓄意全在平地掠食虜民但當併力守我有
糧有民之區偏賊歸入無食無人之地黨孤食盡自然
竄出以逸兵待困賊不難一舉撲滅湖北如鄖陽之鄖
房二竹宜昌之巴東此五縣接壤川陝屏蔽內地形勢

聖武記 卷十 七

最重鄖縣以鮑家店為要隘房縣以化龍堰為要隘竹
山以保豐為要隘竹谿以峰溪為要隘房竹交界以官
渡為要隘巴東以西瀼河為要隘擬于六處各置步兵
二千共需兵萬有二千其鄖西一縣與河南兵協堵至
內郡荆襄均宜地皆平行必仿鄖竹築堡團勇之法賊
卽深入數百里間層層俱有堡寨堅守無人可虜無食
可掠且能堵截奔突與官軍犄角則有鄖陽邊界各邑
設險環衛于外又有近邊各州縣築堡守禦于內賊不
日可滅其見于陝西者巡撫台布奏言堅壁清野之策
雖已奉行但村落大小不齊人戶貧富不等必須官為

倡道臣自與那彥成倡捐勸諭以來計藍田鄠鄩寶雞商州鎮安商南雒南孝義五郎等廳州縣共築寨堡五百四十一處其間民修者五之四官助者五之一老弱財物盡移寨中惟是大寨僅能自衛小寨尙難固守且堡寨高踞山顛不能不下山汲水貿易耕作間或猝遭虜脅而小民恐賊破寨間有擲給米糧情非得已難遽治以濟匪之罪此亦百密之一疎迥非從前任賊焚掠之比至漢中二棧爲軍餉要道自以擇地築堡存貯糧硝爲上策因于寶雞鳳縣留壩褒城寧羗各驛親爲相度先築江口一處教以取土壘石因利乘便之方堡周

聖武記

卷十

六

三里牆高二丈廣丈有二尺崇墉屹然軍糧山積居民爭徙占地營屋其餘九處經費相仿總不出五千兩其渭河西北亦經督臣長麟勸諭辦理又陝撫陸有仁奏言築堡團勇之事川陝情形不同四川地居天險如大成寨大圍包方山坪等寨每處可數萬人其小者亦數千人賊據之則可抗官兵而百姓守之亦可拒賊若南山內層巒疊嶂并無寬敞環抱之所止能于陡險山巔就勢結構每寨止容數百人至千餘人不等蜀山多膏腴稻田民居稠密其勢易合陝西老林惟棚民流寓零散墾種隔十餘里數十里始有居民十數戶若糾合數

村共築一堡則南村之人欲近南修築北村之人欲近北修築惟秦隴以西人皆土著無不踴躍興工秋間賊入棧西每以彼此各不相犯婉求各寨而寨民必乘間截其尾隊奪其牲畜不使晏然空過其西安同州鳳翔三府與漢南附近川省之區皆多土著審利害每邑結有堡寨或百餘或數百其漢北山內近亦一律興工又恐結寨後民丁但知守寨而于賊出入要隘轉無堵禦復令于堡寨之外每寨撥數百數十人合力守卡以杜窺伺請將五郎孝義藍田整屋鄠縣五處責成臬司商州鎮安山陽雒南商南五處責成潼商道平利安康白

聖武記

卷十

九

河洵陽紫陽五處責成候補道石泉漢陰城固洋縣南鄭西鄉五處責成延榆綏道鳳縣留壩褒城沔縣寧羗略陽六處責成陝安道刻期完竣是時陝甘修寨團練日密賊勢日蹙陝督長麟以團練有益于今日大有害于將來民氣日趨強悍或聚衆械鬪抗官拒捕不可不防其漸請乘此時令委員借散硝丸監操演爲名稽查礮銃刀矛實數逮賊氛一靖無難按籍而稽詔以安民必在擇吏誠得良吏自可鑄劍戟爲農器否則斬木揭竿豈條例所能禁止況山谷居民捕鳥獸備虎狼不可無兵其擇良吏善行之以收銷兵實效其後凱旋

鄉勇由官給價購收鎗矛果盡繳無事云

聖武記

卷十

十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

六年六月額勒登保奏言川陝各賊除冉龍戴苟湯劉等尚自成隊其餘辛聰王國賢張天倫及樊徐餘匪大率皆官兵剿敗之餘延喘山林有此隊入彼隊者有數隊合為一隊者無定名亦無定數目前陝中已無大隊之賊皆竄匿萬山老林寨堡較少之地陝剿急則入川楚楚剿急則入川陝由賊中掌櫃元帥外尚有總兵先鋒等目一經剿散則其總兵先鋒又各自為首而首逆轉莫測所向即殲斃首逆而去一人復立一人并非賊黨外有所增益至其黨與人數往往彼賊附入此賊則

聖武記

卷十

十

此賊之數驟增被剿潰散則數又驟減合計不過二萬四千餘人此時堡寨完固即有耕耘貿易猝被虜掠之人皆能乘間逃出不為賊用而各路兵勇十倍于賊屢次斬獲自必有減無增業已偪賊入川為一舉掃蕩之計是月經略參贊會議于平利德楞泰由西南偪攻而額勒登保由東北邀擊會剿于三省之交適龍戴等賊復分二隊額勒登保追戴仕傑等入陝而德楞泰七十五追龍紹周入川七月德楞泰邀賊太平開縣老林先後殲賊二千又遣降賊回營招撫散出脅從二千又塞勇沿途截殺僅存千賊八月復追諸大寧山內殲其七

百僅餘數百。賊東走巫山。而官兵暑雨崎嶇。山箐病留。各寨者亦千計。乃休兵大寧。搜捕近邊。而令賽冲阿等追賊。斬龍紹周于平利。盡殲其衆。時賊數愈少。奔愈捷。每望兵即逃。德楞泰乃分選兵勇。每二百爲隊。冒教匪服色旗號。以降賊爲鄉導。或伴與合隊。或乘夜襲營。各給護牌爲驗。且密諭民寨。無論兵賊。皆不許入堡。但協力截擊。賊勢日蹙。乃使薛大烈等分追湯思蛟。劉朝選于太平。而馳會額勒登保。勒保于通江。額勒登保自七月追戴仕傑。由安康至太平。適楊遇春追冉賊。由大小巴山老林至大寧。其冉賊分隊。張天倫曾芝秀等亦踰

聖武記

卷十

三

界嶺入川。額勒登保以川陝楚各賊。皆聚川境。乃令慶成喜明等嚴防漢江南岸。而與楊遇春分路入川。楊遇春殲禽冉天士王士虎于簡池壩。八月額勒登保遣楊芳等擊張楊二千賊于西鄉。遣穆克登布擊戴仕傑後隊于平利。皆俘斬千計。各賊僅數百竄老林。而通江賊李彬衆三千。與慶成楊遇春所追高見奇魏學盛辛斗等賊。及楊芳等所追太平開縣之賊。均至南江。東西分遁。額勒登保令慶成搜賊南江老林中。令楊芳等殲東奔之辛斗于通江。而自率楊遇春追西竄之高魏等于廣元。十月川北各賊均思西竄。穆克登布遣兵迎擊高

見奇于紫陽。禽斬殆盡。額勒登保督楊遇春剿魏李等賊于廣元蒼溪。賊狂奔巴州。敗田朝貴之兵。官兵間道邀擊達州。禽斬千餘。賊分竄。一冉天璜七百賊奔東鄉。太平楊芳等殲之。一李彬數百賊遁西鄉。將與樊苟辛聰合。楊遇春殲之。其勒保一路。自六月督阿哈保等殲鮮苟等千賊于東鄉。託雲泰亦敗太平賊于城口。會參贊兵追賊回川東。乃詔勒保專辦川北。七月陝賊高見奇竄川北。由閬中蒼溪昭化。屢窺嘉陵江不遂。遂與魏學盛賊千餘合竄棧道。官軍邀之百丈關。禽斬七百賊。復合冉學勝于南江。勒保蕭福祿等三路合攻。禽斬

聖武記

卷十

三

九百餘。生禽冉學勝。詔封勒保三等男。阿哈保等賞賚有差。八月遣兵追高見奇于西鄉。而自剿魏學盛于南江老林。先後禽斬五百。適通江賊李彬糾各路賊匪二千。復至巴州。乃移兵遏其赴嘉陵江之路。其七十五所追湯劉等賊。禽斬千餘。僅數百賊走東鄉。復與苟文明合衆二千。將竄陝。八月七十五擊苟賊于大寧。斬其半。俘其家屬。而湯劉殘賊復乘間奔大竹。勒保馳防江岸。二賊旬日已脅衆四千餘。騎千餘。分擾墊江鄰水。乃令田朝貴趨隣水。阿哈保趨墊江。而勒保由大竹三路偏賊復歸一隊。追擊于達州。禽斬五百。散其脅從二

千賊復走還太平。竄西鄉。薛大烈追敗之。截回川境。十月慶成殲張天倫千餘賊于廣元。復遣兵助慶。薄遏高見奇。西竄黑河之路。餘賊數十遁老林。穆克登布亦屢殲平利安康之賊。敗匪。輒回川。而湖北之賊自六月內全保長齡孫清元等與七十五三路截擊湯劉辛張。邀其竄東湖保康之路。賊西竄入川。而七十五所擊之龍戴二賊。長齡孫清元全保會剿之。曾辛等賊皆先後分竄川陝。于是楚境復無賊。十月 詔以經略參贊奏報賊數。惟湯劉李苟樊戴六賊尙稱大隊。每隊不過千餘。均偪入四川界內。并其餘竄匿陝楚無名之賊。統

聖武記

卷十

五

計不過一萬有奇。而經略在川北。參贊在川東。勒保界在中間。限期今冬掃蕩。額勒登保奏言。剿大賊易。為功。剿小賊難。為效。目前除各老賊數隊外。其餘孽散逃深山老林間。雖總計尙可盈千。而分竄皆不滿百。不值以七八萬官兵搜捕。應俟各大賊已除。先酌撤回滿漢官兵。各盡本省兵力。今本省提鎮分地搜除。其堡寨鄉勇。則分派道府率同州縣。或以數十寨聯為一處。而臣于各邊適中督辦。兵力所不到。則以民力佐之。民力所不及。則以兵力佐之。剿撫兼施。以期殄盡。 詔以經略調度。有方。將川陝十餘萬賊掃除殆盡。僅存十分之一。

宜先施懋賞。晉封三等伯。德楞泰功在川西。屢殲渠魁。晉封二等伯。穆克登布賽冲阿温春均賞騎都尉世職。其軍機大臣慶桂董誥戴衢亨交部議敘。十一月 詔曰。川陝楚軍務將竣。其善後事宜。莫若扼形勢為控制。近日湖北襄陽已增提督。陝西五郎已增總兵。固原提督亦議移漢中。至湖北竹谿距四川之大寧。陝西西鄉距四川之太平。東鄉各七八百里。或千餘里。地廣兵希。向為奸宄出沒之所。如有今昔異形。必應增改之處。會籌以聞。其三省可墾荒地。及銅務鹽務。有便于民。無害于官者。量為措置。額勒登保奏以太平界川東北之

聖武記

卷十

五

中請設太平協副將。而移舊都司于城口。其廣元之黃楊堡通江之竹峪關大寧之徐家壩巫山之大昌皆踞萬山中。應各設守備。其達州改為綏定府。太平縣改直隸廳。同知其東鄉之南壩地當通衢。涪州之鶴游坪武縣之大印山皆周數百里。居民數萬戶。應設州同主簿各一。又乾隆中移綿州治于羅江。去年賊渡嘉陵江。居民連夜修築舊城。賊至無患。應移綿州復舊治。是月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會于通江。經略參贊即移軍川北。而勒保赴川東。時川東各路敗賊竄老林者。冰雪凍餒。分出掠食。百十為羣。或有賊首。或無賊首。諸將各有斬

獲惟川北賊苟文明糾合高丹姚餘匪衆尙二千餘騾馬數百晝夜西奔七十五以兵疲就餉太平六日賊已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陽河直赴階州慶成七十五先後馳擊額勒登保復令楊遇春兼程赴之并檄嚴守白水江扼其赴川西之路賊復折奔東南時德楞泰方敗苟賊分隊張天倫于蒼溪禽斬大半令田朝貴追之南江而自迎擊苟賊于廣元賊已虜脅三千餘十二月德楞泰敗賊通江斬獲千餘盡獲其騾馬斃苟文學苟朝獻額勒登保扼竹峪關過其北竄賊奔開縣大寧老林李彬餘匪亦歸之德楞泰兼程邀其入楚七年正月德楞

聖武記

卷十

庚

泰三路追苟賊于開縣生禽七百餘僅千賊奔老林山深雪厚民皆入寨數百里無人烟賊盡宰騾馬爲乾糧溢死林中者數十額勒登保馳赴西鄉過其北竄德楞泰使薛大烈追苟賊與經略軍夾擊而自回剿川楚交界餘賊額勒登保邀苟賊于紫陽賊竄西鄉官兵一日馳二百里追之賊已改趨白沔峽夜渡漢北官軍僅追殲其後隊二百詔以額勒登保徹防江兵勇移于川陝邊界及是復追賊落後致渡漢北竄南山奪其伯爵降爲一等男并褫雙眼孔雀翎賊晝夜西奔與續渡江之宋應伏數百賊合隊敗副將韓自昌之兵額勒登

保薛大烈兩路追之楊遇春追辛聰賊黨劉承受亦自秦嶺驅偏而西三路會剿詔德楞泰以參贊爲成都將軍專搜川楚餘賊額勒登保以經略爲西安將軍專搜陝西餘賊二月額勒登保令薛大烈搜老林自北而南偏賊出山而伏兵光頭山以待賊探知東南有兵復折竄太白河老林乃令薛大烈回川蕭福祿回漢南而檄楊遇春移剿苟逆時南山中賊劉承受爲楊遇春斬賊僅存百人而宋應伏三百賊亦與苟賊分隊西竄棧道三月三賊聞楊芳慶溥兩軍扼其西復自華陽合而東竄官兵數路追截復踰秦嶺北遁時賊久困老林

聖武記

卷十

辛

每思出掠糧畏官兵四面截捕每屯高山巔遙望軍至卽遁札克塔爾等以圍堵非計乃佯撤辛口峪之兵以誘之驍賊數百果出掠伏兵禽斬數十復遁入山賊遂全隊晝夜南竄官兵扼其東西北三面驅偏而南及鎮安界官兵會擊禽斬三百餘復竄而北爲官兵所扼乃竄上山巔無路之處蟻旋北遁四月詔曰額勒登保自用兵以來從未有老師若此者捕賊如捕鼠當熏出穴而捕之今困賊山內仍不能絕其糧賊屢欲竄棧西何不縱令出山西竄而我以十餘倍之兵蹙之于平野額勒登保奏言賊皆徒步知四面皆兵一出平原必

為勁騎所蹙。始終不敢離老林。屢為官兵驅逼出山。旋復竄入五月。上切責額勒登保。札克塔爾。曠日持久。無方略。均革職留任。又諭額勒登保。徧訪將士。獻禽渠之計。並懸重賞。購募如前。賄徐王高馬之例。限六月內。滅賊。六月。俘苟賊妻子餘賊三百人。由孝義竄泰嶺。楊遇春。知老林無食。設伏要隘。以待賊果西竄。途虜居民。知有伏。復折竄老林。額勒登保奏請展限一月。七月。苟賊復分三百賊為三路。遇林徑錯雜。或徧踐足迹。或亂擲衣物。以疑官兵。官兵以獲賊為嚮導。斬其先鋒王世貴。賊復分百人為數路。散竄老林。我兵皆欲禽

聖武記

卷十

未

賊。邀賞亦百十為隊。冒雨潦深入。絕壑窮崖。無所不至。先後搜獲十人十餘人不等。最後斬苟文明于花石巖時。上幸熱河。適捷奏至。詔還額勒登保三等伯。賞還雙眼孔雀翎。命移軍湖北。與德楞泰會剿。德楞泰自二月剿賊巴巫。令副都統豐紳以兵二千登舟東下。邀其東竄。盡驅巴巫各賊而西。勒保。賽沖。阿張。續等三路迎擊。新寧大竹間禽斬大半。三月張長庚。陳自得。殘賊走夔州。為七十五斬捕。惟宋國品。張簡二黨。尙出沒東開。閬川東賊不及千。乃令豐紳赴川北助剿。張魏七十五屯川東。備陝楚邊界各賊。勒保督田朝貴

薛大烈。張志林等分按東開。雲萬。太平。而賽沖。阿溫。春。隨德楞泰赴楚時。湖北賊糾合數千。其老教。樊人傑。戴仕傑為掌櫃。而曾芝秀。王國賢。崔宗和。胡明遠。四賊主戰。全保長齡。遏其東竄。賊折犯二竹。趨陝。遇穆克登布。迎擊于平利。乃東趨東湖。穀城。德楞泰使鄉勇數百多。張幟。聲言大兵追躡。而自率將士輕騎倍道。邀賊東湖之霧露河。以千兵扼溝口。伏賊而督兵三路仰攻。雞公山。禽斬七百餘賊。折回興山。沿途逃散。餘賊不及二千。而巴東賊蒲景等五千餘。聞參贊兵追賊西行。即分千賊綴孫清元軍。而大隊突渡霧露河。德楞泰乃使長齡

聖武記

卷十

未

孫清元合剿樊曾餘匪。而自追蒲景于房縣。五月及之大壩口。恐賊遠颺。乃分兵扼其東南。又多留帳幕。以綴賊。而夜繞百餘里出山後。乘雨霧突襲其巢。又追破之。興山禽斬逃散。僅千賊分竄。適長齡孫清元所追樊戴等賊。又分二路。戴崔胡走東湖。副將李天林剿之。樊曾王由均州西竄。德楞泰乃令副都統色爾滾總兵蒲尙佐以兵二千追蒲景等。而自迎擊樊曾三賊于房竹界之官渡河。時久雨山潦暴發。官軍步騎相間。拽尾亂流。數十里。追及于白鐵峽。乘霧繞據山頂。四面逼賊。盡入峽內。無走路。前惟阻一河。盛漲如雷。樊人傑曾芝秀冒

死赴之急溜怒濤中無一免者其前過官渡河之王國賢賊數百亦爲穆克登布遣兵所破乃令孫清元德昌搜二竹之賊吉林泰李天林搜東湖歸巴之賊而自與長齡賽冲阿移剿蒲天寶于興山 詔以德楞泰旬日連殄三寇晉封三等侯六月蒲景等糾各敗賊奪據興房交界之鮑家山周三四百里糧富寨峭守嚴德楞泰置大營東北以綴其前又令守隘鄉勇多張幟聲礮爲疑兵賊莫測所以忽一日黎明寨內殺聲四起天降地出走徑皆已自剗絕擠厓墮壑趾頂相接蓋色爾滾蒲尙佐以精兵千開箐取道援藤絕壁繞出賊巢之上

聖武記

卷十

辛

軍搜之寨勇截之無暇虜脅所禽斬皆老教真賊勒保乃率張志林東赴夔門以防川楚邊界五月熊翠熊方青六七百賊掠巫山劉朝選四百賊掠奉節時各賊因楚兵剿急先後竄川勒保檄巫山大寧兩路分剿羅思舉殲劉朝選羅聲臯殲賴飛龍晉封勒保一等男其漢南之賊自川北竄入者則慶成剿之殲張魏餘匪于棧道自川東湖北竄入者則穆克登布剿之并不時鵬剿太平大寧及二竹之賊是月額勒登保德楞泰奏言本朝用兵準回兩部大小金川從無鄉勇之事自征臺灣苗疆教匪皆剿內地亂民與外藩不同必使良民自保

聖武記

卷十

辛

煩招募其願歸籍者善為資遣以卹義勇銷後患八月
詔以南山餘賊責總督惠齡提督楊遇春專剿時
長齡病回京 命慶成代之以副都統格布舍代慶

成九月額勒登保赴竹谿與德楞泰吳熊光會議時德
楞泰破熊方青千賊于大寧遣賽沖阿追入陝而自移
剿戴崔胡六七百賊于房縣截擊逃散僅存百餘竄老
林穆克登布復破王國賢餘匪于平利追入川 詔
德楞泰專搜楚賊額勒登保專搜陝賊十月德楞泰遣
蒲尙佐富僧德殲戴仕傑于興山禽崔連樂崔宗和于
房縣殲陳仕學于巴東乃分兵搜巴巫餘匪而自扼界

聖武記

卷十

十一

嶺策應時楚賊略盡其南山遺孽宋李陳靳二張等為
楊遇春楊芳分兵十餘路櫛比排搜亦所餘無幾惟人
川之賊不下二千額勒登保乃令楊遇春移師寧河以
防川北折陝之賊而自與穆克登布分道入川別留格
布舍兵千餘聲稱經略大營屯鎮坪以防川楚餘匪時
川北則羅思舉禽張簡湯思蛟于東鄉川東則豐紳桂
涵殲羅半年李世品于梁山太平又張長青百餘賊乞
降于雲陽其餘散匿山林不過各十餘及數十人已無
百人之賊而楚賊樊曾餘匪齊國典眾千餘由大寧竄
入梁萬又王國賢餘匪四百唐明萬三百亦先後竄川

勒保檄諸軍分路剿之羅思舉禽唐明萬穆克登布亦
由西鄉迎剿入川會擊齊賊于通江禽斬逃散餘三百
賊竄通南羅聲臯武隆阿殲之并禽景英 上以大

功將竣先復額勒登保三等侯時額勒登保屯西鄉太
平邊界勒保屯東鄉開縣間德楞泰亦由巫山入川將
三路偏賊歸開太太寧間聚而搜捕其南山餘匪苟朝
九為楊芳雒昂剿急與前竄寧羗之宋應伏二百賊合
竄漢南官兵追之川陝楚首逆已盡惟殘匪千餘歸于
善後事宜籌辦十二月經略參贊會同川督勒保陝督
惠齡湖督吳熊光以大功戡定遵 旨不用紅旗用

聖武記

卷十

十一

黃表朱裏摺六百里馳奏 詔三省蕩平上終
先帝髦期未竟之志祭告 裕陵宣示中外晉封額
勒登保一等威勇侯德楞泰一等繼勇侯皆世襲罔替
並加太子太保 授 御前大臣 賞用紫韁
勒保一等伯明亮一等男賽沖阿楊遇春世襲一等輕
車都尉其親王軍機大臣戶兵二部及各省承辦軍需
之督撫司道 錫賚有差遣官祭告川陝河湖四省
山川神祇又 詔四川湖北陝西甘肅河南被賊各
州縣自元年至七年帶征緩征逋欠錢糧普予豁免與
百姓休息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是時三省雖靖山林邊界尙藪逋逃。詔以大病雖愈瘡痍未復命經略參贊毋遽來京而諸帥亦鑒于明季李自成爲陝兵剿敗僅餘十八騎亡命山中逾年復糾衆出山大猖獗是一賊不盡皆足滋蔓于是額勒登保屯西鄉扼川北賊竄陝之路德楞泰屯太平大寧扼川東賊竄楚之路而勒保往來東鄉新寧堵南竄腹地之賊其楊遇春所追漢南之宋應伏苟朝九復糾巴山餘匪分隊入川八年春額勒登保使楊遇春迎擊楚匪于博坪而自督羅聲臯等剿苟賊于通江使穆克登布

聖武記

卷十

書

殲姚馨佐陳文海于南江姚馨佐姚之富之子也而南江復有宋賊山歿其黨馮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皆百戰猾賊誘官兵入林搜捕而突出格殺穆克登布中矛死穆克登布與楊遇春俱爲經略左右翼長每戰輒冠軍年三十餘而殞額勒登保痛惜之斬先退親卒以狗詔世襲輕車都尉三月羅聲臯追賊東鄉太平額勒登保邀其東北賊復西竄兵進亦進兵止亦止官兵屢禽斬尙餘四百苟朝九詭死使斬思慶趙金友領其衆齊國典亦投之其田朝貴剿宋逆餘匪于開縣斬馮天保宗賴子皆戕穆克登布之賊惟熊老八余佐斌率

百餘賊遁太平東鄉老林復敗富僧德蒲尙佐之兵官弁死者十餘四月苟逆餘匪復分二隊齊斬百餘賊東走太平羅聲臯等追之趙金友三百餘賊北奔陝窺漢江額勒登保邀擊冒雨晝夜分路搜捕先後禽斬殆盡西鄉近川界數百里已無賊復集兵勇回搜開縣太平五月田朝貴羅聲臯等斬斬思慶于太平六月禽趙金友于大寧又參將陳弼報禽熊老八于太平傳首京師以祭穆克登布之墓其德楞泰川東一路自正月王國賢二百餘賊陳雲三百餘賊又龍熊賊黨劉學禮等糾零匪及散遣鄉勇七百先後竄巴東時慶成養傷襄陽

聖武記

卷十

書

詔德楞泰赴湖北閏二月德楞泰襲攻劉賊于老鴉寨斷其走路蹙諸當陽河禽斬漂溺僅竄遁二百追殲之竹山三月陳雲與苟朝閣呂宗明合隊六百走房縣慶溥吉林泰剿之兼禽樊戴餘黨胡明遠于房縣其富僧德蒲尙佐所搜太平大寧之賊亦先後奔楚德楞泰乃自川東移剿四月張瑗李天林偪兩路賊入川其慶溥及吉林泰所追二隊禽斬逃散外各存百餘合計興巴之賊不過三百德楞泰乃奏將各路分捕之兵再分多路裹糧五日會哨排搜令其具結保無遺匪以巴東賁吉林泰竹谿賁慶溥房縣賁李天林巫山賁蒲尙

佐大寧責豐紳其豐溪平利各處責楊遇春 詔川
 陝仿行之時川賊之就撫者賴應舉降于達縣廣元賊
 青藍黃號降于劉清王國賢黃國隆黃朝舉申三亨王
 相胡大年等先後降于雲陽 詔獎雲陽知縣梁敦
 懷招撫之力又參將桂涵殲湯劉餘黨宋國品于大竹
 副將馬元殲唐大信黨百餘于開縣其漢江以北南山
 餘匪楊芳屢次捕斬僅三十餘賊乃分兵勇五路排搜
 自東而西自南而北或數日不見賊踪額勒登保奏言
 陝境已無賊惟楚賊僅二三百川賊山內山外亦各二
 三百皆散竄延喘其勢已成囁匪擬別籌變通之策六
 聖武記 卷十 美

可歸多勃鬱山澤間而太白山老林深奧為官兵未搜
 之地亦匿百餘賊至是六月楊芳搜至其地匿匪遂突
 出盤屋洋縣楊芳追之入山八月副將吳廷剛所散鄉
 勇百六十人遂入賊黨合隊三百苟文潤領其眾詭稱
 馬姓虜掠四出復猖獗九月楊遇春兵由洋縣入山額
 勒登保渡江督之賊東奔鄖陽不遂遂由石泉七星壩
 竄渡漢南赴西鄉復糾巴山老林餘匪及通江已散鄉
 勇眾五百戍副將朱槐于山溝 詔楊芳回漢北防
 山內餘賊十月德楞泰出都 詔額勒登保還朝以
 餘匪付德楞泰搜捕時楊遇春邀安康平利他賊亦追
 入川時賊皆百戰之餘猱騰隼鷲具悉官軍號令及老
 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屢被圍復乘霧溜崖突竄
 有中數矢猶力戰者分軍遇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免
 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十一月德楞泰剿
 賊山中忽我前隊鄉勇旗幟不動致陣亡副將以下數
 十詢知賊中多舊充鄉勇與我鄉勇相識相訴故臨陣
 觀望會藍翎鄉勇魏中才等請赴賊營招諭德楞泰遣
 之竟為苟文潤所殺 詔懸賞購賊如前購捕苟文
 明之例九年正月賊屢由安康窺漢岸欲竄南山皆為
 楊芳兵勇所卻其分隊王世貴百餘賊亦由平利竄川

聖武記 卷十 美

賽冲阿追之楊芳復屢禽山內餘匪百餘于是南山無賊惟嚴防漢江北岸二月額勒登保復出都以
欽差大臣赴陝德楞泰圍賊太平之百里荒四面設卡層層進逼賊屢乘霧突圍不能出復縱絕壁宵遁與滄石河匪匪合隊五百竄界嶺老林諸軍會攻于竹谿三月又追擊于平利禽斬百有四十餘賊三百奔化龍山老林為從來各賊未涉之境又時冒兵勇商民誘破小寨掠糧東西無定諸將士皆棄帳裹糧步追而從征入載久役思歸四月額勒登保由興安渡江督師乃先汰遣疲病兵勇復下令凡士卒禽一賊者即優遣回籍分兵

聖武記

卷十

美

五路人自為戰并伏兵各寨以備攻寨掠食之賊賊奔太平大寧人川復增糾散遣鄉勇二百五月上切責諸將老師持久降謫有差而暑雨時行山潦暴漲兵與賊皆不能進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皆病六月詔額勒登保回京以欽差大臣關防交德楞泰剿賊于川陝界之鳳皇寨禽斬百有六十尚餘二百賊楊遇春邀之平利復折回化龍山八月賊黨趙洪周聞購捕之令乘間斬苟文潤出降餘黨解散乃令楊遇春賽冲阿兩路入山搜捕而楊芳搜漢北豐紳馬瑜田朝貴三路分搜川境先後禽斬無虛日會寨勇禽苟朝九

于南鄭羅思舉禽王世貴于太平各路皆報肅清九月班師詔德楞泰回成都將軍之任蓋自奏報戡定後以散遣鄉勇激變復勞師二載數百賊當數千萬賊剿數萬兵當數百兵用故附著之以見寇無眾寡患無小大云時長麟奏善後事宜議收器械毀堡寨勒保奏言川民廬舍皆與田畝相連多散少聚自賊氛日熾民皆圍築高險大寨以自守衛而別分小寨于平地以便耕作貿易皆迫不得已自戡定以來爭還平地故居并無戀據險阻之人不俟官為散遣間有近田畝成村落者原可聽其安聚即如東鄉太平各縣皆有前明古寨

聖武記

卷十

美

即昔人避流寇之所若慮其藏垢納汙悉勒除毀非特勢所難行亦可不必惟有設立寨首仿保甲之法約束民戶禁習邪教則守望可以相助于詰奸興教兩益白賊起事至再報戡定計先後用兵九載費帑銀幾二萬萬兩所奏殺賊數十萬計而官兵鄉勇之陣亡與五省民之罹毒者無得而稽焉
臣源曰以今準古方域陝西雍州四川益州而漢中興安則華陽黑水梁州之域自古別為一道明代嘗置鄖陽巡撫以統治之界以漢沔夾以南山巴山襟帶背負據秦隴楚蜀之交旁薄二千餘里多材木竹箭五金百

穀流毗姦宄之所托命天下有事常先叛後服山四省
犬牙相錯出此入彼且建官少距都會遠聲教所不暨
控馭所不周也當軍興之際 天子蒿然議移巡撫
移提督屢下廷議或可或否愚以為宜割四川陝西湖
北山內之地設置行省以巡撫兼提督建關與安居中
控制西枕漢中府而割寶雞秦州徽縣兩當以屬之東
抵鄖陽府而割興山南漳巴東歸州以輔之東北屏商
州雒南而割孝義寧陝二廳以屬之南屏綏定府而西
南割寧羗南江通江東南割太寧等以屬之其衮僻寥
濶之區非徒增營汛且必增州縣使有城池解署學校
聖武記 卷十 罕

倉庫監獄無事得以編保甲司教養銷非僻于未萌一
且偶有反仄蠢動專聞大吏朝發夕至朝撲夕滅責專
權一庶鞭長而肘不掣蔓圖而原不燎秦隴楚蜀豫間
不致常以腹心茹蠱虺庭闈參封豕于古者邦國封域
形格勢禁之誼倘或有取焉或曰王化之本在京師春
秋之誼詳治內略治外故安民在乎知人而建置抑其
標末也

嘉慶畿輔靖賊記

國家自嘉慶七年川陝戡定十三年靖閩粵海寇十六
年辛未春 天子方舉西巡狩之典幸五臺示得意
而有星孛紫微垣占主兵越二年則有天里教匪之變
天里教者亦名八卦教聚眾斂財愚民苦胥吏者爭與
焉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為之首方是時
溫承惠總督直隸高杞巡撫河南同興巡撫山東文成
各賊益妖煽其眾指星象應在十八年秋九月十五日
午時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則密通京邑賄通內侍外
倚文成之眾為援將乘 駕幸木蘭秋獮回鑾時伏

聖武記 卷十 罕
莽行在謀定而中外莫知也秋滑縣知縣強克捷聞之
密封白高杞及衛輝府知府郎錦騏請兵掩捕皆不應
克捷乃捕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賊黨以事迫不能俟
期遂于九月初七日聚眾三千破滑出文成于獄強克
捷死之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
時殺官圍城而曹定陶皆破事聞 命溫承惠會同
高杞同興討賊諸賊既倉皇起事遂不及赴林清外應
之約林清及期則使其黨二百餘輩由宣武門潛入內
城藏兵械混酒肆中日晡分犯東華西華門白帕其首
為號太監劉金等引其東高廣福等引其西閭進喜等

爲內應而清自居黃村尙覬河南賊集而後進時東華門甫入數賊卽爲護軍關門格拒奔散其入西華門者八十餘賊反關以拒官兵賊得內監鄉導已知大內在西而誤由尙衣監文穎館斬關入侍衛急閉隆宗門賊至不得入總管太監常永貴縛由東華門入之二賊于蒼震門 皇子等在上書房聞變 皇太子急命進撒袋烏銃腰刀 命諸太監登垣以望賊俄有手白旗攀垣將踰養心門入者 皇太子發烏銃殪之再發再殪貝勒綿志亦以銃殪賊賊乃不敢越垣而進將火隆宗門而留守京師諸王大臣率禁兵自神聖武記

卷十

聖

領是日禽林清于黃村十九日 駕自煙郊還宮人心始定焉 上御瀛臺親訊首逆及通賊太監皆磔之傳首畿內李文成旣據滑以脛創甚不能出四方爲流寇遂出兵圍滑而萃精銳于道口鎮道口距滑十八里臨運河有積糧賊恃以戰守且爲長垣東明曹定陶金鄉諸賊號召時溫承惠督兵大名巡撫高杞軍濬皆按兵不動而山東巡撫同興聞報踰旬不發兵鹽運使劉清力爭始發乃 詔以陝甘總督那彥成代溫承惠佩 欽差大臣關防節制山東河南兵剿賊陝西提督楊遇春副之又調滿洲健銳火器營兵千及西安聖武記

卷十

聖

武門入衛敗賊中正殿門外薄暮忽大雷電數賊震死武英殿之御河餘股栗竄匿先後就禽并禽通賊諸內監十六日 皇子諸王大臣皆飛報 行在初上行彌至伊瑪圖將進哨忽山潦驟發遂旋蹕命 皇子先歸故得靖內難及得警報則 駕已至白淵時 京師連日大風揚沙晝晦譌言四起驚擾達旦十七日 上自白淵回驛駐煙郊 下詔罪已并責中外諸臣泄沓尸素致釀漢唐宋元明以來未有之禍以功封 皇太子智親王貝勒綿志進郡王銜諸大臣賞黜有差以尙書英和代吉綸爲步軍統

東進圍滑方是時 上命尚書托津統吉林索倫兵以辦直隸開州之賊又 命副都統蘇爾慎往山東助剿曹州時金鄉以知縣吳階守禦得不破而山東鹽運使劉清故在四川將鄉兵剿賊有名至是以文吏將官兵大破曹州賊于定陶之髡山復定陶十月劉清復破賊韓家廟再破賊扈家集皆劉清身先士卒而總兵陳某反隨後策應云于是山東賊略盡 命蘇爾慎回開州助托津會剿十一月破賊數千于湯二莊署直隸總督章煦復奏禽滑縣賊首馮克善于獻縣直隸之賊亦定乃 詔索倫兵悉赴河南滑縣為古滑州舊

聖武記

卷十

器

治城堅厚外磚內土中沙大礮攻之遇沙而止賊運道口糧峙其中足支一載嚴脅居民無敢內應官軍圍滑三面惟北門隔葦塘未合圍于是桃源賊首劉國明潛入滑護李文成出收外黨西入太行為流寇計文成匪創不能騎乃輕車出北門招賊四千人輝縣山據司寨那彥成遣總兵楊芳追之十九日伏騎白土岡誘賊出司寨佯走伏起敗之又追擊于南首山殺賊二千餘進奪司寨李文成縱火自焚死獲其屍官兵齊集滑晝夜環攻而陝西三才峽賊又起于是 上督諸將刻期破賊先是城外連掘地隧十餘皆為賊覺或水灌之或

濠截之至是楊芳佯築他柵進攻而潛掘舊隧滿貫火藥至期官軍皆三里外甲騎以待十二月十日平明城西南角雷轟地震崩裂二十餘丈磚石滿空賊燒震死千百官軍奮前奪城及晡諸將各蟻附而入巷戰至夜又殲其昏黑突圍之賊三千餘先後共殲賊二萬免老幼男婦二萬有餘俘賊首牛亮臣徐安國等檻獻京師滑縣平 加那彥成太子太保 封三等子楊遇春三等男諸將士楊芳劉清等以下賞賚有差惟溫承惠以賊起 畿甸不覺察又將兵逗留降黜而豫親王以先期聞賊黨祝顯逆謀不舉發削 封爵以強

聖武記

卷十

器

克捷首發賊功 賜諡忠烈世襲輕車都尉韓城滑縣各建專祠復 命那彥成等會剿陝西三才峽箱賊箱賊者南山木商夫役歲饑停工掠食吏捕之有萬二者煽眾入山巡撫朱勳遣吏講解賊益恣眾至數千燒木箱朱勳遂以教匪聞總兵祝廷彪吳廷剛等屢破斬之餘賊悉降時十九年正月也自賊起事首尾五閱月騷動四省而是秋黃河又決儀封軍饟宣防交急司農竭蹶于是吏部侍郎吳璥復請開捐例議者以賊起多由吏饗民困今復開捐輸是吏治重弊也久不決上乃下詔曰開捐助帑原非得已之政使籌畫有方

朕亦何樂是舉。邇因軍餉河工經費浩大。命諸臣籌裕餉之策。類皆空言無事實。最後英和一疏。極陳開捐之弊。而請復名糧。開礦。厥事亦難行。中外大臣食君之祿。皆當忠君之事。果有生財裕餉之方。但封章朝間。則捐例夕罷。若徒為書生陳言。朕久已熟聞。無庸贅瀆也。于是大學士董誥請京兌秤贏二兩。兩江總督百齡請增典商息三分。上皆以非政體留中。而捐例遂復。開一。如乾隆川運嘉慶川楚土方衡工工賑之例。自十九年四月至明年五月乃止。謂之豫東例。

聖武記

卷十

吳

聖武記附錄卷十一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邵陽魏源撰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載。明萬曆四十二年始立八旗。每三百人編一佐領。國語牛柔章京猶守備五佐領設一參領。領千五百人。國語甲喇章京五參領設一都統領。領七千五百人。國語參將游擊章京五都統領設左右副都統。國語梅勒章京八都統。是為八旗六萬人。然猶合滿洲蒙古漢軍為一也。都統之稱前此皆國語順治十七年始定今其時滿洲佐領稱又章京皆稱額真雍正元年始改之其時滿洲佐領三百有八。蒙古佐領七十有六。漢軍佐領十有六。共四百佐領。每佐領編壯丁百有五十。及後歸附日衆。生齒日增。於是天聰九年。又分蒙古為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十。崇德七年。又分漢軍為八旗。兵二萬四千五百。凡孔耿尙三王之天祐兵。天助兵。皆歸入漢軍。自後佐領愈增無定額。又于滿蒙漢八旗之外。設索倫錫伯等兵。察哈爾兵。順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兵從龍入關。留內大臣和洛輝防守。盛京其時英王征陝西之軍。都統準塔征山東之兵。豫王征江淮之兵。每路各五六萬。合之京師宿衛之兵。已不下二十萬人。其徵于外。藩者。惟科爾沁等部而已。其後遂以存京師者為禁旅。而

聖武記

卷十一

分鎮各省者為駐防定兵額約二十萬佐領丁壯雖增而兵額不增故乾隆後會典所載京師滿洲佐領至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領至二百有四漢軍佐領至二百六十有六駐防佐領至八百有四十共二千餘領之數而兵猶是額計每佐領僉兵多不過八九十名而已至於八旗禁旅雖分隸八都統然惟驍騎營之馬甲每佐領下馬甲四十二人共萬有七千七百七十三人項馬甲共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三人領催馬甲之優者選為領催以司冊千八百七十二人領催籍係餉每佐領下五人共滿蒙漢佐領千有五百五十一人計匠役鞍鐵等匠聽武備院挑補共匠役千餘之其不隸都統者則備折衝曰前

聖武記

卷十一

二

鋒每佐領下二人共千七百七十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餘皆滿洲又健銳營二千即雲梯兵也亦為前鋒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扈警蹕曰護軍每佐領下十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六習遠攻曰火十八人又有圓明園護軍亦在此挑補器烏鎗護軍每佐領下六人滿蒙共八十五人內外城上共貯礮千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一百位運蘆溝橋演放白塔山設信礮五有警則鳴之九門信礮畢應皆別隸于總統惟親軍隸領侍衛內大臣侍衛內大臣下五旗隸王公府又有虎槍營六百名為行此四營者圍進哨之用亦以領侍衛內大臣為總統此四營者漢軍不得與其漢軍驍騎營內之礮甲每旗四十八人藤牌兵藤牌以護礮每旗昇鹿角兵每佐領下八人共二百人亦滿洲蒙古驍騎營所無惟步軍則合滿蒙漢為營而

皆隸于統領滿蒙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二人共千有七百人漢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共二百六十六人步軍十二人共三千一百九十二人共滿蒙漢步軍二萬一千八百八十八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又有五城巡捕營步兵萬人則隸旗兵而亦隸于步軍統領五城即九門提督所轄也其轄八旗步軍則曰統領其轄綠旗步兵則曰提督實一官又有左右翼副之此綠營之附于禁旅者通計京師之兵滿洲蒙古漢軍綠營四項共十萬有奇而餘丁二萬七千四百不與焉滿洲養米者萬二千六百六十四人無米者五千四百二十八人蒙古養育兵有米者三千二百七十九人無米者千二百二十四人漢軍養育兵四千八百有十三人若夫皆不給米共三項養育兵二萬七千四百有八人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為營畿

聖武記

卷十一

三

輔駐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東三省各城駐防四十有四兵三萬五千三百六十新疆駐防八兵萬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駐防二十兵四萬五千五百四十一又守陵寢千四百十守圍場八百五盛京吉林守邊門七百二千九百七十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于將軍都統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于滿洲蒙古八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巴爾虎兵察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故別編佐領不列于八旗焉打牲佐領九十有七黑龍江將軍統之游牧佐領百有七十以察哈

爾蒙古爲最大佐領百有二十察哈爾都統統之其吉林打牲壯丁散處隨時編入不編佐領通計中外禁旅駐防兵二十萬有奇而居京師者半之以是知唐府兵之制舉天下不敵關中以是爲居重馭輕者適示天下以不廣也滿洲蒙古營之有火器始于康熙前鋒營之有健銳始于乾隆圓明園之有護軍始于雍正

綠營有馬兵有守兵有戰兵而戰守皆步兵其額外外委皆馬兵也直隸督河提鎮四標兵共四萬二千五百三十有二山東撫鎮河三標二萬一百七十有四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萬三千八百三十有

聖武記

卷十一

四

四江蘇督撫提鎮河漕六標共五萬一百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江西萬三千八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撫水陸提鎮六萬三千三百有四浙江三萬九千有九湖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湖南標兵并屯兵練勇三萬五千五百九十陝西四萬二千九百六十甘肅督提鎮并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三鎮兵共五萬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萬四千一百八十有八

內有漢兵九百九十四隸

將軍廣東水陸六萬九千五百有九

廣西二萬三千四百有八

雲南四萬二千五百四十有九

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九十

內屯軍九千二百三十九人共綠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

百五十有六安徽最少閩廣最多者以水師故甘肅次之以口外故將軍兼轄綠營者惟四川成都將軍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

我朝用兵異于前代者有二曰兵數少餉數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鮮兵輒數十萬而我朝恢安南

兩路兵僅萬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餘萬

我朝平雲貴土司苗疆兵不過二三萬至于康熙

雍正西師之役乾隆準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慶川

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從無至十萬者岳鍾琪破青海

以七千兆惠富德兩路平霍集占以三萬明瑞兩路入

聖武記

卷十一

五

緬甸以二萬惟康熙征剿吳逆各省滿漢大兵調至四十餘萬此則蚩尤逐鹿之師雖軒皇亦殫全力也至其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餉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準回兩部三千三百餘萬緬甸九百餘萬臺灣八百餘萬卽恢復安南亦費百萬以外蓋前代興師率皆加賦取之于民故兵多而餉少本朝全發內帑不加派一賦故兵少而餉多前代方略專恃本兵我朝悉稟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闔加以賞罰嚴明無濫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謂

我朝騎射長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難于新疆安南緬甸之功讓于西藏將毋吉林索倫之勁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難易功有優劣歟若夫金川之始溫福阿桂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徵而近募鄉勇是則用兵變化各視乎天時地利

八旗兵餉之制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皆歲支米二十四

聖武記

卷十一

六

斛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覺羅補前鋒親軍護軍者月

加銀一兩教養兵月給銀如步軍之數不給米綠旗兵餉之

制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皆月米

五斗各省鎮標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

一兩皆月支米三斗考西洋歐羅巴各國兵月給洋銀

六圓每歲七十二圓餉稍優厚故訓練精強其餉幾同

中國禁旅親軍領催之餉數其餘綠營則僅半之且有

不及其半者然通計各省歲餉已千有七百餘萬豈能

再增如欲優養勤練惟有各省拔其尤者以為選鋒予

以雙餉而汰除老弱冗散之額以為津貼精壯之數使

邊省各有選鋒六千人腹省各有選鋒四千人技勇一可當百庶壁壘一新藜藿不采而國家經費仍無所增或謂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則兵額將減十萬恐不敷於防守曰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彈壓初不藉疲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倔強而勝兵止十七萬已無敵于諸國是知兵在精不在多也

雍正中定制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

聖武記

卷十一

七

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至乾隆四十七年詔

以即位之初戶庫貯銀不及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

八百萬兩尙何不足而不散財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賞

卹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無庸裁扣又京師

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

餉約計五十萬共計二項歲支尙不及百萬至各省武

職各糧馬乾等項其即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

及二百萬庶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是時大

學士阿桂在河南奏言 國家經費有常若歲額增

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所

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額旋經部議以每年度支約餘銀五百萬兩今即增費三百萬尙歲餘二百萬一切支發裕如遂依前旨施行及嘉慶十八年議開像工事例戶部尙書英和奏言乾隆中因庫藏充盈于武職名糧外增養廉百餘萬三十餘年即三千餘萬而嘉慶六年工賑例收銀七百餘萬九年衡工例收銀千有百二十一餘萬十一年捐輸例收銀二百餘萬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十五年續增土方例收銀三百五十九萬尙不抵武職挑補各糧之數請勅下部臣詳查可裁則裁可減則減

聖武記

卷十一

八

於是十九年閏二月詔曰乾隆間部議武職一事其時阿桂即逆料及數十年後經費難繼不愧老成謀國今三十餘年庫帑所用已逾於所存而軍務河工蠲賑所出又豈可億萬計且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爲政貴因時制宜應如何酌減以復舊制著會議具奏是年裁定後每歲武職養廉尙八十餘萬此國朝兵餉出入之大端也

順治初年旣除明季三餉而東南各省尙未入版圖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征楚蜀征兩粵虎旅四出供億鉅萬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百八

十五萬而諸路兵餉歲需千三百餘萬加以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出浮于入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款項外僅入額賦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入焉而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員冗費且蠲賑歲書悉取給於節省之餘此見大學士張玉書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財賦復去三分之一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歉嗇可知今見于方略者若裁節

聖武記

卷十一

九

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藉夫馬舟船器械芻茭爲名需索苛派甚至輦金置產隔省購妾無一不達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穰又可知由今以思竟不知當日廟堂如何經營內外如何協濟始能撥大難而造丕基也昔胡艱難締造而有餘後豈席豐履厚而不足司計之臣必當有以處此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部庫不過二千四百餘萬以上據阿桂疏及新疆開闢之後動帑三千餘

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金川用兵費帑七千餘萬發帑六千餘萬尚有一千餘萬經部核議不准開銷令各省攤補奉旨斥駁然是年 詔稱庫帑仍存六千餘萬及四十六年之

詔又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計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之 詔仍存七千餘萬又逾九年而

歸政其數如前是為 國朝府藏之極盛自嘉慶至

今四十餘年惟川楚軍需用帑逾萬萬然以屢次開捐

所收七千餘萬兩抵之川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豫東例收銀七百五十餘萬兩其餘見前尚不及新疆金川兩次之數若云河工蠲賑

英和疏 聖武記 卷十一 十

則乾隆中亦未嘗無若云八旗生齒日繁則馬甲糧額

有定不以人眾而增餉若云紋銀出洋昂價則止累官

民不以此而耗夫 國課乃樽節倍昔而司農告絀

亦倍昔何哉曰武職名糧外尚有二端宗祿一也民欠

二也順治初宗室從龍入關二千餘近日至三萬餘歲

祿數百萬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

八百十三萬計每年僅欠六十萬今則錢糧奏銷七分

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於

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冀十年 恩免一次是以

民欠不數年復積千餘萬是則生齒日繁之在宗室者

未嘗不累於 國計而銀價日昂之敝在官民者亦

終逋欠夫 國計而已或曰然則康熙六十載之休

養何以部帑止存八百餘萬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

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捐監捐封捐級等

鹽課未足額三也順治中各省鹽課共二百餘萬關稅

無盈餘四也康熙中關差各員不但無盈餘且不足正

是皆雍正十餘載清釐整飭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茶宴聯句詩註云戶部總冊奏

上年各省實徵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內俸薪

兵餉驛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餘銀一

千八十一萬餘兩是每歲留協酌撥本不及正賦四分

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議武職名糧時已稱歲用約餘銀

五百兩即增兵餉尚餘銀二三百萬今此聯句已在增

兵增餉之後安得反歲餘千萬以外其不可解一也又

稱平定西郵三十餘年口內口外駐防官兵經費較之

雍正年間西北兩路用兵及乾隆未平定以前陝甘兵

餉每年可節省三百餘萬考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

詔稱西郵定後酌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省駐

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

九十餘萬而松筠新疆紀略則又稱節省二十餘萬已

聖武記 卷十一 十一

參差不齊何況三百餘萬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
疆駐防雖移自內地未嘗增設而乾隆四十七年陝甘
增兵萬二千九百餘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共增兵萬
有八千增餉五十餘萬此項所增即因新疆移戍內地
兵單而設是西郵省費九十餘萬亦不過十餘年之事
而陝甘京師增兵以後則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
紀略僅稱歲省二十餘萬蓋指增兵已後言之也至因
陝甘增兵而并議及挑補名糧編增各省之兵則又別
爲一事與新疆無涉其實陝甘換防缺額原可移腹地
省額之兵以補之即不增亦無損於邊防而各省名糧

聖武記

卷十一

三

雖補行伍仍虛更無大益於武備

國朝財賦直省地丁銀歲徵二千九百四十一萬有奇
鹽課銀五百七十四萬五千有奇關稅銀五百四十一
萬五千有奇沿海沿湖蘆課銀十二萬二千五百餘兩
魚課銀二萬四千五百兩茶課銀七萬三千一百兩落
地雜稅銀八十五萬八千有奇民間置買田地房屋契
稅銀十九萬有奇雲南銀銅鉛錫礦課銀八萬一千有
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常例捐輸約三百餘萬
此歲入四千餘萬之大數而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山東
等八省漕白糧米四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餘石新疆屯

田歲收二十四萬石在其外至歲出之數則滿漢兵八
十餘萬實支餉米草豆銀一千七百三萬七千一百兩
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文職養廉三
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八十餘萬兩滿漢兵賞
卹銀三十餘萬兩八旗添設養育兵額缺銀四十二萬
二千餘兩各省學校廩糧學租銀十四萬兩驛站錢糧
銀二百萬兩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號十年更造一次
每船開銷料銀二百八兩每十年約需銀百二十萬兩
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
萬贖回旗人舊圈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

聖武記

卷十一

三

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河工歲修銀東河八十餘
萬南河三百餘萬宗室俸米無定額京官各衙門公費
飯食銀十四萬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銀十二萬八千
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等備
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木銅布等銀十二萬一千
十四兩織造銀十四萬五十餘兩寶泉寶源局料銀十
萬七千六百七十兩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三
千三百三十兩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八萬三千
五百六十兩宮殿苑園內監二千四百餘人所食錢糧
五兩至一兩有差此歲出之大數而蠲賑蠲免普免錢

糧及河災軍需意外之事不與焉此皆僅舉大略至出入開除外歲餘若干之確數則會典及皇清三通均無明文蓋時舉時訛不能定也

國朝馬政有三自京師巡捕五營暨各省額設馬共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其馬兵月給草豆銀二兩五錢此所謂管馬也又熱河密雲及各省駐防馬共八萬六千二十一匹其馬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六斗草均三十束此所謂官馬也又各處孳生馬厰如口外太僕寺左右翼及甘肅新疆蒙古等處又二十餘萬匹此草地游牧之官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後

聖武記

卷十一

畜

坊地日削軍民困於孳養歲費不支流弊遂不可問我朝既平察哈爾空其地為牧場其掌於太僕寺者則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厰其掌於上駟院者則有大凌河及張家口獨石口外牧厰而內地初無養馬之煩視唐代馬四十萬散在關中渭上占膏腴之地為牧野者相去遠矣康熙四十四年諭曰宋明時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馬厰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尙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一餉而駟牧日孳雲屯谷量此固天地自然之利以養天地間之物

也

國朝捐輸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變其見於史館列傳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俯允廷臣之請開列捐輸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為不得已計三載所入二百餘萬其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請勅戶部限期停止康熙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奏請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陸隴其亦有疏請保舉毋捐免部議皆不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詔曰

聖武記

卷十一

畜

據湖南巡撫浦霖奏未陽生員賀世盛私造篤國策呈閱有云捐路終為財動有妨正途等語前此據豫工川運兩次開捐原因河務軍需浩繁且康熙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暫行即止已十餘年之久後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工程合請開捐飭駁不准其甘肅捐監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為聚財起見則兩次開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賀世盛獨不知之乎此皆嘉慶以前捐例之可考者然康熙三藩猖獗時雲貴兩廣川陝閩浙湖南江西諸省皆已變動故開捐三載而輸項甚少及乾隆豫工川運則

承平日久人思報効每次皆千萬以外然實不抵一次
普免之數若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煩興歲入
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撥納并給僧道度牒准徒
杖折贖此則其事甚微非開例比且明年印奉 上
諭永免僧道納銀給牒尤唐宋明以來所未有

大漠地一望無垠故凡內外扎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因山河以表其鄂博無山河則設卡倫以守盛京吉林
則以柳條結邊爲界柳條邊依內外興安嶺而建山分
陰陽則寒暖判然即長城亦同然游牧之地所重莫如
臺站內蒙古之驛凡五道以達於各旗

聖武記

卷十一

七

殺虎 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以達於各卡倫
內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無艱惟外蒙古稱軍臺始於
康熙北征準噶爾時繼於乾隆征伊犁時而周密於設
定邊左副將軍時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
又西以烏里雅蘇台爲止凡四十八臺凡察哈爾都統
與定邊左副將軍之文移中間哲卜尊丹巴刺麻與喀
爾喀四汗通理藩院之檄報皆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
故官吏有罪者効力軍臺近日則臺員畏寒苦各以貨
幕蒙古代之繳其貲曰臺費其分達四部者又有喀爾
喀自備之驛凡冊洋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賻賜祭朝使

至則設之王貝勒等自備夫馬伺畜牧警晨夜過則微
馬不在官設臺站之內故元太宗言我卽位後惟四善
政一平定金國二設立驛站三無水草處穿井立營四
各處城池設官鎮守以設驛與滅金並舉故知郵傳之
關於塞外也綦重

出塞之師首重運餉永樂親征初至幹難河乏食再次
清水源班師蓋荒外之地不能因糧於敵而籌運之事
則視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歸化城滿兵不恤
駝馬中途餒置而寧夏鎮兵以總兵殷化行有備無患
令多攜而奮用又親相水草恤馬力故雖行寇虜燒荒

聖武記

卷十一

七

之地而一軍飽騰且分餘糧以濟滿兵之乏夫非同此
塞外乎中路則 聖祖自將之每駐營 上親於
近帳之地指示泉脈有曰善達者地窪而潤有曰賽爾
者山間溝徑此二皆尺許卽見泉有曰布里杜者叢草
積潦水多不佳有曰窺布爾者水潛地中野驛以蹄扶
之而飲草名頗多惟郁爾呼草最宜馬駝之食又以馬
逆風氣喘每下營令馬順風馳一二十里以舒其氣惟
礮車糧車行沙磧不能速乃改用駝負以行夫以九五
之尊而親與士卒同甘苦又令士卒與牲畜同甘苦故
不獨全軍挾纊且盡運糧以濟西路之師夫又非同此

塞外乎故曰籌運視乎其人至塞外運載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其恤駝之法莫詳於張鵬翮之西使記軟履以護其肉峰扁鞍以護其背慎牽以護其鼻山路施皮鞋以護其足扶整馱具以防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其穢竊防其驚逸必先得牧人之力而後駝馬不苦於水草若夫婁師德都督豐州親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無轉餉和糴之費此又裕餉之本原在於平日者

國朝武功之賞至乾隆而始重國初斬將塞旗殉難死綏之人往往僅蔭一子入監讀書經略洪承疇收復五

聖武記

卷十一

六

省凱旋僅世襲三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力戰川陝破走滇逆僅封子爵至乾隆四十年始晉伯爵且漢人封五等無世襲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概予世襲罔替蓋承平久則人習宴安非此不足以振勵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在舉以固原游擊因十一年標兵謀變聚攻提署舉單騎登樓擊鼓號召賊懼而退追斬十餘生禽四十餘人擊敗其攻城之賊即擢參將逾年至總兵高天喜以甘州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為邁斯漢所阻 詔革邁斯漢職即以高天喜代

為參將明年擢總兵任舉之捐軀于金川也 上為泣下 詔言朕以小醜跳梁用我良臣於危地其加等優卹以抒憫痛高天喜之死綏回疆也 御製詩悼之謂綠旗中第一人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爪

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投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為血勇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宜乎廉頑立懦矣

高宗之馭將也賞固信則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訥親張廣泗伊犁之役逮將軍策楞玉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滾雜卜回部之役誅將軍雅

聖武記

卷十一

九

可哈善參贊哈寧阿都統順德訥提督馬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納世通辦事大臣卞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贊額爾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亶望賞不遺賤而罰不賞貴故能使將士用命四征不庭及四五十年以後始日事寬大故臺灣逗撓之恒瑞任承恩黃仕簡石峰堡安南貽誤之李侍堯孫士毅襄陽失律之永保皆逮擬重辟卒援八議免其伏劔然未有罪不上聞者也 明人有儲養中樞儲養邊撫之議高拱疏曰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可能若用違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

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今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視同傳舍人，無固志。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員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邊關險塞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諳熟。方略素定，遇內有尙書外有邊方總督員缺，卽以其資

聖武記

卷十一

三

格尤深者補之，如此必不致於乏材也。又錢薇疏曰：臣聞正統成化間，邊郵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阨塞夷險及將領之優劣，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理馬政，誠使酌往準今，復巡緝之制，庶萬里如在一堂，而諸邊若指諸掌。葉春及疏曰：洪武初，閩外之寄悉屬武臣，以爲旗鼓指麾，非豎儒所能辦也。及成化間，衛所皆統袴子弟，始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軍務，理邊儲，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於是縉紳用事，介冑俯首，雖有總副參游，而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兵備儼

然將帥之任矣。然其人皆攻章句，擢高第，安坐數年而可得之入，則列兵出，則陳戟，身家爵祿之餘，文法科條之外，無所有也。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用意深遠。臣請復此制，令會中式舉人，願使韜鈴，騎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試中注籍內，以爲兵部主事，外以爲緝捕通判，同知使之治寇行邊，講方略，以待兵備提督，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翕然響應者。或謂弓矢騎驟未必能爲將帥，然未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馳驟者。國朝文臣兼將略之人亦多，精於騎射擊刺，蓋平日志於此者，必習於此，不肯專爲帖括章句之技。若

聖武記

卷十一

三

夫武舉挽強引重，不過可得麤材，卽至總副參游，亦制於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規器識，不致以閩外重寄，專任豎儒也。此皆明代儲養邊材之議，蓋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漢之分，故本兵之責任與兵備之職掌皆異於今日。按王守仁唐順之韓雍譚綸熊廷弼盧象昇皆以文臣善騎射見文集本傳友人湘鄉謝興曉曾以四川敘州知府隨官軍剿雅州馬湖生番，歸爲源言金川屯練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練爲強，尤長於山戰地苦寒，所食惟包穀油麥青稞苦苣牛羊人皆悍鷲貪利，自乾隆間平定後設屯練土

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為千兵錢糧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而春夏訓練秋冬蒐獵四時不間最耐霜雪惟其內地盛暑雖避處山林陰翳猶不免病又距內地遠有事徵調非兩月不能集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騎前掛小藏佛背負火鎗腰刀械火藥糗糧約又二三十餉登山越嶺如平地火鎗較營鎗重而堅能命中及遠無虛發每行軍必爭前鋒恥落後如大小金川同隊必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譁然爭先惟撤兵時可留以殿後每日安營畢即演火鎗角勝負晝以小石為的夜則燃香為的間有賊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夜搜

聖武記

卷十一

圭

夷巢謂之摸樁每路只三四十人多不過百人懸崖密箐各攜一鎗以火繩揮映輒離營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冥搜力捕黎明必斬數十級并獲糧物牛羊馬匹若干呈獻邀賞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不過三入賊或滾木播石隱身山石以避木石過則復進迨鎗可及始轟擊之若十數隊登山隨以大隊疾登賊眾無不望風而靡矣其頭目悉遵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出征時照職倍給錢糧甚以為榮道光十七年調大小金屯兵千名在營給千兵之糧歸伍則仍食五百人之

餉其頭目等曾請歲設千兵屯額有事可以三千名聽調倘當事允行實攻疾疾之鳥喙然後知前此以彈丸抗四海全力者非僅恃險而已夫內地養兵一糧尙不能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當十且兩兵而食一糧又自請增額一千願以三兵而食一糧則是養一兵得二三十兵之用也奈何尙靳之哉

又言四川野夷在萬山之中越雋義邊馬邊雷波四廳漢地環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間可通雲南東南自雷波西北出越雋表長約千三百餘里廣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嶺老林絕無門戶必翻大山然

聖武記

卷十一

圭

後入一入其中即多曠衍產青稞包穀油麥苦苣蘿薔紅稻以多畜馬牛羊為富不善種植專虜漢人代耕沿邊山林價賤糧輕故川楚貧民爭往墾荒散處崖谷界乎夷漢間為熟夷衣冠語言雖異與民耦居無猜惟涼山內生番則睥睨自矜腹紫面虬毛多不火食各路百數十支真夷謂之黑種歷虜漢民入內亦化為夷謂之白種黑少白多黑主白奴眾且數十萬皆巖栖穴處盛暑則移避老林故屋宇皆架板為之隨時折徙而平曠之處往往反虛無人出巢入寇則數支糾百餘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各懷旬日乾糧風餐露宿無須鍋帳秋

成後乘間焚掠。迨兵勇既集，已各回巢矣。掠男婦子女，轉售深巢，倘或追贖，必重勒財物。鹽布乃還，弁兵熟夷，從中乾沒，獲利近十數年。來邊民不聊生，文武吏屢奉檄，搜剿畏道路之嘔崎，風氣之寒苦，但苟目前，不籌久遠，或張皇其勢，以爲非數百萬帑餉不行，或蓄意養癰，以爲癘疥不足患，或置碣於荒僻無人之地，或倡徙民避寇之議，兵怯賊驕，日甚一日。然夷貌雖獷，非有技能，以攻則無火器甲冑難敵之銳，以守則無壁壘碉堡難破之堅，以戰則無節制號令奇正之術，惟習柴弓弩箭短及長標，少壯烏合，居前婦女號呼助陣，夜或燃炬數里，以張聲勢，官兵殪其前鋒，輒各鳥獸散，攢入深箐，或乘巔擲木石，技倆如斯，不過恃其巢穴深邃，門戶險阻而已。如欲改土歸流，但由雷波之天喜馬邊之萬石坪，義邊之化林坪，越雋之馬日岡，建昌之歸化汛，共兵五路，每路以精兵千名，練勇五百，金川土屯五百，約計共萬人，運糧夫役半之，責成勇幹公廉之鎮將道府數員，除冬雪封山，夏潦暴漲，不可用兵外，專於春夏秋三季，犄角結營，并力搜捕，但殲除其最強悍數支，餘皆風靡，半年即可盪平。需軍餉不過數十萬，設立一廳一協，徙蜀中無業之民，闢種屯田，伐其林木，以構廨舍，開其

聖武記

卷十一

書

金銀銅鐵以助兵餉，不惟除外患，並可利內氓，實一勞永逸之策。

四川提督舊駐雅州，控制邊陲，其暫駐成都，自乾隆中岳鍾琪始，後遂沿以爲例。一城中有將軍標，有總督標，有提督標，材官塞衢，脫巾譁市，在嘉慶末年，已有提標叛卒，邱占鰲之變，上年有奏請移提標於雅州者。四川大吏覆奏，以同城便於會商，居中易於控制，遷營難於籌款，爲詞。試問直隸提督駐古北口，陝西總督駐固原，甘肅提督駐甘州，湖北提督駐襄陽，湖南提督駐常德，江蘇提督駐松江，浙江提督駐寧波，福建水師提督駐廈門，陸路提督駐泉州，廣東陸路提督駐惠州，雲南提督駐大理，貴州提督駐安順，除廣西一省外，國初廣西提督亦駐柳，孰是與督撫同城者，豈皆無會商之軍事，控制之形勢乎？提督移駐雅州，即可抽調附近鎮協營兵，以爲雅州之提標，原不必盡移省會原額之兵，令其挈家遠徙也。省標即可改補近城各營汛，亦無裁汰之虞也。何費之難籌，何營之難遷乎？况省標之兵，游惰浮囂，華衣美食，固不習邊徼之荒涼，亦無益於邊徼之禦侮，何必以苟安畏難之心，阻控險安邊之計？昔周世宗懲宿衛之驕，爲簡閱壯怯，召募饒勇，遂以南

聖武記

卷十一

書

征北伐而無敵。歷樞密汰慶歷之冗兵。身任勞怨。力破羣議。遂裁老羸八萬。而無譁。故蘇軾胡寅之論兵。莫不以去冗食。存精銳。分等級。為先務。蓋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乃一軍之領袖。所以食之役之者。不當與散卒班焉。其餘不過以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又甚者。養游惰。飾觀聽。則裁一兵。有一兵之益。裁一餉。節一餉之費矣。以宋代兵制言之。藝祖開寶初三十七萬有奇。太宗至道中。兵六十六萬有奇。真宗天禧中。兵九十一萬有奇。仁宗慶厯中。兵百有二十五萬。而禁軍居八十二萬。皆增於遼夏用兵之役。而英神哲徽諸世。遂循為定額。及

聖武記

卷十一

柔

南渡後。以東南半壁。養兵百有六十萬。其餉則取諸經總制錢。加於正賦外者。千七百萬貫。倍多於祖宗全盛之舊。而軍益不競。明之末年。加練兵十有八萬。遼餉剿餉。練餉。至千有七百餘萬。弊亦同之。故從古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知所以反之之術。則知所以

國

國朝軍需。固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

朝廷軫念民艱。每站夫馬。倍給雇價。然多為有司

移用民之應差者。未必得也。其見於趙氏翼簷曝襪記者。曰。鎮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費。吏不肯減。遂沿為成例。逐年徵收。非積久發憤。上控不能裁革。

盛世屯膏。尚如此。况前代加賦派餉之日乎。且節制紀律之師。不惟制勝。並可節餉。令不嚴。禁不止。其糜餉愈餘者。其制勝愈不足。故兵過境而秋毫無犯。其將領必能破賊。兵過境而民不知役。其督撫必能治軍。

聖武記

卷十一

柔

聖武記附錄卷十二

編輯所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漢書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迫近羌胡高上勇力鞍馬騎射風聲習俗自古而然

國朝漢武將陝西則張勇咸寧人提督封侯子雲翼襲爵梁化鳳父子

長安人提督男爵王郡父子乾州人提督陳福父子榆林人子大用殷化行咸陽人廣東提督有功楊天縱渭南人貴州提督有功

皆提督咸寧人提督甘肅則趙良棟父子寧夏人伯爵雲

疆東總督宏燮王進寶父子靖遠人提督將岳鍾琪父

巡撫加總督宏燮王進寶父子靖遠人提督將岳鍾琪父

聖武記

卷十二

子兄弟祖孫鐘琪洮人父昇龍叔父超龍弟鍾璜皆提督

馬際伯兄弟寧夏人與弟見伯皆提督潘育龍祖孫靖遠

孫元善韓良輔父子勳皆提督甘州人與子師懿德父子寧夏人

皆提督兵賜諡樊廷父子武威人提督康泰兄弟張掖人弟

高天喜西寧人總兵豆斌固原人紀龍靈州人唐希順武威

皆世麾鉞炳旂常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

賊橫而閩帥繼起故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

九而福建則公有海澄之黃侯有靖海之施伯有壯烈

之李子男有王得祿許良功而藍廷珍父子亦繼武臺

灣世襲輕車都尉與萬正色許貞諸將並漳州閩閩故

平海賊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必資西北之兵易地

弗能為良亦生材各種所獨

國朝漢人武臣為總督者自趙氏岳氏父子梁龍

楊遇春外尚有劉世明者總兵劉國興之子雍正

中由湖廣提督改福建巡撫擢總督授副將軍赴

巴里坤革職旋署甘肅提督以縱兵劫掠伏法不

以功名終故世不數

之世明河內人也

耿尙二藩皆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千加以餘丁二千

故尙之信被逮入京有藩兵八千聞而思變之說吳三

桂五十三佐領綠旗萬有二千加以餘丁四千故康熙

二十年冬懷忠將軍海潮龍奏從逆藩遺兵萬有六千

聖武記 卷十二

之說此專指藩標兵額而言合計家口則各數萬故三

桂自漢中移藩雲南遷徙數載方畢也至順治十七年

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加以閩粵二藩歲

需二千餘萬此固指海疆緬甸用兵時滿漢官兵雲集

而言然合天下額兵八十餘萬歲餉亦不過一千七百

餘萬三桂請兵入緬之疏籌餉亦不過三百萬此時雲

貴閩廣之兵每省至多不過數萬安得遽耗天下正賦

之半乎劉健庭聞錄三桂距滇時歲協餉四百餘萬殆

指雲貴兩省額兵言之及一旦發難則雲貴兩省之兵

皆其兵兼煽土司獯獯兵數萬故能以十四萬踞湖南又以數萬由四川出漢中耿尙二逆亦先奪閩粵提鎮兵故能數道並出非專恃藩標也然康熙十二年左都御史艾元徵疏言邊省歲需協撥之銀雲南百七十餘萬貴州五十餘萬四川八十餘萬福建百六十餘萬廣東百二十餘萬廣西七十八萬除四川不數外餘皆三藩協餉歲五百餘萬雲貴不及一半較順治間已省四分之三其時閩海鄭寇尙存兵餉本重而滇逆平後雲貴至今亦未嘗不歲需協撥然則部議徹藩之時或稍遲數載或召入朝觀而杯酒釋其兵權未必不更操萬全之策

聖武記

卷十一

三

興師莫難於轉餉而出塞尤甚明史張輔征安南八十萬成祖征阿魯台五十萬皆必無之事無論永樂英主張輔名將必不若隋煬高麗之師且以漢武時衛霍度漠之役亦惟各五萬騎及負私步從十餘萬而已談何容易動言數十萬出塞乎乾隆間征安南滇粵兩路共兵三十餘萬亦聲稱大兵三十萬準噶爾入寇寶兵三萬號十餘萬鄭成功入寇兵十七萬號稱百萬安南黎季犛阻兵富良江號七百萬皆是類也考張輔後於永樂七年九年復兩征安南兵皆不過五萬宣德初沐晟柳升合征安南兵不過七萬烏有初次獨用八十萬者乎李自成兵初稱百萬

及李赤心降何騰蛟亦號稱五十萬考史館諸王諸臣列傳則自成悉眾至山海關實二十萬又英親王自陝西追賊而南自成帥兵十三萬及守湖廣兵七萬亦共二十萬而已則五十萬殆家口婦女充數也左良玉兵號八十萬末年亦動言三十萬高傑兵動言二三十萬及降英王豫王軍前則左兵十萬高兵十三萬而已蓋平時亦家口老弱充數及降時造冊解散則水落石出也順治二年詔新降馬步兵二十餘萬除原係各營標抽調者仍各還原營其新募者准散歸本籍約計散遣一半蓋乘驟勝之威馭潰敗之勢故帖耳以去無敢譁

聖武記

卷十二

四

者此尤為倉卒馭遣降眾之法 太宗天聰崇德之世羣臣爭臣爭獻取明之策而悉置不用且屢至燕京而不攻其故有二一則大軍略山東淮濟時或謂但扼運河可坐困其通倉之食一則大軍取永平灤州時或謂急攻山海可奪其咽喉之險然明糧艘夏至秋還與我邊外冬入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則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士馬痘疫其勢不可行也山海關天險重兵視寧錦諸城尤難克我軍屢攻錦州寧遠尙未得志而能即克關門乎若隔關取地則聲援中梗貝勒勤阿敏永平之役是其覆轍勢又不可

行也是以大兵所下山東諸郡縣皆旋棄不肯去來飄忽不測而太宗講和之書亦欲舉山海關以西明人制之關以東我朝制之雖都統祖可法有和議利於明不利於我之說而聖念不計焉一旦天人合發反開關以延王師之人故知聖者舉事不先天以開人常後天而因應豈不信哉

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嘗讀孫夏峰集孫高陽行狀載崇庚午收復永豐四城功績以爲諛墓之文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日文皇雖東歸所留守者如圖賴圖爾格范文程及勞薩葉臣等皆一時勇將謀士高陽能以烏合新集之兵攬其鋒使大軍棄城遠去實一時奇

聖武記

卷十二

五六

捷明莊烈帝乃僅蔭一錦衣指揮旋因凌河之役立加斥罷國安得不亡禮親王名昭榘熟于掌故嘉慶末以事黜爵道光初卒此錄十卷中惟超勇親王光顯寺一篇據其外祖綽爾鐸之行狀顛倒舛錯於地勢賊情軍事無一相應宜刪去之光顯寺即額爾德尼昭也方畧之體例至乾隆而盡善若康熙中館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畧平定朔漠方畧專載上諭不載奏疏既於情形不悉且聖祖兩征準噶爾一捷於烏闌布通再捷於昭莫多今方畧從第二次親征起而初次烏闌布通之役不復追叙既於事無根至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載費揚古捷奏則兩創準夷之功安在若乾隆中

修平定準噶爾方畧則以前編補述雍正西師始末止編掃蕩準部回部且章奏文報燦然指掌蓋館臣稟承睿裁故體例明備惟康熙中事尙多未詳故今於記末附載馬思哈殷化行二紀一以補烏闌布通之戰一以補昭莫多之戰皆朔漠方畧所未有

官書之弊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纂互不相應如雍正中北路大軍始駐科布多繼移察罕度爾乾隆中又移烏里雅蘇臺是三地爲屢朝築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統志成於乾隆平定新疆之後乃於此三地一字不及蓋圖伊犁者既以科布多之東屬喀部非伊犁將

聖武記

卷十三

七

軍所轄及圖喀部又以此三地駐官軍非蒙古汗王所轄故兩不收嘉慶中會典雖補科布多及唐努山烏梁海圖而於察罕度爾亦不之及遂以兩朝親王大將軍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統志於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東北瀕海有赫哲費雅喀庫倫鄂倫春綽奇楞庫野恰喀拉諸部落各沿海島居住每歲進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鄂倫春並設佐領供調遣皆隸於寧古塔黑龍江將軍地雖極邊人則內屬故不列於外藩云云夫既不列於外藩則東三省邊域中諒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皇清通典邊防門亦沿此

數語甚至 盛京通志於此數部之疆域四至戶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則此各部者既不獲列於外藩又不獲列於內地動稱國初聲教逮於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爲何等茫如絕域此又兩不收之一失也至於索倫達呼爾巴爾虎錫伯卦勒察畢勒爾等兵均爲東三省駐防勁旅其人既非滿洲自當詳其部落乃 盛京通志入旗通志與夫一統志會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爲索倫兵無知此何種落者何況天命開創平諸部概歸滿洲者更誰問其今爲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譚本朝之掌故鉤稽不易如此又何論遠古何論荒外

聖武記

卷十一

八

察罕度爾大營所在既不見於一統志今考方畧康熙五十八年 諭以鄂勒齊圖河河字原作鄂勒蒙古語也居喀爾喀游牧之中土肥天和同內地宜築城貯糧但與科布多大營相距千里今欲護衛游牧應於科布多及鄂勒齊圖二地各築一城 命傅爾丹詳議尋覆奏科布多隔大河水漲輒阻材木難致惟近科布多有察罕度爾水草佳亦距鄂勒齊圖千里宜各築一城中設十一站以察罕城駐兵護游牧按此云察罕度爾近科布多又云同去鄂勒齊圖千里則察罕度爾即科布多東南二百里之察漢泊明矣度爾即音轉蒙古謂泊也鄂勒齊圖當在烏里雅蘇臺左

右雍正十年順承郡王錫保奏察罕度爾當阿爾泰要路建城駐兵嗣以薪芻不足移於阿勒達爾托羅海去年又移於烏里雅蘇臺應於山巔築礮臺植木實土爲城移察罕度爾所貯銀米兵械火藥運送其中書此以備科布多大營察罕泊大營烏里雅蘇大營三地之沿革知北路大軍遷移再四地利之不易審如此

官書人名地名翻譯小異無妨大同如昭莫多一作招摩多金川前編之刮耳厓後編作噶爾依前編之勒歪後編作烏勒圍人名則和洛輝一作何洛會辰泰一作陳泰策旺那布坦一作策妄那卜灘胡土克圖一作呼

聖武記

卷十二

九

圖克圖此猶瓦刺之爲衛拉火者之爲和卓插漢之爲察哈爾皆明史與本朝異稱皆但從其一無庸泥執若布龍堪布爾噶蘇台八字地名有但稱布龍堪節去下五字者噶爾順有但稱噶爾順者亦各從簡便不取餘聲惟是額爾齊斯河拜達里克河噶爾順河烏隆吉河塔密爾河博羅塔拉河噶斯泊色爾騰泊諸書皆無河字泊字則烏知其爲地名乎水名乎澗舍圖嶺博克達山本博圖山諸書皆無山嶺字則何由知其地名乎山名乎又蒙古謂大山爲鄂博水爲烏蘇河爲鄂勒然用蒙古稱爲某山某水可也並稱山水爲某鄂博某烏蘇不可也

叙外藩事每苦蒙古山川地名侏僂闕冗惟一統志有最善之體例而今人不知承用如外藩各部山川皆以漢語大書而蒙古語分注其下如居延山蒙古語名狼山蒙古名緯白石山插漢七大青山漢喀陽山洪戈陰山農托羅海赤城山五藍楊河烏里雅柳河布爾獺山巴塔爾爾札七金山賀爾黑山喀喇義喀喇黑水喀喇天喀喇河都騰都騰葛達里騰葛達日月池納藍白雲山插漢施羅大黑山巴顏木葉山都爾恩鹽泊達下白鹿山布虎是謂地從主人名從中國惜每部落惟見於前數行後此則仍用蒙古語大書並無譯義疑徐尙書乾學開局洞庭山時無理

聖武記 卷十一 十

藩院翻譯通使自隨故未能盡譯者悉仍其舊此遺憾一也乾隆初大兵西征時 詔鄂容安劉統勳兼考西域今古地名沿革時戎馬倥傯未遑覆奏及事定始開西域圖志館知伊犁為烏孫喀什噶爾為疏勒葉爾羌為莎車烏魯木齊為車師庫車為龜茲闡展為都善樓蘭而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其時新疆地名已定不復追改然喀什噶爾譯云多磚房烏魯木齊譯云紅廟兒塔爾巴哈臺譯云多水獺烏里雅蘇臺譯云多楊柳並無深義且建重鎮而無嘉名參史冊而難貫串斯遺憾二也或謂仿古則不通今擇雅則不諧俗

然冰嶺葱嶺天山玉河黑水營屢見章奏曷嘗稱烏闐烏蘇穆爾達坂乎黑龍江將軍不治黑龍江城而治齊齊哈爾城名實既不相應試問長白山與安大嶺鴨綠江混同江松花江大小遼河大小凌河何一非漢語而奉天錦州府州縣名何一非仍前代况紅白黃藍鑲正之分旗天命天聰崇德之建元 盛京與京奉天府之改號宗室排行班輩之命名何一非滿洲語烏見黑龍江之非而齊齊哈爾之是乎故知一統志之漢蒙並書義至通也例至密也懸諸日月不刊也

官書中有互相矛盾者則不得不衷其一是如 盛

聖武記 卷十二 十一

京通志引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於巴尼大水即北海難水今黑龍江則於巴尼大水即黑龍江北之一泊非大北海正符魏書東夷諸國之例乃皇清通考四裔門忽以烏洛侯改侯為鄂羅斯而於巴尼大水即大北海則中隔興安大嶺相去數千里與魏書無一合此當從通志者也外藩王公功績表傳載順治三年 諭曰吐魯番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且載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和闐各有元裔汗酋表貢康熙十二年吐魯番貢使至表稱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是則回部之為元裔明如星日乃西域

圖志以回教始於唐初派罕巴爾傳至霍集占三十世遂以元代回部成吉思汗後二十餘世推之上古謂更在派罕巴爾之前謂成吉思與元太祖同名為唐以前已有回教之證幻渺鑿空莫可究詰此則當從外藩功績表傳者

乾隆四十年五月 諭曰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狇亦令刪去犬旁此等無關褒貶適形鄙陋豈同文之世所宜有又進呈四庫書時多有以夷作彘以虜作鹵者命將四庫館諸臣交部議處又乾隆三十二年臺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灣奸民倡天地會以三指按心大指為天小指為地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為小規避處分及林爽文叛詔查參府縣並究其改字之幕友沈姓治罪此皆聖訓炳煌視魏道武改柔然為蠕蠕者何啻滄海之與蹄涔是記於教匪冉天元王國賢皆書其本字不書添而高天升馬學禮魏學勝必書其本名不曰高馬魏魏棟棟紅夷大礮不作紅衣西藏之刺麻西洋之英吉利皆不加口他書皆作喇嘛喚至明季流寇各有本名如羅汝才混世王曹操曹操惠天相過天劉國能關場李萬慶射場高迎祥高李錦一隻劉體純二隻王輔臣馬錫劉哲蠟子高

傑番山王光恩小秦馬進忠混十張光壁黑熊楊光甫一連賀一龍革裏孟長庚點燈賀宗漢活地高加討顯劉浩然鄉裏劉洪啟一把吳氏綏寇紀略不知核實王橫雲明史藝亦不加釐正遂以一丈青搖天動不沾泥等形之紀傳以正史而同水滸小說鄙倍矣哉

儒者著書惟知九州以內至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荒外諸服則若有若無故趙氏翼謂噶爾丹敗於土臘河馬爾賽不於歸化城邀其歸路俞氏燮謂西藏即古佛國即中印度已皆差岐數千里至聲教所不通之國則道聽臆譚尤易鑿空而莫甚於西域聞見錄之述鄂羅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斯其國不見史冊崛起元明至本朝始大故譚者莫知其涯際或以為臣服之國不知會典列朝貢之國九曰朝鮮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羅曰蘇祿曰荷蘭曰緬甸曰西洋諸國謂意大里亞英吉利其餘日本港口佛蘭西等皆為互市之國不列於朝貢况鄂羅斯乎鄂羅斯地包絡大西洋小西洋南洋東及黑龍江雖英吉利諸夷之書亦推鄂羅斯為第一大國我使臣往返止與其疆吏相接不得見其汗也若聞見錄所述控噶爾大國攻破鄂羅斯者尤影響全無與退木爾沙皆以汗名為國名是錄於慈嶺以西各國皆道聽塗說不根無

稽故欲知西荒厓略者上則宜據利瑪竇南懷仁地圖近則宜觀海國圖志乃歐羅巴人原撰侯官林制府所譯源為重輯者是則以西洋人譚西洋州居部剖無一字出於肌鑿若四庫全書提要謂元劉郁西使記所述葱嶺以西各國皆在今新疆亭障堡戍內四裔考又謂愛烏罕以西各國逾一二小部落即西海鄂羅斯既為屬國即兼有北海皆徒知侈張中華未觀寰瀛之大朝鮮志二卷明代朝鮮人所自述唐虞夏商有朝鮮者世號檀君是為前朝鮮因武王封箕子於此檀君乃自平壤移白嶽隱而終今安平府城尚有箕子區畫井田

聖武記

卷十二

五

遺跡傳四十一代與周終始是為中朝鮮箕準為箕子四十一代孫而燕人衛滿奪其地都王險城即平壤其孫右渠為漢武帝所滅以王險為樂浪郡是為後朝鮮三朝鮮皆都平壤背負華山亦名面嶽亦名三角山南襟漢江左控關嶺右環渤海及漢置四郡二府自是三韓瓜分馬韓統五十四國辰韓下韓各統十二國厥後新羅高句驪百濟三國鼎峙唐高宗滅其地不能守新羅遂并之及其季世弓裔據鐵原稱後高麗甄萱據完山稱後百濟及高麗始祖統合三韓西北抵鴨綠東北界先春嶺至康獻王建都漢陽定為八道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

東南曰慶尙南曰全羅西曰黃海東曰江原西北曰安平東北曰咸鏡八道之中忠清慶尙全羅三道廣阜殷富文學秀良安平咸鏡二道境接鞞騎射精強於中國藩服最為聲名文物惜其書於自昔與衰事蹟疆里廣狹山川脈絡形勢險要未之能詳

禮部會同四譯館掌賓四夷之事館內存貯外國之書同回高昌西番西天為一處曰西域館暹羅緬甸八百蘇祿南掌為一處曰百夷館凡十種皆譯以漢文分其門類然皆不能全僅存崖略而已惟安南朝鮮琉球表章皆漢文近則西洋英吉利亦能以漢字通於中國夫

聖武記

卷十二

五

制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粵東番舶購求中國書籍轉譯夷字故能盡識中華之情勢若內地亦設館於粵東專譯夷書夷史則殊俗敵情虛實強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於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於駕馭豈小補哉朝鮮一年四貢歲終並進琉球開歲一貢越南二年一貢於四年遣使並進南掌十年一貢暹羅三年一貢蘇祿五年外一貢緬甸十年一貢外夷惟朝鮮琉球最忠順然於中國無損益其關係中國者莫如暹羅其地介安南之西南緬甸之東北而富強與之敵又與二國世仇且其國王鄭氏本中國人常存尉佗思漢之心乾隆

中暹羅一封而緬甸稽首阮光平之降亦恐暹羅議其
後卒之滅阮光平者暹羅力也其國產米甲南洋歲濟
廣東者數萬石兵既可禦外侮粟又可佐邊氓雖朝鮮
莫逮焉談邊防者尙加意於茲

太宗論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本國之語名號俱
學刺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為戒 高宗亦言我滿洲
以騎射國語為根本苟必欲如漢人之文義蒙古之經
典則非殫十餘載之力不能尙何暇精騎射習武備乎此
皆 訐謨遠慮垂範百王然蒙古衰弱中國之利也
以黃教柔馴蒙古中國之上計也即為蒙古計與其為

聖武記 卷十二 六

匈奴突厥之馮陵飄忽九邊枕鋒鏑原野厭膏血何如
水草寢訛休養生息是則以慈悲銷殺伐以因果導獷
狠宗喀巴之功中外華夷實利賴之且蒙古敬信黃教
實始於俺答俺答之佞佛由於其妻三娘子而中國大
臣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
息五十年之烽燧且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
民到於今受其賜故馭夷得其情可使鴟音化泮林中
孚格蠻貊有能借耶穌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鴉煙之毒
者乎是有待於高張之相與鑑川之督撫
明改元之十三中書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而會典相

沿仍稱某省不稱某司此明代之失也 本朝又分
十三省為十七省若湖廣為湖南湖北江南為江蘇安
徽陝西之西為甘肅直隸關外為奉天然安慶徽州甘
州肅州皆一省中之二府不可以括全省江蘇江寧兩
布政司亦不可偏舉蘇州况陝甘總督及甘肅布政使
皆治蘭州不駐甘州肅州乎竊維古者山川疆界州居
節畫之誼及 國初偏沅巡撫改稱湖南之例則甘
肅即古涼州又即隴西安徽省即淮南江蘇省即江東
福建省即閩南庶名實瞭然形勢畢舉且今代 詔
令奏疏亦稱福建為閩省安徽為皖省不稱為偏省安

聖武記 卷十二 六

省雲貴兩廣則稱滇省黔省粵省不稱雲省貴省廣省
豈非山川為主州郡為賓不可強更者乎至宜興儲氏
大文極論元代分省建置惟務侈闢盡廢禹貢分州唐
宋分道之舊合河南河北為一而黃河之險失合江南
江北為一而長江之險失合湖南湖北為一而洞庭之
險失今惟此合浙東浙西為一而錢唐之險失淮東淮
西漢南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漢中隸秦歸州
隸楚又合內江外江為一而蜀之險失故元明二季流
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一縣一府震破一府
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經略或至七鎮總督總理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頁 E 內

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地無常
界兵無常將而藩鎮控制之宜並失崇論閎議上下古
今雖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形格
勢禁未嘗不可以擴論世之胸資遠猷之告

功則功罪則罪勝則勝負則負紀事之文貴從實所以

垂法戒也近人紀 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勝不言

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迥迥于

楚貝勒洞鄂失幾于陝總督金光祖將軍舒恕觀望于

粵準噶爾之役蒙古王丹津縱寇于鄂爾昆河一概不

書即傅爾丹和通泊之敗額楞特喀喇烏蘇之敗亦略

聖武記 卷十二 十七

一及之而不詳傳爾丹和通泊之敗官兵止萬人而彼 參

贊額勒登額逗援于緬甸溫福債事于金川巴忠成德

鄂輝賄和子西藏恒瑞黃仕簡任承恩老師于臺灣及

柴大紀如何獲罪亦一概不書固春秋諱內失昌黎避

史譏之遺意然利鈍兵之常事賞罰國之大枋有章奏

存 上諭具載官書何必深沒其文以成疑案故

高宗屢諭史館列傳直書諸臣功過敬本此語以昭信

史而所見之世尤倍詳于所聞之世庶幾處不諱之朝

存三代之直

太宗崇德四年命達海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

經未竣而卒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

文程等賞鞍馬銀幣又聞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超勇公

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

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畧蕩平三省教

匪是 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

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

為官書以資教習而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為賊

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為

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

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

聖武記 卷十二 十七

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

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是故鄂書可以治燕里謠巷

諺可入樂府不龜手之藥宋人以泝泝洗而楚臣得之

以濟三軍而兼城拓地此為武將言之則可若嘉定嚴

義以補涑水之書而錢大昕潛研堂集作嚴氏傳盛推為明代史學之冠則希世罕聞矣

海寧查伊璜孝廉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師征粵官

至提督厚報查君之知遇王士禎文集及吳江紐琇觚

賸皆記其事謂六奇以乞丐遇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

策從戎積功至節鉞然 國史入六奇於貳臣傳明

桂王南澳鎮總兵以順治七年迎降於我 朝及康

熙四年尚被奸僧誣其匿桂王子為婿是六奇在明已
貴安得謂乞巧投効軍前乎列傳言六奇粵人少時乞
食各郡習山川險易至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
旁邑亦言其少時在粵中事非浙中遇查君事或者查
吳相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為桂藩馳驅後人諱之而
托言驟貴於 與朝歎

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浙江陰典史閻應元起兵守
城自六月至八月凡八十日城陷殉難乾隆中子諡忠
節明史有傳而邑人黃晞狀之邵子湘傳之皆謂

王師攻江陰者二十四萬城下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

聖武記

卷十二

太

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焉至今邑人相傳有三王
八將皆死城下之說考是時明兵四起最盛者浙東魯
王之師列營錢唐十餘萬屢渡江攻杭次則徽寧金聲
之師與盧象觀等太湖之師亦時時窺金陵故 王
師半屯杭州半屯金陵勢皆不可分赴至蘇州駐防兵
僅千餘騎吳淞總兵李成棟兵二千餘水師提督吳兆
勝兵稱是合計不及萬人且方與松江嘉定吳江各民
兵四出角鬪安能盡赴江陰若撤杭州之師北赴則浙
東義旅豈不鼓行而至嘉興若盡金陵之師南下則徽
寧太湖兩軍豈不乘虛而襲建業且江陰彈丸僻處人

眾食寡 王師但以數千分扼要港塞斷糧艘城中

即可坐困何煩傾國二十餘萬之師死傷山積其無稽
者一也駐杭貝勒一為勒克德渾一為博託一為貝子

屯齊後皆立功闖楚北剿大同進封順承郡王端重親
王載在盟府其餘攻江陰之劉良佐李成棟等亦皆於

破江陰後移征他省徧考史館滿漢諸臣傳從無一死
於江陰城下之人若果沒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之

殉楚粵則賞延奕世入祠立傳久炳日星何得佚其姓
氏其無稽二也蓋江陰樹幟於季夏之初正值兩浙三

江民兵四起 王師東西赴援無暇問及偏隅故得

聖武記

卷十二

五

兼旬抗拒及仲秋以後多方漸靖於是松江嘉興之兵
便道移攻食盡守疲故一鼓而克要之貝勒并未親至
江陰其圍城兵數亦斷不及記載十分之二乃文士鋪
張快其筆舌並議史可法之守揚州不及一典史守江
陰盡信武城之策遂成燕郢之說且明季奇功孰若左應
選乎崇禎二載王師圍燕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
大壽軍潰出山海關中外大震而昌黎縣令左應選集
潰卒練民兵登陴誓守蒙古滿州兵再攻不克 太
宗親督大兵雲梯地道晝夜環攻卒解圍去夫以書生
雞肋當 真人龍戰之師臨衝因壘卒乞崇嘯祝袁

崇煥金國鳳以宿將精兵憑堅城者尙不足道乃事後竟以報銷呈吏議而明史亦僅附見也傳聲烈聞如曷可勝喟幸其事具載 本朝開國方畧并非勝國鋪述之詞正猶唐宗賞安市城主明祖褒廓擴帖木兒爾足勸干城而信後世

吳偉業詠吳三桂詩云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哥舒翰無取兵遼海之事當爲桑維翰之誤維翰乞師於遼與三桂乞師於我朝正同也惟稗史稱三桂料賊棄京師必西遁豫以酒食數千實石灰埋要路賊騎突至皆陷且相累壓掀起目皆盲官兵追擊大敗之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云云按自成以四月二十七日棄京師餘黨二三日相繼焚九門樓道而三桂始追至烏能豫先埋伏於去路平陷馬坑之計間可施於守城守邊牆斷難還倉卒數十萬之遁寇且王師兩敗流寇皆得順風之助而賊被逆風塵沙眯目火器反焚旆卷旗折故再敗塗地天之所助不可抗也至無名氏之四藩傳稱賊堵胡國柱以岳州降於我朝三桂方中秋夜宴聞之大呼氣噎而死考三桂死後旬月岳州方破守岳州者吳應麟非胡國柱二人又均未降且奉吳世璠戰守雲貴逾二載滇城破乃走死邊州至三藩中尙可喜最忠順乃傳中

稱撤藩之役可喜有異志得使臣梁清標權疏請留藩始息變又謂之信與父謀殺金光以謝鄭氏皆誣罔無稽不知何以舛疏若是

國初巡撫江南者土國寶朱國治提鎮松江者吳兆勝李成棟馬逢知皆以屠伯武夫桀驁民上旋踵誅夷皆不容於堯舜之世惟朱國治死於滇難然國治於江南錢糧之案羅織縉紳生監萬有二千凡欠課一二錢者盡罹法網三桂反時雲南按察使知府以下抗節不屈者三桂皆拘禁不殺而奉使侍郎哲爾肯等且賫疏還朝乃獨首殺巡撫朱國治梟首狗衆未必非因其素失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衆心殺之足以爲名也事後尙得與甘文焜范承謨並蒙贈卹俸矣哉馬逢知即馬進忠改名述塞內之事與塞外不同史記衛青漠北之戰漢兵與胡兵相亂而隨單于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而還明史成祖追阿魯台至捕魚兒海使張輔等窮探四五日不見一人一騎之迹班師此追寇漠北故濶畧不詳若青海則在甘肅之南四川西藏之北回部之東在本朝尙爲內地乃袁枚敘岳鍾琪追羅卜藏丹津之役言軍至一處但見紅柳穆穆土人曰此桑駱海也路且自此窮矣究竟桑駱海在何方賊首丹津遁往何地與官

軍何路相左。概置不談。竟若窮荒絕徼。渺無邊際者。全石典冊之文。當使後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賊情。可等諸稗官小說。以幻為奇乎。至剿捕內地。教匪州縣。櫛比尤當。盡沙聚米。乃方略軍報。動言遇賊某村。某岡。某溝。敗分幾路。竄遁。曾不言此村岡溝。路何州何縣所轄。且三省犬牙交錯。有今日川明日楚。後日陝者。有晨在漢南暮逾漢北。戰在界嶺之東。追逾界嶺之西者。有一日之中。而各省官兵各戰各賊者。若不以州縣為綱。維山川南北為經緯。但見村岡溝。徑紛錯。馳擊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幾同小說乎。史記項羽本紀。六國鼎沸。兵分十餘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路而地利形勢如碁布局。若網在綱。善矣哉。

軍報以賊情地勢。兵機三端為要。滿洲將帥罕長漢文。惟高其倬鄂爾泰材兼文武。故雲貴用兵諸奏一簡明一詳暢。次則傅恒督師金川時幕府參佐多軍機章京。練達軍事故奏報情形。聚米畫沙前記已載其全疏。至額勒登保經略川楚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陳不諱。上嘉其不欺。特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其疏質實有餘。明暢不足。至參贊德楞泰馬蹄岡之戰。保全川西為第一奇功。蜀人譚之至今。勃勃有生氣。乃檢方略原疏。了無精采。蓋是戰之奇在於轉敗為

勝萬死一生。兼有天幸。奏報時乃掩其前半。陷伏急危之形。與冉天元鋒銳洶洶之勢。但稱遇賊接戰。禽獲渠魁。其意蓋欲飾為全勝。不知盡失機宜。反晦勞烈也。康熙中大將費揚古奏捷朔漠。惟言兵至某處。迷失道。宛轉山徑中數日。又于某處絕糧數日。又于某處始遇賊。初戰不利。幾致挫衄。仰賴國家威福。天幸成功。實出意外。幕客問其故。答曰。廟堂不知塞外行軍之苦。必且易視兵事。生好大喜功之心。豈知兵凶戰危。若此。將士勞苦若此。烏乎元老壯猷。豈獨陳謨得體哉。

康熙中準夷入寇

聖祖命大學士李光地著之遇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復之上六。光地變色。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雍正中議討噶爾丹。都統達福力諫言。賊能用其舊臣。且天時溽暑。張廷玉以小雅六月興師難之。卒薦傅爾丹。敗績于和通泊。故泥經義與不泥經義。相去霄壤。乾隆中戡定伊犁。御製開感論。力闢漢唐諸儒地不足耕。人不足食之說。而西陲永奠。康熙中議棄臺灣。李光地力破前代捐珠崖棄安南之議。而海波息警。故泥史事與不泥史事。相去霄壤。今日動笑紙上譚兵。不知紙上之功。卽有深淺。有一二分之見。有六七分之見。有十分之見。惟陰

背水死戰出于兵書而諸將不知崔浩涼州地利得自漢書而浮言不惑故于史學深者其練世故詎形勢亦必深不肯以陳腐味機不敢以虛憍僨事今尙未能領會紙上而遽欲收功馬上難矣哉

康熙初討水西土司安坤吳三桂統漢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出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於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謀知其秘圍狀整兵入援圖乃解以一字之誤幾覆全軍亦史冊所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罕可見古大將親治軍書之不可忽又雍正元年貴州討廣順府之長寨苗提督楊天縱連克五十餘寨獨羊城固未下撫臣何士璫檄安順知府何經文佐其軍壁聳千仞左徑如綫官軍束手經文問曰何以名羊城士人對曰中日外壁陡不可上惟羊可上故名經文即揚言吾且令士卒攀崖夜襲而陰市羊數百頭斷水草二日會夜大霧晦黑乃設伏縱羊山中走斷草籐籐有聲賊聞以爲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弩礮如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遺敢死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相藉墜崖死遂斬其渠賀連莽李奇降

其衆以一字地名頓悟兵法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諂走卒購嚮導之不可忽

木朝出軍祭告

堂子與

郊

廟並重會典

元旦

皇帝拜天則於

堂子出征拜天亦如之

故或以

堂子爲祭天然四月八日則奉神佛於

堂子而祭之豈又可即以

堂子爲奉佛乎且

堂子之園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而園殿神則名曰

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是

堂子自有一神矣神亭

建於 堂子東南隅每月首內管領一人免冠脫褂

解帶入跪祝叩首四月浴佛日於

堂子祀佛則並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祀園殿神若禱馬則祭馬神於別室亦兼禱園殿神考

開國方略

太祖初起兵即禱於

堂子諸族人

謀害

太祖亦誓於

堂子其時在薩爾濟之戰

前數十載則

堂子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

之公所惟園殿神貝子之祀則不知起於何年

吉林黑龍江之地城郭皆無磚石環木柵二三里即謂

之城柵內八旗兵所居士大夫遷謫者亦居其中餘皆

散居各屯八旗非盡滿洲人各因其種落爲俗漢人則

十三省皆有之亦各自爲俗桐城方拱乾謫居寧古塔

歸作紀畧言其地道不拾遺百里往還不裹糧不購芻

絲不行銀錢以粟布交易牛蹠人田則罰其直雖章京不兌此國初淳樸之俗近聞漸不如初至索倫則遠在黑龍江以北挽弓十石能自縛於樹射熊虎洞穿負之而歸馬有逸失者雖數百里外皆能踪迹得之惟一經雨後即不可識音近蒙古聞雜漢語故或以為遼之後裔不純滿洲云

女真為肅慎之轉音楛矢肇騎射之本俗見 高宗御製惟滿洲兵究未聞石柘為鏃之事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皆無其證惟 國初吳兆騫謫寧古塔記之云

石柘出混同江中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厥色青紺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厥理如木厥堅過鐵石土人以之礪及知為肅慎柘矢之遺曾攜歸京師贈友王士禎載之池北偶談蓋產瀕海口無人奏聞故 御製官書皆未之及又東海魚

皮使犬諸部無考亦惟此記載之曰由寧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依朗哈喇土城即五國城故地設官守之又東

北五六百里為虎爾哈部所居又六百里為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為費雅哈部所居此三部人總名烏稽達

子烏稽即 又名魚皮達子近混同江海口不產五穀惟

出紫貂元狐海螺灰鼠水獺鷹鵬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查哈船江行泊寧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

宴并出部頒袍帽靴鞵挺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產為最費雅哈次之虎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毛麤又次之黑斤費雅哈二部皆不雜髮梳髻環耳男婦皆不褲以魚皮為衣柔輒可染富者以鵝翎蓋屋貂及元狐為帳狐鼠為被褥虎爾哈人則服飾畧同滿洲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質直有信義商賈賂物約償黑貂千里不爽期約勇敢能一人殺虎 朝廷擇其材武者賜以官職數年令從虎爾哈遷至寧古塔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始入都名依徹滿洲即新滿洲也記又

言寧古塔西行百里曰沙嶺有金時上京故城東三里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覺羅村即 本朝發祥之所寧古塔在黃龍府東七

百餘里與高麗之會寧府接壤木城二重 國朝新

遷距舊城六十里內城周百里將軍親兵居之城周

八里各旗人居之漢人居東西兩門之外康熙初吳逆

叛滇滿兵徵調一空始令漢人入居城內後十餘載又

有邏車國侵黑龍江掠部落貂畜鋒甚銳其國都在大

西洋相去萬里兵強猛善火器有西瓜砲者量敵營之

遠近雖數里外必至其營始裂將軍奏調兵水陸進討

邏車國旋請和 邏車即羅刹之轉 音乃鄂羅斯部落 流人始免戍役之

苦此三條皆足備滿洲掌故記又言 國初寧古塔

極寒三春晝夜風霾蔽天七月卽有白鷺下池不能飛
起數日霜降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地裂暮春凍始
解草木尙未萌芽夏則有哈湯之險泥淖數百里人依
草墩而行稍傾側人馬俱陷故商賈裹足近年漢人日
衆氣漸和暖淖上橫鋪樹木歲時修理工商旅雲集百貨
駢闐迥異疇曩矣南門臨鴨綠江西門外三里許有石
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材木稠錯鯉鯽鱒鯽肥庶
甲天下人參生深山草蓂舊多且賤然在本地服之不
效兆騫初至戌時煎參半斤服之反泄利半日惟江水
自長白山流出號人參水冬月飲冷亦不傷脾故遷客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至此從無不服水土且羸弱皆健五穀惟無稻米升價
十倍惟燕客用之有烏臘草近水而生長細溫軟薦履
行冰雪中足不知寒與貂參均號寧古塔三寶冬至縱
火燒荒則來春草木更盛五月盡放營馬放數百里外
水草處七月杪馬肥始歸城各辨其尾牌而領之四季
出獵行圍有朝出暮歸或二三日卽歸者謂之打小圍
秋則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八旗列陣而行兼旬始歸
歸則虎豹熊豕獐鹿狐兔雉鵬車載駝負不知其數臘
犬猛者能搏虎豹鷹有海東青能捕天鵝日飛二千里
皆上進之物鵬極大面多惟用爲箭翎云兆騫謫戌二

十有三年赦歸行二日過石頭甸子其石岡濶三十里
長三百餘里嵌空玲瓏下有流澌游浚第三日進大烏
稽烏稽卽溫集之轉音松林千里無際皆太古時物車
馬橫過六十里不見天日微風震撼濤聲澎湃啼鳥號
廳略不畏人初入林口行人各取身旁小物懸樹以敬
神夕宿嶺下滿兵取大樹皮二三斤濶丈餘鋪如船篷
可容坐臥取所獵獐鹿炙割而食夜半忽聞怪聲山崩
地裂則千年枯樹摧折之聲也第五日復過小烏稽三
十里如前狀第七日渡松花江至烏拉有船廠造大船
以達各路有將軍鎮守之卽吉林矣由烏拉八驛至柳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條邊其地垂楊數百里前朝所以界中外今有章京守
之以詰往來又十五里至開原驛又三十里至鉄嶺縣
又百三十里至奉天府
東三省駐防兵有老滿洲有新滿洲猶史言生女真熟
女真也 國初收服諸部凡種人之能成數佐領數
十佐領者咸歸於滿洲若東海三部日滙集日瓦爾尾
倫四部葉赫輝發今皆無此名目蓋已歸入滿洲故也
其他壯丁散處隨時編入旗籍畸零不成一佐領者則
以新滿洲統之國語所謂伊徹滿洲也此皆崇德以前
所服之部落其崇德以後所歸服則並不謂之滿洲而

各仍其原部之名若黑龍江以南之錫伯近吉之卦勒察之巴爾虎二部近白都訥黑龍江以北之索倫之達瑚爾二部皆在江北額爾古納河精奇尼江之旁皆各設佐領分隸吉林黑龍江兩將軍既不得以滿州呼之又部落雜錯不一于是以騎射最著歸服較早之索倫概之故吉林黑龍江各部世皆概呼為索倫以別於滿州其實索倫不過一部之偏名非各部之總名也至混同江南岸寧古塔以東復有赫哲部奇雅喀部混同江北岸之東復有鄂倫春諸部所謂使犬使鹿之國也使犬之赫哲亦謂之魚皮部不編佐領惟設鄉長姓長歲貢貂於寧古塔鄂倫春有使

聖武記

卷十一

三

馬使鹿二部使鹿鄂倫春在使馬之外雖編佐領供調遣而丁不逮額使馬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五六百里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又有不編佐領之使鹿部曰奇勒爾曰費雅喀與海中之庫頁島皆更在鄂倫春之外每歲不能以時至寧古塔則以六月期集於三千里外之普祿鄉而章京舟行如期往受之斯則不惟非滿州亦非索倫等部幾同土番羈縻矣會典雖不隸於理藩院然哲赫費雅喀來京娶婦則禮部光祿寺供筵燕盛京工部供薪藁略如蒙古儀不以非滿州擯之聖祖以魚皮等部俗荒陋今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導之歲時納聘吉林將軍預購要之使犬部在混同江以南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輿嫁之

其海近朝鮮使鹿諸部在混同江以北其海近鄂羅斯故朝鮮亦有葵站而鄂羅斯亦有鹿車朝鮮東北島以緘譯史鄂羅斯瀕海地不產牛馬犬挽驛車見八支帳行則駝載止則張架直同蒙古惟不牧牛羊而專捕貂牲為異又考東三省打牲部落不游牧而富者皆以渥集之故渥集者漢語老林也長白山陽亘混同江寧古塔與京而南樹海綠天數千里萬產憤盈稜密貂鹿利盡表海鴨綠江圖門江松花江出其東南北三面鴨綠江圖門江南流入海松花江北流會入之海真鄂羅斯之北海非遼東朝鮮之渤海比也語

聖武記

卷十二

三

北海祀典者其曷以尊 帝鄉大王會乎 說禹貢山川者有三條四列之說而唐僧一行河山兩戒尤為後人所祖其言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滅胡朝鮮是為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揣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東甌閩中是為南紀以限蠻夷此但據禹貢九州言之其實崑崙大幹北包朔漠瀚海之外而一行所述北戒者僅其中幹故唐楊筠松疑龍經述四幹云

西隔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隔杳冥惟有南龍入中國
分脈布祖來奇特蓋謂北幹中華不及見所見惟于闐
南山起祖東走秦豫燕趙之龍耳前代度漠之軍所至
如狼居胥山賓顏山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
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三千今並不得其遺蹟 迨
本朝臣服漠北蒙古凡阿爾泰山杭愛山興安嶺盡隸
版輿千是一統志始詳北幹之支脈曰阿爾泰山即古
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
雪不消為西北諸山之祖其頂在烏普薩西北支峯蔓
壑分爲四枝正北一枝隨額爾齊斯河以北入俄羅斯

聖武記

卷十二

蓋

境不知其遠近其東北一枝遶特思河之北千里東爲
唐努山又東北接杭愛山之陰北抵色楞河其河東一
枝爲烏藍郭馬山繞奇勒稽思泊之北又東南爲白勒
奇那克科山又東爲昂奇山空格依河出其南麓烏海
河出其東北麓又北爲馬喇噶山布勒噶蘇台河出其
東麓又東北爲大山喀喇河諸水出其南麓其南一枝
蜿蜒不斷納鄰河呼勒秦河哈流圖河納思克河布勒
濟河哈巴河奇蘭河喀喇額勒奇思河阿額勒齊思河
俱出其西麓哈勒奇薩河呵普都河出其東麓山勢旋
折而東布顏圖河出其北麓布拉青吉兒河札克台河

出其南麓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枝如

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東爲庫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
顏山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帶山圖古克里河出其西麓
又南爲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
橫截沙漠爲阿爾班岳達察嶺又東南爲古爾板賽漢
山其南爲諾默渾山其東南爲五百根山至空可喀喇
龍山而止自空鄂洛阿濟罕山南向爲奇齊格納山拜
蘇鄂爾山查喇圖山至伊塔特圖山而止此皆北幹阿
爾泰上游之脈絡也又云其南八十里天山自西方來
亦蜿蜒而東南橫亘沙漠中千餘里又東爲活爾活圖

聖武記

卷十二

蓋

山至色公哈占山而止色公哈占山北至空可喀喇龍
山二百里南踰瀚海至套北陰山五百里此天山中幹
支脈之與北幹對值者也又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
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
爲高大山脈自西北阿爾泰山來東趨踰鄂爾坤土喇
諸水爲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
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
鄂爾坤塔密爾諸河皆發源於此又 大興安嶺在敖
嫩河北小肯特山東自此綿亘而東直抵黑龍江入海
處山之南爲喀爾喀界山之北爲俄羅斯國界此北幹

下游杭愛山至興安嶺盡海之脈絡也自古語北幹者莫詳於是惟以賀蘭山陰山為天山一支是為小誤蓋天山之脈盡于玉關而賀蘭陰山則和闐中幹之支非天山之支也至一統志疑杭愛山即燕然山康熙朔漠方略載 聖祖勒銘狼胥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遠則是以汗山或肯特嶺為狼居胥山準其地望皆與古書相合惟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出寧夏循賀蘭山西行度沙磧二百里至一山有石碣題兩郎山或謂即狼居胥山則距塞太近必非是矣

聖武記

卷十二

美

幹則聞命矣惟阿爾泰山之南和闐山之北則當以天山為中幹今乃謂中幹出于闐之南山者何阿爾泰山之西為額爾齊斯河其水徑俄羅斯入北海故或疑北幹與葱嶺不相屬而謂四大幹皆原葱嶺者何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為三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乃龍門底柱皆冒中幹山脊而過人力開鑿而成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黃河故道安在者何北幹中幹皆盡於興安大嶺則兩幹又似合為一幹者何曰蓄是四疑貽誤千古夫北幹阿爾泰山之脈正從天山而來由伊犁博羅塔河之西遶額爾齊斯河宰

桑泊之東北而起阿爾泰山是葱嶺者天山之太祖天山者北幹之少祖天山以阿爾泰山為正幹而其東趨巴里坤哈密者特其分幹分幹短而正幹長故北幹與安大嶺盡于東海視哈密分幹多行七千里其孰正孰輔判然徑庭矣哈密餘支東北盡于安西州之布隆吉河河北為天山支麓河南為祁連山正幹玉門關嘉峪關皆建于此正扼二幹之交會而祁連山脈則上起于闐中經青海下為賀蘭山陰山與天山之脈不相屬故自僧一行以來皆以三危積石為塞垣北戒之祖不言祖于天山蓋葱嶺河源經回部滙于蒲昌海即羅布泊在天

聖武記

卷十二

美

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以東隅為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即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滴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挾布隆吉河居延澤之水東會克魯倫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漠旱海小即滲水大即瀦窮荒枯磧生氣不鍾于是潛源重發於青海之上遂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為一變河入中幹以後仍隨中幹左枝山脈北流由甘州出塞繞河套以賀蘭山陰山障其北連峯疊嶂偪之入塞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枝交會界

水愈狹不足受河于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尸子言古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故禹不得不闢龍門析底柱以納之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于中幹之底繼則顯冒乎中幹之脊是為再變使循北幹界水之常不入中幹則大漠絕塞皆水草饒沃之地人物繁庶而生氣何由獨鍾中原乎天地之氣聖不能違乃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徙河塞外北注胡地不入中國試問徙于既入中幹以後乎則必使河從朔方冒陰山大脊而過也徙于未入中幹以前乎則必使蒲昌海水穿龍堆千里之沙再絕瀚海六千里之漠不滲

聖武記

卷十二

表

不瀦而東也不察天地之氣不明水土之性不考支幹之形勢尙足語疏導辨方畧乎至謂兩幹合于興安大嶺尤為替說夫內興安嶺與外興安嶺一在黑龍江之南一在黑龍江之北名雖同而畫然二幹祖雖同出葱嶺而分幹皆在萬里以上一則由三危積石遶套外為賀蘭山陰山經歸化城宣府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興安嶺且內蒙古各部而為遼東之長白以盡于朝鮮一則由漠外之阿爾泰山杭愛山起肯特嶺為外興安大嶺包喀爾喀各部蒙古以盡于鄂羅斯豈可因其同名誣為一幹殺祖補之宗支渾華夷之界限乎職

方外紀圖以阿爾泰為金山杭愛山為西金山外興安大嶺為東金山特著北幹之脈不淆興安之稱借無遵用之者若夫于闐中幹復分數支其在黃河北大漠南者為中幹之北幹在黃河南漢水北者為中幹之中幹漢水南江水北者為中幹之南幹此則九能之士類能道之今不更僕焉

察外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官書以厄魯特為阿魯台西域考明史外國傳阿魯台與瓦刺世相仇殺厄魯特乃瓦刺之裔豈得以仇國為其祖補况阿之與厄音亦不近惟元太祖本紀乃蠻之兄卜魯欲汗西奔獵于兀

聖武記

卷十二

表

魯塔山禽之以歸則厄魯特自是西域地名故以名其部落豈得沿阿魯台之人名乎又謂阿速為阿克蘇文考明史西域傳阿速近大方及賽馬爾罕又云沙哈魯部在阿速西海島中則阿速自是葱嶺以西之國近地中海距阿克蘇萬里豈得以葱嶺西之國移于葱嶺以東乎又謂內藩蒙古之六曼部即乃蠻外藩王公表傳及一統考元史乃蠻與太祖戰營于杭海山即漠北杭愛山也又元祕史成吉思汗征乃蠻一溯克魯連河而上即克魯河乃蠻塔陽汗度塔米爾河亦作塔密爾登納忽山以望敵成吉思圍之乃蠻潰遁被禽其子走至阿勒台山

阿爾 成吉思盡收其部衆是則乃蠻蓋漠北之西部
 泰山 為今賽音諾顏及土謝圖汗二部地而元太祖起于幹
 難河在克魯倫河東北乃漠北之東部蒙古為今車臣
 汗地迄吞并乃蠻始徙帳杭愛山之西鄂爾昆河之北
 塔密爾河之南是為和林即乃蠻汗舊日王庭也若今
 之漠南蒙古奈曼部則太祖裔孫近在喜峯口外距和
 林數千里豈得以漠北之仇部誣為漠南乎至捐毒非
 身毒捐毒今回疆之布魯疏勒城非疏勒國疏勒城屬
 恭所守也疏勒國一則南北相去數千里一則東西相
 去數千里而顏師古章懷注輒殺為一皆由讀史者詳

聖武記

卷十二

罕

中原而略外域

聖武記附錄卷十三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事功雜述

承平日久文臣有吏才者未必有邊才故將相之任兼
 長為難雍正西征之役大學士張廷玉力主出師薦傅
 爾丹為帥而敗此不當進而進者阿逆之叛陝甘總督
 劉統勳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 詔逮斥之不逾年
 而王師電掃西域此不當退而退者惟鄂爾泰當雍正
 中奉 命巡視西疆歸奏賊未可遽滅宜養兵待時
 遂允準夷請和之議傅恒當乾隆中阿逆來投力主用

聖武記

卷十三

十

間進兵機不可失蓋二臣皆身歷戎行曉洞賊情故動
 中窾會非書生臆測所及若魏象樞亦國初儒臣乃以
 檄藩請誅明米二臣謝叛逆以地震請誅索相應天災
 且請招撫三藩引七旬干舞而有苗格使用其言大事
 幾去又揚名時張照皆文學名當代而力主棄已闕之
 苗疆撓改土歸流之成績智等觀場見同坐井故用違
 其材自古所嘆然則 本朝漢文臣知兵者誰乎曰
 魏裔介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極陳滇黔蜀粵邊地
 今將滿兵遠撤一旦有變鞭長莫及荆襄天下腹心請
 設滿兵駐防控制無事以消奸宄竊伺之心有事以扼

四方水陸之要此先事之識一也。耿逆叛閩時編修李光地家居蠟丸告變請大兵由汀洲間道入閩及鄭逆未平又排羣議力決臺灣必可取此臨事之識二也。武進劉於義以文臣受知世宗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此任事之材三也。

康熙中名將推趙良棟王進寶二人皆有不可及者如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子材武可勝副將十八年吳三桂死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子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寧禽渠殲敵詔擢用子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進寶內舉不

聖武記

卷十三

上

避親用子不負所舉與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善至破滇之役則趙良棟首功諸將爭取子女玉帛良棟獨戒所部毋入城秋毫無犯又訪得吳逆司筭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良棟獨蒙操守廉潔之獎良棟初與進寶互訐聖祖擲還其疏謂其爭功忿嫉無大臣之度然婦女無所幸財帛無所受則有古大將風矣。

國朝以少擊衆立功者康熙中游擊潘之籌以兵二百敗厄魯特數千於哈密雍正中副將韓勛以兵四百破

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於巴里坤乾隆中兆惠以兵千六百自伊犁轉戰至巴里坤又以兵四百敵霍集占兵三萬於黑水營皆蒙列聖優褒宣示中外而康熙五十四年哈密之役聖祖諭言當此承平休息兵革之時乃能倉卒問以少擊衆奮勇直前此皆綠營將士感戴朕恩皆有捐生敢死之心游擊潘之籌臨陣左手弓右手刀歡呼而出視賊蔑如同子厄魯特無不贊服尤漢人所難得後屢立功青海雍正初擢總兵入覲時命叩謁景陵賜賚甚厚旋授固原提督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耿逆叛閩編修李光地家居安溪於康熙十四年遣使閒道獻蠟丸密疏曰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逆亦并命於漳湖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接壤其守賊不過千百疲卒王師若惟於賊重兵處鏖戰而不出奇擣虛非計也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湖連廣東此三方各有大軍守禦足以制賊宜別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援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計程七八日可達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橫貫其腹則三路賊不戰自潰且可解漳州黃芳度之圍其小路崎嶇宜鄉兵在大

兵之前步兵在馬兵之前庶萬全無失 詔寄康親
王軍中施行會大兵已入關而止十七年六月劉國軒
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各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
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時以待讀學士居父憂
在籍使人泗水關入告以援兵即至遣使迎寧海將軍
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在漳州值江漲
長泰大路阻隔光地使人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又令
鄉勇闢險修橋備餉以待遂達泉州而吳興祚楊捷之
師亦已自萬安橋轉戰入賊遁入海及賊守臺灣朝議
以風濤不測皆不主用兵獨光地以為必可取並薦水

聖武記

卷十二

四

師將施琅可用卒以成功為本朝文臣知兵者之最惟
耿逆猖獗時編修陳夢雷亦在福州為賊迫脅光地使
其叔父潛詣夢雷探賊消息具得虛實及王師入閩光
地蒙優禮而夢雷被逮至京下獄光地始出疏救之夢
雷以光地不早白之於親王發憤作書絕交其書洋洋
萬言亦至今為閩人傳誦

武進趙氏翼著

皇朝武功紀盛八篇准緬甸一役

親在行間聞見最確敘述勃勃有生氣且將軍明瑞已
死戰功不 上聞而獨見於此記尤足補奏牘所未
備前記中已略采之倘有未盡者今補錄於此日緬賊

自章子壩與我兵相接後無日不襲我於歸途我兵之
撤回必先以一軍迎戰以一軍退至數里成列以待而
後撤回先戰之軍使列以待者又出戰如是更番迭代
日凡十餘次故每日僅行二三十里自章子壩至小猛
育二千里之地六十餘日始至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
後繼賊隨處可取糧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象馱一礮而
我兵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苦時槍礮聲如百萬爆竹
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
其中又有蠻化之捷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
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

聖武記

卷十二

五

一鬪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餘明
瑞體卹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極
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
未破懼無以返命雖 上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
路阻不得達故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
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自達然後
自以身殉方軍勢日蹙時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
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
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庶賊知所畏憚而後來
亦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徒死者可同

日語矣。然明瑞雖死，緬人不知。餘威猶震。四月中，即歸。俘卒賚貝葉書求和。時兩阿公皆爲將軍，同在一營。余忝參戎幕，距將軍殉節時不過數月。滇民及從征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惜將軍已沒，戰功不及奏天下，無由知。故詳述所聞，以彰勞臣之烈。

將材半由閱歷。半由天授。圖海於順治初爲中書舍人。世祖幸南苑，圖海負寶以從。上見其舉趾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游至大學士。及康熙初，果立西征之積。明亮少時尙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

聖武記

卷十三

六

東陵道路積潦，昇夫皆憚行。明亮躬行泥淖，嚮導昇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喜歎曰：吾婿將材也。後果立金川、湖北之功。海蘭察爲侍衛，與蒙古郡王巴圖相善，各有駿馬。扈蹕木蘭，王欲易馬而騎。海不可。王笑曰：予夜將使人篡取之，何如是。晚王遣人至，見駿馬獨立荒原，齧草潛騎之。去忽聞窟中人語曰：寄語而王，吾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備之夜半，忽聞帳外呼曰：盜馬者遁。俄而各帳齊呼捉賊，聲如崩岳。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海潛至帳後，使從者羣呼及守者出視，而海公已乘馬行。

矣。次日相見歡飲，竟以馬贈之。蓋服其智也。此與太平廣記柴紹盜馬事暗合。海不讀書而機警天授，豈僅趨勇絕人哉。

兵貴紀律正也。有時欲鼓士氣，則虜掠而亦捷。兵法有死無走正也。有時以退爲進，則全軍亦爲功。康熙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詔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海赴德勝門外教場閱畢，卽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悉不問。不數日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於此。衆踴躍無不一以當。

聖武記

卷十三

七

百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宜府等地糧稅，以卹邊氓。蓋以烏合輿僮之衆，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所謂驅市人而與戰，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賞也。非此者，幸毋籍口。金川木果木之役，溫福剛愎自用，頓兵數月，不設備。額駙色布騰統領伍岱、海蘭察皆諄之，不聽。賊潛師攻我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蘭察初對陣，卽詫曰：雲氣已頽，散不可戰也。余馬首欲東，與諸公相期于美諾可也。遂突圍去。我潰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索橋，擁擠崩墜，水死者千計。海蘭察與明亮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嶺間遣人招集，收得數千衆。甫

定適有持銅匣傾水者誤落地鏗然潰兵驚曰追賊至矣羣起東去斬之不止其喪膽如此故明亮復與阿桂收兵養銳逾二載軍心始振此偏裨值驕帥陷絕地故不得不全身以圖後效非此慎毋藉口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知其將材不知其相業如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餉則預慮名糧增兵之耗費皆關係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為乾隆名臣之冠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輒登薦

聖武記

卷十三

八

廣故人樂為用嘗識與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阿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輒不樂為用征臺灣時福康安待以前輩趨拜下風海始為之盡力一戰破賊即日抵嘉義城人以為自天而降後征廓爾喀則福康安驟勝而驕悞諫自用逾橋之役微海救幾全軍覆沒及旋師西藏福康又留連酣宴月餘不行海屢請之大相抵牾歸不匝月而卒海公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聽弓弦知賊馬之眾寡嗅

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他人所不能學嘉慶初黔楚苗變海公先歿福康安遂束手無能為故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不獨霍去病有天幸也

寧古塔以東沿混同江兩岸之人皆參戶貂戶珠戶隸打牲烏拉總管專司采捕之事不編入滿洲佐領康熙中曾調其壯丁一千征準噶爾自後始設額兵千名世食糧缺而額勒登保起家珠軒戶乾隆中以騎射挑入侍衛隨征廓爾喀臺灣屢立戰功嘉慶初年平定苗疆經略三省教匪封威勇侯功績已具前記尚有奏牘所不能詳者曾聞諸楊果勇侯芳曰額侯耿介嚴毅笑比

聖武記

卷十三

九

河清其追覃加耀林之華於湖北之黃柏山芭蕉山朱履寨終報寨皆萬山之中地險糧足圍攻輒月餘購降賊乘晦霧破之而賊又他遁一載中力撲窮追賊聚兵分賊逸兵勞終以曠日老師被議削爵及三年圍羅其清於大鵬寨官兵立營山腹賊黨羅其書眾數千截我後路扼餉運額侯分兵回擊賊據堡力拒忽援賊五百餘由山後繞襲麾下額侯勒馬橫立一矢洞賊胸背率親兵百人齊壓退賊次日擊走羅其書通餉運合圍大鵬寨賊犯總兵朱射斗營開壁大戰殺賊二千賊走據青岡山樹柵拒險侯有鑑於黃柏山芭蕉山故幟柵

急攻使賊不得修備持久俟距棚不及一矢席地而坐
總兵楊遇春督官兵囊土立營冒賊鎗礮死者死生者
生壘立就諸營繼之連夜攻擊賊不能支復竄遂風寨
據廢堡死拒無水無糧參贊德楞泰亦至會攻勢在垂
克不然亦必飢渴而死薄暮侯忽傳令撤圍初更賊傾
巢潰遁侯遲至黎明始督兵馳追未三十里及賊逃竄
過半追殺三十餘里至方山坪賊盡解散遂獲羅其清
於石穴其竄散萬衆三日間盡爲兵民禽獻是役也賊
趨絕地咸謂可坐待其斃侯以困獸猶鬪黑夜中萬衆
死突我兵豈免受創既遠近無他賊故開網縱之候其

聖武記

卷十三

又九

解散飢疲就縛如探囊中物雖武侯七縱七禽不是過
也既而德參贊往擊徐天德額侯馳擊包正洪扶病冒
雨殺賊千計旋探知蕭占國張長二賊萬餘據黃土坪
其地南臨大江北倚觀音山蜿蜒百餘里東出三十里
爲城隍廟西退六十里爲雞猴寨侯命朱總兵繞雞猴
寨截其走路而自率楊遇春以大兵襲攻城隍廟賊果
敗走朱總兵據險邀之左右懸崖賊無走路每二三百
亡命衝突出者積至千百復回攻及大軍追至夾擊賊
斬賊大半賊先後逃出三四千下山越溝喘息時已薄
暮侯下令曰賊憊且飢不及此滅之夜必狂奔又勞追

剿我軍雖勞能賈餘勇者受上賞軍士皆奮夜圍賊於
石岡偏下懸崖生禽四千餘衆斬張長庚蕭占國亦有
難髮冒難民以免者數百投入冷天祿賊黨誅額侯兵
威之可畏冷天祿曰我屯安樂坪曾破勒經略兵數萬
誰敢正眼窺我既額參贊軍不遠我止選先鋒八百往
生禽之遂行額侯令楊遇春潛繞出其後而穆克登布
兵二千據人頭堰以待自率大隊攻其中路以索倫勁
騎旁衝之賊聚驍騎決死戰冷天祿斃於箭次日復追
及其大隊萬餘於石笋河破斬大半旬日連殄三賊遂
奉 旨授經略五年剿楊開甲大隊於洋縣之茅坪

聖武記

卷十三

十

賊據山巔勢險峻侯先遣兵繞出賊營左右而大兵三
路進攻繼率大隊挈大礮步步爲營策應而進其三略
之兵誘賊至大隊前五百步外大礮擊之五七十步外
銃矢合擊之戰方酣旁山伏兵已繞出賊後乘高下壓
前後夾擊禽斬千餘楊開甲授首嘗謂諸將曰我兵條
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鑿
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
其不備之一法故凡追躡必窮所向不使賊得喘息距
賊二三十里稍休兵力夜半馳進黎明掩擊如賊知兵
追集隊拒敵則繞道邀之迎面遇賊則設伏擊之師行

整隊嚴備常如臨敵故或倉卒遇賊後隊未集即以前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如箝谷限於地勢則分隊迭入層層接應高山峻嶺則分路旁攻前後布置每宿必四路哨探以備不虞又有楊公遇春朱公射斗為左右翼用能所向克捷其設伏夾擊之戰如黃土場羅其清百里趨利之戰如雲臺鋪徐天取勢之戰如石笋河徐天繞擊之戰如人頭堰徐天嚴備之戰如大安槽徐天德參贊颺發電舉而額經略節制山立謀勇相資卒歲難豈偶然哉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時供言

聖武記 卷十三 十一

官偏民反 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由貴州拔貢生令於蜀得民心凡教匪所至清輒身入其營諭降賊皆不加害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初嘉慶元年宜綿督四川時使清招撫王三槐三槐隨清至宜綿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清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為清部民德清清望之即大哭羅其清亦哭即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雷清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恭復遣帳下導清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蟒服

翎冠踞座清望之拱手亦即下座東西抗禮語多桀驁然亦終不害清翌日清為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羅其清其清恃其眾終無降意及三年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清赴賊營招撫時清已擢兵備道矣三槐恃前此出八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保乃令前隨劉清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乃詣軍門勒保俘報大捷劉星渠亦乘亂眾中逃出惟都司某被殺清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餘散遣歸農然清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其所練鄉勇亦最敢死嘗破羅其清冉文儔於方山坪破王

聖武記 卷十三 十二

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斬獲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嘉慶四年魁倫代勒保為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劉清稟請防守潼河魁倫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及賊渡潼諉罪於清 上素知清不之罪也以其廉介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知州劉佳琦詭報河運為陸運冒餉巨萬勒保奏其與劉清齊名川民稱二劉據佳琦知綏定府清先後剿撫川賊勞烈甚著事平擢四川按察使勒保劾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改山東鹽運使

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蠢動山東曹州賊應之巡撫同與不敢發兵清力爭三日始從其請即以清將兵承平日久兵習宴安步行四五十里即足腫清乃自躡草屨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動叩首請清騎馬誓以死殺賊時賊皆烏合清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一戰於定陶之髡山再戰於韓家廟三戰於扈家集山東賊先後破斬殆盡時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清策應云事平授山東布政使清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於是改授登萊鎮總兵論者謂清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方面而改武有國士

聖武記

卷十三

十一

風道光初卒惜未見其行狀

嘉慶道光中漢人武功之燦莫如楊昭武侯遇春其戰功已見川楚畿輔回疆諸記及身後行狀出有大不可解者言經略額勒登保先投三省經略旋以剿辦教匪遲延革去經略帳下健兒皆思散去惟遇春慷慨泣雷衆皆感動復歸麾下卒以成功考額勒登保自嘉慶四年在川東一旬三捷連滅劇賊簡授經略嗣後至七年戡定凱旋并無革去經略之事此在方略萬日共觀惟前此平苗封侯及剿湖北軍加耀勳爵其時不但非經略且尚未參贊也豈悞以黜侯之事爲革經略乎行狀

又稱遇春惟受知於福康安至額勒登保則未嘗爲遇春請一階半級云云考福康安沒於苗疆時遇春尙止副將及從征川楚而總兵而提督而輕車都尉世職皆額勒登保經略時事且額勒登保於嘉慶五年奏言增兵非難選將爲難目前諸將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又與參贊那彥成德楞泰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慶成二人與經略參贊五路剿賊故自五年以後遇春常以提督別領偏師追賊秦隴遂有連禽王廷詔高天德馬學禮之功是經略所保奏獨當一面者惟遇春一人遇春一生立功亦莫大於川楚國士遇

聖武記

卷十三

十一

我友欲授我前從以一階半級效未弁之拔擢駑駘之駕馭乎遇春初從福康安征苗時僅守備故得一歲數遷及從額勒登保官已提鎮母可復加故每一戰捷額侯輒擢其弟逢春一職由微弁數載拔至副將優其子弟獨非所以報其勛勞乎初乾隆六十年苗變圍松桃廳方急松桃距正大營六十里距嗅腦營二十里福康安令副將嵩舒以兵三千由嗅腦援松桃山險寨密不敢進其正大營至松桃山南三十里新寨麥地亦皆苗藪遇春請以四十騎由新寨麥地出其不意而大軍隨後福康安壯之立賞孔雀翎加都司銜遇春徑穿各寨

隨撫隨進。聲言大軍卽至。羣苗松桃城外四山各賊。望見援兵至。皆驚遁。翌日大軍遂抵松桃。繼復攻克土空蘭草坪。解永綏廳之圍。奏賞巴圖魯勇號。復隨侍衛額登保。擣黃瓜寨賊巢。有功。擢游擊。嘉慶元年正月。隨額勒登保。攻賊茶山。賊圍官兵於土壘。絕我歸路。遇春衝圍奪據對山。連克石卡木柵。拔出官兵。福康安命其弟外委楊逢春。懷四川普安營參將印授之。隨連克賊寨。遂復乾州。擢廣東羅定協副將。而福康安卒。自後遇春每出師前夕。輒夢福公者。此也。遇春又夢神授以黑旂。故每戰賊望見黑旂。卽知爲楊家軍。方王三槐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既禽後川賊徐天德。最悍。額勒登保擊敗之於平井舖。追攻深入三四十里。至大安槽。兵賊鏖戰如鼠鬪。穴遇春獨於起營未十里。卽據險修濠牆立營。未幾勁賊千餘果繞攻後路。遇春以數百人拒戰。竟日薄暮。大軍層層捲撤。回營始并力擊卻。是日微遇春力。大軍幾前後受敵。旋破之於鶴游坪。又合參贊德楞額泰軍破之於雲臺舖。於是德參贊追徐逆。而遇春從額勒登保擊包正。洪於廣安州。賊方奪舟將渡渠河。遇春追及擊斬千有五百。賊走仁市舖。遇春繞出其前。大敗之。時額侯病。留達州。聞捷卽豁然。自督大隊至。進兵靖邊寺。賊遁黃土

坎窮。感甚。而總兵朱射斗。以蕭占國張長庚二賊自體中。合總營山告急。遇春從額勒登保赴之。而屬渠縣鄉勇防渠河。會晨霧。河流黯澹。如戈馬聲。賊數路盡渡。渠河鄉勇數百殲焉。包賊遂復熾。時朱楊兩鎮之兵。諸大帥倚如左右手。每急數百里外。必調赴。賊未滅。復被檄去。轉戰長壽。達州。太平。開縣。連殲蕭占國張長庚。冷天祿諸賊。晝夜奔逐。無暇兼顧。五月。遇春追張于聰。戰大黃山。周家溝。屢斬獲。賊遁楊家山。與他賊合。層層設伏。騎步相間。我兵深入重地。四面皆賊。士皆失色。遇春大呼陷陣。酣戰三時。斬賊千。張子聰遁走陝。是時賊冉天元最悍。十一月。經略額勒登保剿之於蒼溪。時遇春長左翼。長穆克登布長右翼。經略以冉天元善戰。非他賊比。令兩翼合力盡銳擊敗之。再分隊邀截。而穆克登布與遇春議不合。先三日。卽分兵馳出賊前。迎擊城隍廟。賊出奇兵斷其後路。幾殆。賴山寨鄉勇出壘援救。始突圍出。護軍統領春寧受傷幾死。復追至蒼溪之老虎壩。遇春兵據山半。穆克登布據山巔。左右層崖。賊無出路。奮死衝入穆克登布之營。右軍奔潰。副將王清弼據險斷後。隱身危崖。手刃四十餘賊。刃折復奪賊矛。殺賊二十餘。賊麾退其衆。改烏銃擗擊斃之。都司鄭振貴以兵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二百扼險力拒矢銃既盡爲賊銃傷過半先後亡副將以下數十賊既敗右翼軍復回攻左翼於山下遇春據廢寨朽牆力拒賊黑夜乘高下壓我兵擲草炬山下照耀如晝以勁弩射之終夜飛鏃有聲矢垂盡而天曙賊遁遇春與阿哈保追及巴州乘雨襲之又敗諸方山坪自後兩翼長益不相能額勒登布恐其僨事乃令遇春出營領隊穆克登布舉副將喜明代之軍中皆不服乃復令遇春長左翼行狀謂遇春不見悅於經略者殆以此嘉慶五年後額勒登保遂令兩翼長各爲一路穆克登布追伍金柱伍懷志於秦隴南山楊遇春追高天得

聖武記

卷十三

十三

馬學禮王廷詔於棧道其後高馬三賊爲遇春一晝夜馳四百里所禽伍金柱亦爲遇春乘夜夾攻所殲而穆克登布卒以輕敵死於賊遇春治軍最整每行數里必齊隊雖倉卒衆寡不敵未嘗少卻平日推訥若無能遇賊輒心開機謀神中未嘗學輒圖合古法嘗追王士虎於報曉埡士虎故川中劇盜專劫寨峒夜行曉伏每晦夕騰入民寨潛殺擊柝更夫奪門屠戮攻則則鼓烟熏穴茶毒無算然專避大軍遇春以三更往捕適賊由他路出襲大營衆欲回救夾攻遇春不可卽伏巢俟其歸全數禽斬五年鎮安之戰王鴻儒劉永恭劉開玉四千

餘賊長驅入山遇春繞出其前以兵塞大小中溪而伏

兵南面山嶺經略追賊至賊見溪口有兵卽旁趨南山伏兵自巔突出賊捲跌而下大軍合蹙諸山溝全隊殲焉其剿苟文潤也賊鋒銳甚遇春首進參贊德楞泰繼之賊歷山而下勢若建瓴萬衆驚退遇春據溝力拒賊矛齊偪馬首遇春震威一叱衆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壕殺退衆以爲神又一日料賊必循山出朝陽民寨虜糧勁兵盡伏寨中以待僅留鍋帳兵守空營距寨三里乃賊不趨寨而竟偪空營僅隔一溝士皆失色遇春翎頂安步出臥營外賊見曰誘我過溝計也竟趨民寨

聖武記

卷十三

十四

爲伏兵所破方柴關之戰官兵與叛兵多故舊不肯出力賊衝官兵爲數隊先後敗走遇春僅餘親兵數十據空寨廢垣憑垣罵賊賊大隊數千偪近忽轟然退走及獲賊問之竟金甯神壓壘立云同疆七里河之戰與賊隔河衆十倍我譁噪震天遇春下馬席地而坐以安衆心并回叱其長子國柱下馬甫及地隔河已礮碎其鞍矣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上詢及歎爲真福將嘉慶川陝軍中二楊齊名一謂楊果勇侯芳也籍貴州松桃廳亦自苗疆從軍隸額威勇侯麾下轉戰川陝嘉

慶五年授軍陝鎮總兵三十建節功在南山始以未弁充探騎深入敢死歸則賊情地勢手畫口陳洞中機要經略諸大戰皆其嚮導之力尤著者四年石笋河之役冷天祿餘黨衆逾萬經略令朱射斗繞路邀其前大軍尾追其後而芳以九騎前探甫行十餘里遙聞右路炮聲馳益近聲益急及至石筍河南岸則萬賊爭渡後逼陡阜前臨大河左右無路芳急遣二騎回催大軍而以七騎大呼馳下連矢殪其前賊餘皆驚潰赴河陷淺洲中三千餘水沒及胸不能進退其先渡北岸者千餘無由救應五舟離岸衆賊蟻附舟重每發一矢即驚覆二舟五矢五舟齊覆俄遇春穆克登布軍至則河岸已無

聖武記 卷十三 十五

一賊矣闔軍歡呼曰七騎掃蕩七千軍五箭射死五百人經略大喜尋由都司權游擊參將五年渭南之役楊開甲辛聰張天倫等賊合趨潼關經畧遣芳以千騎扼東路馳至渭南繞出賊前賊聞風西折黎明追至見馬跡中積水猶潢知賊去不遠急馳之復見蹄凹泥水猶動遂轉山灣則步賊數萬擁塞平川騎賊千餘殿後芳率數十騎大呼衝入矢隨聲發後至二百騎乘勢蹂躪賊倉卒潰竄禽斬歸營遂奏賞誠勇巴圖魯六年巴州大平之役經略大兵方剿辛聰而分步騎三千令芳剿冉天璜張天倫旋禽冉天璜於巴州進擊張天倫四十賊於太平之小祥壩騎兵誘賊出林而步兵潛襲其後

殺賊七百赦其驍銳二百五十餘時敗賊夜奔百餘里冒渡紫陽河溺死其半降賊楊老么追及亦渡河衝入賊羣盡說降之乃馳擊辛聰於南江與經略夾攻斬禽二千餘辛聰率千餘賊竄龍池場老林料官兵不能卽至方避雨箐內解履燎衣芳督官兵掩至賊倉卒不知所措斬俘過半其地則總兵九十所轄也聞芳至蒸羊以待芳約俟生禽辛聰會食及禽賊回營果蒸羊甫熟七年正月授南山寧陝鎮總兵南山袤延千餘里萬壑億箐無際兵魚貫入其中數十賊作千萬賊剿千萬兵作數十兵用明亮永保那彥成諸帥追賊入山無不智

聖武記 卷十三 十五

勇俱困新設鎮城去五耶廳城十里以鄉勇六千爲新兵專按老林前任總兵劉之仁韓自昌相繼戰死山中官兵千人不及鄉勇六分之一動爲挾制又有通判雜昂鄉勇千餘所至虜掠不屬總兵節制芳積年軍中百戰親卒皆爲經略改隸他將令單騎入山先收服生員伍敏鄉勇二千四百餘得其死力四月撲滅劉允受於孝義廳適經畧大兵追苟文明剿賊至老林四竄無跡搜捕彌月 詔書切責芳偵得賊踪以兵六百馳剿之賊散伏箐內山高徑雜草木皆兵芳令每百人爲一隊相距數武每隊旂首挺長矛先入扛二礮護左右銃矢刀矛

繼之前隊敗竄後隊繼進魚貫迭攻人自爲戰賊始潰
遁經略復遣總兵李應貴副將吳廷剛以兵三千來會
追至黃官峪口賊屯峪內數里徑窄賊死鬪有竭莫敢
搜帳下某弁請護印繞他道芳曰汝恐我陣亡耶下馬
懷印挺矛先進合軍一呼入峽鏖戰至花石崖遂殲苟
文明而賊弟苟文潤復糾餘賊一二千竄張果老洞經
略奏委芳專剿而受成於總督惠齡芳遣楊老么李可
定探之皆遇伏死乃徒步躡追窮其所向三越太白山
六月冰雹凍死九卒失足輒陷積雪中山上中下有三
白洞祠前各有石池積水深十餘丈上池爲斜峪水源

聖武記

卷十三

未

下二池則黑水峪源也嘗冒暑追賊面迎日射雪薄
暮營山巔太白祠爨煙起寒受火偏夜半但聞呻吟聲
號痛聲全軍目腫黎明魚貫下山憩數日始愈復追至
洋縣之大棧溝搜山八十餘里便液解渴深夜殺賊千
餘逃散數百官兵飢渴一晝夜始尋徑出華陽其跋涉
之艱如此凡山賊剿敗所遺多其羸弱其丁壯仍以老
林爲逃死數或五七人或三四十人或百餘人分合不
定加以苟文明餘黨驍悍數百聚則攻寨散則掠人勒
贖易糧遇官兵追急或敗葉掩蹤或入溪行走或鳥獸
四竄約會他地使官兵莫知所向嘗自華陽追賊數百

入山薄暮少憩雪融泥淖凌晨跡之五里至三岔路口
見數百賊足跡在前一賊婦足跡在後更前則杳無去
跡又無轉踪遣卒三路探至數十里要隘皆回報無影
合軍駭曰賊飛去耶抑化爲異物耶次日右行百里至
桃園溝獲賊訊之則前夕賊於三岔路口退步倒行至
營前足跡溷亂之處躍泝溪流鑽入密箐而遁其賊踪
詭譎復如此七年冬奏報戡定八年散遣鄉勇酌遠近
各給銀二三兩以銀五錢收繳長矛衆頗洶洶總兵李
應貴鄉勇四百噪於大安驛通判離昂鄉勇四百噪於
漢中芳皆隨機撫散而副將吳廷剛鄉勇四百挾道員

聖武記

卷十三

未

朱勳索賞每人至二十金始散於是芳麾下鄉勇三千
餘伍敏所率六隊二千四百袁華俊二隊八百亦聞風思歸一日自華陽拔
營將行忽衆矛齊舉遣弁往諭卽倒矛相向諸將皆失
色芳放聲大笑不休久之衆矛漸斂芳呼隊首笑向曰
何兒戲如此對曰鍋帳未至不願起營芳曰衆誠勞苦
暫憩亦無不可然山中無民舍酒食犒賞前行六十里
二郎壩可多休數日候齊鍋帳毋違軍令始整隊至二
郎壩乃遣人赴前六十里之黃柏園備牛酒犒士次日
出街坐胡牀遂傳各旂索倡首者皆曰本旂無之於是
逐旂遣去其倡亂二人爲外委馬元魁旂下鄉勇某某

芳早已訪知最後傳此旂詰之對如各旂亦如前遣行
惟畱倡亂二人聽差遣侯各旂去遠然後斬之至黃柏
園出二首級狗於眾眾皆讐服馬元魁者即伍敏所率
鄉勇六隊之一也於是芳歸五郎城議盡散遣伍敏六
隊鄉勇二千四百人并查游民捐賞回籍而馬元魁隊
首三十餘人復叩轅說詞求賞冀欲如漢中之數其餘
五隊觀望俟費芳從容開導以鎮之聽其竟日跪起飢
倦以勞之及夕既退密傳五隊首令其禽獻領功以離
之繼復乘夜傳令點兵以威之未黎明眾隊首赴轅乞
哀於是六隊每人加賞銀一兩即日繳矛散遣而盡畱

聖武記

卷十三

九

其頭目隨後安置月餘散鄉勇二千游民三千其資遣
之難復如此初總督惠齡據各路浮稟剿除賊數按經
略原交實數屢次入告計山中止應餘賊十餘人而山
中所至劫殺或一二百或五七十為數尙多實不如所
奏之數於是 廷旨嚴責惠齡惠齡嚴檄芳四月芳
於石板溝投斬逋賊百餘始報大局肅清請惠齡撤官
兵回任而自請專力搜捕 詔加提督銜分派將士
十餘路每路百數人由東而西由南而北逐山逐箐以
次排搜芳躬率大隊居中策應六月搜至太白山零匪
復奏至三百餘竄出盤屋為官兵截遏入山八月又增

百餘有 詔嚴責而零匪皆積戰猾賊騰山慕淵無
不一以當百分軍剿之則不利合軍攻之則先通背偵
得賊於洋縣之東坪一夜疾馳掩之賊夢中驚起全隊
裸遁免脫年近無一獲者翌日如數百赤身猿猴入山
寨民無不絕倒沿途斬竹為矛擄人勒贖不數日衣械
畢全芳率兵追過漢江城遁巴山與參贊德楞泰大軍
展轉鏖拒九年冬始為楊遇春設伏道士溝夜半殲之
云初賊過漢江南 詔芳嚴防漢北自西鄉至洵陽
千餘里上游灘淺冬春水涸易於揭厲前此防漢將帥
無不獲罪鎮兵二千分派要隘每處不過數名數十名

聖武記

卷十三

九

除分布外親兵僅餘二百沿江兩岸山崖相間更難接
應乃逐灘揀石堆壩備水歸槽又創蒺藜刺龍刺窖絆
索四物散布水中阻賊踰越北岸則創轟天礮繩繫木
檣屈其
稍拴竹兜裝石子賊至對 萬筋弩巨木遞穿三孔又用
岸斬發石能擊百步外 弦小車輪扣矢二十用繩繫木樁木三疊為弓安皮
賊至斬繩機發矢出擊二三百步 又以竹篋貯石北岸
為長垣順流而東工成後沿江督兵訓練鎗礮聞遠近
賊不敢近九年冬各省 大兵皆凱旋而南山中處
處黑夜殺人多歷年委員所派人役及流落鄉勇假賊
劫掠乃請於總督那彥成盡撤委員分署州縣以便各
人安置隨役并通省捐養廉二萬金散遣流民四千餘

派兵分路櫛剔獲八賊於老林赦使鄉導其時楊遇春亦剿淨巴山道士溝之賊於是兩山皆報肅清其盪滌善後之難又如此初寧陝鎮之立也芳以五郎關雖南山適中山凶水惡不宜重鎮請移鎮漢中經略不許所轄新兵數千皆驍悍桀驁十一年固原提督楊遇春入覲移芳署理而以副將楊之震護總兵七月因停扣米折遂有悍卒陳先倫陳達順戕官之變芳率固原兵二百晝夜馳至邠州始知家屬畱鎮署者已於月初爲叛卒蒲大芳等送出石泉遂中途草檄馳諭八月朔始晤方維甸楊遇春於漢中城是時叛兵已破洋縣官兵阻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漲不能援芳率新兵六百由水路往援石泉騎賊二百跪城下哭訴芳絕其頭目上城痛撻之然後宣諭數其罪許其降賊立罷城外關箱之攻蒲大方遣人密白衆皆願降惟二陳不願欲由五郎東奔商雒芳密授計蒲大方令先收衆心奪帥權越七日衆果推蒲大方爲魁奔鎮城東北竄楊芳率兵六百回鎮九月鄠縣告急芳出子午各赴援與城中夾擊矛貫芳臂城始獲全而城中終疑新兵不敢納乃營于城外賊亦不知爲芳也力攻徹夜黎明見本鎮旗始解圍遁復進追至方柴關則楊遇春軍與護軍統領札克塔爾提督豐紳等以步騎

卽向年與爾等同飢餓處顛天如得收降救衆命願茹素三年語未畢聲淚嗚咽衆皆吽聲股山谷芳曰旣若是獨不能爲我禽陳先倫來耶卽有四十餘騎應聲請往芳率叛目數十先回大營俄而陳先倫禽至初更陳達順亦禽至而其黨隊尙數千洵洵疑懼芳中夜不寐復五鼓起單騎入賊營索枕寢鼾聲如雷日晡始集叛衆問曰爾衆幾何蒲大方曰共起事頭目百四十人分百四十隊每隊多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分屯三十里內外各分地界以便虜糧日如何調遣大方曰行軍視帥旂臨敵聽礮聲復出鐵鞭一曰此亦同旂祭告者犯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令擊死無論芳乃索帥旂鐵鞭手自執之蒲大方及其黨神色慘沮芳解佩劍書一令字小旂給大方曰跪聽吾示吾旣爲主號令斬殺汝不得專吾亦不耐瑣碎有抗玩不遵散遣及飲博虜掠違軍令者悉請示懲之戲曰爾亦一小元帥也較爾衆所舉不更榮耶衆始慰服卽收願歸籍者八百餘送大營資遣有偃蹇側立衆中者芳問何人曰向貴卽衆匪徒之首也立禽送大營斬之夜半忽殺聲四起各頭目領護衛矛手五百齊吽曰主帥在是敢前者斬芳堅卧移時殺聲漸息翌日詰之知前隊及左右兩路步賊因向貴被誅疑懼分竄

禽送大營斬之夜半忽殺脅四起各頭目領矛手五百護衛齊叱曰主帥在是敢前者斬芳堅臥不動翌日詰之知前隊及左右兩路步賊因向貴被誅疑懼分竄芳自率滿大方等追之翌日始截及前隊梟首五人宣誓令申約束乃樹紅白二旗令願降者立紅旗下不願降者立白旗下凌晨赴場則紅旗下降眾畢集白旗下無一人乃宣諭隨吾叩謝天恩 朝廷恩各三跪九稽首再謝主帥恩三稽首禮畢回視眾面怡然消盡殺氣歎曰禮樂教化之力也乃設局給票給費旬日散遣四千率降兵謁參贊於兩河口令率回鎮而奏中不及

聖武記 卷十三

文吏停扣米折之事亦不叙芳招降之功轉以前在鎮時驕待新兵為其罪 詔嚴責德楞泰縱叛養奸專擅廢法并謫總督倭什布成烏魯木齊楊芳成伊犁甫至成即 賜環蓋功罪是非任事之難復如此 方張格爾之未禽也出沒塞外將軍長齡於五月檄楊遇春楊芳出塞捕之楊遇春赴色勒庫爾芳赴阿賴出塞千餘里皆生布魯特部落連踰五河阿賴距浩罕城僅三站石山童礮薪芻皆缺芳遂致將軍書極言張逆愈遁愈遠孤軍萬難深入諸夷騙賞探報之嗣決不可

信其書一致將軍一寄直隸總督那彥成那彥成進呈於是奉班師入塞之 旨而芳已於七月五日遇張格爾兵二千於塔里克嶺擊敗其眾賊誘我追入險復糾約各布魯特萬眾圍六五晝夜斷我後路芳據壘嚴拒并分兵擊敵後路以通糧運陣亡滿漢官兵百餘副都統安福創幾死步步為營層層捲撤於二十二日入塞回營是役孤軍懸入敵境大戰五晝夜擊散賊眾全師而歸自是浩罕布魯特震懾兵威而我降弁譚祿之為賊奸細者復被禽斬浩罕無耳目遂不助逆張格爾僅餘數百騎矣故是冬一戰禽諸鐵爾蓋山及十年冬

聖武記 卷十三

安集延復入寇圍喀葉兩城芳復以參贊偕 欽差大臣長齡及都統哈耶阿赴援至則賊已飽颺出塞而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劾奏阿奇木貝子伊薩克通逆伊薩克故長齡所保也長齡并以圍城中兵民捕誅回諜為罪欲令楊芳逮送阿克蘇審質芳覆書曰當賊圍孤城官員兵民同顧性命事起倉卒即守城兵民情稍可疑亦應立斬倘彼時已剪除伊薩克保全四城今日何從過問倘使如班第鄂容安之於阿逆慶祥之於阿布都拉更曷從追咎今伊薩克一家尚賴參贊容留自應徹底窮究實則寸磔不足蔽辜虛亦止於免

咎若并爲已誅之回迫開抵償則是兵民不死於鋒鏑而
死於逮繫罪抗守孤城之兵民以謝叵測譎張之回
犯解體寒心何以別功過示懲勸某非爲三千六百餘
人請性命實爲 國家死守封疆者勸將來也長齡
卒不赴喀城及札隆阿荷校死伊薩克 召入京

羅思舉者嘉慶中以鄉勇殺賊四川起家至節鎮威名
亞二楊思舉用兵善因險出奇以少破衆長劫營長用
伏長用間其得名蓋自豐城劫寨始豐城者達州東鄉
賊王三槐巢穴屯聚數萬矛槊成林官軍莫誰何適賊
三千出掠將近羅家壩時壩中團勇萬皆鄉民不習戰

聖武記 卷十三 未

臨敵不及五之一餘皆遠屯數十里或十餘里思舉廁
其間獨身遇賊前鋒數百詭呼曰數十賊耳直前搏戰
衆聞賊少氣倍爭奮遂敗賊乃獻俘獲於游擊羅定國
定國使偵賊豐城還報請率死士夜擣其巢而伏官兵
五百爲外應夾擊可一舉滅賊軍中咸狂之且謂賊間
謀思舉憤官兵養賊乃自請火藥數觔夜獨往賊寨深
入得矛積火焉風烈火熾賊黑夜自相蹂殺謹譟震天
奪路走顛崖踏死無算思舉乘亂跳身還以無官軍邀
擊故賊得盡奔南壩場弃器械牲畜山積是役以一夫
走賊數萬名震川東鄉勇從之者如歸市於是自成一

隊號羅家軍屢殺賊而某弁者冒其功受賞益甚思舉
譖諸官奪其器械散其旅會四川總督英善聞之給七
品軍功頂戴檄隸副都統佛住於東鄉時嘉慶元年十
月思舉年三十有三矣時川賊最彊者川北則羅其清
冉文儔川東則徐天德王三槐適徐王二賊合窺東鄉
屯城河對山佛住恃烏合鄉勇數萬爲援惟扼河守思
舉白佛住曰偷渡不可防也賊方張請濬濠設柵增城
垣備積石以守不聽思舉策其必敗遂赴知縣劉清軍
於方山坪羅其清素德劉清欲招降之無敢隨往者
思舉請行遂同入賊營慷慨說賊賊諾降次日復持檄

聖武記 卷十三 未

往賊以思舉同姓留飲款我軍虛實思舉知賊無降意
詭詞回營則空無一兵蓋劉清聞賊陷東鄉害都統恐
二賊合攻已拔營宵遁矣賊亦探官軍去急遣百餘騎
禦而追思舉會晨大霧免於是徐王二賊分據石子坪
香爐坪衆各萬思舉復請夜襲香爐坪賊巢而伏精兵
外應參贊德楞額泰許之梯緣絕壁而上伏火藥十餘處
會大雨不遂翼日賊覺遂奔寨宵遁自是以藍翎千總
常將鄉勇分道爲奇兵與川東官軍犄角二年屢破賊

於冉家壩于東卿之莪城山徐王賊勢已衰僅數千走雲陽與白崖山陳家山二賊合思舉以鄉勇繞開縣出其前途獲賊謀知王三槐遣約陳家山新起賊合拒官兵卽冒所獲賊白旂夜馳抵陳家山聲言白號賊至賊四百魚貫下山迎思舉坐壘門令能誦邪教者釋械入後營見老師傅悉誅之賊至死號呼稱我實白蓮教非紅兵蓋呼官兵爲紅兵也賊首張長庚方屯山上望覺奔遁出兵掠擊殲禽四千人釋其不能誦邪教者二三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千雲陽新起賊一舉除宜綿奏補夔州左營千總思舉戰功上聞始此三年勒保誘執王三槐於雲陽餘黨冷天祿猶負岫安樂坪大兵環攻三月不下思舉復請劫賊寨梯絕壁上守柵賊恃險酣寢盡刃之縋引死士千餘入其三柵乃縱火深巢昏黑橫突萬衆中將明殿旅出寨大呼曰吾豐城劫寨羅思舉也賊膽落潰圖走官兵邀斬無算旋爲額勒登保所殲川東賊由此不振會德楞泰圍川北羅冉二賊於大鵬寨三月不能破復檄思舉問計思舉請先相地勢三晝夜周囑畢復命曰賊各隘皆壘石嚴守惟山後懸削數十餘丈賊必恃險請

緝巨竹數十爲長梯每尺間以踏繩倚諸絕壁而兩面以人持其長維官兵日夜攻其前使不暇他顧則可乘間擣也許之乃從死士四十各爲暗號攜火彈宵攀而上官軍望火起萬礮齊逼惟留一路以縱賊賊夢中起昏黑相殺爭墜死無算其由一缺逃死者均爲伏兵所殲共殲賊五千俘七千而四十人無一傷者德楞泰計賊必遁回方山坪舊巢使總兵朱射斗以兵三千據其寨而思舉伏鄉勇千餘於隘薄暮賊果至伏兵格之賊突奔山上復爲官兵壓擊圍斬幾盡次日接獲羅其清於山嗣奏擢守備川北賊自此不東擾復追冉文儔苟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文明解大川等於開縣苗兒寨賊防思舉劫營預伏爲備是夜果陷伏中幾死潛積尸下以免四年隨參贊德楞泰剿冉天元于川西之青龍口官兵分五隊思舉領右隊鄉勇賊據險鏖鬪竟日不決乃夜選壯士百人繞山後深箐壓襲其營賊大亂官軍乘之大敗賊走江油馬蹄岡官兵數路追之思舉領左路先驅深入過賊七伏始獲賊謀知已陷伏中問賊各攜毛竹牌夾濕絮以禦矢銃乃急令兵多拾礮石未里許伏果起官軍矢銃不能制各路皆敗惟左路亂石雨擊賊皆棄竹牌反走絆蹶滿路追斬千餘而參贊正兵已爲伏賊所敗參

贊率數十騎上山。下馬引滿。賊千矛競攢。咫尺相及。參贊自引滿射。冉天元馬禽之。思舉率死士數十。亦奄至。大呼馳下山。石皆震。遂反敗。爲勝。思舉冒所獲賊旗。以追賊。復殲賊首雷士王於新市場。進攻火峽寨。崖周環如堞。賊伏堞中。矢銃不入。欲俟我矢稍盡而乘我。乃令軍士皆仰空射。矢雨其寨。賊譟亂。遂蛾傳乘之。賊奪隘奔潰。自是不敢迎戰。望風其遁。復渡嘉陵江而東矣。時勒保復以六品領隊大臣來川。德楞泰令思舉隨勒保屯定遠。防嘉陵江。會七十五以都司桂涵新敗於鄰水。奪其所領鄉勇以予思舉。而桂涵亦畏賊猖獗。且患七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十五死戰。恒欲隨勒保。自是遂與思舉分路。思舉隨七十五夾破張士龍於通江兩河口。復破斬王士虎於巴州。皆禽賊千計。擢游擊。賜號蘇爾方阿巴圖魯。會陝賊入川。連敗薛大烈。桂涵兵於開縣。思舉隨七十五赴之。請分兵開道。繞出賊後。七十五以路險不許。徑擣當加灣。而思舉潛用鄉導趨後路。適賊已摧提督軍恃勝不設備。鄉勇乘後山突潰之。逐北二十里。當山隘有巨堦。深不測。左右兩岸。賊被追急。陷其中者千餘。禽斬數千。俘賊首向八。並奪回薛大烈敗軍所失騾馬旂械無算。時提督七十五已劾思舉違節制。至是乃大喜。過望。追

回其劾云。自是隨七十五轉戰川陝湖老林間。賊無定勢。兵無定向。其在房竹間。缺糧七日。煮馬韃皮啗賊。肉以追賊。視前戰。川東北時尤艱苦。復偏賊苟文明等自湖北入川。由大寧太平出山。向通江巴州。時鄉勇半載未領糧餉。衣狗皮躡草屨。人皆呼曰丐兵。及戰勝。則笑曰丐兵破賊。至是追賊過達州。六日補領兵餉。士氣始飽。會七十五以事被逮。思舉檄赴參贊軍。而川北賊張天倫魏學勝焚掠儀隴。屢敗總兵田朝貴。七年正月勒保檄思舉往援賊。田朝貴易與。專蹈其瑕。思舉乃繞道還。冒田總兵旂。賊望見爭趨之。爲我軍所破。而他鄉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勇冒思舉八卦旂者。賊望見輒反走。後大破賊於東鄉。斬張天倫魏學勝。勒保奏加田朝貴提督銜。而思舉復創甚。回東鄉。副將褚大榮參將尉廷翰皆以軍中私婦女奪職。從思舉借健卒二十以禽劉朝選。反詔其卒於勒保。而械治之。又破齊國點於通江。總兵王兆夢先敗。錫帳皆被虜。乃向思舉營。鄉勇買賊數十。報功大帥。又與總兵羅聲臯禽張簡羅道榮於巴州。勒保復以功予知順慶府趙乘淵。加道銜。賞孔雀翎。劇賊熊八者。曾

害提督穆克登布於南江動以伏陷官兵奉 旨嚴

捕解京者也思舉俘諸太平之仙女寺并獲穆克登布

所佩銅佛洋表經畧額勒登保大喜設提督位而磔祭

之然勒保已先奏參將陳弼於大寧斬熊八矣如不能

復奏何八年秋三省肅清惟南山餘孽未盡川陝官兵

各按各境奏以寧陝鎮總兵楊芳專拔陝賊而思舉以

太平協副將專拔川賊深窮太平大寧開縣通江各萬

山中無險不絕多間諜鄉導以賊攻賊獻馘必審其偽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生禽始受贖賞又二載始靖餘孽故名與二楊相亞云

而十年七月復有陝西寧陝鎮兵之變思舉聞變欲以

太平協兵千餘裹糧疾趨揜其不意而署太平同知袁

詩秀以越境不肯備餉阻其行後賊破洋縣遂脅從數

千德楞泰至調兵萬餘剿之及楊遇春楊芳招降其眾

德楞泰盡釋歸伍不戮一人思舉諫曰兵而叛叛而殺

將破城破官軍亂無大此者反得賞焉是賞叛也人且

謂作兵不如作賊是勸叛也何以懲後請伏兵盡坑首

逆二百餘以申國法已後亂德楞泰是其議翼日諸將

皆不可反切責思舉奏上果奉 嚴旨盡降黜諸將

自是川陝兵果數叛明年西鄉瓦石坪營兵變思舉念

商文員必以越境相阻乃急選兵三百以其半扼竹峪

關而自率其半三晝夜馳至西鄉賊偵知軍至即大出

迎拒時兵少且疲未食乃據山多張幟為疑兵大罵不

與戰俟二更下山襲之則賊已遁回巢黎明距賊五里

奪食而副將祝廷彪遣卒來言已赴賊營招撫約勿擊

思舉陽諾而疾馳壓其壘賊傾壘出且罵且前我士怒

乘高雨石奮擊每卒皆長驅數十賊遂追入巴山與陝

兵合蹙之乃出山乞命思舉不報勒保而送德楞泰營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盡誅之祝廷彪自賊營遁出伏地請罪思舉與合詞報

捷俱加總兵銜是役微思舉神速賊幾再滋蔓由五郎

兵變姑息致此云思舉為副將六歲十六年署川北鎮

總兵十八年擢重慶鎮總兵二十年川西徼外中瞻對

番酋洛布七力叛松潘鎮總兵羅聲臯討之酋詣軍請

降即釋歸巢班師 上以聲臯專擅遣戍 命思

舉進剿由達箭爐趨中瞻對河東與河西番寨對壘萬

山夾水湍洶不可以舟其達根橋已燬於賊乃潛遣精

兵三千由上瞻對八十里之密波橋宵濟直擣其巢分

扼上下瞻對要礮數十處使我兵可進退而盡禽其潛
 出約援之賊雲梯仰攻捍盾俯進皆為銃石所拒伺其
 石盡惟餘火銃能及遠不能及下乃選死士衣綿甲俯
 掘寨而實礮轟之四寨齊陷烈與燿金川等道光十一
 年 命剿湖南永州江華瑤起金龍別詳湖粵平搖
 記思舉為總兵提督也官俸外不名一錢終日練兵如
 臨大敵重慶至巫山大江剽掠日聞思舉至千里肅然
 然奇功皆在未建節鉞時軍中號曰羅必勝言晦夜劫
 營必勝崖溝間道必勝冒旂誘敵必勝也江華小捷懋
 聖武記 卷十三 考

賞世封天以追酬川陝百戰之勞云魏源曰思舉忠孝
 人也其始軍中蓋莫知所自來及為副將自檄川陝湖
 北各州縣銷積案數十云所捕劇盜羅某今已為國宣
 力其母復株連世始知其所自來云世多以思舉與四
 川提督桂涵齊名謂出身功名畧等源嘗以質楊果勇
 侯芳芳少許可顧獨賢思舉曰涵特以鄉勇擊小賊視
 薛大烈田朝貴輩彼善於此耳豈思舉烈丈夫比思舉
 之不屑依附總督以速貴而甘從提督血戰冒萬死也
 其生平豈桂涵比今兩江總督陶尚書河備兵川東與
 思舉同城一日酒酣袒身相示自戰創班班外為親封

股痕七左股四右股三世不知思舉乃以梨馬叱咤豪
 思舉也
 嘉慶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北草
 草奏擬定月給降苗鹽糧銀碼糜之而苗氣愈惡藉口
 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二廳地巡撫姜
 晟至倡以苗為民之議議盡應其求時鳳凰廳治鎮算
 常苗衝同知傅鼎有文武材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
 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閩其
 丁壯而礮其要害十餘礮則堡之年餘倚角漸密苗妨
 出沒遂死力攻阻礮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
 聖武記 卷十三 考

之法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
 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
 歸邊牆巨山澗哨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礮堡相其宜
 几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
 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
 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
 數敵犄角故勢疆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二年苗大出
 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黨開邊費罪又兵備道田瀨者
 阿大吏意者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算黑苗
 吳陳受眾數千犯邊於是苗疆何嘗底定之 考

賈巡撫姜晟嚴獲首賊熊為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礮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守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謀晒金塘驍苗悉出掠濶溪即夜三路擣燬其巢復回要伏苟藉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而七百餘里其西南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尚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燬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藉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此其越境要功藉還楚界伊桑阿遂

聖武記

卷十三

堯

以招撫勘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熊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熊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奪隘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湖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礮破之追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即分兵火寨上湖潰而下湖亦望風潰又為守隘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琅玕奏楚兵功最并仿湖南法建礮堡守之而

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為新巡撫初彭齡所劾伏法籍遂奉旨總理邊務籍以永綏孤懸苗巢形如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難二可慮議遣城花園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難其移巢乃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於是總督琅玕亦奏移駐是七年九月廳既移出羣苗爭占舊城彌月槍礮聞黔境籍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忽遠近苗大集籍急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如雨驟籍按兵不動徐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偏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庄苗鳳凰黑苗之剿矣

聖武記

卷十三

罕

初永綏以廳城孤懸擊肘從未深搗其巢及是果抗繳械阻丈田於是石宗四等糾數千苗復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首敗之方都河連燒六寨乘勝窮追宿陽孟岡五鼓苗苗突至四面謀攻時我兵火藥少後路已絕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稍皆濕槍凍比曉我兵刀槊並前人自為戰塵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禽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剿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即戕良苗故籍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

一書 卷十三 聖武記 堯

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山箐服。納兵恐後。羅拜犒迎。貴州吏未能行令於黔苗。乞爾并檄黔寨。勒繳槍械。震疊罔抗。邊境銷兵。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爾則偵謀。聞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結。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鵬勛法。爾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

聖武記

卷十三

聖

數千則。又其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長。奧壑重巖。足仄目悸。獸蹠猿騰。如騫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籌窺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耐飢渴。耐暑寒。此三長也。爾因苗地。用苗技。先糞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亦不方陣。進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火器。甫發。冒烟。不突。因兼習藤牌刀法。狹路相逢。則短兵接戰。復以趨捷。勝每戰。還必嚴汰。不但趨迥者去。貪掠者去。即徒勇而

味機宜。味號令者。亦去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貨貨載。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既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家。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綏苗事聞。詔各省督撫提鎮。

以肅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壘。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庶後籌邊君子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藏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令獨

聖武記

卷十三

聖

載。爾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礮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爾竭心籌之。無出礮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烟熄。隄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糜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

勇不得不散則礪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目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礪堡疏密為田畝多少鳳凰廳礪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礪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礪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礪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礪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成圍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偏處非礪堡無以

聖武記

卷十三

聖

固礪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即後路同資屏藩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則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為盜賊為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闕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舉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賞以

葺繕以調郵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勸出別屯於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為經費以苗養苗即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礪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為一以相衛使民苗為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兵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眦以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亦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尙書廣泗改

聖武記

卷十三

聖

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畧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異議黔區區守土吏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為其難即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眾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 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傅鼎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修置礪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郵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勸墾化導設書院

六義學百楚苗駸駸向學。願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尚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識實。洵傑出之才。堪為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即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願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歸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門一木。匪訴者投滿。其中夜歸。倒出閤之黎明。升堂剖決。盡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為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

聖武記

卷十三

聖

年復入覲

天子方將擢盈巡撫湖南。而六月卒於

官事間

震悼

贈巡撫

賜祭葬

敕祀

名宦祠。並許苗疆專祠。嗚呼。捍大災。禦大患有大功德於民者矣。盈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狀。嗣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招源纂屯防志。鳳凰廳志。故知盈戰功特悉。魏源曰。方盈之恭於大吏。以倚託也。則鎮鎮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數萬金。界之故。盈得以參苗者。賊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礮設險之利。盈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妾妾遺孤。仵刺不給。而議盈者至今。問焉。呼北山勞

大夫所為太息也

桂涵者。與羅思舉。皆東鄉人。膽智趨捷。不治生產。橫行鄉里。屢觸禁網。遂不知所之。時或見於人家屋瓦上。及幽崑邃洞。荒寺敗舍間。足嘗裹鐵沙數十斤。蓬頭敝履。行千里外。聞川楚軍興。官募義勇。皆來歸。各起鄉兵。以拒賊。時蹈賊。或昏夜獨入賊營。往返數四。賊來報復。輒遠颺。已復左右擾之。往往數十騎走賊。萬眾由是兩路。義旅遂為川東北最。涵初與其父桂天聰。率族黨起義。屯鐘子山。萬賊來攻。涵率壯士數十。伏隘大呼。躍出賊。辟易走。又嘗從官戰。潰涵率其伍。伏林莽。伺賊過。反

聖武記

卷十三

吳

擊其後。轉大勝。暮營山上。徧熾草樹。為號。賊知涵兵少。張虛勢。夜半襲之。則空營。忽鼓譟。伏四起。賊不測。反走。歸路已為木石塞斷。大潰。天明仍不見一卒。其權奇多類此。嘉慶三年三月。從總兵朱射斗。攻徐王二賊於金。我寺垂破。擲火觸柵。倒蕤。硝桶盡轟。驍賊乘勢出。突官兵且戰且退。至山半。被圍數重。涵率寨勇。據山旁二洞。乘賊與官兵戰。出截其尾。襲其巢。賊始潰。退回攻二洞。積柴巖下。熏之。洞中扇以風。板煙燭四散。賊掘山溝灌。洞中開竇。渴之。又兩山築望樓。賊謀來探者。輒銃斃之。賊患寨勇與官兵犄角。遂移屯重石子香爐坪。朱射

斗躡其後。涵及思舉各伏鄉勇伺賊。渡溪河。突出扼擊之。賊自相蹂躪。溪為不流。五月。官兵追香爐坪。賊而西。時達州東鄉太平新寧民被賊焚掠。報復者聞之。爭挾矛矢來追。及賊淨土庵。德榜泰明亮穆克登阿朱射斗。四軍扼其四面。賊攻朱射斗營。自晨至午。營垂破。忽鄉勇四山蠶擁而出。不知其數。各標樹葉為號。涵及思舉倡先陷陣。呼聲震山谷。賊寨火藥忽發。煙塵漲天。勢土崩。尸積數丈。斬教首孫士鳳。官兵又礮擊其窟。賊賊縊林中。相望樹為之折。明年林木皆為屍氣蒸死。自賊起以來。無此大創。餘賊二三千北走太平。泥沒頂腫。

聖武記

卷十三

聖

無復人形。沿途寨民爭擊。東西鼠竄。賊莫猖於徐王。至是大蹙。使非湖北齊王氏姚之富等相繼入川。則不再戰而殄矣。十二月。涵捷老鶴嘴。擢越。肅守備。四年二月。副都統德榜泰收徐天德於長壽之雲臺鋪。賊夜劫營不動。次日。整兵酣戰。參贊額勒登保賽沖阿引勁騎橫衝之。賊大潰。追及平井鋪。賊詭令婦女肆酒食以待。追兵前隊至。正饑渴。就飲食為伏。賊所害。涵及思舉領鄉勇至。敗之又轉戰及開縣之白橋。賊伏騎橋左右。而整眾橋東。以待德榜泰望之。日是有伏。令涵思舉出其左。他將出其右。自率中隊馳之。賊大北。五年閏五月。涵

從阿哈保等追高馬二賊於龍安分營兩山。左右涵率鄉勇百人馳之。賊辟易。官兵不繼進。賊回攻兩山。軍軍潰入林。會暮微雨。賊退。涵集潰卒從林中突出截之。賊疑中伏。亦大潰。初四年奉 旨招撫。脅從罔治。而賊探騎所至。揚去騰黃。解散無幾。至是桂涵從朱射斗敗。王光祖于雲陽。降出數千人。涵獲賊首李甲。縱歸賊營。復招出其黨數百。降于巴州。列械前行。于是降者日至。明年涵又使李甲分遣其黨歸諭各賊。而沿途民寨屢被賊給疑為間諜。阻其行。卒不得達。自後桂涵從薛大烈阿哈保等別屬勒保始與羅思舉分路。六年正月。殲

聖武記

卷十三

聖

李顯必于店子河。九月。追賊墊江。索倫兵矢無虛發。賊懼為降。而夜走鄰水。大竹。涵言賊窮且死。圖難夾勝負。賊數日內必趨達州。請先往伏兵衛家溝。尋食待戰。賊果至。伏兵突起。與大兵夾殲之。十一月。涵以游擊隨薛大烈追李彬冉天士等賊於通江。至小中河。天大雪。賊謂官軍必不出。酣歌不為備。涵領鄉勇冒雪宵進。官軍不得已隨之。四鼓抵賊壘。賊巡柝者畏寒皆縮。伏帳中。黎明四面乘之。賊望平曠奔。遇索倫勁騎無一免者。七年六月。涵以參將追徐天德至絲羅。羈垂獲。而左右寨民不辨。疑官兵為賊。截其追路。適總兵田朝貴伏兵

於前徐天德誤奔入涵至夾攻獲焉大抵賊將至輒以探騎先一騎被殺則他騎皆反報大隊先逝或預備以待涵每伏勁卒俟其探騎過則全殲之而突衝其大隊每獲奇捷自後轉戰開縣新寧太平大竹東鄉長壽忠州鄰水江北廳斬獲二三千皆殘敗之賊無大戰故不具書其戰江北廳也軍方勝於秦羅坪夜犒賞酣飲賊突出老林大呼偪壘衆皆失措涵堅壁不動比曉逐之斬其渠而還其富河場之捷獲賊數百檻送長壽縣方殘破無監獄繫諸鼓樓三更乘守兵睡熟羣破械焚殺涵聞夜馳二百里一鼓禽之其在雲陽適經畧追苟文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經畧參贊圍餘匪於太平之火燒梁山峻無路涵曰守此相持雖數月如賊何山下小溪通寨後民稠賊圍久必出劫嗣糧宜以步兵繞伏山後大帥從之皆棄騎步行竟日始出賊背賊果佯拒山前而驍銳千餘潛劫民伺官兵爲偃月陣繞之殺傷相當諸將以此不滅賊將更滋蔓皆死戰不退半日竟殲之于是前山拒守者皆膽落不日殄盡川陝肅清十年十二月綏定府復有新兵之變初寧陝叛兵招撫後士驕甚流言無忌有綏定營兵陳得先等中途以借餉圍脅營弁羅思舉策其歸必變密札綏定守備王國雄令遣悍卒因事過太平

聖武記

卷十三

三

欲便宜誅之王國雄以已非太平屬置不答及是果爭餉激變國雄及兵備道嚴世鉉知府王世濤皆踰城遁知縣余永寧朝服升堂諭賊使出城受約束而募勇守城桂涵率親兵百人馳至合鄉勇一鼓禽斬之桂涵以川北鎮總兵至四川提督道光十年卒川楚之役剿內地亂民故多川鄉勇自文吏劉清外莫著於羅桂二將

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聖武記附錄卷十四

韓所藏書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議武五篇

城守篇

仁不伐國儒不譚兵墨傳守圉吏號專城言守不言攻兼愛是程作城守篇

守備上

惟聖豫患惟智先幾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太上備之於平時其次備之於動幾或則衝要或則間歧勿忽敵遠弦玩郢勿恃地險維輕鄧惟厥先民備豫諄諄孰敢侮

聖武記

卷十四

予今此下民備之如何曰城曰池曰城之內外

守城之法從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虞仰攻高其壘虞直攻厚其堦虞迫垣而墮靡也則隍池虞遠隍而憑陵也則陴睨惟知危者能捍危公輸墨翟相反而相師城善若何一曰險要朔方受降涼州和戎拓地千里不假戰功神營寬州復完廢壘玠移合城釣山爰徙是之謂據險魏勝海州枕孤山庭芝守揚敵瞰平山皆拓重城包之內環或沮三海以衛郢或瀦塘濼以守薊或浚溝渠以限馬或種榆林以制騎此之謂設險一曰基固開土及丈或得磐石或得爐礦皆可為勝重之本

浮泥鬆沙必墾令盡試觀掘井者然層沙層泥下輒黃土基較所載必廣厚倍之乃久而不圯一曰堅厚金取虎牢土以築汴及受元礮惟凹而已是之謂堅朱序鎮襄陽母謂西北隅衝敵斜築二十餘弓賊破其外固守新墉是之謂厚一曰形制藝祖圖汴如蚓斜縈爰及靖康改擴方城四面受礮全堵摧傾然後知藝祖之見神也唐武威城中小城七所五姓商胡反據其五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旬日而平虜則又重城之利也

池池有三宜一宜深深不易溷三丈為度淺則浚焉聽

聖武

卷十四

民取塚築室燒磚或罰輕罪堆土培堦地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二宜濶濶不易越十丈為度底濶半之城上銃矢得及外隄太遠不及太狹敵馳沿栽剝草用防崩地三宜暗窳有暗窳則難偷渡池底鑿井相距十步深濶皆丈及泉為度城濼內洩引流外助潛表其淺遣兵易渡是之謂重淵三者濠事備矣若其山城地勢不可以池距城二丈掘坑高庫或錯石條以拒衝梯又或冬月囊沙列柳汲水灌之一夜凍厚堅滑莫上功約易守此之謂重險其有城河通舟者與樹椿木於水上勿若伏鐵杙於水際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

有形者賊易防無形則賊必墜

城之外則敵臺宜備堞垣宜備牛馬牆宜備暗門宜備敵臺者以殺敵爲義也不能殺敵則如勿臺臺貴長出不貴橫闊石厚砌其前所以捍蔽也虛其左右而空其中以梯上下層各竅之以施火器以便瞭望也其孔內狹外闊以便左右准量也各臺相距毋太遠毋太偏偏恐對放神器自擊其城也遠則矢石無力不能及人也凡輶輻木驢旱船之攻其來以俯但防上擊不虞旁下守無如何則任其掘堵若有虛臺之制左右夾乘則兩臺之間雖守垣無人亦不敢登也城堞亦名城堞以躲

聖武記

卷十四

三

身爲義也不能躲身則如勿堞堞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堞口毋太狹狹礙於擊賊今之爲堞者高與肩齊口僅容肘安所用之且議堞制內各登基高闊三尺可以固堞可以憩卒可以擊賊又各留懸孔賊遠則堞口瞭之銃矢射之近則懸孔視之隨機禦之我可傷賊賊不我害則禦之易矣凡懸孔之磚先爲彎胚以陶之既成而登用之若夫牛馬牆者在城外與濠上凡濠之岸不拘寬狹狹卽丈許寬不踰倍其瀆爲牆磚石隨在每雉一大銃竇每五步則一中銃竇其高及肩各爲直縫高三寸以便瞭望再上三尺一小銃竇再上牆脊

則尖其石銳其磚賊對濠則小銃擊之賊衆則大銃擊

之賊登牆則大斧火棒一擊而墜之或急斂不及或昏夜難辨門未敢啟則避難之人牛畜之屬皆暫於垣內避之垣依城爲命城以垣爲衛緩急相助進退有備施之無濠之城尤見其益此劉琦所以勝於順昌也守禦已堅始可出奇以戰代守以禦解圍則莫如暗門暗門之制潛視出入便處鑿城爲門外存尺餘臨時迺穿內施排柱鐵木撐焉或賊初至營陣未立或乘暮夜賊不覺及或圍久敵怠或城攻甫息潛出精騎銜枚襲擊勝不遠追賊疲自逸仍於城上多積磚石防敵犯門急擊

聖武記

卷十四

四

勿失是爲暗門亦曰突門暗藏九地之下突動九天之上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慎之哉城以內則城路宜備內濠宜備巷戰宜備保甲宜備儲峙宜備凡城之內多留磴道相距半里以備緩急磴各一柵嚴司啟閉一防賊登一防急卒凡城之內皆設內濠深廣制度與外相當外岸周遭亦作垣牆賊卽入城尚有內防互相夾擊賊必敗傷昔睢陽之城賊築重濠木欄以圍張巡亦於內作濠以拒此之謂也有嚴城有內濠始可言巷戰巷戰之法許達行之於樂陵令民築牆高過屋宇圭竇其下一丁竇內餘皆入伍設伏巷中

洞開城戶賊果大至火施無所兵加無處旣舉伏發擒斬無數蓋拒之城外者也然數賊入城而闔門鼎沸亦不可不備也縱不能按巷盡備而近城要路必不可不嚴戒以陷敵也守土之法可通行之日與臨時者惟保甲與積儲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審丁核賑詰盜皆宜而守城尤亟以肅號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細以慎火盜保甲行而儲積亦易矣積糧莫如令民自積蓋輸之於官顆粒亦難貯之於室崇墉亦易但使藏富在民何虞不足在國然儲積非特粟也臺城之閉但知積米不備薪芻後瓌尙書省以爲薪徹薦剉以飼車又無鹽食病腫載塗是則薪宜備芻芟宜備魚鹽宜備匈奴圍疏勒絕其城外之汲澗北魏圍虎牢隧洩城中之井脉則水宜備外此更有醫匠技藝必用之人宜備兵器火器木石灰油必用之物宜備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敵人深入後無輜重將斷其乳哺以創之乎抑聽其虜掠以齎盜糧乎欲籌堅壁必先清野清野之法五一曰清五穀秦人芟麥桓温潰趙犢徒糧黃巢躡寇準蹙穀敵兵畏惟輔焚粟金師置于謙空食強寇辟然或論之而不信令之而不從者城中積貯無所也官府假借難拒也必給城中官地恣其困積

聖武記

卷十四

五

令自典守而自糴易之官無過問焉其不盡運者而後官糴入之粟有入城無出城以米易錢鄉民便以錢易米城民便飽我飢敵一舉三便如迫不及寧從焚燹二曰清牧畜凡虜掠之便無若牧畜不煩運載驅之而足未交一兵已飽敵欲李牧嚴堠入保而胡不窺邊陳俊輕騎收掠而賊自敗逐近城則入城聚之遠城則堡壁圍之施諸邊塞尤爲要策三曰清芻草馬恃草以糧敵恃馬以強故守邊之將高秋草黃輒出近塞縱火燒荒仁恭以之制契丹思摩以之待薛延若夫元昊誘遼則每退一舍其地輒赭遂勝敵以寡矣金據牟駝岡芻豆而汴京困于謙空近郊牧廠而敵騎退尤清野之利害矣四曰清水泉敵所資者非草卽水秦毒涇之上流以餒晉隋藥境內之泉以病虜劉錡毒頰困敵師毒草困敵馬五曰清廬舍清郊場凡近城三丈內有屋者賊或內伏以仰射或取梁柱爲攻梯或順風延燎或起堙乘基此皆不守之城也嚴令撤之急則燬之凡濠外里許皆宜曠野有村落則敵得而據之有臺塔則敵得而瞰之有土阜則得以填濠而礙礮有豐草溝渠則敵可潛伏其有大樹及竹木困積者皆攻城之具也或禁或除或運入之有水筏在百里者暫移小港而隱匿之違者

聖武記

卷十四

六

軍法治之五者行而野清矣。我能害敵，敵不我害，則先爲不可勝矣。雖然，城之所衛者有限，而郊野村落之不可盡衛者無限，則所以倚角分錯，各自爲守，非堡寨莫尙焉。

守禦中

守禦之具，旣備宜籌守禦之人。大端有三：曰定號令，嚴禁約，廣方略。號令之要，先一事權，守土居中，四正四隅，各設總副丞倅紳儒小事專斷，大事諮行，勿易旌旗，毋擅號令，政出多門者，敗法。制不行者，敗次。安鄉民，土木之變，子謙令兵皆出營郭外，毋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

聖武記

卷十四

七

內毋失所，凡避亂入城之戶，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處。男女毋雜，各從其伍。鄉民旣多，宜防奸細，防之法，立柵壕外，以詰之分門出入，以別之親識，保領以核之。然後分汛地，聚則難周，分則易守，則界畫不可不明也。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則衆志不可不并也。然後擇賢能有什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是得一人則得千百萬人，失一人則失千百萬人也。蕙爽者不爲長，蠢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愼蓋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一隅疏防，三方受創，然後編丁壯計其貧富以定多寡，使富民無丁而

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則均而無怨也。堞三四人，少亦二夫，更番宿食，各近其居，則勞而不困也。然後給守具，計城若干，堞計守具若干，事按地而給之，餘置城樓以備不時之需，有神機火器勁弩堅盾於扼要而備之，凡人夫各記姓名於堞，各識其處，而以時演肄之。如此則號令定矣，禁約之宜申者，數事禁訛言，禁方士，恐煽衆而洩奧也，禁茶坊，禁寓店，禁夜行，恐藪奸而誨盜也，禁吹響器，舉表竿，恐應賊而亂耳目也，禁妄動，禁呼噪，恐賊驚我而乘蹙也，禁擅離汛地，凡門柵臺堞庫獄中營遊營奇營戰營各止其所，離一步者斬，所以壹亂也，禁

聖武記

卷十四

八

擅入汛地，恐賊謀托藝販以覘探也，禁私啟門竇，禁私酬賊語，禁私啟賊書，有犯者斬，尤軍法所必斷也。守旣固矣，乃可以禦禦之方略曰：具犒賞以鼓氣，共甘苦以固志，謹斥堠以警備。設墩臺內設望樓遠鏡厚偵諜以審僞，選死士爲親兵以彈壓，設更番之游兵以策應，屯扼要之外，兵以犄角，凡賊來攻則人各保堞，有警輪乘，無警輪巡，傳食而迭宿，各止其處，凡便利皆貯之，將熟以澆敵也，石各以類積之，可大摧而小擊也，灰之以替其隄也，樓櫓泥之以防其熱也，雉置楮墨以備緩急也，時而邏之以稽其疏佚也，誅信而賞必，所以致其實也。凡賊之攻

我有七乘晝夜疲勞乘我德曠日持久乘我懈風雨晦
冥乘我忽矢乏礮稀乘我竭堞單坡平乘我缺失火驚
擾乘我急聲東擊西乘我不及此七乘者城之存亡不
可不備也凡守城之術心欲一氣欲厲力欲逸足欲定
聲欲靜知同生而共死則其心一矣知攻難而守易則
其氣厲矣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
近得力十步而外毋虛矢石則其力逸矣賊攻東南我
備西北各死其所毋離五尺遊兵四應守兵勿易則其
足定矣聲亂斯號令不聞聲譁斯心志不畏聲擾斯賊
人得計手示目語毋驚其氣夜惟更柝晝惟旗幟則其

聖武記

卷十四

九

聲靜矣凡賊之屯城也以逸待我罷以飽待我飢以堅
忍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備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
兵以奪我氣乍動乍靜以疲我志緩進散衝以耗我勢
築壘增柵以老我智我惟一定示以不憤撤圍勿喜疾
攻勿避示怯勿進歸師勿易約和毋信詐釁毋利忽退
毋懈久持毋敝有待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存
聞之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閒而入焉敵詭有萬守
豈一端其道蹟殺不厭詳參請極情變知者觀焉防莫
重於門槎其外以備敵之焚也坑其內以陷敵之乘也
縣板其上以誘敵入而使為禽也

明史鐵鉉傳 凡門之禦燕王事

制宜備火攻故窺其以出銃架則攻者不敢前也池
其上以溜水則火者無所施也鑿城上近門處為池橫
如管槽橫開七孔水長與門等上闊底窄形
如關洩此羊侃法若火已然則提礮缶而擲之或囊
糠沙而濕之或益薪月城為火池以隔之皆所以備急
也毋徒石塞土填以自奔而張敵也防莫多於堞防堞
之法濕氈絮而懸之以蔽矢而制火也但防賊
鉤竿或多懸
刺木或外架浮籬防潛襲而梯登也竹編牛皮而繫其
中出內矢而捍外射也隨攻所向而布幔張之則矢石
衝車不能壞也若壞及堞則木為女垣而輪推之所以
代堞也若壞及城則急柵而拒之勁槍弩以守之否則

聖武記

卷十四

十

益火以絕之急築偃月城以翼之內掘深濠以備之則
敵莫能害也門堞既固乃專防奸凡奸之生也有內外
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賊至而甘心從逆賊
入而乘機劫奪者窮民之患也北門之管以仕危維州
之壘以嫁敗汝州之城以版築應募而潰是內應之奸
也圍守既久人無固思一夫下繩眾心危疑或嫌釁於
我或貳敵居奇是離畔之奸也開倉而廩之授戈而使
之則窮民安矣擇親信而任之加外鑄而錮之則內應
塞矣單激燕剽卽墨怒鄆縱反間降兵疑則離畔止矣
嚴失火之令備救火之具防火藥防草場所以杜變也

獄者變之。藪庫者劫之。招徑竇者賊之。媒所以除藪也。奸之外至。非惟謀訓也。有詭冒焉。有潛襲焉。有詐誘焉。藥乘婦車入曲沃。蠻衣敗卒陷隄。爲暉效蜀。幟敗景崇。賊稱中使入幽州。是之謂詭冒。雪入蔡州。霧破夾寨。則乘晦冥而襲之。歲首秀容。元夕崑崙。則乘令節而襲之。梯倚城外。華州危。廿騎徑入隆德平。宋王德會姚城事則乘不備而襲之。是之謂潛襲。往退而竄進。已去而復來。聲前而掩後。求和以緩備。僞降以納間。是之謂詐誘。令嚴可以杜冒。備密可以防襲。持重可以制詐。雖然。敵之外攻者。非惟陰謀也。有顯患焉。顯攻之術。十有二。曰土山。曰

聖武記

卷十四

十一

磴道。曰填濠。曰雲梯。曰木驢。曰地道。曰撞木。曰鉤竿。曰蟻附。曰礮石。曰火攻。曰水攻。距之之法。曰外山。既臨內山。應焉。會樓增高。明制其巔。或則地道潛引。彼土陷不能立。陰制其下。此拒土山之法也。囊土積柴。將磴以登。我潛投蒿雜以松明。因風火之。彼積必傾。此制磴道之法也。填濠之攻。或草包土擲。者如雨。或推輪橋。中實薪土。且薦且覆。遂渡莫禦。若是捍之火藥。爲主星。擲斃發敵。敗而去。此制填濠之法也。雲梯飛空。上施濕氈。多載壯士。翼以輶。輶薪土隨之。填壘遂前。則如之何。曰度其可焚。火箭是宜。或則鑿垣。三木並施。一鉤一距。一則燎之。

若皆不動。則謀地池。通隧蓄乾。潛焰勿燬。重必偏。陷鼓鞞急隨。其焰巨天。積尸如坻。此制雲梯之法也。梯高既敗。乃創木驢。蒙以生革。十卒一車。徑造城下。俯刷且鉏。城孰於隍。矢石莫如。則如之何。曰束葦實脂。岐如燕尾。絕而燒之。立燼可俟。革濕或阻。更以冶爐鐵汁。飾之。潰炙須臾。或作絞車。鉤索四輪。俟進舉竿。一挽入闔。則制木驢之法也。上攻既窮。俯攻復敗。乃謀暗道。鑿土爲窖。角鳴地中。堞傾垣壞。則如之何。曰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繞城多坎。伏甕而聽。其聲空掘。塹以迎颺。灰燭烟遇。熏若黠。客知有備。計較不行。則制地道之法也。城攻既

聖武記

卷十四

十二

絀。將謀女牆。爰撞爰鉤。蟻附礮傷。四者各施。主人倉皇。則如之何。曰客若撞木來者。宜以鈎竿割之。繩斷木墜。計不得施。客若鈎竿來者。宜以推刀制之。曲刃外向。長柄下垂。迎刃而隕。以銳爲宜。若拒蟻附。其道多端。繩鈎上挽。錐板下搏。轉石樁木。如雨循環。急則重斧斫其近。攀遠則蒺藜刺馬。礙轡若拒礮石。以柔制剛。張幕結網。布桔囊。糠障以牛革。補以壞牆。此拒四者之法也。敢問火攻。則如之何。曰火之來耶。或以高車。加鑊於鑪。炙炭沸油。積薪助噓。得水益焰。樓燔可虞。宜下濕沙泥漿。與俱。或束松竿。灌膏焚櫓。利用鐵鉤。以斷其炷。若燎已及。

水滅則宜或箔或袋以熄為期撲緩則殆毋悔噬臍此
待火攻之法也敢問水攻則如之何曰水之攻耶必城
庫窪繕版窒竇勿為魚蝦急募善械載楸乘划銜枚夜
出决堰囊沙敵壘潰亂急擊無譁此待水攻之法也問
者曰善

戰守下

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勝在守乎攻者生地守者死地勝
在攻乎曰勝無定在制勝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恒凡
破軍禽敵之道先在自治弔死問傷所以恤士積薪誓
死所以厲士鬻財犒軍所以勸士詭神設誓所以固士

聖武記

卷十四

三

設像朝闕所以激忠誅除反仄所以威士聲言援至所
以安士開門出擊所以壯士此制勝之本也出如脫兔
動如發機此制勝之術也其術如之何曰邀其歸路而
截之誘其近城而取之佚能勞之飽能飢之靜待動暇
鎮卒佚制困險而制之犄而角之援而結之圍而解之
敵將能識之敵矢能取之稗扼爽於三嶺也桓蹙休於
夾石也清河之禽明微也京口之困兀朮也知歸路之
可乘矣詭之弱弩誘美也宮之偽降陷操也雄之設伏
間向也錡之浮橋濟敵也知詐誘之可用矣佚而勞之
其術有二夜鼓嚴隊若將出擊及旦乃寢伺怠忽出備

夕攻晝備晝乘夕更衝迭突不令休息此之謂明擾或
募死士效敵衣號乘夜劫營因風縱礮電起奮殺電止
則寂驚與同驚息與伴息呼散嘯聚如萬如一暮往曉
返東出西入疑鬼疑神無聲無迹此之謂暗擾飽能飢
之其術有二敵有糧艘募鑿沉之敵恃困積伺間侵之
火藥焚之輜重禽之此之謂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人
毒其草芻以飢其乘囊土量沙以揚其聲此之謂陰害
雖然不可以不靜也守陴靜坐徐城莫測雞犬無聲順
昌逐北巷斷夜行刁斗寂默譁則易驚靜無不克雖然
不可以不暇也臨敵倉皇躁則可乘灑門却掃強敵斂

聖武記

卷十四

四

形飲博澶淵解衣新亭其外有餘何機不譽雖然不可
以不佚也毋失飲食之節毋絕人馬之力毋肆寒暑之
極請言其要番休迭息彼竭我盈厥勢相百雖然不可
以坐俟也漢阻興勢爽不前唐扼虎牢夏兵適玠保大
敵巴漢全蜀失陰平成都覆燕亡大峴滅廣固幽棄榆
關胡馬牧不守采石侯景縱敵渡河金捧腹無悔噬
臍無忘蟻築舍易即難前車屢覆雖然不可以株守也
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者守城垣奇正相輔如環無端
何處可偏師令牽顧何處可遊兵絕餉路何處可伏兵
摧半渡步騎屯外分據要害城與相應敵受腹背抄糧

掠樵困久必敗。布圍陳宮困於邳。慕容離城卒全棘。永援彭城而不入。元景守隨而分卒。雖然不可以孤恃也。楚非包胥。鄧都覆趙。非信陵。邯鄲。歷史慈告急於中原。崧女突圍於州牧。虛聲應和者不可恃。鄰不知兵者不可恃。解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搦。批亢擣虛。格形禁勢。守陴聞之百倍銳氣。表裏夾攻。坐收其弊。雖然不可。以久困也可恃者已難恃。者人求援莫應。非奇曷申。廉范形之以緩而圍解。耿恭詭之以神而圍解。虞詡示之以衆而圍解。田單火攻以牛而圍解。皇甫火攻乘風而圍解。劉琨胡笳悲嘯而圍解。光弼地道陷營而圍解。張

聖武記

卷十四

五

巡詐走破敵而圍解。郝昭死守力戰而圍解。趙襄問其與國而圍解。陳平問其後宮而圍解。勾踐問其謀臣而圍解。華元劫其主帥而圍解。曰然則識敵將之法如之。何曰射之以書以觀其取而告也。嘗之蒿矢。以矢盡故以觀其走而白也。急選善射中之勿失。是殪一而當百也。請問矢真盡如之。何曰縛蒿爲人。夜縋之城。敵爭射之。其矢盈坑。或則垣內張蓋。往回敵疑。主將發矢。蠟來因資於敵。其巧莫階。

水守篇

荆揚水國。江海爲池。守岸等於守城。水師急於陸師。有金無湯。詎備正奇。作水守篇。

問曰。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泗趨河北者。自汴河趨關中者。自河渭皆舍舟登陸。僅得半利。非守之所急也。非今之所譚也。扼江十郡。其要七渡。負海七省。其要十津。外接島夷。內防盜艇。如何而形格勢禁。如何而扼吭拊背。願聞其宜。忌可乎。曰。水戰莫急於舟。舟戰莫急於兵。水兵莫急於器。請言舟要。大勝小。堅勝脆。順風勝逆風。順流勝逆流。防淺防

聖武記

卷十四

六

火防風防。鑿防鐵鎖。鐵棧以閩船遇倭船。如以車碾螳者。閩船如城。倭船如船。大海相逢。鬪船力而不鬪人力。此以知大之勝小矣。以粵船遇閩船。如以石破缶者。粵材鐵力。閩材杉松。風濤相撞。良楛異功。此以知堅之勝脆矣。韓世忠以海船敗金兵。虞允文以海船沉敵舟。孫曹劉盧之爭。順風者得天助。逆風者失事機。可以知乘風之利矣。春秋吳楚之爭。從水戰者楚常勝。從陸戰者吳常勝。可以知上游之利矣。雖然。鄱陽之戰。敵艦高大。我難仰攻。明軍縱炬而燼之。此以小勝大。脆勝堅者也。吳越之戰。敵得風勢。傅瓘引舟伴避。俟敵過而回舟。楊灰以敗之。此易下風

為上風者也。梁陳之戰，敵順流而東，直趨建康。侯瑱、徐出蕪湖，躡其後，敵舟反風而自焚之。此易溯流為上流者也。若夫淺之為患，御舟膠沙，鄱湖幾危。然岳平楊公預置草筏以塞港，迫敵走險而遂禽之。吳攻交州，乘潮挑戰，以偽遁潮落礙棹而後乘之，則可以淺致敵也。風之為患，世傑颶覆於厓門，金師濤捲於唐島。然海舶之制，兩頭設柁，東風西馳，南風北馳，占驗有定，無適不宜。是可以人備風也。火之為患，以孟德之強而敗，世忠之智而敗，徐道覆之譎而敗，或乘風烈而火之，或乘無風而火之。海艦無風不能動或分步兵夾岸而火之，然厓山之戰

聖武記

卷十四

七

海舶各塗泥而火箭不熟，河陽之戰，鐵竿拒油艇而須臾自燼，是可以計禦火也。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死戰於舟上，何如潛制於舟陰，數卒之破，不如一艘之沉。則鑿患甚焉。然或施夾艙而釘鐵，或募善泅以護舟，則亦備敵我沉也。若乃敵進欲拒，敵走欲禽，或橫鐵鎖或緝舟輪繫樹，沉石伏椎扼津，非皆斷水之計歟。欲破鐵鎖，暗椎者宜作大筏，乘以先之。椎著筏去，大炬後隨，長木灌油，鎔鐵斷維。若破筏聯艘，腫者宜募勇士披鎧進攻，縋則斧之薪油，以從艦斷。隨流焚溺，蔽空若破筏石礙淺者，宜令善水潛以銳刀籠解水漲，順流莫膠。此又防敵

之斷水者也。請言舟制。曰：八輪船厚板五槽，中有八輪。其上三桅，柁樓後响順風，使帆逆風轉輪。帆索藥浸雨，火不侵周，以生葦捍矢，衛軍狼牙釘底，用防奸人攻守。皆用風濤不偏。曰：樓船重列女牆，戰士憑之，窗牙穴弩礮車外，施濕氈生葦，禦火是宜。周環如壘，可戰而馳。牙旂金鼓，大將之威，無風難使，多則非宜。此皆用以統率者也。曰：火輪神舟，形如海艘，生葦障，矢上下三重，旁輪激水中，層刀釘機關，以俟下艙伏卒，聞疑神鬼，募泅善櫓，破浪如駛，佯敗爭泅，空舟以委踐機，觸刃精卒驟起，火器四發，檣隊披靡。曰：鷹船兩頭俱銳，不辨首尾，竹板

聖武記

卷十四

六

密釘旁窗，出矢進退如飛，順逆可使，多其櫓槳，水戰可恃。曰：漁船材簡，用巨出海最諳，每載三人，一槳一帆，一以銃護，任竟往還，隨波上下，敵莫我覘。此皆用以哨探者也。曰：蒙衝多張生葦，矢石是蔽，篙師在內，弩槍是衛，但取神速，乘其不備，空見船行，曾驚入渭。曰：無底船，士立兩舷，旗幟壯觀，誘敵競入，溺死無算。又或三舫聯為一貫，中實旁虛，浮板易設，夜戰誤敵，功倍事半。曰：走舸，舷立女牆，多槳如飛，壯士徑進絕流，出奇或火或挑，急遁勿疑。此皆用以掩襲者也。曰：子母舟，長餘三丈，前為巨艦，廣實藥薪，後艙內虛，小舟藏之，使風齊驅，抵彼

發後舟則連曰聯環舟舟分二截聯以鉤環外視若一徑趨敵舟前冒鐵釘載礮實油釘撞於敵環解鉤抽礮火擊之後去前留此皆用以焚敵者也曰沙船調戲使風三桅五桅一日千里大帆長馳增以舷柵江海是宜曰鬪艦形如樓船其制稍迥外牆內棚伏弩重矛上無敵覆死士環周衝陣陷敵克壯援枹曰遊艇有舷無牆多樂迅櫓虞侯用之回轉陣伍計會進止不失啟處此皆用以戰敵者也焚敵莫如火碎敵莫如礮礮或自震以復易船水不可沉風不能顛堅架量高審敵測竿暗表識之遠近直弦舟處筏後布障筏前敵莫我測望之

聖武記

卷十四

五

如垣賊近發之齊聲震天外摧內圍施必萬全此用以自守者也若乃飲馬天塹欲渡狐疑宜用浮橋枕席過師大艘數十巨筏紐之試諸上游移置敵磯夜釣量江謀士堪師此用以濟水者也舟艦繕矣必練水師水師二要一專號令二重募練號繁則消令紛則雜編什五舟爲一船哨官轄之兩哨爲一司分總轄之三司爲一部部將轄之旗皆同色異鑲異號以別之舟各一總專其責成而鈴束之擇膽練者俾爲舵師臨戰股栗必亟易之此之謂號令募練之法因其漁丁而用之因其老商而用之因其鹽徒而用之因其蛋民而用之其效用

也或泗鑽敵舟而溺之或夜抽艘隊而亂之或蓄燧潛發而燎之或鐵綆繫舟而拽之或出奇載礮而擾之或冒險伺間而偵之或達信圍城而應之或齎蠟請授而致之其入水也敵密列星椿則遇而鋸之敵張網綴鈴則先觸以竿俟其舉網而過之其招致也或懸重賞而購之或投金大江而試之此之謂募練水師習矣宜備水器水戰之器莫烈於火礮有守礮有攻礮其製莫精於西夷其用莫習於西夷與其製之內地不如購之外夷以夷攻夷上策權奇其說姑俟諸異日請先言內地所宜者乎自守之器四或帆或衣或橐或騎水軍之命

聖武記

卷十四

五

制於帆帆制於火必熬晉石蜂脂礮水以潰之竹箬縲索皆以此浸之再乾而後用之則火箭火毯不能燎也人不習於水衣不宜於水或瓠片爲片而礮淬之編以鷺雁翎而浮之則皮囊木罌不能及也水底潛伏閉氣爲難宜屈銀橐而三管竅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氣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腎與足心謂湧泉穴入水如火水族望之厥來爲禍上漆椰瓢以護之下裹漆絹以固之則可無患也藤爲水馬腹大如囊四足橫出尻尾俱昂前後遮浪中藏乾糧漆布爲轡手援以行短橈冒鐵可戰可杭此所以備不虞也攻敵之器六或火或鉤或

竿或鏢或豆或油火箭力猛過步數百箭勁帆薄虛射無益宜近鐵施竹叉以留之欲辟濕則筋纏而漆固之是日火箭敵近十步箭遠非宜焚帆燬篷火孤是資圓木陷刃空中藥施火孔六七倒錐真之臨敵亂擲釘入帆桅或高或下釘著火隨是日火抵桶可受斗半實礮礮薄沙覆之火碗中央加蓋微扇輕擲敵船火激藥發迫不及防以暇出奇急則自傷是日火桶更有噴箭二尺堅篁纏以繩麻柄五尺長層藥一餅數層迭裝實築虛發十丈莫當遠粘檣帆煙發倉皇是日噴箭此皆火攻之器也更有火而水發之者蜀之石油入水不熄造

聖武記 卷十四 三

藥作團借火力一發四迸篷隙船側敵備不及水沸愈熾更有火而逆風發之者江豚之性逆浪逆風煨灰煉油硝硫助功狼糞艾朮并焙則同逆風愈勁神焰鬼工此則火攻之奇器也火藥不備火攻不及則如之何曰有鉤鏢焉或割其繚或鉤其舢物微用便利輕以變有撩鉤焉三鋒一柄左鉤右流或撈首級或鉤帆幅梢固鐵堅萬拽不曲有潛水中者焉或距或鉤嚴禁勿泄賊艘徑撞碎於銳鐵此鉤之利也有鐵鏢焉升桅斗而擲之船頭船尾乘高則駛體重利下巨鐵細尾中舟必洞中人必死勢難多人技習可使敵舟若近我高彼小

鋼頭竹尾得力為巧擲之如雨敵眾雲擾此大小鏢之利也拍竿之制施於樓船上置巨石轆轤貫焉層樓百尺六竿相聯壯士數百層環其巔發之碎敵能罷莫前撞竿之制施於戰艇堅木冒鐵敵艦莫近迎之立碎摧陷無並此竿之利也以人制人用巧出奇鷄白兼油擲以瓦磁風濤簸掀足滑不持油板易火縱風乘之又聞錢瑾擊吳狼山已船篩沙豆灑敵舩戰血所潰僵什相延又聞倭寇掠舟過吳鄉民憤追泥潑其艦我躡草履倭顛不扶奮前墮之枕尸載塗此油豆沙泥之利也雖然有要焉勝於敵之不及知敗於吾之不能秘我以制

聖武記 卷十四 三

敵及為敵制浮橋攢鉤拒非不善也岑彭縱焚橋鉤而述兵敗竹籠沙石遏非不密也昭達潛水斫籠而嶺賊潰吳人禦晉之計非不力也鐵鎖截船泄而有大筏火炬之燒杜弼禦晉之謀非不智也枯槎擊船彰而不免長岐棖之拒功以密成謀以泄危微乎危乎智者韜之

坊苗篇

豈惟苗疆西南同此防先及梓桑作坊苗篇

撫苗如撫子備苗如備疾禦苗隄禦水攻苗鷲攻伏撫苗道二文告不與目不詩書足不城市奚知文奚知告則聚所欲歟則去所惡歟何謂所欲鹽布入於崗藥材出於谷何謂所惡莠苗不留於寨奸民不入於寨吏胥不擾於寨備苗道三兵哨不與兵久則蠹哨久則圯我以此往彼以此拒毋子其距歟毋芽其勢歟毋釀其漸歟苗壤不疏曠奚自而入入子其距苗技習鎗矛睚眦而鬪鬪芽其冠苗俗神巫鬼椎牛而祭祭耗其費撫之

聖武記

卷十四

三

善備之勤變乃不成距不奪芽不刑漸不懲狼翼而飛怒將食人人曷禦之又曷攻之禦之百里之外攻之千阻之內攻之以兵禦之以民禦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巨山澗峭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礮堡相其宜凡制礮堡之法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礮容五人堡乃衆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敵犄角故勢強壁堅野清乃可以攻攻之之法曰徵兵不如募勇募勇不如土蠻土蠻

不如苗攻苗習技藝習登陟習徑路習虛實習勞渴習

苗情攻之之法曰騎不如步矢戟不如火槍山叢徑仄箐密澗曲故騎射不宜步利捷槍利仰攻攻之之法曰合攻勿如分攻緩攻勿如速攻懸深巢不如屯沿邊夫鷲鳥之將擊也必盤空而出不意其視審其至捷有不擊擊必中中必逝苗窟若狡兔然專則聚聚則堅緩則備備則延分攻故不能相顧來去不測故備勿及不株及故黨與離屯邊故進退如意聲東擊西如意水土糧餉如意攻之之法曰因其信鬼而威之因其貪利而購之因其仇猜而離之因其鄉導而用之昔者諸葛武侯之渡瀘也遣李恢將別部而地利明選哀勞勁卒而卒服習若夫明殷正茂韓雍陳金蔡經之於獐獠李化龍朱燮元之於蠻明張岳 國朝張廣泗席爾達之於苗皆未有一道而成者也未有不數道數哨十數道十數哨夾進互擊者也 大清之興也平地則各旗為八遇險則八旗為一兵猶水也因地而制變然則馭苗蠻百世師者誰乎明廣西參將沈希儀希儀之術如之何曰撫如子備如疾隄禦水鷲攻伏

聖武記

卷十四

三

苗蠻百世師者誰乎明廣西參將沈希儀希儀之術如之何曰撫如子備如疾隄禦水鷲攻伏

軍政篇

能以衆正我戰必克特時如犍病治軍如治國作軍政

聞之明大學士高拱曰兵者專門之事非倉卒嘗試可

能也國家軍政內寄本兵尙書外寄邊方督撫今欲儲

養樞材與邊材則必自兵部司員始宜擇幹濟之士使

爲職方武選二司出爲兵備道使山川扼塞形勢兵之

強弱將之材駑四夷之情僞無不瞭於平日外以待邊

方督撫之缺又使邊撫與侍郎互相出入以待尙書總

督之缺終身不改任他部之官其習西北者不移於東

聖武記 卷十四 五

南長東南者不移於西北則邊材自出其中矣以上高拱疏

或謂明時官制異 本朝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洲似

難以明之兵部例今日之兵部然軍機處非即明之內

閣乎滿洲總統都統非即明掌京營之勳臣乎明時本

兵之權與總憲冢宰並推三大重臣其文武二選司亦

與科道翰林並重翰林備閣臣也科道備總憲也文武

二選司備吏兵本部堂官也今惟科道翰林尙略同明

制部曹則吏兵二部皆無重權權盡歸於軍機於是軍

機章京之選遠在部曹諸司之上雖其考選皆不過以

書藝之工敏其遷擢則幾同翰林科道之超卓而兵部

則幾同閭曹矣兵部果閭曹乎部曹又惟刑部秋審處

之司員出任按察司入任侍郎尙書往往不遷他職於

以磨厲刑名之選慎重文法之枋與明代之儲養樞材

邊材相等夫明代不問以要職視刑部今代不問求將

材於兵部豈一代之兵刑異尙各成風氣歟誠使內重

兵部之任與刑部秋審處等外重兵備道之職與按察

司等嚴其保舉專其職掌重其事權烏在儲養樞材邊

材之效不可見於今日哉問者曰士必用而後見才必

練而後出故國初海寇閩寇長驅內犯而後梁化鳳李

之芳之將出滇逆抗拒屢年而後岳樂穆占趙良棟王

聖武記 卷十四 五

進寶之將出準噶內闖屢年而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

出準回犁庭屢年而後兆惠明瑞之將出金川擣穴數

年而後阿桂海蘭察之將出川楚征剿數年而後額勒

登保德楞泰楊遇春之將出皆非出師命將之初所有

也時久承平變起倉卒則若之何曰視其功罪知其良

鷄故三方震驚而一方保障屹然則守臣之能可知矣

諸軍敗衄而一軍鎮定晏如則其將臣之節制可知矣

章皇帝之拔梁化鳳 純皇帝之拔兆惠拔阿

桂皆以其於他軍敗後整旅獨完也倘曰非斯人豈遂

不能平賊則恐天地之生才不易即撥亂之朝瓜牙心

臂亦不過一二人未必戶穰吳而家頗牧

擇將爲上練兵次之徵調數萬而無數千蹈凶入陷之
死士則不可以固軍情作軍氣兵家所爲貴選鋒也譚
綸威繼光不募練金華義烏之兵教以陣法擊刺戰船
火器則不能入閩平倭劉鋹李成梁父子非募練家丁
則不能立功遼左其餘楊洪王越沈希儀馬永馬芳梁
震滿桂侯世祿侯良柱趙率教金國鳳亦皆蓄帳下親
兵健兒著功明史且四路出師之役劉鋹必得川兵劉
門設鎮之初威繼光必用浙兵蓋非其心腹爪牙則呼
應不靈摧陷不力故知驅市人與之戰古今惟淮陰侯

聖武記

卷十四

七

能之若宋之韓岳則各有背嵬軍明之戚繼光則全恃
鴛鴦陣矣後漢之朱雋三國之呂虔晉之王渾皆以家
兵著名史冊今之將官固無厚家兵之費力惟有抽
兵并餉而選練之如璘玠譚戚遺法庶猶可旋至立效
乎今不暇言盡整頓十七省之兵也姑先言沿海閩粵
江浙皆沿海重兵之地江蘇河漕督撫提鎮各標兵五
萬有奇浙江四萬有奇福建六萬有奇廣東幾及七萬
一有緩急輒遠調他省則本省之兵何用西夷之闖入
由習觀粵兵之驚也粵兵之驚由糧薄伍虛也若每省
汰去冗兵之餉額并爲精兵之餉額姑以每省汰并六

千爲斷別募沿海曉銳水陸各半分布澳厦寧波吳淞
番舶雲集之區晝夜訓練水戰則火器火艇風濤出沒
陸戰則技擊節制營壘森嚴使西夷觀之如安南日本
守禦之可畏則必以閉關罷市爲虞而不敢生心矣或
以裁兵并餉則兵制缺額爲疑不知各省虛伍豈止十
分之一寧使暗缺十分之三而不肯明裁十分之二其
若具文何

或曰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吳越
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勁旅乎曰此將兵之恒言而非將
將之至言也五代契丹兵無敵中夏而天祚以數十萬

聖武記

卷十四

七

衆敗於混同江之數千金人者卽前日遼兵也女真滿
萬不可敵而興定元光中百戰百挫於蒙古者卽前日
金兵也元起朔漠滅國四十以有中原遂乃涉流沙踰
葱嶺西洋西竺盡建藩封爲開闢以來版圖所未有及
至正末生蒙古四十萬殲於中原僅漏網六萬歸塞外
者卽前之蒙古兵也然金兵斬折於元代而完顏陳和
尙獨以四百騎敗蒙古八千之衆宋兵風靡於金源而
劉岳韓吳屢以東南兵摧兀木馮凌之師同時同事勝
敗天殊且徵近事青海厄魯特橫於國初今則青海蒙
古畏黑番如虎狼歲煩官兵爲之防戍又喀爾喀爲準

噶爾躡轢如八無人之境及超勇親王喋血一戰斬賊數萬亦即喀爾喀之兵紅毛戈船火器橫行海外及鄭成功一戰逐紅夷奪臺灣而有其國亦即閩厦之兵是知兵無強弱強弱在將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又曰一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

造礮不如購礮造舟不如購舟蓋中國紅夷大礮本得自佛郎機非中國所有也西洋各國夷礮有鑿於粵東者矣有鑿於新嘉坡者矣有鑿於孟邁孟加臘者矣新嘉坡距澳十程專有造礮出售之市孟邁孟加臘亦然此皆中國商船往來之地但令每船回帆入口必購夷

聖武記

卷十四

五

礮數位或十餘位繳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前年粵東購夷砲二百位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徹防遂棄諸虎門之洋此尙未購自新嘉坡孟邁而所獲已如是若飭商四購所獲更可量耶至火輪逆駛之舟爲四夷哨探報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國專門工匠卽出外夷兵夷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詳每遇礮傷礁損過甚卽修之而不得其法斷未易於創造惟至粵御貨之夷有并船出售者矣其他國效順之夷如佛蘭西彌利堅有願售兵船於中國者矣以彼長技禦彼長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蓋夷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

中國之官砲之戰船其工匠與監造之員惟知畏累而省費砲則并渣滓廢鐵入爐安得不震裂船則脆薄窳朽不中程不足遇風濤安能遇敵寇聞昔劉晏之造江淮運船矣價五百貫者輒給一千貫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使人有餘潤私用不寬則官物牢固故轉運五十餘年船無破敗及後人核減估給無復寬剩於是船壞而運不繼天下大計孰不成於大度之人而敗於拘陋之士哉

西夷之海艘堅駛巧習以其恃貿易爲生計卽恃海船爲性命也中國之師船苟無海賊之警卽終年停泊雖有出巡會哨之文皆潛泊於近畧內島無人之地別遣小舟攜公文往鄰界交易而還其實兩省哨船相去數百里從未謀面也其船竄漏斷不可以涉大洋故嘉慶中剿海盜皆先雇同安商艘繼造米艇霆船未有卽用水師之船者今卽實估實造而停泊不常駕駛風浪無從練習非若夷船之日涉重洋則亦不過數年而船朽

聖武記

卷十四

五

杙敝矣如欲練戰艇則必謀所以常用之法常用如何曰以糧艘由海運以師艘護海運而已江蘇戰艦由吳淞出口浙江戰艦由鎮海出口皆護本省海運之糧以達於天津 欽派驗米大臣莅津收兌後并閱護運

之水師然後給咨回省則師船無所巧遁而必涉大洋
師船有所練習而不致曠廢其造不敢不堅其練不敢
不熟縱不足禦外夷亦可備內盜矣至福建戰艦則每
年採買臺灣米十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廣東戰艦
或採買暹羅米數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夫放洋以
紆直分遠近粵東武舉人會試附商舶北上者往往順
風七晝夜達天津彼夷船遠涉數萬里如咫尺况版輿
之內乎臺米運津本近年恒事而暹米採買濟粵亦康
熙以來歲行舊例今但加運推廣久之豈可酌減南漕
以紆江浙民力之窮豈非一舉而備數善乎總之會哨

聖武記

卷十四

三

必令收入內河監驗必由文吏而不許會哨於海島無
人之地承平則以虛文欺視聽有事則見輕於盜賊
際海之國以萬數束之凡三大類曰城郭曰游牧曰舟
楫游牧之國恃騎射舟楫之國恃火攻水戰城郭之國
恃堅壁清野士著縱不長水戰豈亦不長防堵乎承平
縱不習攻闕亦可不籌守禦乎李光弼短野戰而善憑
城卽以守爲戰以正出奇也高壘深溝間出奇兵絕敵
餉道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今遇剽悍之敵知
李牧之於匈奴周亞夫之於吳楚李光弼之於安史戚
繼光之守薊門皆得此力習戰難而習守易不但將帥

宜習卽守土吏亦可習先問所守之城建置得地勢歟
城高厚濠深濶歟城中倉粟足歟庫中器械利歟保甲
行奸宄息人心固歟薪芻鹽鐵木石灰油井泉無缺歟
此豈必臨敵而後可議者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
舟山乃 本朝棄地守亦無用宜令副都統率駐防
滿兵回京其時提督田雄亦言舟山易克難守蓋城偏
海濱船抵城外與臺灣瓊州崇明形勢迥殊以從古未
嘗置縣之地而徒貽外夷之挾制此失地利者一矣寶
山城迫海塘湖盛則浪濺雉堞卽承平之日亦宜內移
於江灣羅店或再內移與嘉定上海同城今乃以重兵

聖武記

卷十四

三

守絕地此不得地利二矣鎮海鎮江本擅金湯之固而
或城外之招寶山先潰或城內之滿漢兵自閔有險可
守且如此况無險乎粵省舊城高厚無虞新城低薄難
保見於上年之章奏而夷船已退一載亦曾取新城而
崇厚之乎禦海寇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之法而
吳淞天津礮臺不近扼內港皆遠置於口門之外洋面
之衝樹鵠以招敵使敵得以活礮攻呆堞而我反以呆
礮擊活船故賊百攻百中而我十發九虛何如移諸港
內岸狹之處使夷船不得如外洋之橫恣而我得以呆
礮擊呆船乎且夫禦礮之法善於憑城尤莫善於外

土中沙之城往年官兵圍滑縣礮攻不入最後掘地道始破之蓋外磚石中沙土大礮遇沙即止是說也聞之楊果勇侯芳礮臺必築礮城磚石固易旬碎即土臺亦易震裂嘗以大礮試諸土臺竟徹底掀翻惟沙心之臺垣礮不能透是說也聞之林尙書則徐

紅夷之入寇與倭不同明史兵志言倭寇長於陸戰短於水鬪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紅夷則專長戰艦火器此異倭者一倭專剽掠沿海迹同流賊紅夷則皆富商大賈不屑剽掠而藉索埠頭通互市為名專以鴉片之烟耶穌之教毒華民而耗銀幣此異倭者二紅夷之

聖武記 卷十四 重

水戰與火攻強於倭鴉片之害甚於倭日本之深惡紅夷不與通市者防其鴉烟與邪教也紅夷之畏日本者畏其岸上陸戰也日本三十六島港汊紛岐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尚不如中國止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驚英夷絕市舶而不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專遂足禁邪教斷鴉片而莫敢輕犯吾之水戰火攻不如紅夷猶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戰為歎猶可言也并不能以守為歎可乎不可乎合不行於海外之天驕猶可言也今并不行於海內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

一郡之中非人人可兵一省之中非郡郡可兵也

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提學使者按行各郡例兼試武童生而江南之蘇松太倉浙江之杭嘉湖應試武童每不及額文試則每邑千百以貴文賤武之俗而望其高氣尚力乎提鎮撫標名食糧而身倚市出應伍而歸刺繡尚望其披堅執銳乎聞徵調則闔門啼泣推餉求代而望其長驅敵愾乎至江北之徐州壽春浙東之處州則文試寥寥而武試騎射甲兩省矣徵調則爭先召募則雲集矣以此推之各省中有必不可為兵之地蘇松太倉杭嘉湖是也有選擇可兵之地吳之常鎮淮

聖武記 卷十四 書

揚越之温台寧波是也有一省精兵之地吳之徐州壽春浙之金華處州是也推之江西之贛州廣東之潮惠福建之漳泉皆一省勁旅募兵者當於彼乎於此乎地不武者強之使武地不文者強之使文以一定之額數概不齊之風氣易地能為良乎請 勅督撫會同提學使者檄示各郡邑願裁武試增文試者聽願裁文試增武試者聽於是則江南浙西之學校寬而江北浙東之騎射奮矣再 勅督撫會同提督總兵奏定營制永免僉兵於財賦文學之區而以其額廣募邊郡之驍銳散布於腹內諸郡各標併其缺優其糧則江南浙西

無冗糜之餉而江北浙東無額少之營矣以江浙推之
閩廣以沿海推之九邊推之十七省不以鄒魯之文學
強燕趙之慨慷不以豐沛之剽悍責吳越之秀良量地
陰陽量材柔剛視執額例之一定齊風氣於五方責登程
以搏擊索鷹準以文章者孰難易孰短長乎

聖武記

卷十四

畫

軍儲篇一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法無久不變運無往不復作軍儲
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爲興利者有以節用爲興利者有以
塞患爲興利者有以開源爲興利者何謂除弊之利天
下大政利於國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中飽之人天儲所
仰莫如漕鹽行之二百歲百竄千蠹晝夜蝕蝕苟有人
焉曰江楚易改小糧艘乎江浙易改行海運乎則和者
百譁者亦百譁者何人曰在南則漕丁水手持之在北
則通倉胥史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綱鹽曷變行票鹽乎

聖武記

卷十四

畫

省改摺省岸費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緩納曷爲不
行則默者百撓者萬撓者卽默者之人曰岸鹽恐跌價
則持之岸吏恐裁費則持之書吏摺工恐清弊則持之
矣何謂節用之利普賜田租普免逋負自古曠蕩之仁
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遇郊大
賚大赦矣三年一郊賚輒百萬赦輒數萬其後至於不
敢郊蘇軾所謂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後世
慶典普恩與郊賚郊赦何異生齒墮矣機變滋矣有恃
十載普免而爭先逋欠者則利頑民而不利於良民官
免賦而佃不免租則利於富民而不利於貧民海寇攻

城不及鄉里而徧免四鄉之賦則利於安堵之民而不
利於被難之民 國家正供有歲入數千萬之名而
常有逋欠千餘萬之實異日國計愈匱潦旱偏災何以
蠲賑則過厚於無事之民者反無以備夫緩急望救之
民此用之宜議節者一直省養兵費天下正供之半而
兵伍不足正額三分之一乾隆中葉又以名糧改成實
額增六萬之兵即歲增百餘萬之餉而缺伍益甚冗糜
益甚夫養兵數十萬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復國初
之舊額再核目前之虛伍或并三兵之費以養二兵使
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費以募一兵使一兵當

聖武記

卷十四

毛

十兵之用此宜議節者二何謂塞患鴉片耗中國之精
華歲千億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為金陰陽為炭不能供
尾閭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難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
不先行最輕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為酷者懲一儆百
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輕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恥且格
是也竊謂禁烟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
之法載在大清律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
所以待怙終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
黥之則紈袴温飽之烟民知令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
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誅則黥者必悛

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
一人不責以有犯必誅之事專責以有犯必黥之事既
黥則人可按籍而稽應可按期而驗倘有紈袴温飽之
家耻黥哀免者許以金贖視其職銜小大為罰贖之輕
重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誅不得再
贖惟販烟之犯則立誅不在贖之例其販烟吸烟必
許告發告不實者反坐夫水師整飭而外洋無庇販之
人繡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內地無嘗試之犯如是而烟
不絕者無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
為非曰義是則禁民為非實帝王理財之大柄令不行

聖武記

卷十四

美

禁不止所可蠶財者寧惟鴉片何謂開源之利食源莫
如屯墾貨源莫如采金與更幣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
抑末之誼則食先於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
先於食請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國之銀出漏於外洋而
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
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為幣幣惟黃金及銅而
漢書西域傳罽賓安息條支瀕海諸國皆以金銀為錢
文為騎馬幕為面或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幕者唐西
域記龜茲國觀賀羅國迦畢試國其貨皆用金銀錢及
小銅錢印度兼用金銀貝珠是西域上古即用銀幣先

於中國數千年其證一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湖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以金銀爲貨幣韓愈及元稹奏狀皆言自嶺以南用金銀自巴以外交易用鹽布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布是閩粵舊通番船故用銀獨早其證二文獻通考國家二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送所失甚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暮夜買遷黠吏受賕縱釋不問民用日以彫幣又曰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海商往來錢寶所由泄是以自臨安出關有禁下江入

聖武記

卷十四

堯

海有禁凡舶方發官必點視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官驗止爲虛文乃許黨類首告以其錢貨之半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舶者有罰其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離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銅錢下海與今日之禁紋銀出洋無異蓋昔時番船載銀以易中國之銅錢錢之出海者既衆則銀之入中國者亦必衆故昔時不問禁出洋之銀猶今不問禁出洋之銅錢事所本無患正相反其證三職方外紀言南墨利加州各國多產金銀而孛露國金加西臘國所產尤甲天下其場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萬人

國王什稅其一每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百物俱貴惟銀至賤貿易銀錢五等金錢四等歐羅巴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而中國銀礦開采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唐憲宗二年且詔言有銀之山必有銅銅有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來見采銀坑并宜禁斷欲以閉銀而廣銅洪武永樂中行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欲以輕銀而重鈔通典載唐度支歲入之數粟布錢帛而外未嘗有銀惟兩廣諸州土貢每州貢銀三十兩或二十兩以爲貢不爲幣蘇轍元祐會計錄及元史成宗紀歲

聖武記

卷十四

罕

入之數銀但五六萬兩洪武寶錄歲入之數銀但二萬四千餘兩是則自明以前重銅輕銀如此其采銀貢銀之少如此而近數百年間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布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得之是則中國自古開場采銅多而采銀少今則雲貴之銅礦多竭而銀礦正旺銀之出於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采者十之三四其未開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爲番舶收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秘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

之銀值則中國銀幣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當變故曰開源之利

軍儲篇二

難者曰貨源之為急標開礦之為濬源則聞命矣若夫聚眾則難散邊夷則易覈稅課將滋弊則若之何工鉅而無款可籌費重而無礦可驗則若之何曰亦知雲貴無歲不開銀礦 國家無歲不徵礦稅乎 大清會典正供歲入之數雲南銀場歲課六萬七千三百兩有奇永昌府及廣東無定額雲南金礦歲課金六十兩有奇貴州思南府無定額雲南銅礦額課銀萬八百有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奇四川兩廣無定額雲南鉛錫礦課錫三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豈滇黔之礦不聚眾不徵稅而他省獨患其邊夷乎甘肅甘州八寶山之金礦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礦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為兩提標之優差伊犁塔爾巴哈台之金礦將軍派兵守之客民串謀潛挖至今為駐防之利藪廣東瓊州之銀礦挖砂百筋煎銀六十兩其工費僅六兩此外四川馬湖建昌番地之礦浙江溫處之礦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則荷插雲趨畏糧鸞赴官特置局稅其什之一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入不可勝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為開采致防得不償失財不足用乎聞之滇吏曰礦丁多寡視礦苗衰王礦王人眾礦衰人少礦絕人散有利則赴無利則逝不俟官為散遣從無聚而難散之事凡礦所在皆有場主聽其治平其爭以七長治場事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財賄稅歛曰厨長司工役飲食有事皆聽治於此三長又有爐長鑊長硎長炭長分司采煉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正乾隆中騰越邊外為桂家銀場為緬夷所憚永昌邊外有茂隆銀場為猓夷所憚及桂家場之官裏雁為邊吏誘殺茂隆場之吳尚賢獻場於朝反為官所捕治於是兩場之練勇皆潰散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遠廳同知傅鼎結礦場之練勇以禦猓夷斬馘數百亦稱奇捷凡開礦之地曰場邊人是則有礦之地不惟利足以實邊儲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飢寒之盜賊豈有富足之盜賊乎且銅鐵鉛錫煤炭硝磺諸場何一不聚眾者 國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閭宦行以苛暴者秦隋曠武亡國後世不聞禁用兵元代開河致叛後世未嘗廢治河明季加

賦致寇 本朝未嘗不徵租稅豈有愆色荒而禁昏
姻惡禽荒而廢蒐狩乎

難者又曰古幣用黃金其用金之多倍徒今日王莽敗
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漢王
子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其餘諸帝之賜臣下金輒
數百斤計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或赤金十
萬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民間淘采之方官府懲歛之法
史冊無聞焉管仲桑宏羊孔僅之徒始言天地之藏當
取以富國而不可為豪強所擅然其說不過曰鹽曰鐵
不聞有權金之政蜀卓程鄭皆擅冶鐵以殖貨吳淠鄧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通皆鑄銅山以致富未聞其藏金之數漢令私鑄鐵者
鉞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此令後唐
至興二年始除止畝納長農器錢一文五分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
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何哉鐵至賤
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弛禁若水火謂小民不
盜采有是理乎馬端臨亦求其說而不得因謂漢世不
貴難得之貨有古人遺意夫不貴難得之貨曷為百金
中人什產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輒列
名貨殖耶桑孔心計下至告緡算車鹿皮薦壁而獨疏
網於金幣是誠何說曰周官卣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

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
其禁令此坑冶開閉禁令之始禹貢荊州厥貢惟金三
品梁州厥貢錫鐵銀鏤砮磬此貢金之始管子言禹湯
鑄歷山莊山之金為幣以救水旱珠玉為上幣黃金為
中幣刀布為下幣以權衡萬物之高下而御人事此制
貨幣之始蓋自太昊鑄金神農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
澤不以封金之開采已足以備宇宙之用及至漢世金
無耗減惟恐過多則賤故無事於開采既無開采則亦
無征權而藏在山澤守自卍人者民無從私立坑冶非
若鐵為日用農器所必需銅為鑄兵鑄泉時所用有官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采官鑄之權卽有私采私鑄之禁日增月益法令斯繁
非民樂犯銅鐵之禁而不趨采金之利也及後世鑄像
寫經融箔飾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從事於坑冶
然唐初置陝宣潤饒衢經諸州銀冶五十八而憲宗元
和中特申重銅輕銀封閉坑采之令於是天下銀冶廢
者數十歲采銀僅萬二千兩宣宗增銀冶二亦止歲采
銀二萬五千兩微不足數計坑冶之盛實始於宋代其
見於文獻通考者登萊商饒沂南思六州金冶十有一
登號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劍英
詔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一監共銀

治八十有四自太宗至道未及神宗元豐初大約天下歲課金萬餘兩銀二十餘萬兩惟天禧末歲入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則除坑冶外丁稅利市折納互市所得皆數之或出自商旅或來自外夷非盡坑冶之數其時礦苗微歇者屢朝恒下蠲除之令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發之礦漕司慮發本錢往往停閉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變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銀坑冶許民開采二十分取一為稅此皆宋以來開采之事未嘗有礦徒擾民礦稅病民也明太祖成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祖仁宗屢慎重開礦之事然陝西商縣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銀屏山爐冶四十二座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縣銀場局皆始於洪武之世永樂遣官赴湖廣貴州采辦金銀課又開福建埔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宜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浙江增至九萬餘英宗初下詔封坑穴撤開辦官既而奸民私開坑穴相殺嚴禁不能止言者請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

供億過於公稅是則閉與開兩失之矣自是以後礦事遂屬於中官天順四年始命中官分赴雲南四川福建浙江於是雲南十萬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浙閩如舊總四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時中官開湖廣武陵等縣金場則得不償費一小擾武宗時復聽內官奏開閩浙銀場則無礦責銀再小擾至萬曆二十四年衛千戶仲春奏請開礦助大工於是河南之汝南山山東之沂州沂水蒙陰臨朐費滕棲霞招遠文登山西之夏邑中使四出計十年間共進礦稅銀三百萬兩每歲亦不過三十萬而奸瑤乘勢誅索中飽不啻倍蓰利歸下怨歸上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為任瑤之極弊回思洪永宣德時何政唐宋金源時何政固宜為封禁者之口實開冶者之厲戒哉更考國朝 列聖之 詔令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奏久經開礦之地如雲南湖廣山西等處聽本地窮民自開地方官查明記冊其別省人往開及本處富戶霸占者罪之其他省未開采者禁之 上曰有礦之地初開即禁則可若久經開采貧民措貲覓利藉資衣食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總之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吏處置得宜毋致生事乾隆三年八月 諭曰兩

廣總督鄂彌達議覆提督張天駿礦山開采恐滋聚眾之奏據稱銅礦鼓鑄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則爲工散則耕作并無易聚難散之患地方大吏原以整頓地方豈可圖便偷安置國計於不問張天駿藉安靖之名爲卸責自全之地其交部議處四年六月廣督馬爾泰英德縣長岡嶺銅坑近有鍊出銀礦請給商人工費惟該縣洪礫礦出銀過多及河源縣銅礦偏近銅山均請封閉

諭曰銀礦議閉之說豈因開銀獲利者多則開銅者少乎不然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其詳議以聞四十二年二月 詔曰劉秉恬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奏促浸攢拉二水沿河之地可以開礦采金是以呼爲大小金川朕思金川之雍中刺麻寺有金項則產金自屬不妄若所產金沙果王不如官爲勘驗試采爲兩金川設鎮安營之費嘉慶元年六月 諭曰據伍彌泰奏昨委侍衛巡查塔爾巴哈台所屬之達爾達木圖烏蘭托羅輝等處禁山適有偷挖金兩之衆獻出金沙六十兩因復派兵拏辦等語向例嚴察新疆產金之地特恐匪徒聚衆生事今既畏懼獻出金沙尙屬遵法何德派兵拏辦尙有一二流離貧民偷挖金兩斷不可若此辦理也此皆 聖祖 高宗聖訓未嘗不許開礦

之證與會典載雲南礦課相表裏或曰雍正中 世宗不有慎重開采之 諭乎曰是時朝廷百廢備舉方興直隸水利清耗羨歸公戶部庫貯六千餘萬直省倉儲三千四百萬石外洋無透漏之銀司農無竭蹶之歎天子不言有無本強不問標末帝王之道張弛各因其時也故普賜田租之事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礦課開采之事不可行於雍正斷不可不行於今日

軍儲篇三

問曰近世銀幣日窮銀價日貴於是有議變通行楮幣者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其用同於近日北五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省之會票淮南之根窩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卿蔡之定推衍於近日吳縣諸生王鑒且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廣藏之便賚之輕無成色之好醜爐冶之銷耗絕銀匠之奸僞盜賊之窺伺銅錢廢而盡鑄爲兵白金賤而盡充內帑果足通銀幣之窮佐國用之急乎曰宋臣葉適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實諸法桑宏羊所不爲蔡京改行鈔幣以盜賊之道誘賺商旅之財又王安石所不爲何者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以官錢爲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貨特以輕易重以母權子其意一主於便民而不在於罔利猶是周官質劑之遺

譬如以票券錢非即以票為錢以窩引中鹽非即以窩為鹽皆有所附麗而行之至蔡京改行鈔法則無復官錢而直用空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物是猶無田無宅之契無主之券無鹽之引無錢之票不燧覆瓿而以居奇宜乎奸偽競起影射朋生不旋踵而皆廢金元明代竟不鼓鑄而專用鈔重以帝王之力終不能強人情之不願如欲復行竊恐造之勞用之滯做之速偽之多盜之易禁之難犯之衆勒之苦抑錢而錢壅於貨抑銀而銀盡歸夷有十不便而無一便矣然楮幣不可用而更幣之法不可不講請先陳歷代各幣之興

聖武記

卷十四

泉

廢而後效其說漢世銀價極賤朱提銀八兩直錢千有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千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民廢不用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價而遂不行况以楮代幣視白鹿皮薦直四十萬其籠利又甚倍蓰其不可行一也宋太祖取唐代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換給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請務入錢者即日給券又勅諸州商人齎券至者當口付錢不得住滯違者科罰其後成都守臣寇瑛以蜀人苦鐵錢之重私券貿易富戶主之及富人貲衰不能償爭訟數起請官置交子務禁民

私造詔歲造交子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新舊相因其用意便民如此及大觀中蔡京更鈔法則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封椿舊積絕口不言盡失交會之本意紹興中年始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商請茶鹽香替等歲千萬貫不獨恃見錢以為本然鈔引止憑以取茶鹽香貨而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以一夫而運萬緡於千里之遠齋輕用重流落民間即同見錢其究必有最後受累之人其罪究歸最初作俑之人仁者其忍出此不可行二也紹興元年因婺州屯駐

聖武記

卷十四

卒

舟楫不通錢重難致詔造見錢關子赴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三十年又詔淮浙湖北京西不通水路處上借等錢許用會子解發是交會原以通舟運之窮故大觀中蔡京鈔法惟江浙湖廣福建不行蓋水鄉通舟運錢甚易故至今錢票亦不行於江浙楚粵今欲以西北之票強諸東南縱有官錢尚非民願其不可行三也王氏鈔幣芻言謂果欲行鈔必盡廢天下之銀然後可行是即洪武永樂禁銀錢以行鈔法之意其時罰禁愈嚴鈔壅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銀誘民市而執治其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貞祐三年河東宣撫

使胥鼎上言民間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請權禁見錢自是錢貨不通富家內困藏錐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窘乏坐化商舟皆運錢貿易於淮南錢多入宋識者謂其棄貨財以資敵國今日果禁銀行鈔不過盡歐文銀於西洋其不可行四也王氏又謂前代鈔弊不行由楮印潦草製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矣元世祖中統元年別造絲鈔曰中統元寶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矣不但無楮印之潦草且舊鈔昏爛者又委官以新鈔倒換矣乃金代則銀價日貴寶泉日賤幾於不用元代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則鼓鑄不給新舊滋弊與銀鈔皆廢其不可行五也洪武八年折收糧稅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計金五換三十年詔以折收逋賦重則困民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計金亦五換永樂十一年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當銀七兩五錢又令交趾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二十引當銀十兩其時米鹽斷無如此之賤特朝廷欲損上益下故為此制以便民使當時以銀一兩而買民四石之米金一兩而買民三十石之米則勢必不行今行楮幣者為損上益下乎損下益上乎其不可行六也漢時銀八兩直錢千既過賤金代鑄銀鈔每錠五十兩

直錢百貫旋鑄永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其價又過貴其後銀鈔不明洪武中造大明寶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每四貫准黃金四兩則銀賤之價酌中而金價不及今四之一然某氏談往錄又言明初銀每兩兌錢六百是則抑銀重鈔之令非民間通行之價及崇禎十六年銀每兩兌錢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數百乃嚴禁小錢力復舊價制卒不行及國朝順治初而銀價復以兩兌千其時非有鴉片之患而屢貴屢賤未有知其由者顧氏炎武言萬厯中赤金止七八兌崇禎中十兌江左至十三兌亦非由鴉片之故未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有知其由者至近日十餘載間文銀每兩由千錢至千有五六百錢洋錢每圓由八百錢而至千有三百錢人始知鴉片內灌透銀出洋之故而其驟長尤在道光七年至十三年此數年中海疆節度之人潰防決藩之故粵人能言之外夷能言之無俟譎譎之芻言矣貨幣者聖人所以權衡萬物之輕重而時為之制夫豈無法以馭之曰仿鑄西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而已中國銅錢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爐而止自哈密以西則行回部紅銅普爾錢一當內地銅錢之五以五十普爾為一騰格形幣首打箭爐以西則行西藏銀錢重一錢五分者每六

圖易銀一兩重一錢者每九圖易銀一兩重五分者每十八圖易銀一兩自乾隆平安新疆西藏後 命於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鼓鑄普爾錢

文曰乾隆通寶皆鑄地名用國書回字矣又 命駐

藏大臣監造大小銀錢面文乾隆寶藏漢字背用唐古

特字并於邊廓鑄造年分如廓爾喀之式矣是皆以

天朝貨幣而坊外夷之式今洋錢銷融爭銀僅及六

錢六分而值紋銀八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官鑄銀

錢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餅乎此幣之宜更者一古

幣以金以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錢糧用銀始於明正

統以後各視其時王之制然必皆五行百產之精華山

聖武記 卷十四 鑿

川陰陽所爐鑄決非易朽易偽之物所能刑歐而勢迫

書曰具乃貝玉古者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我百朋制

詳五等食貨志大貝莊貝公貝小貝不成貝凡五貝兩貝為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有六莊貝一朋直錢五十公貝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朋直錢十不成貝者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莊貝三寸六分以上公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二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為貝 玉則古為上

幣與貝皆行於三代而廢於秦世我 朝臣服和闐

葉爾羌玉山玉河歲時上進充庭溢闕乾隆時回部官

山有禁嘉慶中始聽民開采今宜以貝玉佐銀幣之窮

上出 官府之藏外推官山之產鑄其等值廣其流

布物華天寶民珍國瑞無煩鎔冶鑄之煩無朽腐廢造

之苦此幣之可推廣者二夫開礦以溶銀之源更幣以佐銀之窮皆因天地自然之珍為 國家不竭之府苟舍貝玉舍銀錢而以楮代之是不若行冥鏹於陽世陳明器於賓筵之為愈也不若施畫餅於闕荒易告身以一醉之為愈也恐鞅斯之酷不能行桑孔之計有不屑也

軍儲篇四

貨源既開食源尤不可不阜阜食莫大於屯墾屯墾莫

急於八旗生計以君養人不如使人自養雖堯舜猶病

博施而濟眾 國朝 列聖之厚八旗者至矣康

聖武記 卷十四 鑿

熙三藩初定 詔發帑金六百四十餘萬代償八旗

債負每家獲賞數百金未置寸產徒糜衣食一二載蕩

然無餘其後又頒賞六百五十五萬金亦立時費盡雍

正初屢賞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餘萬亦不逾旬而

罄豈獨八旗之不善節嗇抑其食指浩繁矣哉 世

祖時八旗定甲八萬甲歲餉銀若干兩米若干石

聖祖時增為十二萬甲額兵十萬養育兵二萬一甲之丁積久而

為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甲之糧所能贍計八旗丁冊

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數百萬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

旗地大半盡典於民聚數百萬不土不農不工不商不

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爲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且八旗有蒙古，有漢軍，不盡滿洲。滿洲又皆收服遼東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有宗祿之費，未聞舉龍興之地，豐沛晉陽，鳳泗之民，而世世贍養之者。國初定鼎中原，居重馭輕，故圈近京五百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以固根本，而滋生聚自乾隆中葉，已有人滿之患。於是諸臣條奏，舒赫德則言盛京寧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里，僅爲牧場間田，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實舊都而還淳樸。分京師生齒之繁矣。孫嘉淦則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紅城子。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再百里之開平，卽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猶在，膏腴不下數萬頃。張家口外七十餘之興和城，又西百餘里之新平城。川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亦不下數萬頃。明初置衛，旋棄歸蒙古。我朝平察哈爾，復置爲牧場。致東路之熱河八達溝，卽大寧衛舊境西路之歸化綏遠二城，卽禮州東勝二衛舊境聲勢中隔，應請於開平興和各駐滿兵三千。紅城新平二城各駐滿兵二千，共駐防一萬屯墾牧獵先爲經營，五年規模可定矣。又請旗人情願下鄉種地者，將八旗公產及贖回旗產，每人一二百畝，給其自種，不須佃奴之挾制矣。又請漢軍罷仕情願在外成家

者，許其呈明置買田產，聽其地方官吏約束矣。張若淮則請廣駐防之制，謂各省有城守營之處，綠旗兵不下數萬，應請將省會及道員駐札之處，其城守營皆改爲八旗駐防矣。沈起元則謂漢軍本係漢人，莫若於漢軍之內，每甲以一人承占，或以行輩或以材武，食其祖糧，其餘間散則聽之出旗歸入四民矣。諸臣條畫有未准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竊謂滿蒙漢三者宜因地因人而徙，東三省滿州舊地也，宜專以徙滿洲之餘丁開平興和，國初平察哈爾蒙古之地也，宜專以徙在京蒙古之餘丁至外省駐防，難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本漢人之俗也。宜專以安置漢軍之人，各因其地，各還其俗。或曰：近日盛京將軍富俊曾經理雙城堡之屯田矣，每人願移者許給地二頃，房屋牛種器用旅費畢具。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戶而行之，數年每年僅五十戶，七十戶無乃勢不可行乎？曰：懷土重遷，民難圖始。漢初列侯不願就國，至詔丞相爲朕先就國，以倡率之。唐時京官輕外任，至令宗室分授刺史郡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遷都洛陽，至借伐齊之師以行之。然國初各省分設駐防，距京師遠者數千里，南北異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駐防，距京師萬里，東西異向，而八旗間命就道所

至如歸從未聞有難色者何哉八旗騎射成俗語以為兵則萬里不辭語以為農則故鄉裏足今宜仍以駐防為名並擇宗室覺羅中奉恩將軍之練愨者使每人率一佐領或二佐領以重其行至彼之後打牲射獵屯種各從其願兼許雇漢農以為之助則旗人無不鬯然矣漢唐中葉以後宗室苗裔散處郡國列為四民今設擇京師間散宗室得率一二牛豕還舊都有土有民世食其利尤厚于古矣開平興化四城亦宜設蒙古駐防使游牧屯種各從其便並許雇漢農以為之助則初年不習於農數載後農牧相安即可裁其兵糧以歸禁旅之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籍矣滿州蒙古每移一駐防即可徙數千戶何至每歲徙二百戶而不能至漢軍外任留籍特未允行允之必無不願既免回京親友之需索又得適樂土以長其子孫又安有不慊者哉若夫興京東之水利清旗民之贖產清入官之籍產以兼屯滿州蒙古漢軍無業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扈本固基尤厚化而導之宜而通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軍儲第二篇補注

趙氏翼簪曝雜記曰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離以採銀佐北漢之類蓋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滇徽然滇中惟樂馬麻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恃外番為來源

如滇粵則資緬甸安南之銀礦粵閩則資南海番船之銀錢是也滇邊外有緬屬之大山厥粵西邊外有安南之宋星厥銀礦皆極旺而夷人不習烹煉故聽中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厥多江西湖北廣人宋星厥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厥兩已散無復往採者將軍明瑞曾過其地老厥新厥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舊時江楚人所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歲獲利三四千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賁回內地當緬酋攻厥時各厥丁曾馳稟滇督謂只須遣官兵三千來助聲勢則厥丁四萬自能禦敵時滇督恐厥封疆豐遂不果宋星厥距余所守鎮安那僅六日程鎮安土民肩挑針線布諸物往販倍獲而歸其所得銀皆製錫貫於手以便攜帶故鎮安那之事誰眾且強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眾者則又來奮據之其地雖安南所轄而安南國王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解解廣州余訊以所得幾何而遠走微外渠對云利實不貲礦旺處盡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做直六百金始聽採即有人

聖武記

卷十四

聖

立以六百金礦之則其利可知也

軍儲第四篇補注

國初近京五百里內圍給八旗而別撥他州縣之田以為民地計近畿凡宗室王貝勒貝子將軍之莊園共萬有三千三百三十八頃有奇凡動戚世爵職官軍士莊田十有四萬百二十八頃有奇其內府莊田以待皇子分封公主贈嫁者不在此數而盛京東北及諸邊口外曠壤日闢八旗滋生戶口咸取給焉嘉慶十八年戶部尚書英和奏言自乾隆年間以來入官地畝甚多他部尚書論即如和坤福長安兩家入官地畝不下二三千頃至今並未升科屢次查催地方官奉行不力盡飽胥吏之橐且有以難瘠換膏腴者請嚴勅直隸總督作速升科無令隱匿侵蝕抵換于國用亦有裨益

以考伊犁屯田向惟綠營及回漢屯丁自嘉慶九年將軍松筠奏言伊犁駐防之錫伯營向無官給口糧均係自耕自食生計有資迥異滿營之拮据近日入旗生齒日繁上年酌派滿州間散丁三百六十名官

給牛隻器具分地試種秋獲十分有餘已有成效惟
係通力合作未免視為官產久而生懈應照錫伯營
屯制按名給地永為世業並論以地即種成將來亦
不奏裁口糧毋庸觀望滿營旗人聞此始皆欣然領
地耕作十七年將軍晉昌復奏言伊犁係松筠奏明
已分未分二項其已分田二萬四千畝係松筠奏明
分授八旗每旗領督率八旗間散丁通力合作添雇回
子流民將所收糧公貯分給貧乏請照松筠章程再
仿松筠前奏於公地之南督築數堡每堡蓋屋百所
以駐屯丁教之樹畜農隙習武以收兵屯兩益此新
疆行於畿輔及留都者
西域水道記曰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錫伯部
官兵千駐伊犁河南岸去河數里舊有一渠東西長
二百餘里渠北地監慮在無田渠南阻崖患在無水
嘉慶初有部人圖默特創議於察布察爾山口引水
自崖上鑿渠亦東西長二百餘里功費繁鉅部人嗟
怨圖默特卒排眾議數年乃成既濬新渠闢田千頃

聖武記 卷十四 渠

遂大豐殖雄視諸部鄭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東北
有積水潭廣數里環潭皆回民田將軍松筠因新渠
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畝畀錫伯屯之界遂東移
兩渠相去十餘里新渠高於舊渠六七丈新渠之南
並屯山下皆回民田此錫伯
營屯田水利同于內地者

軍儲第二篇補注

外藩王公舍稜傳云乾隆四十九年有內地民劉通
等集眾千餘赴瑚圖斯拉山私開金礦且賂舍稜屬
額爾齊斯雅拉拜等給駝馬為助烏魯木齊都統海
祿問之以兵往徵所部助戈礦民悉擒以瑚圖斯
拉山通舍稜收封禁永為令瑚圖斯拉
山東南接古城界烏魯木齊所屬也



綫在著雍執徐易月

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原敘

中西紀事原敘

道光庚子之夏。洋氛不靖。蔓延三載。

成。席不忍生靈塗炭。不得已而允撫事之請。竊以夷人貪

利。志在通商。自非前代要求割地之比。惟防秋之備。猶夏

尤嚴。而閩帥置臣。計窮徙薪。憂貽伏莽。追燎原勢熾。猶復

煦嫗而辭。踴足談笑。以謝關弓。在當日築室朝謀。垂堂夕

警。毋亦急何能擇。而令

鼎湖龍馭之日。輪臺自責。平壤無功。是則

陟降之恫。詎非謀國之咎耶。時承乏臨城。司訓一官。首

藉無預憂危。而惡聲方戢于村鷄。謠言又傳于市虎。于是

中西紀事 卷首敘

蒿目增傷。裂眦懷憤。爰蒐輯邸抄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

據者。錄而存之。兩相枋國。防口甚嚴。珍此盲帚之藏。竊懷

挾書之懇。恭逢

今上嗣位。夷船徑赴天津。梯航修好。

上達覽前事。止呼邪于欵塞。卻楚貢之包茅。辭之以禮。不

惡而嚴。該夷遂逡巡而去。夫螳臂之奮。豈勝任于車輪。燭

火之光。自見消于日月。況以彼不賓之荒服。固已等棄地

于珠厓。而鯁鯁焉拾魏絳和戎之藩。鑿關白求封之壑。揆

之威德。兩無居焉。

皇上乾綱獨斷。渙號斯宣。正汪黃之罪。以慰

在天之靈雪伯紀之冤以紮同民之怨徵臣需次京邸歡

聽

綸音竊謂逆命有苗民何累深仁于

堯舜而責備在賢者難逃直筆于董狐爰取昔日所藏詮

次成帙附陳凡見以當臚言藉備異日史家之采擇雖然

支離攘臂神人以爲大祥尸祝代庖君子譏其出位居閒

散而抱先憂之隱者毋乃類是欲加之罪其又奚辭時

今上御極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

中西紀事

卷首敘

二

中西紀事次敘

庚戌之冬需次京邸時值洋艘遣退枋相罷歸爰取庚子

以來英人入寇本末編次成帙滅之笥中嗣見通商日久

中外錯居各以詐力相尙水火生于畛域柄鑿起于錐刀

于是官袒民則番怒袒番則民怒番以其強民以其衆而

交鬪之端復起竊惟馭外之要。不越勦撫一端。乃由前而

論。擇將之難。漢文拊脾而興嘆。由後而論。徒戎之患。江統

蒿目而生憂。豈無故哉。孟子曰。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今

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

商猾吏交構其間。是則邊衅之相尋而無已也。值天津用

中西紀事

卷首敘

三

兵之後。湖上無事。乃續據十年來所聞見者。合之前定之

彙。分類紀敘。釐爲十六卷。中西爭競之關鍵。畧具于此。若

夫中國自有

聖人正統。不數閏位。必謂侏儻昧任。不齒于聲教之中。吐

鶻柔蠕。反替于族類之異。拾野史之誣。炫雷同之聽。吾無

取焉。時咸豐九年己未九月。

中西紀事定本目錄

咸豐十年。自浙返江右。其年秋。今曾侯以兩江總督督師駐祁門。調入幕府。時值鼙鼓之變。奉

詔北援。和議既成。罷兵換約。凡前後奏咨稟案及軍機摺臺來往信函件次之。撰為庚申續記。踰年回江供職。親預於長江設關。西士傳教之役。又見續頒條約。暫定章程。雖法窮則變。抑亦時勢為之。而魚以煩烹致碎。羊以多歧而亡。君子不能不於始作備者三致慨焉。爰取庚申以後續成數事。增入中西紀事中。合之為二十四卷。今次其目如左。

中西紀事 卷首 目錄

四

卷之一

通番之始

卷之二

猶夏之漸

卷之三

互市檔案

卷之四

漏卮本末

卷之五

英人窺邊請撫

卷之六

粵東要撫

卷之七

閩浙再犯

卷之八

江上議款

卷之九

白門原約

卷之十

臺灣之獄

中西紀事 卷首 目錄

五

卷之十一

五口衅端

卷之十二

四國合從

卷之十三

粵民義師

卷之十四

大沽前後之役

卷之十五

庚申換約之役

卷之十六

天津新議續議

卷之十七

長江設關

卷之十八

洋藥上稅

卷之十九

小國換約

卷之二十

外夷助勦

中西紀事 卷首目錄

六

卷之二十一

江楚黜教

卷之二十二

勦撫異同

卷之二十三

管蠶一得

卷之二十四

海疆殉難

是編草創未就。得見同年魏默深中翰源所撰海國圖志。愛其采摭之博。惟其體例兼備四洲。故于英人入寇

及海軍用兵之利鈍。不具詳也。猶夏起于通番。滬卮原于互市。邊衅之生。由耕於此。原稿皆敘于各案下。續摭海國圖志所載各檔案。遂仿紀事本末之例。釐為四卷。著始禍也。五卷以後。邊衅本末。多據邸抄及奏咨各案。參以西人紀載之可信者。十五卷換約以後。則條約章程。頒行各省。尤為班班可攷。續論次之。而以勦撫異同。管蠶一得殿焉。卷末記海疆殉難諸臣。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後為斷。惟有則詳而核。無則畧而存。蓋仿綏寇紀畧補遺之例云。時同治四年乙丑六月。

中西紀事 卷首目錄

七

通番之始

歐羅巴居天下四洲之一。其地在亞細亞洲西南洋之西。而中隔以地中海。曰歐羅巴。總其洲之島岸名也。曰大西洋。以其海之方隅名也。若其國名。則中國之所謂大秦。西人之所謂泰西也。自古不通中國。惟東漢時遣使一貢。范蔚宗立大秦傳。而歷代之史。因之傳言。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又言大秦嘗欲通使于漢。而安息貪以漢繒采。與之互市。故遮閔不得自達。至東漢桓帝中西紀事 卷之一

延熹九年。大王安啟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過焉。大西洋之名。聞中國。濫觴于此。然不列王會之圖。遂闕職方之紀。故後漢書但知其為海西國。晉書始言其在西海之西。西海即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至魏書乃云。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方隅之可紀者如此。若其地理之分合。建置之沿革。則均不詳也。惟元代版圖之濶。亘古未聞。而太祖世祖封建屏藩。但及于葱嶺西南之五天竺。明初通貢之遠。遣使頻仍。而三保太監七下西洋。第盡于紅海東岸之忽魯謨斯。雖西北界接歐羅巴。西南界接利未亞。而一海之隔。苦于問津。無不自崖而反。宜利瑪竇初至京

師而明之禮臣。不識大西洋之為何地。意大里亞之為何國也。然中國固不識大西洋之地。而利瑪竇方自海外來。亦茫然安識其所謂大秦者。蓋自與徐光啟輩交。又得見唐之大秦景教碑。詳卷二以為與其國所奉事之天主教合。故中外稱之無異詞。艾儒略者亦西人。既載其碑于所撰西學凡後。又考其疆域。序其島岸之國名。而作職方外紀。大畧言歐羅巴洲中七十餘國。其大者凡十一國。則佛郎西。即紀中之意大里荷蘭。即紀中之呂宋。即紀中之及額力西。即紀中之俄羅斯。即紀中之之屬皆在焉。又言地中海之西。有意而蘭大諸厄利諸島國。即今之英吉利兼轄

中西紀事 卷之一

阿爾蘭者是也。攷其分合之由。則自漢以前。皆統于額力西。即今之至東漢時羅馬浸疆。即今之意大里亞國。并吞各部。歷四百年。綱紀西洋一統最久。六朝之季。羅馬衰微。為北狄特之族所侵。分裂其地。于是各部自王。不相統攝。惟共奉一教主。而其教皇世居意大里亞國中。凡大西洋受封廢立之事。皆請命焉。然不能執予奪之權也。佛郎西與于唐。英吉利與于宋。而一時歐羅巴洲各國。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經營貿易。估帆所達。及于西南洋東南洋。各開市埠。英佛聞而繼之。遂以是為通中國之漸矣。明自永樂以後。數遣人下西洋。示以通貢。凡前後隨使至者

以百數。而大西洋之國不與焉。迨正德間。佛郎西踞滿刺加之地。遣使臣請貢方物。後又乘倭寇之間。縱橫海上。占踞澳門。而荷蘭葡萄牙繼之。然明之諸臣。迄不知其為大西洋人。直至萬厯間。利瑪竇至京師。始識大西洋之名。而迄不知其與佛荷等國之或同或異也。況自西士利艾等與中朝士大夫往返討論。固已備悉其山川風土。指掌列眉。而修明史者。尚墮雲霧中。豈非卧榻之旁。被人鼾睡而不知者邪。然則通番之遠。莫遠于明。而勤遠畧于數萬里之遙。遂釀近憂于二百年之久。豈細故哉。今參核明史及中外紀載之書。著其可攷者于左。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明時大西洋強盛之國。首推佛郎西。時南洋之地有滿刺加者。即今之麻六甲。佛人方欲開通市埠。遂奪而踞之。自此東行入中國。徧歷澳門粵東之地。乃于正德十三年。遣使臣來貢方物。請封詔。給其方物之直。遣之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為食。已而負緣鎮守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為戲。其留懷遠。駟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為久居計。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請責令還滿刺加。置土。方許朝貢。又御史何蒼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大船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駟者違制交通。入都者

乘驚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北之禍。殆无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調缺。上貢香物。不問何方來。即取貨。致番船不絕于海濱。蠻人裸暹于州城。禁防既疎。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船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禦。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議如御史言。未幾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為番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其年七月。又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四

事。詔復拒之。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官兵追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賊敗遁。官軍得其礮。副使汪鋐進之朝。即所謂佛郎機者也。初粵東文武月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少。有議復許佛郎西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之。由是番船幾絕。其後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船不至。則公私皆窘。因言許佛郎西互市。有四利焉。部議從之。自此佛人得入香山。澳為市。而其徒又越竟商于福建。往來不絕。至二十六年。朱執為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內犯漳州之月港。沿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迎

擊于走馬溪。生擒九十六人。執悉用便宜斬之。怨執者御
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執被逮自殺。自執死。海禁復弛。佛
郎西益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鏡者。至築室
建城。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爲外府矣。濠
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瓜哇琉球淳泥
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于高州之
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于上官。移之濠鏡。
歲輸課二萬金。佛郎西遂混入焉。高棟飛甍。櫺比相望。閩
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乃于四十四年僞稱滿
刺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爲佛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五

郎西假託。乃卻之。萬厯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
勢益熾。時又于隔水青州建寺高七八丈。宏敞奇闕。非中
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壩。卒不行。以上皆初諸番
之互市于澳中也。率聚于虎跳門外之浪白洋。蓋海中一
島嶼也。大西洋人後至而思龍斷焉。于是佛郎西自滿刺
加來。徑請封貢。而葡萄牙遂以嘉靖間至。荷蘭遂以萬厯
間至。然舟船往來。歲取其稅第。羈縻之使勿絕而已。白濠
鏡之徙。則佛郎西首建城臺。戍兵列炮。儼若敵國。諸番樂
其便而趨之。遂爲通逃之藪。萬厯三十五年。有番禺舉人
盧廷龍計偕入都。上書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洋。

當事不能用。其後何士晉督粵。令悉燬澳中城臺。諸番始
稍稍有所顧忌。而佛郎西亦因戒心。懷去志矣。天啟初徐
如珂署海道副使。因澳夷飾詞請築。再燬之。澳夷即葡萄牙
非以備佛夷實。而是時守臣復遣監司馮從龍毀其所築。
以自衛。詳見下。而青洲山番人于山上建寺。即番人不敢
之。青洲城。澳中有青洲山番人于山上建寺。即番人不敢
拒。然佛以求通貿易。屢窺邊境。中朝疑之。故當明之季。增
兵戍澳門。專以防佛。佛亦以猜逼不敢久留。昔時免宿之
營。已爲葡萄牙發其筭。而剪其絡矣。以上參用張汝霖澳
萬厯以後之事。多有與澳夷混者。由不知澳夷之
專屬葡萄牙。又不知葡與佛之均爲大西洋也。惟葡萄
亞以西洋小國。先後來澳。卒藉中國之援。貫歷久居。遂爲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六

二百年專利之藪。佛雖垂涎欲與之爭。而國勢已不可復
振。又況強鄰之耽耽而議其後哉。
葡萄牙者。古之布路亞國。其地在歐羅巴洲之西境。今住
澳門者。或稱澳夷。或稱大西洋。從其朔也。其入中國始于
明正德間。貿易于舟山甯波泉州等處。嘉靖三十年。遂來
澳門。是時諸番互市。已自廣州移之濠鏡。佛郎西創造城
臺。欲圖久踞。諸番逼迫不自安。葡萄牙乃納賄于澳中官
吏。請歲以五百金。賃其屋而居之。于是自其本國挈家至
澳。凡爲戶四百二十有奇。丁口三千四百有奇。孳育蕃息。
遂長于孫。佛郎西來去不常。又自萬厯天啟間。中國防之

甚遂不自安而諸番之來者輒藉澳夷為東道主又假其名號以入市遂得以奇貨之居為資生之計然紅毛屢以兵船窺香山澳脅奪市利葡人懼乃築礮臺仿造紅毛火器以禦之不得則告急于粵中官吏請備防兵蓋自託于為

天朝守海門固外圍而陰以自封殖也澳中城臺之建始自佛郎西而澳夷因之以為利迨粵中大府遣兵隳之澳夷不敢言而實不便于藩垣之弛也值天啟之初紅毛出入于濠鏡澳夷藉戍守為名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時徐如珂為海道副使昌言于兩府曰此狡夷嘗我也已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七

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垣墉不毀爾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而冀除殆盡夷相顧喙喏自是稍戒心時值倭寇方平有言澳中諸番實為嚮導請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而粵中大吏謂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啟費無弛防庶幾相安無患部議從之乃設參將于中路增兵戍防各為備倭實則兼備佛郎西葡葡亞也然當明之季意大里人至中國徐光啟方與之講求麻法

而葡萄牙人亦以治麻聞于朝于是光啟奏用新法悉居其人于澳門而陽瑪諾者卽葡萄牙亞人也明史作波爾都音之自葡人主澳則大西洋之人方以類聚而東南洋諸番反以為異族而驅之故明史以澳夷為大西洋人而不能辨其為何國也惟佛郎西終明之世窺澳不得而葡亞以五百緡寄居負屋遂得盤踞全島儼然視為故物沿至

國朝定制外洋之貿易于粵者船貨悉稅惟澳夷但限以二十五船之額止輸船鈔貨則聽入洋棧中有買者為出稅又自乾隆定制歸并粵東各洋卸貨之後悉回澳門住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八

冬轉向澳夷賃屋棲止于是大西洋各國之過澳門者耽耽而視遂啟英吉利窺覷之端矣以上採用澳門紀畧及皇清通攷四裔門葡人以忌佛郎西之故凡大西洋人之至者無不多方讒間之英吉利涎其市埠每以兵船至澳輒訐言戍兵代為防佛實則欲自取之直至道光中葉索得香港馬頭不復思澳而五港既開外洋俱得自市澳舶反少又不能為有挾之求則富庶已非昔日之比矣其國終明之世未通朝貢至我

朝雍正五年始表貢方物乾隆十八年復貢兩屆念其遠道輸忱從優錫賚而其國中亦以天文家

入仕京師爲欽天監。今其國尙在大西洋。而明史無布路亞傳。故其住澳之顛末。但均見于佛郎機意大里傳中。亦不能詳也。

荷蘭者。大西洋瀕海之國。東至日耳曼。西連英佛諸國。明人所稱紅毛番族者也。明史言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荷蘭者。蓋其時大西洋不通中國。荷蘭貿易之舟。僅至南洋而止也。初荷蘭人勤于貿易。明時攻佛郎西。西班牙皆勝之。遂由五印度奪葡萄牙市埠。泛舟入南洋。又取葛刺巴而據之。至今南洋之地。有所謂大荷蘭。小荷蘭。新荷蘭者。雖中奪于英佛諸國。或分給其地。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九

與之和市。而荷蘭舊埠之名。至今仍之。可以知其貿易之廣矣。當佛郎西之市于香山澳也。荷蘭聞而慕之。乃于萬曆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此南洋之呂宋。以名之。非歐羅巴洲中之呂宋也。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求通貢市。當事難之。不敢聞于朝。但召其酋入城。羈縻之。方遣之歸。而澳中人懼其登陸。力爲防禦。久之無所得。乃去之。福建之漳州。直抵澎湖。于三十二年七月。值汛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時有海澄奸民李錦及奸商輩之販于大泥者。曾與荷蘭人習。相與慫恿之。許之貢市。而總兵都司方以兵至。先以計繫錦等下獄。始有

悔意。而仍乞通市不已。于是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始稍稍引去。而是時佛夷方縱橫海上。荷蘭欲與之爭雄。復泛舟東攻。破美洛居國。即麻六甲。與佛夷分地而守。尋又至福建之臺灣。侵奪其地。築室耕田。久畱不去。海上奸民復與之互市。遂再至澎湖。以求市爲名。築城而守。天啟初。守臣以計毀其城。遂移舟去。然其據臺灣自若也。方守臣之毀城。許以移舟之後。當爲代請通市。既而事不行。番人怨乃掠漁舟六百餘艘。復至澎湖。驅土人運木石。將再築城。又分兵犯廈門。濱海郡邑。无不戒嚴。時巡撫南居益初至。見其勢益熾。乃上言互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十

市之求。若不見許。必至興兵構怨。且臣聞其遣人四出。將要結交。留巴即上文葛刺巴大泥諸國。與之合謀。此必不可以理諭也。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畧。部議從之。四年正月。大發兵。與荷蘭戰。屢敗之。荷蘭益窘。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卽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請暫許之。遂揚帆出湖。猶留其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檢之。獻俘于朝。澎湖之警以息。然其臺灣之守卒不能奪也。臺灣者。舊爲日本倭地。紅毛初至。哨以重幣。求給一厘爲互市區。旋誘倭人入天主教。遂逐而據焉。崇禎中有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于臺灣。倭既去。芝龍以其衆入海爲盜。旋經巡撫沈

猶龍招降之。屢以平海寇功。積官至都督同知。十年敗荷蘭之眾。徙沿海饑民數萬實臺。荷蘭遂弱。然猶擁紅毛二千踞城中。芝龍亦尋去。其子曰成功者。芝龍娶倭婦所生子也。值明之季。唐王桂王監國。成功奉之以抗天兵。屢寇閩浙江南。順治十六年。由海道寇鎮江。至江甯。大兵擊敗之。成功寇鎮江乃順治己亥事。即十六年也。其自鎮江敗歸。謀取臺灣則十七年以後事。皇清四裔考以為順治九年。蓋誤以張名振之寇長江當之耳。今據全祖望張煌言碑文。成功遁歸。則閩中已無寓足地。乃謀逐荷蘭以取臺灣。會紅毛通事何斌。連夷負遁。投成功。說其以水師從鹿耳門入。十八年。乘澎湖潮漲。直抵鹿耳門。登岸。克其赤嵌城。又與荷蘭相持半年。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士

屢敗之。荷蘭遂棄臺灣走。先是荷蘭因廣東巡撫請于朝。願備外藩。修職貢。十三年。遣使賫表京師。詔優答之。部議以五年一貢。道由廣東入。詔改八年一貢。以示柔遠。康熙元年。鄭成功卒。三年。大兵渡海克廈門。時荷蘭請率舟師助剿。以夾板船乘勢追擊。斬首千餘。遂取浯嶼金門二島。時成功子經。尙踞臺灣。然已衰弱。不敢內犯。中值耿精忠之叛。轉相煽誘。鄭氏復熾。十八年。福建總督姚啟聖。厚集水師。復檄荷蘭夾板船為助。鄭經既死。內亂方作。乃定計取臺灣。二十年。奏請以施琅為水師提督。議先取澎湖。乘南風進攻。大敗之。于是大

兵乘勝直攻臺灣。泊海中十二日。俟海水盛漲。乃掩其不意。由鹿耳門平行而入。鄭氏之黨窮蹙。請降。乃擁鄭經子克塽肉袒赴軍門。繳上成功所受明印信。臺灣遂平。當大兵至鹿耳門時。鄭氏聞之大駭。以為與其先人之取臺灣。用兵如出一轍。而不知荷蘭已先獻計。請俟潮漲而取之。以報鄭氏也。臺灣自明以前。不入版圖。視為甌脫之棄地。海上有警。則遣兵戍澎湖。以防內患。至是臺灣平靖。海侯奏言。一島之懸。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仍以資荷蘭。遂議內隸。置郡縣焉。然荷蘭始欲爭澳門。不得已而去之。臺灣遂與佛郎西邊患相尋無已。而其窺覬澳中。則屢欲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士

取之。而力未暇也。以上明以前事。參據明史及皇清四裔考。及後敘國初鄭氏事。則據魏源聖域亭集。歐羅巴各國。在兩漢六朝之間。莫盛于羅馬。羅馬者。今之意大里亞國也。後漢書為立大秦傳。正其國極盛之時。全洲之地。悉稟正朔。又自王安散遣使之後。聲名遂通于上國。故後之言大西洋者。託始焉。大西洋之立國。始于額力西。即今之希臘國。其首部曰雅典者。實為聲明文物之區。而羅馬卒并之。西人測天之學。原于希臘羅馬。既得其地。遂訪求其推步之師。令國中人就而討論之。故後世之言天學者。多推大西洋人。而大西洋必首推意大里亞也。若

天主之教起自東土之猶太國。即西印度地而猶太以西漢時亦降屬于羅馬。故耶穌教法倡自意大利亞。而歐羅巴之人悉宗之。西人自序其教者言耶穌生天之後。聖徒分走四方。布其教有二大弟子。一伯多祿。一寶祿。皆至羅馬都城講論天主事理。人多信從。此二聖之後。又累有盛德之士相繼闡明。至于總王公斯瑞丁者。斯瑞即斯丹西人稱君長之詞欽奉特虔。盡改前奉邪神之宇為瞻禮諸聖人之殿。而更立專殿以奉天主教皇。即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布教。教皇皆不婚娶。永無世及之事。但憑盛德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歐羅巴列國之王。雖非其臣。亦咸致敬盡禮。稱為聖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父神師。凡有大事莫決。必請命焉。以上據職方外紀。据此則今之教皇。必在意大利亞者。從其朔也。然自明以前。中國雖有大秦之名。而莫辨其為海西之何國。洎明萬曆九年。有西人利瑪竇自彼國泛舟九萬里至粵。二十九年。始至京師。與中朝士大夫游。而其徒來者益眾。其論天下形勢。則著有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又言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

耶穌教。耶穌生于如德亞白德稜之地。實為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又言中國大統回。回麻皆疏舛。不合實測。乃持其本國推步之書。出示士大夫。皆為中國典籍所未道者。是時鄭世子朱載堉。瑄事邢雲路。方奏請修改麻法。因與大西洋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共理麻事。利瑪竇既卒於京師。其徒皆久留不去。時則有陽瑪諾。鄧玉函。畢方濟。艾儒略。龍華民諸人。皆喋喋言新法有驗。而湯若望羅雅谷方自西來。遂以崇禎二年。用徐光啟薦。令供事麻局。于是西人新法日益顯。而明祚旋移。卒不能用。國朝順治二年。湯若望再至京師。上書言新法得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十四

旨。令與南懷仁同入欽天監。方依西人法造時憲書。頒行。而新安衛人楊光先首攻之。遂起臺官之獄。楊湯交訟事詳二卷。六年。以楊光先推閏不實。寘之法。復起湯若望南懷仁為欽天監正副官。八年十二月。當置閏。南懷仁謂雨水為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為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當在明年二月。欽天監奏懷仁議是。上亦嘉納之。未幾三藩之亂。上召南懷仁于養心殿。命依水法造礮。以備邊用。旋因明季以來。麻法疎舛。乃著率中西之同異。取其借根方對數。及以量代算之法。

御製為數理精蘊麻象次成二書。于是西法如歐几里得
穆尼閣第谷諸人之書。悉荷蒐錄。而西士之在中國備臺
官者。皆同預編纂之列。自此中西二家。悉去其門戶水火
之見。欽天監參用西洋人。遂為定例。實自意大里亞開之
也。其國以康熙九年遣使入貢。十七年

召見于太和殿。宴賚遣歸。雍正元年。釋西洋人之有罪
者出之獄。令遞回本國。由該國教化王表謝。亦貢方物。二
百年來。意大里亞人之在京師者為多。其藉新法以陰行
其教法者則有之。而邊畔之啟不預焉。參據明史及
皇清四裔攷
歐羅巴各國自羅馬衰後。而佛郎西英吉利繼興。然佛之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五

初至。明人不識其為大西洋。厥後占踞澳門。通市濠鏡。則
諸番之因緣而至者。皆大西洋人也。意大里亞之至京師
稍後。而其寄寓于澳中者已非一日。故明季徐光啟奏行
新法。自艾儒畧熊三拔等皆意大里亞人。而其時鄧玉函
則日耳曼人。龐迪我則呂宋人。陽瑪諾則布路亞人。具見
明史
其國名則譯
音之異耳皆至京師。而實自澳中來。故明季之濠鏡。實
大西洋人一大都會也。然則英吉利未至中國乎。非也。當
荷蘭求市于澎湖臺灣之間。明人但以為紅毛番族。而不
知紅毛即大西洋之種類也。英吉利之與荷蘭同在大西
洋。即同得紅毛之稱。明史記荷蘭事。言崇禎十年。紅毛駕

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搖市上。奸民視
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為之主者。當道鑿濠鏡事。議駁斥。或
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蓋誤以
紅毛為荷蘭之專稱。乃意其為鄭芝龍所敗。而去之澳門。
其實荷蘭于時未去臺灣也。

皇清四裔攷。但言崇禎十年為鄭芝龍所破。餘衆猶據臺
灣。而不敘其入澳門薄廣州之事。攷中亦微誤。蓋明史荷
蘭為芝龍所破。乃崇禎
初年事故。其下文云。不敢窺內地者。數年後始敘十年。窺
澳之事。今攷雖刪去下文。而移鄭芝龍之破于後。以遷就
餘衆尚踞臺灣之語。蓋
未將上下文一詳攷也。蓋其時西人之書已出。知紅毛非
荷蘭所得獨擅。又以其尚踞臺灣也。西人馬利遜著外國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六

史畧言英吉利通商始于明萬厯間。然亦無左證。近見西
士所撰華英通商事畧。言明萬厯二十四年。英之女主嗣
位。欲修好于中國。乃遣三艘具書幣入明。舟行至中途。遇
颶風而沒。事遂寢。至崇禎十年。有舟長率貨船五。由蘇門
答刺去之澳門。為葡萄牙人讒間逐之。遂長駢至粵之虎
門。居數日。漸辨華言。具道通商意。華官許為之請于大府。
舟長喜張白幟以待。不意又為葡人之在粵者所讒。令發
兵開炮逐之。舟長憤甚。乃拔白旗揚帆乘潮。徑逼炮台。華
民拒戰不克。守台之卒盡潰。乃奪而踞之。焚官署。截得商
艇二。小艇一。大府慮啟邊畔。復遣人慰諭之。舟長白言此

來非尋衅。但求通商與他國等。又因來者以禮物賂大府。許之。遂繳出炮台。齎貨而歸。踰年遂不至云云。据此則明史所謂紅毛駕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者。乃英吉利非荷蘭也。明人但聞紅毛之名。即以爲荷蘭。遂并其非荷蘭者亦闖入焉。是則英吉利之名。雖不著于明史。而終明之世。不得謂其未至中國也。我

朝海禁開于康熙二十二年平臺之後。而據西人所記。則當鄭氏踞臺灣時。英吉利已交市于廈門臺灣間。厥後陳昂任廣東總兵官。奏言紅毛一種。內有英圭黎諸國。奸宄莫測。以後通市于粵浙間。其名遂顯。具詳後卷互市檔案。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七

中。今但記其見于明季

國初者。以著大西洋通中國之始。及英吉利窺邊境之漸云。

按歐羅巴洲。即古之大秦國。西人四洲之書。考證明析。

其後徐中丞繼命瀛環志畧。魏中翰源海國圖志。爲證。

以史傳知地中海者。即大西洋之隔于亞細亞。而天之

所以限東西也。今總其要而論之。范書言大秦爲海西

國。所謂海者。乃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濱臨東西紅

海。而進入于亞利未加洲界者也。魏書言從條支西渡

海。曲一萬里。條支即今之西印度。自此至利未加洲。

之北爲地中海。渡此乃至歐羅巴也。今西人航海而東者。由大西洋開行。過地中海。循西岸。南行繞出利未加洲之界。至大浪山。乃始振舵轉而東北。則隔海之說信矣。以此攷證。後漢書所謂安息。貪以漢繒綵與之互市。故遮闕不得自達者。正禁之不使渡海。以自達于漢也。又言班超遣甘英使其國入海。舟人言海中有思慕之物。使人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乃可入。英卒不能渡。此亦安息使爲之詞。既以遮闕大秦。又以洞喝漢使也。西人未至中國。不識大秦。乃至利瑪竇初來。自稱大西洋人。而禮臣謂會典無其名。不知其在于何地。何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六

論歐羅巴。又何論意大里亞。明史修于西士入臺之

後。惟意大里亞一傳。頗爲詳核。其餘亦多譌舛。如傳中

言耶穌生于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

歐羅巴。其說甚明。乃又于拂絲傳後言萬曆時。大西洋

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于如德亞。即古大秦國。此沿

西士艾儒畧南懷仁之訛。蓋西人初至中國。本不識所

謂大秦者。及見大秦景教碑。遂以大秦爲天主誕生之

地。而不知如德亞實在亞細亞洲中。不可強合。是不審

大秦之別爲一洲也。拂絲乃西印度之地。去大秦尙隔

一海。乃又襲新唐書之謬。以拂絲爲大秦之異名。而意

大里亞之確為大秦者反遺之。是不識拂蘇大秦之截然為二洲也。佛郎西在大西洋。而其自滿刺加來。遂疑其地之相近。是不攷南洋島岸也。澳門之夷。但知其為大西洋。不知其為葡萄牙。故敘事多與佛混。甚至二國同在大西洋。又歧而二之。是不攷澳夷沿革也。至于紅毛為大西洋之種類。而以其名專歸之荷蘭。遂使英吉利得目之。蓋自佛郎西屢犯邊竟。朝廷加意防守。于是諸番之至者。悉疑為佛郎機假託。而豈知大西洋之在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間。狡焉以爭通商之利者。何國。蔑有迷途問津。望洋而嘆。無怪其知之不能盡語。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九

之不能詳也。佛郎西之通中國。自踞滿刺加始。荷蘭之通中國。自踞交留巴始。行李往來。悉藉南洋為東道主。自是大西洋之各國。聞風踵至。爭開市埠。及于南洋之澳大里亞荒島中。即所稱弟五洲者于是野番之名。無來由種類者。悉為歐巴人役使。而英吉利殿其後。遂以此為通中國之逆旅。送往迎來。無敢有搯其吭而拊其背者。倘何有隔海之足慮邪。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蓋以夷制夷。其道在近交而遠攻。故兩漢之西域常通。而匈奴之右臂以斷。不可謂安息遮閉大秦之徒。自為謀。而不知為漢謀也。

歐羅巴之通中國。惟佛郎西最早。蓋其時倭寇方熾。欲以乘機窺衅。又自南洋取道。無龔遠之勞也。葡萄牙之來澳。雖在嘉靖三十年。而其通市閩浙。則已步佛人之後塵矣。意大里亞之至京師。差後而二十年前。已抵香山澳。意其國中人之先後來澳者已不少。特海國圖志謂佛郎西葡萄牙之入澳門。入欽天監。皆自意大里亞開之。攷其年月。殊不符也。意大里亞之入中國。修朝貢。不爭市埠求利。見不乞通商。蓋亦諸番中之矯矯者。至于供事麻局。則澳中人皆因緣而至。明史言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蓋其時大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十

西洋各國俱有人。而意大里亞葡萄牙之人為多。皆利瑪竇開之也。利瑪竇之師丁氏學于歐几里得。即著幾何原本者遂得私淑。幾何宗旨。攜其書東來。一時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又為潤色其文詞。新法之行。實始于此。然當明季。修改麻法。徧致西士。于是熊三拔龐迪我等。測驗于前。湯若望羅雅谷等。編纂于後。值于戈四起。明祚不終。遂為開局已成之書。而不能用。遭逢聖代龍興。仁廟天縱。因其成帙。用備。購人之掌。天之所用。有開必先。遂為一代授時改憲之權輿。是則新法之自西而東。誠

非偶然。若謂藉以羽翼教法。則其徒久居中土。不過藉以餬口四方。至于其說既行。乃敢闢佛誘儒。自樹一幟。而豈利氏東來之本意哉。然則非英佛之狡。焉起疆則彼意大里亞者。固猶然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也已。

按自唐以來。西印度之各部。皆回國也。天主生于如德亞。而其地已爲回部所并。故明史但有阿丹天方等傳。而如德亞之名。僅附見于拂箠。意大里亞傳中。蓋西士欲張皇其教法之出自歐羅巴。故合大秦如德亞而一之。而忘其相距之遠。尙隔一地中海也。如德亞卽西人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之所稱爲猶太者。其地在大秦之東南。初降于波斯。後滅于羅馬。當東漢。羅馬方強。越海而有之。故亦得大秦之稱。且其誤尙不始此也。景教碑中有室女誕聖于大秦之語。西人傳會室女卽天主之母。遂以天主爲大秦產。不知其下文云。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是天主經像。來自波斯。而大秦竊之以爲已有耳。波斯在亞細亞洲中。與如德亞最相近。唐之初。羅馬已弱。則如德亞仍隸于波斯。故其教之西行。卽在是時。夷僧夸誕。不謂大秦之源于波斯。反以爲波斯之出自大秦。不亦顛倒之甚乎。況賜名大秦寺。太宗貞觀之詔。不著于史。而据

冊府元龜所記。元宗天寶四年之詔。則本名波斯寺。至是始改爲大秦。其沿革固可攷。而詔中所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者。則仍襲夷僧之誕說也。波斯卽古條支之地。今西人考定以爲安息國。是當日臨海之甘英爲安息所遮闔者。卽其地也。西印度以西之東紅海。西紅海。卽亞細亞洲與利未加洲分界之地。西紅海之盡處。中隔旱路一百七十里。卽歐羅巴之地。地中海與利未亞洲分界之地。蓋大西洋之隔海。隔于地中海。而實隔于地中海紅海之間之陸路也。徐中丞瀛環志畧言。西印度西行入紅海西北四千里而港盡。至麥西。麥西卽利未亞洲之首部。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之蘇爾士行旱路一百七十里。卽地中海之東南隅。其兩海之隔。則海國聞見錄所謂恨不用刀截斷者。卽指此也。按此旱道入大秦之捷徑。當甘英臨海時。無從得知。而海道之遠。安息西界。舟人所謂須齋三歲糧。及海中有思慕之物等語。亦係懸揣之詞。蓋自明以來。歐羅巴人始創此路。由條支之海道繞出利未亞洲之西境。至極南之大浪山。始轉而東北。徐中丞以爲蘇夷士之旱路較此。減程二萬。是海道已增二萬。又合紅海地中海之路。則魏書所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而至大秦。四萬餘里者。不甚相遠。宜甘英之望洋而嘆。自厓而反也。

魏默深謂條支都城在今回部之麥加即阿刺伯之首

焉去安息已遠因疑甘英所臨之海未必是紅海而臆

度為條支東境之阿勒富海說詳西印度回部回國中然後漢書但

言抵條支則自安息以西諸國皆得條支之名不必一

定臨其都城始為抵也至于安息西界船人所告不過

沿途問津不必一定行至紅海之盡處始知二海之隔

也總之范蔚宗之言海西國不過指亞細亞洲之西南

洋而言若甘英所臨則已過安息入紅海而至利未加

洲界然亦不過在東西紅海兩岸之間必以為行至紅

海之盡處港斷絕流而後止則未免膠柱刻舟之見耳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中西紀事卷之二

江上塞交

狽夏之漸

亞細亞洲之西曰如德亞國西方天主降生之地也天主

何人耶穌也耶穌何以名華言救世主也其生以西漢哀

帝元壽二年庚申凡在世三十三年宣揚教化五印度之

人悉宗之及其教西行入大秦則歐羅巴洲之人悉奉之

于是大西洋各國皆以天主誕生之年起數不自立年號

也初西人奉釋氏之教自佛滅度後六百年而耶穌生以

為人生一大事首在敬天爰追尋初祖上溯鴻蒙判十字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一

以定四方合氣水火土四行之精肇生萬物天外無神故

無偶像无所禱凡立廟設位陳牲酒施鼓樂讚頌神名者

皆外道也耶穌以天為父自稱神子賦世上僊代衆生受

苦以救萬世故其死也西人以天主稱之然自唐以前不

聞于中國迨太宗貞觀間有大秦上德阿羅本遠將經像

來獻上京太宗詔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世閱七朝當

代宗之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景淨述其緣起撰景教流

行中國碑後儒遂以是為天主教入中土之濫觴唯其所

貢經二十七部無可攷而所貢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真

主阿羅訶又有三一分身景尊彌施阿則三一妙身之母

碑中所云。室女誕聖于大秦者也。一時中國又有三夷寺。大秦一也。祇神二也。末尼三也。解者曰。大秦稱其國。祇神著其所祀之神。若末尼則女夷之入中國者。三教悉淵源于外夷。而祇神之即天主。遂爲西人假託。以爲彼教之流行中土。蓋千年于茲矣。當大秦經像之既東也。時又有爲天方教者。出于西印度之阿丹國。主其教者曰穆罕默德。生于耶穌後六百年。而辭世于隋開皇之十四年。至唐而其徒日盛。遂以回紇朝貢之期。挾摩尼即未俱至京師。私創邸第佛祠。朝廷弗能禁其教。專闢大秦。故自回回教行。而大秦之教遂替。宋元以來。寂寂無聞。直至明萬曆九年。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

有大西洋之意。大里國人利瑪竇。泛海九萬里。至粵東。又二十年。始至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內有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又攜有神仙骨諸物。禮部奏言。其自稱大西人。而會典無大西人之名。其真偽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屬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

京。與中人交。別生事端。不報。帝以利瑪竇慕義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卒不遣。而公卿以下咸重其人。利亦安之。遂久留不去。卒於京邸。自利瑪竇東來。其徒先後至者日益衆。時值厯官推日食多舛。乃有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厯法。其所攜厯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請令仿洪武初設回回厯科之例。許迪我等入局測驗。于是西人之入中國者。以推算爲名。而陰行其天主教法。遂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遂于萬曆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其爲佛郎機假託。乞亟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楙。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衆。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令。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濠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是年十二月。始令王豐肅龐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令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

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益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蕭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自明萬曆九年至此皆明史意大當明之季。天主教入中國。士大夫翕然從之者。徐光啟為首。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等相與附和。且為之潤色。其文詞故其行日益廣。時又有西士湯若望者。進天主書像圖說。朝士相與提唱。援引。于是自畿輔開堂。蔓延各省。京師則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中西紀事 卷之二 四

之西。山東則濟南。江南則淮安。揚州。鎮江。蘇州。江甯。常熟。上海。浙江則杭州。金華。蘭溪。閩則福州。建甯。延平。汀州。江右則南昌。建昌。贛州。東粵則廣州。西粵則桂林。楚則武昌。秦則西安。蜀則重慶。保甯。晉則太原。絳州。豫則開封。凡十三省三十處。皆有天主堂。以上指楊光先不得已書自明萬曆以後。國初康熙以前。其教不脛而走矣。大秦之名。始見于范蔚宗後漢書傳。乃中國所稱謂者。大西洋之人不知也。自利瑪竇入中土。得與徐光啟交。自謂淵源于東漢。繼以文儒畧得見景教碑。遂援以證天主。乃作西學凡一卷。攷其時代源流。湯若望又述耶穌之神靈異蹟。及其受刑十字架

上代民贖罪之顛末。圖寫流布。于是耶穌及天主之名。遂大傳于世。

國初之主持天主教者。為湯若望。其廓然辭而闢之者。則楊光先也。湯若望者。大西洋人。從利瑪竇至中國。以推步之學。與羅雅谷竝。以崇禎三年奉詔供事。麻局。徐光啟奏請令其以西洋新法。與中國大統麻。較其疎密。纂修新法算書一百卷。由光啟進之于朝。值干戈擾攘。又牽制于廷臣之門戶。不果行。十七年詔李建泰平三晉。以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遭甲申三月之變而止。值我朝定鼎。若望遂以順治二年至京師。上書言新法有驗。於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五
進西洋儀器。得旨。試行。特命西洋人湯若望。南懷仁。入為欽天監官。乃照西人新法。造時憲書。頒行直省。時有歛之。新安衛人楊光先者。世習疇人之學。爰具呈禮科。謂憲書而上。不應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不報。旋于康熙三年。狀告禮部。摘其推算本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會之誤。奏聞奉

旨。交吏部會審。遂黜湯若望等。授楊光先為監副。尋轉監正。光先自以但明推步之理。不明推步之數。凡五請解職。不許。六年。以推閏失實。方請更正。則憲書業已頒行。遂下光先于獄。議擬大辟。秋審緩決。乃以遣戍。遇赦歸。自是復

用湯若望南懷仁爲欽天監正副官。一時士大夫言天學者無不右湯而左楊。光先自憤其先憂之隱。不白于天下。後世爰著不得已書。攻其教法。其略曰。自利瑪竇入中國以來。其徒黨皆藉麻法以陰行其天主之教于中土。今開堂京師宣武門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而棋布黨羽于

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麻法。其推驗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之日。食。人人有目。難盡掩也。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爲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六

準而增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中國不可無之人。而欲招來之援引之。自詒伊戚。無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卽準矣。而大清國卧榻之旁。豈容若輩鼾睡。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度越我疆畛者。不有入貢陪臣。不回本國。而呼朋引類。煽惑我人民者。不江統徙戎。論蓋蚤燭于幾先。以爲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辭。異日者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既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

甯可使中國無好麻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麻法

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高四百

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

如抱火于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其闢邪上篇曰。天主教

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

者也。而傳會其說者曰。二氏終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識

其所謂天。卽儒者或不能无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觀供

奉龍牌。是尙識君臣。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

二親。是尙識父子。況吾儒以天秩天敘主教乎。惟耶穌以

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七

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

主。是莫識父子。夫楊墨之害道也。孟子拒之。恐人至于無

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也。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嗚呼。妄矣。

徐光啟以麻法薦利瑪竇等于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

來而弗議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

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

而莫之禁。古今有此。孰待外國人之政不。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于莽。萬一

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又其下篇曰。問

耶穌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何爲下生

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其說言天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初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欣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為天主之母童身尙猶未壞問生于何代何時曰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一至此哉夫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物无一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且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物待以宰制今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宰制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而人物萬類不幾息矣天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八

主下生救世宜過化存神聖仁講讓登一世于滄熙乃僅以瘳人之疾起人之死又安能錫一世之雲祿以還造化之固有哉天堂地獄釋氏以善惡分乃彼教則但崇事耶穌母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者即下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已顛倒賞罰乎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劍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則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督謗佛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

證其為天主問其救世之功則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無論不足為主宰萬物者之功即以此為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之更大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于王難湯若望點不若利瑪竇乃並其釘死十字架上圖寫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世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昏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為我隱患也不昏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鑒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為霰又傳曰鷹化為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議察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九

當嚴緝盜開門後患宜甚甯使今日警予為如口母使異日神予為前知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光先既遇赦歸行至山東為歐羅巴人毒死又以重價購其不得已書板毀之白欽天監復用西洋人遂為定例而湯若望南懷仁等皆以臺職終卒于京邸于是西洋人之相繼入中國者浸浸乎以推步人臺為開堂之捷徑矣

直省開堂之禁始于康熙八年是時欽天監復用西洋人又因南懷仁推開得寶奉

仁廟特旨許西洋人在京師者自行其教惟不准傳教于中國及直省開堂者禁之然明季至

國初各省私設之天主教堂。未奉追毀。而西人方以得自行其教。特爲護符。互相容匿。于是開堂傳教之風久而愈熾。五十六年廣東碭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天主一教各省開堂。聚衆在廣州城內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滙。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嚴禁。毋使滋蔓。從之。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疏言。西洋人開堂設教。其風未息。請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陳奏獲罪。從寬禁錮。雍正元年。

恩詔赦歸。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疏言。西洋于內地行教。聞見漸消。請除送京効力人員外。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改爲公廨。奏入得。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

旨遠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二年十二月。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粵者。若盡送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无便舟回國。請令暫居廣州城內天主堂。有年壯願回者。附洋船歸國。年老有疾不能歸者。聽惟不許妄自行走。倡衍教說。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爲公廨。內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疏言。廣東香山澳有西洋人來居。此二百餘年。戶口日繁。至三千餘丁。請著爲定額。多者悉令隨船回國。俱報可。乾隆間西洋人私赴各省。

傳教者日益衆。經湖廣省查拏。究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犯。奏聞奉旨交刑部審擬。永遠監禁。嗣于五十年十月奉諭。前因西洋巴亞里央等。私入內地傳教。經湖廣省究出各省傳教之犯。業據刑部審擬監禁。第思此等人犯。不過意在傳教。尙無別項不法情事。且究係外洋。不諳國法。永禁固圜。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交京城天主堂安分居住。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示柔遠至意。欽此。

以上據皇清通攷四裔門初大西洋人之入中國者。意大里亞之人爲多。以利瑪竇係其國人。方以類聚也。自新法之行。其徒日廣。繼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一

國初許其設堂京師。自相傳教。于是踵門受廬之輩。皆以入京當差爲名。而推步之學。亦惟大西洋人獨擅之。故歐羅巴洲之各國。聞風而來。足跡遂徧于天下。然其在官之人。則國朝自有定制。凡西洋人願入監當差者。准先赴澳門呈請。然後由督撫咨送到部。部臣查驗得實。留京効用。自後即遵用。天朝服色。安寘京師天主堂內。生于是館。死于是殯。不准復還本國。自傳教者私往各省交結民人。往來自便。封圻。

大臣漫无覺察其知者又恐別生事端。容隱不發。因而此輩久居中土。繪圖測鏡。消息潛通。雖列聖懷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別有不法情事。而覬覦之漸萌于此矣。

維時英吉利之國王雅治者。欲藉以通好。

天朝乃遣其使臣航海修貢。乾隆五十八年。英使入都。奉其國王表文。求請貿易各款。並乞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住京師。未及傳教之事。意在弛禁。以示中外一體。華夷相

安。按表文無此語。蓋使臣在部呈請之詞。奉

純廟敕諭。爾國留人在京。言語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主

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體改易服色。則天朝從不肯強人以所難。至于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勅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異說。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民人交結。妄行傳教。所請尤不可行。英使禮畢告歸。

純廟亦以禮遣之。尋將賜答該國王

敕諭前後二道。

願付粵東量臣。載入檔案。以上據魏源海國圖志所采粵中檔案。蓋

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英國王所請不行。復于六十年

由商船赴粵。附具書幣交粵督陳奏。又于嘉慶二十一年。再遣使臣修貢中國。而其使臣初入粵東。即爭謁見儀注。入覲之日。又以彼國素奉天主。法無跪禮。

層層卻其幣而遣之。自此始有舐望意。而其求在中國貿易及寄居京師澳門等處之蓄念不少衰。一時私赴各省傳教之徒。希冀禁網稍疎。益无顧忌。其教按七日致齋。入廟禮拜。大都黑夜相傳。禱以符咒之術。愚民被惑。奸民乘之。于是家供十字之架。人持七日之齋。蔓延各省。不可究詰。而白蓮天理等教之變起矣。

白蓮教者。即末尼之支派。唐人所稱三夷寺之一。與大秦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主

同入中國者也。其後回教至。亦挾摩尼俱來。故其教介于天主天方二教之間。明之徐鴻儒倡亂山東。已有白蓮教匪之目。至我

朝乾隆之末。

純廟訓政。授受禮成。是為嘉慶元年。時則苗寇未平。湖南四川教匪繼起。及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其教以白蓮為名。大兵且勦且撫。凡八年而後定。十八年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復以邪教煽動四省。約期內外相應。遂有是年九月十五日之變。其教曰天理。曰八卦。首尾五閱月。首從以次受控。而是時愚民被惑。持齋誦經咒者。率以

七七爲名。遂有不跨十字架。不食豕肉之禁。回教不食豕肉。未尼示之。而不跨十字架。則天主之專教。與回部無涉。方嘉慶中。葉廣編白蓮教匪時。百相國。總督兩江。緝得教頭方榮升等。先期鞠之。堂下。令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復予豕肉一塊。吞之。即可免死。而方榮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者。但求逆決。俾生。西方樂土。卒不肯跨。食遂以越日。正典刑。方鞠是獄時。先名宦公在江甯。實親見之。歸語其事。則是時天主之教已早入中土矣。皆出自中土。元賴之奸民。藉拜會斂錢。以聚衆謀逆。又以同財同色。爲其教法之綱領。與傳教之大西

洋人無涉也。然大秦回回末尼三教同源。而其教法亦大畧相等。愚民受其左道之惑者。轉相仿效。自立名目。故自嘉慶以後。直省教匪謀逆之案。至今不息。又自英人內犯。攜其所刊耶穌書。傳布中土。則奸民奉爲枕秘。壬寅議撫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四

越三年。而有佛郎西人在粵。呈請弛禁。部臣不敢請。于是各省會匪。無不藉拜會爲名。歸宿于天主之教。馴至粵西起事。金田結盟。而其教益不可收拾。蓋履霜堅冰。所由來者漸也。

道光二十二年。白門撫議成。議內所列傳教一欵。言耶穌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各省須一體保護。地方官不得刻待禁阻等語。然但言傳教之人。加意保護。未嘗許華人之習其教者。亦一律寬容。蓋康熙八年以後之禁案。具在也。至五口通商。亦無許其增設教堂。聚徒講教之明文。而白門議欵。定白英人。佛

郎西彌利堅皆不與焉。其後二國商船赴粵。相繼陳請。佛郎西貨船之至中國者少。而私赴各省之傳教者爲多。頗不便于中國之禁。而思有以變通之。二十五年。佛郎西商船赴粵。尋詣總督衙門。呈稱。天主教勸人爲善。並非邪教。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之禁。時相國耆英方任兩廣總督。據以奏聞。奉

旨。交部議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許奸誘婦女。及誑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自此外洋人寄居五港口者。皆設天主教堂。按房虛昂。星纏度之期。以七日一宣教。法洋商於是日停止貿易。入席禮拜。謂之安息日。遂以爲常。然海口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屢起衅端。官吏調停中立而已。咸豐八年。天津之役。英人糾集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復請增定條約。飭赴滬中。由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五

欽派大學士桂良尙書花沙納等。至滬會商。而佛郎西意在傳教。故其八欵內開。凡法國人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方。或長住。或往來。應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庸領照。其上文言領執照者。專指通商之船隻言。一如內地民人無異。又十三欵內開。凡按弟八欵條約。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宜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元論

何處概行寬免。時因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將佛國傳教之馬神父神父者法人尊其教主之稱論法處死。由該國控訴入京。並請于續增條約內將西林知縣革職緣由。知照該國大臣載入邸報。自此傳教習教之徒。雖在華民亦張膽明目。恃外洋領事為護符。益弁髦官吏矣。

滬中議定。維時欽差大臣桂良等方奏請

聖裁。令四國使臣先後入都換約。未幾英人以背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遂有踰年五月之師。夷衆敗歸。滬議亦寢。而外洋已將奏准天津新議。乘入西人通書中。十年英人由天津入寇。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六

上狩灤陽。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師。遂于是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七等日。與英法等國交換和約。又于天津新議外。續增專款。謂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即行頒示。凡各省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許其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禁天主教時撤為公廨之天主教堂墳塋田土等件。應即查明交還。法國駐京之使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照舊收執。並聽法國傳教之士。在于各省租買田地房屋。悉由自便。等因。當八年滬議甫定。法人即于其年之冬。以傳教為

名。游于江湖間。或數月。或半年。皆與大吏分庭抗禮。至是奉到新議條款。許其傳教各省。及交還舊撤之教堂地基等件。于是法人前赴總理衙門。請給護照游歷各省。一時華人之從教者。恃外洋為護符。藉以凌虐軍民。習制官吏。復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眾。請分別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勸人為善業。經准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嗣後各該地方官。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能安分自愛。自當一體撫字。倘或倚恃教民作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七

奸犯科。亦必照例治罪等因。時則有湖廣江西拆毀教堂之役。詳後卷中此天主教興廢之本末也。按西人新法入中國。湯若望羅雅谷等。已于明季供事。厥局而

國初因之。然臺官之獄。一時士大夫欲講求中西同異。驟擢西士入臺。遂為疇人子弟所集矢。先師汪衡齋先生。業以嘉慶戊辰入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其彙本藏于家。予謹閱首卷。即及楊光先與湯若望交訟事。至其不得已書之大畧。具見于王漁洋池北偶談。及阮儀徵疇人傳中。後在新安

又得其殘本讀之。竊謂爭新法者。不過沿明季門戶之見。偶摘其日食交會之謬。即羣起而攻之。不足以開西人之口。而奪其氣。惟光先自謂明理。不明數。五請解職。未嘗以推步自許也。言中國甯可無好麻法。不可有西洋人。亦未嘗極詆新法也。若其著書自稱不得已者。比于孟子之距楊墨。是則光先所攻。攻其教法。非攻其新法也。其言孟子之距楊墨。恐人至于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可謂辭嚴而義正矣。光先訟不勝。卒爲西人所害。後來言推步者。遂謂其于天學全無所解。比之妄人。乃至王尙書阮相國采錄其詞。亦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六

以此爲中西爭新法之關鍵。豈得爲知言哉。夫其苦口危言。不幸億中伏莽。有先幾之識。開門無遠慮之人。封疆大吏。不務綢繆。當國老謀。視同癩疥。遂梗禍階于今日。反推先覺于疇人。良可概已。今英吉利要撫白門。欲弛傳教之禁。不數年而佛郎西在粵陳請。遂并華人之習教者而亦弛之。部臣不能援引檔案。以開執其口。而鯁鯁焉懼誤撫局。從權照覆。不知當國初時西人之在京師者。仁庶許自行其教。不過示以敘戎柔遠之至意。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乃我

朝不欲以中國之教強外邦。而西人乃得以外邦之教煽中國。是賈生所謂倒懸之勢也。然則光先所論。固已燭其幾于二百年之前矣。

當雍正元年二年間。因閩粵督臣請毀天主教堂。撤爲公廨。時有湖北黃岡吳德芝記其事云。自西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斃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勝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枷皆具。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圍門誦經。及算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九

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俛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斂。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爲門行斂。斂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初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斂事以劊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若不使聞知。不聽其斂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于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說極狂悖。工繪畫。

雖刻本亦奇絕。幀中烟雲人物備諸幻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為俛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輒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席。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各見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

旨西洋人除兩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著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除起送至京効用人員外。餘俱遣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至澳門安插。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為公廨。凡誤入其教者。嚴為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眾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為義學公所。百年汙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事如此。按此書見采于梁中丞章鉅所著浪跡叢談。言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而其談復張。甚為可恨云云。又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條下云。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則方其入教也。有吞受丸藥。領銀三次之事。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日

晴之事。凡入其教者。給銀一百三十兩為貿易。質本虧折許復領。領至三次則不復給。仍贍之終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詰之本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跪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則教師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日睛已被取去矣。有偽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佯病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奪擊之。乃踉蹌遁。聞夷市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按點深所論與黃岡吳君大畧相同。而吞受丸藥。則傳教者得手之初。恃此以為左券之握。蓋藥性既下。初發狀類癲狂。因有勞毀祖先神主之事。迨藥性既下。則心如魔醉。不但禮拜喫齋。樂于從命。即使裸體受辱。亦所甘心。是則所謂手抱人心。終身不改。必有妖物馮之者矣。又聞傳教之士。周歷各省。凡深山窮谷。靡所不至。有不信其教者。則於其入堂講勸之際。暗施此藥于茶餌中。不踰時而本性潛移。皈依不二矣。至同教男女

共宿一堂。何以有黑夜傳情之事。則以本師預日其婦人之白哲者。臨時投以藥餌。受者不悟而吞之。能令有女懷春。雉鳴求牡。蓋卽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謂鴆以爲媒者也。然則部議所云。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者。不能拔其傳教之根株。而但舉此曖昧無憑之端。以示懲警。是猶閉男女于一室而禁之交媾。遇屠人于市中而勸之戒殺。豈非掩耳而盜鐘者歟。

漢之黃巾五斗米。其教匪之濫觴乎。明之白蓮無爲。其天主教之俚使乎。我朝乾嘉之際。直省教匪公行一時。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而攷其教法。則不出吳魏二君所記之數事。是雖未嘗操入室之戈。而臥榻之旁。已被西人舂睡矣。自英人請立傳教之條。佛人請弛習教之禁。于是各省拜會無不藉天主教爲名。卽非天主教者亦假託之。粵西軍興。則有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上帝爲天父。謂耶穌爲救世主。又杜撰讚美經。謂天父鴻恩廣大。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大都剽竊耶穌書中語。以誘脅從之愚民。令每節誦之。迨咸豐三年粵匪攻踞江甯。則有上海不肖之外洋領事。欲藉以微利。徑乘舟由海道至江甯。與之聯教通款。遂釀是年八月

上海劉麗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據會中丞。顏奏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而該匪等豪无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結拜。遂至蔓延通省。及于廣西。今竟禍連吳楚。當二十四年。有外匪來至臣籍之香山。在于港口隆都各鄉。誘人人會。始猶數十人于夜間結拜。後則千百爲羣。行之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炮把守。以防官兵圍擊。凡入會者。每人斂錢三百。其黨引得一人入會者。則分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城上所供未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刀門而入。踞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血。血水一鍾。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衆皆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此皆襲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鍾。各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禱以符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吞丸一枚。卽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靈物。馮之者。以近年之所見知之。當壬寅撫議定後。踰年而發棺之獄。起徽甯一帶。惑形家言。久厝不葬。粹傳其事。相與戒

巖然其所發皆新喪衣物無所取。惟死者之頤輒遭斧鑿。疑其取腦髓也。一時鄉里無賴之徒。遂乘其間以發富家貴人窆壙。竊其珠玉襪衣。乃有歙縣程侍郎及涇縣潘河帥之先塋。事發奏請勒限嚴緝。而殘尸之真盜無所得時。大吏通檄各州縣。以為青蓮匪黨。然絕無左證。閱三年而有浙江蕭山小兒之案。方其急病而死數日之間。傳染數十家。無識之者有某戶偶尋視其小兒瘞處。被人掘發。斧其頤骨。傳之比戶。無不皆然。方悟其為妖術也。貧家小兒嬉于門外。有過者投以瓜果。宜醜。其中有頃小兒暈仆在地。適有善醫者過。視曰此謎藥

西紀事 卷之二

也。兒實不死。奈何棄之。遂傳解謎。夫如其法急救而蘇者。全活无算。然一兩月間。流毒南北各省。及于畿輔。輦轂之下。御史奏請嚴緝。而各州縣繫獄鞠治者。率多流備走。巧賣方操卜之徒。即偶有刑逼認供者。亦卒不能得其情實。予意邪教中符咒方藥。欲藉人身精氣之靈。而傾中之髓。又其精靈之最聚者。此輩以左道惑人。預為魔蠱之用。初取新死者之髓。不驗。乃謀取其生者。故以謎藥投之小兒。使其醉不至死。待其棄之漏澤。則如探丸囊底得珠。領下。不啻取諸其懷而生致之矣。然操其術行數千里。而不敗露者。豈真鬼域之技能。遁其形

而胥吏因緣文網疎縱。欲以圖猛虎于決蹄之後。制螫蛇于斷腕之時。不已難乎。此道光二十六年事。是年當丙午陽九之運。又其事起于午未之月。予以告里中父老。謂東南數年之後。必有大獄。未幾而粵西告變矣。西人自弛禁之後。傳教入中國者。佛即西之人尤多。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蓋又于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鍊其下者。流入不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記于此。

西人教法異同攷

滅度六百年後而有耶穌。是為天主教耶穌治世。又

西紀事 卷之二

六百年後。而有穆罕默德。是為天方教。此三教之先後消長升降于西土者也。佛生于中天竺。而天主教方皆生于西天竺。此三教者皆在亞細亞洲之界。與極西之大秦無涉也。然佛教之行自西而東。故由天竺而至中土。天主教之行自東而西。故由波斯而入大秦。若天方者。值羅馬之衰。遂并其東土之西印度諸國。自立一教。有不服者。輒以兵脅之。故始行于葱嶺之東西。遂及于震旦之南北。惟歐羅巴人與之為仇。故二教雖並踞西土。已分水火之局。而攷其所自來。則皆婆羅門之支流餘裔也。佛經有婆羅門天祠。斥為外道。而唐陳元奘使

西域經歷各國之奉祀天神者皆以爲婆羅門種。是其教起于佛氏未出以前。而再盛于佛教既衰以後。若天主之變而爲天方。則又其最後者。觀其削頂留鬚。七日禮拜。與夫分水土爲地體之二行。作十字爲天方之交綫。此其拾天主教之精粕。且不必論。而合二教之書論之。天方古史稱阿丹爲治世之初祖。傳二千年後洪水汎濫。有大聖努海受命使其徒四方治水云云。此全襲泰西創世記中語。曰阿丹治世。卽記所云天遣亞當下世。肇生人類者也。曰努海治水。卽記中所云挪亞避洪水之難。率其子孫散處四方者也。摩西本以色列之族。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爲耶穌之遠祖。而以其受十誡于西奈山。則言阿刺伯者亦本之。西奈山在阿刺伯境內。回部之首也。波其本條支之地。爲回部之祖國。而以爲大秦經係之所自出。則言景教者亦宗之。至考其淵源之所自。則二教實皆本耶穌而言。天方者獨諱之。蓋天方之教起自爾撒。至穆罕默德集其成。故回人以爾撒爲大聖。穆罕默德爲至聖。而爾撒之生。正與耶穌並世。吾友俞理初正發謂爾撒者卽耶穌之對音。予爲之證。以天方古史言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刺欣。欣傳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西人

紀年以耶穌之降生起數。回部紀年以穆罕默德之辭世起數。梅宣城據回回曆以推穆罕默德辭世之年。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上距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降生正合六百年之限。是則爾撒耶穌之非二人。豪無疑義。理初又引回人幹爾塞經塞與撒音之轉言爾撒聖人者。亦阿丹之後。立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于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憤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云云。此與湯若望所記耶穌被害。釘死十字架上。同一無稽之野語。而受擒死于非命。大畧相同。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且其時已稱爾撒爲天主。尤是一非二之確證。蓋自二教既分。馴至數典忘祖。同室操戈。于是西人主耶穌而奴爾撒。回人主爾撒而奴耶穌。實不悟其爲一人。卽有知者亦諱不欲言。乃自於其六百年一語。供證確鑿。然後知天主天方固自一家眷屬也。杭世駿續景教攷。既混天方于大秦。錢大昕跋景教碑尾。謂耶穌生當隋開皇之世。又誤以穆罕默德辭世之年當之。總緣二教爭勝。皆援屠碑景教之文。故考據家不能別其同異。要知天主本非大秦之產。大秦亦與回部無涉。此不足與之辯。但據其後來之教法論之。則天主教固拾佛氏之唾

餘而天方教又拾天主之唾餘也。非獨二教自分門戶。即天主教歐羅巴人所奉。亦不盡同。其總名曰克羅斯頓教。後遂演其派為三。一曰加特力教。即舊天主教。今意大利亞佛郎西等國所行者是也。一曰額利教。今俄羅斯所行者是也。一曰婆羅特士頓教。一曰算離皆轉音對音也。今英吉利荷蘭彌利堅等國所行者是也。婆羅特士頓者。英人謂之耶穌教。始于明時。日爾曼人路得所立。遂與天主之舊教分。今英制國主將嗣位。則大臣咸集巴厘滿衙門會議。必新三尊加特力教。而崇婆羅特士頓教。乃共立之。然則天主耶穌以一人而分二教。遂亦水火不相能。此又何說。故曰六合之外。聖人而不論可也。

卷之二

中西紀事卷之三

互市檔案

江上塞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臺臣請開海禁。報可。于是設權關四。在于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甯波府。江南之雲臺山。時荷蘭以助攻鄭氏有功。首請通市。大西洋素稱饒沃。又其人勤于貿易。多操海船為生涯。自荷蘭得請。則明以前之未通中國者。皆爭趨之。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強國也。自明以來。拓地漸廣。開通市埠。及于東南洋。當康熙之初。即謀通商于澳門。以海禁未

中西紀事 卷之三

開而止。九年。鄭成功之子經方踞臺灣。英商來往于廈門。臺灣等處。凡數歲。鄭滅其稅。而羈縻之。藉以控制荷蘭。未幾。耿鄭交兵。藩臣內亂。

朝廷議先定沿海邊界。防外洋之助鄭為患者。于是英人以華商交易不便。復去之。及臺灣隸入

大清版圖。英人又疑新拓之區。稅則必重。乃舍閩赴粵東。又時來往于浙之舟山甯波等處。而其時英吉利之名不著。但知其為紅毛之番族而已。五十六年。總兵陳昂始奏稱粵東紅毛有英圭黎諸國。最為奸宄。蓋其時通市于廣州澳門等處。屢以粵關索費太重。糾洋商台詞爭之。雍正

之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乃于七年合詞控于大府。得稍稍裁減。未幾官吏又增出口之稅。于是英人始有移市入浙之志矣。初浙之海關。設于甯波。舟山尚未置縣。商船出入甯波。往還百數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徑去。迨定海既設監督。張聖詔始請移海關于定海。部議從之。乃于定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特建紅毛館一區。以爲番舶來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粵中不便。數來往舟山。見今昔情形之異。乃定計爭之。乾隆二十年。英舟泊定海港。有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請于浙之甯紹台道。願在定海納餉。許運貨至甯波府。閩粵兩督聞之。以其利

中西紀事 卷之三

浙稅之輕。而致關課之細也。二十二年閩粵總督上言。浙關正稅。請視粵關。則例酌加增一倍。部議從之。奉旨洋船向收廣東口。由粵海關稽察徵稅。浙省甯波。不過偶年一至。今奸牙勾結漁利。至甯波者甚多。番舶雲集。日久閉住。又成一粵之澳門矣。今更定章程。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稅也。未幾部臣復議。外洋不准赴浙貿易。定制歸并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門入口。是時方嚴絲舫綳緞出洋之禁。英吉利雖時時違制。潛赴甯波無所得。仍遵新制在粵通市。粵口勿設洋商通事洋行。擬爲龍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

費益增。于是英商洪任輝等。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英商旅廨。聞其舟泊舟山。遂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之食物。洪任輝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甯波。然許粵關積年規弊。奉旨詰責。飭將洪任輝出旱道押赴廣東。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奉

命著福州將軍。以欽差赴粵按驗。苛勒有狀。將監督家人問罪。又因洪任輝不應違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門圈禁三年。始釋之。自此諸番通市。粵中奉法惟謹。乃事閱三十年。弊端復起。向之裁改歸公者。又增其費而加重焉。各洋商

中西紀事 卷之三

皆以爲不便。而懲洪任輝之往事。未敢訟言。英國王雅洽乃與其臣下謀議。以純席八旬萬壽。入貢天津。乘間言之。五十八年。英國王遣其使臣馬甘尼一作馬夏爾尼由海道赴天津入貢。始通中國也。時上以遠人嚮慕。誠欵可嘉。特命理藩院導之入覲。嗣使臣以其國王表文進。仍請在浙開港。通市天津。又欲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信京師。上以甯波天津無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國斯自立恰克圖後。久不在京寄寓。所請給舟山海島並廣東附近省

城地。華夷參錯。斷不可行。因特頒敕諭前後二道。逐款指駁。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敢言。比其反也。

上遣重臣伴送。由內地經歷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至粵東。放洋回國。貢舟過甯波。請便道市茶絲出洋許之。馬甘尼回國。國王開讀。

敕諭。自不知所請與中國體制不符。事遂寢。然雖絕意于舟山。猶思逞志于澳門。又其時英人方與佛郎西構兵。懼其播聞于中國。因

敕諭中有許其再來款貢之語。乃于六十年。復具書幣由中西紀事 卷之三

粵之大班轉呈粵撫。代為陳奏。於述其昔年曾帶兵船至的蜜地方。助 天朝大將軍。福康安征廓爾喀時事也。粵撫譯其文。以其詞極恭順。

上亦優答之。然其來往澳中。既甚澳夷。又防佛郎西展轉包藏。遂有嘉慶七年十三年之事。

澳門者各洋貿易來往之所聚。而葡萄亞實主之。乾隆間定制歸并粵東。暫泊黃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門住冬。轉向澳夷賃屋棲止。限滿則駈之歸國。又澳夷但輸船鈔。不似諸番船貨於稅。英人自通市于粵。設四班公司。經理貿易。欲得中國一島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者。以為逆旅。其形

使無過澳門。而為葡萄亞所先。已積不能平。又見澳中官吏與之為援。尤陰甚之。迨乾隆之末。入貢。要求請令澳門寄住之洋商。得出入自便。意欲效澳夷事例。得以輕賦。自立馬頭。而未敢訟言。

上亦陰相制馭。故勅諭中。但令其循向來澳門貿易之常例。而英人窺之不已。嘉慶七年。英有兵船六泊雞頸洋。託言佛郎西欲侵澳門。故遣兵來戍。實則藉詞窺澳也。葡荷亞人覺之。乃告于大府。飭洋商宣諭。令其釋兵回國。遂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遣夷陳謝。仍以佛郎西為言。時粵中大吏以其在澳未久。又不煩兵力。遂宥之。而其事已浸聞于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上。迨十年。英國主復具方物。遣使臣附商舶來粵。譯其表文。則以方與佛郎西構衅。恐其播謠于中國。以間我。蓋自說其七年之役也。是時英商每有貨船。輒以兵船防護之。又恐中國疑其復有澳門之事。值閩粵之間。海氛不靖。乃託以協勦海盜。游奕內洋。

上見其表文中。有欲為中國効力之語。乃諭新任總督那彥成。至粵。整飭戎備。其護貨之兵船。亦令申畫。毋使侵踰。越三年。而澳中之衅復起。十三年。英將右度路利者。圖禮自安南敗歸。以其餘艘抵澳。亦聲稱佛郎西取小呂

宋將順道襲澳門。葡人知其詐。而粵之大班有喇佛者。以七年之役。為澳夷所間。挫衄而歸。欲以此時。兵乃唆令度路利占澳門。為補半計。大府聞之。即飭諭洋商。傳諭大班。令遣兵船回國。且告曰。澳門非葡萄牙所得。有乃我大清土地也。佛焉敢侵軼我。且邊寇有警。中國自能禦之。毋勞戍師。致吾民警擾。度路利聞之。怒。乃率兵登岸。占踞市樓。澳門之民驚恐罷市。時兩廣總督吳熊光與撫孫玉庭聞變。乃援照違抗封船之案。調兵守禦。度路利遂率兵船三徑駛入虎門。進泊黃埔。又自黃埔乘三板船數十艘。直抵會城。入館寄寓。揚言將劫十三洋行。以修通怨度。既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六

下令。兵船爭趨之。乃有碣石鎮總兵黃飛鵬。以師船橫截省河。飛砲擊斃夷兵一。傷者三。始懼而退。然其踞夷館如故也。時大班索還累年商欠。又以封船停市。請退所買之茶。而償其直。虛聲恫喝。夷欲益張。適英吉利本國有船主來。聞封船之事。對大班曰。犯中國而罷市。雖得澳門。猶石田也。先時洋船率以七月抵粵。停泊黃埔換貨。不過兩月。交冬即回帆去。至是泊港外數月。貨無起日。各商亦怨。誘沸騰。大班喇佛乃言于度路利。責澳夷納賂。以番洋六十萬稿師英之兵船。始具狀歸誠。請昭舊通市。維時方奉勦辦之。

諭旨。各路官兵雲集者二千六百名。而督撫意在弭衅。遂許以兵退開船。于是度路利以冬月起旋出洋。蓋已有成約也。

上以吳熊光辦理遲緩。又不親蒞澳門。耀兵威。雖開船在。夷兵既退之後。而許之在先。

嚴旨切責。旋飭新任督臣馳赴澳門查訪。盡得其情。因劾熊光示弱畏葸狀。遂與巡撫孫玉庭俱論罷。遣有差。是役也。英人覬覦濠鏡。自謂與

天朝无纖芥之嫌。而度路利稱兵入省。實由封船激成。且其自安南來。亦非該國王本意。大班喇佛教唆其事。聞于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七

英國國王。遂革大班之職。喇佛不敢歸。復回粵。粵中人以前事銜之。驅逐回澳。數年以憂死。

自公司局之設也。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難。謹然所以賸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為奸。課稅

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十五年英之大班。稟控粵撫。謂各洋貿易資本。皆自國帑借領。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粵撫韓對檄飭布政司

核議。久之竟寢不行。當初定行用時。每兩奏抽三分。以作洋行辛費。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各商攤還西債

亦出其中。遂分為內用外用名目。于是各洋利薄怨生。屢

思緒貢輸忱以希

恩澤二十一年英國王復遣使臣分入粵東京師其至粵者曰加拉威禮方至粵輒爭謁見儀注以舊制貢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禮不可時粵督蔣攸銜方入覲攝事者為董教增許免拜伏禮僅免冠致敬大府亦離席立受之是時英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馬禮遜已乘貢舟達天津夏六月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八

上在圓明園尙書和世泰等先期導使臣自通州起行一

晝夜馳至

御園車馬困頓而使臣衣裝輻車皆落後蓋惡其不肯循跪叩儀注欲以計尼之時使臣表文未齊禮服不備倉皇失措遂以病辭而

睿庶已詰朝御殿傳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聞復

召見副使又不至

上怒其無禮命却其貢不納即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瀕行仍令援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內地行走是行也使臣失禮實以衣車未至之故

上詢之廷臣始知當日理藩院迎接不如儀乃譴和世泰酌收貢物數事仍頒

敕諭賜其國王珍玩以答遠忱驛交粵督蔣攸銜令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粵東增規費事入告竟不得達快快而去大班之在粵也初寓洋行繼則立公局久留粵中已不復循回澳住冬之例道光之初粵城外不戒于火民居多斥為平陸英商欲廣其公局乃藉修葺為名以次侵占拓地數里而其地當對河居民渡口居民欲返其故地不得乃控于大府時大學士李鴻章在兩廣總督實不理粵人謂其受洋商賄乃乘其入覲之間控于粵撫朱桂植朱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九

在粵素有威望洋商憚之聞控震怒立鎖拿通事下獄洋行懼誤開船事跪求免究乃親督拆毀平之英商之桀黠者果以八事入稟要挾停止開船相持者半年仍以孟加刺新到之船主居間調停事遂解此道光七八年間事也初洋商在粵通市定制不得攜帶家屬自大班公司之設出入自便遂于八年秋有大班某一洋婦寄寓粵城而其時十三洋行中有東裕行司事謝某為置肩輿出入乘坐久之夜即自大翻不許行人乘輿入館大府廉得之立擊謝某究治瘦死獄中大班聞其事輒架大炮于夷館外設兵自衛大府慮激變乃遣通事蔡剛以理曉諭令撤

去兵炮。於速遣夷婦回國。于是洋行具稟。託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為引。俟稍愈當即遣之。大府拓稟完案。不復相追。夷婦卒逗留不遣。數年之後。義律來粵。竟以挈眷為援例之常。而邊衅亦因之起矣。

義律者。英公司散後。續到之大班也。英人自開港于粵。惟公司船許赴粵中貿易。此外散商。不聽擅自出入。著之令甲。以二百年為限。其公司大班。亦定以三十年一瓜代。所有貿易資本。悉領自國庫中。歲收其息。嗣因公司乾沒。庫帑不能償。又于三十年後。復請展限。滿則虧折如故。英國主見其黨與日多。駭駭乎不可制。亟思設法解散之。值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

道光十年後。屈指例限將屆。

大清通商二百年之期。據西人紀載。以解散公司為十四年。然則解散必在十年以後。十四年以前。二百年者。亦舉其大數而已。遂乘機裁革前例。解散公司之局。聽散商各自牟利。英之富商皆以為便。而中國素惡公司橫甚。不如散商之易于制馭。惟十三洋行與公司交通既久。狼狽為奸。反以為不便。乃託言公司散後。統領無人。因有再著大班來粵之請。十四年。盧坤調任兩廣總督。奏請

飭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國主得信。即遣領事一人。名律勞卑者。以是年秋至

澳。由澳來粵。大吏以其未經通報。闖入省河。慮非其國主所遣。是時有御史奏稱。律勞卑帶領兵船。進至黃埔。督臣盧坤調派水師。布置嚴密。旋即皇恐。悔罪請領紅牌。出口云云。蓋律勞卑知其罪。遂逃。律勞卑之事。而其時大班來粵。實出自督臣所請。核之十六年。義律至粵。粵督奏聞。奏中仍理前次督臣請寄信遣大班來。乃派員押回澳門。其十年之案。是此時之駭逐有因也。六年。繼至者則義律也。義律之來。英人初議欲在粵中設立審判衙門。專理各洋交涉訟事。不管貿易。蓋欲仍聽散商自行經理。然其時各洋資本。首推英商。而義律初至洋行。尤謹事之。遂以是年冬。攜一妻一子來粵。名為約束商人水手。不管貿易。實則總攝其事。諸番之在粵者。咸仰其鼻息。不敢自樹異同。十九年。躉船之役。義律主之時。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一

欽差大臣查辦來粵。飭令各洋將躉船鴉片悉數繳銷。首傳義律不至。嗣因各洋稟稱。稽延拘其奸商。顛地等。義律適自澳門回。則封槍撤去沙文。沙文即洋商之令已下。不得已始遵飭繳銷。而悻悻欲圖報復之意不已也。義律寄信回國。仍住澳門。是年之秋。各洋貨船來粵者。皆遵諭停泊。澳洋聽候中國委員查驗。義律首發難端。凡英之貨船。悉配以兵船。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制府發令驅逐。三挫其鋒。始駛出老萬山。復行文照會。索償烟價。以為入粵配茶之需。制府見其跋扈。一面照覆。責其不守臣節。一面奏請停止英夷貿易。是時邊衅方起。內外諸臣有請閉關封

港於外洋各國一律停止通商。

上發交粵督議奏。林則徐上言。討不及衆。必須示以大公。今以英夷不遵法律。輒將恭順之各夷。一例峻拒。未免良莠不分。設各夷稟問何辜。臣等即礙難批示。且自英人貿易斷後。他國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正可使其相間相睽。輪忱內向。若概與之絕。轉易聯成一氣。昔人所謂彼則聚而協以謀我者。不可不預爲之防等因奉

旨如議。於是時如彌利堅港脚等國之貨船。雖奉准開船。而英人以兵船攔阻口外不得入。二十年冬。琦善以欽差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赴粵。方欲議撫。許英人照舊通商。而義律遽謀先戰後商。遂有大角沙角之師。粵撫奏稱自用兵以來。關課短絀。所到洋艘已不及向來十分之二。又被英夷攔阻。泊在港外。守候開船。遙遙無期時。

上已援貝子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飭令到粵先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英夷。阻撓生計。抑稍有歛望于 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

陳奏等因。蓋

上意在懷柔遠人。更欲使疆臣體察夷情。如其怨恨有因。即可加意招徠。供我指臂。此近交遠攻之計也。然其時各

洋以阻梗牽阻。輒思各帶兵船。與之講論。而義律餽以甘言。謂撫事已有成議。因之各洋急欲開船。反爲英人作詭客。而大府不悟也。二十一年二月。英人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時。則港外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脚等國貨船。共四十餘艘。銜尾而進。于是彌利堅商人首請開船。復陳明義律悔罪。不敢別有要求。但求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欣感。參贊楊芳據以入奏。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四月闖入省河之役。當義律之請撫也。一索烟價。一欲得香港馬頭。琦相以事關割地。佯許之而未敢入奏。然英人自謀奪濠鏡不得。屢思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于附近粵東省城。乞一島之地。以爲定居。蓋早有窺香港之志矣。迨聞相國許其入奏。始則稱兵以要之。繼則請繳還浙之定海。及獻出二角炮台以易之。相國方欲請

旨定奪。而英人已在香港出示。起造房屋馬頭。視爲已有。未幾將軍參贊至粵。遂以六百萬及香港一島爲城下之盟。而義律之狡焉以逞。遂於粵東始終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公司之再設也。

粵東罷兵。義律遂回英國不復來。其稱兵于閩浙江蘇。以要通商之各海口者。曰。濮鼎查。曰。卽士利。連兵二載。擾及三省。由海入江。而自門之撫議再起。二十二年秋。英人泊

下關將攻江甯欽使制府聯銜請撫首定五口通商之約。五口者粵之廣州閩之福州廈門浙之甯波江蘇之上海也。初英人以粵東關稅之重屢請在浙開港然其本意亦祇欲在舟山建立馬頭運貨至甯波不敢遽希腹地也。二十年英將伯麥占踞定海即欲在定海通商時浙撫劉韻珂方蒞任臚陳八弊請

飭諭粵東欽差大臣計出萬全慎重妥辦必不可准英夷在定海通商然自浙東再犯已踞定海為老巢遂將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綿亘數里挈眷居住見浙撫致白門三帥函中自謂足償其夙願不復他求一旦逞志犯江挾兵要撫遂萌得步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古

進步之念況得甯波而踞之則定海一香港也上海則吳淞為之屏障築海塘高岸以蔽之一旦入寶山之郭扼黃浦之口浸浸乎堂奧矣閩港之請

上以福州關係省會飭令換給泉州而濮馬等馬即馬利通見後

堅持前約三帥不敢與之爭遂定議當粵東初開港時定制洋商換貨之後請領牌照回至澳門住冬不得逗留在省挈眷寄居亦不得于城內設立貨棧及洋商擅白入城迨白門之役濮馬等意在弛禁遂于約內載明五口通商准設正副領事官管理貿易皆得挈眷居住又海口賃屋買地以及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之類悉聽其便領事官

遇有相商事件隨時往來悉聽入城與地方官衙署相見大府但據通商二字完案不復援挈眷入城之舊檔例禁與之詰難自此五口通行悉與澳門香港無異矣是役也彌利堅人不與佛郎西亦後至焉續聞通商事定相國耆英任兩廣總督赴粵陳請遂悉援英人例許之惟俄羅斯者舊制在黑龍江設立恰克圖但許其在陸路通市不准由海道入粵迨五口禁開遂以二十七八年間關入粵東及江蘇之吳淞口雖疊經督院查明駁回而陽奉陰違率附英彌海船出沒于五口間關吏不敢詰此白門議撫通商之大畧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五

方英人之要撫于粵也粵之神民獨甚之適賂欵事定英兵登岸出北門過蕭關三元里鄉民聚眾創之義律幾不免詳後卷踰年白門議欵時粵民方興團練之局與英人為不共之仇聞其條約內有領事官相商事件得於地方衙署相見以為將破昔年入城之禁益洶洶不可止踰年夏濮鼎查至粵先期通刺制府期以入城相見粵人聯名阻之濮遂去其後屢請入城不許二十九年己酉英舟闖入省河挾兵請入城粵人集團練為制府聲援英之公使文翰知眾怒不可犯乃請罷入城之約復開船通市如初咸豐六年英人以白門前約所定稅則一欵原議百中取五

近年貨值漸減。稅額不符。擬請重定。於欲撥白門前約。得與制府相商署中。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旋奉

旨授為欽差大臣。專人乃持其二十九年之約而爭之。維

時英人在粵。方以中國執其舟子起衅。于是公使水師提

督及領事巴夏禮等。挾兵以要我。是年九月英師攻城不

克。遂襲沿河炮台。粵民憤甚。乃悉毀城外十三洋行。英人

不勝。乃歸。告國主。請調派兵船。別遣重使至粵。於約法蘭

西為助。七年英公使額羅金來粵。西人月報作埃爾首請

更定貿易條款。兩致書制相不省。是時各洋皆以夏秋間

至粵。于是英人以所請不行。轉相號召。遂起合從之師。十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六

二月英法連兵攻粵城陷之。執制相繫舟中。歸之于夷。八

年四國遣兵由上海徑赴天津。遂有是年四月大沽之役。

以上俱既罷兵。俄彌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旨飭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赴天津查辦。久之

不決。而英人挾兵要盟。擅擬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款。趣請

換約。奏聞

上謂稅則之欵。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飭四國使臣。前詣上海。仍命桂良等馳駟同往。是年八

月欽使及四國使臣。先後到滬。于是英人持其所定天津

新議中。凡交涉通商事務者。定為稅則。善後條約。將近年

出口入口之貨。仍照百中取五。按時值估計。載明納稅定

數。議十年一修改。時值洋藥上稅。定每百觔納海口稅三

十兩。經欽使等復與三國議立專條。載入滬約第五款。與

天津新議之第九款。二十八款無涉。見後卷中。議定。桂相

奏請令該三國赴都換約。遂有九年不遵原議。闖入大沽

之役。英師既敗。惟彌人以恭順。准其換約而歸。然並天津

新議亦中寢矣。時西人以天津新議業已奏准。遂乘入西

人通書中。此天津再議通商之畧也。

十年英人以換約不果。又徵大沽水師之創。歸募潮勇。將

由天津登岸。內犯京師。夏六月英法連兵入寇。天津僧王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七

格林沁帥兵禦于大沽口。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北塘後路。

襲我大沽北岸之炮臺。初七日遂陷天津。僧王退守通州。

夷兵由河西務張家灣一帶。進襲通州。王執英酋巴夏禮

繫之京師。八月初七日。夷兵自通州入寇。都統勝保率禁

兵禦于齊化門外。我師敗績。越日

上啟蹕狩于灤陽。恭親王奕訢奉

旨留守京師。二十二日夷兵襲海淀。恭王退駐彰義門外

四十里。夷兵直薄安定門。聲言攻城。駐京王大臣等請釋

巴夏禮。議撫。英人許諾。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館夷酋于

國子監天主堂等處。尋奉

行在殊論。飭恭王入城速定和議。遂于九月十一十二十七等日。與英法俄三國先後交換和約。英則已夏禮主之于天津。新議五十六款外。增入九條。法俄亦有續增之款。又于前索通商各海口。增入天津淡水等處。其稅則專欵。定自滬中者。曰通商善後條約。凡十款。內載各國進出口之貨。皆有一定稅則。議以十年一修改。以上各議。均奉旨允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英法乃罷兵。退駐天津。此續議通商及天津前議得旨允行之張本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大

魯士照會換約之王大臣。內稱八年所定條約。內載奉天即牛庄等處。皆准通商。欲派領事官前往駐紮。茲稱第十款所載長江一帶。擬于九江漢口兩處。先行開商。請咨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查照遵辦各等因。于是恭王奕訢等奏請籌辦通商善後章程。恭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欽派各口通商大臣。十二月初一日奉

上諭。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命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即于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八員。即作為定額。輪

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為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恭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其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及內江三口。於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署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除牛庄一口仍歸山海關監督經管外。其餘登州各口。著各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經理。所有各國照會及一切通商事宜。隨時奏繳。恭將原照會一。呈覽。一面咨行禮部轉咨總理衙門查照。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恭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一面知照禮部。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九

轉咨總理衙門。不准稍有隱飾。欽此。按此皆據王大臣等奏定章程六條。內開各事宜照議允准。尋據恭王等又酌定新設衙門章程十條具奏。奉旨均著照所擬行。欽此。此京師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各口設立通商大臣之檔案也。

以上所輯前半。據海國圖志所采粵中舊檔。參以西人所撰華英通商事畧。自十九年邊衅以後。則皆得之聞見者。蓋自康熙開海禁以來。二百年互市之消長變遷。令人不可思議。于是論者皆謂中西之衅。自燒烟啟之。今載攷前後。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鴉片也。

夫互市者實中西交爭之利而關胥牙僧必欲專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胎中國而陰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貪尙關市者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此盛世柔遠之術知者知務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萬里遠涉風濤得利則欣失利則戚人情之常何足為怪一自貪吏侵漁奸商括克彼以求利而來終于失利而返能無怨謗之沸騰邪明之倭禍始于中官繼以商僧終于豪貴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國亦官民交困矣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國初海禁既開設關有四江浙閩粵無不可通乃未幾而粵東海關專其利數未幾而十三洋行操其利權稅有定則未幾而益以規費支銷名目未幾而益以歸公充餉名目始則取之在吏繼則取之在官如據澳門月報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過三分今據嘉慶年間大班稟控之詞言棉花一石價值八兩向例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不過四錢據此則初定稅則每兩不過二分爲百中取二其後每石行用加至二兩幾十倍之矣又言茶葉稅餉二兩五錢之外洋行會館每石抽費六員至九員不等計茶葉出口之價不過三四倍于八兩一石之棉花而稅用兩行已虧折其十之三則增設名目之漸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則

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訟則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窮其獄乃回訴于本國于是帶兵船請諭而干戈之衅以起書曰若頰木之有由藥語曰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鴉片不入中國亦未能保外洋之終于安靖而隱忍也且鴉片之來亦爲貨物之虧折起見耳貨物不得其利乃思取違禁之物以補償之若使稅用不增通欠可得彼又何樂乎以違禁之烟土而予關吏以把持咬水師之賄賂哉竊謂當日欲與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盤打算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更擇其胥僧之尤者而懲之必使番人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憬然于生計之贏絀不在鴉片之有無但使關稅行用之積蠹漸除則湖絲茶黃之轉輸自便此爲中外一體威福並行制夷撫夷之策似無踰于此者不清其源而圖塞其流一旦決隄潰防而莫之遏雖籍十七省商民廢著之貨不足以填其無厭之壑有識者觀于鴉片之流毒中土未嘗不扼腕長嘆以爲其戎首興于關市其厲階梗于封疆則甚矣漏卮之失輕而養癰之患大也問者曰中西之衅起于互市然則閉關之議可行乎曰此懲羹吹齏因噎廢食之見也夫中國無所資于外洋而外洋實有資于中國茶黃之屬是也以其爲祛瘴不

而外洋實有資于中國茶黃之屬是也以其爲祛瘴不

可少之物。故中國以此全其民命。卽以此制其死生。但使關市持平。蠻夷嚮化。則其趨之也如慕。羶其甘之也如食。甚又何取乎夷關折符而絕之哉。林文忠奏覆曾望顏一摺。不欲停止外洋貿易。而不知其請停英夷貿易。亦自失之。何者。當日英人負固我之聲罪。致討固已師出有名。不值詰及其瑣屑之貿易。而明禁之。況違抗封船。歷有成案。當其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計惟有羈其船隻。不准入口。而嚴兵以守虎門。內外炮臺。絕其兵船窺伺之念。似毋庸以請停貿易。預形之章奏。示諭中俾得有所藉口。至于定海之陷。及大角沙角之役。逆情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顯著。彼其貨船在外。邊肯深試于不測之淵。此又禁之毋庸禁者。唯事機之失。實失于粵東之自撤藩衛耳。若使增兵戍守。無懈可乘。則彼之攻擊不遂。固已自絕于天朝。卽招之使來。其貨船亦必不敢入。然后大張曉諭。許恭順之各洋。先後進口開船。斯時若被英人攔阻。在其素所役屬之港。鄒雙鷹等國。或不能不仰其鼻息。而効敵如法。卽西彌利堅者。豈肯甘心失利。有喙三尺。而不帶兵船與之講論哉。據花旗呈請通商詞內。謂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夷兵。此正以毒攻毒之機會。惜其時虎門已失。无可把握。若使防衛依然。祇須嚴守內洋。大

張通商之論。則制夷兵者。卽在夷人。彼英人豈能梗阻。以自速其寇讐邪。英人求戰不得。開船無期。仍必由法彌二國爲之講解。又豈敢索烟價。索香港。以肆吠聲邪。予謂文忠燒烟之舉。未免操之過蹙。而海口之防範。亦以此煞費苦心。況其時守虎門。則關天培。守沙角。則陳連升父子。皆一時之梟將。若海口之藩衛不撤。卽極其鬼蜮之伎。不過棄疾于閩浙間。而如粵東者。固已搃其吭。而捫其背矣。又豈能翻然翱翔。以縱橫于海上邪。然則琦相不來。文忠得以一人一手。次第經理。始終其事。則大局未始不可挽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粵中撫事之局。賂款六百萬。各爲追交商欠。實則按十九年燒烟之價。如數以償。仍令出具永不售賣甘結。此外尙無包藏禍心之事。至于壬寅以後。華夷交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皆自白門之條約。破之。如約內五口通商。不將天津山東等處。申之厲禁。載入約中。識者已知其必有異日。得隴望蜀之求。至于番人。不准入城。及城內不得設立棧房。約內既不提及。中間突敘入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與地方官衙署相見一條。遂爲後來入粵人開口寶。卒釀成咸豐七年攻踞粵城之變。又如粵東已給商餉六百萬。江甯議和。不聞割抵突。又增入軍

費一千二百萬。遂啟後來天津新議索軍費二百萬。續又于京師換約。增索六百萬之援案。五口通商定約者。惟英夷一國。至二十五年。耆相在粵。始增給法彌二國通商條約。一如英人之式。遂啟四國連兵。及十年以後。大西洋各小國紛紛陳請之效尤。予頻年奉差赴滬。見西門外洋樓。絲豆一如滬中。而自粵氣擾東南。淮鹽滯銷。該洋人則自長江駕一火輪船。拖帶鹽艘。往來任意。甚至潛赴吳城。饒州一帶。前年有至省之鹽船。予所過奉委會同首縣駁回。關卡不聽查驗。而鹽法壞矣。銀之漏卮。耗于鴉片。近則各通商口岸。罕有以貨易貨者。故洋商置買貨物。亦復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銀洋互用。中外流通。惟中國自行鈔行大錢之後。私鑄既多。官板日少。而洋船自海道往來購辦銅運。竝中國制錢亦捆載出洋。而國法壞矣。至于茶絲兩項之出口。足與鴉片之入口相抵。是則中國之地利盡于外洋。而得其一坏之土。馴至商民人等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以償閭室之一燈。今日銀荒。恐數十年後百貨俱荒。悉入外洋龍斷之數。蓋利之所在。不奪不饜。故太史公讀孟子而以利為亂之始。孫子謂知者之慮。必褫于利害。誠有見于古今大勢。以利始者。未有不以害終。嗚呼。可不鑒諸。

中西紀事卷之四

江上蹇窳

漏卮本末

亞細亞洲之西南洋。有五印度者。即西漢之所謂身毒。東漢之所謂天竺也。古音天鐵因切與身本同。韻此為譯音之對音。五印度總名西南洋。一名印度海。其南印度有孟買者。為入東南洋之咽喉。而東中兩印度在其北。中印度古名温都斯坦。以興都哥士山為界。興都即印度之對音也。踰山則西北兩印度地。今回部之國在焉。

國朝乾隆二十年。英吉利滅東印度之孟加刺。遂以次侵并東中南三印度之地。東南兩印度皆產鴉片烟土。其出自孟加刺者曰公班。今所稱大土也。出自孟買者曰白皮。今所稱小土也。英人初踞其地。但以為藥材之產。而歲收其稅。其後流行入中國。吸食漸多。銷數日暢。于是印度人之操其業者。無不爭種大小土。以為生涯。名曰波畢英之稅餉。歲增至一千數百萬。其初至關口。亦照藥材上稅。每箱納稅銀三兩。自沿海居民爭傳其法。展轉效尤。不數十年。遂流行于各省。乾隆之末。粵督始聞于朝。嘉慶初。奉詔申立嚴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之鴉片。率暗中偷售。而其價益增。其初泊于澳門。繼乃移之黃埔。皆于貨物交易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一

之時夾帶私售。道光元年。因查出葉恒樹夾帶鴉片之案。

奉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船驗貨。其行商容隱。經事後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鴉片躉船。盡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兌。其銷數之暢如故也。二年復奉

廷寄交大學士兩廣總督阮元密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而其時鴉片躉船。已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審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二

土規則有關汛為之奧援。包攬運載。則有快蟹艇資其護送。于是躉船之來。每歲驟增至數萬箱。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一日。

朝廷憂之。十六年。太常寺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臣愚以為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且逞其鬼蜮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者。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

為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約材納稅。但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云云。時奉

旨交置臣會議。而一時九卿臺諫之列。謂其有傷政體。于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壽奏請。申嚴鴉片例禁。給事中許球謂。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之吸食。若祇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為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三

之地。況明知為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天朝。無此政體。臣愚以為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畧外。先治已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審口。護送之蠅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原奏皆有姓名。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係外洋。不忍

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至再入中國即行寬釋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所施其伎倆云云又另片奏陳澳門近日情形請嚴治漢奸等因奉

上諭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內地例禁綦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為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無弊方為妥善著鄧廷楨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密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拏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源據實具奏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四

至許球另片所稱澳夷情形是否實有其事著一并議奏欽此此兼朱開學原奏一并給發閱看其朱奏未之見也是時鴉片弛禁之議已不行。督臣奏覆率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越二年遂有

欽派重臣赴粵查辦之事。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將鴉片從嚴懲辦以塞漏卮意在嚴吸食之罪名定保甲之連坐奉

旨交各省督撫會議。於飭部臣重定新例。凡吸烟販烟者皆以死論。時江蘇巡撫林則徐方內召入都奉。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馳赴粵東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查辦。以是年冬月。陞辭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到省。

維時省中嚴拏販烟吸烟之犯。坐地夷人不敢包匿。于是外來躉船悉寄旋零丁洋面。共二十二艘。聞有欽差到省將欲開行。欽使欲窮治其事。爰咨會虎門水師提督及碣石鎮總兵統帶提鎮各營分路把守。傳令在洋躉船先將鴉片悉數繳銷。方准開艙。二月初四日欽使制府坐堂皇傳集十三洋行發交諭帖。令轉諭各洋公司人等。於辜校其烟土存儲之實數。飭令即時稟覆。時義律先知其事。託以回澳門住冬。不至各洋觀望。推諉遷延不覆。大府趣之急。義律始乘舟來省。仍偃卧夷館如弗聞者。適有奸商顛地等乘間脫逃。大府怒命拘治之。遂援照違抗封艙之案。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五

移咨粵海關監督將各洋住泊黃埔之貨物一律封閉。停其貿易。又撤其沙文而羈禁之。沙文者漢人之受雇于洋館。充其買辦者也。供應既窘。消息不通。躉船之在外者。經兵役防守。斷其岸上之接濟。餉道垂絕。義律乃中悔之。謀于各商。查明洋面躉船上所存之烟土。據實呈繳。計二萬二千八十三箱。飭即駛赴虎門。聽候收繳。是月二十七日。欽差大臣會同制府前詣虎門。一面咨會提鎮各營統帶各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海關監督駐稅口專事稽查。于是前泊零丁洋外之躉船二十二艘。先後駛至虎門。詳細驗收核數得實。事竣復傳集外洋各商。令出具永不售賣

烟土在事後犯者。人即正法。貨船入官等因。切結。摺以奏聞奉

旨所繳鴉片烟土。飭即在虎門外銷毀完案。是役也。先期出示。令外洋人來虎門集視。以宣

國威。其時觀者如堵。悉謂伏無異詞。且有敘入外洋新聞紙中。以紀其事者。惟躉船一朝失利。不無怨望。而義律以

總攝大班。恥見挫辱。遂以此鼓動羣夷。教唆國主。于是燒烟之衅成。而索逋之師起矣。

初鴉片以藥材入中土。歲不過數百箱。乾嘉之際。吸食漸多。則數千箱。至道光之初。則近萬矣。據西人所記。印度公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六

簿上每年出入之數。十二三年間。有二萬三千六百餘箱。十六七年間。多至二萬四千箱。是十九年所燒之烟。已得其一年之銷數。英商自稱破費一千二百餘萬員。即彌利堅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萬。各洋貿易。遂以此為大宗。而英吉利則稅餉之所自出。國與民俱病之。義律自念非力破此局。不足以雪國耻。裕庫藏。又念非合從于外夷。不足以樹黨援。通聲氣。于是先將各躉船繳銷之烟土。按照一千二百萬賠償。據彌利堅人所稱。六百萬加以運費規費。及皆寫立會單。付各躉船。回至英國倫敦。英之庫中交兌。諸番莫不欣感。又遣人徧告孟加刺。怵以生計之失。印度之民

无不兇惡。時英吉利國王謀于上下兩議院。上院大。臣下

僉以此項貿易。本于中國之例禁。其曲在我。遂有律士丹衙門遞稟求禁。於請禁印度人栽種。波畢又地爾。注人時

在倫敦作鴉片烟罪過論。以為既壞中國人之風俗。又使中國人猜忌英人。反礙通商之局。英國王聞而是之。然自

燒烟之信傳入外洋。茶絲兩項。日見翔踊。銀舖利息。長至六分。義律遂以為鴉片興衰。實于國計民生。兩有關係。國

王惑焉。粵東欽使自銷毀鴉片之後。兩次照會該國王。始則憚之以威。繼則懷之以德。而英人但貪其利。不計其害也。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七

識長進之效。驗是當日未嘗不。英之重鎮在于東印度之孟加刺。其地合官兵士。凡二十萬。又徵其鴉片之稅。以充軍實。印度之民。苦其悉索。而未嘗不利其懋遷。于是白夷黑夷。更番應募。不足則求援于佛郎西。彌利堅等國。彌利堅者。素不善英所為。謂既在中國貿易。即宜遵守中國律令。鴉片本非教法中所有。予以繳銷。正與外洋違禁之物。罰其貨之三倍。入公之例相符。故英人之計不行。而佛郎西觀望年餘。始遣兵船來至香港。卒為靖逆所聞。遂託以居間講款為詞。其事亦寔。當十九年。躉船之役。欽差大臣林則徐奉

命授兩廣總督。是年夏秋之交，各洋艘先後來粵。制府先期傳諭洋行通事人等，令其停泊澳門洋面，待查明船內並無夾帶鴉片一斤者，方准進口開船。各洋唯唯如命。惟英之義律首先違抗，不聽查驗。遂有該國吐密嘩喻兵船二隻來粵，攔阻進結之貨船，不令進口。于是示以兵威，一挫之于九龍山，再轟之于穿鼻洋，三逐之于尖沙嘴。見各省文登經敗竄，乃駛出老萬山。踰年義律復行文照會，以索償烟價為名，制府回文責其不守臣節。據英人在定海問遣使新討烟價數十萬入粵東配茶。天朝大臣男憲回復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計取九州四海兵精糧足，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天朝請提神兵猛將殺盡爾國片甲無存等語。蓋此回復外夷之詞，不嫌俚也。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八

俗遂据以奏聞一面請旨停其貿易。維時英人聞封港之令，輒將貨物載回本埠，轉以鴉片換入粵洋。悉由內地奸民漁船蟹艇分路傳送。粵中因有貨去烟來之謠。制府乃調撥師船沿海搜捕，船烟並獲。一日數起。義律見一切奸計皆不得行，于是有狡焉思逞之志。又見粵東自燒烟以後，海口嚴密，無間可乘，而閩浙之師起矣。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琦善入粵議撫。義律首索十九年燒烟之價，相國許之。而義律又欲索香港全島，以為貿易來往市埠。相國不答。遂有沙角大角之師。踰年春

上命靖逆將軍奕山至粵統兵會勦。時相國已受嚴譴，撫議方息。而義律以乘勝之師，預為先發之制，遂破虎門，闖入烏涌卡座，稱兵于省河。夏四月，英人攻城急，城外四方炮臺陷，軍民重足股栗。廣州府知府余葆純言于將軍參贊曰：彼以索烟價來，必得當而後去。此未可以空言撫也。皆聘貽無以應。次日炮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軍以下皆皇遽失色。謀于制撫，制撫請先遣廣州府總城出見義律而探之。義律曰：二萬餘箱之烟，若固局中人耳。蓋按價而稽之，蓋十九年燒烟之役，余葆純實隨欽使查辦。故義律以此間執其口也。維時彌利堅人深以各躉船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九

收回煙價，不應向義律索加倍之償。因余葆純固請裁減，乃勸義律援照成本。按原索之一千二百萬，減半償之，遂罷兵。是役也，靖逆以通賄班師，有傷國體。遂作為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無狀之求，已留為異日再索之張本。而義律亦自此去矣。二十二年秋，濮鼎查馬利遜等稱兵，要撫于白門，遂索賂款二千一百萬。首列烟價六百萬，補足一千二百萬之原數也。次列商欠三百萬，以粵東原議不及商欠一欸也。至于戰費一千二百萬，則自人粵後，欲償其所失而取盈者也。維時靖逆遠在粵東，既不與聞，彌利堅人亦無至者。遂一任濮馬等予取予

求不汝瑕疵其議款悉出自英使手定三帥受成而已當
粵東議撫尙能令各洋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甘結今白門
以五處馬頭二千一百萬之鉅款不曾買得漢鼎查一句
恭頌語自此法窮于夷財盡于夷漏卮之數不可收拾于
是鴉片弛禁之議復起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貨多定以稅則載入條議
中惟鴉片以新例初頒弊端遂啟因之三帥掩耳盜鈴既
不敢申明前禁又未便擅定稅章遂置此款于不議于是
各洋歷年進口之貨反以此不入稅者爲大宗而吸販之
徒不禁張膽明目以趨慕羶之市舊例洋商以貨易貨不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

准交易紋銀自茶絲弛禁通行乃有番洋入中國者又自
五口通商外洋獨專鴉片之利乃有易貨不敷補給外洋
紋銀者近則洋商定議專收元寶帶回本國更易番洋漏
卮之弊莫此爲甚英人自五口通商以來印度鴉片之稅
歲增至八千餘萬見西人新開紙中則中國進口之銷數可想也
密販居奇關胥中飽國課支絀軍餉浩繁乃于咸豐五六
年間東南各省奏請抽釐以充軍餉始自江蘇之上海定
以每箱二十四兩以二十兩歸入軍需支撥四兩作爲辦
公經費其後江右粵匪由杉關竄入閩界閩督奏請援照
江蘇從權辦理復以軍餉緊迫向洋商貸銀五十萬約以

扣稅歸款此見外洋月報言領事官出示云旋又經興泉永道出示定以
每箱四十員外加費八員浙之甯波有本地密戶與洋商
往來議定箱價願赴官包繳每月厘金其他若江西之河
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爲釐金大宗藉以接濟軍餉然其
侵漁偷漏爲不少矣八年冬有人奏請定鴉片稅則歸入
各關口一體征收經王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渾其名曰洋
藥以昔年本照藥材上稅也議內言洋藥一項除係官員
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賭例
治罪外其餘民人概准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
關口貿易者均應酌定稅則上海一口議定每百觔稅銀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一

三十兩據西人以箱計每箱一百二十斤粵東燒烟奏內稱日人晒乾亦約在百斤以外皆總其大率耳
所有各海口及天津關均係一水可通再內江河面凡船
隻能到各稅關口者均請照上海一律輪稅至崇文門及
各省由旱路轉進者均請每百斤減稅十兩作爲腳費一
切緝私章程均照各關稅口定例辦理各府州縣不准再
爲影射私征其各關稅口毋庸另立條款以歸簡易其各
省關口于所征此項稅課不必歸入各關歲額報部自按
到部文之日爲始三個月將所征稅銀兩簿一面報部一
面起解交庫不准奏留撥充用項其民間買用于九年三
月初一日出示曉諭一月以後悉照新定條例一體遵行

等因奉

硃批依議欽此。此鴉片廢興之本末也。自上稅後別詳第十八卷

附錄黃侍郎國滋請塞漏卮原奏

為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事。竊見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于內地。實漏銀于外洋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纨绔子弟習為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七

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土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以錢易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為利藪者。今則視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而實未知其所

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于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

皇上准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真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俱係活罪。斷癮之苦。甚于枷杖。與徒故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于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斷隱而死于家。必不願受刑而死于市。況我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七

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聾振聵。在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為要。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內。倘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請飭諭各督撫嚴飭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于一年。初取其五家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

例治罪。通都大邑。往來客商。責成舖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照常人加等。其子孫不准考試。官親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照地方官保甲辦理。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漏卮可塞。銀價不致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臣爲民生國計起見。謹據實以聞。謹奏。

附錄林文忠公十九年粵東繳銷鴉片原奏
爲英吉利等國夷人震懾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四

天威將薙船鴉片。盡數呈繳。現于虎門海口。會同驗收。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中國。滋蔓既久。幾於莫可挽回。幸蒙我

皇上渙發大宣。

乾綱獨斷。力除銅弊。法在必行。且荷

特頒欽差大臣關防。派臣林則徐來粵查辦。顧茲重大之任。慮非闇昧所勝。仰賴

諭旨嚴明。

德威震遠。不獨禁令行於內地。且使風聲播及重洋。復蒙

諭令臣鄧廷楨等益矢奮勤。盡泯畛域。下懷欽感。倍思并力。駢除。在臣林則徐未到之先。已將密口烟販及吸烟各犯。拏獲數百起。分別懲辦。又派令水師船輪流守堵。水陸交嚴。東路夷船及在省奸民。先後驅逐。節經奏蒙聖鑒。臣林則徐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已將會同籌辦。大概情形。先行具奏在案。維時在洋薙船二十二號。已經陸續開行。作爲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船。卽爲了事。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思。竊以此次

特遣查辦。務在永杜其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情本屬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爲奸猾之徒。此次聞有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五

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船發令驅逐。故先開動。退至向來所泊之洋面。以明其不敢違抗。其實每船內儲存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但不肯拋棄大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卽使驅逐於萬山之外。不過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內地匪船。亦難保不潛赴外洋。勾結售賣。必須將其薙船鴉片。銷除淨盡。乃爲杜絕病根。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都有把握。因思薙船之存儲。雖在大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要不可不諭以理。而懾以威。臣林則徐旋譯

論帖責令眾夷人將躉船所有烟土盡行繳官許以奏懇

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並酌請

賞稿以獎其悔惡之心嗣後不許再將鴉片帶來內地犯者照

天朝新例治罪貨物入官等語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即

於二月初四日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論帖發給令其

賞赴夷船帶同通事以夷語解譯曉諭令其即日稟復

一面密派兵役暗設防備查洋外各國自公司設局以

後每年派有四等職夷常川守住洋行專司其事維時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六

臣等傳諭之後各夷皆觀望於英夷而英夷則又推諉

義律另有通曉漢語之夷人義瞻等四名經司道暨廣

州府傳至公所面為曉諭該義瞻等呈稟尙屬恭順當

即賞給紅袖一疋黃酒二罇著令開導各夷速繳鴉片

未據即行稟復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

奸夷顛地等希圖乘間脫逃經臣等查知截回諭責義

律以不能約束之罪並照歷屆夷人違抗即行封船之

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將住泊黃埔之貨物即行

封船停其貿易又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為夷人暗遞消

息亦令暫行羈禁茲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

遠近要隘之區俱令嚴為防守不許夷人往來仍密諭

弁兵不得輕率肇衅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惡而嚴

而該夷懷德畏威固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

城夷館及黃埔澳門與洋面躉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

等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迭加示諭勸戒

兼施即於二十三日據實稟復情愿呈繳鴉片維時距

羈禁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船食物漸形窘迫臣等當

即賞給牲畜等物二百四十件復向查取鴉片雀數經

義律向各夷反復推究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千八十

三箱查向來擊獲鴉片各外夷原來之箱每箱計土四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七

十包每包計三斤每箱計重一百二十斤日久晒乾亦

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銷數核之不下二百數十

萬斤臣等猶恐所報尙有不實不盡訪之在洋水師及

商賈人等僉稱外洋高大躉船每船所儲亦不越千箱

之數是躉船二十二隻核與所報銷數不甚懸殊即諭

令駛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

外臣林則徐鄧廷楨俱於二月二十七日自省乘舟

二十八日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

紮凡防堵洋船查擊私售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推

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諭既頒尤須嚴密防範前躉船二

十二隻陸續駛赴虎門以外。臣關天培當即督飭將弁領帶各營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臣豫堃亦駐虎門稅口。照料稽查。當飭候補知府署南雄直隸州知州余葆純等分派大小文武員弁隨收隨驗。隨運隨儲。惟為數甚多。所載之箱即須數十隻。剝船始勇盤運。而自口門運至內地堆儲之處。又隔數十里。若日期過速。草率收繳。又恐別滋弊端。臣鄧廷楨收至三日後。先回省。臣林則徐自當常住海口。會同提臣詳細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後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所報是否相符。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夷人永不夾帶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六

切結存案。以杜其復萌偷售之心。惟該夷等販賣鴉片多年。本干

天朝法紀。若照例內所載。化外人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即予以正法。亦屬罪有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周知。今既遵例全繳。即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懇天恩。免追既往。嚴禁將來。並求

俯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資買貨。酌量

加賞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酌賞茶葉五斤。藉以獎其恭順之心。而堅其悔過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

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銷毀。以昭實在。是否有當。臣等謹會同具奏。並錄諭夷原稿及夷稟二件。恭呈

御覽謹奏

按鴉片之入中國。二百餘年。鴉片之名見李時珍本草綱目。是明代已入中國矣。當其初。外洋不聞。居之以為利。中國不聞。防之以為害。以其為藥餌之需也。自乾嘉之際。用之有具。吸之有癮。展轉數年。遂徧天下。外洋利其銷數之暢。則種者日蕃。販者日夥。故鴉片之入中國。實中國人自貽之毒也。夫物之毒人。無逾於鴉。而無日不流行於市肆間。自非遇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九

仇非自盡。未聞有受鴉之毒者。左傳言宴安鴉毒。宴安之利。則莊子所謂在席之上。飲食之間。而比之於十殺一人之畏塗者。是則利人之物。苟不得其節。戕生伐命。無異於飲鴆而強死。然則人非自取其毒。物焉得而毒之哉。即以外洋論。印度之種鴉片。販鴉片者。家爭其利。而吸食之禁。未嘗不嚴。據其月報所記。歷年銷數。入中國者。率居其十之九。其流行於外洋者。不過黑夷及交。閩。西。洋。取。交。閩。巴。先。以。鴉。片。誘。之。吸。食。皆。不。與。西。然。後。乘。其。靡。德。而。取。之。故。日。本。安。南。等。洋。人。通。市。也。外。洋。不。自。吸。而。以。其。所。害。者。貽。中。國。中。國。之。關。吏。洋。牙。貪。其。私。稅。抽。分。之。利。而。忘。其。害。故。當。繳。銷。

鴉片之時。非獨外洋人以為不便。即中國之奸民。亦攘臂而欲爭之。西人之言曰。若想印度人不裁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是則中國之害。雖自外洋貽之。而外洋之利。實自中國啟之。且英人自聞燒烟之信。舉國皇皇。皆以為此非正經貿易。其曲在我。因請其國主先禁我種。若乘此機會。照會該國。詢其關稅行用如何。擾累為之酌量裁減。則義律先入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辦此案。計其到粵未及十日。發令太早。嚴事過速。轉令善後事宜。益形竭蹶。漢鼂錯之勸孝景。削七國也。曰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制使當日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三

燒烟之舉。母乃類是。故其請罪奏中。謂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趨。度非有不軌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師廢弛。彼強我弱。苟非迫於其勢之不可遏。毋甯沈幾觀變。以徐視吾力之所能為。甚無取乎持之急而發之暴也。且法必先於內。而後及於外。今使發令之始。擬斬則必斬。擬絞則必絞。吸者先嚴於官幕。販者先治其牙窟。內地之禁既嚴。則外來之烟自滯。然後仿鹽法之減價敵私。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數年。然後與之申明烟禁。有不羈首係頸而就銜。繼乎即使

其不便於大利之坐失。而別尋他衅。則其事亦必在數年之後。各省防範。皆如粵東。則反遲者。又安見其禍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語也。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三

中西紀事卷之五

江上蹇安

英人窺邊請撫

道光二十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奏請停止英商貿易既得旨允行遂下封港之令維時英人貨船尚在老萬山遷延不去制府調派師船自廣州至于澳門悉令封禁大小河口嚴密防範又懸賞購募漁船蛋戶有能出洋燒毀夷船擊斃夷兵者除資給軍裝兵械口糧外仍飭地方官查明家屬以時周恤之時英之貨船雖望風遠徙而護送鴉片之兵船往來偵探輒被師船搜捕人烟於獲其計遂不得

中西紀事 卷之五

遲是年之夏傳聞英吉利兵船遠颺並未回國率開向東北行裕制府亟行文咨會閩浙江蘇等省以為該逆兵船業已陸續潛來內地雖查經粵省驅逐而護送鴉片隨處誘買均在意中若由深水大洋揚帆直向北駛現值南風司令之際不可不加意嚴防等因時調任閩浙總督鄧廷楨偵知英師將取道窺廈門預募水勇在洋巡緝乘其不備而攻之四月英舟方泊于南澳島之西北水勇瞭見旋裝扮商船漸駛漸近乃以火攻夾擊其大船之首尾傷其船主水手人等數十名英師初以為海盜據海國圖志載子四月二十二日夷人初見以為商船後因放槍其先後疑為海賊核其年月正在廈門被創前一月事其先後

過者仍駛赴廈門遣人遞書以求通貿易為請制府不答

先調派水勇師船迎擊于廈門口外不克遂乘夜將各師船收回港內復載大礮二百餘門轟擊英人人口之船連

敗之英師既遁仍乘舟北駛行至浙洋偵舟山之無備也

送入焉定海額設總兵一鎮守舟山舟山四面環海無險

可守六月初二日瞭見在洋船隻游奕于山之前面初以

為買船不備也初四日南風正發見洋艘分為二幫一向

西行駛此即義律赴天津之船一北入定海計火輪兵船

大小共二十六艘時定海總兵張朝發議親督水師出洋

又派調中軍遊擊羅建功護左營游擊王萬年等分路堵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勦初五日突有洋艘二駛至定海之道頭街定海知縣姚

懷祥偕羅建功登舟詰之則手出照會文書一角脅大令

獻城有傳其書者皆用漢字內稱英國水師統領爵子伯

現水陸軍師到此須即將定海所屬各海島堡壘一切投

降唯候半個時長即行開炮轟擊等語是脅大令獻城之

證大令不答退謀于總兵張朝發張曰吾領水師知扼海

口而已時英人後至之業已連橋內進羅建功等以外

洋炮火利于水而不利於陸請將水陸各兵一半撤至距

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堵守一半撤至城中登陴接應張

朝發不可初六日總兵復督水師出洋方至港口有夷人

杉板舟一徑入總兵船上投遞信函此即聲明粵東燒烟

遞之書大畧相張朝發不受。麾令軍士開炮擊之。夷舟乃逸。初七日。英人大小兵船。排列口門內外。總兵親統各營兵。并放炮相持。英人以飛炮自桅檣上。注攻其左右。軍各營潰亂。兵士之傷亡者無數。船亦碎裂沈焉。總兵方身先接戰。猝被炮轟傷其左股。不能軍。眾兵搶救登岸。送回鎮海。于是英舟進泊城下。先是總兵出港。知縣姚懷祥與典史謀守城之計。令四門皆塞以土袋。語羅建功曰。在外者主戰。雖敗不得入。在內者主守。守雖潰不得出。蓋欲以致之死地。交相厲也。及總兵敗。羅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不得入。亦相繼回鎮海。姚懷祥見城內無兵。預遣典史前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三

赴村。舉招募鄉勇數百人。甫至城。聞變潰焉。初八日。漏四下。英兵登岸陷城。知縣姚懷祥赴北門外投水死。典史守獄門不屈被戕死。英人既破定海。遂踞城而居之。時浙撫烏爾恭額聞信。督兵馳抵鎮海。至則定海已陷。自鎮臣以下皆回。而張朝發實以受創傷重。卧不能起。隨據羅建功等稱其堅執出洋。攻勦之見。以致兵敗陷城。遂奏稱當日各營弁擬請分兵。或戰或守。眾謀僉同。收合尙有一千餘兵。可以堅守城池。何至猝然被陷。其為悞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地。情罪實屬重大。遂奉

上方授兩江總督大學士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赴浙勦辦。尋奉

上諭。總兵張朝發當接戰時。退縮情形。究竟如何。該撫所奏。未能詳晰。著伊里布到浙後。提同該革員等。嚴行訊究。務得確情。毋稍徇隱。欽此。伊相到浙。因張朝發已死。仍據羅建功等供詞。分別定擬完案。于是張朝發以受傷捐軀。竟不獲與姚懷祥等同邀

賜卹。浙之士民。冤之。

方英夷之致書于總兵也。見其不受。乃泛舟西行。欲自達于浙撫。適過鎮海洋面。遇有鄞縣商船至甯波。託其代呈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四

商不敢隱。投之甯波府署。值浙撫過甯。知府鄧廷彩得其書。上之書言。英國宰相照會

大清國宰相。蓋欲浙撫之上聞也。浙撫見定海已失。逆情顯著。不敢以聞。乃却其書。仍由甯波府交原帶之商人送還。具其顛末。附片奏陳

上亦置不問。時烏爾恭額以失守海疆。自請嚴議。奉

旨。革職。仍留浙江巡撫之任。續因夷人赴天津。追論其事。奉

上諭。烏爾恭額當該夷前在浙江投遞稟帖。欲求轉奏。乃于接收時。不將原書呈奏。遽行擲還。以致該夷船駛往

各處紛紛投訴。實屬昏憤。致誤機宜。烏爾恭額著伊里布
委員解交刑部治罪。欽此。浙撫被逮入都。奉

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供。供稱當日夷人投
遞書函。已在攻破定海之後。況書係固封。其中措詞是否
得失。未便拆閱。自念守土之官。既失城池。罪名難追。今未
克復定海。卽爲呈奏原書。爲罪更大。是以送還。僅于籌辦
摺內將退還原書大畧情形具奏。未經詳晰聲敘。係因彼
時防守海口。安撫居民。日夜籌畫。精神昏憤。不知請
旨定奪。自揣謬妄。糊塗辜負

天恩。祇求從重治罪等語。遂按律擬結。然浙撫當日得罪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五

之由。實不因退還原書。致啟邊衅。沈義律分道赴天津。已
有成見。亦不因浙撫退書。始行遠訴。蓋其時撫議方興。林
鄧被譴。故復因該撫之壅于上聞。而忿論之。欲以安反側
之心。施羈縻之術也。

是年秋八月。英人義律馬利遜等。舟泊天津海口時。任直
隸總督者爲大學士琦善。義律乃持英國照會中朝宰相
之書。遣人詣大沽口上之。大意言粵東燒烟之衅。起自林
鄧二人。因及春間索價不與。遭其詬逐。以致越竟求撫。遂
入浙港之由。又言在浙時曾遞書總兵。不受。再遞書浙撫。
亦不受。不得已始越赴天津呈訴之由。相國據以奏聞。遂

力持撫議。天津道陸建瀛謂該逆尙踞定海。逆情顯著。而
託以請撫爲詞。是據邑以要我也。請以此時錄奪其舟船。
而羈係其酋長。俾之繳還定海。然後徐議之。相國不可。旋
宴其頭目二十餘人。皆溫言撫之。許以奏乞

大皇帝格外恩施。於遣重臣詣粵東平反烟案。英人大喜。
時火輪船先後至者八艘。聲稱尙有兵船在後。義律見相
國假以辭色。遂張大其本國之富強及船炮之堅利。出入
抗行。意自得甚。相國與之議定。遂請入都面陳撫事。而中
樞力贊成之。卽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琦善馳赴粵東查辦。義律既得請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六

遂自天津起柁去。行至山東。東撫託渾布具犒迎送。皆如
禮。奏曰。義律馬利遜等自天津回南。過山東內洋。接見時
甚爲恭順。聲稱伊等此來。志在乞恩。今幸蒙

大皇帝鑒察。欽差赴粵東查辦。不勝欣感。不敢在途滋擾。
詰以來船僅止五隻。餘船先抵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曾糾
約孟雅喇國兵船四十隻。孟雅喇即東耶度之孟加刺以爲後援。嗣蒙
恩旨。恐該國不知情由。誤行侵犯。更屬辜負

天恩。故由天津起柁後。先撥船三隻。由天津迅速回南。阻
止前次兵船等因。蓋義律當在天津時。出入驕蹇。訟言拔
制相國以羈縻故深祕之。而其入都在

上前亦多造謠語。廷臣弗聞也。迨東省奏至。始知義律之來。心懷叵測。意謂此行如邀允准。即回粵聽候查辦。否則糾約之兵船在後。即張挂紅旗。以圖滋擾。危言要挾。不悟其奸。于是中外皆知相國之衰甚而氣餒矣。維時林鄧雖被議。而閩督則顏伯燾。浙撫則劉韵珂。松江提督則陳化成。皆持勦議。而蘇撫裕謙者。方署兩江總督。尤持不共戴天之憤。欲翦滅此而朝食。聞琦相粵東之行。不禁拊髀流涕。而嘆元老之誤國也。時義律南歸。過江蘇。制府懸重賞購之急。乃潛赴鎮海。乘肩輿。徑入伊相大營。有衢州守備周光壁者。厲聲叱之。始步而入。伊相方奉粵東咨會與義律分庭抗禮。諸將莫敢言。旋遣家人張喜前赴海上犒師。往來不絕。于是三軍之士無不解甲而甘寢矣。伯麥踞定海數月。聞撫事定。輒聽洋艘四出游奕。行至餘姚。有土人誘其五桅大船。擱淺內灘中。獲白夷數人。內夷婦一人。裝飾甚盛。有傳其為外洋之公主者。伊相聞之。飛檄餘姚縣設供帳。委員護送入粵。時白夷有善繪事者。上海知縣黃冕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以上則英國女主也。予親見其圖說女主之壻曰博雅。那同在朝班序立。凡大臣入朝率屈一膝。以手執女主之手而嗅之。後見臺曆所進圖說及西人紀載。皆與此同。是年冬。義律回粵。適琦相已至粵中。尋奉命授兩廣總督。于是定海之師既緩。而粵東之怨以洩。義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七

律此舉蓋兩得之計也。初定海告陷之疾。置聞。上以邊衅之開。燒烟實啟之。時粵東奏報。擊獲烟犯案。至奉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獲奸犯。亦未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无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以對朕也。欽此。制使具摺請罪。又附片請戴罪赴浙圖勦。蓋謂該逆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以粵省無可乘之隙。故窮蹙而思他逞也。原奏維時義律既思以踞定海。要天津之求。又欲以去林督破粵東之局。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八

自琦相受代。粵浙兩省罷兵。而義律乃得逞志于粵。謬為先戰後商之言。而相國終不悟也。踰年。義律見香港不可驟得。乃請繳還定海以易之。伊相既得粵中咨會。始遣員渡海收復。於釋夷俘。不數月間。而羊城納賂之款。遂為舟山拜賜之師。君子是以惜制府之不用。而粵浙之兩做也。附錄林文忠請戴罪赴浙圖勦片奏

再臣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為我皇上陳之。查此次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雖變

動若出于意外其窮蹙正在于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烟獲利之重每歲易放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興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于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土一斤祇賣洋錢一員是即在該國孟阿刺等處所出之區且不剪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亦聞其在洋外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計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亦可概見又夷人過冬以毡為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多。大氏朔風戒嚴自必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各洋商之在粵省自六月以來貿易為英夷所阻亦各氣分不平均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不內怯于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逞其桀驁肆其洞喝再生秘計冀得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耳俛伏臣前屢次體驗頗悉其情即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更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苗民逆命無損于堯舜之教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如鴉片之為害甚于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為之驅除

聖人治惡懲奸實為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有以鴉片為不必禁者若謂夷兵來浙係為禁烟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于此時與發之于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臣愚以為鴉片之流毒內地猶癰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烟者尙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疽內毒或可消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為扶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即與潰膿无異然惟膿潰而後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其膿盡之後自

中西紀事 卷之五

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求消散萬一毒隨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乾斷嚴明天威震懾躉船二萬餘箱之呈繳係英夷義律遞稟求收有漢夷字原本可查於有夷帑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毀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各夷觀看維時各夷來觀之人有攢為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氏謂天朝法令足以服人心今夷書且載文論外洋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一斤人即正法貨船入官亦以漢夷字為憑具結之後查驗他

義律撫事之請。非干之也。挾之也。又裕制使曾蘇撫文內言。該逆之注意本在廣東。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無計可施。遂攻踞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于廣東。故又逞其奸計。擇可欺者而欺之。遂往赴天津直隸督院處遞詞乞撫。於有中堂若赴廣東。我們即可永遠和好之語。督院不識兵機。不知夷性。墮其計中。毅然以為已任。到廣東接署部院。即將兵船水勇概行撤去。甚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炮臺上施放號炮。驚動夷人。致令生氣。此等謬妄情形。可咤可恨云云。予謂英人所憾在粵。而奔疾于浙者。粵堅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則堅者亦瑕。觀于天津遞書。林鄧被議。琦相入粵。虎門撤防。則其視粵也如探囊而取物矣。義律本無就撫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粵東之局。錫緘勝。而後為先戰後商之大言。以脅之。雖欲不瑕。烏可得哉。

按定海之役。浙撫奏參總兵。復諫撤守。所謂復諫者。即羅建功等所供。欲撤水師入城。以俟登岸防勦者也。然當日守兵不多。即陸路亦非水師之長技。就使登岸防勦。亦未見遽能得手。而總兵不受夷人信函。督兵開炮。非有心退蕙者可比。至其受傷之重。回至鎮海。擄烏撫奏參後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三

旨收禁。聞即據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張勳發自被炮轟傷後。日漸沈重。飲食不進。醫治無效。于七月初五日戌刻身故。該縣會同城守都司親往查看。實係火毒內攻所致等因。此據浙撫二次片奏。是總兵受傷身死。相距二十餘日。其為力戰捐軀。毫無疑義。若羅建功王萬年等。相率潰逃。退至鎮海。迨奉旨查辦。又值總兵已死。無可對質。狡供避就。未可據為信讞也。至烏中丞在浙。不能預防邊患。授之以瑕。咎無可諉。而其不受夷人投遞之書。未為謬妄。相國欲徇義律之請。遂謂其墮下情于上。達耳實則還書之舉。何不失持之以正者歟。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中西紀事卷之六

江正寢安

粵東要撫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至粵。尋奉

旨。署兩廣總督。義律自天津赴浙。亦由浙回粵。以相國撫
議已定。請撤沿海防衛。許之時。洋艘皆泊虎門外。虎門為
入省河之咽喉。水師提督駐焉。其在外之炮台凡二。曰沙
角。曰大角。皆有防兵。自十九年燒烟之後。益增戍守。凡官
設之師船火船。下至漁舟。蛋戶。快蟹。扒龍。悉排列口門內
外。至是裁減官艘。酌留其三分之一。而招募之舵工水勇。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遣殆盡矣。義律乘舟來往省會。首索烟價。繼又求給香港
馬頭。行文照會。且趣相國回文。以昭憑信。相國以事關割
地。遷延不覆。義律見兵勇漸撤。虎門空虛。數遣人挑戰。相
國亟傳諭止之。義律曰。戰而後商。未為晚也。十二月十五
日。英人糾約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外之沙角炮臺。三
江副將陳連升。督兵拒之。初以地雷。扛礮。擊斃夷兵四百
餘人。援兵不至。英人并力攻之。遂奪炮臺。陳連升及其子
陳舉鵬。千總張清鶴。皆力戰死焉。英人進攻大角炮臺。守
臺之千總黎志安受傷。將炮位推落水中。潰圍而出。遂并
奪大角。悉取水中炮位。分兵戍守。于時虎門危急。水師提

督關天培守靖遠炮臺。總兵李廷鈺守威遠炮臺。遣弁告
急于相國。請增兵以固省城之門戶。而相國仍執撫議不
許。提鎮固請。乃密遣兵二百名。乘夜暗渡。不令義律知也。
義律挾兵以要相國。照復之文。因前此有戰後再商之語。
乃仍以索烟價。香港為詞。行文照會。水師提督。亦以三
日內回覆之限。相國据以奏聞。其畧曰。該逆不候回文。輒
行攻擊。迫兩炮臺。奪破後。提臣請將該夷前次來文。從權
照覆。藉以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為布置等因。函致前來。伏
思此間水師兵械技藝。廢弛已久。經該夷猖獗之後。益形
氣餒。為今之計。總須設法。先行止住夷船。俾得并力籌辦。

中西紀事

卷之六

而該夷前日來文。本有戰後再商之說。臣以該夷續有所
請。其來文接收與否。反屬兩難。若如該提臣所稱。將前日
來文從權照復。而今次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
照復。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具報之
書。總應聽候回文。何以輒先滋擾。不若借此作為詰問之
詞。觀其是何意見。再行登覆。庶以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
稟復文書。既于
國體無傷。或仍可設法羈縻。甫經備文去後。復准提臣函
稱。十六日辰刻。即破兩炮。將虜我官兵。何一魁釋放。交其
隨帶致該提臣文書一件。經提臣發去。隨又一書。列

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于三日內照復等語。隨代提臣具覆。將文稿寄交繕發。告以業經行文諮詢。俟其登覆再辦。現尙未據回報等因。是時相國意在緩兵。仍執撫議。羈縻之。迨兩炮臺奪破之奏至。

上已簡授親臣宿將。一意進剿。義律亦偵知大兵將至。所請不行。踰年而粵東之畔復起。

二十一年正月。相國與義律相見于蓮花城。定香港之約也。初英人挾兵要撫。數行文照會。索香港甚力。相國慮虎門失事。伴許之而未敢入奏。義律度香港未可驟得。續請獻出沙角大角炮台。於遣人赴浙繳還定海以易之。又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相國回覆相國乃以出查炮位與義律訂期見焉。義律凡兩見相國。出其所定貿易章程。及給予香港全島。如澳門故事。相國皆許之。義律又請蓋用關防。相國不可。但傳言屬其安靜守候。一面咨會伊相。收復定海。省釋夷俘。一面據其照會來文。均摺陳奏時。

上方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飭即馳赴粵中。勦辦。適相國奏至。大怒。奉

上諭。覽奏。易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于此。該夷兩次在浙江粵東肆逆。攻占縣城炮臺。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民。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獻

出炮臺之語。不足深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疆土。其

被戕之官兵。罹害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勦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整我兵旅。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處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聲明大義。拒絕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受夷書。胆敢附摺呈遞。代為懇求。是何居心。且據稱同城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捐內阿精阿怡良等。未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是時義律自以香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四

港業經相國說明允給。遂于該處擅出偽示。曉諭居民。指香港為英之屬埠。又行文照會大鵬營副將。令其將內地營汛撤回。副將照抄來文。由提督咨會到粵。粵撫怡良據以奏聞。其畧言自琦善到粵以後。如何辦理。未經知會到臣。忽聞外間傳說。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偽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等語。方謂傳聞未確。豈惑人心。隨據水師提臣轉據副將稟抄。偽示移咨前來。臣不勝駭異。惟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均歸中國之同知縣丞管轄。而議者猶以為非計。今該夷竟敢將天朝士民占踞全島。該處去虎門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

州縣勢必刻刻防閑。且此後內地犯法之徒。必以此為藏納之藪。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復无常。一有要求不遂之時。必仍以非禮相向。雖欲追悔從前。其何可及。伏思

聖慮周詳。無遠不照。何待臣鯁鯁過計。但臣忽聞海疆要地。外夷公然主掌。竊敢以

天朝百姓。稱為英國之民。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宜。臣无從悉其顛末。惟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

諭旨。調集兵丁。預備進剿。於令琦善同林則徐。都廷楨。妥為辦理。均經宣示。臣等晤見時。亦悉心稟請添募兵勇。以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五

壯聲威。固守虎門炮臺。防堵入省要隘。今英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莫及之勢。現既見有夷文偽示。不敢緘默。謹照錄以聞奉

上諭。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在廣東通商。於給予香港泊舟寄住。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時。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其公然占踞。怡良所奏。覽之。曷勝憤恨。朕君臨天下。人士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格外恩施。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理。无要可

據。軍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摘舉數端。危言聳聽。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革職。等因。所有家產。即行查抄入官。欽此。維時將軍參贊已在途次。連奉

廷旨。令兼程赴粵。而琦相仍以定海收復。撫事可成。遂續奏陳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

上恐該將軍等到粵。復踵權宜請撫之故。當將琦善前後摺奏及兩次

硃批。給交將軍等閱看。復奉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六

廷寄言。英夷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粵會防。於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行。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即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又密飭將軍等訪查。當日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逐一查明。據實具奏。等因。當琦相上年之赴粵也。陛辭出都。沿途誣訪。通習夷語之人。行至山東。有東省濰縣知縣。招子庸者。廣東人。述有同鄉鮑鵬在署。素通夷語。遂由東撫推轂。挈之至粵。鮑鵬以前年在粵充夷館買辦。與義律相識。又以販烟土。賺重利。經粵督查辦私梟。入之訪

擊案內。鵬懼罪。潛逃山東。追隨相國入粵。數與義律往還。所有請給香港。退還定海之事。皆鮑鵬居間來往說客。而相國以事關通夷。有祕之中外。藉藉語。漫聞于

上。及二角之役。

上決意主勦。見相國始終欲為義律乞恩。以此益疑之。而相國果以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入奏。遂有虎門之師。

二月初六日。英夷乘舟闖入虎門。靖遠炮臺陷。水師提督關天培死之時。靖遠將軍奉

命赴粵。尚在江西途次。而參贊果勇侯楊芳。自固原提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七

任所先行。甫入粵界。

上以該逆有先事滋擾之信。由六百里字寄將軍等。於將琦善原奏抄給閱看。謂該逆退出定海。勢必將在浙兵舡歸并粵洋。恃眾負隅。儘力抗拒。若我師兵力單弱。遽行進勦。恐有疎失。方有旨飭令粵省廣州將軍巡撫等。暫時協力防守。以俟大兵之集。詎義律偵知。謀為先發之制。遂于是日駛駕火輪兵船直入虎門口內。關天培督兵守護。靖遠炮臺開炮擊中夷舟一。有頃。英人以大幫逆艦而進。我營軍士眾寡不敵。紛紛潰散。提督中銜白列遂陷焉。時威遠橫檔等處炮臺。聞警自潰。總兵李廷鈺副將劉大忠皆

敗走。英師乘勝長驅。直泊烏涌湖南。鎮守總兵祥福拒戰

不克。與其戲下二將赴敵死之。烏涌去省六十里。會城震

動。是月十二日。果勇侯楊芳到粵。其時各路官兵尙未齊

集。而虎門內外之舟師。悉被逆夷燒毀。炮臺既失。炮亦隨

之。果勇議以堵為勦。值二十四日。英人將以舟師闖入省

河。經鳳皇岡官兵擊退。不意長潮之際。南風大起。英人又

添派兵船杉板共三十餘艘。乘風擁至。迭被官兵轟擊。逆

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深入。飛炮火箭并力注攻。果

勇懼蹈虎門覆轍。復議羈縻。而彌利堅請款之舟。適至。彌

利堅者。舊制通商之國。來粵之貨船也。以十九年秋冬間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八

停泊澳洋。正查驗進口。而停止英夷貿易之令下。于是外

洋各國。應遵舊例。駛赴黃埔。開船卸貨者。悉被英師船攔

阻。不能進口。迭奉

上諭。所有恭順之各國。均准照常貿易。值英夷犯順。各國

仍阻遏外洋。不得入。自虎門之役。英師攻破烏涌。卡座夷

舟直達黃埔。因而向准通商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脚等

國。貨船隨後進口。欲援例呈請開船。適鳳皇岡之役。官兵

相持。英人狡逞。于是彌利堅領事。赴營稟訴。呈請進埔開

船。兼為英人緩頰。大意謂該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

他求。惟貿易一事。係

天朝二百年來稠叠恩施不得不代懇法外施仁仍循舊制呈出義律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恩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樣又言英國貿易之夷人實未隨同滋事若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師船等語果勇見省城危急亦欲藉此以作緩兵之計遂與粵撫聯銜奏請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窺省之役

四月英人以舟師橫直省河謀攻粵也初琦相被逮

上赫然震怒趣令進兵而果勇侯楊芳時以勳臣宿將首

先入粵義律為之稍斂績因彌利堅呈請通商据情代奏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九

而義律索烟價香港之吠聲復作粵東省河自烏涌以內其地東之要隘曰獵德曰二沙尾西南之要隘曰大黃滘皆有砲臺分兵駐守瑞相聞英人將入虎門層層撥撤意在專守省城而英兵已堵塞其上下游之路消息不通時靖逆及參贊隆文皆已抵粵問計于林制使制使請先遣洋商設法羈縻俾各夷船暫退稍遠仍將獵德大黃滘等處密運巨石雇齊人夫乘夜填塞一面調撥重兵兩岸防守仍于岸上多備沙袋以為撞砲之需然是時各隘口兵勇已撤所有前備之木椿石塊悉被英人陸續起去復以杉板小船往來游奕牽制多端大府計無所施惟嚴重閉

之令而英舟已銜尾抵城下矣初一日英人駛入火輪兵船先泊城外十三洋行河南官兵出而禦之殺傷皆相當我水師之被轟擊者損其三艘初二日英人調撥火輪船二分襲省西之泥城泥城者佛山鎮之要路北門之管寄焉協將岱昌與戴罪留營之劉大忠守之聞炮聲倉皇遠遁官兵皆望風而靡遂燒我師船六十餘號又乘勝回劫十三洋行修通怨也初三日英人分股登岸水陸交攻防兵皆潰焚毀城外民房火光燭天初五日英人攻四方炮臺臺據省城之後山俯瞰全城城中兇賊時有閩中新募之水勇初到入城督撫飛檄救援將軍阿精阿以省城緊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

要遣員持令箭截回四方炮臺遂陷焉維時軍民皆閉于城中不得出外援既絕英人距壘而攻之每夜輒以火箭火彈穿射城中軍民重足于是廣州府知府余葆純復請議撫而義律志在索烟價一百二十萬大府有難色越日灼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軍以下皆懼乃遣余葆純出城見義律許以烟價之半時彌利堅商人有在城外者若聞排解議遂定余葆純請令夷船退出虎門外而義律要以俟賂款清後將軍參贊撤兵退出城外然後起旋粵中官吏有從旁而怒髮泚者然卒无以難也省中以初八日解嚴越二日英人始退出四方炮臺靖逆慮傷

國體乃担稱初八日焚擊痛勦大挫其鋒續奏稱義律窮蹙乞撫求准照舊通商於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烟土甘結將所付六百萬作為追交商欠完案其六百萬之款由粵海及藩運兩庫給之仍以十五日將軍及隆參贊退駐會城外六十里之小金山英人乃陸續駛舟出虎門外是役也。

上見夷情恭順始准在該省通商而粵東節次焚勦之奏不過為在事員弁虛敘冒功張本。

上亦知之不復深詰也。

方撫事之定也粵東士民以大府無謀官兵示怯一時謗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上

議沸騰適英人以賂故撤去四方炮臺之兵肆掠于城外初十日將入佛山鎮取路泥城過蕭關三元里里人因其淫掠起憤譁然爭逐之。于是一時鳴金揭竿而起者聯絡一百有三鄉不戒而集頃刻間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義律預焉時夷眾不過千餘冒死抵拒被村眾擊斃兵目二人夷黨二百餘人義律遣人突圍而出走告太守太守慮敗撫議亟出城排解之鄉民漸漸解散義律乃得遁回舟中是時將軍參贊尙在省城兵勇未撤烟價未交有以為事機之可乘者而余葆純乘夜徑出大府相率為掩耳盜鈴之計。傳聞當日余守出城彈壓定奉大府密諭於有文札可憑後因粵民交誼欲自行呈揭大府止之迨

諸守告病歸仍加道銜蓋大府以此謝藉之也王廉訪信申謂其私自出城或諱言之抑其時廉訪實不知耳豈有城外人聲鼎沸而大府如木偶者乎今以為掩耳盜鈴差得其實于是粵中清議尤集矢于太守遂糾集一百三鄉之紳士耆老啖血誓師語侵當事以余葆純私放義律為通夷賣國之尤而太守自是不容于粵矣。當上年林制使查辦烟案時余方在南雄州任內奉調至省實相與左右之至是以附和琦相不復自顧其矛盾遂奉命數與義律往還談論烟價香港之事及將軍參贊既至更為張大其腐鼠之嚇撫事已定卒以重賂完城靖逆為入之焚勦案內以旌其伐故粵東成敗之局夫已氏實始終之云。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上

按撫事之局

成庸偶中于琦相先入之言不能無動迨舉事一不效輒幡然中悔授鉞誓師轉圜未為不速而其究也元戎逼脅于垂堂老將因循于拱墓于是粵東要撫之勢成而邊陲割地之議起矣。當英夷垂涎澳門不可得乃彼志于香港琦相亦知香港既給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炮流弊不可勝言一旦為義律要挾不能自持故其前後奏詞率多支離掩飾而與義律往返晤商事機秘密即據其刑部訊供亦恐多不實不盡之處今按相國被逮在刑部供稱到粵後該夷來討貿易馬頭商議未定即

攻擊大角沙角炮台。琦善因救急無策。作允代奏。給與香港地方寄居。該夷意在挾制。即在彼假出偽示。支搭帳房。十二月內。該夷欲交定海。當即函致伊里布。屬其帶兵前往收復。然有該夷給與留浙頭目信函。封入封內。由駙遞往。本年正月初五日。琦善赴虎門查勘師子洋面。夷目義律求見。以定海繳還。欲求通商。呈出所議章程數條。多係貿易瑣務。琦善以其多有窒礙。當加指駁。其時首府於將弁及洋商等均在該處伺候。惟鮑鵬通曉夷語。是以令其傳話。十九日。琦善復往虎門查看炮位。至蛇頭灣地方。義律又來求見。懇給予香港全島。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於擬寄居貿易各條款。求為蓋用關防。琦善未經允許。二十八日。該夷聞大兵將到。勢必攻勦。時思蠢動。琦善見虎門危急。著鮑鵬給與文書一件。內稱如欲香港全島屬其安靜守候。俟奏明後方可定議。然而論鮑鵬如夷情不順。即將文書帶回。鮑鵬見其情形凶惡。未曾付給。遂有二月初六日之事等語。此其在粵查辦夷務之顛末也。惟虎門不肯添兵。坐令失事。是相國一重疑案。據粵東抄傳少穆制使信函。謂十五日打仗之後。義律却用文書與提督。於寄靜老三信。限三日內回復。否則再攻。靜老連趕數信與義律。屬不令人知。而逆夷聲稱。

要事事全依。方能放手。關李專弁請兵。僅許密發二百名。其差官來報。哭訴。據云提鎮兩位在炮台相向而泣。既無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斃。云云。然則二角既失。以後虎門未失之前。此中曲折情形。豈非所謂知而使之為不仁。不知而使之為不知。持此以轉詰琦相。恐亦無詞以解也。至于義律兩次見面。仍是要求入奏。及關防照覆之文。而索香港一節。則當相國入粵之初。已稱情而許之矣。開門揖盜。百喙奚辭。聚鐵為山。一錯難鑄。何義律之智而琦相之愚也。若夫城下之盟。其失計在于彌人請款。果勇入奏。遂為義律之奸計所乘。一誤再誤。可勝言哉。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古

以上所記二角虎門之役。多據邸抄。參以琦相供詞之合者。又核之粵撫參奏。及將軍參贊在途次所奉前後上諭。廷寄。更證以裕帥咨會蘇撫之文。粵東抄傳林制使之信。義律稱兵要撫之本末。畧具于此。至英夷窺省。粵中議和。則靖逆原奏。無一徵實語。惟王廉訪信函。得自目擊。顏制使所奏。多係雀探。今悉本之於坊錄。其原文于左。以資異日史志家之攷證焉。

坊錄王廉訪廷蘭致閩中曾方伯望顏信

再啟者粵省此番用兵。所謂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可謂不多。各庫銀款數百萬。不可謂不足。木料買自廣西。火藥餘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于此。實由當事既鮮有章程。用兵復漫無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所不敢言者。此邦乃足下桑梓之地。自必望信甚殷。特就當日實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機。二。有可為痛哭者。三。為足下陳之。廣東設炮台以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連橫檔烏涌獵德二沙尾以及省河各處。皆為要隘。古人相度地利。棋布星列。一氣聯絡。實今人所不能及。夷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五

船之初至省河也。固漢奸所引進。實因我無備使然。琦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使早為未雨綢繆。斷不至此。賊破虎門烏涌。急撤獵德炮臺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炮臺之兵。以為我不撤兵。兵必為彼所敗。所以姑退收兵入城。以為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炮臺。猶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門不關。可乎。開門揖盜。百喙難辭。迫臥榻之前。已被賊人舂睡。乃猶歸咎于始事之人。此不可解者一也。夷船之進內河。其初於不知內地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載漢奸探水。次第而入。至我所載石沈船之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為守禦故

得將木椿碎石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也。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終日。詎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望見夷船有擱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撥。或用火輪船牽曳。使平日有一二能事者。探得實情。用快鱗艇載水勇向其擱淺之船四面圍遶。用火焚之。非易事與。乃彼有用心探水之人。而我無認真探者。彼能用漢奸作內間。而我從未聞有一夷奸作外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不可解者。賊踞香港。蓋帳棚百餘間。出有偽示。初一日。据引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六

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拆去大半。又据報夷眾紛紛上船。凡夷船在獵德烏涌一帶。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船十餘隻。云云。弟早間行香時。因于進見。安參末議。以為夷眾既由香港上船。彼處現必空虛。如能分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縣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師。奈當事以書生之見。無應者。迨事敗之後。羣歸咎于發令太早。不知夷船已全數駛進虎門。其意向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為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以火輪船二直趨泥城。泥城為北門

咽喉亦為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橋尖守有參將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奉

旨賜卹嗣因其逃回始以受傷見水得生為解復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從未身歷戎行一卑鄙无賴小人因係親信派充營伍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為事因製辦火藥木料可以沾潤復負緣而往雇一小艇逍遙于其間距泥城水口僅里餘聞炮聲即倉皇遁去至今未知作何區處又初五日賊逼炮臺兵將捲炮而走夷船揚帆至天字馬頭放空炮數聲亦皆遁去其實千把以上將官皆在城內不出是難以敢死大義責之兵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七

丁也維時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來夜間賊用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南西南三處火光燭天燒去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今乃藉民以衛兵此不可解者四也義律住洋行十餘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家無准備有時義律乘轎買物往來于市廛間此時如遣敢死之士數十人擒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于當路輒以現在講和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此可惜者一也初十日賊退出四方炮臺將取路泥城三

元里村眾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眾僅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眾可恃愈擊愈多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參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接應鄉民使其腹背受敵縱不克聚而殲旃當亦勦殺過半矣乃計不出此不知義律何時將余守請出屬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外為夷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老婦人起衅雖人眾直烏合耳見官如此遂漸漸解散而夷眾乃得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六

遁回舟中蓋逆夷自破虎門以來未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扼腕夫逆夷滋事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蓋粵東自少翁查辦烟案以來禁與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之莠民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為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逆夷蠢動之時羣相附和此等輩氓不畏王章何知國法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則前轍不能復蹈而該逆又四布流言以為與官為仇絕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示以能擒逆夷者賞有差數月以來絕无成效及至賊破四方炮臺復淫掠不堪

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設使當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內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爲痛哭者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卽兵亦不自知其爲兵。當粵中告警之時。官民无不引領而望。以爲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不難卽日盪平。恃以无恐。乃夷衆未到以前。只風聞路中有搶掠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无紀律。斯時心雖知其不可用。而猶幸其不滋事也。不料初五日後。往往互鬥。放手殺人。教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九

場中死尸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奸。或劫其財帛。內外洶洶。幾至激變。尤可異者。初二日。夷兵搶奪十三洋行。官兵襍入其中。肩挑擔負。遂有充數千百成羣。竟行遁去者。點兵冊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討要口糧。竟有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重新應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衆兵追敵放賞。試思。追趕敵人。理應向前。豈有迷路反走者。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興言及此。能无痛哭乎。某以幹材。毫無遠識。然要好之心。未嘗不矢。謂夢寐。自到貴省。

于今四月。乃竟有此際遇。卽有時自盡。其分所當爲。於欲自効其力所能爲。無如分淺言輕。徒多掣肘。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豎城上之白旗。能无指髮。既承乏于此地。恐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納手捫心。能毋痛哭。以上數事。皆係實情。無一虛誑。雖屬貴省。劫遣使然。實亦

國家氣運所關。所慮一蹶不振。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无賴匪徒。漸生心于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著武功。惟有慎選大將。縱有小舛。未可輕調重兵。足下在同謫中。未知鄙見有當否。又福建水勇初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

五日進城。適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炮台之時。督撫持令箭飭令出城應敵。無如將軍不開城門。將其攔回。而炮台從此不守。亦一恨事。按廉訪是書。閩督顏伯壽得而上之。又照抄粵東民人誓詞二帛。卽三元里事逆夷僞文五件。一并呈奏。因言粵東辦理夷務。全局攸關。逆夷初無受撫之情。何以言撫。月內据廣東抄來逆夷僞文僞示。及該省督撫節次知照種種情形。決非効命歸誠之象。突山隆文。已于四月十五日移駐離城六十里之小金山。楊芳尙在城內。齊憤亦已入城納賄之後。无復卜羊補牢之計。若謂賊以銀

竄而去必不再來。苟且于目前。又思彌縫于異日。計亦左矣。又言楊芳前于江西途次。接奉參贊印信。卽有以偏僻小港。惟該逆屯集貨物之語。甫經到粵。撫議又起。是楊芳之與琦善。其心思知慮。固已如出一轍。該二臣疊經

聖諭訓飭。猶敢復萌故智。奕山隆文閱歷未深。猶可諉為不諳軍務。楊芳老于疆場。事機坐失。咎復奚辭。廣東以虎門為門戶。虎門一失。全勢已去。琦善弛備撤防。開門揖盜。而炮位守門之具。盡被攫去。否亦戕毀。楊芳初到。然不據實陳奏。仰求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聖恩寬以時日。鑄炮造船。訓兵練勇。俟奕山隆文到日。謀定而與之戰。一味胆大粗疎。至于債事。是時奕山若再扶同粉飾。

君門萬里。何以釋

主上南顧之塵。查香港為商船駛進內洋必由之路。其島曰洪香爐。上有營汛居民。然非偏僻小港可比。既被占踞。不惟該夷船悉由其便。卽我商船駛入內洋。亦必遭其搜括。聞已早露其漸。我

朝統馭中外。尺寸之土不可與人。香港一島。亦與定海何異。卽使計日可復。而烟船紛紛四出。等于游魂。此事終

无了局。啖虎狼以肉而欲止其搏噬。必不能也。又增片奏稱。正在封招間。又據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一摺。已奉

俞允初八日勝戰恭摺

恩旨等因。接閱之下。不勝駭異。四月初八日。廣東業已傾敗罷戰。安得復有勝戰。卽初一日之戰。亦只小勝。旋即退散。是所奏以痛勦乞撫。欺朦

天聽。大胆昧良。不料如此之甚。臣實無任憂慮憤懣。理合增片密陳等因。然

上見夷情安帖。方飭各路官兵調回歸伍。而福建有新募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之水勇八千。亦以粵中就撫。散遣殆盡。不兩月而廈門失守矣。靖逆但以六百萬了粵東之局。而不能禁其不犯閩浙。是直以六百萬供其入閩入浙之資。欲其無得隴而望蜀也。豈可得哉。

中西紀事卷之七

閩潮再犯

江上蹇蹇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英夷將犯浙。以舟師取道過閩洋。遂襲廈門。陷之。廈門當福建泉州之海口。興泉永道治焉。時顏伯壽任閩浙總督。因粵東之役。奏請移節入廈門。增兵戍守。撫事既成。接據泉州及興化各澳洋面探報。夷船游奕停泊。或三四艘。或八九艘。無虛日。方督修船炮。預備出洋攻擊。見粵東夷務增片奏中而英舟大幫。已泊廈門外之鼓浪嶼口。當上年之犯廈也。為鄧制使新募之水勇所敗。至是欲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修前怨。故聲言犯浙。將以乘閩中之不備而攻之。是月初九日。英人駛駕火輪兵船入港。制使調集水陸各兵。禦于嶼口。開炮擊沈其火輪船一。兵船五。俄而英舟直撲口內。炮臺舍舟登岸。先犯陸軍。陸軍潰。金門鎮總兵江繼芸捨護炮臺不及。被夷砲轟擊落水死。延平副將凌志署淮口都司王世俊。皆力戰殉焉。是時我水師瞭西洋船大幫連檣內進。皆游涌而逸。興泉永道劉耀椿及廈門同知顧教忠。皆先後走。廈門遂陷。制使收集潰兵。退守同安。英人方謀逞志于浙。踞廈未久。即全數駛出鼓浪嶼。據謝蘭生思人在廈門肆掠有釋民陳氏與之接仗。夷眾五千。我兵五百。夷用車炮。民用抬槍。以一擊十。夷兵死者以百計。傷者

以千計。陳氏之死者三人。傷者十二人。耳。是以不敢久駐廈門。而退屯鼓浪嶼也。蓋英夷本欲犯浙。又方受大傷。是以全數退出。八月制使督兵至廈門。海口肅清。商民復業。遂以收復奏聞。然自請嚴議。奉

上諭。逆夷沿海滋擾。廈門尤其垂涎之地。該督駐紮半年之久。不能先事預防。以致倉卒失事。本屬咎无可道。姑念夷人豕突而來。弁兵奮力抵拒。沈擊夷船六隻。此時業已收回。著從寬免其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興泉永道劉耀椿係專防廈門大員。因失守之後。奔赴大營。隨同大兵入廈收復。制使以其功過相抵。奏請革職留任。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上質其罪亦許之。是役也。制使非無先事之備。而為粵東撫事所誤。遽將所募之水勇八千。漫然散遣。未暇擇其精銳。撥補水師。以及于敗。然當其陳奏夷務。力排撫局。憤懣填膺。方自任專閩討賊之權。以作天下同仇之氣。初不意甫搜其鋒。而固已情見勢屈。暮氣乘之。是則才弱賊強者也。

上亦知受降非策。擇將為難。故于諸臣之功罪是非。不欲顯為別白。而制使以喪師辱國。恒恒告歸。踰年和議成。而廈門竟不返矣。

八月英夷再犯浙之定海。當義律之繳還定海也。伊相在浙。接奉粵東咨會。遣員收復。奏聞奉

上諭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屢次奏報。始以兵
炮未集。藉詞緩攻。繼以接得繳還定海之札。即信以為真。
已有旨令其折回本任。命裕謙馳赴浙江。作為欽差大臣。
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勦辦。欽此。方制使接署兩江總督。
聞伊相在浙。逗留不敢進兵。心弗善也。至是以欽差專任
浙事。上書主勦。然以義律心懷叵測。繳還定海之說。恐售
其欺。請飭壽春鎮標官兵仍行前進。奉

上諭所奏極是。逆夷攻踞定海之後。姦淫搶掠。荼毒生靈。
凡我士民。志切同仇。人思敵愾。裕謙此次赴浙。以順討逆。
以主逐客。以衆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佇望該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三

大臣迅奏膚功。懋膺上賞。欽此。維時定海鎮海等處。尚有
洋船四出。游奕制帥遣兵節次焚勦。焚誅其官船之夷目
一人。初英將踞定海。虐使定民。用法嚴酷。殺人者先以刀
割裂其皮。納入水銀。周身灌注。遂活剝而懸焉。制帥既獲
其首令。如其法誅之。又夷人之死于定海者。令軍民掘其
尸而焚之。通衢事浸聞于粵。粵東撫事方定。乃起報復之
謠。以圖犯浙。然是時夷船方退出虎門。靖逆將軍痛勦乞
撫之奏。至

上見夷情恭順。方飭制帥將寶山鎮海等處。調防之官兵。
體察情形。酌量裁撤。而制帥接得粵中咨會。以英夷在粵

聲言將移兵入浙。報剝皮掘尸之恨。現傳聞有新到之兵
船人船一俟齊備。即赴浙江。咨飭嚴防等因。前來時值南
風司令。正海洋潮汐旺盛之時。制帥方次嘉興。乃奏請于
六月二十九日。統領前此奏帶來浙之江甯駐防八旗勁
旅。並徐州鎮標精兵五百名。由嘉興起行。前赴鎮海。會同
提臣余步雲撫臣劉韻珂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又言該夷
以通商為命。而通商有一定馬頭。奕山等既為褻。懇
天恩。自當籌及全局。與之要約。堅定為一勞永逸之計。斷
無僅令其退出虎門。仍復滋擾他省之理。現既聞有赴浙
之謠。何以不向該夷詰問。明白轉行。咨飭嚴防。以致沿海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四

各省。謠傳不一。風謠日甚。不但各省調防之官兵未便請
撤。即居民人等亦皆同仇敵愾。舍其本業而荷戈。以待實
于
國計民生。兩有關係。應請
旨飭下靖逆將軍奕山等。向該逆嚴行詰問。究竟是否誠
心乞撫。抑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使各省有所遵循。臣不
勝翹悚待

命之至。其時英人赴浙之謠。雖傳播粵中。而靖逆以撫事
方定。諱不上聞。遂復奉
廷寄謂該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且果別

有思逞斷無先將傳播逗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將江浙調防官兵酌量裁撤。不必爲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等因。由六百里諭知。詎制帥甫抵鎮海。而廈門告陷之疾置已聞。于是飛檄定海總兵葛雲飛會同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統各鎮兵五千前赴定海。扼其內犯之路。英夷果于是月十二日。濮鼎查節士利等統帶大小火輪兵船二十九艘。再犯定海。初以四舟駛進竹山門。被葛雲飛等開炮轟擊。斷其頭船大桅。旋即竄去。十四日英兵由竹山嘴登岸。鄭國鴻等督兵抵禦。殺傷相當。會連日陰雨。轉戰泥淖中。援兵不至。士卒漸疲。十七日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五

英人分三路進攻。以小舟渡兵登山。撤舟死戰。首陷曉峯嶺。王錫朋中鎗死。壽春鎮一營遂潰焉。有頃竹山門潰。鄭國鴻死之時。葛雲飛守近城。以扼道頭街之市埠。孤軍巷戰。被敵人揮刀削其半面。猶持矛手殺數人。植立于崖石間而斃。是役也。三鎮血戰七晝夜。連以扛銃扛礮。前後殲夷兵千餘。又檢其二帥斬之。傳言二帥者濮鼎查安突德也。浙撫謂濮鼎查已死。卽指是惟定海無險可守。所馮者不過三面之山。寇踰山而入。勢遂不支。兵不過五千。備多而力分。山高而守勞。是其所以敗也。三鎮陣亡。上謂其以四千殘師。當二萬巨寇。惋惜久之。均

飭部從優議卹。惟署定海同知舒恭受者。初以從三鎮殉難。奏請

賜卹在案。其後逃避入省。浙撫以鳧水遇救。代爲開脫。於請隨營効力。與粵東之劉大忠先後同揆矣。

英人既破定海。踞城數日。統其得勝之舟師。自蛟門島進攻鎮海。時制帥駐師城內。分派甯波提督余步雲守招寶山。江蘇狼山鎮總兵謝朝恩守金鷄山。鎮海以笠山爲外障。以招寶山爲內屏。山之上。有威遠城。前明所築。以禦倭寇者。制帥以余步雲爲宿將。故以當關之責任。之。而別遣謝朝恩守金鷄嶺。與爲犄角。初不意賊自山後來。而提營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六

之先潰也。初定海告急。制帥自東門城上瞭見。提軍所守之招寶山上。懸挂白旂。心竊訝之。乃擇日誓師于關帝天后之神。與各營將士約。毋得以退守爲詞。離卻縣城一步。亦毋得以保全民命爲詞。收受夷人片紙。如有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刑牲釀酒。示無轉念。提軍微聞其事。值誓師之日。遂以腿疾辭。不赴行禮。制帥祭畢。回營愀然不樂。語其僚幕曰。夷人戰則尙紅。和則尙白。予見提軍張白旂于山上。故以誓師之舉。覘其向背。今其情可觀矣。八月二十六日。英夷舟泊鎮海。制帥方援枹鼓舞。士余步雲果詣城上請遣。外委陳志剛赴夷船。暫示羈縻。制帥

不許。有頃英人舍舟登岸，攻招寶山，旋于山之後面，以小舟載兵由石洞攀援而登。官兵腹背受敵，威遠城失守。英人復分兵攻金雞山，亦繞出山後兩路夾攻。總兵謝朝恩拒戰不克，被砲轟擊落水死。兩山既陷，督管官兵望風自潰。維時制帥家人遙見賊自北門入，制帥由東門奔赴學宮，趨前護視。中途遇一舟，踉蹌號泣呼曰：元帥投泮池殉難矣。家人急至，率潰勇覓水搶救，以小轎扛護出城。行至餘姚而卒。時提軍已不知去向。甯紹臺道鹿澤長逃入慈谿，詭稱入城河殉難。昏迷之際，被兵勇曳救，以小舟護送入慈。而鎮海之文武員弁皆棄城走，惟縣丞李向陽死之。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七

甯波去鎮海六十里，忽聞提軍回署，一郡大驚。又探報有外洋杉板船隻來至邵港，探量水勢。于是郡中自知府鄧廷彩以下皆覓小舟奔上虞，而提軍亦單騎自南門出。居民遷避一空。二十九日，英人以大小兵船八艘直泊郡城靈橋門下，連開大砲，虛無人聲。因率夷眾舍舟登岸，城門洞開，遂不血刃而陷焉。夷酋郭士利首先入城，踞居府署。出示安民，始稍稍有至者。惟甯東大郡，半月之間，三城連失，而慈谿亦以寇氛逼近，官民棄城不守。浙撫聞變，亟檄飭前任福建臬司鄭祖琛督兵畫曹娥江而守，防紹興防省也。裕帥之幕屬家人自餘姚舟次輿尸前進。九月初一

日自蕭山西與壩渡江，浙撫劉韻珂迎入杭城，始備棺衾殯于地藏菴。越日歸其櫬于京師，具其事以聞。而諱言提臣擁兵不救之顛末，厥後制帥之家人余升控于都察院奏聞。上飭逮余步雲入都，真之法。裕帥死事既雪，奉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予謚靖節，惟金雞嶺殉難之總兵謝朝恩，求遺骸不得，褒忠之典闕焉。

四明之既陷也，浙撫告急于京師。

上簡授奕經為揚威將軍，特依順文蔚為參贊大臣。又飭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八

調陝甘兵二千赴浙進剿。將軍以是年冬月抵蘇，館于滄浪亭。浙撫專任西路之防，自江以東坐待大軍，籌之帷幄，立功反掌。時有以專閫太遠為言者，而蘇門夙稱繁華，都會供帳之隆，聲色之悅，將軍頗便之。于是驛置偵探千里待報，又多寄耳目于蘇浙最久之州縣，以密謀制勝。外人弗聞也。時英人踞甯波，又分兵守鎮海、定海等處。東至大洋，聲勢連絡。浙撫畫江而守，紹興、東逼慈谿，求援日急。而將軍以兵力太單，抵蘇之後，復遣人赴淮、徐間招募。山東江蘇義勇先後來營，謀之三月，未嘗一誓師。而東有前任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者，請以計取之。謂夷船自入內地

以來率漢奸爲之嚮導。故所過城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然不過陷之以利。非有恩義之結。足以令其効死。今四明當水深火熱之時。紳民靡不延頸望大兵。早到而漢奸多其鄉人。誠得若輩傳將軍令。以重賞招撫之。使其皆爲我用。我兵攻城。先期預伏城中。內外相應。此兵法所謂因間也。將軍參贊皆以爲然。乃統兵自蘇起節。行過杭州。不少留踰年。悉衆渡江。而多魚漏師之變起矣。

二十二年正月。大兵次紹興府時。將軍參贊議同日分襲甯波鎮海。以牽制援應之賊。知州張應雲先期與甯鎮紳士約。令投夷之漢奸分伏各處。以爲大軍內應。慈谿城邑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九

已空。夷人聞大兵將至。悉退守甯波。張應雲請刻日渡曹娥江。先據慈谿以爲戰地。將軍乃下令移營進發。是月二十三日。揚威親統大兵。駐慈谿東門外。即日分派總兵段永福以一軍直指甯波。游擊劉天保以一軍直指鎮海。參贊文蔚統大營兵。駐長谿嶺。金華協副將朱貴統陝甘兵。駐西門外之大寶山。以爲中路聲援。又飭張應雲率所募鄉勇一千五百人。駐甯鎮交界之駱駝橋。以爲南北兩軍策應。南謂甯波北謂鎮海均約以是月之晦同時舉事。俄而師期漏洩。應募之漢奸有陰爲夷人作間諜者。該夷知之。反令漢奸設計。句結駱駝橋之鄉勇。倒戈相向。一時南北兩軍見

事急。先期進剿。遂以二十八日分襲甯波鎮海。皆不克。越日駱駝橋之鄉勇。中夜自驚。悉奔入大寶山。副將朱貴方擬收集以圖進攻。而英人已爲先發之制。遂合甯鎮兩路之兵。長驅深入。二月初四日。英兵由小西壩登岸。過夾田橋。清道觀。循慈谿東門。繞過北門來攻。大寶山朱貴麾兵首發。扛銃自辰至未。擊斃夷兵數百人。俄英人增兵。自丈亭來。由散坂橋登岸。襲大寶山之後路。我軍前後受敵。忽鄉勇隊伍亂。反拒官兵。或直逼于前。或暗襲于後。或橫衝其旁。官兵不能支。有頃各營帳房火起。兵勇迷亂。副將待長谿大營之援不至。怒馬赴敵死焉。時參贊文蔚在嶺上。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

聞敗。方欲移營退守。突于昏黑之際。有漢奸數百人假充難民。潰勇奔投大營。官兵下山避之。行未數里。遙見嶺上火起。所有營盤帳房悉被漢奸焚毀。烟燄蔽天。參贊奔回曹江。收集潰兵。退保紹城。揚威自東關開變。已先時率護從兵丁走。是役也。兩營挫衄。喪其軍資器械殆盡。夷兵漢奸追奔數十里。大軍爲之奪氣。將軍留參贊守紹。輕舟回省。浙撫詢其致敗之由。遂以大兵慈谿失利。事勢危急。入奏。又條陳十可慮。請操乾斷。又附片奏請伊相來浙。于是撫議復起。二月十七日

上授者英為杭州將軍。又

賞給伊里布七品銜。隨同赴浙。因劉韻珂之請也。維時英人以慈谿之捷。欲逞志于浙西。而偵知省城尖山海口。潮落沙淤。舟行多窒。遂思仍由海道以窺西路。三月二十六日。英師忽退出甯波。分撥大小船隻。專守鎮海。招寶山之要口。其大隊火輪兵船。悉由定海駛出大洋。浙撫初遣人偵之。不知其所往也。將軍聞之。遂以大兵收復甯波。奏聞未幾。夷船遊奕于江蘇之金山洋面。吳淞戒嚴。而英人謀進窺禾中。以牽制江浙兩省。遂轉入嘉興之乍浦。乍浦濱于大洋。為兩省之咽喉。額設副都統一駐焉。時杭嘉湖道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一

宋國經亦督兵增守。四月初七日。有洋艘數號。駛至乍浦洋面。游奕。水師不敢擊。初九日。復將大小船隻。排列陣勢。連檣而進。又另以杉板小船十餘號。每船十人。二十人不等。分泊西山嘴。唐家灣等處。官兵分禦。眾寡不敵。陝甘調防之兵。死者三百餘人。其駐防之兵。分守天尊廟。觀山灣一帶。英兵開炮轟入口門。我軍水師不利。乃調旗兵專守駐防之內城。初十日。英人分股舍舟。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突有漢奸在內接應。亦放火箭。駐防兵亂。凡力戰陣亡及被火死者二百餘人。副都統長喜先在葫蘆灣禦敵受傷。復回至鎮城。城潰投水。前鋒搶救。送至嘉興。越

二十日卒。其駐防左右營。佐領防禦官陣亡者七人。乍浦水師右營把總韓大榮守觀山力戰死。知縣署乍浦同知韋逢甲。率勇沿塘防堵。中炮傷左脇。越日死。其他駐防及本鎮士民婦女。或被戕或赴水死者百餘人。蓋變起倉卒。遷避不及。浙省自被兵以來。民人塗炭。未有酷于是役者也。時杭州將軍及伊相奉

命先後來浙。浙撫見勦辦不能得手。又續奉相機籌辦之密諭。遂與將軍謀。趣伊相至乍浦。設法退兵。值副都統因傷開缺。奉

旨授伊里布為乍浦副都統。英夷踞乍數日。揚言進攻嘉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二

興。伊相至。仍遣家人張喜上夷船。見郭士利。告以撫事有成。令其先將船隻駛赴大洋。先是乍浦接仗。我軍生擒夷人十六名。械送嘉興獄中。郭士利索之急。伊相許俟船退。即查明遣人護送至鎮海交還。英人如約。遂以乍浦收復。奏聞。禾中解嚴。浙之東西稍稍休息。然是役也。英人本欲進窺蘇松。撫事將定。仍思挾兵以要之。伊相遷延不圖。速決。浙撫亦自顧門戶苟安目前。未幾而入江之患起矣。

按鎮海之地。明人刻石于威遠城上。以為平倭第一關。蓋浙省之咽喉。而東南之一大門戶也。定海之役。三鎮血戰。數日。殲夷眾千餘。以守則嚴。以戰則力。而浙東卒

不能保。魏然深言舟山一嶼。以險則非門戶。以富則非沃壤。以大則僅彈丸。明湯和經理沿海。並未收入內地。原注。明之定海。即今之鎮海。康熙間始移定海于舟山。而改舊衛更名鎮海。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益。其令副都統率駐防旗兵回京。此皆開國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棄化外。蓋城偏海濱。船抵城外。炮及城內。迥非臺灣崇明之比。乃甯波瀕海連岸之南田山。墾成沃壤者。反禁不許開。而以重兵守孤懸之島。轉使外夷得以挾制。此地利之不得者。計維棄定海。而移其兵民于南田。嚴守甯波。佯退鎮海。招寶山以誘入之。而後于甯江下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吉

游狹港塞其去路。乘風火攻者。爲上策。專守鎮海。不使入者。爲中策。分守定海。則下策也。然則三鎮以敢死之將。而位置于必不可守之城。豈非以隋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鵠哉。若使裕帥當日。權其輕重。奏請以定海爲外藩。而羸師以張之。使其既得定海。必謀深入。斯時以重兵守蛟門島。而招寶金雞爲犄角之勢。則此五千士卒之精銳。三鎮同心之忠勇。縱未必能制其死命。而門庭堂奧之間。亦可決然无虞。且夷人亦未敢輕身試于不測之淵。而自取其敗。所謂未戰而得算多也。昔人言明智。審量彼己。乃能預有所割棄。惜裕帥當日。未識以棄

爲守。徒令三鎮以有用之才。實之無用之地。力竭捐軀。而無裨于國事。豈獨將將之難。抑亦國家用人之厄運也。

裕帥初殉難時。人言嘖嘖。頗有異詞。然其投入泮池。昏迷救出。行至餘姚舟中。正命時。夷人方以重賞購制帥尸。遂兼程與尸前進。其渡江月日。及杭城官吏視其殯斂。具見浙撫原奏中。至其誓師一事。及余提督擁兵不救之顛末。其家人控詞。未之見也。後得見歛程梓廷制使所撰節帥殉難紀畧云。得自節帥患難與共之記室。敘述頗詳。今多據之。原文具後卷。殉難記中。自英夷犯定海。裕帥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吉

謂其犯兵家之忌者。八。上書主勦。雖未免言過其實。而一腔熱血。報國拳拳。至其身任欽差大臣。予閱其前後章奏。及來往咨會之文。古誼忠肝。勃然義形於色。若夫用兵之成敗利鈍。非可逆觀。矧以今日沿承平之積習。文弛武玩。一旦禍幾猝發。而欲責堙河于一掌。倚支厦于獨木。雖知者亦知其難也。國家舊制。提督隅坐。有事屬囊鞬。從制府取進止。況以欽差大臣。統屬文武。而令不行于提臣。觀其自旂預懸。攜貳之情。已見。祭告稱疾。跋扈之形。已成。律以軍法。則穢苴之斬莊賈。未爲過當。卽不然。亦當如魏絳之於揚干。

戮其麾下之一人。以徇于軍中。即諾將弁皆股栗。自致于死地。乃慮以閔牆召衅。不欲訟言。輒悒悒不自得。至于事之既償。而自以其身殉之。亦可哀已。而論者謂其以剛取敗。比之于王趙括一輩。不亦冤哉。

慈谿漏師之本末。据浙撫十可慮原奏。前段語。惟奏內不及朱副戎殉難事。蓋甫接探報。未經查復。据吳侍郎鍾駿所撰朱副戎墓碑。增入之碑內所記。與浙撫原奏悉符。而浙撫奏內所稱城外接仗失利者。核其月日。即指西門大寶山之戰也。大寶山之創夷。足與舟山吳淞稱鼎峙。蓋其時陝甘勁兵。淮楚義旅。皆摩厲以須。奮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五

欲一戰。而副戎以忠義相激。傷力同心。若使將軍不募本地之鄉勇。不貪三城之收復。謀定而後戰。則大寶山一營。正兵法所謂疾趨戰地以待敵也。夷人守甯鎮之不暇。豈敢反攻。况番性多疑。見大兵逼處。各有戒心。亦可不攻而自退。夷人以三月退甯波未必不因大寶山一戰若堅守慈谿以圖進取其退必速是則將軍此舉本非得算之籌。何況機事之洩哉。至其誤用間諜。招募敵人。任用之漢奸。作為內應。反洩其謀。以致三城不克。兵勇轉多傷亡。据其奏中稱將軍回省面述之詞。必非有意羅織。又言將軍等密籌數月。一切布置區處。悉從隱秘。臣忝任封圻。尚不能深悉。遑問

其他等語。度彼時將軍在蘇。計已先定。函知浙省。又恐傳播漏洩。是以概從隱秘。似亦非浙撫諉過之詞。惟浙撫所陳十可慮。雖係實情。然亦與琦相所稱地理无要。可扼軍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等語。同一危言要挾。故其封圻奏請伊相來浙。即為異日請撫之張本。推其用心。見慈谿失利。紹興危甚。而省城一江之隔。有實偏處此之虞。故為此以救眉睫之禍。中丞於是為不終矣。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六

奕將軍之收復甯波。据其原奏。稱大兵進攻甯郡。逆夷畏逼竄退。現在派員收復。又續奏乘機暗襲鎮海情形。極意鋪張。蓋其時聞乍浦已定。撫議欲襲靖逆在粵中。痛勦乞撫之故智也。今据浙撫收復原奏。為得其實。原奏稱該逆之退。或因甯郡已被搜括空虛。无可留戀。或恐兵勇暗襲潛殺。不敢久留。此語已為揚威留地步矣惟該逆未受創。忽爾退出甯郡。難保其不分竄他處。冀圖一逞。等因。又稱該夷于二十六日。鼓樂前導而出城。查揚威奏稱收復甯波。即在是日。焉有大軍直薄城下。而夷人仍復好整以暇。鼓樂前導而出城者。上亦知將軍藉收復為名。以自掩其半年來一籌莫展之咎。亦不復深詰也。至其續奏焚燒鎮海夷船。尤非盡信

之書不足爲據。又浙撫奏內言該夷在甯郡。向居民逼索浙省十一府志書。及黃河揚子江地圖。則當作浦既退。焉有不防其潛入江蘇。而但以退浙省地面爲計之得。此與楊嗣昌之縱楚賊以入蜀者何異哉。

附錄廖侍郎鴻荃劾廈門道原奏

爲道員新升臬司請

旨申諭以釋羣疑事。臣近讀

上諭四川按察使著劉耀椿補授。欽此。查劉耀椿山東進士。現任福建興泉永道。駐劄廈門。上年廈門失守。卽係伊任內之事。旣不殉節。又未黜謫。已屬僥幸苟免。茲復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七

晉授臬司外。議頗多。臣愚亦不無駭異。伏思我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賞功罰罪。一秉大公。向獨于廈門失守之劉耀椿轉加

恩擢。或其人才具甚屬難得。畧前愆而期後效。如秦用孟明之意。非他人所可比方。抑或查明廈門失守。全係顏伯燾一人之罪。伊無須分任其咎。亦所

特旨明白宣示。以釋羣疑。否則該道員忝冒升階。未愜衆望。事件猶小。誠恐統兵之將帥。守土之官吏。誤會

聖意。謂失守廈門如劉耀椿者。不特免罪。更可升官。將來更有何人爲

國家守城捍禦。寇敵乎。此其所關於

國事軍心者最巨。臣于劉耀椿素無識認。誠以夷務方殷。

賞罰勸懲爲行兵之首。不得不披瀝愚忱。冒昧密陳。是

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此奏當奉

上諭劉耀椿上年失守廈門。經該督奏請嚴加議處。維時因閩浙兩省失守。官員尙多未據奏到。是以未經降旨懲辦。所有福建浙江及江蘇三省失守城池各員。著該督撫迅速查明。參奏。毋得再有遲延遺漏。劉耀椿既有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七

應得處分。自未便遽加升擢。著以道員留于福建。交怡良差遣委用。仍著入于應議各案内。一體核辦。欽此。查自廈門陷後。寇擾浙省。則定海之舒恭受。鎮海之甯紹臺。道鹿澤長。甯波之知府鄧廷彩。均經浙撫奏請隨營効力。迨該夷入犯大江。則江蘇各官吏無不紛紛效尤。自侍郎奏後。始將各省失守之文武員弁次第查辦。然自余步雲外。其餘概從未減。重者僅予遣戍。遂無不及于

寬政矣。

中西紀事卷之八

江上蹇災

江上議款

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英夷以舟師犯江蘇寶山縣之吳淞口。謀入江也。時陳化成任松江提督。督兵創夷人于海塘之東。兩江總督牛鑑掣援兵走。吳淞遂陷。軍門力戰死之。初軍門自福建廈門改調松江。于二十年夏蒞任。提督駐劄松江甯六日。而定海報至。遂督本營兵馳赴吳淞口。相度形勢。建行營于海塘高岸上。設帳房居其中。寶山大令請入城不許。又請築館于炮臺之左右。亦不許。是時伊

中西紀事

卷之八

相方奉

命為欽差大臣。裕帥以蘇撫攝兩江制篆。聞有夷船遊奕寶山洋面。即日馳駟前往。至則被軍門轟擊。遂竄矣。隨具摺奏稱。七月間有大夷船三隻在洋遊奕。內有一艘闖入內洋。經提臣陳化成督率弁兵開炮轟擊。及其船尾。該船旋即轉帆。開放兩炮。不能及我塘岸。駛向東南深水大洋。須臾不見蹤影。因該夷船來去詭譎。時已傍晚。未經窮追。洵屬老成持重之見。又言提臣陳化成不避風雨寒熱。住居白單布帳房。與士卒同甘苦。已將五月。號令嚴明。軍民恪遵紀律等因。蓋以長城倚之也。軍門自此專閩海口。所

父旁皇。未嘗離行營一步。上年秋廈門舟山告警。軍門以寶山東南為吳淞黃浦二江交匯入海之口。實為上海崇明管鑰。於是激厲將士。拊循軍民。冬則踏雪巡營。夏則海潮作時。帳房水深尺許。未嘗一移營就燥地。躬習勞苦。以為士卒先。本年四月。乍浦失守。江浙騷動。軍門嚴為之備。飛咨制府請益兵。時牛督駐師上海。有河南徐州江甯兵三千。簾牌八百。軍門益特以無恐。是月初六七等日。有夷船火輪四。由外洋一路探水而入。牛督方自滬來。見其連檣內進。鎗炮相接。其檣帆高出塘上丈餘。輪烟蔽天。牛督驚疑束手。軍門亟慰藉曰。無恐。外洋所恃不過鎗炮。某經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二

歷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炮彈中入死出生者數數矣。今日火攻頗有把握。願以身當之。苟得挫其鋒。援兵一鼓而進。賊不足平也。牛督意稍定。初八日。英舟排陣而入。軍門麾令開炮。首擊沉其火葯巨艦一。又中其頭鼻頭桅之兵船三。共斃夷兵三百餘人。英兵勢却。繞出小沙背。適牛督統兵來教場。提營將士皆懽呼踴躍。戰益奮。須臾英舟自檣頭瞭見制府乘輿在教場後。乃以飛礮注攻。逐其左右隊而擊之。徐州兵先潰。河南參將陳平川遂以藤牌八百擁制府回城。牛督亟棄冠靴。襍軍校而走。一卒坐乘輿易之。英夷遂由東炮臺登岸。繞而西。時守備韋印福等守西炮

臺力戰不克死之。軍門見軍無後援。撫膺頓足嘆曰。垂成之功。敗於一旦。制使殺我矣。遂中鉛子。傷噴血死。夷兵乘勝入寶山。牛督已自西門逸出。有頃火起。西炮臺存儲火藥。悉被焚燒。寶山遂陷。英夷入城。查點各船。盡斃之兵。憤甚。乃驅本地壯丁爲之搬運財物。下船之後。悉虜之以充斃夷之數。上海距寶山八十里。聞變自監司以下。皆負舟。遂遁。商民遷徙。城邑已空。英師舟泊新開登岸。遠北門而入。遂不戰而陷焉。惟尤提軍勅統壽春鎮兵二千守松江。英師方自上海進攻。官兵并力抵禦。放炮相持二日而退。中流砥柱賴此一軍。而一時論者。獨惜吳淞之戰。功虧一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三

簣。牛督掣提臣之肘。而不知己自斷其右臂。遂以釀京口白門之厲階。則其罪蓋浮於余步雲矣。軍門之死。有武進士劉國標者。負其尸匿蘆葦中。越十日。嘉定大令練廷璜求得之。遣人舁至嚶城。殯於關帝廟。嚶人爭詣哭奠。繪遺像祀之。事聞得

旨賜謚忠愍。

六月英夷欲由海入江。先自上海駕杉板小舟。擾及無錫之邊界。及江陰靖江等縣。鄉民聚眾逐之。不勝去。遂自福山放洋游奕於圖山關外。關爲由海入大江之口。先期有鎮江紳士請於常鎮通海道周項。以圖山江面隘隘。一水

中泓兩岸設防。火攻足以及之。周乃親詣圖山。相度形勢。紳士偕往。爲指陳堵截守禦事宜。需費數萬。觀察周慰海口笑曰。挺而走險。彼必不來。來則俟其擱淺而圖之。虜在吾殼中矣。糜數萬金以設萬一之防。誰其任之。時當盛夏。海洋潮汐旺盛之時。又值南風司令。英舟揚帆乘潮而入。是月十四日。英夷火輪兵船悉抵鎮江城外。至則登岸。滋擾。參贊大臣齊慎。湖北提督劉允孝。督兵禦於城外。見兵力不支。退守距郡四十五里之新豐地方。外援既斷。英師距堙攻城。城中惟駐防一軍。差完副都統海齡率以死守。攻之二日不克。夷人乃以火箭射入城中。延燒近城房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四

火光燭天。遂乘間架雲梯入城。先開城門。城中居民紛紛逃出。乃以兵攻駐防。殺旗民無算。副都統閻戶自焚。孥全家殉焉。是役也。官兵內外數千人。不戰而潰。常鎮道周項及鎮江府知府祥麟。丹徒縣知縣錢燕桂。先後棄城走。其駐防之民。夷人積恨。無男婦少長皆屠之。驅羣羊而攻。猛虎其不格明矣。京口既潰。瓜儀一帶之鹽梟。乘間劫掠。夷艘來往游奕。擊而焚其船。居民望見烽火。弗辨也。僉以維揚居天下膏腴之地。又當其下游。順風揚帆。半日可到。淮之場運兩商。尤岌岌抱垂堂之思。時有漢奸之謀者。在揚謂可乘危以徼利也。乃揚言英人戒師期將因糧於揚。以

規取江甯。非速備贖城以求免者。禍且旦夕至。贖城者。夷人挾兵索賂之口號也。商人聞警。將謀盡室行。適有在揚城開張書畫館之江壽民者。素善於淮商之門。下客顏某請身至京口。謂之。謀者以告馬利遜。呼之入索賂。款六十萬。江壽民請減其半。馬方欲疾趨江甯。意不在揚。而獲儻來之利。許之。歸以告商人。而淮商皆中落。咄嗟無以辦。具白於離使。但明倫。但不可商人日納賂以行。成不猶愈於齋糧而藉寇乎。但嗚惜無以應。乃作為商人提借之款。飭總商具領。事後歸償。即日交顏某偕江壽民致送京口。遂以紓禍。迨白門撫議定後。在於本年所付之六百萬內。劃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五

扣離使商人浸浸置身局外矣。

是月之下旬。英夷濮鼎查馬利遜等。自鎮江駛駕火輪兵船八十餘艘。連檣上洋。自觀音門至江甯北河外之下關。傳烽舉火。照徹城中。時牛督方自上海回。沿江告警。一日數驚。然不謀江上之守。惟引領東望。日遣人探欵使起居。而耆帥方自浙西起節。伊相初到。大局未敢專也。夷艘抵城下。趨之急。牛督飛書照會。以欵差大臣已奉諭旨。永定和好。不日即可到省。七月初三日。伊相遣家人張喜偕揚州商賈。先詣英舟。傳大府意。羈縻之。濮鼎查馬利遜謾語曰。耆將軍到。未知何日。若歸語欵差制府。為我

治邸舍於城中。入而徐議之。可也。答曰。通好出自密旨。非百姓所得聞。待者將軍至宣揚。

上意。曉示軍民。則四海一家矣。馬利遜曰。我軍數萬里遠來。轉輸無及。方謀就食於城中。若必欲俟者。將軍速為我辦餉。精三百萬。二人者歸以告伊牛。時新調壽春鎮兵已抵城外。將弁陳平川等皆憤憤請決一戰。牛曰。虎鬚未可撩也。曰。然則請閉城登陴而守。牛曰。是令寇疑我。時江甯京口將軍在座。聞之拂衣而起。南畿城守其嚴重。視京兆將軍錄鑰。壯啟閉必以時。制府遇有急事。夜警傳呼。必遣人告將軍。索令箭然後得啟。方夷船之泊下關也。將軍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六

亟傳令箭。閉城中。兇惡。時居民方戒京口焚燒之禍。盡送其帑。又遷新舊殞厝于郊外。猝聞重閉之令。漏限已促。填塞城門。有枕藉死及推棺而暴露者。制府止之不可。乃劾將軍。將軍亦具疏劾制府。然牛督備恐誤撫局。伊相來往調停。約以已啟申閉。迨見敵情叵測。牛督殊無意戰守。怒而歸。傳諭旗兵。閉駐防之內城。設紅髮炮于城上。遙對制署。居民益恐。維時英夷已將要求各欵。先行照會。欵內一議。索烟價商欠戰費銀二千一百萬。一議。准寄居質易于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港口。一議。英人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其餘則劃抵關稅。釋放漢奸等

欸未請鈐用

國寶以昭誠信。要三帥刻日畫諾。初六日耆帥入城。先按其所請各欸。逐一照覆。稍稍駁詰之。英人不可。又聞壽春鎮兵之至也。謀先發以制之。初八日戌刻。夷舟突張紅旗。旋分兵安設大炮于鍾山上。山在城之東北。俯瞰全城。牛督初以議撫。不謀扼險而守。遂為所踞。揚言詰朝攻城。牛督亟遣人止之。初九日三帥遣侍衛咸齡。江甯藩司黃恩。彤甯紹白道鹿澤長。同張喜等。前詣下關夷船上。告以所請各欸。業已據情代奏。俟奉到。

批回。即可永定和約。是日耆伊二帥由八百里駟置奏聞。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七

上覽而憤甚。以其奏示樞臣。是時滿首揆機務。謂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无尺寸之效。勤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靖難息民。于計為便。

上亦久厭兵。而幾幸外夷之一悔禍也。爰排廷臣之議。而許之。惟福州係省會之地。

飭以泉州換給。所請鈐用。

國寶之處。著易以該大臣等關防。時三帥退兵之後。將以修好。先遣張喜等上船。約以十五日相見于舟中。馬利遜通曉漢語。有傳其為漢奸之仕于夷者。語來使曰。我夷人不諳中國儀注。必欽使制府之來也者。請以本國平行禮。

相見。蓋夷人拜跪之儀。惟施之于天主。其見國主則免冠。屈一膝。若平行來往。惟舉手加額而已。屆期三帥率侍衛司道等。前詣英舟。與濮鼎查等四人相見。皆用夷禮。申訂盟約。十七日各大吏復親詣下關。具牛酒犒師。濮馬等忽辭不見。大吏回城。亟遣張喜登舟問故。馬利遜曰。前定之欸。無可通融。苟中悔者。將執藥鞭以周旋。何以見為。蓋多魚之漏師也。大府奉到。

批示。懼撫事中沮。祕不以聞。仍奏乞。

天恩。俯如前請。又稱鈐用。

國寶乃其本國主所藉。以規向背。從違者。若不奉允。准所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八

議各條。一概不行等語。

上知三帥之危言要挾。而度其不能戰也。趣即依議完案。三帥果于覆奏之後。堅訂前盟。一如其所請。十九日三帥率同城文武。前赴儀鳳門外之靜海寺。時濮鼎查乘坐綠呢大轎。護從兵丁二百名。整隊來寺相見會話。將前議各欸。先後畫諾。二十一日英將濮鼎查馬利遜等。由旱西門進城。至上江考棚答拜。是日大吏傳集四營兵。擺隊鼓吹。升炮迎之入城。馬利遜來往傳說。議俟本年六百萬交

欸後。原議二千一百萬。本年先付六百。奉到。萬餘一千五百萬。分作三年付給。

殊批鈐加。

國寶即全數駛出吳淞口外。是役也。三帥拱手受盟。一詞莫贊。而若閑作說客者。張喜及商賈顏某。預通消息。黃恩形鹿澤長。因其介紹。數至舟中。以締三重臣之好。兼為億萬生靈請命。舒恭受來省差後。亦効奔走之役。浙撫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也。將軍德珠布者。遇變無遠畧。獨倔強不附。撫議遂與牛督有隙。者伊再三緩頰。始撤駐防城上之炮。然將軍足不上夷船。聞撫事成。輒洪皆呼老牛。而晉其首禍也。白門事定。黃恩形升任粵撫。鹿澤長舒恭受本以失守論劾。續經耆相及浙撫先後保奏。得從未減。而張喜顏某者。亦奏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九

賞給五品頂戴。皆以預撫事有功云。

按吳淞之役。關係江上全局。牛督掣援而走。不知其開門指盜之禍。馴至于兵臨城下。倪首蒞盟。遂為東南戎首。陳軍門竭三年熱血。盡瘁匪躬。固已操勝而後戰之。算不意乖其所遇。乃與惟怯觀望之元帥共事。以殺其身。豈非天哉。軍門既沒。吳人撰表忠紀。實以記其事。其前段語悉與牛制使原奏相符。後段則制使掣援而走。自諱之也。今所敘述。自表忠紀實外。參以毛侍郎式郇所撰忠愍祭文。及浙人所記忠愍遺事。采入謝貳尹歸忠錄中罪牛督。泉口一詞。然則軍門之死。其非戰之罪明矣。關

軍門之死也。琦相實殺之。裕帥之死也。余步雲實殺之。陳軍門之死也。牛督實殺之。觀於三忠殉難之本末。則千載而下。必有按曲端武穆之律。以成定讞者。其亦可為長嘆也已。

京口之役

上飭查明副都統遇害情形。蓋其時常鎮道周頊棄城而走。聞副都統之死。懼于

嚴譴。乃託以誤殺良民。被民殘害等情。嗣奉

旨交者相查明。城陷之日。該副都統力竭自經。實非被人戕害。更尋獲其尸。並一妻一孫于灰燼中。又拾得都統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

印信。及所着袍襟。並其妻玉環雀據。取具合營及紳士切結入奏。周以稟託不實。與城陷未經殉難各員一體議罪。京口士民。以其悞諫殃民。又欲陷忠良于死後。惟百姓于非辜。乃編為十字謠。揭之通衢。周慙憤而去。人言之可畏如此。

白門之撫。英人挾兵以要之。牛督危言以脅之。予閱其奏詞。言形勢萬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既鋪張鍾山架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即遣人前挖高家堰。道聽之語。不知傳自何人。而任意指稱。以效腐鼠之嚇。牛督之罪。上通于天矣。者伊初到。預存一不敢戰之心。而先入之

言方寸已亂。開門之揖。借一無謀。雖欲不撫。烏可得哉。夫浙撫之薦伊相。此爲請撫之張本。伊相退乍浦之兵。是時者相方在杭州將軍任內。業已奉

密旨相機籌辦。何以不在浙省了此一局。致有畫蛇添足之後圖。是浙省節以甘言。而蘇人受其實禍甚矣。牛之韃不如劉之黠也。當夷船泊下關時。伊相張喜俱已到省。牛第閉城而守。必有從旁而解紛者。既不能奮師討賊。視其力之所能爲。則當袖手充耳。姑聽命于發蹤指示之人。毋令天下後世以我爲首難。不亦可乎。怖林非勇。越俎非知。受辱於夷人。而屈身于斯儉。其亦可已而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士

不已。夫聞撫事既定。夷人但請者伊列銜。而牛督不預焉。嗚呼。此毛遂與楚王定從。呼十九人于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牛督本因者。伊以成事。正宜置身局外。何至一朝聞變。不勝其慄。而亟亟焉欲攘臂于其間。欲以紓禍。不恤人言。牛督其類矣哉。

附記白門邦上遺事

壬寅欵議既定。濮鼎查馬利遜入江甯省城。大府宴于城北上江考棚。馬利遜者。英人專司文案之官。各如漢人參軍長史之類。其人給辯多智謀。漢以武臣統屬兵將。而折衝樽俎。馬利遜實左右之方。飲酒正酣。馬利遜

告三帥言我兵來時。本不敢遽入內江。輕造重地。緣先

期遣人探水。由沿江一帶上滄安。微至蕪湖爲止。共先後探過七次。每遇險要處。停舟泊岸。周行蘆葦間。不見一兵一將。然後放心前進。若和議不成。長江天塹。固將一決勝負也。此當日文武員弁所共聞者。並聞者相舉以告人。謂馬利遜如何識得長江天塹之語。是則井底之見也。白門人傳撫議定。自馬利遜一人之手。而馬利遜之見于檔案者。凡三。嘉慶二十一年副羅爾美行。道光二十年副義律行。是年副濮鼎查行。皆書其官名。非前後一人也。據臺灣紅夷供稱。是年來中國西人有撰之馬利遜其名。贊臣疑卽此人。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士

馬禮遜傳者。是爲嘉慶二十一年來中國之副使。其名曰羅伯得。幼入書院。習耶穌教。弱冠游粵中。習中土語言文字。歸爲英之繙譯官。二十一年隨正使至京師。以不習拜跪禮辭。歸著華英字典。又購中國書萬卷。儲于英之倫敦書院庫中。道光十四年卒。此西士之彬彬爾雅者。又據庚子辛丑間。澳門月報言馬利遜自云。只畧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義。卽爲甚遠。近日英人刊行之書。有馬利遜所著外國史畧。紀五口通商以後事甚詳。疑卽道光年間來中國者。其言畧識中國之字。自是謙詞。歐羅巴風會日開。又兼中國不得志之儒生。藉通

番以糊口其識得長江天塹之語固无足怪也惟牛督當日亟亟規措撫事不謀江上之守夷舟由數萬里入中土每到口門輒先遣漢奸駕小舟入內河測量水勢或即雇當地漁船為之嚮導中國不備不虞是以敵人覘其虛實易而侮之觀馬利遜云云正王廉訪所謂直入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者是年安徽巡撫程林采聞寇至鎮江督兵堵蕪湖鑄鐵鑲橫于東西二梁報銷十萬兩議撫之後棄置江干遂為廢鐵昔人謂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今夷人探水七次無過而問焉者鐵鑲鐵柱何益于事哉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圭

方夷人之至下關也江甯黃方伯恩彤令城內行保甲之法凡居民舖戶對門五十家立一柵給以牌冊晝啟夕閉以防城內奸民乘亂劫掠白門人初甚德之然其出示安民則稱夷人為乞撫而來非求戰也自張喜通撫事消息後方伯親詣下關與濮馬等訂盟來往日益密有傳其一日在城外夷船上夜飲一宿未歸初英人以舟師至又分股由陸路擾及句容鄉鎮嗣聞城中議撫戢兵以待其時漢奸方充斥于城內外而夷人自以其言語衣服與中國異對郭之十里內不敢輕身出游居民亦微聞撫事成弗備也迨夷人自上江考棚宴歸

意侈體泰游覽湖上及聚寶門外之報恩寺觀者如堵數日後有夷人在南門外目其婦女之皙白者執手調謔居民憤憤糾土人粹而毆之受傷者歸舟訴于其酋酋怒趣眾將執戈赴門方伯聞之亟登舟往謝而酋必欲得主者按問方伯乃謀于兩首尹以翌日枷鎖軍犯數名充歐者詣夷船謝罪事始寢旋出示曉諭軍民謂外夷重女輕男執手是其本俗爾居民慎勿驚疑致滋事端等語江甯人傳為口實當二十年餘姚人獲夷婦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國中大臣進謁女主皆屈一膝以手執女主之手而嗅之此即方伯重女執手之所本

中西紀事 卷之八

西

云時又有鹿澤長舒恭受者係浙省失守之員劉中丞力為開脫又推轂于耆相帶至江甯遂同與撫事之局蓋二員自論効後隨營効力因委赴海疆偵探軍務遂數數與夷酋馬郭等往來故白門之議雖方伯在外主持而鹿舒二人陰左右之浙撫前奏該二員為夷人所推服後又奏稱該道等隨同措置折衝于口舌之間亦復著有微勞等語一時清議所及以為汗巖刺章欺朦天聽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哉
當三帥詣夷船相見其時侍從之文武員弁多係四營中人歸述其事言三帥登舟濮馬等皆回避有夷官引

至舟中高樓上拜謁英國主像畢。然後與英使用平行禮相見。大吏唯唯如命。而詳述其事。又以為樓上所供。即天主像者。不能具悉也。又傳聞欵議既成。夷船尚未起碇。但是年八月初十日為

宣宗萬壽之辰。夷人築壇于下關之靜海寺外。屆期夷酋皆北向呼

嵩叩祝。則以為君臣之禮。固當伸其易地之敬矣。惟彼國人自言非入席見天主不跪。而所繪朝儀圖。傳為流布。予親見之。乃知其屈一膝者。即其見君父師長崇敬之禮。佛經言須菩提。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今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五

中印度為古佛國。此即西人屈一膝之所自來。今旗人請安。亦屈一膝。漢人效之。凡屬吏見長官。皆以此示崇敬。是則中外之禮。大畧相同。而其舉手加額。亦與漢人之拱手推手相似也。

揚人納賂之事。江壽民因之以為利。但都轉貪之以為功。而微幸于十年之前。厲梗于十年之後。觀咸豐三年粵匪之禍。豈造物之有意弄人耶。何其人其事之不約而同也。但以詞科清望。出視聽務。曾在兩淮署中。取聊齋志異。親加評點。以為此感應因緣。足以勸善懲惡者。是則干戈擾攘之秋。侈談果報。抑亦坐不闕堂之長者。

戎服講經之元帥。歟。江壽民以保護維揚有德色。出入于官商廨廡中。公私秘密。皆得預聞。三年賊陷鎮江。有奸細入揚城偵探。江識其人。遂欲效前事。以賂止之。適但都轉助防在揚。與現任都轉劉良駒同畫守禦之策。二十二年之事。但以身在局中。謂江壽民胆畧過人。淮商亦信任之。于是兩都轉意見相合。悉聽紳商區處。而相率為掩耳盜鈴之舉。迨江至京口。賊目欣然受賂。告以此行志在北。沿淮游河。勢不能越刊溝而飛渡也。乃約以過境不入。令官員暫避城外。事過之日。猶得以守城退敵論功。于是自離使以下。皆出城。江壽民自謂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六

得計。以其身質于賊營中。賊抵鈔關。託以入城覘視。帶領數百人。分住城內各廂宇。秋毫無犯。江壽民徧告居民。按堵無恐。時

上方飭漕運總督楊殿邦。督兵駐守揚城。紮營在外。江壽民見城中之賊日益充斥。方欲詰其敗約。而賊聞續到之官兵。反責江壽民預通消息。欲以空城計。陷入重圍。遂鞭壽民。貫其耳。驅之登城。以退官兵。江自以賣城之罪。百喙難辭。因乘間自盡。賊乃下重閉之令。樹幟負。振臂一呼。羣盜蠢起。維揚之民。方抱虎熟睡而不之覺。蓋聚而殲者過半矣。夫重賂以求免。此所謂救亡之不

暇其辱已甚。而乘危徼利之市傭。輒思僥幸于再試。乃以一郡人。委之釜中。几上。而身亦隨之。是則修江壽民之尸。而寸磔焉。曾不足以比死者之一。酒而合城自都。轉以下。方信其墓拱尸。居之。囂語。冀以支撐傾厦。解救垂堂。信乎一之已甚矣。但以二十二年之役。商人德之。故其罷黜後。仍來往淮上。迨粵匪東下。奏請隨營効力。卒以此蹈前車之覆轍。而身當其禍。致令他日過邪上。談往事者。輒以但江二人為始終成敗之關鍵。有識者惜其身任專圻。而失身于市井也。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七

中西紀事卷之九

白門原約 道光二十二年

江上蹇安

壬寅白門之撫。是時所議各條抄傳在外。予答友人書論其事。茲核以後來之事。多億中者。因撮其大畧于左。

一、撫議內稱通商馬頭。一廣東。一福州。一廈門。一甯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粵東之香港。已于上年奏給在先。此時正宜與之說明。作為粵東馬頭。不許牽及廣州市會。乃該夷竟以香港為已得之馬頭。輒欲得隴望蜀。且五口通商。彼寄居之。而我取其稅。固猶然中國之版圖。主客之勢異焉。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一

若香港一島。已與割地無異。將來一切地租。襍稅。皆輸之于英夷。求如澳門之歲租五百。無其實而猶存其名者。且不可得。予竊慮汝陽之田。之不復返也。既給香港。又准在粵東通商。是二口也。閩省界以廈門。又索福州省會。奉諭飭以泉州換給。卒不行。是閩中亦二口也。浙之定海。孤懸海外。於元險要之可守。乾隆年間。夷人屢請在舟山建立馬頭。奉

旨駁回。迨伯麥攻陷定海。遽欲在此通商。浙撫劉韻珂臆陳八弊。今因索甯波。不復言定海。而浙撫向爭定海。今卻不爭甯波。予謂既得甯波。則定海是其出入之漚。何待于

索江蘇既得上海。則吳淞亦然。是江浙各為一口。實亦二

口也。通商馬頭。東南四省一氣聯絡。向則開門揖盜。今且

入室操戈矣。此王寅私議之原。而後來應驗遂不出意

料中。如香港馬頭。近見西人月報。已錄英國

埠下與麻六甲新嘉坡。無異又核其所收地租。雜稅各款

每歲可得十餘萬。居然中國大關一歲之額矣。福州通商

意在武夷山。茶見弟三條中。後見梁中丞歸田瑣記。有致

劉中丞鴻翔一書。中云。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往福州之

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

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欲買武

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得馬頭。則延建一帶必

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某國曾

有兩大船。停泊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

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

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

其垂涎武夷。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論。必不能富強于江南

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不止准設一馬頭。而福

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所不解。況中原濱海各

省不一而足。倘援福州之例于山東。索登州馬頭于直隸

索天津馬頭于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樂將唯命是聽乎。況

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授英夷之例。亦于濱海

各省請分設馬頭。亦將唯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海

尚有百十里之遙。蘇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

城外距龔都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外距澳門不

中西紀事 卷之九

日要求張本。至其滋擾浙江。又播散流言。將由福建廈門

再赴天津。要求一切。具見靖逆將軍及浙撫章奏中。在該

逆聲東擊西。原不足信。惟天津萬無通商之理。正宜與該

夷申明厲禁。載入約中。以杜其覬覦之漸。乃恐別生枝節

一味含糊。萬一二千一百萬清款後。該夷以一火輪船徑

赴天津。要求通商。則當事者豈不又費一唇舌邪。況遼東

環海為衛。居庸關外實

陪京神靈宮殿之區。而上海沙船之至關東者。以自南北

行為回空。自北南行為正載。是則九州之上腴。天地之奧

區。烏可不慎與。商經部中駁回三十年英夷入天津亦即

此意。近日天津議撫遂求奉天登州各海口十年換約。遂

增入天津通商一條。此皆二十年前億度之不幸。而中者

一約內二千一百萬之款。內有烟價六百萬。商欠三百萬

皆為重給。何者。粵東之六百萬。各為追交商欠。實烟價也

二萬餘箱之值。義律會索一千二百萬。經彌人核其成本

減半給之。推算箱數。銀數正與六百萬相符。若使靖逆當

日据實陳奏。何至白門撫議。又生六百萬葛藤。即使濮馬

等任意浮開。亦可援揚商三十萬之例。照數劃抵。況靖逆

以追商欠為名。商欠之數。于官何預。且亦何從得其確數

是則六百萬之增款。仍是義律在粵所索之價。以不足又

增商欠三百萬。豈非多多而益善哉。若夫軍費之一千二

中西紀事 卷之九

百萬當日何以不向該夷詰問中國兵興三載所費餉需數千萬亦應責令該夷繳出以問執其口傳聞當日議及此欵張喜拂衣而起是在僕隸庸流尙知心抱不平怒形于色乃以一品四品大員當口議欵鹿澤長舒恭受隱忍君間緩頰蓋一道一府也而甘一詞莫贊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何在尤可異者受賂之欵迥非逋欠可比按年分給偶有短絀何足計較乃至并加息一層無敢與辯亦經載入約中粵東爭平粵東六百萬夷人爭用外洋法馬白門爭息該夷狂吹之聲足令強者決皆懦者掩耳已商欠名目始自粵東其後因粵民燒其行棧遂于八年寇天津時索商餉二百萬至軍費名目起于白門遂于八年寇天津索償二百萬迨十年寇京師又增四百萬法夷亦效尤索之如數作備之禍蓋

不知伊于胡底矣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四

一約內絕不提烟土二字若以為既撫之後聽其私售則內禁之弛姑勿具論而該夷牟利于中國者實即以此為大宗今貨物有稅烟土無稅是得小遺大官課日形其絀抵欠曾无了時也若竟以此定其稅則如許乃濟奏請開禁之原議則彼逞其桀黠勢必開關開稅聽其夾帶偷漏而後已是我徒博收稅之虛名而受漏卮之實禍也昔明人因中官擾累請罷市舶司議者謂中官可罷而市舶司必不可罷以國家大利之權未可操之于商販之手也今自通商議行鴉片禁地于是利權操之于外洋而烟土遂

為各行之首業此豈特漏卮之患而已哉王寅通商之後鴉片之禁大開直至咸豐八年始定稅則是法窮則變也

一約內准其通商各夷除俄羅斯外皆得援例入口而當日彌利堅不預法郎西亦後至于是白門之約專了英人一局然所燒之烟非英夷一家之烟商欠之數亦非英夷一國之數若各國見英人一朝逞志償其積年之逋欠安知無接踵而效尤者當英人驕蹇粵東奉旨停其貿易其時各國貨船皆被英人攔阻遂思各帶兵船與之理論惜其時中國无居間諜間之人使之以毒攻毒白門之役浙省探報有近時粵東新到夷船十隻之信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五

而法人藉講款來上海又至江甯是皆覘成敗以定從違者此時賂欵未清伏莽不動竊恐數十年後或分道而揚鑣或合謀而定從為中土之患者又豈止英夷一國而已哉欵議既成各夷皆在粵東援例以請而俄羅斯亦附英俄海船駛赴各口遂有二十年後合從稱兵之事此皆億度而知其必然者

一撫議既准通商亦須申明舊章以定限制如乾隆間所定頭絲綢緞等貨皆有成案雖

國家例禁積久漸成具文然外夷不能無顧忌也前年夷人擾浙曾望顏倡開關之議以為大黃茶葉關係外洋生計命即使將來誠心悔罪奏懇通商仍不許其逾額多運又

另片奏澳夷互市亦請定以限制等因。查舊檔乾隆中葉因厄魯叛賊舍楞逃入俄羅斯索之不與遂絕其恰克圖之貿易時大西洋各國市大黃于粵每國限以五百觔防其漏入俄境也。林文忠覆奏內稱歷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石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倘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石至五十餘萬石不等現擬酌中定制設立公所稽查不准逾額多運卽爲箝制之方等語。予謂外洋欲以烟土漏內地之銀先以烟土漏內地之貨四洲之大中國其一隅耳昔人謂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綉纂組害女紅謂其爲末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六

業也。今以末業耗民力衣食之源已虧而又操有限之具以給無窮之求百貨騰踊民力幾何而不竭也。竭中國之民力以供億外夷馴至殫終歲之操作不足供其燭火之一吹此豈特洪水猛獸之患已哉。福州既得茶禁大開將來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加以各省之紅茶綠茶競趨其利其出洋較十九年之前何止倍蓰此固非叩杖鉤醬葡萄苜蓿之比也。他如銅鉛鐵錫皆有常禁通商之後一任其予取予求不敢究詰然則二千一百萬之欸特其太倉中一粟之利而議撫者貿貿也。自天津新議行所定通商稅則條約入口出口皆有貨單除烟土已定稅則不與他貨之百中取五同科其餘則銀錢米穀苴石硝磺白鉛等物向例不准通

商者今悉弛禁載入第五條約內其實自壬寅通商以後一律出口夾帶偷漏之弊與烟土同今悉弛之於係羊之亦廢矣

一約內五口通商之地悉由該夷人孳眷居住查粵東開港定例不准夷人攜帶眷屬自道光七八年間有英人大班來粵託以患病需用人乳孳夷婦一名逗留在館旋被大府逐之去後數年義律來粵續充大班遂援前例今通商約內先將孳眷一層敘入欲以弛粵東之前禁也。然五口之中如廣東福州則有省會上海甯波亦有府縣城而約內未經分晰將來領事寄居毫無界限又將孳眷入城矣。當二十年英夷破定海其兵頭伯麥者予見江蘇探報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七

言定海有士人持其愛女以獻于伯麥一時夷船來浙多孳眷以從有年家子定海人聞變回籍安置家屬次年孳之至當塗爲予言初到定海鄰人屬通刺夷首可以紓禍不得已具衣冠拜謁該酋亦報之如禮又見城鄉眷屬與女夷亦通往來是則祭野起莘有之嘆徙戎貽江統之憂夷人出幽谷而遷喬木華民服左衽而言侏儻毋亦地氣之循環感應于人事者與。議撫之次年夷人即請入粵城上起造房屋皆見前卷

一約內該夷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平行往來謹按國朝故事凡安南琉球等國貢使之至中國者督撫皆坐

堂皇通事導貢使人。免冠拜伏。屏息待命。英夷自嘉慶二十一年。加拉威禮至粵。爭謁見儀注。制府從權許免叩見。然猶免冠致敬。當時制府離席立受。聞者非之。今約內改用平行禮。毋論其與。

國體大有關係。而該夷官職亦有尊卑大小之等級。約中但分出總管屬員二層。而該夷何者為總管。何者為屬員。亦須令其來至海口時。以本國咨會為憑。今一概抹煞。將來住海口之公司領事人等。夜郎自大。不受地方官約束。此賈生所謂倒懸之勢。足反居上首。願居下者也。近聞該

上海每出入前驅者。執棒導之行。滬中自上海道以下。遇于途皆屏驕。從息鼓角。以俟其過。其後天津新議定。正領事與道臺同品。副領事與知府同品。其實領事所理不遇貿易瑣屑。及華夷爭訟會同地方官平其曲直而已。自領事與監司敵體。凡有華夷交涉事件。徑行越訴。不復知有府縣。豈非首足倒懸之明證。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一約內載傳習天主教者。中國官須一律保護。不得刻待。禁阻等語。查天主教自明季入中國。國初楊光先著不得已書攻之。謂十三省皆有天主教堂。是其由來已非一日。後因新法參用。西人奉

論許自行其教。不准傳教于華民。續又嚴直省開堂之禁。而傳者日多。恒以夜集堂中。男女一處。今又載入約中。將亦白晝公行。何所顧忌。用夷變夏之漸。不可不防。此約既定。遂有二十五年法郎西在粵請購華民習天主教兩廣總督批以奏聞。議允行。見前第二卷中。皆自白門條約啟之也。

一約內釋放漢奸一條。尤不可解。漢奸受雇于外洋。或充其間諜。或助之打仗。被官兵擒獲。械入獄中。該夷即欲袒庇。亦須假託彼國之人。求官釋放。帶回本國。如洪任輝之往事。中國雖掩耳盜鈴。尚為名正言順。今約內明指漢奸。勒官放回。是此輩恃夷犯法。叛逆彰彰。漏網而出。昔日有罪。尚須遠投外洋。一自夷人寄居內地。則竄身尤為自便。矣。予謂該夷業經就撫。應責令將夷船上所帶之漢奸悉數交出。以清中外之盪。今不責漢奸于夷人。而夷人乃索漢奸于中國。是胥天下而為漢奸也。英人曾在新嘉坡開設英華書院。招致中國之文士。束修薪水。皆數倍于中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九

國又聞粵中罷兵後。該夷行文照會粵東各府縣教官。指出該處之某舉貢某生員。令其資送出洋。是相率而為漢奸者。又不止刑餘商賈之輩而已。宋之秦檜。夫豈非漢奸之魁。而和議之戎首哉。天津之役。殷兆鏞奏稱李太國即父子金陵。蓋已世為夷官。廣東嘉應州人而魏默深曾識其父子同各循外洋例也。

均錄浙撫劉韻珂致金陵三帥書

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自必預防流弊。而畧人不能不鯁。鯁過慮者。查英夷船隻散處閩粵浙蘇較多。其中稱有他國糾約前來者。又聞粵東有新到夷船十隻。倘該逆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

人託名復出。別肆要求。變幻莫測。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該逆在粵曾經就撫。迫給予銀兩。仍復滋擾不休。反覆性成。前車可鑒。此次議定後。或又稱國主之言。謂馬郭等辦理不善。撤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該逆屢有前赴天津之謠。去年來投書之某某。今年委獲之郭逆。義子陳祿。皆云。雖給銀割地。決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通市馬頭。又不及天津。殊爲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有關口。應輸稅課。萬一該逆仍向商船阻勒。勢必不

中西紀事 卷之九

能聽其病商攘課。一經禁止。必啟事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通商之後。各省均照粵東定制。民人與該夷獄訟。應聽有司訊斷。萬一案涉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又如粵東林維美之案。何以敢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處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炮臺之戰船。添設兵伍營卡。本以防海。非以勦夷。倘該逆猜疑阻擾。以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今日漢奸盡爲彼用。一經通商。須治奸民。所有內地民人。現投該處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內地安插。否則介夫夷漢之間。勢必恃夷犯法。從此不逞之徒。又於陸續投洋。匪徒

有害良民。萬一該逆庇護。官法難施。必尋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既定馬頭。則除通商地面。餘皆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闖入。以致民衆驚皇。或取牲畜。或掠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彼必歸咎于官。而興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現在已將定海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綿亘數里。夷兵挈眷居住。大有據邑之意。倘各省均如定海。恐非通商體制。腹內之地。舉以畀夷。轉瞬之間。即非我有。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之故。由于漏銀出洋。今各省內有夷船。漏銀較前更甚。大利之源。勢將立竭。會子交子之弊。政將行。國用

西紀事 卷之九

民用之生計已絕。嗣後雖准以貨易貨。較前更須嚴禁漏銀出洋。犯者无赦。而罅隙之門。即在于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至于議給之款。各省分撥。承示此項銀兩。須勒紳富捐輸歸款。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實已不少。甯郡爲全省菁華。又被逆夷搜括一空。去秋收成本歉。冬間復遭雪災。各屬饑民滋事。節經勸捐賑濟。體察紳富情形。實已竭蹶從事。若責以賂夷之款。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江浙萬不能行。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故勦夷之銀。可勸捐。而賂夷之銀。不可勸捐。他省完善之地。或有可勸捐。

浙省殘敝之區。萬難勸捐。惟有據實陳明。不敢妄有欺
敵。惟含容亮答之。

再成敗安危之機。自此而定。如病症本合用大黃芒硝。
忽爾瞑眩。一醫遽易以參朮。後醫知其誤治。仍用硝黃。
而銖兩輕減。配方雜亂。屢試屢劇。于是庸醫羣以為硝
黃固不可用。投以大劑參朮。不復瞑眩。而自是遂成痼
疾。不可為矣。就今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又惜死。
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无鬥志。民有亂心。帑藏空
虛。脂膏竭盡。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于无人和之
敗。敗于失策。逆夷之反覆。姑不具論。即善後事宜而論。

西紀事 卷之九

三

已僂焉。如不終日之勢。導之為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受
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為逆主謀。以及荷戈相從。何止
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果散歸田里乎。如仍混迹于夷。藉
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況夷
既以兵脅和。固已夜郎自大。通商馬。清道而來。文武
官吏。皆將尹邢避面。取人財貨。掠人妻女。又敢問乎。一
也。名曰四處馬頭。實則隨地可到。假令從數十里深
入。漸進。又遊蘇杭嘉湖等處街市。孰能禦之。二也。不
軌之徒。干犯國紀。竄身夷館。即屬長城。三也。民犯夷則
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又將執民。以媚夷。地方官只

知有夷不知有民。四也。水師將弁。本皆儒怯。洋盜出沒
伺劫。只須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便已胆落。五也。挾兵
通商。自必免稅。沿海諸國。大率為英人脅服。此後貨船
皆附入英夷。我設關而彼收稅。六也。然此時所痛心切
齒者。只在用兵。如兵可用。區區之稅。固不足云耳。黃巖
一縣。无不吸烟。晝眠夜起。杲杲白日。聞無其人。月白燈
紅。乃開鬼市。烟禁大開。鬼世將成。七也。兩年來干戈擾
攘。專為禁烟。即為漏銀。烟禁仍開。銀盡可待。八也。夫國
家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民所以恃以納稅課通貨物
者。銀也。今法窮于夷。銀盡于夷。雖欲戢兵。其將能乎。然

西紀事 卷之九

三

大局既壞。攻補兩難。而徒責今日之庸醫殺人。則亦未
為平允耳。
壬寅之冬。予見通商議款抄傳在外。因答友人書。論其
事。以為今日之英吉利。非金之比。今日之
天下。非宋南渡之比。諸大臣忍于欺
天聽。而不能瞞江浙耳聞目擊之鄉愚。濮馬等足以恐嚇
諸大臣。而不值野老農夫之一嘆。蓋憤激之語也。續見
劉中丞致三帥書。指陳後患。深切著明。而法窮銀盡。二
語。足以包掃通商後一切弊端。惜其言行之不符也。何
者。自門之撫者。伊二相成之。二相之來浙中。丞使之當

日保薦伊相明明爲請撫作張本。若謂二相之撫。敗于失策。則何以同時在浙。不身入局中而謀之。予故謂其救目前之急。又欲惜身後之名。非刻論也。試閱其後。固所謂攻補兩難。和戰俱敗。比于醫之用方藥。以爲硝黃參朮之不善用。皆能殺人。然則者伊請撫。比之于醫。固東垣景岳之流弊也。今有主人在外。聞其家人之病也。示之曰。亟召某醫來。及醫以誤治而輕者劇。重者死。主人能毋悔其擇醫之不慎乎。劉固知硝黃之不效。故急而求之于二相。及其用參朮也。則向之瞑眩者。易而爲沈痼。于是束手而歸咎于大局。遂倡爲攻補兩難。和戰

紀事 卷之九

古

俱敗之說。以自諉。是何異庸醫之殺人。而以爲是有命焉。不可強也。無怪用硝黃參朮者之。襍試其技。而草菅人命之不惜矣。嗚呼。此局外論成敗之淺見。而豈謀國者之用心哉。

中西紀事卷之十

臺灣之獄

江上

三

道光二十一年間。英夷舟過閩洋。屢犯福建之臺灣。皆敗焉。初。英人修粵東燒烟之怨。數以舟師分寇閩浙間。時任福建總兵官達洪阿。臺灣兵備道姚瑩。先後調集官兵。鄉團防其內竄。值定海廈門相繼告陷。遂窺臺灣。二十一年秋八月。有夷舟駛進雞籠口。對二沙灣之礮臺。開礮攻擊。鎮道督師抵禦。亦開炮相持。適副將邱鎮功手發一炮。正中夷舟。折其桅索。夷舟倉皇退出口門。衝礁立碎。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我師乘機亟進。生擒黑夷百餘名。立刀仗。衣甲及夷圖夷書等件。奏聞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一

旨嘉獎。九月。夷舟復犯雞籠。毀我兵房。率眾登岸。我師自炮臺伏兵邀擊。轟斃多名。久之始退。二十二年壬寅春正月。夷舟三犯大安港。見我軍防守嚴密。不得進。越日有三桅大船。拖帶杉板。游奕于大安港外。遙見我軍旗幟。振舵北駛。于是鎮道等謀以計誘入口內。擒之。密飭所募漁船之粵人。與夷船上廣東漢奸。操土音。請任嚮導。誘之自土。地公港進口。爲暗礁所擊。擱淺中流。官兵鄉勇乘危邀擊。遂俘其眾。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粵東

僅奸五人由五百里提聞奉

上諭覽奏欣悅大快人心該夷上年窺伺臺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夷船擱淺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達洪阿著加太子太保銜姚瑩著加二品頂戴欽此先是雞籠之提倖夷訊供並所獲夷圖夷譯奏奉

上諭覽奏均悉昨據奏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夷人漢奸多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二

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偽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雀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欽此維時檢獲監禁之紅白夷中有紅夷頭目顛林夥長律比及漢奸黃舟鄭阿二等皆粗曉文字顛林素工繪事黃舟兼通譯語使通事往來傳說以廣東土音繙譯出之其顛林所繪之圖復令律比從旁參校爰撰為英吉利圖說驛呈御覽是役也正值定海陷後逆夷擾及浙東之時奉旨訊取夷供又所獲多鎮海甯波營中之物奉

批逆船必係由浙而來飭即從嚴根究果據夷人漢奸

供稱漢鼎查在定海遠夷目顛林漢奸黃舟等以重資來臺窺探欲行勾結尋即被獲等語尋奉六百里

廷寄臺灣為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船復經該總兵等殲勦難保無匪徒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逆夷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于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一切堵勦機宜自必先事預籌妥洽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招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券著達洪阿等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一并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據實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三

奏聞毋再遲延等因欽此時提臣王得祿業在澎湖病故而怡良方授閩浙總督廈門甫經收復而該逆大幫近在鼓浪嶼懼其窺臺不得逞則仍將棄疾于廈一聞粵東咨會之來輒欲從權羈縻舊制臺灣歸閩省管轄以遠在海外特加兵備道三品銜得與鎮臣專摺奏事雞籠之提飛章入告陳明事關隔海恐由督臣轉奏稽滯軍情未便固執然猶照常驛遞不敢傳遽以聞比奉

硃諭嗣後有攻勦夷匪摺件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即由六百里奏報于是大安之捷遵

旨由五百里馳奏而嗣此關涉夷務之奏報驛遞入都疾

置相望。閩督既憾功不自己出。又以夷人性好報復。亟致書沮之。而鎮道業已得旨。訊供澈底根辦。不數月。夷匪犯江。白門撫事之局成。而鎮道冒功之獄起矣。

方英人之內犯也。其大幫船隻。皆在鼓浪嶼口。意欲兼踞臺厦二港。以通粵浙之路。于是鎮道於籌辦堵剿議中。奏稱現在夷囚監禁在郡一百六十餘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甫經奏請。

訓示未奉。

批回。倘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報可。一時風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四

聞至厦。鼓浪夷酋。不勝其憤。虛聲洞喝。又脅令厦門郊商寄信入臺。謂將稱兵大舉。劫取俘囚。以逞報復。閩督聞之。懇。亟令泉州知府飛函轉達。屬將所獲之夷人漢奸。悉數解至內地。欲以市德于夷。而紓其禍。鎮道相與謀曰。大府之意。殆欲藉以退鼓浪嶼之兵。適足為該夷所給耳。今察看該夷。其勢甚銳。而其志益驕。方視厦門如囊中物。又安肯以此百餘不甚愛惜之梟囚。而自棄其必爭之地哉。地不可反而先示之以弱。不如殺之。遂以五月提取訊供。除頭林等九人及黃張二漢奸奉旨禁錮外。餘悉斬之。于是鼓浪夷酋聞而切齒。因徧張偽

示。傳播厦門。誓將甘心于鎮道。閩督愈懼。是年秋。白門議款。准在福州厦門通商。爰飛檄臺中鎮道。釋其餘俘。時夷酋又慮事有反覆。更遣夷官。自渡臺。請之鎮道。以事關就撫之後。又見夷情恭順。許即遣員護送至厦。凡夷目頭林律比等九名。散夷二十五名。自台起解。行至澎湖。守風兼旬。到厦稍遲。謠言四起。因之鼓浪夷酋。橫加誣謗。以為臺中兩次俘獲。均係遭風難夷。而鎮道乘危徼功。心所不服。又以臺厦二港相距甚近。非謀逐鎮道。不足以逞其欲。乃詭詞愬于江浙閩粵四省之大吏。脅令上聞。欲以此抵鎮道罪。一時諸大吏。悚于夷威。又慮兵端再啟。各据夷人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五

遞詞奏請

欽派重臣。謝其獄。遂奉

旨。交閩浙總督。怡良。渡臺查辦。於奉

廷寄。倘此案稍有隱飾。不肯破除情面。以致朕賞罰不公。不明。又誤撫夷之局。將來朕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

罪。凜之慎之。欽此。制府既奉

明諭。不欲誤撫夷之局。正欲從權完案。而臺中士民無肯

為夷人作證者。制府方欲据風聞定讞。適有在臺候委之

閒員。素與鎮道有隙。又欲藉以干憲媚夷。自願呈遞清摺

認明干證。獄詞遂具。一時公論。寃之方。制府之渡臺也。正

欲傳

旨逮問。而郡中兵民見其驕從前導。相與喧闐不已。次日復人持香一炷。赴愬行營。經鎮道相循遣散。續据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合詞申理。制府懼激變。身坐堂皇。受其詞直而遣之。然已胸有成竹。遂以踰年正月。宣傳

上意。迫令鎮道具供。以兩次夷船之破。一係遭風擊碎。一係遭風攔沈。實無兵勇接仗之事。据以奏聞。又稱此事在未經就撫以前。各視其力之所能為。該鎮道志切同仇。理直氣壯。即辦理過當。倘屬激于義憤。惟一意鋪張。致為藉口。指摘。咎有應得。達洪阿姚瑩不敢堅執前情。呈遞親供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六

求為奏明治罪等因奉

旨。逮鎮道入都。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結。議擬奏聞。奉上諭。該革員等呈遞親供。朕詳加披閱。達洪阿等原奏。僅据各屬文武士民稟報。並未親自訪查。率行入奏。有應得之罪。姑念在臺有年。于該處南北兩路匪徒。叠次滋擾。均能迅速蕆事。不煩內地兵丁。倘有微勞。足錄。達洪阿姚瑩著加恩免其治罪。業已革職。應毋庸議。欽此。按此次該夷遞詞申理。意在逐鎮道以快其私。非徒為正法之夷人報仇也。在未奉查辦之先。見夷人徧張偽示。鎮道照錄上聞。竝致書閩督。謂夷情詭詐多端。難以理喻。又未可遽以鎮

道之故。致礙全局。復啟兵端。惟有仰乞据情代請。先將鎮道撤回。候

旨。一面善與之言。不失

天朝之體。而彼一旦去其所忌。似亦无所藉口。惜閩督不能先事預籌。及衅之既作。又欲以私憾構成其罪。幸

聖明用意深厚。洞悉前情。惟始終不欲誤撫夷之局。故僅示薄譴完案。迨

今上御極。頒示騰黃特為二臣湔雪。其論遂定。厥後二臣先後起用。卒荷

兩朝寬大之恩云。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七

臺灣之獄。外則者相主之。內則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辦此案。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固由伎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當日真鎮道于効典。輒以恐誤撫夷之局。一語奉為金針。豈知

成。屆深識時事之艱。不欲諉過于臣下。而

今上在青宮之日。已微窺其不得已之苦衷。故于三十年

驅逐洋艘之後。始將前後議撫諸臣。明正其罪。又于林文忠外。更平反閩中鎮道一案。

頒示騰黃布告天下。謂穆彰阿傾排異己。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于己。必欲陷之。于是此案之是非得

失遂爲千秋定讞矣。自庚子辛丑以來。四省調防。悉索不給。惟閩之臺灣。蘇之崇明。孤懸海外。而官紳一氣。均能自爲堵禦。不煩內地一兵一矢。崇明風氣剛勁。紳民同心僇力。有備無患。具見裕帥二十一年章奏中。若臺灣兩次戰功。皆有奏報之確據。徒以斬戮夷囚。遂生事後波瀾。在該夷諱敗誇強。曾何足責。而怡督昔撫粵東。不埒和議。一旦升任閩浙。懲廈門之前車。茫然自喪。其生平而不顧祖夷抑民。因而歸其罪于官。在鎮道過則歸己。固臣子之本分。乃至竝當日保奏議敘之官紳。一概撤銷。亦已過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

附錄姚兵備 上閩督論斬夷囚書 見東漢後集

差回奉到二月二十四日書。繫念臺疆。示以持守之大猷。不在爭鋒于海上。乃金石之論。惟逆夷犯順。于今三載。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某未嫻軍旅。勉力從戎。幸蒙聖訓。指示機宜。未致貽誤。乃荷天恩迭被。迥異尋常。曷勝皇悚。所有辦理情形。具詳公牘。諒邀垂鑒。昨又奉旨復訊夷供。已連日督同府廳。再加研訊。具得其情。謹會同達鎮軍。据實覆奏。並繪圖說進呈。竊意夷雖強。本亦烏合各島。黑夷而來。與我爭利者。紅白夷也。其人少每

船僅數十人。餘皆黑夷。愚蠢無知。惟仰食于紅白夷。工資口糧。所費甚巨。今閉市久。夷之錢糧無所出。其所喪失亦復不少。夷以貨財爲命。兩年以來。貨皆賤價私售。折耗資本。不可勝計。情勢亦必中絀。則求通市之心。自必益亟。特狡詐性成。乃更揚爲大言云云。復以大兵前來。水陸並進。脅令閩人在蕃貿易者。爲之致書廈門。郊行以給我。復擇富饒之區。沿途騷擾。以脅我。凡此無非急求所欲耳。且聞夷人孟加刺地方。屢爲東印度旁國所敗。虜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援。若我更堅持三月。夷將內潰。惟諸將迭經挫衄之後。怵于夷威。未知

中西紀事 卷之十

能計及此否。臺灣前獲夷犯。已遵

旨分別圍禁。正法。泉州沈守兩次來函。深以夷人性好報復爲言。嘗熟思之。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彼以我爲愚。彼是明示之弱也。沈守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爲夷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也。近至上海。又豈有仇乎。此書在壬寅五月。逆夷垂涎臺灣。已久。卽不殺夷囚。彼亦可以破舟喪貨。索償于我。前所斬溺之夷。無不可爲報復之詞也。不殺徒自示弱。殺之猶可壯我士卒之氣。惟當安撫人心。益修守備。嚴拏奸民。盡心力而無懈耳。兩軍對仗。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卽

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厲士卒乎愚昧之見伏祈訓示

又奉逮入都上浙撫劉 苗珂書

某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為夷酋請恕大帥相繼糾彈更有據拾浮言為夷之助者致干

震怒逮問入都既負

聖明待賁之恩又奉上臺知薦之德皇悚難言即當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歉仄尤深在泉州承明諭原奏未嘗不是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願一得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

愚尚有未白于左右者今當遠達率敢布其區區幸垂察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鎮道冒功上干

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為己美未有稱舉衆善而以為冒功者也鷄籠之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臺之北竟兩次擒夷均非鎮道身在行間惟據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為俘誠旂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奸發伏為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衆也鷄籠之破夷舟雖似衝礁大安之破夷舟雖云擱淺然臺中掇甲之士不

懈于登陣好義之民咸奮于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舟前後五犯臺洋草鳥賊船勾結于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于內卒得保守巖壘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第無以鼓舞而駢策之焉能致此哉況當日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夷囚炮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旂幟軍衣刀仗浙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實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將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閩外會无告捷之師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報咸額手稱慶

中西紀事 卷之十

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茲醜類亟當飛章入告上慰

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三軍挫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為鎮道不在行間功不出已遂貶損其詞哉鎮道原奏皆據稟報彙敘未言鎮道自為即文武原報亦未沒士民所獲士民亦未控文武攘其功者怡憲渡臺逮問鎮道成算早定一時郡兵不服其執洵洵鎮軍思變親自拊循慰諭乃散翌日猶人持一炷香赴欽使行營泣懇而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僉具呈為鎮道申理者皆未邀夷案議敘之人也雖憲批不准然皆已受

其詞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雞籠夷舟到口三日後乃開炮。我兵亦開炮相持。大安夷舟實為漁人所誤。擱淺。兵民因而乘之。當日陳詞初非臆逆。詎逆夷就撫後。追恨臺灣。撻斬其人。徧張偽示。以為中華之辱。莫甚于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察。而臺灣冒功之獄成矣。在諸臣創巨痛深。以為甫得休息。竊懼再啟兵戎。謀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欽使渡臺至郡。二十六日傳。

旨逮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詞。某與鎮軍熟計。夷人疆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膚懇之詞。非口舌所能折服。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主

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為。夷或別有要求。又煩。

聖厘大局。誠不可不顧也。且想出夷人若以為誣。夷必不肯服。鎮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即不以為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唯有鎮道引咎而已。蓋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厲士。既撫以後。道在息事安民。鎮道受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夷偽示。即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指在口守。風聞欽使已奉。

旨渡臺。乃追回抄呈。怡憲舟次。緒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本懷。將來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案。惟大君子有知已之感。區區微忱。不敢懷匿而去。幸維亮察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主

中西紀事卷之十一

江上蹇突

五口衅端

自壬寅通商後。五口之間。華夷錯居。衅端叠起。今據邸報。及外洋新聞紙之符合者。件繁如左。其粵東入城一節。為中西爭競一大關鍵。遂為後來入寇天津京師之張本。別詳下卷中。

壬寅五口之通商也。

成庶以耆相為原議之人。特授兩廣總督。於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管轄五口通商事宜。此後華夷交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之件。外洋不得其平。則赴愬入粵。而耆相亦屈意羈縻。無

不俯狗所請。厲階之梗。實始于此。閩中自增給福州一口。

地居省會。閩人聞其在粵東請入會城。為粵民所格。亦欲

援例阻之。道光二十四年。夷舟至閩時。劉韻珂任閩浙總

督。有英之領事官李某者。照會有相商事件。請入制署面

議等語。制府不得已許之。迨經面晤。請立通商馬頭。欲于

會城內外。自南臺起至烏石山起造洋樓。南臺在城外河

下。烏石山則城內之名勝也。制府難之。旋有閩中紳士許

有年等聯名稟阻。且援粵東上年之案。制府據以照覆。領

事怒。乃申訴兩廣督臣。謂二十三年粵人阻止入城之議。

係大府藉端推諉之詞。今閩人又將效尤。請即照會閩督。

加意彈壓等因。旋准者相照復。稱和約第二條所載領事

官住五處城邑。並非專指城內而言。今百姓同聲疑阻。豈

能遽治以違抗條約之罪。至十一條內言明兩國屬員往

來平行照會。此乃文書往來。非指住處。未可牽引比附等

因。維時正值交還欠款之期。照白門原約付過甲辰年銀

共二百五十萬。應將定海之舟山。廈門之鼓浪嶼。退還中

國。于是英公使之在粵者。照會耆相。言該國領事在閩。應

照原約准在福州城內建造洋樓。今既不許。恐交還鼓浪

嶼之約。亦將背盟等語。復經閩粵兩省督臣。與之往返辯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論。堅執不移。始據該夷照會。請以二日退還鼓浪嶼。但退

還之後。仍請在彼建造房屋。復准者相照覆。言約內但有

五口居住之說。是福州廈門可以建造房屋。鼓浪嶼不得

建造房屋等因。然該夷已執之如左契矣。李領事初欲在

城內白塔寺附近地方賃屋居住。居民阻之。其後卒援福

州建造房屋之議。擅入城中佔居烏石山之積翠寺。閩人

力不能阻。以為虎頭生角。形家所忌。歸咎于當事之不善

處分。殃及一郡生民。而劉督亦尋以劾去矣。

甯波之通商也。越二年有夷人在甯波市中。以細故口角。

擅殺鄞縣平民二人。稟請地方官相驗填格。飭令交出首

從凶犯。查白門原約。領事官住扎各口。遇有華夷交涉事。件應由地方官會同該國領事官查辦。而領事夜郎自大。有事輒詣監司署中面議。不識府縣也。于是甯波府縣上其獄。請由甯紹台道照會該口領事。查緝首從凶犯。會同訊明正法。旋准領事託以凶犯逃逸。應俟通緝解到。辦理等因。嗣經事主查明凶犯二人。實潛匿洋館中。恃領事爲護符。于是居民洶洶。謀糾衆入館。劫出凶犯。地方官懼激變。一面飭止。一面飛咨到粵。請示辦理。粵之領事謀于粵督。請飭解赴粵中。由總領事訊明正法。經者相咨回至浙。浙之大吏亦相與掩耳盜鈴。其事遂解。自此交涉華夷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三

件。非惟地方官不能繩之以法。卽大府亦依違遷就。圖順夷情。不復能平其曲直也。
滬中通商遂爲五口之首。外洋貿易之暇。輒駕三板船到處游奕。而英人爲尤橫。道光二十七年夏。有夷民麥都思等舟泊青浦縣地方。與居民口角起衅。遂有青浦看守減歇之糧艘。集舵工水手人等助之。相與拮擊。夷衆受傷。壞其船隻。于是在滬之領事聞之。自詣上海道。請按問主者。窮治首從。觀督素惡英夷之橫。又以事關地方。不應越訴。乃謾語以鬥毆細故。不足深詰。領事怒語侵觀督。適持長枋摺疊扇在手。乃以扇拍觀督之首而擊之。觀督拂衣而

入語。上海大尹曰。番漢雜處。平民鬥毆。此犬兔之逐耳。執民以媚夷。吾不爲也。夷人求直不得。乃遣其副領事羅伯穆等六人。乘舟至江甯。訴于制府。時李文恭公星沅方奉命授兩江總督。蒞任未久。適操閱綠營兵。忽飛報有火輪夷船二泊下關。制府大驚。亟傳令停操。飭文武員弁馳詣下關偵之。乃知其自滬中來也。夷酋要以入城。面見制府。訴其事。制府遣人止之不可。乃傳詢文武員弁中二十二。年之在江甯者。則以撫事定後。三帥相見于上江。考棚用平行儀注對。遂以越日遣員弁導夷酋入城。禮畢。因訴稱青浦被毆及上海道不爲申理等情。於船隻貨物之被毀。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四

劫者計若干萬。制府權詞撫之。令其回滬。聽候奏請查辦。夷舟乃以次日起旋去。制府方奏委江甯藩司赴滬查辦。適者相自粵東內召。回過江蘇。遂奉旨。讞其獄于緝治青浦水手外。又以賂款作賠款完案。是役也。上海道怒其悻悻。欲以此稍挫其鋒。而者相煦煦然。唯恐傷其意。卒實觀督于劾典。予時在江甯。聞文恭初欲援舊檄。禁止夷人入城。旋恐有誤。撫局。從權許之。然以此悒悒不懌者累日。又當夷酋入城之際。白門人以壬寅報恩寺之怨。詳八卷。相與譏諷。夷兵呵而逐之。居民競拋磚石。擲及其首。導行之員弁。委曲調護。歸以告制府。制府默然。

踰年遂以微疾乞養歸。自此夷人在滬。並監司亦弁髦視之。不數年而有通賊通夷之案。

咸豐三年春。粵逆洪秀泉楊秀清等陷江甯。三月有上海夷人乘火輪船泊下關。久之乃起旋去。越五月而上海劉麗川之難作。先是粵匪以上年八月攻楚南時。兩江督臣陸建瀛奏請閱兵九江。察看沿江要隘。其時有倡守江之議者。謂夷人自就撫通商以來。甯波上海等處均有舟師停泊。以防海盜。若遣員赴彼。與該國領事人等商派火輪船入江助勦。昭以重賂。足備不虞。值制使以閱兵中止。遂寢其事。是年賊破江甯。湖南提督向榮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五

命為欽差大臣。以長江水師不備。爰檄蘇松太道吳健彰。續議商行。而上海之領事水師人等。皆以不助官。亦不助賊。吳知其不可。另募紅單夾板船以應之。維時突傳聞有夷船抵下關。洪楊兩逆意其為大兵之借助也。據腐鼠而嚇之。其人曰。爾無我虞。今日之來。以求通市耳。乃徐出其所帶洋鎗火藥。以示賊軍。兩逆則又大喜。遂鼓吹迎夷酋入城。聯教通款。而領事頗以此收漁人田父之獲。一時白下人心皇惑。見洋艘猝至。助官助逆。傳聞異詞。而該夷來往賊營。踪跡詭秘。其有無受賄勾結情事。莫能得其詳也。是年秋八月。賊陷江蘇之上海。其首劉麗川者。粵東寄居

在滬之客民也。其起事也。與金陵之粵逆不相聞。而欲自東路句之入寇。以窺蘇杭。時有上海之領事日溫那治者。原文三字。皆加口旁。劉逆聞其曾通款于金陵。求寄書為之先容。領事許之。乃託貿易為名。遣火輪船二。攜帶洋鎗火藥。駛赴江甯。行至鎮江而事敗。時大營有巡船在鎮江江面。見有外洋火輪船二隻。游奕江上。形跡可疑。乃率水勇徑造其舟。卒獲洋鬼二名。於洋鎗火藥等件。詰之稱係上海領事所遣。旋又于船內搜獲偽信一函。偽摺一件。函即上海領事溫那治寄與賊目。內稱三月間在南京蒙相待優厚。於為照顧貿易之事。我兄弟等同在教中。決不幫助官兵。與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六

眾兄弟為仇。今寄來火器若干件。火藥若干斤。即祈早為脫售等語。又稱帶有劉麗川奏摺一通。偽摺內稱。臣劉麗川廣東香山縣人。向因貿易寄居上海。見官激民變。首先率領眾兄弟起義。數日之間。克復三城。封儲倉庫。以待大兵之至。於獻寶刀一柄。以表忠忱等語。時兩江總督怡良駐節毘陵。訊供不諱。當咨會兩廣督臣請窮治其獄。而該國遠在數萬里外。領事之通賊。非其國主所得知。兩制使恐誤撫局。又以內患方殷。不遑究詰。遂寢其事。時吳健彰方在蘇松太道任內。昔年與劉逆同在洋行有舊識。劉逆至滬。欲藉此出入道署。為招權納賄地。吳聞其在滬所為

多不法。又以身居監司。引嫌避之。劉逆不無缺望。適聞道庫所收關餉甚饒。起意窺伺。乃糾集滬中寄居之粵民。及福建之青巾會。江右南贛一帶之編錢會。數日間得黨羽不滿二千人。闖入縣城。首戕上海知縣。索祖惠。遂擁入道署。正以兵刃脅吳道。突有洋館頭目格叱之。遂擊吳道去。逆黨乃劫庫中關餉。徧張偽示。尋踞其城。其偽示則蓋用洋行公司鈐記。一似有夷人主之者。積有同鄉茶商歸自上海。予詢其本末。則言城陷之日。河下商販凡與外洋貿易者。率有公司通事主持其間。送往迎來。畧无阻滯遺失。其後官兵與賊在城外交仗。皆不越洋館一步。所劫關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七

銀兩。不數日間。悉鎔化爲番錢。不可識別。此皆目擊之語。然則是役也。溫那治之預逆謀。雖无確據。而力能救關道于呼吸之間。玩凶徒于股掌之上。洋行公司之鈐記。何以得之逆手。關稅銀爐之火烙。何以悉化番錢。種種疑竇。其爲該領事暗遞消息。不問可知。迨寄書敗露。則真贋鑿證。雖百喙不能辯也。又聞劉逆踞城年餘。商賈遷徙。而夷人以此獲龍斷之利。是其借爲奇貨之居。欲收漁人之得。實狡詐之尤者也。

上海之陷也。大令死焉。而吳道以避入洋館。捏稟公出規脫處分。查該道出身之由。係粵東人向在洋行充當公司

幫辦。與夷人來往頗密。後積貨援例得候補道。分發浙江。旋改調江蘇補上海道。上海自奏准通商以來。夷人寄居日衆。其勢日橫。二十七年青浦之役。大府恐誤撫局。咎該道不善辦理。自此前後蒞事者。率以和番稱勝任。吳道向年在粵熟識公司領事人等。益以此有水乳之合。劉逆謀劫關餉。領事實預知之。而以吳道之故。不得不兩全其好。迨該道經督撫奏革職。仍准隨營效力贖罪。旋据言官劾。以該革員通夷養賊。又預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奉旨交兩江總督會同江蘇巡撫嚴訊審結。奏聞。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八

上諭吳健彰被參各款。經怡良等遵旨嚴鞫。雖訊無通夷養賊侵吞關稅各情。惟以現任地方與本管之洋行商賈往來酬酢。不知引嫌。致賊攻陷上海。該革員既不能堵禦。避居洋行。捏報公出。情節較重。著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欽此。吳道鎖謀大營。据稱前後墊用軍餉共十九萬三千有奇。又添置拖帶船隻。復經向大臣奏稱。該員尙屬有用之材。惟其所犯原案。臣未知其詳。當即函詢江蘇撫臣。旋准覆稱。該革員被人參奏。通夷養賊。業經嚴審確查。佐證卷宗。然无其事。又所稱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經粵中督臣升任浙江撫臣等。先後飭查。亦无影響。惟其在任與洋行商賈往來。不知引嫌。致招物議。及賊陷上海。捏報公

出規避處分。是其應得之咎。可否仍將該革員暫留臣營。効力贖罪。如不得力。即遣。

前旨。仍請發往新疆。不敢稍涉回護等因奉。

旨許之。查該道前在粵東交通夷商。後任上海復循故智。至劉逆既有舊識。又悉其在滬所為。即當破除情面。訪拏遞解。先事預防。一旦變生意外。又復臨難偷生。逃避洋館。核之言官所稱通夷養賊。實非無因。惟關稅銀兩運回原籍一節。則茶商之歸自上海者。不特語皆目擊。而攜回易貨之洋。均係一律新板。鑿鑿可據。惟蘇撫承認是獄。但稱咨會粵浙。毫無影響。而于關餉被劫之實據。不欲訊取。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九

供。毋亦因事涉夷人而諱之歟。

以上各條。皆壬寅五口通商後。事為夷人得步進步之張本。然語有微實。非稗野之得自傳聞者。凡中國奏咨之件。以及與外洋照會照覆之書。大都就原文聲敘。有刪無改。昭其信也。閩中一案。初但知其入城見制府及佔居烏石山之事。後閱梁中丞章鉅叢談瑣記等書。僅具大畧。但以此咎閩中當事。而不知其皆受者相頤指也。頻年奉差至滬。日至洋關索閱新聞紙。與夷之稅務司漸熟。一日偶見其案頭有繙譯中國文字盈帙。取視之。則粵東壬寅以後之檔案。乃英人陷粵時所得之制

署者。索抄不可。乃逐日手錄數十紙。閱事之本末最詳。者相實陰主之。青浦之獄。正者相內召。入蘇查辦。公文咨會到粵而已。故此條但言二十七年。據兩江總督李咨稱。英人麥都思等。在青浦地方與水手爭毆受傷。英官羅伯孫赴省呈控等語。其與上海道齟齬。不為申理。始行越控。則據滬中商報。若江甯入城之顛末。則又予所目擊者也。咸豐三年劉逆之役。由江督咨會入粵。予時方攝安仁篆。急遞過境。因得記其梗概。又參以茶商所述情形。其為夷人左右之明矣。夫華夷門毆一細故耳。而懼夷人之怒。遂真監司于劫典。以溫那治交通粵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十

滬兩路之賊。証鐵憑。而葉相不能行文該國。主治其叛盟通賊之罪。中國可謂有人乎。粵中檔案。不慎收藏。令外洋得之。繙譯推求。遂起天津殺者相之獄。詳後。且以彼國一稅務之微員。猶知講求中西掌故。以備通商照會之稽核。外夷可謂無人乎。上海之收復。徒為夷人肅清港口。俾便通商。而鵲巢鳩居。其勢已不可復返。徙戎之患。伏莽基之。竊懼東南異日之憂。不在長毛而在椎髻也。

附記借助夷兵克復上海檔案

劉逆以三月八日陷上海。連陷松江之川沙廳青浦南

滙及太倉之嘉定寶山等縣。聲勢響應。本地土匪先後投降。負隅日固。官兵叠次圍攻。不能得手。時吉爾杭阿任江蘇巡撫。督辦軍務。謀設長圍斷其餉路。而北門之洋涇濱。爲洋行出入之路。周圍十里。築牆樹柵。官兵不得立營壘。而賊得于北門外洋行之南首。據陳家木橋堅壁。以通火葯糧餉之接濟。觀此則賊通夷人之顯證。茶商所云對仗不得過洋館一步。又官兵不得立營壘之左證也。官兵束手。中丞伐交之計定。乃謀于各夷領事。是時賊勢日熾。雖素畏夷人。不敢攖其鋒。迨實逼處此。于貿易殊多不便。于是佛郎西提督辣呢爾。首請助順。復與英吉利領事阿利國。商督讓南首馬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十一

路地方。聽憑官兵築牆扎營。而彌利堅有房屋七處。坐落牆外。一經對仗。必被賊毀。彌利堅有難色。中丞乃許估價買回。遂行定議。官兵移營扼陳家木橋口。四年冬。官兵先擊退陳家木橋之賊。步步爲營。距堙而攻之。十二月二十日。官兵水陸並進。佛郎西亦起兵發大炮相助。六門約期並發。皆備雲梯。而該逆自城上鎗炮火包密如雨下。兵勇不得上。時北門附郭之地。有屋一間。高與城齊。官兵得而據之。俯視城中。放炮下擊。連斃紅衣賊目數名。日有斬獲。二十七日。賊沖撲陳家木橋官營。聲言搶奪洋涇濱洋行。各夷人督兵防備。俟其撲近新築

牆垣。與官兵并力擊之。賊又抄襲陳家木橋營後。亦被官兵擊退。追至城濠。擒獲偽將軍林阿朋斬之。三十日。官兵攻城失利。陣亡三十餘人。受傷者百餘人。五年正月朔。中丞繞城查看。見城中之賊。僅開放鳥鎗。對外轟擊。並無大炮。知其火葯將盡。乃密傳號令。期以夜發。是夕。賊見官兵失利。又值元旦之期。開筵宴飲。醉者大半。方二鼓。有南門百姓偵得之。以告。遂爲官兵嚮導。由東南二門梯而入。賊衆潰亂。一時覓兵械鳥鎗。措手莫及。遂謀竄走。首逆劉麗川。帶領百餘人。乘亂放火。由西南門城缺。絕城而逃。總兵虎嵩林督兵追至虹橋地方。經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十一

廣西官兵上前圍截。生擒劉逆斬之。時官兵攻其東南。佛兵禦其北。又分派將弁統帶拖船。截其由江入海之路。遂操全勝之算。以上皆據蘇撫原奏云云。若夫溫那治始助之而終棄之。正所謂利盡而交疎者。若賊勢不窮。則推其波而助之。瀾其爲患。可勝道哉。

中西紀事卷之十二

江上變安

四國合從

大西洋之強國足以抗英吉利者三。曰法蘭西。曰彌利堅。曰俄羅斯。此三國者皆英夷世仇也。法在英國之南。中隔一港。累世不睦。干戈相尋。

國朝乾嘉之際。凡五十年爭戰未嘗息。時法國有波利稔王者。佳兵好戰。英人集眾國攻之。遂以嘉慶二十一年大破其師。波利稔失國。竄死在外。法人復立其舊君。與英講和。英自兼并各國。日益疆大。法處其南。密邇為鄰。常懷逼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處之懼。不敢以無禮先也。道光二十一年。英人再犯舟山。乞援于法。時有法國兵頭來至粵東之香港。傳聞濮鼎查自浙潛回。與法國兵頭見過兩次。而是時已有人奏稱英逆糾集天竺佛蘭西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因奉

旨。交靖逆將軍查辦。于是法國兵頭懼以助逆。干

天朝使臣詰責。乃自香港駕舟來粵。求見將軍。靖逆聞其帶有兵船在後。因勗以反攻。英人兵頭答稱。英法新和。無鮮。此來先須講款。若款議不允。方可藉詞交兵等語。靖逆疑之。諭年江浙議撫。乃趣之行。行至上海。聞英人講和罷

兵。亟駕一火輪船由海道駛入圖山關。濮鼎查馬利遜時在江甯。聞之懼其構間于中國。以搖撼撫事也。乃遣舟迂之。至則握手相見。問勞有加。法之兵頭謂其戰則求援。和則不告。數譙讓之。而英人待之愈恭。又與之游覽金陵各處形勝。送之出口。是行也。傳聞其受英賂。定從而歸。遂為異日樹援張本。此英法和戰之始末也。彌利堅在外大西洋。不通英法諸國。明時存西洋大臣名關龍者。汎海西行。尋得其地。是為亞墨利加洲。彌利加即墨利加之轉語。又其國中。海船皆以星旗為識。故來至粵東者。率以花旗目之。其地初為英人開墾。役服而稅其餉。嗣因英人連年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兵。輒增其稅。彌人不堪。乃糾其十三部之眾。并力抗拒。又求援于法國及大呂宋荷蘭等。大敗英師。乾隆四十七年。始議和。聽其自立為國。惟自粵中互市以來。英人貿易費本最鉅。而彌利堅即次之。道光二十一年奉

旨。停英夷貿易。各國貨船照舊開。而屢為英之兵船所阻。不得入。迨英人破虎門。始銜尾而進。停泊省河。適英師敗于鳳皇岡。于是彌利堅首請通商。其畧言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凡帶貨商船。並未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為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彌利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違禁貨物。蒙

天朝恩准照常貿易。極爲感激。乃到粵經年。被英人牽累。不能進埔開船。以致貨物霉爛。資本折耗。現查英國商情。亦甚急迫。可否于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人妬恨。免致阻梗牽留。而英人貨船在埔。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法等語。果勇侯楊芳據以入奏。而一時議者謂義律因鳳皇岡之敗。屬彌人爲此以作緩兵之計。未幾英人闖入省河。果背前約。迨挾兵索償烟價一千二百萬。經彌人居間排解。減半償其成本。事遂定。二十二年白門之盟。彌人不預。續赴粵中。因英人以請者相援。案許之。此英彌和戰之始末也。俄羅斯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三

者。其國舊在大西洋。而邊竟遼闊。東接蒙古黑龍江。故亦稱北洋。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欽派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與俄人定邊界。南屬中國。北屬俄國。勒石定盟。雍正五年。復定交市在恰克圖地方。不准由海道赴粵通商。永著爲例。俄人復請遣子弟入京師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于舊會同館。列聖意在綏懷。許之。迨乾隆五十八年。英人入貢。請接俄人例。遣人寄住京師。純庸不許。遂有缺望。意當粵中停止英人貿易時。傳聞俄

羅斯使臣。已自比華爾起程赴中國。將約大兵由緬甸後藏夾攻印度。以疲英人。實則俄羅斯方與英人爭印度之南界。欲奪其鴉片稅餉之利。連年構兵不能克。故欲以此結援于中國。非能爲中國効順也。英人聞之。謀疾趨入粵。而以兵備中印度。俄人計卒不行。是時據澳門月報言。英人以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大西洋者謂澳夷也。又言俄羅斯有書館在京師。中國事情悉知。恐有從中挑動之陰謀。不可不防。其後俄人復以土爾其之役。與英夷血戰數年。近始講和。此英俄交惡及中西構衅之始末也。壬寅撫事之局。法彌皆不與。後卒援英人例。同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四

五口通商。而俄羅斯亦以二十八年封英彌船舶來粵。經大府查明駁回。然自五口暢開。俄人恃其強富。水陸兼通。卽廈門上海各口。亦屢有至者。而粵東係其熟游之地。海道爭爲捷足之趨。于是四國聯盟。而合從稱兵之議起。咸豐六年秋九月。英夷稱兵犯粵。其衅起于來粵之划艇。艇之船主英人。所載舟子則華人也。中西前約載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在英之官船貨船潛匿者。經英官查出。交付華官。若華官探聞在先。亦准照會英官移取其英人犯法。逃入中土者。亦如之。是月初十日。有自外洋來粵之划艇。張英國旗幟。泊于粵河。粵之水師武弁。見舟中所載

皆華民將治以通番之罪。遂執舟子十二人械繫入省。船主以愬領事巴夏里。巴至舟查勘。武弁不為禮。巴乃照會粵督。以武弁應移取。不應擅執。且明舟子無罪請釋之。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不許。又因在粵之包公使以請許之。英有水師提督西某者。聞其事欲起衅端。相國遣送舟子于領事解中。而領事以事關水師。弗受也。二十六日。西水師與兵攻我黃浦炮臺。相國遣雷州知府蔣某至領事解中詰其起衅之由。時西水師亦在焉。同聲答曰。傳言誤聽。屢乖二國之好。歸語相國。當入城面議之。蓋水師領事意不在舟子。欲藉面議為入城地也。相國乃以已酉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五

制府與彼國公使文翰所定禁止入城之約。示之不省。二十九日。英人與師攻粵城。粵人率團練入保不克。英人復請釋甲入見。相國不許。時相國已奉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督辦夷務。十月。英之水師移兵攻我虎門橫欄等處炮臺。越日又毀我大角頭炮臺及亞西娘二炮臺。維時沿河炮臺皆有官兵義勇協力防守。凡英艦經其側。即開炮擊之。英之師船亦放炮相持。遂无虛日。十七日。有花旗船隻自澳門來。經沿河炮臺。兵勇不辨。誤擊其貨船。二花之領事致書粵督。不省。遂與彌人有隙。十一月。英師進攻近城炮臺。克之。是月中旬。英行之在粵者凡

六。同時毀于火。粵民火之也。英之在粵者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集上下兩院之大臣紳士議之。英制在上院者為大臣在下院者為紳士。其上院之相臣曰巴米頓者。力主稱兵之議。而下院紳士不從。巴請解職。有進計者。謂宜先遣公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不許則先禮而後兵。我有詞矣。于是簡其二等伯爵額羅金至粵。由粵入都。一面調派火輪兵船。分泊澳門香港。以俟進止。又遣人告法蘭西約以連兵合從。法人聽命。額羅金入粵和議不成。而粵民反唇大吏充耳。遂有次年十二月之役。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六

七年冬十二月。洋艘在粵。英人糾合法蘭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之夷。合從稱兵。適法國兵船已先赴約來粵。遂與英師合攻粵省陷焉。當王寅撫事之定也。英人以開通五港口市德于外洋。各國又以積年驕武。調兵調餉。罷于奔命。欲結鄰邦之援。是時法彌二國皆有領事在粵。而俄人亦自海道繼至。相與探聽通商事宜。以待開船卸運。久之寂然。額羅金之至也。初謀入城不可。爰與水師提督領事人等議。先將要求各款照會粵中官吏。俟其登覆以取進止。葉相得其書。語多狂悖。真之不答。亦不備。英人遂糾法兵攻城。城既陷。執相國繫之舟中。于是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等聯銜馳奏奉

上諭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該夷等非禮安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於不
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等因欽此英法踞粵之後自知背約因思效義律赴天津之往事將歸罪于粵中之官吏以自說也乃與三國合謀議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赴江蘇求見兩江制使將所達

天朝相臣之書轉寄入都俟其照覆以定行止于是四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七

之屬官由海道赴滬探聞制使駐節毘陵遂至蘇州時趙德轍任蘇撫見之詰其來意以遞書故告乃由蘇撫咨送入常兩江總督何桂清據以奏聞其達相臣之書則滿首揆裕誠也裕相以次年夷人至天津之月卒先是羊城之役

上授侍郎黃宗漢兩廣總督赴粵查辦踰年過蘇蘇撫偵知四國之公使水師領事人等將由滬中海道徑赴天津欲留欽使在蘇通信到滬阻其北行黃以奉

詔入粵人臣無外交遂解纜行未幾接據江督照會轉准都中相臣照覆之文告以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黃某現奉命馳赴粵東辦理夷務令該國人等迅赴粵中聽候查辦

又另文照會俄羅斯告以該國向不准在粵通商如有相商事件應速赴黑龍江聽候該處辦事大臣妥議等因時英酋額羅金已自粵至滬遂由甯波上海等處調派火輪兵船二千餘號前赴天津法蘭西亦以兵來會花俄二國亦有領事繙譯官同行自云遞書非求戰也未幾大沽告警之疾置聞

八年春三月英法彌俄四國舟泊天津海口議先遣各國領事駕杉板小船前赴大沽港口投文直隸總督譚廷襄受其書上之時英法方謀稱兵犯順而彌俄二國志在請撫制使亦遣人通款洽牛酒餽問相望于道夏四月二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八

講款之舟尚在港口而英法不俟命遂以小火輪船闖入口內毀我炮臺語具後卷中既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上飭大學士桂良及前兩廣總督耆英先後抵津迨耆相以擅回伏法仍飭桂相議款于是由直隸總督行文照會邀彌俄二國領事同至天津郡中遂定議是役也彌人志在通商似係誠心乞撫而俄羅斯者傳聞是時新受黑龍江五千里之賂謀皆英法適聞彌人講款遂贊成之續據殷兆鏞奏參奕山給以黑龍江外五千里之地核其日月似即在都中相臣照復之後近據西人月報言黑龍江邊界有四派蒙古宗族四派者即喀爾喀之四部皆元裔也被俄人脅之降附

所收貢賦較中國減半。俄人既得其地。遂于黑龍江之北岸。建造炮臺。製辦火輪戰船。以後逐漸收服。不知伊于胡底等語。蓋狼子野心。不可測度。此不可與為援。而適足為之患者也。

九年夏五月。英吉利俄羅斯自上海赴天津換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僧王格林沁督官兵轟擊。遂大敗之。適彌利堅之舟後至。遵滬中原約。改由北塘海口行走。遣人詣直隸總督署中。求請據情代奏。准其進京呈遞國書。並請換約。直督據以奏聞奉

上諭。本年五月。英國俄羅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闖入大沽口內。以致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彌利堅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請進京呈遞國書。經恒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來京呈遞國書。本日據桂良等將該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恭敬。出于至誠。所有該國使臣實來國書。准其呈遞。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跋涉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寶鈐加。即交恒福前至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換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惇崇信義至意。欽此。傳聞彌人時聞大沽之事。欲居間排解。而勢已決裂。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九

不可挽回。故特卑詞陳請。易偽為恭。以希漁人之獲。上念夷禍方深。固結其心。或可攜貳其黨。是以但示賞罰之公。不存逆億之見也。

十年英人入寇京師。上狩灤陽。命恭王留守。議撫遂以是年九月與英法俄三國先後換約。詳後卷中。

附錄西人月報 咸豐八年

舊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吉利法郎西花旗俄羅斯四國官修書一封。欲達

大清都中宰相。至本年正月二十三日。由蘇州巡撫趙爾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十

江總督何郵遞北京。二月十一日。四國公使接督撫回書云。本部堂等今奉北京大臣裕來札云。爾英國在廣東舉事。皆由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已將伊革職。於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英國差官欲修和好。可速赴廣東與黃某會晤。本大臣參謀內政。未便預聞外國之事。故特札江蘇督撫轉諭云。云。法國回書大畧相同。花旗回書內云。英法二國連合起兵。爾花旗不預。獨能修好排解。我

皇上實嘉賴之。但英法起兵。實因葉總督辦理不善。我皇上將伊革職。於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花旗

國官果能從中排解。可速赴廣東會晤云云。至俄羅斯回書則云。爾俄羅斯與

大清向有和約。廣東稱兵。爾國亦不預。惟爾國向在黑龍江貿易。於五馬頭通商之說。如有相商事件。可速赴黑龍江。我國自有欽差大臣在彼。可以面議。毋庸與本大臣議事云云。後數日。四國公使同往天津。英有火輪船十餘隻。法有火輪船六隻。花旗三隻。俄羅斯一隻。自滬開行。

按江蘇制撫轉准都中大臣照覆之文。移知四國。此軍情祕密之事。邸抄既無可查。檔案亦所未見。惟西人月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十一

報詳紀其事。前既據以敘入。仍將原文附錄于後。以資攷證。核其月日。皆與邸報相符。非傳聞之臆說也。彌人屢次講款。不肯附和稱兵。自是實情。而俄羅斯向不在五口通商之列。故照會之文。令其前赴黑龍江聽候查辦。又參以殷兆鏞奏稱奕山讓給五千里之地。則彌俄二國之講款。公私各別。月報言其收服蒙古四派宗族。即此五千里之地。向為喀爾喀之四部。皆蒙古游牧之區。歸于

大清一統者。雍正間以封固倫額駙超勇親王策凌者也。俄羅斯乘機要挾。惟斯之求。亦无足責。但其合詞請撫

不特彌人信以為實。即英法亦墮其術中矣。至其立學京師。其國中來往居住。消息潛通。當英人內犯粵東。已有從中窺衅之意。迨大沽之役。寄居京師之俄人來往天津。出入自便。時

聖躬偶抱腿疾。俄人妄播謠言。傳入新聞紙。而四國要撫之志益堅。昔人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國初西洋人入欽天監議者。猶以為非計。況俄羅斯向不列王會之圖。而令其置館京師。襟裾齊齒。以致英人睥睨其旁。效尤而屢請之。豈得謂非當日廷臣之失計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十二

中西紀事卷之十三

粵民義師

江上卷交

道光二十一年夏粵東義民創夷人于蕭關三元里見六

遂起團練之師始自南海番禺而香山新安等縣繼之紳

民啖血丁壯荷戈誓與英夷為不共之仇踰年聞白門撫

事定弗善也未幾耆英任兩廣總督伊里布任廣州將軍

黃恩彤自江甯藩司升授粵撫三人者皆前在江甯同預

于撫事之約英夷來往粵東方挾之以為質粵之紳民獨

執通商舊制起而爭之初粵東開港始于乾隆之中葉定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制以澳門為貿易之區以黃埔為餉貨之地洋商交易事

竣仍押回澳門住冬不得逗留省城洋行擅自出入至五

十八年英人來貢請撥給廣東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界

該商寄住奉

敕諭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

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用

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等因載入粵東檔案嗣

以壬寅之役挾兵要撫所議通商各款內有省城設立棧

房及外洋領事入城之約于是甯波上海等處出入自便

而福建以福州為通商馬頭遂于省城烏石山上起造洋

樓大府與之修承往晉接之儀粵人聞之謂夷人向不准

人城為

天朝二百年來例禁況五口通商粵東但有澳門不聞廣

州也爰合詞懇于大府請申洋商入城之禁不省乃大集

南海番禺之紳士耆老傳遞義民公檄議令富者助餉貧

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

每戶三丁抽一以百人為一甲八甲為一總八總為一社

八社為一大總旬日之間城鄉鎮集燈檝旗布為之一空

自是眾議洶洶不藉官餉亦不受地方官約束薰蕕雜處

重之以柄鑿浸浸乎與官為仇矣壬寅議撫之次年漢鼎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查至粵請入城見制府粵民不可漢方逞志金陵懼以此

偶挫其銳遂遠巡去二十五年洋艘至粵首請入城見制

府制府難之其年冬十二月夷酋復以相商事件請入制

署者相乃遣廣州府知府劉溥登夷舟謂將曉諭軍民訂

期相見粵人偵知之遂于城廂內外徧張揭帖約以夷人

入城之日閉城起事適太守自夷船速賓歸驟從前導有

擔油者攔坐輿過弗避也隸觸而汗焉又捽其髮而當階

咎之市人譁而言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為魚

肉也一時烏合之眾乘衅而起太守回署則堂皇嘯聚數

千人闖入宅門內劫取太守衣笥陳之堂下破其鑄搜其

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將事夷不復爲。

大清官矣。太守自後院段垣出。犇告制撫。制撫懼激變。亟出示安撫之。軍民乃散。旋揭帖議槍劫城外十三洋行。夷酋遂逸去。維時廣州人益自得。遇夷人登岸。輒多方窘辱之。夷人不堪。反以爲大吏之發蹤指示也。則數數貽書譴讓之。大府不能辯。而恒懼粵民之敗撫局。無計以消弭之。謀于粵中之紳士。則曰此衆怒不可以說動也。又曰吾鄉之民能爲

國家効勦力。不願從撫也。若制撫將軍一朝令于國中。示以能執干戈禦外侮者。受上賞。某雖不武。前驅陪後。唯命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之從。大府卒無以難也。伊相在廣州以憂死。耆相旋密謀于首揆。得

旨內召。于是粵人乘間以翻撫事之局。夷人入城之議卒不果行。

二十六年粵撫黃恩形被劾罷歸。時徐廣縉起復入都。自藩司升授粵撫。葉名琛亦以是年之冬。授粵東藩司。踰年耆相內召。授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廣東巡撫。先是英人堅執白門前約。數請入城。耆相以粵民爲詞。請徐圖之。及相國內召。夷人以其管轄五口。又原議撫事之大臣。固請定入城之約。而後去。于是相國謾語英酋。期以二

年之後。當踐前約。該酋復要以据情入告。許之。昔見咸豐七年香港新聞紙內稱道光九年間曾定有二年後入城之約。初以爲相國作許之詞。及見粵人所撰廣州紀事。則云夷人要相國奏請二年後入城。又核之許祥光所致夷書。則二十六年後入城。耆相將去粵東事也。自相國去後。英人自恃其積年之狼亢。見後至者以爲土室懦夫。易而侮之。又見昔年之預撫局者先後去。粵其所要求。更有出于所議之外者。遂復以入城相商。照會制府。制府不答。粵之紳士。乃乘間說曰。番舟每歲一至。悉索傲賦。公等能終事之乎。不能則需者事之賊也。今吾粵之耽耽者。皆在夷矣。若明公投袂一呼。則負杖入保者皆至。何求而不克。二十九年已百英舟至粵。復請入城與制府議事。制府辭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四

即乘舟出虎門外。親詣夷舟。夷酋出其所求通商各款。於申二年入城之約。制府不答。回至會城。密與撫軍畫戰守策。時則南海番禺各鄉團練之師。先後於至。紳士請師期。制府告曰。夷人志在入城。不許則必挾兵以要我。先守後戰。曲在彼矣。越日夷舟闖入省河。連檣相接。輪煙蔽天。制府復單舸前往。諭以衆怒不可犯。夷酋謀質制府舟中。以要入城之請。俄而省河兩岸義勇呼聲震天。酋大懼。乃以罷兵修好。請自此不言入城事。制府窺其妄念已息。復溫言撫之。遂開艙互市如初。事畢据情入告。成庸方悟粵東民情之可用。而前此諸臣皆以交臂失之。

覽奏欣慰奉

上諭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攘糜餉勞師近年雖畧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迭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駙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貲禦侮紳士實力匡勦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挾摘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廣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五

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發去花翎二枝著即分別祇領穆特恩烏蘭泰等合力同心各盡厥職均著加恩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敘候補道許祥光候補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員儘先選用並賞給三品頂戴至我粵東百姓素稱號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眾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于中者乎著徐廣縉葉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親上之心共旨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及給予扁額之

處著該督等第其勞勩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餘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是役也論者謂平西域張逆以後之曠典而

成庸謂前此諸臣主勦既失機宜議和復無把握特加二臣封爵以愧厲之然實粵民團練之師先人而奪之者也維時粵東有好事者播散流言將欲乘勝沮其通商之局英之公使文翰者聞而懼焉貽書制府請重定粵東華夷通商之約于是粵之紳士言于制府曰夷人覬覦入城誤自白門之約未經顯揭耳今必欲以粵東專約請者須首嚴洋商入城之禁載入約中以杜其異日復萌之漸文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六

眾怒洶洶不敢堅執遂流盟粵人又要以出示曉諭夷商恪遵新約亦許之制府據以奏聞載入檔案自是英夷之在粵者稍稍斂戢相與休息者數年咸豐六年英夷以執舟子事起衅見後謀入粵城面見制府訴其事制府辭之時葉名琛以大學士任兩廣總督當道光戊申己酉間與英人重定粵東之約相國預焉至是粵人執前約及英人示諭洋商不准入城載入新聞紙者上書爭之新開紙係西人自撰粵人恐其日久背英人在約勒令議之新開紙中以爲他日左券英人在粵之領事巴夏里者以舟子事教唆水師提督西某及來粵之公使包某欲藉以破入城之約屢由公使致書相國

謂王寅議款。凡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於地方官衙署相見。自粵東禁止入城以來。傳言謾聽。壅閉不通。請仍循江甯舊約。以通中外之好。不省。于是西水師與兵攻沿河炮臺。遂窺省會。粵人請率團練義勇入保。相國諭曰。夷人啟衅。志在進城。今藉端滋事。本部堂援前約。反覆開導。彼終不聽。然本部堂必堅執前盟。不能曲從其請也。爾等勿復驚疑。宜一心堵守。同仇敵愾。是年九月。英夷攻城不克。十一月。又移兵攻近城炮臺。粵民守城。見夷勢猖獗。烏合之衆。思洩其憤。藉以牽制英師。于是積薪灌油。火烈具舉。毀英人在粵之洋行凡六。一時洋艘之至粵者。被義勇沿河截擊。或傷其船主。或繫其舟人。大府弗能禁也。方英行被火之後。有火輪船一尾。繫一划艇。載其灰燼之餘。所拾珍玩重器。自省河駛至虎門。夜半突有華艇百。環集于前。開炮轟擊。火輪船見勢急。斷划艇繩索而走。遂為粵民所奪。英人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請再遣公使人粵。於帶兵船與大府理論。七年。英使額羅金至粵。兩致書相國。不省。遂糾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之兵。合從攻粵。粵民以連年構衅。大府出示禁止。以為官之陽勦而陰撫也。又見英夷屢致書于大府。大府祕不宣示。疑其別有請託。于是紛紛解體。各謀自衛之計。是年十二月。英夷糾佛兵再攻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七

粵城克之。粵之北門外有九十六鄉。即昔年創夷人于三元里者。聞粵省陷。銳意恢復。募勇團練。而佛山鎮之義師起。八年春。粵紳大會南海番禺之義民。設團練局于佛山鎮。主其事者。侍郎羅惇衍翰林院編修龍元信。給事中蘇廷魁也。英佛踞城附郡之民。多不附者。而北門外之九十六鄉。素與夷人為仇。各謀保衛之計。首嚴清野。禁絕漢奸。又聲言夷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勿論。英佛聞而憚之。正二月間。侍郎等親赴各鄉團練。得數萬人。揚言戒期攻城。城中兇懼。是時將軍都統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內應。悉收駐防兵械。脅旂民而降之。司道聞佛山起義。間行而逃。惟巡撫被夷兵防守不得出。初。中西不睦。地方官出示禁止華人受雇外洋。供其服役。迨省城陷後。英人逼令巡撫出示。諭以中外講和。不日罷兵通商。爾等凡有在麥高香港等處。麥高與香港對洋。香港在珠江口之北。麥高在珠江口之南。其民多仰食于外洋者。為英法署中辦理文案及受雇服役人等。月報皆作法。遵前示辭退者。仍速回原署。照舊辦理。毋得心懷疑慮。觀望不前等因。據西人月報。係七年十一月。佛山紳士聞之。謂中西之衅。實起二月。蓋即破城後事。佛山紳士聞之。謂中西之衅。實起自漢奸向來違抗封船之案。必先撤其沙文。使之供應。絕遂于三月間。由局中出示。令粵中各府縣鄉村耆老首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八

事通飭民間男女有在香港麥高等處為外洋人教書辦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概行辭退回家有不遵者收其家屬無家屬者繫其親族于是漢奸兇惡一月之內告歸者二萬餘人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以告領事巴某巴言非破佛山之局不能挽回然水師提督當赴天津時曾戒諭在粵兵丁毋得與粵人挑戰今日之事非我所得專也無已且以弛禁令遂由巴領事出示曉諭華民言現經公使水師提督在天津與大清議和好不日即可通商爾等仍各還原業即地方官亦應仰體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九

皇上之意毋再阻撓致激他衅云云遣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安正張貼間有鄉勇伏發殺傷夷人數名貼示者係新安當地之民亦被殺其麥高之示交與駐麥高之夷官轉達于香山大尹聞新安事發亦中止英法之在省者聞其事因起兵攻新安陷焉佛山之局紳民同心聲勢響應惜不能成紀律之師故築室多謀而攻城鮮效繼以天津之役滬上之行執政主和置臣觀望紳民之掣肘愈甚而克復無期矣
是年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飭大學士桂良尙書花沙納等至滬商定稅則事宜八

月欽差到上海英之公使額羅金後至請罷撫議緣是時英佛在粵方攻陷新安侍郎等請緩撤團練之師而英人謂天津定和早已知會人粵何以紳士羅某等仍在粵中招勇且徧張賞格謂有能得巴領事之首者賞銀三萬兩又復開炮傷斃我國兵丁致有新安之役請問是何意見等語蓋是時粵人見和議已成該夷仍復占居省會軍民憤憤因有偽造

廷寄謂英法心懷叵測

上已密飭羅慎衍等相機攻勦額羅金到滬方接駐粵夷人照會之文咨送欽使查辦必欲撤回黃總制及三紳士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

團練之兵方肯定議欽使據以奏聞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本日據桂良等呈奏英國咨文各件內有偽造廷寄諭旨一道據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為詫異中國自來撫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琛失事後命黃宗漢為兩廣總督接受欽差大臣關防原以保守疆土即侍郎羅慎衍等激于義憤練勇自衛亦紳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地軍務羅慎衍等亦遵旨專辦土匪然無與英佛二國交兵之舉該國現雖尙未交還廣東省城但能約束兵丁不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偽造廷寄令羅慎衍等與該

二國爲難。以致英人疑慮。著黃宗漢嚴駁。僞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粵省相距較遠。著即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爲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賞交何桂清。祇領接辦。欽此。是時桂相等力主和議。委曲調停。而該夷肆其桀黠。必欲請旨查辦。以釋前疑。于是粵人銳意恢復之懷。一旦爲之奪氣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一

按粵東義勇。橫悍成風。當夷人未擾之先。械鬥搶劫之案。層見迭出。州縣緝犯。非特其竄海及逃踞山谷間。弗能致也。卽廉得其實。而差不敢捕。營兵不敢協緝。欲以規脫處分。不過改竊買抵完案而已。當其招聚亡命。不敢無故稱兵。以抗官吏之顏行。而其澆輕猛暴之氣。未嘗不思藉手以試其能。迨洋氛漸近。則皆欲以有名之師。報不共之仇。故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嘯聚者百有三鄉。惜粵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撫事既定。義勇無所得餉。則去而爲盜。于是內訌外患之交乘。而粵事日棘矣。徐葉二臣皆以詞科清望。出膺節鉞。觀其設施之前。後抑亦東平長者。坐不闕堂之輩。而殊勳懋賞。乃得自

義勇國防之推戴。一朝膺蒲穀之錫。專制嶺海間。比于古之藩鎮。不亦身與名之兩全乎。然其始也。以攘夷得功。其繼也。卒以和戎取禍。當英人致書狂悖。葉相不能率粵中國練。與問罪之師。乃欲以包荒示羈縻。以靜鎮安。反側一旦。禍起燎原。噬臍莫及。遂爲衆怨之所歸。昔義律索香港于琦相。照會往返。陽拒而陰許之。粵人懲往事。遂以此持相國短長。迨見夷書三致。不宣不答。跡詭祕。不能無苞苴竿牘之疑。遂相率而解體。甚矣處事一不當。而身與名之俱裂也。悲夫。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二

己酉之役。不發一兵。不折一矢。而夷人斂手。易倨爲恭。遂寢入城之議。予未見原奏。以爲宜僚弄丸。而解兩家之難。鄙生掉舌。而下七十餘城。今粵東義師。以先聲而收後實之效。意必有在粵之巨室。排難解紛。如魯仲連其人者。越數年番禺許星臺太守。應錄同官江右。詢之。則當日主持其間者。實太守之老阮也。越日持其世父廉訪公行狀示予。則此事之顛末悉具焉。其畧云。先是者相國因英首固請入城。曾有二年之約。未幾相國內召。中丞徐公膺制閩。方伯葉公晉撫軍。己酉仲春。英首吹噓申前議。請如約。公力言夷情貪得無厭。不宜曲徇所請。粵省雖五方雜處。然民知向義。可以鼓舞振興。使

之互為保衛制府然之公乃親詣各鄉申行團練嚴定章程不閱月而得十萬之衆又倡捐集貲數十萬軍聲大振方欲乘此為先發之制禁其互市聽其沙文而公以為未可乃倡率諸紳先馳尺一之書布告夷酋導以大義其畧曰蓋聞事不深思終貽後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事有始意以為可行而其後終不能行者有常情以為易行而其勢又實難相強者如貴公使與我大憲所議入城之事是也前年貴國德公使堅請入城之議者相國定約兩年之期此安知非相國深知其難而始緩其期以為一時權宜之計乎又安知非德公使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明知回國預存卸責之見而欲諉其過于後來受代之人乎不然則入城之事無待再計而決何難即日舉行而必待至兩年之後耶或謂粵省通商二百餘年各國遠人皆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無間華夷則入城又何分畛域不知省會之地民居稠密良莠不齊往往倚主陵客遇事興波于是閑人之積憤生事者有之土匪之乘機搶劫者有之民情習俗均非上海福建之可比此貴國人所共知也今貴使膠執前約而不深思遠慮者不過欲以貴國體面夸耀于人以為入城則榮不大城則辱耳不知無端而招眾怨舉足而蹈危機是慕虛名

而買實禍求榮反辱智者必有所不為也或又謂不許貴公使入城乃素不安分之徒藉以蠱惑衆心賴官紳有以彈壓而開導之抑知民情之真偽非可徒託空言也即如貴國所與交易之疋頭棉花等行戶皆安分營生之良民彼以鉅萬之血本而謀利若歇一日之業即虧一日之資何以一聞入城之議遽停貿易不約而同誰使之然耶今城廂內外家家團勇戶戶出丁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舖捐貲儲備經費合計不下數十萬金豈盡為防禦土匪而設苟非衆志成城何以一聞入城之議踴躍樂從不謀而合又誰使之然耶此皆民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四

惟一心衆怒難犯之明證固非官吏所能強而齊之又豈刑法所能禁而止之也乃外洋紛紛傳說有謂貴使如不能入城必將與兵構怨以圖一逞此尤不可信何者二十一年之結怨與師貴國有激而成所關者大實出于不得已今為此小節輕動干戈若祇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衆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衆寡不敵若遽調各港之兵且科衆商之餉則因小失大愚者亦不屑為現今匪徒覬覦生心動藉公憤為口實萬一釀成焚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咎將誰諉黃竹歧赤柱之事其前車也原狀前段有黃竹歧殺斃夷人六命之事若以為他

處滋擾。可以挾制廣東。俾罷入城之禁。不知省會之區。衆流所匯。設有緩急。彼此相援。此又同仇敵愾之可信者。在貴使深思遠慮。必無不先見及此。而肯輕舉妄動耶。我等紳士。亦知貴使計必不如是之左。特恐不肖之徒。播造謠言。激成禍變。于以便其借端滋擾之謀。殊可寒心耳。總之作事。貴循天理。尤貴順人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心之向背。即可驗天心之從違。我

大皇帝以中外爲一家。懷柔遠人。無分畛域。現在欽奉諭旨。亦以民心爲重。蓋順民心。卽以順天心也。且貴國來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五

粵通商。歷有年所。全靠地利人和。方能獲利。近年生意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財窮力竭使然。宜宜培養元氣。充裕財源。貴使爲國干城。各國航海而來。無不同深仰望。正當圖遠大之計。爲外洋各商興利。于無窮。更不宜以此無益有損之舉。而斬斬于榮辱計也。若能體察民情。相安無事。則我粵賢士大夫。必將敬禮有加。卽鄉曲愚民。亦必頌揚無已。榮莫大焉。固遠勝于入城萬萬矣。是以欽差大臣徐洞悉輿情。確見民心如一。公論同符。開心見誠。直言相告。其所以保護貴國之苦心。與夫顧全粵民之深意。至周且密也。何貴使未之悟耶。我等紳士

世居省城。因見停貿易者。不樂其業。謀捍衛者。不安其居。民情洶洶。勢將激變。于貴國既爲不利。于粵民亦不聊生。兩敗俱傷。隱憂殊切。特將實在情形。明白布告。貴使如幡然省悟。中止不行。我等紳士。必當開誠布公。勸諭各行戶。照舊貿易。務使中外商民。共敦和好。盡釋猜嫌。相待以誠。相交以信。竝欽遵

諭旨。爲貴國善謀保護之方。以期共亨昇平之福。凡此披肝瀝膽。言出至誠。事有明徵。情無欺飾。貴使固可訪察而知也。若仍固執已見。不聽良言。必將專恃威力。安啟弊端。是不顧禮義。不講情理。則非我等紳士所敢知者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六

耳。按此書義正詞嚴。且於彼己情形。成竹在胸。故言之洞中。有緊。宜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維時仲笙制使以此書附呈御覽。故今全錄其文。以資異日史家之攷證云。廉訪諱祥光。號賓衡。廣東番禺縣人。道光壬辰進士。後任廣西按察使。在梧州勦辦江匪。以瘁卒。按狀咸豐丙辰秋。英酋巴夏里復申入城之議。構衅尋仇。焚燒城外民房。以數千計。十三行洋樓亦毀于火。吾粵官紳咸惜廉訪之前卒。而粵事之日蹙。有以也。今茲記之。

增錄西人月報

近日粵省民人俱不敢與英人往來。因怕本地官長異日以通番罪已。故英人于破城之後。即屬巡撫出示云。云前見

英兵入城。在衙署內拾得本地人書信一大封。其書出自外洋署內。辦理文案之廣人。因伊在外國人幕中。探得其事。即以密札遞于本地官長。署中又得一據。知葉總制所行諸事。未能盡合。

大清皇上之意。

廣省城內外居民。恰與英人無大仇怨。此似易于講和。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聞英人破陷省城。九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七

十六村糾眾會議。以為是役也。必夷人賄屬官長。而官長利令智昏。以致城池之陷。易于摧枯。今我等擬上京控告。糾集人眾。以圖勦滅。英人聞之。議訂期招集九十六村之為首者。入城勸諭。以後共相和好。倘勸諭之後。仍懷宿怨。善及英人。即屠戮一村。以為九十五村之鑒。

九十六村即三元里一帶地方

十二月間。有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劫掠殺害。所以英人不敢在外私行。以上皆七年十二月破省城後事

英人于黃埔地方。豎一校大旗。黃埔之人。于夜間將旗繩割斷。以致顛仆。因出示令黃埔人交出斬旂之犯。次

日黃埔人僅將割斷之繩交出。斬旂者實已逃竄无踪。至今未獲。

現廣省藩臬司盛運糧道俱在佛山。設立衙署。辦理事件。英官勸其來省不允。

英人火輪戰船由加爾各搭地方至港。載來天竺兵七百名。自後又有船隻載兵來港。因英官恐英佛兵勇不耐廣東暑熱。故以天竺之兵代守省城。

英官在省見廣東巡撫柏潛備裝具。欲往佛山。遂命兵丁防守巡撫衙署。又省城謠言紛起。云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共謀糾合克復城池。然亦久無確耗。現黃埔一帶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六

中外貿易之事。日漸興隆。

葉總制初在天竺。後又移至加爾各搭地方。天竺京城然飲食起居。供應如常。以上八年三月以前事

四月二十一日。英國武弁聞白雲山有鄉勇防守。遂帶領兵丁一百七名出省往查。及至該處。見鄉勇人多。眾寡不敵。遂移文至省。當夜調兵千名。次日會勦。而鄉勇已逃逸。英人追至數里外。即欲折回。而英官大怒。追行至日中。為戰傷者五人。而受酷暑死者六十餘人。

英人初入省時。廣人帖服。近則詭計日生。故英人在省不能十分安全。有一日佛官食時。見飯中真有毒藥。又

天竺黑兵被人潛檢至鄉間。又香港亦屢受其害。又放火以燒英人所居之屋。

前說英兵在白雲山擊退鄉兵一案。英兵回省。有醫生

在後。外夷出兵皆忽被鄉兵擒去斬首。自此該勇等胆

氣愈大。又得天津大沽之信。愈加忿怒。肝胆愈大。有花

旂佛郎西天竺兵數名。都被廣人殺去。以上皆四月事

五月初黃總制蒞任。初九日出示。極稱贊廣省人民之

忠勇。其畧言道光二十年間。予以道銜奉

命來粵。歷四年以速委署臬司。曾目擊英人屢欲入城。皆

被爾等攔阻。時予愛爾等民人。及民人敬予。有如父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九

兄弟。後升任山東臬司。以及陝西藩司。雖去粵邦數年。

未嘗一日忘爾等人民之忠勇也。今予奉

命來粵。不啻舊邦。爾等民人亦如見舊主。但惜南省一帶

河山風景依然如昨。而變故多端。較之昔日。大不相同。

即如梧州肇慶等處。俱有匪徒。吾民之苦。亦已極矣。今

又加之以夷禍。其何以堪。竊思外洋人本以通商為事。

今乃不務本業。日事攻戰。查彼國人數現居省城者不

過數千。雖本國甚遠。豈能舉傾國之師而來我中土。廣

省地方。一朝號召。雖數萬萬人。不難一呼立至。此意固

明知之。目下城廂內外民房。半為英佛所据。商賈遷徙。

民人離散。彼亦情知廣人憤怒實深。是以在城斂迹。不敢外出。日夕防守。寢食不安。且英人量已之力。不能取勝。而求其舊仇之佛人以助之。予恐數年之後。佛人亦必受其欺焉。花旗人在粵通商多年。謹守前約。不務攻城。予實嘉之。現在英人聞我

皇上調集大兵。不日可至。倘能洗心悔罪。我

皇上必寬宥之。不然則是冥頑自取罪戾。必盡殲之。無赦。

爾軍民有能出資助餉。恢復城池者。定當一一保奏。等

因。現今廣勇驍健異常。每夜于城郭地方。放流星射入

城中。欲以起火。又出賞格。示以有能得英佛官之首者。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賞銀五千兩。得兵首者。每名賞銀百兩。又城中埋鍋箭

者。有之。暗地布網者。有之。目下外國人若無兵丁防守

之處。不敢游行。所有中外人等。兩不交易。而生意寂然。

又五月二十日。黃埔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

間有一隊鄉勇。踰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

一村不見一人。疑有埋伏。遂擊村人三名。同往別處查

看。不料鄉勇伏于隱僻處。內藏炮臺。忽放炮彈。英兵傷

者六名。船主亦受傷。中有一人彈中二十七顆。黑暗之

中。該勇于隱僻處。各放一炮。潛走。莫斷其踪。而其炮甚

巨。所有村人三名。亦被擊斃。又二十一日。英武弁麾下

有厨子係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時有同行之天竺兵二名。並未見及其神速如此。又二十二日。有佛人自火輪船上岸。往南門買食。忽被廣勇圍住。二人奪圍而出。一人在後。頭與手皆被割去。後佛人查知其處。以兵屠之。死者四十三人。英人以爲報之太酷也。以上五月事

六月十四日夜四更時分。有廣勇七千名。忽來城下圍住。三門皆駕雲梯而上。城門外有一處。乃英人巡夜局。燒火藥甚多。地震三里。但未嘗害及英人。英兵迎擊廣勇。敗北死傷者約三百人。該勇俱說城內有旗兵助戰。故爲所敗。時駐防軍械都被英人收去。約以兩不相害。故廣勇如是云云。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佛山紳士出示。及英人攻破新安事。俱見上。以上六月事以上所記廣勇事最詳。其言九十六村之民。糾集義勇。恢復城池。與殷兆鏞所奏合九十六村者。卽三元里之一百三鄉也。泥城爲北門咽喉。當佛山鎮之要路。皆在省城之西北偏。佛山之局。乃九十六村團練之總匯處也。至攻陷新安。起于佛山局中。禁止華人受雇。勒限一月辭退。夷人爲之大窘。核以是年八月間。上海照會之文。其脚恨羅待郎三人。欲請先撤其兵權。正以此耳。又

月報內云。六月間黃總制出示。言中外現議和好。爾等民人。毋得復相攻戰等語。核以五月間。激厲廣勇之示。論不免前後矛盾。是則制使亦爲廷臣之議。撫者掣其肘歟。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中西紀事卷之十四

江上塞變

大沽前後之役

咸豐八年春。英法彌俄四國在粵。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至江蘇投遞書信。即求江蘇制撫轉寄都中相臣。尋准照覆。令其分別前往粵東及黑龍江。聽候欽使查辦。語詳前卷中。時四國人等已至滬中。而英公使額羅金及水師提督。並法郎西兵船先後踵至。阻之不可。遂駛駕火輪兵船。由海道徑窺天津。三月四國舟泊海口。遣人前赴大沽港口投書。照會直隸總督譚廷襄。請轉達都中相臣。直督據以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奏聞奉

旨命戶部侍郎宗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烏爾棍泰。馳駟赴天津。與直隸總督譚廷襄商辦夷務。天津直沽河去海口二百里。一日大沽港設有炮臺。為天津門戶。港之外有沙洪一道。凡海船進者。必過沙始得入口。船至此輒淺。攔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制使先遣大沽武弁。駕當地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夷人數以杉板及小火輪船探水游奕。制使以方議款弗之禁。亦不設備。遷延二旬。洋艘漸熟。又以千里鏡遠窺礮臺。具悉虛實。夏四月。彌俄請款船泊口內。英法不俟命。遂于初八日二國同駕小火

輪船及杉板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官兵開炮相持。不克。前路炮臺陷。守臺之游擊以下死者八人。時副都統富勒。登大扎營北岸。守後路之炮臺。猝聞前軍失利。兵勇驚潰。所有京營炮位。全行遺失。亦相繼陷焉。

上聞震怒。爰逮天津鎮總兵達年。大沽協副將德奎等入都。革職鞫問。直隸提督張殿先亦論劾褫職。奉旨授託明阿為直隸提督。尋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着僧王格林沁馳驅督兵赴天津。京師戒嚴。五城皆設團防局。惠親王主之。英人挾兵要撫。既踞炮臺。旋欲修好。而花俄二國居其間。仍以款議請。當宗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奏聞奉

旨命戶部侍郎宗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烏爾棍泰。馳駟赴天津。與直隸總督譚廷襄商辦夷務。天津直沽河去海口二百里。一日大沽港設有炮臺。為天津門戶。港之外有沙洪一道。凡海船進者。必過沙始得入口。船至此輒淺。攔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制使先遣大沽武弁。駕當地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夷人數以杉板及小火輪船探水游奕。制使以方議款弗之禁。亦不設備。遷延二旬。洋艘漸熟。又以千里鏡遠窺礮臺。具悉虛實。夏四月。彌俄請款船泊口內。英法不俟命。遂于初八日二國同駕小火

賞給侍郎銜。飭即馳赴天津。時直隸總督已行文照會。花
俄二國使臣。同至天津商辦一切。是月二十六日。吏使至
津。與桂相花尙書相見。定撫議也。香相以二十九日抵津。
往拜英使。不見。傳言英人與香相有隙。桂相聞之。懼撫事
之中阻也。乃奏請召回香英。以順夷情。

上不悅。香相自天津回。行抵通州。奉

廷寄。飭令仍留天津。自行酌辦。香相不即折回。徑由通州
入都。旋寄信僧邸。告以初五日可抵軍營。時惠王方自僧
營歸。途次接據僧邸專差送到香英信函。大驚。乃攜至巡
防處。與宗室大臣同閱。僉謂夷情叵測。該員於未辦有頭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三

緒。輒敢藉詞卸肩。且未奉

特旨。竟擅先自回京。奏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香英到營訊明後。即在軍前正法等因。
奉

上諭。香英畏葸無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擅自回京。不惟
辜負朕恩。亦何顏以對天下。是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
派員即將香英鎖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
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欽此。嗣據訊供奏聞。

上謂其擅離差次之罪輕。而諉過卸肩之罪大。乃
傳旨宗人府及刑部尙書宣示。

殊論。賜其自盡。以全法外之仁。自是撫議遂定。

方桂相之至津也。力持撫議。而天津之民。自三年大挫。粵
匪之後。勇于赴門。見夷艘停泊海口。輒思糾鹽梟海盜。乘
間搶擄。迨相國至津。軍民遮謁道左。請率團練助官兵。與
夷人開仗。相國撫而遣之。英之謀主曰哩囉吹者。實廣東
嘉應州人。世効漢奸于外洋。遂隨其公使額羅金為行營
參贊。聞相國至津。不俟照會。輒持其所定天津新議。凡五
十六條。自海口至津。要相國畫押允行。相國辭之。數咆哮
于欽使廨中。以趣撫事之速決。正值花俄來津講款之時。
有津民與夷人口角鬥毆。見哩囉吹在場幫助。遂糾衆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四

檢謀殺之。又謀執而致之相國行營。于是欽使及天津總
督聞之。恐誤撫局。亟遣員弁設法解散。釋送哩囉吹回舟。
一時廷臣封章連上。僉謂夷情叵測。喜怒不常。非大彰撻
伐。不足以振國威。于是通朝自閣臣外。六部九卿臺諫之
列。聯名奏請罷撫。語多憤激。

上弗之罪也。初

上之起香相也。召對密幄。造膝請陳。自稱當此時勢。惟有
獨任其難。

上誣諉者再。當密諭其自展謨謀。不必附合桂夏。稍涉拘
泥。蓋欲以撫為勦也。迨香相抵津。仍循故智。又見英人不

禮。輒欲藉詞御肩。

上始憮然失望。是時拊髀擇將。意在僧王。而炮臺未經修好。海防猝難整頓。一切戰守機宜。諸形棘手。適桂相罷兵。議撫之奏至。竝呈送天津新議五十六款。

上謂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飭令洋艘起旋回上海。一面派欽使馳駙至江蘇。商定稅則事宜。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大臣關防。馳

駙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欽此。時四

國聞撫事已成。先于五月二十五日。自天津海口起旋去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五

矣。

秋八月二十六日。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

抵江蘇之上海。時何桂清任兩江總督亦至焉。英舟自天

津起旋。其公使額羅金者。汎海至東洋。護送日本船隻。法

彌俄三國使臣及英之參贊領事人等。皆先後來滬。是月

長星竟天。凡十餘日始沒。方津門之議撫也。咨會到粵。粵

督請戢兵以俟

命。而粵民不共之仇。見撫事已定。會城不返。決背指髮。其

憤益深。時英夷在粵之領事。揭天津和議曉諭粵民。被新

安鄉員。執其張示之夷人而殺之。英法之踞粵者。聞其事

遂起兵攻新安陷焉。侍郎羅慎衍見夷禍未艾。乃以巡緝

土匪為名。請緩撤佛山團練之局。由粵督奏聞。而該夷之

難端復起。欽使到滬之次日。即行文照會四國。訂期商定

稅則事宜。旋准照覆內。稱兩廣總督黃某暨紳士羅龍蘇

三人。辦事欠妥。于天津定和之後。仍行招募。且徧出賞帖。

謂有能送領事巴某之首者。賞銀三萬兩。甚至開炮傷斃

我國兵丁。以致不得已攻陷新安。請問是何意見等語。以

皆據原文載入。欽使懼撫事中沮。復又照會。稱粵中因江

西南頓等處。均有賊踪。道塗梗阻。以致天津知會未到。蓋

權詞以咎也。復准照覆內。稱必欲刻期商定稅則。先須奏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六

請撤回黃制使及粵中紳士團練之兵。欽使不得已許之。

遂于九月初六七等日。來至滬城。英所遣者三人。哩嚕吹

其首也。稅則更定之大畧。已具天津新議各款中。此但載

明出口進口之貨。及洋藥一欸。不在此額。亦不准十年一

修改約。凡十條。四國所定大畧相同。各曰通商稅則善後

條約。額羅金至滬。遂于十月 日。欽差大臣與該四國使

臣。彼此畫押。由該使臣賁回。守候國書。前至天津呈請換

約。桂相等據以奏聞。奉

旨。依議。維時英人以約內有增設長江海口一條。欲先察

看沿江一帶形勢。以定貿易口岸。遂于定約後。遣水師領

事駛駕火輪船由海入江。溯流至湖北之漢口鎮。踰月而返。又法國傳教人等亦紛紛駛赴各省。請設立天主教堂。悉賃內地船隻。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是年冬月。法來浙浙撫胡興仁。鼓吹升炮。迎入署中。又聞其淹留湖上數月。時欽使花尙書等先回京邸。桂相留滬半年。督辦善後事宜。踰年而有換約渝盟之事。

九年夏。各國人等駛赴天津。換約。尋桂相滬中原議。告以天津大沽港口。現在設防。令四國換約之舟。改由北塘海口行走。各夷唯唯。是時四國分幫入都。英舟先抵天津。俄羅斯繼之。突背前約。闖入大沽口。直隸總督恒福聞之。遣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七

員持約前往。越令改道不省。五月二十四日。英夷駕舟駛至灘心。將截港之鐵鑊。用炮炸裂。時僧邸已飭官兵嚴防。俟其進口擊之。越日有小火輪杉板等共十三艘。皆豎紅旂挑戰。遂將港口鐵鎗拉倒十餘架。逼近炮臺。開炮轟擊。我軍亦放炮相持。沈毀其船隻數號。餘亦被炮擊損。不能行走。逃出欄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見舟師失利。復以步隊接戰。經官軍轟斃數百名。生擒二名。英之兵目李姓受傷。即上年隨至天津之哩囉吹也。是役也。直隸提督及大沽協副將亦受傷陣亡。奉

上諭。此次夷人受大創。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遂操

全勝之算。著僧格林沁先在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所有在事文武員弁。另行查明保奏。陣亡之提督副將等。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欽此。維時夷人震懾。天威稍稍斂戢。適彌利堅之舟後至。恪遵滬約。改道行走。呈遞國書。由天津總督具奏。

上亦優答之。予時僑寓浙東。欣聞其事。次其大畧如右。不數月有自甯波傳來香港月報內。稱英兵敗歸。修造船隻。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入寇京師等語。以為該夷挫衄不甘。虛聲恫喝。浮言之起。未必無因。乃未及一年。而葦蕪之變起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八

大沽兩次之役。先負後勝。議者以為先事之備。得算較多。此以成敗論者也。予閱僧邸奏參直隸總督譚廷襄內稱。查取國瑞等供詞。是日前路炮臺失利。該督乘輿向西奔走。實屬怯無能等語。雖國瑞係後路守臺之員。藉詞諉卸。所供亦未足深信。然當日前路炮臺實陣亡游擊以下十餘人。於非不戰而潰之比。況據西人月報。極稱大沽武弁之忠勇。至有距躍向前。奮勇不顧。夷人方欲生致之者。覩若使統禦得人。未必不收其效。是制使惟怯無能。首先潰逃。咎无可諉。而其失機疎濶。尤在于不守大沽口外之沙。致使夷舟來往自便。一旦閻

人如駕輕車而就熟路。是則門戶一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況既敗之後。花俄講欵。欵使抵津。一切毫無把握。而塞港之舟筏不整。未占之炮台無備。夷船來往。又復如常。此豈堪再戰乎。是亦蹈牛制使白門之覆轍而已。

者相之起。一時中外疑之。謂其以昔年議撫得罪之臣。一朝擢用。遂疑撫事之成。事由中制。予詳釋邸抄。綜覈前後。實私心臆度之見也。自大沽失利之後。勦撫聚訟。築室異詞。

上見事處萬難。特命桂相等前赴天津。相機籌辦。未嘗一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九

意主撫也。迨者相召對。有獨任其難之語。

聖心實深嘉悅。意其洞悉夷情。或別有且欵且戰之策。故令其不必附合桂良。稍涉拘泥。核之後來。

硃諭所謂自展謨謀。作為第二步辦法者。具見

庶算用心之苦。迨其到津。因英人不禮。奏請召回。

上又慮掣該相之肘。亟發

廷寄。令其仍留天津。自酌辦法。具見用人使過。不惜寬其

銜轡之施。而豈意其亟欲卸肩。別无機宜之陳奏。闕其

供摺。仍屬羈縻之常談。于是

上始洞鑒。其前後居心如出一轍。因數其積稔而責之法。

天下後世。亦孰不詈其罪之魁。而惜其死之晚也。予聞上年粵省陷後。英人踞制署。搜檢歷年夷務卷宗。悉付繙譯官。以英文譯出。因得于檔案內見其在粵章奏。大半支吾掩飾。口是心非。故一聞該相復起。頓生疑忌。而該相亦自此不能一日安于天津。是其買禍之由。殆亦天奪之魄。又核以王大臣等所訊供詞。據稱英人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耆英。縱在津于事无濟。是以桂良花沙納等奏請召回。實為通籌夷務全局起見等語。于是宗室肅順乘機下石。謂其甫抵天津。一被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遽爾轉回。遂單銜奏請正法。是則英夷一怒。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十

實足以速該相之死。雖禍幾猝發。非其患得患失之意。料所及。而暮氣之乘。進退失據。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附錄西人月報 咸豐八年

三月初六七等日。外國船隻陸續已抵天津海口。中國

有小官一陳姓。一張姓。前來問訊。答云。已遣人前去投

文矣。十一日。四國差官到大沽港。以書達于直隸總督

譚廷襄。轉寄滿相裕誠。次日。中國即有侍郎宗倫內閣

學士烏爾棍泰前來。花俄二國與之相會。据云。各國之

書。已由錢藩司寄上京城。十七日。譚總制前來。英法官

聞其無全權。不能便宜行事。因此不肯見面。惟與花俄

二國往來

花旗有繙譯官丁姓與領事同至天津又有耶穌教士曹姓同行今曹姓回甯據云二月廿五日至滬三月初五日自滬起行初九日至天津海口後數日同英法俄三國及本國領事赴大沽口內投文即有中國武弁多員至杉板船上接去十七日又進泊大沽港內見有炮臺三座名曰中南舊上暨旂幟殆徧其下有城色黃而光疑而用千里鏡窺之方知以蘆席作筒實土其中叠以為城也聞有守兵千名炮六百尊內有紫銅巨炮十二尊防堵極嚴間日有小舟揚帆而下特至我舟中有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十一

游擊陳守備張俱帶藍翎此後亦屢有華官來往我舟所乏即便送來奉以洋銀分文不受又有藩司錢大人來相迎接于是餽送甚多我舟頗不乏用我舟舵工不習水性舟擱于沙即向華官借船一隻分運煤炭以輕之不料英法意見不投遂有四月初八日之事未戰以前十餘日二國講和之小火輪船亦已過沙駛入港內時與中國官來往至戰時回避不及因水淺不能運動以致開炮之時介在其中頗履危險之地又未戰以前官兵截住大沽港口初九日方得駛出港外以後未得其詳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十一

前甯波有英國小火輪船開往天津今于四月初九日自津起程十五日回甯據云本月初八日英法二國在天津大沽口內地方攻打炮臺前幾日有英法小火輪船五隻已過沙駛入港內後又有小火輪六隻帶領杉板小船數隻一同駛入杉板內載英兵法兵共千名其大火輪船皆泊口外大沽口內有炮臺九座設巨炮二百九十門臺上及華營內約有萬人守之英法兵船駛近岸時皆當炮口前惜中國人開炮未能中的彈丸皆自頭上過時火輪小船開炮相禦杉板則駛近岸旁兵弁放鎗以戰約一時有半英人從此岸而登法人從彼岸而登中國兵潰英法兵亦有死傷者惟法人過官兵藏藥之處猝不及覺被炮擊死傷者較多又見中國武弁內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旂自刎大眾遂潰天津後來新聞于四月二十四日來滬內云四國領事俱在天津公館因中國欽差訂定是日中外會議自四月初八日以後並未攻打自大沽至天津來往无阻偶遇淺水亦可雇華舟牽行食用亦可采辦岸上炮臺亦无准備大沽塞港之船隻亦未見整理大約撫事可成今花旗繙譯官丁先生已回甯波伊隨領事至津自投文以至講和均所目擊據云四月初八日之事予見中

國兵械雖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英法始而用武。今又修好。四月二十日。中國欽差制使行文。邀花俄二國領事至天津郡中。館于鹽商韓宅。房屋寬敞。供應周備。二十六日。會晤全權欽差桂花二大人。商定和約。二十九日。前任兩廣總督耆耆公。亦奉

命來津。是日。賞有

國書。定接受儀制。五月初一日。花旗領事。捧回屬中。即時繙譯花文。見書中滿漢文並行。初八日。花旗領事回拜耆耆公于風神廟。初三日。耆耆公回京。

又昨接上海寄來香港報云。四月初八日之役。英兵死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三

者五名。傷者十七名。法兵死傷者八十八名。中國炮臺上所放之炮。或以錢作彈。又推木簞順流而下。以作火攻之具。一半為沙所阻。一半被英人撥開。故未罹其害。惟此地官兵武弁。膽畧甚壯。其堅守炮臺之人。三次為英人炮彈所中。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臺時。單身從炮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兵不忍相害。令生擒此人。惜前隊兵丁未聞。遽以鎗斃之。然此等武弁。忠勇異常。我外國人亦心慕焉。昨日丁先生來館云。接天津最後新聞。五月初八日和約已成。忽聞

皇上大怒。責英。謂大局未定。不候旨意。擅自回京。著僧王派員鎖拏。解京治罪。不知如何辦理。查耆耆公先自回京之由。因前任兩廣總督任內。曾奏告

皇上。謂外國人祇可計誘。是以用好言哄騙。一味奉承。中多藐視外國人之語。此次耆耆公來津。英法繙譯官將此等奏章。當場獻出。耆耆公自覺相對無顏。是以迅速回京。不料因此賈禍。所定和約。花俄二國先行畫押。十七日英法畫押。候至二十五日。奏聞

皇上。閱後。各國兵船。便可分駛出口矣。

此次所定天津新議。英國凡五十六條。各國亦有條目。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四

已奉准行。但稅則一款。聞

皇上定要遣欽差同四國使臣。至滬商定。方能換約。現已派定桂良等四人。于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云云。惟英之公使埃爾謹即額羅金之轉語。出京先須由海

道前赴東洋。日本國送船。以昔年與日本定約。曾許其照英人火輪船式製送也。埃公使送船事竣。仍回上海。

料彼時欽差到滬。當亦不遠。

俄羅斯人有在京師者。俄之領事向華官言。欲邀其至天津一見。于是寄居京師之俄人。于四月間來至津。因得備聞都中一切近事。

中西紀事卷之十五

江上蹇安

庚申換約之役

咸豐十年庚申夏六月。英吉利法蘭西連兵由海道入寇天津。修上年換約之怨也。方上年夷人之敗于天津也。泛洋回粵東。招募潮勇數千人。將以陸路馬隊與北方車騎競長。是月英法二國以火輪兵船再泊天津海口。時

上方命僧王嚴防大沽口。凡南北岸炮臺皆設重兵守之。其港口之北曰北塘者。大沽之後路也。上年以換約令其改道不從。蚌端遂起。海口報至。王度其仍由大沽取道。抑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或徑由北塘襲我後路。攻其不備。乃以重兵守大沽之南岸。而預伏地雷火炮于北路塘岸間。將俟其入而殲焉。有漢奸偵得之以告。遂為夷人所發。十五日英法兩夷駕小火輪杉板等船探水而入。二十日舟過大沽口外之沙洪。膠淺不得進。懼我軍之乘其間也。乃張白旗請款。王亦令官兵勿挑戰。專為致人之計以待之。二十六日夷舟得水。轉動闖入大沽口內。旋分兵自北塘後路襲我。是時副都統德興阿督兵防守新河。夷兵自北塘進。官兵拒戰不利。全營陷焉。于是夷人進占新河。二十八日進占唐兒沽。時王督師守大沽之南炮臺。直隸提督樂善督師守大沽之

北炮臺

上聞津事日棘。爰命大學士瑞麟調帶京兵一萬前赴通州。相為犄角。

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後路襲我。大沽之北岸炮臺提督樂善拒戰不克。中炮死。時僧邸堅守南炮臺未動。尋奉

旨飭令退守通州。于是鄭親王瑞華宗室尙書肅順等奏請罷兵議撫。並請

召回僧邸以戢夷兵。

詔書一日數至。王不得已退師。次于距通州五里之張家灣。天津不守。夷兵長驅而入。初七日陷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初

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恒祺入津議撫。夷人以其官卑不足當全權之任。弗見也。尋奉

旨改命大學士桂良往。是月十五日桂相抵津。行文照會該夷商定和約。英之全權公使曰額羅金。其參贊之官曰

巴夏里。以書照覆。請增軍費。准在天津通商。並請各國公使酌帶散夷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里主之也。桂相据

以奏聞。上大怒。嚴旨拒絕。一面仍飭僧邸瑞相堅守通州。以防內

犯。于是京師戒嚴。

二十一二等日英法聞和議不就。遂自津門派兵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廷臣復有以撫事請者。而一二左右近侍。輒張大夷威。以聳

聖聽。遂有

駕幸木蘭。舉行秋獮之議。先是津門告陷。京師五城分派禁兵。更番守衛。時廷臣以

上常年駐蹕海淀。非所以備不虞。因奏請即日

移幸大內。不報。迨聞洋氛內犯。左右力贊遷避之計。請備乘輿。法駕。明示百官。二十四日奉

硃筆。諭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值日各堂官入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三

朝待命。遂有坐鎮京北之

旨。又云。將以巡幸之備。作為親征之舉。于是都下兇惡謠言四起。百官庶民。各謀遷徙。而車馬悉以備

巡行。一時之送其幣者。從行奔命。于是六部九卿臺諫侍從之列。聯銜奏遞封章。請

上速定還宮大計。不報。先是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偵

夷兵將薄通州。即日由

中旨傳令該副都統會同貝子綿勳共調帶八旗禁兵萬人。前赴通州助剿。未行聞

上將遷蹕。亦上疏力諫。謂不可為一二奸佞所誤。致失天

下臣民之望

上意稍解。二十八日奉

硃諭。近因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征調。不免噴有煩言。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

人心皇惑。互相播揚。朕為天下人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省。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乘

輿所蒞。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所有軍裝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即行分別發還。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欽此。尋又奉

特頒硃諭。速發內帑銀二十萬兩。賞給巡防弁兵。都下人心為之一定。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四

八月初一日。夷兵自河西務徑薄張家灣。遂逼通州。時

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款。桂相及軍機大臣穆蔭。皆在焉。英酋額羅金。既得照會。乃遣其參贊巴夏里。督帶

散夷數十人入城議和。初二日。怡王等與巴夏里相見。曲意開導。巴請仍循天津原議。然須邀法國使臣同來會商。

初三日。怡邸宴英法使臣于通州之東嶽庵。穆蔭恒祺傳賓主之命于樽俎間。法使唯唯。無異詞。酒數巡。巴夏里攘

袂而起。今日之約。須面見大皇帝。以昭誠信。然我國自見天主教外。無跪禮。王其許我

乎。王默然。巴又曰：遠方慕義，欲觀光上國久矣。且貢主之禮不可无以肅觀瞻。請以軍容入。穆陰問人數幾何。答曰：每國須二千人。其餘大隊悉留通州。穆以告王。王見其語不遜，姑答以此事須請。

旨定奪。未敢專許也。巴艱然久之，語恒祺曰：我倦矣。速取臥具來。恒不得已為之設榻。後有所語，巴輒伴睡不聞。穆陰請王暫退，留恒祺伴焉。黎明有馳告王者曰：夷人有異志，難將作矣。蓋是夕已有奸細闖入城中，到處窺伺。王亟遣恒祺偵視額羅金，則衷甲將襲我。王知事已決裂，密知會僧邸設法。檢巴夏里解送京師，以法使尙為恭順。仍理遣之。然兵端自此起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五

初副都統勝保奉督師之

旨。與貝子綿勳調集京兵。以俟後命。前旨係內傳故其奏內言未奉諭旨明

文無從時

聖意猶欲觀望和議之成否。以取進止。適通州奏至。始奉廷寄密諭勝保等。謂據怡親王載垣奏稱逆夷猖獗。堅欲攜帶大隊赴通。朕意與之決戰。該副都統即日簡練精兵。帶赴通州以西。駐紮等因。都統得旨。乃以初三日出師。駐朝陽門外。即齊七里之燕雲寺。越日次定福庄。值英法兵已入通州。僧瑞二軍拒戰失利。夷

人長驅而北。我軍馬步隊沿途潰散。時勝保督師禦于八里橋之南首。初七日夷兵自郭家駝一帶分其軍為三。僧邸迎其西。瑞相遮其東。皆敗焉。都統自南路迎勦。孟慶嘉鎗排擊不克。右頃見夷人鎗炮橫空飛墜。中勝保之左頰。右脛而顛。眾軍曳而起。不能軍。左次定福庄。夷兵追及之。禁兵皆棄甲走。都統亦退入城中。夷兵遂踞定福庄。時僧瑞二軍退守齊化門。

上在圓明園聞寇薄都城。各營皆潰。深知禁兵之不足恃。于是王大臣等請堅守京師。移幸大內不許。遂定北狩之計。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六

初八日寅卯間。

乘輿啟蹕。六官及諸王從焉。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尙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皆奉傳旨扈蹕。時夷人偵知。

尋華在外徑率番兵潮勇繞城三匝。禁城內外隔絕。凡半日不知。

上之所之。京師大震。有間始奉到巡幸潑陽之旨。人心稍定。尋奉硃諭著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二軍駐師海沱。越日又奉

願給全權大臣官銜。從夷志也。于是撫議復起。

初九日奉

行在旨步軍統領著文祥署理。代鄭王也。是時圍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尙書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等。僉集中州會館議圍練城守事。宜自初八日各門晝閉。米蔬概不許入城。百物翔踊。城中之遷徙者。皆以重賄賂司門先後出。王大臣等懼激內變。議暫開西直門通往來。過午卽局之。初十日正陽門半開。有頃亦局之。是時恭王桂相皆駐城外。城中無主。英人聲言攻城。又索巴夏里甚急。恒祺請釋之以平夷怒。值都統勝保請假在都。亟致書當事。以爲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七

不可。侍郎黃宗漢奏請殺之。諸王大臣等皆不能決也。

十一日副都統勝保自都中由八百里驛奏

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于是勤王之詔始下。是日由軍機

寄奉

上諭。據勝保奏稱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鎗炮近无可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旂兵丁。不能奮身擊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探進。與賊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懲創。請飭下。表甲三等。于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卽日起程。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炮臺。占踞天津。

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

兵屢失利。都城情形萬分危急。現在外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會國藩表甲三各挑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卽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于新募募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數千名。卽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煉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備振邦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委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刻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掃逆氛。同膺懋賞。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是時夷人以恭王新奉全權之命。披紵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八

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里。否則十五日攻城。王初次照復。令其退至天津。再行議和。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俟換約後。卽將巴夏里送還。又不答。然夷人終以巴夏里之故。攻城稍緩。遂移兵繞過德勝門。謀窺伺海淀矣。

十五日奉

行在上諭。雷京王大臣著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周祖培吏部尙書全慶。義道全慶著在紫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欽此。是時上駐蹕密雲之羅山。奉旨著軍機章京會協均等六人同赴

行在。

二十日夷人聲言攻海澱。僧邸自朝陽門移師北守。恭王桂相皆在園中。時有京師商人備牛羊千頭。赴夷軍犒師。且請和議。英首答曰。此園中大事。非爾商人所得聞也。必欲以和議請者。須恭王自來。于是恒祺再請釋巴夏里。王不決。越二日。夷兵自朝陽門移師過德勝門。北攻海澱。禁兵不戰而潰。僧瑞二軍亦潰焉。二十四日。夷人僭居

御園。恭王避居廣甯門外之長新店。瑞相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焉。爰釋巴夏里。命恒祺送歸。約以次日議和。巴既出。夷人益无顧忌。時海澱民房先後被焚。火光燭天。巴怒未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九

已請毀

御園宮殿。夷兵潮勇。縱掠園中。回師駐安定門外。

海澱之被焚也。京師震動。駐守內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顧

聘貽。時大學士周祖培駐外城。夷人投給照會。要恭王前

至軍中。面定和約。且請速開安定門。於脅以三日之限。周

得其書。繼告豫王。王不能答。二十八日。夷人照會。期以次

日攻安定門。一時內外隔絕。二王不相聞問。軍民重足。于

是周相倡言于廷曰。和議已成。彼攻我拒。均之失信也。不

如開門納之。乃給照復。請以次日釋甲入城。夷人許諾。

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議館夷酋于國子監中。供帳筵宴。

具焉。日午。英首巴夏里帶夷兵一百數十人入城。不就館

不赴宴。徑向步軍統領索取安定門鑰。專備夷兵出入。

尋策馬登城。設大炮于城樓上。塌郭民房。皆被焚毀。遂將

全營移駐安定門外。一時夷人漢奸。填塞街巷。防兵潰散。

鳥駭獸奔。于是外間謠傳。禁城已破。其知者曰。此正所謂

開門揖盜也。法夷後入。隊伍較整。其酋皆住國子監中。亦

有散處天主堂者。于是和議始定。

九月

上駐蹕瀋陽。留京之王大臣等合詞奏請。

飭恭王入城。速定撫議。王既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

欽差全權大臣之命。夷首照會。趣之入城。城中自豫王以

下。復屢請之。初三日。恭王移駐廣甯門外之天甯寺。進退

猶豫。適自

行在。密寄硃諭。謂此時斷難入城。辦撫。令且擇地駐紮。益

慮夷情中變。將執之以為質也。英人既入。巴夏里首定英

約。除八年五十六款。照行外。續增九條。法人之約。除八年

四十二條。照行外。續增十條。大意在加索賠款。多占馬頭。

及天津通商。京師寄住之等。王不能難。許其奏請。

聖裁。俟奉到

批回。即行訂期換約。夷人唯唯聽從。未幾而構怨之師復

起。

初怡王之捨巴夏里于通州也。並其散夷數十人。悉繫送京師。經刑部訊供。監禁大宛兩縣獄。至是以議和釋之。歸有監斃在獄者十餘人。英酋憤甚。將渝盟與師。王大臣等亟遣人謝之。不可。初四日。夷兵再擾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帶。火三晝夜不絕。京師內外大恐。恭王時已移駐城外法源寺。夷人復聲言稱兵擾。紫禁城城門洞開。夷兵內呼外應。勢且岌岌。恭王再以和議請。法使囑囉居間排解。凡三返。乃索死者撫卹之款五十萬。相約罷兵。王遣恒祺往請換約之期。該夷照復須俟卹款交清。然後蒞盟。爰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一

括京師內外庫。以初九日照數給訖。乃議宴夷酋于禮部。交換和約。初十日。巴夏里來訂次日換約之期。隨帶散夷百餘人。身藏兵械。入城周視。日哺仍自安定門出。一時內外居民觀如堵。而夷人方耀兵于輦轂之下。弗之禁也。十一日。與英夷交換和約。恭王率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尙書趙光陳孚恩侍郎潘曾瑩米晉等。各帶護衛入城。其各營禁兵。皆止正陽門外。宴夷酋于禮部大堂。設供宴上方。左右各三席。東西兩楹各十席。日午。英酋額羅金巴夏里等。人自安定門。盛陳兵衛。鼓吹前導。裸以夷樂。其酋皆乘八人輿。餘四人王大臣等迎于門外。分東西階入席。酋等

見王用免冠禮。王拱手答之。又有女夷三人不行賓主禮。徑乘輿入坐。或曰夷酋之妻。巴夏里之婦預焉。莫能詳也。恭邸與英酋額羅金分左右坐。通事傳賓主之命于樽俎間。禮成換約而去。

十二日。王大臣等與法人換約。法使囑囉隨帶通事。散夷入城。皆乘四人輿。導以鼓吹。亦有女夷數人。兼設女樂。如打花鼓式。用夷禮也。宴于禮部大堂。禮成換約。如英酋相見之儀。和議既成。英法使臣請將前後條約。頒行各省。大吏按照辦理。王掬以奏聞。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一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二等日。業經恭親王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英法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款。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啟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約內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欽此。十七日。與俄羅斯換約。俄之使臣伊格那替業幅與王大臣等相見。所定和約。議此後通商。不論恰克圖及現准英法二國通商之各海口。悉聽該國水陸自便。其通商條款。稅則事宜。大畧與英法同。惟續增條約。則意在申定兩國邊界。凡黑龍江及西疆交界之處。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

以防異日爭端。恭王皆許之。其相見及換約儀注。皆如英法二國之儀。

十月在京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

上回蹕奉

上諭。本年天氣漸屆嚴寒。朕擬暫緩回京。俟明春再降諭旨。欽此。是時晉撫奏請西遷。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又上疏請于陝代之間。暫設

行在。俟夷兵全行退出大沽口外。然後奉迎。返蹕。皆不報。

是役邸抄多不具。大沽炮臺之破。津門之陷。皆無一語。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圭

及之。僧邸拔去三眼花翎。旋奉

賞還。亦不詳。其用兵之利鈍。其七月二十四二十八日之殊論。皆得自都中所寄。予以九月杪。至和門督師幕府。正值籌辦北援及南軍退守一切情形。僅于

廷寄及勝帥咨會中得悉。北事之大畧。其後由湖北嚴方伯樹森寄來天津總糧臺一信。又得都中督師信函。續又傳抄勝帥致周仲建書。及其將赴通州。請

乘輿還宮疏。並六部九卿等諫

幸木蘭疏。督師屬策。輯之為一帙。乃得參攷前後。次其涯畧。以上云云。無一字得之稗野者。惟當此乾坤震撼。滄

海橫流。凡在斷鞅攀檻之儻。憑血叩心。憂危入

告。不避文字之忌。故今悉据實書之。不敢諱。亦不敢諱也。

京兵禁旅。其為綠營者。不過十之一。餘皆八旗蒙古也。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優游輦轂之下。皆藉所得月餉。以餽其口。贍其一家。少者壯。壯者老。不復知有金革之事。固已恬然自忘。其為兵矣。今觀天津通州之役。一戰而蹶者十之二三。不戰而潰者十之六七。是滿蒙之衆。非但

不可以

龍興。例即求如閩粵川楚之綠營。于行陣稍有閱歷者。亦相去遠甚。即使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函

乘輿決計還宮。曾無轉念。亦恐難免以賊虜貽君父憂也。戰之不克。遂為言和者口實。而豈知今日之誤。正誤于二十年前。撫事之濫觴耶。白門之約。予取予求。不汝瑕疢。遂為夷人得步進步之漸。迨至粵東辦理五

口通商。則裕制府詆琦相。所謂事逆夷如頑父。惟恐不當其意者。入城之約。許以二年。粵中之禍。遂始于此。粵

事決裂而後。天津畿輔。鼓其狂瀾。煽其逆燄。以致禁城

喋血。

君父蒙塵。君子觀于夷事之究竟。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夫已氏也。雖然八年之役。

上拊髀擇將而寄之。僧耶一年之間。成效見焉。今雖失利。安知異日之不轉敗為勝邪。乃事勢未劇。方堅守南路。炮臺而奏請班師。力贊

遷蹕之浮議。起追念

龍飛之初。驅逐洋艘。罷斥議撫諸臣。海內又安者七八年。

一旦因時事日艱。內外諸臣未能堅其匪席之旨。而欲狃于處堂之安。于是一誤于耆英。再誤于端華。肅順而卒。莫能善其後也。嗚呼。可勝慨哉。

附錄九卿科道諫

幸木蘭疏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五

奏為迫切懇陳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四日

命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各堂官閱看

硃筆。有暫幸木蘭之說。臣等傳聞之下。實深皇駭。竊惟京

邸為根本重地。

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之所在。

皇上一旦為巡幸之舉。則人心搖動。京師必不能守。且八

旂綠營官兵。其父母妻子室廬墳墓。皆在京城。能保其

無離散之心乎。萬一

六龍雲駕。而兵心瓦解。此時欲進不能。欲歸不得。

皇上將何以處此。現在夷人犯順。要求百端。其實夷兵不

過二萬餘人耳。其斷不能擾吾疆土也。明甚。若使

乘輿一動。則大勢渙散。夷人藉口安民。必至立一人以主

中國。若契丹之立石敬瑭。金人之立張邦昌。則二百餘

年

祖宗經營締造之天下。一旦拱手授之他人。

先帝付託之謂何。

皇上何以對

列聖在天之靈乎。且以一府一縣之守令。聞警出城。地方

立見潰散。况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六

萬乘之尊。都城之重。而可輕于舍去乎。臣聞嘉慶十八年

林清之役。

仁宗睿皇帝方幸木蘭。聞警即日反蹕。當日且聞警而還

宮。此時豈聞警而出幸乎。況現在逆夷之勢。不及當日

各路教匪之猖獗。奈何輕棄根本。自貽隕越耶。臣等謹

按北宋牟駝岡之役。白時忠李邦彥等請幸襄鄧。以避

敵鋒。李綱力主守城之說。遂以却敵。前明土木之變。徐

堉主南遷。于謙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遂

立十八團營。而京師安定。此不遷而存者也。金哀宗奔

河北。而金亡。元順帝奔和林。而元亡。此播遷而亡者也。

前史具在。遷與不遷。其效可睹。今日之事。萬不至如前史之甚。獨奈何出此下策。自取阽危哉。為此策者。必曰。聖駕時巡。仍派重臣監國。俟掃盪廓清。奉迎反蹕。殊不知皇上一出。都城无主。伏莽生心。蕭牆變起。種種危亾。翹足可待。又安往有掃盪廓清之日。況木蘭一隅。又何足恃。我能往。寇亦能往。設逆夷以勁旅相追。則以有所馮藉之京城。轉以爲未能抵禦。豈中途人心潰散。而能資其得力。此不待計而決者也。昨奉宣示諸臣。京城內外。傳說紛紛。聞井驚皇。人无固志。恐滋內變。不可不防。仰懇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七

皇上暫行還宮。激厲將士。嚴籌守備。以固衆志。而釋羣疑。並求

宸衷內斷。不爲浮言所惑。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等受恩深重。未敢緘默。激切冒陳。

自忘狂懇。敢乞

皇上聖鑒。不勝悚皇屏營之至。謹奏。

中西紀事卷之十六

江上塞安

天津新議續議

咸豐八年大沽之役。桂相等至津。英人擅定通商新議五十六條。奉

上諭。稅則之款。必須至滬商定。續因滬議定後。該夷換約不遵照會。其事遂寢。然于九年在浙。見西人已將五十六條。乘入通書中。因撮其大畧記之。迨十年京師換約。英法要請將戊午原約及現定續約。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十一

頒示各省督撫。大吏按照辦理。遂並滬中所定稅則。刊刻通行。閱其條款。悉由夷人任意增減。王大臣等畫押受成而已。今次之如左。

一約內有住居京師一款。言英國官員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悉由該國自便等因。查此款自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主貢表文內。請援俄羅斯之例。遣人寄住京師。照管該國貿易之事。奉

純廟諭旨。告以天朝無此體制。俄羅斯從前在京城設館。因未設立。恰克圖以前。暫行給屋居住。嗣因恰克圖既設。即在彼處交易買賣。不准居住京城。已數十年。該國現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又思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置喙嚴

納為準。因定照海口稅例減半。于首至之關口。每百兩納稅銀二兩五錢。給票為憑。嗣後經由各口驗票放行。不令重納。又議外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頓以上者。每噸與外洋以一千六百。每噸納鈔銀四錢。自一百五十頓至以下者。每噸納鈔銀一錢。亦給票為憑。不復再納。凡此紛紛之議。無非該夷自占便宜。兼為華商作傀儡。蓋夷人貨物之交受。例不得越海口一步。自通商暢行。出入自便。此後夷人入內地。即藉華商為導。虎之儀。華商至內地。又藉夷人為腐鼠之嚇。試問中國自征其商。而偷漏影射之弊端。在在不免。何況夷勢日橫。奸商秀民。推其波而助之。瀾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四

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自長江通商。天下一家。更從何處分別華夷。當十年換約之後。馬頭未立。貨船未到。即有持總理衙門執照。前赴安徽之屯溪。江西之河口。義甯州等處。承辦茶葉。大半華商導之也。
一約內言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由英領事查辦。中國人有欺虐英民者。由中國地方官查辦。若有兩國交涉事件。彼此會同審辦等語。查錢債鬥毆之事。中國定制由州縣審辦。若欺虐外國之人。經地方官查知其曲在我。自可先行查辦。倘弊端自彼起。即已入華夷交涉事件。彼時照會該領事會同審辦。均無不可。乃約內載明正領事與中國道員平行。副領事與中國知府平行。因之一遇交涉事件。反

越州縣而訴于道府。遂藉道府以脅制州縣。況各領事現住海口。有事輒排闥入監司衙門。咆哮凌虐。並方面官亦視之蔑如也。憶臺灣二十二年紅夷供詞。言其小埠頭設立文官。如中土知縣者。曰未士洛云。今見香港上海各處洋行。招帖皆冠以未士二字。意即外國除授之官銜。在中國則與牙戶無別。乃得與

天朝之州縣平行。其衰甚矣。

一議中國國民人有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之房屋內。一經中國官員照會到。該領事即行交出。不得徇其隱匿等語。此已載入江甯條約中。而自五口通商後。屢以照會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五

移取起衅。甚至有毆殺中國民人。抗不交出凶犯者。蓋英夷收拾人心。專以受降為得計。予見西人月報言。各國罪人有逃入英境者。英皆容匿之。而其本國緝捕罪人。不得以兵船輕造英境。是其與外洋各國來往之定例。故中國雖有照會交取之約。多成具文。至其所定中西交易。有欠債不償。潛行逃避者。彼此知會緝拿追繳。一體辦理。立法非不善。而予聞上海交易成後。應付華商銀兩。洋商給以銀票。票期率在對月。多則五十日之限。及屆期憑票取銀。竟有不肖洋商。私自逃回。遽將貨行閉歇者。華商訴于領事。領事置之不理。此見于西人自撰之月報中。且云洋行

欠帳私逃。不獨唐人受其累。即各洋皆以為不便等語。蓋
彌人之詞也。然華商悟其詭詐。屢欲變易其對月取銀之
例。卒不能行。故咸豐初年。滬口生意漸不如前。至有茶商
仍欲改道赴粵東者。然則通商善後之約。該夷陽奉陰違。
徒以此玩中國官民于股掌之上而已。

一傳習天主教一條。江甯約中已有之。然尙無華人弛禁
之明文。不過言彼國教士之至中國者。請免查辦而已。自
道光二十五年。法人在粵陳請在各港口設立天主教堂。
竝華民之入其教者。概免查禁。部議允行。自後各省華民
公行無忌。今查英國條約內。載明耶穌聖教暨天主教二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六

項。蓋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穌教。于是禁行天主教。見泰西碑聞

而不悟耶穌之即天主也。法即西所奉。則仍是舊行之天
主教。一曰加克特立教。時英人借助法兵。故約內竝及之。
若法國之約。則但云天主教而已。惟西人矜其教法。驅除
異己。各小國有不從者。脅之以兵。如五印度及回疆之役。
屬于英者。今悉改行耶穌教。甚至如東洋之日本暹羅。向
與西洋人天主教為仇者。近年英人日強。皆藉通商之約。
傳教于其國。而日本暹羅亦畏其強。不敢詰。今又欲以此
強中國。豈非欲用夷而變夏哉。
一約內議用漢字英文字一條。查英夷兩次入貢表文皆由

中國繙譯進呈。據乾隆六十年粵督朱文正公奏稱。有夷
字正副表二件。伊國自書漢字副表一件。臣等公同開驗
其漢字副表。雖照中國書。而文理舛錯。難以句讀。隨令通
曉夷書之通事。將夷字副表與漢字表核對。另行譯出等
語。是該國雖有自書之漢字。詰屈難通。仍由中國人通習
夷語者。另行譯出。竝不責以漢文正本。配送。迨嘉慶中廣
州知府楊健詳定英夷商稟。許用漢字。自後該夷久居中
土。多以中國言語繙譯彼國古書。故馬利遜有華英字典
之輯。悉依康熙字典詮釋。是時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七

純唐敕諭二道。由該國副使斯當東繙譯。迨嘉慶二十一
年之

敕諭。則馬利遜繙譯。蓋馬亦時為副使。詳攷英夷貢使。皆
以武臣為正文。臣副之。皆見西人紀載中。同文之治。漸染
外邦。故英彌二國。皆建書院俾夷人習漢字者。居之。今約
內欲請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以便他日文書往來。不
用配送漢字。是又欲以外邦之言語文字。強中國傳習。抑
已汰矣。自十年撫事定後。總理衙門奏定章程。內稱臣等
前定章程。內有請飭廣東上海挑選專習英法
美三國文字。語言之人。來京差委。挑選八旗子弟。學習除
俄羅斯章程。由該館遵旨酌議。外其英法美教習及學
習之人。薪水獎餉。應仿照俄羅斯館議定之例。辦理。又查
俄羅斯館。以狹難。以兼容。現查該館。改作衙署。尚有廬房
稍加修葺。堪作館舍。免致在外。滋
事等因。是王大臣等已議及之矣。

一議中國照會公文不用夷字。予見西人月報言夷者鄙夷之稱。外國人多忌用之。不覺失笑。夷為東方之國名。又為四裔之總稱。說文夷从大从弓。大人持弓也。此于六書為會意。氏羌蠻貊皆以獸名。獨夷从人从大。以魏為大名之例推之。不可謂非美號也。說文言東夷有君子不死之國。說文廣采異聞其言不死之國疑即指比魯國王事也孔子言仁者壽。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然則夷字之稱。正以其國有君子多壽考。而錫以嘉名。近日西人頗不乏彬彬爾雅之士。胡弗之考也。一滬中所定稅則名曰通商善後條約。英十款。法彌同。大都本天津新議所定貿易各款。推廣言之。其餘則臚列出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八

口進口之貨。酌定稅額銀數而已。惟其第五款內稱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荳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一項。現准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議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舊制洋商進口之貨。祇准在海口銷售。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其出口之貨。亦由華商運至海口。與之交

易。不准洋商擅入內地。自行采辦。此自來各貨進口出口之通例。今天津新議第九條。准聽英國人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毋得攔阻。又二十八條。准聽英商貿易。出入內地。照海口稅減半。祇完內地一口之稅。以後驗票放行。不令重納。是二百餘年之舊例。一旦掃而空之。故桂相等在滬語以洋藥一款。新定稅則本不與他稅等。且貨輕價重。易啟偷漏影射之端。應請另款辦理。于是該夷始有稅則第五條之議。然自長江通商。洋商占立馬頭。深入內地。豈能保其不夾帶鴉片。又豈能保其不勾串華商相與影射。必至陽奉陰違。豪无顧忌。他如銅錢米穀等項。不准運往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九

外國。仍准其在內地各口往來貿易。凡此所議。不過掩耳盜鐘之計而已。十年換約之後。照此辦理。而英人已在總理衙門呈稱。內地商稅過重。具詳洋藥卷中。是華商英商串通一氣之證。天津新議。據其約內所記。在咸豐八年之五月。其稅則之定。自滬中者。則十月也。此等條約。直至十年換約之後。始奉行。是時英法拔兵要請續增英款九條。法款十條。惟彌國之約。仍係八年所定。並無續款。然已預為異日張本矣。俄人之約。則又意在申定邊界。載入續約中。今更敘而論之如左。

一英人續約。首在索賂。据其八年所定專條。議償商虧二百萬。軍費二百萬。由粵省設措清欸後。交出粵城等語。今續約又索增軍費四百萬。合前所許共八百萬。議于十年十月在津先交五十萬。又于粵中交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其餘在各關所收稅內扣繳二成。以三個月爲一結。仍以二百萬賠補粵中商虧。其六百萬悉抵兵費。一也。八年天津新議第三條。所載在京居住一節。未奉允行。今請仍照原約。或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總以自奉該國君主之諭旨爲定。二也。八年所議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列。今續約內請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爲通商之埠。均照各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十

口章程一律辦理。三也。粵東有九龍司地方。前經兩廣總督勞崇光給與該夷。作爲在粵總局。由該國在粵之領事。巴夏里立批租住在案。今續約第六款。請將地界歸英管轄。撤銷前次租批。此與琦相在粵奏給香港一島同爲割地。誅其心。一爲牟利起見。一因巴夏里被執。不甘作爲中國酬罰之欸。四也。換約之後。僅許退出京城及舟山屯兵。其天津並大沽炮臺。暨登州北海廣東省城等處。應俟八百萬清欸後。始行退還。即使早退。亦必俟彼國君主諭旨施行。較之八年原約退出廣東省城者。又增數處。五也。其餘重複及貿易瑣屑者不錄。夫氏犬羗羊。獸而人者也。狼

子野心。人而獸者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東方朔之諫。獵曰。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今以輦轂之下。夷狄猛獸。並域而居。一旦有觸藩之變。銜楛之虞。則是遇軼材之獸。而京師豈復有可存之地哉。非族之逼。將有侵陵。卧榻之旁。防其睥睨。何況兔窟潛營。鳩居不返。此誠不可一朝居者也。天津之約。主自李國太。續增之約。則巴夏里所定。以彼在粵充當領事。粵中之禍。夫已氏實始終之。迫八年新安之役。粵人懸重賞購其首。逃回本國。遂謀充額羅金參贊。怡王入通議撫。則彼單騎赴宴。僵卧邸中。坦然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十一

無備。迫其受檢。則惡貫已盈。依然脫網而出。此與李國太之在天津。被檢復釋。果何恃而不恐。此則天下後世所不解者也。商虧之欸。蓋六七年間。粵人焚其城外洋行。索賠房屋貨物者也。無論商民平等。犬兔之逐。蠻觸之爭。不足爲異。卽以報復言之。該夷連燒我兩次炮臺。亦足取盈矣。若夫洿我宮壤我室。是殆天之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後降之罰。不自愧悔。又肆貪林。在彼喫犬吠。非其主。曾不足怪。而在京內外之王大臣等。不聞興借一之師。稍挫其方張之敵。彼則如虎。我則如鼠。城下之盟。宜一任其予取予求之不竭矣。至于北塘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今六次償

欵。遠及二年。或因關口稽查致饒唇舌。或因稅課虧短稍涉稽遲。則隨地隨時。皆可藉端起衅。彼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豈非藉寇兵而齎盜糧哉。雖然。賂銀割地。彼之所求者利而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春秋重夷夏之防。通鑑嚴正閏之辨。故楚雖王也。而魯史貶之為子。魏固帝也。而武侯斥之為賊。至于東晉以後。五胡亂華。冠履易位。而北謂南為島夷。南謂北為索虜。未嘗以敵體相況也。後晉之尊契丹。以石敬瑭為其所立。而其子猶不受。惟南宋之後。金元始大數傳。而卒不振。我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三

太祖龍興關外。值明之季世。天與人歸。蒙古首上尊號。然尚不欲抗衡中國。屢次議和。皆出自

太宗之意。然請來往文移。低明一格。仍用前頒龍虎將軍之印。是知天道虧盈而益謙。我

朝之所以卒受天命者此也。今以數萬里外不賓之荒服。一旦馮陵中夏。竟使燭火爭明。十日竝出。此豈但陰之疑陽。紫之奪朱而已哉。予見壬寅江甯之約。英國尚低一格。閱二十年。遂成敵體。其由來者漸矣。其約內稱君主者。乃外洋女主之書法也。非貶詞也。

一法國之約。八年所定四十二條外。又立專條。言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殺該國傳教人馬神父。請將該縣革職。永不

敘用。載入約內。其餘所定各口通商來往儀注。及一切稅課事宜。俱與英前所定五十六條大畧相同。惟軍費賠欵。議定二百萬。較英夷減半。今以稱兵得志。亦請續增十條。附入天津新議後。第四條改前定二百萬。亦增至八百萬。除在海關已收數外。議定本年十月先在津郡交銀五十萬。餘在所收稅內分五次扣除。其八百萬內撥出一百萬。作為法商住粵被燒賠補之用。其餘皆作為軍費等語。又第七條內。稱該國水陸二軍。俟收銀五十萬。即退出天津。仍屯駐大沽炮臺。待中國將賠欵全數交清。始將該國占踞中國各地方。全行退出境外。又第八條內。稱現駐天津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三

之兵。俟五十萬交清後。退駐大沽炮臺。惟統兵官仍請暫駐天津。過冬。餘與英夷續約。大畧相同。予按法夷之索商。虧索兵費。以八年較英夷減半計之。即使議增。亦不過四百萬耳。今效英之尤。在彼固多多益善。在我乃默默無言。傳聞本年桂相赴津議撫。曾許英人一千二百萬。後夷兵入京城。法使鳴離居間作說客。來往調停。遂較前議減去四百萬。然在英夷則減之。在彼則增之。是藉以收漁人田父之獲也。各海口貿易。英居其首。花商次之。若以法論。則每年出口之船。不過數隻。皆鐘表呢羽軟細之物。是英之稅多而法之稅少也。英之暮四。尚易自朝三。法之一。襲乃

集于眾腋。是英之所取者勞。而法之所取者逸也。雖然英借助于法而餌之以利。法馮藉于英而坐享其成。曾不思壤地同而求濟其欲者。正句踐參吳之計也。無賄之患。必不免于象齒之焚。亦終必已矣。

一彌人換約事。在九年。今其條約三十款。仍是八年所定。附于英法二國之後。查該國向不立君長。紳民公舉有名望者一人。住華盛頓都城。總理二十七部之事。是亦斯丹甲必丹之舊制也。西人以一部之長為斯丹。一曰斯坦。一曰算。皆皆聲之轉也。其管理帳目及船主。曰甲必丹。是彼言丹者。即中國里長約長之類。乃居然以大伯理璽天德與大清皇帝平頭。雖其八年所定。係按照英法款式。然九年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五

大沽之役已停止。英人換約。彌人卑詞請款。正宜與之說明。仍照粵東舊約款式。即使該國主業已鈐印。亦可令其回國更換。遲至來年。再行換約。未為失信。何以王大臣等不加究詰。一律允准。且就其約內所定各款。效尤之漸。實不可長。如第五條言該國使臣。遇有要事。不論何時。應准到北京暫住。但每年不得踰一次。到京後迅速定議。不得耽延。應由海口或陸路。不得駛駕兵船進天津海口。中國派地方官照料。若係小事。不得輕請到京。至上京必須先行照會禮部。所帶跟隨人等。不得踰二十人之數。云云。詞意尚為恭順。乃又于第六款內載明。嗣後無論何時。但中

華

大皇帝願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以及在京師居住。或久或暫。應許該國來使。一律照辦。同沾此典等語。核與第五條。不准耽延。及每年不得踰一次之語。自相矛盾。又十五條內。載合眾國民人在各港口貿易者。除中國例禁不准攜帶出口進口之貨外。其餘各項。均准販運往來。至買賣應納稅餉。惟照粘附在望廈所立條約例冊。倘別國有按此條約更改者。即應一體均同等語。又第三十條內。載現經兩國議定之後。倘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五

往來等件。為此條約所無者。亦當准該國官民一體均沾等語。凡此重言絮語。皆為後來悔約張本。且預知後來英法所請。必有更進于此者。即如約內。於無長江通商之款。又各海口。但有廣州潮州廈門福州臺灣甯波上海等處。則是五口之外。僅增潮州臺灣兩處。與英法條約之兼有牛庄登州瓊州各口者不同。自十年英法換約。又增入天津淡水兩口。凡此即彌人約內所謂有惠政恩典。施及他國。為此條約所無者。亦一體均沾。固已預為道地。包掃一切。而此中坐收漁人之利。已不少矣。彌人亦黠矣哉。一俄羅斯之約。其與英法異者。彼為增索賂款。多占馬頭。

此則要求割地。意在更張。康熙雍正兩次會盟。定界之前。約也。查八年天津原議第十二條。除陸路所定邊界。照舊通商外。議增海口之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七處。又載明此後若有別國在沿海增設口岸者。亦准該國一律照行一也。舊制俄夷不入朝會之列。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通商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今改議由該國總理事務大臣與中國軍機大臣或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由該國專遣使臣送到京師。其行走或取道恰克圖。或由就近海口。悉聽其便。二也。兩國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六

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輝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界。其西皆屬中國界。以上凡遇中外交界之處。繪為地圖。以朱絲識別。上寫該國繙譯地名。立定界牌。永無更改。至此等交界。均係空曠地方。遇有中國人住居漁獵者。俄國不得占逐。仍准華民自行照管。此所定黑龍江一帶之東界也。第二條載明西疆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見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又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此所定西疆一帶之西界也。第三條總判云。嗣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即以上二條所定之界。作為解證。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由兩國派出大員。秉公查勘。東界查勘在烏蘇里會齊。于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員。即按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字二分。中國或滿或漢字二分。兩國交換畫押用印。以憑信守。以上俄羅斯新定之邊界。大畧如此。核以康熙二十八年及雍正五年所定之邊界。更改侵占。予取予求。竊恐將來必有無厭及我之患。查現在所定東邊交界。皆在黑龍江之北

岸而俄人在江中修製戰船。立炮位。俱見于西人月報中。又言咸豐五六年。俄人以土耳其之役。爲英法所攻。悉遷其各埠貨物于黑龍江之南北兩岸。南岸逼近內藩。中國兵弁阻之不得。是其得步進步之漸。至西疆俱係回部。叛服不常。一遇蠢動。中西相持。俄人又將從中窺衅。以收漁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慮者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六

中西紀事卷之十七

長江設關

江上塞安

咸豐十年秋九月。英法二國先後換約。越月。推在京英酋卜魯士照會恭親王及同時換約之大臣等。內稱現行天津新議第十款。所開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等因。本國現擬僅于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商。惟視江西尚未安靖。所有兩口通商之處。先照後開。章程暫行辦理。凡有英船上下大江內載貨物。無論進口出口。應納稅餉。均或在上海或在鎮江各關。按照新章納稅。各關監督皆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宜妥爲設法。務使各船遵行。再英船欲上大江。當向海關先行報明。所存保護船隻之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若干。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應註明給發。倘出單之後。查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軍器藥彈等物。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人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以上各節。應請查照。並咨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遵辦。等語。旋准恭親王等奏請給與照覆。允准奉

旨。依議。尋由軍機大臣密寄湖廣督臣湖北江蘇江西撫臣暨江甯京口將軍福建陸路提督等。內開十年十月二

十日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英國欲于長江通商業經給與照
覆允准一摺長江通商一節八年原定和約內載明除鎮
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沂流至海各地選擇
不逾三口准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今該國以撫局
已成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鎮
江各關按照新章交納並據該酋照會內稱先向海關報
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
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註明給發倘有額外軍器或
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二

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各等語該夷此次嚴定
章程無非慮中國防其勾結賊匪售賣軍火等物有意存
覘奸之心業經恭親王等允其咨照湖北江西各督撫矣
惟漢口九江兩處係屬通商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須按
照條約與之妥為商定毋令別生枝節以期永遠相安其
進口出口應納稅餉恭親王已令其與上海關公同商酌
亦須明定章程免致稅課虧短至該洋船所帶兵器火藥
等已據該酋聲明在海關呈報均須嚴密稽查照章辦理
其經行江面地方所有防守兵弁俱應飭令一體知悉毋
得滋生疑慮以致別起弊端者官文等悉心妥辦總期杜

漸防微而又不致有傷和好古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各
密諭知之欽此是時江蘇巡撫薛煥方奉

旨署理欽差大臣督辦五口及長江三口通商事務會同
湖廣江西督撫籌辦漢口九江開商事宜尋准咨稱轉據
江南海關道吳煦詳稱江海關征收西洋各國稅鈔業于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查照新章征辦忽據新關李稅務
司函據英商寶順即願地行稟稱現將前往婺源屯溪河
口一帶置貨運出海口請發憑照前來誠恐內地關口地
方未經周知理合摘錄條約即滬中所定稅則之第七款呈送飛咨浙
江江西安徽巡撫查照辦理等情蓋自卜魯士既得照覆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英商特為護符不俟各省督撫知照擅駕火輪護以兵船
由鎮江駛赴九江漢口等處踰年而長江開商之局成矣
當英督卜魯士之請通商于長江也恭邸照覆謂南省軍
務尙未肅清長江道路是否疏通本館無從懸揣應由貴
大臣斟酌辦理等因旋據江西撫臣毓科奏稱九江通商
事屬創始關係甚巨恐非九江關監督一人所能辦理擬
請遴委藩司大員赴海會同籌辦時江西藩司張集馨詳
稱徽池巨寇分股竄陷東流建德上犯湖口彭澤勢甚披
猖現查潯郡一帶商賈屏跡此時遽往商辦不但交易無
人尤恐逆氛肆擾有礙外國元行應請展緩赴潯等因經

江撫据以奏聞而是時寶順前來內地采辦茶葉已由蘇撫咨照在案續又准江海關道飛報探得英國水師兵頭霍姓現帶小火輪兵船五隻戰兵八百餘名洋商數人于十一年原文稱本年以正月初二日徑泊吳淞口起旋駛赴長江聲言前往漢口等處察看通商情形於稱尙有夾板貨船續開等語尋据薛大臣奏稱查得恭親王照復該酋卜魯士公文言明九江漢口等處進出應納稅餉章程令其就近與上海關公同商定前經轉飭蘇松太道照會英領事密迪樂知悉迄今未据照復卜魯士現在津沽尙未來滬商辦此次兵船駛赴長江又不先期知照突爾起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四

旋開行殊屬任性自由莫從理論等因旋据署江甯將軍巴棟阿奏稱英國商船于正月初十日業已行抵鎮江探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由水師及鎮江府知府先後稟報當委佐領文祿前往接見詢問來鎮通商情形据稱該國參贊巴夏里一員水軍提督和普一員和與霍譯音之異實一人也又稱正副領事官二員實係來鎮通商現無貨載亦無別情其餘未到貨船十餘隻陸續即可到鎮等語旋于十一日該國水師提督和普駕駛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于十二日折回十三日駛回上海續于二十三等日該國參贊巴夏里副領事等前亦奴才接見之下詢問情形

据稱實係來鎮察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昨開輪船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並欲使粵匪聞知不敢開炮關阻該船于十三日駛回上海現有商船二隻在鎮駐泊等語奴才因即飭令鎮江府丹徒縣遵照條約妥籌商辦去後茲据該參贊等看定在于鎮江西門外雲台山上下建造公署商棧又擇于甘露寺地方暫爲副領事費笠子公署以便會商一切十五日巴夏里業已開船駛往上游察看九江漢口一帶江西情形等因于是江撫連接各處咨照飛飭藩司張集馨酌帶委員經費赴潯辦理遂有九江建立馬頭之議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五

十一年二月江西藩司張集馨抵潯途中接据饒九道文恆署九江知府程元瑞先後報稱正月二十二二十七八等日陸續到有火輪船七號經兩廣總督派委都司帶同英國參贊巴夏里領事官許士二員進赴道署據巴夏里面稱船內尙有水師提督和普和普皆譯之異一員意欲先在九江漢口兩處設立口岸派領事官許士住在九江辦理通商事宜並欲先赴南康饒州一帶查看地方情形探明水勢伊與和普親往漢口商定一切後仍回九江商辦等語張藩司於是月初六日至潯則巴夏里已由潯起旋前往漢口矣越數日巴自漢口出與藩司接見行免冠禮人

免冠之禮本屬平衍予前奉示八按作法使
 保亦免冠相見原奏稱其恭順實非也 會商租地立市
 事宜而巴欲先赴上下游察看地勢再行定議十三日巴
 夏里帶同藩司委員前往湖口諸酋僉以湖境扼要鄱湖
 為江省咽喉上通吳城下達江皖形勢較勝欲在該處立
 市經委員馬長康告以湖口城內地多亂石城外俱係沙
 土難以修造樓棧且該處山迴水深風濤險惡商船停泊
 互市必不願來又地接建德東流時虞賊擾水陸防軍難
 處易啟弊端不如仍在九江可符原議再三辯論巴意始
 轉與諸酋以千里鏡遠覷四面復用盤盛水銀測驗地底
 確係沙石遂允折回九江十五日在九江府城西門外龍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六
 開河之東量地一百五十丈深五十丈議寫租約巴因弓
 步不準再按指南法用繩較準得深六十丈內有民房三
 百餘家巴議給每畝五十千如不願者由地方官酌提公
 費津貼遂定議當立永租地基券約以一百五十畝科算
 載明丁米正耗銀數按年由領事官清交德化縣歸入編
 糧額下又議租約上該參贊與中國藩司聯銜畫押各執
 一紙此英人在海關商之大畧也
 漢口通商事在九江之先緣巴夏里先往漢口已將一切
 處分明白方回至潯故潯中之約江撫奏稱仿照湖北式
 樣今据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原奏內稱本年正月二十

六日先有英國火輪船一隻駛抵漢鎮詢係上海寶順行
 即顛地行之行主韋伯同英官威司利通事官會學時楊
 光讓並隨從人四五十名當飭漢陽知府漢陽知縣等妥
 為照料二十七日威司利等入城至署相見據稱由上海
 來漢查看地勢立行通商隨在漢口託人代覓棧房一所
 每年議給房主租價銀四百兩留通事楊光讓住居照料
 行主韋伯等即于二十九日駛回上海矣二月初一日又
 有火輪船兵船四隻到漢約載英兵共三四百名即有英
 國參贊巴夏里帶同屬官渡江至署相見據稱由上海前
 來查辦九江漢口開港事宜至九江上岸諸事尙在未定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七
 先來漢口查看地勢建造棧房其領事係由福建調來風
 色不順尙未至楚次日又有英國水師提督賀布率所屬
 武官二十人至署來拜惟賀布聲言駛往上游一帶探看
 水勢並無他意當飭沿途經過地方妥為迎護時尙未回
 連日巴夏里于漢鎮下街尾楊林口上下看定民地基址
 會同府縣勘量寬二百五十丈深一百一十丈四至立
 石為界現已由巴夏里至藩司衙門請給發丈量地基對
 約鈐用藩司印信議定俟英國領事到漢傳集地戶房主
 會同地方官當面議價立券照給交地之後聽憑英商起
 造棧房應納丁漕由英商赴縣交納並議再有他國來楚

須在英行以下擇地蓋棧不得上占正街事定水師提督亦自上游折回于初十二等日同巴夏里船先後開行仍留英官夏姓及火輪船一隻停泊漢口等因此英人在漢開商之大畧也

漢中立市事定巴夏里旋回京師據稱法美美即彌也茲照檔案作美

二國商船亦將踵至江撫仍飭藩司留潯旋據該司詳稱

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國水師總領施礫烈倫駕火輪船一

隻到潯于四月初一日卯刻駛往漢鎮是日午刻美國商

人駕飛箭火輪船一隻由漢回潯停泊登岸美國金甯謙

及瑯記洋商在于九江府城西門外勘定地基並要琵琶

亭空地十五畝又旗昌行商人勘定琵琶亭空地三十畝

因地勢低窪議即興工用土填高探詢該商人等僉稱美

國領事官尙未定人法國領事亦無來潯准耗並云該國

通商事件均係該商等自行專主不必待領事官定局等

語惟租地換約各事宜須俟領事抵潯方可會辦該二國

領事官既無來江信息未便羈延守候等因江撫據情片

奏請檄藩司回省俟二國領事抵潯再行前往商辦所有

各國通商尋常事件即由九江鎮道督同該府縣妥為辦

理以專責成于是藩司張集馨遵飭回省時值粵匪上竄

黃梅潯中洋商遂疑其聞警潛回謁傳人都由總理衙門

奏聞奉

旨革職留任旋被兩江制使奏劾罷歸續據兼護饒九道

九江府知府蔡錦青詳稱九月二十二日接湖北漢黃德

道劉齊銜函稱美國瑯記洋商已在九江勘定地基尙未

承買過手現委暫署領事官別列子馳赴九江辦理通商

事務茲將前勘地基一段傳集業戶公平定價出買以便

瑯記承買管業等因當查美國勘買地基應行換約釘界

與英國事同一律應遵前次

諭旨飭委藩司來潯會辦等因奉批美國領事官既已到

潯而張藩司業已仰蒙自應仍由該護道妥籌辦理等因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九

尋據以奏聞自此潯中通商事務悉由九江關監督一手

經理而效尤有制之漸紛紛陳請應接不暇先是美商因

無領事來潯中國不肯與之立租換約因由該國駐京公

使照會總理衙門謂該國商人在九江貿易生意不大意

欲將來不設領事官即交與九江府代為照應等語由恭

邸咨明江蘇巡撫旋准駁回因有暫署領事官別列子來

潯之事當查勘定地基一節前已與該國總領事議定該

國商人在潯貿易事與英國不同所有租買地基造屋諸

事無須換約地價租錢應由商人自向業主公平買賣地

方官不必與聞至民買民賣固不容業主抬價居奇亦不

准洋商特強勒占是以該國旗昌洋行現在九江租賃民房設立行棧係向居民自行議價給租未嘗官相安無事今該國強記洋行于三月間所勘之西門外地基經該國領事官別列子來湯茲不前赴道署會商轉于十月初八日強記洋商率領工匠在于西門外前勘地內砌牆築垣經本地民人阻之始罷別列子知事不成始于初十日前赴道署由通事傳言該行前勘之地只能照英國之價給發且急等起造房屋等語經監督反覆駁詰不歡而去聲言此界前已勘定必欲照英國章程短價承買復經監督詢之紳民則稱此係大街熱鬧之區與龍開河之偏僻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有水者不同續准監督照會駐劄漢口之總領事始仍照民買民賣議結而前此所勘西門外琵琶亭空地增案至五十畝以其地在龍開河之西與英界事同一律監督查明地係濂溪書院空基仍經地方官會同釘界其價亦較英商稍增此美人在潯開商之大畧也 是年三四月間准湖廣總督大學士官咨會總理衙門內稱英國領事官及俄國美國船隻抵漢貨物亦已陸續前來而俄美二國於無領事官任意裝載往來漫無稽攷咨請妥議遵辦尋經總理衙門酌定章程所有各國商船前往各通商口岸必須設有領事官管理方准商船前往

貿易如該國並無領事官准其託別國領事官代為管理亦必須別國領事官允為代管方許該商開船貿易否則任意前往不惟不准貿易即該國人有被人凌害事情地方官一概不管除咨行江蘇巡撫就近札飭俄國美國領事官遵照辦理外出示曉諭通商口岸百姓一體遵行等因當經薛大臣札飭上海道傳諭美國在滬之領事旋准覆稱漢口通商一節前已另派西地惠林士為漢口領事業已接印任事等情復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傳諭俄國在津領事官孟第飭令查照辦理而據孟第言該國於未設立領事官亦無船隻前往漢口貿易之事恐係別國假冒俄國名號抑或該省關口官吏查報未實請由總理衙門行文該省查等語尋准江蘇海關道詳稱漢口應設領事官業經照會俄美二領事查照去後茲准俄國領事官夏德爾照會內稱七月二十七日接奉本國駐京欽差札委本領事兼理長江一帶鎮江九江漢口等處即經本領事轉請美國駐扎漢口領事魏連士代理本國通商事務嗣後凡有本國商人到彼生理即由美國魏領事代辦在案請即詳辦等情查俄國若無船隻在漢何必倩人代理領事明係孟第所言率憑臆度而該國之觀望模稜形跡詭秘亦可概見此俄美二國在漢開商及設立領事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十一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大畧也

初英酋卜魯士照會長江通商時擬有長江暫訂章程十款大都與巴夏里往返商定由恭邸咨行江面各省大吏查照辦理旋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謂其第七款第九款多有窒礙蓋原訂章程載明貨物出口入口之稅課俱或在鎮江或在上海完納九江漢口概不征收故其第七款內有沿途任便起貨下貨不用請給准單不用隨納稅餉等語薛大臣謂如此辦法毫無稽攷應飭令該洋商將運進長江貨物除在海關已完正稅不計外所有應完內地半稅即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半之二兩五錢先在上海完納由上海給發憑單上駛出口貨物如在漢口出口者先在漢口完納九江出口者先在九江完納由各該關給發憑單下駛似此上下稽核自無偷漏之弊又第九款內稱遇人因事故將該船主稟告各口領事官由領事官將該船留在口內俟查辦完結方准開行薛大臣謂此係英國商民與各國商民口舌之事與關務无涉至干涉關務之事仍應由管關監督自行主政辦理領事官不得預聞于是分別准駁咨會總理衙門及各督撫在案續經巴夏里至滬以第七款實便兩國通商又面交釋出章程十條與前釋之十條字義又有參差因先將

已定之八款試行餘請恭邸照會卜魯士會商定奪不決者久之嗣經英國總稅務司嚇德來京呈遞清單條陳稅務事宜核與前定章程十款互有出入總理衙門以所議章程頭緒紛繁實難洞悉流弊請飭戶部會商辦理旋准行在軍機處字寄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此次各口設立新關與外洋交涉設一切章程未能妥協徒滋爭論且各口情形不同恐戶部不能懸定所有各口關稅章程仍著奕訢等悉心酌擬具奏並咨令辦理各口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妥為籌議務各破除情面方洗積習以免外國商人有所藉口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蓋嚇德單內言欲征收子口稅須擇緊要處所設立關卡意在九江漢口等處也嗣經恭邸于嚇德來公所謁見時與之逐層辨論其最關緊要者除洋約外則內地出進之子口稅也查原訂章程出口入口之貨均在鎮江或上海征納稅餉此次議定專歸上海征稅其鎮江以上漢口以下准商人任便起貨下貨將鎮江以上即作為上海內口無庸設虛立之關其立意在總處納交以杜偷漏然總納之後即可沿途任便起卸貨物漫无限制是仍與原議依違也又據單內稱洋船載土貨出口完納出口稅銀便往外國則中國無從征第二次之稅若出口復經進口如湖絲茶

某既出上海口復進廣東口之類 議照新章加一復進口之子口稅不知華商出進貨物有一關便有一關之稅安能獨令洋商取巧且易啟華商影射之端因議內地貨復進口時完一正稅一子口減半之稅此後所過仍須逢關納稅復與該國公使往返駁詰始請給與該國照會以憑向洋商商辦至嚇德所請緊要處所設立關卡彼係專指洋貨進口土貨出口而言則子口之稅僅有一次今土貨出口而復進口者尤宜在緊要處所設卡征收土貨出口以過卡准照為憑洋貨進口以入卡准照為準總期該商進口出口貨物完一正稅即有一子稅辦法以期稅課充裕因更酌定長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古

江通商章程及南北各口通共章程奏請頒發長江各口遵照辦理據原奏內稱各口關稅章程前經咨令各口通商大臣妥籌去後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該大臣等商定辦法分別奏咨迭據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咨稱洋人入江以來進出口正稅均在上海交納其自入內地賣洋貨買土貨既未議征子稅而洋人復不任他方官抽釐漢口九江領事又均不服稽查請臣等與英法駐京公使面議等語即英法公使亦聲稱中外交涉事件不能與外省大吏紛紛商辦因與臣等公平面議查本年春間薛煥與巴夏里曾議有長江通商章程十款于船隻往來頗有稽查惟尚

有未盡嚴密之處而于收稅一節亦未議及因就原議章程重加增改定為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凡洋商來往長江有關軍需之物令其呈具保單向各關領照起卸均有查驗庶不致再有濟匪情事再長江及南北各口現在尚未一律議征子稅及土貨復進口稅因另擬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臣等與英法公使面商數次于八月間照會英法去後茲據英國威妥瑪到公所面稱章程二件均欲照辦該國已發英商告示二張令其遵照辦理送閱前來等因又附片奏稱土貨出口而復進口者若不議增復進口之稅將來洋商以販運土貨為得計必至內地商人無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圭

可營生是以臣等前與英法公使極力相爭凡土貨出口如欲運往他口雖已完過出口稅不能照洋貨發給免重征稅單其復進口時應交子口減半之稅不扣二成二成即扣歸軍費之款但扣其交過半稅後只准在口售賣若運入內地銷售仍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扣釐如此庶足保全華商生計而內地各關亦不至有虞缺額茲已列入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之內應飭南北各口遵照辦理于是漢口九江先後奏請設關遂為長江別開生面矣是年八月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奏請于漢口設關收納洋商進出口各貨稅課以嚴稽查而絕弊端其畧言英國

巴夏里續增長江通商十條內即卜魯原訂十款經巴其

首譯出者非另增也

第七條所載凡進口出口貨物均歸上海稽查納稅實有心取巧預萌欺蔽偷漏之端查半載以來洋商往返貿易凡有洋貨進口售賣內地土貨出口販運外洋者因自今春二月以來髮逆上犯向在漢口巨商大賈遷移一空所到洋貨皆于漢口各行暗中以貨易貨運載上船於不交進口貨單亦不報出口貨目以致豪无稽查其應完子口稅雖有上海來文而據該領事云先完正稅然後方完子口稅即條約內所載應辦應查之事一概置之咀唔不理且有內地奸商船插英旗借以影射偷漏甚至將禁運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六

物如米糧木植銅鉛等物裝載下船不免私售賊匪等弊必須設關收稅設立官行按單發貨到上海照單查驗出口洋貨亦憑上海發單到漢開船則長江自鎮江至九江漢口進出口之貨物始免偷漏之弊若如英使所謂出口貨物仍至上海納稅則迢迢長江千餘里隨處皆可上貨下貨任其自便實存欺蔽之明驗也頃據司道傳詢英美等國領事會稱漢口無關亦無監督稅務司員憑何稽納若竟聽之來往自便漫無稽查則長江上下中原之利盡歸外國兼以內地奸商倚託外洋私售私買不特稅課偷漏亦必虧耗釐金于籌餉大局實有防礙其洋商執一稅

不二稅之說未允收釐殊不思納稅出自洋商收釐取之

華商兩不相涉現有內地商人赴湖南湖北產茶所在購買茶葉等貨動稱英商雇夥多抗不完納釐金似此情形則內地奸商人人皆可稱為洋行雇夥內地貨物種種皆可指為洋商采辦漢口之外山鄉市鎮處處皆可作為通商口岸則約內所稱不逾三口之文已成虛設惟有于漢口設關收稅明定章程設立行棧收票發票稽查盤驗於禁止華洋雇夥往各埠頭采辦悉由商販自行販運到漢鎮入行售賣庶可杜絕弊源亦與前議條約始相符合應請于漢口設關照海關章程將內地各貨出口正稅及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七

口稅一并于漢口完納其進口洋貨運至漢口僅照單點驗方許售銷以符一稅不再稅之約於禁止華洋行夥往山鄉鎮市自行采辦以符不逾三口之條現飭漢陽府勘擇地基設立關卡於請添設監督一員督辦關稅事務以專責成等因于八月二十六日具奏奉旨交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妥議具奏欽此旋准總理衙門議稱上海為入江放洋之總匯稽查較便應將長江出進之稅餉仍在上海征收撥歸湖北江西二省至洋人自入內地買之貨一節英約第九款載明許持照入內地游歷通商勢不能禁之不入山鄉市鎮采辦現與英國議

定凡洋商入內地買貨先請該關發給買貨報單單內註明本商姓名及本行字號為憑以杜奸商影射續又與英國議定此項單照專係由關發給與領事官所發各處游歷通商執照有別其並不買賣貨物專入內地游歷者仍由領事官發給地方官蓋印執照內祇須註明游歷字樣不必再寫通商等字以免牽混如有借游歷執照在內地影射買賣貨物者經地方官查出按照偷漏例懲辦議定之後湖北漢口由督撫奏派道員專辦通商事宜監督稅課並奏請九江關一切應辦事務咨明江西撫臣循照漢關辦理于是湖北之漢口江西之九江均以是年踰年先後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六

開關後稽攷檔案序其本末而加詳焉蓋自通商議撫以來中外之一大變局也
查官相國奏內言有裝載違禁貨物接濟賊匪皆內江通商以後之事其見于奏報者如江甯將軍奏稱二月間有洋船游奕于福狼二山口始與賊開炮相持繼則改豎白旗屬勿動手彼時正值各國商船由鎮至潯自潯至漢之際又据江湖總督奏稱本年四月十六日辰刻有洋船一號懸挂紅旗船內載貨約二千餘石停泊安慶城下次早始開赴下游重載而來輕載而去旋据投誠之賊供稱城內米糧將盡遇有洋船來此遂得接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九

濟又据總理衙門給法人照會言近日乍浦失守亦有中外商人前往接濟又据都將軍奏稱官兵轟擊君山賊隊有外國人坐沙關快船一隻下駛見即船追擊棄船逃走搜船得偽天義陳坤書印憑一紙時四眼狗一帶內開上海夷首瑪士哆等采辦洋貨由福山進口字樣大約如中國路票一般凡此皆在洋艘停泊潯漢間前後事查該夷通賊已非一年然其志在貪利故其濟賊也非以助賊利餌之也即其請助中國勦賊也非以効順利中之也然兩利相形則取其重今洋商不遠數萬里將以求大欲于中國區區米糧軍火欲擅居奇之利而先自試于不測之淵吾知其必不為也此等接濟賊匪之船隻必係奸徒假冒一則恃洋艘為護符一則以夷人為傀儡意此中必有無賴夷民附伴游歷而海上奸徒暗中勾結許以分潤遂有此事然長江一帶未開商以前夷船素不經見偶一遇之則水師巡船易為覺察如三年上海領事為滬賊書其證也今則通商暢行連檣上下輪烟蔽天無從查詰所破案者尙未必能得十中之一大都在停泊之際見其形迹可疑俾而獲之然則長江之禍豈有艾哉
西人游歷各省始于法國傳教之士乾隆間已有之經

地方官訪擊拘禁

純唐念其無罪降旨釋放解回本國然其人皆言華言效漢裝與中國齊民襍處即五口通商以後除海口外無張膽明目而至者自長江通商議起予以十年冬在祁門督師幕中據軍營探報有洋鬼數名自河口來至景德鎮云將赴屯溪婺源一帶後據蘇撫咨會即英商顧地等也踰年五月間據九江關監督詳稱本年四月十八日據英商怡和呈驗上海關監督發給憑照一張准該商前往內地江西義甯州置貨按照條約在于第一子口報驗即請該口驗明執照務將何字號何貨以及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件數或箱或包若干計勛兩或丈尺若干詳細載明蓋印填給以便沿途各子口及海關分卡查照驗放有不符者即照通商章程究辦等因當查該商置貨必以茶葉為大宗即經札飭義甯州就近查明置貨若干先行申報於移南昌府轉飭遵辦在案茲聞英商怡和聞知義甯近有賊跡即在吳城鎮租棧收買茶葉又有英國之寶順以及美國之瑯記旗昌等號既無海關憑照亦未知會到關均有陸續前赴該鎮辦茶之事於有洋商自在九江向內地商人買茶者又有商人采辦徽茶由饒州來至九江者伏查各國商人既在九江設立馬頭

通商其前往內地采買貨物自不能禁之不去而稽查之法亦應查照通商條約隨時察看情形聽憑中國設

法籌辦因未奉有明文理合稟請批示遵行抑或咨會五口通商大臣另議章程飭遵等因嗣准蘇撫來文謂英美二國商人有並無憑照買茶之事既經查明應詢該商因何無照即按照條約將無照自入內地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於由關督照會各國領事諭以嗣後必須領取中外蓋印執照方准前往至該商在內地買貨須照條約遵完內地子口稅應由該道于大關之旁慎擇總隘地方設卡專收內地稅銀隨時遵辦等因在案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查通商自有一定馬頭如當日五口通商除港口貿易外不得越赴各省郡縣今長江通商除兩處關口貿易外即不得自赴山鄉市鎮采辦貨物官相國所奏自是一定辦法而該夷堅持其天津第九條之約反覆爭論恭邸以前約既行窮于鑄錯不得已第就此中分出通商游歷二層聊示限制然彼既在內江占設馬頭水陸任其所之舟車聽其自賃勢必通盤籌算以為售自華商不如購自當地民人獲利饒益且又于吳城等處增設棧房廢者轉輸無所不便何必運往外國舍近圖遠是其土貨之復進口者左右遇之既不能禁則除逢關

納稅遇卡抽厘外亦別無辦法是亦法窮而不得不變者也總之隄防一決便有不可收拾之勢補苴罅漏顧此失彼故通商之條約雖多而紛更愈甚不但有傷政體抑亦無裨軍儲當日桂花諸臣抑何重于違夷而輕于謀

國哉

予頻年奉委赴海見九江設關之後貿易蕃盛月異而歲不同嗣因查勘輿圖自赴該郡西門外以步代弓周歷大街前後另繪西門外洋界圖粘簽貼說由江撫咨備總理衙門查核自西門出城由大街西行至大馬頭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約二里許其地為大江之汊港即龍開河者是也又自龍開河沿大江東行至西門外大街之功敘坊口即大街之後身亦即英商所定一百五十丈之界今稱洋街者是也其地樓臺纍纍且英商行棧之所萃東西有界東界直功敘坊之北大街以前為南以北為後有洋行費禮查新建洋樓一所賃之于關以為辦公收稅之地即今所稱洋關者是也自功敘坊入口即為大街大街坐北之地自功敘坊口起東行至張公巷止為美商瑯記起止界即前勘地基自向民間承買者也又自張公巷起沿大街東行其南為美商旗昌行棧其北為旗昌下貨入江之馬

頭亦稱旗昌洋行即旗昌自向民間議租者也凡此皆在大街中與英界之在大街後者無涉而其賃自居民不經地方官換約亦與英商馬頭分別辦理固自無嫌而自功敘坊口沿大街西行直至滄浦河之南甘棠湖之北滄浦河在街後中隔小河被英商架以板橋直至大街中間皆係英商設有行棧不經地方官之手意亦步美商之後塵而踵行之然已出英界之外矣滄浦對河之大街其南有巷為英商沙遜洋行之進路內即沙遜洋行之南為法國天主教堂正對甘棠湖此又法人所賃與英美同一辦法凡此皆與民居市廛參錯不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分者復查瑯記承買之界因起造未成又于西門最近之大街另租瑯記洋行貿易于此而其西則又有英商仁記棧房查仁記行棧已在一百五十丈界內此又其增設者在洋商占立民房多多益善而滬民貪利私售將來西門外大街房屋勢不至盡歸之于夷不止而城內居民亦將效尤矣傳聞城內小南門地方有英人房屋一所去道署不遠關署昔在大關口後為粵匪所毀今新建道署當大街南首予往視之則結構如中國式鎮日扁鑽有傳為英人教堂者或云馬廐蓋南為校場夷人放馬在此語雖近似而兩廊木板甬道裝修整齊又絕不類馬廐者久之有居

民每于夜間窺探聞內有婦女喧笑聲予詢之德化令則竝不知城內有夷人房屋一事吁可概也

美國官定之界在龍開河之西過渡南行即琵琶亭舊址當巴夏里至海初欲在此立市以九江太守某一言遽止蓋謂其地之低濕也其後英人勘定東岸之界東岸居民疑爲太守指使定界之期相與鼓譟某太守遂以此撤任美商繼至無地可圖遂謀築土增高議租換約後以開市在大街中貿易頗便故雖在彼釘界實至今未立房棧然予因繪洋界圖向縣中索取此案卷宗則已定于十一年之後矣琵琶亭舊址湮沒不足惜而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五

東岸之溢浦河被英商築土加高僅有涓涓細流自英人行棧流入大江而城內水口亦因之淤墊矣

中西紀事卷十八

江上蹇安

洋藥上稅

洋藥按新定稅則征收始于咸豐之九年先是滬中定約經欽差桂相等與三國面議謂稅則約內所定出口進口之貨均按照百中取五以爲則式惟查洋藥係例禁進口之物現因定稅弛禁通融辦理應與各貨分別徵收另立專條以示限制三國皆以爲然乃于滬中稅則條約第五款內開向來洋藥不准通商今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今議定洋藥准其進口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一

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於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洋藥按百觔徵稅三十兩原係征之海口征之洋商者今約內載明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則此後運入內地之洋藥皆係征之華商與外國人無涉其征之華商者聽憑中國辦理則須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故自新章定後各省惟海口三十兩之稅一律辦理餘則收稅收厘應酌量情形隨時

隨地或增或減。悉憑中國辦理。外國人不得干預。乃上海方按新章照行。而據英國在京之威妥瑪稟稱。上海設局抽釐。征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又另征銀五十兩。與條內明文相謬。大為商民不便等情。經總理衙門行查。江蘇去後。旋准咨覆。洋藥進口。每百觔征洋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人。征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征之洋商者。僅有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征之華商。與洋商無涉等因。准總理衙門照會英使威妥瑪。始不能辯。續據英國總稅務司赫德來京呈遞清單。內有洋藥各口情形一欸。內稱洋藥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稅則太重。即敢保私偷漏之端。現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二

議有兩項征法。一則進口時征一次重稅。每箱六十兩。完稅後。准往各處。而不復另征別稅。一則進口時按則征收洋稅三十兩。再征華稅十五兩。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屬境內。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應聽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等語。當經恭王等與之辨論。謂洋藥一入內地。總以由中國任意征稅為是。而赫德謂現在上海辦法。於无起色。如照單內辦法。征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猶恐不無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祇以六萬箱估計。若照內地辦法。另征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竊慮有名無實。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觔僅征四十五兩之

多。復經王等反覆駁詰。赫德仍堅執收稅愈重。走漏愈多之語。遂奏將呈單發給南北通商大臣。妥議在案。又據赫德另呈洋藥一欸。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藥抽釐總局。如有人先在局納釐銀五十兩。即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等語。亦經總理衙門行查。入粵在案。續經恭王等仍照原議。洋商交稅。祇准在海口銷賣。不得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稅銀之法。洋商不得過問。又議定土貨復進口之貨。應聽憑中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洋藥之入內地者。即使洋商影射銷售。而征稅征釐。悉與華商無別。于是外洋無從取巧。羣嗾始息。蓋威嚇二酋之請。欲以便其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三

洋藥運入內地之私心。而所稱保私走漏等弊。皆自洋商作俑。而華商效尤。即使納稅抽釐。節節防範。而滬約所謂洋藥一經進口。即為中國貨物之說。亦成具文矣。

長江通商。自屬內地。則由上海進口時。洋藥已征過正稅三十兩。此後所過皆子口稅也。又洋商在內地不得銷售洋藥。則自上海入江之後。皆華商也。當海關中議定開關。照長江暫定章程辦理。核其條款。於無洋商售賣洋藥征稅之條。忽據九江道詳稱。英商販運洋藥來滬。銷售內地。商人于承買洋藥後。遵照岸路稅章程。每百觔征銀二十兩。乃英商藉口收稅。以致貨物阻滯。為詞。所有九江關征

收洋藥稅銀。可否查明停止抑或離口另行設局征收。請咨總理衙門核示飭遵等因。由江撫照咨旋准覆稱洋藥一項。由上海入長江。其進口正稅已在上海納完。到九江時原不能再令洋商交稅。惟洋商止准在口銷賣。不能將洋藥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華商稅銀。洋人不應過問。所有應征華商洋藥稅銀。自應照常辦理。至應否離口設局征收之處。該撫既已咨戶部。應由戶部核覆可也。予謂洋商不准將洋藥運入內地。焉有准其在海銷售洋藥之理。祇因長江一開。內地漫無限制。行棧既設。囤積居奇。決不肯身居內地。而聽洋藥售于海口。以讓華商之利者。海關既不能禁。則除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外。別無辦法。現在九江設關。亦復稅釐兼收。不分華洋。是滬中第五款之約。實自長江一局破之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四

洋藥進口。以香港為總匯之地。屬英國埠下。彼處設有公會稽查上稅之後。方准運往中國各口。故嚇德單內稱有每年七萬箱之數。然但就六萬箱估計稅則。則其餘皆各口之漏稅也。單內詳其漏稅之口。以粵東為最大。而福州廈門次之。據稱香港係中國無稅之口。四面有海。離岸不遠。而粵東水路多歧。因此各船不論大小。均可到港。洋藥物小價貴。偷漏難防。其自香港運入粵境。亦非外洋船隻。

都係各鄉村渡船漁船。或販私鹽船。更有官設保私之巡船。不難指明其名者。此等船隻。若有海關船前往查拏。則開鎗炮抗拒。不遵查驗。漏稅之多。即以粵海一關論。一年便有五十萬兩。則二萬餘箱矣。又據單內照其所定。每箱稅銀四十五兩。估計各口每歲之稅額。天津牛庄登州洋藥以每年二千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上海長江一帶以三萬餘箱算。應納稅約一百五十萬兩。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應納稅約二十萬兩。廈門以二千二百箱算。應納稅約十萬兩。廣州以一萬二千箱算。應納稅約五十萬兩。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此外臺灣瓊州甯波等處。無從核算。亦約有數千箱。此六萬餘箱洋藥。抵中國各口稅則之可考者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五

內地人之做洋藥生理者。審口一也。行戶二也。烟館三也。自咸豐九年三月。許民間買用之令下。則與各貨之開張者無異。而稽查稅則。勢不能不設法辦理。于是嚇德單內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擬在何處開張。洋藥店舖。請領字號招牌。並頒給准充執照。方許開張。給准照者。應以一年為限。請領准照之人。應分別審口經紀烟館三項。照內註明某項應納銀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請領執照者。無庸拘定限額。以符定約等語。又後開另款內稱在

上海做洋藥生理者。應由戶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攬。市但驗明有准照者。或經紀或寄口或烟館。均可隨意。或在棧房。或在頓船。不論與外國何人置買洋藥等語。予謂做洋藥生理。須給准充執照。即中國牙行領帖。承充之例。惟生意之大小。而稅則之多寡。因之既屬稽查不易。而其單內所稱通商港口。不必拘定限額。及另款指明上海做洋藥生理者。不論棧房頓船。與外洋交易洋藥者。悉聽其便。凡此皆為洋商自運自賣之人。預占地步。且上海入口。即係長江頓船。既無所不通。棧房亦隨處可設。豈復有華商洋商之別耶。總之天津第九條之新議。既行。長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六

暫定之章程。繼出。從此中外疆界。不可復理。不特經紀密口華夷混充。將來游歷內地之夷人。資本漸虧。亦可開設烟館。所謂錐刀之末。將盡征之。若使華商不黨比夷人。沾其餘瀝。豈復有營生寓足之地哉。

查赫德所呈單內。考核通商各口出進之貨。無非為中國誇張稅額之增。以見通商之有裨于國計者。如此其鉅。嗚呼。是玩嬰兒于股掌之計也。今且就洋藥一款論之。海關之稅。每箱不過三十兩耳。以六萬箱計之。應歲增稅額一百八十萬。去其扣餉之二成。則餘一百四十四萬。又據單內酌定各口征稅費用。為外

洋稅務司以下各項開銷。每年通共銀五十七萬兩有奇。通核中國歲收各貨之稅額。約在一千萬上下。是洋藥一百八十萬。當各貨五分之一也。又以五十七萬有奇之費用。攤扣一千萬中。則百去其五。有奇。今洋藥之稅一百四十四萬。應攤扣費用七萬兩有奇。加以中國之設關一切薪水雜費。是又一成也。如此則中國歲增洋藥之稅額。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僅得中國關稅五分之一。直省各關稅額。每一年約五百餘萬。而此六萬箱及偷漏之一萬餘箱。咸易中國價銀三千數百萬。皆商民之膏血。朕削之以增益外洋者也。若其他出口進口之貨。有向來通商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七

所不禁者。自各口既開。外洋搬運往來。課額有贏無絀。故其單內估計除洋藥外。可得歲額八百餘萬。然中國出口之貨。以茶葉為大宗。而湖絲次之。今自通商之口岸日增。外洋竭澤而漁。華民慕羶而附。于是茶絲兩項。日見翔踊。而湖絲之昂。加以錢價之長。較之十年前。如賈三倍。而中國之民力竭矣。出口之例禁者。如銅錢米穀豆石之等。約內所載。悉寬其禁。以致昔日銀荒。今日錢荒。兩受其敝。又如約內所載。豆石豆餅。在登州牛庄兩口。不准裝載出洋。而十一年查有洋船在登州空載而出。中塗與遼東豆石議定買價。駁運到船。裝載南

往經三口通商大臣咨照總理衙門給與照會往返駁
辦。卒議此等豆貨准雇內地商船運往天津上海等處
但仍循原議不准裝載出口完竣自此洋商出入無不
自便而華商之生計蹙矣。照會內稱兩口所出豆石豆
餅內地商人藉以養命者不
下數萬夫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今
人等語取其至輕之利而受其至重之害豈但失算哉謂之無
算可也。

中西紀事卷之十九

小國換約

江上蹇蹇

咸豐八年夏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命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至滬飭
將各口通商稅則事宜與英法等國來使商定八月桂相
等至滬凡兩月始定于是四國以換約請相國令其將所
定條約資回本國請給國書前赴天津呈遞約以明年之
夏四國唯唯是時大西洋有向來在滬通商之各小國如
西班牙葡萄牙亞之屬紛紛陳請謂

天朝通商二百餘年于我等大西洋各國皆一視同仁不
分畛域今英法等國業經奉

大皇帝恩准換約我等各國事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准
立約不但來往無憑且恐反受有約之國藉詞脅制相國
拒之堅執不移復傳諭在滬洋商詢之三國僉稱大西洋
各國向無統屬未便遽行阻止相國乃行文照會三國中
定稅則時俄國不與內稱無和約之國本不應與有約之
三國者英法美也
國視同一律祇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立
法防弊合先奉商再為定見旋准法國照覆謂此言甚屬
有理但刻下尚無定見只可將貴大臣照會詳至本國飭

令本國官轉告無和約國之官。一一遵辦等語。又准美國照覆。謂此事自應變通。須先討問欲立約之國。定立條約。前大呂宋即西班牙來求立約。而中國不允。今大西洋即葡萄牙雅爾即亞字長言之亦已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約。自當稍減無約之國。今姑無論。但此後設有美國人兼辦無約領事。藉此作護身符。以圖已益者。地方官可以直却不與延欸。抑或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幫助申理。亦可將情理對彼說明等語。詳美人文義。詰屈難通。然其措詞大意。似謂中國欲定章程。先須分別有約無約之國。又謂中國不允大呂宋立約。而葡萄牙亞今已求取。又似欽使等已有所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二

允意。桂相當日或因澳夷久居中國。拒之稍緩。美人因得以此窺其淺深。事從秘密。莫能得其詳也。惟英國照覆之文。貌玩實甚。其畧言未立條約之各國。作何辦理。本大臣似難置答。何者。因有不歸本國所屬之民人。諸凡作爲本國不任其責。除將此欸轉報本國秉政大臣奏請外。合爲先奉一詞。果在各口海關派員妥辦徵餉。皆從一律。商民毫無偏袒。諒來文所指情節。定必大半消除。若因不明外國情節。是以行文詢訪。試問大邦大臣。何以必措此詞。敢請博訪審察等語。推其詞意。始則諛卸。末寓譏彈。中則似謂天津所定條約。皆可一律准行。其居心殊不可問。蓋李

太國主之也。時桂相奏開滬中稅則事宜。均片謂各小國效尤陳請業已嚴行拒絕。其事遂寢。迨京師換約復在滬中。請申前議。而後此內外諸臣。辦理益形棘手矣。十年冬。江蘇巡撫薛煥奉

旨授爲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江浙閩粵及內江各口通商事務。時三國換約之人。已回滬中。于是大西洋各小國之在滬者。請援英法等國例。一體換約通商。時蘇撫方奉密寄。將俄夷所請借夷勦賊代運南米之事。發令覆奏。因附片陳明。滬中通商各小國。見三國換約。未免心存覬覦等因。旋奉軍機密寄。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三

上諭。此寄于次年正月奉到。予在祁門督師幕中。見之其前段所論。即借夷勦賊代運南米事。具詳二十卷中。薛煥另片奏三國換約。各小國未免覬覦。前經桂良在上海嚴行拒絕。薛煥曾隨桂良在彼。深知其事。於著該撫按照前年辦理情形。預爲杜絕。毋令輕駛天津。又費唇舌。於曉諭英法味三國。以各小國小弱之邦。不得與三國平列。一體換約。令其幫同阻止。方爲妥善。如各小國不遵理諭。徑赴天津。惟薛煥是問。並諭令知之。欽此。是役也。厲階之梗。實仍始于桂相當滬中定約時。各小國先後陳請。即應如廷寄所云。令三國幫同阻止。並以後泰西各國無論大小

邦都著落在英法味三國身上。載入約中。以杜其效尤之漸。可免後此無限波瀾。既不能令復于照會中依違遷就。謙言不悉外國情形。轉向商請。所謂當斷不斷。後必有受其患者。其後果有在滬在津。於擅入京師紛紛請請之役。是年夏有布路斯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各國在滬呈請通商換約。薛大臣不可。旋據布路斯使臣斐梯理阿里丕艾等。由海道駛赴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請議立通商條約。奏聞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欽此。布路斯者。大西洋近北之普魯社國也。其國向在粵港通商。五口既開。旋入滬中。茲因英法等國換約。呈請仿照辦理。蓋法人主之也。時法固有駐京公使。由總理衙門照會。令其援案阻止。而法使稱布路斯為彼國之與國。其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者。又布路斯之與國也。據稱該國通商在粵在滬。自來無異。即今議立條約。亦求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應令其在天津聽候。三口通商大臣酌議章程。並由法國使臣代為照料等語。奏聞奉

旨著在天津守候。不准前赴京師。即日欽派總理各國事務之大臣一員。前赴天津。會同辦理三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酌擬條款。旋據布路斯使臣在津

呈遞通商條約。計四十二款。又稅則善後條約十款。於據呈到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部名。請按照該國條約一體辦理。惟將來寄住京師。祇准布國派秉權大臣一員。其德意志公會各國。俱歸布國駐京大臣代辦。不得自派秉權大臣進京。又因中國現值軍務繁興。經欽使會同三口大臣與之面議。另立專款。內載自互換和約章程之日起。扣滿五年。方准布國派人來京居住。其餘與法國所定。大畧相同。于七月二十八日。彼此畫押蓋印。由總理衙門奏聞奉

旨依議。續又有比利時者。亦大西洋之屬國。赴滬呈請定約。薛大臣以布人不遵理論。徑赴天津。此時續至之國。若再嚴行拒絕。必至效尤。前往往又查比利時向在各口通商。素稱安靜。此時來滬。亦無從中指使之。人當即飭令在滬酌擬條款。由該大臣核議具奏。報可。

同治元年夏。有大西洋國即葡萄牙。住居澳門之夷人。西洋是泰西各國之總名。以澳夷寄居。由粵中海道。徑赴天津。中國自明以來。遂得大西洋之專稱。由粵中海道。徑赴天津。又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遽赴京師。經三口大臣飛咨總理衙門。請飭城門攔阻。旋有法國駐京之公使哥士者。稱為彼國朋友。請由該使保領。暫住該國館中。恭邸語以外洋無約之國。例不准擅至京師。況該使此來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四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五

又不在天津呈遞照會將來此端一開從此外洋不論何國均可照行必至漫無稽攷哥不能辨乃請照各口領事代辦通商之例所有大西洋呈請立約一節概不提明一切由哥士者代辦作為法國賓客在京往來商議悉惟法使哥士者是問議定之後仍回天津畫押即在天津互換等語恭邸不得已許之爰由哥士者酌擬章程若干款仍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議定奏聞奉

旨欽派大臣前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妥辦即日哥士者帶領大西洋使臣至津一切畫押蓋印均如布路斯換約之儀惟大西洋使臣不得列入會議銜名皆法使主之也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六

二年春有丹國使臣拉斯喇弗泛海至天津即由天津起程徑赴京師時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該使並未知照飛函通知總理衙門即由恭王等照會英法等國駐京公使告以丹使無故來京已飭城門攔阻旋准英使照復以丹國來人乃係伊館賓客請勿阻其入城總理衙門以丹使此來無非持有奧援一經阻止必自英人首起難端遂置不問相持數日始據英人威妥瑪前赴公所代請立約經恭王等告以丹使初到中華並不循照中國定章擅自越過天津來京議約顯係輕視中國斷難允准威妥瑪

因言丹與英為姻婭之國並引曾允法使為布路斯大西洋代請換約之案再三商懇王等以其語近要挾礙難力拒又恐許之太易勢將紛紛效尤因語以丹使如欲中國允行必須循照中國章程仍舊折回天津自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敘明來歷懇請奏明

特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方可與辦否則決不能行等語威不能辨去後准呈到照會以此後外國使臣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官告知中國常例等因蓋隱隱為丹國認錯也復經威妥瑪函致三口通商大臣代為核類始據該大臣奏聞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七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後再行諭知該大臣遵照辦理欽此尋據總理衙門議定丹國通商條約五十五款於來往照會各件奏聞奏內稱丹國使臣來京由英國威妥瑪認為伊館賓客代懇商定通商條約經臣等駁令回津照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明辦理惟因威妥瑪既認為伊館賓客情形與上年大西洋使臣來京議約法國哥士者認為伊館朋友一切均由哥士者出為商議大畧相同因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條約亦專照大西洋商辦嗣據威妥瑪攜帶該使照會其所擬條款章程稅則底本送來臣等核其條約大畧以英國條約為藍本並于

英約之外。增添款目。推原其故。因威妥瑪代爲謀主。意欲藉此滋潤。以便將來各國援照。希冀一體均沾。臣恒祺因臣衙門前已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當即駁令照改。與大西洋一律。據威妥瑪聲稱。丹國既係英國姻婭。拉使又託該使代辦。自應仿照英國文義定約。未便全照大西洋一律。連日迭次會晤。逐層辨論。始將擬款中必不能允者。參酌大西洋等國條約。分別刪除更改。較之英國原定款目。尙屬有減無增。其通商章程及稅則。與各國原本亦無出入。惟上年所定長江暫定章程。未經載入。續准照會前來。應歸另案核辦。臣恒祺俟議定後。在京先行畫押。交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九

該使迅即赴津。再與崇厚畫押。亦係仿照上年大西洋成案辦理等因。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初長江通商。按照天津新議。應俟東南一帶地方平靖。始行開辦。續因京師換約。英人亟欲于九江漢口等處。察看試行。遂有長江暫訂章程。各款之議。而大西洋各國之續請立約者。獨于長江一欸。尤深希冀。如布約之第六欸。丹約之第十一欸。已將鎮江九江漢口三處載入約中。然此所指通商江面。乃地方平靖後常行之章程。非現在試行暫定之章程也。且約內載明。自畫押之日起。一年之後。始

行換約。互換之後。始將所定章程。頒行各省。按照辦理。是海口通商。原有舊例。長江通商。實爲新例。不可以三國之業經換約。可以暫行者比例也。丹使定約。卽有威妥瑪至彼告以長江暫定章程。未經列入。令其續行照會。請照英國按長江暫定章程。一體遵辦。旋准總理衙門照復。內稱貴國商船。欲于未換和約之先。卽入長江貿易。本大臣亦無所不願。惟在和約未換之先。尙准貴國商船。一概入江。則別國之已定和約。而未換者。亦將援例來請。實有防礙。本大臣見定章程。凡貴國商船入江。除華艇及原係華艇改爲外國式樣之船。及甯波釣船中華式樣各船。及各樣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九

一枝桅小船。以上各等船隻。雖挂貴國旗號。均暫時不准入江。惟貴國旗號之二枝桅三枝桅二板船及輪船。始准照長江暫定章程。一律辦理。此係于條約之外。逾格優待。貴國之意等語。然則長江暫定章程。已允丹國破格先行。則布路斯大西洋各國。亦將效尤矣。此前茅所稱長江暫定章程。另案核辦之原委也。嗚呼。予聞四國通商前後條約。及各小國續定之約。中國之王大臣等。抑何畏夷如虎也。英法二國之使。盤踞京師。窺我虛實。持我短長。凡彼已定之約。中國欲變通辦理者。則倡爲走私虧課之說。以恐嚇之。若彼之自悔

其約而得步進步者。則又巧為代辦暫定之說。以愚弄之。至于美人所定天津條約。本無長江通商之款。然其約內載明。中國嗣後有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無論何時。彼國亦一律照辦。均沾等語。故自十年換約之後。不俟續請。毅然竟入長江。無復顧忌矣。若丹夷未經換約。輒欲照長江暫定章程試行。徒以英國之援。威酋從而左右之。豈丹人之智力所能辦哉。予謂自十年換約之後。外洋所請。至于長江通商。小國換約。而中外情形遂至不可思議。如海口通商。合計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凡七省。又增設長江三口。經歷安徽江西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十

湖北三省。凡十省。而中國無不通商之港口矣。通商自有一定馬頭。乃又于天津第九款內。闢入英商持照前往內地游歷通商。悉聽其便之條。于是有自赴山鄉市鎮。采辦貨物。為地方官所不能禁者。加以許雇內地船隻。販運往來。是則舟車所至。皆足以資挹注之取。通貿易之窮。而中國無不通商之省分矣。換約之請。波及小國。則將來效尤而踵至者。應接不暇。靡不自大其國。自帝其主。欲與中國抗衡。至如布路斯條約。牽及德意志公會各國。其中所載部分數十。多有四洲志之所不詳。職方紀畧之所不載者。恟怳迷離。不可究詰。而外洋無

不通商之島岸矣。洋藥之入中國。猶曰我自取之。若夫米穀豆石銅錢。向不准出口。硝磺白鉛。向不准進口。今一概弛禁。任其擇肥而噬。甚至藉兵船護貨。凡違禁之物。通賊濟奸。惟利是視。而中國無不出口之貨物。外洋無不入口之貨物矣。華人之獲其利者。曰天下一家也。羅其害者。曰戎狄豺狼也。謂停其說者。曰此地氣之自西而東。非人力所能為之推挽者也。嗚呼。豈非天哉。長江通商一款。外洋視為利藪。以該商出口。向以茶葉為大宗。惟內江占立馬頭。可以任意采購。是以慕趨之趨。絡驛相望。予檢閱通商檔案。當十一年春夏間。有意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十一

大里國領事霍格照會薛撫。內稱擬赴漢口。察看通商情形。茲申明該國向在上海。設有領事官。准其通商。請照飭遵辦等因。由薛撫據情咨會總理衙門。准覆稱上海係沿海地方。准令無約之國一體通商。漢口係新設口岸。兼係內江地方。未便准無約各國一律均沾。相應咨請駁斥可也。查意大里係大西洋聲明文物之邦。亦思在海口長江請行貿易。利之于人甚矣哉。又按布路斯即普魯社之異音。一名波路斯。一名布路西。皆對音轉音也。其來粵者。張單鷹旗。故粵人以其旗名之曰單鷹。其都城曰比耳。令即約內所稱比耳。令京

師者猶英之倫敦法之巴利也。丹國即大尼。其來粵者稱黃旗國之舊名曰丹麻爾。故自稱丹國。宋以前英人嘗爲大尼侵并。其後自立爲國。遂與大尼爲友邦。二國南北比鄰。相爲姻婭。亦必有之事。非威妥瑪之託詞。至單鷹黃旗等國。在粵中通商已久。亦不自今日始也。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十一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

外夷助勦

江上蹇變

咸豐十年九月。英法俄三國先後換約。約既成。法之使臣噶囉者。意在修好。且欲收漁人之利于中國。因于宴會間。自誇其船炮之堅利。謂大國如有所需。聽從銷售。若欲仿式製造。亦肯派匠役前來教習演試。又請于海口助中國勦賊。所有該國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准王大臣等先後奏聞。

上不許也。嗣俄人換約。遂有助兵勦賊。代運南漕之請。十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十一

月十一日。准軍機大臣密寄江浙督撫及漕運總督。奉上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帶兵撲犯都城。業經換約退兵。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替業幅。亦即隨後換約。該酋見恭親王等。面稱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于陸路統重兵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又稱明年南漕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咪國商人及中國粵商。願領價采辦臺米洋米運京。如令伊寄信上海領事官。將來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咪旗幟。即保無虞等。因中國勦賊運漕。斷無借資外國之理。惟恐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勇。勦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

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漸復。但恐該國所貪在利。藉口協同勦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法郎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尙可爲救急之方。卽日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代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年能否辦理新漕。尙無定議。然漕糧爲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商所稱采辦運津之說。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並著曾國藩薛煥王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欽此。嗣經各督撫奏覆。有以爲借助夷兵事屬可行者。兩江督臣曾國藩也。以爲有害無利。必不可行者。漕運總督袁甲三也。江浙撫臣亦各

有意見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二

旨將各摺片發交總理衙門妥議具奏。旋于十二月准軍機密寄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議。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瑞昌王有齡等各摺片。稱江南官軍尙未能進勦金陵。卽令夷船駛往。非但不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相持。如薛煥所慮。勾結生變。尤宜預防。該撫所擬令夷兵由陸路進勦。非獨經過地方驚擾。卽支應一節。諸多窒礙。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必至索請多端。經費在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等語。並于英酋威妥瑪來見與之談論終日。該酋已吐實語。謂勦賊本

中國應辦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于彼何益。非但俄法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卽英國得之。亦不敢謂必不據爲己有。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爲證。借夷勦賊。流弊滋多。不可因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性猜疑。轉生叵測。惟告以中國兵力足勇。勦辦將來如有相資之日。再當借助。以示羈縻。並設法牢籠。誘以小利。法夷貪利最甚。或籌款銷其鎗炮船隻。使必有利可圖。卽可冀其唯就。以爲我用。倘上海夷人請助兵勦賊。著曾國藩薛煥量爲獎勵。續有兵船駛入內地。按照條例攔阻。並著該大臣等就見在兵力。設法攻勦逆賊。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三

再觀望。至法夷鎗炮。既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演造。亦令曾國藩等酌量辦理。卽外洋師船。現雖不暇添製。或仿夷船製造。或將彼船撥用。誘之以利。以結其心。而我得收實濟。其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辦理。二語係于大局或有裨益。仍卽在于通商稅內籌辦。至代運一節。由薛煥招商運津。無論華夷一體販運。無須與該夷預行會商。味性較醇。與英法不同。其應如何駕馭。俾其感順。以杜俄夷市德于彼之心。亦著曾國藩等妥爲辦理。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于是借勦代運之議遂寢。十一年夏總理衙門恭親王等奏勦賊亟宜乘時請購買

外洋船炮以利軍行而維大局其畧曰查粵逆起事以來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年推原其始由于道光年間沿海不靖其時散遣之潮勇從逆之漢奸窺見

國家兵力不足遂勾結煽惑乘閒抵隙一發而不可驟制迨用兵既久財用漸匱外國從而生心得步進步要求無已內憂外患其事不相屬而其害實相因臣等現辦理外國各事期于拔本塞源是以上年曾奏請

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洋船炮並請

派大員訓練京兵無非爲自強之計不使受制于人然購買船炮之議曾國藩等是否辦理無從詢知而當此時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四

孔急未便再事因循自英法住京後臣等迭次接晤窺知各國心志不齊互相疑貳是以彼此牽制未敢逞志即如俄羅斯侵占吉林等處邊界英法兩國均以爲非蓋其意恐俄國日益強大不獨爲中國之患即伊等亦不能不暗爲之防是其猜忌之情可以想見臣等探聞英國本有與粵逆兩不相犯約法國雖欲勦賊以夸其勇而爲英國之所制亦不敢自主迨本年三月間巴夏里自長江來歷言賊情斷無成事之理而江楚各軍紀律嚴明惟餉項不足船炮不甚堅利恐難滅賊等語臣等自龍絡英法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睚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以滅

賊爲志不難漸次掃盪惟大江上下游均有水師中間竝無堵剿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剿則北路必受其衝是以上年曾國藩奏陳攻取蘇常金陵須有三支水師其一則由江北造船保裏下河以取金陵之說但造船必須設廠購料興工非年餘不成自不如火輪船勤辦更爲得力南省雖舊有二隻並非打仗之船且已有一隻敗壞臣等詢之嚇德據稱外洋火輪船大者每隻數十萬兩上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船在內地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千餘號益以精利鎗炮其費不過數十萬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多有能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五

之者可雇內地人隨時學習用以入江必可奏效若內地人一時不能盡習亦可雇用外國人兩三名令其司舵而中國雇用外國人英法亦不得攔阻如欲購買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此等欸項據嚇德單稱征收洋葯正子稅外一經進口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銀數十萬可作爲購買船炮之用臣等令其將船炮洋鎗價值分晰開單先行呈送如蒙

俞允擬將價值奏明後即請于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

籌款購買。並給嚇德札文。令其購買運到時。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俟駕駛得法。再入大江。應請飭下官文會國藩等。熟計遵行。至法國哥士耆來見。亦稱現欲回國。請給札令其購買船炮。伊即稟請該國主代為購買。俟將來稅項收有成數。再行扣還等語。臣等以英法事同一律。未便意存軒輊。如伊必欲請辦。亦應仿照嚇德開明價值。先給一半。似于事亦無所損。是否有當。伏乞訓示施行奉

旨發該督撫等悉心妥議。期于必行。不得畏難苟安。欽此。按此項船炮。是否購齊。如何布置。均未見之施行。而上年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六月金陵之捷。惟陝甘總督原帶水師楊岳斌。酌留數營。及江蘇巡撫李鴻章。調派淮揚水師。在于龍江關水西門一帶。而此次攻城。皆陸軍以全力制其死命。不聞有小火輪船助勦之說。是則以之滅賊。既已失之于前。以之禦夷。亦難善乎其後。蓋內地演習。則曠日持久。而未必能精。外洋雇募。則通賊濟奸。而尤為可慮。當向帥初攻金陵。調派紅單艇船入江助勦。十年之久。迄無成功。而傳其通賊受賄。種種不法。是無利而有害也。王寅撫事既定。中國大吏亦請設船炮之局。彼時五口通商。中外輯睦。若乘機商向外洋購買船炮。不特可免異日粵匪入江之禍。而其時洋

艘皆停泊海口。不悉內地虛實。若得小火船數千號。堵截內江。則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者。即在于此。今自長江通商。外洋船隻。無論大小。靡不駕輕車而就熟路。即使中國仿其制作。遷地能良。又安能敵其夫人能為之技哉。若謂藉以籠絡外夷。原奏內有失此不圖賊勢既難逆料。即則癡人說夢語也。英法之籠絡亦恐無以善其後之語。

方薛大臣之撫蘇也。駐節滬中。危如累卵。而蚍蜉蟻子之援。遂有與洋商相依為命之勢。自借夷勦賊之議起。因密寄中有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辦理之諭。適是年之春。髮逆大股竄逼滬防。外洋各國。以通商各口。滬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濱為根本之地。願效死力。英商雖有與粵逆兩不相犯之約。至此亦不得不謀以自衛。于是英法等國。會同官兵。水陸夾勦。又于上海城垣等處。挖濠築堤。內守外禦。遂連敗賊匪于東西擺渡及高橋等處。奏聞奉
上諭英法兩國。自換和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上海幫同勦賊。具見真心為好。克盡友邦之誼。著傳旨嘉獎。並嗣後如有外國協助之處。著薛煥隨時迅速具奏。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協助之意。欽此。時美國人有華爾白齊文者。自募常勝軍。願助中國勦賊。華爾為正領隊。白齊文副之。駐守松江。先是賊犯松江。經華爾白齊文領洋鎗

隊連敗賊于迎旗濱天馬山等處。於據華爾等稟明上海道及美國領事官。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山蘇撫奏聞奉

旨華爾著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嗣滬中之役。英法二國勦除浦東之賊于高橋。華爾等率隊赴之。首先沖入高橋賊壘。被賊眾迎戰。轟擊連環洋鎗。白齊文身受鎗傷。裹創力戰。遂將賊壘一律掃盪。奏聞奉

旨白齊文賞給四品頂戴花翎。自此英法美三國屢助中國勦辦蘇松太倉各路之匪。迭著戰功。並奉

旨權授中國總兵副將等官。同治元年薛煥解蘇撫職。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八

旨李鴻章著以三品銜署理江蘇巡撫。所有防勦各餉專恃滬城洋稅以資接濟。于是各國經理稅務之商人及助勦之水師陸隊隨時傳

旨嘉獎。而法國連年在蘇浙勦賊。陣亡提督二人均奉

旨優卹。並賞給該家屬貂皮銀兩。二年克復無錫蘇州等處。則英將戈登戰功最著。權授江南總兵官。蘇門之役。偽忠帶兵先遁。經城中偽職殺其為首之偽王譚紹洸。開城納款。蘇撫入城。梟其偽職八人。而是時滬中月報言此等偽職。係戈登與之說合。許其投誠免死。而深以蘇撫殺降為失計。亦未知其確否也。美國自華爾中鎗。因傷病故。白

齊文遂統全隊。傳聞其索餉不遂。投入偽忠。潛至金陵。續

因偽侍竄擾江西。同人撫建。又由建昌竄入福苑。漳州之

陷。白齊文實有力焉。昨見上海月報言官兵克復漳州。白

齊文踞城拒戰。被官兵生擒解入大營。報中亦深鄙其反

覆無常。棄順効逆。實為取死之由等語。予謂上海之役。係

各夷切膚之災。噬臍之圖。謀以自救者。至于蘇浙一帶。乃

上海甯波二口出入之區。故得以稍收其指臂之助。若因

此而謂夷兵可借。則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即如白齊文

係美國人恭讀

廷寄。謂其性較醜。與英法不同。飭令設法駕馭。以生其感

順之心。今白逆初次助勦。即請具中國服色。伍于臣民。當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九

奉

褒許。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其後以戰功屢著。加至總兵銜。

與外洋之提督同等。一旦狼子野心。不可測度。馴至于叛

逆昭彰。死而不悔者。夷人好利。故偽忠得以言甘幣重。攜

之。然則借夷助賊之有害無利。亦可知矣。

庚申之冬。予在督師。今會侯祁門幕府。見江浙撫臣及

到

廷寄則

聖明遠慮固已洞燭無遺第寄中于借勦利害覆奏不提一語蓋可否之見一經道破轉使外邦得以覘其虛實持我短長故特祕之

附錄袁漕督甲三覆奏

奏為遵

旨體察借夷勦賊有害无利謹就管見所及密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十月十一日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上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見上欲此仰見

皇上撫夷勦賊

聖慮周詳而于利害相因

虛懷下問臣忝統師干自當以愚慮所及樓析上陳以備

聖明采擇查我軍勦賊向來水陸兼籌並非專恃陸路長

江上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如艇船紅單長

龍棚板拖督等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

良迭著戰功果能統帥得人妥為駕馭不難得其死力

非中國無水兵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

請我軍由陸路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

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號而謂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也且我軍現用廣楚各勇係內地民人尚有因糧餉不足延不起旋並結黨肆搶情事矧外夷之人祇能將就牢籠而不能服我節制者乎此時協同勦賊即謂自備口糧而我之隨時犒賞亦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无厭豈能滿其所欲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賠償又將有詞可藉諛如

聖諭該國所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也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廣勇居多該夷之與我為難亦多挾廣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勇而來萬一私相勾結其禍更烈即令杜其勾結而以

桀驁不馴之徒兩相猜忌則爭端競起必至枝節橫生

况夷人素習天主教本年六月即有墨利加國借英夷

船隻駛赴金陵傳教之事經李若珠奏明在案髮逆之

所以煽惑人心者亦藉天主教為名與該夷所習相同

前次既赴金陵難保无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

久居內地是不但引虎入室並且為虎添翼恐此時招

之使來他日不能麾之即去也體察情形熟思審處非

特利少而害多實覺有害而无利區區愚衷竊以為必

不可行惟求

皇上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于後。不如慎之于初也。抑臣更有請者。考人名爲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能得其力。其有利于我者。該夷亦必不肯爲我謀也。卽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其爲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予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也。繼果藉詞遷延。逞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安知非俄夷之唆使耶。且俄夷向于內城設館。人地最爲熟悉。本年聞在天津議事者。卽係前年住俄館之人。都人尙能認識之。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臣愚昧之見。本應與曾國藩等公同體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主

會核具奏。但相距較遠。道路極蹇。一函往復。動經數旬。且軍情機密。設駁站稍有洩露。所關匪細。至交商買米。借用俄味旂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恐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殷。臣于海運事宜。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輸。確有把握之處。曾國藩等自能遵

旨妥辦。另候

聖裁。所有借夷勦賊。有害無利各緣由。理合瀝情。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無任戰栗屏營之至。謹奏。

按索帥此奏。洞悉夷情。而其謂各夷犯順。安知非俄人之唆使。與予所論。不謀而合。方奉

旨之初。予在幕府。先見之。竊以此事必不可行。而出自俄人所請。尤不可信。然督師則已胸有成竹矣。俄夷教唆之本末。予詳其事于四國合從卷中。今再論之。自庚子英夷內犯以來。俄人窺衅。始欲兩乘其敝。繼遂協以謀我。是殆狼子野心。不可得而畜者也。其與英法二國血戰三年而後和。事在咸豐五六年間。時英人以有事于中國。雖許其和。未嘗不心甚之。予八年在浙。見西報言英人入天津。欲藉俄夷爲偵探。導而又陰懼其構中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主

西之間。刻刻防之。其在黑龍江得漠北五千里之賂。三國忌之尤甚。著其事于月報中。蓋英人欲用俄夷而已。先爲俄夷所用。徒令中國兩受其害耳。凡此皆可爲奏中增數重鐵案。至其謂天津議事之人。卽前年住俄館之人。則予合從卷中。所錄西人月報。已預爲今日張本矣。報中言其漏洩都中近事。以其言多不經。故沈之士大夫諱談月報。罔識夷情。予感其事。因錄其全奏而附識于此。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一

江楚點教

西人之入中國也。藉傳教游歷各省。則出自法郎西者。蓋十之九。自壬寅議撫通商。越三年。而法人在粵請弛華民傳教之禁。部議允行。具詳第二卷中。己未天津議撫。載入法約第十三款內。然與在粵所請。大畧相同。迨十年換約。續增第六款內。開華人無論軍民。有傳習天主教。會集講道。建堂禮拜者。地方官不得妄行查拏。違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天主教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墳地地方。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等件。應賠還法國駐京公使。轉給該處奉教之人。於任法國傳教之士。在各省租買地土。建造自便等語。查舊檔康熙雍正間。因西洋傳教之風日熾。大吏請申康熙八年直省開堂之禁。奏請各省及粵東外府縣之天主教堂。悉撤為公廨。歷經查辦在案。法人所索賠還之地基。蓋即指此。而中國傳教之奸民。互相煽引。滋擾無休。江西撫州門外。有法夷在義冢之旁。租賃民屋一區。常以黑夜傳教。亦不敢自立教堂名目。其他如撫建袁瑞臨吉等處。亦多似此。惟吳城東萊園地方。設有教堂。多歷年所。道光間。新建知縣某。援禁撤毀嗣。又于望湖樓下。改設一區。咸豐五年水。



江上

師統領。今兵部侍郎彭玉麟。復率兵勇毀之。以其地為龍王廟。時天津新議未行。法人及傳教之士。不敢阻也。京師換約之踰年。法人請赴各省傳教。由總理衙門給與執照。有法士羅安當者。來至江右。舟泊九江。遣其副方安之赴省。向南昌府衙門呈遞照會。約期晉省。時江西巡撫毓科會商善後。總局派委予及前署德化知縣張國經。充接待使。前赴撫州門外晤方安之。方固廣東南海縣人也。據稱羅教士現已自滬起程。帶有總理衙門咨文。面見大府商請一切事件。茲據方安之稱。省城內快子巷。有法國新置一區。以為育嬰公會。內養女嬰十餘人。請入視之。約以暮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歸。稟之大府。諾焉。時十一年十一月也。踰月十八日。羅安當至省。由方安之先期照會。請代通報。爰暨張令會同南昌新建知縣。約相見于公所。羅行免冠禮。遂同入城。自撫軍以下。皆按平行禮接待。坐間。面呈恭邸咨文一角。則賠還吳城教堂事也。時已歲暮。法士請在城內育嬰公會過年。撫軍許之。初羅安當將至。江撫傳詢相見儀注。予因檢天津新議法約第四款。內稱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禮。法國大憲與中國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法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其兩國平等。

官員照相並之禮等語。詳其文義所稱。彼國大憲。指全權公使而言。中國京外大憲。指京師之王大臣及外省督撫而言。若所稱二等官員。則彼國之總領事及正副領事以下也。又檢英約內開該國正領事與中國道台同品。副領事繙譯官與知府同品。凡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禮。又英人在滬。照復桂相。援法國二等官員類推領事官。既與道台同品。總領事應與藩臬同品。今統核二國之約。必彼國有全權官銜者。始得與京內之王大臣京外之督撫平行明矣。查羅安當不過彼國一傳教之士。本無官職可比例。而据其前次來東。稱法國總理江西傳教事務。則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三

現在九江領事。自稱總理江西通商事務者。同九江領事。既與九江監督同品。來往文移。悉用平行儀注。則其行文撫憲。須用申陳。與道員行文撫憲之稱。詳稱稟者同。而其來往謁見。亦當如司道見督撫之儀。棘門外下輿。由角門進。督撫迎送。如見司道儀。今羅安當比照九江領事官例。已屬優待。謹摘錄條約。繕具清單。呈送核行。等因。撫軍是之。及羅至省。二次。東內忽增入代理全權大臣字樣。予方請中丞駁回。而中丞已傳諭升炮開中門。如督撫相見之儀。江省紳民。聞而駭之。羅既出。有識之者曰。此二十餘年前潛匿庸巷中。庸巷即其舊天主堂地名被前撫吳文節公驅逐出境。

者也。又有識方安之者。以為即江西之撫州人。適羅安當攜其傳教告示。請飭地方官張貼。眾議洶洶。踰年而難端作。

當法人之請領執照也。分遣傳教之士。游行各省。將至楚。楚南長沙湘潭一帶。傳教之奸民。相與夸耀其事。以為吐氣揚眉。復見天日。楚之紳士。聞而惡之。乃撰為公檄。議點天主教。有昇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詭寄者。執之。有習其教者。宗族不齒。子弟永遠不准應試。大畧謂其藉宣講為名。裸淫婦女。設女嬰之會。采取紅丸。其他種種奸惡。描寫盡致。流傳入江。正羅安當持照赴省。逗留不去。時值試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四

將及。江省巨紳。大集于豫章書院。則有告歸之翰林院檢討夏廷桀。在籍之甘肅臬司劉于溥等。將楚南公檄。鳩資付梓。一日夜。刷印數萬張。徧揭省城內外。通衢法人聞之。請詰主者。會同治改。元江撫內召受代者。為沈幼丹中丞。葆植。未至。則督糧李補堂觀察。桓文恭子也。時方升任藩司。護撫家。乃以五日京兆辭。迫中丞至。赴懇不面。往拜。叩。于是教士益失望。而時值南昌郡試之期。學使之按臨者。亦及焉。二月十七日。予在郡署校閱。日晡。王霞軒太守。必達。南昌孫雪筠大令。家鐸急走語予曰。頃見外間揭帖。期以明日午刻。拆毀天主教堂。倘激而生變。非但地方官

未便。即委員亦未便也。予曰：為之奈何？二人曰：檢討主講豫章，雖不預謀，可以止之。予曰：檢討日飲無何，杜門謝客，惟兒子識其小阮數人，請往覘之。歸寓呼兒子策騎疾去，甫出門而羅方之謀者至，告曰：嬰堂已被劫，主人幸無恙。今疾趨出撫州門矣。然女嬰已失勢，將及城外教堂，不識能保全否也。予乃偕張令亟趨郡署，則兩首縣皆在焉。遂同詣快子巷，除育嬰會被毀外，又拆從教之店屋民房數十間。漏初下，城門已扃，歸告中丞。中丞嘆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也。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爰據實入告，自請嚴議。而地方官及委員之接伴者，皆不及于劫。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五

十八日再毀法國城外之舊天主堂，又毀教士坐船一隻，皆夜毀之也。羅安當之逸而出也。與方安之分道而走，方至瑞州，羅至撫州。中途憩息于從教陳姓之宅，是日予探得城內及城外散失之女嬰共二十餘人，皆在南昌之在港與進賢接界。蓋教士之謀者告之也。予以語雪筠曰：女嬰之在在港，有乳婦領之，將送至撫州該夷育嬰會中。然省中事起，沿途皆以逐天主教為名。若女嬰被劫，彼固何罪。尤恐教士之有以藉口也。雪筠乃選派妥役，自在港截回。逐名點驗，連乳婦共二十七人，以舟送入撫州。果也南

昌進賢兩界之居民，以搜捕羅安當不得，連劫陳姓數家，羅逃入潯，由潯至滬。遂達總理衙門，旋准恭邸函致中丞，意欲仍照賠還完案。中丞議以五千兩償其教堂嬰堂，及酌貼從教被毀之房屋。派委予至潯面議，而羅安當聞委員將至，避入上海。由上海總領事控訴該國駐京公使來文內稱：連年各處被虧，及現在省城進賢兩處房屋器用經典等項，共計估值七萬兩。又欲索撫州門外之丁家山及九江西門外之琵琶亭空地，以備該國教士隨時建造房屋教堂墳塋之用。交羅安當承管，由總理衙門咨照在案。踰年羅安當方安之復乘舟赴省，理論。方泊滕王閣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六

見河干豎一大旗，禁止法夷入城。隨有拋擊磚石，飛中其舟。始解纜下駛。中丞派員前往，諭以迅速赴潯。由九江關督會商辦理。該夷始稍稍斂戢。卒以二萬金議結完案。又索九江城外琵琶亭空地若干畝，即美界外之餘址也。法人在潯，既無貿易，亦無領事，而以傳教與波，占立馬頭餘地。故英美二國商人亦陰忌之，謂其為不商不賈之游民。皆約中游歷二字啟之也。

方教堂事之發也。江省紳士以衅由揭貼公檄，轉相號召，遂為拆毀者口實。相與克懇，嗣聞江撫辦理此案，不株連紳士，不牽涉地方官，乃由檢討夏廷桀呈送骨殖一包，銅

管一具。血膏一合。向江撫面稱骨殖起自該夷教堂院中。銅管係取購所用。血膏係嬰兒精髓合成。中丞以其言多不經。亦無根據。發交南昌府縣查辦。經南新二縣按蒸檢法檢驗。該骨數具。並無傷痕。其銅管血膏似係外洋之物。亦不識其所用。因詳稱奉發各件。在該紳等雖非確有所見。而地方官實已先有所聞。除骨殖業已驗明。應毋庸議。外。其銅管血膏。究係外洋所用。無從辨認。一經傳播。便駭聽聞。亦似非無因而起。應將原件繳呈。請卽咨照總理衙門。轉向駐京法使查詰。咨會來江。以釋紳民疑團。以敦中外和好等情。由江撫咨行在案。繼以此案仍照賠款議結。其事遂寢。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七

楚中黠教之公檄既行。法人之傳教者。與江西先後並至。遂有湖南之長沙湘潭等縣起而攻之。江西拆毀教堂在元年二月間。而楚中湘潭之役。亦以是時。踰月有江西南豐編修吳嘉善者。自楚中踴歸。過省中館。于夏檢討之宅時。檢討竹林方以江事爲憂。聞編修自楚歸。詢以楚事。自言其僑寓在楚。適教堂獄起。波及從教數十家。該編修因習西洋繪事。傳其照鏡點水之術。嬉戲以爲常。一日突遇數百人。仡然而入。謂其爲天主教徒。將執之。某欲辨不。及毀垣而逃。則寓中之劫擄一空矣。檢討之姪某大令走

告予。予曰。今士大夫之從天主教者。豈少哉。蓋某編修之託詞也。大令曰。請試之。乃倩編修傳其繪法。一日間傳寫數像。鬚眉畢肖。始信其言之不誣。傳聞楚中事發。地方官被劾革職。勒限嚴緝。然邸抄不具。惟是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奏稱。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爲辦理。茲據該衙門奏稱。各省地方官于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著該督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于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存偏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八

請各節均著依議行。欽此。按此奏正在江楚毀教之後。疑卽該教士控懇入都。由該國公使照會云云也。踰年總理衙門照抄法國照會。咨行江省。見中間所敘。皆江楚兩省之案。又竝索楚中賠款三萬兩。其湘潭等縣革職勒緝。亦同載照會中。蓋同一公文。而分咨江楚者。其後楚中如何議結。未見明文。若江省查辦此案。中丞不激不隨。方伯亦以楚事之嫌。陽謝之而陰持之。庶幾持平辦理者也。按教法之害人。具見于魏默深海國圖志所載。及黃岡吳德芝所記。具詳弟二卷中。予聞楚南公檄。謂其收養嬰兒。爲采生折割之用。室女自幼入堂。必過天癸之期。

始行遣嫁。而紅丸被其攝取。鍊入丹中。可以恣淫慾。資長生。又言黑夜傳教。所投婦女丸。率皆春方。能令女反求男。故其術久而不洩。間有泄其術者。令婦人帶歸。試之立驗。然皆無左證。若江西紳士送到之銅管血膏。尤涉曖昧。而其揭帖中言。毀堂之後。放出女嬰。皆目瞪口呆。不省人事。皆欲加之罪。而文致之。實無稽之妄語耳。吾友孫雪筠。截回會中二十七人。逐名點驗。其十歲內外者。尙能述其里居姓氏。且亦無一人訴稱教民害已。不願入會者。此可見矣。惟予初在快子巷。查得女嬰十三人。皆自五六歲至十歲上下者。詢以所養小兒及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一

九

女嬰之在孩抱者。則稱悉付乳婆帶回家中。又詢此等女嬰。從何而來。則稱斷乳之後。始送入堂。又詢以男嬰。豈無斷乳而稍長者。何以堂中不見一人。該教士詞窮。捏稱贖回。或稱送入村塾中讀書。皆支吾語也。城外之舊天主堂。予始查。並無收養之嬰孩。後聞自饒州帶來女嬰十餘人。查驗與城內所收年紀。大畧相等。則該教士所云斷乳之後。送入堂中者。語亦近似。惟會中不收男嬰。而收女嬰。又男嬰之長成者。不聞置有義學。而女嬰之長成者。必欲收入會中。且快子巷收養女嬰。僅十三人。而查其照管之婦人。已有四名。且老少各半。此中

形跡種種可疑。時該教士又向予稱。瑞州高安有女嬰。業已贖回。後因擇配不遵教條。遂致兩姓涉訟。請代求大府。迅飭瑞州府審結。予不解其何意。令其具呈代達。內稱高安有育嬰會。係交本地從教之胡姓。管已歷多年。十年前有高安吳姓茂才。將女送入會中。迨其長成。前來取贖。當議付會中乳哺資二十千文。付過一半。便將此女領回。惟該會規矩。凡女嬰被人贖回。須在會立約載明。此女長大。仍憑教士作主。指配從教之家。不得於教外自行擇配。今吳姓領回之女。胡姓係會中首事。欲為指配該族教內之人。而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一

十

聽自行擇配。兩姓口角。遂互控入縣。由縣入府。現尙未結等語。予固知此中曲直。不辨自明。請轉飭瑞州府持平斷結。旋據府中傳集。兩造供詞。與該教士所呈畧同。惟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聽自行擇配。且素不崇信天主教。不願與教內人爲婚。胡姓不能難。遂由府中斷結。飭令吳姓補出十千文。交胡姓收領。胡姓代擇之配。應毋庸議。取具兩造遵依。由該府詳請銷案。詎教堂獄起。方安之避入瑞州。復唆胡姓翻控。至今未結。當該教士呈請之時。予曾詰以收養之女。應指配教內人。則江西省安得有從教相當之男女。又安能以從教之故。逼令遠

適異域。該教士笑曰。江省何縣何鄉無我國教中人。君固不知耶。旋據瑞郡函稱。胡姓呈送遠年卷宗。該族皈依教法。實始于明季。然則該教之行。由來已久。一旦張膽明目。恃有奧援。宜其禍之相尋而無已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七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二

勤撫異同

江上寒交

成庸暮年。深見承平日久。文弛武玩。禁烟之令。稍以操切治之。輒啟邊衅。東南奸民。轉相煽誘。未易旦夕平也。天津乞撫琦相。中以先人之言。

上不忍生民塗炭。始允其請。迨舉事一不效。輒

簡授親臣宿將。授鉞誓師。惜將軍參贊。意在羈縻。以致齎糧得志。鼓棹長駝。江浙之間。沿海騷動。然其怯者。漏刃破膽。忠者。免胄歸元。而于國事終无濟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一

上輟飯拊髀。未嘗不意在良將。而閭臣量吏。未聞有協心規畫。以仰稱

聖意者。乃憤懣而允撫事之請。論者徒見耆伊兩相。自稱受

先帝密旨。便宜行事。不知

上見時事日艱。于守土之官。債軍之將。靡不寬其銜轡。示以優容。卽

大行遺詔中。亦引咎自責。不欲諉過于臣下。迨

今上登極。始明正其罪。告諭中外。是則撫事之請。乃成庸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其本意也。琦相到粵。在二十年

冬大角沙角之役即在十二月中旬。

上赫然震怒特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計其時不但在虎門未失之先並琦相奏給香港之議亦未之見轉圜不為不速至靖逆在安徽途次連奉六百里廷寄飭其一意進剿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蓋是時琦相方與義律說明以香港馬頭易回定海奏至之日。

上恐其仍蹈撫事之故敵故復申以

訓諭於將琦相奏給香港一摺發交閱看飭令崔切查明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該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二

夷貿易致滋後患等因此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上諭也迨琦相奏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十七日又奉

上諭該逆安肆鳴張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伺朕早料其必有滋擾之事惟香港距內地尚有四百餘里倘能嚴密防堵該夷亦只洋面游奕虛張聲勢他何能為定海退去兵船諒必歸并香港恃眾負隅儘力抗拒若兵力單弱遠行進剿恐有疎失本日已降旨飭令阿精阿怡良等暫時協力防守俟大兵雲集再行攻剿著奕山等兼程前進抵粵後與楊芳會合統領各省調到兵丁奮勇直前殲茲醜

類母稍觀望琦善摺著抄給閱看欽此據此則是時成廣主勦之見獨操乾斷萬无轉移靖逆過江西即聞虎門失事果勇到粵去虎門之役僅六日耳其時所調各省到粵之兵三千餘名是以

上飭令將軍巡撫先事防守所可異者果勇到粵未嘗交兵與英夷一決勝負輒聽彌利堅呈請通商代為具奏其時何不與各夷人說明令先將烏涌兵船退出以試義律乞撫之誠否若彌利堅但以此為義律緩兵之計是伐謀也若果肯帶兵船與義律講論是伐交也伐謀則攻其心伐交則斷其右臂不務為此而樹援增敵之是慮是病在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三

騰理而為禁方者欲以消散治之不已偵乎靖逆到粵震于果勇先入之言固已不能無怯矣一旦兵臨城下余葆純持其柄而搖之彌利堅因其勢而利導之六百萬之形

成矣上亦知痛勦之餘必无納賂之理惟念衅自燒烟起償其價值足以斲息兵端不謂將軍等贏糧而資之以入浙也自此絕口不言撫事浙東連陷三城更簡任親臣益以西北勁旅思所以前雪之浙撫劉韻珂者多機警善與時俯仰其自處也欲身與名之兩全見其事日蹙且將實逼省會亟規以自脫乃保奏伊相請遣赴浙

管効力。

上不許。迨大兵敗績于慈谿。更陳十可慮以嘗

上意。復附片力薦之。伊相者。昔年以附和琦相和議被

嚴譴者也。當其奉

欽差大臣之命。前赴鎮海。適琦相入粵議撫。咨會到浙。遂

逗留不敢進兵。又遣家人張喜來往夷船上。牛酒餽問。相

望于道。泊接得粵東繳還定海之札。遂以收復奏聞。

上以其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嚴旨切責。卒與琦相先

後被逮入都。

上以其家人張喜事涉通夷。奉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二

諭自天津解交刑部。毋令中途與伊里布見面。核其前後

上已洞悉其居心行事。與琦善如出一轍。業經奉

旨遣戍。即不令其終身廢棄。亦斷不使之重赴海疆。仍陪

前轍。直待浙撫兩次瀆請。始付杭州將軍耆英帶同往浙。

遂為白門請撫之張本。是則鑒前車而收桑榆

上之於勦固已至。再至三沈審決策而出師無功。討賊不

效。負乘致寇。諸臣能無怍焉。至于不得已而權其策之下

者。固始願不及此。即其再起伊相。亦因置臣之固請。不得

已而許之。非

上之中悔而冀其收功于晚蓋也。

浙撫劉韻珂受烏中丞之代。初到浙省。即奏稱定海不可
通商。臚陳八弊。持論甚正。迨洋氛入浙。東路告急。大兵又
敗于慈谿。懼其實逼省會。乃陳十可慮之說于前。而附片
薦伊相于後。伊相到浙。首退乍浦之兵。亦中丞使之也。時
將軍等已奉

密旨相機籌辦。而耆相蒞任杭州將軍。何以不在浙省了

此一局。必待吳淞犯蘇。圖山入江。始踐前約。甚矣中丞之

居心巧而用計謫也。按十可慮疏中。却不及一撫字。然其

末曰。凡此十者。皆屬必然之患。亦皆屬無解之憂。若不早

為籌畫。則國家大事。豈容屢誤。現在將軍赴海甯州查看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二

海口情形。參贊大臣文蔚留任紹城。調置前路防守事宜。

究竟此後應作何籌辦。將軍等似亦尙无定見。臣渥被生

成。若不將實在情形直陳于

聖主之前。後日倘省垣不守。臣粉身碎骨。難蓋前愆。伏乞

皇上俯念浙省事宜。實在危急。獨操

乾斷。飭令將軍等隨機應變。妥協辦理。俾浙省危而復安。

即天下亦胥受其福。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夫曰獨操

乾斷。非欲

皇上之速定撫議乎。曰隨機應變。非欲將軍等之暫事觀

糜乎。蓋恐省城一旦不保。而厠身之無地也。既倉皇而乏

從薪之策。乃委曲以求代桃之人。其畧曰。臣前請將已革兩江總督伊里布。改發浙江軍營効力贖罪。未蒙允准。思出自

上。臣何敢復行瀆請。惟念該革員之獲罪。究屬因公。且其按兵不戰。究與債事誤國者有別。我

皇上愛惜人才。凡中外獲咎。臣工苟心迹可原。咸荷棄瑕錄用。或令戴罪立功。不知凡幾。如周天爵。林則徐等。亦皆令其及時自効。仰見

聖德如天。不使諸臣終身廢棄之至意。伊里布與周天爵等同係譴戍之人。情罪似无二致。且公忠體國。並無邀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六

近名之心。臣平生所見。止此一人。現在將軍等差委需員。除隨帶司員之外。又調取各省丞倅。牧令。來浙委用。並令本省之貢舉生監。查辦事件。若老成謹慎。不貪功。不圖利。如伊里布者。正可以備器使。況該革員為逆夷所感戴。即其家人張喜。亦為逆夷所傾服。若令其來浙。或該逆聞之不復內犯。亦未可定。可否仰懇

天恩。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効力贖罪之處。出自

聖裁。臣冒犯

宸嚴。不勝戰栗如蒙

皇上鑒其無他。伏望俯賜采納。浙省幸甚。海疆幸甚。謹附

片陳明奉

硃批所奏不為無見。另有旨。欽此。時

上已授耆英為杭州將軍。遂

賞給伊里布七品銜。隨同赴浙。旋奉

密諭。本日據劉韻珂奏請。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効力贖罪。已有旨令隨耆英前往矣。現在浙省勦辦。既難得手。

則防堵是第一要務。萬不可再有疎失。該將軍等惟當激厲衆心。協力守禦。不可因前此失利。稍存畏蕙。致該逆乘

機更肆猖獗。耆英此來。已諭令與該將軍等相度機宜。通籌大局。臨時自必密商。至防堵保衛。是將軍參贊等專職。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七

倘有疎虞。獲咎孟浪。朕惟將軍等是問。該將軍等接奉此

次密諭。惟有默識于心。斷不可稍露風聲。致令在事員弁

兵丁。羣相觀望。貽誤事幾也。將此密諭令知之。欽此。据此

則

成庸不得已而主撫。至此始露其端倪。而伊相至浙。適乍

浦告陷之疾。置聞中丞趣之至。乍以解眉睫之禍。伊相雖

疎曾无遠慮。而中丞用意深巧。既幸紓其目前之難。又自

惜其身後之名。故不欲其成之于浙。以貽天下後世口實。

遂嫁禍于伊相。以始終之白門城下之盟。中丞實身局外。

更貽三帥書。極陳後患。反覆千言。至于萬全无良策。則曰

更貽三帥書。極陳後患。反覆千言。至于萬全无良策。則曰

當今之勢。戰亦敗。和亦敗。又曰大局既壞。攻補兩難。嗚呼。此以置事爲首鼠也。其謂逆夷感戴傾服者。不過修好于義律。及遣員護送餘姚被檢之夷婦。並張喜在鎮海定海間。數來往夷船犒問。此皆江浙士民傳之新聞紙中。以相訕笑者。而以之汗鱗刻章欺朦。

天聽其咎。豈但失言而已哉。至鹿澤長舒恭受等來往夷船。預通撫事消息。乃迭次保奏。謂其能折衝于口舌。是則中丞之力持撫議。雖百口不能辯。予故摘錄其前後奏詞。以見非備人鍛鍊之深文。且以明非。

庶算中樞之本指。欺。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八

君味良。未可盡咎之者。伊二相也。

壬寅之冬。洋艘既退。一時在廷諸臣。封章連上。有謂竭千萬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者。

上念誓師命將。屢出無功。戰既無人和。乃失策。始追論前事降。

旨令沿海督撫。將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核。交部治罪。于是先取辱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松江提督余步雲。先後就逮入都。交部臣按律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余步雲先經裕帥家人控于都察院。奏聞。

上以其情節最重。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正法。奕經固禁未久旋。

授葉爾羌幫辦大臣。又用文蔚爲古城領隊大臣。而琦相方自葉爾羌大臣升授熱河都統。于是江南道監察御史陳慶鏞奏。謂逆人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竄。馴至今日海鳥羣飛。鯨醜跋浪。爲所欲爲。莫敢誰何者。實由琦善于外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情我軍心。助彼毒。今海內糜爛。至于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足厭民心。而作士氣。何況疊帶再加。朕俘囚而薰沐之乎。奕經夜郎自大。深居閩中。頓兵半載。會未身列行間。一朝。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九

逞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于一鼓而復三城。卒之幾及不密。貽笑敵人。覆軍折將。一敗不支。此不復別科其騷擾。供億招搖納賄之罪。罪已不勝誅矣。臣亦知奕經爲高宗純皇帝之後裔。

皇上親服。推念同氣。不忍遽加顯戮。竊意即倖邀國典。亦宜圖禁終身。消除冊檔。無以貽。

天潢宗室之羞。豈料固禁未及三日。輒復棄瑕錄用。且此數人者。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于民之深耳。倘其俯采輿論。誰不切齒于琦善。而以爲罪魁。誰不疾首于奕經奕山牛鑑文蔚。

而以為投畀之不容。維直道未泯。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按該御史奏中所抉摘。皆親臣貴臣能言。人所不敢言者。然亦以此為枋臣所忌。不得久居其職云。

方琦相之入粵。議撫也。穆相有力焉。是時穆相主滿首揆之席。東吳潘相國為漢首揆。皆直機務。東吳資望素重。而枚卜已在垂暮之年。凡軍國大事。皆穆相主之。軍機入直內廷。其在

上前多造膝語。故穆相之主持撫事。中外莫得其詳。靖逆粵中奏至。時王定九相國鼎方自東河查勘回。聞撫議伏青蒲痛哭。爭之不能得。相國以憂死。聞其病劇。召門下至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十

卧榻前。伏枕流涕。授遺摺數千言。力排和議。卒為枋臣所尼。不得上。白門之請撫也。而尚書竊藻方奉

命入直機務。尙書于軍機為後進。不敢自樹異同。迨見撫事之亟。穆相力贊其成。東吳緘默無一語。乃持正力爭之。成席。心知其忠不能用。蓋度三帥之不能戰也。時事日艱。上雅不欲持可否。迨三十年

龍馭上賓

今上嗣位。其年夏六月。英夷以火輪船由海道駛赴天津。直隸總督遣人詢其所自來。則以弔喪對奏聞。

上連召穆耆二相入見。二相以請助執紼。出自外洋修好之忱。意在許之。而未敢訟言。

上知夷情叵測。一旦假以詞色。必有覬覦非望之求。與其却之于後。不如拒之于前矣。

命直隸總督遣放回洋。而夷人亦唯唯如命。遂自天津起旋去。

上見夷情恭順。始悟昔年之逞志邊疆。實自內外臣工未戰而先示之以怯。若今日呈請弔

喪。因其名正而許之。豈有

龍輶取塗于大禁。而令異言異服之人。首茅獻酌于其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即肉袒勞面

在天之靈。其恫之矣。洋艘既退。

上乃頒示贍黃。為侯官雪冤。而首罪穆相。謂其傾排異已。深堪痛恨。遂並耆相罷之。于是勦撫之功。罪是非。千秋論定。而枋政之臣。欲以掩天下後世之耳目。不可得矣。

附錄殷兆鏞請罷天津撫議原奏 咸豐八年

為和議貽禍至烈。伏求

博采讜論。力黜邪謀。早決大計。轉危為安。事竊自夷匪犯順。無識庸臣。但求速和了事。國家苟安一日。彼即為一日之親王宰相。而社稷隱憂。不遑復顧。琦善者英伊

里布等既誤之于前。致貽今日天津之患。今之執政者復誤之于後。其貽禍更有甚焉者矣。近聞和議垂成。爲賠償兵資等款。以堂堂大一統之中國。爲數千夷人所制。輸地輸銀。惟命是聽。而禍之尤烈者。莫若京城設館。內江通商各省傳教三條。聞者椎心。雖婦孺咸知不可。臣意桂良花沙納身爲

大清臣子。稍有天良。必不忍嘗試入奏。

聖上燭照如神。即使嘗試入奏。必不至墮其奸計也。古語

云。毋滋他族。實備處此。宋太祖云。卧榻之旁。豈容他人

鼾睡。京師重地。外夷朝貢。猶且禁其出入。防其交接。禮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三

畢。過返。毋許逗留。安有強敵世仇。而聽該酋置館。裸居。齊齒胡越。橫行輦轂。夷布滿街衢。自古及今。實所未聞。近惟琉球國都。英夷盤踞滋擾。甚至闖入王宮。莫敢攔阻。此其患無俟臣縷述也。長江自吳淞蜀中。貫天下之半。與海口情形不同。海口通商。已爲失計。然辟之于人身。猶四肢癱瘓之疾也。內江華夷雜處。則疾中心腹矣。東南漕運。非海即河。大江爲出入所必經。設一旦江海並梗。何由而達。仕宦商賈之往來。章疏文報之馳遞。海非要道。江實通衢。夷人但以數船橫截江路。則南北將成兩界。維揚漢口。畿綱疲敝。梟販競作。再得逆夷爲

遁逃。主鹽利必盡歸夷有。而官鹽將廢。不但此也。所佔口岸愈多。聲勢愈大。與漢民交接事件愈煩。弊端亦易于起。地方官袒夷則民拂。袒民則夷拂。彼視虜一總督。宰相如縛犬豕。其包藏禍心。无所不至。辟猶養虎在廬。養盜在家。隨時可以猝發。此議若成。大事便去。欲求爲東晉南宋之偏安。豈可得哉。至于傳教一節。臣不知其所謂天主者何人。大率惑世誣民。隱蓄異志。不然彼國尊天主。自行其教可耳。何必游歷各省。僕僕不憚煩苦。若是。近日之長髮賊。亦奉天主教者也。其煽惑勾結。已可概見矣。彼知輿地廣輪之數。山川阨塞之形。兵衛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三

強弱。壤土之肥瘠。到處交結豪俠。賤恤貧窮。爲收拾人心計。該夷蠶食海外小國。皆用此法。有明徵也。謀國者曰。通商傳教。此時姑先許之。候各省軍務完竣。然後舉行。夫民困于鋒鏑久矣。賊餓雖熾。人心未渙。猶冀重享昇平。若夫一寇復招一寇。天下何望。將士民孰不解體。或曰。屆時徐議。所以拒之。臣恐積弱之餘。萬難發憤。現值兵臨城下。大臣猶曰。豈不可自我開。相率覲顏。忍恥。況許于前而拒于後。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誰肯爲國家出力耶。或逆有要約。不待賊平。遽入內地。布置周密。與長髮賊隱爲犄角。否則擊賊自効。別有要求。否則奪

賊之城邑而有之。以為非取諸我也。種種棘手。謀國者曰。不和則戰。戰果有把握耶。臣請詰之曰。然則和果有把握耶。夫和果有把握。從前反覆姑勿追論。第自今歲北竄以來。我之委曲順從。不為不至。何以猖獗日甚。可見諱戰求和。和愈難成。成則禍且不測。謂戰必无把握。何以前年李開芳。林鳳翔等北犯。凶敵數倍于夷。卒至片甲不返。此無他。當時一意於戰。故有進無退。今則一意于和。故反勇為怯也。現在僧格林沁兵威已壯。講求戰守。振刷精神。逆夷頗知畏息。近日天津人民爭鬥之事。該夷亦避其鋒。鹽梟海盜。有欲焚搶夷船者。有跪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四

求欽差總督願料眾打仗者。欽差總督不許。故未敢擅動耳。不得以偶經小挫。遂謂津民不足用也。試

飭桂良。花沙納等勿專議和。會同譚廷襄。鼓厲兵民于文武屬吏紳士之中。得如謝子澄其人者。統率之。懸購重賞。隨宜設施。並令附近州邑。廣募壯勇。聽候調遣。一面明降

諭旨。大張撻伐。順天直隸京官。有愿回籍團練者。命設法辦理。如此多方準備。一旦狡焉思逞。僧格林沁大兵扼之于前。各路鄉勇躡之于後。加以洩水塞土。諸法夷船欲進不能。欲退不得。而謂不足制其命者。臣不信也。聞

英夷謀主哩咽吹。係廣東嘉應州人。兇悍異常。每至桂良花沙納公館。凌辱咆哮。臣不識桂良花沙納坐擁兵衛。亦已不少。何至畏一哩咽吹而不敢動。曾被津民檢住。欽差總督反為之解圍。擬請飭令設法捕獲。立即梟示。不必稽留訊解。以免疏虞。又聞廣東九十六鄉民風驍勇。前年平紅頭賊。皆賴其力。夷匪往搜軍器。受傷而回。又糾南海番禺兩縣。令鄉民聲言。夷人入我界者。不論何人。登時殺死。遂不敢入。三月羅信衍龍元信蘇廷魁到彼團練。已有數萬人。至今會否打仗。无有捷報。意者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五

朝廷未與主張耳。抑羅信衍等恐如黃琮寶琿之獲咎耶。擬請

優旨。作其銳氣。尅日大舉。惟黃宗漢稟承執政主和之議。繞道遷延。請

飭速往會勦。勿再徘徊觀望。轉掣紳民之肘。務使同心協力。迅奏膚功。天津夷船聞之。必有折回自救者。而我截其海口歸路。雖未必聚而殲旃。要非孟浪以僥倖也。謀國者曰。一戰不勝。奈何。曰。請添兵再戰。戰有勝有敗。若和則有敗無勝矣。曰。勝之于此。報復于他處。奈何。勝之于今。而報復于後日。奈何。曰。始終不忘戰而已矣。犬羊之

性。但經懲創。往往不敢報復。觀于道光年間。台灣失利。惟有藉手耆英。以報達洪阿等。而至今不敢垂涎臺灣。其無能亦可見矣。自古兵凶戰危。原非得已。盡人事以待天。成敗利鈍。雖諸葛亮不能逆睹。謀國者動以事無把握。搖惑。

聖斷。間執人口。沮喪士氣。坐失事機。其意直以望風乞降。爲快。抑又何也。比年各省用兵。勝負無常。得失互見。諸臣何不以事無把握爲慮。而亟欲橐弓戢矢。耶。伏願皇上通籌大局。深顧後患。知夷欲之難期。饜足念事勢之。尙可挽回。左右親貴之言。未必盡是。大小臣工之策。非。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六

盡無稽。執政諸臣。請放夷船內駛者何人。請允夷酋要者何人。清夜思維。或亦自知狂謬。祇緣畏罪。怙非。陽作執迷不悟。

皇上不忍遽誅。應請面加訓示。俾各改心易慮。收效桑榆。否則難逃常憲。

嚴諭。桂良。花沙。納譚。廷襄等。非分要求。不得妄奏。事至則戰。無所依違。他如奕山。之以黑龍江外五千餘里。藉稱閒曠。不候。

諭旨。拱手授人。此尤寸磔不容。微幸。臣知皇上之必有以處之也。

訂謀既定。

渙汗斯頒。薄海憬然。咸知。

上意所在。庶臣民之志固。而蠻夷之風懾。

天討聿新。操縱在我。或遂職之。或終撫之。再行臨機應變。

臣非不知今所言者。

皇上已默聞之。特以勢屬憂危。情深迫切。濡淚瀆陳。伏乞

聖明洞鑒。謹奏。

按八年大沽之役。桂相議撫。其時在廷諸臣。封章連上。率多留中不發。此摺抄傳在外。因備錄之。其論和戰之利害。可謂深切著明矣。和親之議。倡于漢之婁敬。其時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七

樊噲請得十萬人。橫行匈奴。大臣以爲可斬。乃漢孝武卒用其計。選兵命將。窮追單于數萬里外。深入其廷。雖勞民傷財。而邊患因之稍息矣。宋何去非之論漢武帝曰。兵有所不必用。固又有所必用。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也。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于弱而不能振。匈奴之患。起于高帝之末。高后及惠文景。因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然漢之于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其爲患也可勝言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將命師。先發而昌誅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

數百單于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制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顙。臣順。謁期聽命。比于內諸侯。雖曰勞師。匪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徵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邊患。其成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乃昧者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而猥以其黷于兵。與秦皇同日而議之。豈不痛哉。按國初龍興。其時北部之尼堪。外蘭。及扈倫四部。方貳于明。世為仇敵。

太祖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二

大

太宗次第征之。至于

聖祖平定噶爾丹。則自黑龍江以西。盡喀爾喀四部之地。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蒙古游牧之區。皆歸一統。時與俄羅斯定邊界。黑龍江之南岸。盡屬中國。乃歸我。昔年侵地。定于喀爾喀東部之庫倫。立石勒會。議七條。刑牲為誓。于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悉隸版圖。迨乾隆間。蕩平準部。截定回疆。則西北窮塞之域。極于天山。葱嶺。計前後大小用兵數百戰。餉需萬萬。拓地之廣。超軼前代。此殆所謂刷數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者歟。今之議撫者。不過曰以息兵以安民也。漢高帝

白登一蹙。遠議和親。撫之不為不速。而高后及惠文景四世。貽患安見。與民休息之終。收其效哉。今且以明事論之。明之倭患。始于奸商浸尋。及于豪貴朱統。下車首請。窮治奸黨。掃除內盜。此為拔本塞源之治。若非諸貴家內結臺官。坐其啟衅。則倭寇可平。其後海禁漸弛。浙東再亂。王忬普陀山之捷。張經王江涇之捷。中樞蔽嫉。中以蜚議。論者惜之。胡宗憲牽制嚴趙。未嘗不有意于撫。然其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是亦所謂千金用兵。百金求間。豈得以賞奸賄盜。深文而致之哉。其後俞大猷。經營兩浙。戚繼光。馳驅閩海。卒收其成。而東南之患以息。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二

九

此非勦之成效歟。萬厯間。倭侵朝鮮。朝廷發兵援之。李如松平壤一捷。生繫三倭。廓清之功。可且夕俟。徒以碧蹄輕進。一贊功虧。于是沈惟敬之款計。復行。顧養謙之封貢。續請。乃倭人朝受冊書。又羈鄰使。澄山不退。鴨綠潛窺。而邢玠等奉政府處分。猶以陽戰陰和。陽勦陰撫。密為指授。于是捷章連上。虛級冒功。直待關白貫。惟敬棄市。禍始稍息。然則撫之無益。可觀矣。前之擾在南。而勦收其效者。將帥之得人也。後之擾在北。而撫卒無益者。筦樞之失策也。勦而後撫。其庶幾諸葛武侯之于孟獲。唐太宗之于頡利乎。撫而後勦。雖漢之文景。不能

得之于匈奴。何況其他。今之英吉利。未必大于明之日本也。其為患于中國。不如日本之久也。然沙角之斃夷兵者數百。吳淞之斃夷兵者數百。定海之斃夷兵者千餘。是官兵之勦。未嘗無成效也。一劊于粵東之三元里。再劊于廈門之陳姓。三劊于靖江之居民。是鄉勇之勦。未嘗無成效也。乃自粵東議欵以來。在我則曰罷戰而議撫。在彼則曰先戰而後商。粵東就撫。而擾于閩浙。乍浦就撫。而擾于吳淞。撫之無益可觀也。今參核前後。比事屬詞而論之。林文忠之燒烟。其操切有似于朱統。然統之議海禁。先內而後外。當其初至。即捕通倭者九十餘人。立斬之于演武場。予以此借文忠之未能盡法。以治洋商也。義律馬利遜者。其明之徐海汪直乎。天津不誅。失幾一也。粵東夷館不檢。失幾二也。三元里解圍而出。失幾三也。夫其罪十百于徐海汪直。而其時檢之之易。如釜中之魚。几上之肉。而交臂失之。然則當日之斷斷焉。持撫議者。有能如胡宗憲之不激夷禍。不損國威。深沈而速決者乎。其輕警之也。若夫粵東之撫靖逆奏。稱四月初八日之捷。江浙之撫。揚威奏稱鎮海定海之捷。又從而保舉在事之文武員弁。是又明之邢玠楊鎬輩。虛級冒功。張濂所謂罰罪之典。移而為賞功之令者。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三

今昔情形。異代同揆。可勝慨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三

中西紀事卷二十三

江上寒變

管蠶一得 道光二十九年

壬寅撫議定後。海口撤防。烟土弛禁。外洋之寄居甯波上海者。覬覦內地。浸浸乎操入室之戈。番人憂之。撰為私議六事。上之陸制軍。建瀛時。淮南奏請改票。姚寶甫觀督總其事。謂鹽茶增稅。將來可次第舉行。以資軍實。不意遂為後日抽釐濫觴也。海運自粵匪入江。運道梗阻。始試行之。而戰艦水師之屬。與其借資于外洋。不如講求于內地。爰將前議。附入中西紀事之末。而件之如左。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申明烟禁

烟土之來自外洋。流毒內地。如瘡疽之潰注。溫疫之傳染。治之稍緩。則其害不可思議。故林制使赴粵查辦。以為法必先杜其源。而後及其流。粵船之來。烟之源也。內地吸販。烟之流也。然所謂杜其源者。亦當先疏其壅。刷其淤。澱驟而塞之。則必有決隄壞坊之患。故先後緩急之序。不可不審也。予以為法。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之法。必詳于治內。而畧于接外。行軍之道亦然。今以禁烟之時。事言之。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武備廢弛。而尤莫甚于水師。武備之廢弛。今十七省之大。惟閩粵二省有習火攻水戰之技者。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二

而皆在鄉勇。不在水師。汰水師之虛冗老弱。以補鄉勇。則月餉之入。不足以贍其身家。即強之入伍。亦仍循水師之故智而已。未必能視死如歸。不撓不挫也。聚鄉勇之械鬥。亡命以為水師。則必思以結其心。威以懾其志。訓練之。以使之就我紀律。範我馳驅。節制之。以使之不擾地方。不害良善。而此中之情形。曲折非一兩日所能計議。非一兩月所能團練。不備。豫于數年之前。一旦禁烟令下。遽取其薨船而燒毀之。迫邊衅既開。而中國有坐以待斃之官兵。無咄嗟可辦之水勇。此外禁之宜緩者一也。水師非但不可用而已。凡外洋烟土之入口者。必先給巡船水師土規。而後聽其私售。故水師生計。得自月餉者十之一。得自土規者十之九。迨吏覺其奸。則查船之門丁胥吏。皆得而分潤之。官覺其奸。則查稅之幕友官親。皆得而分潤之。此數十年之積弊。非一日所能剔。以數十年不能剔之弊。而欲行一日必行之法。其能操券以俟乎。必使水師皆為我用。不為夷用。則養兵籌餉。不得不增。船炮用財。不得不泰。此外禁之宜緩者二也。烟之私售。必與洋商為表裏。而洋商各貨之增抽。積年之逋欠。皆藉鴉片以上下其手。故夷人兵船到中國。率以討烟價索商欠為名。其積恨已非一日。今欲與之申明烟禁。而積蠹不除。養寇不治。專責外洋不應。

以烟土入口。何以平其心而懾其氣。此外禁之宜緩者三也。禁烟之令既頒。各省查辦吸烟販烟之犯。累案積。無慮數萬。起而推其究竟。貴者以勢怙。富者以賂免。若其著名之窑口。則地方官之門印胥吏。無非其深根蟠結之黨。羽州縣所緝捕。不過取游手之市井。流落之優倡。藉以避處分記大功而已。是令不行于內。而亟亟于攘外。豈能令出必行。操制勝之全算。此外禁之宜緩者四也。然則必備此四者而後申明烟禁。則非數年不可。數年之後。流毒注天下矣。是非內禁不可取。而譬之烟之誘人。猶嫖賭也。今使主人居城市中。車馬之往來。商賈之輻湊。有博厥焉。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三

妓院焉。主人之子弟。狎而與之游。若不先嚴禁其子弟。而亟亟于攻窩賭逐流娼。將不勝其獄訟爭鬥之繁。豈非無病而自灸乎。又取而辟之烟之求售。猶貨物也。今使披綺羅以于田舍之村庄。操酒肉以啗深山之廬宇。是何異示璞于周人。而求馬于唐肆。必無所得而歸矣。故中土無可售之路。則寶山有空手之回。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一也。烟土既行。貪餌者嗜其味。慕趨者利其財。嗜其味者害及于身。利其財者禍貽于國。洋商包庇以爲內援。窑口把持以爲外應。此爲漏卮之源。故欲塞其源。必始于內地。而其法必先行于洋商。當少翁赴粵查辦時。只須查明在粵之

奸商。與躉船窑口相勾結者。照吸販新例。梟斃商之首。極之國門。即夷人皆股栗抱頭而遠竄矣。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二也。關東水師。無非漢奸。皆不利于烟土之禁。必欲破其局而後已。聞虎門失守時。水勇奉提督令開炮。無不襍以沙土。卒至于敗。而當攻城事急。王廉訪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爲內應而開門迎賊者。若使當日查辦之時。擇其尤者而盡法懲之。足以斷敵人之右臂。而先奪其心。明之朱統決通倭者九十餘人。倭寇聞風而遁。具有成效。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三也。新例既頒。擬斬則必斬。擬絞則必絞。官幕則吸者加等。軍民則販者立決。如是則誰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四

敢蹈必然之死。而僥幸于一試哉。日本安南。皆因鴉片而絕西洋之通市。其國中有吸食者。事覺縛而懸之高竿上。以飛砲擊而死。蓋法令既嚴。則弊端自戢。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四也。夫外禁之急。既已失之于前。內禁雖緩。猶可挽之于後。當粵東議撫。外洋悉出具永不售賣烟土甘結。是內禁之未弛可知。乃自白門定約。諸大吏有喙三尺。竟置此款于不議。則是既弛其禁。復免其征。自此偷漏公行。于國課無絲豪之增。而民生受無量之害。不識後此之當事。何以處之。據澳門月報言。粵中燒烟之時。該國人亦自知

非正經貿易。中國若以此與國主講論。定肯停止。即印度
栽種波畢之事。亦可改種別物。以求利益。又有人言情願
禁止鴉片一物。另開南邊一港可乎。我恐未能能行等語。
是則當日查辦之時。若先行文該國主。令將躉船烟土撤
回。未必肯遵。惟有暫事羈留。聲明義律違抗之由。請其國
主另簡公使領事人等。來粵商辦。一面示以裁減陋規。更
定貿易條款。抑或酌開閩浙二港之一。以利通商。似此制
撫兼施。則烟土未必不可禁。邊禍未必不可弭。然制使斷
然不為者。蓋慮其有礙

國體。而詎料異日之舉。每況而愈下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五

防禦內河

自古言南人利舟楫。而以今日沿承平之積習。不特操江
之防。廢弛已久。即閩粵水師。亦有名無實也。東南之患。日
甚一日。非講求水師。不足以禦外洋。而船與炮二者。又外
洋之長技。加以來往洋面。熟于風信。察于潮汐。之衰旺。誠
所謂操舟若神。善游而忘水者矣。中國水師。與之爭鋒海
上。即使招募夷工。仿其制作。而茫茫大海。無從把握。亦望
洋而嘆耳。然則欲以禦夷。將何道之從。曰。漢置錯有言。何
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必出于萬全。則避
其所長而攻其所短。大洋之外。猶平原也。今與寇戰于平

原。必引而致之。陘隘之地。兵法所謂避之于易。邀之于阨
者是也。夷之爭利。必于內河。然其道里之遠近。山川之紆
曲。弗悉也。沙礁之有無。淤墊之深淺。未知也。當其衝突而
來。本欲以致人之計。邀我于海上。以逞其長。斯時我第嚴
其在內之防。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乖其所之。雖深
入不足懼。何況其未敢輕試耶。故禦夷者。善戰不如善堵。
堵則船欲小而不欲大。水勇貴少而不貴多。炮務近而不
務遠。如是則其器易精。其行易速。其伺敵之進退也。專攻
其首尾。出于其所不及防。然後引之于淺水。邀之于半渡。
彼夷船無論大小。向之乘風破浪。翔于巨浸中者。一旦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六

局促旁皇。前則有鳥起之驚。而後則有狼顧之慮。此殆如
東海之鼉。入井坎中。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能無一戰而
蹶耶。今專修內河之戰船。宜多取其式之小者。而每十號
統以一中艘。每數十號統以一大艘。分布于港汊間。軍火
器械。一一安排。戒勿輕動。彼夷舟欲入口門。必先載其杉
板小船。探水而進。我預于口門內。排列椿筏。又擇淤淺之
區。囊沙填石。壅其上游。探水者度不可行。必將設法疏起。
然後港汊間之船。鼓棹疾趨。炮彈齊發。沈之燒之。皆易事
矣。昔吳人于江積要害之處。橫以鐵鎖。又作鐵椎。長丈餘。
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王濬一舉而破之。論者謂其以人

閩粵戰艦

閩粵二省。水勇夙稱東南第一。然易募者兵。難得者船。今粵東水師。船隻不過巡緝郵遞之需。匪但不能爭鋒海上。即在口門內外。遇走私之快蟹扒龍。亦遠避不敢盤詰。以彼有備而我無備也。欲募水勇。先治戰船。然船之難有二。製造不能如式。則演駕難期得力。一也。製造如式。演駕得力。而有用之時。有不用之時。當其成而初用。足以收其效。及夷船去而烽燧息。真之海口。風日燥烈。潮汐衝盪。一旦有事用之。如琴瑟之張而不彈。其弦索安得不朽。刀劍之藏而不用。其芒刃安得不鈍。李忠毅公謂海賊無兩載不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三 九

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柁折則船為虛器。風蓬爛則寸步難行。彼用之尚且如是。何況不用邪。即以目前言。英人就撫之後。亦曾奏請以捐輸之餘。作為船炮經費。而官吏侵漁。工匠草率偷減。不及十年。皆為竹頭木屑。數十萬之款。遂付東流。故此二者。不可不預籌也。恭讀成席前諭。靖逆將軍。言安南戰船。既據該將軍查訪形式。俟抵粵。即趕緊仿造。如該省業已製造。即著派員演駕。藉資得力。等因。查嘉慶間。艇匪之亂。實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招聚沿海。命資以兵船。為患于閩浙間。藉收其利。奉天朝詰責。適舊阮復國受封。檢送艇盜。而其餘孽。遂為蔡

牽所併。李忠毅提督閩中。慨然以平賊自任。卒殞其身後。為忠毅之舊將。王得祿邱良功所滅。而其餘孽。之在粵者。相國百齡勦撫兼施。遂奏盪平。是則安南之船。閩粵人皆能仿造。即招募安南人為之。彼與英夷世仇。亦肯効力。故道光二十一年。有安南商人自稱彼國善造船炮。請中國行文該國主。必肯効順。此見于奏案者。又上溯

國初平鄭氏。亦曾借助于荷蘭之夾板船。是則外邦輪誠願効指臂。此固數百年之利。何惜此數千里招募之勞。數十萬製造之費哉。夫攻其所短。必先師其所長。今議堵禦內河。則宜多仿其軋船梭船。為形式之較小者。而每十號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三 十

統以一中艘。每二十五號。統以一大艘。此為中率。小者價值以每艘五百金為率。中艘倍之。大艘為將領之坐船。應十倍中艘。今以戰船百艘計之。小者價計五萬金。中艘統以十之一。價倍小艘。則一萬金。大艘價十倍中艘。統以二十五之一。則四萬金。是費十萬而一百十四號之戰艦成矣。又以水勇計之。小艘六十人。中艘百人。大艘一百六十人。加以花工水手吹鑼。及隨船小修之工匠。並字識醫生之等。約戰船百號。足配水師一萬。今粵中水師額五萬。閩中額四萬。則以人數計之。粵可得戰艦五百號。閩可得戰艦四百號。是閩粵相連之地。各海口有戰船。幾及一

干豈不足以橫行于內洋。而禦外來之奸暴乎。夫有水師而無戰艦。是猶有農夫而無田器。有織婦而無機具也。農夫無田器。竭其操作之力。不過肩摩車擊而已。其于耕芸則荒矣。織婦無機具。殫其晝夜之勤。不過中饋井臼而已。其于紡績則荒矣。今閩粵有水師而不修戰具。與無船同。有水師而不習水戰。即予以外洋之兵船。而不克善其用。亦與不用同。故既治戰艦。即須練水師。今閩粵之水師。其虛冗老弱。何止一半。而其中精壯嫻習技藝者。亦非額餉所能贍其身家。計惟有汰兵不汰餉。而以其所汰。益其所擇。俾精壯嫻習技藝者。可得雙餉。其有謀勇兼全者。仍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優給之。如是則以水師九萬之額餉。養其三萬。然後配以戰艦。而隨時訓練之。其所汰之兵。則招募閩粵兩省之水勇。以補其額。使其與在官之水師。互相角較。優其或倍。或三之餉。而配以戰艦。則在官之水師。必耻居其右。而爭獻其長。悉為勁旅矣。且水師能贍其身家。不至貪土規之利。水勇悉收為我用。足以消內地之奸。是一舉而兩得也。惟招募水勇之資。必須額外另籌。而當沿海無事之時。散其水勇。必至并船而棄之。若即以此充所汰水師之缺額。豈不又歲增數百萬之餉。經費浩繁。其何以堪。議以此等客勇戰艦。有事備官調遣。給月餉如水師之數。無事許其

作為商船。攬載貨物。而仿司馬之法。每戰船按五號立一伍長。二十五號立一兩長。百號立一卒長。船自官給。不需資本。令其寫立承管字據。而伍兩卒長等。皆選殷實之花工充之。外洋司舵者稱船長。夷語謂之甲必丹。仍每月給以水師之優餉。而兩長倍之。卒長又倍之。如此則四五百號之戰艦。歲增額餉。不過水師之百餘名。而船有典守之責矣。小修自認。大修報官。驗明估給價值。其船上之員。既載貨物。不須多名。聽其裁汰。一經調遣。亦責成招募。以符原額。是此輩殷實之花工。不需製船。又得官餉。焉有不踴躍樂從者。抑亦古者寓兵于農之遺意歟。蓋出洋之船。必預防盜賊。故軍械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十二

炮位全備。與兵船無甚區別。李忠毅平艇匪。凡官運鹽船及商船。皆配兵巡護。是戰船攬載貨物。稍稍更張。便可作商船用也。夫沿海無事之秋。粵有水師二萬。閩有水師一萬。豈不足以備巡緝。資哨探。若擇而用之。即汰舊額三分之二。未為不可。兵無選鋒曰壯。未聞其以衆勝也。訓練士卒少則愈精。綜核名實。約而可守。二十一年之役。粵中調客兵萬有七千。不及本省額兵四分之一。然則粵中水陸之兵七萬。雖多亦奚以為哉。

江浙衛兵

請言江浙越之強也。伍子胥懼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

魏之入荊州也。吳張昭以為長江之險與我共之。古人之謀國憂深而慮遠。今英夷由浙入江。長驅于江甯京口間。異日爭之共之。其可不備不虞乎。津東者畿輔之拱衛。合八旂蒙古及西北之勁旅。足以夷關折符而絕之。若閩粵則人民勁悍。水勇精強。集其鄉民之團練。亦足以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惟夷人北侵。不利南伐。無功則將擇其可欺者而欺之。東南民風素弱。民氣易浮。一旦豕突而來。倉卒不及備。可若何。然則何以備之。曰昔之衛所以設兵也。今之衛所以運糧也。其千總守備等官。皆隸于漕運總督下。領運而已。與營弁之千守。各同而實異者也。今江蘇之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三

松常鎮太倉淮揚等衛。浙江之杭嘉及甯紹溫台等衛。此皆有沿海濱海之州縣者。議每衛造戰船五十號。其距海逼近之松江太倉嘉興甯波等衛倍之。如此可得戰艦千號。而轄之以守備千總等官。其守備千總由提督挑選。素習水師之武弁。咨送督撫。督以充衛職。每年冬漕起運。分其半領運赴津。而留其半以防海口。更番遞代。皆資費以為辦公之需。是此等水師武弁之經費。無假外籌矣。然後徐議水師。計戰船千號。應配水師十萬。而議閩粵戰船。當沿海無事之日。以一半作為商船者。施之于江浙腹內之地。則出洋路遠。徵調為難。且江浙商船。憚于出洋。撥

載未便。今議募水師五萬。以為各衛之額兵。而以一艦所配之水師。作為兩艦。更番之操演。無事之日。船有專司。兵無虛糜。及其有事。轉相召募。刻期可待。況各衛之兵。可分可合。徵調之多寡。視其時事之緩急。一方告警。羽檄飛馳。遠者不踰千里。近則數百里。十里不等。不及二旬。千艘雲集。豈不足操勝算哉。然則此水師五萬之額餉。從何而出。曰定制江蘇綠營兵五萬有奇。浙近四萬。若汰其虛冗老弱。則江蘇之督撫提鎮河漕六標。有二萬人足矣。督標四千。提鎮標各五千。撫河漕三標各二千。浙之撫標四千。提鎮標各六千。則一萬六千人足矣。蓋江浙沿海。增設衛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七

兵。足專有事之調遣。議裁汰綠營兵五萬餘。而以各衛水師補其缺額。則其得力。何止四萬五萬之倍數哉。江浙綠營。非閩粵水師之比。不需增餉。惟各衛添設之水師。須募客勇。浙則資之于閩。江則資之于閩浙連界及甯波溫台等處。如此非雙餉不足以贖其身家。而柁工隊長人等。皆須增益。計各衛水師額兵五萬。即需舊額十萬之餉。如是則歲增額餉近二百萬。查南漕幫費共計五百餘萬。若清其旂丁武弁之乾沒者。則樽節一成。便可得五十餘萬。三成上下。即衛兵之餉可集也。國家經費有常。出入相權。損益相劑。然後便宜之舉可行。

何況兵食大計。尤當雜于利害而籌之。固未可因仍苟且。以貽異日之患也。

海運利漕

改江浙沿海之衛所。增兵造船。以防外寇。此目前內地最急之務。至于籌款一事。不但需費可裁汰也。即漕運亦可變通。今東南漕弊。莫甚于江浙。然實自衛所啟之。旂丁空運。預索幫款。官未開倉。先籌墊款。胥僧因緣。串單抵押。賣絲糶穀。剝肉補創。一也。本爲重賦之邦。益以苛政之猛。浮加勒折。民不堪命。有田賤賣。無產謀生。二也。蠹紳包攬。希冀分肥。控官控吏。鬧堂鬧倉。巨室犯科。大獄斯起。三也。身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五

隸衛籍。即係旂丁。告軍安板。修船勒派。富民重足。殷戶寒心。四也。然則裁衛所。正以肅漕政。而旂丁強取。官吏橫征。無不以幫費藉口。則非變通漕運不可也。江浙等省之漕。莫便于海運。元之一代行之。明始開會通河。其後河道屢決。漕運艱阻。崇禎間。沈廷揚在太學上書。力言海運可復。因召見言元代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元史。歷年運到米穀。除所損失費用。尙省于內運等語。因上海運書五卷。帝令試行之。詔漕撫付米二萬石。廷揚遂統運由淮河出口。計七晝夜抵天津。帝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

徐人龍計度。先是甯遠軍餉。由登州運至天津。由天津運至甯遠。歲以爲常。廷揚以爲日久費增。不如從登州泛洋。直赴甯遠。詔從其議。省費甚多。尋命赴淮安經理海運。爲漕撫。朱大典所阻。不果行。未幾甲申之難作。此明一代之主海運者。試行有成效也。

國朝道光初年。高堰決口。漕運阻滯。時相國英和在戶部議行海運。廷臣以爲不便。而相國方枘政。有門下時任戶部主事某者。力爭海運議是。廷臣嘿然。然皆狃于舊章。實無定見也。踰年相國以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六

萬年吉地事。獲罪論遣。而海運方試行一年。當事者悉聽任領運官草率。糜事經費不減。其議遂罷。涇縣包世臣時在京都。亦頗持海運之議。其言崇明沙船。自上海赴關東。皆空載去。及自關東運貨回南方。爲正載。議以蘇松太倉一帶之漕。分配崇明沙船。運至天津交卸。語頗詳核。此議行之。係成豐。然予以爲此亦試行之策。非久遠之策也。久遠之策。必須製造海船。明沈五梅侍郎。方奏行海運。時戶臣以另造船隻。召募水手。未易猝辦。莫敢有任之者。莊烈詔公自行辦理。咄嗟而成。雖二萬之米。爲數不多。而成效可睹。後增至二十萬石。督運七年。畧无損失。是則聚訟盈廷。謀同築室。沈幾運算。功在反掌。碌碌者流。可與樂成。難

與圖始明矣。今欲改東南之漕運。悉為海運。先就江浙沿海之區。便宜試行。如其功倍費少。具有成效。再議推廣。自壬寅撫局既定。五口通商。航海數萬里。不特外洋驗風識水。視為萬全。即內地商人。亦如駕輕車而就熟路。其有牟利而趨浙東者。皆自上海搭載海船。由定海洋面駛入甯波。可以省盤壩之煩。避大關之稅。是以目前而論。製造運船。召募水手。較之沈侍郎當日創行。尤有把握。而一二迂儒文吏。以為不測之淵者。是坐井而觀天。入坎而語海也。今江浙兩省之漕。議歸海運。則宜于上海甯波二處。分造運船。畫錢唐江為界。江以西之杭嘉湖等府。與江蘇之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七

松太倉等府州。立在上海配運。由吳淞口放洋。江以東之甯紹溫台處等府。立甯波配運。由鎮海放洋。如此則浙東之漕。自可征收本色。而運船在甯波上兌。則各州縣之解送。亦便如此。則兩省之漕。但申報起運日期。載明漕斛石數。雇用內河船隻。派員協同丁役。送至海口交兌。而一切旂丁衛船。皆可置之不議。即幫費亦無可藉口矣。更就東南六省之漕統計之。查沈侍郎之督運也。實由廣灣出口。其地在海州之下游。運船自淮入河。自河入海。須由廣灣出口。與東省膠州之北岸相對。若欲盡復東南之海運。則湖廣江西安徽及江蘇之江甯鎮江揚州。皆運至淮上

交卸。即于通州海州一帶。分造海船。以備配運。如此則東南六省之漕。皆可由海道暢行。較之內運事捷而費輕。且一舉而漕弊絕。丁蠹除。官累疏。然後裁減幫費。酌留數成。以為衛所增兵造船之用。則州縣之浮收勒折者。無可藉口。而民困亦可少蘇。抑亦國計民生之先務也。惟旂丁累世之利。一朝而失之。能無歎望。故欲停內運。必先變通衛制。使失業之旂丁。其精壯驍健者。皆可以備衛兵之召募。給之優餉。訓練歸伍。又藉以資海口之押送。是又衛兵海運。相為表裏者矣。按此議在內運未停之前。而是時粵工江運道梗塞。南糧改折。易銀解部行之。已十餘年。中間米運津大半由上海籌辦。試行海運。或增崇明沙船。或招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六

海商販運。于十年換約之後。遂有俄人請令味國商人。與中國粵商領價。承辦當奉。廷寄江蘇撫臣。諭以招商運津。無論華夷一體。販運。須與該夷預行照會。等因。具詳二十卷中。是中國試行海運。至今尚未造船。此後粵賊既平。南糧征收本色。應否循照內運舊章。中外諸臣。尚無定議。而海運造船一節。似亦有備無患之一端也。

鹽茶裕課

國家財賦之入。自地丁外。則鹽課其最也。然五百七十餘萬之歲額。其漏卮為不少矣。而漏卮之由。則起于區官私嚴畛域。商人運鹽。有官費。有岸費。有改柵之費。有批驗之費。則嗟價不得不增。而軍民利于食賤。梟販巧于乘瑕。于是有竈私有船私。有本商夾帶之私。有鄰近灌注之私。私鹽日充。則官課日絀。淮浙官鹽。課居直省之半。而淮私多

灌于北。浙私多灌于南。犬牙相錯之區。讓之非易。而當日分置畫界。亦未能熟悉情形。即江西一省論之。饒都七屬地連鄱湖。為長江入口之處。定制與省城並食淮鹽。而樂平浮梁等縣。實接壤于專食浙鹽之安徽所轄祁門婺源等處。以視長江上游。遠隔一千數百里之淮鹽。官私之價高下懸殊。至于廣信一府。定制專食浙鹽。而饒之安仁與信之貴溪連界。淮浙兩分。官私莫別。僅于安仁城外十里之石港。設卡以讓淮浙之出入。而私鹽之灌入于江界者。竝闕鹽亦自此偷漏矣。闕鹽由撫建灌入安仁之鄧家埠。浙私既灌于淮。聞私又灌于淮浙之間。而自省以南粵私又灌之。是治絲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九

而勞之也。道光年間。戶臣有竄煎竄賣民運民銷之議。其後陶文毅總督兩江。奏行票鹽于淮北。民多便之。予以為鹽之便民。與米穀布帛等。若使不分官私。不限畛域。設立關卡。毋復拘以定額。則其課必有數倍于前者。裕國便民。無踰于此。更有進者。鹽茶竝設。提舉前代。具有成法。足以相輔而行。今

國家歲徵茶課七萬三千兩有奇。財賦之入。此為最輕。自海禁大開。茶葉之出口。歲益加增。戶臣關督習焉不察。據外洋月報。道光十三十四年間。花旗會銷過茶葉一千八百餘萬棒。以每棒十二兩計之。則十四五萬石之數。此五港

未開以前。粵東一口之銷數。亦僅花旗一國之銷數也。又月報言。近年中國出口之茶。多至七千餘萬棒。則五十餘萬石。然亦非其旺盛時。蓋皆在壬寅以前也。徽商歲至粵東。以茶商致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開。則六縣之民。無不家家蓄艾。戶戶當壚。贏者既操三倍之賈。細者亦集眾腋之裘。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徙耶。查英夷稅餉。自鴉片外。即莫重于茶葉。每棒征三錢七分五厘。計一箱積一百三十四棒。則每石徵稅。核之成本。蓋倍之矣。然則中國征其十之一。未為過也。以近年而論。每歲出口之茶。在百萬箱上下。即可得四千萬之數。茶價低昂。率算約在三四兩兩之間。其極貴者以五十兩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十

若歲征其十之一。便與直省關稅一年之額不遠。直省共五百萬。豈非生財之一策哉。且中國商人。得其交易之實。可以易貨。亦可以易銀。近日外洋烟土專收元寶不誠。肯易貨則茶葉正可仿行之。使鹽無官私無界限。則茶商之赴滬者。可以轉輸浙運。其赴閩赴粵者。又可以轉輸閩粵之滬。江楚之間。不但貿易流通。抑且磋商價平。減所謂通工易事。懋遷有無者此也。夫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者。正在今日。鹽茶互易。誠得一二能吏。酌定章程。各關分設鹽茶。提舉協同監督。經理其事。每歲終考其徵收之贏絀。以為殿最。若使鹽茶二法相輔而行。則二三千萬之款。可以操券而俟。又何藉乎勸

捐開例之瑣瑣哉。夫宏羊言利。誠昔人之所鄙。然以今日國庫不充。軍需支絀。因時制宜。亦當取其大者遠者籌之。請以此為謀國者借前者焉。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三

三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四上

江上變

海疆殉難記上

是編紀殉難之臣。不論文武。不敘官階。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後為次。其兵勇紳民婦女之死難者。附著于後。仿敘錄之例。兼備紀事之體。俾後之蒐入史志者。得以攷見其本末焉。

定海殉難 道光二十年六月

浙江定海縣知縣姚懷祥

浙江定海縣典史全福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一

大令號履堂。福建侯官縣人。嘉慶戊寅舉人。道光乙未大挑一等。分發浙江補定海縣。以庚子五月蒞任。踰月而難作。方夷船之游奕于舟山也。初以為賈舶。不設備。繼見向北行駛之船。大小二十六號。輪烟蔽天。總兵方整兵出洋。突有火輪船二。直抵道頭街。探量水勢。大令偕游擊羅建功。登舟詰其來意。言語不通。懷中出漢字照會文書一角。脅大令獻城。據浙省探報。稱文書內統伯變一係統領陸路兵官。布爾利其文內稱。啟定海縣主速將所屬海島堡台一切投獻。惟候半個時辰。即行開炮轟擊。大令不答。退謀于鎮將。請即于道頭街扼要為守城計。總兵張朝發曰。城非吾責。吾領水師知扼海口。

而已。若縱之登岸。大事去矣。大令乃與少尉謀。令赴村
澳招募鄉勇。而身率城守兵登埤。塞四門以土袋。示無
出意。六月初七日。總兵被炮轟擊。受傷落水。弁兵昇之
登岸。送至鎮海。羅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亦先後走。大
令見事急。坐南城上。招鄉民登城守。无應者。少尉所募
之鄉勇甫至城。聞變亦潰。是日四更。夷兵梯城而入。大
令奔赴北門外。普慈寺前。投池中死。少尉執刀守獄門。
寇至脅之降。不屈遂遇害。

吳興人有爲大令作傳者。謝貳尹蘭生刊入思忠錄。謝

于浙庚子辛丑間隨大營籌辦軍務
多得之目擊者撰有思忠錄刊行其畧云。君先世籍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二

江甯之上元。嘗與同僚問蔣侯青骨爲神事。敬嘆不已。
歷署象山龍游。二十一年定海安吉二邑缺。君以次
當得安吉大府。念定海重地。宜諳練吏以屬。君五月之
任。邑有雪交亭。明華亭張太傅殉節所。君至修葺之。詩
以志慨。六月初三日。課書院爲臣不易題。越日。夷犯
定海。君及總兵張朝發。飛請甯波提督乞援兵。不至。總
兵中傷回鎮。君度力孤不能守。以印交僕送郡中。及城
陷。赴城北同歸域。爲明魯王諸臣叢葬處。下有梵宮池。
投池死之。典史全福同殉節。事聞奉
旨賜卹。舟山及杭城之吳山。皆建祠祀之。

湯世瑄殉難紀事詩序云。全君福字晴五。甘肅吏員。爲
人剛直。幹事明決。逆回張格爾謀叛。自在軍營當差。揚
威將軍長相國陝甘制府楊宮保。以軍功咨給六品頂
戴。儘先選授定海典史。庚子六月城陷。持刀立獄門。有
勸之去者曰。吾職在此。安敢逃。及寇至。大罵不屈。遂被
戕。

按烏撫定海失守奏內。稱初八日。英夷陷定海。知縣姚
懷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蓋投水指大令。被
害指少尉。未分析也。又附片奏稱定海知縣姚懷祥典
史全福。一并死節。均屬可嘉。容臣查其家屬下落。另行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照例請卹等因。後吏部議照陣亡例。給雲騎尉世職。以
次給恩騎尉世職。因替禮部議照六品官例。給全葬銀
一百兩。致祭銀八兩。入祀本籍府城昭忠祠。據此則亦
循例之卹典耳。洋氛三載。擾及四省。遙遙三千餘里。其
守土知縣之殉難者。惟大令一人。而不能得從優之卹
典。則浙撫之奏報。未能詳核也。
江甯侯文青甫爲予言。其妻姪王某。在定海爲徵比小
席。值是年六月之役。其家人聞變。相聚而哭。不復意其
生還也。踰月王踰險歸。述大令殉難之前二日。集幕中
刑錢以下語之曰。守土之義。不可以不死。君等寇至則

去。亟早圖之。乃按諸幕友束脩。一一分致。相與揮淚而別。是日一晝夜間。署中上下星散。某以小席隨身。一童僕。定海人。先期走避。獨力屏當。天明始出行。七里而炮聲作矣。觀此知大令非徒惓惓于友誼。亦見其造次顛沛間。從容不苟也。

又按明之同歸城。在補陀茶山上。其下梵宮祠。即成仁祠故址也。雪交亭者。華亭張太傅肯堂之邸第。太傅守翁洲。築雪交亭于邸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語蘇兆人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厥後大兵破翁洲。至公邸雪交亭下。見遺骸二十有七。則公及其四姬。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四

一子婦一女孫諸僕婦。暨參軍事之儀部蘇兆人等。大兵驚愕。却步嘆息。命屬其門。時公之故將都督汝應元。已披緇為補陀僧。赴帥營請葬。得許而倉卒間。无所得棺。乃火化之。藏以三大甕。瘞之于補陀之茶山。應元築寶佛菴奉公。祀終其身。一時相繼殉難者。則吳稚山尚書鍾繼以下二十餘人。更有監國妃嬪及大臣文武眷屬之在城中者。又數十人。皆葬于山上。故名曰同歸城。其下為成仁祠。祀殉難諸臣。即大令投水處也。大令當城陷。出北門過成仁祠。曰。此昔人殉難之所。吾何憾焉。遂投普慈寺中死。予謂太傅以雪交亭為止水。死志已

決。今大令到任。即首葺之。不踰月而難作。則是亭者。又大令止水之先識也。海外彈丸之地。曩然為古戰場。越二百年。洋氛再至。劫運重逢。前有守土之二臣。後有折衝之三帥。舟山片壤。浩氣鍾焉。與弔湘哀鄂同千古矣。鎮守定海舟山等處總兵官張朝發。

總兵福建人。據烏撫奏內。稱張朝發前據咨稱。該鎮于初七日自卯至午。在船與夷兵互相轟擊。被傷左腿甚重。落水扶板登岸。不得已帶傷入城。而臣等提訊羅建功等。據稱夷船入港以後。會同文武商酌接仗。僉謂逆船恃其炮火。止利于水。不利于陸。擬將水陸各軍。一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半撤至離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地方堵住。一半撤至城中防守。與謀皆同。旋向該鎮剴切稟明。即該縣姚懷祥及各紳士等。亦皆求請該鎮進城。督率保護。乃該鎮傳調防城各營兵弁。在于港面迎擊。致被該逆轟斃官兵無數。迨至該鎮帶傷進城。該游擊等同至城濠。姚懷祥已將四門緊閉。不能懸城而上。該逆徹夜攻城。將東門攻破。紛紛而入。該官兵既失其所。該游擊等法无所施。遂冒死到鎮等因。臣等查該總兵張朝發。當逆船突入定海。羅建功等擬請分兵。或戰或守。與謀僉同。收合尚有一千餘兵。可以堅守。何至猝然城陷。乃該鎮張朝

發復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城。情罪實屬重大。等因。奉旨革職。擊問在案。又七月初七日奏稱。已革總兵張朝發。經臣等正在飭遵將看守之張朝發等收禁。聞即據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該革總兵自被炮傷後。日漸沈重。飲食不進。醫治無效。于七月初五日戌刻身故。經該縣會同城守都司李宗白。親往查看。該革總兵實係火毒內攻身故等情。詳報前來。臣等伏查張朝發雖因傷重殞命。現奉

飭部定罪。其尸棺應仍飭看守。同羈禁之羅建功等。一併恭候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六

論旨遵行等因。據此則總兵中創殞命。核以當日受傷落水。搶救回鎮。其非有意脫逃。藉傷諉卸可知也。至謂其復諫撤守。據羅建功等一面之詞。無論陸戰。未必可恃。而總兵所督者水師。防守洋面。正其專責。所謂縱之登岸。則大事去者。固其料敵之明。欲求先發之制。迨接戰不利。則彼強我弱。眾寡懸殊。據奏內收合之兵。不過千餘。豈能敵二十六艘之勃寇哉。以是年廈門之役較之。則當日之誤。誤于浙洋之全無準備。豕突而來。措手莫及。豈總兵一人之罪哉。攷總兵之死。與裕帥之殉難于鎮海。洋池。被人搶救。輿至餘姚而卒。大畧相同。徒以烏

撫奏奏在前。不得同邀恤典。浙人以此惜之。故附記于大令殉難之後。以慰其不瞑目之忠魂云。

又按是時任甯紹台道桂萼。聞定海失守。勢將內犯。旁皇憂慮。自盡而死。遺書言兵單餉乏。戰守兩難。未云苟有一綫生機。愚不至此。伊相謂其身家念切。蓋謂之也。本管失守。何至畏罪自盡。即關課短絀。亦可奏請豁免。毋庸以賠墊為慮。其愚見所及。不過因逆兵內犯。不敢偷生負國。展轉憂疑。遂萌輕生一念。其志未嘗不可哀。而束手無謀。喪胆褫魄。抑亦不學無術者之所為歟。

粵東沙角殉難 二十年十二月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七

三江副將陳連升同子舉鵬

千總張清鶴

據海國圖志言沙角大角之戰。陳連升以地雷扛炮。擊斃夷兵三四百人。又言陳連升父子以兵六百。當夷眾數千。殲其兵數百。以無援救而敗。又粵東探報言。陳副將父子。殺賊最多。既敗。賊奪其尸而髹割之。據此則琦相當日不撤防兵。而有副戎父子禦之于口外。關提軍祥總戎堵之于口內。英人豈得肆其狡逞耶。扛礮得力。勝于飛礮。以其靈動而轉運易也。靖逆將軍來粵。途次接奉

廷寄言陳連升父子業已加等賜卹。惟將弁傷亡甚多。恐該兵丁陣亡。尚不止此數。著該將軍等查明。瑞善所奏。有无隱飾等情。然則沙角之役。遺漏之兵丁固多。即將弁亦尚不止此數也。

虎門殉難 二十一年二月

提督廣東全省水師駐劄虎門關天培

虎門水師游擊秦廷章

軍門號滋圃。江蘇淮安人。據粵東抄傳少穆制使信函。或云家書。或云寄友人。其事在沙角既破之後。虎門未失之先。制使知軍門有素見。相國不肯增兵。料其必死。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八

信內言大角沙角兩口。被夷人占踞。造屋山上。若小船闖進三門。則鎮口唾手可得。關提李鎮。雖在靖遠威遠等處。而兵單難以扼守。眾文武欲大添兵力。而靜老到此田地。尚恐因增兵而阻和議。懇求再四。乃准暗添二百名。乘夜偷渡。官民均極憤憤。又言十二月十五打仗之後。義律却用文書照會提督。并寄靜老信。限三日內回覆。否則再攻。靜老連趕數信與義律。屬不令人知。而逆夷聲稱要事事全依。方能歇手。關李專弁請兵。僅許密添二百名。其差官來報。哭訴。據云提鎮兩位。在炮臺相向而泣。既无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斃。予謂提鎮能

以死報

國是其分所宜然。但何不將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後或有伸冤之日。未知關滋圃能見及此否。又據裕帥咨會蘇撫文內。言英夷日縱日驕。各官再四告求添兵。僅許密遣二百名。乘夜偷渡。致有大角沙角之事。其時若即添派重兵。多募水勇。與省城文武協力防勦。事勢尚不至十分掣肘。乃視同僚于膜外。事逆夷如頑父。一任提鎮大員痛哭請兵。堅不調派。雖重要之虎門。僅止防兵數百。提鎮相向而泣。安得不復失事云云。兩制使所言。耳聞目擊。異地同符。嗚呼。塞叔哭師。伯仁由我。軍門之死。夫豈戰之罪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九

按粵東撫議定後奉

旨查關天培陣亡時。靖遠炮臺官兵。究係何人首先潰散。飭奕山查明具奏。隨據水師提督吳建勳咨稱。據水師右營提標之把總何居桐查明。首先潰散之兵丁郭標。歐振彪等。詳請解省審辦。後據兵丁郭標等。供稱關提督陣亡之前一日。伊等曾經放炮擊中夷船。蒙提督各賞給洋銀四員。交把總何居桐收存。迨夷兵攻炮臺。伊等親見何居桐被夷人捉擊下船。次日放回。伊等曾向何居桐索討賞銀。並未分給。曾經口角。適奉查辦。遂挾

嫌具稟等語。隨提訊何居桐。供稱賞銀遺失。自認挾嫌。實不能指出首先潰散之人等語。因發交南海縣看管。何居桐畏罪自縊身死。請逆遂以何居桐已死。該兵丁屢訊不承。此外又无確證。勢不能將當日防兵。概行提訊。徒滋紛擾。應即擬結等因。入奏奉

硃批不實不盡之至。事已如此。即使先逃之兵丁。僥幸苟免。豈有概行誅戮之理。朕只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誠不實。朕以重任付諸臣。諸臣無非還朕一欺字。再不解是何居心也。欽此。按海國圖志。謂英夷在粵。募漢奸三千人。每人給安家銀三十員。每月工食銀十員。而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十

我守虎門兵。月餉不及三兩。提督關天培。憫兵之窮苦。自捐賞卹。每兵銀二員。而議者猶劾以水師挾制提督。要賞。尙望其出死力乎。予又聞粵東人言。關提軍善識炮性。凡高下遠近。發皆洞中。因虎門之役。水師貪受土規。火藥皆雜以沙土。軍門後發之炮。試輒不中。方知受給。憤激自刎。是則以軍門之善恤將士。而不能得其死力。且反爲夷用。粵省之官兵。大概可知。且何居桐畏罪自盡。則當夷人捉拏下船。保無漏洩軍情之語。恐被兵丁指出。爲罪更大。是以情急自盡也。王廉訪所謂惟恐逆夷不勝。則鴉片不行者。正此輩矣。

烏涌殉難 同上

湖南鎮守總兵祥福

巖山游擊沈占鰲

守備洪連科

按烏涌離省六十里。原奏所謂楚南官兵失利者。卽此軍也。總戎帶鎮守兵六百守之不勝。遂與其麾下二將死焉。

福建廈門殉難二十一年七月

金門鎮總兵江繼芸

護延平副將凌志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十一

署淮口都司王世俊

水師把總紀國慶

水師把總楊學基

水師把總李啟明

据邸報總兵以救護炮臺。被夷船轟擊落水死。副將以下。皆力戰死。均得

旨賜卹在案

定海二次殉難二十一年八月

鎮守定海總兵官葛雲飛

鎮守浙江金衢嚴等處總兵官鄭國鴻

鎮守江南江北壽春等處總兵官王錫朋
署定海參將張玉衡

處州副將託安泰

定海之再陷也。三鎮轉戰七晝夜。同時殉難。是年七月。裕帥督師于鎮海。檄三鎮以主客五千兵。防守定海洋面。葛鎮駐師于半塘。鄭鎮分守竹山門。王鎮分守曉峯嶺。當英人攻定海。先駕舟駛進竹山門。官兵轟擊。斷其頭船之大桅。旋即竄去。三鎮自八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以扛炮扛銃。殲夷兵千餘。並擒其二帥斬之。軍前士氣益厲。會天雨日轉戰泥淖中。方擬堅壁以休士卒。而夷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兵忽舍舟登岸。分三路進攻。士卒皆殊死戰。殺傷相當。未幾曉峯嶺竹山門同時潰。鄭王二鎮皆中炮死。葛鎮勢益孤。援兵不至。夷兵乘勝進攻半塘之土城。葛鎮身中四十餘創。旋裹旋戰。植立于厓石間而斃。義勇徐保奪其尸回。則王鎮已投身首于賊矣。葛鎮之死也。麾下張參將從焉。鄭鎮之死也。麾下託副將從焉。其餘武弁死者三十餘人。揚浙人所記則鄭二鎮之軍自潰散外。其同時戰沒者蓋亦不少矣。

葛總戎號凌臺。浙江山陰人。中道光癸未武進士。發浙江試用。積功升至總兵官。十九年補定海鎮。旋以丁外

艱歸。二十年六月定海之變。大府稔總戎在浙久。熟悉海上形勢。奏請奪情起復。一面檄之至鎮海。總戎工部畧善文詞。上書言定海扼要。在道頭街之左右兩山。因陳十二策。遂以是年秋再補定海鎮。值天津議撫。伊相頓兵在鎮。總戎到任。設計擒英夷之偽軍師某。請乘機收復定海。伊相不欲行。踰年粵東咨會至。言義律已繳還定海。伊相乃檄乍浦同知舒恭受。前赴定海。會同總戎帶兵收復。於釋夷俘晏士打喇打厘等。即總戎上年所檢獲者也。總戎既至鎮。舒亦以同知署定海事。方欲沿山築外城。以包道頭街之市埠。工未起而廈門之警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報至。乃築土城環之。賊至土城陷。總戎手刃數十人。賊少却。復追之。被一酋以長刀削去半面。遂被戕。事聞飭部從優議卹。加提督銜。賜謚壯節。浙之人傳其居官死事之本末。有撰為壯節年譜者。予見之。乃知其為投壺雅歌之儒將也。其收復定海。寄其妹書云。逆夷一案。未發之先。總戎十九年之夷患當預防之。文武大吏漠不關心。失事之後。倉皇無措。遷延日久。羣議蜂起。或矜意氣。或圖便私。既无切中窾要之論。亦无公忠體國之心。時事至此。可為長嘆。予受事後。屢言犬羊之性。非大加懲創。無以善後。於將勦堵機宜。

分晰條陳。而當事者咸以爲難。自後局勢屢更。忽勦忽撫。迄无定見。現雖收復。而善後事宜。更无把握。予一武人。仰荷

聖明起用。惟不避艱危。務盡我心而已。又前署瑞安副將。書楹聯于二堂云。持躬以正。接人以誠。任事惟忠。決幾惟勇。筆意遒勁。任定海時。藏寶刀二。一曰成忠。一曰昭勇。是則文山之取義成仁。銘諸衣帶也。所著有製械要言四卷。製藥要言二卷。水師緝捕管見十六卷。全浙險要圖說八卷。詩詞若干卷。以上皆見于年誥者。可以想見其胸中之蘊蓄。所學之湛深矣。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西

按三鎮用兵。皆在定城之東南西南兩路。蓋扼其衝要也。城之東南半里曰觀山。宋時建道隆觀于此。今名東山。上有東嶽宮。二十一年葛鎮建振威城。北開向日門。南對港爲五奎山。卽今之烏龜巖。夷兵自南來。遶西而東。此爲逼近城郭之地。最敗在後。而竹山門爲西路之衝。去道頭街五里。三鎮始議築外城。以包道頭街于城內。因師期已迫。權建土城。設久安長治二門。當夷兵初至。欲由竹山門進。被炮擊去。卽回踞五奎山。復被官兵毀其帳房。遂由陸路登岸。攻曉峯嶺。登山入陷之。三鎮陣亡。同在一日。此定海用兵之大畧。據朱司馬緒曾所

記。宋入思忠錄者。附識于此。至檢斬夷帥二人。傳者以爲濮鼎查安突德也。攷二十年義律分路赴天津。未嘗至定海。其定海統兵之將。則伯麥也。此次統兵之將。爲濮鼎查。次年白門議和。實始終之。劉中丞謂濮鼎查死于浙。不應更有其人。或英人諱言其敗。仍奉其偽號。如張曲端幟之故事。未可知也。近日粵匪如蕭朝貴韋正皆子襲父名卽襲該夷之事安突德者。卽上年餘姚所獲。送至甯波。伊相訊釋之。是時尙在浙也。然則是役也。英固蹶一上將一貴人矣。定海之卒不能守。豈非東南之厄運使然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吉

鎮海殉難

同上

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裕謙

狼山鎮總兵官謝朝恩

鎮海縣丞李向陽

署黃巖中軍守備王萬隆

黃巖把總汪宗賓

解天培

黃巖外委林庚

吳廷江

欽程制使祖洛撰裕節帥殉難紀畧云。節帥抵鎮海。聞

廈門失守之報。知該逆必將由閩入浙。復行侵犯。乃激厲將士。擇日誓師于

關帝天后之神。大意謂浙江洋面。以鎮海為要口。定海孤懸海外。並非可守之地。鎮海若有疎虞。必至震驚數省。今與將士約。不敢以退守為詞。離却鎮海縣城一步。亦不敢以保全民命為詞。收受夷人片帑。如有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刑牲醴酒。示无他意。祭畢。回營。節帥愀然不樂。曰。外夷船上。戰則張紅旗。和則張白旗。予見提軍所守之招寶山。懸挂白旗。故有誓師之舉。以覘向背。乃提軍于祭告時。稱有腿疾。不能行禮。心懷兩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六

端。已可概見。道經學宮。忽見泮池旁石。鏤有流芳二字。怦怦心動。設有不測。其收我尸于池中可也。自此之後。逆舟連檣而來。四出滋擾。節帥守禦益堅。雖屢接勝仗。而昕夕旁皇。寢食俱廢。八月十七日。定海失守。究其所以。因提標等營。官兵未能得力。節帥謂其幕屬曰。今鎮海所可恃者。惟徐州兵一千。續調策應之兵。尙未到來。予會祖義烈公殉難之期。係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今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遇此劇寇。恐非佳兆。因

將 硃批上諭及奏稿等件。寄回嘉興行館。於將瑣碎家事。无

不一提及。曰。予無子。其可承祧者。惟胞姪某。一女已嫁。一女尙在襁褓中。一妾尙可守節。須屬其互相維持。同甘共苦。悉聽予妻而稟命焉。至將來喪葬之費。署中廉俸及辦公銀兩。除年來軍營賞卹外。尙有存者。可以勇衍。倘有贏餘。即交予妻收用。家中房產。僅堪餬口。悉聽予弟執管。每年顧予妻妾衣食。勿因喪葬不勇。變產辦理。所存奏稿。即託君等共各相好。代為刊刻。與前刊勉益齋偶存稿。交予弟存之祠堂。設奉行查事實。即可以此二書。呈送史館。又有遺書二封。交阮姓簽押。如何云云。未之見也。他日又謂君等書生。有寇至則去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七

之義。臨陣時。可作速出城。探聽消息。勝則代草露布。敗則為辦後事。於論眾家人會于餘姚。勿殞我。我死提台。必將借我為口實。以退逆兵。該逆亦不敢久踞鎮海。再奉

命將前來。妥為辦理。于大局尙屬無妨。節帥蓋欲以身先作則。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二十六日。該逆侵犯招寶金鷄二山。節帥上城督戰。而提軍忽來城上謁見。以保全數百萬生靈為詞。請遣外委陳志剛。前赴夷船上。暫事

國體。提軍當即下城。旋又復來。以伊一人身死。分所宜然。

但家中妻子兒女三十餘口。實屬可憐。並云伊女即係今日出閨。節帥云。兒女情長。英雄不免。但忠義事大。此志斷不可奪。此在城軍士。共聞共見者也。嗣該逆從招寶山之西北後面。攻打官兵。即時潰散。威遠城失守。金鷄山亦亂。城遂陷。城中火起。難民潰兵。互相擁擠。有提標護印兵丁。揚言提台現无下落。又有一弁。踉蹌奔走。號泣呼曰。制帥已投泮池殉難矣。惟時制府之家人余升陸喜等。遙見節帥于城陷時。望

關叩頭。投入泮池。當即喊救。適副將豐伸泰千總馬瑞鵬等。尋至。即令跟隨兵丁。將節帥撈起。裝入小橋。搶護出。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六

城。至甯波府署。經知府鄧廷彩爲之易換乾衣。臥以被褥。而節帥已不省人事。是時謠言四起。咸稱夷兵將抵郡城。以十萬金購節帥尸。余升等見節帥僅有微息。該逆若來。勢將不測。情甚迫切。迨四更時。城破。即率從兵數十人。扛抬節帥出城。覓有小舟。行抵餘姚。幕屬先後集視節帥。心口尚溫。余升在旁急喚。少頃目張。猶能略述提軍上城時情形。移時神色漸變。舟行四五里。而節帥死矣。流離之際。既無棺木。又無資財。只得載尸前進。二十九日傍晚。至蕭山縣之西興壩。適劉中丞遣弁來探。豐伸泰及余升偕同渡江。呈報中丞得信。即爲購備

棺衾。九月初一日。節帥尸渡江。雖死已五日。而顏色如生。繪畫遺像。猶能彷彿相似。經錢唐縣看視。後至地藏巷收斂。瞬息之間。尸已發變。中丞與將軍都統暨司道府廳縣各官視斂。莫不詫爲神奇。即日過杭州省城。登舟北行。此節帥鎮海殉難之實在情形也。記曰。裕帥殉節一事。謠言孔多。幾至忠烈之鬼。變爲懦夫之鬼。是非之不明。于天經地義。世道人心。均有關係。查誓師之舉。去年八月山中。即有傳聞。其非事後編造可知焉。有自誓師而自爽信之理。迨殉節後。初次傳言。即謂其自投泮池。經人搶救。輿至餘姚而逝。後來忽有生前陣逃。被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九

百姓沿途指罵。自吞烟壺。並非溺死之謠。不知何地何人所造。輿尸至杭州江頭。始得入斂。衣衾棺木。均係劉中丞爲之料理。且與將軍都統方伯府廳州縣等衆目共睹。有中丞奏稿可憑。那有中丞不信其死。開棺看視之事。至兵丁多人。裝至轎中。扛抬出城。則與傳言相符。然所扛者。乃一投水救起。不省人事。將死未死之元帥。非其自令兵丁架逃也。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深爲痛恨。予自愧無文。不能效韓昌黎爲許遠作傳。猶幸有節帥幕中患難與共之記室。始終目擊其事。詳敘節帥殉難節畧。予爲錄出刊存。並均述數言。以雪忠魂。

之誣而執譏厲之口道光壬寅正月記

按裕帥殉難之本末此所敘述即其家人控于都察院張本也招寶山之威遠城乃明時總兵盧鏗與副使譚綸所築以防倭寇者又俞大猷臨山斬倭寇三百人追之于笠山港亦即其地此所謂天險也山之後路有一石洞曰小潮音俗以為仙人洞者遙對外洋近瞻山頂一徑可通崎嶇險仄洞之石壁刻有平倭第一關五字乃昔人扼要設防之處題以示後人者當上年之設防也有議于城外鉤金塘設炮三四門專防由此洞入據寶山之一路浙撫從之迨伊相遣候補府黃冕率鄉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助守金鷄山乃謂招寶石洞天險可憑遂撤鉤金塘炮位移至金鷄山不謂寇竟由此路上山矣裕帥以提督一軍為勁旅俾之當關禦敵而不知其適以開門延敵也將將之難知人洵未易矣裕帥當統兵赴鎮海時有鄂羅鄉人于六月間獲登岸之夷人嗚嗚地里是二名送軍中制帥令剝皮抽筋以號于衆其奏疏有云活剝其皮以為奴才馬韉生抽筋以為奴才馬韉是其欲得而甘心者食肉處皮實能持不共之仇與逆夷相終始又其駐師鎮海時分遣三鎮帶兵堵定海洋面瀕行授以祕緘令事急時啟之三鎮唯唯迨英人攻定海急

啟緘示諸將弁曰有臨陣逃避者立斬軍前士卒皆惕息自致于死地故諸軍傷亡者過半而壽春一營幾殲

焉以上皆浙人所紀采入思忠錄者予謂制帥之令行于三鎮而不行于提軍能斬臨陣脫逃之將弁而不能討開門揖盜之戎首殆亦有數存乎其間論者謂余提當日以宿將擁重兵故制帥明知其懸柱白旂隱忍而不敢發毋亦其將才之短不能使法先行于豪貴是則其不瞑目者已錢唐金大理應麟題定海姚大令手蹟駢句中有述余提廷謙事云王寅之冬予濫廷尉時在大理任正天子方責將帥之無功憫靖節之徒死法先貴近逮彼提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轄太湖李文疑即侍郎李振祜聿伸宏議同年祁公即戶部尚書祁寯藻亦著譴論而一時議者猶欲惜其前功貸其今責是直旌通逃以紫綬而斥死士華降卒以銅符而逐健夫也是是非非等于青蠅悠悠泛泛辨于白馬明明我后洋洋聖謨褒死鉞生金正矢直據此則當日余提就逮盈廷亦多聚訟而守正不阿者輒持公論國法以爭之則余提之死當矣大理奏中有藉敵要挾之語又謂竭千萬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一時膾炙人口傳入義民公檄者也謝總戎江蘇狼山鎮調防鎮海分守金鷄山山與招寶

對岸。夷兵入犯。以一軍直指招寶。一軍直指金鷄。而另
載舟由狹道入。攻其腹背。時金鷄山前方交戰。突有一
隊由沙嶼嶺繞出山後。兩路夾攻。又遙見招寶山之威。
遠城陷。我兵遂潰。總戎方救護炮臺。被夷炮轟擊入海。
尸身无獲。未邀。

賜卹之典。後總戎之子來尋父尸不得。浙人有見其死者。
爭歌詠傳其事。與葛鄭王同稱四鎮云。

李貳尹之殉難也。時鎮海文武員弁。逃避一空。貳尹獨
居署中。自經而死。既行查得實。奉

旨賜卹。鎮人請建祠于招寶山。據浙人崇祀記中。紀其居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官殉難之本末云。公諱向陽。字丹崖。號葵村。雲南趙州
人。由附貢生授例分發浙江。以縣丞試用。踰十年于道。
光壬午補授鎮海縣丞。時鎮海大令方濬。南北鄉河道。
以屬公董其役。時時下鄉督視。工成民至今賴之。凡分
外事。概不與聞。性尤狷介。不妄取與。歲已丑。聞弟喪。念
太夫人春秋高。乞養告歸。有出別詩八首。去之日。士民
傾城送之。依依不忍別。有泣下者。歸數年。太夫人棄養。
服闋後。于辛丑六月。由滇抵浙。例以原缺坐補。時夷人
已踞定海。鎮定接應。人皆畏不敢前。公獨請赴任。接枹
鼓以從。遂奉檄受事。六月二十六日。鎮海失守。居民紛

紛走。公獨儼然坐署中。命猶子以鈐記繳郡。或諷之去。
公笑而頷之。有役請公出城。公不應。役遂巡不忍去。公
乃令往探夷人情狀。比役返。則公已御朝服。自經于堂
矣。邑諸生劉鼎等。釀金殮之。踰月始由內河昇柩赴省。
大府以狀聞。奉

旨加贈知州銜。賞給雲騎尉世職。嗚呼。公官一丞耳。无尺
寸之枋。可以自効。位既卑而責亦輕。顧激于忠義之氣。
嶢然不肯俯仰隨波。自行其志。從容授命。視死如歸。可
不謂難哉。鎮海之候濤山寶陀寺者。舊有壯烈伯李忠
毅公神生。忠毅諱長庚今與署大尹畢君承昭。貳尹丁君昌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毅。議于其中。設公粟主。列于忠毅之次。並捐俸以爲春
秋祭祀之需。先府君官于浙。與公交四十年。余因得悉
公殉難時事。因作記以告後人。鎮海縣典史席世勛記。
又思忠錄浙人紀貳尹殉難詩序。言鎮海告警時。上官
委貳尹赴曹江公幹。蓋憐其老而遣之也。二尹曰。某欲
違難以幸免。何待今日。卒不去。城陷自經。英人破城過
其署。見有公服懸于堂上者。嘆曰。此守土忠臣也。率眾
軍士羅拜于前。局其署而去。又記二尹絕命詞二絕句。
云。有山難撼海難防。匝地奔馳盡犬羊。整肅衣冠頻北
拜。與城存一死。睢陽孤城欲守已倉皇。無計留兵祇自

傷此去若能呼帝座。寸心端不聽城亡。此可以知貳尹
惓惓之忠悃矣。

王守備以下五人。據思忠錄所記。皆與謝鎮同在鎮海。

金鷄山殉難者均得

旨賜卹在案。五人皆浙江黃巖縣人。

附記

浙江金華協副將重祥

據金陵朱司馬緒曾撰朱將軍貴神道碑。言二十一年

八月。夷兵復擾舟山。入蛟門。踞四明郡。金華協副將重

祥死于陣。將軍遂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旨簡放今職。按蛟門即指鎮海之役也。蛟門島在鎮海之

外洋。為入鎮之門戶。當日英兵自定海來。大府以此島

孤峙海中不可守。乃定計守招寶金鷄二山。副將之何

時何地戰死。他无可攷。而四明之殉難者。惟郡城最無

色。時甯紹台道鹿澤長從裕帥在鎮海。聞敗。駕小舟退

入慈谿。託以受傷投水。被人搶救。遂未回甯。余提自鎮

海。逃回郡中。迨寇入郡城。又與甯波府知府邵廷彩。鄞

縣知縣王鼎勳。同奔上虞。于是一郡之文武員弁。及提

鎮二營。潰散一空。八月之晦。夷兵泊郡城靈橋門下。登

岸劫掠。城門洞開。直入無人之境。有夷目郭士利者。占

居府署。出示安民。時則自郡以東。皆委之于賊。西至慈

谿。亦有賊踪。往來偵探。官兵僅畫曹娥江而守。此當日

甯東一帶情形也。郡城既未接仗。則副將之死于陣。必

非甯波。意仍是從裕帥在鎮海同時殉難者。或當日自

定海退回。力戰禦敵而死。但未見開缺原奏。且亦未知

得有卹典否。附記于此。以俟他日攷證焉。

又按二十二年慈谿之役。揚威分三路進攻。以一軍指

甯波。一軍指鎮海。其時因攻甯波而陣亡者。頗不乏人。

見而紀事者。多有誤記年月。闖入于甯波失守中。蓋但

知大兵之敗于慈谿。而不知其分路進襲。同時並潰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自定海用兵以來。其拒敵完城者。惟松江尤提督一軍。

若其軍士不戰。城門不閉。敵无亡矢遺鏃之費。而取之

者。則甯波之與上海也。然上海猶有一典史撐拄全城。

維持正氣。而四明宋宋無聞。甚至如甯波府者。捏為死

而復蘇之穢語。秦中有用蓋汗入彈章。冀從未滅。是則

與城亡者。城以人存。若四明無殉難之人。君子謂四明

于是乎亡矣。

慈谿大寶山陣亡 二十二年二月

浙江金華協副將朱貴同子武生昭南

浙江即用知縣顏履敬

甘肅西甯鎮左營游擊黃泰。

陝西下馬關守備陳芝蘭。

陝西經德營守備徐宦。

守備魏啟明。

千總田錫。

把總邱法德。

盧炳。

顧德。

林懷玉。

外委方鼎憲。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美

馬龍圖。

張化鵬。

王保元。

陳均。

楊福增。

佟登鰲。

蔣述維。

何海。

毛玉貴。

馬步兵平天福等二百餘人。

按壬寅二月之役。揚威將軍奕經統大兵自紹興進發。

先據慈谿。分襲甯波鎮海。約以正月晦日同時進剿。時

參贊大臣文蔚率大兵駐長谿嶺。令副戎統陝甘兵一

千駐慈谿西門外之大寶山。安徽同知張應雲率鄉勇

千五百人駐甯鎮交界之駱駝橋。相為策應。逮師期漏

洩。攻甯鎮之官兵。以二十八日先期舉事。同時敗潰。三

十日駱駝橋之鄉勇。中夜自驚。二月初一日奔至慈谿。

夷人遂于初四日來攻大寶山。自辰至未。我軍殺斃敵

兵甚眾。俄夷人兵船復自丈亭進。由散坂橋登岸。夾攻

鄉勇隊伍。亂遂有橫衝直逼暗襲之事。見七卷浙忽又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老

開長谿嶺大兵燒營而潰。參贊奔回紹城。副戎力戰無

援。遂全軍覆焉。海國圖志謂副戎以兵六百當夷眾二

千。殲其數百人。以無策應而敗。又言大寶山以扛銃二

十。擊死英兵四百人。予按浙人有紀其事者。言大寶山

敗後。夷人亦受重創。載其尸累日不盡。痛哭驚悸。相謂

曰。自內犯以來。未有受創若此之重者也。今定海之東

山。另立一塔。乃慈谿大寶山之戰。為朱副戎所擊斃者。

彼國人自焚其尸。聚骨于其中。然則副戎之戰功。蓋亦

卓卓矣。副戎既殉難。浙人建祠于慈之西門外。曰慈郡

廟。浙江學政吳侍郎鍾駿記。趙侍郎光書。又有撰將軍

神道碑。敘其里居官職及殉難之本末頗詳。附錄其大畧于後。

江甯朱緒曾將軍神道碑云。將軍名貴。字敬堂。其先世江南上元人。曾祖當。國初順治間流寓甘肅河州。隸卒伍。祖仲遷屯循化營。以把總從征金川陣亡。父顯光以騎兵征金川。炮傷折左足而廢。嘗言三世尺籍。一亡一傷。無大功之建。輒拊髀叱咤。一夕夢神人金甲。仗錢引赤豹曰。吾渾源山神也。以豹賜爾家。瘞而將軍生。及長。軀幹豐偉。面如渥赭。年十七。入循化武庠。嘉慶五年川楚賊方熾。調赴蜀營。以獲猾賊趙天隆。經畧額威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勇侯即額勒登保賞授六品頂戴。補榆林外委。時黃連亞賊冉學勝伏密菁中。持矛突出。傷將軍劇甚。卒奪其矛。檢之。由是勇名冠一軍。十年凱旋。補定羌營外委。以數從征。至千總。道光二年戰雪山得

旨賞藍翎。六年平回。置換花翎。遂由涼州守備陝石都司。玉泉甯夏游擊。升西安參將。旋署察漢。託洛亥副將。所至多戰功。二十一年八月。以英夷內犯金華。協副將重祥死于陣。將軍遂奉

簡授今職。益慷慨自任。率三子武生昭南五子共南抵任。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奕帥命領陝甘兵。攻取鎮海。

行至妙聖寺。文參帥聞取甯郡兵失利。檄止勿輕進。令謁長谿嶺。授機宜。當是時。全浙楚豫吳蜀各省之兵。合之材官。厥張諸軍。以及奇遁。鎗鈴之士。共議進取。于是大營駐長谿嶺。餘兵勇或扼各道。或伏陸路。或屯清道。觀或截駱駝橋。連營結隊。星羅棋布。而將軍獨據大寶山。仍所部九百人。大寶山在慈郭西門外。一邑之要衝也。本城官兵及山後鄉勇相犄角。二月初四日卯刻。該逆數千人。自大西壩蜂涌上岸。將軍親執大旗。麾所部迎擊。鎗炮並發。夷兵再却。再進。我軍无一以當百。自辰至申。饑不得食。渴不得飲。誓死格鬥。戰方酣。鄉勇亂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竄衝隊伍。夷兵乘間抄襲。忽山後增新夷數千。駕三火輪船。駛進丈亭江。至太平橋。直逼山下。巨炮火筒射燒營帳。烟焰障天。四路兵勇先奔。長谿嶺忽自驚潰。腹背受敵。將軍洒血呼天。暨所執大旗于壘。怒馬斫陣。手斬數十級。身中火鎗。馬倒復躍起。奮敵矛左右盪決。最後被火鎗中要害乃踣。昭南以身障父。格殺數夷。被劍无完膚。同時陣亡部下二百五十人皆死焉。黃泰以下時皆敘上有督糧官即用知縣顏履敬。字心齋。阜南進士。嘗教讀將軍家。意氣相得。糧台去大寶山二里。登高觀戰。良久奮起曰。吾不可不助。易短後衣。持所佩刀奔赴。其僕止

之不可。乃執挺以從。俄中炮俱死山下。是役也將軍以所部九百人敵夷萬眾。將軍以身殉國。夷亦大創。收其尸。累日不盡。自是亦膽落。戒勿深入。共南受三傷。死而復蘇。脫衣覆父兄尸。浴血而出。奕帥以狀聞。

天子震悼。照總兵例議卹。

賜祭葬銀兩祭文一道。武生昭南亦并加卹。各給予世職。如例。顏履敬及將弁黃泰以下。世職卹賞各如例。馬步兵亦給予賞卹。吁將軍真得死所矣。大寶山常有雲氣鬱勃。隱隱聞鼓角聲。夜見燈火燭天。旌旂來往。夷人往甯郡。輒驚恐。遂巡退去。于是慈邑士民思將軍保完城。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邑威靈顯赫。咸欲出資建祠。以申報賽。癸卯秋試之士。請于大府許之。適王君有齡來宰是邑。鳩工集費。祠廡乃成。自將軍以下皆得祀。嗚呼。將軍之師非敗也。勝也。將軍之身非死也。生也。將軍少遇相者。曰虎頭。火色骨青。生即不侯。死必血食。將軍大喜。故臨陣勇敢。屢受重傷。瀕于危。嘗指其創。癢并所賞花翎。以激眾。至是以忠烈顯論者。謂大寶山之戰。得一將以千人助之。必大捷。然將軍此戰。如巡遠之障江淮。其功詎出戰勝下哉。王君屬予爲記。予見將軍管繪一獸人面一足。云出安徽壽光山中。名干歲彪。欲得其油。以燒海焚夷船。山海經南山言

夷光之山有獸焉。狀如人。名曰狢。其圍猶在。而將軍已成仁矣。此狢思忠錄所輯然。後段又似詞記體也。

吳侍郎朱副戎庸碑。係駢體文。其後段云。甬上元戎。鎮弔新髮。揚州都督。謂裕。殉早銜鬚。留臺多烽燧之虞。列堠少藩籬之固。公首收潰卒。次練鄉屯。泝澗千金。

甲明越組。背鬼一隊。勇習韓瓶。鐵浮屠林。立于重關。銅面具風。生于百戰。夫以公之奇。胫在握。披靡无前。佐路伏波。而駛駕樓船。隨寶車騎。而遠臨靛海。仆蜻蛉碑。以直進。掃螭塞。以窮追。弱水毛沈。舊是磨刀之地。盧山弓挂。曾開鳴鏑之場。以上追敘甘肅戰功。何難魚罔象。殄雄虺。刃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判飛廉。鉞刺猛氏。然而炬燒雉尾。赤舌無靈。浪拔鱷牙。黃頭解散。當盾墨磨成之日。是鞞刀誓死之秋。無何大帥納李祐之降。信張元之謀。池鷺夜擊。思間道以成功。營鷓朝盤。猝銜枚而輕發。二十二年正月。議收復三城。檄公領陝甘兵九百人。攻取鎮海。主客之地形既異。聲援之犄角无聞。九節度出師。狐疑莫決。十團營結隊。烏合爲多。方其飛火焚旂。壞雲壓壘。猶策單騎而乞賀蘭之旅。叩旌門而籌細柳之防。俄焉高重捷之孤軍。勢無後繼。神師中之神弩。力盡重圍。鏃中三升。馬經十架。田橫烈士。島中皆効死之人。楊業將家。麾下少生還之卒。

以二月初四日辰加于申。公陣亡。慈谿西門之外。春秋六十有四。次子昭南。以身蔽父。冒刃捐軀。下氏盡盱。闔門喋血。葛家瞻尙。同日騎箕。嗚呼哀哉。結蒲之肖狀如生。刻木而歸。元未得。幼子共南。執干衛社。甫及成童。袒背受戈。躬陪行陣。幸免王羅之冢。卒求鮑信之尸。歸櫬河州。厝兆新城。事聞。

宸衷軫悼。禮贈優加。少府之儲。榮頒于左。藏司勳之載。世及于雲。仍詔加總兵銜。賜卹。賜蔭。諭詞臣撰文遣祭。昭南有子綱。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命于及歲後帶領引

見棠貽段笏。九重摘張掖之碑。堯守顏書。一制軫平原之裔。公亦可以極真八表。瞑目重泉矣。

按副戎大寶山一戰。交將軍及浙撫原奏。皆不甚詳。然其關係最鉅。雖力竭覆軍。而夷兵自此不敢窺紹城。且不久即退出甯波。此為中流之一壺千金。與張許保障江淮之功爭烈矣。浙撫十可慮奏中。言將軍自慈谿回省。臣詢其致敗之由。及前次攻甯鎮不克情形。据云伊等自上年抵蘇以後。因堂堂正正之師。恐難取勝。是以委令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等。與地方紳士。用重賞招

撫漢奸。向為該夷所任用者。令其轉邀義勇。分伏城內。候我兵進剿之時。作為內應。誰料事幾不密。被逆偵知。預作準備。而用為內應者。不禁反為賊用。致城池未復。兵勇轉多傷亡等語。是則慈谿城外之役。漢奸鄉勇。一氣聯絡。當其在駱駝橋震驚潰散。必其與甯鎮之逆夷。預有成約。使我軍腹背空虛。然後該逆得以前後夾攻。與招寶金鷄之用兵如出一轍。又恐長裕大營。奔赴援應。更遣假扮難民之漢奸。入山牽制。而副戎一軍。遂成孤立。此豈戰之罪哉。陝甘奉調之兵二千。副戎所率。不及其半。此言馬步兵死者二百餘人。又据思忠錄所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貝青喬軍中紀事詩序。言朱協鎮麾下。皆甘肅勁兵。戰最烈。死亦最多。復見其部曲設位招魂。死者幾四百人。是副戎以忠義率其鄉人。駢死枕藉而不悔。宜大寶山之英靈。久而不滅也。顏大令身任糧台。無守土從軍之責。而以故人之誼。持刀赴難。不負國不負友。抑亦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歟。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四下

江上塞笈

海疆殉難記下

甯鎮陣亡

大金川八角礮世襲一品屯土司阿木穰

瓦土寺守備喀克哩

四川營參將王國英

外委徐官此與慈縣陣亡姓名同然一係守備一係外委且陣亡之地不同疑別一人

据貝青喬軍中紀事詩序言阿土司所帥屯兵最勇攻甯波西門時為頭隊首當夷炮與其部下四卡松等首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人駢死于城內又据朱將軍神道碑言大金河副將阿

木穰瓦土寺守備喀克哩先于攻郡時陣亡附祀將軍

席惟阿土司官職所記互異耳

王參將國英者或稱守備蓋四川帶兵之將也据紀事

詩序稱其攻甯波西門被擒不屈死軍中誤傳其降後

其子尋得其尸函首而返又思忠錄言參將攻城奪東

門入身被重創猶力戰馬蹶被擒不屈罵賊死與貝青

喬所記大同小異

外委徐官陣亡亦見紀事詩序言其攻城奮入紫微街

血戰死刃出于背猶揮刀手刃夷兵數名

按以上所記即王寅正月二十八日攻甯波鎮海之役

所云南北兩軍者也時楊威將軍駐東關遣總兵段朝

福南指甯波遊擊劉天保北指鎮海約以晦日同時進

襲而漢奸有多魚之漏夷人踞城者皆預為準備兩軍

見事急便以二十八日進兵前隊皆敗後隊望風而潰

駱駝橋適當甯鎮交界之衝鄉勇遂散夷兵反攻是以

有大寶山之敗惟時兩軍之陣亡者南路最多而四川

土司一軍首入郡中其死事尤為慘烈慈谿之役死傷

最多者除陝甘一營外則四川兵也四川之土兵以大

小金川所屯練者為最強然皆長于野戰攻城輒不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效乾隆間設屯練土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出

征則糧餉加倍以五百人食千人之糧道光中葉調大

小金川屯兵千名亦援前例給以倍餉其頭目悉遵因

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

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每行軍必爭先鋒恥落後如大

小金川同隊則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謹然爭先此魏源

聖武記所紀四川知府謝興曉征番時所記也是年陣

亡之阿木穰喀克哩等皆屯兵頭目其官職應在都司

守備之間隨官兵而來浙人言大金河副將故四川之參

將王國英亦殉焉浙人所記互有異同然土司則其世

職也其攻甯波當頭隊乃爭先之故技耳

附記

是時大兵進攻甯郡募江上水勇備火攻船為聲援方距城十餘里火先發英人驚起架炮來撲死者約數十人

揚州捕役楊泳率其弟子數十人皆應募來營善拳勇得

少林宗派者是日攻城令其先入城中謀為內應迨大兵

自外潰泳勢孤率其弟子巷戰不勝死者過半

前翰林院編修朱楷伏炮郡城外將于開仗時助官兵轟

擊被夷人在城者先覺之朱得脫從卒二人皆死焉

鄉勇頭目謝寶樹河南人攻鎮海招寶山受重創因負歸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三

駱駝橋前營創裂而死臨絕猶以我軍勝敗為問也

當官兵進勦時以鳴鶴場士兵為嚮導死者六人初無知

者後其里人胡我鑒查明据稟大營始奏請賜卹如例

以上皆据貝君青喬所記蓋是時貝隨程大令鍾英投

効大營其所記皆得之目擊者而撰思忠錄之謝二尹

蘭生亦委辦軍務參核得實故詳記之

乍浦殉難二十二年四月

浙江乍浦副都統長喜

浙江署乍浦同知韋逢甲

浙江乍浦駐防左營鑲紅旂佐領隆福

駐防右營鑲藍旂佐領署左營八旂前鋒翼領英登佈

駐防右營鑲紅旂防禦署左營正黃旂佐領額特赫

駐防右營鑲白旂防禦貴順

駐防左營正藍旂驍騎校伊勒哈春

駐防左營鑲藍旂驍騎校根順

駐防右營正藍旂驍騎校該杭阿

陝甘回原城守營千總李廷貴

涼屬蔡旗堡千總張淮泗

永昌營把總王榮

莊浪營把總孫登霄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四

甘提前營把總馬芝榮

涼屬土門堡額外委馬成功

乍浦水師右營把總韓大榮

副都統鑲黃旂人。是年四月初九日在葫蘆灣城禦敵

受重傷入鎮城投水右營前鋒救出送至嘉興郡城越

二十日卒此與定海張總兵之死同創核之事後身故

則當日投水受傷非飾詞捏報也當二十年六月定海

陷後有夷船一隻在乍浦洋面游奕副都統督駐防營

兵弁佐領等擊退意即赴天津之船過乍浦吳淞一帶

洋面陳軍門擊退夷無心戀戰開炮而逸其時駐防之

船亦在此時

兵有被炮擊斃及受傷者共十餘名。奏報在案。英人之窺伺乍洋。萌于此矣。浙撫十可慮。奏中言浙省有兵勇六千餘名。尚不如乍浦之衆。是當日官兵駐防必在六千以外。而卒至于一敗不支。況駐防陣亡者二百六十餘人。加以陝甘調防之兵。陣亡者三百餘人。其非不戰而潰明矣。據邸抄言有漢奸在內接應。內外火箭並發。官兵迷亂。遂至失守。浙人傳其事者。謂是時所募鄉勇有糧船水手青皮黨李姓。率衆數百人。應募給六品頂戴。守乍浦。當夷船在外。先遣人由閩省兵勇交通。入賣烟土。爲李黨所劫。閩勇銜之。四月初十日之役。倒戈相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五

向者。卽閩勇之藉手以報李仇也。乍浦既陷。李黨復赴郡城。與閩勇交關。禾中爲之大擾。合之大寶山一役。其失機債事。皆起于鄉勇。遂使官兵劍痕。民人塗炭。哀哉。韋司馬山東人。進士。分發浙江。卽用知縣。署乍浦。同知時率義勇沿塘防堵。被夷人炮洞左脇。氣未絕。昇至六度菴中。越日死。其後浙省建祠吳山。祀五忠。皆文臣之殉節者。司馬與焉。駐防之殉難者。隆福。禦賊于天尊廟。火起。突圍出。夷衆窮追。佐領掣佩刀奮刺。夷兵數名。乃自刎。英登佈。駐葫蘆城。力戰被賊以長矛刺死。額特赫。貴順二人。設伏于

天尊廟內。夷衆越嶺。二人率所部火器齊發。夷受傷少。却適唐灣山。接賊至。縱火加攻。受創死。伊勒哈魯善射。當觀山接仗時。伏林中。以手弩殪夷甚衆。矢盡爲賊所執。被磔死。根順迎戰觀山灣中。炮死。該杭阿守北門。城陷。有勸其去頂帽走者。該叱曰。可廢職求活耶。卒不去。遂及于難。七人死。而駐防全營皆灰燼矣。陝甘調防之兵。皆列陣于唐灣山北。夷人分兵從龍湫山東僻徑掩至。戰鬥逾時。互有死傷。敵勢少却。旋復益以精悍。并力交攻。我軍火器盡。援兵不繼。力竭同死。武弁七人。皆奏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六

賜卹在案。乍浦水師之殉難者。惟韓把總一人。把總係本邑人。守觀山牛角尖寨。時夷兵分三路進攻。適當衝要之地。把總被賊斷一指。猶戀戰不少。却卒以中鎗子死。附記。滿洲駐防營兵陣亡。與柱壽成等共二百六十七人。在觀山戰沒者五十餘人。餘皆轉戰天尊廟中。或被戕。或中炮死。俱奏請賜卹在案。陝甘調防戰守之兵勇。共陣亡三百六十七人。皆戰死。唐

灣山及檀樹墳清福菴等處俱奏請
賜卹如例

湖州協標太湖營兵陣亡四人

嘉興協標乍浦汛兵陣亡三人

本營水師戰守兵陣亡十三人又挑補新兵四人以上各

營皆得

旨賜卹在案

以上各營兵勇陣亡

滿洲駐防男婦子女死難者五十六人或被戕或投水死
皆慘烈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七

旨賜卹在案其最著者為果恭人暨其二女云恭人姓塔
塔拉氏甘肅鎮海營游擊岳明之女乍浦駐防左營佐領
果仁佈之妻乍浦陷恭人懼受辱有勸之挈女逃避者恭
人曰若遇賊則求死不得矣時長女稱姑十一歲次女榮
姑八歲恭人挈至署後投井死乍兵既退佐領歸得其尸
于井中請于後任副都統奏聞奉
旨封節烈恭人二女皆賜卹佐領卹其井封土瘞之而築
亭覆其上浙人歌詠爭傳之

以上駐防殉難

監生曹文昭城陷被逼自縊死

生員劉楸松城陷出走遇夷兵逼書偽示不從遂被戕
天尊廟僧達真與其徒壬林當夷兵縱火焚廟僧徒力爭
不得遂被支解之

蔣錫院同弟錫景業染坊夷兵突入舖中欲刃其弟力護
之被火鎗擊死

陸聖祥業酒坊中火鎗死

胡長春業柴舖中火鎗洞腹死

陸貴傭工遇夷兵逼令抬炮不從被槍死

朱冠英業木行夥被刃死

張諒業木行夥中槍死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八

張坤發業轎繖舖中火鎗死

徐元業木工英兵逼令導搜婦女不從以刃自刺不殊復
投水死

蔡吉慶巧工在葫蘆城中火鎗死

張雙喜巧工中槍死

胡世楣業茶舖夥中槍死

馮松業布舖中炮死

道署內丁張三中炮死

以上本鎮士民殉難

庠生劉若金妻顧氏夫早卒無子繼姪為嗣城陷出走為

黑夷追迫投于橋下死。

庠生劉東藩女七姑年二十二未嫁城陷之日賊以白刃脅其父七姑懼受辱投井死。

劉進女鳳姑年十九依母楊氏紡織聞城陷出避為夷兵所阻復返賊尾之急遂痛詈被戕罵不絕聲而死。

胡贊喜女秀姑年十三四月初十日夷兵以鎗刃壞其扉而入闖家奔投後園池中惟秀姑與堂弟三官同死焉。

杜義茂妹貞姑年十八四月十一日出避兵遇賊以威脅之貞姑懼受辱投北濠河死。

以上本鎮婦女殉難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九

以上皆据禾中沈筠字實甫所撰壬寅乍浦殉難錄謝厚

菴二尹輯其大畧采入思忠錄錄中統計合鎮官弁兵民婦女之殉難者共七百餘人夷兵自入浙以來所過城邑民人皆先期走避惟乍浦濱于大洋出其不意豕突而來罹禍最酷然無一降賊者其見

國家養士之隆食土之報皆知以忠義節烈相激勸可謂難矣乍浦生擒夷人十六名則其臨陣而死者亦必不少該夷內犯數年其受創之最重者沙角一也舟山二也大寶山三也吳淞四也乍浦雖无可攷抑其次焉者

矣乃議撫者輒以出師無功藉掩其尋盟重賂之耻不

已偵乎昔魯人欲勿殤童汪錡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然則所謂社稷之衛者亦問其能戰否耳固不得以成敗論也

吳淞殉難 二十二年五月

江南松江提督陳化成

提標中營守備韋印福

前營千總錢金玉

把總龔齡垣

左營外委千總許林

前營外委千總許攀桂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十

額外外委徐大華

內黃營外委姚雁宇

軍門殉難之本末吳人撰有表忠紀實其所記足以補原奏之闕蓋牛督掣援而走故後段多飾詞其詳已具

八卷中軍門既死嚶人昇其尸殯于嘉定之關帝廟又繪遺像祀之毛侍郎式仰視學江蘇撰有忠愍像贊忠愍者軍門之

賜謚也其畧言軍門起身行伍當嘉慶間艇匪蔡謙肆逆

閩洋李忠毅公長庚督師討之公起家從忠毅擊賊以勇敢知名厥後忠毅陣亡麾下舊將王得祿邱良功卒

闕也。

上海殉難 同上

江蘇上海縣典史楊慶恩

按吳淞既陷。上海遷徙一空。自監司以下。皆棄城乘舟遠遁。少尉其碩果也。摺柱一邑之綱常。足與定海全少尉千古矣。予初聞其事。意其途中遇賊。或中炮受傷。或被戕殞命。後見松江人有撰少尉授命記者。乃知其為矢志殉城。與李二尹之授命于鎮海。孤忠亮節。先後同符。不亦足為守土生色哉。附錄記文于後。俾異日修史志者。資攷證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吉

婁縣楊秉杞上海典史楊君授命記云。陳忠愍公正命之後。英吉利入寶山。滬城震動。而上海典史楊君慶恩。獨矢志殉城。卒死于難。君字尊菴。浙江山陰縣人。由監生入貲。補授今職。性正直。不以卑官自菲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兵犯吳淞江。距滬八十里。監司縣令各買一舟。君聞之。求見觀。督不得見。縣令語以大義。令曰。諾。泊吳淞失守。監司以下棄城去。君頓足長嘆。作牘呈上官。竟投筆曰。吾亦從此逝矣。有僕高升者。潛從君所。見君倉皇出小東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囊百錢與舟子。僕意君亦隨人作避地計。從之。俄行至中流。君躍身

人水。舟子失色。僕號泣呼曰。此我主上海捕廳也。時已求日辰加戌。夷兵方入城。舟子急搖槳遠遁。僕求救不得。亦走焉。越五日。夷兵退。僕乃與君家人覓漁舟。泅流求之。于周家渡蘆葦叢。見夷尸十餘。中有漢衣冠一。諦視之。則君之衣履鑿鑿。乃斂之。歸其柩于家。事聞奉旨賜卹如例。

按部臣之議。卹有一等。其守城臨陣而死者。應得從優卹典。加銜贈官。即照加贈例。賜卹。故知縣有加至道府銜者。縣丞典史有加至知州銜者。若其間變束手。倉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吉

自盡。則按其情節與畏罪同。不過照例予卹而已。然亦須核其情實。未可拘泥律文。致幽光之湮鬱也。若夫一邑之監司守令。相率而逃。如典史者。律以守土。不過司獄之責。科以畏罪。亦僅褫職之條。而能見危授命。臨難不苟。不已加人一等哉。循例賜卹。勸忠之典已薄。則奏報之未詳也。洋氛三載。蔓延四省。文臣之死事者。寥寥。江浙之役。兩大令守土之大令。惟定海一。人。顏大令則在糧台者。一同知一貳尹兩少尉。合之。祿帥僅得七人。因不及武臣十之一也。姚全李顏韋五人。浙人請建祠于省城之吳山。蓋文臣之從其類也。楊少尉以官于江蘇。不得與五忠之列。僅

得附祀陳忠愍公。然如少尉之大節。足以砥柱黃浦中流。予以專祠。亦可以愧當日之逃官。屬千秋之臣節。未為過也。

附記

據思忠錄記上海有頗健壇者。亦奇士也。其畧言健壇名永剛。上海縣武生。入庠後為上海營馬兵。當夷兵內犯。生請率鄉勇閉城一戰。不許。寇至生驅其妻子入池。已亦赴水。鄰人急搶救。妻子得生。而生已絕命矣。事定邑人請附祀陳忠愍公祠。然亦未知其得有郵典否。

按夷人自陷寶山上海後。駕三板舟游奕于內地。被沿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五

江土民之狙殺者不少。故無錫江陰一帶。經團練之鄉兵。驅逐出境。始由福山放洋。闖入大江。壬寅七月。英人以兵船封靖江港。初九日有夷眾十餘。突入靖江縣城。民呼鬼至。謀而逐之。有童子從城上投磚。適中一白酋斃之。夷船遂退。離港遠泊。次日遂謀報復。有三夷船從對江駛來。靖江人糾眾拒之。夷兵發巨炮轟擊。民隱大堤以自衛。不傷一人。並于堤下伺間用臺槍迭擊。凡殺黑鬼十餘。最後乃擊中其火藥艙。夷鬼自燔。落水死者無數。遂遁去。不敢復窺靖江。是時牛督方議撫。靖江縣令報至。責以大膽生事。竟不上聞。然則事急而求諸野

未嘗不可收同仇敵愾之功。惜頗健壇之謀不能用也。

京口殉難 二十二年六月

鎮守京口副都統海齡全家殉難

按副都統殉難。傳聞失實。迨者相奉

旨查明。其事始雪。具見八卷中。蓋當日夷兵攻城。城中僅駐防一軍。都統開城登陴而守。民不得出。遂有怨言。予謂昔人言鑿池築城。與民守之。都統當日雖无効死之民。而城之必當守。與民之不應出。實分與義之無可辭。若其登城而呼寇者。有謂都統誤事以致皆亂民也。即殺呼寇之民。以肅軍律者。亦非殘民以逞也。自常鎮道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六

周項見滿城文武。惟副都統一人殉難。懼干重譴。乃許以誤殺良民。被民殘害等情。時又有言都統開城逸去。不知下落者。及奉旨查辦。乃得其尸及一妻一孫于灰燼中。又取據駐防合營切結。奏聞方知副都統固全家殉難者。京口之民。痛恨周項。誣陷都統。因而株累無辜。遂興大獄。于是編為不殺此人。民心不服之揭帖。榜之通衢。周以失守照律遣戍。而清議之誅。嚴于斧鉞矣。是非之公。定于身後。然則都統之死。固足以收拾海疆之殘局。殿諸忠而無愧色者也。

續記咸豐八九十年殉難員弁

大沽殉難 咸豐八年四月

游擊沙春元

署游擊陳毅

候補千總陳榮

經制外委石振岡

護軍校班全布

護軍校增錦

驍騎校蔡昌年

候補千總恩榮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把總李瑩

正紅旗烏鎗藍翎長富

烏鎗藍翎廣均

候補千總劉英魁

查接仗陣亡各弁。自沙春元以下八人。係六月初一日

奉

上諭俱著交部從優議卹在案。其李瑩以下四人。係直隸

總督續行查明請

旨分別議卹。奉

上諭廣均以上三員。均著交部從優議卹。其因傷身故之

劉英魁著照陣亡例一併賜卹。欽此。按是時任直隸提

督張殿先署天津鎮總兵。達年署大沽協副將德奎。及

管帶京營炮位副都統富勒登太。管帶馬隊護軍統領

珠勒亨。均先後潰逃。而直隸總督譚廷襄。當前隊失利。

乘輜向西奔走。亦據僧王查明奏在案。是當日文武

員弁。三品以上無殉難者。此十二人皆以守炮臺力戰

而死。西人月報所稱大沽武弁之忠勇。外國人亦心慕

之者也。其言炮臺失陷之時。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

旗自刎。意指沙陳二游擊也。又言堅守炮臺三次。為英

人炮彈所中。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臺時。單身從炮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將命生擒

之。忽被前隊兵丁鎗斃陣亡等語。此皆該夷人身在陣

中。得之目擊者。惜此數弁。無從放證耳。是知當日大沽

之將弁。非不能戰者。徒以无援應而敗。轉令外國人爲

之惋惜。不失直道之公也。

又按上年粵省被陷。制府爲夷人所執。其將軍以下始

皆羈禁城內。後藩臬糧道俱乘間潛往佛山鎮。不聞有

殉難之大員也。至當日攻城。官兵失利。武弁是否有陣

亡者。即抄无從查核。據西人月報記廣勇事甚詳。亦不

及也。惟述葉相始在天竺。後又挾之至加爾各搭地方。

在夷人未嘗加害。即相國亦未聞有乘間自盡之事。均記于此。

大沽二次殉難九年五月

直隸提督史榮椿

大沽協副將龍汝元

海口營都司齊連布

正白旗烏鎗護軍校塔克慎

千總王世敷

把總張文炳

按是年五月。英夷偕俄羅斯赴天津換約。不遵原議。改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九

由北塘海口行走。仍闖入大沽口內。毀我防具。于二十

五日。有火輪船十餘隻。拉斷防口鐵鍊十餘架。張紅旗

挑戰。被官兵轟擊。沈其船隻。又敗其步隊之兵。始懼而

遁。是役也。僧邸設防于天津。一年之久。訓兵練勇。修復

炮臺。卒操全勝之算。而自提鎮以下。身先士卒。奮不顧

身。雖以中創殞命。而夷人全軍覆沒。保障天津。其功不

小奉

上諭英夷狂悖無理。此次痛加懲創。應知中國兵威未可

干犯。該將弁等協力齊心。大獲勝仗。實屬異常奮勇。直

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督戰。奮不顧

身。致被炮傷殞命。實堪痛惜。著交部從優議卹。並于直

隸天津及各該原籍。建立專祠。其同時陣亡之海口營

都司齊連布等。均著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欽此。

大沽北炮台陣亡 咸豐十年七月

直隸提督樂善

事具十五卷中奉

上諭該提督久歷戎行。戰功迭著。前在海口防所陣亡。殊

堪憫惻。著照提督陣亡例賜卹。並于海口地方。建立專

祠。以慰忠魂。欽此。

通州殉難 十年八月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十

通州西倉監督內閣侍讀銜中書貴倫

通州西倉監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戶部主事王潤

据原奏稱八月初九日。因通州一帶被擾。該監督等恐

倉儲致有疎虞。同時在署自縊捐軀。情殊可憫。奉

旨均交部議卹。欽此。

畿輔陣亡 咸豐十年八月

委翼長阿克東阿

總管台裴音保

据原奏阿克東阿于八月初五日。在石繸營內打仗陣

亡。總管陣亡地方未詳。均奉

旨賜卹在案。

淀園殉難十年八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

据原奏淀園被擾殉難奉

旨著照尚書例賜卹。

清漪園員外郎泰清全家殉難。

据原奏稱八月二十二日淀園被擾該員外郎與其母

王氏等十六名口全家自焚奉

旨員外郎泰清伊母王氏伊兄六品苑丞泰衷嫂梅氏妹

五姐姪候補頂戴拜唐阿文惠閑散文志姪女二姐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下 主

姐竝伊姊候補委署苑副基恒之妻王氏甥鍾琳鍾瑞

鍾瑋女三姐四姐及婢女一名均着交部從優分別旌

卹以慰忠魂欽此。

中營千總燕桂全家殉難。

据原奏稱該千總全家十六口同時遇害殉節情殊可

憫奉

旨千總燕桂及其親屬八品頂戴燕茂林燕岐源燕劉氏

燕馬氏燕陳氏燕劉氏燕雷氏燕王氏燕石氏大姐三

姐四姐五姐九蓮四紅均着交部分別旌卹欽此。